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御製序目錄卷一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舉人臣劉圖南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重刻通典序

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損益之詳紛綸浩博散見典籍未有統貫唐宰相杜佑於為淮南節度書記時始出己意捜討類次勒成一書名曰通典為類八為書二百卷自唐肅代間上溯唐虞雖亦稍据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諸書要其網羅百代無總而條貫之斯已勤矣厥後鄭樵廣之作通志馬

端臨續之作通考三書並行於世朕以其歷年久遠頗有殘缺特命重為校正刊刻以廣其傳通典實先告竣朕惟三書各有意義鄭樵主於考訂故旁及細微馬端臨意在精詳故間出論斷此書則佑自言徵於人事將施有政故簡而有要核而不文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訖邊防先養而後教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為國家者立綱陳紀斟酌古今

將期與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則是書實考鏡所必資豈
以供博覽而已哉爰揭之以告讀是書者

乾隆丁卯冬十二月

乾隆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内閣奉

上諭汲古者並稱三通該學博聞之士所必資也舊刻譌缺漫漶且流布漸少學者閔焉今載籍既大備矣十三經二十二史工具告蔵其以内府所藏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善本命經史館翰林等詳校而付之剞氏一仿新刻經史成式以廣冊府之儲欽此

奉

旨開列校刻通典諸臣職名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武英殿總裁

吏部右侍郎臣德齡

兵部左侍郎臣王會汾

國子監祭酒臣陸宗楷

提調

署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林蒲封

原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加七品銜臣陳浩

校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齊召南

左春坊左諭德臣羅源漢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臣陳大綸

翰林院編修臣陸樹本

翰林院編修臣葉酉

翰林院編修臣程景伊

翰林院編修臣儲麟趾

翰林院編修臣丘桂

翰林院檢討臣程恂

翰林院檢討臣阮學浩

翰林院檢討臣萬松齡

翰林院庶吉士臣史貽謨

校錄

舉人臣劉湘

貢生臣潘煇

貢生臣謝霖

貢生臣劉岱

貢生臣杜桂

貢生臣申居鄖

貢生臣楊志梁

貢生臣李　泓

貢生臣盧殿人

武英殿監造

内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七級紀錄二十一次臣雅爾岱

内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六次臣永保

内務府錢糧衙門員外郎兼佐領加一級紀錄四次臣永忠

内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永泰

内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一級紀錄五次臣三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保
監造加三級臣姚文彬
庫掌臣虎什泰
庫掌臣高永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三

通典　　政書類一　通制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以蔭補濟南參軍事歷官至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太保致仕謚安簡事蹟具唐書本傳先是劉秩倣周官之法摭拾百家分門詮次作政典三十五卷佑

以為未備因廣其所闕參益新禮勒為此書凡分八門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兵刑曰州郡曰邊防每門又各分子目自序謂既富而教故先食貨行教化在設官故次職官任官在於審材故次選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興禮樂故次禮次樂教化隳則用刑罰故次兵次刑設州郡分領故次州郡而終之以邊防所載上溯黄虞訖於唐之天寶

肅代以後間有沿革亦附載注中其中如食
貨門之賦稅載周官貢賦而太宰所掌九貢
之法失載載北齊租調之法河清三年令民
十八受田輸租調而露田之數失載錢幣不
載陳永定元年制四柱錢法榷酤不載後周
榷酒坊法選舉門不載齊明帝時制士人品
第有九品之科小人之官復有五等法考績
不載宋齊間治民之官以三年六年為小滿

遷換法職官門如周禮地官有舍人上士二人掌宮中之政乃云中書舍人魏置又隋書大業時改内史監為内書監乃僅云改内史侍郎為内書侍郎又集賢殿書院載梁有文德殿藏書不知宋已有聰明觀藏書之所似此之類未免閒有挂漏兵門所列諸子目如分引退取之引退佯敗取之為二門分出其不意擊其不備攻其不進為三門未免稍涉

繁冗而火獸火鳥之類尤近於戲劇州郡門分九州以敘沿革而信都郡冀州當屬兗而誤屬冀又極詆水經及酈道元水經注爲僻書詭誕不經未免過當邊防門所載多數萬里外重譯乃通之國亦有僅得其名不通朝貢者既不臨邊亦無事於防題曰邊防名實亦舛然其博取五經羣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

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編其淵海矣至其各門徵引尚書周書諸條多存舊詁如食貨門引尚書下土墳壚注謂壚疎也與孔疎所引說文黑剛土也互異又瑤琨篠簜注篠竹箭簜大竹亦傳疏所未備職官門引周官太宰之屬有司會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注云

逆謂受也受而鉤考之可知得失多少較賈公彦疏頗為明晰似此之類尤頗有補於經訓宋鄭樵作通志與馬端臨作文獻通考悉以是書為藍本然鄭多泛雜無歸馬或詳畧失當均不及是書之精核也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通典原序

唐左補闕李翰撰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閱為廣見以異端為博聞是非紛然澒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徳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

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黄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脉散綴於體凡有八門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

制亦所不録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戸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為功易而速為學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邦典篤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杜公亦自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中

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綱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貴遠昧微而睹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為長太息也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為善述者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為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誣也左補闕李翰序

通典總目　政書類一　通制之屬

食貨凡一十二卷
卷一至卷十二止
選舉凡六卷
卷十三至卷十八止
職官凡二十二卷
卷十九至卷四十止

禮凡一百卷五卷 歷代沿革六十五卷開元禮三十

卷四十一至卷一百四十止

樂凡七卷

卷一百四十一至卷一百四十七止

兵凡一十五卷

卷一百四十八至卷一百六十二止

刑凡八卷

卷一百六十三至卷一百七十止

州郡凡一十四卷

卷一百七十一至卷一百八十四止

邊防凡十六卷

卷一百八十五至二百止

其各卷細目詳載本門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

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十二卷選舉次之六卷職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禮又次之百卷樂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邊防末之十六卷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本初纂錄止於天寶之末其有要須議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

食貨

第一田制上
第二田制下 水利田 屯田
第三鄉黨 土斷 版籍並附
第四賦稅上
第五賦稅中
第六賦稅下
第七歷代盛衰戶口 丁中

第八錢幣上
第九錢幣下
第十漕運　鹽鐵
第十一鬻爵　榷酤　算緡　雜稅　平準均輸附
第十二輕重

食貨一

田制上唐　周　秦　漢　後漢　晉　宋　後魏

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

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傜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國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謂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

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竄不亦難乎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其分別疆理所在具州郡篇冀州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兖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三

徐州厥土赤埴墳（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下（第九）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荆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疏也）厥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閒定墾書冊不存無以詳焉○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為

步步百為畒畒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鄭玄曰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于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

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字因取名焉謂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

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

圃為之園宅田者致仕之家所受之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職貢取正於是耳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

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比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田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田不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磽磽确謂瘠薄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二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令習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鞅

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韓趙魏三卿今河東道之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漢孝文時民近戰國皆多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遊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本農桑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衆也殘謂傷害）漢之為漢幾四十年

矣幾近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言年載已多而無儲積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今毆人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伎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言皆趨農作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度謂量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蕃多也為酒醪以

靡穀者多（靡散也靡讀曰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晁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食讀曰飼）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捐謂人饑相棄捐也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

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苟禦風霜不求靡麗饑之於食不待甘旨旨美也饑寒至身不顧廉恥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農桑薄稅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事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本值千金者價得五百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舉也今俗所謂舉債於是有賣田

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地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草稠曰薦草深曰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

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宿麥謂苗經冬仲舒又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猝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甽壟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播布也種謂穀子

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耨鉏也因隤其土以附苗根隤謂下之音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音擬小雅甫田之詩儗儗盛貌芓音子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寐反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曰耐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也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縵田謂不甽者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善為甽者又過縵田二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

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謂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為法意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也澤雨之潤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音晚輓引也史失光姓)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與傭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而緣反)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宮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垣壖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為田)課得穀皆多其

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宫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孝宣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宫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種五穀種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勠力自盡之時也

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令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徵召證按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勑之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

田力穡乃亦有秋其昜之哉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亾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幷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

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須待也遂寢不行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據元始二年戸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戸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竒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

行也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强
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於是更名天下田
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
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
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
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
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
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

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内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絶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許買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

據建康元年戸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每戸合得田七十畝有奇　荀悦論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税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税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税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税適足以資富強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哀帝時乃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

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畧其致一也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

適使人饑飽不變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始暴秦隳壞法度制人之財既無紀綱而乃尊奬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殖業禮以國賓於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鉅億之貲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劒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踦𨈆無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躡短而歲踧歷代

為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以傷心腐藏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故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兖冀（後漢青州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高密平原等郡地徐州今東海瑯琊彭城臨淮廣陵等郡地兖州今陳留靈昌濮陽東平濟陽濟陰魯等郡地冀州今魏郡鄴郡鉅鹿清河常山趙郡博陵信都景城等郡地）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涼州今安定彭原之北天水隴西並其地幽州今上谷范陽之北東至遼東並其地）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

餧無適樂土之處故人之為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隴西今隴西天水金城會寧安鄉等郡地北地今安定彭原安化平原靈武五原等郡地西河今銀川新秦西河昌化等郡地上郡今延安咸寧洛交中部等郡地會稽今浙江東晉陵郡以東直至信安永嘉郡地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

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縁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廵幸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槀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

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量給官品以為差降（自西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具賦稅上篇）○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為尚

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
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許氣反山封水保為家利自
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
至漁採之地亦又如兹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
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贓一
貫以下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
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
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刋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

熂爈力居反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七由反即移反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與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鄮莫侯反鄞三縣墾開

湖田（餘姚今會稽郡縣鄮　鄮則今餘姚郡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荊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從粗立徐行無晚帝違衆議徙人並成良業○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勑有司勸課田農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

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椁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縗教行三農生殖九穀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内之人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别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

播殖之功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人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叅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

始返舊墟廬井荒凉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
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晉魏之家近因親舊之驗年載
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
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
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
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
準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
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

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

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

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廢疾者各授以半
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
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
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
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
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
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
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

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近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絶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匠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

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

通典卷一

通典卷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二

田制下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寛鄉以處之秦漢州郡則大魏晋年代

又遠改移分析或未易知以此要有解釋近代制置今多因習則不暇繁叙他皆類此

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畒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内為公田受公田者三

縣代遷內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

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强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人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蹔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横賜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

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賣買遷鄴之始濫職衆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遥壓首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以後横賜諸貴及外戚佞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司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户之人不得一壟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買匿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膦長買匿者苟貪錢貨詐吐壯丁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即便逃走帖賣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

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賣買亦無重責貧户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亦懶惰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課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蹔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聽其賣帖田園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宋孝王撰○後

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上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

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隋開皇中户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墾之數每户合墾田二頃餘也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户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方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按其時有户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則每户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非實○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

頃自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具令文耳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在纂錄不可悉載但取其朝夕要切冀易精詳乃臨事不惑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其永

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

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勲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廻受有賸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寛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

亦聽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頒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即解免不盡者隨所降品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

縣縣界内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寛鄉不足者為狹鄉
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寛鄉遥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
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
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
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
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
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
去京城百里内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

亦准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

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所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馬之處疋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

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寛鄉者并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寛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没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没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

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幷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府州縣兼折衝府鎮戍關津嶽瀆等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

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

水利田

周 秦 漢 後漢 晉 東晉 宋 後魏 大唐

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損之還廬樹桑還遶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茹所食之菜畦區也殖於疆埸至曾孫襄王以

史起為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是不知也於是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舄鹵即斥鹵也鹵鹹苦也謂鹹鹵之地史記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誤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蒲浪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

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閼與淤同）○秦平天下以李冰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部用反）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溉灌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煎溲（羊朱反）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

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水工徐伯表巡行表記之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龍門縣地屬絳郡汾陰今寶鼎縣地蒲坂今河東縣地並屬河東郡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常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

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有從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即今馮翊縣也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重泉在今馮翊郡界今有乾坑是熊羆之所穿渠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音懲引洛水至商顏下徵在馮翊即今郡之澄城縣商顏今馮翊縣界岸善崩洛水岸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穨以絕商顏下流曰穨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開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漳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澤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寬為左内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素不得鄭國之溉灌者仰為上向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

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約今郡為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平繇者均齊渠堰之力役謂供得水之利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此時無公爵蓋相呼尊老之稱也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音藥陽谷口今雲陽縣治谷是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鄭國興於秦時故云前也舉鍤為雲決渠為雨鍤鍬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水停淤泥可以

當糞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之饒也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鉗廬陂累石為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為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其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今壽春郡安豐縣界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

始立鏡湖築塘周廻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至今人獲其利○晉武帝咸寧元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當陽侯杜元凱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積并損下田所在渟汙高地皆多墝埆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

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為思慮臣愚謂既以水為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溢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兖及荆河州東界兖州東界今濟陽濟陰東平魯郡之間荆河州東界今汝南汝陰譙郡之間也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朝暮野食此日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杜君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

為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户口日增而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户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也臣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又見宋

漢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壊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壊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卹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

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瓫溢大為災害臣以為宜發明詔勑刺史二千石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先勸戒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

功實之人皆以界之其舊陂堰溝渠當有所補塞者比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為部分列上須冬間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瀉之蹟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東晉張闓音開為晉陵内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今丹陽郡丹陽縣界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乃徵

入拜大司農○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荆河刺史
鎮壽陽今壽春郡也於時土境荒毀百姓離散義欣綱維補
緝隨宜經理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
欣遣諮議叅軍殷肅循行修理因舊溝引淠匹詣反水入
陂淠水名在汝南代木開榛水得通涇由是遂豐稔○後魏刁
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鎮今靈
武郡富平今迴樂縣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
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

水入此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侵射往往崩頹渠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

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絶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句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儁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饑餒延儁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

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大唐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為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至今頼之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費水渠流梗澀止溉一萬許頃請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於鹹鹵亦堪為水田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溉灌濟汲炎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忌對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

本高向下枝分極衆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為碾磑用水泆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毁之至大歷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屯田 漢 魏 晉 東晉 齊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徒釣反故吏將子亮反屯田張掖郡調發遣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令其郡率戰射士於張掖為屯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

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音告）亹（音門即金城郡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也）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

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理湟（音皇）陿（音夾）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疋也）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之計充國又奏曰今

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頴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頴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

田畜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耕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

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吴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横石以西盡泚旁脂反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耕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頳大理諸陂於頳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

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邵信臣遺蹟（邵信臣所作鉗盧陂六門堰並今南陽郡穰縣界時為荊州所統）激用滍（音蚩）淯（音育）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

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揚口在今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廩大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

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剋舉間者流人奔東吴東吴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計賦税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之穆帝升平初荀羡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屯田於東陽之石鼈亦在今臨淮郡界也公私利之○齊高帝敕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頼而

河汴委儲卿宜勉之○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為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畒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

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比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

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閒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勲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内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為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

牛一頭即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準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收斛斗皆準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準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收者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通典卷二

通典卷三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三

鄉黨土斷　版籍並附○上古　周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

貸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娶相媒九則無有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産可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鬬訟之心弭既牧之於邑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夫始分之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

使之相賓鄭玄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此總謂郊內者也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人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按比是也要謂其簿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作管反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

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鄭玄謂異其名者亦相變耳遂之軍旅追胥起徒役如六鄉

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夫均其厚薄則生產平統之於鄙則其數舉家於鄉遂則其戶可詳五人為伍則人之衆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國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知其地自昭穆之後王室中衰井田廢壞不足以紀人之衆寡宣王是以料人於太原由茲道失之

○齊桓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

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家為軌軌十為里里四為連連十為鄉鄉五為師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師郊外則三十家為邑邑十為卒卒十為鄉鄉三為縣縣十為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寓軍政焉而齊遂霸○徐偉長中論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

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為政者未之知邺已也辟猶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

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受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爲政也户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僞端並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東晉哀帝崇和元年三月

庚戌天下所在土斷孝武時范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壠墳柏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户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之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理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適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

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縁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理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為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九服不擾所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算人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人綏理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温以人無定本傷理為深庚戌土斷以

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
畫一之制漸用頽弛雜居流寓閭伍不修王化所以未
純人瘼所以猶在自非改調無以濟理夫人情滯常難
與慮始謂父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以生焉敬愛所託
請依庚戌土斷之科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
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江而跨黄河撫九州而復舊土
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必易於是
依界土斷唯徐兖青三州人居晋陵者不在斷限諸流

寓郡縣多被併省○宋孝武大明中王玄謨請土斷雍州諸僑郡縣今襄陽漢東等郡也○齊高帝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偽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户存而文書已絶或人在而反記死版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綏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

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
光祿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崇何
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葢以時屬休明服道修身故
耳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令欲求理正其在勤明
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𪜈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歸
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奸奸彌深而却彌多賂逾厚而𥫗
逾緩自泰始三年至元㣲四年揚州等九郡黄籍共却
七萬一千餘户於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

州輿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郡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人情法既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切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勳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尋蘇峻平後庚亮就溫嶠求勳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所上多非實錄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

多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
生不長髮便謂為道人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户遷徙去
来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行自然競反
為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
納之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
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咨
帝乃詔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
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加其罰○

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黄籍不上尚書令沈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於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来以為宜檢之日即事所須故也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自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沾爛解散於地又無扃縢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

苟有迴避姦偽互起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爵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所

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為眼力尋求巧偽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為三籍却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却而不却不須却而却所却既多理無悉當懷寃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曺牣府既難領理交興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洗却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

嘉以來籍多假偽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為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切心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胄胄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偽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覆矯詐為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加

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絶事畢郎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為巧偽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門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為左人郎左人尚書專共校勘所貴甲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讐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

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畧無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畧齊王儉復加得繁省之衷僧孺為八十卷東南諸族别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陳文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惕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隨其適樂来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

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户謂之廕附廕附者皆無官役豪
強徵斂倍於公賦矣孝文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以三
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剏三長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
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強
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取復征戍餘若人
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
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長者
乃欲混天下為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元丕曰

臣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户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為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户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税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户可出僥倖之人

可止何為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北齊令人居十家為鄰比五十家為閭百家為族黨一黨之內則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外黨便是煩多時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曰昔六國之亡豪族處處而有秦氏失馭競起為亂及漢高徙諸大姓齊田楚景之輩以

實關中葢所以強本弱末之計也文宣之代政令嚴猛羊畢諸豪頗被徙逐至若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一宗近將萬室煙火連接比屋而居獻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應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幾為大患有同劉元海石勒之衆也凡種類不同心意亦異若遇間隙先為亂階時宋世良獻書以為魏氏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齊代腹心請令散配郡國無士族之處給地與人一則令其就彼仕宦全其門戶二

則分其氣勢使無異圖文宣不納數年之後乃濫戮諸元與其酷暴誅夷未若防其萌漸分隸諸郡○隋文帝受禪頒新令五家為保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户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廼欲一鄉之

内選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勑内外羣官就東宫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遂置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諸道廵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大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 四家為鄰三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

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儀鳳二年二月勑自今以後省黃籍及州縣籍也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為坊正若當里無人

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

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等充

通典卷三

通典卷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四

賦稅上唐　殷　周　秦　漢　魏　晉　宋

古之有天下者未嘗直取之於人其所以制賦稅者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入稅以供郊廟社稷天子奉養百官禄食也賦以給車馬兵甲士徒賜予也言人

君唯於田及山澤可以制財賄耳其工商雖有技巧之作行販之利是皆浮食不敦其本蓋欲抑損之義也古者宅不毛有里布地不耕有屋粟人無職事出夫家之征言宅不毛者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者出三家之税粟人雖有閒無職事猶出夫税家税夫税者謂田畝之税家税者謂出士徒車輦給徭役也蓋皆罰其惰務令歸農是故歷代至今猶計田取租税古者人君上歳役不過三日是故歷代至今雖加至二十日數倍

多古制猶以庸為名既免其役日收庸絹三尺共當六丈更調二丈則每丁壯當兩疋矣夫調者猶存古井田調發兵車名耳此豈直斂人之財者乎什一者天下之正中多乎則大桀小桀寡乎則大貊小貊故什一行而頌聲作二不足而碩鼠興古之聖王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寧積於人無藏府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故鉅橋盈而殷喪成皐溢而秦亡記曰人散則財聚財散則人聚此之謂也漢武攘四夷平百越邊用益廣杼軸其

空於是置平糴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開鬻爵設榷酤收算緡納雜稅更造錢幣蓄貨長財雖經費獲濟而下無聊矣夫文繁則質衰末盈則本虧反散淳朴之風導成貪叨之行是以惡其啓端也賢良文學辯論甚詳然處昇平之代是古則理高居多務之時非今則事闕一臧一否故悉存焉○陶唐制冀州厥賦唯上上錯孔安國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兗州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青州

厥賦中上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絺細葛錯雜非一種岱畎絲枲鉛松怪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厥篚檿絲檿桑蠶絲中琴瑟絃檿於歛反徐州厥賦中中第五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細揚州厥賦下上上錯賦第七雜出第六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瑤琨篠簜瑤琨皆美玉篠竹箭簜大竹齒革羽毛惟木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厥篚織貝織細紵貝

水物厥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荊州厥賦上下第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礪砥砮丹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硃類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包橘柚匭菁茅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厥篚玄纁璣組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組綬類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豫州厥賦錯上中賦第二又雜出第一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纊細綿錫貢磬錯治玉石曰錯治磬錯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也厥貢

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剛鐵也熊羆狐貍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雍州厥賦中下第六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珠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天子之國内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甸田百里賦納總禾稾曰總供飼馬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稾也服稾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百里采供王事不主一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三百里諸侯同為王者斥候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王者政教三百里揆文教

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也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束以文教以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又簡畧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堯命禹理水因别九州遂定貢賦虞舜之化及夏禹革命不聞改作盖因也○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内以供官千里之内曰甸以為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藉而不稅稅均取也七十而助助者藉也借力理公田也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

周武王既誅紂發其財散其衆反其失而人安於是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其貢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任土以飭材事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絺纊也又外曰衛畿其貢財物龜貝之具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絲枲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藩畿藩限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各相去五百里為限其來朝之歲具禮朝覲篇也此荒服也具職官封建篇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司徒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

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鄭玄曰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征稅也言征者以供國政也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

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家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

虞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衣不帛不績者喪不線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槨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線喪不得衣線也皆所以恥不勉也又因其比鄰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過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為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租也什一謂

什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税者工有伎巧之作商有興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產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税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下足而上有餘也○魯宣公十五年初税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税畝者何履畝而税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初税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税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税據用田賦不言初亦

不言稅畝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古者曷為什一而藉据數非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為本也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田也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

丘甲（周禮九夫為一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令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据當賦稅為何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公問於有若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什取一時什取二）又問孔

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下上相疾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

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關禁異服異語耳不征稅也周禮曰關市之賦司關門之征猶譏王制不譏謂文王以前也文王亦不征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

井田什一助佐公家理公田不横税若履畝之類者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而願為之氓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人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衰代緣是賦之重故孟子欲使反古寛田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為之也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道也萬室之國而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夫貊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孫武曰夫

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毛土之實役其民氓之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

之内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専於己徂春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内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葢因地而税秦則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數未盈其税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之以内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内愁怨遂用潰畔○漢高帝接秦之敝諸侯並起

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纔取足而山川園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并車馬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用中間廢今復之六年令女子年十六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國語越王句踐令國

中女子年十七不嫁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之人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鼂錯上說令人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

備其除田之租稅其時亦以倉廩豐實之故也孝景帝二年令人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舊法二十三此二十更為異制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也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

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貴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建元元年制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二算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在革車之式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顏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田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

賦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爵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所在郡邑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菽粟當錢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作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讁乃戍邊一歲耳四年出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減少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

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徭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出錢月三百（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王莽簒位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音皮）癃咸出（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也）而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

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措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樹藝謂種果木及蔬菜也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冗散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邊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

○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産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横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户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晉武帝平吴之後制户調之式丁男之户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户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不

課田者輸義米三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筭錢人二十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筭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大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前燕慕容皝在柳城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曰且魏晉雖道消之代猶削百姓不至於十八將官牛田者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

斗而得田者與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門閭不閉無相侵盜矣○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十六斛五十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便是逃匿戶口歲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也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疋

通典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五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五

賦稅中

齊 東晉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貪險崎嶇以求此役朝辭

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廹郵傳侮折守宰瞻郭覩境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明所督攝總曹署震驚郡邑深村遠里頃刻十催或尺布之逋曲以當疋百錢餘稅且增為千誑云質作尚方寄繫東冶百姓駭廹不堪其命恣意贓賄無人敢言貪薄禮輕即生謗讟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審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則政有恒典人無怨咨子良又啟曰今所在穀價雖和室家饑嗛若簟反縑纊雖賤駢門躶質而守

宰務在裒刻閭杂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人敗產要利一時東郡使人年無常限郡縣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縣急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絶手足以避傜役守長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類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錢進違舊科退容姦利欲人康

泰豈可得乎又啟曰諸税賦所應納錢不限大小但令所在無折布帛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盡令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刱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疋直六百官受則疋准五百所以每欲優人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疋下百餘其四人所送者猶依舊制昔為刻上今為刻下甿庶空儉豈不由

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畧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人貲不殷國用不阜也迨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宋氏以來郡州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序習以為常因而弗變順之則固匪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豈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

加勘覆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須下四方永為恒制帝從之○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

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

人第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鈒色立反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容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税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今謂即時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

武月例唯得廪食多遥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禄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在京口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也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寧州理建寧今雲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並外官刺史最輕者府參軍官品第六也丹陽吳郡會稽等郡並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郡理建康吳郡會稽即今郡並列郡最重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三也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涼晉康即今郡並列郡最輕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內官吏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為劣則與品第高下不倫當是其時史以清濁為差耳本史既畧不可詳焉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

載其州郡縣禄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勑而裁凡如此禄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閣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幷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壻外禄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采諸漏户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户占為紬繭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户帥徧於天下不隷守宰賦役不同户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

之以屬郡縣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為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内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疋六十尺為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

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十五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户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禄復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兾雍華定相秦洛荆河懐兖陜徐青齊濟南河東徐等州貢綿絹

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孝明帝時張普惠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令軌復高祖之舊典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億兆荷輕賦之饒不但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濶百姓怨嗟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所可而

特放綿麻之調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謂悦之不以道悪臣所以未悦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都官共竊利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量絹布疋有尺丈之盈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兩兼百銖之賸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户主連及三長此所謂教

人以貪也今百官請俸只樂其長濶并欲厚重無復准極得長濶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濶且長横發美稱以亂視聽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者也今若必復綿麻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年俸所出以市綿麻亦應周其一歳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

人惜法如此則高祖之執中興於神遹明明慈信昭布於無窮孰不幸甚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蘖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

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內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靖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役矣齊神武

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户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畧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覊縻輕税而已○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剏六坊内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絶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没士馬死者以

數十萬計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牀無者半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有僮幹若今驅使門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

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户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内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踴朝廷

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飢饉尤甚矣後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禄料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調令出錢○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

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

陽稱東京六府○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為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

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威為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户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絶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須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税十年五月又以宇内無事益寛徭役賦百姓年五十

者輸庸停放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畧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搆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

位爲限十八年五月高頻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户數少者官人禄力承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今請於所管内計户徵税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惟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外内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煬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

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租賦之人益減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高麗飛芻輓粟水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衛行從常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通典卷五

通典卷六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六

賦稅下 大唐

大唐武徳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恵澤以明等級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傜役之限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

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從半輸蕃人内附者上户丁税錢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户丁輸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分以上免租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户量其資産定為三等至九年三月詔天下户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為九等貞觀二年四月户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依

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永徽五年二月敕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衛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武太后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稅戶至大歷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於九品同上上至下下戶等級之數并寄田寄莊及前資勲蔭寄住家一切並稅蓋近如晉宋土斷之類也上上戶四千每等減五百至下中七百下下戶至於五百開元八年二月制曰項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准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諸州送物作巧

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為疋者理甚不然闊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已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二年五月敕定户之時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募士并諸色同類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户之内四丁以上任此免役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户一丁

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絁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絁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為疋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綟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准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為疋布五丈為端綿六兩為屯絲五兩為絇麻三斤為綟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絁布三尺絁絹各三尺布則三尺七寸五分三月勅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

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天寶元年正月赦文如聞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茍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别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孝者假免差科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産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税其應税斛斗據大歴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税

夏税六月内納畢秋税十一月内納畢其舊租庸及諸
色名目一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
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
秬黍中者容千二百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
斗十斗為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
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調鍾律測晷景合湯
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諸課
役每年計帳至尚書省度支配來年事限十月三十日

以前奏訖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同時處分若軍國所須庫藏見無者録狀奏聞不得便即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内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租調車舟未發間有身死者其物却還其運脚出庸調之家任和顧送達所須裹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租准州土收穫早晩斟量路程嶮易逺近次第分配本州收穫訖發遣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内納畢若江南諸州從水路運送冬月水淺上埭艱難者四月以後運送五月三十日内納完其輸本州者

十二月三十日內納畢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即輸不拘此限即納當州未入倉窖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并却還應貯米處折粟一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毛准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獠雜類之所應輸課役者隨事斟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諸春季附者課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

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發年課役逃亡者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寛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復更移諸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諸部曲奴婢放附户貫復三年諸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申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諸丁匠歲役工二十日有閏之年加二

日須留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從日少者見役日折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正役謂二十日庸也天寶三年制每歲庸調徵收延至九月三十日五年制天下百姓單貧不能存濟者租庸每鄉通放三十丁其年五月停郡縣官日直課錢但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充用即應差丁充日直并停按天寶中天下計帳户約有八百九十餘萬其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大約高等少下等多今一例為八等以下户計之其八等户所稅四百五十二九等户則二百二十二今通以二百五十為率自七載至十四載六七年間與此大

（數或多少加減不同所以言約他皆類此）其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西漢每户所墾田不過七十畝今亦准此約計數）課丁八百二十餘萬其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餘萬丁庸調輸絹約七百四十餘萬疋（每丁計兩疋）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每丁三兩六兩為屯則兩丁合成一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每丁兩石）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萬餘端（每丁兩端一丈五尺十丁則二十三端也）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大約八等以下户計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

大九等則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為率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約五百二十餘萬石大凡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疋屯貫石諸色資課及勾剝所獲不在其中據天寶中度支每歲所入端屯疋貫石都五千七百餘萬計稅錢地稅庸調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餘萬端疋屯其資課及勾剝等當合得四百七十餘萬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三百萬折充絹布添入兩京庫三百萬迴充米豆供尚食及諸司官厨等料並入京倉四百萬江淮迴造米轉入京充官祿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當州官祿及遞糧一千萬諸道節度軍糧及貯備當州倉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

千三百萬入西京一百萬入東京千三百萬諸道兵賜及和糴幷遠小州便充官料郵驛等費錢則二百餘萬貫百四十萬諸道州官課料及市驛馬六十餘萬添充諸軍州和糴軍糧自開元中及於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勲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糴米粟則三百六十萬疋段朔方河西各八十萬隴右百萬伊西北庭八萬安西十二萬河東節度及羣牧使各四十萬給衣則五百三十萬朔方百二十萬隴右百五十萬河西百萬伊西北庭四十萬安西三十萬河東節度四十萬羣牧五十萬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河東五十萬幽州劒南各八十萬餽軍食則百九十萬石河東五十萬幽州劒南各七十萬大凡一千二百六十萬開元以前每歲邊夷戎所用不過二

百萬貫自後經費日廣以至於此而錫賚之費此不與焉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剥迴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尚書省度支總天下經費自安祿山反至德乾元之際置度支使永泰之後度支罷使置轉運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於內建中初又罷轉運使復歸度支分命黜陟使往諸道收戶口及錢穀名數每歲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京師千四百萬石給充外費

天下諸郡每年常貢按令文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准絹為價不得過五十疋並以官物充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聖朝常制於斯在矣其有加於此亦折租賦不別徵科

京兆府貢葵草蓆 地骨白皮 酸棗仁

華陰郡貢鷄子十聯 烏鷴五聯 茯苓三十八斤 細辛四斤 茯神三十八斤 今華州

馮翊郡貢白裹皺文皮三十一領 今同州

扶風郡貢龍鬚蓆十領 今岐州

新平郡貢剪刀十具 蛇膽十斤 華豆澡豆五石 白火筋二十具 今邠州

安定郡貢龍鬚蓆十領 今涇州

彭原郡貢五色龍鬚蓆十領 莞菁 菴蕳子 亭長 假蘇 荊芥 今寧州

汧陽郡貢龍鬚蓆六領 今隴州

中部郡貢龍鬚蓆六領 今坊州

洛交郡貢龍鬚席六領　今鄜州

朔方郡貢白氈十領　今夏州

安化郡貢麝香二十五顆　今慶州

靈武郡貢鹿角膠　代赭　花蓯蓉　白鵰翎　今靈州

榆林郡貢青鹿角兩具　徐長卿十斤　赤芍藥十斤　今勝州

延安郡貢麝香三十顆　今延州

咸寧郡貢麝香一顆　今丹州

銀川郡貢女稽布五端　今銀州

平涼郡貢九尺白氈十領　今原州

九原郡今豐州貢野馬胯皮二十一片　白麥麫印盛鹽

會寧郡貢駝毛褐兩段　今會州

五原郡貢鹽山四十顆　今鹽州

新秦郡貢青地鹿角二具　鹿角三十具　今麟州

單于都護府貢生野馬胯皮總十二片

安北都護府貢生野馬胯皮二十一片

太原府貢銅鏡兩面　甘草三十一斤　礬石三十斤　龍骨三十斤　蒲萄粉屑　栢子仁

上黨郡貢人參二百小兩 墨三梃 今潞州

河東郡貢綾綃扇四面 龍骨二十斤 棗八千顆 鳳栖梨三千五百顆 今蒲州

絳郡貢梁穀二十石 墨千四百七十梃 白穀五百疋 梨三千顆 今絳州

平陽郡貢蠟燭三十條 今晉州

西河郡貢龍鬚蓆十領 石膏五十斤 消石五十斤 今汾州

弘農郡貢麝香十顆 硯瓦十具 今虢州

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小兩 人參三十兩 今澤州

太寧郡貢胡女布五端 今隰州

昌化郡貢胡女布五端　今石州

文城郡貢蠟二百斤　今慈州

陽城郡貢龍鬚席六領　今沁州

定襄郡貢豹尾十枚　今忻州

樂平郡貢人參三十兩　今儀州

雁門郡貢白雁翎五具　熟青二十兩　熟緑二十兩　今代州

樓煩郡貢麝香十顆　今嵐州

安邊郡貢松子一石　今蔚州

馬邑郡貢白鵰翎五具　今朔州

河南府貢瓷器十五事

陝郡貢栢子仁瓜蔞根各三十斤　今陝州

陳留郡貢絹二十疋　今汴州

滎陽郡貢絹二十疋麻黄二十斤　今鄭州

臨汝郡貢絁二十疋　今汝州

睢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宋州

靈昌郡貢綾二十疋並方文　今滑州

潁川郡貢絹十疋　蕉心蓆六領　今許州

譙郡貢絹二十疋　今亳州

濮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濮州

濟陰郡貢蛇床子二十斤　絹二十疋　今曹州

北海郡貢棗兩石　仙文綾十疋　今青州

淮陽郡貢絹十疋　今陳州

汝南郡貢鸂鶒綾十疋　今豫州

東平郡貢絹二十疋　今鄆州

淄川郡貢防風五十斤 進理石五斤 今淄州

臨淄郡貢絲葛十五疋 今齊州

魯郡貢鏡花綾十疋 紫石英二十五兩 今兖州

彭城郡貢絹二十疋 今徐州

臨淮郡貢綿二十屯 貲布十疋 今泗州

汝陰郡貢綿二十屯 今潁州

東海郡貢楚布十疋 今海州

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 鹿角膠三十小斤 今濟州

瑯琊郡貢紫石英二十兩　今沂州

高密郡貢貲布十端　牛黃一斤　海蛤二十兩　今密州

東牟郡貢牛黃百二十八銖　水葱蓆六領　今登州

范陽郡貢綾二十疋　今幽州

河内郡貢平紗十疋　今懷州

魏郡貢白綿紬八疋　白平紬八疋　今魏州

汲郡貢綿三百兩　今衛州

鄴郡貢紗十疋　鳳翮蓆六領　胡粉百圓　今相州

廣平郡貢平紬十疋　今洺州

清河郡貢氈十領　今貝州

信都郡貢絹二十疋　綿二十屯　今冀州

平原郡貢絹二十疋　今德州

饒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深州

河間郡貢絹三十疋　今瀛州

東萊郡貢牛黄百二十二兩　今萊州

常山郡貢梨六百顆　羅二十疋　今恒州

景城郡貢細簟四領細柳箱八十合糖蟹二十三坩鱧鮬三百五十梃今滄州

博陵郡貢細綾千二百七十疋兩窠細綾十五疋瑞綾二百五十五疋大獨窠綾二十五疋獨窠綾十疋今定州

趙郡貢錦五十疋今趙州

鉅鹿郡貢絲布十疋今邢州

博平郡貢紬十疋今博州

文安郡貢綿三百兩今莫州

上谷郡貢墨二百梃今易州

樂安郡貢絹十疋　今棣州

北平郡貢蔓荊子四斤　今平州

密雲郡貢人參五斤　今檀州

嬀川郡貢麝香十顆　今嬀州

漁陽郡貢鹿角膠十斤　今薊州

柳城郡貢麝香十顆　今營州

歸德郡貢豹尾三枚　今燕州

安東都護府貢人參五斤

武威郡貢野馬皮五張　白小麥十石　今凉州

天水郡貢龍鬚蓆六領　芎藭四十斤　今秦州

安西都護府貢硇砂五十斤　緋氈五領

北庭都護府貢陰牙角五隻　速霍角十隻　阿魏截根二十斤

交河郡貢氎布十端　今西州

晉昌郡貢草豉子　野馬皮　黄礬　絳礬　胡桐律　今瓜州

西平郡貢牸犀角十隻　今鄯州

隴西郡貢麝香十顆　秦艽　今渭州

燉煌郡貢碁子二十具　石膏　今沙州

酒泉郡貢肉蓯蓉二十斤　柏脉根二十　野馬皮兩張　今肅州

金城郡貢麝香十顆　鼧鼥鼠六頭　今蘭州

安鄉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河州

同谷郡貢蠟燭十條　今成州

和政郡貢龍鬚蓆六領並青黃色　今岷州

武都郡貢蠟燭十條　蜜蠟　羚羊角　今武州

臨洮郡貢麝香十顆　今洮州

懐道郡貢麩金十兩 散金十兩 今宕州

寧塞郡貢麩金六兩 大黄 戎鹽 今廓州

合川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疊州

張掖郡貢野馬皮十張 枸杞子六斗 葉二十斤 今甘州

伊吾郡貢陰牙角五隻 胡桐律二十五斤 今伊州

廣陵郡貢蕃客錦袍五十領 錦被五十張 半臂錦百段 新加錦袍二百領 青銅鏡十面 莞蓆十領 獨窠細綾十疋 蛇床子一斗 蛇床仁一斗 鐵精一斤 兎絲子一斤 白芒十五斤 空青三兩 造水牛皮甲千領并袋 今揚州

安陸郡貢青紵十五疋 今安州

弋陽郡貢葛十疋 生石斛六十斤 今光州

義陽郡貢葛十疋 今申州

廬江郡貢絲布十疋 石斛六十斤 今廬州

蘄春郡貢白苧布十五疋 烏蛇脯 今蘄州

同安郡貢蠟五十斤 石斛六十斤 今舒州

歴陽郡貢麻布十疋 今和州

鍾離郡貢絲布十疋 今濠州

壽春郡貢絲布十疋　生石斛五十斤　今壽州

齊安郡貢紫苧布十端　䖟虫二斤　今黄州

淮陰郡貢背布十疋　今楚州

漢陽郡貢麻背布十疋　今沔州

江陵郡貢白方文綾二十疋　橘皮九十斤　梔子五斤　貝母十斤　覆盆子三斤　石龍芮一斤　烏梅肉十斤　今荆州

永陽郡貢苧練布十五疋　今滁州

襄陽郡貢五盛碎古文庫路真二具　十盛花庫路真二具　今襄州

南陽郡貢絲布十疋　今鄧州

淮安郡貢絹千疋　今唐州

上洛郡貢麝香三十顆　今商州

安康郡貢麩金五兩　乾漆六斤　杜仲二十斤　枳殻椒目十斤　黄蘗六斤　枳實六斤　十四斤　茶芽一斤　椒子一石　雷丸五兩　今金州

武當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均州

房陵郡貢麝香二十顆　雷丸　石膏　礬石　今房州

漢東郡貢綾十疋　葛五疋　覆盆子　今隋州

南浦郡貢金五兩　今萬州

澧陽郡貢柑子四百顆　橘子七百顆　龜子綾十疋　恒山一斤　五入簟四領　蜀漆一斤

今澧州

雲安郡貢蠟百斤　今夔州

竟陵郡貢白苧布一端　今復州

武陵郡貢紵練布十端　今朗州

夷陵郡貢茶二百五十斤　柑子二千顆　五加皮二斤　杜若二斤　芒硝四十斤　鬼臼二斤　蠟百斤　今峽州

南賓郡貢蘇薰席四領　綿紬五疋　今忠州

富水郡貢白苧布十端　今郢州

巴東郡貢蠟四十斤　今歸州

漢中郡貢紅花百斤　胭脂一升　今梁州

通川郡今通州貢綿紬三疋　蜂香五斤　藥子二百顆

順政郡貢蠟六十斤　今興州

巴川郡貢牡丹皮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合州

清化郡貢綿紬十疋　今巴州

洋川郡貢白稜十疋 今洋州

河池郡貢蠟百斤 今鳳州

益昌郡貢絲布十疋 今利州

咸安郡貢綿紬十疋 今蓬州

盛山郡貢蠟四十斤 車前子一斤 今開州

始寧郡貢綿紬十疋 今壁州

南平郡貢葛五疋 今渝州

符陽郡貢蠟五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集州

潾山郡貢綿紬十疋 買子木十斤子一升 今渠州

丹陽郡貢方文綾七疋 水文綾八疋 今潤州

晉陵郡貢細青苧布十疋 今常州

吳郡貢絲葛十疋 白石脂三十斤 蛇床子三升 鯔魚皮三十頭 鮸魚腊五十頭 鴨胞七斤 肚魚五十頭 魚子五升 嫩藕三百段 今蘇州

餘杭郡貢白編綾十疋 橘子二千顆 蜜薑十石 今杭州

會稽郡貢朱砂一十兩 白編綾十疋 交梭綾十疋 輕調十疋 今越州

餘姚郡貢附子百枚 今明州

東陽郡今婺州貢紙六千張　綿六百兩　葛粉二十石

新定郡貢文綾二十疋　竹簟一合　今睦州

信安郡貢綿百屯　紙六千張　今衢州

吳興郡貢苧布三十端　今湖州

臨海郡貢鮫魚皮百張　金漆五升三合　乾薑百斤　今台州　乳柑六千顆

永嘉郡貢鮫魚皮三十張　今溫州

新安郡貢苧布十五端　竹簟一合　今歙州

長樂郡貢蕉布二十疋　海蛤一升　今福州

清源郡貢綿二百兩　今泉州

建安郡貢蕉布二十疋　練十疋　今建州

臨汀郡貢蠟燭二十條　今汀州

漳浦郡貢鮫魚皮二十張　甲香五斤　今漳州

潮陽郡貢蕉布十疋　蚺蛇膽十枚　鮫魚皮十張甲香五斤　石井　銀石　水馬　今潮州

宣城郡貢白苧布十疋　今宣州

豫章郡貢葛五十疋　柑子六千顆　今洪州

鄱陽郡貢麩金十兩　簟一合　今饒州

長沙郡貢葛十五疋　今潭州

南康郡貢竹布二十疋　今虔州

零陵郡貢葛十疋　石鷰二百顆　今永州

臨川郡貢葛布十疋　葥幹百萬莖　今撫州

桂陽郡貢白苧布十疋　今郴州

廬陵郡貢白苧布二十端　陟厘十斤　今吉州

潯陽郡貢葛十疋　生石斛十斤　今江州

江華郡貢零陵香百斤　白布十端　今道州

衡陽郡貢麩金十四兩　今衡州

江夏郡貢銀五十兩　今鄂州

宜春郡貢白苧布十疋　今袁州

巴陵郡貢白苧布十疋　今岳州

邵陽郡貢銀二十兩　今邵州

蜀郡貢單絲羅二十疋　高苧衫段二十疋　今益州

唐安郡貢羅二十疋　今蜀州

濛陽郡貢交梭二十疋　今彭州

德陽郡貢彌布十疋　紵布十疋　今漢州

通義郡貢麩金八兩　柑子不限多少　今眉州

梓橦郡貢綾十六疋　今梓州

巴西郡貢雙紃二十疋　今綿州

普安郡貢絲布十疋　蘇薰席六領　今劍州

閬中郡貢重蓮綾二十疋　今閬州

資陽郡貢麩金七兩　柑子不限多少　今資州

臨卭郡貢絲布十疋　今卭州

通化郡貢麝香六十枚　臍香十枚　扇香十枚顆香三十枚　今茂州

交川郡貢麝香三十顆　當歸七斤　羌活五斤野狐尾五枚　今松州

越巂郡貢絲布十疋　進刀子靶六十枚　今巂州

南溪郡貢葛十疋　六月進荔枝煎　今戎州

遂寧郡貢樗蒲綾十五疋　乾天門冬百一十斤今遂州

南充郡貢絲布十疋　今果州

仁壽郡貢細葛五疋　今陵州

犍為郡貢麩金五兩　今嘉州

盧山郡貢金　落雁木　今雅州

瀘川郡貢葛十疋　今瀘州

陽安郡貢綿紬十疋　柑子不限多少　今簡州

安岳郡貢葛十疋　天門冬煎四斗　今普州

洪源郡貢蜀椒一石　今黎州

陰平郡貢麝香二十顆　白蜜一石　今文州

同昌郡貢麝香十顆　今扶州

江油郡貢麩金六兩　羚羊角六具　今龍州

臨翼郡貢麝香三十四顆　犛牛尾五斤　當歸十斤　今翼州

歸誠郡貢麝香六顆　犛牛尾五斤　當歸二十斤　今悉州

靜川郡貢麝香六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犛牛尾五斤　今靜州

恭化郡貢麝香二十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今恭州

維川郡貢麝香二十顆　犛牛尾十斤　今維州

和義郡貢班布六疋　今榮州

雲山郡貢麝香十顆　墨犛牛尾二斤　今奉州

蓬山郡貢麝香十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今柘州

黔中郡貢朱砂十斤 今黔州

盧溪郡貢光明砂四斤 今辰州

靈溪郡貢朱砂十斤 茶芽二百斤 今溪州

潭陽郡貢麩金八兩 今巫州

盧陽郡貢光明砂一斤 今錦州

清江郡貢黄連十斤 蠟十斤 黄子二百顆 今施州

涪陵郡貢連頭獠布十段 今費州

寧夷郡貢蠟五十斤　今思州

義泉郡貢蠟燭十條　今夷州

龍溪郡貢蠟二十斤　今業州

南川郡貢布五端　今南州

南海郡貢生沉香七十斤　甲香三十斤　石斛二十斤　鼈皮三十斤　蚺蛇膽五枚　詹沉香二十五斤　藤簟二合　竹簟五領　今廣州

始安郡貢銀百兩　今桂州

安南都護府貢蕉布十端　檳榔二千顆　魚皮二十張　蚺蛇膽二十枚　翠毛二百合

普寧郡貢朱砂二十斤　水銀二十斤　今容州

始興郡貢鍾乳二十四斤十二兩二分　竹子布十五疋　石斛二十斤　今韶州

臨賀郡貢銀三十兩　今賀州

連山郡貢細布十疋　鍾乳十兩　今連州

高要郡貢銀二十兩　今端州

平樂郡貢銀二十兩　今昭州

新興郡貢銀五十兩　蕉布五疋　今新州

南潘郡貢銀二十兩　今潘州

陵水郡貢銀二十兩　今辯州

高涼郡貢銀二十兩蚺蛇膽二枚　今高州

海康郡貢絲電四疋　今雷州

臨江郡貢銀二十兩　今龔州

潯江郡貢銀二十兩　今潯州

蒙山郡貢麩金十兩　今蒙州

開江郡貢班布五端　今富州

循德郡貢銀二十兩　今嚴州

臨封郡貢銀二十兩　石斛十小斤　今封州

南陵郡貢銀二十兩　石斛十小斤　今春州

招義郡貢銀二十兩　今羅州

日南郡貢象牙二根　犀角四根　沉香二十斤　金薄黃屑四石　今驩州

定川郡貢銀二十兩　今牢州

懷德郡貢銀二十兩　今竇州

寧浦郡貢銀二十兩　今橫州

象郡貢銀二十兩　今象州

開陽郡貢石斛三斤　銀二十兩　今瀧州

感義郡貢銀一十兩　今藤州

平琴郡貢銀二十兩　今平琴州

合浦郡貢銀二十兩　今廉州

連城郡貢銀二十兩　今義州

玉山郡貢玳瑁二具　鼊皮六十斤　翠毛三百合　甲香二斤　今陸州

寧仁郡貢銀二十兩　今黨州

懷澤郡貢細白苧布十端　今貴州

龍城郡貢銀二十兩　今柳州

同陵郡貢石斛二十小斤　銀二十兩　今勤州

海豐郡貢五色藤鏡匣一具　蚺蛇膽三枚　甲煎二兩　鮫魚皮三　筌臺一　今循州

晉康郡貢銀二十兩　今康州

恩平郡貢銀二十兩　今恩州

朱崖郡貢銀二十兩　真珠二斤　玳瑁一具　今崖州

萬安郡貢銀二十兩　今萬安州

延德郡貢藤盤　今振州

通典卷六

通典卷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七

歴代盛衰戸口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三皇以前尚矣靡可得而詳也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故君臣

歌德含氣之類各得其宜禹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其衰也棄稷不務續有二窮孔甲之亂遭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其後紂作淫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人庶苦而無憀天下去之○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敵於我師一戎衣天下大定垂

拱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國人衆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及昭王南征不還穆王荒耄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於庶人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并尚有千二百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

更相征伐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横短長之說相奪於残人詐力之兵動以萬計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衛雖得存不絶如綫音線然考蘇張之說計及山東六國戎卒尚踰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

閭百姓死沒相踵於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孝文偃武修文與人休息嘗欲作露臺名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乃止孝景承平賦役減省三十而稅一人人自愛每有詔命頒下鄉閭垂白戴老扶疾策杖以聽之思一見太平至武帝元狩中六十餘年人衆大增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校孝武帝乘其資稸乃厲兵馬以攘戎狄廓地遐廣征伐不休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半矣末年追悔故下哀痛之詔封丞相富民侯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漸益元帝時貢禹上書曰古者宫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宫女不過十餘廐馬不過百餘疋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疋百姓重困請從省儉帝多采納之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

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遺黎十纔二三○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户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於孝和人户滋殖桓帝永壽三年户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靈帝遭黄巾為寇獻帝遇董卓稱亂大焚宫廟劫御西遷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内荒殘人户所存十無一二

○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劉備章武元年有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孫權赤烏五年有戶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

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

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秦三主斯以勤矣後趙石勒據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魏王即曹公以河內魏汲等十二郡并前趙國合二十四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前秦苻堅滅前燕慕容暐入鄴閱其名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千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口於關

中平燕定蜀之稱偽代之盛也時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路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資販於道○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南燕慕容超廣固即今北海郡）西滅後秦平關洛（後秦姚泓）長河以南盡為宋有帝素節儉有司嘗奏東西堂施局脚牀用銀塗釘帝以為費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之費文帝勵精臨人江左數代帝王莫及所以稱元嘉之理比前漢之文景焉既而國富兵彊更務經略元嘉二十七年後魏主大武帝以數十萬衆南伐河上屯

戍相次覆敗魏師至瓜步而還宋之財力自此衰耗今按本史孝武大明八年户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〇齊氏六王年代短促其户口未詳〇梁武之初亦稱為理及精華耗竭貪地邀功侯景逆亂竟以幽斃元帝慘虐骨肉相殘纔及三年便至覆滅墳籍亦同灰燼户口不能詳究〇陳武帝荆州之西既非我有淮肥之内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隱時稱令主閲其本史户六十萬而末年窮兵黷武逺事經

略吳明徹全軍隻輪不返銳卒利器從此殲焉至後主滅亡之時隋家所收户五十萬口二百萬○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户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按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後大凡户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今云倍而餘者是其盛時則户有至五百餘萬矣及爾朱之亂政移臣下或廢或立甚於奕碁遂分為東西二國皆權臣擅命戰爭不息人户流離官司文簿又多散棄今按舊史户三百三十七萬五千

三百六十八其時以征伐不息唯河北三數大郡多千戶以下復通新附之郡小者戶纔二十口百而已○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性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輔楊遵彥十數年間亦稱為理故其時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及武成後主俱是僻王至崇國諱改之化二年為周師所滅有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後周閔明二帝主祭而已俱以弑崩武帝誅戮權臣誅宇文護方覽庶政恭儉節用考覈名實五六年內平

蕩燕齊（高齊滅齊）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户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〇隋文帝始以外戚遂受託孤不踰數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克儉資費至於六宫之内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隨令補用非享燕所食不過一肉有司嘗進乾薑用布袋盛帝以為費大加譴責後進香藥復以氈袋盛因笞所司以為後誡其時宇内稱理倉庫盈溢至開皇九年平陳帝親於朱雀門勞師行賞自門外列布帛之積圍於南郭以次頒

給所費三百餘萬段而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戸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後周靜帝末授隋禪有戸三百五十九萬九千六百四至開皇九年平陳得戸五十萬及是纔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萬七千九百三十二承其全實遂恣荒淫登極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

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衆餽運者倍之又逆
徵數年之賦窮侈極奢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身
喪國滅實自取之蓋資我唐之速有天下也○大唐貞
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
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
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
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疋永徽元年戶
部尚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

戶既多謂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有幾戶今有幾戶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永徽去大業末三十六年顯慶二年十月上幸許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田地極寛百姓太少因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所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徳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初自貞觀以後太

宗勵精為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户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值兩錢麟德三年米每斗直五文永淳元年京師大雨饑荒米每斗四百錢加以疾疫死者甚衆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縱造罔極寺太平觀香山寺昭成寺遂使農功虚費府庫空竭矣睿宗景雲初又造金仙玉真二觀補闕辛替否上書極諫不從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臣竊聞永淳之初尹元貞

任陜州雍縣令界內婦人修路御史彈免之頃年婦人役修平道路蓋其常也調露之際劉憲任懷州河內縣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選人有通索闕者於時選司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為見譏後人矣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刻剥為公雖以和市為名而實抑奪其價殊不知民足官孰與不足矣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輙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往年選司從容安閑而以禮數見待頃年選司無

復曩時接引但如仇敵估道耳往年效官交替者必儲蓄什物以待之頃年替人必諠競為隙互執省符紛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效頃年差點勒遣逃亡相繼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即知政令風化漸已弊也開元四年山東諸州大蝗紫微令姚崇奏言臣聞毛詩云秉彼蟊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並除蝗之義也及蝗既解飛夜必赴火臣請切勑所在夜中設火火

邊掘大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乃遣使分道驅除瘞埋朝臣多言不可玄宗以問崇崇對曰常人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合道而適權者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忍不除遂使苗稼總盡人至相食後秦時有蝗禾稼及木草俱盡牛馬至相噉毛尾今山東蝗蟲所在充滿儻不救其收穫百姓未免流離事屬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若驅逐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請削除玄宗許之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

豈可制以人事外議籍籍咸以為殺蝗太多和氣有傷
猶可停罷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斷蛇其福乃
降趙宣子至賢也恨用其犬孔宣父將聖也不愛其羊
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既救人殺蟲天道固應助順
若因此致禍崇請以身當之懷慎更不能答崇令埋瘞
之累月方盡其後漸豐熟八年天下戸口逃亡色役偽
濫朝廷深以為患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陳便宜
奏檢察偽濫兼逃戸及籍外賸田於是令融充使推勾

獲偽勳及諸色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兼侍御史融遂奏置勸農判官長安尉裴寛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慕容珣王氷張均宋希玉宋珣韋洽薛侃喬夢松王誘徐楚璧徐鍔裴寛岑希逸邊仲寂班景倩郭廷倩元將茂劉白正王燾于孺卿王忠翼何千里梁勛盧怡庫狄履溫賈晉李登盛廣等皆知名士判官得人於此為盛其後多至顯秩所在檢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陽翟縣尉皇甫憬左拾遺楊相如並上疏盛陳煩擾不便寛等皆當時才彥使還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憬遂貶為

衢州盈川尉融拜御史中丞融又上言天下所檢責客戸除兩州計㑹歸本貫以外便令所在編附年限向滿須准居人更令所在優矜即此輩徼倖若徵課税目擊未堪竊料天下諸州不可一例處置且請從寛鄉有賸田州作法竊計有賸田者減三四十州取其賸田通融支給其賸地者三分請取其一分以下其浮戸請任其親戚鄉里相就每十户以上共作一坊每户給五畝充宅并為造一兩口室宇開巷陌立閭伍種桑棗築園蔬

使緩急相助親隣不失丁別量給五十畝以上為私田任其自營種率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為公田共令營種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計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營公田一頃不啻得之計平收一年不減百石便納隨近州縣除役功三十六日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安堵有餘必不流散官司每丁納收十石其粟更不別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別二十價然後支用計一丁年還出兩丁以上亦與正課不殊則官收其役

不為矜縱人緩其税又得安舒倉廪日殷久長為便其狹鄉無𦡀地客多者雖此法未該准式許移窄就寛不必要須留住若寛鄉安置得所人皆悦慕則三兩年後皆可改圖棄地盡作公田狹鄉總移寛處倉儲既益水旱無憂矣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穀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文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毎店皆有驢賃客乗倏忽數十

里謂之驛驢南詣荆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寳元年户八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自十三載以後安禄山為范陽節度多有進奉駝馬牲口不曠旬月郡縣供熟食酒肉草料楊國忠任用之後即與蠻王閤羅鳳結釁徵關輔河南京兆人討之去者

萬不一全連枷赴役郡縣供食於是當路店肆多藏閉以懼捥亂驢馬車牛悉被虜奪不酬其直數年間因漸減耗十三載京城秋霖米價騰貴官出太倉米分為十場出糶其所在川谷泛溢京城坊市墻宇崩壞向盡東京瀍洛又溢隄壞飄損十九坊居人邑屋二十遣京城諸坊人家於門前作泥人長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十月方霽十四載管户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應不課户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　管户總五千二應課户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

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此國家之極盛也按後漢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壽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戶千六十七萬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至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凡十四年然後車書混一甲兵方息至大業二年凡十八年有戶八百九十萬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肅宗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口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十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課戶損二百三十九萬一

千九百九課户損三百五十九萬六百七十五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三萬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課口損三千七十二萬三百一課口損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户至大歷中唯有百二十萬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户口約都得土户百八十餘萬客户百三十餘萬

丁中

漢 晉 宋 北齊 隋 大唐

漢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傅音附傅著也著名籍給公家徭役）○晉武帝平吳後有司奏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宋孝武大明

中王敬弘上言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彊弱不皆稱耳循吏恤隱可無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至今逃竄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憲實亦由此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且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帝從之

○北齊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

五以下為小〇隋文帝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黄十歲以下為小十七以下為中十八以上為丁以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煬帝即位户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高熲奏以人閒課稅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之様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様定户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〇大唐武徳七年

定令男女始生為黄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
六十為老神龍元年韋皇后求媚於人上表請天下百
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制從之韋庶人誅後復
舊玄宗天寶三載十二月制自今以後百姓宜以十八
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按開元二十五年户令
云諸户主皆以家長為之户内有課口者為課户無課
口者為不課户諸視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
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為不課户無夫者

為寡妻妾餘准舊令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先盡子孫聽取先親皆先輕色無近親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内中男者并聽諸以子孫繼絶應析户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即所繼處有母在雖小亦聽析出諸户欲析出口為户及首附口為户者非成丁皆不合析應分者不用此令諸户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令貌形狀以為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貌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貌定以附於實

九年制天下雖三載定户每載亦有團貌自今以後計其轉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者任追團貌廣德元年制百姓二十五成丁五十五老○論曰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固知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矣管子曰以正户籍謂之養羸羸者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户既避其賦役則

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自收其利也三王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財豐俗阜實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於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自平陳後又加四百八十餘萬其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

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滋高熲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彊家收大半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浮客謂避公税依強豪作佃家也昔漢文三年除人田租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漢家或百而税一可謂至輕矣而豪強占田踰多浮客輸大半之賦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於豪人也不正其本適足以資富強矣高熲設輕税之法浮客悉自歸於編戶隋代之盛實由於斯）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徧於天下人俗康阜熲之力焉功規蕭

蓄道亞伊呂近代以來未之有也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錫賚勳庸并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國家貞觀中有户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户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自貞觀以後加五百九十萬其時天下户都有八百九十餘萬也漢武黷兵人户減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後至平帝元始二年七十餘載有户千二百二十餘萬唐百三十餘年中雖時起兵戎都不至減耗而浮浪日衆版圖不收若比量漢時實合有加數約計天下人户少猶可有千三四百萬矣直以選賢

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濶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甿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案比收入公稅增倍而餘諸道加出百八十萬共得三百二十萬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舊制百姓

供公上計丁定庸調及租其稅戶雖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興以後經費不完於是徵斂多名且無恒數貪吏横恣因緣為姦法令莫得檢制烝庶不知告訴其丁狡猾者即多規避或假名入任或託迹為僧或占募軍伍或依信豪族兼諸色役萬端蠲除鈍劣者即被徵輸困竭日甚建中新令並入兩稅恒額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規避無所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荐興浮冗之輩今則衆矣徵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計諸道簿帳所收可

有二百五十餘萬户按歷代户口多不過五少不減三約計天下除有兵馬多處食鹽是知見在之數者採晉隋舊典制置可得五百萬矣以五百萬户共出二百五十萬户税自然各減半數古之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脱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

將求理平之道非其本歟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七

通典卷八

唐　京兆杜佑君卿　纂

食貨八

錢幣上　周　秦　漢　後漢　晉

貨幣之興遠矣夏商以前幣為三品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白金為銀太公立九府圜法周景以母子相權秦用黄金銅錢為上下二等漢興為八銖或為莢錢或作白金或

作赤仄八銖五分迭廢迭用王莽又設錯刀金銀龜貝凡數十品公孫述始作鐵錢魏文帝穀帛相貿劉備以一當百孫權以一當千理道陵夷則有鵝眼綖環之別王綱解紐又有風飄水浮之異名目繁雜不能徧舉緬徵損益可略而言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於為器為飾穀帛又苦於荷擔斷裂唯錢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若穀帛為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

兩分寸之用歴代錢貨五銖為中一品獨行實臻其要今錢雖微重於古之五銖大小斤兩便於時矣太公既立之於周退行之於齊曰知開塞之術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謂政之大端矣又管仲曰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溫飽也捨之非有切於饑寒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奪貧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衆則國富而人安農桑寡則人貧

而國危使物之重輕由令之緩急權制之術實在乎錢鍵其多門利出一孔摧抑浮浪歸趣農桑可致時雍躋於仁壽豈止於富國强兵者哉具輕重篇其後言事者或惜銅愛工改作小錢或重號其價以求贏利是皆昧經通之遠旨今盜鑄滋甚棄南畝日多雖禁以嚴刑死罪日報不能止也昔賢有云銅不布下乃權歸於上誠為篤論固有國之切務救弊之良算也况當今人疲賦重康俗濟用莫先於斯矣自昔言貨幣者在於圖史形模皆不達其要唯漢賈生國朝劉録事

秩頗詳其旨自神農列廛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為市以交有無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周制以商通貨以賈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外圓而內孔方輕重以銖黃金以斤為名錢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流行如泉布於布布於民間束於帛束聚也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錢者金幣

之名先曰泉後曰錢大於舊錢其價重也班固以為文曰寶貨韋注國語云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未詳孰是故兩存焉大夫單旗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是離民

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原謂水泉之本潢音黃洿音烏）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內郭為好外郭為肉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利）管子曰人君鑄錢立幣人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饑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千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之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分幷財利

而調人事也則君雖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惡能以為理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又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𥼶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𥼶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絶壤斷舟車不能通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

𥼶糜也𥼶章延反

音虞

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孫叔敖為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亂人莫安其處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復如故而百姓乃安也荀卿曰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焉然而中國得而

賦之東海則有紫蛤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財貨流通無不盡致其用四海之内若一家也凡理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王之所寶者六聖人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獻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黄

金以鎰為名上幣二十兩為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鎰為金之名數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錢重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黄金一斤復周之制更以斤為名高后二年行八銖秦錢文曰半兩即八銖也初漢以其太重更鑄榆莢人患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徑五分所謂莢錢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

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微謂精妙也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名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操持也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報論也夫懸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報也累積下報論之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賴利也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

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謂當如此箇數耳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法錢不立依法之錢也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呵責怒也苟非其術何嚮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鎔形容也謂作錢模也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為多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

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則人鑄錢者大抵必雜以鉛鐵黥人日繁一禍也偽錢無止錢用不信人愈相疑二禍也采銅者棄其田疇鑄者損其農事五穀不為多則隣於饑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類為災故人鑄錢不可不禁四禍也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則盜鑄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其禍五也故銅布於

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矣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銅積謂多積銅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古者以銅為兵也秦銷鋒鏑鑄金人十二是也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奇殘餘美饒溢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

矣末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實布帛有餘則招胡人多来降附故言制吾棄財也棄財謂可棄之財逐競也令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吴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埒等也所鑄文字與四銖同微重耳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文字秤兩同四銖財過王者故吴鄧錢布天下孝武帝有事於四夷又徙平民七十萬口於新秦中用度廣出御府錢以贍不足而治鑄或累萬金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

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来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閒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少）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文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鋊（民盜磨錢質而取鋊鋊銅屑也磨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黄圖敘曰民磨錢取屑是也鋊音浴）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一作紫繢繡繪五采而為）為皮幣直四

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管子曰桓公朝周請天子號令諸侯以石璧賀獻此亦鹿皮銀錫為幣之義也諸具輕重篇又造銀錫為白金雜鑄銀錫以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或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撱圜而長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有司

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周匝為郭文漫皆有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也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劾之時張湯用事初帝既與湯造白鹿皮幣以問大司農顏異對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會有人告異以他事議下

湯理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遂誅於是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以赤銅為其郭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諸

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元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銖謂計其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

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始造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黄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錢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漢書相合無差錯也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

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么錢一十么小也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他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甲兩邊緣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

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

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布亦錢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鏈錫許慎云鏈銅屬也然則以鏈及雜銅而為錢也鏈音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倣依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挾五銖錢者為惑衆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

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逡廢莽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二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竒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

罷之恐民挾不止廼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
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
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
者多不可勝行廼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
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比音頻末反）非沮
寶貨民罷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衆及五人相坐皆沒
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十
六七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

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皇甫謐高士傳曰郭泰過史弼送迎輙再屈腰泰一傳揖而去弼門人怪而問之弼曰鐵錢也故以二當一耳時童謡曰黄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黄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并天下○後漢光武除王莽貨泉自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百

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

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帝竟不鑄錢及靈帝作五銖錢而有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非京師破壞此四出散於四方乎至董卓焚宮室乃劫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榖一斛至錢數百萬曹公

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而已○魏文帝黄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買至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蜀先主劉備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姓孫無取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庫藏取寳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易耳但當鑄錢

一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馬並徑七分重四銖吴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吏人輸銅計鑄畀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吕蒙定荆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後權令曰往日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令聞人意不以為便其省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　○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赤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吴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帝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

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
私賈人皆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
鑄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
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
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
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
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
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

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於目前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貨魏代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討度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

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困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處不為富又人習來久革之怨感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也魏明帝時錢廢用穀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捨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代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藏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取舅犯之謀

而先成李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代之益於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人也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沈約曰人生所資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為人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人未漓情嗜疎寡奉生贍已事有異同一夫躬耕則餘餐委

室疋婦務織則無衣被體雖貿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為功蓋輕而事有訛變姦弊大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工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幣所通非復始造之意也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彩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為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且不療饑於堯年貝或如山信無救渴於湯代其為疵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為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為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遊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事興替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朝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偽還醇返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繅粟美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圜法銷鑄無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覺其終琳

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閒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前凉張軌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全安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通典卷八

通典卷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九

錢幣下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署法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帝甚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之

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在交易豈假數多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也凡刱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議自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潰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夫錢之形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深疑者也命旨兼慮

翦鑿日多以致銷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孅人巧雖宻要
有蹤蹟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
以来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
明舊科擒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息矣中領軍沈演之
以為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周代皆所以阜財通利
實國富人者但採鑄久廢喪亂累仍糜散湮滅何可勝
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今封畧
開廣聲教遐曁金鏹布洽爰逮邊荒用彌廣而貨愈狹

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雖重禁姦弊方密肆力之甿徒勤不足以供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絶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禁私銅以充官鑄五銖范泰又陳曰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

屬自古而行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良由階根未固意存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賒欲速之情則嘉謨日陳聖慮可廣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古五銖同價無利百姓不資盜鑄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三年尚書右

丞徐爰議曰貨薄人貧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將大空之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為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人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繫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顔竣曰議者將謂官藏空虚宜速改變

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災弊賑國弔人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絶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鎔鑄獲利不見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又不可二也人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人困窮又不可三也況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上不聽廢帝景和二年鑄二

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者謂之耒子尤薄輕者謂之荇葉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鵞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太始初唯禁鵞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工尋又普斷唯用古錢○齊高帝建元四年奉

朝請孔覬上書曰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為開置錢府方督貢金大興

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以實國用有儲乃量俸禄薄賦稅則家給人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磨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人不習淄染不復行矣所賣鬻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復生詐循環起姦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錢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

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以為錢貨轉少
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會
上崩乃止武帝時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頃錢貴物賤殆
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艱劬斛直數十機杼
勤苦疋纔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
期僅貨所上咸是見直東閒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
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於無所鞭捶質繫益致無
聊○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

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荊州今巴東夷陵雲安郡地郢州今江夏齊安竟陵漢陽富水郡地江州今潯陽鄱陽章郡廬陵臨川郡地湘州今湘川之地梁州今漢川之地益州今蜀川之地交廣今嶺南道之地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徑

一寸重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錢五銖徑一分半重四銖文曰五銖源出於五銖但狹小東境謂之稚錢五朱錢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錢但稍遷異以銖為朱耳三吴行之差少於餘錢又有對文錢其源未聞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代人謂之富錢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錢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輕重不一

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陳初承梁喪亂之

後鐵錢不行始梁末有兩柱錢及鵞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鵞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錢兼以粟帛為貨文帝元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鵞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後魏初至太和錢貨無所用也孝文帝始詔天下

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絹給錢足爲錢二百在所遺錢工備爐治人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鍊無所和雜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京師及諸州鎮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賈不通貿遷頗隔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今昭應縣是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秋恒州時恒州今代郡安邊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馬邑郡界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

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今郡地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汰沙金年終輸之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圜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徧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於孝武乃造五銖其中毀鑄隨時改易故使錢有太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孝文留

心𠛬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刋之式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徐今彭城瑯邪郡地揚今夀春郡地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京郢之邦者則礙於兖徐之域荆今南陽郡地郢今汝南郡地兖今魯郡東平郡地致使貧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隅化之訟去永平三年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來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人偸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

律有明式指謂鵞眼環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
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繩禁愚窮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
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行使以單絲之縑
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疋為尺以濟有無至
令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
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来錢品不
一前後歷代交易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不已臣之
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

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
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偽不
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可依
舊澄又奏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藏
曰泉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代匠均同
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秦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
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今謹重參量以為太和五銖乃
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貨於京邑不行於天

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内州鎭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鏹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代之宜便利於此請並下諸方州鎭其太和及新鑄并古錢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環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鎭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

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錢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絕以嚴法無以肅兹違犯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於市二年冬尚書崔亮奏弘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一斗得銅四兩河内郡王屋山今王屋山縣鑛一斗得銅八兩南有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

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許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人多私鑄錢稍小薄價用彌賤於初乃重制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孝莊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祕書郎楊侃奏曰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入為武賁中郎親對光武釋其趣向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為理不殊求

取臣前表經御披析侶乃隨宜剖説帝從之乃鑄五銖錢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今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踰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孝

武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應自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永安二年秋詔更鑄文曰永安五銖錢官自立爐亦聽人就鑄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知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三市賣之絹疋止錢二百而私市者

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時鑄錢都督長史高謙之即高恭之兄字道讓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時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内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莢錢至孝文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壊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

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五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貽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孝武外事四夷遂虚國用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税既煩千金日

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說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沒人物凋零軍國用少則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

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北齊神武霸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州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偽競起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

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懸於市門私人所用之秤皆準市秤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不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若輙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錢若便禁斷恐人交乏絶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羣官參議咸以為時穀頗貴請待有年王從之而止文宣受東魏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

文其錢甚貴而製造甚精其錢未行而私鑄巳興一二年間即有濫惡雖殺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長銅價由此利薄私鑄少止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兖梁荆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

用西域金銀之錢漢書西域傳罽賔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幕即漫也烏弋山離國之錢與罽賔國同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加金銀飾其人安息亦以銀為錢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即更鑄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錢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為戶齊平以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靜帝大象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

與五行大布五銖凡三品並用○隋文帝開皇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後魏食貨志云齊文襄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則一千錢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則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以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常平所在勿用以

其貿易不止四年詔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禄然百姓習用既久猶不能絶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猾稍多漸磨鑢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遞相倣傚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為准不中樣者不入

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又江南
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請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鑛處鑄錢
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鑪鑄
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檢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
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為吏所執有
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以後王綱弛紊巨姦大
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每千宜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
或翦鐵鍱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

於亡○大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歐陽詢為文書含八分及隸體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則今輕錢為古秤之七銖以上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重大小冣為折衷遠近便之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天下惡錢轉多所在官為市取五文惡錢酧一好錢其年又改以好錢一文易惡錢二文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寳錢直開通錢十周年以後廢二年詔開通錢依舊施行乾封錢貯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

就市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
令鑄破其厚重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為
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
而復舊永淳元年五月勑私鑄錢造意人及勾合頭首
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決
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長老疾不坐者則罪歸以
次家長其鑄錢處鄰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決
六十若有糾告者即以所鑄錢毀破并銅物等賞糾人

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酬賞武太后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勑非鐵錫銅蕩穿穴者並許令用其熟銅排斗沙澀厚大者皆不許簡擇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衆江淮之南盜鑄尤甚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鼓鑄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甚濫惡其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以錢模之斯須盈千使齎用之開元五年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

詔又切禁斷天下惡錢不堪行用者并銷破覆鑄由是四民擾駭穀帛踴貴二月又勅古者聚萬方之貨設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輕重得中則利可和義若真偽相雜則官失其守頃者用錢不倫此後深恐貧窶日困姦豪歲滋所以申明舊章懸設諸樣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十一年制曰古者作錢以通有無之鄉以平小大之價以全服用之物以濟單貧之資錢之所利人之所急然絲布財穀人民為本若本賤末貴則人

棄賤而務貴故有盜鑄者冒嚴刑而不悔藏鏹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貨益少幣帛頗輕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銅者餒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於器用不同於寶物唯以鑄錢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鑄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斷私賣銅錫仍禁造銅器所在採銅鉛官為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後與錢貨兼用違法者准法罪之二十

二年三月勑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貿有無古之為錢以通貨幣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古往今來代革時異亦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中書侍郎張九齡奏請不斷鑄錢上令百官詳議黄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黄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炅等皆曰錢者通寶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

姦濫今若一啓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
於事不便左監門衛録事參軍劉秩上議曰古者以珠
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今之錢即古之下
幣也今若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
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
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
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
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

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如不重禁不足以懲息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則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復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

益恣昔漢文之時吴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其不可五也今必以錢重而傷本貨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由人鑄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由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之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

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時公卿羣官皆建議以為不便事既不行但勑郡縣嚴斷惡錢而已至天寶初年兩京用錢稍好米粟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錢加價迴博令好惡通用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南每一錢貨得私鑄惡錢五文假託公錢將入

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鵞眼鐵錫古文綖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勑泉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隨宜如聞京城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絶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寛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不堪久行用者官為換取仍限一月日内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

輙敢違犯者一事以上並作條件處分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内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勑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餘並依舊行用久之乃定乾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給用猶費奏鑄乾元重寶錢每貫十斤一文當開元通寶錢一十文又鑄重稜錢每貫重二十斤一文當開通五十文皆鑄錢使第五琦所奏也姦猾之人多用破錢私鑄新錢雖獲深利隨遭重

刑公私不便尋總停廢還用開元通寶錢人間無復有乾元重稜二錢者蓋並鑄為器物矣按天寶中諸州凡置九十九鑪鑄錢絳州三十鑪揚潤宣鄂蔚各十鑪益鄧郴各五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約每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鑞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約每貫錢用銅鑞錫價約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鑪計鑄錢三千三百貫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萬七千餘貫文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十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十

漕運秦 漢 魏 晉 後魏 隋 大唐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

移則糴之者無利糶之處受害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粗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千百里漕運其費百倍○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槀令疾至故曰飛芻也輓粟謂引車兩也起於黃腄直瑞反又音誰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腄音晩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琊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黃即今黃縣腄即今文登縣並今東牟郡縣琅琊今高密琅琊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漢興高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謂京師之官府孝文時賈誼上

䟽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弥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来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

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復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此損漕省卒天子以為然發卒穿漕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

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坂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壖而緣反謂緣河邊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語在田制上篇）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入於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

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時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商度也五鳳中

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三輔今京兆扶風馮翊郡地弘農今陝郡地河東今河東絳郡平陽郡地上黨今高平上黨樂平陽平燕城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〇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

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以至於今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篇蜀相諸葛孔明出軍至祁山令扶風縣始以木牛運其後又出斜谷以流馬運按亮集弊軍罷力杜敵滿元胡忠推意作一脚木牛其法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横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鞦勒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

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法曰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扛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扛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扛孔去脚孔分墨二寸二分後扛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扛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扛與等板方囊二枚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收板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扛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扛孔去下扛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扛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扛同前〇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議竟未成功懷帝

永嘉元年脩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堨烏割反擁也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冦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戸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後魏自徐揚内附之後徐州今彭城揚州今壽春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邉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黒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

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僱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僱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別有私人僱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僱絹三疋市材造船不勞採砍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僱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賸絹七十八疋

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僱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僱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名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

運唯達濡陂其陸路從濡陂至倉門調一車僱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說雖蹟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為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僱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徵河中

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鶩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輙抑若効充其説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塡所損今始開剏不可縣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嬴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脱有乖越别更量裁尚書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檝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襃斜利

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洹音桓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兹巨益請諸通水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檝若船數有缺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代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益實廣一爾蹔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

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涼郡安定即今郡統萬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

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牽屯山（在今平涼郡高平縣今笄頭山語訛亦曰汧屯山即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陜虢熊伊洛鄭懷汾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汾州今絳郡垣縣餘並今郡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陜華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陜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

城即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今范陽郡涿竹角反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鄯音善且子餘反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

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大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至京故城（栰音伐京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開元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遥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

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乾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旣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

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黄河即於倉内便貯鞏縣置洛口倉船從黄河不入洛水即於倉内安置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廪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

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

即遺之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廪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来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廪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随逺近任自

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
能開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
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
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南租
米便令江南船迴其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僱船載
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
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
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

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内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縁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悦尋以耀卿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勅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為都轉運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

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漲凋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
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
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
後縁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
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
淮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
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不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
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十九年陜州刺

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灞滻二水會於漕渠每憂大雨輒皆填淤大歷之後漸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舊於河南路運至陝郡太原倉又運至永豐倉及京太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始為陸運使從含嘉倉至太原倉置八遞場相去每長四十里每歲冬初起運八十萬石後至一百萬石每遞用車八百乘分為前後交兩月而畢其後漸加至天寶七年運

二百五十萬石每遞用車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畢天寶九年九月河南尹裴迥以遞重恐傷牛於是以遞場為交場兩遞簡擇近水處為宿場分官押之兼防其盜竊大歷後水陸運每歲四十萬石入關

鹽鐵

周 漢 後漢 陳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管子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王音于況反謹正鹽筴正稅也音征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歷也歷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為釜當米六斗四

升今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謂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

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籍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五十以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少男少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千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千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入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強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強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

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也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

反煑水為鹽煑海水正音征而積之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食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餽而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圉與禦同古通用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漢孝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

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牢價直也今世人言僱手牢牢盆煑鹽盆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若人執倉庫之管籥以致富羨羨饒也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沮才據反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釱音徒計反足鉗也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作官府主煑鑄及出納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為御史大夫元鼎六年見郡國多

不便縣官作鐵器苦惡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價貴或强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又董仲舒說上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詰難議者之言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邉足用之本往者豪强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煑鹽一家聚或

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

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
王者不畜下藏於人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人化
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
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
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姓在蕭墻不在朐
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
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
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

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夫之死士死士用則仇讎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彊蓄積有

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
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
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絶所給
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
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
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於人間而謂
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
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

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叫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搆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荊州今襄

陽南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還境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

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
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復罷其禁與百
姓共之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
恡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和王懌等奏請依先
朝禁之為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
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
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
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

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大唐開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夷内興宫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

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煮海為鹽採山鑄金伐木為室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寬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

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寛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𤣥宗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戸部侍郎强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内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破壞過多量

力不齊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准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九百石准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

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若閏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爲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即均徵竈戶自兵興上元以後天下出鹽各置鹽司節級榷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

通典卷十

通典卷十一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十一

鬻爵 漢 後漢 晉 後魏 大唐

漢孝文時鼂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先列反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人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從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

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邉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減省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内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

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書中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顔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所引茂陵書止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乎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令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者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以崇軍功軍功多

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
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卜式數
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告
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
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
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
狗弋獵博戲亂齊人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
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後漢孝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

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人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為三公論者嫌其銅臭凡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宮室錢大都至二三千萬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往輙迎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緼袍以示之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

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理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碩賞散侯六千碩散伯四千碩散子三千碩散男職人輸七百碩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碩聽依第出身千碩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碩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大唐至德二年

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勑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殁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准勑納錢百千

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脩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勑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勲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户内無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勑條外有悉以家産助

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內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榷酤　漢　陳　隋　大唐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榷彴音酌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酤賣酒

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斡謂主領之音管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便人

可以相御也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月讎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租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參三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酨灰炭酨酢漿也酨才代反給工器薪

榷之費而人愈怨○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大唐廣徳二年十二月勑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歴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收利以助軍費

算緡漢　晉以後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

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為算也詩云維絲伊緡軺小車）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貰賒也貸假與）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算一（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也）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也）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也）商賈人軺車二算（商賈

人有軺車又使多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悉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有不輸稅者令人得告以半與之也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楊可人姓名按義縱傳云時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人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所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有司理之獄少反者理匿緡獄少有反者反音幡謂從輕而出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分曹言曹輩而出為使也往往即理郡國緡錢就其所在而理也得民

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即就也比謂比者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新置官員分掌徒奴

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碩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亦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此亦算緡之類

雜稅 漢 後漢 宋 齊 東晉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始稅商賈船車令出算也）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理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之武帝時租及六畜）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屬也）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

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

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

牧者嬪婦桑蠶織絍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

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區謁舍若客館）皆各自占所為

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

為貢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

猪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〇後漢靈帝時

南宮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口四十錢

以治宫室蜀李雄溥賦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為賨賨之名舊焉賦錢四十則始於李雄也○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楊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在今會稽郡以會稽邉帶湖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也有餘悉課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

日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陀項反）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

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出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入市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說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

薄斂何足怪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大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勑江淮堰塘商旅牽船過處準斛納錢謂之埭程大歷

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工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文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

平準 均輸附○周　漢　後漢

周制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鄭玄曰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衆云靡謂侈靡以商賈阜貨而行布通物曰商居賣曰賈阜猶盛也以量度成賈而徵價徵名價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

来儥音鬻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音子隨反以賈人禁偽而除詐賈人胥師賈師之屬也必以賈人為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爾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同共也同者謂人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人無貨則賒貰而與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昃日昳也市者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百族謂百姓也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城市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珎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人謂物實厚者也害害於人謂物行苦者也使有使阜起其賈以

微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人好奢微之而已鄭衆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可以稅為人乏困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錢以饒人

凡市偽飾之禁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鄭玄曰王制云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幅之廣狹不中量姦色亂正色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鬻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焉

賈師

掌其次之貨賄之理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

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恒常也謂若貯米穀棺木而賭久雨而有疫病者也貴賣之因災害阨人使之重困故令有常賈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薦宗廟之物也○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臣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有平準令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

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諸

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
御史相與語問以人所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
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
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
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脩
則人侈本脩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
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為冦暴備之則勞

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為虜所俘乃脩鄣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西之丹砂毛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兖荊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檝之用

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道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為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

貧士貧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閒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

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盖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貿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

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寳貨絶農用乏則穀不殖寳貨絶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絶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也往時戰士或不得禄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

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穀纑紵屬可以為布旄罽之屬纑音盧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柟梓薑桂金錫連音蓮鈆之未鍊者丹砂犀象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

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人出之豈非道之所符符謂合於道也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也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計然蠡師文子

計然曰知鬬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毁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理國之道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

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凶取帛絮與之食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理生産猶伊尹吕尚之謀國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都鎬故其人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及秦文繆居雍隙音却地居隴蜀之關要故曰隙隙為要路之間

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徙櫟邑左馮翊北鄰戎翟東通三晉武昭理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人益玩巧而事末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砂石銅鐵卭都出銅臨卭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滿北反僰僮西近卭筰右各反筰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

其道故關中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楊及平陽在趙之西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石北也石邑縣在常山地邉胡數被冦人矜懻忮懻音兾忮音之致反今以士名强直為懻中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羡其人羯羠不均羯九竭反羠音

兒皆健羊名自全晉之時已患其慓匹抄反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匹牛千蹄

角百六十七頭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二百五十頭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魚以斤兩為計山居千章之萩萩木所以為轅也音秋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四斗若千畝巵茜音倩其花染繒赤黃色千畦薑韭千畦二十五畝畦猶隴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

耎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渠略反徐廣曰會聚飲食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理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人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

千瓨長頸甖也醬千甔甔缶也都甘反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鍾薪槀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言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者曰章曹掾也竹竿萬箇其軺車百乘馬車也牛車千兩木器髹徐廣曰音休漆也者千枚銅器千鈞二十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百二十斤素木素器馬蹄躈千躈音口弔反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僮奴婢古者無空手皆有作務務須手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疋荅布皮革千石荅音土合反荅布白疊也漆千斗糵麴鹽豉千瓿或作合器名有瓿孫叔敖云瓿瓦器受斗六升合為

頒也鮐鮆千斤鮐音台鮆音自泚反鯫千石鮑千鈞鯫音在垢反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駔音祖郎反駔儈也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儈利比於千乘之家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

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底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各有杜也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姦而富也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理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其奇勝田農拙業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塚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稽發

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雍一作翁）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伎也（理刀劒名）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也而濁氏連騎馬醫淺方也而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也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者官為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

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於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周之月出息五百也貸音土得反）樂語五均（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息恩及小人也）傳記各有斡焉（斡音管）令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兼幷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故趙

郡今廣平郡縣臨淄故齊郡今北海郡縣宛今南陽縣兼雒陽成都所謂五都也市長皆為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贍反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無拘他所衆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

錢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卬物價起也音五岡反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防人積物待貴也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但空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羲和置命士叔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叔臨淄姓偉等姓姓名偉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

姦多張空簿簿計簿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殽之將為食殽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仰音牛向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

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僦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輸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通典卷十一

通典卷十二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十二

輕重平糴　常平　義倉○周　漢　後漢　晉　宋　齊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解在錢幣篇　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

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給足也以十取百）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藏穀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之時官為斂糴民重之之時官為散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

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六斛四斗為鍾鏹錢貫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供奉耒耜器械種饟糧食畢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豪謂輕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羡羡餘也羊見反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穀賤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

賤由君上也周易損卦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沙門一行注曰十朋者國之守龜象社稷之臣能執承順之道以奉其君龜之為物則主人之重寶為國之本損而奉上則國以之存損而益下則人以之存明於法則調盈虛御輕重中和之要若伊尹太公管仲之所執夫龜者上達神祇之情下乃不言而信於人也斯故往者用之為幣則一行深知其道矣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要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

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公曰何謂也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虎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

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以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常用此數

管子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富者能奪抑其利貧者能贍恤其乏乃可為君國有十年之蓄用之蓄積常餘十年而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冀君之祿也故人君挾其食據有餘而制不足故人無不繫於上也食者人之司命言人君唯以食能制其事所以人無不繫於號令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人之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量委委積則足矣然而人有

饑餓不食音嗣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凡人計口受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然則人君不能散積聚均羨餘也不足則君雖強本趨耕本則務農趨讀為促乃使人下相役耳惡音烏能以為理人君不能散豪富之積均有餘以贍不足雖務農事督促播植適所以益令豪富驅役細人終不能治理所謂須有制度於其間兼輕重之術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求物反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

之在君予音與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不能調通人利不可以語制為大理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有什倍人之功以一愚取十有不賡賡猶償也音庚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也夫人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之不行萬人之不理貧富之不齊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謂塞利途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

天下者無日使之使不得不使無日用之用不得不用使其不知其所以然若巨橋之粟貴糴則設重泉戍之類是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常以數傾之若服魯梁綈之數是也桓公問曰不藉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泰猶當也令之所止令之所發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也此物之高下之時此人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素之為四備以守之泰春人之且所用者泰夏人之且所用者泰秋人

之且所用者秦冬人之且所用者皆以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馬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筐乘馬所謂篋乘馬者筐猶實也篋者以幣為篋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穀皆在上幣皆在下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二千五百家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

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皆價也言應合受公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幷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此篇經秦焚書潛蓄人間自漢興晁賈桑耿諸子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少尋覽無人注解或編斷簡蠹或傳訛寫謬年代綿遠詳正莫由今且梗槩粗知固難得捜摘其文字凡問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二模楷則同刻舟膠柱耳他皆類此　桓公問

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而無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

對曰昔武王有巨橋之粟糶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人自有百穀之粟者不行（穀十二斛也）人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無藉衣於人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衡平也）終身無藉於人桓公曰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曰唯藉於號令為可請以

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囷邱倫反窌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按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按囷窌而不得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桓公曰齊西水潦人饑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

貴為之有道乎管子曰令齊西之粟釜五鍾為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西出三斗而決其籍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廪西之人饑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准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有因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

於諸侯寡人欲為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使王人刻石為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是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行令半年萬民舍其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者過半管子謂桓公曰北郊有掘闕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及穿地至泉曰闕求曰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

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立珤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飼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珤為質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革築室賦藉藏龜革更也賦敷也藉席也才夜反孤竹之役丁氏之粟中食三

軍五月之食中當也丁仲反下皆同桓公曰吾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襲重也亦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於築城因使王人刻石為璧刻石刻其美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

侯戴黄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輸音式樹反）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藉陰里之謀也桓公曰吾欲殺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重粟之價若是則田野大闢而農夫勸其事矣請以令使卿藏千鍾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列大夫中大夫也）富商畜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委於偽反）外可以益農夫矣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一說即葵）人多稱貸負息以給上之急寡人欲復業產（業産

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令欲復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曰唯膠數為可耳膠讀曰繆假此術以陳其事也令表稱貸之家表旌也皆至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使入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齎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問曰何以得此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假貸吾貧萌萌與氓同使有以給予之力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國

中大紿崢丘之謀也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逄蟄逄蟄古蜂字蟄音尺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人從而服之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子十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人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

其人為綈十三月魯梁國中之人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纚繑而踵相隨（纚繑謂連續也纚息列反繑邱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齺也土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齺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無與魯梁通使後十月魯梁人饑餒相及（相及猶相繼）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周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之六管子曰夫人予（音與）則憙奪則怒先王

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見賢遍反）而不見奪之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所以强求（在工商曰租籍强音其兩反）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猶求也）王霸之君去（丘呂反）其所以强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雅教反）從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也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人君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即與之則豪富商人不得擅其利）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

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牧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已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當徧行而不盡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石十

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藉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藉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藉歲凶穀石二十則大男有八十之藉大女有六十之藉吾子有四十之藉（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為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放其利也）是人君作發號令收穡而戶藉也使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藉者也（穡斂委所委積之物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不遂其稅也）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曰田野

關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桓公曰此何故也管子曰萬乘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耘同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磽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

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蓄錢帛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糴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而收藏之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令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

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

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此人謂世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

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熟糴一謂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饑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饑七十石（收二分之

一也大饑三十石收五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饑之率故大熟則上糴三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藏出糶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

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

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糓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糓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勑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縁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彊壯轉運以贍老弱並未施行○齊武

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綾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理建業今江寧郡也）南徐州二百萬（南徐州理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糴南荊河州二百萬（南荊河州理壽春今郡）市絲綿綾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江州理潯陽今郡）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荊州理南郡今江陵）郢州三百萬（郢州理江夏今郡）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湘州理長沙今郡）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理汝南今義陽郡）西荊河州

二百五十萬（西荊河州理歷陽今郡）南兗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理廣陵今郡）雍州五百萬（雍州理襄陽今郡）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祕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

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徐今彭城郡揚今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後周文帝剏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

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

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絶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大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敕諸州斗秤京太府校
貞觀初尚書左丞戴冑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
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戶口凋
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廪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
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
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
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
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見田苗以理勸

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
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為
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
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
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
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
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
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

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別據所種田畝別税粟二升以為義倉其商賈户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

百二十石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

關內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十四萬八千一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内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

河東道三千五十八萬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劍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關内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三十萬三十四石

劍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萬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内道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劍南道七萬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一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闕

論曰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歳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其數具食貨賦税篇下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

而每月有蠲息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
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導行
割剝為務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
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
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兇
逆承隙恃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
惟高祖太宗開國刱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
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是雖神

算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戢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而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天下之人知上有憂恤

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於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

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頻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强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兹以降雖無代無人其餘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世之畧韞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旋致罄竭更

仍貴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矣故晁錯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如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治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為難矣在昔堯湯之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斂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

衆廢於藝殖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十二

通典卷十三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

自昔羲后以物命官事簡人淳唯以道化上無求欲於下下無干進於上百姓自足海内乂安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擇之典無所聞焉爰洎唐虞之官人也俾乂水土緝熙帝載敷五教正五刑播百穀典三禮

咨於四嶽明揚側陋詢事考言故舉無失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遠斯則選賢任能之大畧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澆難以道馭務勤其教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卿大夫之子弟設俊造之目而勗勉成之自幼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敦其

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況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兹道材何遠乎

第一歷代制上
第二歷代制中
第三歷代制下　考績附
第四雜論議上
第五雜論議中

第六雜論議下

選舉一

歷代制上周　秦　漢　後漢

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並具學篇中

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

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藏於祖廟内史書其貳而行焉書其貳謂寫其副本任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辯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内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强兵為務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漢髙

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法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内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勉天下各令敦行務本文帝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

至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貲多不得官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愍之減至四算得官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為吏貲萬錢算百二十也算十十萬也時疾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為吏廉士無貲減至四算乃得官也武帝建元初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申商韓刑名之學蘇張縱橫之說並不可元光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

流令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也請令諸侯列卿郡

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無以日月為功實試用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清潔廉隅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

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詔徵吏人有明當代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元朔元年又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禄賢勸善刑暴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為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

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言闔郡也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於天子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適得其人也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者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懸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

度尊之故事錫與但數少耳然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九錫備物伯者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令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為其不求士報國也不察廉為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

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選公車徵起悉在馬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為他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元封五年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蹋也奔走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蹋人踶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瑞反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芳勇反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跅弛之士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吐各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可

為將相及使絶國者絶遠之國初公孫弘以儒術為丞相天下之學靡然鄉風時太常孔臧等請為太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人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髙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

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時外事四夷內闕用度仍募人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繇是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為此官今不居官皆謂之故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為郎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驁與傲同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為作也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

舉爲廉吏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禄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禄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知其人賢否也又詔列侯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獻丞主湯貢獻物湯有罪勃坐削户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其爲勸厲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爲盛建昭中因西羌反及日蝕京房奏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遂詔房作考功課之法具考續篇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為常又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王莽時太常學子弟歲舉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

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隷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曹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

令刺史守相不明眞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漢曰秀才後漢避光武諱故曰茂才魏曰秀才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理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令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入奏四科補賊決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舊制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

人小郡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又制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推核當時戸口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墨綬下至

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員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顔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駮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產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强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

經參雜霸軌聖王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廻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剗戾舊章竟從雄議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强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曰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

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
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
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
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
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
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於永嘉十餘年間察選
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
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侍中張衡上疏曰自初舉孝廉到今二百年必先孝行行有餘力乃草文法耳令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者也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災是天意不安於此法故也後黄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違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范曄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古諸侯貢士之方也中興

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雄在尚書天下不敢謬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名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之舉刺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

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中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永壽二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

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能通三經者擢其髙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髙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擢其髙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髙者亦得為郎中已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擢其髙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髙亦得補吏其

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吏是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久闕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互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之士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滯以失事會

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授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雠定五經而鐫石以刋其文使蔡邕等書為古文篆隷三體立於太學

門謂之石經自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痍痼疾督書其版舉主保之其督郵版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署某官某甲保舉順帝諱保改稱守沈既徵曰初順帝推心虛己延企天下之士以玄纁玉帛徵魯陽樊英英既至天子為降寢殿設壇席待如神明尚書奏引延問得失英所對唯常言無宏謨博畧可以動觀聽繇是流俗諠囂以為處士純盜虛聲襲俗而已物議不允是時閹官秉政姻黨偏天下故士君子羞為儕偶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之冠李杜陳范為其徒更相褒重危言高論橫議得失朝廷政刑必品裁之公卿皆畏迎門倒屣折節自下議者咸以為文儒復興唯申屠蟠曰不然當戰國

閭處士干時列國之君至有擁篲為前驅者卒致焚書坑儒之禍茲其兆矣既而羣士以善惡相驅或譏誣相加一彼一此連為鉤黨而閹豎等搆成釁故乃誣告郡士以交結訕謗圖為不軌靈帝震怒悉令逮捕之於是遂有黨錮之獄始自周福房植成於李膺張儉名士死獄中者百餘人其支黨因緣或詞濫而誅從禁廢者六七百人從古以來諸生之盛莫如是善人喪敗亦莫如是者仲尼有言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以君子之道貴闇然而日章故衣錦尚褧惡其昭昭也嗟乎申屠子龍其知言歟

通典卷十三

通典卷十四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選舉二

歷代制中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魏文帝為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

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歳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初曹公時魏府初建以毛玠崔琰為東曹掾史銓衡人物選用先尚勤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或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偽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舊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

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真偽混雜也帝遂詔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具考績篇齊王嘉平初曹爽既誅司馬宣王秉政詳求理本中護軍夏侯玄言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閭

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令令中正但考行論輩論輩當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次亦渙然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行迹别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總之於臺閣官

長所第中正所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兼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辭不能改請俟於他賢

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興兵衣冠士族多離於本土欲徵源流遽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儻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戾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於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

正至開皇中方罷討其根本陳壽魏志言之太畧故詳辨之也蜀先主既没諸葛孔明秉政懲惡舉善量材授任不計資叙時犍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已為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祇已為廣漢郡守後李嚴廖立皆得罪於亮或廢或徙聞亮卒垂泣發疾以至於死也○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具課績篇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以為政教頽弊風俗不淳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崇

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崇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為之立太學以教之

選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而無游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涖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輕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

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皇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為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

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夫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而廢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農於是百工商賈亦歸之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之而終不能用山濤為吏部尚書十有餘年每官缺輒啓擬數

人曰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倘惜濟主兵者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强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不尚書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祜體義立正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大將軍瓘貞正靜一中書監勗達練事物三人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舉者不皆隨帝意所欲然後明奏而帝之用者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服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又王戎字濬冲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授用司隷傅咸奏戎曰書

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郡官居職未周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繼道路欺巧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扇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

於時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郗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

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偽由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為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

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仇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

方猶不識其面况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将定品狀必採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為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畀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崇虚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

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令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表請除九品

復古鄉議里選時始平王文學李重復上疏曰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檢防轉碎徵形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晉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併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若使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義日崇矣及劉頌為

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豔性峭刻好清議為尚書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豔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汚者皆以為軍校置之營府於是怨聲囂然競言豔用私情虧公法豔坐自殺○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畧粗定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

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敘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部議制初廢帝滎陽王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錄尚書徐羡之謂中書令傅亮曰黄門以下悉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羡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選按黄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按宋黄門第五品也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

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時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曰令為政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三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習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便更求其言行考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

得為吏兼述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悅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雜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詳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

尚猶然也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之於朝三公叅其得失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閲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而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釋言觀行猶懼弗同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専斷於一司於是罵風遂行不可止也已擊轂攘袂填彼寺臺求者干進以務必得加之以諂黷吏曹按閲閲而選舉不遑訪採於鄉邑父誨其子曰不索何獲兄勵其弟曰努力窺覦無廉恥之風謹愿之操官邪國敗而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哲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周漢朝三暮四其病愈甚也

○齊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

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諮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徳其所進取以官婚冑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梁武為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

銓次冑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俟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忌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以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者又以名不表著絶其階緒必須書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

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實幼童籍已踰立滓織名教於斯為甚乃施行○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顔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貢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

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勲別降恩旨叙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十人名尚書與叅掌者共署奏勑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内外隨才補用以黄紙録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

版脩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别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
詔局草奏聞勅可黄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
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聞詔
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
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永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
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
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差有其
序○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

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彛倫攸叙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崔浩為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名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荅令先補前名外任郡縣以新名者代為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茍遂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又季孝伯趙郡人父曾理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任郡主簿到官月餘日乃嘆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又郭祚為吏部尚書持潔清重惜官

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為稽進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量材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至孝文帝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具考績篇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自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於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又韋伯昕凡子瑒為吏部郎性貪婪鬻賣吏官皆有定價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僻陋者則闕而不置

當時稱為簡當頗謂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蕃落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叙頽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初孝明嗣位幼冲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彛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喧道路乃懸牓於衢會期屠害彛父子不以為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

率千餘人至尚書省詬詈求彝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礫投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懾震莫敢討遏遂聚火就焚其第拽彝於庭捶辱恣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叩頭流血為父請命羽林乃執始均生投火中灼為煨燼仲瑀被創以竄免彝信宿而死既而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天下寃痛聞者驚駭靈太后於是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愚

賢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沉滯者皆稱其能

時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乃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理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吾廉正六為吏部郎中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復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濫舉矣而汝

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鑒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而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佩組乘軒求其烹鮮之効未嘗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兾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禄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禮法難權宜哉仲尼云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今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為尚書右丞轉吏

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叙用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聚斂盈門因執滿道葢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所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

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内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伸强暴自息書奏恵帝崩及孝莊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强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叙○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

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檻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疎袁聿脩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

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内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内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令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髙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舉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髙談謬加褒飾所舉

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别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為官

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昔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不命皆國君専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

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

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脩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

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舉先徳行次文才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已多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歸在省司牛弘嘗問於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吏百倍於前判官減即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鍜鍊辛苦甚密萬里追証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紀綱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

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之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譖愬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 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曰選法之難行久矣夫天產萬類美寡而惡衆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羣雖消長迭有而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懸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陰隲而潛移之固難明斥其惡而强擠也豎盬張彝皆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毛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墜時難不其然乎 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

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勲叙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蠧政害人寔由於此自後諸授勲官者並不得授文官之職事

通典卷十四

通典卷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三

歷代制下 大唐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並具學篇每

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徵耆艾叙少長而觀馬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始由户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 律曰諸貢舉非其人謂德行乖僻不如舉狀者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謂才堪利用蔽而不言也 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

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上下中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絶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奬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自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通文律者

然後試策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因左拾遺劉承慶上疏奏四方珍貢列為庭實而舉人不廁甚非尊賢之意上從之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於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貢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為五規置之於垜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橛廣六尺餘四規每規內兩邊各廣三尺懸高以三十尺為限列坐引射

名曰長垜弓用一石力箭重陸錢又穿土為埒其長與垜均綴皮為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鹿子長五寸高三寸弓用七斗以上力又斷木為人戴方版於頂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踣名曰馬槍槍長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版方二寸五分皆以儇好不失者為上兼有步射穿劄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為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又制為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騎天寶六載正月制文

武之道既惟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其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尅捷亦宜告廟

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臣軌依舊習老子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徒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絶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凡習

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二十一年玄宗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因考功員外郎李昂試詞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陵詆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遂為永制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通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

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姚奕奏

玄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

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懸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牆面焉

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習爾雅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

大經其爾雅亦并帖注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經策全通為甲第通四以上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衆科有能兼

學則加超奬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
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
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
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先試之期命舉人謁於
先師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而觀馬博
集羣議講論而退之禮部閲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荐棘
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馬其進士大抵千
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詔舉

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廷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髙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

禮部員外郎沈旣濟曰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髙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寖以成風至於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髙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治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户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内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

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韞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姦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為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匿嘲為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寶應二年六月

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勑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

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矣貞元二年六月勅自今以後其諸色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例處分五年五月勅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白身依貢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

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委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
擇精通經術三五人聞奏主司與同試問義策全通為
上等特加超奬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
以上為次第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
例其諸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為常式
九年五月勑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
全通者為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為次
第餘一切並准三禮例處分仍永為常式其選授之法

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冊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冊授其職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朝堂冊訖皆拜廟冊用竹簡書用漆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勑授凡制勑授及冊拜皆宰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供奉官若起居補闕拾遺之類雖是

六品以下官而皆勑授不屬選司開元四年始有此制

凡吏部兵部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尚書典其一侍郎分其二文選舊制尚書掌六品七品選侍郎掌八品九品選景雲初宋璟為吏部尚書始通其品員而分典之遂以為常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

先時五月頒格於郡縣示人科限而集之初皆投狀於本郡或故任所述罷免之由而上尚書省限十月至省乃考覈資叙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名內外族姻年齒形狀優劣課最譴負刑犯必具焉以同流者五五為聯以京官五人為保一人為識皆列名結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之徒應選者有知人之詐冒而糾得三人以上者優以授之其試之日除場援棘譏察防檢如禮部舉人

之法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勑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他日更其官而告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厭聽各集厭者以類相從攢之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

事中讀之黄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於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為文選取書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

廷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則停至貞觀三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既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十九年十一月馬周為吏部尚書以吏部四時提衡略無休暇遂請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赴省三月三十日畢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

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定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崔亮停年之制也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

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按顯慶初黄門侍郎劉祥道上疏曰今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此則是判之所起也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絶詞美

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敘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縣自赤至下凡八等其折衝府亦有差等按格令內外官萬八千八十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已降凡十二萬餘員弘文崇文館學生五十員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凡二千六百一十員州縣學生六萬七百一十員兩京崇玄館學生二百員諸州學不計太史歷生三十六員天文生百五十員太醫童針呪諸生二百一十一員太卜卜筮生三十員千牛備身八十員備身二百五十六員進馬六十員齋郎八百六十二員諸三衛監門直長三萬九千

四百六十二員諸屯生副千九百八十四員諸折衝府録事府吏千七百八十二員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員執仗執乘每府六十四員親事帳内一萬員集賢院御書手一百員翰林藥童數百員諸臺省寺監市衛府坊之胥吏及上州軍令録事省司補授者約六千餘員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挽郎輦脚軍功使勞徵辟奏薦神童陪位諸以親蔭并藝術百司雜直或恩賜出身受職不為常員者不可悉數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

貞觀中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為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辨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名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上又曰夫

古今致理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徧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何魏徵曰知人則智自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是長澆競也不可復寢是時吏部之法行始二十餘年雖已為弊矣而未甚滂流故公卿輔弼或有未之覺者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錄時稱允愜十八年獨知選事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太宗初知其微而未及更因循至於永徽中官紀已紊迨麟德之後不勝其弊及武太后臨朝務悅

人心不問賢愚選集者多收之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謠又以鄧元挺有唐以來掌選之失無如元挺者時患消渴疾選人因目為鄧渴作鄧渴詩以謗之許子儒為侍郎無所藻鑑委成令史依資平配其後諸門入仕者猥衆不可禁止有偽立符告者有接承他名者有遠人無親而買保者有試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假濫不可悉數武太后又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有司不能詳求故實

剗革其弊神功元年勑自今以後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官不得過太史令音樂者不得過大樂鼓吹署令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隂陽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署令有從勲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勲兩轉而乃繁設等級遞立選防苟以抑之及神龍以來復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兼超授閹官為員外官者又千餘人時李嶠居選部引用權勢以取聲名故爾其員外官悉憑恃與正官紛競至相毆擊者及嶠復入相乃深悟之上疏請惜班榮稍減除授時中宫用事恩澤横出除官有不由宰司特勑斜封便拜於是内外盈溢居無廨署時人謂之三

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時以鄭愔為吏部侍郎大納貨賄留人過多無闕注擬逆用三年闕員於是綱紀大紊及先天以後宋璟為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方革前弊量闕留人雖資高考深而非才實者並罷選當時選者十不收一由是吏曹之職復理矣自有唐以來居吏部者唯馬載裴行儉崔玄暐韋嗣立最為稱職開元十三年玄宗又以吏部選試不公乃置十銓試人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琳

魏州刺史崔沔荆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邱各掌其一時左庶子吳兢上表諫曰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實百王準的伏見勅旨令韋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銓選及試判將畢遽名入禁中次定雖有吏部尚書及侍郎皆不得參其事議者皆以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則居上臨人之道經邦緯俗之規必在推誠方能感物抑又聞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故漢光武置赤心於人腹良有旨哉昔魏明帝嘗卒至尚書省尚書令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司文簿矯曰此是臣之職分陛下非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就黜退陛下宜即還宮帝慙而返又陳平丙吉者漢家之宰相也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路死之人故上自天子至於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輒有侵越也況我大唐萬乘之君卓絶千古之上豈得下行選事頗取怪於朝野乎凡是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銓分選復以三銓

還有司明年復故二十三年七月吏部尚書李嶠奏曰伏見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辨分請准司勲兵部印文加告身兩字從之至天寶八載六月勅旨授官宜立攢符下諸郡府十一載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以胏腑為相懼招物議取悦人心乃以選人非超絶當留及藍縷當放之外其餘常選從年深者率留故惷愚廢滞者咸荷焉其明年三銓注官皆自專之於尚書都堂與左相相偶唱注二旬而畢不復經門下省審侍郎不得參其議其内常參官八品以上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并

停使郎官御史丁憂廢省者舊制中書門下便除授貞元四年正月制春秋舉薦至五年六月勅在外者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者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叅清官并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郎郎中中允中舍人祕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薦聞至八年正月勅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

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至九年十一月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成者宜令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跡定為三等并舉主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考績周 漢 魏 晉 後魏 大唐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

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名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準如此法也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諸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

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馬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

君務伯名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資伊吕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内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

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一體相資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君元凱為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納以言及至

末代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令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

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令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已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

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賜車馬器服以申奬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録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理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

黨之音頻干朕聽令黜汝録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畧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閒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玆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絶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於考陟

排同閒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閒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令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令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

佐無事冗官或數月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内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虚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効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

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黄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

消息時不從○大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目為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麤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為下下若於善最

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戸口增益者各准見戸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戸口謂課丁率一丁同一戸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戸口不滿五千縣戸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戸法為分若撫養乖方戸口減損者各准增戸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課及不課並准上文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

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損者（謂永業口分之外有荒廢者）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令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所謂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之內比校其猶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褒一善人

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其次為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産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冐進不顧廉

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庚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秩祿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

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理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所以速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厖未淳乎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廵狩或歲時便遷或旬

月升擢令長令日既上明日部内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赦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爲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别擢用之

通典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十六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選舉四

雜議論上

齊景公問晏子任人對曰地不同宜任之以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不能贍也○漢哀帝

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匡正也正其乖失時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才難謂有賢才難得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材賢材賢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拜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

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代非私此三人貪其才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悉盡也言無大小盡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吏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

（操持羣下）下材懷危內顧（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理之）衆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傾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之）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謂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愛良人吏（良善也良人吏善理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

不即下理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理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不求備於一人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畧當寬恕其小罪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初發起為盜賊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令諸大夫有才能者

甚少宜先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後漢光武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疎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煉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閲然要其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舉貢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張衡上疏曰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歳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

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古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魏文帝時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時劉寔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為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

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夫在職之吏臨見授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

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也議者僉言代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小人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稱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闕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

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之人有得失矣故自漢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者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别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慢舉

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言所舉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其罪亦無由上聞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才高守道之士日馳走於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塞其路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

謗毀之生非徒空說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伏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察之無已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主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

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於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葢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代作則季代所用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章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

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先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先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令諸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入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守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

任主者此爲令百郡守共選一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毁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代爭則毁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夫貴讓則賢知明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能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多矣雖賢智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進矣遊外者於

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止矣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讓而天下自化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

○晉始平王文學李重又以為等級繁多又外官輕而內官重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久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野自帝王以下代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漢採古制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

理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得為理大體所以遠比三代也及於東京尚書雖漸優重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國讓（國諱改稱字）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節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代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理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

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拘真秩魏初用輕資以先試守臣以為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之理盡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日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已也帝雖善之竟不能行○齊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彦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

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絶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彦回曰誠如卿言行之已久卒難為改也○梁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時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葢以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單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葢寡徒以憑籍代資用相凌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歳月遷訛斯化漸篤凡

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隷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懸絶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黌校棊布傳經授受皆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

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
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畧以萬計
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
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
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
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論曰書云貴貴為其近於君也天
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
取代族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

嗣嫡猶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軾閭擁篲無絶於時其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數甲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於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厠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閲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户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厲德興

化之道也○宋明帝聰博好文史才思朗捷少讀書奏
號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
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
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
又論曰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為詩既行四方之風且彰
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本焉而後之作者思存枝葉
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
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響之儔棄指歸而無執

賦歌詩頌百揆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為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顔謝箴繡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

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敦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綵而斯豈近之乎蕭子顯曰自宋以來謝靈運顏延年以文章彰於代謝莊袁淑又以才藻係之朝廷之士及閭閻衣冠莫不仰其風流競為辭賦之事五經文句無復通其義者○後魏孝文時高祐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識理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巧勞唯才是取官方斯穆又勳舊之族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

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私人以官帝善之韓麒麟子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遂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别貢門地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也夫門地者是其祖父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用之苟非其人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皂隷矣或云無奇才不若取士於文然此亦失矣豈可以代無周名便廢宰相而不置

哉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孝明帝時清河王懌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門品高下有恒若准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祕著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昭然文無虧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茲以降亦多乖舛且參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祕著本為起家之官今或遷轉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違明令非所謂

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彌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流之廣必令該鑑氏族辨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門胄品藻高卑四海畫一專尸衡石任實不輕故自置中正以來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兹選皆須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為敕制使官人選才備依先旨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并革

選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有歸流序允穆靈太后詔依表施行而終不能用薛淑為吏部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淑乃上書曰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即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務取廉平淳直素行有聞并學通古今曉達理體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先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

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矣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徐因引見復陳言曰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極諫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賢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亦寢矣○後周樂遜上疏論選舉曰選曹掌錄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知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

如覩白日其才有陞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內除此外付選曹銓叙者既非機事何足可窓人生處代以榮祿為重修身履行以慕聲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悦○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

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髙朝廷據兹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業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辭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

搆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漓
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
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縉紳參廁纓冕是以開
皇四年並詔天下公私文翰幷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
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
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索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
大道於兹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
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

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葢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勅諸司普加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通典卷十六

通典卷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五

雜論議中

大唐貞觀八年三月詔進士讀一部經史二十三年九月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兾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黜之舉朝

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傚傚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其年馬周上書曰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升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今朝廷獨重内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勲人或京官不能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内身材强壯者先入為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

用人更輕其才堪宰涖以德行見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高宗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以選舉漸弊陳奏其一曰吏部比來取人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是傷多（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人六年一千十八人顯慶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人）不簡雜色人即注官是傷濫（雜色解文三衛內外行署內外番官親事帳內品子任雜掌伎術直司書手兵部品子兵部勳官記室及功曹參軍檢校官屯副驛長校尉牧長）經學時務等比雜色三分不居其一經明行修之士猶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可皆求德行即知天

下共釐百姓之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為國以來四十餘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且官人非材者本因用人之源濫濫源之所起復由入流人失於簡擇令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始付選趨走凡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禄秩稽古之業雖信難成斗筲之材傷於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請令曹司試判訖簡為四等奏聞量有材用兼有義行者為第一等身品强壯及第八上并兵部所送人不占第一等及准例給送兵部者為第二等餘量簡為第三第四等第一

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付主爵第四等付司勲並准例處分其行署等私犯下第公坐下下雖經赦降情狀可責者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冀入流不濫官皆得人非材不取不至冗雜且令胥徒之輩知有銓選若復素非廉謹必將漸自飭勵其二曰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聞擇人多而官員少令之選者亦擇人但擇之無准約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歳積豈得不贍謹准約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

數今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畧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人之賦命自有修促弱冠而從政懸車而致仕五十年食祿者罕見其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亦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畧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足有賸人不慮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餘

人應須五百數外常賸一倍以上又比來放還者見停亦千餘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捜揚之法其三曰雜色人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以三分論每二分取明經進士一分取雜色人其四曰儒為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徧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勸誘之方理實為備而奬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以來於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諭旨超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

以為奬進之道未周其五曰國家富有四海於今巳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知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闕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為條例稍加優奬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絶一代盛事實為朝廷惜之其六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豈無去就百姓見

官人遷代必懷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百姓責其移風易俗必無得理請四考依選法就任所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嶺南及瘴癘之所四考不得替者不在此限例若計至五品及有中上以上私犯中下公坐下上以下考者四考滿依舊置替得替人依式聽選）還淳反朴雖未敢期送故迎新實減其勞擾其七曰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欲參用經學時務之流皆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但禁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

胥徒之人恐未盡銓衡之理請降進止稍清其選奉勑付所司集羣官詳議議者多難於改作事竟不行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讓避親知不得盡意甚為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以為美談即使卿等兒姪有才亦須依例進奉乾封八年八月上列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宰相李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廣豈無英彦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

即遭囂謗以為朋黨沉屈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毁不入誰不竭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上元元年劉嶢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為考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

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之間極筆於煙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採詩以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為先才藝為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豐舒俊才没而不

齒陳寔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風動於下聖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武太后臨朝垂拱中納言魏玄同以為吏部選舉未盡得人之術上疏曰昔之列國今之郡縣士無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因循以迄於今以刀筆求才以簿書察

行法令之弊久矣盖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不永鍾庾之器所積不多非其所及曷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鑑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况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而狥於勢利者哉使贓貨交易同乎市井加以

厚貌深衷險如丘陵使百行九流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乎且前古以來亂多治少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剏豈唯日不暇給亦乃人物稀少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為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年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混淆玉石不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既即事為弊致後來滋甚夫夏殷以前制度

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睹豈當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可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昔區區宋朝尚為裴子野所歎而况於當今乎又從政涖官不

可以無學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齠齔之年已腰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徒課試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及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經試則無才於其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徒

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行而後言才之義也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隅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尹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也武太后不納天授三

年右補闕薛謙光以其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而趨末矯飾行能以請託奔馳為務上疏曰自七國以來雖雜以縱橫而漢興求士猶徵百行是以禮讓之士砥才觔德既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奨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梁陳之間時好詞賦故其俗以詩酒為重未嘗以修身為務降及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奏於文帝曰昔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

君人大道好雕蟲小藝連編累牘盈箱積案獨有月露風雲之狀而已代俗以之相髙朝廷以玆擢人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其言乃下制禁文筆之為浮詞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詞不質書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及煬帝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故後生復相倣效皆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歷漸革前弊陛下君臨樹本崇化而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

或明制適下試令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兾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為覔舉夫覔者自求之稱非人知我之謂也察辭度材則人品可見矣故選曹授職諠囂於禮闈州郡貢士諍訟於陛闥謗議紛紜寖成風俗令夫舉人詢於鄉閭歸於里正而已雖跡虧名教罪加刑典或冐籍竊資邀勲盜級假其賄賂即為無犯鄉閭設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文擅清奇則登甲科藻思小減則

為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安仁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藻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官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協賛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槩而取也其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使僥名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庸謬臣謹按呉起臨戰左右進劒呉子曰夫臨難決疑乃將事也一劒之任非

将事也又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司馬宣王持劒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乎又按揚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任故也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責其冐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遜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矣仍請寛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試守令以觀能否參檢行事以覈是非

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長矣聖歷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書郎莅事有聲太后謂仁傑曰祁奚内舉果得人也長安二年武太后下求賢令狄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乃名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太后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請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又遷秋官侍郎四年夏

官尚書靈武大總管姚元之將之鎮太后令舉堪為宰相者元之對曰秋官侍郎張柬之沈厚有餘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遂為相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書夫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此其尤親於人者也是以親人之任宜得賢才用人之道宜重其選而令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非其才但於京官之中為閑散者或是

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守之間以為斥逐之地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亦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貲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其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勝言蓋甿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邑每為非才者所擾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甚自得計何則京

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是人情進取豈忘之於私但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令大利於京職而不在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而國家之利方頼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日令又未革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

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遞次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十年頻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内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天下不可為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遥聞而辟名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

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劒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據其合與不合而多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之以職事

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之賢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才之實故臣以為選部之弊在不變法變法甚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如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以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

年當管之内應有合選之色且先委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干冒縱有不任選者謬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諠譁於南省令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冒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袛益法令煩碎賢愚混雜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

闕政有識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毁稱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髙無下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善士則守志而俟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身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

馬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趨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謬干夫士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安可不察也十七年三月國子監祭酒楊瑒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千人臣恐三千之徒虚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

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官豈識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為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長以此為限恐儒風漸墜小道駸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
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論曰王者官人必視國之要杜諸户一其門安平則尊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

臣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進是以誘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諸侯異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愚之說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尚淳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開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鋭意四夷故權譎之謀

設荆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畨傒嚴熊羆等經營作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官者狥私上下並求百姓不堪刓弊故巧法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作杜周減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擊敢殺彰而法先王之術習俎豆之容者無所任用由是精通秀穎之士不遊於學遊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

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祖述尊重儒術不違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書雖用經術之士而不行經術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於東漢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節之徒衆無何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甿庶非尚賢之術蓋尊尊之道於時聖人不出賢哲無位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

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舍學問尚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聃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九流時曾閲目百家三史罕聞於耳撮群抄以為學總衆詩以為貧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為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於從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書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詩賦之意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上上

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治不雅既不關於諷刺又不足以見情蓋失其本又何為乎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勲賞功以才涖職以才涖職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後魏羽林士令萬騎軍功是也）官乏祿吏擾

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保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主司之所選者獨甸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既寡則焉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免拜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遣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耶時皆共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又

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長長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職職與人相宜而功與事並理是以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選之也略其使之也備一人之身職無不涖若委游夏以政事責冉季以文學也何其謬歟故人失其長官失其理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業國有代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為官代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代習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

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劉氏代擾龍籍氏代司史庾氏庫氏代司出納制氏代司鑄鐘即其事也後代以代卿執柄益私門畢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家革代卿之失而不復代業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益為此也故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驥捕鼠令鷹守肉驥之捕鼠終不可獲而千里之功廢矣鷹之守肉死有餘罪而攫撮之効沒矣夫裁徑尺之帛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

求良工者裁帛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厦者先擇木然後棟材理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守人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也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

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襃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啓導性靈奬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葢有涯分而九流七略

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鈔畧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䟽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口問義又誦䟽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

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歎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啓昏窒明故士子舍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妝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粮未辦即又及秋事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

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闕正業蓋亦隳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已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度遂至沒身使兹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令選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

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渝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令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

舉人條例○一 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尚書明王道論語

詮百行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其明經通此謂之兩經舉論語孝經為之翼助諸試帖一切請停唯令策試義及口問其策試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時人云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實為虛無益於政令請令其精習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五節並以通四以上為第但令直書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文及務華飾其十節總於一道之内問之餘科准此其口問

諸書每卷問一節取其心中了悟解釋分明往來問答無所滯礙不用要令誦疏亦以十分通八以上為第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詩名四經舉加左氏春秋為五經舉不習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習禮記及論語孝經名一經舉既立差等隨等授官則能否區分人知勸勉○一明法舉亦請不帖但策問義并口問准經業科○一學春秋者能斷大事其有兼習三傳參其異同商確比擬得其長者謂之春秋舉策問經義并

口問並准前○一進士習業亦請令習禮記尚書論語
孝經并一史其雜文請試兩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
以下試箋表論議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
其理通其詞雅為上理通詞平為次餘為否其所試策
於所習經史內徵問經問聖人㫖趣史問成敗得失并
時務共十節貴觀理識不用徵求隱僻詁以名數為無
益之能言詞不至鄙陋即為第○一有通禮記尚書論
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元經孟子荀卿子呂氏

春秋管子墨子韓子謂茂才舉達觀之士既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所長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徵問諸書義理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一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畧深致其詞典雅者謂之秀才舉經通四經或三禮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以上即當其目其試策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談論以究其能○一學倍秀才而詞策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才

舉以前三科其策當詞高理備不可同於進士其所徵問每十節通八以上為第○一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一天文律歷自有所司

專習且非學者卒能尋究並請不問唯五經所論蓋舉其大體不可不知〇一每年天下舉人來秋入貢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試其文章通者注等第訖試官本司官錄事參軍及長史連押其後其口問者題策後云口問通若干即相連印縫並依寫解為先後不得參差封題訖十月中旬送觀察使觀察使差人都送省司隨遠近比類須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訖其入第者二月內符下諸道諸州追之限九月內盡到到即重試

之其文策皆勘會書跡調理與州試同即妆之偽者送法司推問其國子監舉人亦准前例○一諸色身名都不涉學昧於廉耻何以居官其簡試之時雖云試經及判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請皆令習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如先習諸經書者任隨所習試之不須更試孝經論語其判問以時事取其理通必在責其重保以絕替代其合外州申解者依舉選例處分○一一經及第

人選日請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上縣尉之類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緊縣尉之類用蔭止於此其以上當以才進四經出身授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之類五經授望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之類明法出身與兩經同資進士及三禮舉春秋舉與四經同資其茂才秀才請授畿尉之類其宏才諸送詞策上中書門下請授諫官史官等禮經舉人若更通諸家禮論及漢已來

禮儀沿革者請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為學既優並准五經舉人便授官其雜色出身人量書判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者加一等凡蔭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一其今舉人所習既從簡易士子趨學必當數倍往時每年諸色舉人主司簡擇常以五百人為大限此外任收雜色

選人條例○一其前資官及新出身並請不限選數任集庶有才無滯官得其人○一不習經史無以立身不

習法理無以効職舉人出身以後當宜習法其判問請皆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决其有既依律文又約經義文理弘雅超然出羣為第一等其斷以法理參以經史無所虧失粲然可觀為第二等判斷依法有文彩為三等頗約法式直書可否言雖不文其理無失者為第四等此外不收但如曹判及書題如此則可不得拘以聲勢文律翻失其真故合於理者數句亦收乖於理者詞多亦捨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

牓以懲之○一其授試官及員外等若悉不許選恐抱才者負屈若並令集則僥倖者頗多當酌事宜取其折衷請令所在審加勘責但無渝濫並准出身人例試判送省授官其九品八品官請同黃衣選人例授官七品六品依前資解褐官例五品四品依前資第二正官例其官好惡約之工拙也○一舊法四品五品官不復試判者以其歷任既久經試固多且官班已崇人所知識不復為偽濫耳自有兵難仕進多門僥倖超擢不同往

日並請試判待三五年舉選路清然後仍依舊法其曾登科及有清白狀并曾任臺省官并諸司長官判史者已經選擇並不試依常例處分〇一每年天下來冬選人今秋九月依舉人名集審勘絶其姦濫試時長吏親自監臨皆分相遠絶其口授及替代其第四等以上封送省皆依舉人例處置吏部計天下闕員訖即重考天下所送判審定等第訖從上等據本色人數收人具名下本道觀察使追之限十月内到並重試之訖取州試

判類其書蹤及文體有偽濫准法處分其合留者依科目資緒隨穩便注擬○一其兩都選人不比外州請令省司自試隔年先試一同外州東都選人判亦將就上都考定等第兼類會人數明年依例追集重試之還以去秋所試驗其書蹤及詞理則隔年計會替代事亦難為○一兵興以來士人多去鄉土既因避難所在寄居必欲網羅才能隔年先試令歸本貫為弊更深其諸色舉選人並請准所在寄莊住處投狀請試舉人既不慮

偽濫其選人但勘會符告并責重保知非偽濫即准例處分○一宏詞拔萃以甄逸才進士明經以長學業並請依常年例其平選判入第二等亦任超資授官○一諸以𢈪緒優勞准勑授官者如判劣惡者請授員外官待稍習法理試判合留即依資授正員官○一諸合授正員官人年未滿三十者請授無職事京官及外州府參軍不得授職事官

後論○有司或詰於議者曰吏曹所銓者四謂身言書

判令外州送判則身言闕矣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洪範貌言乎貌謂舉措可觀言謂詞說合理此皆才幹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以觀理識於此既蔽則無貌言斷可知矣書者非理人之具但字體不至乖越即為知書判者斷決百事眞為吏所切故觀其判則才可知矣彼身言及書豈可同為銓序哉有司復詰曰王者之盛莫逾堯舜書稱敷納以言為求才之通軌今以言為後亦有說乎對曰敷納以

言者謂引用賢良升於達位方將詢以庶政非言無以知之其唐虞百官咨俞無幾其下小吏官長自求各行敷納事至簡易今吏曹所習輙數千人三銓藻鑑心目難溥訓喧競之不暇又何敷納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學業既優可以言政教接以談論近於敷納矣有司復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闕於文學或頗有文學而言行未脩但以諸科取之無乃未備對曰吏曹所銓必求言行得之既審然後授官則外州遙試未為通矣今銓衡之下

姦濫所萃紛爭劇於獄訟偽濫深於市井法固至此無如之何豈若外州先試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則隣伍知之官司耳目易為採聽古人鄉舉里選方斯近矣且令之新法以學舉者一經畢收以判選者直書可否可謂易矣修言行者心當敦固不能為此餘何足觀若有志性過人足存激勸及躬為惡行不當舉用者則典章已備但舉而行之耳故無云焉有司復曰其人効官公清且有能政以其短於詞判不見褒陞無乃闕於事實

乎對曰苟能如此最為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規病在不行耳但令諸道觀察使每年終必有襃貶不得僭濫則善不蔽矣問曰試帖經者求其精熟令廢之有何理乎對曰夫人之為學帖易於誦誦易於講令口問之令有講釋若不精熟如何應對此舉其難者何用帖為且務於帖則於義不專非演智之術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稚之事令方授之以職而待以童稚於理非宜有司復曰舊法口問並取通六令令通八無乃非就易之義乎

答曰所習者少當務其精止於通六失在鹵莽是以然耳復曰舉人試策例皆五經今并為一有何理對曰夫事尚實則有功狥虛則益寡試策五通多書問目數立頭尾狥虛多矣豈如一策之内并問之乎

通典卷十七

通典卷十八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六

雜議論下

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論曰計近代以來爵祿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之門太多代冑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請徵古制以明

之管子曰夫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而近代以來禄利所出數十百孔故人多歧心踈瀉漏失而不可轄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位免歸蘭陵後光武廵幸始復

其子孫邑中傜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奬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代冑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為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逺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臂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

遠也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徵斂也重養厚則上覬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没死以趣上構姦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是以言禄利之資太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為刺史守令畏憚覩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禄而安榮哉顧漢法之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蠕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敘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禄四周而罷因緣侵漁抑復有焉

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腯而偃仰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爲官如此易享祿如此厚上法如此寬下歛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責之令太薄旣濟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虛座設位置印綬於旁揖讓而進授之不敢受寬其征徭安其田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

不禁而息多士之門不扃而閉若上不急其令下不寬其徑而欲以法術遮列禁人奸冒此猶坯土以壅横流也勢必不止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計勞升秩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判書簿歷言詞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此不失猶乖得人

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先朝數人以下言之詳矣是以文皇帝病其失而將革焉夫物盈則虧法久終弊雖文武之道亦與時張弛五帝三王之所以不相沿也是以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置署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

之權法非經國不刋之常典今吏部之法壞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黙坐守刓弊伏以為當今選舉人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謹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叙吏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

主明目達聰遯聽遐視罪其私冐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偽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詒之日隨聲而廢通計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寛事詳而官審賢者不奬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權道復古美制則衆才咸得而天下幸甚或曰當開元天寳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既濟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

由於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名之法則其理不益久乎夫議事以制不以權當徵其本末計其遐邇豈時得時失之可言耶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輻輳士物繁合然後稱其大若權散郡國遠人不至則京邑索矣如之何又甚不然自古至隋數百千年選舉之任皆分郡國當漢

文景武帝之時京師庶富百壥九市人不得顧車不得旋侈溢之盛亦云極矣豈待選舉之士為其助哉又夫人有定土土無賸人浮冗者多則地著者少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烏聚雲合窮關中地力之産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誰索乎且權分州郡所在辟舉則四方之人無有遐心端居尊業而祿自及祿苟未及業常不廢若仕進外絶要攢乎京惜時懷祿

孰肯安堵必貨鬻田産竭家𣎴糧糜費道路交馳往復是驅地著而安為浮冗者也夫京師之冗孰與四方之實一都之繁孰與萬國之殷況王者當繁其天下豈壓閉之中校其衆寡哉或曰仕門久開入者已衆若革其法則舊名常調不足以致身使中才之人進無所容退無所習其將安歸乎既濟以為人繫賢愚業隨崇替管庫之賢既可以入仕則士之不肖寧愧乎出流從古以然非一代也故傳云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今士流既廣

不可強廢但鍵其舊門不使新入峻其宦途不使濫登十數年間新者不來而舊者耗矣待其人少然後省官夫人之才分各有餘裕自為情欲所汩而未嘗盡焉引之則長縈之則短在勉而已故凡士族皆禀父兄之訓根聰明之性蓋以依倚官緒無湮淪墊溺之虞故循常不修名義罕立此教使然也若惟善是舉不才決棄前見爵禄後臨塗泥人懷憤激孰不騰進則中品之人悉為長材雖曰慎選捨之何適

選舉雜議凡七條○一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舉貢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故律曰諸貢舉人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也居州郡則廉使升聞在朝廷則以時黜陟用兹懲勸足為致理有司因循不修厥職浸以訛謬使其陵頽令但修舊令舉舊政則人服矣馬用改作答曰州郡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以帖問求學銓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令宜修且惟德無形惟才不器搏之弗得聆之弗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

令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使臣廉舉但得其善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人至如循常諄諄蚩騃愚鄙者或身甚廉謹政為人蔽者或善為姦濫祕不彰聞者一州數十人曷嘗聞焉若銓不委外任不責成不疏其源以道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資授職雖口誦律令手操斧鉞以臨其人無益也非改之不可○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吏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

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歳貢士皆拜為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三或曰若使外州辟召必是牧守親故或權勢囑託或旁鄰交質多非實才柰其濫何答曰誠有之也然其濫孰與吏部多請較其優劣且州郡牧守古稱共理政能有美惡之

跡法令有殿最之科分憂責成誰敢濫舉設如年多人怠法久弊生天網恢踈容其姦謬舉親舉舊有囑有情十分其人五極其濫猶有一半尚全公道如吏部者十無一馬請試言之凡在銓衡唯徵書判至於補授秖校官資善書判者何必吏能美資歷者寧妨貪戾假使官資盡愜刀筆皆精此為吏曹至公之選而補授之際官材匪詳或性善緝人則職當主辨或才堪理劇則官授散員或時有相當亦幸中耳非吏曹素得而知也有文

無賴者計日可升有用無文者終身不進况其書判多是假手或他人替入或旁坐代為或臨事觧衣或宿期定估才優者一兼四五自製者十不二三况造偽作姦冒名接脚又在其外令史受賂雖積謬而誰尤選人無資雖正名而猶剝又聞昔時公卿子弟親戚隨位高低各有分數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放限者禮部明經等亦然謂之省例斯非濫歟若等為濫此則百倍而多者也○四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

門多矣若等為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荅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令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歴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

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五或曰令人多情故長恐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令已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令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書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

之殷也○六或曰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正多茍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極矣今令州郡名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禀朝命攝官承乏茍濟一時不日不月事必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郡所攝之官便為已任上酬知己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攜妻孥復

往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為苟○七或曰今四方諸侯或有未朝覲者若天下士人既無常調久不得禄人皆嗟怨必相率去我入於他境則如之何答曰善哉問乎辟舉法行則搜羅畢盡自中人以上皆有位矣此禄之不及者皆下劣無任之人復何足惜當今天下凋弊之本實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

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今有才者既為我用愚劣者盡歸他人有萬家歸之內則二十萬人隨之食其黍粟衣其縑帛享其祿廩役其人庶我收其賢彼得其愚我減浮食之口二十萬彼加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自古興邦制敵之術莫出於是唯懼去我之不速也夫何患焉

請改革選舉事條○內外文武官五品以上應非選司注擬者

右請宰相總其進叙吏部兵部參議可否○吏部尚書侍郎右請掌議文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京司長官及觀察使刺史舉用僚佐有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郎中刺舉員外郎判成侍郎尚書署之而後行諸官長若犯他過按司自當彈奏即非吏部所察故云非選用濫失不得舉餘所掌准舊若官長選用濫失有聞而吏部不舉請委御史臺彈之御史臺不舉即左右彈之按六典御史有糾不當者即左右丞得彈奏○兵部尚書侍郎右請掌議武官五品以上

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軍衛長官及節度都團練使舉用將校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舉及臺省糾彈如吏部之法餘所掌准舊○禮部每年貢舉人右並請停廢有別項經藝之士請於國子監六學中銓擇國子學大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兵部舉選右請停廢昔隋置折衝府所以分鎮天下散兵及武太后昇平置武舉恐人之忘戰則武官武選本末可徵令內外邦畿皆有師旅偏裨將校所在至多誠宜設法減除豈復張門誘入況若此輩又非驍雄徒稱武官不足守禦雖習弓矢不堪戰鬪而坐享祿俸規逃征徭今請悉停以絕姦利○京官六品以下應合選司注擬者右

請各委本司長官自選用初補稱攝然後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奏成乃下勑牒并符告於本司是為正官考從奏成日計凡攝官俸禄各給半○府州佐官別駕少尹五府司馬赤令皆不在此限　右自長史以下至縣丞尉諸州長史司馬或雖是五品以上官亦同六品官法　請各委州府長官自選用不限土客其申報正攝之制與京官六品以下同其邊遠羈縻等州請兼委本道觀察使共銓擇補授○上州省事市令中州參軍博士下州判司錄事參軍不在此例　中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

戍官等右請本任刺史補授訖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給牒然後戍官並不用聞奏其員數不得踰舊制雖吏部未報並全給俸祿若承省牒在任與正同去任後不得稱其官職若州司以勞効未著而不申者請不限年月並聽之○州縣右請准舊令州為三等上中下縣為五等赤畿上中下其餘緊望雄輔之名請廢夫等級繁多則仕進淹滯使其周歷即務速遷官非久安政亦苟且請減衆級以懲僥心則官僚可期羣才無壅○六品以下官資歷右並請以五周為滿唐虞遷官必以九載魏晉以後皆經六周國家因隋為四

近又減削為三考今三四則太少六九則太多請限五周庶為折中其遷轉資歷請約修舊制修舊制謂遷轉資次也但以一官亦滿即任名用並無選數若才行理績有尤異者請聽超遷每長官代換其舊僚屬若有負犯及不稱職者請任便替若無負犯皆待考滿未滿者不得替

○諸道使管內之人及州縣官屬有政理尤異識略宏通行業精修藝能超絕及懷才未達隱德丘園或堪充内官不稱州縣者並申送吏部將校偏裨有兵謀武藝或堪充宿衛或可為統帥者右請不限多少各令長官具述

才行謀略舉送朝廷皆申上吏部兵部各設官署以處之審量才能銓第高下每官職有缺及別項任使則隨才擢用如漢光祿勳領三署郎稱舉者舉主加階進爵得賢俊者遷其官若自用僚屬雖得賢不賞

禁約雜條○一諸使及諸司州府長官舉用僚屬請明書事跡德行才能請授某官某職皆先申吏部兵部若諸使奏官兼帶職掌者即以職掌分其文武不計本官帶州縣職即申吏部帶軍職即申兵部吏部兵部謄其詞而奏云得某使某軍司某州府狀稱以元狀人入按每使每

司每州各為一簿〇一所舉官吏在任日有行迹乖謬不如舉狀及犯罪至徒以上者請兼坐舉主其所犯人自依常法本條處分一人奪祿一年諸使無祿者准三品官以料錢折納依時估計二人奪賜無賜者貶其色降紫從緋降緋從綠降綠從碧三人奪階及爵有爵無階有階無爵者加奪賜及勲四人解見任職事官已上任者並追解之五人貶官節度觀察使降為刺史刺史降為上佐皆以邊州六人除名雖六人以上罪止除名有犯贜罪至流以上者倍論之倍謂一人從二人之法二人從四人之法三人從六人之法罪止三人若舉用後續知過謬具狀申述及自按劾者請勿論此謂所知

不審舉用失誤者

○一所舉官有因姦納賂而舉者有親故非才而舉者有容受囑託而舉者有所知不善而故舉者有犯一科請皆以罔上論不在官贖限囑託舉者兩俱為首規求者為從

評曰夫人生有欲無君乃亂君不獨理故建庶官昔在唐虞皆訪於衆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岳之舉夔龍稷契此蓋用人之大略也降及三代擇於鄉庠然後授任其制漸備秦漢之道雖不師古閭塾所推猶本乎行而郡

國佐吏並自奬擢備嘗試効乃登王朝内官有僚屬者亦得徵求俊彦暨於東漢初置選職推擇之制尚習前規左雄議以限年其時不敢謬舉所以二漢號為多士魏晉設九品置中正葢論閥閲罕考行能選曹之任益為崇重州郡之刺史太守内官之卿尹大夫咸吏部所署而辟名及鄉里之舉舊式不替永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正號凡有九姓大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多理少諒無足可稱夫文質相矯有

如循環教化所由興喪是繫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尚綺麗澆訛之弊極於有隋且三代以來憲章可舉唯稱漢室繼漢之盛莫若我唐惜乎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遇其時矣羣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習尚文風教未淳慮由於此緬徵往昔論選舉者無代無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員或云等級太多患在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能究所失

之由何者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必獲器能自兹厥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為仕者又不可勝記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共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歷方至何

暇淹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列郡百餘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闕略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効寄委斯重酬奬亦崇令之部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復為八九邑之俊乂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咨稟地卑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

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内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厠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罔徵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綜失敘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才授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辯論之方擇其書判靡然趨尚其流猥雜所以閲經號為倒拔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壓例示其定限平配絶其踰涯或

糊名考覈或十銓分掌茍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為國之本資乎人甿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名或令薦延舉有否臧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抵斯刓弊其效甚速

實為大政可不務乎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十八

通典卷十九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

伏羲氏（太皞）以龍紀故為龍師名官（師長也龍化其官長故為龍師春官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黃龍張晏曰庖羲氏將興神龍負圖而至因以名師與其官也）

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水名（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者以受水瑞故以水名其官）

神農氏以火紀故為火師火名（火德也故為炎帝春官為大火

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也神農有火星之瑞因以名師與官也黄帝則雲師雲名黄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黄雲也黄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其官也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鳥紀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厯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為厯正之官玄鳥氏司分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至冬至止青鳥氏司啓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秋止鴳音晏丹鳥氏司閉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以上四鳥皆厯正之屬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鶻鳩氏司馬也鶻鳩王鶻也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

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鵠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鳲音尸鵠音秸鵴音匊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摯故為司寇主賊盜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鶻音骨鵰音陟交反似山鵲而小至春多聲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尚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止也止人使不淫放也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鴳鴳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者也鶞音勅倫反唶音子夜反嘖音壯革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

事言德不能致遠瑞始以民事命官也此郯子對魯昭公之辭仲尼聞之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乃見於郯子而學之又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配食於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春官木正曰勾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勾曲而有芒角其祀重也夏官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也其祀黎也秋官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也冬官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修及熙焉中官土正曰后土土為羣物之主故稱后也其祀為勾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祀社唐堯之代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

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歷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

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

申命和

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别仲叔各有所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內有百揆四岳四岳分主四方諸侯者也周禮正義曰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餘四人無文可知故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堯始以羲和為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為四岳出則為伯其後稍死分置八伯以九州而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也畿內不置伯以鄉遂之吏主之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為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則謂之百揆舜又命禹

為百揆皆天官也外有州牧侯伯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虞舜有天下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棄作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布五常之教皐繇作士正五刑士理獄官垂作共工利器用垂臣名共謂供其百工職事伯益作虞育草木鳥獸虞掌山澤之官伯夷秩宗典三禮秩序宗尊也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夔典樂教冑子冑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和神人命夔使勉之龍作納言出納帝命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蓋亦為六官以主天地四時也崔靈

恩曰自顓頊以來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故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號曰羲和唐堯受之廼置天地四時之官命羲和之後使復舊職而掌天地之事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主四時為六卿之任及其末年舜攝百揆改地官為司徒秋官為士冬官為司空春官為秩宗故尚書曰廼命羲和欽若昊天分命和仲和叔等使主四時之事又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地官之事也皋繇作士五刑有服秋官之任也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冬官之職也伯夷為秩宗典朕三禮此春官之所司也又周禮正義曰稷為天官羲和為夏官共為六官也夏后氏之制亦置六卿甘誓曰廼召六卿是也其官名次猶承虞制禮記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殷制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

司六典典猶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制太宰為天官太宗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太史以下屬馬太士以神仕者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衆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制司士屬司馬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制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廾人也廾音革猛反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此亦殷時制也周制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鍛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韗音吁援反旊音方往

反　五官致貢曰享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也五官之長曰伯謂為三公也周禮九命作伯千里之內為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老謂上公也周成王既黜殷命參攷殷官制為周

禮以作天地四時之名謂之六卿改太宰為天官冢宰太宗為春官宗伯司徒為地官司馬為夏官司寇為秋官司空為冬官立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六官之職皆總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甍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則太宰於百官無所不主各有徒屬周於百事崔靈恩曰夫百王不同各置官禮為禪讓相傳者亦不得不改但所以改者少非禪讓之世者變易必多以革人視聽所以禪讓不改多者以禪讓道同人未為弊故不改者多非禪讓之世須變人情故必多改故王者之興必有改官之禮此周禮所興之意也歲終天子齋戒受諫諫當有所改為六卿以

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質猶平也謂平其計要百官齋戒受質受平報也然後休老勞農饗食之也成歲事斷計要也制國用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有變易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五帝自以德不及三皇故自去其皇號三王又以德不及五帝自損稱王秦自以德兼二代故兼稱之立百官之職不師古始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初因循而不革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孟康注漢書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則為中朝丞相以下至於六百石等則為外朝王莽簒立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

亦多虐政遂以亂亡當更始之時官爵皆羣小賈豎語有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後漢建武六年詔曰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官吏尚繁於是司隸州牧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洎於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祇備員而已魏與吳蜀亦多依漢制晉氏繼及大抵略同山公啟事曰晉制諸坐公事者皆三年乃得叙用其中多有好人令逍遥無事臣以為略依左遷法隨資裁減之亦足懲戒而官不失其用詔善之又傅玄奏曰諸官有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既差而復用泰元六年改制減費損吏士職員

凡七百人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荀勗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此清心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纔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設官分職委事責成量能授任思不出位若欲省官竊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至東晉桓温又表曰愚謂門下三省秘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令事歸内臺則九卿為虛設皆宜省并若郊廟籍田之屬則臨時推兼事訖省矣

爰及宋齊亦無改作宋時定制新長吏有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御史中丞鄭鮮之上議曰所以為其制者涖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耳今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損義疾理莫此為大詔從之於是自二品以

上父母及為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放屬輒去並不禁錮又劉祗為中書郎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解職也孝武詔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又詔曰方鎮所假禮白版郡縣年限依臺除食禄三分之一不給送

官司有三臺五省之號三臺蓋兩漢舊名五省謂尚書中書門下祕書集書省也

郡縣有三歲為滿之期宋州郡縣居職者以三周為滿

小梁武受終多遵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分配四時說在列卿中

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梁武帝時置百二十五號將軍為二十四班

陳遵梁制不失舊物陳依梁制年未滿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經為挽郎得仕其諸郡唯正王任丹陽尹經迎得出身庶姓尹不得必有奇才異行殊勳別降

恩旨叙用者不在常例其相知表啟通舉者每常有之亦因年考校黜陟之既不為此式所以勤惰無辨凡選官無定期闕即補多更年互遷官未必即進班秩其官唯論清濁從濁官得微清即勝於轉若有遷授或由別勑任移轉一人為官則即諸官多須改動陳書曰舊式拜官皆在午後唯拜蔡景歷為度支尚書日駕幸玄武觀帝恐景歷是日不得預宴特令早拜

後魏昭武之即王位初置官司分掌衆職以燕鳳為右長史許議為郎中令然而其制草創名稱乖踈皇始元年道武平并州始建臺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等官悉用文人天興中太史言天文錯亂當改王易政故官號數革初道武制官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鳬

鴨取飛之迅疾也以伺察候宮禁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視他皆類此至孝文太和中王肅來奔為制官品百司位號皆准南朝改次職令以為永制凡守令以六年為滿後經六年乃敘又作考格以之黜陟太和十八年詔曰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朕今三載一考考便黜陟各令當司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與公卿親論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本位又宣武帝行考陟之法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孝明以後授受多濫自明帝孝昌以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督雖無兵事並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及東魏靜帝時齊神武作相高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時諸朝貴

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服者請亦罷之又自軍國多事冒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復撿括得五萬餘人而羣小喧囂隆之乃懼而止

北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多類江東以門下省掌獻納諫正中書省管司王言祕書省典司經籍集書省掌從容諷議中常侍省掌出入門閤御史臺察糾彈劾

後主臨御爵祿犬馬御馬及犬廸有儀同郡公之號籍以旃罽食物十餘種其宮婢閹人商人胡人雜户歌舞人見鬼人濫富貴者萬數至末年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亦並增員而授或兩或三不可稱數

後周之初據關中猶依魏制及平江陵之後別立憲章酌周禮之文建六官之職其他官亦兼用秦漢他官謂將軍都督刺史太守之類是也

隋文

帝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其於庶僚頗有損益凡官以四考而代（又制凡官以理去職聽並執笏）至煬帝初存稽古多復舊章（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如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擢之）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監十二衛十六府（殿內尚書門下內史祕書五省也謁者司隸御史三臺也少府長秋國子將作都水五監也左右翊左右驍左右武左右屯左右禦左右候十二衛也左右備身左右監門等凡十六府也或是舊名或是新置諸省及左右衛武候領軍監門府為內官自餘為外官）於時天下繁富四方無虞衣冠文物為盛矣既而漸為不道百度方亂號令日改官名月易圖籍散逸

不能詳備大唐初職員多因隋制雖小有變革而大較不異高祖制文官遭父母喪者聽去職貞觀六年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二而已顯慶元年初制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冊授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諸曹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軍輔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冊又制文武官五品以上老及病不因罪解者並聽同致仕例龍朔二年又改京司及百官之名改尚書省為中臺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其餘官司悉改之咸亨元年復舊至於武太后再易庶官或從宜創號改尚書省為文昌臺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御史臺為肅政臺及

諸寺衛等名又置控鶴府官員或參用古典改六尚書為天地四時之官天授二年凡舉人無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蓋起於此也試者未為正命凡正官皆稱行守其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者並無行守字太后務收物情其年二月十道使舉人并州石艾縣令王山耀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崔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並授著作郎魏州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二人並授衛佐校書御史等故當時謗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於是擢人非次刑網方密雖驟歷榮貫而敗輪繼軌神功元年制曰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轉官不得過太史令音樂者不得過太樂鼓吹署令醫

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寺諸署令又制其有從勲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不得任京清顯要等官若累階應至三品者不得進階每一階酬勲兩轉如先有上柱國者聽迴授朞以上親必有異行奇材别立殊效者不拘此例

神龍初官復舊號凡武太后所改之官

二年三月又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國初舊有員外官至此大增加兼超授諸閣官為員外官者亦千餘人中書令李嶠初自地官尚書貶通州刺史至是名拜吏部侍郎嶠志欲曲行私惠求名悅衆冀得重居相位乃奏請大置員外官多引用勢家親識至是嶠又自覺銓衡失序官員倍多府庫由是減耗

於是遂有員外員外官其初但云員外至永徽六年以蔣孝璋為尚藥奉御員外特置仍同正員自是員外官復有同正員者其加同正員者唯不給職田耳其祿俸賜

與正官同單言員外者則俸祿減正官之半**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攝者言勑攝非州府版署之命檢校者云檢校某官判官者云判某官事知者云知某官事皆是詔除而非正命**逮乎景龍官紀大紊復有斜封無坐處之誦興焉**景龍中有太平安樂長寧宜城等諸公主及皇后陸氏妹郕國夫人李氏妹崇國夫人并昭容上官氏與其母沛國夫人鄭氏上官柴氏賀婁氏女巫隴西夫人趙氏皆叙用親識亦多猥濫或出自臧獲或由於屠販多因賂貨累居榮秩咸能別於側門降墨勑斜封以授馬故時人號為斜封官時既政出多門遷除甚衆自宰相至於内外員外官及左右臺御史多者則數踰十倍皆無廳事可以處之故時人謂之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先天以來始懲其弊**玄宗御極宰相姚元崇宋璟兼吏部尚書大革姦濫十去其九時有殿中侍御史崔

涖太子中允薛昭諷帝曰先朝所授斜封官恩命已布而姚元崇宋璟等沮先帝之明歸怨陛下道路謗讟天下稱究奈何與萬人為仇敵恐有非常之變上以為然迺下詔曰諸緣斜封别勑授官先令停任宜並量材叙用監察御史郲澤又上疏極言不可其斜封官得免罪戾已沐恩私旬月之内頻煩降旨前勑令至冬處分後勑又令替人却停將何以止姦邪將何以懲風俗

至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為格令

此格皆武德貞觀之舊制永徽初已詳定之至開元二十五年再刪定焉至二十八年又省文武六品以下官三百餘員及諸流外番官等

蓋尚書省以統會衆務舉持繩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駮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冊敷揚宣勞祕書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

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凡六省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為九寺五監少府將作國子軍器都水為五監以分理羣司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為六軍十六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為十六衛以嚴其禁禦一詹事府二春坊有左右春坊又有內坊掌閤內諸事三寺家令寺率更寺太僕寺十率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內侍凡十率府俾乂儲宮牧守督護分臨畿服京府置牧餘府州置都督都護太守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按察採訪等使以理州縣節度團練等使以督府軍事租庸轉運鹽鐵青苗營田等使以毓財

貨其餘細務因事置使者不可悉數其轉運以下諸使無適所治廢置不常故不別列於篇

自六品以下率由選曹居官者以五歲為限於是百司具舉庶績咸理亦一代之制焉一歲為一考四考有替則為滿若無替則五考而罷六品以下吏部注擬謂之旨授五品以上則皆勅除自至德之後天下多難甄才錄効制勅特拜繁於吏部於是兼試員外郎倍多正員至廣德以來乃立制限州縣員外兼試等官各有定額並云額內溢於限者不得視職其有身帶京官冗職資名清美兼州縣職者云占闕焉即如正員之例官以三考而代無替四考而罷由是官有常序焉

第一歷代官制要略

第二三老五更　三公總叙四輔二大附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宰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馬　總叙三師三公以下官屬

第三宰相并官屬

門下省　侍中侍郎　給事中　散騎常侍　諫議大夫　起居　補闕　拾遺　典儀　城門郎　符寶郎　弘文館　校書

中書省　中書令侍郎　舍人　通事舍人　集賢學士　史官　主書

第四尚書上
尚書省并總論尚書　錄尚書　尚書令　僕射
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　員外郎附
歷代尚書八座附　歷代郎官　歷代都事主
事令史　行臺省
第五尚書下
吏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司封郎中　員外郎　司勳郎中　員外
郎　考功郎中　員外郎

户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度支郎中　員外郎　金部郎中　員外郎　倉部郎中　員外郎

禮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祠部郎中　員外郎　膳部郎中　員外郎　主客郎中　員外郎

兵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職方郎中　員外郎　駕部郎中　員外郎　庫部郎中　員外郎

刑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都官郎中　員外郎　比部郎中　員外郎　司門郎中　員外郎

工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屯田郎中員外郎虞部郎中員外郎水部郎中員外郎

第六御史臺 御史大夫 中丞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侍御史 主簿

第七諸卿上

總論諸卿少卿附

太常卿丞 主簿 博士 太祝 奉禮郎 協律郎 兩京郊社署 太樂署 鼓吹署 太醫署 太卜署 廩犧署 汾祠署 太公廟署

光祿卿 丞 主簿 太官署 珍羞署 良醞署 掌醢署

衛尉卿 丞 主簿 武庫署 武器署 守宮署 公車司馬令 左右都候

宗正卿 丞 主簿 崇玄署 諸陵署 太廟署

太僕卿 丞 主簿 乘黃署 典廄署 典牧署 車府署 諸牧署

大理卿 正 丞 主簿 獄丞 司直 評事 監

第八諸卿中

鴻臚卿 丞 主簿 典客署 司儀署

司農卿 丞 主簿 上林署 太倉署 鈎盾署 導官署 苑總監 諸倉監

司竹監　溫泉湯監　諸屯監　捜粟都尉等官　典農中郎將等官

太府卿

丞　主簿　諸市署　平準署　左右藏署　常平署

祕書監

丞　祕書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佐郎　校書正字附　太史局令　丞

殿中監

丞　尚食局　尚藥局　尚衣局　尚舍局　尚乘局　尚輦局　奉御　直長

第九諸卿下

內侍省

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　內謁者監　內寺伯　掖庭局　宮闈局

奚官局　内僕局　内府局

少府監　少監　丞　主簿　中尚左尚右尚織染　掌冶等署　暴室等丞

将作監　丞　主簿　左校署　右校署　甄官署　中校署　東園主章令

國子監　祭酒　司業　丞　主簿　國子博士　助教　太學　廣文　四門律學　書學　算學等博士

軍器監　丞　主簿　甲坊署　弩坊署

都水使者　丞　主簿　舟檝署　河渠署

第十武官上

將軍總叙　左右衛并親衛　左右驍衛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千牛衛　左右羽林衛　左右龍武軍左右神武等軍附

第十一武官下

大將軍并官屬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　四征將軍　四鎮將軍　四安將軍　四平將軍　雜號將軍　監軍軍師祭酒

理曹掾屬附

三署郎官敘　中郎將　五官中郎將　左右中郎將　虎賁

中郎將　四中郎將　東西南北　雜中郎將　折

衛府　果毅別將等附

三都尉　奉車　駙馬　騎　奉朝請附

第十二東宮官

太子六傅　三太　三少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丞

主簿　司直　太子庶子　中允　司議郎　中舍人　舍人　通事舍人　司諭

德　贊善　崇文館學士　洗馬　文學
校書　正字　典膳　藥藏　內直　典設
宮門等郎　太子家令丞主簿食官署典倉署司藏署
太子率更令丞主簿　太子僕丞主簿廐牧署　左
右衛率府副率以下官屬　左右司禦率府　左右
清道率府　左右監門率府　左右內率府
太子旅賁中郎將　太孫官屬附
第十三王侯總叙　歷代王侯封爵公主并官屬附
第十四州郡上

司隷校尉　州牧刺史　總論州佐別駕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　部郡國從事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　中正

都督總管節度團練都統等使附

都護

第十五州郡下

京尹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留守附　郡太守

總論郡佐郡丞　別駕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　司功　司倉　司戶　司兵　司法　司士　參軍事　經學博士　醫博士　中正　通守　五官掾　督郵

郡尉　縣令　總論　縣佐丞　主簿　尉　五百附
鄉官　鎮戍關市官
致仕官
第十六　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　光祿大夫以下
武散官　驃騎將軍　輔國將軍　鎮軍將軍以下　諸校尉附
勳官

內官命婦附
第十七祿秩幹力 白直 仗身 庶僕 親事 帳內 執衣 防閤 邑士 士力 門夫等並附
致仕官祿 職田公廨田
第十八秩品一并命數
第十九秩品二并命數
第二十秩品三并命數
第二十一秩品四并命數
第二十二秩品五

職官一

歷代官制要略　官數　官品　設官沿革　封爵

秩　三公　宰相　三老五更　祿

官數

唐六十員尚書云建官惟百鄭玄云虞官六十唐官未聞堯舜同道或皆六十并屬官而言則皆有百　○夏百二十員尚書云夏商官倍則當二百鄭玄曰百二十　○殷二百四十員明堂位二百鄭玄曰二百四十　○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按禮記王制計之殷制同　○漢自丞相至

佐史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哀帝時數并諸府州郡胥吏○後漢七千五百六十七員○晉六千八百三十六員○宋六千一百七十二員○齊二千一百三員○後魏七千七百六十四員○北齊二千三百二十二員並內官○後周二千九百八十九員並內官○隋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內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外郡縣官九千九百九十五○大唐一萬八千八百五員內官二千六百二十一外郡縣官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

官品

周官九命○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後漢自中二千石至十石凡十三等○魏秩次多因漢制更置九品○晉宋齊並因之○梁因之更置十八班班多為貴○陳並因之○後魏置九品品各置從凡十八品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階凡三十階○北齊並因之○後周制九命每命分為二以正為上凡十八命○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凡三十階自太師始焉謂之流內流內自此始焉煬帝除上下附唯留

正從各九品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從自行臺尚書令始焉謂之視流內視流內自此始○大唐自流內以上並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七品以署薩寶及正祓謂之視流內又置勳品九品自謂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謂之流外流外自此始勳品自齊梁即有之

設官沿革

略舉崇著者其當部之官長雖品秩下者亦附此

黃帝六相堯有十六相為之輔相不必名官○少皞司徒前漢嘗加大後漢又加大司馬項羽加大漢以後曰大後周又加大司空前漢加大改御史大

夫為之後周又加大司寇後周有內司寇卿後又加大○唐　羲和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州牧○虞　太師　太保　納
言隋及大唐嘗改侍中為之后稷　秩宗　士　共工　虞○夏
九卿○商　太宰晉宋齊梁陳改太師為之太宗　太史　太祝
太士　太卜　司士　司土　司木　司水　司草
司器　司貨　太子太師　太子太保　太子太傅
太子少傅　方伯○周　太傅　少師　少保　冢宰
後周加大宗伯後周加大內史秦置內史治京師如諸郡守後周有內史中丞大夫隋改中書為內

史監令大唐亦嘗以中書為內史太僕正（至漢為太僕梁為卿大唐嘗為司馭卿又嘗為司僕卿）大將軍（自戰國時楚置）前後左右將軍（周末置）○秦 太尉 左右丞相 丞相（後周末加大）相國侍中（本丞相史隋改為納言又改為侍內大唐嘗為納言或為左相或為黃門監）黃門侍郎（後周納言大夫大唐為鸞臺侍郎又改為門下侍郎）散騎常侍（魏加侍郎又加員外又加通直大唐分為左右）少府吏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四人（漢置五人其一人為僕射四人分曹後漢為五曹至晉有六曹）尚書令僕射（漢置左右大唐嘗改為左右匡政或為左右丞相武太后嘗為文昌左右相）尚書丞（至漢置四人後漢減二人為左右丞大唐嘗為左右肅機）御史大夫（大唐嘗為大司憲武太后又嘗

改為肅政又分為左右奉常漢改曰太常後改曰奉常又改為太常後漢為奉常自後為太常梁謂之卿大唐嘗為奉常卿又嘗為司禮卿郎中令漢為光祿勳後漢嘗為郎中令魏為光祿勳梁除勳字謂之卿大唐嘗為司宰卿又嘗為司膳卿又為光祿卿衛尉漢嘗為中大夫令至梁謂之卿至大唐嘗為司衛卿宗正漢嘗改為宗伯至大唐嘗為司宗卿又嘗為司屬卿治粟内史漢改曰大農令又改曰大司農後漢末為大農魏為司農至梁謂之卿後魏又加大大唐嘗為司稼卿主爵中尉漢以右扶風代之廷尉二漢梁北齊為大理梁謂之卿隋代曰廷尉大唐嘗為詳刑卿又為大理卿典客漢改為大鴻臚又嘗曰大行至梁除大字謂之卿大唐為同文卿又嘗為司賓卿又為鴻臚卿典屬國少府至梁謂之卿大唐嘗為內府監亦嘗為尚方監又為少府監將作少府漢改為大

匠梁為大匠卿隋為將作大監又改為大匠大唐亦嘗為大匠又嘗為繕工監又嘗為營繕監又為將作監

中尉 漢武更名執金吾

中書謁者令僕射 至漢嘗以宦者為之魏為中書監令專掌機務隋為內史監令尋改為內史又改為內書又為內史令大唐復為中書令嘗為右相又為內史又為紫薇令

詹事 大唐嘗改為端尹又嘗改為宮尹少詹事並為少尹

中庶子庶子 晉改庶子為左右隋罷中大唐嘗為左右中護

太子家令 大唐嘗為宮府大夫

率更令 大唐嘗為司更大夫

僕 大唐嘗為御僕大夫

率內史 理京師漢分為左右又置京兆尹左馮翊代之

郡守 漢改為太守後魏每部置三太守隋置通守謂之二守隋之通守並佐貳

大中二大夫 大唐並為文散 ○

漢

領尚書事 至後漢為錄尚書事

三公曹尚書常侍曹尚書主

客公卿事後漢改為吏曹主選舉又為選部魏為吏部宋嘗置兩員大唐嘗改為司列太常伯又嘗為天官

中書侍郎東晉嘗為通事郎隋為內史侍郎又為內師侍郎大唐為內史侍郎又為中書侍郎又為紫薇侍郎

御史中丞後魏曰中尉大唐改治書侍御史為之嘗為司憲大夫

光祿大夫優寵者則加銀章青綬至魏晉則又加金章紫綬齊嘗置左右至隋為散官

中散大夫王莽置大唐為文散

太皇太后卿長信少府太后以下卿以至於陳自後魏無

皇太后卿長信少府

皇后卿大長秋隋有令大唐改為內侍

中常侍大唐為內常侍

都水使者至宋嘗為水衡令梁曰大舟卿隋嘗為都水監大唐嘗為司津監又嘗為水衡都尉

驃騎後漢加大將軍大唐為武散

游擊大唐為武散

衛

車騎

驍

騎梁置左右伏波　騎　材官　輕車　樓船　橫海　護軍至大唐為勳官度遼　貳師　蒲類　強弩　戈船　奮威　建威　積射　二十一將軍　奉車騎駙馬三都尉至梁尚主者為之司隸校尉督察三輔隋有司隸大夫大唐京畿採訪使亦其職刺史刺舉郡縣至隋治人都護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特進大唐為文散諸加官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侍中為之○後漢　賊曹尚書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初稱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五歲遷大縣令魏有尚書郎晉又有郎中隋初置三十六侍郎後置員外郎一人後又六曹各置侍郎每曹有郎有員外郎大唐改曹郎為

郎中　秘書監後又置令大唐嘗為蘭臺太史少監為侍郎又嘗為麟臺　武衛至隋置左右大唐為左右鷹揚衛　輔國晉加大宋改為輔師大唐為武散　四征　四鎮　四安

虎牙　征虜　捕虜　橫野　鷹揚　討逆　討虜

破虜等將軍　四中郎將　都督至晉加大　河南尹　留守

班同三司前漢文帝以宋昌為衛將軍亞三司未為官也　儀同三司魏有開府儀同三司晉有開府儀同三司後魏有儀同三司北齊有開府儀同三司又有儀同三司後周有開府儀同又有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至隋為散官又諸衛各置開府一人

八座○魏　五兵尚書至後魏有七兵尚書隋曰兵部大唐嘗為司戎太常伯或為夏官或為武部又為兵部　度支尚書吳有

户部晉以後為度支至隋為民部大唐嘗為度支又為户部

祠部曹尚書至後魏有儀曹尚書後周有禮部隋置禮部尚書大唐嘗為司禮太常伯或為春官又為禮部

殿中監秩甚卑隋曰殿内監大唐嘗為中禦府大監

中衛晉分為左右衛將軍隋改為左右翊衛大唐復為左右衛

中領軍尋改曰領軍隋改為左右屯衛大唐嘗為左右戎衛又嘗為左右玉鈐衛又為左右領軍

鎮軍　冠軍　游騎大唐並為武散　四平　鎮北　虎威　撫軍　凌江　寧朔等將軍　行臺○晉　三公尚書掌刑獄起部尚書有事即置事畢即省

國子祭酒唯宋曰總明觀祭酒大唐嘗為大司成又為成均祭酒

中軍　龍驤　寧遠大唐為武散　○宋　殿中將軍○齊

都官尚書至隋改為刑部大唐常為司刑太常伯又嘗為秋官又改為憲部又為刑部○梁太府卿大唐嘗為外府卿又嘗為司府卿雲麾 中武 壯武 明威 定遠大唐並為武散宇宙等大將軍始以太常等名卿分為四時凡十二卿○後魏 柱國至大唐為勳官天柱二大將軍 諸少卿○後周 軍器○隋 左右武候府大將軍大唐為金吾衛左右監門府將軍大唐改府為衛大總管通守佐太守折衝府 正議 通議 朝議 朝請 朝散等大夫

左右驍衛府大唐除府字○大唐 太子賓客漢之四皓非官左

右千牛衛　左右屯營後改為羽林軍嘗改為衛　左右威衛嘗改左右豹韜衛
左右龍武將軍　平章事　知政事　參知機務
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軍國重事　節度使　採訪使
宣威武散懷化　歸德等將軍並武散以授歸義蕃官

封爵

黃帝方制萬里為萬國各百里○唐虞夏建國凡五等
曰公侯伯子男○殷公侯伯三等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周
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周公居攝改制大

其封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秦爵二十等最高徹侯廼得食縣其次關內侯食租稅於關內餘十八等大庶長以下則如吏職○漢國王國侯亭侯三等王皆裂地侯以戶數為差分人自此始漢初論功封列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後漢亦三等皇子封王其郡為國其列侯雖冠爵元勳不過四縣○魏王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凡九等關內侯為虛封自此始○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內等侯凡十五等王大國二萬戶三軍兵五千次國一萬戶二軍兵三千下國五千戶一軍兵千五百其公之制如五千戶國侯

如不滿五千戸國並置一軍千人其伯子男以下各有差不置軍

○宋皆因晉制唯大小國皆三軍至孝建中凡國官屬不得稱臣於其主改稱下官

○齊因之梁因前代定制諸王言曰令境内稱之曰殿下公侯言曰教境内稱之曰第下皆自稱曰寡人相已下表䟽如臣而不稱臣文書下羣官皆曰告

○陳有郡王嗣王藩王開國郡公開國縣公侯伯子男沐食侯鄉亭侯開國中闗外侯凡十二等

○後魏有王開國郡公散公侯散侯伯散伯子散子男散男凡十一等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

○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

○後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

○

隋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大唐國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郡公縣公開國侯伯子凡九等並無其土加實封者乃給租庸自武德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自至德至大歷三年實封者二百六十五家

三公

夏商以前云天子無爵三公無官伊尹曰三公調陰陽○周以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漢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為三公○後漢又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天地災變則皆策免自太

尉徐防始馬靈帝就長安拜張温為太尉三公在外自温始也○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司徒為卿○隋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大唐因之

宰相

黃帝置六相○堯有十六相○殷湯有左右相○周成王有左右相○秦悼武王始置左右丞相始皇又始置相國○漢置丞相嘗置相國或左右丞相尋復舊成帝

改御史大夫為司空與大司馬丞相是為三公皆宰相也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亦為宰相○後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宰相獻帝復置丞相○魏改丞相為司徒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亦宰相也又置大丞相及相國○晉惠帝改丞相為司徒尋復舊俱為宰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亦是相也○宋齊梁陳並相因習或為丞相或為相國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或掌機密或錄尚書或綜朝權或管朝政或為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皆為宰相

然中書職任機務之司不必他名亦為宰相其有侍中𩔰外官若宋王弘侍中𩔰內官若沈演之其例不少即非宰相並在當時委任而已 ○後魏北齊亦置丞相俱為宰相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亦宰相也 ○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 ○隋有內史納言是真宰相柳述為兵部尚書參軍機密又楊素為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 ○大唐侍中中書令為真宰相中間嘗改為左右相他官參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亦漢行丞相事之例

也其同中書門下三品自貞觀中以兵部尚書李勣始

三老五更

禮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後漢明帝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安帝以李充為三老靈帝以袁逢為三老○魏高貴鄉公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後魏孝文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後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

祿秩

周制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卿祿(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倍上士(食七十二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食九人庶人在官與未命為士者次國小國同)○漢制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二等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千石(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比六百石(六十斛)四百石(五十斛)比四百石(四十五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七斛)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二十七斛)百石(十六斛)○後漢大將軍三公俸各三百

五十斛凡諸受俸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錢一千米九斛百石錢八百米四斛八斗臘及立春更班賜有差○宋制州郡秩俸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有父母祖父母年登七十者並給見錢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悉入後人○梁制一品秩萬石二品三品為中二千石四品五品秩為

二千石○後魏其祿每季一請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疋從一品七百疋二品六百疋從二品五百疋三品四百疋從三品三百疋四品二百四十疋從四品二百疋五品一百六十疋從五品一百二十疋六品一百疋從六品八十疋七品六十疋從七品四十疋八品三十六疋從八品三十二疋九品二十八疋從九品二十四疋執事官

一品以下給公田各有差○後周制禄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為四十石○隋京官正一品禄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為差至正四品是為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為差至正六品是為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為差正從八品

是為五十石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為九等之差二佐及郡守縣令京官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大唐定給祿之制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六千八百 從一品米六百石 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六千 從二品米四百石錢五千一百 正三品米四百石錢六十石 從三品米三百六十石 正四品米三百石錢四千二百 從四品米二百六十石 正五品米二百石錢三千六百 從五品

米一百六十石正六品米一百石錢二千四百從六品米九十石正七品米八十石錢二千從七品米七十石正八品米六十七石錢一千六百從八品米六十二石正九品米五十七石錢一千三百從九品米五十二石從並同外官各降一等其幹力及防閤庶僕並別給內外文武官自一品以下並給職田京官諸司及郡縣又給公廨田並有差

通典卷十九

通典卷二十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二

三老五更

三老五更　昔三代所尊也　三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老者舊也壽也詩云方叔元老書稱無遺我黃耇之言則罔所愆五者訓於五品更者更也五世長久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故三老五更皆取有道妻男女完具者為之鄭玄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曰更當為

叟字之誤也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三公設几九卿正履祝哽在前祝饐在後哽音鯁饐音咽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日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遇太尊故也○後漢明帝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躬榮皆以二十石祿養終其身安帝以魯丕李充為三老靈帝又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咽之鳥欲老人之不咽也○魏高貴鄉公即位幸太學命王祥為三老祥字休徵鄭小同為五更康成之孫祥南面几杖以師道

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後魏孝文養老於明堂以尉元為三老元字荀仁游明根為五更明根字逺志帝再拜三老肅拜五更鄭衆云但俛下手令時撎拜是也撎音於志反即今之揖也給三老上公之禄五更元卿之禄○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燕國公謹于謹為三老賜延年杖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

坐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徹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用安惟陛下念之云云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其餘歷代皆無

三公總敘 四輔二大附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大國之君漢官儀曰倉頡作書自環者謂之輔背私者謂之公韓子曰背私曰公鼎足三者三光也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故天子無爵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何官之稱天文三台以三公法焉三台星名黃帝泰階六符經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也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泰階即三台台一作能伊尹曰三

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周成王作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則三太周之三公也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公八命也九命則分陝為二伯又以三少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周禮正義曰按婚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傳云司徒

公司馬公司空公公各兼二卿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又周禮王畿有六卿每二卿則公一人蓋一公領二卿也

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於周是其任也賈誼曰天子不諭於前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不信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叙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以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益諸侯過大臣不知文雅之辭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倒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燕

私安而易樂而躭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故周禮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也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衮龍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也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春秋九命作伯尊公曰宰言於海內無不宰統焉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

是為三公韓詩外傳曰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民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山陵崩弛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漢初惟有太傅太尉後加置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哀帝時議以漢舊無司徒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史記曰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以弘為之則丞相為三公矣王莽居攝置四輔官初王莽為左輔甄豐為右弼甄邯為右丞後又制以太師太傅國師國傅為四輔位上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後漢惟有太傅一人謂之上公及有太尉司徒司空光武初詔司徒司空二府去大無稱爵而無師保董卓盜為太師非漢本制太尉公主天部太常衛

尉光祿勳司徒公主人部太僕鴻臚廷尉司空公主地部宗正少府司農而
分部九卿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風俗通云三公一歲共食萬石也蓋多
以九卿為之若天地災變則皆策免自太尉徐防始焉
後漢本制日食星流及大雨雹等災變者惟免太尉自徐防為太尉凡天地災變三公皆免至魏黃初二年始
罷此制漢制三公不與盜賊若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
前使虎賁執刃扶之也魏武為司空破張繡入覲天子亦行此制汗流浹背自此不復朝覲也朝臣
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輿為下凡拜公天子臨
軒六百石以上悉會直事卿贊拜御史授印綬公三讓

然後受至安帝時三府任薄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其災眚變咎則責免公台靈帝臨朝始遣使者就長安拜張温為太尉三公在外自温始也至獻帝建安十三年乃罷三公官○魏初復置與後漢同有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然皆無事不與朝政高柔上疏云今公輔之臣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初封司空崔林為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林字德儒裴松之曰漢封丞相已為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黄初二年又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末年增置太保

○晉武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義陽王子初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惟無丞相焉時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遂以太傅太保為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蓋居者甚寡（諸公品第一食俸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疋秋二百疋綿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田騶十人立夏以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又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給朝車駕安車黑耳）其太尉司徒司空自漢歷魏皆為三公及晉迄於江左相承不

改上公三公之制不改前代三公策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廢而不行至晉拜石鑒字林伯為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始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十六國姚泓僭號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省疾拜於床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宋皆有八公之官而不言為八公也宋志曰三公黃閤前史無有義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啟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謙不敢斥天子宜是漢舊制也韠音畢○齊時三公唯有太傅○梁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

等官諸公及從公開府者亦置官屬○陳以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為贈官三公之制開黄閤廳事置鴟尾○後魏以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上公也大司馬大將軍謂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公○北齊皆有三師二大三公之官並置府其府三門當中門黄閤設内屏三師二大置佐吏則同太尉府○後周置六卿之外又改三師官謂之三公兼置三孤以貳之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司徒為地官大司馬為夏官司空為冬

官如姬周之制無復太尉三師之號宣帝又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為大左輔隋國公楊堅為大後丞○隋置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但與天子坐而論道置太尉司徒司空以為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北齊置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埽除其位多曠攝行事尋省府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矣煬帝即位廢三師官○大唐復置三師以師範一人儀刑四海置三公以經邦論道

燮理陰陽祭祀則與隋制同並無其人則闕天寶以前凡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其人

太師

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為之○周武王時太公成王時周公並為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光居焉金印紫綬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孔光為太師王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太后詔令太師無朝賜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坐用杖賜食十七物十七物者公具十七種物也靈壽木名漢東

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為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初置三上公以景帝諱師故置太宰以代太師之名晉書曰惠帝太安元年以齊王冏為太師當時撰述者之誤也秩增三司蜀李雄僭號時范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拜長生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後魏北齊後周隋大唐皆有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仲尼及長孫禎武士彠竇毅韋元貞張說裴光庭而已彠音憂縛反

太傅

太傅古官傅傅之德義也周成王時畢公為太傅○漢高后元年初置太傅金印紫綬初用王陵後省八年復置後省

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平帝以孔光為之○後漢有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道無常職光武以卓茂為之薨省明帝又以鄧禹為之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進見東向又張禹字伯達遷太傅舍於宮中大官進食五日一歸府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章帝以趙憙三世在位為國元老乃以為太傅和帝即位幼弱以鄧彪有高名海內歸仁徵為太傅百官總己以聽之恩寵之異莫與為比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録尚書事薨則省胡廣注曰猶古冢宰總已之義桓帝踐祚已加元服不復置傅但令太尉胡廣司徒趙戒領尚書事至靈帝復以陳蕃為太傅與廣參録

尚書事陳舊志欲芟夷閹豎以清本朝世亂讒勝用殞厥身胡廣代之拱默而已○魏初置太傅以鍾繇為之鍾繇字元常遷太傅有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病朝見皆使乘轝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晉宋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介幘絳朝服佩山玄玉○梁後魏北齊後周及大唐皆有

太保

太保古官殷太甲時伊尹為太保○周成王時召公為太保○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莽為之○光武中興省○魏初不置末年始置太保以鄭沖為之沖字文和位在

三司上○晉武初踐祚以王祥為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一官之職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汝南王亮為太宰録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又衛瓘為太保以公就第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也章綬佩服冠秩與太傅同○梁後魏北齊後周隋及大唐皆有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竇季謀一人而已

太宰

太宰於殷為六太於周為六卿亦曰冢宰○周武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治○秦漢魏並不置平帝加王莽號曰宰衡

○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以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獻王孚居焉增掾屬十人蓋為太師之互名非周冢宰之任也何曾為太宰朝會乘輿入朝劍履上殿如蕭何田千秋鍾繇故事又安帝以太宰琅琊王德文不宜嬰拂事務以汙論道之重可袞冕之服綠盭綬羽葆鼓吹盭音戾盭綠也以綠為質盭草名也出琅琊平昌縣似艾可染綬因以為綬名○宋大明中用江夏王義恭為之冠綬服秩悉與太傅同至齊以為贈○梁初有之至陳又以為贈有事則權兼之○後魏初無至孝莊時以太尉上黨王天穆為之增置

佐吏○北齊無聞○後周文帝又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掌邦治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治邦國自隋而無

太尉

太尉秦官月令曰孟夏太尉贊儁傑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咸以為號○漢因之應劭漢官謂太尉為周官非也鄭玄注月令亦曰秦官尚書中候云舜為太尉束晳據非秦官以此追難玄焉劉昭曰緯候衆書貴尚神詭出沒隱顯動挾誕怪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璿衡賦政當是據位以書前職非虞之實號也太尉所職即舜所掌遂以同掌追稱太尉乃中候之誤假蓋非官之為謬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

禮而忘舜位豈其實哉此足不發譏於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廣微之誚未探碩意金印紫綬掌武事漢文三年省景帝三年復置其尊與丞相等丞相衛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田蚡曰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竇嬰嬰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蚡從之皆如其謀蚡音扶粉反五年又省元狩四年更名大司馬大司馬說在本篇○後漢建武二十七年復舊名為太尉公每帝初即位多與太傅同錄尚書事府門無闕論者云王莽以大司馬篡盜神器故貶其闕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常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

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與二公通諫諍之靈帝末以劉虞為大司馬而太尉如故自此則大司馬與太尉始並置矣劉寵字祖榮遷太尉以日食免又初第五倫為會稽太守署鄭弘為督郵舉孝廉及弘為太尉而倫為司空位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界帝知其故遂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又陳蕃拜太尉臨朝歎曰黄憲若在不敢先佩印綬後坐辟名非其人策罷○魏亦有之王祥字休徵為太尉司馬文王進爵為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令可相率而拜祥曰相國勢位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耶損魏朝之美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何曾荀顗遂拜祥獨長揖文王

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晉太尉進賢三梁冠介幘絳朝服金章紫綬佩山玄玉若郊廟冕服七旒玄衣纁裳七章○宋制武冠山玄玉○齊制九旒○後魏初與大將軍不並置正光之後亦皆置焉歷代唯後周無其餘皆有悉為三公

司徒

司徒古官少皡祝鳩氏為司徒司主徒眾○堯時舜為司徒○舜攝帝位命禼為司徒○禼玄孫之子曰微亦為夏

司徒○周時司徒為地官掌邦教毛詩緇衣美鄭武公也父子為周司徒善於其職○秦置丞相省司徒○漢初因之至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後漢大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此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東京太欲依之迫於太尉司空但為東西門耳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為司徒公鄧禹為大司徒封侯年二十四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拜日天子亦臨軒時人謂烈為銅臭建安末為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華歆字子魚為司徒家無擔石之儲

詔曰司徒國之儁老今太官重膳而司徒疏食甚無謂也特賜歆及妻男等衣服

○晉司徒與丞相通職更置迭廢未嘗並立至永嘉元年始兩置焉王衍為司徒東海王越為丞相始兩置也陳騫為司徒仰理萬機脩澄邦教又王戎字濬沖為司徒高選長史兩曹掾委任責成常得無為又蔡謨字道明遷司徒謨固讓曰若我作司徒將為後世哂義不敢拜詔數十下謨章表十餘上陳以疾篤帝臨軒自旦至申而徵不至公卿以蔡公傲無人臣之禮奏送謨廷尉謨率子弟詣闕稽顙詔免為庶人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之美選也王喬名疇少有重名

○宋制司徒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掌治民事郊祀則省牲視滌濯大喪安梓宮凡四方功課歲盡則奏其殿

最而行賞罰亦與丞相並置○齊司徒之府領天下州郡名數户口簿籍○梁罷丞相置司徒歷代皆有○後周以司徒為地官謂之大司徒卿掌邦教職如周禮○隋及大唐復為三公

司空

司空古官孔安國曰司空主穿土以居人空穴也古者穿土為穴以居人○少皞鳲鳩氏為司空○舜攝帝位以禹為司空周禮正義曰禹自司空總百揆乃分司空之職為共工虞書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禹玄孫之子曰冥亦為夏

司空○殷湯以咎單為司空○周禮司空為冬官掌邦事凡營城起邑復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國有大造大疑諫諍與太尉同○秦無司空置御史大夫○漢初因之至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初改為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復加為大司空亦所以別小大之文也金印紫綬祿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何武字君卿為司空事後毋不篤詔以其舉措煩碎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其上大司

空印綬遂策免之又彭宣字子佩為大司空而王莽為大司馬專權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矣臣老病願上印綬○後漢初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為司空公第五倫字伯魚為司空奉公不撓言議果決以貞白稱又張敏字伯達為司空行大射禮陪位頗仆策免又陳寵為司空府故事以計吏至時自以下皆屬籍不通省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薛氏家傳曰荀爽字慈明董卓秉政徵之起巖穴九十五日而為司空時號為白衣登三公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郄慮免不復補荀綽百官志曰獻帝置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領侍御史○魏初又置司空冠綬及郊廟之服與太尉同鄭袤字林叔為司空天子臨軒遣就第拜

校衮謂使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徐公曰三公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固辭見許衮莫侯反〇宋制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掌治水土祠祀掌掃除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歷代皆有之至後周為冬官謂之大司空卿掌邦事以五材九範之徒佐皇帝富邦國大祭祀行洒掃廟社四望則奉豕牲〇隋及大唐復為三公天寶十三年策拜楊國忠為司空其日雨土

大司馬

大司馬古官也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〇少皞有鵙鳩氏為司馬鵙音唯〇堯時棄為后稷兼掌司馬〇周時司馬為夏

官掌邦政○項羽以曹咎周殷並為大司馬楚大司馬景舍帥軍伐蔡蔡侯奉社稷而歸之楚發其賞舍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王威也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戰而敵退是衆威也臣不宜以衆威受賞又司馬穰苴本姓田齊威王以古司馬法而附穰苴因號為司馬穰苴○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罷太尉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冠者加於其上為一官也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武帝又合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無印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

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俸錢月六萬始置大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王莽居攝以漢乃無少司徒而定司馬司空之號並加大○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故常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吳漢為大司馬封舞陽侯至靈帝末始置焉○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則太尉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吳有左右大司馬

○晉定令亦在三司上晉諸公賛曰義陽王為太尉大司馬時父孚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中代以來未之有也又汝南王亮為大司馬正旦大會乘車入殿又陳騫為大司馬賜衮冕之服武冠絳朝服金章紫綬佩山玄玉與大將軍同○宋時唯元嘉中用彭城王義康為之冠玉與晉同○至齊以為贈○梁時置官屬○陳以為贈○後魏北齊與大將軍為二大位居三師之下三公之上○後周為夏官謂之大司馬卿掌邦政以建邦國之九法佐皇帝平邦國大祭祀掌宿衛廟社則奉羊牲自隋而無聞

總敘三師三公以下官屬

三師太師太傅太保歷代多有之一太殷建官有六太其一曰太宰自周以後亦常有之餘五太則無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歷代有之二大大司馬大將軍歷代亦有之諸位從公諸將軍及光祿大夫開府者歷代亦時有之官屬等歷代有置有省亦多同說所以不更各具本府但依時代都言之其大將軍自具本篇○漢有三師而不見官屬以丞相為公置司直長史後改丞相為司徒則曰司徒司直長史具宰相篇其太尉後改為大司馬綏和初始置長史一人掾屬二十四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改御史大夫為

大司空置長史如中丞具御史大夫篇○後漢初唯置太傅有長史一人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不知何曹後置太師董卓嘗居之蓋自為也而不見官屬太尉屬官有長史一人署諸曹事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掾史屬二十四人分主二千石長史遷除民戶祠祀農桑奏議辭訟郵驛轉運盜賊罪法兵償幣鹽鐵倉穀等事黃閤主簿省錄衆事掌閤下威儀記室令史掌上章奏報後漢末陳琳阮瑀皆為曹公記室軍國書檄皆所作御屬掌為公卿閤下威儀司徒屬官有長史一人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正曰掾副曰史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親事為高寵

獨勤心物務轉為辭曹專掌天下獄訟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重輕寵為昰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相從昰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正曰掾副曰屬漢書注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其大司馬屬官並同前漢〇魏置太傅太保而不見官屬太尉司徒司空有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正行參軍大司馬亦有正行參軍也〇晉有太宰太傅太保唯楊駿為太傅增祭酒為四人掾屬二十人兵曹為左右也

楊駿輔政引潘岳為太傅主簿初譙人公孫宏容於河陽岳待之甚厚及駿誅宏為楚王瑋長史凡駿綱紀皆從坐同署主簿已被戮宏言於瑋謂岳為假吏故得免太宰太保官屬不見太尉司徒司空並有長史司馬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太始三年又置太尉軍叅軍六人騎司馬五人官騎十人而司徒加置左長史掌差次九品銓衡人倫冠綬與丞相長史同主簿左右東西曹掾各一人若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武帝時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詔遂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有所循者增掾屬十人又溫嶠請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初王渾字玄

沖遷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皁服論者美其謙而識禮司空府加置導橋掾一人餘畧同後漢咸寧初詔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開府者皆為位從公品秩俸賜儀制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劉琨為司空以盧諶為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

以下令史以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都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襃加各因其時為節文不為定制其祭酒掾屬白蓋小車七軺車施耳後戶皁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以下令史以上皆皁零辟朝服其為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為六人其餘如常加兵公制孫楚字子荆為佐著作郎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宋有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將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而太傅不置長史掾屬

亦與後漢畧同自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掾户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置屬户曹置掾加崇極於此也其司徒府若無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僚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東西曹掾屬餘則同矣餘府有公即置無則省○齊有太宰大司馬並為贈官無僚屬太尉司徒司空是為

三公特進位從公諸開府儀同三司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佐長史司馬各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録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為兼員其公府佐吏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

置亦有佐吏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初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自宋大明以來著朱衣齊王儉為司徒左長史請依晉令復舊制不著朱衣時議不許又曰王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知止足矣又陸慧曉為司徒右長史謝朏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前代誰可比融曰兩賢同侍未有前例朏滂佩反○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建安王為雍州表求管記乃以江革為征北記室參軍革弟觀

又為叅軍兼記室任昉曰文房之任總卿凡弟故歷代皆為文士之華選云主簿列曹叅軍行叅軍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褚球字仲寶為司徒右長史加貂台佐加貂自球始也又增置左西掾一人自餘僚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唯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曰三公置官屬○陳三師二大並為贈官而無僚屬其三公有府長史司馬諮議叅軍從事中郎掾曹屬主簿祭酒録事記室正叅軍板叅軍○後魏三師無官屬

後又置太宰以元天穆為之增置佐史三公及二大並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録事參軍功曹記室戸曹中兵等參軍諸曹行參軍祭酒參軍事長兼行參軍督護其太尉司徒與二大屬官階同唯司空府官每降一階○北齊三師二大三公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録事功曹記室戸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法墨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督護等員司徒則加左右長史長史主吏司馬主將舍

人主閤內事皆自秦官也從事中郎從事中郎漢末官也陳湯為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在主簿上所掌秩與長史同掾屬主諸曹事主簿所主與舍人同祭酒所主亦同令史主諸曹文書此皆自漢官也陳湯為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是也御屬參軍自後漢也孫堅參驃騎軍事是也參軍所主與掾屬同其儀同三司如開府者亦置長史以下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屬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下三公府一階其三師二大佐吏則同太尉府也○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而不見僚屬○隋三師亦不見官屬而三公依北齊置府僚後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

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大唐三師三公並無
官屬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二十

通典卷二十一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職官三

宰相 并官屬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虞舜臣堯為堯時臣舉八凱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為八愷即垂益禹皋陶之倫也庭堅則皋陶字隤大

回切歛午來切使主后土后土地官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揆度成平也舉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為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謂之十六相亦曰十六族及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伊尹號為阿衡仲虺臣名為湯左相武丁得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武丁殷之高宗也得賢相傅說於是禮命立以為佐相使在左右也周時名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亦其任也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茂為左疾為右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為丞相及

始皇立尊不韋為相國則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漢官儀云皆六國時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初有左右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至二世復有中丞相二世已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漢高帝即位一丞相緑綬高帝二年拜曹參為假左丞相即漢初丞相當有左右今言一丞相或漢書之誤以蕭何為之及誅韓信乃拜何為相國何薨以曹參為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丞相月俸錢六萬初陳平為左丞相及誅諸呂文帝初立平乃謝病以讓周勃乃以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帝因朝問勃天下一歲決獄

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不能對汗出沾背及問平平曰有主者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上善之勃謝病請免相平專為一丞相

成帝綏和元年御史大夫何武建言古者民謹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三光日月星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化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於是上拜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為大司

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令之同平章事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為宰相薛宣韋賢匡衡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又蕭望之謂朱雲曰吾備位將相蕭嘗任御史大夫及前將軍至哀帝復罷大司空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祖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敘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今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寮師長帝從之元壽二年更名丞相為大司徒初漢制常以列侯為相唯公孫弘布衣數年登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

其後為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也至光武絕不復侯或自以際會拔立見封漢儀注曰御史大夫為丞相史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内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故且先賜爵關内侯白事教令稱曰君侯亦謂丞相為上相陸賈謂陳平曰足下位為上相是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内無不統焉故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乃坐贊稱曰敬謝行禮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下立乃升車也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朝問起居百寮亦然後漢三公疾令中黄門問疾魏晉即黄門郎尤重者或侍中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

以養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顔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矣非必繫於米也蕭何為相國將甍舉曹參代參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丞相史史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不治事日夜飲醇酒及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又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儒由是興又田千秋無他才學功勞特以一言寤主旬月取宰相封富民侯前代未有也又匡衡比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又宣帝時丙吉字少卿為丞相尚寬大好禮儀掾吏有罪不稱職與長休告終無按驗客或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乎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因為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

始於兆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常出逢羣鬬者死傷
横道吉不問過之又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止駐使騎吏
問逐牛行幾里掾史怪之問吉吉曰人鬬殺傷長安令
京兆尹職所當禁吾備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
未可以熱恐牛近行因省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
職所憂也又韋賢字長孺為丞相年七十餘乞罷歸私
第丞相致仕自賢始也又孔光將拜丞相已刻侯印書
策未拜上暴崩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又薛宣為丞相相府辭訟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遵用
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相又王商
為丞相天子歎曰此真漢相矣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
則以病聞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
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
丞相追上病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
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騮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
庶人若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騅騩馬即時步出

府乘棧車北馬歸田里思過䰐京媚切　凡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鼓言其大開無節限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衆務則三公復為宰相矣前代丞相有苓頭宁宜祿至漢代有所關白則叩閣呼宜祿遂以為常閣魚列切　至於中年以後事歸臺閣則尚書官為機衡之任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又有相國魏黄初元年改為司徒吳有左右丞相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說在中書令篇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相國齊王以司馬

師為之晉景帝　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為之晉文帝　晉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復置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則與司徒不並置矣丞相與司徒廢置非一　其後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為宰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晉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並為之　元帝渡江以王敦為丞相轉司徒荀組為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為留府敦不受成帝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以為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為司徒府

相國丞相皆袞冕綠盭綬盭音戾

宋孝武帝初唯以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始如故亦有相國丞相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玄玉相國則綠盭綬也齊丞相不用人以為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罷丞相置司徒陳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並為贈官按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不置自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真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為中

書監令並掌機密晉武帝詔以荀勗為中書監侍中毗贊朝政張華為中書令侍中劉卞謂華曰公居阿衡之地東晉庾亮庾冰相次為中書監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庾亮以法裁物頗失人心至冰經綸時務升擢後進朝野注心咸曰賢相殷浩為揚州刺史參綜朝權王敦為大將軍侍中上表曰臣備位宰輔謝安為中書監録尚書省事宋文帝初徐羨之為司空録尚書事後以江湛王僧綽俱為侍中任以機密後又以殷景仁為侍中左衛將軍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左衛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時之美近代莫及初王弘為江州刺史加侍中後徵輔政以為侍中司徒録尚書事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息云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理湛毋憂去職後徵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沈演之為侍中衛

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俱為優重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齊王儉為侍中尚書令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況也明帝顧命江祏兄弟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更日帖敕時呼為六貴皆宰相也梁何敬容初為吏部尚書侍中時徐勉為僕射參掌機事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敬容遷為僕射掌選事侍中如故此並為宰相後敬容屢轉他官參掌如故又王訓為侍中武帝問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彥回宋明帝時為侍中又周捨卒後朱异為散騎常侍代掌機密北齊韓軌為中書令尋授司空自以勳庸歷登台鉉按此則或掌機密或錄尚書或綜機權或管朝政或單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皆為宰相也然侍中職任機務之司不必他名亦多為宰相其有侍中兼外官若宋王弘侍中兼內官若沈演之其例不少則非宰相蓋在當時委任而已自晉宋已來宰相皆文武自遂何

散容獨勤庶務為代所嗤鄙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唯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代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覩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衆職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而使何敬容之識理見譏薄俗者哉

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俱置之神瑞元年置八大人官總理萬機時號八公然而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為樞密之任說在侍中篇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為左右各置府寮然而為宰相秉

持朝政者亦多為侍中（趙彥琛元文遙和士開同為宰相皆兼侍中）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以楊堅為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官隋有內史納言（即中書令侍中）是為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柳述為兵部尚書參掌機事又楊素為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大唐侍中中書令是真宰相（尚書左右僕射亦嘗為宰相其間或改為納言內史左相右相黃門監紫微令等名其本即侍中中書令也共有四員其僕射貞觀末始加平章事方為宰相具僕射篇）其餘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勣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也永淳弘道之際裴炎

為正議大夫守侍中崔知溫為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劉齊賢為中大夫守侍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按此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三品耳當時權時之制其後亦有階卑為侍中中書令者即更不言

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勅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唯署勅行文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勅疑有不穩必須執之

亦漢行丞相事之例也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書曰周澤行司徒事如真高宗元徽五年召宰相議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奏曰先帝疾甚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兒好新婦今將付卿皇后恐不可廢遂置笏於殿陛叩頭流血上大怒命引

出之遂良貶官侍中韓瑗上疏理之不納表請歸田不許瑗又上疏切諫來濟亦密表諫不納儀鳳元年四月上以風疾欲令武太后攝知國政中書令郝處俊曰臣聞禮經天子理陽政后理陰道則外内和順國家以理帝之與后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於天下則禍成於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所以追監成敗杜其萌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慎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賜詳審武太后神功元年嘗召陸元方問以外事對備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鑒聖曆三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踰分懼不全請計於宰相吉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土之封耳易之涕泣請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廬陵相王以繼

先人之顧易之乃乘間屢言太后納之既而知頊之謀乃詔問頊頊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之子高宗初託於陛下當有所主乃追中宗焉睿宗登極方發問遂追贈為御史大夫制云王命中絕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本中宗神龍元年二月侍中桓彥範上疏曰伏見陛下每臨朝政皇后必施帷幔殿上得聞政事詳求往代帝王未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參於國政也伏願皇后無往正殿干及外朝專在中宮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久永不納景龍四年中宗遺制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安國相王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韋溫曰今既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后於相王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為儀注理全不可韋相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曰遺制是先帝意若可改何名遺制楚客大怒竟

削相王輔政而宣行自先天之前其員頗多景龍中至十餘人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為限或多則三人武太后聖曆三年四月勑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賜會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開元十年十一月勑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宜共食實封三百戶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天寶十五年之後天下多難勳賢並建故備位者衆然其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舊制起居舍人及起居郎唯得對仗承旨仗下之後謀議不得聞武太后時文昌右丞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無紀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而知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則宰相一人撰錄每月封送史館謂之時政記自璹始也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至永淳

三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開元十一年張説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為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筆每一人知十日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執筆○丞相司直漢武元狩五年置掌佐丞相舉不法位在司隸校尉上翟方進為司直旬歲間免兩司隸旬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後漢罷丞相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徒司直居司徒府助司徒督錄諸州郡所舉上奏司直考察能否以徵虛實建武

十一年省獻帝建安八年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九年詔司直皆比司隷校尉坐同席在上假傳置也伏湛字惠公光武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後無石勒置都部從事各部一州秩二千石准丞相司直○丞相長史漢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兩長史漢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而張湯傳云殺臣者三長史也顏師古云兼有守者非正員故耳益衆史之長也職無不監田仁為丞相長史上書言天下太守皆下吏誅死武帝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介幘進賢一梁冠朱衣銅印黃綬劉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

選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後漢建武中省司直有長史一人魏武為丞相以來置左右二長史而已○丞相諸曹吏掾屬三十御屬一魏武為丞相置徵事二人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以邴原王烈選補之舊有東西曹自魏武大軍還鄴乃省西曹時毛玠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及議併省咸欲省東曹皆曰舊西曹為上東次之宜省東曹也魏武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方亦復先東遂省西曹及咸熙中司馬昭為相國相國府置中衛驍騎二將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舍人參軍東西曹及戶賊金騎兵車鎧

水集法奏倉士馬媒等曹掾屬凡四十二人晉元帝以鎮東大將軍為丞相丞相府置從事中郎分掌諸曹有錄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參軍則有諮議參軍二人主諷議事江左初置軍諮祭酒有錄事記室東曹西曹等十三曹其後又置七曹宋武帝為相合中兵直兵置一參軍曹則猶二也其小府不置長流參軍者置禁防參軍蜀丞相諸葛亮有行參軍晉太傅司馬越府又有行參軍兼行參軍後漸加長兼字除拜則為參軍事府板則為行參軍晉宋以來參軍各有除板行參軍下則長兼行參軍又有參軍督護東曹督護二督

護江左置

門下省

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嘉平六年改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省至齊亦呼侍中為門下領給事黃門侍郎公車太學太醫等令丞及內外殿中監內外驊騮廐散騎常侍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等官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掌侍從儐相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

後魏尤重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右局左右局掌承華閤內諸事尚食主御食尚藥主御藥尚衣主御衣服殿中領殿中監掌駕前奏引行事制諸修補東耕則進耜事隋改為殿內凡六局焉隋門下省有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煬帝二人及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等官並掌陪從朝直兼統六局開皇三年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員煬帝即位加給事員廢常侍諫議等官又改殿內省隷門下省大唐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咸亨初復

舊至武太后臨朝光宅初改為鸞臺神龍初復舊聖歷三年四月勑別勑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准二品五品准四品開元七年八月初勑中書門下廚新料破用外餘有官分取開元元年改為黃門省五年復舊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二人其餘小吏各有差

侍中

侍郎　給事中　散騎常侍　諫議大夫
起居　補闕　拾遺　典儀　城門郎　符

寶郎　弘文館校書郎等

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任以為左右即其任也漢官曰選於侯伯輔補衮闕言其道可常尊故曰常伯周禮有太僕干寶注云若侍中秦為侍中晉志曰黃帝時風后為侍中此皆出於兵家及讖緯之文不足徵也劉昭釋太尉其義詳矣本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内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為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為加官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將為郎將以下也自

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此加官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則右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食潔貂取外勁捍而內溫潤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舊用儒者然貴子弟榮其觀好至乃襁抱坐受寵位貝帶脂粉綺襦紈袴鵕鸃冠惠帝時侍中鵕鸃冠具帶傅脂粉張辟彊年十五桑弘羊年十三並為侍中鵕思狻切鸃魚奇切鵕鸃似鳳凰神鳥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蘓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

則為侍中侍中舊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嘲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

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一人秦漢以侍中功高者一人為僕射後漢光武改僕射為祭酒或置或否而文屬少府掌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桓帝末侍中皇蜵參乘問貂璫何法不知所出又問地震云不為災還宮左遷議郎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後獻帝即位初置六人贊法駕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參乘不帶劍餘皆騎從殿内門下衆事皆掌

之曹紡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又劉叔為侍中補政二百餘事悉有篇章又戴憑字次仲拜侍中帝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盧植為侍中董卓欲廢帝唯植獨正色止之後選侍中皆舊儒高德學識淵懿仰瞻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秉笏陪見舊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時侍中馬何羅挾刀謀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名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

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員蔡質漢儀曰員本八人漢官曰無員侍中舍有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魏省其門題尚書寺此孝明帝沿於東宮尚書揆也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辛毗字佐理為侍中文帝欲徙冀州人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毗諫其不可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奮衣起不還良久乃出曰佐理卿持我何太急耶遂徙其半王粲為侍中曹植集贈粲詩曰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御駕登樓與散騎常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興寧四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晉武帝時彭推為侍中帝問侍臣髦頭之義何也推曰秦紀云秦國有奇怪獸觸山截波無不崩潰唯畏髦頭故使

持之以衛至尊也又嵇紹字延祖晉惠帝時為侍中王師敗績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遂遇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之帝曰此是嵇侍中血勿去之又庾珉為侍中隨孝懷帝沒胡在平陽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珉不勝悲憤號哭聰殺之後贈貞侯又褚翼字謀遠為侍中蘇峻作亂王師敗績火及宮室手抱天子登太極殿峻兵入叱翼令下翼不動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逼侵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殿峻執政猶以為侍中時鍾雅亦為侍中謀奉天子出投義軍事覺為峻所害又王爽為侍中孝武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拒之曰皇帝晏駕太子未至輒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侍中漢代為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 晉任愷字元褒為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中正以社稷為己任惡賈充之為人不欲久執朝政或為充謀曰愷總門

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與選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即日以愷為吏部尚書由是侍覲轉稀

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舊遷列曹尚書美遷中領護吏部尚書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任親密王華等每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揷之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輅過白門閫偃將匐帝反手接之曰朕反陪卿也又宋孝武代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與謝莊為一雙阮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又謝朏字敬仲宋末為侍中及齊受禪之日朏在直百寮陪位侍中當解帝璽朏佯不知傳詔曰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稱疾朏曰我無疾何可道遂朝服步出門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齊高祖

曰我若誅之令遂成名乃廢於家永明中復為侍中至梁亦為侍中齊侍中高功者稱侍中祭酒其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欲以陸慧曉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永元三年東昏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陪乘前代末嘗有齊有主璽主衣等官梁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散騎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此頗為宰相矣王訓字懷範遷侍中既拜入見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不謝彦回又曰柳慶遠為侍中嘗失火禁中驚懼帝悲歛諸門鑰問柳侍中何在既至悲付之又王峻與謝瀹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進陳侍中亦如梁制後魏置六人加官在其數

宜都王穆壽廣平公張黎並以侍中輔政北齊侍中亦六人後周初有御伯中大夫二人掌出入侍從屬天官府保定四年改御伯為納言斯侍中之職也宣帝末又別置侍中為加官隋又改侍中為納言置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納言為侍內隋氏諱忠故凡中皆曰內大唐初為納言武德四年改為侍中亦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為左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又改為納言神龍元年復為侍中開元元年又改為黃門監五年復為侍中天寶元

年改為左相至德初復為侍中自隋至今皆為宰相舊班正三品大歷二年升為從二品按令文掌侍從負寶獻替贊相禮儀審署奏抄駁正違失監封題給驛券監起居注總判省事○門下侍郎秦官有黃門侍郎漢因之劉向與子歆書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處也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員郊廟則一人執蓋臨軒朝會則一人執麾凡禁門黃闥故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闥之内故曰黃門侍郎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揚雄為給事黃門後漢併為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

中使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無員屬少府又漢舊儀曰屬黄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宫閣簿曰青瑣門在南宫衛瓘注吴都賦曰青瑣户邊青鏤也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黄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尚書事後更給事黄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黄門之號旋復故初誅黄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闥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荀悦為黄門侍郎郭況以后弟小心謙慎年十六為黄門侍郎魏晉以來給事黄門侍郎並為侍衛

之官員四人魏杜君名恕字務伯為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吳孫丞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吳歸命詔曰自今以後用侍郎當如宗室丞顧榮儔也山公啓事曰黃門侍郎和嶠最有才可為吏部郎詔曰欲令在左右更求其次又曰黃門侍郎荀彧清和理正動可觀採眞侍衛之美者宋制武冠絳朝服多以中書侍郎為之齊亦管知詔令呼為小門下梁增品第與侍中同掌侍從儐相威儀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陳制亦然後魏亦有崔光為黃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北齊置六人所掌與侍中同後周天官府置御伯下大夫二人武帝改為納言

下大夫隋六人屬門下省至煬帝減二人而去給事之名煬帝初嗣位猶以張衡為給事黃門侍郎初劉行本為黃門侍郎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笞者

大唐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為東臺侍郎武德二年四月溫大雅為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居近侍高祖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至五年五月弟彥博又為中書侍郎高宗總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徒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爾娑婆寐依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既有異術徵求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欲歸罪於胡人

將仲大戮又恐取笑夷狄遂止　甂鑑若是惟陛下深察遂止

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元年改為門下侍郎至德中復舊舊制正四品上大歴三年又改為門下侍郎升從三品

員二人掌侍從署奏抄駁正違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闕則監封題給驛券○給事中加官也秦置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中黄門無員漢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也

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漢東京省魏代復

置或為加官或為正員晉無加官亦無常員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黄門侍郎上武冠絳朝服宋齊隸集書省梁陳亦掌獻納省諸聞奏後魏無員北齊亦屬集書省凡六十人後周天官之屬有給事中士六十人掌理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别置給事中在六官之外隋初無至開皇六年始詺吏部置給事郎凡置八郎說在爵命篇煬帝乃移吏部給事郎為門下之職位次黄門下置員四人以省讀奏案大唐武徳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後定為四員

龍朔二年改爲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常侍從讀署奏抄駁正違失分判省事若侍中侍郎並闕則監封題給驛券前代雖有給事中之名非令任也今之給事中蓋因古之名用隋之職○散騎常侍自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並乘輿（並音步浪切騎而散從無常職）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漢因之並加官（說在侍中篇）散騎有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後漢中初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從

用士人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為祭酒孟達字子度自蜀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又有員外者因曰員外散騎常侍晉太始中令員外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因曰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蟬絳朝服佩水蒼玉山公啟事曰郗詵才志器局當為黃散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又曰散騎常侍缺當取素行者補之遂舉郗詵又阮孚字遙集為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為所司彈糾帝宥之又曰賈充為常侍後改常侍為侍中未詳其義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雖隸門下而別為一省潘岳云寓直散騎省自魏

至晉共平尚書奏事東晉乃罷之而以中書職入散騎省故散騎亦掌表詔焉鄭默字思玄為散騎常侍武帝出南郊侍中以陪乘請詔曰使鄭常侍調默曰卿知何以得參乘昔州内舉卿也為十二郡中正舉也又傅玄為散騎常侍與皇甫陶俱掌直諫又華嶠字叔駿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内臺中書散騎著作及理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掌統之宋置四人屬集書省齊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並為集書省職而散騎常侍為東省官其二衛四軍五校為西省官說在將軍總叙篇周盤龍自北平將軍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

騎常侍舊為顯職與侍中通官其通直員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大明中雖革選比侍中而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梁謂之散騎省天監六年詔又革之六年詔曰在昔晉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參帷幄員外常侍特為清顯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侍中並侍帷幄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為顯爵員外之選宜參舊准人數依正員格自是散騎視中丞通直視侍中員外視黃門郎然而常侍終非華胄所悅常侍亦四人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與侍中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逋違陳因梁制後魏北齊皆

為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領諸散騎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右魏高祖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閣省逋墮致使王言遑滯起居不修又宋弁為散騎常侍遷右將軍領黃門弁屢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庶凡領軍特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而棄大委任其資叙為第三清明亮為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號至濁北齊常侍定限八員如金紫光祿大夫隋諸散騎官並屬門下省凡歷代散騎官有郎騎常侍漢書有之顏師古曰官為郎而常侍以侍天子故為郎騎常侍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魏初與散騎常

侍同置

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齊梁用人甲雜又朱异為員外常侍侍中中領軍中書舍人四職並驅內蔣近代未之有也又賀琛字國寶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座無貂自琛始

員外散騎侍郎晉武帝置晉代名家身有國制者起家多為員外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常侍

按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晉太始十年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齊梁微輕北齊張景仁除通直散騎常侍初及奏御筆點除通直字遂為正常侍

通直散騎侍郎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太興中元帝使一人與散騎侍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按歷代常侍或有員外者或有通直者故史傳中謂員外散騎侍郎或單謂之員外郎謂通直散騎侍郎或單為通直郎其非員外及通直者或謂之政員散騎侍郎或單謂之政員郎

大唐貞觀二年制諸散騎常

侍皆為散官從三品後悉省之貞觀十七年復置為職事官始以劉洎為之其後定制置四員屬門下掌侍從規諫顯慶二年遷二員隷中書遂分為左右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左散騎與侍中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龍朔二年改左右散騎常侍為左右侍極咸亨元年復舊○諫議大夫秦置諫議大夫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之劉輔以美才擢為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輔上書曰陛下乃觸情縱欲以卑賤之女母天下乎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臣辱諫諍之官不敢不盡

死書奏收輔繫掖庭秘獄又王褒貢禹王吉匡衡何武夏侯勝嚴助等並爲之後漢增諫大夫爲諫議大夫後漢書曰米欽父仲衷帝時爲諫議大夫誤矣亦無常員更始拜鄭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二漢並屬光祿勳常彪字孟達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亮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非爲之不宜也自後無聞矣後魏亦曰諫議大夫北齊有七人屬集書省後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蓋此其任也隋亦曰諫議大夫置七人屬門下省煬帝廢之大唐武德五年復置屬門下王珪爲諫議大夫嘗有諫諍太宗稱善遂詔每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

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替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上然之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臨朝垂拱二年六月置匭四區共為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春色青有能告以養人及勸農可投書於青匭銘之曰延恩南方夏色赤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可投書於丹匭銘之曰招諫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陳抑屈可投書於素匭銘之曰申冤北方冬色玄有能謀智者可投書於玄匭銘之曰通玄宜令正諫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即進天寶九載三月改匭為獻納至德元年十月復改為匭後又置諫議大夫屬中書延載元年山人武什方拜正諫大夫平章事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

以諫議大夫屬門下凡四人掌侍從規諫至德元年九月制諫議大夫論事自今以後不須令宰相先知乾元二年四月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勸大歷七年二月其四員外內供奉不得過正員數貞元四年五月分為左右各四員其右諫議隸中書省

○令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令起居之本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武帝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

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錄其言行與其勲伐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宴賔客訓荅後又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為國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錄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叙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為古有内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

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皆為此職大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三年改為左右史郎為左史舍人為右史咸亨元年復舊天授元年又為左右史神龍初復舊每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左郎右舍人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凡冊命啓奏封拜薨免悉載之史館得之以撰述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

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等並為起居皆有名賢者○補闕拾遺武太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天授二年各增置通前為五員三年舉人無賢愚咸加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濫雜著於謠誦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景雲二年左補闕辛替否論時政上疏曰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太宗文皇帝陛下之祖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之財帛無一枉費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陛下何不取而則之孝和皇帝陛下之兄不

取賢良之言而恣妻女之意拜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進無功安食土者百餘户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倉不停半歲之儲庫不貯兩年之帛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民體上之衣將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水旱不調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人此陛下之所眼見今陛下族阿韋之家宗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孝和之亂階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而觀萬國昔陛下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群兇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不改群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先朝之時愚智知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獄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是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事有裨於國臣今日愚言亦當代之直伏惟察之

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

内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典儀二人大唐置周禮秋官有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蓋此典儀之任齊職儀云東宫殿中將軍屬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録事一人掌朝會之事梁有典儀之職未詳何曹之官掌唱警唱奏之事朱服武冠陳亦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史闕其員及所掌大唐初隷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領贊者以知贊唱之節及殿庭版位之次○城

門郎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並城門郎之任初漢置城門校尉員一人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門候各一人出從緹騎百二十人緹徒兮切蓋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之晉制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齊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之事梁陳二代依秦漢以光祿卿等掌宮殿門戶亦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門校尉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鑰

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上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葢並在其任隋氏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煬帝大業三年又隷殿中省十二年又減一人後又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四人又隷門下省大唐因之

○符寶郎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之事瑞節信也典瑞屬春官掌節屬地官秦漢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昭帝幼冲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求符璽符璽郎不肯授光光奪之郎按劒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壯之增秩二等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之制又皆屬焉應劭曰銅虎符

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顔師古曰符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後漢有符節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别為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為臺率掌符節之事屬少府魏與後漢同晉太始元年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宋與晉齊蘭臺有主璽令史以治書侍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亦有符節令史後魏御史臺領符節令符節令領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署餘與後魏同符節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後周有主璽下士掌國璽之藏隋初

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為郎大唐因之顯慶三年改為符寶郎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復為符寶郎天寶五年六月勅玉璽既為寶宜為璽書十年正月改傳國璽為承天大寶其符節並納於宫中有行從則請之郎掌諸進符寶出納幡節也○弘文館大唐武德初置修文館後改名弘文館神龍初改為昭文二年又却為修文尋又為昭文開元七年又稱弘文焉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未詳正委學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自

貞觀初褚亮檢校館務學士號為館主因為故事每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生三十人

中書省

中書之官舊矣謂之中書省自魏晉始焉梁陳時凡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書十人書吏二百人書吏不足并取助書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勢後魏亦謂之西臺宣武帝謂中書監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

北齊中書省管司王言并司進御之樂及清商龜茲諸部伶官隋初改為內史省置令二人侍郎四人（煬帝減侍郎二人）舍人八人（煬帝減去四人）通事舍人十六人煬帝加起居舍人而改通事舍人為謁者臺職大唐武德三年復中書省龍朔二年改為西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鳳閣（凡中書官隨署名改）神龍初復舊開元元年改為紫微省五年復舊（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亦謂門下省為左省中書為右省或通謂之兩省）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

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其餘小吏各有差

中書令侍郎 舍人 通事舍人 集賢學士 史官 主書

舜攝位命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周官內史掌王之八柄爵祿廢置生殺與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蓋令中書之任其所置中書之名因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不言謁者省文也元帝時令弘恭僕射石顯秉勢用事權傾內外蕭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更置士人自武帝故用

官者掌出入奏事非舊制也成帝建始四年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更以士人為之皆屬少府漢東京省中謁者令官時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黄初初改為中書令又置監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並掌機密中書監令始於此也及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其權重矣時中護軍蔣濟上疏諫曰夫人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誠權在下者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今外所言輒云中書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

能推移於事即亦廻附向之請分任衆官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晉因之置監令一人始皆同車後乃異焉

初監令常同車入朝及和嶠為令荀勗為監嶠意抗鄙荀巧佞以意氣加之專車而坐自此監令乃使異車

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

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至不可意松竭思不能改正鍾會視其草為定五字松大説服又荀勗為中書監使子組草詔傳祗為監病風又使息暢為啟華廙為監時成事多不滅廙啟武帝召授子薈草詔前後相承以子弟管之自此始也又王獻之為中書令啟瑯琊王為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詔命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常命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彌徽德音四塞者也又後魏孝文時蠕蠕有國喪帝遣高閭為書與之不叙凶事時孝文謂曰卿有中書監職典文辭若情

思不至應謝所任又曰崔光爲中書令勑光爲詔逡巡不作脅烏隊切應余力切蛸如充切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焉荀勗守中書監侍中比贊朝政及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失之甚悒人有賀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公何賀焉晉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輅車吳紀亮爲尚書令其子騭爲中書令每朝會吳主以屏風隔其坐晉書曰張華爲監裴楷爲令共掌機密又王洽字敬弘爲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後洽子珉又爲中書令時謂爲奕世令德東晉常併其職入散騎省尋復置之宋冠佩印綬與晉同梁中書監令清貴華重大臣多領之其令舊遷吏部尚書才地俱

美者為之陳因梁制後魏亦有監令高允字伯恭為中書令文帝重之不名呼為令公北齊因魏制後周置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亦其任也隋初改中書為內史置監令各一人尋廢監置令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內史為內書後復為內史令大唐武德初為內史令常有敕而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晚內史令蕭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敕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雖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黃閣初構事涉安危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敕臣必審勘使與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上善之三年改為中書令亦置二人

龍朔二年改為右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二年又為內史神龍元年復為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為紫微令五年復為中書令天寶元年改為右相至德初復為中書令自隋至今皆為宰相舊班正三品大歷三年陞為從二品按令文掌侍從獻替制勅冊命敷奏文表授冊監起居注總判省事○中書侍郎漢置中書領尚書事有丞郎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魏置曰掌詔草即漢尚書郎之位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後改通事郎為中

書侍郎明帝詔舉中書郎謂盧毓曰得人與否在盧生耳又魏末張華遷長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晉置四員及江左初又改為通事郎尋復為中書侍郎其職副掌王言更入直省五日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張華兼中書郎從駕征鍾會掌書疏表檄又荀勗泰始中中書郎張華王濟猶尚自起草及後遂失舊體又嵇含字君道為中書郎書檄雲集含初不立草又華廙為人弘雅加以名家子孫以婦父盧毓典選至三十五為中書通事郎又王濛為中書郎四年無人對以濛雖比肩故也宋中書侍郎進賢一梁冠介幘絳朝服用散騎常侍為之齊梁皆四人梁以功高者一人主省內事陳因之後魏北齊置四員隋初

為内史侍郎亦四員煬帝減二員改為内書侍郎大唐初為内史侍郎武德三年改為中書侍郎龍朔以後随省改號而侍郎之名不易舊制正四品上大歴二年陞從三品員二人掌侍從獻替制勑册命敷奏文表通判省事○中書舍人魏置中書通事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為一職魏明帝時有通事劉泰晉江左乃合之謂之通事舍人武冠絳朝服掌呈奏案章後省之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即侍郎蕪其職而掌其詔命宋初又置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入直

閣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自是則中書侍郎之任輕矣齊永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各住一省時謂之四戶權傾天下茹法亮久為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為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又熒惑入太微太尉王儉謂武帝曰天文乖誤此由四戶帝納之而不改與給事中為一流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後除通事字直曰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兼呈奏之事裴子野以中書侍郎鴻臚卿掌兼中書通事舍人別敕知詔誥自是詔誥之任舍人專之魏晉已來詔誥並中書令及侍郎掌之說在中書令篇陳置五人

後魏有舍人省而不言其員北齊舍人省掌署勑行下宣旨勞問領舍人十人後周有小史上士二人此其任也屬春官隋内史舍人八員專掌詔誥煬帝減四人後改為内書舍人大唐初為内史舍人至武徳三年改為中書舍人置六員貞觀元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曰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軌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懐副聖上之旨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敦朴素革澆浮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潔之化自然家肥國富禍亂何由而作太宗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

石相報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專掌詔誥
侍從署勑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自
永淳已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
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按後
漢章和以後尚書為機衡之任尚書郎含香握蘭直宿
於建禮門太官供膳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誥出語為
詔令晉公為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則祕書之職
近密尚書之職疏遠魏文帝初改祕書為中書自後歷
代相沿並管樞密而後漢尚書郎非今之尚書郎乃中
書舍人也武太后臨朝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
五人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
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勮立召小

史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史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景龍四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唯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後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故事舍人六員各押尚書省一行天下衆務無不關決開元二年十一月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無一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連署狀進說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不同者望請別作商量連狀同進若狀語交互恐煩聖思臣既是官長望於兩狀後畧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各盡能官無留事勅曰可因是舍人唯知撰制不復分知機務既文書填委遂令書錄委之堂後人其權勢傾動天下姚竟因主書趙誨贓犯所累罷相姚誠多才而隳政擅權以成斯弊可哀哉

○通事舍人

昔堯試舜賓於四門蓋今任也秦置謁者漢因之掌儐

贊受事員七十人選孝廉年未五十威容嚴恪能儐贊者為之燕太子使荆軻刼始皇變起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匕首刺腋漢高帝偃武修文故易之以版有僕射冠高山冠言其矜莊賓遠故以高山為號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出東關關吏識之曰此棄繻生後漢謁者僕射為謁者臺主銅印青綬天子出掌奉引謁者僕射見尚書令對揖無敬謁者見執板拜謁者三十人漢官儀又曰三十五人謁者初上官稱曰灌謁者滿歲稱給事胡廣云灌者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栢後遂假茲名焉馬融曰灌者習所職也應奉曰高帝承秦禮儀多闕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列於漢書也雷義為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留者凡七十

人和帝代陳郡何熙為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左右然則又掌唱贊漢舊儀曰謁者缺選郎中美鬚眉大音者以補之功次當遷欲留增秩者許之二漢隸光祿勳後漢又有黎陽謁者光武以幽并兵騎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兵騎千人復除甚重謁者任輕多放情態順帝改用府掾有清名威重者遷超牧守焉魏置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及晉武省僕射以謁者并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宋武帝大明中復置僕射一人職與魏同亦領謁者十人掌小拜授及百官報章齊因之梁謁者臺僕射掌朝覲賓饗之事屬官謁

者十人掌奉詔出使拜假朝會賓贊功髙者一人爲假史掌差次謁者陳亦有之後魏北齊謁者臺掌凡諸吉凶公事導相禮儀僕射二人謁者三十人隋煬帝增置謁者司隷二臺并御史爲三臺謁者臺有大夫一人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策授及受寃枉而申奏之駕出對御史引駕領議郎以下官屬官有丞主簿録事等尋詔門下内史御史司隷謁者五司監受表以爲恒式不復專謁者矣初魏置中書通事舍人官其後歴代皆有然非今

任隋初罷謁者官置通事舍人十六員承旨宣傳開皇三年又增為二十四員及煬帝置謁者臺乃改通事舍人為謁者臺職謂之通事謁者置二十人又於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隸鴻臚寺（煬帝置四方館東曰東夷使者南曰南蠻使者西曰西戎使者北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大唐廢謁者臺復以其地為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為通事舍人掌通奏引納辭見承旨宣勞皆以善辭令者為之隸四方館而文屬中書省○集賢殿書院大唐開元中置漢魏以來

祕書省有其職梁武帝於文德殿内列藏衆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書正副二本藏於宫中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自漢延熹至隋唐皆祕書掌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初開元五年十一月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仍令祕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无量總其事於麗正殿安置為修書使至十二年學士張説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名集賢改修書使為集賢殿書院學

士五品已上為學士每以宰相為學士者知院事初燕國公張説為中書令知院制以右常侍徐堅副之自爾常以近密官為副兼判院直學士六品以下為之侍講學士開元初褚旡量馬懷素侍講禁中為侍讀其後康子元等為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司直學士○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後顯著夏太史終古商太史髙勢周則曰太史小史内史外史而諸侯之國亦置其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及鄭書似當時記事各有其職秦有太

史令胡毋敬至漢武始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為之卒其子遷嗣卒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自漢以前職在太史（具太史局）當王莽時改置柱下五史記疏言行蓋效古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自後漢以後至於有隋中間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悉多隸祕書大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官屬祕書省著作局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

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馬開元二十五年宰臣李林甫監史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史館諫議大夫尹愔遂奏移於中書省北其地本尚藥局内藥院○主書晉中書有主書之員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史齊於中書置主書令史陳置主書而去令史之名後魏又為主書令史置八人北齊置主書十八人北齊初曰主書令史文宣帝嘗立遣主書令史題署嬿其遲語曰但著主

書何烔著令史字自此除令史字隋復加令史大唐又除之

通典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二十二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四

尚書上

尚書省并總論尚書

昔堯試舜於大麓領録天下事似其任也周之司會又其職焉鄭注周禮司會若今尚書秦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

謂之尚書尚主也漢承秦置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
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間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成
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
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及封奏宣示內外而
已其任猶輕後漢則為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
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文昌天
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李固云陛下之
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

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令及左丞總領綱紀無所不統僕射及右丞分掌廩假錢穀隋志令總統之僕射副令又與尚書分領諸曹漢初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是始見曹名總謂尚書臺亦謂中臺諸葛恪定山越孫權使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曰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議自順帝永建元年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共八座共歷代尚書中二漢皆屬少府蔡質漢儀曰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複道中遇尚書令僕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引車先相迴避衛士侍不得迕臺官臺官過乃得去至

晉宋以來尚書官上朝及下禁斷行人猶其制也魏置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略同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本漢制也至於晉宋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梁陸杲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並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宋曰尚書寺居建禮門内亦曰尚書省令若闕則左僕射為省主亦謂之内臺每八座以下入寺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宋顧琛為庫部郎以顧碩

寄尚書張茂度開名而碩與同席坐琛坐此遣出人宋志曰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丞郎並門外下車履度門閾乃納履也其令及二僕射出行分道之制與中丞同令僕各給威儀十八人說在御史大夫篇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參議然後啟聞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唯朱异卒特贈右僕射武帝寵之故也故周

捨問劉杳尚書官著紫荷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答曰張安世傳云囊簪筆事武帝數十年注云囊橐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疎遠至梁陳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人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置令大夫主之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四年又復尚書三十六曹天賜元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脩勤二職分主省務武歸比郎

中脩勤比令史至神䴥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舊例尚書彈諸曹須即出借任城王澄為尚書時公車署以理冤事奏請宜案澄執奏以為尚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奏所事閣道通之益以祕要之切防其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宜盡寫其事意以付公車詔從之北齊尚書省亦有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亦謂之北省後濟北王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此官以隨王守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後周無尚書隋及大唐皆有其制略同凡尚書省事無不總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為中臺咸

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為都臺通天初復舊長安三年又改為中臺神龍初復為尚書省亦謂之南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舊尚書令有大廳當省之中今謂之都堂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而天下之事盡矣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為郎官格令不載亦無正勅貞觀二年十一月韋叔諧除刑部員外三年四月韋季武除主爵郎中其年七月韋叔諧除庫部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並在尚書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辭稍屈階資其後同省

者甚多近日非恩除拜即須相迴避當以准令同司曹判及公檢之官不得用大功以上親若制勑授者即申所司從早改擬遂同司別省亦罷也

左右僕射各一人總統省事左丞一人掌轄吏部戶部禮部十二司事右丞一人掌轄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事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各掌付左右丞所管諸司事尚書六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一人侍郎九人吏部戶部兵部各二人餘各一人郎中二十八人吏部戶部兵部刑部各二人餘各一人并左右司則三十人員外郎二十九人吏戶兵刑四部及司勳各二人餘司各一人并左右司共三十一人都事六人以下各有差

錄尚書

漢武帝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張安世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每言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與議也又孔光字子夏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不希苟合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答以他語其謹密如此

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録尚書事尚書有録名蓋自熹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為太傅録尚書事位在三公上

漢制遂以為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録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已之義蓋輒罷之鄧彪録尚書事後以老病上還樞機職又李固張禹張防並録尚書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為之職無不總蜀蔣琬字公琰為録尚書事時新喪諸葛亮遠近懷懼琬出類拔萃處羣寮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情漸服晉宗室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並録尚書事時道子為東録元顯為西録晉康帝時何充讓録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録王導録其一荀菘陸曄各録二條事晉江右有四録則四人參録也江右張華江左庾亮並經闕上書七條凡重號將軍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陳及加節宋孝武孝建中不欲威權外假省録大明

末復置此後或置或省齊世録尚書及尚書令並總領尚書臺二十曹為内臺主行過諸王以下皆禁駐號為録公（齊明帝為宣城王録尚書廢帝昭業思蒸魚太官以無録公命不與）高帝崩遺詔以褚彦回録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為録者有司擬立優策王儉議宜有策書乃從之（王儉議以為見居本官別拜録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録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重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北齊録尚書一人位

在令上掌與令同俱不糾察自隋而無

尚書令

殷湯制官有冢宰伊尹制官以三公攝冢宰君薨則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周之冢宰為天官掌邦之理六卿之職總屬焉於百官無所不主至秦置尚書令尚主也漢因之銅印青綬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去中書謁者令官更以士人為尚書令時弘恭石顯相繼為中書令專權邪僻前將軍蕭望之領尚書事建言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

書官

官

後漢衆務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隷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故公為令僕射者朝會不陛奏事天子封禪則尚書令奉玉牒檢兼藏封之禮

後漢光武以侯霸為尚書令每春常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命皆霸所建也郭伋遷尚書令處職機密數納忠諫陳忠為尚書令前後所奏悉條於南宮閣上以為故事鄭弘為尚書令亦著於南宮以為故事郭賀字喬卿為尚書令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政朝廷上下平又左雄字伯豪為尚書令自雄在尚書天下不敢謬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自雄掌納言多所正肅沈勲字巽微詣南宮賜酒拜尚書令持節臨辟雍

名冠百僚荀彧字文若為尚書令居中持重焚毀故案奇策密謀不得盡聞又舉荀攸可以代己後攸為尚書令亦推賢進士魏武帝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沒世不亡魏晉印綬與漢同冠進賢兩梁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薨於朝堂發哀陳矯字季弼為尚書令魏明帝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帝慙迴車晉樂廣為尚書令無當時稱為後人所思又太熙元年詔曰夫總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也是以自漢以來慎選其人議郎王戎可為尚書令又衛瓘字伯玉拜尚書令性嚴憚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又熊遠啟曰伏見吏部以太尉荀組為尚書令復領荆州牧自三代以來未聞以納言之官而出領

收伯者王彪之字叔虎為尚書令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每稱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之王公無不立判

魏晉以下任總機衡事無大小咸歸令僕宋孝建元年詔曰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任自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以詔能濟業也更可明體制責厥成也

齊梁舊用左僕射美遷司空謝朏字敬仲徵為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朝謁仍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既見乘小車就席

梁陳竝有之後魏北齊掌彈糾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隋亦總領衆務大唐尚書令朝服鷩冕八旒七章三梁冠武德初太宗為秦王時嘗居之其後人臣莫敢當故自龍朔三年制廢尚書

令至廣德中郭子儀勲業既盛乃特拜馬子儀以文皇帝故讓不敢受

僕射 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 員外郎附

僕射秦官漢因之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之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射者僕役於射也一云僕主也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凡此諸官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為號也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成帝建始元年初置尚書五人以一人為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鄭崇字子游為尚書僕射數直諫諍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後為人所譖上責崇曰君門如市

何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怒下獄治死獄中後漢尚書僕射一人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印綬與令同自漢以下章服並與令同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侍者分置左右蓋自此始鍾離意字子游拜尚書僕射嘗賜胡侍子當五十尺尚書郎受詔誤以三十尺上怒召郎欲鞭之意入曰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臣當先坐然後及郎遂解衣當鞭上曰釋之非鍾離尚書幾降威於此郎又明帝作北宮意諫止之出為魯相及德陽殿成百官大會上笑曰鍾離尚書在朕不得成此殿鮑永字君長拜僕射將兵案河東永好文德雖行大將軍事常白襜路稱白衣尚書經魏至晉於江左省置無恒魏徐宣字寶堅為左僕射加侍中車駕幸許昌

宣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又時欲以賈謐為僕射謐辭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屬其奈於國朝何

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荀顗字景倩其外甥陳泰欲顗代己泰薨代泰為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受顗承泰後加之淑慎綜覈名實風俗澄一又武帝詔曰中軍將軍羊祜秉德清劭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處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之意也其以祜為尚書僕射又司馬珪為尚書右僕射時年四十九衆以為美人周顗為左僕射風德雖重過江積年恒飲酒三日醒時人謂為三日僕射謝安亦為僕射

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竝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則尚書僕射祠部尚書不恒置矣若無令則左僕射為省主與令

同若左右並闕則直置僕射在其中間總左右事宋尚書僕射勝右減左右居二者之間僕射職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執王敬弘為僕射闕置文案初不省讀嘗陪聽訟文帝問以疑獄敬弘不對帝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正自不解帝不悅後遷尚書令又與尚書分領諸曹兼掌彈舉王弘為僕射奏彈康樂縣侯謝靈運淫共孽女殺興胡江漢請免官削爵付大理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不敢拱默武帝令免官而已齊左右僕射行則分道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諸曹郊廟園陵車駕行幸朝儀臺內非違文官舉補滿敘疾假事其諸吉慶瑞應衆賀災異賊發衆變臨軒策命改號格制莅官銓選凡諸除署功論封爵貶黜八議疑讞通關案則左僕射

主右僕射次經之右僕射領祠部儀曹掌諸曹庫藏穀帛文武廩給諸單資差量人役百工死病亡叛討捕考剔非違租布稅調理船車兵器其祠部郊廟喪贈儀曹儀典儀學武官除署移并城邑人戶復除家宅田地興工創架運寫拘慮刑獄聽訟百工免遣通闕及案奏事則右僕射主左僕射次經之

黃案左僕射上署右僕射次署凡僕射掌朝軌尚書掌獻奏都丞任在彈違諸詳讞事應須命議相值者皆郎先立意應奏黃案及關事以立意官為議主凡辭訴有慢命者曹掾咨如舊若或命有咨則以主意者為議主齊梁舊制右僕射遷左僕射左僕射美遷令其僕射處於中陳亦然後魏二僕射左居上右居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鄴祚為僕射以為

非盡敬之宜乃奏請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止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又朱仲遠為行臺僕射請准朝式在里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其肆情若此北齊僕射職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隋文帝開皇三年詔左右僕射從二品左掌判吏部禮部兵部三尚書御史糾不當者兼糾彈之右掌判都官度支工部三尚書又知用度餘並依舊楊素為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後文帝漸踈忌素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亦崇重實奪其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省事大唐左右二僕射因前代本副尚書令自尚書令

廢闕二僕射則爲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洞開耳目訪求才賢是爲宰相弘益之道今以決辭聽訟不暇豈助朕求賢之意乃令尚書細務悉委於兩丞其寃濫大故當奏聞者則關於僕射及貞觀末除拜僕射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爲宰相不然則否然爲僕射者亦無不加焉至開元以來則罕有加者自開元以來始有單爲僕射不兼宰相者初龍朔二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匡政咸亨元年復舊官品第四上元

三年閏三月制尚書省頒下諸州府並宜用黃紙武太后改二僕射為文昌左右相進階為從三品尋復本階神龍初復為左右僕射二年九月勑門下及都省宜日別録制勑每三月一進開元元年改為左右丞相從二品統理衆務舉持綱目總判省事二年四月勑在京有訴究者並於尚書省陳牒所司為理若稽延致有屈滯者委左右丞相御史臺訪察聞奏如未經尚書省不得輒於三司越訴御史糾不當者兼得彈之至天寶元年復舊議曰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百寮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

氏每羣臣上表皆云丞相臣某為首漢之宗臣蕭何為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有疾灋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内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為首大司馬大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丞相亦嘗改為相國亦為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為三公於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為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後或為丞相或為相國或為大

丞相雖互為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髙帝梁武帝爾朱榮侯景陳武帝齊獻武隋文帝皆為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為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寮之長令尚書令總領衆務舉持綱目僕射貳之誠為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寮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遠協伊尹仲虺為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

為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為尚書令僕射録尚書之職
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録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熹牟
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彦回齊明帝之徒或是丞相
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皆秉朝政猶古冢
宰百官總己實宰輔也其時别自有令僕令僕射雖嘗
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
尚書令七人豈得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襲舊名無實
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按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石

其王公以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衆不能徧舉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為百寮師長也又與丞郎絶禮若不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隔品寮屬其可絶禮乎斯不然矣○左右丞秦置尚書丞一人屬少府漢因之至成帝建始四年置丞四人及後漢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佐令僕之事臺中紀綱無所不總左丞主吏民章服及

騶伯史黄香字文彊部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後部尚書選僕射右丞與僕射皆掌授廩假錢穀又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楊喬為右丞行值太常辛朵朵不避車喬奏朵不敬下廷尉左右丞闕以次夕郎補之三歲為刺史漢御史中丞侍御史行複道中過尚書及丞郎避車執版揖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車過遠乃去尚書言左丞敢告知如詔書律令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丞郎見尚書執版揖稱曰明時郎見令僕執版拜朝賀對揖魏晉左右丞銅印青黑綬進賢一梁

冠介幘絳朝服左丞主臺內禁令寢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置吏急假兼糾彈之事傅咸答辛曠詩序曰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萬機之會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又郗詵為左丞奏推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郗丞而還奏我此挽弓自射之謂也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刑獄兵器督録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宋因之而右丞亦主錢穀虞玩之字茂瑤宋元徽中為右丞齊高帝參政與玩之書曰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矣皆銅印黃綬齊左右丞寢廟郊祠吉慶瑞應災異立作格制諸案彈用除置吏補滿除遣任遐為右丞奏御史中丞陸澄不糾事請免澄

官又建康令與秣陵令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右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道請免其官視

中書郎遷黄門郎左丞掌兵士百工補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其内外諸庫藏穀帛刑刻創架爭訟田地船乘兵工死叛考剔討捕差分百役兵器諸營署又領州郡租布民户移徙州郡縣併帖城邑人户割屬刺史二千石令長丞尉被收及免贈文武諸犯削官事白案則右丞上署左丞次署黄案則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諸立格制及詳讞大事郊廟朝廷儀體亦左丞上署右丞

次署皆銅印黄綬一梁冠梁左丞掌臺内分職儀禁令報人章督録近道文書章表奏事糾諸不灋凡諸尚書文詣中書省者密事皆以契刀囊盛之封以丞相印劉洽字義瓘為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省賄賂莫敢通右丞掌臺内藏及廬舍凡諸器用之物録遠道文書章表之事陳因之後魏北齊左丞為上階右丞為下階北齊左丞掌吏部等十七曹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祠部主客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千石度支左右户并糾彈見事又主管轄臺中違失並糾駮之崔昂除左丞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書近代未

有唯昂為冠首朝野榮之又酷吏宋遊道為左丞始為故事於尚書省門立石以記出入早晚令僕以下皆側目

右丞掌駕部等十一曹駕部虞曹屯田起部兵部比部水部膳部倉部金部庫部亦管轄臺中唯不彈糾餘悉與左同隋左右丞掌分尚書諸司糾駮元壽字長壽為尚書左丞蕭摩訶妻患將死奏令其子向江南收家產壽奏劾之曰摩訶遠念資財近亡匹好令其子捨危惙之母為聚歛之行御史韓微之等見而不彈請付大理臣忝居左轄無容寢默

大唐因隋制龍朔二年改為左右肅機其年有字文化及子孫論資廕所司理之至於句留右肅機陽昉未詳案狀訴者自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而適昉昉謂曰適退朝未食食畢詳之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者乎昉遽命案立判之曰父弒隋主子訴隋資生

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咸亨元年復舊儀鳳四年韋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陛下為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之深矣微臣盡命之日矣振舉綱目略無留事犀曹肅然左丞掌管轄諸司糾正省內勾吏部戶部禮部等十二司通判都省事右丞掌管兵部刑部工部等十二司餘與左丞同○左右司郎中隋煬帝三年於尚書都省初置左右司郎二人品同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大唐貞觀二年改為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左丞務咸亨元年復舊令掌副左右丞所管諸司事省署抄目勘稽

失知省内宿直判都省事若右司不在則左併行之左司不在右亦如之○員外郎武太后永昌元年置與郎中分掌曹務神龍元年省二年復置

歷代尚書 八座附

秦尚書四人不分曹名漢成帝初置尚書五人其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尚書曹名自此而有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民曹主凡吏民上書以人字改焉自後歷代曹部皆同客曹主外國夷狄後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為五曹後漢尚書五曹六人其三公

曹尚書二人掌天下歲盡集課州郡吏曹掌選舉齋祠後漢志謂之常侍曹亦謂之選部二千石曹掌中部官水火盜賊辭訟罪法亦謂之賊曹民曹掌繕理功作鹽池苑囿客曹掌羌胡朝賀法駕出則護駕後漢光武分二千石曹及客曹為南主客北主客二曹兩梁冠納言幘或說有六曹按後志云分客曹為二是六天曹也又晉志云以前漢五曹更加中都官曹為六曹也按應劭漢官儀云二千石曹主中都官事則不應更有中都官曹也今依劭說為五曹六人魏朗字仲英入為尚書再升紫微寮謂禁省為百僚所服又張陵字處仲為尚書歲朝梁冀帶劍入省陵叱令奪劍劾冀詔以歲俸贖罪又鄭均字仲虞為尚書澹泊無為以病罷還第賜尚書祿號為白衣尚書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尚書晉初有吏部三公客

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無五兵）太康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為六曹尚書（無駕部三公客曹）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納言幘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皂輪執笏負荷加侍官者武官左貂金蟬）宋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左民尚書統左民及駕部二曹）都官五兵六尚書（尚書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齊梁與宋同（侯景改梁五兵為七兵尚書又職官錄曰齊尚書品服悉與令同）亦別有起部而不常置也（梁何胤字子季為左民尚書後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到洽為御史中丞兄溉為左民尚書舊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有碍刺史省詳決乃許入溉省亦

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别陳與梁同後魏初有殿中（掌殿内兵馬倉庫）樂部（掌伎樂及角使伍伯）駕部（掌牛馬驢騾）南部（掌南邊州郡）北部（掌北邊州郡）五尚書其後亦有吏部（初曰選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書又有金部庫部虞曹儀曹右民宰官（元禔為宰官尚書）都牧（元禎為都牧尚書）牧曹右曹太倉太官祈曹神都儀同曹等尚書（自金部以下但有尚書之名而不詳職事）北齊有吏部殿中（殿中統殿中曹主駕行百官留守名帳宮殿禁衛及儀曹三公駕部四曹）祠部五兵都官度支六尚書後周無尚書隋有吏禮兵刑户工六部尚書大唐尚

書與隋同龍朔二年改尚書為太常伯咸亨初復為歷代吏部尚書及侍郎品秩悉髙於諸曹○八座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座宋齊八座與魏同晉梁陳不言八座之數隋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及令為八座大唐與隋同凡歷代尚書有五曹則兼以二僕射一令為八座有六曹則以左右僕射為一座益令共為八座若有六曹而左右僕射並闕則以尚書僕射及令為八座若尚書唯有五曹又無左右僕射則不備

歷代郎官

郎官謂之尚書郎漢置四人分掌尚書事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一人主吏民户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後漢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後漢志曰尚書六曹侍郎三十六人一曹六人也又漢官儀尚書侍郎三十五人又晉志曰光武分尚書為六曹之後今置三十四人並未詳孰是主作文書草取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牋奏選有吏能者為之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尚書郎初從三署諸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五歲遷大縣其遷為縣令縣令秩滿自占縣詔書賜錢三

萬與三臺租錢餘官則否吏部典劇多超遷者鄭弘為僕射奏以臺職任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吏郎補二千石自此始也八座受成事決於郎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詔命後漢尚書陳忠上疏曰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之官臣等既愚闇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緤為之緤私列反緤繫也給帳帷茵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尚書郎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

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朱漆地故謂之丹墀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黄門侍郎對揖黄門侍郎稱已聞乃出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後漢王譚為尚書侍郎臺閣議奏常依義據法為三臺之表又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使持被覆之不驚也日暮諸郎下豹每獨在後帝嘉之又三輔決録曰陳重與其友雷義俱拜尚書郎義以左默重見義去官亦以病免又徐防為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隃麋今汧陽縣出墨魏自黄初改祕書為中書置通事郎掌詔草

即今中書舍人之任而尚書郎有二十三人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非復漢時職任青龍二年尚書令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魏韓宣為尚書郎常以職事當受罰已皆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聞而赦之晉尚書郎選極清美號為大臣之副武帝時有三十四曹加魏直事屯田起部左士右士其民曹中兵外兵分為左右主客又分為左右南北無農部定課考功凡三十四曹後又置運曹為三十五曹置郎中二十三人更相

統攝晉魏舒字元陽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無清論者咸有愧色又觧參兄弟少連叔連俱歷太子洗馬舍人尚書郎州里榮之又賈充改定律令以裴楷為定科郎

或為三十六曹晉裴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准例不明宜使諸郎任職未及奏而薨

當五王之難其都官中騎三曹郎晝出督戰夜還理事孫含言於長沙王乂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尚書令陳矯以有軍事亦奏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内外廢乏含謂各有主帥委之大將軍不宜復令臺寮雜與其間乂從之乃增郎及令史

東晉有十五曹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度支都官左民騎部倉部庫部

中兵外兵自過江之後官資小減王坦之字文度選曹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

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其子國寶好傾側婦父謝安惡之除尚書郎國寶以為中興膏腴之族唯作吏部不作餘曹郎怨之辭不拜又宋江智淵改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延意甚不悅固辭不拜梁王筠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忻然就職桓玄僭位改都官郎為賊曹宋高祖時有十九曹元嘉以後有二十曹郎三公比部主法制度支主算都官主軍事刑獄其餘曹所掌各如其名宋武帝初加置騎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并東晉舊十五曹合為十九曹元嘉十八年增刪定曹郎即魏世之定科郎也三十年又置功論郎後又省騎兵故為二十曹齊依元嘉制

其拜吏部郎亦有表讓之禮齊謝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日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讓遂成常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梁加三曹為二十三曹加殿中虞曹屯田其郎中舊用員外郎正主簿正佐有才地者為之遷通直郎天監三年復置侍郎視通直郎郎中遷為之梁到洽為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又殿中郎闕武帝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乃以張緬為之陳有二十一曹省梁二曹不知何曹後魏

三十六曹史闕其文至西魏十二年改為十二部後周既改為部遂以柳慶為計部郎中又柳清為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今人或謂前代正員郎即今尚書郎中按歷代所稱正員郎者即散騎侍郎耳謂非員外通直者故謂之正員郎則非尚書之職自魏晉以後尚書省自有郎中官不應更置正員郎北齊有二十八曹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駕部祠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都官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度支倉部左民右民金部庫部其吏部三公各二人餘並一人凡三十郎中後魏北齊唯置郎中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郎吏部司勳主客膳部兵部職方都官司門度支戶部比部刑部等侍郎各二人主爵考功禮部祠部駕部庫部金部倉部工部屯田

虞部水部侍郎各一人分司官曹務直禁省如漢之制至開皇三年二十四司又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侍郎闕則攝其曹事今尚書員外郎其置自此始以前歷代皆謂之尚書郎各以曹名為稱首或謂之侍郎皆無員外之號前代史傳及職官要録或有言員外郎者蓋謂員外散騎侍郎耳非尚書之職說在散騎篇前代所言郎官上應列宿蓋謂三署郎非謂今尚書郎中也具三署郎敘篇中煬帝即位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也或有曹加二人者夫侍郎之名舊矣漢凡諸郎皆掌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以侍衛之故通謂之侍郎故武帝時拜東方朔為郎當時謂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歷代尚書亦有侍郎隋初尚書諸曹二十四

司諸郎皆謂之侍郎通若今之郎官耳非今六部侍郎之任自漢以來尚書侍郎悉然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則今郎中之職又改吏部為選部郎禮部為儀曹郎兵部為兵曹郎刑部為憲曹郎工部為起曹郎以異六侍郎之名廢諸司員外郎而每司增置一曹郎各為二員都司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品同諸曹郎掌都省之職尋又每減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員外郎之職大唐改隋諸司郎為郎中每曹又復置員外郎武德六年廢六司侍郎貞觀二年復舊今尚書省有左右司郎

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分管尚書六曹事其諸曹諸司郎中總三十人員外郎總三十一人通謂之郎官尤重其選凡郎中章服皆玄冕五旒衣無章裳刺黻一章兩梁冠凡員外郎章服並爵弁玄纓簪尊者衣纁裳一梁冠其職任名數各列在六曹之後

歷代都事主事令史

都事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職與晉同舊用人常輕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

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時以太學博士劉訥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民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都五人並以才地兼美歷玆選矣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煬帝分隸六尚書置六人領六曹事大唐因之○主事二漢有之漢光祿勳有南北庭主事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察茂才高第者為之後漢范滂字孟博自光祿四行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泰聞之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蕃乃謝又胡伯蕃公沙穆並為之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

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員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隨曹閑劇而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一人雜用士人顔愍楚者文學名流為內史主事大唐並用流外○令史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簡練有吏能者為之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後漢韋彪字孟達上疏曰往時楚獄大起故署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名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一也郎缺以令史

久次者補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恥焉時故事尚書郎缺以令史各次補之光武始改用孝廉為郎而孝廉丁邯稱病不就詔問實病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耳帝怒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也中詔遣出竟不能為郎又郎中裴著詣闕上書訟梁冀矯暴冀陰殺之學生劉常當代名儒素善於著冀召常補令史以此辱之也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鄭弘奏曰職尊賞薄多無樂者請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之蜀志董厥為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後遷至尚書令史平臺事西晉令史朝晡詣都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又賈充為尚書令以目疾表置

省事史四人尚書置省事自此始也其品職與諸曹令史同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詣堅問事堅見其瓌傑問曰卿於朕代為何官緯答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才王景略之儔也而朕失之今日之亡不亦宜乎晉宋蘭臺寺正書令史雖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板給書僮孔顗為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司所糾孔顗性素儉蘭臺令史者三吳富人輕顗故也梁陳與晉宋同後魏令史亦朱衣執笏然謂之流外勳品北齊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令史皆平揖郎無拜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為卑冗不參官

品開皇十五年詔州縣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煬帝以四省三臺皆曰令史九寺五監諸衛府則皆曰府史於時令史得官者甚少年限亦賒隋牛弘常問於騎尉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制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求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理鍛鍊苦辛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弘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也炫曰齊氏立州不過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欲從容

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大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京師穀羅貴遠人不相顧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充選不獲已而為之遂促年限優以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為官途總章中詔諸司令史考滿合選者限試一經時人嗟異著於謠頌時閻立本為右相姜恪為左相立本無他才識時以善畫稱之恪嘗累為將軍立功塞外是歲京師饑旱弘文崇賢司成三館學生並放歸本貫當時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

行臺省

行臺省魏晉有之昔魏末晉文帝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黄門侍郎鍾會等以行臺從至晉永嘉四年東海王越帥衆許昌以行臺自隨是也越請討石勒表以行臺隨軍及後魏謂之尚書大行臺別置官屬後魏道武帝置中山行臺以秦王儀為尚書令以鎮之孝文永熙三年以宇文泰為大行臺以蘇綽為行臺度支尚書北齊行臺兼統民事自辛術始焉武定八年辛術為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忐殺郡守文宣聞之勑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難向京師留卿為行臺亦欲理邊民寃枉監理收守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啟聽報以下先理後表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其官置令

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隨時權制江左無行臺唯梁末以侯景為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隋謂之行臺省有尚書令僕射左右仕置各一人主事四人有考功兼吏部主爵司勲禮部兼祠部主客膳部兵部兼職方駕部庫部刑部兼都官司門度支兼倉部金部工部屯田兼水部虞部侍郎各一人每行臺置食貨農圃武器百工監副各置丞食貨四人農圃一人武器二人百工四人録事等員食貨農圃百工各二人武器一人蓋隨其所管之道置於外州以行尚書事大唐初亦置行臺貞觀以後廢其後諸道各置採訪等使每使有

判官二人兼判尚書六行事亦行臺之遺制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二十二

通典卷二十三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五

尚書下

吏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司封郎中 員外郎 司勳郎中 員外郎 考功郎中 員外郎

周禮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變冢言太者百

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謂之太宰宰主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以佐王理邦國漢成帝初分尚書置四曹蓋因事設員以司其務非擬於古制也至光武乃分為六曹迄於魏晉或五或六亦隨宜施制無有常典自宋齊以來多定為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部為秋官工部為冬官以承周六官之制若參詳古今徵考職任則天官太宰當為尚書令非吏部之任今吏部之始宜出夏官之司士

又夏官之屬有司士下大夫二人掌羣臣之版版名籍也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謂用功過黜陟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年數多少知其老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理告王所當進退以德詔爵有賢者之

德乃詔以爵以功詔禄理有功勲後詔以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漢成帝初置尚書有常侍曹主公卿事後漢改為吏曹主選舉祠祀後又為選部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事陳羣為尚書延康元年始建九品官人法拜吏部尚書又毛玠字孝先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吳暨豔字子休為選曹尚書性峭厲好清議當時郎署混濁多非其人欲區別賢愚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減等數其居位貪鄙志節汙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故怨憤聲積競言豔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豔坐自殺晉與魏同山濤為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啟然後公奏舉無遺才凡所題目終始如

其言唯用陸亮尋以賄敗啟事曰臣欲以郗生為溫令詔可尋又啟曰訪聞詵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詔曰君為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為清議與不便當裁處之江霦字思賢三為選官始為吏部郎遷侍中吏部尚書僕射世說曰鍾會見王戎裴楷總角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劉聰僭號省吏部置左右選曹石勒時又置左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霦音彬宋時吏部尚書領吏部刪定三公比部四曹孝武不欲威權在下大明二年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而省五兵後還置一吏部尚書順帝昇明元年又置五兵二尚書晉宋以來吏部尚書資位尤重宋時徵豫章太

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至謂左丞傅隆曰選皆出我乎隆言之孰政徐羨之曰黄門以下專以相委過此則與衆參之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遂不就選案黄紙錄事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署紙尾又庾炳之為吏部尚書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能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詣炳之宅諮事因留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所司奏免官

梁陳亦然 梁蕭子顯為吏部尚書性凝簡負才氣見凡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又謝覽字景滌朏之弟瀹之子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時以為榮又王蕬字仲通為都官尚書能接人士皆願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傾屬又謝舉字言揚遷掌吏部舉祖莊宋代再典選至舉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

後魏北齊吏部統吏部掌褒崇選補考功主爵三曹 自洛陽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數四文襄帝少年高明

所蔽也跡袁淑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辛術為尚書性尚貞明擢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前後銓衡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

後周有吏部中大夫一人掌羣臣及諸子之簿辨其貴賤與其年歲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依六勳之賞頒祿之差

小吏部下大夫一人掌貳吏部之事

領司勳上士等官屬大司馬

隋吏部統吏部主爵司勳考功四曹牛弘為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所進用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鑑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貞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又曰盧愷攝吏部尚書何孚奏蘇威陰事愷相連獄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為海州刺史又吏部參選者甚多愷即不授

官皆作色而遣戚有從父弟徵肅二人徵詣吏部徵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凡劣愷以戚之故而授朝請郎文帝怒曰愷敢將天官爲私惠乃除名爲庶民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

大唐龍朔元年改吏部尚書爲司列太常伯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吏部爲天官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改爲文部至德初復舊掌文官選舉總判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四曹事舊令班在侍中中書令上開元令移在侍中中書令下尚書六曹吏部兵部爲前行戶刑爲中行禮工爲後行其官屬自後行遷

入二部者以為美自魏晉以來凡吏部官屬悉高於諸曹其選舉皆尚書主之自隋置侍郎貳尚書之事則六品以下銓補多以歸之大唐至貞觀以前尚書掌五品選事（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文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由此言之即尚書兼知五品選事明矣）至景龍中尚書掌七品以上選侍郎掌八品以下選至景雲元年宋璟為尚書始通其選而分掌之因為常例開元以前諸司之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議政於朝堂午後

理務於本司自開元以來宰相員少資地崇高又以兵吏尚書權位尤美而宰臣多兼領之但從容衡軸不自銓綜其選試之任皆侍郎專之尚書通署而已遂為故事或分領其事則列為三銓四年六月勑其員外郎御史幷餘供奉官直進名勑授自此不在吏部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其一為中銓其一為東銓各有印

○侍郎二人隋煬帝置說在歷代郎中篇凡六司侍郎皆貳尚書之事吏部初置一員總章元年加一員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分掌選部流內六品以下官是為銓衡之任凡初仕進者無不仰屬焉當選集之際勢傾天下列曹之中資位尤重初隋世高孝基為吏

部侍郎房玄齡杜如晦與選孝基時加賞異後以為知人大唐大皇帝永徽時馬戴裴行儉為吏部侍郎貞觀以來最為稱職又鄧元挺為此官不稱職甚為時談所鄙常患消渴選人因號為鄧渴坐比遷澧川刺史有能名武太后重拜為天官侍郎其弊愈甚又以許子儒為之子儒不以藻鑑為意其補官悉委令史句直時曰平配後崔玄暐為之介然自守絕於請謁為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選司令史乃設齋自慶武太后聞之復拜為天官侍郎

○郎中二人

漢魏以來尚書屬或有侍郎或有郎中或曰尚書郎或曰某曹郎或則兩置或為互名雖稱號不同其職一也皆今郎中之任山公啟事曰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又曰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不容纖雜也乃以議郎杜默為之齊謝朓為吏部郎上表三讓說在歷代郎官篇又王儉為吏部郎專斷曹事又陸慧曉字叔明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

政以來洛執選事甚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以事詢問之甚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嘗為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官然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又王亮字奉叔為吏部郎銓序著稱及後為吏部尚書拘資次而已當代謂為不能又任昉為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轉御史中丞又職官錄曰梁吏部郎舊視中丞遷侍中又陳吏部郎中秩六百石後魏孝文帝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為朕舉一吏部郎給卿三日假尋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為之亮字敬儒自參選事垂將二十年廉慎明決尚書曰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又曰韋陽為吏部郎性貪婪黷貨官吏皆有定價隋初諸曹郎皆謂之侍郎煬帝三年置六司侍郎後遂改諸曹侍郎但曰郎其吏部郎改為選部郎國初復為選部郎中武德二年選部郎中鄭元𤩪以贓犯處極刑是也五年改為

吏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選補流外官謂之小銓并掌文官名簿朝集祿賜假使并文官告身分判曹事 ○員外郎二人 隋開皇六年置吏部員外郎一人煬帝三年改為選部承務郎武德三年復舊加置一人一員判廢置一員判南曹起於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奏置未置以前銓中自勘責故事兩員轉廳至建中元年侍郎邵說奏各挾闕替南曹郎王銷以後遂不轉廳貞元十一年閏八月侍郎杜黃裳奏舊例轉廳初武太后延載元年人加一員聖歷二年八月省開元十二年四月勑兵吏各專定兩人判南曹尋却一人判貞元元年九月又以兩人判至十二年閏八月又却一員判 ○司

封郎中一人 左傳曰晉文公執秩以正其官注云執秩主爵秩之官漢尚書有封爵之任而無其官故後漢書曰馮勤字偉伯光武以為郎中給事尚書使典諸侯封事勤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

相踰越莫不厭伏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勲不定皆尚書有左右主客曹北齊河清中改為主爵置郎中一人屬吏部主封爵之事隋初為主爵侍郎煬帝改為主爵郎武德初為主爵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封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封郎中掌封爵皇之枝族及諸親內外命婦告身及道士女冠等天寶八載十一月勑道士女冠籍每十載一造永為常式至德二年十一月勑道士女冠等宜依前屬司封曹 ○員外郎一人隋文帝置煬帝改為主爵承務郎武德初為主爵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司勲郎中一人周禮夏官有司勲上士掌六鄉賞地之法歷代無聞至後周吏部有司勲上士一人掌六勲之賞以等其功如古之主爵隋文帝置司勲侍郎煬帝改為司勲郎永徽五年十二月四夜司勲庫失火中歷並盡龍朔二年改為司勲大夫咸亨初復故掌校定勲績論官賞勲官告身等事 ○員外郎二

人隋文帝置煬帝改為司勲承務郎武德初為司勲員外郎

○考功郎中一人漢文帝時京房作考功課吏之法然其職不在尚書至光武改尚書三公曹主歲書考課課諸州郡魏尚書有考功定課二曹宋元嘉三十年又置功論郎並其任也例在吏部郎中篇後魏考功郎掌考第孝秀北齊考功郎中亦掌考第及孝秀貢士隋文帝置考功侍郎煬帝改為考功郎武德初復為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考功為司績咸亨初復舊掌考察內外百官及功臣家傳碑頌誄謚等事

○員外郎一人隋文帝置煬帝改為考功承務郎武德初復為考功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武德舊令考功郎中監試貢舉人貞觀以來乃以員外郎專掌貢舉省郎之殊美者至開元二十四年移貢舉於禮部而考功員外郎分判事而已

戶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度支郎中　員外郎　金部郎中　員外郎　倉部

郎中　員外郎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按今戶部之職與地官之任雖亦頗同若徵其承受考其沿襲則戶部合出於度支度支主計算之官也算計之任本出於周禮天官之司會云又太宰之屬有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契書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逆謂受而鉤考之可知得失多少漢置尚

書郎四人其一人主財帛委輸至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寺專掌軍國支計吳有戶部吳孫休初即位戶部尚書階下讀奏而晉有度支晉當陽侯杜元凱為度支尚書内以利民外以救邊備物置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又張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決定廟筭皆主筭計也宋齊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梁亦有之後魏度支亦掌支計崔亮為度支尚書經營費用歲減億計北齊度支統度支掌計會凡軍國損益供糧廩等事倉部左戶左戶掌天下計帳戶口右戶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課金部庫部六曹後周置大司徒卿一人如周禮之制其屬有民部中

大夫二人掌承司徒敎以籍帳之法贊計人民之衆寡

隋初有度支尚書則幷後周民部之職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凡吏民上書悉經此曹理之後漢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工作鹽池苑囿魏置左民尚書晉惠帝又加置右民尚書至於宋齊梁陳皆有左民尚書而後魏有左民右民等尚書多領工役非今戶部之例而梁陳兼掌戶籍此則略同自周隋有民部始當今戶部之職開皇三年改度支為民部統度支民部金部倉部四曹國家修隋志謂之戶部蓋以廟諱故也煬帝時韋冲為民部尚書又武德二年隋民部尚書蕭瑀為相府司錄大唐永徽初復改民部為戶部廟諱故也太宗在位詔官名及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相連

者並不諱至高宗始諱之顯慶元年改戶部為度支龍朔二年改度支尚書為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戶部尚書初戶部居禮部之後武太后改置天地四時之官以戶部為地官由是遂居禮部前神龍元年復改地官為戶部總判戶部度支金部倉部事○侍郎二人蓋周官小司徒中大夫頒同其任後周依周官令侍郎則隋煬帝置民部侍郎大唐因之後改曰戶部龍朔二年改為司元少常伯咸亨元年復為戶部侍郎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舊制一員長安四年加一員神龍元年減二年復加○郎中二人漢尚書郎一人主戶口墾田吳時張溫為尚書戶曹郎魏有民曹郎晉分為左右民曹宋齊以

下或為左民或為左戶後魏有戶部郎北齊有左右民曹例在戶部郎中屬隋初為戶部侍郎煬帝除侍字隋末改為民部郎武德初為民部郎中龍朔二年改郎中為大夫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戶口籍帳賦役孝義優復蠲免婚姻繼嗣百官衆庶園宅口分永業等建中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奏大曆以前戶部事繁所以郎中員外各二人判署自兵興以後戶部事簡度支事繁唯郎中員外各一人請回輟郎中員外各一人分判度支案待天下兵革已息却歸本曹奏勑依

○員外郎二人隋文帝置煬帝改為承務郎武德三年復為員外郎

○度支郎中一人漢初張蒼善筭以列侯主計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謂之計相殆今度支之任魏尚書有度支歷代度支具尚書中隋初為度支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度支為司度咸亨元年復舊掌支使國用開元二十四年三月戶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雜春綵稅草諸色旨符每年一造據州府及諸司計紙當五十萬張仍差百司抄寫事甚勞煩條目既多詳檢難遍緣無定額支稅不常亦因此涉姦情長姦偽臣今與採訪使及朝集使商量有不穩便於人非當土所出者隨意沿革務從允便即人知定准政有常文編成五卷以為長行首冠省事司每年但收應支物數頒行每州不過一兩紙仍附驛送勑依至德以後戎事費多二年十二月呂諲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充句當度支使上元元年五月劉晏為戶部侍郎句當度支事元年建子月元載為戶部侍郎句當度支使寶應元年正月劉晏為戶部侍郎句當度支使二年二月韓滉以宰相加度支使五月二日竇參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度支使自後雖無亦有他官判或云權判亦云專判

○員外郎一人 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金部郎中一人 周官有職金掌金玉錫石丹青之令魏尚

書有金部郎其後歷代多有之北齊金部主才量尺度內外諸庫藏文帳隋盧昌衡字子均祖孝徵薦為尚書金部郎毋謂人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冥矣隋初為金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金部為司珍咸亨初復舊天寶中改為司金至德初復舊掌庫藏金寶貨物權衡度量等事自開元二年置鑄錢使皆以他官為之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倉部郎中一人周官有倉人主藏九穀又有廩人主藏九穀之數賙賜稍食魏尚書有倉部郎後魏有太倉尚書亦其任也故後魏書曰李訢為太倉尚書攝南部事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積延停歲月大為困弊歷代多有倉部曹皆掌倉廩之事後周有地官屬司倉下大夫隋初為倉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倉部為司庾咸亨初復舊天寶中改為司儲至德初復舊掌諸倉廩之事開元二十六

年以後置出納使皆以他官為之訢音許斤切○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禮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祠部郎中　員外郎　膳部郎中　員外郎　主客郎中　員外郎

唐虞之時秩宗典三禮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後漢尚書吏曹兼掌齋祀亦其職也魏尚書有祠部曹及晉江左有祠部尚書掌廟祧之禮嵇含臺中宴會詩其祠部云仰承宗廟懷祇虔常與右僕射通職不常置以右僕射攝之歷代皆與右僕射通職宋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

齊梁陳皆有祠部尚書後魏為儀曹尚書北齊祠部尚書統祠部掌祠祀醫藥死喪贈賻主客虞曹屯田起部五曹又有儀曹主吉凶禮制屬殿中尚書後周置春官卿又有禮部而不言職事後改禮部為宗伯又春官之屬有典命掌內外九族之差及玉器衣服之令沙門道士之法後改典命為大司禮儀改大司禮復為禮部謂之禮部大夫後周盧愷為禮部大夫充聘陳使至隋置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四曹蓋因後周禮部之名兼前代祠部儀曹之職大唐龍朔二年改禮部

尚書為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禮部為春官神龍元年復舊總判祠部禮部膳部主客事○侍郎一人周官春官小宗伯中大夫頗同今任後周依周官今侍郎則隋煬帝置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策試貢舉及齋郎弘崇國子生等事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開元二十三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進士李權所詆朝議以考功位輕不足以臨多士至二十四年遂以禮部侍郎掌焉開元天寶之中昇平既久舉士務進天下髦彥由其取舍故勢傾當時資與吏部侍郎等同○郎中一人周官春官肆師下大夫亦頗同今任魏尚書有儀曹郎掌吉凶禮制歷代多有例在吏部篇宋齊儀曹屬祠部梁書曰武帝謂徐勉云今帝業初構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

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畧誦上口遂拜為儀曹郎後周依周官隋初為禮部侍郎煬帝除侍字人改為儀曹郎武德初改為禮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大夫咸亨初復舊其後曹改而官不易掌禮樂學校儀式制度衣冠符印表疏冊命祥瑞鋪設喪葬贈賻及宮人等

○員外郎一人

周禮四司上士後周依焉至隋文帝置禮部員外郎煬帝改為儀曹承務郎武德三年復舊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祠部郎中一人

魏尚書有祠部郎歷代皆有主禮制後魏裴修為中大夫兼祠部曹祠部曹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撰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後周有典祠中大夫隋初為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延載元年五月制天下僧尼隸祠部不須屬司賓開元二十年正月制僧尼隸祠部天寶十一年改祠部為職祠至德初復舊掌祠祀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祝醫

樂等及僧尼簿籍自天寶六載及至德三年常置祠部使以他官為之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户部員外郎同

○膳部郎中一人膳部於周官即膳夫凌人二職也晉尚書有左士右士曹後魏都官尚書管左士郎北齊改左士為膳部郎掌侍官百司禮食餚饌屬都官尚書後周有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飲食屬大冢宰隋膳部屬祠部初置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膳大夫咸亨初復舊天寶十一年人改膳部為司膳至德初復舊掌飲膳藏冰及食料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户部員外郎同

○主客郎中一人漢成帝初置尚書有客曹主外國夷狄後光武分改為南主客北主客二曹至魏亦為南主客至晉氏分為左右南北四主客或單為客曹宋齊梁陳單有主客後魏吏部管南主客祠部管左主客北齊改左主客為主爵南主客為主客隋初為侍郎煬帝除侍字尋又

改為司藩郎武德初改為主客郎中龍朔二年又改主客為司藩咸亨元年復舊掌二王後及諸藩朝將○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兵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職方郎中　員外郎　駕部郎中　員外郎　庫部郎中　員外郎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即今兵部之任也魏置五兵尚書周官有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兵之名當出於此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

兵也晉初無太康中乃有五兵尚書而又分中兵外兵各為左右按晉雖分中兵外兵為左右與舊五兵為七曹然尚書唯置五兵而已無七兵尚書之名至後魏始有七兵尚書耳今諸家著述或謂晉太康中置七兵尚書誤矣宋五兵尚書唯領中兵外兵二曹餘則無矣齊梁陳皆有之後魏為七兵尚書北齊為五兵統左中兵掌諸都督告身諸宿衛官右中兵掌畿內丁帳事諸兵力士左外兵掌河南及潼關以東諸州丁帳及發召諸兵右外兵掌河北及潼關以西諸州所典與左外兵同都兵掌鼓吹太樂部小兵等事五曹後周置大司馬其屬又有兵部中大夫小兵部下大夫其職並缺至隋

乃有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曹蓋因後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之職大唐龍朔二年改兵部尚書為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夏官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改為武官至德初復舊掌武官選舉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其分領選舉亦為三銓制如吏部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其一為中銓其一為西銓各有印○侍郎二人隋煬帝置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曽名或改而官不易舊制一員總章元年加一員掌署武職武勳官三衛及兵士以上簿書朝集祿賜假使差發配親士帳內考覈及給武

職告身

○郎中一人歷代兵部曹皆有郎具尚書中或單為郎或置郎中例在吏部郎中篇隋初為兵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改為兵部曹郎武德三年改為兵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與侍郎同

○員外郎二人隋文帝置兵部員外郎煬帝改為兵曹承務郎武德三年復舊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職方郎中一人周禮夏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九州之國歷代無聞至後周依周官隋初有職方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城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路程遠近親化首渠

○員外郎一人周官夏官職方上士後周依周官隋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駕部郎中一人周禮夏官之屬有輿司馬又有校人主馬之官又有牧師掌牧放又有巾車掌公車之政及王之五輅此皆駕部之本也魏晉尚書有駕部郎宋時

駕部屬左民尚書齊亦有之後魏與北齊並曰駕部郎中後周有駕部中大夫屬夏官隋初為駕部侍郎屬兵部及辛公義為駕部侍郎勾檢馬牧所獲十餘萬疋文帝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竭忠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輿大夫咸亨初復舊天寶中改駕部為司駕至德初復舊掌輿輦車乘郵驛廄牧司牛馬驢騾闌遺雜畜開元十八年閏六月勑北來給傳使人為先傳馬事頗勞煩自今以後應乘傳者宜給紙劵二十三年十月勑新給都督刺史并關三官州上佐並給驛發遣二十八年六月勑有陸驛處得置水驛自二十年以後常置館驛使以他官為之

○員外郎一人周官有輿上士後周有小駕上士蓋其任也至隋置與戶部同

○庫部郎中一人周官有司甲掌戈盾弓矢之長各辨其物以待軍事

魏尚書有庫部郎晉因之宋庫部主兵仗文帝宴會有荒服外歸化人帝問尚書庫部郎顧琛曰庫中仗有幾

許琛詭對曰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多秘不言帝既問失言及琛詭對善之歷代或有或缺後魏北齊庫部屬度支尚書掌凡戎仗器用後周有武藏中大夫隋屬兵部初為庫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庫大夫咸亨初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庫部為司庫至德初復舊掌軍器儀仗鹵簿法式及乘具等

○員外郎一人 周官有司兵中士後周有小武藏下大夫隋改置與户部同

刑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都官郎中 員外郎 比部郎中 員外郎 司門郎中 員外郎

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蓋其任也漢成帝時尚書初置二千

石曹主郡國二千石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後漢光武改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政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詞訟罪法亦謂之賊曹重於諸曹華譚集尚書二曹論曰劉道貞問薛令長在吳何作答曰為吏部尚書問曰吳待吏部何如餘曹答曰並通高選吏部特一時之俊劉曰晉魏以來俱爾獨謂漢氏重賊曹為是吳晉重吏部為非薛君曰八座秩同班等其選並清宜同一揆若人才或多或少選例難精如不得已吏部職掌人物人物難明謂吳晉為得而君何是古而非今劉難曰今吏部非為能刊虛名舉沉樸者故錄以成人位處三署聽曹探鄉論而用之耳無煩乎聰明賊曹職典刑獄刑獄難精是以欲重之答曰今之賊曹不能聽聲觀色以別真偽縣不能斷獄之尚書也夫在獄者率小人在朝者率君

子小人易檢君子難精俱不得已吏部宜重賊曹宜輕也魏青龍二年置尚書都官郎佐督軍事晉復以三公尚書掌刑獄宋三公比部皆主法制又置都官尚書主軍事刑獄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齊梁陳並有都官尚書後魏亦有都官尚書北齊都官統都官掌畿內非違得失二千石掌畿外得失比部水部膳部五曹又有三公曹掌諸曹囚帳斷罪赦日建金鷄等事又掌五時讀時令屬殿中尚書後周有秋官大司寇卿掌刑邦國其屬官又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隋初有

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都官為刑部尚書統都官刑部比部司門四曹亦因後周之名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刑部尚書為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太后改刑部為秋官神龍初復舊天寶中改為憲部至德初復舊總判刑部都官比部司門事○侍郎一人周官小司寇中大夫蓋今任也後周依周官至隋煬帝置刑部侍郎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刑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律令定刑名案覆大理及諸州應奏之事○郎中二人周禮大司寇屬官有士師下大夫蓋今任也漢尚書有三公曹後漢有二千石曹魏有都官曹皆掌刑罰獄訟之事歷代沿革具尚

書中或為侍郎或置郎中例在吏部郎中篇後周有小刑部下大夫屬秋官府隋初置刑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為憲部郎武德三年改為刑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復舊與侍郎同

○員外郎二人 隋文帝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為憲部承務郎武德三年改為刑部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都官郎中一人 漢司隸校屬官有都官從事掌中都官不法事後漢人改尚書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魏青龍二年始置尚書都官郎佐督軍事晉宋尚書都官燕主刑獄歷代事具尚書中具官例在吏部郎中注後周則曰司厲隋初為都官侍郎掌簿錄配役官私奴婢良賤訴競俘囚等事煬帝除侍字置員外二人武德三年加中字減一人龍朔二年改為司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簿斂配役官奴婢簿籍良賤及部曲客女俘囚之事

○員外郎一人 周官有司屬下士蓋並今任也後周依焉

隋改置與户部同

○比部郎中一人

魏尚書有比部曹晉因之宋時比部主法制齊梁陳皆有比部曹後魏亦然北齊掌詔書律令勾檢等事後周曰計部中大夫蓋其任也隋初為比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比部為司計至德初復舊掌內外諸司公廨及公私債負徒役工程贓物帳及勾用度物

○員外郎一人

改置與户部員外郎同

○司門郎中一人

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掌授管鍵啓閉歴代多闕至後周依周官隋初有司門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門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門籍關橋及道路過所闌遺物事

○員外郎一人

周官有司門上士後周依焉後改置與户部同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屯田郎中

員外郎　虞部郎中　員外郎　水部

郎中　員外郎

周禮冬官其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是其一焉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凡吏民上書後漢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魏置左民尚書亦領其職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而不常置每營宗廟宮室則權置之事畢則省以其事分屬都官左民二尚書北齊起部亦掌工造屬祠部尚書後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其屬工部中大夫二人承司之

事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至隋乃有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二曹蓋因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大唐龍朔二年改工部尚書為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太后改工部為冬官神龍初復舊總判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事○侍郎一人隋煬帝改置工部侍郎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平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掌典造工匠諸公廨屋宇五行並紙筆墨等事○郎中一人晉尚書有起部曹歷代皆有員尚書中隋初為工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為起部郎武德三年改為工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平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其後曹名改而官不易所掌與侍郎同○員外

郎一人隋文帝置工部員外郎煬帝改為起部承務郎武德三年復為工部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屯田郎中一人漢成帝置尚書郎兩人其一人掌戶口墾田蓋尚書屯田郎之始也至魏尚書有農部郎又其職也至晉始有屯田尚書及太康中謂之田曹後復為屯田江左及宋齊則左民郎中兼知屯田事梁陳則曰侍郎後魏北齊並為屯田郎隋初為屯田侍郎兼以掌儀武之事故隋書曰柳彧為屯田侍郎時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請棨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棨戟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有外門既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服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田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屯田官田諸司公廨官人職分賜田及官園宅等事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虞部郎中一人虞部

蓋古虞人之遺職至魏尚書有虞曹郎中晉因之梁陳曰侍郎後魏北齊虞曹掌地圖山川遠近園囿田獵雜木等並屬虞部尚書後周有虞部下大夫一人掌山澤草木鳥獸而阜蕃之人有小虞部並屬大司馬隋初為虞部侍郎屬工部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虞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虞部為司虞至德初復舊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須田獵等事

○員外郎一人隋初置與戶部員外郎同龍朔以後曹名改而官不易

○水部郎中一人周禮夏官有司險掌設國之五溝五塗而達其道路蓋其職也魏尚書有水部郎歷代或置或否後魏北齊有水部屬都官尚書亦掌舟船津梁之事後周有司水大夫隋初為水部侍郎屬工部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川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中改水部為司水至德初復舊掌川瀆津濟船艫浮橋渠堰漁捕運漕水

張磑等事○員外郎一人後周小司水上士隋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龍朔二年以後曹名改而官不易

通典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卷

通典卷二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職官六

御史臺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令任也王有命則贊為之辭寫其理之法令命來受者則授之　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

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叔孫通新定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而去是也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御史大夫寺在大司馬門內無塾其門署用梓板不雘色題曰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成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是其徵也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顏師古曰官曹通名為寺後漢趙岐本名嘉以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又應劭官儀曰廷尉案責上

御史臺又謝靈運晉書曰漢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為三臺後漢蔡邕以侍御史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三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游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御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後魏之制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尚書令僕以下悉送南臺後魏臨洮王舉哀兼上尚書左僕射元順不肯送名又不送簿中尉舉彈之順奏曰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詔許之後元子思為御史中尉朔朝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尚書郎裴獻伯移注云按蔡氏漢儀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避執版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子思奏曰臣按漢書御史中丞為獨坐又按魏書曰崔琰既為中丞百僚震恐則中丞不揖省郎亦已久矣憲臺不屬部坐

亦非今日又按孝文帝職令朝會失時則御史彈之若不送名到否何驗獻伯等亂常變紀請付法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以古事檢孝文帝舊格以聞尋從子思奏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大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闢主陰殺也按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北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改司經局為柱坊置司直為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以兵部尚書李員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開北門此說非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

綱而已舊例御史臺不受詞訟有通詞狀者立於臺門候御史御史竟往門外收採如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元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或訴訟之事其鞫案禁繫則委之大理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因自大理來往滋其姦故又案事入法多為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以自繫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其後罕有聞風彈舉之事多受詞訟推覆理盡然後彈之將有彈奏則先牒監門禁止勿許其入按宋書云二臺劾奏符光祿加禁止不得入殿省是其先例光祿主殿門武太后時改御史臺為

肅政臺凡置左右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又置肅政臺使六人受俸於本臺略與御史同尋罷之）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時議以右多名流左多寒刻其遷登南省者右殆倍焉以其不陵朝貴故也二臺迭相糾正而左加敬憚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書韋方質為條例刪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延載以後奉敕乃巡不每年出使也）睿宗即位詔二臺並察京師資位既等競為彈糾百僚被察殆不堪命太極元年以尚

書省悉隸左臺月餘右臺復請分綰尚書西行事左臺大夫竇懷貞乃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之官並隸焉其左臺本御史臺也又別置右臺右臺地即今太僕寺是也本隋長秋監地武太后改為司宮臺移於街北遂以其地置右臺右臺既廢以其地為御史臺使院開元八年移太僕寺於此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內供奉裏行者各如正員之半太宗朝始有裏行之名高宗時方置內供奉及裏行官皆非正官也開元初又置御史裏使及侍御史裏使殿中裏使監察裏使等官並無定員議與裏行同穆思泰元光謙呂太一翟章並為裏

使尋省建中三年九月御史臺請置推官二人常與本推御史同推覆奉勑依其臺憲故事官資輕重則杜易簡韓琬註記詳焉杜易簡撰御史雜法四卷韓琬撰御史臺記十二卷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秦官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漢因之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漢舊儀拜御史大夫為丞相左右前後將軍贊五官中郎將授印拜御史大夫二千石贊左右郎將授印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成帝欲修壁雍通三公官故改御史大夫為大

司空金印紫綬秩比丞相御史大夫月俸四萬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師帝從之遂復為御史大夫皆宰相之任事具宰相篇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

漢高帝以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王相上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之始堯為昌符璽御史有人謂昌曰君之吏趙堯奇才必代君為相昌曰堯刀筆小吏何至是乎後果然又倪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張湯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日旰天子亡食丞相充位而已又趙綰為御史大夫請無奏太皇太后事即竇太后也好黃老言患其不用儒故奪其政又杜周為御史大夫後周子延年又為御史大夫以居父官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又貢禹字少翁為御史大夫

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凡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言無所復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見史記又曰鄭弘為大夫守之數年不得匡衡居之未滿歲而丞相死即代之後漢初廢御史大夫更始至長安以隗囂為御史大夫建元元年光武東巡泰山以張純視御史大夫從封禪禮畢罷至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以郗慮居焉華歆亦為之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魏黄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為司空末年復有大夫而吳有左右焉晉書曰魏以司空何曾為晉國丞相以王沉為御史大夫是也吳孫休以丁密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晉初省之此

皆為三公非今御史大夫也今御史大夫即漢以來御史中丞是也後代或置大夫皆中丞之互名非漢舊大夫之任唯劉聰僭號置御史大夫亞於三公頗似漢制也

中丞

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漢高帝詔徵賢良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晉灼曰中執法乃中丞也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漢中丞有石室以藏祕書圖讖之屬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蓋居殿中察舉非法也及御史大

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率即今之御史大夫任也自此以後並如今御史大夫也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又其任也周禮少宰注曰若今御史中丞初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置長吏而中丞官職如故武帝時以中丞督司隸司隸督丞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下至黑綬漢中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出為二千石哀帝元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為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與尚書令

司隷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為三獨坐言其尊也凡中丞以下並宫屬少府（以下謂侍御侍書等）魏初改中丞為宫正舉鮑勛為之百僚嚴憚（陳羣及司馬宣王舉勛為之）後復為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隷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晉傅咸奏云司隷中丞得糾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所未譬朝廷無以易之又劉暾字長叔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以即真晉元帝即尊號省司直置中丞皇太子以下悉得糾劾之）中丞專糾行馬内司隷專糾行馬外雖制如是然亦更奏衆官實無其限

王恬字元愉為中丞簡文初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臺夜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溫見奏事歎曰兒乃敢彈我真可尚

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漢志執金吾每月一日繞行宮城宜是省金吾此事併中丞也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職官錄云青綬兼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斷之餘內外衆官皆受停駐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有司奏御史中丞劉式之儀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衆官應詔各得行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皇太子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

駐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為行馬之內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從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否其六門內既非郡縣部界即不合依門外也齊中丞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齊沈冲與兄淵淡三人並歷中丞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

韝音溝執青儀囊題云宜官告以受詞訟一人緗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自齊梁皆謂中丞為南司梁江淹字文通為中丞齊明帝曰令君為南司足以肅震百僚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朏等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梁益二州刺史贓賄付廷尉理罪臨海永嘉二太守及諸郡二千石大縣長官等多被劾理內外肅然明帝曰君可謂近世獨出又何敬容為宰相妾弟盜米執送領軍敬容以書解之領軍將軍河東王譽封其書以奏武帝怒付南司推劾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向元日大會張綰為中丞兄續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道騶分趨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焉喤音横

陳因梁制陳徐陵為中丞奏彈司空安城王頊

導從南臺官屬列奏案而入陳主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時安城王在殿上侍立陵命殿中侍御史引下遂劾免之 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彥然膏粱名士猶不樂 宋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與延之書曰絳騶清路白簡深劾取之仲容或有虧耶王球甚矜曹地遇從弟僧朗除御史中丞球謂曰汝為此官不復成膏粱矣齊王僧虔遷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職王氏分枝居烏衣者為官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 後魏為御史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遜避其餘百僚下馬弛車止路傍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與分道 元志為洛陽令與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彪曰御史中尉

辟朱華羽蓋駐論道劔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曰臣神州縣主晉天之下誰非編民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遂令分路自東魏徙鄴無復此制北齊武成以其子瑯琊王儼兼為御史中丞欲雄寵之復舊制儼出北宮凡京畿之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儼總領四職武成觀之遣中使馳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勑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騰人顛觀者傾京邑北齊高恭之字道穆為御史中丞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以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主泣訴於帝帝不責謂穆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

寇之法辨國之五禁亦其任也隋以國諱改中丞為大夫大唐因隋亦曰大夫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武太后改置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各一人太極初復舊掌肅清風俗彈糾內外總判臺事自周隋以來無儀衛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韋思謙除左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言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等難以姑息其後大夫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勑申明隅品致敬其禮由之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為大夫又坐受拜其後有與之抗禮至今不改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官政略無承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

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資決稍有忤意列其罪前後犯貶黜者過半羣僚側目上常謂曰卿為大夫深副朕意御史中丞舊持書侍御史也初漢宣帝元鳳中感路温舒尚德緩刑之言季秋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持書持書御史起於此也後因別置冠法冠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後漢亦二人銅印青綬選明法律者為之蔡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者補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自桓帝之後無所平理茍充其位而已魏置持書執法掌奏劾

而持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宋志曰魏置御史八人有持書曹掌考課不知餘復何曹晉置四人太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持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後并江南遂省黃沙持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持書侍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持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宋代掌舉劾齊梁並同皆統侍御史自宋齊以來此官不重自郎官轉持書者謂之南奔梁謝幾卿自尚書三公侍郎為持書侍御史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是也梁天監初始重其選

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魏掌糾禁內朝會失時服章違錯饗宴會見悉所監之北齊亦有焉後周有司憲上士二人亦其任也隋又為持書侍御史臺中簿領悉以主之大唐永徽初高宗即位以國諱故改持書侍御史為御史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中丞二人大足元年張易之縱恣益橫常私引相工李私泰占吉凶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武太后曰易之等已自上聞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臣知言發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

內史姚元崇恐忤旨遽宣勑令出璟曰天顔咫尺親奉德音不須宰相擅宣王命太后意解乃收易之等入臺尋赦之令就宅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若私見法無私也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均奏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寮寀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故云汝為君目將思明則知萬幾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竇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扆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化之道也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准法處分其有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上從之

亦時有內供奉本有一人聖歷中加一人尋省先天中復置

職副

大夫通判臺事開元二十一年三月置京畿都採訪處置使以中丞為之

侍御史

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老聃嘗為之秦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亦其任也又云蒼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史籍見史記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柱下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又職官錄曰秦改御史為柱下史一名柱後史謂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橈也一云冠法冠一名柱後惠文以鐵為柱也法冠者秦事云始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亦名獬豸冠獬豸獸名一角以觸不直也故執法者冠之亦為侍御史漢因之凡十五員又漢舊儀曰漢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依給事殿中為侍御史宿廬在石

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領錄二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侍御史御史大夫自調吏告入歸官比丞相掾史史白錄白錄著錄而已惠帝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其後又置監御史漢官儀曰侍御史出督州郡賦斂運漕軍糧言督軍糧侍御史至後漢復有護漕都尉官建武七年省晉大元六年又置督運御史官其舉郡國孝廉第四科云有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田延年遷侍御史劾霍光專廢立武帝時侍御史又有繡衣直指者出討姦猾理大獄而不常置直指而行無苟私也衣以繡者尊寵之也江充拜直指繡衣使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時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請沒入車馬令身侍北軍擊匈奴奏可貴戚惶恐見上叩頭

願得入錢贖罪又王賀字翁儒武帝時為繡衣御史逐捕羣盜皆縱而不誅暴勝之亦為之至後漢譙玄為繡衣御史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専行誅賞沈約云繡衣御史光武省順帝復置魏罷之後漢亦有侍御史員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祀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以公府掾屬高第補之或故牧守議郎郎中為之唯德所在初上稱守滿歲拜真出劇為刺史二千石平遷補縣令見中丞執板揖順帝復絶他選專用牢士有三缺三府各一舉劾案章事無大小尚書受成而

已威烈赫弈莫之敢犯真御史守中丞持書服其冠紋上事言守闕移稱真又按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祀）四曰尉馬曹（掌廐馬）五曰乘曹（掌車駕）豹尾之内便為禁省（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執政無所避常乘驄馬京都畏之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又張綱為侍御史安帝時遣人使按行風俗唯綱最年少官眾餘皆宿儒重位同日受命各之所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弟兄罪惡又陳翔字子麟拜侍御史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請收冀理罪時人奇之又楊秉字叔節拜侍御史京師咸稱有宰相之才）魏置御史八人當大會

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耗筆耳晉侍御史九人頗用郡守為之山公啓事曰舊侍御史頗用郡守令散二千石有才能尚少者可用不詔使八座詳之耗音餌品同持書而有十三曹十三曹者謂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筭曹及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廐牧馬牛市租後分庫曹置左庫外左庫二曹宋代多併諸曹凡十御史焉自漢以來皆朝服法冠晉武庫失火尚書郭彰與侍御史劉暾典知修復彰以后親輕傲以功程之間呵暾曰我不能截御角耶以御史著法冠有兩角故也暾厲色曰

曰天子法冠而欲截角命紙筆奏之䀡音他凡反齊有十人梁陳皆九人居曹糾察不法後魏御史甚重必以對策高第者補之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晝則外臺受事夜則番直內臺御史舊式不隨臺主簡代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為御史中尉始請革選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則更簡代御史北齊有八人亦重其選後周有司憲中士則其任也隋侍御史八人自開皇之前猶踵後魏革選自開皇之後始自吏部選用不由臺主仍依舊入直禁中大業中始

罷御史直宿臺內文簿皆持書主之侍御史但侍從糾察而已由是資位少減大唐自貞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復為雄要
貞觀十一年吳王恪好畋獵
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奏
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
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
坐萬
紀乎
其將除拜皆吏部與臺長官宰相議定然後依選例補奏其內詔別拜者不在其限
顯慶元年八月中書
侍郎平章事李義府
侍寵用事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諷大
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之有言其狀者上令給事
中劉仁範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於獄中
上知特原義府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擅殺寺丞

陛下雖以釋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非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主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並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落猶懼刑網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縱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請乞重勘正義當致死之由雪寃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視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姿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淫于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此而可恕孰不可容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

節伏請付法推鞫以申朝典

麟德以來用人尤重高宗常問羣臣求可為御史者僉舉萬年尉楊子失其名居數月復問之羣臣復舉焉上曰吾聞斯人常以褻服居公堂視事其可以為準繩司乎由是百司羣寮必表而親事

選授之命不由銓管及李義府掌大選寵任既重始得補之神龍三年吏部尚書蘇瓌案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韋庶人持敕命對御辯折上屢抑瓌而理普思侍御史范獻忠歷階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忠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後聞奏令使眩惑天聰擾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為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令聖躬萬福豈有剩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

自義府之後無出於吏部者舊御史遭長官於途皆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辭而止焉乾封中王本立為侍御史意氣頗高途

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鞍弛蹬輕重無恒開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

侍御史凡四員本二員顯慶中加二員乾封二年二月韋仁約除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約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攝州縣誠曠職耳

內供奉二員侍御史內供奉與殿中御史內供奉監察御史裏行其制並同皆無職田庶僕臺例占闕者得職田庶僕無闕可占則歲兩時請地子於太倉每月受俸及庶僕於太府

掌糾察內外受制出使分判臺事又分直朝堂與給事中中書舍人同受表裏冤訟迭知一日謂之三司受事其事有大者則詔下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同案之

亦謂此為三司推事後漢永安中侍御史寒朗共三府案楚獄亦今三司之例武太后時刑獄滋章凡二臺御史多苛刻無恩以誅暴為事猜阻傾奪更相陵搆此其為弊也神龍以來稍革之其後名流慎選侔於貞觀永徽矣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推者掌彈推鞫也彈掌彈舉公廨知公廨事雜事臺事悉總判之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為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為雄劇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亦謂之癡床言處其上者皆驕

傲自得使人如癡是故謂之癡床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為南床百日察其行步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禀而隨之先後虧失者有罰其太極以前二臺朝列之制侍御史與殿中隨仗入分居兩行東行在侍中黃門侍郎給事中後起居郎常侍正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下西行在中書令侍郎舍人後起居舍人常侍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大夫下承詔者各五日有旨召御史不呼名則承詔者出承詔御史舊在西開元初仍制在東侍御史或闕則假殿中承之自至德以來諸道使府參佐多以省郎及御史為之謂之外臺則皆檢校裏行及內供奉或兼或攝諸使官亦然

殿中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也晉置四人江左多置二人（宋徐爰自殿中侍御史轉南臺侍御史）梁有四人掌殿内禁衛内事後魏北齊皆有之隋初改曰殿内侍御史置十二人至煬帝省大唐置六員（初有二員貞觀二十二年增二員開元中加二員）内供奉三員初掌駕出於鹵簿内糾察非違餘同侍御史唯不判事咸亨以前遷轉及職事與侍御史相亞自開元初以來權歸侍御史

而遷轉猶同兼知庫藏出納及宮門內事知左右巡分京畿諸州諸衛兵禁隸馬彈舉違失號為副端開元二年三月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彥昭太子賓客韋嗣立青州刺史韋安石曰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為諸姑潛相引援既因提挈遂踐台階或驅車造門着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一至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比濟結為舅甥神龍之初理合誅死天網疎漏腰領須誤全與安石託附阿韋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則相王輔政制定阿韋臨朝之策此時朝野恂懼人神怨憤臣忝司清憲敢不糾彈彥昭等並請准法處分於是並貶其官閤門之外百僚班序有離立失列言囂而不肅者則糾罰之其正冬大會則戴玄豸乘馬加

飾大夫中丞加金勒珂珮具服上殿供奉左右或缺則吏部以他官攝之其郊祀廵幸大備鹵簿出入由旌門者監其隊伍初武太后時有殿中裏行及員外殿中御史官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真者神龍以來無監察則有裏行

監察侍御史

監察御史初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史漢罷其名至晉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以吳混之為之掌行馬外事晉志云古司隸知行馬外事晉過江罷司隸官故置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亦蘭臺之

職及有禁防御史宋齊以來無聞後魏太和末亦置此官宿直外臺不得入宿內省北齊檢校御史十二人後周司憲旅下士八人蓋亦其職隋開皇二年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凡十二人煬帝增置十六員掌出使檢校大唐監察御史十員初有四員貞觀二十二年加二員顯慶中加二員開元中加二員裏行五員掌內外糾察并監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西鳳闕南侍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

開元七年三月勅並令隨仗入閤隋末亦遣御史監軍垂拱三年十一月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言舊制有御史監軍今未差遣恐虧失節度武太后曰將出師君授之以斧鉞閫外之事皆使裁之始聞比來御史監軍乃有控制軍中大小之事皆須承禀非所以委專征也以卑制尊理便不可不許

罪人當笞於朝者亦監之分為左右巡糾察違失高宗時御史韋仁約奏劾中書令褚遂良抑買宅地遂良貶為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贓賄貪濁四失禮義敎五淫昏狠戾論咨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長安四年三月監察御史蕭至忠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咨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

（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憚其剛正）以承天朱雀街為界每月一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若蒐狩則監圍察斷絕失禽者量宜劾奏（景龍三年監察御史崔琬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等驕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僂趨出待罪朝堂今楚客等瞋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約為兄弟時人竊號為和事天子）開元初革以殿中掌左右巡監察或權掌之非本任也職務繁雜百司畏懼其選拜多自京畿縣尉（京畿即赤縣也）又有監察御史裏行者太宗置自馬周始焉（始馬周以布衣有詔

令於監察御史裏行遂以為名後高宗時王立本自忻州定襄縣尉為之凡裏行皆受俸於本官多復本官者自王大賓後罷本官俸方有即真者武太后時復員外監察試監察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真者又有臺使八人俸亦於本官請餘同監察時人呼為六相吏部式其試監察神龍以來無復員外及試但有裏行凡諸內供奉及裏行其員數各居正官之半唯俸祿有差職事與正同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倉郭處權與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番人情暹不得已受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主簿

主簿漢有御史主簿張忠為御史大夫署孫寶為主簿魏晉以來無聞隋大業三年御史臺始置主簿二人隋兼置錄事員二人大唐置一員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其俸祿與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為大夫以吏部主事林懷信為之貞觀中自張弘濟為此官之後遂為美職管轄臺中雜務公廨廚庫檢督令史奴婢配勲散官職事每食則執黄卷書其譴罰錄事以下小吏各有差

通典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二十五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七

諸卿上

總論諸卿少卿附

夏制九卿記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也亦有六卿殷周皆然殷亦九卿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周之九卿即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

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三代諸卿雖名號不同然其官職相沿與周不異說在歷代官制篇漢以太常光祿勲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謂之九寺大卿後漢九卿而分屬三司太常光祿勲衛尉三卿並太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所部多進為三公各有署曹掾史隨事為員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尚書令陳忠常欲襃崇大臣故奏建此禮魏九卿與漢同九卿名數與漢同晉以太常等九卿即漢九卿兼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太康四年增九卿

禮秩元帝以賀循為太常而散騎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唯拜太常而已宋齊及梁初皆因舊制宋卿尹皆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衛尉則武冠晉服制以九卿皆文冠乃進賢兩梁冠非舊也梁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司農卿三卿是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少府卿加置太僕卿三卿是為夏卿以衛尉為衛尉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大匠卿三卿是為秋卿以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大舟卿三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後

魏又以太常光祿勳衛尉謂之三卿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六卿各有少卿太和十五年初置少卿官掌同大卿北齊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為九寺晉荀勗曰九寺可併於尚書後魏亦有三府九寺則九卿稱寺久矣然通異名不連官號其官寺連稱自北齊始也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隋九寺與北齊同自昔三代以上分置六卿至周明備至秦及漢雖事不師古猶制度未繁後漢有三公九卿而尚書之任又益重矣魏晉以降職制日增後周依周禮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習久已不能革其視聽故隋氏復廢六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設庶務煩滯加六尚書似周

之六卿又更別立寺監則戶部與太府分地官司徒職事禮部與太常分春官宗伯職事刑部與大理分秋官司寇職事工部與將作分冬官司空職事自餘百司之任多類於斯欲求理要實在簡省

煬帝降光祿以下八寺卿階品於太常而少卿各加置二人始開皇中諸司署唯典掌受納至煬帝署令為判首取二卿同判丞唯知檢局令闕丞判

大唐九寺與北齊同卿各一人少卿各二人丞以下有差龍朔二年改九寺之名凡卿皆加正若太常卿為奉常正卿他皆如此後各復舊

太常卿 丞 主簿 博士 太祝 奉禮郎 協律郎 兩京郊社署 太樂署 鼓吹署 太醫署 太卜署 廩犧署 汾祠署 太公廟署

今太常者亦唐虞伯夷為秩宗兼夔典樂之任也周時曰宗伯為春官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欲令國家盛大常存故稱太常顔師古曰太常者王之旌也畫日月焉王者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為太尊大之義也惠帝更名奉常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惠帝時叔孫通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定漢儀法皆叔孫通所著論也又任越為太常坐廟酒酸免孔臧為太常坐南陵橋壞免王莽改太常御為秩宗後漢秩與漢同每祭祀前奏其禮儀及行事賛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助祭則平

冕七旒漢舊制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後漢不必侯也舊制陵縣悉屬嵗舉孝廉後漢則否後漢周澤為太常清潔修行卧疾齋宮其妻窺問所苦澤怒以妻干齋禁收送獄時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嵗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得作事復昏迷又桓榮及子郁皆為太常初榮受學章句減其煩辭後郁又刪定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又劉愷為太常御論議常引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忼忼劉太常忼呼郎切

建安中為奉常魏黄初元年改為太常魏晉皆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魏夏侯玄為太常多所任改晉王祥為太常高貴鄉公命為三老又鄭默字思元為太常山濤欲舉一親為博士見默語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言衆

而能整也又蔡謨字道明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奏宜金石帝納焉臨軒作樂自此始宋齊皆有之舊用列曹尚書好遷選曹尚書領護梁視金紫光祿大夫陳因之後魏為上卿兼置小卿官周禮有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即其任北齊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掌陵廟羣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之屬後周建六官置大宗伯卿一人掌邦禮以佐皇帝和邦國是為春官隋曰太常與北齊同煬帝加置少卿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太常為奉常少卿及丞隨寺名改光祿以下諸寺准此咸亨元年復舊光

宅元年改太常為司禮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禮儀祭祀總判寺事少卿二人通判餘寺少卿職並同太常少卿本一員神龍中加一員領丞一人主簿二人博士四人太祝三人奉禮郎協律郎各二人齋郎五百五十二人其餘小吏各有差郊社太公廟大樂鼓吹太醫太卜廪犧等署各有令其郊社及太公廟兩京皆有

○丞秦置一人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後漢凡諸丞皆掌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舉廟中非法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職官要録曰晉宋九卿丞皆進賢一梁冠介幘皁衣銅印黃綬齊梁墨綬歴

代皆有漢谷永字子雲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又犇孔為太常丞父賢以孔當嗣太常職掌陵廟煩劇多過劾孔自免懷嫌不去官及賢疾篤孔坐廟事繫獄梁舊用員外郎遷尚書郎天監七年改視尚書郎陳因之後魏北齊亦有之隋有二人大唐因之分判寺事餘寺丞職並同○主簿漢有之漢鹵簿之制太常駕四馬主簿前車八乘魏晉亦有焉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一人陳因之北齊有功曹五官主簿二人歷代諸主簿多說在列職篇大唐置二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等事餘寺主簿並同職○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

掌引導乘輿王公以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秦有博士數十人兩漢太常屬官皆有博士掌以五經教子弟則今國子博士是也說在本篇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於詢度歷代皆有隋有四人大唐因之甚為清選資位與補闕同掌撰五禮儀注導引乘輿贊相祭祀定誄謚及守祧廟開閉掃室及祥瑞之事中宗將為韋后父酆王陵廟各置五品令太常博士楊孚曰興寧永康陵尚置七品令酆王不可上踰先帝又勑武氏崇恩廟齋郎以五品子充孚曰太廟齋郎尚取七品以下子武氏不宜取五品也上曰太廟可准崇恩置孚曰崇恩為太廟之臣太廟為崇恩之君以臣准君猶為僭逆以君准臣奈天下何事皆寢○太祝殷官與太

宰等官為六太周官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秦漢有太祝令丞後漢亦曰太祝令丞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因之後周依周官至隋置太祝署太祝令丞煬帝罷署太祝八人大唐初有七人後增為九人開元二十三年減置三人掌讀祝文出納神主○奉禮郎漢大鴻臚有理禮郎四十七人晉理禮郎四人屬大行令後魏理禮郎四人北齊有奉禮郎三十人屬鴻臚寺之司儀署後周有理禮中士下士各一

人隋有奉禮郎十六人屬太常寺煬帝減置六人大唐初有理禮郎四員掌設板位執儀行事至永徽二年以廟諱改為奉禮郎開元二十三年減二員奉禮本名理禮國家撰五代史志至永徽七年乃成於時此官已改故隋書百官志謂北齊及隋理禮皆為奉禮奉禮之名雖見於前史其改始自永徽○協律郎漢曰協律都尉李延年為之武帝以李延年善新聲故為此官後漢亦有之魏杜夔亦為之魏武平荊州初得杜夔知音識舊樂故為此官晉改為協律校尉後魏有協律郎又有協律中郎北齊及隋協律郎皆二人大唐因之掌舉麾節樂調

和律呂監試樂人典課○兩京郊社署周官有典祀掌以時祭祀秦漢有太祝令丞屬奉常景帝改為祠祀武帝更曰廟祀後漢祠祀屬少府魏晉有太祝令丞宋曰明堂令丞掌祀五帝之事齊有太祝及明堂二令梁有明堂太社二令並屬太常北齊太廟令兼領郊祀崇虚二丞郊祀掌五郊羣神崇虚掌五嶽四瀆神後周有司郊上士中士司社中士下士隋太常寺置郊社署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掌郊社明堂祠祀祈禱及茅土衣冠等事○太樂署周

官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亦謂之樂尹以樂舞教國子左傳楚鍾建為樂尹即大司樂也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及丞又少府屬官并有樂府令丞後漢永平三年改太樂為太予樂令掌伎樂人凡國祭饗掌諸奏樂盧植禮注云大予令如古大胥漢太樂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以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順身體循禮者以為舞人魏復曰太樂令丞晉亦有之齊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齊太樂及諸陵令永明末置用二品三品勳置主簿戶曹六品保舉梁陳因之後魏置太樂博士北齊曰太樂令丞

後周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後改為樂部有上士中士

隋有太樂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掌習音樂樂人簿籍

○鼓吹署周禮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後漢有承華

令典黄門鼓吹屬少府晉置鼓吹令丞屬太常元帝省

太樂并鼓吹哀帝復省鼓吹而存太樂梁有鼓吹令丞

又有清商署北齊鼓吹令丞及清商部並屬太常隋有

鼓吹清商二令丞至煬帝罷清商署大唐鼓吹署令丞

各一人所掌頗與太樂同○太醫署周官有醫師上士

下士掌醫之政令秦兩漢有太醫令丞亦主醫藥屬少府後漢又有醫丞有醫工長魏因之晉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而屬宗正過江省宗正而屬門下省宋齊隸侍中梁陳因之後魏有太醫博士助教北齊又曰太醫令丞後周太醫下大夫隋太醫署令二人大唐因之主醫藥凡領醫針灸按摩咒禁各有博士武德中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染比許胤宗每療皆愈或謂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答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有脈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脈然後識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立即可愈今人不能別脈

莫識病源以情意度多用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兎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疎乎既不可言故無著述甄權貞觀中百餘歲撰脉經鍼方明堂人形圖其弟立亦達醫術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録驗方五十卷○太卜署殷官太卜為六太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秦漢有太卜令後漢并於太史自後無聞後魏有太卜博士北齊有太卜局丞後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士龜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一人大唐因之○廩犧署周禮有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秦漢內使左馮翊廩犧令丞並掌犧牲鴈鶩後屬大司農後漢河南尹屬

官有廩犧丞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隋皆有之大唐令丞各一人掌犧牲粢盛之事○汾祠署齊太公廟署並有令丞各一人大唐開元中置

光祿卿 丞 主簿 太官署 珍羞署 良醞署 掌醢署

秦有郎中令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漢因之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事已下建省讀驚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不足一獲譴死矣其謹慎如此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如淳曰勳之言閽也閽古主門之官光祿主宮門故也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水也郎有淫官婢婢

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擿奴其隱人過失如此王莽改光禄勳為司中後漢曰光禄勲所掌同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考其徳行而進退之漢東京三署郎有徳應四科者歳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及三署郎罷省光禄勲循依舊舉四行衣冠子弟以充之郊祀之事掌三獻光禄勲居禁中如宋之殿中御史有獄在殿門外謂之光禄外部兩漢自光禄太中中散諫議等大夫及謁者僕射羽林郎郎中侍郎五官武賁左右等中郎將奉車駙馬二都尉車戸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戸衛曰戸郎並屬光禄勲後漢張湛字子孝拜光禄勲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輙陳諫其失嘗

乘白馬上後見湛恢曰白馬生且復諫矣又杜林字伯山為光祿勳內供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士以此高而慕附又荀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冊拜司空建安末復改光祿勳為郎中令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勳併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自魏晉以後無復三署郎而光祿不復居禁中唯外官朝會則以名到焉二臺奏劾則符光祿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入殿省光祿主殿門故也其宮殿門戶至宋文猶屬焉梁除勳字謂之光祿卿御舊視列曹尚書天監中視中庶

子職與漢同後魏又置少卿北齊曰光禄寺置卿少卿兼掌諸膳食帳幕隋文帝開皇三年廢光禄寺入司農十二年復置初有卿及少卿各一人煬帝加置二少卿雖取漢代舊名而其職則别大唐龍朔二年改光禄寺為司宰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為司膳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終獻行事少卿二人領太官珍羞良醖掌醢等四署署各有令丞○丞漢二人多以博士議郎為之後漢一人魏晉因之銅印黄綬梁陳視員外郎其員外説在通直散騎常侍郎中後

魏北齊並有之隋有三人大唐置二人○主簿漢置晉宋齊梁陳並有之北齊曰功曹五官主簿隋二人大唐因之○太官署令丞於周官為膳夫庖人外饔中士下士蓋其任也秦為太官令丞屬少府兩漢因之桓帝延熙元年使太官令得補二千石魏亦屬少府晉屬光祿勳宋齊屬侍中梁門下省領太官陳因之後魏分太官為尚食中尚食知御膳隸門下省而太官掌百官之饌屬光祿御北齊因之後周有典庖中士內膳中士隋如

北齊大唐因之各一人○珍羞署令丞於周官有籩人掌四籩之實蓋其任也後漢少府屬官有甘丞主膳具晉太官令有餳官果官吏各二人自後無聞北齊餚藏令屬光禄寺後周有餚藏中士下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長安中改為珍羞神龍初復舊開元初又改之有令丞各一人○良醖署令丞於周官有酒正中士下士掌酒之政令後漢湯官丞主酒屬少府晉有酒丞一人齊食官局有酒吏梁曰酒庫丞北齊有清漳令丞主酒後周如

古周之制隋曰良醞署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掌醢署令丞於周官有醢人掌四豆之實自後無聞至齊諸公府有醸食典軍二人後周有掌醢中士下士隋曰掌醢署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

衛尉卿 丞 主簿 武庫署 武器署 守宮署 公車司馬令 左右都候

衛尉秦官掌門衛屯兵漢因之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內衛寺於周垣下為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其職略同

而不常置（顔師古曰各隨所掌之宮以為官名）後漢有衛尉卿一人職與漢同晉銀章青綬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掌冶鑄領冶金（凡領五十三百五十冶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屬揚州不屬衛尉）晉江左不置衛尉宋孝武復置南齊掌宮城管鑰（後漢張衡西京賦曰衛尉八屯以警夜巡南齊宮城諸却敵城樓上本施鼓持夜者以應更唱髙帝以鼓多警眠遂改以鐵磬）梁衛尉卿位視侍中職與漢同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徼糾察不法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為衛尉寺有卿及少卿各一人隋文帝開皇三年廢衛尉寺入太常及尚書省

十三年復置掌軍器儀仗帳幕之事而以監門衛掌宫門屯兵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衛尉為司衛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又改為司衛神龍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初少卿一人太極元年加一人領武庫武器守宫三署署各有令○丞秦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後漢一人魏晉並同宋孝武增置一人梁亦有之後魏北齊並有隋因之大唐置二人○主簿一人漢衛尉駕四馬主簿前車以乘晉有衛尉主簿二人宋齊梁陳因之北齊隋亦有二人大唐

因之○武庫令丞於周官司甲司弓矢等下大夫司戈盾等中士下士蓋其任也兩漢曰武庫令屬執金吾後漢又有考工令丞屬太僕主造兵器成付武庫令晉魏因之晉後屬衛尉宋齊武庫令丞屬尚書庫部梁陳屬衛尉御北齊亦有後周如周官隋如北齊大唐因之各一人天寶六年四月勑改儀制令廟社門宮門每門各二十戟東宮每門各十八戟一品門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國帶職事二品散官光祿大夫以上鎮國大將

軍以上各同職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
護門十四戟上柱國帶職事三品上護軍帶職事二品
若中都督上都護門十二戟國公及上護軍帶職事三
品若下都督諸州門各十戟並官給貞元五年十二月
中書門下奏應請列戟官准儀制令正一品開府儀同
三司嗣王郡王并勲官上柱國柱國等帶職事三品以
上並許列戟准天寶六載四月敕文加散官光祿大夫
鎮國大將軍以上各同職事品近日散試官便帶高階

者衆恐須商量者伏請准舊制令本文取帶三品以上正員職事為定敕旨依○武器署令丞隋行臺尚書省有武器監令大唐永徽中始置各一人掌祭祀及朝會巡幸及公卿婚葬鹵簿之事○守宮署漢有守宮令丞掌御紙筆墨及諸財用并封泥之事屬少府晉及北齊屬光禄勲北齊守宮令掌張設之事梁陳屬大匠卿隋屬衛尉寺大唐置令一人掌諸鋪設帳幕氊褥床薦几席之事廣德二年二月勑文京兆府諸司諸使幕士丁匠總八萬四千五百人數内宜月支二十九百

四十四人仍令河東關內諸州府據戶口分配不得偏出京兆府餘八萬一千一百一十四人並停○公車司馬令秦屬衛尉漢因之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章四方貢獻及闕下凡所徵召公車者皆總領之漢張釋之為公車令時景帝為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遂劾其不敬文帝免冠謝太后太后詔赦之然後得入宮也後漢有丞一人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戟以遮訬出入也晉江左以來直曰公車令宋以後屬侍中隋有公車署置令丞大唐無○左右都候周禮司寤氏有夜士干寶注曰今都候之屬後漢

各一人主劒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宮中諸有詔奏罪左都候執戟戲車縛送付詔獄在宮大小各付所屬見尚書令僕射尚書皆執板拜見郎對揖屬衛尉

後無

宗正卿　丞　主簿　崇玄署　諸陵署　太廟署

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其親疎秦置宗正掌親屬漢因之更以叙九族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五年又於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致教訓焉選有德義者為之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上書宗伯請

以聞為書付郵亭令送至宗伯常以正月賜宗伯帛十疋王莽併宗伯於秩宗後漢曰宗正卿一人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皇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皇族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胡廣曰宗正又歲一理諸王世譜差敘秩第髡口昆切兩漢皆以皇族為之不以他族楚元王子郃侯劉辟彊劉德等迭為此官又後漢書曰劉軫字君文梁孝王之胤為宗正卒官遂世掌焉魏亦然晉兼以庶姓山公啟事曰羊祜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御缺不審可轉作否咸寧三年又置宗師以扶風王亮為之使皇室戚屬奉率德義

所有施行必令誥之梁王彤亦為宗師東晉省之屬太常桓溫奏省宋齊不置宗正梁天監七年復置之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籍以皇族為之陳因之後魏有宗正卿少卿北齊亦然後周有宗師中大夫掌皇族定世系辨昭穆訓以孝悌屬大冢宰隋如北齊之制大唐龍朔二年改為司宗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屬神龍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初少卿一人太極元年加置一人掌皇族外戚簿籍及邑司名帳領崇玄署及諸陵太廟開元二十五年制宗正等寺官

屬皆以皇族為之○丞漢亦用皇族後漢一人後漢劉茂字子衛為宗正丞歷代皆有之至隋有二人大唐因之○主簿梁置陳北齊隋皆有大唐因之置一人○崇玄署令一人初後魏天興二年置仙人博士掌煮鍊百藥北齊置昭玄等寺掌諸佛教有大統一人都維那三人兼置功曹主簿等員以管諸州縣沙門之法後周置司寂上士中士掌法門之政又置司玄中士下士掌道門之政隋初置崇玄署令丞至煬帝改郡縣佛寺為道場置道場監

一人改觀為玄壇監一人大唐復置崇玄署初又每寺觀各置監一人屬鴻臚貞觀中省開元中以崇玄署隸宗正寺掌觀及道士女冠簿籍齋醮之事○諸陵署漢有諸陵園寢官屬太常長陵令秩二千石為高祖陵也故尊其秩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史記曰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後漢每陵園令各一人掌按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戒盜賊晉宋皆曰令而梁初為監後亦改為令梁以下皆有之大唐每陵令丞各一人初屬太常開元二十五年並屬宗正寺

○太廟令漢有諸廟寢園令長丞（宋志曰漢西京曰長東京曰令）晉有太廟令宋太廟令領齋郎二十四人齊梁以下皆有（後魏有太常齋郎漢書曰田千秋為高廟寢郎）舊屬太常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二月勅宗廟所奉尊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所宜奏聞至五月太常少卿韋縚奏曰謹詳經典兼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别置署司事非稽古其太廟署請廢省本司專奉其事許之二十五年勅宗正設官實司屬籍而陵寢崇敬宗廟惟嚴割隷太常殊

乖本系奉先之旨深所未安自今巳後諸廟署並隸宗正

太僕卿 丞 車府署 主簿 乘黄署 諸牧署 典廐署 典牧署

周官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似今太僕之職一云周穆王置太僕正以伯冏為之冏俱永切掌輿馬秦因之在周官則校人掌馬巾車掌車及置太僕兼其任也漢初夏侯嬰常為之漢書曰夏侯嬰為沛公太僕常奉車自高帝至文帝常為太僕又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曰六馬領五監龍馬閑駒

槖泉騊駼承華五監各有長丞騊徒刀切駼大胡切六廄皆有令或曰六廄謂未央承華騊駼龍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武帝承文景蓄積海內殷富廄馬有四十萬匹時匈奴數寇邊遣衛青霍去病發十萬騎并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窮追大破匈奴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久不北擊匈奴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王莽改太僕為太御後漢太僕與漢同亦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初漢西京置六廄東京約省唯置一廄趙岐字臺御為太僕持節安慰天下祭肜字次孫為太僕帝過孔子講堂指子路室曰此太僕之室也太僕吾之禦侮也魏因之晉初有之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

王領典牧乘黃驊騮龍馬等廄令自元帝過江之後或置或省太僕既省故驊騮廄為門下之職潘尼字正叔為太僕造乘輿箴晉諸公賛云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廄馬充多征吳得以濟事晉宋以來不常置郊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畢則省齊亦然梁太僕卿位視黃門侍郎統南牧左右牧龍廄內外廄陳因之後魏兼置少卿太武帝平統萬赫連昌定隴右禿髮沮渠等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六畜滋息馬三百餘萬匹駝駝將半之牛則無數孝文帝還洛陽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漸南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滋甚北齊太僕寺

統驊騮左右龍左右牧乘黃車府署御及少御各一人後周如古周隋如北齊煬帝加署少御一人大唐龍朔二年改太僕為司馭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僕神龍初復舊御一人掌馭五輅少御本一員景雲元年加一員領乘黃典廄典牧車府等四署署各有令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御張萬歲勾當羣牧至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領六監初置四十八監跨蘭渭秦原四州之地猶為隘狹更析八監布於河曲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儀鳳三年少御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方

稱使爾後或戎狄外侵或牧圉乖散洎乎垂拱漸耗大半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有五萬頭初有羊十一萬二千口是年有二十萬六千口盛於垂拱○丞秦漢有兩人後漢一人漢書張敬字子高為太僕丞魏晉因之東晉或省或置梁有丞陳因之後魏北齊丞一人隋三人大唐因之○主簿梁置一人北齊亦一人隋二人大唐因之○乘黃署後漢太僕有未央廄令魏改為乘黃廄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為名乘黃亦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皁一云神黃獸名龍翼馬身黃帝乘而仙晉以下因之宋屬太常銅印墨綬進

賢一梁冠絳朝服歷代皆有志掌乘輿大唐令丞各一人掌乘輿車輅○典廐署於周官有校人圉師趣馬掌十二閑之馬漢西京太僕有龍馬長東京有未央廐令掌乘輿及宮中之馬魏為驊騮廐晉有驊騮龍馬二廐自宋以後分驊騮廐屬門下梁太僕有龍廐及内外等廐陳因之北齊有驊騮左右龍等署後周有左右廐各上士一人隋如北齊大唐改龍廐為典廐署令二人丞四人掌在廐繫飼馬牛及雜畜事○典牧署於周官牧

師下士四人掌牧馬而頒之秦漢邊郡置六牧師令說在諸牧監篇魏晉以下因之隋有典牧牛羊等署各置令丞大唐有乘黄等四署令丞各四人掌外牧及造酥酪脯腊之事○車府署秦有車府令以趙高為之歷代皆有漢魏屬太僕宋齊以後屬尚書駕部北齊以下又屬太僕大唐置令丞各一人掌王公以下車輅○諸牧監漢太僕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在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魏置牧官都尉晉因之自後無聞北齊有左右牝牡駝

牛羊等署令後周曰典兆典牲上士中士又有典駝典羊典牛中士隋曰典牧署牛羊署令丞大唐初因之分曰牧監置監副監丞主簿武太后聖歷二年正月置控鶴府監一員從三品丞一員從六品主簿一員從七品控鶴左右各二十員從五品下以張易之為控鶴監統左控鶴出入供奉以麟臺監張昌宗統右控鶴內供奉久視元年六月改控鶴監為天驥府其月二十五日又改為奉宸大夫前改為天驥者宜內供奉員半千以奉宸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止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其年四月勅奉宸令一員從三品奉宸侍郎一員從四品上奉宸大夫十員左右各五品上奉宸驂乘十員左右各五品從六品上奉宸主簿一員從七品上凡二十四員以應二十四氣控鶴奉宸之名歷代不設既以車馬

名職遂
附此篇

大理卿

正　丞　主簿　獄丞　司直　評事
監

今大理者亦舜攝帝位臯繇作士正五刑周秋官之任

韓詩外傳曰晉文公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遂伏劒死君子曰忠與仁新序曰楚昭王時石奢為大理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奢曰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非忠遂刎頸而死於廷又家語曰季羔為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羔逃刖者守門謂羔曰彼有缺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此有室季羔入焉既罷羔問曰吾親刖子之足而逃我何也刖者曰曩者君理人以法令先君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顔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脱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者用

法一思仁恕則樹德如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秦為廷尉漢因之掌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與衆共之之義也兵獄同制故曰廷尉此應劭注也顔師古曰廷平也理獄貴平故以為號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為大理漢書云張釋之字季嘗為廷尉文帝出嘗有人從渭橋下走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奏其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所與天下公共也且以其時而立誅之則已令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今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乎後有盜高廟座前玉環者文帝欲族之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釋之曰法如是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如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衆皆呼為張廷尉又張湯為廷尉決大

獄欲傅古義名請博士弟子理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
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先為上分別其原以揚主之明言
此自天子意非由有司也奏事有善則讓曰監掾史某
所為也亭者平也均也又杜周為廷尉而善伺上所欲
客有讓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
旨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者
著為律後主所是者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三
尺者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又于定國為廷尉朝廷稱
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
尉民自以為不冤王莽時改大理為作士矣

後漢廷尉御凡郡國讞疑讞質也皆處當以報傅賢為廷尉每冬
至斷獄遲廻流涕
又盛吉為廷尉每冬至節罪囚當斷夜坐省狀其妻執
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淚又楊賜為廷尉乃歎曰昔
三后成功惟殷於民而臯繇不與焉蓋吝之也遂以世
非法家固辭漢官儀曰光武時有疑獄見廷尉曹史張

禹所問輒對處當詳理於是策免廷尉以禹代之雖越次而授亦足以厲其臣節皆以世家為之而郭氏尤盛郭躬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建安中復為大理鍾繇以大理為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為廷尉鍾毓字稚叔為廷尉聽君父亡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復改嫁毓所制也歷代皆為廷尉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為廷尉舊用黃門後視祕書監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玄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一寸謂之執方天監元年詔建康獄依廷尉三官置正監平并選士流視

給事中以尚書郎出為之冠服與廷尉三官同陳因之後魏亦曰廷尉北齊曰大理寺置御少卿各一人北齊宋世軌為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卒官廷尉御史諸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後周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附萬人之罪屬大司寇亦其任也今刑部侍郎之任隋初與北齊同文帝時議置六御將除大理盧思道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也至煬帝加置少卿二人趙綽為大理少卿時有侍郎辛亶常衣緋裩俗云利官文帝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令斬綽綽解衣當斬上使人問綽曰竟如何綽曰執法一心不敢

惜死上良久釋之他日又令斬二人綽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御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冀撼天心何論撼木上乃止時薛胄為大理御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

大唐龍朔二年改大理為詳刑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刑神龍元年復舊御一人咸亨三年十月張文瓘兼大理御旬日決疑獄事四百條莫不允當皆無怨言文瓘常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上元二年病卒大理諸囚一時慟哭開元二十一年七月大理御袁仁敬暴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歌曰天不恤冤人兮何奪我慈親兮有理無申兮痛哉安訴陳兮掌鞫獄定刑名決諸疑讞少御二人永徽六年初置少御一人神龍元年又加一員正二人丞六人主簿二

人司直六人評事十二人○正秦置廷尉正漢因之後漢一人黄霸字次公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理法平詔為廷尉正及夏侯勝非議下廷尉獄霸從勝受尚書何敞字比于為廷尉正而務仁恕時張湯亦為廷尉殘酷敞嘗與爭之所存者千數魏晉謂正監平為廷尉三官晉廷尉三官通視南臺持書舊尚書郎下還梁制服獬豸冠介幘皂衣銅印墨綬其後皆有魏司馬芝字子華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理耳魏武從之晉江統字元應為廷尉正作三刑議文隋開皇三年增為四員煬帝增為六員大唐二人通判寺事龍朔二年改

為詳刑大夫咸亨初復舊○丞自晉武咸寧中曹志上表請廷尉置丞宋齊梁並因之後魏亦然北齊曰大理丞一人隋初二人至煬帝改為勾檢官增為十六人分判獄事大唐又曰丞置六人杜景佺徐有功並為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止同制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主簿自晉魏宋齊梁陳皆有大唐置二人○獄丞晉有左右丞各一人宋齊因之梁陳置二人後魏北齊亦然隋有獄掾八人大唐曰丞有四人○司直後魏永安二年置司直十人御史中尉高穆所奏置視

五品隸廷尉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事漢武已置司直屬丞相府非此司直北齊隋因之隋初置十人煬帝置十六人大唐置六人掌承制出使推覆若寺有疑獄則參議之○評事漢宣帝地節三年初於廷尉置左右平員四人宣帝詔曰今遣廷吏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置正平員四人其務平之涿郡太守鄭昌上言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為理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就姦吏無所弄法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代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也宣帝始置左右平而三輔決錄注云何比于漢武帝為廷尉右平謬矣後漢光武省右

平唯有左平一人掌平決詔獄冠法冠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謂之廷尉評後魏北齊及隋廷尉評各一人開皇三年罷至煬帝乃置評事四十八人掌與司直同其後官廢大唐貞觀二十二年褚遂良議重法官復奏置評事十員掌出使推覆後加二人為十二員○監秦置廷尉監漢有左右監邴吉字少卿為廷尉監光武省右監唯有左監一人後漢陳咸為監執獄多恩議人從輕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云廷尉監晉起居注云廷尉監陸纔上表求增築訊堂圖先賢像詔許之隋開皇三年罷大

理監

通典卷二十五

通典卷二十六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八

諸卿中

鴻臚卿丞　主簿　典客署　司儀署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周禮又有象胥干寶注云若晉鴻臚也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史記曰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徐廣注云連敖典客

漢改為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導九賓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故曰鴻臚景帝二年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應劭曰皇帝建諸侯侯王賔諸侯王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跡賜與謚及哀策誄之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賔諸侯者顔師古曰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人建中六年改大鴻臚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又更名其屬官行人為大行令其屬官又有郡邸長丞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至後漢省但令郎理郡邸秦時又有典屬國官掌蠻夷降者漢因

之成帝河平元年省之并大鴻臚王莽改曰典樂後漢大鴻臚卿一人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餘職與漢同凡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使弔之及拜王嗣郭況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言富實也陳紀字元方拜大鴻臚卒官父寔為太邱長子羣為三公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魏及晋初皆有之魏韓宣字景然為大鴻臚始南陽韓暨以宿儒在宣前為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理行曷相如自東晉至於宋齊有事則權置兼官畢則省梁除

大守但曰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常導護贊拜職官録曰舊視散騎常侍天監中視中丞吏部後魏曰大鴻臚北齊曰鴻臚寺有卿少卿各一人亦掌蕃客朝及吉凶弔祭後周司寇有蕃部中大夫掌諸侯朝覲之敘有賓部中大夫掌大賓客之儀隋文帝開皇三年廢鴻臚寺入太常十二年復置領典客司儀崇玄三署至煬帝置少卿二人大唐龍朔二年改鴻臚為司文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為司賓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賓客凶儀之事及冊諸蕃少卿本一

員景雲二年加一員領典客司儀二署署各有令○丞

秦曰典客丞漢爲鴻臚丞（蕭望之為之）魏晉亦然（王敦為鴻臚卿謂阮修曰卿常無食鴻臚差有祿能作否修遂為丞）梁陳後魏北齊皆有之後周曰賓部上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有二人○主簿一人○

典客署周官有掌客上士中士秦官有典客漢改為鴻臚鴻臚屬官有大行令丞（本名行人武帝改為大行令丞）魏改大行令為客館令晉改為典客宋分置南北客館令齊梁陳皆有客館令丞後魏初曰典客監太和中置主客令北齊

有典客署後周置東南西北四掌客上士下士隋初又曰典客署置令丞煬帝改為典蕃署大唐為典客署置令丞各一人掌二王後蕃客辭見宴接送迎及在國夷狄○司儀署周官有司儀上士中士漢大鴻臚有理禮郎自後無聞後魏置司儀官北齊置署令丞後周置上士等員隋如北齊大唐因之置令丞各一人掌凶事儀式及喪葬之事

司農卿 丞 主簿 上林署 太倉署 鉤盾署 導官署 苑總監 諸倉監 司竹監

溫泉湯監　諸屯監　騪粟都尉等官　典農中郎將等官

少皡氏以九鳲為九農正鳲鳥也鳲有九種以為農號各隨其宜以教人事舜攝帝位命棄為后稷周則為太府下大夫秦為理粟內史掌穀貨漢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見宋志漢書曰主穀貨凡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皆屬焉毋將崇字君房為執金吾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乳母崇以為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修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人力供私費也王莽改曰義和後更為納言後漢大司農掌諸錢穀

金帛　鄭弘字巨君遷大司農在位一月料遣諸徒歲月已過竟者七百餘人弘舉吏黃固為尚書謂弘曰舊常一歲不能遣數百人明府一月而遣且千人何其多也弘曰不應一人為多宜遣萬人為少又鄭元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卒官又劉據為大司農以職事被譴靈帝召諸尚書而傳呼促步將加捶撻尚書令左雄奏曰九御位亞三公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永平始加撻罰非古典也帝從之九卿於此始免捶朴又鄭衆字仲師徵為大司農是時朝廷議欲改弊農田鹽鐵事衆諫以為不可詔切責至被舉劾衆執之不移

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給報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初郡國鹽官鐵官並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建安中爲大農魏

黄初元年又改為司農大司農桓範出奔謂曹爽曰大司農印在吾手所在得開倉而食範為司農以清省稱晉初因之渡江哀帝末省司農并都水孝武復置宋齊皆有之梁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陳因之後魏曰大司農北齊曰司農寺有卿少卿各一人掌倉市薪米園池果實後周有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屬大司徒隋初與北齊同煬帝置少卿二人潁川太守趙元淑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煬帝曰如卿意者幾時當了元淑曰不過十日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畢大唐龍朔二年改

司農為司稼咸亨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掌東耕供進耒耜及邦國倉儲之事領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署各有令丞）○丞秦曰理粟内史丞有二人漢為大司農丞亦二人或謂之中丞（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奏設常平倉給北邊省轉漕又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計會事）平帝又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後漢司農丞一人部丞一人（部丞主帑藏）魏晉因之銅印黃綬（宋齊以來墨綬）進賢一梁冠介幘皂衣後魏北齊皆有司農丞隋置五人大唐六人○主簿晉太康中置自

後無聞梁陳又有北齊亦然大唐因之〇上林署漢水衡都尉之職說在都水篇後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頗有人居皆主之魏晋因之江左無聞宋初復置隸尚書殿中曹齊因之梁陳屬司農北齊及隋亦然大唐因之有令二人丞四人掌諸苑囿池沼種植蔬果藏氷之事〇太倉署於周官有廩人下大夫上士秦官有太倉令丞漢因之屬大司農後漢令主受郡國傳漕穀其滎陽敖倉官中興皆屬河南尹歷代並有之晋江左以來又有東倉石

頭倉丞各一人北齊亦然後周曰司倉下大夫隋有令二人丞六人大唐有令三人丞二人掌倉廩出納○鉤盾署漢鉤盾令宦者典諸近園苑遊觀之事屬少府後漢亦有之晉大鴻臚屬官有鉤盾令自後無聞北齊如晉制隋如北齊令三人丞十二人大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薪炭鵝鴨藪澤之物天寶五載九月侍御史楊釗充木炭使自後相循或以京尹或以戸部侍郎充○導官署導擇周有舂人秦漢有令丞屬少府漢東京令丞主舂御米及作乾糒糒音備屬大司農歷代皆有

之大唐置令二人丞四人掌舂碾米麪油燭之事○苑
總監自隋而置東西南北各有監及副監大唐因之兼
有丞主簿等官以掌苑內宮館園池之事○諸倉監後
漢河南尹屬官有滎陽穀倉長丞梁司農有左中右三
部倉丞陳因之隋諸倉各有監官大唐因之掌倉廩出
納○司竹監漢有司竹長丞魏晉河南淇園竹各置官
守之後魏有司竹都尉隋曰司竹監大唐因之有監副
監丞掌植養園竹之事○溫泉湯監令大唐置掌湯院

守修整器物以備供奉○諸屯監隋置諸屯監及副監畿內者隸司農自外者隸諸州大唐因之置監及丞掌營種屯田勾當功課畜産等事○騪粟都尉騪音捜索也漢武帝軍官不常置又有理粟都尉以桑弘羊為之均輸令漢有之後漢省幹官長漢有之如淳曰幹音管或作斡主均輸之事所謂斡鹽鐵而榷酒酤也晋灼曰此竹箭幹之官長也均輸自有令顔師古曰如說近是也縱作幹讀當以幹持財貨之事耳非謂箭幹也初幹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籍田令掌耕國廟社稷之田於周為甸師漢文帝初立籍田置令漢東京及魏並不置晋武太始十年復置江左省宋文帝元嘉中又置○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典農校尉並曹公置

晉武帝太始二年罷農官為郡縣後復有之隋煬帝罷典農官

勸農謁者梁武天監九年置視殿中御史自駮粟以下盡屬司農今並無

太府卿丞 主簿 諸市署 平準署 左右藏署 常平署

周官有太府下大夫掌貢賦之貳受其貨賄之入須其貨賄於受藏之府歷代不置然其職在司農少府至梁天監七年置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及關津市肆陳因之後魏太和中又改少府爲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財物庫藏王顒謂楊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寔固曰減百官之禄及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

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北齊曰太府寺亦有卿少卿各一人又兼掌造器物後周有太府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大冢宰隋初與北齊同所掌左右藏及尚方司染甄官等署煬帝置少卿二人又分太府寺置少府監管尚方織染等署而太府但管京都市及平準左右藏大唐龍朔二年改太府為外府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府神龍元年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龍朔元年置少卿二人分監兩都事太極元年又加一人領兩京諸市平準左右藏常平

等九署署各有令丞○丞於周官爲太府上士之任自後無聞梁太府丞一人陳因之後魏北齊各一人後周曰太府上士隋又曰府丞大唐因之有四人○主簿亦周官太府下士之任自後無聞梁置一人陳因之後魏亦然隋置四人大唐因之減一人○諸市署周官有司市下大夫掌市之理漢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長丞後漢則河南尹屬官雒陽市長丞魏晋因之東晋則丹陽尹管之宋齊因之梁始隷太府陳因之後魏有京邑市

令北齊則司州牧領東西市令丞後周司市下大夫隋初京市令丞屬司農煬帝改隸太府大唐因之每市令一人丞二人○平準署周官有賈人中士下士主平定物價秦置平準令漢因之掌知物價及主練染作彩色趙廣漢州舉茂才為平準令後漢平準令丞隸大司農嘉平四年改平準為中準使宦者為之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為令丞魏少府屬官有平準令宋唯掌染順帝即位以帝諱準故曰染署齊又曰平準屬少府梁陳則曰平

水令丞北齊平準屬司農後周曰平準中士下士隋初如北齊煬帝改隸太府大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官市易○左右藏署周官有職幣上士中士掌邦財之幣又外府中士主泉藏有王府掌王之金玉兵器之藏內府中士主貨賄藏在內也職內上士主泉貨所入蓋其任也漢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丞魏因之晉有左右藏令屬少府晉江東置御史掌庫曹後分庫曹曰外左庫內左庫至宋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庫齊梁陳曰

右藏北齊曰左右藏令屬太府寺後周曰外府上士中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置左藏署令三人掌庫藏錢布帛雜綵右藏署令二人掌銅鐵毛角玩弄之物金玉珠寶香畫綵色諸方貢獻雜物○常平署漢宣帝時耿壽昌請於邉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常平之名起於此也後漢明帝置常滿倉晋又曰常平倉自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而不糴糶陳因之後魏太和中雖不名曰常平亦各令官司糴貯儉則出糶隋曰常平倉大唐武德中置常

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疇豐羨則增糴而收觸類長之後省監置常平署令一人掌倉糧管鑰出納糶糴凡天下倉廩和糴者為常平倉正租為正倉地子為義倉天寶八年通計天下倉糧屯收并和糴等見數凡一億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祕書監丞 祕書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佐郎 校書正字附 太史局令 丞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

禄二閣藏之於内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常（以其掌圖書秘記故曰秘書）後省魏武帝又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即中書令之任）文帝黄初初乃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為監掌藝文圖籍之事初屬少府後乃不屬（自王肅為監乃不屬）其蘭臺亦藏書籍而御史掌之（魏薛夏云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内閣）晉武帝以秘書併入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別置秘書監并統著作局掌三閣圖書

自是祕書之府始居於外其監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華嶠為祕書監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統之嶠集謝祕書監表曰劉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博通三入東觀非臣庸賤所敢投跡華譚為祕書監自負宿名意甚不快曰臣老矣將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日上不悅溫嶠表曰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今之祕書著作是也宋與晉同梁曰祕書省任昉字彥昇為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後周祕書監亦領著作監掌國史說在祕書丞注隋祕書省領著作太史二曹煬帝增置少監一人後又改監少監並為令大唐武德初復

改為監龍朔二年改秘書省為蘭臺改監為太史少監為侍郎咸亨初復舊天授初改秘書省為麟臺神龍初復舊掌經籍圖書監國史領著作太史二局太極元年增秘書少監為二員通判省事其後國史太史分為别曹而秘書省但主書寫勘校而已漢初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圖籍之事至魏晉其制猶存故歷代營都邑置府寺必以秘書省及御史臺為鄰雖非要劇然好學君子亦求為之魏徵後為秘書監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自是秘府圖籍燦然畢備○丞魏武帝置秘書令及丞一人典尚書奏事後文帝黄初中

欲以何楨為祕書丞而祕書先自有丞乃以楨為祕書右丞文帝徵何楨至為祕書郎月餘楨因事帝令問外曰吾本用楨為丞何故為郎按主者罪遂改為丞時祕書舊丞尚未轉乃以楨為右丞其後遂有左右二丞劉放為左丞孫資為右丞後省魏薛夏字宣聲為祕書丞帝常與推論書傳呼之不名謂之薛君晉復置祕書丞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稽紹司馬彪傳暢王詮等並為此官宋為黃綬餘與晉同齊梁尤重齊王儉字仲寶為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獻之梁劉孝綽除祕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又張率字士簡吳郡人遷祕書丞武帝曰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緒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卿定有名稱也陳隋印綬與

齊同歷代皆有後周柳虯為祕書丞時祕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因虯為丞始命監掌焉大唐龍朔二年改為蘭臺大夫咸亨初復舊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祕書郎後漢馬融字季長為祕書郎詣東觀典校書及魏武建國又置祕書郎嘗以劉邵為之出乘鹿車王肅表曰臣以為祕書職於三臺為近密中書郎在尚書丞郎上祕書丞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祕書丞郎俱四百石遷宜比尚書郎出亦宜為郡此陛下崇儒術之盛旨也尚書郎侍御史皆乘犢車而祕書丞郎獨乘鹿車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轉臺郎以為祕書丞郎之本意也晉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校閱脫誤進賢一梁冠絳朝服亦謂

之郎中武帝分祕書圖籍為甲乙丙丁四部使祕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左太冲為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中又鄭默字思元為祕書郎刪省舊文除其浮穢中書令虞松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鍾會左太冲劉隗等並為此官宋齊祕書郎皆四員尤為美職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十日便遷宋王敬弘子恢之召為祕書郎敬弘求為奏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日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無競之地文帝許之梁亦然張纘字伯緒為祕書郎固求不遷欲徧覼閣內圖籍自齊梁之末多以貴遊子弟為之無其才實當時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歷代皆有北齊又謂之郎中

隋除中字亦四員大唐亦四員分掌四部經籍圖書分判校寫功程事龍朔中改為蘭臺郎咸亨初復舊開元二十八年減一員○祕書校書郎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初漢成帝時已命光祿大夫劉向於天祿閣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令李柱國校方伎後以諸大夫揚雄等亦典校於其中後於蘭臺置令史十八人秩百石屬御史中丞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祕書或撰述傳記後漢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撰光武本紀及諸傳記又

以傅毅為蘭臺令史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葢有校書之任而未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明帝召班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後遷為郎典校祕書又劉珍與校書郎劉騊駼馬融校定東觀五經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定正文字又楊終字子山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又竇章為東觀校書郎騊徒刀切駼大呼切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後漢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又馬融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當時重其職故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焉至魏始置祕書校書郎晉宋以下無聞至後魏有祕書校書郎北齊亦有校書郎後周有校書郎下士十二人屬春官

之外史隋校書郎十二人煬帝初減二人尋更增為四十人大唐置八人掌讎校典籍為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館著作司經局並有校書之官皆為美職而祕書省為最○祕書正字後漢桓帝初置祕書監掌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其後監令掌圖籍之紀監述作之事不復專文字之任矣今之正字蓋令監之遺職校書之通制歷代無聞齊集書省有正書北齊祕書省有正字隋置四人大唐因之掌刊正文字其官資輕重與

校書郎同貞元八年割校書四員正字兩員屬集賢殿○著作郎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皆以他官領焉蓋有著作之任而未爲官員也蘭臺令史班固傅毅洛陽令陳崇長陵令尹敏司隸校尉孟冀及楊彪等並著作東觀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官隸中書省專掌國史衛覬字伯儒以侍中尚書典著作晉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令祕書既典文籍宜改中書著作爲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後別自置省謂之著作省而猶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

專掌史任李充字弘度為大著作於時典籍混亂充删除煩重分作四部祕閣以為永制又曰荀勖以中書監孫盛以祕書監並領著作孫綽以散騎常侍及陳壽並為大著作又應亨祖嘉讓著作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臣父五代著作不絶邦族以為美談進賢兩梁冠介幘絳朝服王隱待詔著作單衣介幘月朔詣於著作省亦其任也宋齊與晉同梁制一梁冠而無印綬以上並大著作魏氏又置佐著作郎亦屬中書晉佐著作郎八人進賢一梁冠絳朝服祕書監自調補之太元四年詔祕書無監使吏部選佐著作郎有監復舊又闕纂集云鄒湛謂祕書監和嶠曰闕纂可佐著作嶠曰此職閑重勢貴多爭不暇求才按此則大著作祕監自調也晉制佐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

臣傳一人宋初以國朝始建未有合撰者其制遂廢矣宋齊以來遂遷佐於下謂之著作佐郎亦掌國史集注起居梁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領其職官制與大著作同陳氏爲令僕子起家之選後魏有著作郎佐郎北齊有著作郎佐郎各二人後周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綴國錄屬春官之外史隋於祕書省置著作曹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煬帝加佐郎爲十二人大唐爲著作局置著作郎二人佐郎四人開元二十六年減佐郎二員亦屬

秘書省自宋以後國史悉屬秘書龍朔二年改著作郎為司文郎中佐郎為司文郎咸亨初復舊初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製碑頌之屬分判局事佐郎貳之徒有撰史之名而實無其任其任盡在史館矣其屬官有校書郎二人後魏著作省置校書郎北齊著作亦置校書郎二人隋亦同掌讐校書籍若本局無書兼校本省典籍正字二人隋著作曹置正字二人今減一人掌同校書○太史局令昔少皥以鳥名官其鳳鳥氏為歷正至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際羲氏和氏紹重黎之後代序天地夏有太史終古者當桀之暴知其將亡乃執其圖法而奔於殷殷太史高勢見紂之亂載其圖法出奔於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魯昭公二年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有馮音憑下同相氏視天文之次序保章氏掌天文之變當周宣王時太史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

氏入梁（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秦為太史令（胡毋敬之為太史令作博學七章）漢武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為之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談卒其子遷嗣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也張壽王亦為太史令）後漢太史令掌天時星歷凡歲將終奏新年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國有瑞應災異則掌記之（張衡字平子為太史令造渾天儀鑄銅為之獻帝時太史令王立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後數言於

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伏火者土承漢者魏能安天下者曹姓惟委任曹氏而已曹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秦漢以來太史之任盖併周之太史馮相保章三職自漢晉宋齊並屬太常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梁陳亦同後魏北齊皆如晉宋隋曰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而屬秘書省煬帝又改曹為監有令大唐初改監為局置令龍朔二年改太史局爲秘書閣改令為郎中丞為秘書閣郎咸亨初復舊初屬秘書省久視元年改為渾天監不隷麟臺改令爲監置一人其年

又改為渾儀監長安二年復爲太史局又隸麟臺其監復為太史局令置二人景龍二年復改局爲監而令名不易不隸祕書開元二年復改令為監改一員爲少監十四年復為太史局置令二人復隸祕書後又改局爲監乾元元年又改其局為司天臺掌天文歷數風雲氣色有異則密封以奏其次小吏有司歷保章正靈臺郎挈壺正等官各有差○丞二人司馬彪續漢志云太史有丞一人魏以下歷代皆同隋置二人煬帝減一人大唐初不置丞久視初改爲渾儀監始置丞二人長安二年又省

景龍二年復置初儀鳳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檢校太史姚元辯奏於陽城測影臺依古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影尺有五寸正與古法同調露元年十一月於陽城立表冬至日中測影得丈二尺七寸開元十二年四月命太史監南宫説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傳往安南朗蔡蔚等州測候日影廻日奏聞數年伺候及還京僧一行一時校之安南景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

表南三寸三分測影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二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粲然其明大者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見乃自古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蔚州横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二分影六尺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為中土南北之極其朗襄蔡許河南府汴滑太原等州各有使往並差不同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勾股法筭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其諸州測影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

七度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六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南五寸七分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朗州武陵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五寸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襄州恒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蔡州武津館北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二尺三寸八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二寸八分夏至影在表北尺三寸六分許州扶溝北極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二尺五寸五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尺四寸四分河南府告成北極高三十四度七

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三尺七寸一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四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北尺四寸九分汴州浚儀太嶽臺北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表北尺五寸三分滑州白馬北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三尺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尺五寸七分太原府恒春分影在表北六尺蔚州横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在表北丈五尺八寸九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

殿中監丞　尚食　尚藥　尚衣　尚舍　尚乘　尚輦等局　奉御　直長

魏置殿中監官晉宋並同齊有内外殿中監各八人梁

陳因之其資品極下後魏亦有殿中監北齊有殿中局置監四人屬門下省掌駕前奉引隋改為殿内局置監二人大業三年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内監名以為殿内省有監少監丞各一人掌諸供奉領尚食尚藥尚衣尚食即舊御府尚舍即舊殿中局尚乘領左右六閑及諸閑尚輦等六局漢儀注曰省中有五尚即尚食尚冠尚衣尚帳尚席或云秦置六尚謂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書若今殿中之任每局各置奉御二人以總之置直長以貳之屬門下省大唐改為殿中省仍又加置少監二人丞亦二人其官

局職任一如隋制爲一司不屬門下龍朔二年改殿中省為中御府改監爲中御大監少監改丞為中御大夫改尚食為奉膳尚藥為奉醫尚衣為奉冕尚舍為奉扆尚乘為奉駕尚輦為奉輦凡奉御皆改為大夫咸亨初復舊○丞隋置一人大唐加一人○尚食局奉御始秦置六尚有尚食焉如淳曰謂掌天子之物曰尚後漢以後并其職於太官湯官北齊門下省又有尚食局置典御二人後周有内膳上士中士凡進食先嘗之隋分屬殿内改典御為奉御有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奉膳大

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六人大唐因之減置五人○尚藥局奉御自梁陳以後皆太醫兼其職北齊門下省有典御二人隋如北齊之制後改為奉御而屬殿內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醫大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四人大唐因之○尚衣局奉御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戰國有尚衣尚冠之職秦漢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而屬少府後漢又掌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魏因之晉屬光祿勳江東省宋大明中改尚方曰

左右御府各置令丞一人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方其後又置初宋氏用三品勲位明帝改用二品准南臺御史掌金銀絲帛凡諸造作以供奉及妃主六宫梁陳其職隸在尚方後魏有掌服郎北齊門下省統主衣局都統子統各二人後周有司服上士二人中士二人隋分屬殿内省其後又改為尚衣局置奉御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大唐因之減二人○尚舍局奉御周禮有

掌舍掌行所解止之處帷幕幄帟之事漢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丞掌宮殿陳設魏殿中監掌帳設監護之事晉宋以下其職並在殿中監隋煬帝置殿內監改殿內局為尚舍局置奉御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奉扆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大唐因之而減二人○尚乘局奉御自秦漢以來其職皆在太僕北齊太僕驊騮署有奉御十人管十二閑馬隋煬帝取之置尚乘局署奉御二人大唐因之增置奉御四人龍朔二年

改為奉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尚乘奉御掌六閑馬一曰飛黄閑二曰吉良閑三曰龍媒閑四曰騊駼閑五曰駃騠閑六曰天駝閑開元中減二人先是別置廄使因隸焉猶屬殿中武太后萬歲通天二年五月置仗內閑廄令殿中丞袁懷哲檢校至聖歷二年改為少監閑廄使自後他官相循為之直長隋置十四人大唐減四人○尚輦奉御周官小司徒中大夫掌六畜車輦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輦車組輓有翣羽蓋古謂人牽為輦春秋宋萬以乘車輦其母泰始皇乃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為人君之乘後漢有乘輿六輦魏晉小出則乘之及過江左孝武太元年中謝安率意而作及破苻堅得之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歎其黙識宋武

破慕容超獲金鉦輦古之輦輿大率以六尺為度齊武帝造大小二輦輿雕飾甚工不下樫轅軛悉金花銀獸梁大輦中方八尺左右開視金鸞拱振隋有六輦大禮皆乘之漢魏晉並太僕屬官車府令掌之東晉省太僕遂隸尚書駕部宋齊梁陳車府乘黃令丞掌之後魏北齊則乘黃車府令兼掌之後周則司車輅主之隋又乘黃車府令丞掌之煬帝置殿內省尚輦局奉御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輦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四人隋置大唐因之

通典卷二十六

通典卷二十七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九

諸卿下

內侍省 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 內謁者監 內寺伯 掖庭局 宮闈局 奚官局 內僕局 內府局

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宮正宮伯皆主王宮

中宫之長宫人掌王之六寢内宰理王内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宫閽人掌守王宫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戰國時有宦者令趙有宦者令繆賢是秦少府屬官有中書謁者令丞又有將行衛尉少府各一人並皇后卿漢景帝中元六年改將行為大長秋顔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或用中人或用士人中人閹人成帝加置太僕一人掌太后輿馬通謂之皇太后卿皆隨太后宫為官號在正卿上無太后則闕衛尉在衛尉上少府在少府上之類是也又有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宫景帝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年更

名長樂少府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職如長秋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也後漢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族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屬官有丞中宮僕謁者私府署令初秦又置中常侍官參用士人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漢制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後漢中常侍贊導內事顧問應對永平中始定員數中常侍四人漢舊儀曰秩千石得出入臥內

舉法省中省中即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貴重朝中為諱禁曰省小黄門十人自明帝以後員數稍增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悉用閹人不調他士自安迄桓權任尤重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桓帝既與宦官謀誅梁冀乃封宦者五人（單超徐璜貝瑗左琯唐衡也）同日為侯皆食邑故世號五侯焉（宦者鄭衆字季産事和帝一心王室每策勲班賞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也又明帝時中常侍蔡倫數犯顔匡弼入宦者曹騰歷常侍長秋封費亭侯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

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又有宦者奇音良賀等皆清儉足以勸俗也楊秉為太尉奏請免中常侍侯覽貝瑗等官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否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又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戲慢申屠嘉召責文帝許之漢制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帝不得已遂免覽官削瑗國 及袁紹大誅宦者之後永巷掖庭復用士人閽闈出入莫有禁切侍中侍郎門部騶宰中外雜錯醜聲彰聞魏改漢制太后三卿在九卿下晉復舊在同號卿上有后則置無后則闕齊鬱林王立文安太后即尊號以宮名置宣德衛尉少府太僕梁有弘訓太后

亦置屬官陳亦有太后三卿後魏大長秋掌顧問應對自文明馮后閹官用事大者令僕小者卿守宦者趙黒為選曹尚書北齊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二人中常侍四人掌出入門閤又有長秋寺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諸宫閤領掖庭等令並用宦者後周有司内上士小司内中士巷伯中士等官隋曰内侍省領内侍内常侍等官内侍即舊長秋内常侍即舊中常侍煬帝改内侍省為長秋監置令一人少令一人丞二人並用士人餘用宦者領掖庭宫闈奚官三署亦

參用士人大唐武德初改爲内侍省皆用宦者龍朔二年改爲内侍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宮臺神龍元年復舊有内侍四人掌知宮内供奉中宮出則夾引總判局事舊二人開元中加二人七年三月勑内侍五品以上許養一子仍以同姓者初養日不得過十歲○内常侍六人通判局事屬官有内給事八人内謁者監六人内寺伯二人寺人六人領掖庭宮闈奚官内僕内府等五局神龍元年以後始以中使出監諸軍兵馬寶應元年五月勑諸道州所承上命須憑正勑可施行不得懸便信中使宣勑即遵行○内給事周禮内小臣之職掌王后之命后出

入前驅後漢少府有給事黄門常侍左右止在内宫門
通中外及中宫以下衆事自魏晋至於梁陳無其職後
魏有中給事中後改為中給事北齊中侍中省有中給
事中四人煬帝改爲内承直大唐復為内給事置八人
○内謁者後漢大長秋屬官有中宫謁者二人主報中
章後魏北齊有中謁者僕射隋内侍省有内謁者監六
人内謁者十二人大唐因之○内寺伯周禮寺人掌王
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隋内侍省有内寺伯二人大唐

因之○掖庭局令秦置永巷漢武更名掖庭置令掌宮人簿帳公桑養蠶及女工等事後漢掖庭令掌後宮貴人采女又有永巷令典官婢皆宦者並屬少府大唐置二人○宮闈局令二人隋置令掌宮内門閤之禁及出納神主并内給使名帳糧廩事大唐因之○奚官局令二人齊梁陳隋有奚官署令掌守宮人使藥疾病罪罰喪葬等事大唐置二人○内僕局令二人後漢有中宮僕令掌車輿雜畜及導等大唐置二人○内府局令二

人漢有内者局令隋曰内者大唐為内府置令二人掌内庫出納帳設澡沐等

少府監少監 丞 主簿 中尚左尚右尚 織染 掌冶等署 暴室等丞

少府秦官漢因之是為九卿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應劭曰山海池澤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顔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漢時官有司府長掌禁錢後光武改屬司農也王莽曰共工

後漢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之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朝賀則給璧後漢東平王蒼為驃騎正月朔朝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少府貴

傲不奉法溺將晝而求璧不得蒼掾朱暉遥見少府主簿持璧乃往紿曰試請覩之既得而馳奉之就復以他璧朝紿音徒改反凡中書謁者尚書令僕射中常侍黃門御史中丞以下皆屬焉孔融字文舉以將作大匠為少府晉制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哀帝末省并丹陽尹孝武復置宋少府領左右尚方御府東冶南冶平準等令丞齊又加領左右銀鍛署梁少府為夏卿位視尚書左右丞陳因之後魏少府謂之六卿以少府宗正太僕廷尉司農鴻臚為六卿至孝文太和中易制官品遂改少府為太府北

齊無少府其尚方等署皆隸太府至隋煬帝大業五年
又分太府爲少府監置監及少監復領尚方織染等署
後又改監少監並爲令大唐武德初置軍器監廢少府
監貞觀元年五月分太府中尚方織染坊掌治坊署置
少府監龍朔二年改爲内府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
年改爲尚方監神龍元年復舊監一人總判少監二人通判
初少監一人太極元年加一人領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治等五署開元
十年五月於北都置軍器監至二十六年五月廢○丞漢有六人後漢省五而

有一丞其後歷代皆一人山公啟事曰中郎衛昱往為少府丞其後損益大唐置四人○主簿晉置二人自後歷代一人大唐有二人○中尚署周官為玉府秦置尚方令漢因之後漢掌上手工作御刀劍玩好器物及寶玉作器宦者蔡倫為尚方令監作祕劒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代法兩漢又有考工令主作兵器其職稍同考工令作兵器兵器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綵諸雜工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光武時屬太僕漢末分尚方為中左右三尚方魏晉因之自過江唯置一尚方哀帝以隸丹陽尹宋武帝踐祚以相府作部配臺

謂之左尚方而本署謂之右尚方並掌造軍器又以相府細作配臺即其名置令一人隷門下孝武大明中改曰御府御府二漢已有之典官婢作褻衣服補浣之事魏晋猶置其職江左乃省焉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隷右尚方則漢之考工令如宋之尚方令尚方令如宋中署矣齊置左右尚方令各一人梁有中左右尚方北齊亦有三尚方隷太府隋煬帝分隷少府大唐省方字有中左右三尚署令丞各一人中署掌宮內營造雜作左署掌車輦繖扇膠漆畫鏤等作右署掌皮毛膠墨雜作席薦等事開元以後別置中尚使以監

之○織染署令一人周禮天官典絲掌受文織絲組焉染人掌染線帛秦置平準令韋昭釋名曰平準令主染色染有均平之法故準而則之漢因之及主物價練染初少府屬官有東織西織成帝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北齊中尚方領涇州雍州絲局定州紬綾局丞後周有司織下大夫隋有司織司染二署煬帝合為織染一署令掌織紝組綬綾錦冠幘并染色等大唐因之有令丞○掌冶署秦及漢郡國有鐵官諸郡國出鐵者置鐵官長丞晉冶令掌工徒鼓鑄隸衛尉江左

以來省衛尉始隸少府宋有東冶南冶各置令丞東冶令丞各一人南冶令丞各一人而屬少府齊因之江南諸郡縣有鐵者或置冶令或置冶丞多是吳所置梁陳有東西冶東冶重西冶輕其西冶即宋齊之南冶北齊諸冶屬太府後周有冶工鐵工中士隋有掌冶署令丞大唐於京師置冶署有令丞各一人掌造鑄金銀銅鐵塗飾琉璃玉作等事○暴室丞後漢暴室丞宦者也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理之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屬少府其後無之海丞漢平帝置少府海丞一人掌海稅後無果丞與海丞同置掌諸果實後無

將作監丞　主簿　左校署　右校署　甄官署　中校署　東園主章令

今將作亦少皞氏以五雉為五工正以利器用雉有五種故曰五雉唐虞共工周官考工之官蓋其職也秦有將作少府掌治宮室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後漢位次河南尹中元二年省以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初以任隗為之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後漢志注曰古者列樹以表道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遷大匠常推賢貢士孔融以將作大匠遷少府魏晉因之江左至宋齊皆有事

則置無事則省而梁改為大匠卿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有將作寺其官曰大匠（兼領功曹主簿長史司馬等官屬）後周有匠師中大夫掌城郭宮室之制又有司木中大夫掌木工之政令隋與北齊同至開皇二十年改寺為監大匠為大監初加置副監煬帝改大監少監為大匠少匠五年又改為大監少監十三年又改大令少令大唐復皆為匠龍朔二年改將作為繕工監（大匠少匠隨監名改）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營繕監神龍元年復舊大匠一人

總判少匠二人通判初一人太極元年加置一人天寶中改大匠為大監少匠為少監領左校右校甄官中校四署○丞漢有二人後漢一人魏晉因之東晉以後有事則置無事則省梁又置一人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四人後周曰匠師中士隋二人大唐四人○主簿晉置自後與丞同隋二人大唐因之○左右校署秦及漢初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後唯置左右校令後漢因之掌左右工徒後漢度尚自右校令擢拜荊州刺史魏併左校右校於材官晉左右校屬少府宋

以後並有左校令丞北齊亦有之隋左右校令丞屬將作大唐因之○左校署令丞二人掌營構木作採材等事右校署令丞二人掌營土作瓦泥并燒石灰厠溷等事甄官署令丞一人後漢有前後中甄官令屬將作晉有甄官署掌磚瓦之事宋齊北齊隋悉有之大唐因之掌營磚石瓷瓦○中校署令秦漢有自後無大唐置令丞各一人掌舟車雜兵仗廐牧○東園主章令漢有之武帝更名木工如淳曰章謂木材也舊將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顏師古曰今所謂木鍾者蓋聲之轉耳東園主章掌材以供東園匠東園匠官名主作陵内器物屬少府

大唐無

國子監祭酒　司業　丞　主簿　國子博士　助教　太學　廣文　四門　律學　書學　筭學等博士

孫卿在齊爲三老稱祭酒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爲稱漢之侍中魏之散騎常侍功高者並爲祭酒用其義也公府有祭酒亦因其名漢吳王濞年老不朝爲劉氏祭酒則祭酒之名久矣王莽以安車駟馬迎夏侯勝爲講學祭酒勝推而不受又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謂之博士祭酒

蓋本曰僕射中興轉為祭酒昭帝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王莽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後漢安帝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學舍頹弊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搆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餘郡國諸儒皆補郎舍人魏因之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一人永嘉中又置儒林祭酒以杜夷為之國子周之舊名周官有師氏之職即魏國子祭酒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又有保氏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也晉介幘

皁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舊視侍中列曹尚書劉毅稽紹並為此官又袁瓌字山甫為國子祭酒時屢經喪亂禮教陵遲瓌上疏求立學徒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又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起講堂築門刻石寫五經也宋代不置學則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明帝太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齊高帝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國學祭酒准諸曹尚書博士准中書郎助教准南臺御史選經學為先若其人難備給事中以還明經者以本位領其後國諱廢學

永明三年立學尚書令王儉領祭酒學既建乃省總明觀八年國子博士何胤單為祭酒疑所服陸澄等皆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月餘日博議定乃服朱衣齊梁號為國師梁王承字安期為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並居此職三代為國師前代未有當時以為榮暕音簡陳後魏亦曰國子祭酒其初定中原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北齊國子寺有祭酒一人隋開皇十三年國子寺罷隸太常凡國學諸官自漢以下並屬太常至隋始革之又改寺為學仁壽元年罷國子學唯立太學一所省國子祭酒博士置太

學博士總知學事煬帝即位改國子學爲國子監依舊置祭酒大唐因之（龍朔元年東都亦置）龍朔二年改爲司成館又改祭酒爲大司成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國子監爲成均監神龍元年復舊領國子學（學生三百人）太學（學生五百人）四門（學生五百人俊士八百人）律學（學生五十人）書學（學生三十人）算學（學生三十人凡六學生徒二千二百一十人每學各置博士以總學事及有助教等員天寶九載又於國子監置廣文館領學生爲進士業者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與太學同）置祭酒一人掌監學之政皇太子受業則執經講說以儒學優重者爲之天寶九

載置廣文館學生進士○國子司業煬帝大業三年於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因以爲名大唐置二人副貳祭酒通判監事龍朔二年改爲少司成咸亨初復舊凡祭酒司業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丞隋置三人大唐一人○主簿北齊置隋一人大唐因之○國子博士班固云按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又曰博士秦官漢因之）漢博士多至數十人冠兩梁（文帝時博士朝服玄端章甫冠）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成帝

之代五經家法稍增置博士一人博士選有三科高第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於時孔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以高第爲尚書叔孫通爲博士初制漢禮又賈誼年二十餘文帝召爲博士年最少每有詔議下諸老生未能言誼盡爲對之人人各如其意又元帝中徐偃爲博士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張湯劾偃以矯制法至死偃以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萬人專之可也湯不能詘又公孫弘董仲舒朱雲匡衡疏廣韋賢張禹並爲博士

後漢博士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氏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各一博士華嶠漢書曰初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閒之乃詣

閣上疏爭之更相辯對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掌以五經教子弟國有疑事掌丞問對舊時從議郎爲博士其通叡異藝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守相久次轉諫議大夫中興高第爲侍中小郡若都尉博士限年五十其督郵板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理易尚書孝經論語兼崇載籍窮微闡奥師事某官經明受謝見授門徒尚五十人以上正席謝坐三郡二人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順帝諱保故稱守安帝以博士多非其人詔命三公將軍中二千石舉博士各一人務得經明行高卓爾茂異是時羣僚

承風凡所旌賞綽有餘裕後旋復故遂用陵遲初平帝元始四年改博士爲博士師後漢因而存之並擇儒者桓榮魯恭戴憑等並爲博士魏及西晉朝博士置十九人魏樂祥字文載拜博士於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其學多偏不敢親教備員而已唯祥五經業並授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博士一人皆取履行精淳通明典義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元帝時荀崧上疏曰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宋齊諸博士皆皁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梁國學有

博士二人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魏晉宋齊並不置五經博士至此始置焉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武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儁才不限人數陳因之後魏北齊並有之後魏崔逸爲國子博士每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也隋仁壽元年省國子博士大業三年復置一人大唐增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爲司成宣業咸亨初復舊諸州府亦有經學博士一人

○助教晉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江左及宋並十人宋制易尚書毛詩禮記周禮儀禮左傳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

語孝經爲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宋齊並同梁國子助教舊視南臺御史品服與博士同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置十人隋置四人大唐國子學助教三人諸府州縣各有助教員府州二人縣一人學生各有差○太學博士晉江左增置國子博士十六人謂之太學博士品服同國子博士梁置太學博士八人陳因之後魏亦然北齊國子寺有太學博士十人後周置太學博士下大夫六人隋初置太學博士五人仁壽元年罷國子唯立太學置博士五人大業三年減置

二人大唐因之助教後魏置北齊亦有之置二十人後周曰太學助教上士隋又曰太學助教五人大業三年減三人大唐因之○廣文館博士一人助教一人並以文士為之大唐天寶九載置○四門博士後魏書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記曰天子設四學鄭玄注曰四郊之虞庠也今以其遼遠故置於四門請移與太學同處從之北齊二十人隋五人大唐三人助教北齊國子寺有二十人隋初則五人大

唐因之直講四人大唐初置無員數長安四年始定為四員大成二十人大唐置取貢舉及第人簡聰明者試書日誦得一千言并日試策所習業等十條通七然後補充仍散官禄俸賜會同直官例給武太后長安中省而置直講定為四員○律學博士晉置屬廷尉衛覬奏請律學博士轉相教授東晉以下因之梁曰胄子律博士屬廷尉陳亦有律博士後魏北齊並有之隋大理寺官屬有律博士八人大唐因之而置一人移屬國學助

教一人從九品上○書學博士大唐置三人又置典學二人　貞觀六年正月命整治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跡得千五百一十卷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讀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辯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武太后神功元年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對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往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並以進訖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襃并九代三從伯祖晋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今進上太后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叙其事復賜方慶當時以為榮○算學博士二人典學二人

軍器監　丞　主簿　甲坊署　弩坊署

後周武帝四年初置軍器監大唐武德初置軍器監貞觀元年罷軍器大監置少監後省之以其地隸少府監爲甲弩坊開元初復以其地置軍器使至三年以使爲監更置少監一員丞二員主簿一員錄事一員及弩坊等署十一年悉罷之復隸少府爲甲弩坊十六年移其名於北都置軍器監亦嘗以太原尹兼領天寶六載復於舊所置軍器監監一人領甲坊弩坊兩署〇丞主簿各一人大

唐置○甲坊署令丞周禮考工記曰函人爲甲隋少府有甲鎧署大唐改焉○弩坊署令丞周禮司弓矢掌四弩隋有弓弩署大唐改焉

都水使者

丞　主簿　舟檝署　河渠署

虞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官有林衡川衡二官掌林麓川澤之禁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顔師古曰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林苑故曰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衡平也主平其稅也掌上林苑漢趙充國以中郎爲水衡都尉主船官也蓋主上林離宮

燕休之處（王莽改曰予虞）後漢光武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貙劉將祭大獵之名貙勑俱反）事訖省初秦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自太常少府及三輔等皆有其官漢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者以領之（劉向為左都水使者是也又續漢百官志曰劉向領三輔都水）至漢哀帝省使者官至東京凡都水皆罷之并置河隄謁者漢之水衡都尉本主上林苑魏世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臺有使者一人掌舟航及運部

而河隄爲都水官屬元康中復有水衡都尉元康百官名及晋起居注曰陳愼戴熊俱以都水使者領水衡都尉懐帝永嘉六年胡賊入洛陽都水使者奚濬先出督運得免江左省河隄諸公賛曰陳勰字太和有巧思爲都水使者洛陽記云千金隄勰所置宋都水使者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與御史中丞同孝武帝初省都水臺罷都水使者置水衡令孝建元年復置齊有都水臺使者一人梁初與齊同天監七年改都水使者爲大舟卿位視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主舟航河隄陳因之後魏初皆有水衡

都尉及河隄謁者都水使者官至永平二年都水臺依舊置二使者北齊亦置二使者隋開皇二年廢都水臺入司農十三年復置仁壽元年改臺爲監更名使者亦爲監煬帝又改爲使者尋又爲監加置少監又改監及少監並爲令領舟檝河渠二署大唐武徳八年置都水臺後復爲都水署置令隷將作貞觀中復爲都水監置使者龍朔二年改都水使者爲司津監丞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都水監爲水衡置都尉神龍元年復爲

都水監置使者二人分總其事不屬將作領舟檝河渠二署○丞漢有水衡丞五人亦有都水丞後漢晉初都水使者有叅軍二人葢亦丞之職任宋因之梁大舟卿有丞陳因之後魏北齊又曰叅軍隋曰都水丞大唐二人○主簿晉水衡都尉有之爲左右前後中五水衡令悉皆有之梁大舟卿亦有之至隋又置大唐因之○舟檝署令漢主爵中尉屬官有都船令丞水衡都尉有檝櫂令丞晉曰船曹吏齊曰官船典軍後周曰舟中士隋

爲舟檝署令丞大唐因之令丞各一人○河渠署隋煬帝置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

通典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二十八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職官十

武官上

將軍總叙

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故夏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葢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

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理之出使長之之義其職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爲稱其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所以異軍國之名諸侯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亦命卿也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則將軍之名起於此也魏獻子衛文子並居將軍之號左傳曰晉閻沒女寬謂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注曰獻子爲中軍率故謂之將軍又禮記曰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後越人來弔又家語曰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是也文子爲衛之將軍名彌牟自戰國置大將軍周末又置前後左右

將軍至秦將軍之言多矣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印紫綬位次上卿（後漢志曰漢將軍比公者四謂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掌京師兵衛四夷屯警孝武征閩越東甌又有伏波樓船及伐朝鮮大宛復置橫海度遼貳師宣帝增以蒲類破羌權時之制若此非一亦不常設光武中興諸將軍皆稱大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後漢志曰其前後雜號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鎮東西南並後漢末有之鎮北魏置）四

平止於喪亂魏置晉武帝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及五王作難東海王越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畧盡皆涕泣而去乃以東海國官領左右衛以國兵宿衛晉宋以來以領軍護軍左右二衛驍騎游擊將軍謂之六軍宋輿服志曰驃騎車騎衛將軍及諸將軍加大者皆金章紫綬武冠佩水蒼玉諸軍司馬銀章青綬朝服武冠其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等將軍及四中郎將晉代荀羨王胡之

並居此官宋齊以來惟處諸王素族無爲者齊以二衛左右四軍前後左右將軍謂之四軍也五校即漢之五校驍騎游擊積射強弩殿中員外殿中武衛七將軍殿中司馬左右及虎賁之中郎將冗從僕射宋志曰冗從僕射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非其職也魏代因其名而置冗從僕射職官要錄曰本期門之職漢桓帝時置冗從僕射掌諸散從其射事則主帥之羽林監武騎常侍謂之西省而散騎爲東省梁武帝以將軍之名高下舛雜命更加釐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衛驃騎車騎爲二十四班內外通用四征四

中爲二十三班四中謂軍衛撫權八鎮爲二十二班東西南北左右前後八安爲二十一班東西南北左右前後四平四翊爲二十班四平東西南北四翊左右前後凡三十六號爲重號將軍又有五德將軍忠勇軍師武臣爪牙龍騎雲麾鎮兵翊師宣惠果毅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謂五德將軍以班多者爲貴凡十品二十四班品十取其盈數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籌悉以大號居後以爲選法自小遷大也前史所記以位得從公故將軍之名次於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品敘於百官之外凡一百二十五將

軍後魏將軍之名多矣謂驃騎車騎衛爲三將軍末年有八柱國大將軍其中六人各督二大將軍事在柱國將軍篇凡十二大將軍元贊元育元廓侯莫陳順宇文遵達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賀蘭祥楊忠王雄此十二大將軍又各分統開府一人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爲二十四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自大統十六年以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復統禦後周武帝三年改諸軍軍士並爲侍官隋煬帝以左右衛隋初舊名左右屯衛改左右領軍爲之左右禦衛新加置左右候衛改左右武候爲之凡

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以總府事每衛各置長史録事參軍司倉兵騎鎧等參軍員軍人總名衛士蓋魏周十二大將軍之遺制

大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及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今古自昔位號不足以爲稱乃特置天策上將軍以拜焉位在王公上及升儲宮遂廢天策府二年七月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丹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

州道為招搖軍麟州道為苑遊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每軍將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楊恭仁劉弘基長孫順德等並為其將督耕戰之備自是士馬强勁無敵於天下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復置十二軍後又省之其後定制有左右衛隋之翊衛左右驍左右武左右威左右威隋之屯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金吾隋之武候衛左右監門左右千牛凡十六衛大將軍各一人左右衛及左右金吾總謂之四衛其餘謂之雜衛將軍總三十人左右千牛衛將軍各一人餘衛各二人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六軍大將軍各

一人將軍各三人皆有衛署開元十二年張說奏於三輔揀五尺八兵十二萬人謂之彍騎置於南衙每月分番自此以後不復簡點其餘驃騎輔國鎮軍冠軍四大將軍雲麾勇武壯武宣威明威定遠寧遠游騎游擊等九將軍並爲五品以上武散官先天二年正月十日勅往者衛士計户取充使二十一入幕六十出軍既憚劬勞咸欲避匿今改取二十五以上充十五年即放出頻經征鎮者十年放出自今以後羽林飛騎先於衛士中簡擇開元十一年二月勅同華兩州精兵所出地資

輦轂不合外支自今以後更不得取同華兩州兵防

左右衛（并親衛）

漢京師有南北軍掌理禁衛（南軍若今諸衛北軍若今羽林等軍周勃馳入北軍是也）初有衛將軍（說在本篇）魏末晉文王又置中衛將軍武帝受禪分中衛爲左右衛將軍（以羊琇爲左趙序爲右）並置佐吏皆掌宿衛營兵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齊謂之二衛各領營兵每暮一人宿直後增二衛儀從爲九十人陳因之後魏永光初又增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

北齊二人分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閤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隋初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又各統親衛煬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又加置親衛并領勲武三衛煬帝改三衛為三侍非翊衛府皆無三侍其所領軍士名為驍騎大唐復為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掌宮掖禁禦督攝隊伍將軍各二人貳大將軍事○長史各一人晉武帝置左右衛各有長史司馬東晉省長史歷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同至隋左右衛各置長史一人大唐因之○錄事參軍各一人東晉元帝

初爲鎮東大將軍置録事參軍自後無聞梁皇弟皇子府有中録事叅軍及録事叅軍各一人後魏二大公府及第一第二第三品將軍府及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府各有録事參軍官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録事參軍一人大唐因之○倉曹叅軍各二人東晉元帝為鎮東大將軍有倉曹叅軍宋武帝相府亦置後魏與録事叅軍同置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倉曹叅軍一人大唐因之置二人○兵曹叅軍各二人歷代皆與倉

曹同置○騎曹叅軍各一人魏司馬景王爲大將軍有騎兵宋武帝爲相有騎兵叅軍隋左右衛府有騎兵叅軍大唐初因之其後改爲騎曹○胄曹叅軍各一人東晋元帝爲鎮東大將軍有鎧曹叅軍宋武帝爲相亦有之齊有左右鎧曹各一人隋左右衛府有鎧曹行叅軍事一人大唐因之長安初改爲胄曹神龍初復爲鎧曹開元初復爲胄曹凡自十六衛及東宫十率府録事及兵倉騎胄等曹叅軍通謂之衛佐並爲美職漢魏以來

諸將軍有長史以下官屬今諸衛所置蓋亦因其舊號考其資位則全校微矣其下諸衛官屬並同○左右親衛中郎將府中郎將之名秦漢以來有之非今任也別具中郎將五官左右篇中今中郎將因隋每衛各置開府一員以統之大唐武德七年改開府為中郎將親衛為一府勳衛翊衛各為一府中郎將各一人掌領校尉以下宿衛總判府事大唐武德七年改親衛驃騎將軍為之其勳翊二衛亦然左右郎將一人隋備身府置左右郎將大唐

因其名武德七年改親衛車騎將軍爲之其勲翊二衛亦然掌二中郎將之職録事叅軍一人掌受府事兵曹叅軍一人掌判府事校尉五人

左右驍衛

漢有驍衛將軍謂之雜號將軍武帝以李廣爲之後省後漢初改屯衛爲驍騎魏置爲中軍晋領營兵兼統宿衛梁以來其任愈重天監六年置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閤並給儀從北徐州刺史昌義之首爲此職出則羽儀

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改舊驍騎曰雲騎陳有左右驍騎及雲騎陳韋翽為驍騎將軍素有名稱每大事恒令夾侍左右時人榮之永定二年詔云左右驍騎宜通文武文官則用心腹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衛率後魏北齊並有驍騎將軍之職後周有左右驍騎率上士至隋開皇十八年置備身府煬帝即位改左右備身府為左右驍衛府所領軍士名曰豹騎其備身府又别置焉大唐因隋置左右驍衛府龍朔二年去府字光宅元年改

左右驍衛爲左右武威神龍元年復舊大將軍各一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同左右衛

左右武衛

後漢末曹公爲丞相有武衛營及魏文帝乃置武衛將軍以主禁旅晉宋齊梁陳隋又有建武奮武廣武等將軍至隋採諸武之名置左右武衛大將軍一人將軍各二人以總府事煬帝改所領軍士名熊騎大唐光宅元

年改爲左右鷹揚衛神龍元年復爲武衛其制與隋同所掌如左右衛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同左右衛

左右威衛

隋初有領軍府煬帝改爲左右屯衛大唐因之貞觀十二年左右屯衛始置飛騎出遊幸即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韉而從焉龍朔二年改左右屯衛爲左右威衛而別置左右屯營亦有大將軍等官尋改左右屯營爲羽林光宅元年改威衛爲豹韜衛神龍元年復舊所掌如左

右衛　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同左右衛龍朔二年左右威衛舊官之員外各置録事參軍一人府三人史四人並隷左右羽林軍統本司事

左右領軍衛

初魏武為漢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為中領軍以史渙為之與護軍韓浩皆領禁兵文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帝践祚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為之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營兵即領軍之任也祜遷罷復置

北軍中候懐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復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爲領軍成帝時復以爲中候而陶侃居之尋復爲領軍魏晉領護皆金章紫綬中領中護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郗鑒庾亮紀瞻卞壼陸曄褚裒王彪之會稽王道子沈嘉武陵王導孔安國謝鯤等並爲領軍宋置領軍將軍一人掌内軍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齊有領軍及中領軍凡爲中小輕同一官也諸爲將軍官皆敬護諸王爲將軍相逢則領護讓道領軍置長史以下官屬梁領軍將軍

管天下兵要謂之禁司與左右僕射爲一流中領軍與吏部尚書爲一流梁蕭景爲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皆近倖多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其監局多事唯景及臧盾長於撥繁繼居此職並著聲稱陳因之後魏有領軍護軍二職若侍臣帶者加中又有領軍將軍護軍將軍二軍與領護不並置北齊領軍府凡禁衛官皆主之以高歸彥爲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隋有左右領軍府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辭訟之事不置將軍唯有長史司馬諸曹掾屬等官煬帝改領軍爲左右屯衛即今左右威衛大

唐復採舊名別置領軍衛分爲左右龍朔二年改爲左右戎衛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左右玉鈐衛神龍元年復舊各置大將軍一人掌宮掖禁備督攝隊伍與左右諸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長史齊梁陳並有之北齊有長史司馬隋置錄事以下諸曹大唐因之同左右衛

左右金吾衛

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游徼徼循禁備盜賊也顔師古曰徼謂遮繞音工釣反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顔

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緹騎二百人緹騎無秩比史食俸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生滿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光武微時歎曰仕宦當爲執金吾舊掌京師盜賊考按疑事郅都寗成王温舒減宣等皆截理横噬虎而冠者也一切理辨亦旋誅黜郅都爲中尉見者側目號爲蒼鷹後漢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衛尉廵行宮中金吾徼廵宮外相爲表裏以擒姦討猾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自中興但專徼循不與他政魏武秉政復爲中尉晉初罷直至後周置武環率武侯率下大

夫各二人隋置左右武候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三人掌車駕出入先驅後殿晝巡夜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宜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煬帝大業三年改爲左右武候衛所領軍士名佽飛漢百官表曰漢有左弋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佽飛掌弋射屬少府光武省之隋氏採舊名大唐又爲左右武候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金吾衛置大將軍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二人副其事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

左右監門衛

隋初有左右監門府將軍各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二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二曹參軍鎧曹行參軍各一人二漢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非今任也煬帝改將軍爲郎將各一人正四品置官屬並同備身府大唐左右監門府置大將軍中郎將等官龍朔二年改府爲衛大將軍各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中郎將各四人分掌諸門以時巡檢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

左右千牛衛

千牛刀名後漢有千牛備身掌執御刀因以名職謝綽宋拾遺有千牛刀即人君防身刀也齊尚書楊玉夫取千牛刀殺蒼梧王是也其義蓋取莊子云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因以為備身刀名北齊千牛備身屬左右將軍隋有左右領左右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衛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刀箭備身十六人掌宿衛侍從左右置長史司馬錄事參軍及倉兵二曹參軍事鎧曹行參軍煬帝改左右領左右府為左右備身府置備身郎將等官大唐貞觀中復為

左右領左右府顯慶五年始置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改左右千牛府為左右奉宸衛後改為左右千牛衛神龍二年各置大將軍一人初以安國相王為千牛衛大將軍是時王以常登帝位所掌與隋同總判衛事將軍各一人以副之中郎將各一人通判衛事領官屬即隋左右領左右府長史以下大唐改之左右千牛備身各十二人龍朔中改為左右奉裕咸亨初復舊垂拱二年又改為奉裕神龍元年復舊掌執御刀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年少姿容美麗者補之花鈿繡服衣綠執象為貴胄起家之良選備身左右十二人執御刀弓箭宿衛侍省備身各一百人掌宿

左右羽林衛

漢武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言其為國羽翼如林之盛顏師古曰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云象天文羽林星主車騎也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謂之羽林中郎將領郎百人謂之羽林郎選隴西漢陽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良家子便弓馬者以為之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巖除之下後漢志曰言從遊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或說為巖郎取其巖屬素整也又置羽林左右監

後漢志曰羽林左監一人主羽林左騎羽林右監一人主羽林右騎皆六百石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之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五兵謂弓矢殳矛戈光武中興以所征伐士勞苦者爲之其後復簡五營高手別爲左右監羽林父死子繼與虎賁同所居之署謂之寺延熹六年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俸二漢並屬光祿勳後漢竇固鄧彪並爲羽林魏羽林左右監與漢同夏侯玄爲右桓範爲左晉罷羽林中郎將又省一監置一監而已哀帝省宋武帝永初初復置江右領營兵江左無復營兵羽林監及虎賁中郎將

並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其在陛列則鶡尾冠（鶡鳥每鬬死不止）絳紗縠單衣江左不復著鶡冠齊因之後魏有羽林監北齊置監十五人後周有左右羽林率屬大司馬隋煬帝改左右領軍爲左右屯衛所領兵爲羽林大唐貞觀十二年於玄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又於飛騎中簡才力驍捷善射者號爲百騎扈從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韉龍朔二年改左右屯營爲左右羽林軍武太后臨朝永昌元

年改百騎為千騎天授中改軍爲衛中宗景龍元年改千騎爲萬騎大將軍一人大足元年左右羽林衛各增置將軍一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三人以副之領官屬並大唐置

左右龍武軍左右神武等軍附

大唐之初有禁兵號爲百騎屬羽林永昌元年改羽林百騎爲千騎景龍元年改千騎爲萬騎仍分爲左右營開元二十六年析羽林軍置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官屬並大唐置至德中分置左右神武軍各置官屬如羽林之制

通典卷二十八

通典卷二十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職官十一

武官下

大將軍并官屬

大將軍戰國時官也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將軍屈丐是矣漢髙帝以韓信爲大將軍初拜信蕭何曰王素慢無禮今

拜大將如兒戲耳乃擇良日齋戒設壇以禮拜之又竇嬰為大將軍每朝大議列侯莫敢抗禮武帝又置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衛青字仲卿為車騎擊匈奴大立功引兵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因軍中拜青為大將軍位在公上卿以下皆拜惟汲黯獨揖後又加青大司馬位冠於大將軍上共為一官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二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後漢光武時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後漢大將軍自為一官其大司馬不加於其上和帝時以竇憲為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振朝廷公卿希旨

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憲初爲此官威振天下尚書以下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令韓稜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乃止後梁冀爲之官屬倍於三公府自安帝政理衰缺始以嫡舅耿寶爲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爲大將軍如三公梁冀列傳云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謁者將引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風俗通曰桓帝初京師謡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豪强及大姓按竇武字游平爲大將軍印綬所加咸得其人漢末猶在三公上魏武爲大將軍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下魏武乃固以大將軍讓紹魏黄初中又有上大

將軍以曹眞爲之吳亦以陸遜爲上大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自大將軍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自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爲之者皆擅朝權至晉景帝爲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後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瑯琊王伷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伷甍復如舊冠綬佩服與大司馬同宋唯彭城王義康爲之章綬冠佩亦與晉同齊以爲贈梁有之陳以爲

贈後魏北齊爲二大與大司馬同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大將軍隋並以爲武散官不理事上大將軍從二品大將軍正三品大唐貞觀二年九月勑六軍先已各置統軍一人今十六衛宜各置上將軍一人秩從二品其左右衛及左金吾衛上將軍俸料隨軍人馬等並同六軍統軍其諸衛上將軍次於統軍支給自今已後内外文武闕官於文武班中材望相當者參叙仍符以後各依故事於本衛量置衛兵仍舉故事置武班朝參其廊

下食亦宜加給稍令優重漢不見官屬後漢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有長史一人司馬一人竇憲為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屬官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又賜官騎四十人及鼓吹應劭曰鼓吹二十人非常員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魏以司馬

景王為大將軍置掾十人別無屬官其驃騎車騎府有長史司馬晉驃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領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開府者皆為位從公品秩俸賜亦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記室督各一人官屬並與公同宋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齊有大將軍為贈官無僚屬諸驃騎車騎衛鎮軍中軍撫軍四征四鎮等將軍凡加大字位從公長史

司馬諸官屬亦同公梁因之諸將軍優者亦然陳爲贈官無僚屬後魏大將軍僚屬如三公北齊亦然後周大將軍有長史司馬中郎掾屬諸曹參軍典籤等員隋以後無

車騎將軍

漢文帝元年始用薄昭爲車騎將軍灌嬰周亞夫金日磾並爲之後漢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銀印青綬在卿上絶席還復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爲車騎

將軍征匈奴始賜金紫次司空竇憲爲車騎將軍辟崔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其僚佐故事如太尉後梁冀爲之官屬倍於餘府安帝即位西羌寇亂以舅鄧隲爲車騎將軍征之數年復罷又皇甫嵩等並爲之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靈帝數以車騎拜嬖臣及贈亡人應劭曰美號加於頑兇印綬汙於腐屍虧國家之舊傷虓武之重昔年有覲被髮之祥知其爲戎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魏車騎爲都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爲都督雖持節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則位次三司晉宋車騎衛不復爲四征所督

晉羊祜爲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後魏制與驃騎同位次升降並同隋車騎

屬驃騎府大唐省之說在前篇

衛將軍

漢文帝始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凡驃騎車騎衛三將軍皆金印紫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以陸曄爲衛將軍兼儀同三司加千兵百騎東晉以後尤爲要重後魏初加大則次儀同三司孝文太和中制加大則位在太子太師上歷代多有大

唐無之

前後左右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李廣爲前將軍趙充國爲後將軍辛慶忌王商爲左將軍馮奉世爲右將軍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來復置晉武初又置前軍左軍右軍太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齊亦號左右前後四軍陳並有之北齊左右將軍領千牛備身大唐無

四征將軍

四征將軍皆漢魏以來置加大者始曰方面征東將軍漢獻帝初平三年以馬騰為之或云以張遼為之征西將軍漢光武建武中以馮異為大將軍征南將軍漢光武建武二年置以馮異為之亦以岑彭為大將軍征北將軍魏明帝太和中置劉靖為之許允亦為之各一人魏黄初中位次三公後魏加大則次衛將軍大唐無

四鎮將軍

鎮東將軍後漢末魏武帝為之鎮南將軍後漢末劉表為之魏張魯晉當陽侯杜元凱並

（為之）鎮西將軍（後漢劉表為之魏鍾會鄧艾並為之）鎮北將軍（魏明帝太和中置劉靖許允並為之）各一人宋時四鎮與中軍為雜號後魏加大次尚書令大唐無

四安將軍

安東將軍（後漢陶謙曹休並為之）安南將軍（光武元年以岑彭為之晉范陽王虓亦為之）安西將軍（後漢末段煨魏鍾會晉郗鑒亦為之）安北將軍（晉以郗鑒為之）各一人後魏亦有大唐無

四平將軍

平東將軍晋當陽侯杜元凱王濬等為之平南將軍晋盧欽羊祜胡奮等為之平西將軍晋以嵇紹為之平北將軍漢獻以張燕晋以阮坦亦為之各一人並漢魏間置後魏亦有大唐無

雜號將軍歷代雜號將軍凡有數百不可具載今錄其著者

上漢以呂祿為上將軍騎漢武帝以公孫敖及公孫賀並為騎將軍樓船漢元封三年以荀彘為之橫海漢元鼎六年以韓說為之擊東越有功材官漢李息為之掌理宮室貳師漢李廣利為之征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輕車漢武帝以公孫賀為之伏波漢武帝征南越始置此號以路博德為之後漢馬援亦為之伏波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浪之伏息中軍漢武帝以公孫敖為之

强弩 漢武帝以李沮爲之 **戈船** 環氏要畧云建戈於船上浮渡沮水以討北狄 **奮威** 漢武帝以田千秋爲之 **度遼** 漢武帝初以范明友爲度遼將軍後漢明帝永平八年又置屯五原銀印青綬秩萬字伯景爲度遼將軍誠心懷撫信賞分明乃去烽燧斥堠邊方晏然及卒匈奴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每見墳輒哭泣祭祀又李膺爲度遼將軍聲振遠域 **積射** 漢有之晉武帝太始四年省太康十五年立射營弩營置積射强弩將軍主之 **建威** 漢元帝以韓安國王晏並爲之光武以耿弇爲之 **九武** 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武爲號號曰九武將軍 **征虜** 後漢建武中始以祭遵爲之後張飛亦爲之 **武牙** 後漢光武以蓋延爲之 **橫野** 後漢光武以王常爲橫野大將軍位與諸將絕席 **捕虜** 後漢永平中馬武爲之 **鷹揚** 後漢建安中魏武以曹洪爲之 **討逆** 後漢末以孫策爲之 **破虜** 後漢末以孫堅爲之

討虜後漢末以孫權爲之安漢蜀麋竺爲之班在軍師將軍之右武威魏武帝以于禁爲之撫軍魏武帝置以司馬宣王爲之凌江後漢置以羅獻爲之寧朔魏以王渾爲之横江吴魯肅爲之又曰魯横江昔伏萬人屯據陸口界龍驤晉武帝始以王濬爲之殿中宋初置之黑矟後魏于栗磾好持黑矟以自衛劉裕遥見題書與之曰黑矟公麾下明帝因授黑矟將軍牙門將冠服與將軍同魏文帝黄初中置明帝以胡烈爲之又王隱晉書云陸機少襲父爲牙門將吴人重武官故也晉惠帝特置四部牙門以汝南王祐爲之蜀以趙雲爲之

監軍 軍師祭酒　理曹掾屬附

周代齊景公使穰苴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願得君之

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賈不時至苴斬之是其始也漢武帝置監軍使者光武以來歙監諸將後漢末劉焉以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劉璋亦爲監軍使者魏晉皆有之魏時司馬文王征壽春石苞爲監軍鍾會伐蜀衛瓘爲監軍晉孟康持節監石苞諸軍事初隗囂軍中嘗置軍師隗囂聘平陵人方望以爲軍師又袁紹請盧損爲軍師至魏武帝又置師官四人魏荀攸爲軍師軍國選舉及刑獄法制皆使決焉又梁義爲左軍師吳朱然爲右軍師蜀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晉避景帝諱改爲軍司凡諸軍皆置之以爲常員所以節量諸宜亦監軍之職也而太尉軍司尤重故

山公啟事曰太尉軍司缺當選上宰監宜得宿有資重者也宋齊以來此官頗廢至梁大通四年元法僧北討復以羊侃為大軍司後代多不置至隋末或以御史監軍事大唐亦然時有其職非常官也開元二十年後並以中官為之謂之監軍使○軍師祭酒後漢建安三年曹公還許初置此理曹掾屬後漢建安十九年魏武令曰軍中典獄者官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吾甚懼之遂置此選明達法理者為之

三署郎官敘

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皆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凡四等皆秦官無員多至千人（靈帝時三署郎吏二千餘人）皆掌門戸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故鄉校尉牧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亦充玆位其下第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謂五官中郎將左右郎將）郎中有車戸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戸衛曰戸郎漢舊儀曰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戸將主左右戸郎

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唯議郎不在直中

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禄勲執板拜若見五官左右將執板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時號曰山郎謂以貲財爲郎也山者財用之所出故取名或至歲不得休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傚楊惲字子幼爲中郎將罷山郎其疾病休沐皆以法令有過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多至郡守九卿三署化之莫不自厲宮殿之内翕然同聲其後遂以爲常後漢和帝永元元年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爲眞凡三署郎官二漢並屬光禄勲光禄選三署郎有行

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後漢范滂字孟博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以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到州境守令有贓汙者望風解印綬而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又上廉吏六人爲長理劇隨缺多少萬户以上爲劇縣其缺少者不選公府亦然故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人受其殃後漢桓靈間三署見郎七百餘人而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太尉楊秉上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云云按自近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爲尚書郎故事且夫天文有武賁郎位等星皆在

太微帝座之後爲羽衛之象則應劭楊秉所言三署郎是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微其失也蓋自梁陶藻職官要録以漢三署郎故事通爲尚書郎循名失實疑誤後代

舊有郎中將右騎光武中興悉省漢袁盎卜式張騫並爲中郎韓信主父偃並爲郎中後漢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藥崧崧走入床下上將杖撞崧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上乃捨之又班固二代位不過郎又陳蕃諫靈帝曰昔明帝公主爲子求郎賜錢十萬令陛下除拜郎吏無有休已以一郎比一把菜耳晉議郎遷爲太守山公啟事曰議郎許允宜參廣漢太守選亦有郎中等官其後雖有中郎將等官而無三署郎矣

中郎將五官中郎將　左右中郎將

五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漢因之並領三署郎從後漢之制郡國舉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

後漢黃琬字子琰爲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勲深相敬待每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髙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見遺京師諺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蕃琬同心顯用志士故蕃琬皆爲權富郎所中傷也

其次分屬左右署左右郎將各領左右署郎二署皆有中郎侍郎郎中三郎並屬光禄勲

漢衛綰文帝時以戲車爲中郎將戲車謂能左右超乘也景帝幸上林詔綰叅乘重其淳謹又蘇武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又司馬相如拜中郎將建節往使邛筰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爲寵又後漢左中郎

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並討黄巾有大功又建安十六年魏公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以副丞相位在

魏國諸侯王上魏無三署郎猶置左右中郎將晉武帝省左右中郎將官宋孝武大明中復置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齊左右中郎將屬西省梁代並分司丹禁今中郎將四十四員郎將六十四員各附諸軍諸衛篇大唐亦置諸衛中郎將永徽三年八月避太子名改中郎將爲旅賁郎將又改爲翊軍郎將尋復舊

虎賁中郎將

周官有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軍旅會同君宿於外則守王閑（閑梐枑行馬也梐音陛枑音護）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比郎中蓋以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舊曰虎奔言如虎之奔）置中郎將領之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冠插兩鶡尾（鶡鷙鳥之中果勁者每有攫撮應爪摧碎尾上黨所貢也後漢崔鈞為武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攫音钁）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凡有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皆父死子

繼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賢亦多爲者後漢馬援孔融並爲虎賁中郎將遷尚書魏桓階字伯緒爲虎賁中郎將遷尚書典選　大唐無

四中郎將東西南北

東中郎將後漢靈帝以董卓爲之　南中郎將後漢獻帝以臨淄侯曹植爲之　西中郎將晉以謝曼桓冲爲之　北中郎將後漢以盧植爲之建安中以鄢陵侯曹彰爲之　並後漢置江左彌重或領刺史或持節爲之銀印青綬服同將軍後魏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

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南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配以强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初從之後復止大唐至德後節度都團練使殆其遺職

雜中郎將

使匈奴中郎將後漢主護南單于以張奐爲之後魏天興四年罷

平越中郎將晉武帝置理廣州主護南越

司金中郎將趙王循爲之

武衛中郎將魏始以許褚爲之

大唐無

折衝府果毅別將等附

隋初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各領軍坊鄉團以統戎卒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車騎二將軍大業三年改驃騎府為鷹揚府改驃騎將軍為鷹揚郎將改車騎將軍為鷹揚副郎將五年又以鷹揚副郎將為鷹擊郎將九年別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大唐武德初猶有驃騎府及驃騎車騎將軍之制武德七年乃改驃騎為統軍車騎為別將貞觀十年復採隋折衝果毅郎將之名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

尉魏有折衝將軍後周有戍議別將官其名因此也其府多因其地各自爲名無鷹揚之號凡五百七十四府分置於諸州而名隸諸衛及東宮率府各領兵滿一千二百人爲上府兩京城內雖不滿此數亦同上府千人爲中府兩畿及岐同華懷陝等五州所管府雖不滿此數亦同中府八百人爲下府每府置折衝都尉一人掌領校尉以下宿衛及衛士以上總判府事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掌通判春秋傳曰戎昭果毅又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煬帝始置後改將爲之別將一人不判府事若無兵曹以上即知府事初別將既改爲果毅而府中有長史員聖歷三年廢長史置別將一員後又兼置長史長史一人通判載初元年置

兵曹一人判府事付事勾稽監印給紙筆校尉六人以下小吏各有差若校尉以下唯人數置之凡府在赤縣爲赤府在畿縣爲畿府衛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備六馱馬驢初置八馱後改爲六米糧介胄戎器鍋幕貯之府庫以備武事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於兵部以候徵發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征徭遂漸逃散年月漸久逃死者不補天寶八年五月停折衝府以無兵可校之十一年八月改諸衛士爲武士

三都尉 奉車 駙馬 騎 奉朝請附

奉車駙馬騎三都尉並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李陵爲騎都尉至更始時官亂謠曰爛羊胃騎都尉舊無員或以冠常侍或卿尹校尉左遷爲之奉車掌御乘輿車漢官曰三人駙馬掌駙馬駙馬非正駕車皆爲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騎都尉本監羽林騎漢官十人又竇嬰爲朝請竇太后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後漢並屬光祿勳

奉朝請無員本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晉武帝亦以

皇室外戚爲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爲晉王以參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而已諸尚公主者若劉惔桓温等皆爲之宋武帝永初以來以朝請選雜其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齊奉朝請駙馬都尉及散騎給事中等官並集書省職朝散用衣冠之餘人數猥積武帝永明中奉朝請至六百餘人齊職儀曰凡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梁三都尉並無員秩其奉車駙馬皆武

冠絳朝服銀章青綬梁陳駙馬皆尚公主者爲之陳武帝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蔵生子岊及岊並卒武帝受禪唯公主追封將葬尚書主客牒詳議欲加蔵駙馬都尉并贈岊官袁樞議曰昔王姬下降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著於詩人之篇漢氏之初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表駙馬爲一號魏晉以來因爲常准蓋明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莫可合巹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按當陽侯杜元凱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陸宣公主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杜君無復駙馬之號梁元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以樞議爲衷蔵丑善反岊音

節
後魏駙馬都尉亦爲尚公主官雖位高卿尹而此職不去奉車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北齊駙馬與後魏同隋開皇三年罷奉朝請煬帝時奉車駙馬並廢大唐駙馬都尉從五品皆尚主者爲之開元三年八月勅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宜依令式仍借紫金魚袋天寶以前悉以儀容美麗者充選奉車都尉五員掌馭副車不常置若大備陳設則以餘官攝行屬左右衛也

通典卷二十九

通典卷三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職官十二

東宫官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中心也懌悅也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言養

者積浸成長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漢班彪上書曰昔成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皆正禮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謹安護之秦漢以下始加置詹事中庶子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漢孝宣帝欲令中郎將許舜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為示狹非所以廣太子也後漢順帝立太子居承光宮以侍御史种暠監護有中常侍卒乘

衣車來載太子太子太傅杜喬憂懼不能止開門將出而暠至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尺一何以得將太子去何知不與內寵姦臣共挾邪謀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乃遣喬詣臺啟白得中奉敕乃聽之

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闕廢官司不具吳孫權即位孫登為太子兼置四友等官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都尉陳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於是東宮號為多士晉初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眾事至咸寧元年始置詹事以領宮事宋孝武置東宮率更令等官其中庶子庶子中舍人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後周加置太子諫

議員四人至隋罷詹事分東宮置門下坊典書坊北齊已有典書坊以分統諸局比門下內史二省門下坊有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二人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師等六局典書坊有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領內坊大唐置詹事府以統衆務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諸局龍朔二年改門下坊爲左春坊典書坊爲右春坊咸亨初復舊景雲元年又改爲之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錄事二人左諭德一人左贊善大夫五人崇文館校書郎八人亦統六

局六局之中唯改齋師爲典設餘局名與隋同其六局長官唯司經置洗馬宮門置大夫餘各置監以局名冠之所職如其名龍朔中改宮門大夫及諸監並爲郎遂爲永制也右春坊置右庶子二人中舍人二人舍人四人録事二人右諭德一人右贊善大夫五人通事舍人八人兼領内坊内坊置典内二人掌閤内諸事諸坊局小吏各有差因隋制也

太子六傅三太 三少

太子師保二傅殷周已有二傅爲太傅少傅詩小弁篇太子之傅作焉以刺幽王弁音步千反逮乎列國秦亦有之孝公時商鞅設法黥太子師傅是也漢高帝以

叔孫通爲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後亦有少傅 初叔孫通爲太子太傅高帝欲立趙王廢太子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終使滅祀今太子仁孝陛下必廢嫡立庶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上曰公罷吾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乎又高帝東征留太子監關中兵謂張良曰子房雖病强卧而傅太子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後太子幾廢良立策召四皓以免又竇嬰爲太傅景帝欲廢太子嬰數爭不得因謝病屏居田南山下又疏廣字仲翁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後皆請免歸鄉里公卿祖餞東都門外百姓觀者歎曰賢哉二大夫初太子外祖許伯以太子少請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今官屬已備若親暱外家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之又夏侯勝字長公

爲太傅卒官太后以嘗受尚書於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又萬石君石奮韋玄成丙吉並爲太傅又匡衡王丹並爲少傅

後漢太傅禮如師不領官屬而少傅主太子官屬

光武大會百官曰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宜用天下賢才上曰欲置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傅桓榮爲少傅又明帝以鄧禹先帝名臣拜太子太傅

漢魏故事太子於二傅執弟子禮皆爲書不曰令少傅稱臣而太傅不臣

吴薛綜綜子瑩瑩子兼三代並爲太子少傅

晋太始三年武帝始建置東宮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無大小皆由二

傅少傅立草太傅書眞以爲儲訓並有功曹主簿五官秩與後漢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如弟子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武帝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康元年以給事黄門侍郎楊珧爲詹事掌宫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及楊珧爲衛將軍領少傅復省詹事遂崇廣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屬復如舊二傅皆進賢

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晉令曰太子太保銀印青綬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代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傅給菜田六頃田騶五十人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給赤耳安車一乘及愍懷建宮乃置六傅三太三少晉書曰東宮舊制月請錢三十萬以備衆用愍懷太子恒探取三月以供嬖寵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爲太帥通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職官要録曰晉太子六傅各有丞一人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三或四或六渡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晉王

尊為太傅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尊以皇太子晉天之痛羣下宜同三朝之制元帝從之又齊王攸領太傅作太傅箴獻於太子傅玄亦有少傅箴又任愷山濤張華並為少傅又云衛瓘領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山公啟事曰太子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覩儀刑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又可朝會與聞國議宋有太傅少傅各兼丞一人其保傅並銀章青綬齊與宋同武帝時以王儉為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梁太傅位視尚書令少傅視左僕射職官要録曰三少舊視左僕射冠服同三太也陳因之自宋以下唯有傅而無師保後魏有

太師太傅太保謂之東宮三師少師少傅少保謂之東宮三少孝明在東宮宣武皇帝欲以崔光爲太子師傅光固辭帝令太子南面再拜宮臣皆從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乃授光太子少傅北齊皆有之出則三師在前三少在後後周不置隋與北齊同大唐六傅不必備唯其人太子出則乘輅備儀以爲後從貞觀中太宗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先天元年十二月詔東宮三師三少宜開府置令丞各一人隷詹事府尋罷

太子賓客

漢高帝時有四人年老以上慢侮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謂之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高帝不能致及將廢太子太子迎四人至侍從太子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高帝既見曰煩公幸卒護太子太子由是不廢至武帝又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晉元康元年愍懷太子始之東宫惠帝詔曰遹幼蒙今出止東宫雖賴師傅羣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能相長益者太保衛瓘息庭

司空隴西王泰息畧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華廙息恒各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五人更往來與太子習數儁賓友也其時雖非官而謂之東宮賓客皆選文義之士以侍儲皇其後無聞大唐顯慶元年正月以太子太傅兼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左僕射兼太子少師于志寧並爲皇太子賓客遂爲官員定置四人掌調護侍從規諫凡太子有賓客之事則爲上齒蓋取象於四皓焉資位

閑重其流不雜天寶中賀知章自太子賓客度爲道士還鄉捨宅爲觀玄宗賦詩贈别時議榮之

太子詹事丞 主簿 司直

詹事秦官應劭曰詹省也給也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漢官曰詹事位在長秋上亦宦者主中諸官後漢志曰初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職并大長秋是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此皆皇后詹事也漢時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皆屬二傅其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中盾衛率等官並屬詹事賓嬰守王

孫景帝時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酒酣上曰千秋萬歲後傳梁王太后歡嬰引酒卮進上曰天下者高帝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後漢省詹事而太子官悉屬少傅魏復置詹事領東宮衆務晉不置至咸寧元年復置以掌宮事事具六傅篇及永康中復不置自太安以來又置終孝懷之代其職擬尚書令掌三令四率中庶子庶子洗馬舍人等官銀印青綬介幘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卞壼為詹事時稱卞壼裁斷切直忠於事上宋與晉同齊置府領官屬齊沈文季為太子詹事梁陳任總宮朝後魏有太子

左右詹事北齊東宮衆事無大小皆統之領三寺二坊及左右衛後周置太子宮正宮尹隋開皇初置詹事二年罷之大唐復置詹事府詹事一人掌内外衆務糾彈非違總判府事置少詹事一人以貳之龍朔二年改詹事為端尹詹事府為端尹府少詹事為少尹咸亨初復舊垂拱元年又改詹事為宮尹少詹事為少尹神龍初復舊○丞秦官漢因之後漢省魏晋隋詹事省置至晋永康中詹事特置丞一人掌文書關通六傅過江多用員外郎

遷尚書郎宋齊因之梁陳制一梁冠皁朝服銅印墨綬

後魏北齊並有之後魏楊昱字元畧爲詹事丞孝明爲太子尚在懷抱其所出入唯乳母而已不令官僚聞知昱諫曰太子動止宜令翼從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乃詔曰自此以後非朕手敕勿令兒出宮宮臣在直從至萬歲門隋初置一人大唐置二人掌文武官簿帳朝集假使分判府事○主簿一人晉始置自後歷代皆有大唐因之掌府事勾稽監印紙筆○司直二人大唐龍朔三年置桂坊比御史臺置令一人比大夫司直二人比侍御史掌彈劾官府察其後廢桂坊以司直隸

詹事府

太子庶子

中允　司議郎　中舍人　舍人　通事舍人　諭德　贊善　崇文館學士　洗馬　文學　校書　正字　典膳　藥藏　內直　典設　宮門等郎

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周官謂之諸子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秦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員宋志云後漢置中庶子按齊人鄒陽上疏云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言而荊軻入關則秦官明矣漢因之有庶子員五人史丹王商歐陽地餘並為中庶子王莽改曰中尚翼子後漢員五人

職如侍中而庶子無員職如三署中郎凡庶子主宫中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魏因之在吳爲親近之官吳張温言於孫權曰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選由是以顧譚爲之晉中庶子庶子各四員職比散騎常侍及中書監令皆以俊茂者爲之或以郡守忝選山公啟事曰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劉儼城陽太守石崇忝選晉書曰鄭默爲中庶子朝廷以爲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又温嶠爲中庶子獻侍臣箴甚見補益又王珣啟以桓謙爲中庶子曰東宫之選中庶子總管門下尤不可不得其才若釋奠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宋與

晉同武冠平巾幘絳朝服元嘉初詔二率中庶子隨太子入直上宮十四年又詔還直東宮至齊其庶子用人卑雜梁天監七年詔革選其年以太子中舍人司徒從事中郎爲之凡中庶子四人以功高者一人爲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駕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與功高通事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冠服並同前代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中庶子庶子官北齊門下坊中庶子四人領之

典書坊庶子四人領之隋分為左右庶子各二人分統門下典書二坊事劉行本為左庶子卒後而太子勇廢文帝曰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大唐亦各二人分掌左右春坊事龍朔二年改左右庶子為左右中護咸亨初復舊左擬侍中而右擬中書令貞觀中詔曰皇太子與百官書疏未有制式近代以來例皆名目無以別貴賤今凡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宜稱令右庶子以下署名宣奉行書其餘與諸親及師傅等書不在此限于志寧為太子右庶子撰諫苑二十卷以進於太子太子名承乾中允司議郎司經洗馬文學校書正字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等局郎丞崇文館並屬右

春坊中舍人舍人通事舍人並屬左春坊其諭德贊善亦左右分隷焉○中允後漢太子官屬有之職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漢制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即使僕及中允朝朝請問起居其後無聞宋齊有中舍人是其職也大唐貞觀初改太子中舍人為中允置二員其後復置中舍人龍朔二年又改中允為左贊善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中允而左贊善仍置焉中允掌侍從禮儀駁正啟奏并監藥及通判坊局事若庶子闕則監封題職擬

黄門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爲内允太子遜位而官復舊○司議郎大唐貞觀五年皇太子上表請置史職用司儀誡乃於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精選名士以居之龍朔中分爲左右以左司議郎替司議郎以右司議郎替舍人咸亨初復舊掌侍從規諫駮正啟奏并録東宮記注分判坊事職擬給事中○中舍人晉咸寧初置中舍人四人以舍人才學之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晉陸雲爲中舍人凡奏

事文書皆綜典之監和嘗藥月檢奏直臣名更直五日典文疏如中書郎宋亦四人齊有一人梁時功高者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陳因之後魏北齊並有之隋曰內舍人四員屬門下坊煬帝減二人大唐中舍人二員掌侍從令書奏疏通判坊事擬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爲內舍人太子遜位而官復舊或謂之太子中書舍人孝和實録曰王友貞太子中書舍人○舍人秦官也漢因之比郎中選良家子孫爲太子舍人晁錯鄭當時並後

漢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凡帝初即位未有太子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屬少府魏因之晉有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侍郎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妃出則次直從晉王衍以名門起為太子舍人又樂廣潘岳顧榮夏侯湛並為之元帝大興元年以太子舅虞允為舍人太子奏曰舅甥當崇敬不欲降舅氏之親為侍臣詔乃轉允為常侍山公啟事曰太子舍人夏侯湛有盛才而不長理人有益臺閣宋有四人齊有一人梁有十六人掌文記梁劉杳字士深為舍人及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仕者敕特留杳焉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之北齊典書坊置二十人隋典書坊有八人煬

帝改爲管記舍人減四員大唐復為太子舍人四人掌侍從表啟宣行令旨分判坊事龍朔二年改爲右司議郎咸亨元年復舊○通事舍人齊中庶子屬官有通事守舍人庶子下又有内典書通事舍人二人掌宣傳令旨内外啟奏梁亦有之視南臺御史多以餘官兼職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通事舍人八人至隋亦有之煬帝改爲宣令舍人八員大唐復爲通事舍人亦有八員掌引導辭見承旨勞問○左右諭德龍朔三年初置太子

左右諭徳各一員掌侍從贊諭職比常侍○左右贊善大夫龍朔二年初置左贊善大夫替中允置右贊善大夫替中舍人咸亨元年中允舍人復舊而贊善大夫别自爲官左右各五人皆掌侍從翊贊比諫議大夫○崇文館學士魏文帝始置崇文觀以王肅爲祭酒其後無聞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員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王屬左春坊龍朔二年改司經局爲桂坊管崇賢館而罷隷左春坊兼置文學四員司直二員司直正七

品上職爲東宮之憲司府門北向以象御史臺也其後省桂坊而崇賢又屬左春坊後沛王賢爲皇太子避其名改爲崇文館其學士例與弘文館同○洗馬秦官漢亦曰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國語曰勾踐親爲夫差先馬先或作洗又漢書汲黯及姊子司馬安並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後漢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也漢選郎中補安帝時太子謁廟洗馬高山冠非乘從時著小冠魏因之晉有八人職如謁者准祕書郎進賢一梁冠黑介幘絳朝服掌圖籍釋奠講

經則掌其事餘與後漢同晉江統爲洗馬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統以五事諫之又陸機鄧攸傅咸並爲洗馬又衛玠爲洗馬宋與晉同齊置一人梁有典經局又置八人掌文翰尤爲清選皆取甲族有才名者爲之位視通直郎梁庾於陵拜洗馬舍人如舊東宮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名者時於陵周捨並擢充斯職武帝曰官以人而清豈限於甲族時論美之陳因之北齊典經坊洗馬二人隋曰司經局置洗馬四人煬帝減二人大唐司經局洗馬二人龍朔二年改洗馬爲司經大夫三年改司經局爲桂坊一云析司經局置桂坊司經大夫

通判坊事罷隷左春坊咸亨初復舊掌侍奉及經史圖籍判局事○文學漢時郡及王國並有文學而東宮無聞魏武置太子文學魏武爲丞相以司馬宣王爲文學掾甚爲世子所親信自後並無至後周建德三年太子文學十人後省龍朔三年置太子文學四員屬桂坊桂坊廢而屬司經開元中定制爲三員掌侍奉分掌四部書判書功事○校書宋孝建中洗馬有校書吏四人自後無聞北齊有太子校書隋太子校書有六人大唐四人掌讐校經籍無郎字初弘文崇文

二館置讐校開元六年省讐校置校書弘文四員崇文二員○正字隋太子正字二員煬帝改爲正書大唐復爲正字亦置二人掌刊正文字○典膳郎漢魏以來並有太子食官局至北齊門下坊始別置典膳局有監丞各二人隋如北齊之制大唐典膳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進膳嘗食之事丞貳之乾封元年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典膳丞邢文偉請減膳上啟曰竊見禮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撤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則死之宰之義不得不撤膳不撤則死之近代以來未甚談議不接謁見常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

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遽申減膳其年右史閼宰臣進擬數人高宗曰邢文偉嫌我兒不讀書不肯與肉喫此人甚直可用遂拜焉○藥藏郎北齊門下坊領藥藏局有監丞各二人侍藥四人隋如北齊之制大唐藥藏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和劑醫藥之事丞貳之○內直郎齊有太子內直兵局內直兵史二人梁有直內主璽主衣扶侍等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領殿內局有內直監二人副監四人隋如北齊制大唐內直局有郎二人丞二人掌符璽繖扇几案衣服之事丞貳

之○典設郎南齋置居局齋庫丞一人梁齋內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齋師局有太子齋師內閤師各二人隋如北齊制大唐典設局有郎四人掌凡大祭祀湯沐灑掃鋪陳之事○宮門郎秦有太子門大夫漢因之員二人漢官儀曰門大夫選四府掾屬職比郎將漢官儀曰安帝時太子謁廟門大夫乘從冠兩梁冠魏因之晉太子門大夫准公車令掌通牋表及宮門禁防宋因之梁代視謁者僕射陳因之北齊謂之門大夫坊并統伶官隋煬帝改門大夫

爲宮門監大唐初爲宮門大夫今門宮局有監郎二人丞二人郎掌東宮殿門管鑰及啓閉之事丞貳之

太子家令 丞　主簿　食官署　典倉署　司藏署

家令秦官屬詹事服虔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漢因之有丞鼂錯爲太子家令以奇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爲智囊疏受亦爲太子家令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漢代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後漢則屬少傅主食穀飲食魏因之晉又兼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廷尉司農少府其家令率更令及僕爲太子三卿太康

八年進品與中庶子二率同自漢至晉家令在率更下宋則居上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主内茵褥牀几諸供中之物及官奴婢月用錢庫内鹽米車牛刑獄齊因之自宋齊以來清流者不為之沈約為齊文惠太子家令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三卿陵替乃詔革選家令視常侍黄門陳因之後魏亦曰三卿北齊家令有功曹主簿領食官典倉司藏等三署及領内坊令丞隋掌刑法食膳倉庫奴婢等煬帝改為司府令大唐復為家令寺置家令

一人唯不主刑法餘與隋同龍朔二年改家令寺爲宮府寺家令爲宮府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二人主簿一人領食官署典倉署司藏署署令各一人丞各二人○丞漢家令有丞後無聞宋書云家令丞一人晉置宋齊以後並有之後周無隋家令丞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宮府丞咸亨元年復舊掌判寺事○主簿晉家令有主簿宋齊因之自後無北齊家令有主簿員隋亦然大唐因之掌印并及勾舉○食官署令丞漢詹事屬官

有食官令長丞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飲食晉太子食官令職如太官令宋則屬中庶子齊則屬詹事掌厨膳之事梁食官局屬庶子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有食官令丞又別領器局酒局二丞隋家令寺統食官令丞令一人丞二人大唐因之掌飲膳之事○典倉署令後漢太子倉令屬少傅主倉穀魏以下無聞後魏有之北齊家令寺領典倉署令丞典倉署又別領園丞隋家令寺統典倉令丞令一人丞二人大唐因之掌穀藏出納及

醢醢庶羞之事○司藏署令晉家令有主物吏四人梁有錫賜庫局丞庶子又有東宮衛庫丞北齊家令寺領司藏署令丞司藏又別領仗庫典作二局丞隋家令統司藏署令一人丞二人大唐因之掌藏庫財貨營繕之事

太子率更令　丞　主簿

率更令秦官顔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漢因之有丞主簿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勲而屬詹事後漢因之後屬少傅魏

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禄勳衛尉而屬詹事宋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梁陳後魏並有之北齊領中盾署掌周衛禁防漏刻鐘鼓亦屬詹事隋掌伎樂漏刻有令丞録事各一人大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龍朔二年改率更寺爲司更寺改令爲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丞後漢率更置丞一人歷代悉有唯後周無大唐因隋掌判禮樂刑罰之事○主簿晉置一人宋無齊有之自後無聞北齊隋

又有之大唐因之掌印及勾舉

太子僕 丞 主簿 廏牧署

僕秦官漢因之又有長丞主車馬又有太子廏長一人亦主車馬後漢因之而屬少傅職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其非太子朝日即與中允入問起居魏因之晉主輿馬兼主親族如太僕宗正從駕乘安車次家令而屬詹事宋齊並有之梁視黃門郎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詹事領僕寺置令丞功曹主簿領廏牧署令隋僕寺置僕一人掌皇族親

疎車輿騎乘領廐牧署令大唐因之加掌儀仗喪葬而不掌親族龍朔二年改僕寺爲馭僕寺改僕爲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統廐牧署○丞梁有之陳因之後魏北齊隋並有之大唐因之○主簿晋置宋無齊有之梁陳後魏無北齊隋皆有之大唐因之○廐牧署令丞漢有太子廐長丞屬詹事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車馬魏晋因之齊東宮屬有内廐局外廐局皆有丞梁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則曰廐牧署令丞車輿局丞隋

僕寺統廐牧署令丞大唐因之掌車馬閑廐牧畜之事

左右衛率府　副率以下官屬

衛率府秦官漢因之屬詹事後漢主門衛徼循衛士而屬少傅魏因之晉武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太始五年分爲左右衛率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衛率　晋志曰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黄麾左右二率從使導輿車後衛率從在烏皮外並帶戟執刀其服並視左右衛將軍山公啟事曰太子左率缺侍衛威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忠篤有文武河東太守焦勝清貞著信義皆其選也劉卞爲愍懷太子左率知賈后必害

太子乃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儁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録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兩黃門力耳華曰廢立大事恒懼禍甚又非所能賈后微聞遷卞爲雍州刺史卞恐終露乃服藥卒成都王穎爲太弟又置中衛率是爲五率及江左省前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宋齊止置左右二率齊沈約爲太子右率又徐孝嗣自吏部尚書轉領太子右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沈文季亦嘗爲此官梁二率視御史中丞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左率領七營右率領四營陳有二率後魏曰左右衛率北齊謂之左右衛率坊後周東宮有司戎司武司衛等員隋曰左右率兼

有副率二人文帝以太子勇預知時政欲重宮官之資故以大臣領其職蘇孝慈自兵部尚書拜右衛率尚書如故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乃出為湘州刺史煬帝改左右衛率為左右侍率兼置副率二人大唐為左右衛率府龍朔二年改其府為左右典戎衛咸亨元年復舊置率各一人領兵宿衛督攝隊伍總判府事李靖為中書令行左衛率轉兵部尚書○副率二人掌貳率事長史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通判自長史以下冑曹以上率府並同○録事參軍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勾稽監印○倉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大唐

因之掌官員假使儀式糧廩膳羞田園公廨過所監藥等事○兵曹叅軍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府内衛士以上名帳差科及公私馬驢等○胄曹叅軍各一人隋置爲鎧曹大唐長安中改爲胄曹叅軍神龍初復爲鎧曹太極中復爲胄曹掌軍器儀仗公廨營造罪罰長史以下官局所領職務諸率府並同○親府勲府翊府中郎將各一人梁左右衛率共領十一營二率各領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將軍十人北齊左右衛坊率各領騎官

俻身員外又有內直俻身正副都督隋左右衛率下直閤四人直寢八人直齋直後各十人大唐則曰親勲翊三府各置中郎將左右郎將各一人大唐置錄事兵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司禦率府

隋文帝置左右宗衛其官制如左右衛各掌以皇族侍衛煬帝改為左右武侍率大唐復為左右宗衛率府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司禦衛後改衛為率府焉神龍初復

爲宗衛景雲二年復爲司禦率府置率各一人所掌與左右衛率同副率以下職亦同他准此副率二人長史録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清道率府

隋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姦非長史以下如左右衛煬帝改開府爲左右虞候并置副率二人大唐爲左右虞候率府職擬左右金吾龍朔二年改爲左右清道衛神龍初又爲虞候率府開元初爲清道率

府各置率一人掌斥候道路先驅後殿伺察姦非副率二人長史録事及倉兵曹叅軍各一人

左右監門率府

隋左右監門率各置一人掌諸門禁煬帝改爲監門將軍大唐復爲左右監門率擬左右監門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崇掖衛咸亨初復舊垂拱中改爲鶴禁衛神龍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門禁凡財物出有籍副率二人長史録事叅軍及兵胄二曹叅軍各一人

左右內率府

隋置左右率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以上所領千牛以下與千牛衛同禁內侍衛供奉兵仗大唐爲左右內率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奉裕衛咸亨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侍衛左右供奉兵仗副率長史録事參軍及兵曹各一人千牛各十六人掌執細刀弓箭宿衛侍從備身各二十八人掌宿衛侍從龍朔二年改太子左右千牛備身爲太子左右奉裕尋復舊

太子旅賁中郎將

旅賁中郎將一人職如武賁中郎將宋初置天子有武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唐諸率府初有中郎郎將官永徽元年以太子名忠改諸率府中郎將爲旅賁郎將其郎將改爲翊軍後或改或省

太孫官屬附

大唐永淳元年三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將置府寮高宗召吏部郎中王方慶問曰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

曰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晉惠帝永寧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三子襄陽王尚爲皇太孫太子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南齊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便居東宮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旁求載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五帝不相沿樂茍不失上下之序不虧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

肇建皇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使方慶詳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友丈學祭酒及長史曹掾主簿管記司錄以下六曹從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爲疑竟不補授而止

通典卷三十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職官十三

王侯總叙

法古者多封國之制魏曹元首六代論晉陸士衡五等論皆言封建之利是今者賢郡縣之理貞觀中朝議封建李伯藥盛陳不可馬周繼言之遂止雖備徵利病而終莫究詳嘗試論之曰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物土疆

建萬國成則肇於軒后方有可稱不應創撰萬人首令分宰蓋因其豪而伏衆即其地而名國或循沿舊政簡朴不傳或墳籍散亡建茲復紀塗山之會亦云萬數夏祚經四百已喪七千殷氏六百年間又損千二百矣爰及周赧八百餘祀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始皇蕩定天下一家歷載千九百并萬而為一衆暴寡且無虛月大滅小未嘗暫寧迭尋干戈齊人塗炭秦覩其獘不復建侯纔及嗣君天下怨潰漢祖矯枉並建勳親旋則韓彭葅

醢續有吳楚逆亂武昭之後制許推恩分人為差但食租稅王莽階緣后族克成篡奪諸劉微弱勢同編甿光武遠懲大封優全勞舊鄧寇耿賈國止四縣二漢所立列郡不殊中有偽新乃如羿浞雖無塗山萬國享祚侔於夏氏曹魏翦弱藩戚未幾覆亡晉室分兵八王致亂尤速晉以魏公族微弱神器易遷故委兵諸王未幾迭相攻伐遂亡天下所謂矯枉過當其敗愈速也劉宋改更舊制國吏不得稱臣孝武性多猜忌制國吏令於本國君不得稱臣改稱曰下官也自茲以還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勢莫能遵天生

烝民樹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則安所致寡則危所由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唐虞之前記錄簡略人戶損益不可復知夏氏以來載籍漸備西漢有千二百餘萬戶東漢有千餘萬戶隋及大唐皆有九百餘萬戶雖三代致理亦莫比焉魏晉之後凋耗則甚若以為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誠宜政在列郡然則主祀或促矣若以為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誠宜政在列國然則主祀可永矣主祀雖永乃人鮮主祀雖促則人繁建國利一宗列郡利萬姓損益之理較然可知夫立法作程未

有不獘者固在度其爲患之長短耳政在列國也其初有維城磐石之固其末有下堂中肩之辱遠則萬國屠滅近則鼎峙戰爭所謂其患也長夏殷周三代諸國相滅魏晉鼎峙六十餘年車書方一永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載江左乃平政在列郡也其初乃四海一家之盛其末有土崩瓦解之虞高光及於國初戡定之勳易集所謂其患也短自秦二世元年陳勝首起兵亂至漢高平項羽凡八年而天下定自王莽地皇三年海內兵起至光武建武十二年平公孫述凡十三年而甲兵戢自隋煬大業十一年巳有羣盜起至國家武德七年凡十年而干戈息豈非巳然之證歟夫君尊則

理安臣強則亂危管子曰君尊則國安君卑則國危是故李斯相秦堅執罷侯置守其後立議者以秦祚促遂爾歸非向使胡亥不嗣趙高不用閻左不發酷法不施百姓未至離心陳項何由興亂自昔建侯多舊國也周立藩屏唯數十焉餘皆先去聲封不廢其爵楚滅六蓼魯臧文仲歎曰皋繇庭堅不祀忽諸按皋繇庭堅重於唐虞之際封立國邑不應殷周之時略徵一二是沿習也諒無擇其利遂建諸國懼其害不立郡縣故曰事皆相因斯之謂矣自五帝至於三王相習建國之制當時未先知封建則理郡縣則亂而後又覩秦漢一家天下分置列郡有潰叛陵篡之禍便

以為先王建萬國之時本防其萌務周其業冀其分樂同憂饗利共害之慮乃將後事以酌前旨豈非強為之說乎覽曹陸著論誠謂文高理明不本為人樹君不稽烝甿損益觀李馬陳諫乃稱冥數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關政理否臧故曰終莫究詳斯之謂矣但立制可久施教得宜君尊臣卑榦強枝弱致人庶富享代長逺為理之道其在茲乎

歷代王侯封爵 公主并官屬附

昔黃帝旁行天下分建萬國 神農氏末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黃帝既為天子天

下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至於唐虞別為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則虞書所謂輯五瑞脩五玉是其制也五瑞即公侯伯子男之瑞珪璧也五玉亦五等諸侯執之玉也○夏與唐虞同○殷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鄭玄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

國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周制封王者後凡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為黜陟之其小者皆益之地為百里是以周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之初列爵唯五公侯伯子男分土唯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並因殷制至周公居攝制禮作樂列爵分土皆五等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凡諸侯世子世國繼世以諸侯象賢大夫不世爵使人以德爵以功謂縣内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避賢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内之國

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上大夫曰卿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周天王之女曰王姬皆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一公國孤一人孔安國注虞書曰公之孤執玄周禮云公之孤四命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為三監使佐方伯領諸侯此殷禮也具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於方伯之地蒞牧國則有之故儀禮燕禮云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正義曰言諸者通客牧三監皆為公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左傳曰管仲受下卿之禮避天子之二守國高故也明國高是天子之命卿也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

其君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註云誤也正義曰此兼夏殷禮也夏之大國謂公侯也殷大國謂公也依周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立司空兼司寇也故左傳云魯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三卿也以此推之則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按崔氏云魯已有孟叔季三卿為政而更有臧氏及孔子並為司寇則皆小司寇也每國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國公長有四命孤一人其卿三命大夫再命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大夫一命不言次國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也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次國之上卿位當大

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覜聘燕會之序也其位爵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至於周衰諸侯失制號令自己其名不一於是正卿當國謂之相而楚謂之令尹其他異同難悉數矣孫卿子曰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

史記曰楚民俗好卑車王以為不便焉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王許之居半載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才自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淮南子曰蘧伯玉為相子貢問何以理國曰不理理之又曰子產為鄭國相一年豎子不戲

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貳賈三年門不夜闔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土無尺籍又孔子攝行魯相事有喜色乃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别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又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與民下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逐出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夫女工安所售其貨乎

○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二十徹侯後漢志曰徹侯金印紫綬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漢武帝諱改曰通侯或曰列侯十九關内侯顔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荀綽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為號劉昭曰關内侯無土寄食在所

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為限如淳釋曰列侯出關就國也但爵其身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又有倫侯建成侯趙亥昌武侯馮無擇是也但有封名而無食邑　十八大庶長劉昭曰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將軍也所將庶人更卒故以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　十七駟車庶長言乘駟馬之車而為眾庶之長　十六大上造言皆主上造之士　十五少上造十四右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事　十三中更十二左更十一右庶長言為眾列之長　十左庶長九五大夫大夫之尊者也劉昭曰自公士至五大夫皆軍吏也　八公乘言得乘公家之車也劉昭曰自吏民爵不得過公乘過者得貫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尊者　七公大夫與下同　六官大夫加官者示稍尊

也亦謂之國大夫　五大夫列位從大夫　四不更言不與更卒之事　三簪褭以組帶馬曰褭簪褭者主飾此馬　二上造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　一公士言有爵命異於士卒劉昭曰步卒之有爵為士者也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權設班寵有加賜邑君者葢假其位號或空受其爵耳如田嬰為靖郭君白起為武安君魏冉弟為華陽君秦昭王弟為涇陽君及高陵君蔡澤為剛成君其後項梁為武信君陳餘為成安君李左車為廣武君之類是也至漢尤多葢在封爵之外别加為美號也　○漢興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以為

差降古分土而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有賜特進者其位在三公下其次列侯有功德天子命為諸侯者謂之朝侯其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其稱侍祠侯者但侍祠而無朝位其非朝侯侍祠而以下土小國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或奉先侯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諸侯凡諸侯王皆金璽盭綬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駝紐文曰璽謂刻曰某王之璽赤地綬列侯

黄金印龜紐文曰某侯之印紫綬掌治其國王常冠遠遊冠綬五采而多朱自稱曰寡人教曰令凡諸侯王官其傅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漢朝漢朝惟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及七國作亂之後景帝懲之遂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内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内史中尉郎中令之名内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勲而王國如故員職皆不得自置又令諸王得推恩

封子弟為列侯於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又令諸侯十月獻酎金不如法者國除其縣邑皆別屬他郡千户置家丞不欲者聽之作左官之律附益之法自後諸侯王唯得衣食租稅至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大司空何武奏罷內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都尉參職是後中尉爭權與王相奏常不和太傅但曰傅史記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少子築東苑方三百餘里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擬於天子出蹕入警招延四方豪傑山東遊士莫不至焉又曰河間獻王景帝子也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漢初論功封

列侯者凡百四十有三人蕭何為冠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凡列侯金印紫綬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凡皇帝之女為公主皆列侯尚之周制王姬下嫁於諸侯以同姓諸侯主之公者諸侯之尊稱故謂之公主後漢荀爽上疏曰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者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位

王國有傅掌輔導王初曰太傅後除太字史記曰賈誼為梁懷王太傅王墜馬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

相本統眾官後省內史而相理民如郡太守史記曰曹參相齊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乃厚請之蓋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用其術齊國安集及入為漢相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夫獄市者所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

之也又曰石慶為齊相舉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社也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事郎中令秩千石墨綬僕本曰太僕改曰僕墨綬文學宋志前漢王國已置文學

大司農　衛士長　太倉長齊淳于意為之列侯國亦有相改所食國令長為之漢初諸侯王有丞相兼有相國按史記周勃破燕王盧綰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景帝省之

餘略與王國同公主有家令門尉亦有賜重封者張晏曰重封益祿也臣瓚曰增封顏師古曰重封謂加二號耳成帝鴻嘉三年詔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本制列侯乃得食邑七大夫即公大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一戶之內皆不徭賦是歲又令吏民得買爵賈級

千錢（賈讀曰價）○後漢爵亦二等皇子封王其郡為國其列侯雖鄧寇元勲所食不過四縣為侯國舊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皆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子孫或奉墳墓亦為猥諸侯（漢官儀曰皇后父兄率為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故章帝啟馬太后曰漢典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其功臣四姓為朝侯侍祠侯皆在卿校下）明帝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

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胡廣曰諸侯受封皆受茅土歸立社稷本朝為宮室自有制度至於列侯歸國者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制黎庶以守其寵罷侯歸國不得臣吏民後漢書曰張安世自昭帝時封為富平侯傳國至八代孫吉無嗣國除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至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為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二十年曹公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初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諸王女皆封鄉亭翁主儀服同鄉亭侯漢諸王女亦謂之翁主漢書謂

齊厲王姊為紀翁主以紀氏所生因以為號章帝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瑯琊孝王京女為縣公主其後漢安帝姊妹亦封為長公主同之皇女蔡邕獨斷曰漢帝子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永初元年鄧太后封清河孝王慶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分食邑俸王國有傳如師不臣二千石相秩二千石刁曜字子榮為魯相行縣三老執轡學官處士皆乘牛馬隨後所頓亭傳輒講經袁忠為沛相乘葦車以清亮稱內史如郡丞中尉郎中令掌五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僕主車馬持書奉使至京都謁者禮樂長

衛士長　醫工長　永巷長　祠祀長　郎中　其紹封削絀者中尉内史官屬隨亦率減列侯國置相（其秩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於侯以户數為限）其官隨國大小為增減食邑千户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此家臣也使理家事）不滿千户則不置家丞舊置行人洗馬門大夫等官又悉省諸公主各置家令一人（東觀書曰其主薨無子置傅一人守其家）○魏黄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庶子為鄉侯公之庶子為亭伯其後定制凡國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次縣侯次

鄉侯次亭侯次關内侯又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關外侯爵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自關内侯皆不食租虛封爵自魏始而有保　傅　相　常侍　侍郎中令　中尉　大農　文學　友　謁者大夫　諸雜署令　丞　公主有家令　僕　丞　行夜督郵王太妃有家令　僕　丞　○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晉令曰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内關外等侯之爵　唯安平

郡公户邑萬户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户地方五十里大國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里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武帝受禪之初太始元年封建子弟為王二十餘人以郡為國邑二萬户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户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

邑五千户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宫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户以上為大國五千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户為小國初雖有封國而王公皆在京都咸寧三年詔徙諸王公皆歸國時楊珧荀勗以齊王攸有時名懼惠帝有後難乃追故司空裴秀立封建之旨遂詔王公悉令歸國更制户邑皆中尉領兵其平原汝南瑯琊扶風齊為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為次國其餘為小國皆制所近縣益滿萬户又為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亦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户王

置一軍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於時唯特增魯國公户邑追進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為郡公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又南宫王丞隨王萬各於泰始中封為縣王邑千户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為三千户制度如郡侯亦置一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為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受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為公承封王之支子為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為伯小國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為

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户國侯之制度如不滿五千户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次國始封之孫亦罷下軍其餘付以一軍為常大國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其未之國大國置守士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既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遂之國凡名山大澤不

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為屬國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選其文武官晉齊王攸國相上長史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又當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乃表租秩足自供遂求絕之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遣莅國其王公侯以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太始故事凡王金印龜紐纁朱綬遠遊三梁冠絳紗朝服佩山玄玉開國郡公縣公金章皂朱綬郡侯青朱綬同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玄玉開國縣侯伯子男金章朱墨綬冠玉亦同初武帝踐阼封宣帝孫永為東

莞郡王始置二卿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諸侯並三分食一○東晉元帝太興元年始置九分食一元帝以西陽王羕屬尊元會特為設牀明帝以羕皇室元老特為之拜成帝詔羕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王國有傅傅即師也以景帝諱故曰傅武帝初置亦謂之師山公啟事曰王楙為燕王師友武帝初置一人益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典書令丞掌國教令職官錄曰漢制本曰尚書改為治書國諱又改為典書至晉武置典書令文學一人郎中令中尉大農此為三卿左右常侍大國各二人次國各一人掌贊相獻者內史改太守為內史又晉書曰改國相為內史將軍大國上中下軍三將軍次國上下二軍將軍各一人小國上軍而已典祠

典衛　學官令　治書中尉　司馬　世子庶子陵廟牧長　謁者　中大夫　舍人　典府等其後省相及僕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初晉武帝輔魏政阮籍常言於帝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即拜為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通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公侯以下國官屬遞減晉書曰詔以壽光公鄭沖及朗陵公何曾國皆置郎中令又曰元帝初渡江即晉王位諸參軍奉車都尉掾屬者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宋氏一用晉制唯大小國皆有三軍自明帝以後皇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為大郡邊守置佐吏者又不置長史餘

則同矣凡王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户諸王世子皆金印紫綬進賢兩梁冠佩山玄玉初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廳事不得南向坐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障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但馬不得過二諸侯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並不得用鹵簿詔可

王國有師（改傳為之）自內史相記室以下官多與晉同（孔凱字思遠為江夏內史好酒多醉而明曉政事咸曰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又有辭記室參軍箋曰記室之要須通才敏思性情縝密者為之）凡郡縣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武孝建中始革此制不得追敬不得稱臣止宜云下官而已（劉邕嗣封南康侯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國相素輕邕後俱元會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具臣今不能勸一盃酒乎歆之效孫皓歌荅之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公主有傅令傅令不得朱服（不得朱服亦江夏王所奏）○齊封爵史闕（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自永明末京邑士人盛為文章談議皆湊於西邸

王國有師王琨為武陵王師時王儉為宰相屬琨用東海迎吏琨謂使人曰語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者官何容復奪之遂不果其事　諮議張岱字景山歷臨海章郡晉安三王府諮議三王行事事舉而情得　文學等官齊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　公侯置郎中令卿一人餘與晉宋同○梁封爵亦如晉宋之制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第十九諸公侯皆假銅獸符竹使符第一至第五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鐵錫及竹園别都宮室園囿皆不以屬國諸王言曰令境内稱之曰殿下公侯封郡縣者言曰教境内稱之曰第下

自第下稱皆曰寡人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書世子
主國其文書表疏儀式如臣而不稱臣文書下郡官皆
言告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有所
陳皆曰上疏其公文曰言事梁南平元襄王偉好學重士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有清溪宮改為華林苑賜偉為宅穿築種植與賓客遊其中梁世藩邸之盛無過五等
諸公位視三公班次之開國諸侯位視孤卿重號將軍
光祿大夫班次之開國諸伯位視九卿班次之開國諸
子位視二千石班次之開國諸男位視比二千石班次

之王國置傅相公以下則臺各為選置之皆掌知百姓事郎中令　將軍

常侍　典書令　典衛長伯子無典衛　典祠以下自選備上

諸官多同前代若王加將軍開府則置長史　司馬

及記室掾屬　祭酒　主簿　録事等官屬張綰字孝卿自中軍

宣城王長史徙御史中丞武帝使宣旨曰為國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代周閔蔡廓並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資重故有此旨　嗣王則唯置郎中令　中

尉　常侍　大農　藩王則無常侍制與後漢同〇陳

置九等公主有家令之制郡有王嗣王藩王開國郡縣

公開國縣侯開國縣伯開國縣子開國縣男沐食侯鄉亭侯關内侯關外侯鄱陽王之封也遣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於太廟五岳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於太社凡親王起家則為侍中若將軍方得有佐吏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官皇太子子冢嫡者封王依諸王起家餘子並封公起家中書郎諸王子並諸侯代子起家給事王公子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令僕子起家祕書郎若員滿亦為版法曹雖高半階資給祕書郎下次令僕子起家著作佐郎亦為版行參軍此外有揚州主簿太學博士國常侍奉朝請嗣王行參軍並起家

官未合發詔皇弟皇子府置師　長史　司馬　從事中郎　諮議參軍　友　掾屬　記室等官其嗣王藩王府則遞減之王國置郎中令　將軍　常侍　典祠令　舍人等官其嗣王藩王則遞減其員諸王公參佐等官仍為清濁或為選司補用亦有府牒拜授者不拘年限去留隨意在府之日唯賓遊宴賞時復循參更無餘事若隨府王在州其僚佐等或亦得預催督若其驅使便有職務其衣冠子弟多自修立非氣類者惟利是求暴物亂政皆此之類

○後魏道武皇始元年始封五等至天賜元年減五等之爵始分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皇子及異姓

元功上勳者封王皇族及始藩王皆降為公諸公降為
侯子亦比為差於是封王者七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
者七十九人子者百有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
大縣子封小縣其後復加伯男焉孝文太和十八年詔
凡王公侯伯子男開國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
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舊制諸鎮將刺史假五等
爵及有所貢獻而得假爵者皆得世襲延興二年詔革
此類不得世襲又舊制諸以勳賜官爵者子孫世襲并

襲軍號後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襲爵而已凡公主皆嫁於賓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尚焉後魏道武帝因見漢書婁敬說高帝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良久故立此制又江陽王女卒盧太后詔贈鄉主諸王侯亦各有師　友　文學　侍郎　掾屬　舍人等官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咸陽王禧乃取任城王隸户為之深為孝文所責公主有家令丞高平公主薨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太常博士常景曰婦人無專國之理婦人為君男子為臣古禮所不載則家令不得純臣公主不得為正君明矣乃寢○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爵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在三公下封内之

調盡以入臺三分食一公以下四分食一王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晉宋梁制不異公主則置家令丞等官○後周制封爵郡縣亦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皇弟皇子置友及學士等員外餘吏闕聞○隋開皇中制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樊子蓋進爵封為濟公言其公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至煬帝唯留王公侯三等餘並廢之皇伯叔昆弟皇子是為親王及大長公主長公主皆

置官屬親王置師　友　文學　長史　司馬　諮議掾　主簿　錄事　功曹　記室　户倉兵騎法士等曹參軍　東西閤祭酒參軍事　典籤等員嗣王則無師友諸王公以下置官屬各遞減煬帝更名王府參軍為諸司書佐屬參軍則直以屬為名改國令為家令餘以國為名者皆去之諸公主各置家令　丞　主簿　謁者　舍人等員郡主唯無主簿○大唐高祖初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王

太宗即位問侍臣曰徧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
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
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
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疎也
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葢以天
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然之曰理天下本
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率以屬疎降
爵惟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縣公貞觀二年十二月

太宗謂公卿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尚書右僕射宋國公蕭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不封建諸侯以為磐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參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始議列土之制禮部侍郎李百藥上議大畧曰自古皇王君臨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啟聖之期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

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勲重華之徳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在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也謂琢琱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敎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

山河之賞未為晚焉中書侍郎顏師古又論大畧曰臣愚以為當今之要莫如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强弱相濟畫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為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特進魏徵又議大畧曰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存一始蒙聖帝敷至仁以流元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

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麤修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侯甸之外今並分為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不可五也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大畧如李百藥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户邑必有材

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强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斯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孫終其福禄也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為諸州都督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其後並不願行乃止後定制皇兄弟皇子為王皆封國之親王龍朔二年制諸王子嫡者封郡王任職從四品下叙其衆子封郡公從五品上叙貞觀中王珪奏曰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准太宗曰卿皆自尊而卑吾子乎魏徵曰自古迄今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

三品皆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為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詔從之親王府各置官屬凡府官國官王未出閣則皆不置領親事帳內二府及國官太子男封郡王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自至德元年至大歷三年封異姓為王者凡百一十二人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自武德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自至德二年至大歷三年食實封者二百六十五家凡食四萬四千八百六十戸十六年制王府官以四考為限高宗時滕王元嬰江王元祥蔣王輝虢王鳳俱以貪暴為吏人所患有授其府官者皆比嶺外荒裔為之語曰寧向儋崖

象白不事江滕蔣號嗣聖二年初置公府官員武太后天授二年又置皇孫官員皇姑為大長公主後亦謂之長公主姊為長公主女為公主皆封國視正一品常樂長公主者高祖之女壽州刺史趙瓌妻也武太后初臨朝越王貞欲舉事瓌遣使許以兵應之公主謂其使曰為我報越王與其進不與其退汝郡王儻男子也當不黙至今不動及貞敗主亦遇害也太子女為郡主封郡視從一品親王女為縣主封縣視正二品凡諸王及公主皆以親為尊皇之昆弟妹先拜於皇子上書稱啟神龍初下詔革之二年閏正月勑公主府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

比親王長寧安樂唯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宜城新都定安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停公主府依舊邑司

時安樂公主中宗女恃寵驕恣欲皇后臨朝冀得自立為皇太女遂同謀鴆弒既誅廢為庶人

景雲元年六月勑公主置府近有勑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

酸棗縣尉袁楚客奏記於中書令魏元忠曰女在內男在外男女有別剛柔分矣中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相濫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建府僚崇置官秩若以女家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而望陰陽

不僭風雨無爽其可乎竊謂非致遠之計乖久安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之謂也君侯不正誰正之哉

開元四年三月制諸封國自始封至曾孫者其封戶三分減一十年加永穆公主封千戶初永穆等各封五百戶左右以為太薄上曰夫百姓租賦者非吾有也斯皆宗廟社稷蒼生是為爾邊隅戰士出萬死不顧一生所賞賜纔不過一二十疋此輩何功於人頓食厚封約之使知儉嗇不亦可乎左右以長公主皆二千戶請與比上曰吾嘗讀後漢書見明帝曰朕子不敢望先帝子車服下之吾未嘗不廢卷歎息如何欲令此輩望長公主乎左右不敢復言至是公主等車服不給故加焉自後公主皆封千戶遂成其例

凡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課戶充州縣與國官邑官共執文

帳准其戶數收其租調均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國公所食邑則全給焉二十年五月勅諸食邑實封並以三丁為限不須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隨庸調送入京

親王府置傅一人（師範輔導參議可否初置王師景雲二年改為傅）諮議參軍一人（匡正幕府諮謀庶事）友一人（陪隨左右拾遺補闕）文學二人（修撰文章讐校經史）東西閤祭酒各一人（接引賓客）長史司馬各一人（通判）掾一人（通判功倉戶三曹）屬一人（通判兵騎法士四曹）主簿一人（覆省教命）記室參軍二人（掌表啟書疏宣行教命）錄事參軍一人（受事勾撿）功曹倉曹戶曹

兵曹法曹士曹等參軍各一人各有所主參軍二人行參軍四人掌出使及雜檢校典籤二人宣傳敎命親事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二人掌守衛陪從執仗親事執弓刀衛從執乘親事各十六人供進騎乘親事三百三十三人帳内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三人掌儀衛陪從兼知鞍馬等帳内六百六十七人親王國施行公文准等署式嗣王以下府准此國令一人大農二人通判國司尉二人分判丞一人監印勾稽小吏有差若府主薨則諸府佐視事帳内過葬追退雖無妻子亦准此其國官聽終喪若有襲爵者聽其迴事諸公主邑司

有家令　丞　錄事　各一人並隷宗正寺出降者不置

通典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三十二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十四

州郡上

司隷校尉

司隷周官也掌五隷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隷謂罪隷四翟之隷也物謂衣服兵器之屬帥其民而捕盜賊○漢武帝征和四年

初置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捕巫蠱督大姦猾督謂察視之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晉志曰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元帝初元四年去節後諸葛豐為司隸又加節尋復去之司隸去節自豐始也諸葛豐為司隸無所迴避京師語曰間何闊逢諸葛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法與章相連豐欲劾奏適逢章出豐駐車舉節招章曰下欲收之章馳去豐夼車逐之章突入殿得免因此成帝遂收豐節成帝元延四年省至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除校尉字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

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專道而行專席而坐初除皆謁兩府兩府謂丞相御史也惟涓勲初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為翟方進奏免又漢書曰鮑宣字子都明經為司隸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行馳道中宣使欽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官欲捕從事閉門不納宣坐閉拒使者大不敬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宣罪減死一等列異記曰自宣至子永孫昱俱為司隸校尉其為公皆復乘驄馬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又王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又蓋寬饒為司隸亦無所迴避 ○後漢復為司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河東

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北齊書曰後漢凡皇族不得典三河益忌其親而惜形迹之地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後漢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為不宜使有司省察公輔乃止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鮑永為司隸鮑恢為都官從事並不避強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鮑永子昱復為司隸初拜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問昱曰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上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又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用事尚書令陽球常唾手拊髀曰當令陽球作司隸此輩敢爾後乃拜司隸球列車騎導從當入司隸府雒陽捕賊掾皆故墨綬公府掾孝廉也邀見道側球怒曰雒陽都邑吏當得熊虎敢搏噬者乃用鼷鼠當校尉車耶不足汙鞭杖且舉撲之於是威風振烈明日詣闕謝恩遂表劾王

甫自臨拷父子皆死於杖下乃磔甫屍署曰賊臣王甫於是權門股慄皆雀目鼠步曹節見甫屍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從為衛尉球叩頭曰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鴞悉伏其辜又李膺字元禮拜司隷校尉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而逃藏讓舍柱中膺率將吏破柱取朔付獄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讓膺膺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懼以淹流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乞留五日克殄元惡帝謂讓曰汝弟之罪也自是宦官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司隷

凡司隷屬官有從事史十二人其都官從事史至為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胡騰字子升辟荊州部南陽從事遇桓帝南巡至南陽千騎萬乘呼召求索不可堪騰奏曰天子無外乘輿所在即為京師請荊州刺史比司隷臣比都官從事南陽守比河南尹宛令比雒陽令許之

於是大將軍亡馬西曹掾召騰騰乃作都官從事鵠頭召掾掾乃覺膝行辭謝由是不敢輒有呼召○魏晉司隸與二漢同劉聰僭號置左右司隸　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絕席魏鍾會為司隸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畢綜晉諸公賛云劉毅字仲雄為司隸奏太尉何曾尚書劉寔父子及羊琇張佗等所犯狼籍司郡守令事相連及觀風投印綬者甚衆皆以為毅能繼諸葛豐蓋寛饒　初以司隸官屬制置如州儀而俗稱之司州見太康記　及魏晉乃以京輔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尉官變其職為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為司

州牧○後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囚執之事屬大司寇○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掌諸巡察薛道衡為司隸大夫別駕二人分察畿內一人按東都一人按京師後又罷司隸臺裴蘊為御史大夫欲重己權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大唐無司隸校尉而有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

州牧刺史

黄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州有牧○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

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剥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是時何武與翟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理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哀帝

建平二年復為刺史時朱博又奏曰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人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賞厚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元壽二年復為牧何武字君公為揚州刺史舉奏二千石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不復極法九江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多優容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漢宣詔賜車特高一尺別駕主簿緹紬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

○後漢光武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

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廵行所部常以秋分行部郡國各遣二吏迎之界上録因徒考殿最不稱職者為殿其有能者為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延熹二年復斷之或謂州府為外臺謝夷吾為荆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察聲實為九伯之冠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

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李膺為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聞風棄官郭伋字細侯再為并州請州中雄俊以為師友朝夕參政分祿以養之初行部到美稷數百小兒騎竹馬迎送問使君何日還伋令別駕計日告之及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即止野亭須期乃往又种暠字景伯為梁州被徵還吏民詣闕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至界共相辭十里不得乘車又賈琮字孟堅為交趾刺史時州人反琮到乃安巷路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還冀州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琮曰刺史當遠視聽反自掩塞乎乃令褰之百城聞風振悚又百里嵩為刺史州旱傳車所經甘雨必注又郭賀字喬卿為荊州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帝賜三公之服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又周乘為交趾刺史舉奏二

郡織濁太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又韋康代父為荊州父出止傳康入官時人榮之○魏晉為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而晉罷司隷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魏賈逵字梁道為荊河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也布告天下當以荊河州為法當陽侯杜元凱為荊州州人號為杜父舊水道惟沿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君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僅近千餘里南土美而謡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又吳隱之召為廣州州界有貪泉父老云飲此水使廉士變貪隱之先至水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千金

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自魏以來庶姓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庶姓謂非帝族凡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史三年一入奏甲午詔書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之○宋與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梁蔡道恭字懷儉出為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圍司州會道恭病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令取所持節曰稟命出壇憑此而已既不還朝欲與同誓可與棺柩相隨也又何肩字子季為建安太守民不忍欺伏臘放囚還家及期而至又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送迎又夏侯亶字

世龍弟蘷字季龍並任荊河州刺史州人歌曰我之有州任仍舅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後魏天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中次職令具官品篇上黨王天賜世襲并州刺史又李崇為并州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鼓樓自崇始○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刺史初除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

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及蘇綽為六條之制初文帝秉魏政令百官誦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六條之制其畧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獄訟其六均賦役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隋雍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按魏置使持節寵奉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

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制置不以名實相副為意仍舊存之後改為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名及於邊遠小郡乃不徵典故之失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別置都尉領兵兵不屬郡十四年改九等州縣為上中下凡三等劉仁恩為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為司隷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又有司隷刺史房彥謙嘗為之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制與漢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大唐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

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一道二人以左右臺及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為之兼按郡縣再期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勅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小必由是一人兼理數郡自今以後採訪使但訪察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奏請並委郡守不須干及理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為觀察觀察皆并領都團練使其僚屬隨事增置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山川區域為制諸道增減

不恒使名沿革不一舉其職例則皆古之刺史云

總論州佐

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　部郡國從事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　中正

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簿曹從事史主錢穀簿書兵曹兵曹從事史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馬部郡國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又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又後漢書或云秩六百石職與司隸官屬同唯無都官從事漢魏之際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

其州邊遠有山險寇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歷代職員互相因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以下是府官理戎長史司馬等官是○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擇以為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僚佐頗為煩擾高隆之乃表請自非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

斷之○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賜諸佞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後周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吏變為郡官矣○大唐無州府之名而有採訪使及節度使節度使說在都督篇採訪使有判官二人分判尚書六行事及州縣簿書支使二人分使出入職如節度使之隨卓推官一人推鞫獄訟皆使自辟召然後

上聞其未奉敕者稱攝其節度防禦等使寮佐辟奏之例亦如之今舉州之舊職以列於左舊職謂隋以前官職

别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别乘傳車故謂之别駕漢制也歷代皆有後漢周景為荆河州州辟陳蕃為别駕蕃不就景題别駕輿曰陳仲舉座不復更辟蕃惶恐起視職袁紹領兾州以審配為别駕委以腹心并總幕府紹又以田豐為别駕豐勸迎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懟田别駕晉王祥為徐州别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衆州境獲寧人歌曰海沂之康實頼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烈士傳曰孔恂字巨卿為别駕車舊有屏星如刺史車刺史因怒欲去别駕車屏星恂曰徹去屏星毀國舊儀别駕可去屏星不可省乃止管寧集辟文云州民管誕燕雀之賤棲朝桐之華别駕者明

君之羽翼宜得英儒王丞相集有教曰顧和理識清敏劭令端古宜得其才以為別駕庾亮集答郭豫書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流宣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梁時別駕官品揚州視黃門郎南徐州視散騎常侍隋及大唐並為郡官說在郡佐後

○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漢制也歷代皆有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乃以為治中晉郗鑒為治中又車胤為桓溫治中有會不同溫輒云無車公不樂梁睢襄宇師卿為揚州治中襄父終於此官乃固辭武帝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隋為郡官大唐改為司馬說在郡佐後

○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晉習

鑿齒字彦威為桓溫荆州主簿親遇深密時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隷功曹從事史兼録衆事應劭漢百官表曰司隷功曹從事即州治中從事也晉以來改功曹為西曹書佐宋有别駕西曹主吏及選舉即漢之功曹書佐也○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主督促文書舉非法後漢橋玄字公祖為梁縣功曹荆河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元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郡從事窮理其罪景壯玄意即署遣之玄到具考贓罪梁冀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還檄至不發按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又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

風朱伯厚○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户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中正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大公平亦其任也吳習溫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後潘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稱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

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晉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隷嚴詢與毅年齒相近管四十萬户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為劇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别其所彈貶自親貴始又干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晉令曰大小中正為内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又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高者兼主簿從事迎刺史若吏部選用猶下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位狀又晉起居注曰僕射諸葛恢啟稱州都大中正為吏部尚書侍郎司徒左長史掾屬皆為中正臣令領吏部請解大中正以為都中正職局司理不宜兼也

齊梁亦重焉梁沈約遷侍中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開尚書八條事

後魏

有之（孝文云中正之任必須得才業兼資者太武帝時崔浩為冀州中正）北齊郡縣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乾明中邢劭為中書監同郡許惇與劭競本州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劭為刺史）隋有州都其任亦重（晉王廣為雍州牧司空揚雄太僕髙熲並為州都）大唐無

都督（總管節度團練都統等使附○後漢　魏　晉　宋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後漢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而袁紹分沮授所統諸軍為三都督（紹以沮授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魏武征孫權還又

使夏侯惇督二十六軍○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假黄鉞則總統外内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司馬宣王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司馬文王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晉受魏禪則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及伐

吳之役以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無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理人各用人焉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庾翼都督征討諸軍事鎮襄陽綏懷招納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宋氏人臣則無居者唯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又有都督諸州諸軍事者則為常職舊曰監某州諸軍事文帝即位改監為

都督○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永安以後近遠多事置京畿大都督總攝軍人立府置佐○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則總管為都督之任矣又有大都督帥都督都督至隋三都督並以為散官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旅帥都督為隊正大唐武德七年改上大都督為驍騎尉大都督為飛騎尉帥都督為雲騎尉都督為武騎尉按此則都督之名微矣○隋文帝以并益荊揚四州置大總管并益揚三州以親王臨統惟荊州以韋世康為之時論以為美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為上中下三等加使

持節煬帝悉罷之○大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號使持節刺史加號持節武德元年諸州總管亦加號使持節五年以洺荆并幽交五州為大總管府七年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總管府為都督府舊洺州已置都督府武德四年廢府置大行臺復有行軍大總管者葢有征伐則置於所征之道以督軍事自武德以來亦有元帥之號太宗為秦王加西討元帥中宗為周王為洮河道元帥睿宗為相王為并州道行軍元帥安祿山反後天寶十五載哥舒翰為諸道兵馬元帥其後李光弼郭子儀復為副元帥李峘李

若幽李勉又為兵馬都統蓋從其宜也　太極初以并益荆揚為四大都督府開元十七年加潞州為五焉其餘都督定為上中下等上都督府五中都督府十三下都督府十六　前後制置改易不恒難可備敘凡大都督府置大都督一人掌所管都督諸州城隍兵馬甲仗食糧鎮戍等親王為之多遥領其任亦多為贈官長史居府以總其事各有長史司馬録事功曹以下官屬但員數多少與諸州府有差其職事不異具郡佐篇　分天下州縣制為諸道每道置使理於所部即採訪防禦等使也　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景雲二年四

月始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本皆兼度支營田使開元九年十一月勅其河東河北不須別置並令節度使兼充有副使一人副貳使行軍司馬一人申習法令自漢魏至隋總戎出征則刺史都督將軍等官置長史司馬諸曹參軍為之寮佐按官置司大唐本制大總管乃前代專征之任其寮佐亦多同之自後改為節度大使署副使判官以為寮佐如前代長史以下之任然長史司馬及諸曹是曰官名副大使副使判官乃為使職有所改易合隨府主置大使則有副使以下今若改名使府不合設官充其寮吏葢因授任者莫詳其源既有副

使又置司馬參雜重設遂為具例況不標於甲令固須區別著定恒規也判官二人分判倉兵騎胄四曹事副使及行軍司馬通署掌書記一人掌表奏書檄齊書曰宋江夏王義恭取丘巨源為掌書記參謀無員或一人或二人參議謀畫隨軍四人分使出入開元中凡八節度使磧西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幽州劍南嶺南此八節度也後更增加無改名號益古之持節都督江左四中郎將近代行軍總管之任凡將帥出行兵滿萬人以上則置長史司馬倉兵等曹參軍若萬人以下員數遞減自至德以來天下多難諸道皆聚兵增節度使為二十餘道其非節度使者謂之防禦使以採訪使并領之採訪理州縣防禦理軍事初節度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代宗為廣平王時充天下兵馬元帥親總師旅克定禍亂以大臣宿將郭子儀

李光弼等隨其方面以為副謂之副元帥以督諸道事及皇帝踐阼以雍王為之王升儲宮而元帥闕乾元中又置都統使監總管諸道或領三道或領五道皆古方岳牧伯之任也上元末省都統後又改防禦使為都團練守捉使皆主兵事而無旌節察屬亦減有副使一人掌貳使事判官二人分判軍事自永泰以來都團練使稍有加置若朝覲則置留後擇其人而任之宋武帝起義討桓玄參謀者既平京口向建業以孟昶為長史總攝後事及討司馬休之伐荊州以中軍將軍劉道鄰監留府事皆留後之任也自後無代無之不復遍舉

都護

漢宣帝地節二年初置西域都護為加官也或以騎都

尉諫議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始以鄭吉為之後廢○至後漢永平十七年復置班超為西域都護大破焉耆尉犂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晉宋以後有都護之官亦其任也齊書曰廣州西南有二江川源深遠別置都護專征討之事陳伯超為西江都護沈顗為南江都護○大唐永徽中始於邊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護府後又加單于北庭都護府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為單于都護府置都護一人掌所統諸蕃慰撫征討斥堠安輯蕃人及諸賞罰叙録勳功總判府事副都護二人掌貳都護事其安北單于則置一人長史司馬各一人録事功曹倉曹户曹

兵曹法曹參軍各一人參軍事三人其安北
單于雖有司馬倉曹兵曹各一人餘並不置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三十二

通典卷三十三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十五

州郡下

京尹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留守附

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為京兆尹絕高曰京十億

曰兆大衆所聚故曰京兆更名左内史為左馮翊馮輔翊佐也初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扶助風化也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治長安城中三輔黄圖曰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皆治在城中故趙廣漢歎曰亂吾治者三輔也誠得兼之直差易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秩異凡州所監郡為京師置尹一人丞一人趙廣漢字子都為京兆尹以和顔接士推功於掾吏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廣漢天性精於吏事尤善為鈎距以得民情其發姦擿伏如神冬獄當斷先為調棺皆曰死無所恨又張敞為尹一日捕

諸偷得數百人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又王尊王章王駿並為京尹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初三輔治長安後漢都洛陽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後漢延篤字叔固及邊鳳皆為京兆尹並有雄名語曰前有趙張後有邊延趙張謂廣漢及敞○後漢左馮翊右扶風屬司隷尋省○魏晉為京兆太守○後周都關中又為京兆郡○隋京兆郡置尹并佐吏合二百四十四人○大唐京兆府本為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太宗為秦王中宗為英王睿宗為相王時並居其任多以長史

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為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或以親王居閤而遥領焉初雍州置别駕以貳牧之事永徽中改别駕為長史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為京兆尹總理衆務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齊曰清都尹

河南尹其地在周為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兹東郊蓋今河南牧之任亦留守之始○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三川河洛伊也秦末李由為三川守○漢興更名三川為河南後增守為太

守王莽改太守為大尹改河南大尹為保忠信卿○光武中興徙都洛陽改太守為尹章綬服秩與京兆同主京都特奉朝請李膺為河南尹○魏晉皆為河南尹魏司馬芝為河南尹莫有及者晉傅嘏為河南尹有大益於民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當時無赫赫之名人久而後安○後魏太和中遷都洛陽又置河南尹○東魏置洛州刺史○後周置洛州總管尋罷之○隋初為洛州刺史復為河南內史樊子蓋檢校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大業初為荆河州刺史又為河南太守尋為河南尹與京兆

同○大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為刺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為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中宗為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為河南府改長史為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諸曹僚佐亦如之各有少尹二員通判府事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為司馬煬帝又改為贊治後又改為丞武德初復為治中永徽元年以大皇帝諱改為司馬本一員太極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馬一員分為左右開元元年並改為少尹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為北京官屬制置悉同

兩京初武太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為北都神龍初廢開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義之始復置太原府號曰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州為河中府至六月而罷後上元元年復置岐州為鳳翔府又以益州為成都府

留守周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後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張方刼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至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又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

○大唐留守之制葢因此也高宗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為東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為中宮所使至都所為橫恣機執而因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武太后臨朝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為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駮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

郡太守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為

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按律有無害都吏言如公平吏漢書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并舉孝廉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簿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質正常稱曰與我共理者唯良二千石乎

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汲黯為東海太守治官好清靜擇丞吏任之責其大指而已黯多病卧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淮陽守而黯辭之上曰君薄淮陽耶吾欲得君重卧而治之乃行又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溢堤壞尊執圭請以身填金堤而水稍却又馮立字聖通與弟野王相代為西河上郡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又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民號為召父龔遂字少卿為渤海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乎又文翁為蜀郡修起學宫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始也又黄霸為頴川以禮義教諭犯法者諷曉令自殺風化大行以治行尤異增秩中二千石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又漢雜事曰蔣滿為上黨其子萬為北地都尉同詔徵見宣帝曰父子割符邪即詔滿為淮陽相萬為弘農守史

記曰杜周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又循吏傳叙曰王成黄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凡户十二萬為大郡帝又下制令諸侯王相位在太守下

成帝綏和元年省内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

哀帝初御史大夫王嘉上疏曰近日公卿以下變易促急數改吏政事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二千石輕賤吏人慢易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縱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故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賜金以厚其意誠以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尚書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所以丁寧告者之辭令二千石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若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

王莽改太守曰大尹○後

漢亦重其任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守拜執金吾後光武幸潁川百姓遮道曰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鎮之又張堪字君遊初去蜀郡乘折轅車而已後為漁陽謡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又宋均字叔庠為九江蝗蜚南到九江界輒東西分又廉范字叔度為蜀郡民歌曰廉叔度來何暮昔無襦今五袴又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為萬石又鄭弘字巨君為臨淮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又魏朗為河內以清嚴為治為三河之表又黃昌為蜀郡未到時蜀有童謡曰兩日出天兵戢又杜詩為南陽人方之召信臣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又孟嘗字伯周為合浦而珠還又劉昆為弘農虎負子渡河又王堂字敬伯為巴郡民生為立祠又何敞為汝南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名稱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按行屬縣是以郡中無冤聲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

守鍾離意黄香桓榮胡廣是也或自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皆是也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狗不夜吠將去山陰父老七八十人齎百錢送寵寵為選受一大錢故人號為取一錢後入居九列四登三事焉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恥王導永嘉末選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皆加重號輒有鼓蓋有不得者為恥導饕名竊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嘉而從之初太始中詔守相三載一巡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省俗宣風展義也又山公啟事曰晉制春夏農月不還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晉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梁謝

朏字敬仲齊時為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又任昉為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溉與弟洽從昉為山澤遊被代而還無衣沈約遺裙迎之○後魏初郡置三太守說在刺史篇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說在縣令篇太和中次職令郡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限○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楊尚希上表曰當今郡縣倍多於古

十羊九牧人少官多請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帝嘉之遂罷諸郡大業三年又改州為郡

郡置太守○大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

加號持節總管則加使持節按魏晉制有使持節持節假節使持節得戮二千石以下持節得戮無官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戮犯令者皆是刺史兼總軍戎若今採訪節度使也自宋齊以降雖天下分裂其州郡漸衆及隋開皇初有州三百一十郡五百八以官煩人弊遂廢郡使以州親人則刺史如太守之職自後雖官名屢改而職事不易蓋制置之際不詳源本因習舊名遂有持節諸軍之虛稱其屬官别駕以下録事功户諸曹參軍事亦多漢晉之制若今之節度採訪副使判官之任本置别駕乘一車行部其參軍録事皆佐戎旅今並無其實豈所謂必也正名者乎又按加刺史持節軍事之名以為榮寵則邊荒萬里三

數百户小郡亦同此號又無以别遠近小大之差輕重閒劇之異也顯慶元年都督府及上州各置執刀十五人中州下州各置十人後加號為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說在符寶郎篇至隋開皇七年又别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九年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二至十年悉頒木魚符於五品以上官義寧二年罷竹使符頒銀菟符於諸郡大唐武德元年又改銀菟符為銅魚符自是州郡史守更相為名其實一也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疏督守之名於屏俯仰視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

率理貞觀中賈敦實為饒陽令有能名時制大功以下不得聯職敦實兄敦頤復為瀛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廉謹許令同州竟不遷替時人榮之敦實歷遷洛州長史初敦頤為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樹碑頌美及敦實去職又立頌於兄碑之傍故人呼為棠棣碑逮貞觀之末升平既久羣士多慕省閣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敢有材力者先入為中郎郎將次補郡守其輕也如是武太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並准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

閤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乃令書名探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後二十人內以政績可稱者獨常州刺史薛光謙徐州刺史司馬鍾二人而已當時復有為員外刺史者永昌中成王李千里歷遷襄州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譙王重福之妃張易之甥也貶重福為濮州員外刺史皆不領州務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同華岐蒲四州謂之四輔八年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魚袋按武德令三萬戶以上為上州永徽令二萬戶以上為上州顯慶元年九月勑戶滿三

萬以上為上州二萬以上為中州先以為上州中州者仍舊至開元十八年三月勑太平時久戶口日殷宜以四萬戶以上為上州二萬五千戶為中州不滿二萬戶為下州六千戶以上為上縣三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二千戶為下縣其餘為六雄鄭陝汴絳懷魏六州為六雄十望宋亳滑許汝晉洺虢衛相十州為十望十緊初有十緊州後入緊者甚多不復具列及上中下之差凡戶四萬戶以上為上州二萬五千以上為中州不滿二萬為下州亦有不約戶口以別勑為上州者又謂近畿者為畿內州戶雖不滿四萬亦為上州其親王任中下州刺史者亦為上州王去任後即依舊式天寶中通計天下凡上州一百九中州二十九下州一百八十九總三百二十七州也時南海太守劉巨麟以贓罪詔杖殺之自至德之後州縣凋獘刺史之任大為精選諸州始各有兵鎮刺史皆加團練使故其任重矣

總論郡佐

郡丞　別駕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　司功　司倉　司戶　司兵　司法　司士　參軍事　經學博士　醫博士　中正　通守　五官掾　督郵　郡尉

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丞以佐守尉典武職○後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史畧如公府曹無東曹蔡質漢儀曰河南府掾出考與從事同又後漢書曰螟虫不入中牟河南尹疑不實使仁恕掾往廉之是也○晉宋以下雖官曹名品互有異同大抵畧如漢制○北齊上郡太守屬官合三百一十人以下郡遞減之○隋初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職參為郡官故有長史司馬錄事

參軍功户兵法等七曹稍與今制同開皇三年詔佐官以曹為名者並改為司十二年諸州司從事為名者並改為參軍又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煬帝置通守贊治東西曹掾主簿司功倉户兵法士等書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為增減改行參軍為行書佐○大唐州府佐吏與隋制同有别駕長史司馬一人（大都督府司馬有左右二員凡别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録事參軍（京府謂之司録參軍置二人餘並為録事參軍大府與上都督府亦二人餘府州一人）司功司倉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

六參軍景龍三年諸州加置司田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户置參軍一員位在司户下諸府則曰田曹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户置焉以其廢置不恒故不列於此在府為曹在州為司府曰功曹倉曹州曰司功司倉大與上府置二員州置一員自司功以下通謂之判司參軍事各有差京府參軍事有六員餘府州或四或五博士一員醫博士一員大凡以州府大小而為增減

郡丞秦置之以佐守漢因而不改漢黄霸為河東郡丞後漢趙溫字子柔為京兆郡丞歎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官至三公晉成帝咸康七年省諸郡丞唯丹陽丞不省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開

皇三年改别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司馬置賛治一人後又改郡賛治為丞位在通守下今郡丞廢矣其職復分為别駕長史司馬（說在本篇）自隋為郡府之官去從事史（隋趙軌為齊州别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績連最詔徵入朝父老揮涕隨逐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大唐永徽二年改為長史前上元元年復置别駕多以皇族為之神龍中廢開元初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八載以玄宗由潞州别駕入定内難遂登大位乃廢别駕官至德中復置諸府中各一人而

大都督府不置通判其事以貳都督刺史之職〇長史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古今注曰守相病丞長史行事後罷邊郡太守丞而長史領丞職）其後長史遂為軍府官至隋為郡官大唐初永徽二年改别駕為之其後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王府長史理府事餘府通判而已〇司馬本主武之官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者則置府僚司馬為軍府之官理軍事（晉謝奕字無奕桓温辟為安西司馬在温座岸幘嘯詠如常温曰我方外司馬也）宋制司馬銅印墨綬絳朝

服武冠至隋廢州府之任無復司馬而有治中焉治中舊州職也舊謂隋以前州廢遂為郡官說在州佐後治中篇開皇三年改治中為司馬隋房恭懿為澤州司馬有異績遷德州司馬理為天下之最文帝曰此乃上天社稷之所祐豈朕寡薄能致之乎遷海州刺史煬帝又改司馬及長史併置贊治一人尋又改贊治為郡丞大唐武德初復為治中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治中並為司馬長安元年洛雍并荊揚益六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四年復舊太極元年又置四大都督府置左右司馬各一員所職與長史同○録事參軍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

也掌總録衆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後漢王堂字敬伯為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自此不復繆有辭教郡内稱理又王允字子師仕郡為主簿晉陶侃丘法祖等並為之隋初以録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置主簿大唐武德元年復為録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官曰司録參軍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糾彈部内非違監印給紙筆之事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升一資元年建寅月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録事異

禮尊其
任也

○司功參軍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後漢范滂字孟博汝南太守宗資請為功曹委任政事抽拔幽陋不軌者皆掃迹滂外甥李頌為鄉曲所棄中官以頌請資滂以非其人不召資遷怒捶書佐佐曰寧受笞死滂不可違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所用謂之范黨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又岑晊字公孝南陽太守成瑨請為功曹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又許劭字子將為郡功曹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子將正機執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墜於淵歷代皆同晉山濤年四十始為郡功曹後位至司徒又劉毅字仲雄陽平太守杜恕選舉為功曹月餘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悆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決録曰孫晨為功曹十月有槀一束暮卧其中北齊諸州有功曹參軍隋亦然及罷郡置

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大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參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參軍令掌官員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〇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為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槩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北齊以下並同功曹大唐亦掌倉廩庖廚財物廛市之事〇司戶參軍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後漢陸績李郃皆仕郡為戶曹史郃官至司空北齊以下與功曹同大唐掌

戶口籍帳婚嫁田宅雜徭道路之事○司兵參軍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益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至北齊以後並同功曹大唐掌軍防烽驛傳送馬門禁田獵儀仗之事景龍四年許州司兵燕欽融上表直諫詔撲殺之○司法參軍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為法曹或為墨曹後漢書曰周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因燕數諫不聽遂殺因因家詣闕稱寃詔遣覆考燕謂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署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使收燕燕遂死之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又黃昌亦為郡決曹吏又郭弘為穎川郡決曹掾治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正郡內比之東海于公

隋以後與功曹同隋陳孝意為東郡司法書佐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固諫不許乃解衣請先受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史大唐掌律令定罪盜賊贓贖之事○司士參軍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大唐掌管河津營造橋梁廨宇之事○參軍事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張溫軍事獻帝時孫堅亦為張溫參軍荀彧參丞相軍事孫楚參石苞軍事是也楚輕苞謂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中軍羊祜置參軍二人太尉楊濬置參軍六人歷代皆有至隋為郡官謂之書佐大唐改為參軍掌直侍督守無常職有事則出使前代

又有行參軍者晉河間王顒以太宰輔政始置之掌使命歷代皆有大唐惟王府有之餘則無矣 ○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漢鄭崇為郡文學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歷代多闕隋潘徽為州博士大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為之助教學生各有差 ○醫博士一人大唐開元十一年七月制置階品同錄事每州寫本草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年九月御撰廣濟方五卷頒天下貞元十二年二月御撰廣利方五卷頒天下自今以後諸州府應

闕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試取人藝業優長堪効用者具以名聞已出身人及前資官便與正授其未出身且令權知四考後州司奏與正授餘准恒式吏部更不須選集○中正魏置中正之始已具州中正篇晉諸中正率一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大唐並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闕及鄉飲酒之禮則司功參軍主其事○通守隋煬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

而京兆河南謂之內史大唐無○五官掾後漢有之署功曹及諸曹事後漢諒輔字漢儒仕郡為五官掾夏大旱太守自祈禱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去惡和調陰陽承天意乃積薪以自環搆火其旁曰若日中不雨將自焚未及中而雨注今無之○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漢尹翁歸為河東督郵時太守田延年分河東二十八縣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舉法皆得其罪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又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為東部督郵勅之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後漢歐陽歙為汝南太守汝南舊俗十月鄉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宴飲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

緜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宜顯之於朝主簿讀教訖功曹郅惲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罔上害人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惲敢再拜奉觥欽慙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切直明府德也可無受觥欽曰實欽之罪也敬受觥惲免冠謝遂不宴而罷又陳球為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撾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乃止

○郡尉京輔屬國等都尉附

秦官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又置三輔都尉各二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

中興建武七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漢舊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就田今乃罷其役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又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宋志曰光武省郡尉後往往置東南西北四部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西羌盛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於雍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自後無聞至隋煬帝時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又置京輔都尉立府於潼

闕主兵鎮大唐無其制

縣令

周官有縣正（四百里為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尹）其職一也（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又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語之曰子居即墨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名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

守阿名日聞然使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名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常稱者皆并烹之遂起兵擊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又子產理鄭人不能欺宓子賤理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理鄴人不敢欺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户以上為令減萬户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漢書曰凡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黄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

郡國胡廣云秋冬歲盡各計縣户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庭慰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對責以糾怠慢也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忍欺光武初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三千户以茂長子為大中大夫次子為郎中又魯恭字仲康為中牟令專以德為治螟不犯境雉馴其旁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恭官至司徒又周榮字平孫當竇憲縱暴榮常排奏之及竇氏敗榮自郾令擢為尚書令又劉昆字桓公為江陵令縣連災火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又戴封為西華令大旱祈禱無獲乃積薪自焚火起而雨大降又王渙為洛陽令人為立祠及桓帝事黄老道毀諸旁祠唯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渙祠也又漢官曰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泰盛勅去軒綏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

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為故事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後漢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所在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署吏隨事不具縣員○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山公啟事曰溫令許奇等並見能名雖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按其資歷悉自足為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國相皆如漢制齊傅琰字季珪為山陰令父僧祐亦為山陰令父子

並著奇績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建康令京師飲酒得醇旨者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又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武康令正身勵康節除淫祀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令為近畿大郡近代未有又張稷字公喬為剡縣令多為山水遊及山賊作亂又保全縣境又蕭景字子昭為永寧令永嘉太守牓郡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

○後魏縣置三令長說在刺史篇孝文初制縣令能靜一縣刼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太和中次職令其祿甚厚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

以俸禄優之乃以亮帶野王令聿帶溫縣令時人榮之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為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北齊制縣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雜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遥遂奏於武成帝請革之乃密令搜揚世胄子弟恐其辭訴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為之○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閒劇及衝要

之處以為等級開皇十三年以臨潁令劉曠治政尤異擢為營州刺史又魏德深為貴鄉長轉館陶長貴鄉民吏號泣請留詔許之貴鄉民吏歌呼滿道館陶合境悲哭

○大唐縣有赤三府共有六縣畿八十二望七十八緊百一十一上四百四十六中二百九十六下五百五十四七等之差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天寶四載栁升為長安令有贓罪朝堂杖殺之

總論縣佐丞　主簿　尉　五百附

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則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

○後漢縣諸曹畧如郡員橋玄為縣功曹事具部郡從事篇又升光泥和為縣功曹

縣令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又五官為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後漢爰延字季平外黃令牛述禮請延為廷掾范甯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常共言談而已）○晉縣有主簿功曹廷掾法曹金倉賊曹掾兵曹賊捕掾等員○隋煬帝改縣尉為縣正尋改正為戶曹法曹分司以承郡之六司其京四縣則加置功曹為三司司各二人○大唐縣有令而置七司一如郡制（武德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畿令六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縣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四人九品中下縣各有差）丞為副貳（如州上佐）主簿上轄（如錄事參軍其曹謂之錄

事司并司功以下六曹總謂之七司尉分理諸曹如州判司錄事省受符歷佐史行其簿書

丞漢諸縣皆有兼主刑獄囚徒史記曰詔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建不遣如淳注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漢書曰黃霸為頴川太守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如淳曰許縣丞也後漢令長國相各置丞一人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凡諸縣署丞皆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自晉後無丞宋時唯建康有獄丞隋及大唐縣丞各一人通判縣事

赤縣置二人

○主簿（謂主諸簿目）漢有之（後漢繆彤字儒公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又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乃復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寃乎帝大怒劾以大逆虞詡駮之曰主簿所訟君父之怨百上不省是有司之過又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罪而不罪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路非大賢之路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名大振）晉亦有之他史多闕（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調用至隋始置之）大唐赤縣置二人他縣各一人掌付

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内非違監印給紙筆○尉漢諸縣皆有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後漢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盜賊案察姦宄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丞一尉命卿二人署諸曹掾史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洛陽有四尉東南西北四部曹公為北部尉是也魏因之晉洛陽建康皆置六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漢制諸縣道尉銅印黄綬朝服武冠江左止單衣介幘北齊郡縣置三尉隋改為正後置尉又分為户曹法曹說在縣佐篇大唐初

因隋制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論事後為尚書右丞武德中復改為正

七年三月復改為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

司事上縣二員萬户以上者增一員中縣一員四千户以上者增一員中下縣一員佐史以下各有差

○五百宋志曰謂官府至郡各置五百又韋曜曰五百字本為伍伯伍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又周禮秋官有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此近之矣又漢官中有伯使主為諸侯官驅使避路於道陌中故言伯使此其比也今州縣官有雜職者掌行鞭揰每官出則執楚導引呵闢行路殆其職也

鄉官

周禮有鄉師鄉老鄉大夫之職其任大矣鄉老管萬二千五百家

次有州長（二千五百家為州）黨正（五百家為黨）族師（百家為族凡師者帥也）閭胥（二十五家為閭凡胥者有才智之稱）鄙師（五酇為鄙）酇長（四里為酇）里宰（五鄰為里）鄰長（五家為鄰皆不命之士為之）皆鄉里之官也大凡各掌其鄉黨州里之政理云○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風俗通曰有秩者言其官裁有秩耳嗇者省也夫賦也言當消息百姓均其賦役）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漢鄉亭及官皆依秦制也縣大率方百里其人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高后元年初置孝悌

力田二千石者一人特置孝悌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敦行務本後廢至文帝十二年又置三老及孝悌力田無常員平帝又置外史閭師官○後漢鄉官與漢同有秩郡所署秩百石鄉户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後漢爰延字季平為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也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亭長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

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一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亭吏舊名亭員後改為長或為亭父主禁盜賊後漢陳寔字仲弓為西門亭長又仇覽為蒲亭長說在主簿篇又先賢傳曰逢萌字子康為縣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盾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至王莽時萌解冠掛東都門而遁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以告監官○晉縣五百户以上皆置一鄉三千户以上置二鄉五千户以上置三鄉萬户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縣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

戸戸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畧吏四人○宋
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什十為里里
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
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所職與秦漢同○隋以周齊州
郡縣職自州都郡正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所自調
用理時事至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官别置品
皆吏部除授每嵗考殿最開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
大唐凡百户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為一鄉鄉置耆

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長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太極元年初令老人年九十以上板授下州刺史朱衣執象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綠衣執木笏天寶七載詔父老六十板授本縣丞七十以上授縣令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焉凡天下水陸驛一千五百八十七

鎮戍關市官

隋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大唐因之各有上中下三等關令古官戍主晉宋之顯職鎮將後周之通班今以其卑賤與隋制同故舉隋而已

致仕官

周制大夫七十致仕○大唐令諸職事官七十聽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奏聞諸文武選人六品以下有老病不堪公務有勞考及勳績情願給階授散官者依其五品以上籍年雖少形容衰老者亦聽致仕開元五年十月勅致仕官三品以上並聽朝朔望二十

五年正月制曾任五品以上清貧官以理去職者所司具錄名奏老病不堪釐務者與致仕官天寶九載三月勅如聞六品以下致仕官四載之後准格並停念其衰老必藉安存豈限高卑而恩有差降應六品以下致仕官終其餘年仍永為式

通典卷三十三

通典卷三十四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十六

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

漢文帝元年始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後漢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同三司之

名自此始也殤帝延平九年鄧隲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自此始也又獻帝以伏完為輔國將軍儀比三司○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自此始也○漢末奮威將軍晉江右伏波輔國將軍並加大而儀同三司江左以來將軍則中鎮撫四鎮以上或加大餘官則左右光禄大夫以上並得儀同三司○齊開府儀同三司如公○梁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禄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自晉以來又有如

開府同三司之儀者自羊祜始焉漢末呂布開府如三司其他無聞至晉羊祜為車騎將軍荊州諸軍事加開府如同三司之儀累年讓讓不辟士不備僚屬及始有所命辟士未到而卒不得除署後當陽侯杜元凱表哀其家無子嗣官無命士請吏議之詔不許在江左亦多有之梁沈約為侍中右光祿大夫徐勉為約請三司之儀武帝不許又邵陵王綸為平南將軍湖州刺史王茂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並同三司之儀○後魏亦有之晉泰初特以爾朱世隆為儀同三司位次上公○北齊亦有儀同三司者任城王湝等諸王多為之湝戶皆反又有開府儀同三司及儀同三司○後周建德四年改開府儀同三司為開府儀同大將

軍仍增置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又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儀同大將軍○隋文帝並以為散官又諸衛各置開府左勲衛開府右翊一開府二開府三開府及武衛武候領軍東宮領兵開府準此府置開府一人又有儀同府儀同以下置員與開府同初開府儀同三司為四品散實官至煬帝又改為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三公○大唐武德七年改上開府儀同三司為上輕車都尉開府儀同三司為輕車都尉儀同三司為騎都尉後又以開府儀同三司為文

散官開元以前舊例開府特進雖不帶職事皆給俸禄得與朝會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罷劇就閒者居之天寶六載正月制內外文武五品以上官父祖資廕者其所用廕宜同子孫用廕之例

特進

漢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皇后父兄率為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隋志曰特進舊位從公光武以鄧禹列侯就第而特進奉朝請是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也

實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自二漢及魏晉以為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禄賜列其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焉晉惠帝元康中定令特進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俸日四斛太康三年始賜春絹五十疋秋絹五十疋綿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一人軺車施耳後戸一乘無章綬○齊時位

從公陳因之○後魏北齊用人皆以舊徳就閑者居之
○隋文帝以為散官不理事煬帝即位廢特進官○大
唐為文散官餘具開府篇

光禄大夫以下

秦時光禄勲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
禄大夫漢志曰夫者扶也膚也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明當以其肌膚知能侍君父也銀章
青綬掌議論屬光禄勲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别之無常
事唯顧問應對詔命所使無員○後漢光禄大夫三人

凡諸國嗣王之喪則掌弔多以為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無員轉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魏文帝以楊彪為光禄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及晉受命置左右光禄大夫假金章紫綬而光禄大夫如故加金章紫綬並與卿同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并禄賜班位吏卒皆與特進同復以為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其以為加官者唯假章綬

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事者及內外之職加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為禮贈之官本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其餘皆給其假銀章青綬者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太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晉宣帝子平原王幹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食俸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絹五

十疋綿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宋氏因之○齊左右光禄大夫皆據舊齒位從公開府置佐史如公年重加親信二十人魏晉以來無員其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禄大夫其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禄為銀青光禄大夫晉時王翹之為銀青光禄大夫樂安任遐為光禄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為金紫是也猶屬光禄勲○梁又有左右金紫光禄大夫視吏部尚書左右

光禄大夫視諸曹並養老病○陳因之自晉以後多為兼官○後魏有光禄大夫金紫銀青光禄大夫○北齊皆以舊德就閒者居之與特進同○後周有左右金紫左右銀青四光禄大夫○隋有光禄大夫左右光禄大夫皆為散官不理事○大唐初猶有左右之名貞觀以後唯曰光禄大夫金紫光禄銀青光禄並為文散官按前代光禄大夫始加金章紫綬及銀章青綬者並尊崇之合在光禄之上後魏定令誤遂因仍不改

正議大夫通議大夫皆隋置散官蓋取秦大夫掌論議

之義大唐並因之

太中大夫秦官亦掌論議漢因之哀帝初立御史大夫王嘉奏曰蘇令發起為盜欲遣大夫使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者甚少宜預畜養也後漢置二十人後漢張湛字子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故人號為中東門君又隗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止之曰夫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置也胡廣云諫議光祿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禮皆為天子之下大夫列國之上卿魏以來無員晉視中丞吏部絳朝服進賢一梁冠介幘太始末詔除王覽為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梁北齊皆有大唐亦有之

中大夫秦官漢武改為光禄大夫自後無聞北齊有之
大唐又置之龍朔二年七月制諸王嫡子封郡王者出身從四品下敘
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後置三十人漢官曰光武中興置
魏晉無員齊梁視黄門侍郎品服冠幘與太中同陳亦
有之大唐又置之
朝議大夫隋置散官以取漢諸大夫得上奉朝議為名
大唐因之
朝請大夫隋置散官取漢將軍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

侯就第特進奉朝請之義大唐因之龍朔制諸王衆子封郡公者出身從五品上叙

朝散大夫隋置散官大唐因之自正議以下今並為文散官

朝議郎承議郎並隋置散官大唐因之顯慶五年八月制郡公出身正六品下叙

通議郎隋置散官隋文帝於吏部別置朝議通議朝請朝散給事承奉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上皆為郎下皆為尉散官番直

常出入使監檢至煬帝皆罷大唐改通議為奉議郎顯慶制縣公出身從六品上敘

通直郎隋置三十人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為宿直者也因此為名大唐因之

朝請郎隋置散官蓋採晉宋齊梁陳並有奉朝請員為名大唐因之顯慶制侯出身正七品上敘

宣德郎朝散郎並隋置散官大唐因之顯慶制伯出身正七品下敘子出身從七品上敘

游騎尉隋置散官大唐改為宣義郎蓋取梁宣義將軍

之名顯慶制男出身從七品下叙

給事郎徵事郎承奉郎並隋置散官大唐因之

承務郎大唐置蓋因隋尚書省二十四司承務郎之名也

儒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前史儒林傳之義大唐因之

登仕郎大唐置

文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北齊文林館徵文學之士以充之義大唐因之

將仕郎隋置散官大唐因之自朝議郎以下今並為文

散官 其散官自五品依本品衣服而無祿俸不朝會自六品以下黃衣執笏於尚書省分番上下兩番以上即便隨番許練通時務者始得參選武德令職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階不至者為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十一年改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其欠一階依舊為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官階相當無行無守其子孫用廕皆依散官其後類例紛錯難可悉舉乾封元年正月制內外官九品以上加一階一品以上加二階八品以下更加勲轉乾封以前未有泛階應入三品皆以恩澤特拜入五品者多因選敘計階至朝散大夫以下奏取進止每年量多少進敘餘依本品授官若滿三計至即一切聽入乾封以後始有泛階入五品三品

武散官

驃騎將軍

漢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禄與大將軍等光武中興以景丹為驃騎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為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蒼為驃騎輔政開東閣延英雄及蒼歸國有驃騎時吏斗食周相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數年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襃美之復罷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魏晉齊並有之○梁雜號中亦有

○陳後主以蕭摩訶為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特開黃閤施行馬廳事寢堂置鴟尾如三公制○後魏初加大則在三司上太和中制加大則在都督中外諸軍下○後周亦有之○隋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車騎將軍各一人十七年頒銅獸符於驃騎車騎府煬帝改驃騎為鷹揚郎將改車騎為鷹揚副郎將○大唐復改為車騎驃騎其制如開皇而益復微矣故武德元年詔以軍頭為驃騎將軍軍副為車騎將軍

又詔太子諸率府各置驃騎將軍五員車騎將軍十員　後皆省之顯慶元年乃復置驃騎大將軍為武散官

輔國將軍

後漢獻帝置輔國將軍以伏完為之○晉王濬平吳後拜輔國大將軍有司奏輔國依比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宋明帝泰始四年改為輔師將軍後廢帝昱元徽二年復故○梁後魏後

周隋並有之○大唐輔國大將軍爲武散官

鎮軍將軍以下

鎮軍大將軍魏置文帝以陳羣爲之晉則楊駿胡奮並領鎮軍將軍齊後周隋亦有之大唐因之

冠軍將軍魏置以文欽爲之蓋因史記楚義帝以宋義爲卿子冠軍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三軍封冠軍侯之義也晉亦有之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歷代並有隋文帝置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爲散號將軍以加汎授居曹有職務者爲

執事官無職務者為散官武官上柱國以下為散實官將軍為散號官至煬帝時定令罷之大唐因之

雲麾將軍梁置雜號陳及大唐並有之

忠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大唐因之

壯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大唐因之

宣威將軍大唐置

明威將軍梁置雜號後魏亦有之大唐因之

定遠將軍梁置雜號大唐因之

寧遠將軍晉置大唐因之

游騎將軍魏置陳有之大唐因之

游擊將軍漢置武帝以蘇建韓說為之後漢鄧晨亦為之晉及陳並有之大唐因之又置懐化大將軍歸德將軍以授蕃官

諸校尉附

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等校尉為八校各有司馬○後漢以屯騎越騎步兵長

水射聲為五校皆掌宿衛兵按大駕鹵簿五校尉在前各有鼓吹一部各有司馬蔡質漢儀曰五營司馬見校尉執版不拜並屬北軍中候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寛敞輿服光麗伎巧必給故多以皇族肺腑居之至靈帝又置西園八校尉其名曰上軍中軍下軍典軍助軍佐軍及左右校尉○自魏晉以下五校之名與後漢同唯後魏五校各置二十人○中壘校尉漢掌北軍營壘門內又外掌西域後漢省中壘但置北門中候掌監五營屯騎校尉漢掌騎士後漢初改為驍騎建武十五年復舊步兵校尉漢掌上林苑門屯兵晉阮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之至隋屬鷹揚府越騎校尉

漢掌越騎越人內附以為騎也後漢初改為青巾右校尉建武十五年復舊

長水校尉 漢掌長水宣曲胡騎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宋志引韋昭曰長水校尉有胡騎廐近長水故以為名長水蓋關中小水名也又主烏桓騎也

胡騎校尉 漢掌池陽胡騎不常置胡騎之屯池陽者後漢并長水也

射聲校尉 漢掌待詔射聲士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射則中之因以名也須待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聲

虎賁校尉 漢掌輕車後漢并射聲

城門校尉 漢掌京師城門屯兵凡八屯後漢掌洛陽城門十一所若周禮司門晉干寶注曰如今校尉也

驃姚校尉 漢武以霍去病為之

護烏桓校尉 漢武帝時烏桓屬漢始於幽州部置之擁節監領至後漢亦謂之領烏桓校尉後漢主烏桓胡并領鮮卑李膺為此官

戊己校尉 漢元帝初元元年置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

此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已為名一説戊已居中鎮覆四方漢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

護羌校尉　後漢在涼州部持節職如護烏桓主西羌元康中改為涼州刺史

儒林校尉　蜀先主以周羣為之

南蠻校尉　晉武帝於襄陽置之元康中荊州刺史領江左初省尋又置於江陵齊書曰齊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别以重人居之唯齊豫章郡王嶷為南蠻校尉荊湘二州刺史

南夷校尉　晉武帝於寧州置之及江左改曰鎮蠻校尉

西戎校尉　晉武帝於長安置之元康中改為雍州刺史安帝義熙中又置治漢中

寧蠻校尉　晉安帝置治襄陽以授魯宗之

護三巴校尉　宋置齊建元二年改為刺史

武騎尉　屯騎尉　驍騎尉　游騎尉　飛騎尉　旅騎尉　雲騎尉　羽騎尉　建節尉

奮武尉　宣惠尉　綏德尉　懐仁尉　守義尉

奉誠尉　立信尉都十六尉並隋置以為武散官○昭

武振威致果翊衛宣節禦侮仁勇倍戎八校尉各有副

尉並大唐採前代諸校尉以下舊名置自鎮軍將軍以

下為武散官

勲官

上柱國柱國皆楚之寵官楚懐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

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

官為上柱國是也陳勝為王蔡賜為上柱國歷代無聞○至後魏孝莊以爾朱榮有翊戴之功拜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佐吏及榮敗後天柱及柱國將軍官遂廢天柱之名尊崇莫大昔王莽末劉伯升起兵自號天柱大將軍而梁末侯景克建業後亦自為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至大統中始以宇文泰為之其後功參佐命聲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宇文泰元欣隴西公緯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時宇文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軍事元欣以魏氏懿戚從容禁

閫而已其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當時榮盛莫以為比其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其後功臣位至柱國者衆矣咸是散秩無復統御也○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隋置上柱國柱國以酬勳勞並為散官實不理事楊玄感以父素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乃命玄感降一等也大唐改為上柱國及柱國

秦有護軍都尉漢因之高帝時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然則復以都尉為中尉陳平為護軍中尉人讒之曰平受諸將金多者

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 武帝元狩四年以護軍都尉屬大司馬於時復為都尉矣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 哀帝元壽元年更名曰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初韓安國以護軍將軍擊匈奴趙充國以大將軍都尉擊武都也 漢東京省班固為大將軍中護軍隷將軍幕府非漢朝列職魏武帝為丞相以韓浩為護軍史奂為領軍亦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為中護軍領軍為中領軍○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隷領軍晉世則不隷矣歷代史籍皆云護軍將軍主武官選則領軍無主選之文唯陶藻職官要録云

領軍將軍主武官選舉而護軍不言主選又引曹昭叔述孝詩叙曰余年三十遷中領軍總六軍之要秉選舉之機以此為證今按漢高帝初以陳平為護軍中尉已令主武官選矣故平有受金之譏又魏畧云護軍之官總統諸將主武官選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為護軍時有謠曰欲求牙門當得千匹五百人督得五百匹司馬宣王與濟善聞此聲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及夏侯玄代濟故不能止絶人事及晉景帝代玄為中護軍整頓法度人莫敢犯者又王隱晉書曰景帝為中護軍作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又晉起居注云武帝詔曰中護軍職典戎選選宜得幹才遂以羊琇為之宋志又云主武官選按此則護軍主選明矣而陶藥所言領軍主選及昭叔之叙者當因省併之際為一時之權宜非歷代之恒制

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魏晉江右領護各

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别置營總管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别有營也周顗庾亮王蕤之謝安王彪之等並為護軍○宋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領護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其官屬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則置參軍○齊梁陳並有之○北齊護軍府統四中郎將皆置佐史○隋煬帝十二衛每衛置護軍四人以副將軍將軍無則一人攝尋改護軍為虎賁郎將○大唐採前代舊名置上護軍護軍

輕車將軍漢武帝置以公孫賀為之又有輕車校尉梁陳後魏北齊亦有輕車將軍大唐採舊名置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

騎都尉漢武帝置以李陵為之更始初亦有故事謠云爛羊胃騎都尉晉以後歷代皆有之大唐採舊名置上騎都尉騎都尉

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並隋置為文散官大唐採置自上柱國以下並為勲官

内官 命婦附

昔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女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

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焉（以上鄭玄所云）故禮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諸侯之夫人皆命於天子夫人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周制同姓百世不婚魯昭娶吳以同姓改謂之吳孟子故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漢興因秦之稱帝祖母稱太皇太后帝母稱皇太后正嫡稱皇后（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璽綬如之凡皇后稱椒房者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國人羡其繁興以椒塗室亦取温煖除惡氣也）妾皆稱夫人又

有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八子視千石比中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婕妤武帝加置視上卿比列侯娙娥武帝加置視中二千石比關中侯容華武帝加置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充衣武帝加置視千石比左更昭儀元帝加置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五官以下死葬司馬門外其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皇孫妻妾無位號皆稱家人

○光武中興悉闕此號唯皇后如舊有貴人貴人金印紫綬美

人宮人采女皆無祿秩四時賞賜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魏武帝因西漢置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文帝增置貴嬪二人並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媛位次御史大夫爵比縣公修容比亭侯順成明帝除順成良人視千石明帝又增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修華比鄉侯修儀比關內侯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明帝遊宴在內又選女子六人為女尚書典省外奏事也○晉因魏制○宋初多因舊制孝武帝孝建三年置貴妃比相國進貴嬪比丞相貴人比三司以

為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修華修儀修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為散位其後或省或改不能悉舉廢帝即位上明帝陳貴妃尊號曰皇太妃依晉孝武李太妃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妃音怡其江左四代互相沿襲無大異同宋前廢帝以新蔡公主號為謝貴妃加虎賁龍旂出警入蹕齊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于窴玉自後魏以下班號謬亂不足為紀○大唐內官有惠妃麗妃華妃三人正一品淑儀德儀賢儀順儀婉儀芳儀六人正二品美人四人正三品才

人七人正四品

宮官有差初武德九年詔曰王者內職取象天官肇自古昔具有節文末代奢淫搜筭無度閟茲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聘自是中宮前後所出三千餘人貞觀二年中書舍人李百藥上封事曰竊聞大安宮及掖庭內無用宮人動有數萬衣食之費固自煩多幽閉之寃足傷和氣亢陽為害亦或由茲太宗謂侍臣曰隋氏末年求採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深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省費息人亦得各遂其性於是令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等於掖庭西門簡出之玄宗開元二年詔曰古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朕恭膺大寳頗循舊號而六宮曠位未副於周禮八月筭人不行於漢法至如姜后進諫永巷脫簪袁盎有言上林引席此則朕之所慕未曾忘也頃者人頗諠譁流聞道路以為朕求聲色選備掖庭豈余志之未孚何斯言之妄作往緣太平公主輒進人

入宮時以事須順從未能相抑見不賢莫若內省欲止謗莫若自修改而更張損之可也妃嬪以下備當簡擇使還其家○凡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夫之言扶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士曰婦人婦之言服庶人曰妻妻之言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自世婦以下者自稱曰婢子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敵體故嫌其當凡婦人無爵

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為命婦至秦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蔡邕獨斷曰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史記曰漢有平原君即景帝王皇后之母也修成君即武帝母王太后前夫人金氏之女也後漢書曰崔駰曾祖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賜號儀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室之世又鄧后臨朝爵其太夫人為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薨贈長公主赤綬謚曰敬君又梁冀妻孫壽封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綬比長公主又王商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賜印綬又靈帝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五千戶左雄奏曰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王聖為野王君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天下所歎快初封野王漢陽地動今封山陽君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急又董卓為相國封其母為池陽君置令丞公主有

邑司之制歷代公主各附於王侯篇內元壽二年始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補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則不得稱之晉亦有之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太始六年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又王導妻卒贈金章紫綬又虞潭母亦拜為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又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逞仕苻堅為太常乃就宋家立講堂置生員一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為宣文君其餘多闕宋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拜國夫人有奏許之御史中丞袁豹以為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

緯見任大司農其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抑左丞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詔並贖論後周宣帝令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廟及天臺皆俛伏隋高涼女子洗氏世為南越首領有功詔冊為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旌節鹵簿一如刺史之儀後冊為譙國太夫人仍開譙國太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大唐外命婦之制皇貴妃嬪及太子良娣以下為內命婦公主及王妃以下為外命婦令內命婦具職員令中其制大約皆出於漢魏不復重敘諸王母妻及妃嗣王郡王母妻亦同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非始封者帶三品以上亦同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妻為郡君若勳官二品有封亦同四品五品母妻為縣君若勳官三品有封者亦同五品散官同職事若勳官

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各視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或一人有官及爵者皆從高蔭其不因夫子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縣君鄉君准此諸庶子有五品以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為太妃以下無者聽之其承重者不合中宗時韋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許同見任職事聽子孫用蔭門施棨戟制從之武太后時契丹寇平州平州刺史鄭保英妻奚氏率城內女子助守賊遂退封為成節夫人又咸亨元年贈武太后母為魯國太夫人謚曰忠烈開元八年五月勑准令王妻為妃

文武官及國公妻為夫人母加太字一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叙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須異姓妻合從夫受秩甲令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並宜准令為妃貞元六年太常卿崔縱奏諸國王母未有封號請遵典故為某國太妃吏部郎中柳晃等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伏請降於王母一等命為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從之

通典卷三十四

通典卷三十五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十七

祿秩 幹力 白直 仗身 庶僕 親事 帳內 執衣 防閤 邑士 士力 門夫等並

附

周班爵祿之制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

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大國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趙岐曰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次國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小國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皆禄足以代耕也卿禄於君禄皆十分之一大夫於卿各相加士不得耕以禄代耕也及乎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諸侯逆行惡其法度之害已而滅去其籍

故令周禮司祿之官缺其職也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茲蓋其畧也孟子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視比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四人次國之卿命於君者如小國之卿凡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

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者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為糞磽古敖反故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禮記王制篇○漢制祿秩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宣帝又益天下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漢書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又應劭注漢書曰張敞蕭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請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而漢書言十五兩存其說耳至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

百石秩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綏和二年又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凡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其時亦有俸錢之差但本史文不具耳故元帝時貢禹上書曰臣為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千石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四百石五十斛比四百石四十五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七斛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二十七斛百石十六斛自四百石至二百石為長吏吏理也主理其縣內百石以下有斗食佐

史之秩顔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斛佐史月俸八斛也一說斗食者歲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三升故云斗食也是爲小吏本史王莽詔曰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斛緵布二疋或帛一疋予每念之今俸祿一歲六十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爲萬斛孟康曰緵八十縷也○後漢大將軍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風俗通曰漢制三公一歲共食萬石按此則有出蓋舉大數也至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本史永初四年又減百官及州郡縣俸各有差凡諸受俸皆取半錢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

石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錢一千米九斛一百石錢八百米四斛八斗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眞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者丞尉皆四百石其六百石者丞尉皆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者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三百石諸邊障塞尉諸陵校尉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本志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以下各有差立春

之日遣使者賜文官司徒司空帛三十疋九卿十五疋武官太尉大將軍各六十疋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疋武官倍文官漢官儀獻帝建安八年頒賜三公以下金帛由是三年一賜以為常制本史○宋氏以来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永元初詔二品清官以上應食祿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並給見錢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者悉入後人元嘉末又改此制計月分祿

武帝初即位制凡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頃○齊氏衆官有僮幹之役而不詳其制永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張融坐鞭幹錢敬道杖五十免官又梁王諶爲吏部郎坐鞭曹申免官幹者若門僕之類也○梁武帝天監初定九品令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爲萬石第二第三品爲中二千石第四第五品爲二千石及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唯別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京口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也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寧州理建寧今雲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並與外官

刺史最輕者公府參軍官品第六也丹陽郡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尹理建康吳郡會稽即今郡並列郡重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三也高原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原晉康即今郡並列郡最輕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内官吏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即以居下為劣則與品第高下不倫當是其時更以清濁為差耳本史既畧不可詳審焉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附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閤就

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受官給之王及主壻外禄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後魏初無禄秩者至孝文太和八年始班俸禄罷諸商人以簡民事户增調三疋穀二斛九升以為官司之禄均預調為二疋之賦禄行之後贜滿一疋者死其禄每季一請於是百官受禄有差至十年議定民官依户給俸本史又曰初邊方小郡太守數户而已一請止六尺絹歲不滿疋○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疋二百疋為一秩從一品七百疋一百七十五疋為一秩二

品六百疋（一百五十疋為一秩）從二品五百疋（一百二十五疋為一秩）三品四百疋（一百疋為一秩）從三品三百疋（七十五疋為一秩）四品二百四十疋（六十疋為一秩）從四品二百疋（五十疋為一秩）五品一百六十疋（四十疋為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疋（三十疋為一秩）六品一百疋（二十五疋為一秩）從六品八十疋（二十疋為一秩）七品六十疋（十五疋為一秩）從七品四十疋（十疋為一秩）八品三十六疋（九疋為一秩）從八品三十二疋（八疋為一秩）九品二十八疋（七疋為一秩）從九品二十四疋（六疋為一秩）為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事繁者優

一秩平者守本秩閒者降一秩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
官非執事不朝拜者皆不給祿州郡縣制祿之法刺史
守令下車各前取一時之秩上上州刺史歲秩八百疋
與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為差中上降上下
一百疋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疋為差下上降中下一
百疋下中下下亦各以五十疋為差上郡太守歲秩五
百疋降清都尹五十疋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為差中
上降上下四十疋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疋為差下上

降中下四十疋下中中下下各以二十疋為差上上縣歲一百五十疋與鄴臨漳成安三縣同上中上下各以十疋為差中上降上下三十疋中中及中下各以五疋為差下上降中下二十疋下中下下各以十疋為差州自長史下逮於史吏郡縣自丞以下逮於掾佐亦皆以帛為秩郡有尉者尉減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調課給之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勲品各給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流外勲品或以五人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為

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閒者降一等諸州刺史守令以下幹及力皆聽敕乃給其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疋幹身放之力則郡縣白直充○後周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為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為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為

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為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為凶荒不頒祿○隋京官正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為差至正四品是為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為差至正六品是為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為差至從八品是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給祿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户而給祿各以户數為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三

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一百石大縣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六十石其祿唯及刺史二佐及郡守縣令本志文帝時嘗以百僚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為官人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從之公卿以下及給職田各有差本志義寧二年唐王為相國罷外官給祿每十斛給地二十畝○大唐武德中外官無祿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遂

定給祿俸之制以民地租充之京官正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正二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正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正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正五品二百石從五品一百六十石正六品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正七品八十石從七品七十石正八品六十七石從八品六十二石正九品五十七石從九品五十二石

諸給祿者三師三公及太子三師三少若在京國諸司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并左右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並依官給其春夏二季春給秋冬二季秋給凡京文武官每

歲給祿總一十五萬一千五百三十三石二斗自至德之後不給其在外文武官九品以上准官皆降京官一等給其文武官在京長上者則不降諸給祿應降等者正從一品各以五十石為一等二品三品皆以三十石為一等四品五品皆以二十石為一等六品七品皆以五石為一等八品九品皆以二石五斗為一等其俸錢之制京司諸官初置公廨令行署及番官興易以充其俸貞觀十二年罷公廨置胥士七千人取諸州上戶為之准防閤例而收其課三歲一更計員少多而分給焉貞觀十五年以府庫尚虛勅在京諸司依舊置公廨給錢充本

置令史府史胥士等令迴易納利以充官人俸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為理之本在於擇人不正其原遂差千里往古明經拜職或四科辟名必擇器任使量才命官然則市井子孫不居官吏國家制令憲章三代商賈之人亦不居官位陛下近許諸司令史捉公廨本錢諸司取此色人號為捉錢令史不簡性識寧論書藝但令身能賈販家足貨財錄牒吏部即依補擬大率入捉五十貫以下四十貫以上任居市肆恣其販易每月納利

四千一年凡輸五萬送利不違年滿授職然國家昔常笑漢代賣官今開此路頗類於彼在京七十餘司相率司別九人更一二載後年別即有六百餘人輸利受職伏以陛下理致昇平任賢為政或太學高第或諸州進士皆策同片玉經若懸河守先聖之格言慕昔賢之廉恥拔十取五量能授官然犯禁違公輒罹刑法況乎捉錢令史專主賈販志意分毫之末耳目廛肆之間輸錢於官以獲品秩荏苒年歲國家能不使用之乎此人習

與性成慣於求利苟得無恥豈蹈廉隅使其居職何向
而可將來之弊宜絶本源臣每周遊之間為國視聽京
師庶僚爰及外官異口同詞咸言不便太宗納之停諸
司捉錢依舊本府給月俸二十一年復依故制置公廨
給錢為之本置令史府胥士等職賈易收息以充官俸
永徽元年悉廢胥士等更以諸州租庸脚直充之其後
又令薄賦百姓一年稅錢依舊令高户及典正等掌之
每月收息以充官俸其後又以稅錢為之而罷其息利

凡京文武正官每歲供給俸食等錢并防閤庶僕及雜錢等總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貫員外官不在此數外官則以公廨田收及息錢等常食公用之外分充月料先以長官定數其州縣少尹長史司馬及丞各減長官之半尹大都督府長史副都督別駕及判司准二佐以職田數為加減其參軍及博士減判司主簿縣尉減縣丞各三分之一謂內外員外官同正員者祿料賜會食料一事以上並同正員其不同正員者祿賜食料亦同正員餘各給半職田並不給自乾元之後以常賦不給內外官俸祿各減其半內供奉及裏行不帶本

官者禄俸食料防閤庶僕一事以上並同正官帶官者聽從多處給若帶外官者依京官給食料賜會與京官同諸檢校及判試知等官不帶内外官者料度一事以上准員外官同正員例給若檢校及判試知處正官見闕者兼給雜用其職田不應入正官者亦給其侍御史殿中及監察御史知試並同内供奉裏行例儀鳳二年制内外官俸食防閤邑士白直等宜令王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給馬調露元年九月職事五品以上者准舊給仗身武太后光宅元年九月以京

官八品九品俸料授簿諸八品每年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又有親事帳内六品七品子為親事八品九品子為帳內限年十八以上舉諸州共率萬人為之凡王公以下及文武職事三品以上帶勳官者則給之其親事府帳內府官附在王侯篇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一百三十人嗣王郡王一百八人上柱國帶二品以上職事九十五人帶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帶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九人帶三品職事六十三人上護軍帶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三人帶三品職事五十五人護軍帶二品以上職事六十二人帶三品職事三十六人諸州

縣之官流外九品以上皆給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其七品佐官六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諸州縣官流內九品以上及在外監五品以上皆給執衣隨身驅使典執筆硯其監官於隨近州縣取充二品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二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關津嶽瀆官並不給分為三番每周而代不願代者聽之初以民丁中男充為之役使者不得踰境後皆捨其身而收其課課入所配之官遂為恒制鎮戍之官以鎮戍上中下為差上鎮給

仗身四人中下鎮將副各三人中下鎮副各二人倉曹兵曹戍主副各一人其仗身十五日一時收資六百四十開元十年正月省王公以下視品官叅佐及京官五品以上官仗身職員凡京師文武職事官五品以上給防閤一品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以下給庶僕六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公主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縣主四十人特封縣主三十四人京官仕兩職者從多給凡州縣官皆有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

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入五品十人六品十二人七品六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凡諸親王府屬並給士力數如白直其防閤庶僕白直士力納課者每年不過二千五百執衣元不過一千文防閤庶僕舊制季分月俸食料雜用即有分諸官應月給開元二十四年六月乃撮而同之通謂之俸料一品月俸料六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防閤十五千通計二十四千二品三品月俸五千食料千一百雜用九百防閤十千通計十七千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

料七百雜用七百防閤六千六百六十七通計十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月俸三千食料六百雜用六百防閤五千通計九千二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四百雜用四百庶僕二千五百通計五千三百七品月俸千七百五十食料三百五十雜用三百五十庶僕千六百通計四千五十八品月俸千三百五十食料三百雜用三百庶僕六百通計二千五百五十九品月俸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庶僕四百通計千九百其數自國初以来即有中

問色目或有加減今方為定制

員外官帶同正者不減正員官食料錢

不帶同正者減半致仕官建中三年九月勅所請半祿料及賜物等並宜從勅出日於本貫及寄住處州府支給至貞元四年四月勅其宴會及朔望朝參並依恒式自今已後宜准此

諸州縣不配防人處城及倉庫門各二人須守護者取年十八以上中男及殘疾據現在數均為番地勿得偏併每番一旬每城門各四人倉庫門各二人其倉門每萬石加一人石數雖多不得過五人其京兆河南府及赤縣大門各六人庫門各三人其須修理官廨及祇承官人聽量配驅使若番上不到應須徵課者每番閑月不得過一百七十忙月不得過

二百文滿五旬者殘疾免課調中男免雜徭其州城郭之下戶數不登者通取於他縣總謂之門夫其後舉其名而徵其資以給郡縣之官其門之多少課之高下任土作制無有常數天寶五載制郡縣白直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以充之不得配丁為白直十四載八月制兩京文武官九品以上正員官自今以後每月給食雜用防閤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官加一分仍永為恒式乾元元年制外官給半料以職田不給料令度支使量閒劇司給手力課員外官一切無料大歷三

年通計京城諸司每月給手力資錢凡四萬七千五百四十六貫四十文並以天下青苗錢充初以常賦不給乃稅人墾田畝十有五錢資用窘急不暇成熟候苗青即征之故謂之青苗錢主其任者為青苗使貞元四年正月勅京文武官員及兩京府縣官總三千七百七貫據元給及雜加每當錢五萬一千四百四貫六百一十七文一年都當六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五貫四百文

天寶七載九月勅五品以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常蓄絲竹以展懽娛行樂盛時式覃中外至八載六月勅其男口給使王公家不過二十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

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百官家蓄絲竹及給使口並是朝恩優寵資給故附於庶僕俸料之後

致仕官禄

大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禄

開元五年十月勅致仕應請物令所由送至宅

職田公廨田

古者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孟子言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潔也士田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

惟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故王制曰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是也夫圭田無征是也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也凡藉田之法以一里之田凡九頃分授八夫則家得一頃其餘一頃以八十畝均付八家以為公田家得十畝借民力而治之公則好惡取於是不復侵人所自治之田也故詩

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其餘二十畝二家共得五畝以為廬舍秦漢之間不詳其制○晉公卿猶各有菜田及田騶多少之級然粗舉其制而史不備書其餘歷代多缺○後魏孝文太和五年州刺史郡太守并官節級給公田○隋文帝開皇中以百僚供費不足咸置廨錢收息取利蘇孝慈上表請罷於是公卿以下内外官給職分田一品給五頃至五品則為三頃其下每以五十畝為差又給公廨田以供用○大唐凡京諸司各有公廨

田司農寺給二十六頃殿中省二十五頃少府監二十二頃太常寺十二
頃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頃太府寺十六頃吏部戸部各十五頃兵
部內侍省各十四頃中書省將作監各十三頃刑部大理寺各十二頃
尚書都省門下省太子左春坊各十一頃工部一十頃光禄寺
太僕寺祕書監各九頃禮部鴻臚寺都水監太子詹事府
各八頃御史臺國子監京縣各七頃左右衛太子家令寺各六
頃衛尉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太子左右春坊各五頃太子左

右衛率府太史局各四頃宗正寺左右千牛衛太子僕寺
左右司禦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監門率府各三頃內
坊左右內率府率更府各二頃在外諸司公廨田亦各有
差大都督府四十頃中都督府三十五頃下都督都護府上州
各三十頃中州二十頃官總監下州各十五頃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
六頃上牧監上鎮各五頃下縣及中下牧司竹監中鎮諸軍
折衝府各四頃諸冶監諸倉監下鎮上關各三頃互市監諸
屯監上戍中關及津各二頃其津隷都水使者不給下關一頃五十畝中戍

下戍嶽瀆各一頃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内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内地少欲於百里外給者亦聽之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之田亦各有差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嶽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

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諸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二頃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其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數而已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

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各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已下者依舊定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開元十年六月勑所置職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變通應須刪改其內外所給職田止從今年九月以後並宜停給十八年六月京官職田特令准令給受復用舊制自大歷以來關中匱竭時物騰貴內官不給乃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每歲

通計文武正員員外官及內侍省閑廄五坊南北衙宿衛并教坊內人家糧等凡給米七十萬石

通典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五十四 史部

通典卷三十六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十八

秩品一 幷命數 唐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後漢 魏

唐官數闕 尚書曰唐虞建官惟百而鄭玄云虞官六十唐官未聞堯舜同道或皆六十以屬官而言則皆有百

虞官六十 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而鄭注云六十

夏官一百二十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又尚書云夏商官倍則當有二百矣而鄭云百二十令依鄭說

殷官二百四十明堂位曰殷官二百而鄭云二百四十令依鄭說

右自殷以上官名制度俱在歷代官制篇按列國之官並不在其數

周官有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專征伐五侯九伯者也蓋長諸侯為方伯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又云一州之牧也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鄭司農云出加王之三公亦八命

就侯伯之國六命賜官鄭司農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鄭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五命賜則則者地未成國之名也王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也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與夏五十里國同四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也鄭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也鄭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臣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也鄭玄謂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一命受職始命為正吏謂列國公侯伯之士也於子男為大夫一云受職事

右內外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

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内職掌府史胥徒賈人工人奄寺罪閽蠻夷貉等五隸醫人囿人虎士視瞭力名反及奚漿籩醯醢鹽冪酒桃舂抗饎槀等抗音肉饎音熾熟食也爾雅云酒食也女職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人都計内外官及内職掌人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五人其旄人舞者及大祝巫覡閽人每門及囿世婦每宮等官職并冬官人數及外職掌人並闕按帝王世紀云湯受命有三千餘國又按王制云殷時天下諸侯國千七百七十三當是殷氏政衰諸侯相并季末之時所存之國耳大國二百四十九次國五百一小國一千二百十三大國次國則皆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士

唯小國二卿其大夫與士如大國次國之數大凡列國卿大夫士有六萬一千三十二人及周初有千八百國列國卿大夫士大約與殷不異罷侯置守郡縣官吏百姓之所奉豈非勤乎

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也當周之世有功之臣無如太公周公者然封爵皆為侯詩云穆穆魯侯又曰齊侯之子是也而春秋有虞公虢公州公者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為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故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天子三公加命則為方伯九命卿加一命則出

為侯伯七命大夫加一命則出為子男五命天子元士出封為附庸加一命為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出則爵命並加士則德未周備但得進命不進爵也是以卿出則為侯伯大夫出則為子男皆爵命並進士出為附庸但得進命故附庸之君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名也二王之後本非出加之例直以承祀先代故九命為上公其有功之臣皆為侯伯七命而已若王之子弟及異姓之有大功德而封爵不過侯但得進地

故齊魯之國皆以侯爵而受上公之地五百里之封若
列土侯伯有賢能之德而又有功者則加一命為牧故
春官之職云八命作牧子男之君則五命上公之孤四
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
次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小國之卿再命大夫
一命其士不命凡士一命而受爵周禮爵及命士故云
一命而受爵有受爵有受命者必有職故周禮云一命
受職明一命之士職爵俱有也再命受服於君不自為

也然則一命者其服自為也一命尚受職再命不言自明耳三命受車馬三命謂侯伯之卿也再命已受服於君則三命之卿受服不疑矣而復别受車馬於君故曲禮云夫為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明其三命得受車馬之義然三命之卿則有命於天子之禮故周禮云三命受位明諸侯之卿受三命者皆有列位於王朝也則小國之卿再命者雖得命於天子於王朝未有列位也三命之卿始受車馬則再命以下車馬自為之也若君特賜

者不在其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卿受祭器於公四命始受器三命以下皆自爲之也故禮記云有田禄者先爲祭器三命以上既受祭服四命者受服亦可明矣三命之卿尚有列位於王四命亦可知也凡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凡自稱者伯曰天子之臣分陜之伯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守音手又反在邊邑曰某屛之臣某公子曰臣孽孽音五葛反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也傳音丁戀反列國之大

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天子士也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也自稱曰陪臣某也陪重於外曰子也經曰高子有德之稱
來盟於某國曰寡君之老使自稱曰某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

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其十八等自大庶長以下又似官也

右具封爵篇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則在軍吏之例自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言從公大夫以上人與令丞亢禮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

漢官秩差次二漢並有秦二十等爵然以為功勞之賞非恒秩也丞相太尉司徒司空諸將軍及

諸侯王國官
不在此目

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王莽改曰卿 御史大夫 太常 光禄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二千石月百二十斛亦曰真二千石王莽改為上大夫 太子太傅 少傅
將作大匠 太子詹事 大長秋 典屬國 水衡
都尉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司隸校尉
城門校尉 中壘校尉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校尉　州牧　郡太守

比二千石月百斛王莽改為中大夫　丞相司直　光禄大夫　光

禄中郎五官左右三將　光禄虎賁中郎將　光禄

中郎將騎都尉　西域都護副校尉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郡尉

千石月八十斛王莽改為下大夫　丞相長史　大司馬長史　御

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　前後左右將軍長史　太常丞　光

禄勳丞　衛尉丞　太僕丞　廷尉左右監　大鴻
臚丞　宗正丞　大司農丞　少府丞　執金吾丞
太子衛率　萬戶以上縣令
比千石　光禄太中大夫　光禄郎中車戶騎三將
光禄謁者僕射　光禄虎賁郎
八百石成帝除八百石秩　太子家令
比八百石　光禄勳諫議大夫
六百石月七十斛王莽改曰元士　衛尉公車司馬令　衛士令

旅賁令　廷尉左右平　太子門大夫　太子庶子
將作大匠丞　太子詹事丞　水衡都尉丞　京
兆尹丞　左馮翊丞　右扶風丞　州刺史　郡丞
郡長史　郡尉丞　次萬户以上縣令
比六百石月六十斛　太常太卜博士　光禄議郎中郎
光禄謁者掌賓讚受事員　西域都護丞　司馬候
五百石成帝除五百石秩王莽復置改為命士　減萬户縣長
四百石月四十五斛自四百石至二百石為長吏王莽改為中士　太子中盾　萬

戶以上縣丞　次萬戶以上縣丞　減萬戶縣丞

比四百石　光祿侍郎

三百石（月四十斛王莽改為下士）次減萬戶縣長

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光祿郎中

二百石（月三十斛）萬戶以上縣尉　次萬戶以上縣尉

減萬戶縣尉

百石（自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為少吏王莽改百石秩曰庶士）

右漢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

人官數　哀帝時命數未計　漢魏以降逮於周隋既多無注解或傳寫訛舛有義理難明雖研覈莫辨今但約其本史聊存一代之制他皆類此覽之者幸察焉

後漢官秩差次　此制初因其舊以後錢穀兼給其舊數增減不同事具祿秩篇其太傅三公大將軍驃騎大將軍並不在此目

中二千石　月百八十斛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注云比二千石　太子太傅　河南尹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二千石月百二十斛　度遼將軍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司隸校尉　州牧　凡州所監都為京

都置尹　郡太守　皇子封王國傅　相　皇太子

封王國御史大夫及諸卿

比二千石月百斛　都護將軍　大將軍營五部校尉

光禄五官中郎將　光禄左中郎將　光禄右中郎

將　光禄虎賁中郎將　光禄羽林中郎將　光禄

奉車都尉　光禄駙馬都尉　光禄騎都尉　光禄

大夫　少府侍中漢官秩云千石少府中常侍　城門校尉　北軍屯騎校尉　北軍越騎校尉　北軍步兵校尉　北軍長水校尉　北軍射聲校尉　每王屬國都尉　護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皇子封王國中尉

千石月八十斛太傅長史　太尉長史　司徒長史　司空長史　大將軍長史　光禄太中大夫注云秩比二千石廷尉正左監　少府中常侍　少府尚書令　少府

御史中丞　太子家令　大長秋　中宫僕　太子
率更令　太子僕　城門司馬　城門平屯司馬
北軍屯騎校尉司馬　北軍越騎校尉司馬　北軍
步兵校尉司馬　北軍長水校尉司馬　胡騎司馬
北軍騎射聲校尉司馬　右扶風京兆每大縣令
雒陽令　皇太子封王國郎中令　僕
比千石　大將軍司馬　太常丞　光祿丞　光祿
謁者僕射　衛尉丞　衛尉宫掖門司馬　太僕丞

鴻臚丞 宗正丞 司農丞 少府丞 使匈奴

中郎將 執金吾丞注云漢官秩云六百石

六百石月七十斛大將軍從事中郎 度遼將軍長史

度遼將軍司馬 太常贊饗 太常太史令 太常

博士祭酒 太常太祝令 太常太宰令 太常大

予樂令 太常髙廟令 太常光武廟令 太常前

帝陵每陵園令 太常先帝陵每陵食官令 光禄

左右僕射 左右陛長 光禄羽林左監 光禄羽

林右監　光禄中散大夫注云秩一千石　光禄諫議大夫

光禄議郎　光禄常侍謁者公府掾　衛尉公車司

馬令　衛尉南宫衛士令　衛尉北宫衛士令　衛

尉左右都候　太僕考功令　太僕車府令　太僕

未央廄令　太僕承華廄令　廷尉左平　鴻臚大

行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家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

主簿　僕　私府長　大司農部丞　大司農太倉

令　大司農平準令　大司農導官令　少府太醫

令　少府太官令　少府守宮令　少府上林苑令
少府給事黄門侍郎　少府小黄門侍郎　少府
小黄門令　少府中黄門冗從僕射　少府掖庭令
少府永巷令　少府御府令　少府祠祀令　少
府鈎盾令　少府濯龍監　少府中藏府令　少府
内謁者令　少府尚方令　少府尚書僕射　少府
尚書令　少府符節令　少府治書侍御史　少府
侍御史　執金吾武庫令　大長秋丞　大長秋中

官謁者令注本曰四百石大長秋中宮尚書　大長秋中宮
私府令注曰秩千石大長秋中宮永巷令　大長秋中宮
黃門冗從僕射　大長秋虎賁官騎下中宮官署令
太子倉令　太子食令　太子門大夫　太子中
庶子　將作丞　將作左校令　將作右校令　城
門每門候　北軍中候　州刺史　右扶風京兆每
次縣令　護烏桓校尉擁節長史　司馬　護羌校
尉擁節長史　司馬

比六百石月六十斛又云五十斛大將軍典軍侯 光祿五官中郎又云比三百石光祿左中郎 光祿右中郎 光祿虎賁中郎 光祿常侍謁者 太子洗馬 皇子封王國治書

四百石月五十斛又云四十五斛光祿給事謁者 少府太官丞 少府黃門署長 畫室署長 內署長 少府直里監 少府尚書左右丞 少府侍郎 大司農雒陽市長 大長秋中宮藥長 太子庶子 太子廐

長　太子中盾　太子衛率　右扶風京兆每次縣長　雒陽縣丞　皇太子封王國禮樂長　衛士長　醫士長　永巷長　祠祀長

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後漢百官志云四十斛太尉東西曹掾　光禄五官侍郎　光禄左侍郎　光禄右侍郎　光禄虎賁侍郎　皇子封王國謁者

三百石月四十斛太常先帝陵每陵食監丞　宗正諸公主每主家丞　少府鈎盾丞　永安丞　鴻臚大行

治禮郎　大司農丞　揖讓擢丞　右扶風京兆每

小縣長　侯國相

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　太尉諸曹餘掾　光禄五官郎中

光禄左郎中　光禄右郎中　光禄虎賁郎中

光禄羽林郎中　光禄灌謁者郎中　少府中黄門

二百石（月三十斛）　太常太史丞　明堂及靈臺丞　衛尉

史　太僕文學史　少府文學史（一人二百石）　少府苑中

丞　右史南園丞　少府令史　少府符節令史

廷尉史 鴻臚史 宗正史一人二百石 大司農直丞大司農雒陽市丞 執金吾史 太子舍人 河南尹員外 皇子封王國郎中

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 大將軍屯長 太尉屬 光禄節從虎賁

百石月十六斛 太尉令史中興以後不說石數 太常吏 太常太史吏 太常太子樂吏 光禄員外 衛尉文學吏 太僕吏 少府吏五人百石 少府蘭臺令史 廷尉文學

吏　鴻臚文學吏　宗正文學吏四人百石大司農文學
吏　大司農雒陽市吏　執金吾文學吏　司隸校
尉州功曹從事　別駕從事　簿曹從事　兵曹從
事　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有之州曹諸掾　河南尹公
右平史　雒陽員外　鄉有秩三老
斗食月十二斛太常明堂員吏　太常大予樂令員吏
光祿勳卿員吏　衛尉卿員吏　太僕卿員吏　大
鴻臚卿員吏　大司農雒陽市吏四人百石少府卿員吏

執金吾員吏　雒陽令員吏

佐史月八解斛太常佐　太常太祝佐　太常明堂佐

光禄佐　衛尉佐　太僕佐　廷尉佐　大鴻臚佐

大鴻臚大行令佐　宗正佐　大司農佐　雒陽

市佐　執金吾佐　少府佐　雒陽縣佐史

右内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一千五十五人内六千五五

百一十二人外内外諸司職掌人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

十九人一萬四千二百二十五人内職掌令史御屬從事職佐員吏待詔卒騎治禮郎假佐

官騎及鼓吹宰者屠者士衛緹騎導從領士烏桓騎等一十三萬一千一百九十四人外職掌員吏書佐假佐亭長鄉有秩三老游徼家什等都計内外官及職掌人十五萬二千九百八十六人其内有里魁里數及命數未詳

魏官置九品自魏以下並為九品其禄秩差次大約亦如漢制已列品第不可重出

第一品

黄鉞大將軍　三公　諸國王公侯伯子男爵　大丞相

第二品

諸四征四鎮車騎驃騎將軍　諸大將軍

第三品

侍中　散騎常侍　中常侍　尚書令　左右僕射

尚書　中書監令　祕書監　諸征鎮安平將軍

光禄大夫　九卿　司隷校尉　京兆河南尹

太子保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中領軍　諸縣

侯爵　龍驤將軍　征虜將軍　輔國將軍

第四品

城門校尉 武衛 左右衛 中堅 中壘 驍騎 游騎 前軍 左軍 右軍 後軍 寧朔 建威 建武 振威 振武 奮威 奮武 揚武 廣威 廣武 左右積弩 積射 强弩等將軍 護軍監軍 五營校尉 南北東西中郎將 御史中丞 都水使者 州領兵刺史 越騎烏桓諸匈奴護羌蠻夷等校尉 諸鄉侯爵

第五品

給事中　給事黄門侍郎　散騎侍郎　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虎賁中郎將　符節令　冗從僕射

羽林監　太子中庶子　太子庶子　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僕　衛率　諸軍司北軍中候

都督　護軍　西域校尉　西戎校尉　禮見諸將

軍　鷹揚　折衝　輕車　虎烈　宣威　威遠

寧遠　伏波　虎威　凌江等將軍　太學博士

將兵都尉　牙門將　騎督　安夷撫夷護軍　郡國太守相內史　州郡國都尉　國子祭酒　諸亭侯爵　州單車刺史

第六品

尚書左右丞　尚書郎中　祕書郎　著作丞郎　治書侍御史　部曹侍御史　諸督軍　奉車駙馬都尉　諸博士　公府長史司馬　驃騎車騎長史司馬　廷尉正監評　將兵助郡尉置司馬史卒者

諸護軍　太子侍講門大夫　太子中舍人　太子常從虎賁督司馬督　水衡典虞牧官都尉　司鹽都尉　度支中郎將校尉　司竹都尉　材官校尉　驃騎車騎衛將軍府從事中郎　四征鎮公府從事中郎　公車令　諸縣署令千石者　千人督校尉　督守殿內將軍　殿內典兵　黃門冗從僕射　諸闕內名號侯爵　諸王公友

第七品

期門郎　諸國公謁者　殿中監　諸卿尹丞　諸
獄丞　太子保傅丞　詹事丞　諸軍長史司馬秩
六百石者　護羌戎蠻夷越烏桓校尉長史司馬
諸軍諸大將軍正行參軍　諸持節督正行參軍
二品將軍正行參軍　門下督　中書通事舍人
尚書曹典事　中書佐著作　太子洗馬　北軍候
丞　城門五營校尉司馬　宜禾伊吾都尉　度支
都尉　典農都尉　諸封公保傅相郎中令及中尉

大農監　淮海津都尉　諸國文學　太子食官令舍人　單于率正　都水參軍　諸縣令相秩六百石以上者　左右都尉　武衛左右衛長史司馬京城門候　諸門候副　散牙門將　部曲督殿中中郎將校尉　尚藥監　尚食監　太官食監中署監　南北軍監　中廷御史　禁防御史小黃門諸署長僕謁者　樂長寺人監　靈芝園監黃門署丞　中黃門　太中中散諫議三大夫

議郎　三臺五都侍御史　太廟令　諸公府掾屬

諸府記室　督主督受除遣者　符璽郎　門下

郎　中書主事通事　散騎集書　公主及諸國丞

萬戶以上典書令及家令　符節御史

第八品

尚書中書祕書著作及主書主圖主譜史　太常齋

郎　京城門郎　四平四安長史司馬　三品四品

將軍正行參軍　郡國太守相內史中丞長史　西

域戎部譯長　諸縣署令千石以上者丞　州郡國都尉司馬　司鹽司竹監丞　水衡典虞牧材官都尉司馬　祕書校書郎　東宮摘句郎　諸雜署長史　關谷長　王公妃公主家令　諸部護軍司馬王郡公諸雜署令　國子太學助教　諸京城四門學博士　諸國常侍侍郎　殿中都尉司馬　諸部護軍司馬　殿中羽林郎　左右度支　中郎將司馬　黃門從官　寺人中郎郎中　諸雜號宣威

將軍以下五品將軍長史司馬　蘭臺謁者　都水使者令史　門下禁防　金鼓幢麾城門令史　校尉部司馬　軍司馬　假司馬　諸鄉有秩三老司馬史從掾　諸州郡防門　尚書中書祕書令史

第九品

蘭臺殿中蘭臺謁者及都水使者書令史　諸縣長令相　關谷塞尉　倉簟河津督監　殿中監典事左右太官督監內者　總章戲馬監　諸紙署監

王郡公郡諸署長　司理治書　異族封公世子

庶子諸王友國謁者大夫諸署丞　諸王太妃及公

主家僕丞　公主行夜督郎　太廟令行夜督郎

太子掌固　主事候郎　王官舍人　副散部曲將

武猛中郎將　校尉部司馬軍司馬假司馬　諸

鄉有秩　司徒史從掾　諸州郡防門

右官數及命數未詳

通典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五十五　史部

通典卷三十七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十九

秩品二　并命數　晉　宋　齊　梁

晉官品

第一品

公　諸位從公　開國郡公縣公爵

第二品

特進　驃騎車騎衛將軍　諸大將軍　諸持節都督　開國縣侯伯子男爵

第三品

侍中　散騎常侍　中常侍　尚書令　僕射　尚書　中書監令　祕書監　諸征鎮安平將軍　鎮軍撫軍前後左右征虜輔國龍驤等將軍　光祿大夫　諸卿尹　太子保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司隷校尉　中領軍　中護軍　縣侯爵

第四品

武衛　左右衛　中堅　中壘　驍騎　游擊前軍

左軍　右軍　後軍　寧朔　建威　振威　奮

威　廣威　建武　振武　揚武　廣武　五營校

尉　左右積弩　積射　强弩　奮武等將軍　城

門校尉　護軍監軍　東西南北中郎將　州刺史

領兵者　護匈奴中郎將　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校

尉　御史中丞　都水使者　鄉侯爵

第五品

給事中　給事黃門　散騎　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虎賁中郎將　冗從僕射　羽林監　太子中庶子　庶子　家令　率更令　僕　衛率　諸軍司　北軍中候　都督　護軍　護匈奴中郎　西域代部護羌烏桓等校尉　禮見諸將軍　鷹揚折衝　輕車　武牙　威遠　寧遠　虎威　材官

伏波　凌江等將軍　牙門將　騎督　安夷撫夷護軍　郡國太守相內史　州郡國都尉　亭侯爵

第六品

尚書左右丞　尚書郎　治書侍御史　侍御史

諸督軍糧　奉車駙馬騎等都尉　諸博士　公府長史司馬　從事中郎　二品將軍及諸大將軍特進都督中護軍長史司馬　廷尉正監平　祕書郎

著作郎　丞郎　黄沙治書侍御史　諸護軍長
史司馬　水衡典虞牧官典牧司鹽都尉　太子門
大夫　度支中郎將校尉都督　材官校尉　王郡
公侯郎中令　中尉　大農　王傅師及國將軍
諸縣置令秩千石者　太子侍講門大夫　中舍人
司馬督　太子常從虎賁督千人督校尉　督守
殿中將軍　黄門令　黄門冗從僕射　關内名號
侯爵

第七品

殿中監　諸卿尹丞　符節御史　獄丞部丞　黃沙典事　太子保傅詹事丞　諸軍長史司馬秩六百石者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校尉長史司馬　北軍中候丞　城門五營校尉司馬宜禾伊吾都尉　公保傅相郎中令　淮海津都尉門下中書通事舍人　尚書曹典事　太子洗馬食官令舍人　黃門中郎將校尉都督　諸縣置

令六百石者　左右都候　閶闔門司馬　城門候

尚藥監　大官食監　中署監　小黄門　諸署

令僕射謁者　藥長寺人監　副牙門將　部曲部

督殿中　中黄門尉都尉　黄門諸署丞長史　中

黄門　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　關外侯爵

第八品

門下中書主事通事　散騎集書中書尚書祕書著

作治書主書主圖主譜令史　郡國相内史丞長史

烏桓西域代部騎馬　四安四平長史司馬　水衡典虞牧官　典牧材官　州郡國都尉司馬　司鹽司竹監丞　諸縣令長相　關谷長　諸縣署令千石之丞尉　王郡公侯諸侍郎諸雜署令　王太妃公主家令　副散督司馬長史　部曲將郡中都尉司馬　羽林郎　黃門從官　寺人中郎郎中雜號宣威將軍以下

第九品

蘭臺謁者都水黄沙令史　門下散騎中書尚書祕書令史　殿中蘭臺謁者都水黄沙書令史　諸縣署令長相之丞尉　關谷塞護道尉　王郡公侯諸署長　司理治書謁者中大夫署丞　王太妃公主家丞　僕舍人　副散部曲將　武猛中郎將校尉

别部司馬　軍司馬　軍假司馬

右内外文武官六千八百三十六人（内八百九十四人外五千九百四十二人）内外諸色職掌一十一萬一千八百三十

六人（百八十九人內職掌據史所載數門亭長書佐書吏卒騶等其餘色目史闕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七人外職掌王國及州縣職吏散吏鄉里吏等）都計內外官及職掌人一十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二人又每四鄉置一嗇夫及鄉據大小戶口數多少等級置治書史及佐正等數并命數未詳

宋官品

第一品

太傅　太保　太宰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

馬　大將軍　諸位從公
第二品
特進　驃騎　車騎　衛將軍　諸大將軍　諸持
節都督
第三品
侍中　散騎常侍　尚書令　僕射　尚書　中書
監令　祕書監　諸征鎮至龍驤將軍　光祿大夫
諸卿尹　太子二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領

護軍　縣侯爵

第四品

二衛至五校尉　寧朔至五威五武將軍　四中郎將　刺史領兵者　戎蠻校尉　御史中丞　都水使者　鄉侯爵

第五品

給事中黄門　散騎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三將積射强弩將軍　太子中庶子　三卿　率　鷹揚

至淩江將軍　刺史不領兵者　郡國太守內史相
亭侯爵
第六品
尚書丞郎　治書侍御史　侍御史　三都尉　博
士　撫軍以上及持節都督領軍長史司馬　公府
從事中郎將　廷尉正監評　祕書著作丞郎　王
國公三卿師友文學　諸縣署令千石者　太子門
大夫　殿中將軍司馬督　雜號護軍　關中侯爵

第七品

謁者　殿中監　諸卿尹丞　太子傅詹事率丞

諸軍長史司馬六百石者　諸府參軍　戎蠻府長
史司馬　公府掾屬　太子洗馬　食官令舍人

諸縣令六百石者

第八品

内臺正令史　郡丞　諸縣署丞　雜號宣威將軍
以下

第九品

內臺書令史　外臺正令史　諸縣署丞尉

右內外文武官六千一百七十二人八百二十三人內五千三百四十九人外內職掌人門亭長孝經師月令律令師及書佐等一千四百六十一人都計內外官及職掌人七千六百三十三人其京都臺省監寺及府衛等府令史并諸色職掌人未詳其州署人各隨州儛定無制亦不可得而知也命數亦未詳

齊官品未詳

右內外文武官二千六十三人九百四十七人內一千一百一十六人外州刺史及官屬并太守內史相縣令相寧蠻等校尉中郎將護軍等其中書省及令史司徒府門下省尚書祕書曹省蘭臺諸曹內外督令史并太廟明堂太祝太史廩犧等職吏本志但有名目皆附其下外州佐史郡縣官屬佐史等名目及數并命數並未詳

梁官品秩祿之差亦如前代更定十八班

十八班

丞相　太宰　太傅　太保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　司徒　司空

十七班

諸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左右光禄開府儀同三司

十六班

尚書令　太子太傅　左右光禄大夫

十五班

尚書左僕射　太子少傅　尚書右僕射　中書監

特進　領護軍將軍

十四班

中領護軍　吏部尚書　太子詹事　金紫光禄大

夫　太常卿

十三班

中書令　列曹尚書　國子祭酒　宗正　太府卿

光禄大夫

十二班

侍中　散騎常侍　左右衛將軍　司徒左長史

衛尉卿

十一班

御史中丞　尚書吏部郎　祕書監　通直散騎常

侍　太子左右衛將軍　左右驍擊　太中大夫

皇弟皇子師　司農少府廷尉卿　太子中庶子

光禄卿

十班

給事黃門侍郎　員外散騎常侍　皇弟皇子府長史　太僕　大匠卿　太子家令　率更令　僕　揚州別駕　中散大夫　司徒右長史　雲騎游騎

皇弟皇子府司馬　朱衣直閤將軍

九班

尚書左丞　鴻臚卿　中書侍郎　國子博士　太子庶子　揚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

大舟卿　大長秋　皇弟皇子府諮議　嗣王府長史　前左右後四軍及嗣王府司馬　庶姓公府長史司馬

八班

祕書丞　太子中舍人　司徒左西掾　司徒屬　皇弟皇子友　散騎常侍　尚書右丞　南徐州別駕　皇弟皇子公府掾屬　皇弟皇子單為二衛司馬　嗣王庶姓公府掾從事中郎　左右中郎將

嗣王庶姓公府諮議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

蕃王府長史司馬　庶姓持節府長司馬

七班

五校　東宮三校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錄事

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南徐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

之庶子府蕃王府諮議

六班

太子洗馬　通直散騎侍郎　司徒主簿　尚書侍

郎 著作郎 皇弟皇子府功曹史 五經博士
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 皇弟皇子荆江
雍郢南兖五州别駕 領護軍長史司馬 嗣王庶
姓公府掾屬 南臺治書侍御史 廷尉三官 謁
者僕射 太子門大夫庶姓府諮議 嗣王府庶姓
公府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五班
尚書郎中 皇弟皇子文學及府主簿 太子太傅

少傅丞　太常丞　皇弟皇子湘荆河司益廣青衡

七州别駕　皇弟皇子荆江雍郢南兖五州中從事

嗣王庶姓荆江雍郢南兖五州别駕　皇弟皇子

國郎中令　三將東宫二將嗣王府功曹史　庶姓

公府録事記室中兵參軍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

王府中録事記室中直兵參軍

四班

給事中　皇弟皇子府正參軍　中書舍人　建康

三官　皇弟皇子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别駕

皇弟皇子湘荆河益廣嗣王庶姓荆河嗣王庶姓荆

江雍郢南兖五州中從事　宗正太府衛尉司農少

府廷尉太子詹事等丞　積射强弩將軍　太子左

右積弩將軍　嗣王國郎中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

蕃王府功曹史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録事

記室中兵將軍　嗣王府庶姓公府主簿

三班

太子舍人　司徒祭酒　皇弟皇子公府祭酒　員外散騎侍郎　皇弟皇子府行參軍　太子太傅少傅五官功曹主簿　二衛司馬　公車令　冑子律博士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別駕　皇弟皇子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　嗣王庶姓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別駕　湘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主簿　嗣王庶姓公府正參軍　光禄丞　皇弟皇子國中尉

太僕大匠丞　嗣王國大農　蕃王國郎中令
北館令　庶姓持節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二班
祕書郎　著作佐郎　揚南徐州主簿　嗣王庶姓
公府祭酒　皇弟皇子單為領護詹事二衛等五官
功曹主簿　太學博士　皇弟皇子國常侍　奉朝
請　國子助教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荆江雍郢南兖五州主簿　嗣王庶姓

越桂寧霍四州别駕　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
梁五州中從事　鴻臚丞　尚書五都令史　武騎
常侍　明堂二廟帝陵令　嗣王庶姓公府行參軍
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　蕃王國大農　庶姓持
節府録事記室中兵參軍　庶姓持節府功曹史
一班
揚南徐州西曹祭酒從事　皇子國侍郎　嗣王國
常侍　揚南徐州議曹從事　東宮通事舍人　南

臺侍御史　大舟丞　二衛殿中將軍　太子二率
殿中將軍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等行參軍
蕃王國中尉　皇弟皇子湘荊河司益廣青衡七州
主簿　皇弟皇子荊雍郢南兗四州西曹祭酒議曹
從事　皇弟皇子江州西曹從事　祭酒議曹祭酒
部傳從事　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　嗣
王庶姓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主簿　庶姓持節府主
簿　汝陰巴陵二國郎中令　太官太樂太市太史

太醫太祝東西治左右尚方南北武庫府等令位不登二品者又為七班

七班

皇弟皇子府長史參軍　皇弟皇子國三軍　嗣王國侍郎　蕃王國常侍　揚南徐州文學從事　殿中御史　庶姓持節府除正參軍　太子家丞　二衛中員外將軍　太子二率　殿中員外將軍　江州議曹從事　鎮蠻安遠護軍度支校尉等司馬

皇弟皇子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主簿　皇弟皇子湘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皇子荆雍郢三州從事史　南兖州文學從事

祭酒部傳從事　嗣王庶姓湘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主簿　嗣王庶姓荆雍郢南兖四州西曹祭酒

議曹從事　嗣王庶姓江州西曹從事　勸農謁者

汝陰巴陵二王國大農　郡公國郎中令

六班

皇弟皇子國典書令　嗣王國三軍　蕃王國侍郎

護軍詹事五官功曹　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嗣

王府長兼參軍　庶姓公府長兼參軍庶姓持節府

板正參軍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主簿　皇弟

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主簿　嗣王

庶姓湘荆河司益廣青衡八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皇子荆河司益廣青五州文學從事湘衡二州

從事　嗣王庶姓荆雍郢三州從事史　江州護曹
從事　南兗州文學從事　汝陰巴陵二王國中尉
皇弟皇子之庶子縣侯國郡郎中令　郡公國大
農　縣公國郎中令
五班
皇弟皇子國三令　嗣王典書令　蕃王國三軍
皇弟皇子公府東督護　嗣王府庶姓公府參軍督
護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兼參軍　蕃王府長兼

參軍　二衛正員司馬督　太子二率正員司馬督
領護主簿　詹事主簿　二衛功曹　太常五官
功曹　庶姓持節府行參軍　湘衡二州從事　皇
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
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　嗣王庶
姓越桂寧霍四州主簿　嗣王庶姓北兗北徐梁交
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嗣王庶姓荆河司
益廣青五州文學從事　汝陰巴陵二王國常侍

郡公國中尉　縣侯國郎中令　皇弟皇子府功曹
督護
四班
嗣王國三令　蕃王國典書令　嗣王府功曹督護
庶姓公府東曹督護　蕃王府叅軍督護　皇弟
皇子之庶子府叅軍督護　二衛員外司馬　太子
二率員外司馬　二衛主簿　太常主簿　石頭戍
軍主簿　宗正等十一卿五官功曹　庶姓節府板

行參軍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文學從事　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嗣王庶姓兆徐兆兗梁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　汝陰巴陵二王國侍郎　縣公國中尉

三班

蕃王國三令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督護　宗正等十一卿主簿　庶姓持節府長兼參軍

郡公國侍郎　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文學從

事

二班

庶姓持節府參軍督護　汝陰巴陵二王國典書令

縣公國侍郎

一班

庶姓持節府功曹督護　汝陰巴陵二王國三令

郡公國典書令

三品藴位

著作正令史　集書正令史　尚書度支三公正令
史　函典書殿中外監齋監東堂監尚書都官左降
正令史　諸州鎮監石頭城監瑯琊城監東宮外監
殿中守舍人　齋監東宮典經守舍人　上庫令
太社令　細作令　平水令　太官寺署丞　正厨
丞　酒庫丞　柴署丞　太樂庫丞　别局校丞
清商丞　太史丞　太醫二丞　中藥藏丞　東冶
小庫等三丞　作堂金銀局丞　木局丞　北武庫

丞　南武庫丞　東宮食官丞　上林丞　湖西塼

屯丞　湖東塼屯丞　芠若庫丞　綾絹簟席丞

國子典學材官司馬　宣揚等諸門候　東宮導客

守舍人　運署謁者　都水左右二裝五城謁者

石城宣城陽新屯謁者　南康建安晉安伐船謁者

晉安練葛屯主

三品勲位

門下集書主事通正令史　中書正令史　尚書正

令史　尚書監籍正令史　都正令史　殿中內監
題閤監　婚局監　東宮門下通事守舍人　東
宮內監殿中守舍人　乘黃令　右藏令　籍田令
廩犧令　梅根諸冶令　典客館令　太官四丞
庫丞　大樂丞　東冶大庫丞　左尚方五丞
右尚方四丞　東宮衛庫丞　司農左右部倉丞
廷尉律博士　公府舍人　諸州別署監　山陰獄
丞

其州二十三並列高下選擬畧視内職郡守及丞為十班縣制七班各擬内職

又詔以將軍之名高卑舛雜命更加釐定置百二十五號

二十四班　鎮衛驃騎車騎等將軍（内外通用）

二十三班　四征（東南西北止施外）四中（軍衛撫權止施内）

二十二班　八鎮（東西南北止施在外左右前後止施在内）

二十一班　八安（東西南北止施在外前後左右止施在内）

二十班 四平東西南北 四翊左右前後以上三十五號為一品是為重號將軍

十九班 忠武 軍師

十八班 武臣 爪牙 龍騎 雲麾代舊前後左右四將軍

十七班 鎮兵 翊師 宣惠 宣毅代舊四中郎以上十號為一品

十六班 智威 仁威 勇威 信威 嚴威代舊征虜

十五班 智武 勇武 仁武 信武 嚴武代舊冠軍

以上十號為一品
所謂五德將軍

十四班代舊輔國凡將軍加大者唯至貞毅而已通
進一階優者方得比加位從公凡督府置長
史司馬諮議諸曹有錄事記室等十八曹天監
七年更置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各一人輕
車　征遠　鎮朔　武旅　貞毅

十三班　寧遠　明威　振遠　電輝　威輝代舊
寧朔

以上十號
為一品

十二班　武威　武騎　武猛　壯武　飈武

十一班　電威　馳銳　追鋒　羽騎　突騎以上
十號

為一品

十班　折衝　冠武　和武　安壘　猛烈

九班　掃狄　雄信　掃虜　武鋭　摧鋒以上十號為一品

八班　畧遠　貞威　決勝　開遠　光野

七班　厲鋒　輕鋭　討狄　蕩虜　蕩夷以上十號為一品

六班　武毅　鐵騎　樓船　宣猛　樹功

五班　尅狄　平虜　討夷　平狄　威戎　以上十號為一
品
四班　伏波　雄戟　長劒　雕騎　衝寇
三班　佽飛　安夷　尅戎　綏狄　威虜　以上十號為一
品
二班　先鋒　武毅　開邊　招遠　全威
一班　綏虜　蕩寇　殄虜　横野　馳射　以上十號為一
品

右十品二十四班以班多為貴

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凡一十四號别為八班

八班　牙門舊建威　期門舊建武

七班　候騎舊振威　雄渠舊振武

六班　中堅舊奮威　典戎舊奮武

五班　戈船舊揚威　繡衣舊揚武

四班　執訊舊廣威　行陣舊廣武

三班　鷹揚

二班　凌江

一班　偏將軍　裨將軍

又有百九號將軍亦為十品二十四班施於外國

二十四班　武安　鎮遠　雄義擬車騎

二十三班　四撫東西南北擬四征

二十二班　四寧東西南北擬四鎮

二十一班　四威東西南北擬四安

二十班　四綏東西南北擬四平以上十九號為一品

十九班　安遠　安邊擬忠武軍師

十八班　輔義　安沙　衛海　撫河擬武臣等四號

十七班　平遠　撫朔　寧沙　航海擬鎮兵等四號以上十號為一品

十六班　翊海　朔野　招遠　威河　龍幕擬智威等五號

十五班　威隴　安漠　綏邊　寧寇　梯山擬智武等五號以上十五號為一品

十四班 寧境 綏河 明信 明義 威漠 擬輕車等

五號

十三班 安隴 向義 宣節 振朔 候律 擬寧遠等

五號以上十號為一品

十二班 平寇 定遠 凌海 寧隴 振漠 擬武威等

五號

十一班 馳義 橫朔 明節 執信 懷德 擬電威等

五號以上十號為一品

十班　撫邊　定隴　綏闗　立信　奉義　擬折衝等五號

九班　綏隴　寧邊　定朔　立節　懷威　擬掃狄等五號

以上十號為一品

八班　懷闗　靜朔　掃寇　寧河　安朔　擬畧遠等五號

七班　揚化　超隴　執義　來化　度嶂　擬厲鋒等五號

以上十號為一品

六班　平河　振隴　雄邊　横沙　寧闗　擬武毅等五號

五班　懷信　宣義　弘節　浮遼　鑿空　擬尅狄等五號

以上十號為一品

四班　捍海　欵塞　歸義　陵河　明信　擬伏波等五號

三班　奉忠　守義　弘信　仰化　立義　擬佽飛等五號

以上十號為一品

二班　綏力　奉正　承化　浮海　渡河　擬先鋒等五號

一班　懷義　奉信　歸誠　懷澤　伏義　擬綏虜等五號

以上十號為一品

右内外官數未詳天監初年尚書删定郎濟陽蔡

法度定令為九品至七年革選徐勉為吏部尚書又定為十八班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為劣又置諸將軍之號為二十四班亦以班多者為貴而九品之制不廢

通典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五十六 史部

通典卷三十八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二十

秩品三 并命數 陳 後魏 北齊

陳官品 官品禄秩班次多因梁制

第一品

相國 丞相 太宰 太傅 太保 大司馬 大

將軍　太尉　司徒　司空　開府儀同三司　巴陵王　汝陰王後　尚書令　郡王爵

第二品

中書監　尚書左僕射　右僕射　特進　太子二傅　左右光祿大夫　嗣王爵　藩王爵　開國郡公爵　開國縣公爵

第三品

中書令　侍中　散騎常侍　領護軍　中領護軍

吏部尚書　列曹尚書　金紫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左右衛將軍　御史中丞　太后衛尉太僕少府三卿　太常卿　宗正卿　太府卿　衛尉卿司農卿　少府卿　廷尉卿　光祿卿　大匠卿太僕卿　鴻臚卿　大舟卿　太子詹事　國子祭酒　揚州刺史　南徐東揚州刺史　皇弟皇子封國王世子　開國縣侯爵

第四品

通直散騎常侍　黄門侍郎　祕書監　左右驍騎將軍　左右游擊將軍　太子中庶子　太子左右衛率　朱衣直閤　雲騎將軍　游騎將軍　中書侍郎　尚書左右丞　尚書吏部侍郎　郎中　太子三卿　太中大夫　中散大夫　司徒左右長史　諸王師　國子博士　荆江南兖郢湘雍等州刺史　嗣王蕃王郡公縣公等世子　開國縣伯爵

第五品

祕書監丞　明堂令　太廟令　帝陵令　散騎侍郎　前左右後軍將軍　左右中郎將　大長秋太子中舍人　庶子　豫益廣衡等州青州領兾州北兖北徐等州梁州領南秦州司南梁交越桂霍寧等十五州刺史　丹陽尹　會稽太守　吳郡太守吳興太守　侯世子　皇弟皇子府諮議參軍　皇弟皇子府版諮議參軍　皇弟皇子府長史　皇弟皇子府版長史　皇弟皇子府司馬　皇弟皇子府

版司馬　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　開國縣子爵

第六品

通直散騎侍郎　著作郎　步兵射聲長水越騎屯騎五校尉　太子洗馬　太子步兵翊軍屯騎三校尉　司徒左西掾屬　皇弟皇子友　皇弟皇子公府屬　五經博士　子男世子　萬户以上郡太守內史相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諮議參軍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司馬　庶姓公府

諮議參軍　庶姓公府長史司馬　嗣王府庶姓公府從事中郎　皇弟皇子府中錄事參軍　版中錄事參軍　中記室參軍　版中記室參軍　中直兵參軍　版中直兵參軍　揚州別駕中從事　皇弟皇子南徐荆江南兖郢湘雍州別駕中從事　開國縣男爵

第七品

給事中　員外散騎侍郎　祕書著作佐郎　奉車

駙馬騎都尉　武賁中郎將　羽林監　冗從僕射
南臺治書侍御史　太子舍人　太子門大夫
太子虎賁中郎將冗從僕射　司徒主簿　司徒祭
酒　領護軍長史司馬　廷尉正監評　皇弟皇子
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版録事記室中兵等參
軍　功曹史主簿　公府祭酒　皇弟皇子府文學
嗣王庶姓公府掾屬　太子二傅丞　蕃王府諮
議參軍　蕃王府版諮議參軍　蕃王府長史司馬

庶姓持節府諮議參軍　庶姓非公不持節府將軍置長史　庶姓持節府版諮議參軍　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及庶姓公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及版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不滿萬戶太守內史相　丹陽會稽吳郡吳興及萬戶郡丞　建康令　建康正監評

沐食侯爵

第八品

中書通事舍人　積射強弩武衛等將軍　公車令　太子左右積弩將軍　奉朝請　武衛常侍　太后三卿丞　十二卿丞　大長秋丞　左右衛司馬　太子詹事丞　冑子律博士　皇弟皇子府正參軍　版正參軍　行參軍　版行參軍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録事記室中兵參軍　版録事記室中兵參軍　功曹史主簿　庶姓非公不持節諸將軍置主簿　庶姓公府録事記室中兵參軍　版

錄事記室中兵參軍主簿　嗣王府庶姓公府祭酒

蕃王府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　版中錄事記室

直兵參軍　庶姓持節府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

太子太傅五官功曹史主簿　少府五官功曹史主

簿　太學博士　國子助教　司鐸郎　安蠻戎越

校尉中郎將等府長史　蠻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府

版長史　蠻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司馬　庶姓南徐

荆江兖郢湘雍等州别駕中從事　不滿萬户以下

郡丞　五千户以上縣令相　皇弟皇子國郎中令

大農中尉　鄉亭侯爵

第九品

南臺侍御史　左右二衛殿中將軍　東宮通事舍

人　材官將軍　太子左右二衛率　殿中將軍丞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　版正參軍

版行參軍　庶姓公府正參軍　版正參軍　蕃

王府録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版録事記室中兵等

參軍　功曹史主簿　正參軍　版正參軍　行參
軍　版行參軍　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
軍　版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功曹史主簿　庶
姓荆河益廣衡青兾北兖北徐梁秦司南徐等州别
駕中從事史　揚州主簿　西曹及祭酒議曹二從
事　南徐州主簿　西曹及祭酒議曹二從事　皇
弟皇子諸州主簿西曹　不滿五千户以下縣令相
皇弟皇子國常侍侍郎　嗣王國郎中令　大農

中尉　嗣王國常侍　蕃王國郎中令　大農中尉

開國中闕外侯爵

右丞梁制而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及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以為贈官定令尚書置五員郎二十一員其餘並遵梁制為十八班官數未詳大抵其官唯論清濁從濁得官微清則勝於轉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啟不稱姓從十一班禮數復為一班又流外有七班此是寒微士

人為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

後魏百官後魏官初有九品及有從品每一品之中又有上中下三等之差至孝文太和二十二年改次職令除其中等而有上下二等以為永制其令所列者是也

第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爵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　司徒　司空　開國郡公爵

從一品

儀同三司　開國縣公爵　都督中外諸軍事　諸

開府散公爵

第二品

太宰太師　太傅　太保　特進　尚書令　驃騎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者位在四衛將軍加太子太師上在都督中外之下衞將軍征將軍加大者位次諸將軍加大者　左右光祿大夫加大者位次衛大將軍　開國縣侯爵

從二品

尚書僕射若並置者則左居上　中書監　司州牧　四鎮將軍

加大者次衛將軍中軍領軍撫軍將軍三將軍加大者四鎮同之金紫光祿大夫　散侯爵

第三品

吏部尚書　四安將軍　中領軍　中護軍三將軍加大者位次撫軍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子少師　少傅　少保　中書令　太子詹事　侍中　諸曹尚書　四平將軍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太府　河南尹　上州刺史　祕書監　諸王

師 銀青光祿大夫 前左右後將軍 左右衛將
軍 開國縣伯爵
從三品
散騎常侍 四方中郎將 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
郎將 國子祭酒 御史中尉 大長秋卿 將作
大匠 征虜將軍 二大二公長史 太子左右衛
率 武衛將軍 冠軍將軍 護羌戎夷蠻越校尉
太中大夫 輔國將軍 中州刺史 龍驤將軍

散伯爵

第四品

二大二公司馬　太常光禄衛尉三少卿　尚書吏部郎中　給事黄門侍郎　太子中庶子　司空皇子長史　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太府六少卿　中常侍中尹　城門校尉　驍騎游擊將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長史　司空皇子司馬

以前上階

鎮遠　安遠　平遠　建義　建忠　建節　立義

立忠　立節　恢武　勇武　曜武　昭武等將

軍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司馬　通直散騎常侍

司徒諮議參軍　中散大夫　下州刺史　上郡太

守内史相　開國縣子爵

從四品

中堅中壘將軍　尚書左丞　二大二公諮議參軍

司州别駕從事史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長史

太子家令　率更令　僕　中書侍郎　太子庶子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司馬
以前上階
寧朔　建威　振威　奮威　揚威　廣威等將軍
諫議大夫　尚書右丞　司空皇子諮議參軍事
司州治中從事史　左右中郎將　建武　振武
奮武　揚武　廣武將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諮
議參軍事　散子爵

第五品

寧遠 鷹揚 折衝 揚烈等將軍 從二品將軍

二蕃王長史 二大二公從事中郎 祕書丞 皇

子友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中舍人 員

外散騎常侍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司馬

以前上階

射聲 越騎 屯騎 步兵 長水等校尉 司空

皇子之開府從事中郎 第三品將軍始蕃王諮議

參軍　開府從事中郎　中郡太守内史相　開國縣男爵

從五品

伏波凌江平漢將軍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長史　二大二公掾屬　著作郎　通直散騎侍郎　太子洗馬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諮議參軍事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司馬　奉車都尉

以前上階

太子屯騎步兵翊軍校尉　都水使者　司空皇子之開府掾屬　領護長史司馬　歸義　率義　順義　朝服　候　輕車　威遠　虎威等將軍　開府掾屬　中給事中　散男爵

第六品

宣威明威將軍　從三品將軍長史　二大二公主簿及錄事參軍事　皇太子郎中令　司空主簿

司空皇子錄事參軍事　從三品將軍司馬　三品

將軍三蕃王諮議參軍事　皇太子文學治書侍御史諮議參軍事　二大二公功曹記室戸曹參軍中兵參軍事　皇子文學治書侍御史謁者僕射　從一品將軍開府錄事參軍　司空皇子功曹記室戸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皇子功曹史

以前上階

河南郡丞　虎賁中郎將　羽林監　冗從僕射

駙馬都尉　廷尉正監評　尚書諸曹郎中　中書

舍人　從一品將軍府功曹記室戸曹倉曹中兵參
軍事功曹史　下郡太守内史相　上縣令
從六品
襄威將軍　厲威將軍　第三品將軍始蕃王録事
參軍事　二大二公諸曹行參軍事　給事中　太
子門大夫　皇子大農騎都尉　符璽郎
以前上階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録事參軍事　皇子主簿　司

空皇子諸曹行參軍事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功曹
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正一品將軍
開府主簿諸曹參軍事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功曹
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太子舍人
太常光祿勳衛尉丞

第七品

威烈　威虜　威戎　威武將軍　四品正從將軍
長史司馬　二大二公祭酒　三品將軍三蕃王錄

事參軍　司空皇子之開府祭酒　王國郎中令
武烈　武毅　武奮將軍　積弩積射將軍　外散
騎侍郎　皇子中尉　二大二公參軍事及諸曹行
參軍　開府祭酒　司空皇子參軍事及諸曹行參
軍

以前上階

從三品將軍錄事參軍事　二品將軍始蕃王主簿
諸曹行參軍事　從一品將軍開府諸曹行參軍事

三品將軍三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功曹史　二品將軍二蕃王主簿諸曹行參軍事

二衛司馬　討寇　討虜　討難　討夷將軍　從二品將軍功曹戶曹中兵曹參軍　詹事丞　六卿丞　祕書郎中　著作佐郎　中縣令相

從七品

蕩寇　蕩虜　蕩難　蕩逆將軍　五品正從將軍長史司馬　強弩將軍　二大二公行參軍　司空

皇子行參軍　二品將軍始蕃王諸曹行參軍事

三品將軍三蕃王主簿及諸曹行參軍　三品將軍

三蕃王主簿列曹參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行參軍

王公國大農

以前上階

太學博士　皇子常侍　太常博士　武騎常侍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行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事

從三品將軍主簿及諸曹行參軍事　四品正從將

軍録事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司州主簿　奉朝請　國子助教

第八品

殄寇　殄虜　殄難　殄夷將軍　三品將軍始蕃王行參軍事　三品將軍三蕃王行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事　四品正從將軍主簿及諸曹行參軍事侯伯郎中令　司州西曹書佐　殿内將軍　皇子侍郎　大長秋丞

以前上階

侍御史　協律郎　辯章郎　從三品將軍二蕃王行參軍　從三品將軍行參軍及諸曹行參軍事

五品正從將軍錄事功曹戶曹倉曹中兵參軍　王公國中尉　司州祭酒從事史　下縣令相

從八品

掃寇　掃虜　掃難　掃逆將軍　司州議曹從事史　二大二公長兼行參軍　公車令　符節令

諸署令千石以上者　中黄門令　門下録事　尚
書都令史　主書令史　殿中侍御史　中謁者僕
射　中黄門冗從僕射
以前上階
宫門僕射　侯伯大農　司空皇子長兼行參軍
二大二公長兼行參軍　皇子上中下將軍　皇子
中大夫二率丞　四品正從將軍諸曹行參軍事
王公國常侍　厲武　厲鋒　虎牙　虎奮將軍

五品正從將軍主簿諸曹行參軍　司州文學　從
一品將軍開府長兼行參軍　員外將軍
第九品
曠野　横野將軍　子男國郎中令　太祝令　諸
署令六百石以上者　中黄門令　公主家令　皇
子典書令　四門小學博士　律博士　校書郎
二大二公參軍督護　都水參軍　檢校御史
以前上階

王公國侍郎 侯伯國中尉 謁者 太子三卿丞

五品正從將軍列曹行參軍 司空皇子參軍督

護 二品將軍始蕃王長兼行參軍 從一品將軍

開府參軍督護 殿内司馬督

從九品

偏裨將軍 太子牧長 監淮河津都尉 諸局都

尉 皇子典詞學官令 皇子典衛令 王公國上

中下將軍 王公國中大夫 諸署令不滿六百石

者

以前上階

二品將軍始蕃王參軍督護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

長史兼行參軍　太常光禄衛尉領護　詹事功曹

五官治禮郎　子男國大農　小黄門　員外司

馬督

右内外文武官七千七百六十四人二千三百七十一人内五

千三百九十三人外州

刺史郡太守縣令長等内文學學生三千人都計

內外官及學生一萬七百六十四人其京城諸司令史及諸色職掌人及外州郡縣屬官并諸色職掌人等並未詳命數亦未詳按魏氏之初法制簡畧設官分職多因事宜罕依故實誠非經遠既列九品每品又分為上中下三等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定令方有倫序今所錄者以此為正焉又按前代職次皆無從品魏氏始有之自四品以下正從又分為上下階亦一代之別制也

北齊職品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公 司徒公 司空公

從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開國郡公爵

正二品

儀同三司 太子太師 太傅 太保 特進 尚

書令　驃騎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者在開國郡公下衛將軍加大者在太子太師上四征將軍加大者次衛大將軍左右光祿大夫　散郡公　開國縣公爵

從二品

尚書僕射　中書監　司州牧　四鎮將軍加大者次四征中領鎮軍撫軍將軍　領軍加大者次尚書令下護軍翊軍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　散縣公　開國縣侯爵

正三品

吏部尚書　四安將軍　中領軍　中護軍　太常
光禄衛尉卿　太子少師少傅少保　中書令　太
子詹事　侍中　諸曹尚書　四平將軍　諸王師
大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　清都尹
三等上州刺史　左衛將軍　右衛將軍　祕書監
銀青光禄大夫　散縣侯爵　開國縣伯爵
從三品
散騎常侍　三等中州刺史　司徒左長史　四方

中郎將　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　國子祭酒
御史中丞　中侍郎　長秋卿　將作大匠　冠
軍將軍　太尉長史　領左右將軍　武衛將軍
太子左衛率　太子右衛率　輔國將軍　護匈奴
羌戎蠻夷校尉　太中大夫　龍驤將軍　散縣伯
爵　三等上郡太守

正四品

鎮遠安遠將軍　太常光祿衛尉少卿　尚書吏部

郎中　給事黄門侍郎　太子中庶子　司徒右長
史　司空長史　三公府司馬　中常侍中尹　城
門校尉　虎騎雲騎驍擊等將軍　大宗正太僕大
理鴻臚司農太府少卿
以前上階
建忠建節將軍　通直散騎常侍　諸開府長史
中散大夫　三等下州刺史　三等鎮將軍　諸開
府司馬　開國縣子爵

從四品

中堅中壘將軍　尚書左丞　三公諮議參軍事

司州別駕從事史　三等上州長史　太子家令

率更令　僕　前左右後軍將軍　中書侍郎　太子庶子　三等中郡太守　左右備身正都督　刀劒備身正都督　御仗正都督　直蕩正都督　三等上州司馬

以前上階

振武奮武將軍　諫議大夫　尚書右丞　諸開府

諮議參軍　司州治中從事史　左右中郎將　步

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校尉　朱衣直閤　直閤將

軍　太子騎官及內直備身都督　三等鎮副將

散縣子爵

第五品

廣德弘義將軍　太子備身正都督　直入直衛正

衛正都督領左右　三等中州長史　三公府從事

中郎　祕書丞　皇子友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中舍人　員外散騎常侍　三等中州司馬

以前上階

折衝制勝將軍　主衣都統　尚食尚藥典御　太子旅騎屯衛典軍校尉　領護府長史司馬　諸開府從事中郎　開國縣男爵

從五品

伏波凌江將軍　三等下州長史　三公府掾屬

著作郎　通直散騎侍郎　太子洗馬　左右備身刀劒備身副都督　御仗直盪副都督　左右直長

中尚藥中尚食典御　三等下州司馬

以前上階

輕騎樓船將軍　駙馬都尉　翊衛正都督　直寢直齋　奉車都尉　都水使者　諸開府掾屬　崇聖歸義歸正歸命歸德侯　清都郡丞　治書侍御史　鄴臨漳成安三縣令　中給事中　三等下郡

太守　大理司直　太子直閤二衛隊主　太子騎
官備身副都督　内直備身副都督　開國鄉男爵
散縣男爵
正六品
勁武昭勇將軍　尚書諸曹郎中　中書舍人，三
公府主簿　三等上州别駕從事史　四中府長史
三等鎮長史　三公府錄事功曹記室戸曹倉曹
中兵參軍事　皇子文學　謁者僕射　皇子郎中

令

以前上階

明威顯信將軍　太子備身副都督　四中府司馬

虎賁中郎將　羽林監　宂從僕射　直入副都

督　千牛備身　大理正監評　治書侍御史　諸

開府録事功曹記室户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三等

上州録事參軍事　治中從事史　三等上郡丞

三等上縣令　太子內直監　平準署令

從六品

度遼將軍　橫海將軍　直突將軍　三等中州別駕從事史　三公府諸曹行參軍事　給事中　太子門大夫　三等上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皇子大農騎都尉　符璽郎　三等中州錄事參軍事

以前上階

蹋岷越障將軍　直衛副都督　三等中州治中從事　諸開府主簿　諸曹行參軍　太子舍人　三

等中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三寺丞　太子直

前　太子内直監　太子副直監　太子諸隊主

正七品

戎昭武毅將軍　勲武前鋒正都督　三公府東西

閤祭酒　三等下州别駕從事史　三等上州府主

簿諸曹參軍事　三等下州録事參軍事　四中府

録事參軍事　王公國郎中令　積弩積射將軍

員外散騎常侍　皇子中尉　三公府參軍事及諸

曹行參軍

以前上階

雄烈恢猛將軍　翊衛副都督　諸開府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　諸曹行參軍　三等下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四中府功曹倉曹中兵參軍　三等中州主簿諸曹參軍事　二衛府司馬　詹事府丞左右備身五職　三等鎮錄事參軍　六寺丞秘書郎中　著作佐郎　太子侍醫　太子騎尉

太子騎官備身五職都將別將統軍軍主幢主是也下同三等中郡丞

三等中縣令

從七品

揚麾耀鋒將軍　勲武前鋒副都督　强弩將軍

三公府行參軍　三等上州參軍事　諸曹行參軍事　三等下州府主簿諸曹參軍事　四中府諸曹參軍事　王公國大農　長秋寺丞　將作丞　太子二率坊司馬　三等鎮倉曹中兵參軍事

以前上階

蕩邊開域將軍　勲武前鋒散都督　太學博士

皇子常侍　太常博士　武騎常侍　左右備身五

職　三等中州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　諸開府行

參軍　奉朝請　國子助教　公車京邑二市署令

三等鎮諸曹參軍事　三等縣令　侍御史　尚

藥丞齋師　中尚食中尚藥等丞　太子直後　二

衛隊副前鋒正都督　太子騎官備身　太子內直

備身五職　諸戍主　諸軍主

正八品

靜漠綏戎將軍　協律郎　三等上州行參軍　三等下州諸曹行參軍　四中府諸曹行參軍　侯伯國郎中令　殿中將軍　皇子侍郎

以前上階

平越殄夷將軍　刀劒備身五職　前鋒副都督

太子內直備身主書　殿中侍御史　太子典膳樂

藏丞 太子齋師 三等中州行參軍 王公國中
尉 三公府典籤 三等鎮鎧曹行參軍 三等下
郡丞 三等下縣令
從八品
飛騎隼擊將軍 三公府長史兼左右戶行參軍及
長兼行參軍 門下録事 尚書都令史 檢校御
史 諸陵太廟令 大樂武庫諸署令 衣冠將軍
太倉 典客 驊騮 鈎盾 鼓吹 守宮左右

尚方　左藏　太官　掖庭　司染　典農　左右
龍　左右䮘　治東西牛羊司諸署令　諸開府典
籤　中謁者僕射　中黄門　冗從僕射

以前上階

虎牙虎奮將軍　備身御仗五職　宮門僕射　太
子備身五職　侯伯國大農　皇子上中下將軍
皇太子上中大夫　王公國常侍　諸開府長史兼
左右戶行參軍及長兼行參軍　員外將軍　勲武

前鋒五職　司州及三等上州典籤　太子諸隊副

諸戍副　諸軍副　清都郡丞

正九品

清野將軍　子男國郎中令　太祝御道禾官史

太醫藥藏衛士細作諸署令　中署統　三等上州

長兼行參軍　太子中坊令　公主家令　皇子防

閤　皇子典書令　四門博士　大理律博士　校

書郎　三公府參軍督護　都水參軍　七部尉

諸郡尉

以前上階

橫野將軍　王公國侍郎　侯伯國中尉謁者　太子三寺丞　諸開府參軍督護　殿中司馬督御仗太子食官中盾典食等令　太子備身平準署丞公車署丞　三等中州典籤

從九品

偏將軍　諸宮教博士　太子司農廄牧令　太子

校書諸署别部局都尉及合昌方城局都尉　諸關
津尉　三等上州參軍督護　三等中州長兼行參
軍　祕書省正字　皇子典書典祠學官典衛士令
王公國上中下將軍　上中大夫　廩犧　太宰
司儀　左校　中宮僕　奚官　脊藏　清漳
典寺　乘黄　車府　籍田　華林　甄官諸署令
諸縣丞
以前上階

裨將軍　領護府太常光禄衛尉三寺詹事功曹
五官治禮郎　子男國大農　小黄門　員外司馬
督　太學助教　諸幢主　廷尉中侍中省錄事
三等下州典籤　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醫師
右内品二千三百二十二人國子太學四門等學
生并尚書都令史門下通事主事等令史五百九
十六人都計文武官及學生令史等總二千九百
一十八人其諸省臺府因其繁簡而置吏有令史

書令史書史之屬又各置曹兵以供其役其員因繁簡而立其餘司專其事者各因事立名條流甚衆不可得而具也其州郡官及命數並未詳

通典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五十七　史部

通典卷三十九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二十一

秩品四　并命數　後周　隋

後周官品　六卿屬官之外內外衆職亦多參秦漢

正九命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爵國公　柱國大將軍

大將軍

九命

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置

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建德四年改為儀同大將軍仍增置

上儀同大將軍 雍州牧

正八命

少師 少傅 少保 侯爵 驃騎將軍左光禄

大夫 車騎將軍 右光禄大夫 刺史戸三萬以

上者

八命

四征將軍　左金紫光祿大夫　中軍鎮軍撫軍將

軍　右金紫光祿大夫　都督　刺史二萬户以上

者　京兆尹

正七命

大冢宰　大司徒　大宗伯　大司馬　大司寇

大司空　伯爵四平將軍　左銀青光祿大夫　前

後左右四將軍　右銀青光禄大夫　師都督　柱
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　刺史萬戶以上者
七命
冠軍將軍　太中大夫　輔國將軍　中散大夫
都督　刺史戶五千以上者　郡守萬五千戶以上
者
正六命
小冢宰　小司徒　小宗伯、小司馬　小司寇

小司空等上大夫　子爵鎮遠將軍　諫議大夫
建忠將軍　諮議大夫　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録
刺史戶不滿五千以上者　郡守萬戶以上者
六命
中堅將軍　左中郎將　寧朔將軍　儀同府正八
命州長史司馬司録　右中郎將　郡守戶五千以
上者　大呼藥
正五命

天官司會　宗師　左宮伯　御正　御伯　主膳
太府計部等中大夫　地官鄉伯　左右遂伯
每方稍伯　每方縣伯　每方畿伯　每方載師
師氏等中大夫　春官禮部　守廟　典祀　内史
太史　大司樂等中大夫　夏官軍司馬　職方
吏部　右武伯　兵部　大馭　司右　駕部
武藏等中大夫　秋官司憲　刑部　蕃部　賔部
等中大夫　冬官工部　匠師　司木　司土　司

金　司水等中大夫　男爵寧遠將軍　左員外常侍　揚烈將軍　右員外常侍　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　郡守千戶以上者　長安萬年令

五命

伏波將軍　奉車都尉　輕車將軍　奉騎都尉　四征中鎮撫軍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　開府中郎掾屬　郡守戶不滿一千戶上者　縣令戶七

千以上者　正八命州呼樂

正四命

天官小宗師　小左宮伯　小御正　小膳部大

醫　小醫　小計部等下大夫　地官下鄉伯　鄉

大夫　每鄉小遂伯　遂大夫　每遂小稍伯　稍

大夫　每稍小縣伯　縣大夫　每縣小畿伯　畿

大夫　每畿小載師　小師氏　保氏　司倉　司

門　司市　虞部等下大夫　春官小守廟　小典

祀　小內史　外史　典命小史　小司樂　太學
博士　太卜　太祝　司車路　夏采等下大夫
夏官小職方　小吏部　小右武伯　小兵部　小
馭　戎馭　齊馭　小司右　戎右　齊右　司射
小駕部　小武藏等下大夫　秋官小刑部　掌
朝　布憲　小蕃部　小賓部　司要　田正　司
隸等下大夫　冬官小匠師　小司木　小司土
小司金　小司水　司玉　司皮　司色　司織

司卉等下大夫　公之孤卿　宣武將軍　宣威將
軍　虎賁給事　明威將軍　冗從給事　儀同府
中郎掾屬　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　四平前後
左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録事　縣令戸四千
以上者　八命州呼藥　八命州别駕

四命

襄威將軍　給事中　厲威將軍　奉朝請　軍主
開府列曹參軍　冠軍輔國將軍府六命州長史

司馬司録　縣令戶三千以上者　正七命州呼樂
正七命州別駕　正八命州治中　七命郡丞
正三命
天官司會　小宗師　宗正　小右宮伯　右中侍
小御正　主寢　御伯　掌式　小膳部　內膳
外膳　小醫　醫正　瘍醫　太府　王府　內
府　外府　左府　右府　縫工　染工　小計部
掌納　掌出　內司奄等上士　地官民部吏

小鄉伯　鄉正　州長　每州小遂伯　遂正　小
稍伯　稍正　小縣伯　縣正　小鐵伯　鐵正
小載師　司農　司均　司賦　司役　小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司媒　小師倉　小司門
小司市　小虞部等上士　春官禮部　小守廟
小典祀　司郊　掌次　小内史　著作　小典命
司寂　小史　馮相　保章　小司樂　太學助
教　小學博士　樂師　小卜　小祝　小司車路

守陵等上士　夏官軍司馬　小職方　小吏部
司士　司勳　司錄　小右武伯　右虎賁率
右旅賁率　右射聲率　右驍騎率　右羽林率
右游擊率　小兵部　武環率　武候率　司固
道馭　田馭　小司右　賓右　道右　田右　小
司射　司仗　小田駕部　左廐　右廐　典牝
典牡　獸醫等上士　秋官司憲　小刑部　司刺
鄉法　遂法　稍法　縣法　畿法　方憲　小

掌朝　掌察　小布憲　小蕃部　小掌交　司匡

小賓部　司儀　東掌客　南掌客　西掌客

北掌客　小司要　小田正　小司隸等上士　冬

官工部　小匠師　内匠　外匠　掌材　小司木

小司土　小司金　鍛工　函工　小司水　典

甕　小司玉　小司皮　小司色　小司織　小司

卉等上士　侯伯之孤卿　公之大夫　威烈將軍

討寇將軍　左右員外侍郎　幢主　儀同府正

八命列曹參軍　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
史司馬　柱國大將軍參軍　縣令戸五百以上者
七命州呼藥　正六命州別駕　正七命州治中
正六命郡丞
三命
蕩寇將軍　武騎常侍　蕩難將軍　武騎侍郎
戍主　開府參軍　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
參軍　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　縣令戸

不滿五百以下者　正六命州呼樂　正六命州治

中　六命郡丞

正二命

天官司會　宗正　右侍　右前侍　右後侍　主

寢　司服　給事　掌式　内膳　外膳　典庖

典饎　酒正　餚藏　掌醢　司鼎俎　掌氷　醫

正　瘍醫　玉府　内府　外府　左府　右府

縫工　染工　掌納　掌出　小司内　内小臣奄

内司服奄　典婦功奄　巷伯等中士　地官民
部吏　小鄉伯　鄉正　州長　每州小遂伯　遂
正　小稍伯　稍正　小縣伯　縣正　小畿伯
畿正　司封　司農　司均　司賦　司役　掌鹽
每地中士　掌遺　典牧　典牛　司諫　司救
司媒　土訓　誦訓　神倉　黍倉　稷倉　稻
倉　豆倉　麥倉　米倉　鹽倉　典麴　典舂
典磑　掌節　宮門　城門　司闕　均工　平準

泉府　山虞　澤虞　林衡　川衡　掌禽　掌
囿　掌炭　掌芻等中士　春官禮部　司几筵
司鐏彝　掌鬱　司巹　司犧　司鷄　司郊　司
社　御史　著作　典瑞　典服　司寂　司元
治禮　司謁　馮相　保章　小學助教　樂師
樂胥　司歌　司鐘磬　司鼓　司吹　司舞　籥
章　掌散樂　典夷樂　典庸器　龜占　筮占
夢占　視祲　司巫　喪祝　甸祝　詛祝　神士

典路 司車 司常 守陵 掌墓 職喪等中士 夏官軍司馬 土方 山師 川師 懷方訓方 司士 司勳 司録 右虎賁率 右旅賁率 右射聲率 右驍騎率 右羽林率 右游擊率 倅長 司囿 司火 司辰 街枚 司仗左廏 右廏 典牝 典牡 典駞 典羊 獸醫司袍襖 司弓矢 司甲 司矟 司刀盾等中士 秋官司憲 司刺 鄉法 遂法 稍法 縣

法　譏法　方憲　掌囚　掌察　司約　司盟
職金　掌壁　司厲　脩閭　掌墐　禁殺戮　禁
游　禁暴　司寤　掌交　司匡　司儀　東掌客
南掌客　西掌客　北掌客　掌訝　司環　野
廬　象譯　掌財賄　司烜　伊耆氏　司調　司柞
司薙　掌犬　司迹　弋禽　捕獸　掌皮　弭、
妖　翦蠱　庶蠱　掌罪隸　掌夷隸　掌蠻隸
掌戎隸　掌狄隸　掌徒等中士　冬官工部　内

匠 外匠 司量 司凖 司度 掌財 車工

角工 婺工 罏工 弓工 箭工 廬工 復工

陶工 塗工 典丱 冶工 鑄工 鍛工 函

工 雕工 典甕 掌津 舟工 典魚 典埶

磓工 磬工 石工 裘工 履工 鞄工 韗工

韋工 膠工 毳工 繢工 漆工 油工 弁

工 織絲 織綵 織枲 織組 竹工 籍工

罟工 紙工等中士 子男之孫卿 侯伯之大夫

公之上士　殄寇將軍　强弩司馬　殄難將軍

積弩司馬　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

參軍　正五命郡丞

二命

掃寇將軍　武騎司馬　掃難將軍　威武司馬

四平前左右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軍戍副　五命

郡丞

正一命

天官司會旅　宗正　右騎侍　右宗侍　右庶侍
右勲侍　主璽　食醫　外膳　典庖　典饎
酒正　餚藏　掌醢　司鼎俎　掌氷　主藥　正
醫　瘍醫　內小臣奄　內司服奄　典婦功奄
巷伯奄等下士　地官黨正旅　每黨司封　掌鹽
掌堰　典牧　典牛　土訓　誦訓　神倉　稷
倉　黍倉　稻倉　豆倉　麥倉　米倉　鹽倉
典麴　典舂　典磑　掌節　宮門　城門　司闗

均工　平準　泉府　山虞　澤虞　林衡　川衡　掌禽　掌囿　掌圃　掌炭　掌薪　掌芻等下士　春官禮部旅　小守廟奄　司几筵　司罇彝　掌鬱　掌鬯　司犧　司雞　司郊　司社掌次　御史　校書　典瑞　典服　司元　治禮司謁　樂胥　司歌　司鐘磬　司鼓　司吹司舞　籥章　掌散樂　典夷樂　典庸器　龜占筮占　夢占　視祲　司巫　喪祝　甸祝　詛

祝　神士　典路　司車　司常　小夏采　掌幕
職喪等下士　夏官軍司馬旅　土方　山師
川師　懷方　訓方　右虎賁倅長　右旅賁倅長
右驍騎倅長　右射聲倅長　右羽林倅長　右
游擊倅長　武環倅長　武候倅長　司火　司辰
街枚　右廐閑長　典駝　典羊　獸醫　司袍
襖　司弓矢　司矟　司甲　司刀盾等下士　秋
官司憲旅　小刑　掌囚　掌察　司約　司盟

職金　掌壁　司厲　脩閭　掌墐　禁殺戮　禁
游　司寤　小蕃司行　掌訝　司環　野廬　象
諝　掌貨賄　司烜　伊耆氏　司調　司柞　司
薙　掌犬　司迹　弋禽　捕獸　掌皮　弭妖
翦蠱　庶蠱　掌罪隸　掌夷隸　掌蠻隸　掌戎
隸　掌狄隸　掌徒等下士　冬官工部旅　司量
司準　司度　掌材　車工　角工　㮚工　器
工　弓工　箭弓　廬工　復工　陶工　塗工

典廾 冶工 鑄工 鍛工 函工 雕工 典壅
掌津 舟工 典魚 典瓮 瑄工 磬工 石
工 裘工 履工 鞄工 韗工 韋工 膠工
毳工 繢工 漆工 油工 弁工 織絲 織綵
織枲 織組 竹工 籍工 罟工 紙工等下
士 子男之大夫 公之中士 侯伯之上士 曠
野將軍 殿中司馬 横野將軍 員外司馬 冠
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

一命

山林都尉　武威將軍　淮海都尉　武牙將軍

鎮遠建忠中堅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

右按所建六官并徒屬及府史雜色職掌人二萬一千七十三人三千九百八十九人諸色官萬八千八十四人府史學生算法生書生醫生倅長虎賁驍騎羽林游擊奉車馭夫武環武候卜筮占夢視寢相生等人也其六官之外兼用秦漢等官及州郡官吏之數並未詳按

九命之中分為正命若今之上下階謂正朝之官為内命
謂諸侯及州縣官為外命

隋官品令此開皇中制也至煬帝除上下階唯留正從其餘官品亦多升降

流内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爵 太尉公 司徒公

司空公

從一品

上柱國　郡王爵　國公爵　開國郡公爵　開國縣公爵

正二品

柱國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特進　尚書令　左右光禄大夫　開國侯爵

從二品

大將軍　尚書左右僕射　雍州牧　金紫光禄大夫

正三品

大將軍　吏部尚書　太常卿　光祿卿　衛尉卿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納言　內史令　左右衛大將軍　左右武衛大將軍　左右武侯大將軍　領左右大將軍　禮部尚書　兵部尚書　都官尚書　度支尚書　工部尚書　宗正卿　太僕卿　大理卿　鴻臚卿　司農卿　太府卿　上州刺史　京兆尹　祕書監　銀青光祿大

夫 開國伯爵

從三品

上開府儀同三司 散騎常侍 左右衛將軍 左

右武衛將軍 左右武候將軍 領左右將軍 左

右監門將軍 國子祭酒 御史大夫 將作大匠

中州刺史 親王師 朝議大夫

正四品

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太常少卿 光禄少

卿　衛尉少卿　太子左右衛率　太子左右宗衛
率　太子左右內率　尚書吏部侍郎　給事黃門
侍郎　太子左庶子　宗正少卿　太僕少卿　大
理少卿　鴻臚少卿　司農少卿　太府少卿　下
州刺史
以前上階
內史侍郎　太子右庶子　通直散騎常侍　左右
監門郎將　朝散大夫　開國子爵

從四品

上儀同三司　尚書左丞　太子左右衛副率　太子左右宗衛副率　太子左右內副率　太子左右監門率　上郡太守　雍州別駕　親王府長史　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　內侍　城門校尉

以前上堦

尚書右丞　上鎮將軍　雍州贊治　直閤將軍　親

王府司馬　諫議大夫

正五品

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　內常侍　祕書丞　國子

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內舍人　太子左右監門

副率　員外散騎常侍　上州長史親王府諮議參

軍　開國男爵

以前上階

尚食典御　尚藥典御　上州司馬

從五品

著作郎　通直散騎侍郎　中郡太守　直寢　太

子洗馬　中州長史　奉車都尉

以前上階

都水使者　治書侍御史　大興長安令　大理司

直　直齋　太子直閤　京兆郡丞　中州司馬

中鎮將　上鎮副　内給事　駙馬都尉　親王友

員外散騎侍郎

正六品

翊軍將軍　翊師將軍　尚書諸曹侍郎　內史舍人　下郡太守　大都督親王府掾屬　下州長史

以前上階

四征將軍（東南西北）　三將軍（內軍鎮軍撫軍）　大理正監評　千牛備身左右　左右監門校尉　內尚食典御　御府監　符璽監　殿內監　太子內直監　下州司馬

下鎮將　中鎮副

從六品

四平將軍平東平西平南平北 四將軍前軍後軍左軍右軍 通事舍人

親王文學 師都督左右領軍府長史 太子直寢

親王府主簿 親王府録事參軍 太子門大夫

給事 上縣令

以前上階

冠軍將軍 輔國將軍 太子舍人 直後三寺丞

親王府功曹記室倉户曹等參軍 城門直長

太子直齋　太子副直監　太子典内　左右領軍府司馬　下鎮副

正七品

鎮遠將軍　安遠將軍　員外散騎侍郎　御醫

左右衛府長史　左右武衛府長史　左右武候府長史　領左右府長史　親衛親王府諸曹參軍事

以前上階

建威將軍　寧朔將軍　六寺丞　秘書郎　著作

佐郎　太子千牛備身　太子備身左右　尚食直長　尚藥直長　左右監門直長　太子通事舍人　左右衛府司馬　左右武衛府司馬　領左右府司馬　左右武候府司馬　都尉　太子典膳監　太子藏藥監　太子齋師　上戍主

從七品

寧遠將軍　振威將軍　左右監門府長史　太子左右衛率府長史　太子左右衛府長史　太子左

右宗衛府長史　太子左右虞候府長史　太子左
右内率府長史　符璽直長　御府直長　殿内直
長　上州録事參軍　左右領軍府掾屬　親王東
西閤祭酒　中縣令　上郡丞　太子親衛　将作
丞　勲衛親王府參軍事　上鎮長史
以前上階
伏波将軍　輕車将軍　太子博士　太常博士
武騎常侍　奉朝請　國子助教　親王府諸曹行

參軍　太子後直　太子左右監門直長　大興長安縣丞　太子侍醫　侍御史　太史令　上州諸曹參軍　左右監門府司馬　太子左右衛率府司馬　太子左右宗衛率府司馬　太子左右虞候府司馬　太子左右內率府司馬　上鎮司馬

正八品

宣威將軍　明威將軍　協律郎　都水丞　殿內將軍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長史　別將下縣令

中郡丞 中州録事參軍 上州諸曹行參軍 親王府行參軍 左右領軍府録事參軍 中鎮長史

太子内坊丞 太子勲衛

以前上階

襄威將軍 厲威將軍 殿中侍御史 掖庭令

宫闈令 上署令公車 郊社 太廟 太祝 平準 太樂 驊騮 武庫 典客 鈎盾 左藏 太倉 太官 左尚方 司染 典農 常平 鼓吹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司馬 中州諸曹參軍 左右衛府録事參軍

左右武衛府録事參軍 左右武候府録事參軍

左右領軍府諸曹參軍 内尚食丞 中戍主

上戍副

從八品

威戎將軍 討寇將軍 四門博士 主書 門下

録事 尚書都事 監察御史 内謁者監 上閤

令 中署令太醫 右藏 廣藏 守宮 華林 上林 乘黄 龍廐 衣冠 左校

右校 牛羊 掌冶 導官 典牧下郡丞 下州録事參軍 中府

諸曹行參軍　備身左右衛府諸曹參軍　左右武衛府諸曹參軍　領左右府諸曹參軍　左右武候府諸曹參軍　左右領軍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衛率府録事參軍　太子左右宗衛府録事參軍

下鎮長史　太子翊衛

以前上階

盪寇將軍　盪難將軍　親王府長史兼行參軍

親王府典籤　員外將軍　統軍　太子三寺丞

中闗令 奚官令 内僕令 下署令 諸陵 肴藏 崇元 太
卜 車府 清商 司儀 良醞 掌醞 甄官 廩犧 上津尉 下州諸曹參
軍 左右衛府諸曹行參軍 左右武衛府諸曹行
參軍 左右武候府諸曹行參軍 領軍左右府鎧
曹行參軍 左右監門府諸曹參軍 太子左右虞
候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内率府諸曹行參軍
掌船局都尉 上鎮諸曹參軍 上縣丞 上郡
尉

正九品

殄寇將軍　殄難將軍　太學助教　太子備身

大理寺律博士　諸校書郎　都水參軍　内史録

事　内謁者令　内寺伯　中縣丞　下關令　中

津尉　下州諸曹行參軍　上州行參軍　左右監

門府鎧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衛率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宗衛率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虞

候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内率府鎧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領軍府行參軍　中鎮諸曹參軍　上鎮士曹行參軍　中郡尉

以前上階

掃寇將軍　掃難將軍　殿内司馬督　太子食官令　太子典倉令　太子司藏令　尚醫軍主　太史丞　掖庭局丞　宫闈局丞　上署丞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諸曹參軍　中州行參軍　左右衛府行參軍　左右武衛府行參軍　上州典籤　左右

武候府行參軍　下戍主　上關丞　太子典膳丞　太子藥藏丞　下郡尉　典客署掌客　司辰師

從九品

曠野將軍　橫野將軍　掖庭局諸宮教博士　太祝　太子廄牧令　太子校書　下縣丞　中署丞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鎧曹行參軍　下州行參軍　中州典籤　太子左右監門府行參軍　太子內坊丞直　中關丞　上津丞　下鎮諸曹參軍　中

鎮士曹行參軍 上縣尉 太子左右衛率府行參
軍 太子左右虞候府行參軍 太子左右宗衛率
府行參軍 正字
以前上階
偏將軍 裨將軍 四門助教 書學博士 算學
博士 治禮郎 員外司馬督 幢主 奚官局丞
内僕局丞 下署丞 下州典籤 内署局丞
中津丞 中縣尉 太子正字 太子監候 太官

監膳　御府局監　左右校署監作　掖庭局監作
太史曹司歷　諸樂師
視流内
視正二品　行臺尚書令　視從二品　上總管
行臺尚書僕射　視正三品　中總管　行臺諸曹
尚書　視從三品　下總管　視正四品　行臺尚
書左丞　視從四品　行臺尚書右丞　視正五品
同州總監　隴右牧總監　視從五品　行臺諸

曹侍郎 視正六品 行臺尚書諸曹侍郎 視從六品 上柱國嗣王郡王國府長史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諮議參軍 鹽池總監 同州總副監 隴右總副監 王二王後國令 視正七品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長史司馬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掾屬 嗣王文學 公國令 王二王後大農典衛 視從七品 上開府長史司馬 上大將軍大將軍掾屬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諸曹參軍

事　鹽池總副監　鹽池總收監　諸屯監　國子
學生　侯伯國令　公國大農尉典衛　雍州薩保
視正八品　上儀同儀同府長史司馬　上大將
軍大將軍府諸曹參軍事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
府參軍　上柱國郡王嗣王柱國府諸曹行參軍
行臺諸監　同州諸監　鹽池四面監　皮毛監
岐州監　同州諸監丞　隴右牧總監丞　諸大冶
監　雍州州郡都主簿　子男國令　侯伯國大農

尉典衛　王二王後國常侍　視從八品　上行臺
尚書都尉　上開府開府諸曹參軍　上大將軍大
將軍參軍事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諸曹行參軍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行參軍　五嶽四瀆吳山
令　鹽池四面副監　皮毛副監　諸州州郡主簿
諸中冶監　諸緣邊交市監　鹽池總監丞　雍
州西曹書佐諸曹從事　京兆郡正功曹　太學學
生　子男國大農典衛　視正九品　開府法曹行

參軍　上儀同儀同諸曹參軍　上大將軍大將軍
府行參軍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典籤　同州
諸府監　岐州副監　諸小冶監　鹽池牧監丞
諸大冶監丞　諸緣邊交市副監　諸郡正功曹
京兆郡主簿　雍州部郡從事　諸州西曹書佐
祭酒從事　公國常侍　王二王後國常侍　公主
家令　諸州胡二百戶以上薩保　視從九品　儀
同府法曹參軍　上開府開府行參軍　上大將軍

大將軍府典籤　上儀同儀同府參軍　上開府典籤　行臺諸監丞　鹽池四面監丞　皮毛監丞　諸中治監丞　四門學生　諸郡主簿　諸州郡從學　雍州武猛從事　大興長安縣正功曹　大興長安縣主簿　侯伯國常侍　子男國常侍　公國侍郎

右内外文武員凡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內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員外官郡縣九千九百九十五員　又内職掌醫師卜師巫覡掌

醞獸醫博士京市長麴倉督并太學學生刻漏生千牛門尉門候之事令史及外職掌郡縣佐史族正里正等總十八萬三千三百六十一人（内千六百六十四人外十八萬一千六百九十七人）都計内外文武官及胥總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七人煬帝三年定令品自第一至第九唯置正從而除上下階又定朝之班序以品之高卑為列品同則以省府為前後省府同則以局署為前後

通典卷三十九

通典卷四十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二十二

秩品五大唐

大唐官品開元二十五年定制

流内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司徒　司空　王爵

從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文散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驃騎大將軍武散嗣王　郡王爵　國公爵

正二品

特進文散輔國大將軍武散開國郡公爵　上柱國勲

從二品

尚書左右僕射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

保　京兆河南太原府牧　大都督　大都護　光
祿大夫文散鎮軍大將軍武散開國縣公爵　柱國勲
正三品
侍中　中書令　吏部尚書　左右衛　左右驍騎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
吾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羽林軍　左右千牛衛
等大將軍　户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尚書　太子
賓客　太常卿　太子詹事　中都督　上都護

金紫光祿大夫文散冠軍大將軍武散懷化大將軍　上護軍勳

從三品

御史大夫　祕書監　光祿　衛尉　宗正　太僕　大理　鴻臚　司農　太府卿　左右散騎常侍　國子祭酒　殿中監　少府監　將作大匠　諸衛羽林千牛將軍　下都督　上州刺史　大都督府長史　大都護府副都護　親王傅　銀青光祿

大夫文散開國侯爵　雲麾將軍武散歸德將軍　護軍

勳

正四品

黄門侍郎　中書侍郎　尚書左丞　尚書吏部侍

郎　大常少卿　太子左庶子　太子詹事　太子

左右衛　左右司禦　左右清道　左右監門率府

率　中州刺史　軍器監　上都護府副都護　上

府折衝都尉　正議大夫文散開國伯爵　忠武將軍

上輕車都尉勳（武散）

以前上階

尚書右丞　尚書中司侍郎　太子右庶子　太子

左右諭德　左右千牛衛　左右監門衛中郎將

親勳翊衛羽林中郎將　下州刺史　通議大夫（文散）

壯武將軍（武散）

從四品

祕書少監　八寺少卿　殿中少監　太子家令

太子親勲翊衛中郎將　太子左右衛司禦淸道内率　監門副率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内侍　上都護府親王府長史　太中大夫文散宣威將軍武散輕車都尉勲

以前上階

國子司業　少府少監　將作少匠　京兆河南太原府少尹　上州别駕　大都督大都護府親王府司馬　中府折衝都尉　中大夫文散明威將軍武散

正五品

諫議大夫 御史中丞 國子博士 給事中 中書舍人 太子中允 太子左右贊善大夫 都水使者 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奉先縣令 親勲翊衛羽林郎將 中都督上都護府長史 親王府諮議參軍 親王府典軍 中散大夫文散 開國子爵 定遠將軍武散 上騎都尉勲

以前上階

太子中舍人　尚食尚藥奉御　太子親勲翊衛郎將　内常侍　中都督上都護府司馬　中州别駕　下府折衝都尉　朝議大夫文散　寧遠將軍武散

從五品

尚書左右司諸司郎中　祕書丞　著作郎　太子洗馬　殿中丞　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奉御　獻陵昭陵乾陵恭陵定陵橋陵等令　親王府副典軍　下都督府上州長史　下州别駕　朝請大夫文散　開

國男爵凡九等游騎將軍武散騎都尉勳

以前上階

大理正　太常丞　太史丞　内給事　太子典内

上牧監　下都督府上州司馬　駙馬都尉　奉

車都尉　親王友　宮苑總監　上府果毅都尉

朝散大夫文散游擊將軍武散

正六品

太學博士　太子詹事丞　太子司儀郎　太子舍

人　中州長史　親勳翊衛校尉　太子典膳藥藏
郎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令　鎮軍兵滿二萬人
以上司馬　朝議郎文散　昭武校尉武散　驍騎尉　親王
府掾屬　武庫中尚署令　諸衛左右司階　中府
果毅都尉

以前上階

千牛備身　備身左右　太子文學　下州長史
中州司馬　内謁者監　中牧監　上牧副監　上

鎮將　承議郎文散　昭武副尉武散

從六品

起居郎　起居舍人　尚書諸司員外郎、八寺丞

大理司直　國子助教　城門郎　符寶郎　通事舍人　祕書郎　著作佐郎　侍御醫　諸衛羽林長史　兩京市令　下州司馬　左右監門校尉

親勳翊衛旅師　親王府文學　親王府主簿

記室錄事參軍　諸州上縣令　諸率府左右司階

鎮軍兵不滿二萬人司馬 奉議郎文散 旅威校尉

武散飛騎尉勲

以前上階

侍御史 少府將作 國子監丞 太公廟令 太子內直典設宮門郎 司農寺諸園苑監 王府校尉 下牧監 宮苑總監副監 牙市監 中牧副監 下府果毅都尉 通直郎文散 旅威副尉武散

正七品

四門博士　詹事司馬　左右千牛衛長史　尚食
尚藥直長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率府長史　軍
器監丞　太子千牛　諸州中縣令　親勲翊衛隊
正　京兆河南太原府司録參軍　大都督大都護
府録事參軍　親勲翊衛副隊正　中鎮將　親王
府諸曹參軍　親衛　朝請郎文散致果校尉武散雲騎
尉勲
以前上階

尚衣尚舍尚乘尚輦直長　太子通事舍人　内寺伯　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諸曹參軍　中都督上都護府錄事參軍　諸倉諸冶司竹温湯監　諸衛左右中候　上府别將長史　上鎮副　下鎮將　下牧副監　宣德郎文散　致果副尉武散

從七品

殿中侍御史　左右補闕　太常博士　太學助教　門下省錄事　尚書都事　中書省主書　九寺

主簿　太子詹事主簿　左右監門直長　太子左右内率監門率府長史　太子侍醫　太子三寺丞都水監丞　諸州中下縣令　親王府東西閤祭酒　京縣丞　下都督府上州錄事參軍　中都督上都護府諸曹參軍　中府別將長史　中鎮副勲衛　太子親衛　朝散郎文散　翊麾校尉武散　武騎尉

勲凡二十轉

以前上階

太史局丞　御史臺　少府將作　國子主簿　掖庭宮闈局令　上署令郊社太樂鼓吹太醫太官右藏乘黄典廄典客上林太倉平準常平左尚右尚典牧諸州下縣令　太廟諸陵署丞　司農寺諸園苑副監　太子左右監門直長　宮苑總監丞　下都督府諸曹參軍　太子內坊丞　親王國令　公主家令　上州諸府參軍　親王府旅師　下府別將長史　下鎮副　諸屯監　諸率府左右中候　鎮軍兵滿二萬人以上諸

曹判司　諸折衝府校尉　宣義郎文散　翊麾副尉武散

正八品

監察御史　恊律郎　諸衛羽林錄事參軍　中署令鈎盾左藏織染掌冶　中州錄事參軍　翊衛太子勲衛

太醫署醫博士　太子典膳藥藏丞　軍器監主簿

武庫署丞　兩京市署丞　上牧監　親王府執仗親事　鎮軍兵不滿二萬以上諸曹判司

給事郎文散　宣節校尉武散

以前上階

奚官内僕内府局丞　下署令　太卜　廩犧　珍羞　良醖　掌醖　守宮　武器　車府　司儀　崇元　導官　左校　中校　右校　甄官　河渠　弩坊　甲坊　備身　諸衛羽林諸曹參軍　中州諸司參軍　親王府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府參軍　尚藥藏局司醫　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丞　太子内直宮門局丞　太公廟丞　諸宮桑圃監　牙市監丞　司竹副監　司農寺諸園苑監丞　靈臺郎　上戍

主　諸衛左右司戈　徵事郎文散宣節副尉武散

從八品

左右拾遺　太醫署針博士　四門助教　左右千牛衛録事參軍　下州録事參軍　諸州上縣丞　中牧監丞　京縣主簿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内率府録事參軍　中都督上都護府參軍　太子翊衛親王府行參軍　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府博士　諸倉諸冶司竹溫湯監丞　保章正　諸折衝

府旅師　承奉郎文散禦侮校尉武散

以前上階

大理評事　律學博士　太醫署丞　太子左右春坊事　左右千牛衛諸曹參軍　内謁者監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率府諸曹參軍　太子備身　下州諸司參軍　太子諸署令　掖庭宮闈局丞　都水監主簿　中書門下尚書都省兵部吏部考功禮部主事　上署丞　上都督府上州參軍　中都督

下都督府上州博士 諸州中縣丞 親王府典籤 京縣尉 親王國大農 公主家丞 親王府隊正 諸屯監丞 上關令 上府兵曹 上鎮倉曹兵曹參軍 挈壺正 中戍主 上戍副 諸率府左右司戈 承務郎文散 禦侮副尉武散

正九品

校書郎 太祝 太子左右内率監門率府録事參軍 太子内坊典直 中署丞 典客署掌客 親

勳翊衛府羽林兵曹參軍　嶽瀆令　諸律令　下

牧監丞　諸州中下縣丞　中州博士　京兆河南

太原府諸縣主簿　武庫署監事　儒林郎文散　仁勇

校尉武散

以前上階

正字　太子校書　奚官內僕丞　內府局丞下署

丞　尚食局食醫　尚藥局醫佐　尚輦局掌輦

尚乘局奉乘　司庫　司廩　太史局司辰　典廄

署主乘　太子左右内率監門率府諸曹參軍　太
子三寺主簿　詹事府錄事　太子親勳翊衛府兵
曹參軍　諸州下縣丞　諸州上縣主簿　中州參
軍　下州博士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尉　上牧
監主簿　諸宫農圃監丞　中關令　中府兵曹
親王國尉　上關丞　諸衛左右執戟　中鎮兵曹
參軍　下戍主　諸折衝隊正　登仕郎文散　仁勇副
尉武散

從九品

尚書御史臺祕書省殿中省主事　奉禮郎　律學助教　太子正字　弘文館校書　太史局司歷

太醫署醫助教　京兆河南太原府九寺少府將作監錄事　都督都護府上州錄事市令　宮苑總監主簿　諸州中下縣主簿　中牧監主簿　諸州上縣中縣尉　下府兵曹監漕　文林郎文散　陪戎校尉武散

以前上階

內侍省主事　國子監親王府錄事　太子左右春坊主事　崇文館校書　書學博士　算學博士　門下典籤　太醫署按摩呪禁博士　太卜署卜博士　太醫署醫正　太醫署針助教　太卜署卜正　太史局監候　親王國丞　太子典倉署園丞　太子典廄牧署典乘　掖庭局宮教博士　太子諸署丞　諸監作諸監事計官　太官署監膳　太樂鼓

吹署樂正　親王府隊副　大理寺獄丞　下州參軍　中州下州醫博士　諸州中下縣尉　京縣錄事　下牧監主簿　下關令　中關丞　諸衛羽林長上公主邑司錄事　諸津丞　下鎮兵曹參軍諸折衝府隊副　諸率府左右執戟　將仕郎文散凡十九階　陪戎副尉武散凡二十九階

視流内

視正五品　薩寶　視從七品　薩寶符祆正祆呼朝反

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貞觀二年置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勑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開元二十年七月勑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

流外勲品

諸衛都水監羽林軍錄事　尚書中書門下省御史臺令史　太子内坊三寺諸率府錄事諸楷書手

太常寺謁者　司儀署諸典書　河渠署河堤謁者

太醫署醫鍼師　內侍省寺人

二品

太卜署卜助教　祕書殿中內侍省令史　城門符寶弘文館令史　通事令史　尚書門下中書省御史御史臺書令史　太常寺祝史　宮苑總監錄事　太子左春坊掌儀　典客署典客　親勳翊衛府錄事　太史局漏刻博士　太子內坊㕔尉　御史臺殿中令史

三品

城門符寶書令史　祕書殿中内侍省御史臺書令史　九寺少府將作軍器監府都水宫苑總監府京及東都市平准諸陵署録事　諸牧園苑録事　諸倉監諸關津録事　太子親勲翊衛府録事　諸衛羽林軍府太子詹事令史　尚食局主食　太子左右春坊令史　祕書殿中内侍省諸局書令史　内侍省内典引　尚藥局太醫署按摩呪禁師　太常

寺贊引　太醫署醫工針工　太卜署卜師諸計史
率更寺漏刻博士　諸王府國司録事
四品
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令史　太子内坊令史　九
寺少府將作國子軍器監史　太子三寺諸率府諸
署農圃監諸牧園苑監府諸都護府都水宮苑總監
史　諸衛羽林軍史　太子左春坊諸局書令史
太子典膳局主食　太子右春坊諸局書令史　門

下省主寶主符　太醫主藥　門下中書省傳制
太子率更寺掌漏　太子内坊閤郎　親王率府
太醫署按摩呪禁工　御史臺監察御史
五品
太子内書令史　太子三寺諸率府史　大理寺司
直平事史　諸署農圃監　諸牧園苑監史　諸都
護府史　太子諸署府　宫門局内閣人内掌扇
太子内坊道客舍人　大官署監膳史　良醖署掌

醖　掌醖署主醖　諸典事親勳翊衛率府史　大理寺獄史　親王府史　太子左右春坊傳令史

親王國司府

六品

親勳翊衛府史　諸倉關津府史　太子親勳翊衛率府史　太醫署藥園師　諸亭長　太子諸署史

園史　太子内坊内閽人　親王國司史　公主邑司史

七品

太子親勳翊衛府史　門下省主節　諸掌固　太史監歷生　天文觀生　諸倉關津史　親王府典軍下史　諸倉計史

八品

守宮署掌設

九品

國子學太公廟幹　諸輦者

視流外

勲品

薩寶府祓祝

四品

薩寶率府

五品

薩寶府史

右内外文武官員凡萬八千八百五文官萬四千七百七十四

武官四千三十一內官二千六百二十外官州縣折衝府鎮戍關廟嶽瀆等萬六千一百八十五

內職掌齋郎府史亭長掌固主膳幕士習馭駕士門僕陵戶樂工供膳獸醫學生執御門事學生後士魚師監門校尉直屯備身主仗典食監門直長親事帳內等外職掌州縣倉督錄事佐史府史典獄門事執刀白直市令市丞助教津史里正及獄廟齋郎并折衝府旅師隊正隊副等總三十四萬九千八百六十三內三萬五千一百七十七外三十一萬四千六百八十六都

計文武官及諸色胥史等總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制為九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亦分上下階大抵多因隋制三品以上紫衣金魚袋五品以上緋衣銀魚袋皆執象笏七品以上綠衣九品以上青衣皆木笏光宅元年青衣為碧武太后時改五品以上銅魚袋中宗反正從舊初武太后天策萬歲中制文武官加階應入五品者並須入歷十六考以上無私犯進階之時見居六品官及七品官以上清官者其應入三品者取入仕三十二考以上並無私犯進階之時見居四品官者自外從計偕者應入仕並不在進階限如有奇才異行別效殊功者不拘此例

睿宗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上疏曰量事置官量官

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其位除此之外使其耕桑任其商賈何為引令入仕廢其本業臣愚以為國家開仕進之門廣矣皆業農桑工商而身趨之當今一夫耕而供數百人食一婦蠶而供數百人衣遂使公私皆無儲蓄若不釐革其弊必甚佑建中中叅居戶部專掌邦賦屬河朔用師經費或闕百姓頗困加賦仮難欲期集事實在省用所以輒上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尚文去質吏衆

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郡吏正始中又幷合郡縣等晉大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衆庶所以古昔計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畿約人定員吏無虛設自漢魏晉隋曁於聖唐皆因戰爭流離征繕艱勞即省吏職存諸方策晉荀勗桓温俱有此議

息人救弊何莫由斯昔皐繇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
大理卿是二皐繇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
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
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
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
益也伯冏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
閑廄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
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

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是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
重不可徧廢所以後周依古用建六官蓋為於此今畧
徵外官别駕本因漢置隋刺史巡察若今觀察使之有
副使也參軍後漢末置參諸府軍事若今節度判官也
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又司田頃景
龍三年嘗置無何以煩冗却停併入司戶殊為折衷誠
宜斟酌繁省詳考損益欲求致理必也正名神龍中官
紀隳紊有司務廣集選人競收名稱其時無闕注授於

是奏署員外官者至二千餘人自爾遂為常制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衆經用雖繁人有力餘帑藏豐溢縱或枉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籍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地收斂土戶與客戶共計得三百餘萬比天寶纔二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六十官員十羊九牧疲吏煩

衆顧茲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尚有踐扈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託且縶爵祿兼示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弊之論有才者即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奔亡而況各有姻戚顧戀家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隗囂未滅魏太祖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太元六年吳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招羅俊乂志相吞滅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敵務以救弊為謀今田悅之徒並是庸瑣縶刑暴賦唯恤軍

戎衣冠仕人遇如奴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蜀
孫權陳霸先之有江南固無范雎蔡澤季强狄之慮
斷可知矣今若以人情因習既久不能改更制度併省
内官但且權停省外官别駕司馬及參軍州縣額内官
約人户減縣尉其被罷者但有德行才器委州府長史
搜擇論薦固亦不遺器能如或逾濫先坐舉主誰敢罔
冐以陷刑章其有不被舉論但全舊名任參常調自當
修進更俟甄收暫罷歲時何負此輩如杜國後魏末置

並是當時宿德勲成業崇皆主重兵寵貴第一周隋以後除授至多曁乎國家迴作勲級唯得三十頃地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及光禄大夫亦是官名還為人多迴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變通不必因循重難改作待戎車息駕百姓稍康欲增庶官則復舊制

通典卷四十

[seal]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五十九　史部

通典卷四十一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一

夫禮必本於太一（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鬼者精魄所歸神者引物而出）其降曰令（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其居人曰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聖人以

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人知禮則易教伏羲以儷皮為禮作琴瑟以為樂可為嘉禮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敬鬼神禬為田祭可為吉禮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賔禮易稱古者葬於中野可為凶禮又脩贄類帝則吉禮也釐降嬪虞則嘉禮也羣后四朝則賔禮也征於有苗則軍禮也遏密八音則凶禮也故自伏羲以來五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咸備而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事地與人為三耳其實天地唯吉

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夏商二代散亡多闕洎周武王既沒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為後王法禮序云禮也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然則周禮為體儀禮為履周衰諸侯僭忒自孔子時已不能具秦平天下收其儀禮歸之咸陽但採其尊君抑臣以為時用漢興天下草創未遑立制羣臣飲醉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草綿蕝子悅切之儀救擊柱之弊蕝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習肄處帝說歎

曰吾於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但能盤辟為禮容頌讀與容同孝文帝時徐生以頌禮官至大夫而蕭奮亦以頌禮至淮陽太守孝武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闕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千金購之不能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行於代杜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後漢永平初鄭衆賈逵皆往受業其後馬融作周官傳鄭玄為注初獻王

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四百十一篇至劉向考校
經籍纔獲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
記二十二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篇樂記
二十三篇總二百二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
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七
篇謂之小戴記馬融亦傳小戴之學又定月令明堂位
合四十九篇鄭玄受業於融復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
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玄注立於學

宮餘並散落魏以王粲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創時制晉初以荀顗鄭沖典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纘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其遺文也江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修綴宋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武帝永明二年詔尚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羣儒又裁成焉吉禮則明

山賔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賔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褧（褧若迥切）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佟音同）參會其事陳武帝受禪多准梁舊或因行事隨時筆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闕遺孝文帝率由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範煥乎復振北齊則陽休之元循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弢並習于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弘辛彦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國初草昧未暇詳定及太宗踐祚詔禮官學士修改舊儀著

吉禮六十一篇賔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百三十篇為百卷貞觀七年始令頒示高宗初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加修撰勒合成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高宗自為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取舍多依違希旨學者不便異議紛然上元三年下詔命依貞觀為定儀鳳二年詔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准每有大事輒别制一儀援古附今臨時專定貞觀顯慶二禮亦皆施行武太后時以

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司業韋叔夏率更令祝欽明每加刊定叔夏卒後給事中唐紹專知禮儀紹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為稱職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集賢院學士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但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修頗有不同或未折衷請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定之於是令徐堅李鋭施敬本等檢撰歷年其功不就鋭卒蕭嵩代

為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修之二十年九月新禮成凡百五十卷是謂大唐開元禮於戲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酌乎文質懸諸日月可為盛矣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採異同將以振端末備顧問者也烏禮意之能建乎但前古以來凡執禮者必以吉凶軍賓嘉為次今則以嘉賓次吉軍凶後賓庶乎義類相從終始無黷云爾按秦蕩滅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朝有典制可酌而求者

漢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聞人通漢夏侯勝劉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

後漢有曹充曹褒鄭興鄭衆賈逵許慎杜子春馬融鄭玄衛宏何休盧植蔡邕魏有王粲衛覬高堂隆蔣濟王肅秦靜劉表劉紹盧毓陳羣魚豢王沈蜀有譙周蔣琬孟光許慈吳則宋敏丁孚晉有鄭沖荀顗陳壽孫盛羊祜杜元凱衛瓘庾峻袁準賀循任愷陳銓孔備劉逵摯虞束晳傅咸鄒湛蔡謨孔衍庾亮范宣范汪徐邈范甯刁協荀崧卞壼葛洪王彪之司馬彪干寶徐廣謝沈王衷何琦虞喜應貞宋有徐羨之傅亮臧燾徐廣裴松之何承天顏延之雷次宗徐爰庾蔚之崔凱孔智齊有王儉何戢田僧紹劉瓛王逡梁有司馬褧陸璉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徐勉顧協朱异嚴植之賀瑒崔靈恩皇侃何佟之陶弘景司馬憲丘季彬陳有謝嶠孔奐後魏有高允高閭王肅北齊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循伯後周有蘇綽盧辯宇文弢隋有牛弘辛彥之許善心皇唐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房玄齡魏徵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倫李義府李

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國師韋琨范履氷渠守真陸遵
楷史元道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紀賈大隱
韋萬石賀敳韋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
承慶郭山惲辟閭仁諝唐紹張見王喦張説徐堅李鋭
施敬本王仲丘張統師權無二孔元義賈曾李行偉韓
抱素盧履氷田再思馮諒陳貞節賀知章元行冲韋縚
等或歷代傳習或因時制作
粗舉其名氏列於此注焉

第一目録其沿革篇所纂前代典實應指尊極不
同開元禮故下懸闕矣　歷代沿革禮
六十五卷開元禮三十五卷

第二吉禮凡十四卷

郊天上

第三郊天下　大雩
第四大享明堂明堂制度附　朝日夕月　禋六宗
大禘　靈星　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
第五方丘神州后土附　社稷
第六山川　籍田　先蠶
第七天子宗廟　后妃廟　皇太子及皇子宗廟
第八諸侯大夫士宗廟庶人祭寢附
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　卿大夫士神主及

題板　諸藏神主及題板制 追加易主附　兄弟相繼藏主室　移廟主　師行奉主車
立尸議
第九時享 薦新附　祫禘上
第十祫禘下　功臣配享
第十一天子七祀 諸侯附
宗室助祭議　庶子攝祭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兄弟俱

封各得立禰廟議　遭難未葬入廟議　亡
失其親立廟議
第十二喪廢祭議　旁親喪不廢祭議　緦不祭
議　奪宗議　殤及無後廟祭議　祭殤
未立廟祭議　公除祭議
上陵拜掃及諸節上食附
第十三大學　諸侯立學
釋奠　祀先代帝王附名臣　老君祠附先賢

孔子祠先儒及弟子附 太公廟
第十四巡狩 封禪
第十五告禮 歷代所尚 享司寒藏冰開冰附 禜
祈禳 高禖 祓禊 諸雜祀 淫祠興
廢
第十六嘉禮凡十八卷
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皇子皇孫附 諸侯大
夫士冠 大功小功末冠議 女笄

第十七君臣冠冕巾幘等制度 冕大裘冕 袞冕 鷩冕 毳冕 絺冕 元冕 通天平冕 平天冕 蒼冕 青冕 赤冕 黃冕 素冕 黑冕 象冕 山冕 火冕 藻冕 方冕 祀冕 緇布冠進賢冠 牟追冠章甫冠 委貌冠 通天冠 長冠劉氏冠 齋冠 遠遊冠具服遠遊冠 公服遠遊冠 高山冠側注冠 法冠 獬豸冠、柱後惠文冠 建華冠鷸冠 趙惠文冠武冠 武弁 大冠 鵕鸃冠 繁冠 籠冠 建冠 鶡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樊噲冠 術士冠 却敵冠

進德冠　翼善冠　皇收冔爵弁廣冕　皮

弁　韋弁　幘童子幘空頂幘納言幘赤幘緗幘素幘黑

幘紺幘綠幘青幘　幍白幍烏紗幍　帽皮帽白帽翠帽黑

帽高屋白紗帽高頂帽岑帽突騎帽　葛巾角巾　幅巾

縑巾黃巾　巾子

第十八天子納妃后冊后附　天子冊妃嬪夫人

皇太子納妃皇子諸王附　公侯大夫士婚禮

第十九宗子父歿母命婚父母俱歿自命婚及支

子稱宗弟宗兄等婚議　舅姑俱歿婦廟見
公主出降拜舅姑附　不親迎壻見外舅姑反馬
送女附　婚禮不賀議上禮附　婚不舉樂議
男女婚嫁年紀議　嫁娶時月議　已拜時
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　已拜時壻遭
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　拜時婦三
日婦輕重議
第二十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斬縗公除附　周喪降

在小功可嫁女娶婦議　大功末可為子娶婦議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　降服及大功末可嫁姊妹及女議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内可嫁議

同姓婚議　内表不可婚議　外屬無服尊卑不通婚議

第二十一君臣服章制度 袍附

第二十二后妃命婦首飾制度　后妃命婦服章

制度

第二十三天子諸侯玉佩劒綬璽印

第二十四天子車輅 五輅 副車五牛旗輂附 戎車 獵車蹋武車闟戟車附 指南車 記里鼓車 白鷺車 鸞旗車 辟惡車 皮軒車 耕根車 安車 四望車 遊車 羊車 畫輪車 鼓吹車 象車 黃鉞車 豹尾車 建華車

第二十五皇太后皇后車輅　皇太子皇子車輅

公侯大夫等車輅　主妃命婦等車

第二十六輦輿　旌旗　鹵簿

第二十七天子敬父　皇后敬父母　養老　天

子拜敬保傅太子及諸王見師禮同　諸王公主敬姑

叔　羣臣致敬太后父　羣臣侍坐太子後

至并公卿致敬太子東宮臣上牋疏見公卿儀百官上表不稱其名附

第二十八天子諸侯大夫士養子儀君甍後嗣子生附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儀婦事舅姑附　事先生長者雜儀　居官歸養父母議　僑居人喪梓敬議　夫人不答妾拜議　僧尼不受父母拜及立位議　被名未諱稱故吏議
二嫡妻議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二人各有內外兄弟相稱議　從舅是族外弟相稱議
第二十九養兄弟子為後後自生子議　異姓為

後議
第三十讀時令　元正冬至受朝賀朔望朝參及常朝日附
策拜皇太子皇太子稱臣附
第三十一皇太子監國及會宮臣議　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
春夏封諸侯議　錫命　諸王公城國宮室章服車旗議　策拜諸王侯拜三公奏樂服冕議附
諸王公侯留輔朝政嫡子監國議

第三十二天子追尊祖考妣上尊號附　天子崇所生母議追崇附　諸侯崇所生母議　支庶立為天子追尊本生議　追錫命議　王侯在喪襲爵議奪情附
第三十三五宗　公子二宗　繼宗子議宗子孤為殤附　事宗禮　九族　敦疎遠外親　鄉飲酒
第三十四賔禮凡二卷

天子受諸侯藩國朝宗覲遇時會殷同附　天子受諸侯遣使來聘　天子遣使來迎勞諸侯

三恪二王後

第三十五天子朝位附諸侯　天子上公及諸侯卿大夫士等贄工商婦人等贄附

信節

第三十六軍禮凡三卷

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并祭所過山川

軷祭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　出師儀制
命將出征　宣露布
第三十七天子諸侯大射鄉射
第三十八天子合朔伐鼓諸侯附　冬夏至寢鼓兵
議　馬政馬祭附
時儺
第三十九凶禮凡二十七卷
大喪初崩及山陵制并為周以下親哭及不視事附

第四十總論喪期 奔大喪奔山陵附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 天子為繼兄弟統制服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天子為皇后父母服議皇后為父母服附

第四十一天子為庶祖母持重服議 天子立庶子為太子薨服議 天子為母黨服議 天子弔大臣服議 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國有大喪使者韋服及不爵命議 天

子諸侯之庶昆弟及妾子為母服議　公主服所生議　諸王子所生母嫁為慈母服議

諸侯及公卿大夫為天子服議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議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以下為天子服杖議　諸王女孫女為天子服議　宗室童子為天子服制議　童子喪服議　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皇后為親屬舉哀議　為皇后大祥忌日哭臨議

皇后親為皇后服議　諸侯及公卿妻為皇后服議　蕃國臣為皇后服議天子將吏為皇后附

第四十二皇太子降服議　皇太子為太后不終三年服議　皇太子為所生母服議皇子附

諸王持重為所生母服議　諸王出後降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議　為皇太子服議　為太子妃服議諸王妃附　為太子太孫殤服議

為諸王殤服議　王侯世子殤服議　繼殤

後服議
第四十三喪制之一　初喪終稱附　復始卒事位及奠訃告
附　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君遣使弔他國君附
三不弔議
第四十四喪制之二　沐浴　含　襲　設冰
設銘　懸重　始死服變　始死襚大斂襚附
小斂
第四十五喪制之三　既小斂斂髮服變　小斂

奠代哭附　棺槨制　大斂　國君視大夫士
喪之大斂　大斂奠　殯設熬附　將葬筮宅
卜日附　啟殯朝廟
第四十六喪制之四　薦車馬明器及飾棺　祖
奠　賵賻　遣奠　器行序　挽歌　葬儀
合葬附
第四十七喪制之五　虞祭祭殤附　既虞餞尸及
卒哭祭服變附　祔祭　小祥變　大祥變

禫變沿革議附　五服成服及除變　五服縗裳

制度　五服制度變

第四十八五服年月降殺之一　斬縗三年　孫為祖持重議　孫為庶祖持重議　嫡孫亡無後次孫為祖持重議　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議

第四十九五服年月降殺之二　齊縗三年　後妻子為前母服議前母卒在異國附　前妻被掠没

賊後得還後妻之子爲服議　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

齊縗杖周　父卒母嫁復還及庶子爲嫡母嫡繼母改嫁服議　父在爲出母服議　父卒爲嫁母服

第五十五服年月降殺之三　齊縗不杖周　齊縗三月

第五十一五服年月降殺之四　大功殤服九月

七月不為殤議附　大功成人九月　為衆子婦

第五十二五服年月降殺之五　小功殤服五月

小功成人服五月　嫂叔服　緦麻殤服

三月　緦麻成人服三月　舅之妻及堂姨

舅　兩妾相為服

第五十三王侯兄弟繼統服議　未踰年大喪不

立廟議　未踰年君稱議　三公諸侯大夫

降服議　諸侯大夫子降服議　諸侯夫人

及大夫妻降服議　貴不降服議　諸侯為
所生母服議　公子為其母服議為妻附
第五十四奔喪及除喪而後歸制　士為所生母
服議兩妾子相為附　庶子父在為出嫡母服議
為父後出母更還依巳為服議　為人後為
出母及出祖母服議　為父後為嫁母及繼
母嫁服議　為出繼母不服議　繼母亡前
家子取喪柩去服議　出母父遺命令還繼

母子服議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為
服議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為服
議　大夫士為慈母服議
第五十五前母黨為親及服議　親母無黨服繼
母黨議　母出有繼母非一當服次其母者
議　從母被出為從母兄弟服議　繼嫡母
黨服議　娶同堂姊之女為妻姊亡服議
妻已亡為妻父母服議　從母適族父服議

為內外姊為兄弟妻服議　族父是姨弟
為服議　妾為先女君黨服議　庶子為人
後其妻為本舅姑服議

第五十六總論為人後議　夫為祖曾祖高祖父

母持重妻從服議　出後子却還為本父服
及追服所後父議　出後子為本父母服議
出後子為本親服議　出後子為本庶祖
母服議　父為高祖持重子當何服議　為

庶子後為庶祖母服議　所後之母見出服
議　為曾祖後服議
第五十七並有父母之喪及練日居廬堊室議
父未殯而祖亡服議　父喪内祖亡作二主
立二廬議　居重喪遭輕喪易服議變除附
長殤中殤變三年之葛議　居親喪既殯遭
兄弟喪及聞外喪議　居親喪除旁親服議
婦人有夫喪而母亡服議　居所後父喪

有本親喪服議　有祖喪而父亡服議　祖
先亡父後卒而祖母亡服議　為祖母持重
既葬而母亡服議　既練為人後服所後父
服議　兼親服議
第五十八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議　小功不稅
服議　庶祖母慈祖母服議　君父乖離不
知死亡服議　父母乖離知死亡及不知死
亡服議

第五十九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　叔母寡姑遣還未嫁而亡服議　寡叔母守志兄迎還密受聘未知而亡服議　已拜時而夫死服議夫父母喪附　郡縣守令遷臨未至而亡新舊吏為服議　吏受令君使聞舊君薨服議　與舊君不通服議　秀孝為舉將服議　郡縣吏為守令服議

第六十喪遇閏月議　忌日議子卯日附　納后值忌

月議

第六十一為殤疾子服議　罪惡絶服議　師弟子相為服議　朋友相為服議　除心喪議

周喪察舉議

第六十二改葬服議　嫡孫有父喪未練改葬祖服議　有小功喪及兄喪在殯改葬父母服議　改葬父母出適女服議　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議　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

改葬反虞議　父母墓毀服議曾祖從祖墓毀附

第六十三假葬牆壁間三年除服議　三年而後葬變除議　久喪不葬服議　父母死亡失屍柩服議　婦喪久不葬服議　禁遷葬議　招魂葬議　疑墓議脩墓附

第六十四帝王諡號議　皇后諡及夫人諡議國妃命婦附　太子無諡議國君嗣子附　諸侯卿大夫諡議　君臣同諡議　單複諡議　卒哭後

諱及七廟諱字議　上書犯帝諱及帝所生
諱議　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　已遷主
諱議　上表稱太子名議　父諱與府主名
同議　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諱
議　内諱及不諱皇后名議
第六十五喪禮雜制　禮廢
第六十六開元禮
序例上　五禮篇目　卜日禮　筮日禮

神位用樂及籩豆等數附

第六十七序例中　大駕鹵簿　皇太后皇后鹵簿　皇太子鹵簿　皇太子妃鹵簿　親王鹵簿　羣官鹵簿　内命婦四妃九嬪婕妤美人才人鹵簿太子良娣以下同　外命婦鹵簿

第六十八序例下　君臣冕服冠衣制度　皇后王妃内外命婦服及首飾制度

齋戒　祈禱　雜制

第六十九吉禮凡十三卷

皇帝冬至祀圓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及攝事並附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第七十皇帝季秋大享於明堂攝事附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皇帝立春祀青帝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季夏土王日祀

黄帝於南郊立秋祀白帝於西郊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及攝事並附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
熟　鑾駕還宮
皇帝臘日䄍百神於南郊攝事附　齋戒　陳
設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
宮
第七十一皇帝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及攝事附　齋
戒　陳設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

立秋後辰日祀靈星　立冬後亥日祀司

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

第七十二皇帝夏至日祭方丘后土同孟冬祭神州及攝事附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

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

第七十三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攝事附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季冬禮太社

第七十四皇帝時享於太廟凡一歲五享謂四孟月及臘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及諸享攝事並附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晨祼　饋食　鑾駕還宮

祭七祀　祫禘以功臣配享

第七十五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附攝事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饋享　耕籍　鑾駕還

宮　勞酒

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附攝事　齋戒　陳設

車駕出宮　饋享　親桑　車駕還宮

勞酒

第七十六皇帝拜陵　皇后拜陵　太常卿行諸

陵　薦新於太廟　薦新物附

有司享先代帝王　祭中霤　孟冬祭司寒

納氷開氷附　興慶宮祭五龍壇

第七十七皇帝皇太子視學　出宮　視學　車

駕還宮

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國學釋奠仲春仲秋釋奠於齊太公廟並

附　齋戒　陳設　出宮　饋享　講學

還宮　皇太子束脩國學束脩附

第七十八皇帝巡狩告圓丘告社廟及歸格禮並附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親告 鑾駕還宮
巡狩告圓丘有司攝事告社廟附
皇帝巡狩 鑾駕出宮 燔柴告至 鑾駕
還行宮 望秩於山川 肆覲東后 考制
度
第七十九皇帝封祀泰山禪社首山附 鑾駕進發
齋戒 制度 陳設 省牲器 鑾駕上山

薦玉幣　山下封祀壇　進熟　燔燎
封玉冊封檢附　鑾駕還行宮　朝覲羣臣
考制度
第八十時旱祈太廟　時旱祈於太社
時旱祈嶽鎮以下於北郊　時旱就祈嶽鎮
海瀆　久雨禜祭國門　諸州祈社稷縣祈附
諸州祈諸神縣祈附　諸州禜城門縣禜附
第八十一諸州祭社稷諸縣附　諸州釋奠於孔宣

文縣釋奠同　州學生束脩縣禮同　諸里祭社稷
諸太子廟時享　齋戒　陳設　晨祼
三品以上時享其廟四品五品六品以下附　三品以
上祫享其廟禘享附　王公以下拜掃寒食附

第八十二嘉禮凡九卷

皇帝加元服　卜日　告圜丘方丘附　告宗
廟　臨軒行事　見太后　謁太廟　謁親
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帝納后　臨軒使命　納采　問名　納
吉　納徵　告期　告廟　册后　命使奉
迎　同牢　皇后表謝　朝皇太后　皇后
受羣臣賀　皇帝會羣臣　外命婦朝會
羣臣上禮　皇后廟見　車駕出宫

第八十三皇帝皇后正至受皇太子朝賀　皇帝
皇后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　皇帝正至受
羣臣朝賀并會　皇帝千秋節受羣臣朝賀

并會 皇后正至受羣臣朝賀 皇后正至受

外命婦朝賀 會

第八十四皇帝於明堂讀五時令 陳設 鑾駕

出宫 讀令 春令 鑾駕還宫

皇帝於太極殿讀五時令

皇帝養老於太學 陳設 鑾駕出宫 養

老 鑾駕還宫

第八十五臨軒册命皇后 臨軒命使 皇后受

冊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表謝　朝皇太
后　皇帝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后會外
命婦　皇后廟見
臨軒冊命皇太子　臨軒冊命　朝皇后
謁太廟　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后受羣
臣賀　皇后會命婦　皇太子會羣臣　皇
太子會宮臣　宮臣上禮
內冊皇太子　臨軒命使　皇太子受冊

皇太子朝謁　謁太廟　皇帝會羣臣　羣
臣上禮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會外命婦
皇太子會羣臣　皇太子會宮臣　宮臣
上禮
臨軒冊命諸王大臣　朝堂冊命諸臣　冊
內命婦三品以上　遣使冊受官爵
朔日受朝　朝集使引見奉辭附
第八十六皇太子加元服　告太廟　臨軒命賓

贊冠 會賓贊 朝謁 皇太子謁太廟
會羣臣 羣臣上禮 會宮臣 宮臣上
禮

第八十七皇太子納妃 臨軒命使 納采 問
名 納吉 納徵 告期 告廟 冊妃
臨軒醮戒 親迎 同牢 妃朝見 會羣
臣

第八十八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羣臣賀并會 皇太

子元正冬至受宫臣朝賀并會　皇太子與

師傅保相見　皇太子受朝集使參辭

親王冠百官一品以下盡九品庶人並附

第八十九親王納妃一品以下至庶人並附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冊妃　親迎　同

牢　妃朝見　婚會　婦人禮會　饗丈夫

送者　饗婦人送者

公主出降　冊公主　公主受冊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親迎　同牢
見舅姑　盥饋舅姑　婚會　婦人禮會
饗丈夫送者　饗婦人送者
第九十朝集使於尚書省禮見并辭　任官初上諸州上任附　京兆府河南牧初上諸州刺史都督附　萬年長安令初上河南洛陽縣令禮同諸縣令附
鄉飲酒正齒位附　宣赦書　羣官詣闕上表
羣官奉參起居　皇帝遣使詣蕃宣勞　皇

帝遣使諸州宣撫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制勞會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赦書鎮與州同　諸州上表

第九十一賓禮凡一卷

蕃王來朝以束帛迎勞　遣使戒蕃王見日

蕃王奉見奉辭禮同　受蕃國使表及幣　皇帝宴蕃國王　皇帝宴蕃國使

第九十二軍禮凡二卷

皇帝親征類於上帝 附宜社 纂嚴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薦玉帛 進熟 鑾駕

還宮

皇帝親征告於太廟 齋戒 陳設 鑾駕

出宮 晨祼 饋食 鑾駕還宮 解嚴

皇帝親征禡於所征之地 皇帝親征及巡

狩郊祭有司軷於國門 皇帝親征及巡狩

告所過山川 平蕩寇賊宣露布 遣使勞

軍將 皇帝講武 皇帝田狩

第九十三皇帝射於射宮 皇帝觀射於射宮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宜於太社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告於太廟 齊太公廟附 仲春祀馬祖

仲夏享先牧 仲秋祭馬社 仲冬祭馬步附 合朔伐鼓 二至二分及諸州合朔伐鼓附

大儺 諸州縣儺附

第九十四凶禮凡七卷

賑撫諸州水旱蟲災賑撫蕃國水旱附　勞問諸王
疾苦　勞問外祖母疾苦
五服制度　斬縗三年正服　加服　義服
縗冠　絰帶屨　杖　絻　總論制度
齊縗三年正服　加服　義服　縗冠　絰
帶屨　杖　齊縗杖周正服　義服　齊縗
不杖周正服　加服　降服　義服　齊縗
五月正服　齊衰三月加服　義服　大功

殤長殤九月中殤七月正服　義服　成人九月正服

降服　義服　小功五月殤正服　降服

義服　成人正服　降服　義服　緦麻

三月殤正服　降服　義服　成人正服

降服　義服　改葬緦　繐裳制度

第九十五訃奏　皇帝為外祖父母舉哀　為皇

后父母舉哀　為諸王妃主舉哀　為內命

婦宗戚舉哀　為貴臣舉哀　為蕃國主舉

哀
臨喪　皇帝臨諸王妃主喪　臨外祖父母
喪　臨皇后父母喪　臨宗戚喪　臨貴臣
喪
除服　除外祖父母喪服　除皇后父母喪
服
勅使弔　弔諸王妃主喪　勅使弔外祖父
母喪　勅使弔后父母喪　勅使弔貴臣及

其妻喪　勅使蕃國王喪
賵賻皆弔使行之
會喪　制遣百僚會王公以下喪
策贈　勅使策贈諸王　勅使策贈外祖父
母　勅使策贈后父母　勅使策贈貴臣
勅使策贈蕃國王
會葬　遣百僚會王公以下葬
致奠　勅使致奠諸王妃主喪　勅使致奠

外祖父母喪　勅使致奠后父母喪　勅使
致奠貴臣喪　勅使致奠藩國王喪
第九十六中宮舉哀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
后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舉哀　諸王妃
主　内命婦宗戚
成服　為父母祖父母
奔喪　后奔父母祖父母喪
臨喪　臨内命婦喪

除服 啓除父母祖父母喪服

遣使弔 弔外祖父母喪 弔諸王妃主喪

及弔宗戚喪

東宮舉哀 皇太子為諸王妃主舉哀 為

外祖父母舉哀 臨諸王妃主喪 臨外祖

父母喪 遣弔使 賻贈 遣使致奠

第九十七東宮妃聞喪 聞父母祖父母喪

奔喪 奔父母祖父母喪

臨外祖父母喪　臨良娣以下喪

除喪　除父母祖父母喪

第九十八三品以上喪上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初終　復

設牀　奠　沐浴　襲　含　赴　勑使

弔　銘　重　陳小斂衣　奠　小斂　斂

髮　奠　陳大斂衣　奠　大斂　奠　廬

次　成服　朝夕哭奠　賓弔　親故哭

州縣官長弔　刺史遣使弔　親故遣使致

賻　殷奠　卜宅兆　卜葬日　啓殯　贈

諡　請賓致奠

第九十九三品以上喪中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將葬陳車

位　陳器用　進引　引輴　輴在庭位

祖奠　輴出升車　遣奠　遣車　器行序

諸孝從柩車行　郭門親賓歸　諸孝乘

車　宿止　宿處哭位　行次奠　親賓致

賵　塋次　到墓　陳明器　下柩哭序

入墓　墓中置器序　掩壙　祭后土　反哭　虞祭　卒哭祭　小祥祭　大祥祭　禫祭　祔廟

第一百三品以上喪下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改葬　卜宅　啓請　開墳　舉柩　奠　升柩車　斂奠　設靈　進引　告遷　哭柩車位　設遣奠　輀車發　宿止　到墓　虞祭　王公以下居喪雜制　舉哀　奔喪　三殤

初喪聚主 飲食節 哭節 居常節
不及期葬 外喪 諱名 追服 喪冠嫁
娶 樂禁 主諸喪 婚遇喪 室次節
居重問輕

通典卷四十一

通典卷四十二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二 吉一

郊天上 虞 夏 殷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夫聖人之運莫大乎承天天行健其道變化故庖犧氏仰而觀之以類萬物之情焉黃帝封禪天地少昊載時

以象天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司主屬會也所以
會聚羣神各使有序不相干亂高辛順天之義帝堯命羲和敬順昊天
故郊以明天道也明謂明之以示人所從來尚矣豺獺有祭而況人乎有
虞氏禘黃帝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虞氏冬至大祭天於圜丘以黃帝配坐而郊嚳夏正
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以嚳配○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按司馬遷五帝本紀云舜
則黃帝九代孫嚳之曾孫禹帝玄孫不合如此之差懸恐馬遷之誤○殷人禘嚳而郊冥
嚳契之父○周制大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爾雅
云非人力為之丘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云謂冬至

祭天於圓丘所以祀天皇大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其尺寸文闕下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器則玉也蓋取象天色也肆師職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牲各卜牲用一犢按郊特牲又云用犢貴誠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幣用繒長丈八尺鄭玄注曾子問云制幣長丈八鄭約逸巡狩禮文也王用幣長短皆準此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既無采章則冕亦無旒也尸服亦然以天體質故王大裘以象之既尸為神象宜與王服同也周禮曰郊祀二人裘冕盥送尸又士師職曰祀五帝則沃盥送尸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鐏及薦葅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

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以藁秸及蒲但翦頭不納為藉神席所謂蒲越藁秸也藁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配以帝嚳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今以禘大祭是祭中最大既禘天於郊又嚳尊於稷故大宗伯注云圜丘以嚳配之按嚳配郊牲尚同色則圜丘可知焉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圜鍾夾鍾也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為宮用聲類求之靁鼓八面鼓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

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出謂郊祭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鄭玄據春秋緯說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協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凡祀配上帝也因以祈穀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其壇名泰壇祭法曰燔柴於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為遠郊近郊五十里

禮神之玉用四珪有邸尺有二寸考工玉人云四珪尺有二寸以祀天又典瑞云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圭末四出故鄭玄云祀天謂夏正郊天也崔靈恩云四珪有邸者象四方物之初生以璧為邸者取其初生之圓匝也其玉色無文今謹按既有邸

皆象物始生又當春氣之始靈威仰又為青帝其玉宜青牲用騂犢牲用騂尚赤用犢貴誠也青幣其色無文謹按大宗伯云孤執皮帛如璧色繒也又按圓丘赤幣於玉色則宜用青幣象東方也配以稷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其配帝牲亦騂犢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稷牛唯具鄭玄云養牲必養二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大呂之聲為均也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也日用辛按禮記及春秋魯郊於建子月用辛鄭玄云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言凡則天子諸侯同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

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月令云立春之日天子親帥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氣於東郊餘四氣皆然若以祖之所自出即禘祭靈威仰於南郊一神而已若迎王氣之神即春青帝靈威仰夏赤帝赤熛怒季夏黄帝含樞紐秋白帝白招拒冬黑帝協光紀也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黄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月令云其帝太皞等是也故鄭玄注月令云迎春謂祀靈威仰於東郊以太皞伏羲氏配坐是也祭外神必有主者公羊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以人帝配神作主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内曰近郊為兆位於中築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如其方壇者以

其取象當方各有方所之義按昊天上帝天之總名所覆廣大無不圓匝故蒼璧其神位曰圓丘皆象天之圓匝也餘五帝則各象其方氣之德為珪璋琥璜之形祭法謂其神位以太壇是人力所為非自然以其各有方位故名方壇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禮神者必象其類珪銳象春物生也半珪曰璋象物半死也琮八方象地也琥猛象秋嚴也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耳牲用犢及幣各隨玉色大宗伯所謂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樂與感帝同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玄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祭

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官曰某

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多中者得與於祭比音毗志反其日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玉輅建太常大司樂既宿懸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於路所謂鄉為田燭以王出時尚早故也又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於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幄初往

止居小幄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有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掌次張氊案設皇邸謂於次中張氊牀牀後設板屏風其上染鳥羽象鳳凰色以覆之以為飾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氣則奏黃鍾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謂積柴及牲體玉帛王親牽牲而殺之太宰職論祭天禮中有云及納烹贊王牲事鄭玄云納烹牲將告殺謂祭之晨既殺以授烹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以周人尚臭烟氣之臭聞者所以報陽也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次乃埽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

丘也王反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但用夾鍾為宮耳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鄭玄注大司樂云先作樂致神然後禮之以玉而祀之禮器云郊血大饗腥王乃以匏片為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為朝踐之獻鄭玄注司尊彝云唯有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故崔靈恩推之以為圓丘明用五齊餘感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不用圭瓚而用陶匏者物無以稱天之德故但取天地之性五齊之名一曰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五齊之中泛齊味尤濁重古貴質故於大祭用之二曰醴齊成而汁滓相將上下一體猶濁故也三曰盎齊成而翁盎然葱白色四曰

緹齊成而紅赤色稍清故也緹音體五曰沈齊成而滓沈轉清故也無祼禮鄭玄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者以其莫可稱焉者也七獻宗廟九獻而天神七獻者宗廟之祭通數尸未入前王及后於奥中先行二祼以降神次七獻故有九也今天是大神無祼故七獻而已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為一獻按郊丘禮闕無文以書唯大宗伯司尊彝所陳酒齊鄭玄及鄭衆皆以為宗廟之禮今約司尊彝酌獻五齊之次以為說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是二獻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者則攝之婦亞夫獻而罇各異者祭義云君西酌犧罇夫人東酌罍罇犧罇既尊於罍罇足知亞獻不是泛齊每獻奏樂

一成詔圜丘即奏圜鍾為宮感帝及迎氣即奏黃鍾大呂次薦熟於神前司尊彝注云后親薦饋食之豆則此宜大宗伯薦熟也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司尊彝注云饋獻謂薦熟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知朝獻即朝踐者司尊彝注云變朝踐為朝獻者鐏相因故知更酌泛齊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知再獻當亞酳者司尊彝注云再獻者王酳之後后酌亞獻也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彝相同又有諸臣為賓之一獻凡七司尊彝注云諸臣一祭之正特牲禮云賓三獻如初注云三獻成禮也特牲士

禮止於三獻按特牲少牢正祭後亦更有賓長加受三爵此但論正祭耳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酒正云事酒昔酒清酒其法如祫祭之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古制天子親在舞位○說曰郊丘之說互有不同歷代諸儒各執所見雖有爭論紛起大凡不出二塗宗王子雍者以為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圓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凡二祭也宗鄭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

凡九祭蓋以祭位有圓丘太壇之異用樂則黃鍾圜鍾有差牲乃騂蒼色殊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又俱用大裘略舉大綱不復悉數恭惟國章並行二禮可謂協於時宜矣歷代所行亦參二禮異同之論國朝最詳具在郊天篇下凡義有經典文字其理深奧者則於其後說之以發明皆云說曰凡義有先儒各執其理並有通據而未明者則議之皆云議曰凡先儒各執其義所引據理有優劣者則評之皆云評曰他皆同此

○秦始皇既即位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顏師

古曰大呂陰律之始東游海上禮祀八神具雜祠篇二代尊雍四時上帝名其祭處曰時也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後十四年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馬吳陽武時雍東好時皆廢無祀德公立都雍雍諸祠復興後四年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櫟陽雨金獻公自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祠白帝山阪間曰衍畦時如種韭畦之形而於畦中各為一土封也鄜音孚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駒四足每時用駒四足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顏師古曰駟亦四龍

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與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帝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宿上齋戒也通爟火張晏曰爟火烽火也如淳曰爟舉也狀若井桔槔舉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通舉火者或天子不親至祠所而遙拜或衆祀異處欲一時薦獻故以火為節度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時經焚書坑儒後更無典禮祠用木寓龍木寓馬不知何憑如此非謬

○漢高帝二年東敗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畤有司進祠帝不親

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後四年詔御史令九天巫祀九天顏師古曰九天者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方陽天其說見淮南子一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文帝即位詔有司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皆具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以水德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改正朔服色尚黃明年黃龍見成紀拜公孫臣為博士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草謂創造有司曰古者天子

夏親祀上帝於郊故曰郊夏四月詔郊祀上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宜祠上帝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宇謂屋覆也一屋之下而別為五廟各立門室廟記曰五帝廟在長安東北）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服用及儀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帝親拜郊見五帝廟爟火舉若光屬天於是貴平至上大夫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若見五人於道北因其直立五帝壇（直猶當也因其所立處以立祠）人有上書告平詐偽遂誅夷平

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後亳人謬忌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凡七日祭為壇開八通鬼道於是令太祝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一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於是薦五時各加一牛以燎有言黄帝鼎成騎龍飛去天子

曰得如黄帝去妻子如脫屣上遂郊雍祠官寛舒等具太一祠壇放亳忌太一壇三垓亳忌即謬忌垓重也五帝壇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於西南未地太一所用如雍一時物加醴棗脯殺一犛牛李奇曰犛音貍顔師古曰西南夷長尾髦之牛以為俎豆牢具如五帝獨有俎豆醴進顔師古曰具俎豆酒醴而進之祠胙餘皆燎之太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祝衣各如其方色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皇帝敬拜見焉贊饗祝詞而衣尚黄當祠時列火滿壇夜有光及晝黄氣上屬天太史

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兆光此地宜立泰畤壇以明應美光及黃氣之祥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為協律都尉論律吕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圓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宫遥拜以竹為宫去壇

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寓馬代駒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至雍祠五時成帝即位徙甘泉泰時置於長安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郊祀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孝武皇帝居甘泉宮於雲陽立泰時祭於宮南今當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與古制殊矣又路險川谷非聖主所宜難奉神明未合天意甘泉泰時宜徙置長安合於古禮從之遂廢雍鄜密上下時九

天太一三一八神之屬并餘淫祀陳寶等祀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所皆罷〈匡衡言雍鄜密上下畤等制度祠用非禮所載不足報功今既稽古建定大禮郊見上帝五帝畢陳各有位饌祀備具諸侯妄造不宜復循皆從之其陳寶等祠具見雜祠篇明年匡衡坐事免官衆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問劉向曰甘泉及雍五畤始立皆神祇誠未易動帝意恨之後以無嗣遂復甘泉泰畤及雍五畤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祠著明者且半後成帝崩太后詔復南

郊長安如故以順帝意哀帝立寢疾博徵方士復甘泉泰畤祀如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建始所行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郊祀如故莽又頗改祭禮云天地有別有合其合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祭天南郊則以地配天地位皆南向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向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玄酒陶匏天地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

燔燎於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埋於北郊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其别若天地有常位以冬日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遙祀羣陽夏日至使有司祀北郊高后配而遙祀羣陰其渭陽祠勿復修從之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又奏舊神稱皇天上帝太一兆曰泰畤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黄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五帝兆雍五畤並未合禮今宜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畤中央帝黄靈后土畤兆於長安城未地東

方帝太昊青靈勾芒南方帝炎帝赤靈祝融西方帝少昊白靈蓐收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各兆其方之郊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後漢建武二年光武即位為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今趙郡高邑縣）采用前漢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從祀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

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道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中營四門五十四神外營四門門各百八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醊張衛反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

其與羣臣議時御史杜林等上疏以為漢起不縁堯與殷周異宜依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帝從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居紫壇幄帳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組帷幄天地高皇帝黄帝壝各一四方帝壝共二都六頭日月北斗共牛一四營羣神用牛四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明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席三十六皆莞簟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明帝即

位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陽四方兆一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日迎春東郊祭青帝句芒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融南郊七里因火數先立秋十八日迎黄帝於中兆祭黄帝后土壇去邑五里因土數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西郊九里因金數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玄冥北郊六里因水數車旗服飾各從方色○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畤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明帝

即位於大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祭以武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以二漢郊制有焉至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曹氏代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劉劭云宜曰皇天帝以太祖武帝配祀稱嗣皇帝十一月壬子日冬至始祀皇天帝於圓丘以始祖帝舜配祀高堂崇表云按古典可以武帝配天魚豢議昔后稷以功配天漢出自堯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舜已越數代武皇肇創洪業宜以配天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

南郊告天用玄牡後自以居非土中不修設末年南郊追太上皇尊號為吳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不郊祀劉備章武元年即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玄牡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於成都○晉武帝南郊燎告未有祖配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羣臣議五帝即天隨時王而殊號耳名雖有五其實一神南郊宜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從之二月丁丑郊宣皇帝配十一月有司奏古者郊丘不異宜并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是後圓

丘方澤不別立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一月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於禮不正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以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正遂復南郊五帝位○東晉元帝即位於建康議立南郊於已地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漢及晉初儀注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如泰始故事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天則

五帝及佐天文等凡六十二神從祀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嗣天子臣某安帝元興四年應郊朝議宜依周禮宗伯攝事尚書右丞王訥之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時從訥之議郊牲用玄○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三年九月司空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詔可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司行事有司奏按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後辛晉代顧和亦云更擇吉日徐禪云晉代或

丙或庚若待遷日應更告廟博士王燮之議云晉或丙或庚並別有義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禪三年十二月庚寅冬至祀天於圓丘非專祈穀又按郊特牲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者為告之退卜則告義在郊非告日也今日雖有遷郊祀不異不應重告徐爰議以為郊祀用辛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得更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參議宜於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詔可南郊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 大明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 徐爰曰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迎日於南郊就陽位也晉代過江郊祭悉在此或在南出道狹多於己地大宋因而弗改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郊祭用三牛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為吉祥移置本處○齊高

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無配無犧牲之色因晉宋故事右丞王儉議曰大齊受命建寅創歷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建元四年武帝繼位明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時有司奏前代嗣位或因前郊年或自更始令日令月已郊未審明年應郊與否尚書令王儉議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明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三代明例差可依放是時領尚書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詔可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王儉啓云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代明例不必先郊後春為嫌無煩遷日

帝從之郊壇圜兆外內起瓦屋形制宏壯通直散騎常侍庾曇崇啓云祭天尚質秦漢以來郊兆壇域無立宮室以明謙恭詔付外庠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也虞炎議漢之郊祀天子自竹宮遙拜息殿去壇既遠奉祀事旋息於此無嫌祠部郎李檐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即有幄鄭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祀之文既不別於郊祀立尸之言理亦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屋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氈案何為不轉制檐甍遂不行曇崇議○梁武帝即位南郊為壇在國之南壇高二丈七尺下徑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門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於萬壽殿上辛行事吳孫之云啓蟄而郊郊應在立春後何佟之云今之郊祀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

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先後周之冬至圓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說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啓蟄天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壇上攢題曰皇天座四年冬之啓周禮稱天曰神令天攢宜題曰皇天座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雨師皆從祀其五帝二十八宿及風雨師等座有坎餘皆平地王僧崇啓曰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皆從祀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也而今南郊祀箕畢復祭風伯雨師恐非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即箕畢下隷兩祭非嫌禮以蒼璧制幣除巻裸終之啓按巻者盛以六彝覆以畫冪修其文節施之宗廟今郊有裸恐非尚質

宜革之帝依之香用沈取本天之質陽所宜器以陶匏素俎席用藁秸太祀牒壇下神座悉用白茅俎以漆詔下議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務稱其德則知郊祭俎不應漆席用白茅禮無所出於是改用素俎五帝以下皆蒲席藁薦皇帝一獻再拜受福帝以一獻為質三獻為文詔下議博士陸璉等以為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禮申義一獻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唯皇帝受福明上靈降祉臣下不敢同太尉設燎壇於丙地禮畢器席有司燒埋之佟之議曰禮祭器敝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費而乖典帝曰為席輕物陶匏賤器方還府庫容後穢惡但敝則埋者謂四時祭器耳從有司燒埋之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時明山賓議請以始祖配饗五帝從之十一年帝曰禮祭月於坎由是陰

義乃別祭之儀令兆南郊旣云就陽理不應爲坎遂廢之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合坎良由齊代圓丘小峻邊無神位令丘形旣廣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壝二十八宿及風伯雨師等座悉停爲坎十七年帝以威仰䰢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於義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爲壇○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壇高二丈二尺五寸廣十丈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

十二辰風伯雨師及五帝位太常卿許通奏曰按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疈辜同為陰祀既非禋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又按以槱燎祀風伯雨師鄭衆云風師箕雨師畢皆星也今南郊祀箕畢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並依疈音普逼反槱音羊九反間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許通曰按周禮司尊彝云三獻施於中祧鄭玄注一獻施於小祀之神施於天神大帝為不通矣從之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祠部郎王元規議曰古圓方二丘並因見有本無高廣之數後代隨事有築建丈尺之儀但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今增南郊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三分益一高二

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後魏道武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祠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壇通四陛壝埒三重天位在上南面神元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五精帝在壇內四帝各於其方黃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人在中壝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合千餘神醊在外壝內席用藁秸玉以四珪幣用束帛牲以黝犢上帝神元用犢各一五方帝共犢一日月等共牛一祭畢燎牲體左於壇南己地從陽之義後冬至祭上帝於圓丘牲幣並同天賜二年四月復祀天於西郊為方壇東為二陛土陛無等周垣四門門

各依方色為名置木主七於壇上牲用白犢黄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内近南西面内朝臣皆位於壇北外朝臣及夫人方容咸位於青門外后率六宫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内近北並西面廪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東西面選帝七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陛壇揺鼓帝拜后肅拜内外百官拜祀訖乃殺牲七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反後魏道武帝西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為雄

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誠皆有才多是謀猷之士全少通儒碩學所以郊祀帝后六宮及女巫預焉餘制復多夷禮而違舊章自後歲一祭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依五行數各為方壇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門以太昊等及諸佐配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日祀之牲各用牛一又立春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至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乃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

築圓丘於南郊○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壇在國南郊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周以三壝去丘五十步中壝去內壝外壝去中壝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為大營於外輪廣三百七十步其營塹廣丈二尺深一丈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於中壝外之丙地廣輪三十六尺高三尺四面各有階以高祖神武帝配五精帝天文等從祀五精帝於中丘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伯雨師靈星於下丘衆星位於內壝中禮以蒼璧束帛蒼牲九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

常丞以下薦衆星後諸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為壇於國南壇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階為三壝內壝去壇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內壝四面各一門又為大營於外壝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塹廣一丈深八尺四門又為燎壇於中壝內地廣輪二丈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階祀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珪幣如方色其上帝配帝各騂牲一燎同圓丘○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丘三成成崇丈二尺上徑六丈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節圓壝徑二百步內壝半之在國之陽七里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

天文並從祀（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於國南五里為方壇崇丈二尺廣四丈壝方百二十丈內壝半之）以始祖獻侯莫那配用牲各以方色皇帝乘蒼輅戴玄冕備大駕而行從祭者皆蒼服○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制壇於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丘四成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並丘上）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百三十六座外官百二十一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五帝日月在丘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內衆星在內壝外

上帝配帝蒼犢各一五帝日月方色犢各一五星以下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帝赤熛怒於南郊為壇於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高七尺廣四丈以太祖武元帝配其禮四珪有邸牲用騂犢二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並仍舊十年冬至祀圓丘帝不齋於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通典卷四十二

通典卷四十三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 吉二

郊天下 大唐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壇於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四城城各高八尺一寸下城廣二十丈再城廣十五丈三城廣十丈四城廣五丈）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皆從祀其五方帝

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内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外壝之内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内官以下加羊豕各九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蒼犢二武德貞觀之制大享之外每歲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郊祀並依周禮其配食及星辰從祀亦然每郊帝及配座用方色犢各一籩豆各四簠簋甑俎各一句芒以下五星三辰七宿牲用少牢每籩豆簠簋俎各一其從祀諸座近古皆有之不能悉載自梁陳以後及於國朝多相因襲以此不可盡書焉甑音登貞觀中奉高祖配圓

丘元皇帝配感帝餘依武德制永徽二年七月太尉長
孫無忌等奏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
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
帝臣等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為星象
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
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
配天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
深按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

象在地成形足以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駮此義又檢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為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恒相緣不謬又按史

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唯云郊祀后稷別無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為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之說分為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唯有南郊

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旣遵王肅祀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為但祭星官反違明義詔從無忌等議存祀太微五帝於南郊廢鄭玄六天之義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又奏稱於新禮祭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燔壇又在神壇之左臣等謹按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焫

蕭灑邕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燔柴在祭初禮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為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為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說晉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用脅之九介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珪瓚俱奠燔薪之上即晉代故事亦無祭末之文唯周魏以降妄為損益約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為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

皆别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珪騂犢之屬祀之所
須故郊天之有四珪猶廟之有珪瓚是以周官典瑞文
義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柴之例今新禮引同蒼璧
不顧珪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詔從之乾封
初高宗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依鄭玄義祭
五天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顯慶新禮廢感帝為
祈穀祀昊天以高祖配舊禮感帝以代祖元皇帝配今
既依舊復祈穀為感帝以高祖配者又高祖依新禮見

配圓丘昊天上帝更配感帝便恐有乖周人禘嚳而郊稷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據從之二年十二月詔曰昔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亡經典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爭陳七祀之議或同昊天於五帝或分感帝於五行其後遞相祖述禮儀紛雜自今以後祭圓丘等祀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武皇帝配武太后臨朝垂拱元年有司奏圓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元義奏議曰臣謹按孝經

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既言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開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請奉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太

子右諭德沈伯儀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别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

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以配
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旣稱宗祀義獨主
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
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祭
獻頻繁禮虧於數此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
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
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請配圓丘方澤太宗請配南

郊北郊高宗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

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

氷等議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

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今雖近古之祠

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兼配五祠當依

舊無改高宗在功烈而無差豈祠配之有別請奉歷配

五祠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永昌元年九月勑

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

帝亦謂為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武后革命稱周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祭天地追尊周文王為始祖后父李應公為無上孝明高祖帝以二祖同配長安二年九月勑祠明堂圓丘神座並令著牀使為恒式景龍三年親祠南郊以皇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執籩豆焉國子祭酒祝欽明諂悅中宮遂與司業郭山惲上言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又内司服職凡祭祀供王后之衣服又祭統曰夫祭必夫婦親之據此則知皇后助祠天神地祇明矣太常博士唐紹等議云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非祭天地按歷代郊祀並無皇后

助祭高祖太宗高宗皆南郊亦無此禮左僕射韋巨源又協同欽明之議遂行焉以韋巨源為終獻欽明又奏請以安樂公主為終獻遂改南郊儀注唐紹蔣欽緒固爭乃止遂以巨源為終獻後侍御史倪若水劾奏山惲欽明等出牧蘄饒

景雲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祀圓丘時陰陽人盧雅侯藝等奏請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會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祭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圓丘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竟依紹議

大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於南

郊時有司議唯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上表謹按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大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名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於洛陽城南為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配天地咸秩百神請修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時又將親享北郊竟寢會表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圓丘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縚為副說建議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十五年太常博士錢

嘉會上議曰准月令及令九月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貞觀及神龍皆於南郊報祭中間寢廢有虧祀典准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從之天寶五載詔曰皇王之典聿修於百代郊祭之義允屬於三靈聖人既因時以制宜王者亦縁情以革禮且尊莫大於天地禮莫崇於祖宗嚴配昭升豈宜異數今蒸嘗之獻既著於恒式南北之郊未展於時享自今以後每載四時孟月先擇

吉日祭昊天上帝其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宫壇皆
令宰臣行禮奠祭務崇蠲潔稱朕意焉寶應元年禮儀
使杜鴻漸禮官薛頎歸崇敬建議以神堯皇帝爲受命
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以太祖景皇
帝始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稷也郊天地以太祖景皇
帝配告諸宗廟亦以景皇帝酌獻制曰可諫議大夫黎
幹奏議稱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地發十
詰十難以明之永泰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

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饗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配饗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以太祖配饗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配饗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勑旨依貞元元年詔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禮定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副則尊卑有倫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烝人禮著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則朕位攸同而於祝文稱臣

以祭旣無益於誠敬徒有黷於等威前京兆府司録參軍高佩上疏陳請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訪於卿士申明大義是用釋然宜從改正以敦禮典自今以後祀五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其餘禮數如舊貞元十三年勑郊壇時祭燔柴瘞埋並依天寶十三載制自今以後攝祭南郊薦獻太清宮薦享太廟太尉行事前一日於致齋所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受祝版乃赴清齋所廣德二年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廟大禮祝文自今以後請依唐禮版上墨書玉簡金字者一切停廢如允臣請望編為恒式勑百官用竹簡其郊天儀注具開元禮

大雩 周 漢 後漢 晉 東晉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春秋左氏傳曰龍見而雩角亢見時周之六月陽氣盛恒旱故雩雩之為言遠也遠為百穀以祈膏雨其壇名曰雩禜祭法曰雩禜祭水旱鄭云雩禜水旱壇於南郊之傍雩祭天地故從陽位以總五天不可偏在四方故於南郊配以五人帝太昊配青帝炎帝配赤帝軒轅配黃帝少昊配白帝顓頊配黑帝命樂正習盛樂月令云仲夏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鐘磬柷敔而俱作故曰盛樂也竾音池舞皇舞析白羽為之形如帳也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暵乎旱反月令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

祈穀實 天子雩上帝諸侯山川卿士謂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社稷之類也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曰旱則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政不善歟人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童女各八人而呼雩也按月令本出於管子即周時人也至秦呂不韋編為呂氏春秋漢戴聖又取集成禮記徵其根本並同周制 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 注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五帝諸侯於上天之神 若旱暵則女巫舞雩 雩呼嗟求雨之祭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用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巫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踈乎 左傳曰龍見而雩 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 公羊傳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 皆善人君能感懼天

災應變求索憂人之急非四時常祭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則言大雩言大雩則大旱可知也　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禮云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為旱故得雨則喜以月為正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祝天地宗廟　董仲舒春秋春旱令縣邑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祠戸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虵八日於邑東門外為四通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以生魚八玄酒脯脯擇巫之潔清辯利者為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脯醢再拜雨幸大澍即奉牲禱復再拜起以甲乙日為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為小龍十各長四丈於東皆東鄉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田嗇夫齋三日青服而立里社通閭外溝取五蝦蟇置社中池方八尺深一尺

具酒脯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猳猪皆燔之於四方通神宇令人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邑里北門具老猳猪一置之里北門外市中亦置猳猪一開鼓皆燒猳猪尾取人骨埋之開山泉積薪燔之通橋道之壅塞得雨報以豚酒黍茅席無斷也夏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竈神無舉土功更火浚井暴釜於壇杵臼於術七日為四通壇於邑南門外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皆南嚮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鑿社通閭外溝取五蝦蟆置社中池方七尺深一尺具酒脯祝齋衣拜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猳猪燔之四方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十日一徙市於邑南門外五日禁男子無入市家人祀中霤無舉土功聚巫市旁為四通之壇於中植黃繒五其神后

稷祭之母飽五母音模禮謂之淳母飽音移周禮曰飽食玄酒具清酒膊脯令各為祝齋三日黄衣餘皆如春以戊巳日為大黄龍一長五丈居中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嚮相去五尺丈夫五人齋三日黄服而舞老者亦齋三日衣黄而立通社中淤閭水溝蝦蟆池方五尺深一尺他如前秋暴兵尫巫九日無舉火事無煎金器家人祠門為四通壇於邑西門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少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膊脯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嚮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舞之司馬亦齋三日白衣而立蝦蟆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各為四通壇於邑北門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祝如春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嚮相去六尺老者六人

皆齋三日黑衣而舞尉亦齋三日黑衣而立蝦蟆池皆如春四時皆以水日為龍必取潔土令吏人夫婦皆偶處離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者以龍見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象其類為之　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乃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　干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屬離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責也此聖人厭勝之術　○後漢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　春秋繁露曰大旱雩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或請焉或攻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

陰者尊厭卑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凌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忌其難義之至也閉諸陽衣皁興土龍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立土人舞童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及捄朱索縈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晉武帝咸寧二年春旱因後漢舊典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祈雨於社稷山川○東晉穆帝永和年有司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

壇近遠阮諶云壇在巳地按得衛宏漢儀稱魯人為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令作墠又論語與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南舊跡猶在焉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

大雩社稷山林川澤戴邈議云周冬及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夫旱日淺則災微旱日久則災甚微則禱小神社稷之屬甚乃大雩帝耳按春秋左氏傳之義春夏無雨未成災雩而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然則始雩未得便告飢饉之甚為歌哭之請舞僮八佾六十四人皆

玄服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章時博士議雲漢之詩宣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懼故作是歌令晉中興奕葉重光豈以周人耗斁之辭乎漢魏之代別造新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謨議曰聖人迭興禮樂之制或因或革雲漢之詩興於宣王令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

之○齊明帝建武二年旱雩以武帝配饗於雩壇時祠部郎中何佟之議曰皇齊以武帝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享於雩壇矣今武帝過朞未終自可不奏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懽樂此不涉嫌祝史稱祀仰祈靈澤舞雩無關○梁武帝天監元年有事雩壇壇於南郊之左高及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陛帝以為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為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遂移於東郊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於時停用柴燎從坎瘞典時議曹郎朱异議曰按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燎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則明

堂又無其事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籍田兆内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寃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傜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卹怨曠七徹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日乃禘羣廟之主於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上帝徧祈前祈所有事者大雩禮於壇用黄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

故地處大雩國南除地為墠舞僮六十四人皆衣玄服為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舞旱而祈澍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唯雩則不報也若郡縣邑旱請雩則五事同時並行五事謂黜退貪邪以上如前議守令皆齋潔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陳因梁故事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牲用黄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墠配饗歌舞

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禄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舊典○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旱詔州郡於其界内神無大小悉洒掃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之以牲牢○北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宫五精帝於南郊之東為圓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為三壝外營相去深淺并燎壇一如南郊後主時録尚書總知内外兵及機密高阿那肱獨秉朝政尚書郎中源師立嘗詣那肱云龍見當雩問師立云龍見何處作何顔色師立曰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眞龍見那肱又云漢兒多事强知星宿

其矯誣如此竟亡齊國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之詩於壇南其儀如郊禮○隋制雩壇國南十三里啓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二十丈孟夏龍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太祖配饗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事七日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

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以下祈禮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從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繖扇令家人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縣祈則理寃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於社稷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雲雨者從市斷屠雨澍亦有報○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景皇帝配牲

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貞觀雩祀於南郊顯慶禮於圓丘開元十一年孟夏後旱則祈雨審理寃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致雨者皆於北郊遥祭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以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岳瀆如初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一旬不雨即從市禁屠殺斷扇造大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報准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齋未祈而雨及所經祈者皆報祠

至二十年新撰禮其正雩旱禱並備本儀起居舍人王仲丘議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按鄭玄注月令云雩於上帝者天之別號元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旣久亦謂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六十二 史部

通典卷四十四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四 吉三

大享明堂 明堂制度附 有熊 唐虞 夏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黄帝拜祀上帝於明堂或謂之合宫 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宫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

入名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漢公玉帶所上制度○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者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玄矩五府之制未詳○夏后氏享祖宗於世室言代代不毀之故魯名宗廟曰文代室武代室世室之制堂修二七廣四修之一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為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窗窗助

戶為明也每室四戶八窗

白盛蜃灰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盛音成

門堂三之二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

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殷人曰重屋其制堂修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阿今四注也重屋複笮也八尺曰尋

○周制季秋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為父配祭於上武王為子配祭於下如其所論非為通理但五神皆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生存之日帝王饗會皆須升堂今死為貴神獨配於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為不便意為合祭五帝於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於

明堂也五帝及神俱生於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明二君同配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夫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為始尊者明祭之中有此二義其制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政教之堂也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夏一尺相絫之數也禹卑宮室為一尺之堂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以明其同制也則宗廟路寢明堂名殊制同釋名曰明猶清也堂高明貌也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旁各有窗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

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為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為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户八窗三十六户七十二牖葢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明堂月令說云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户八牖宮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五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葢方載六九之道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户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嚮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

應節氣也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又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物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左傳魯僖公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意以為三者名異而制同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卽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外是明堂與祖廟别處不得為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之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明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雖各異

名而其實一也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事義固各有所為而代之儒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潔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於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准所論與鄭義合或以周時德澤洽和蒿茂以為宮柱名曰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呂氏春秋曰茅茨蒿柱土堦三等

○漢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也光武以來乃配牲以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昆侖道即依黃帝時制也始拜明堂如

郊禮畢燎堂下其明堂制從公玉帶所上黄帝時圖其年四月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有古時明堂處險不敞上欲理明堂奉高旁未曉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上從之作於汶上

○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堂上各處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禮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

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安帝延光三年祀汶上
明堂如元和故事其制度建武初營明堂上員下方法天
地八牕四闥法八風四時九室十二座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戶七
十二牖法三十六旬七十二風○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
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某○晉武帝太
始二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
明堂宜除五帝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摯虞議按
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新禮云五帝即上帝帝即天也
遂除五帝之位又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又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如太昊配木之例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帝位時以五精帝佐天育物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衮冕時孫耆之議郊以配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為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鼎俎彝簋一依

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文飾雕畫而已時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晉侍中裴頠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裴頠所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寘丙巳其牆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一周之數六年正月帝親奉明堂祀祭五時帝以太祖配是用鄭玄義○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時從王儉議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按祭

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兼祀左僕射王晏議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殷薦上帝元屬武帝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罇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餚膳准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所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停三獻及灌事儀曹郎朱异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禮云朝踐用大罇鄭玄云大罇瓦也有虞氏瓦罇此皆是宗廟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理不容象罇也郊祀貴質罍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俎明堂之禮於郊為文比廟為質請改器用純漆庶合文質之衷舊儀鬯灌求神初獻清酒次

醴終醊禮畢太祝取俎上祭肉當御前以授俎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主祭無授肉之禮請停三獻灌鬯及授俎之法止於一獻清酒舊用太牢按郊用繭栗詩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牛維羊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三牲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牲用特牛從之其堂制十二年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皆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五帝依次而列五人帝配饗在阼階東上北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帝曰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成五位以理而言

明堂無室朱异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旣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或闕帝又曰鄭玄義聽朔必在明堂此則人神混淆莊敬道廢春秋左氏傳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云左右个者謂祀帝堂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旣有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宮之内明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大常丞虞𤄫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筵故堦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於是毀宋太極殿為明堂十二間

○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蔬備薦焉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黄帝居坤維而

配饗座依梁法○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乂執政遂營九室值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並竟不立○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繁役不就終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

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於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禮（時禮部尚書牛弘定議造明堂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樣重檐複屋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憑帝命有司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煬帝大業年中愷又奏之以佗役繁興遂寢）○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以元帝配五人帝五官並從祀迄於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圓丘行事（高祖配圓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令）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祠

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下詔造明堂内出九室樣堂三等每等階各十二上等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等方三百尺高一筵下等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等象黃琮為八角四階安十二階有司奏請從内樣為定堂之高下仍請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准二百四十八尺中等下等並不用又内室各方三筵開四達八窗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享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享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

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或為未允請據鄭玄盧植等說以前梁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共作曹約准面別各餘丈一尺內室別四達八牕檢與古合請依為定其户仍外設而不閉內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為定其蓋屋制據考工記改為四阿請依禮加重檐准太廟安鴟尾堂四向各依方色請施四垣四門及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水外周隄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為梁禮記明堂陰陽錄水行左旋以象天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請減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為梁其外以周圓隄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按三輔黄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敝目殿門准太廟南

門去廟階遠近為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南門别各安三門施元閫四角造三重巍闕此後羣儒紛競各執異議不定且止顯慶元年禮官議太宗不當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宗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謹按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又尋歷代禮儀且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宗祖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宗祖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駮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

人旣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仍祭五方上帝依鄭玄義司農少常伯郝處俊議明堂檢舊禮用鄭玄義新禮用王肅義詔依舊用鄭玄義

復議立明堂

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為九室太常博士唐昕等請為五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議上以五室為便不定又止二年十二月詔祀明堂感帝高祖太宗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三年三月議定下詔改元為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總章三年三月具明堂規制下詔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四總成三百六十十步當中置堂處二儀中定三才之本自降院每面三門同為一宇徘徊五間一周有四時故四面各開門時有三月故

每一所開三門一年有十二月故周廻十二門又易三為陽數二為陰數合而為五所以每門含五閒院

四隅各置重樓其四墉各依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維故四角四樓又有五方水火金木土五方各異色其牆各依本方之色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禮黄琮禮地鄭玄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知地形八方漢武帝立八觚壇以祀地故今為八方之基以象之高丈二尺

徑二百八十尺陽律六陰呂六陰陽數合高丈二尺易三為陽數八為陰數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又漢書九會之數有四十合為二百八八所以階徑二百八十尺通天地綜陰陽也每面三階

周廻十二階漢書天有三階故每面三階地有十二辰故周十二階每階二十五

級按文子從凡至聖有二十五等基上一堂其宇上圓按道德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寧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漢書太極元氣含三為一又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并取四海為家之義又周禮蒼璧禮天鄭注璧圓象天故宇上圓堂每面九間各廣丈九尺按尚書地有九州又易數十故間別丈九尺堂周廻十二門一歲十二月也每門高丈七尺濶丈三尺周易陰數十陽數七合為其高又陽數五陰數八合為其濶堂周廻二十四牕天有二十四氣牕高丈三尺一年十二月并閏濶丈一尺天數一地數十欞二十三天數九地數十并四時二十四明八卦共二十四爻堂心八柱長五十五尺按河圖八柱承天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以為柱之長也堂心之外置四輔天有四輔星八柱四輔之外

第一重二十柱（天數五地數十并五行之數合二十）第二重二十八柱（天有二十八宿）第三重三十二柱（漢書有八節八政八風八音四八三十二）外面周迴三十六柱（按漢書一朞三十六旬）八柱之外柱脩短總有三等（象三才）都合百二十柱（按禮記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為百二十）其上檻周迴二百四柱（易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漢書九會之數有六十）重楣二百一十六條（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大小節級栱總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漢書月會之數六千三百四十五）重幹四百八十九枚（漢書章月二百三十五月閏二百五十四總成四百八十九）下柳七十二枚（象七十二候）上柳八十四枚

漢書推九會之數有七十八司馬彪注莊子云天地四方為六合總成八十四枅六十枚按漢書推太歲之法有六十連拱三百六十枚易一朞之日三百有六十小梁六十枚象六十甲子枅二百二十八枚漢書章中二百二十八方衡一十五重五行生數一十有五南北大梁二根太極生二儀陽馬三十六道易緯有三十六節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漢書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大柖兩重重別三十六條總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時五日一風年七十二風飛檐椽七百二十九枚漢書從子至午其數七百二十九堂檐徑二百八十八尺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并七十二候之數堂上棟去

階上面九十尺天數九地數十以九乘十當九十四檐去地五十五尺太衍之數五十五上以青陽玉葉覆之淮南子曰青陽為天今以青陽之色詔下有司之後猶詳議未決後竟不立武后臨朝垂拱元年有司議圜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元義奏議曰臣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圜丘

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開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太子右諭德沈伯儀議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爲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

昊天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得禮之序莫上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不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配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

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實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尊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太帝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頼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氷等議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

皇帝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古之祠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兼配五祠當依舊無改高宗在功烈而無差豈祀配之有别請奉歴配五祠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至四年二月毁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造明堂因下詔曰時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室為布政之居其制度異諸儀法故不全載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其月明堂成號為萬象神宫天授

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武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以茅布席而祀武太后又於明堂後造佛舍高百餘尺始構為大風振倒又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尋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來未幾復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遶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初為明堂於堂後又為天堂五級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未就

並為天火所焚至重造制度卑狹於前為天堂以安大象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既焚鐘復鼻絕至中宗欲成武太后志乃斷象令短建聖善寺閣以居之其明堂殿於西南楣上又以木於中柱之不欲人見因篤為九龍盤蚪之狀其圓蓋上施二丈金鳳至是改鳳為珠羣龍捧之　天冊萬歲二年五月造成號為通天宮四月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為萬歲通天明年九月又享於通天宮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秋大享復就圓丘行事迄於睿宗之代神龍元年享昊天上帝於東都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崇配其義亦依乾封故事　開元五年行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

造明堂有乖典制遂坼依舊造乾元殿太常博士馮宗等奏議武太后建天樞太儀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過遽加修立今請削彼明堂復乾元殿則堂宇無偏人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志愔等議咸以此堂所置有乖典制請改坼依舊造乾元殿從之每臨御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圓丘行事十年復題乾元殿為明堂而不行享禮二十年季秋大享於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官從祀籩豆罇罍之數與雩禮同時起居舍人王仲丘建議曰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准孝經后

稷配天文王配上帝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引五帝按周禮王將旅上帝祀五帝由此觀之上帝五帝是有差別又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其下文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云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今亦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之義 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䛒素往東都毀之䛒素以毀拆費功乃奏請且拆上層但留下層以為正殿從之復依舊改為乾元殿其大享儀具開元禮 初萬歲通天元年四月鑄九鼎成置於明堂之庭各依四方列焉蔡州鼎名永昌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兖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

少陽徐州鼎名東原揚州鼎名江都荊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千二百石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寫本州山川物產之象仍令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京等分題之左尚令曹元廓畫仍令宰相諸王率南北宿衛兵十餘萬人併杖罷大牛白象等共曳之自元武門外曳入天后自製曳鼎歌詞令曳者唱和焉其時又造大儀鍾斂天下貢金三品竟不成九鼎初成令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璹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為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為炫耀從之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蔡州銘武后自制文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元降鑒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聖人啟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

朝日夕月 周 漢 魏 晉 齊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以柴祀日月星辰鄭衆云實牲體於柴上日者陽精屬天月者陰精屬地陰道卑制於陽故月屬天而從於陽有同實柴之義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牲幣俱色赤樂與祭五帝樂同禮神之玉以珪璧珪璧邸為璧取殺於上帝殺色界切王搢大珪執鎮珪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人事君也王者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故常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況人得不事耶君子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故本二分也王服玄冕所以尚質自朝至暮行祭之禮先以牲幣於柴上而燔之升煙於天以同五帝之儀

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但四氣之時有分有合二分之日祭謂分也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之是合也大報配祭之時日燎於壇月埋於坎瘞埋之時自血始燔燎之時自氣先合為大祭分為中祭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其理宜重用犢分祭宜輕輕則用少牢拜日於東郊拜月於西郊者此因而祭於郊也郊特牲大報之時掃地而祭燔柴而郊就陽位也祭法分祭之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以少牢在壇上不於地也至時於二祭所用珪玉亦無差別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此會同以春也禮日於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

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祀月於北郊者太陰之精以為地神也若王巡狩會盟燔柴升烟以祭日是君自以君道而祭陽也方伯之會盟則瘞埋以祭月是臣自以臣道而祭陰○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始郊太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以郊泰時質明出行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即為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遂朝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羣公無四朝之事○魏文帝詔曰天子拜日東門之外禮方明也而漢儀煩褻似家人之事非尊天之道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門之外而正月非二分之義秘書監

薛靖論云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西遊幸其堂之官及拜官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為疑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得古禮○晉因之武帝太

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溫未適不可親出詔曰頃方難未平今戎事已息此禮為大遂親朝日○齊末東昏侯永元元年何佟之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故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得義矣今按漢儀上祼周禮春分之義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於東郊今正殿即會行禮之廷宜常以春分

正殿之廷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佟之謂魏代所行善得與奪之衷今謂以春分朝於殿廷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廷東西向而拜月此所謂正於日月以端其位服無旒藻之飾蓋本天至質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以玄冕三旒近代祀天服袞冕十二旒極文章之美則是古今禮變禮天朝日服宜有異頃代天子小朝會服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卽今朝之服次袞冕者也竊謂宜服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後魏孝文

帝太和十五年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日月有餘閏行無常准今若一以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禮於西尋情卽禮不可施行昔曹魏薛靖以為朝日取月一日為朔夕月三日為朏朔者月形始著今未知朏朔二分何者為是游明根等對曰考按舊式准校衆議宜從朏月○後周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珪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圓

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為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禮如朝日也○隋因之開皇初於國東春明門外為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門外為坎深三尺廣四丈為壇於坎中高一丈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大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各用方色犢備開元禮

禋六宗虞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後魏

虞書云禋于六宗○周制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平帝元始中王莽孔光等奏曰祀典功施於人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是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岳瀆皆六宗之屬○後漢安帝元初六年三月庚辰初立六宗祀天地四方之神於洛陽西北戌亥之地比於太社時司空李郃奏曰按尚書禋於六宗漢興亦不廢今宜復舊制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於六宗此之謂也鄭玄曰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於陽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

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是為六宗 ○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明帝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為六子之卦故不廢矣景初二年改祀太極中和之氣時大講其神散騎常侍劉劭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時從其義 ○晉初罷其祀時司馬彪表云六宗之禮不應特立新禮遂廢後復立六宗祀因魏舊事時摯虞奏按舜受終禋於六宗漢魏相仍著為貴祀凡崇禮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從之 ○後魏明元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至孝文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於

郊天壇時大議禋祀之禮高閭曰六宗之祀議者不同凡十一家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為一位而祭之帝曰尚書稱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禋非地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闕其地故稱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圓丘五帝在焉其幣牲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於六宗一祭而祀備焉六祭俱備無煩別立

○試評曰虞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子之卦為六宗者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

後漢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者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孔安國言寒暑日月水旱為六宗者於理有乖鄭玄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六宗者並是星質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魏劉劭以冲和之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禋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其間有張迪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等並不堪録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為六宗於義為當何者按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則禋祀

在祀天不屬別神及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或曰書旣云類上帝何更言禋者此叙巡狩記禮之次矣將出征肆類也禋宗徧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而迷郊祀之禮乎

大禘

夏 殷 周 秦 漢 魏 東晉 宋 後周 隋 大唐

禘之義禘字亦從虫昔今取祭義故從示自伊耆之代而有其禮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為田事

故以報之或云神農即伊耆也若爾則神農初為田事不可自祭為先穡此說非又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後子孫為天子者始蜡祭其先祖造田者故有先穡樂以由桴土鼓明堂位曰土鼓由桴葦籥伊耆之樂也蜡也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萬物有功加於人者祭之以報造者配之也或云堯亦伊耆氏按尚書云堯崩四海遏密八音則由桴土鼓非堯代樂明矣伊耆乃堯以前之天子也○夏后氏更名曰嘉平廣雅曰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成就而報其功○殷更名曰清祀廣雅曰清潔而祭祀也據廣雅夏則曰清祀殷曰嘉平今按風俗通及蔡邕章句耳未詳孰是○周因之復名大蜡天子之蜡故曰大蜡以歲十二月建亥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春官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牲胸而磔之

為禓焉崔靈恩云禓祭用少牢行一獻之禮禓音普遍切其祭以主日也主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著莫大焉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配以月餘百神從祀於下所禓之神有八一曰先禓二曰司禓先禓若神農為主司禓若稷為主三曰農農田畯也鄭衆曰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四曰郵表畷謂田畯於田井畔相連之所造田舍焉為郵亭屋宇督約百姓之處五曰貓虎所以迎貓為食田鼠也迎虎為食田豕也鼠豕能為田害故迎貓虎之神而祭焉六曰防防所蓄水亦以障水七曰水墉水墉溝也一云似池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八曰昆蟲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能為穀害索鬼神而致百物百物者謂五方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等以其能興雲致雨有功而益於人

者其動物則羽蠃毛鱗介四靈等用六奏之樂大司樂云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蠃力果切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之六奏而禮畢東方之祭用太蔟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方用黄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遲墳衍孔竅則小是其所以為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麟鳳龜龍又云禬則龡豳頌擊土鼓豳頌即七月穫稻作酒之頌謂之頌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八禬以記四

方四方方各有祭四方年不順成八䄍不通以謹人財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䄍焉使人謹於財用順成之方其䄍乃通以移音異人也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羡之餘也移以豉切服以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殺色界切送終喪殺所為息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祭謂既䄍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以伊耆氏初為䄍故立官以名焉而掌其事通其休息論語曰黃衣狐裘野夫黃冠黃冠草服言祭以息人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也又云大羅氏之職掌鳥獸皆入大羅氏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修祭禽之禮是也其執貢者戴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既䄍而收人息

已故既䄍君子不興功收謂收斂積聚也息人之祭與䄍不同則黃衣黃冠而祭是臘也建亥之月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燕會故子貢觀於䄍謂孔子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言以謹禮儀為序今恣情飲酒載號載呶未知其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言此是報人一年勞苦今一日歡休故恣其醉君子之恩澤也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秦初因曰臘後復曰嘉平臘者獵也田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也又曰臘索羣小神而祭之或云臘接也新故交接伏臘大祭而報功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飲非迎氣故但送而不迎○漢因復曰臘或曰臘之名始自漢氏按左傳虞不臘矣是已有臘始漢之說非也季冬之月星廻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言祭宗廟旁祭五祀蓋同一日自此而始非舊

典○魏因之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得土而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議古禮歲終聚合百物祭宗廟謂之䄍皆有常日

臨時造請而用之又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為歲首故以寅始用午祖戌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傳著五行以為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尚書易經說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行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為土土位西南黄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為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

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東晉元帝大興二年未臘前一日詔明日當為范氏從母舉哀百官戒嚴尚書郎張亮議曰天子祭宗廟社稷鼎俎既陳不得終事者四若五服之喪以常降者不以廢從母無服之喪不宜廢事舉哀又禮祭之明日改祭於祊以繹皇尸殷謂之肜周謂之繹今雖未施肜繹之祭先王之典聖人重不忘但大臘之日休息黎衆百日之勤一日之澤未可戒嚴○宋因之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後

周以十月祭神農伊耆以下至毛介等神於五郊五方天地星宿四靈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䄍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為小壇於其側自嶽鎮以下則各為坎餘於平地皇帝為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五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以下中大夫獻七宿以下自天帝至羽毛之牲玉帛皆從燎餘從瘞祭畢帝如南郊便殿明日乃䄍訖又如西郊䄍訖

又至北郊祭訖還宫○隋初因以孟冬下亥䄍百神開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䄍可也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䄍考之前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䄍者停可以十二月為臘於是始革前制前周姬氏後周宇文氏○大唐貞觀十一年房玄齡等議曰按月令䄍法唯祭天宗近代䄍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季冬寅日䄍祭百神於南郊大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簠簋甄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

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
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别冬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
於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宫二十八宿五
方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鱗羽臝毛介水墉坊郵
表畷猫虎及龍麟朱鳥白獸元武方别各用少牢一每
座籩豆各二簠簋瓿俎各一蜡祭凡百八十七座當方
年穀不登則闕其祀䄍之明日又祭社稷於社宫如春
秋二仲之禮開元中制儀季冬臘日蜡百神於南郊之

壇若其方不登則闕之其儀具開元禮

靈星周　漢　東晉　大唐

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東南祭之就歲星之位也歲星為星之始最尊故就其位王者所以復祭靈星者為人祈時以種五穀故別報其功也五經通義曰靈星為立尸故云絲衣其紑載弁絿絿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今按鳬鷖詩每云尸據傳天子諸侯祭社稷尸也今祀靈星言公尸未詳所出絿音芳休切○漢興八年高帝命郡國縣邑立靈星祠時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至今血食以其有播種之功也於是高帝命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一云靈星龍左角為天田主穀農祥晨見而祭之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

稷又配食星也常以歲時祀以牛古時歲再祭靈星春秋用少牢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童男十六人即古之二羽舞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次耘耨驅爵穫刈舂簸之形象成功也○東晉靈星配饗南郊不特置祀　大唐開元禮立秋之後祀靈星於國城東南天寶四載勅升為中祠

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周　後漢　晉　東晉　隋　大唐

周制太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祠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槱積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祠皆積柴實牲體焉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或曰中能上能下能祀五帝以用實柴之禮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司命文昌宮星也風師箕也）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雨師畢也能音台）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秋分日享壽星於南郊（壽星南極老人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後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巳丑日祀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又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立心星廟於城南常以季秋祀之○

晉以仲秋月祀於國都遠郊老人星廟季秋祀心星於南郊壇心星廟○東晉以來配饗南郊不復特立○隋令太史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廷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祀天皇大帝天一太一日月五星句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丈人星孫星都四十六座凡應合祀享官亦大盥給除穢氣散樂先齋一日服之以自潔其儀本之齋制○大唐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勅宜令所司特置壽星壇恒以千秋節日修其祠典又勅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

角亢七宿著之恒式其儀具開元禮天寶四載勅風伯雨師並宜升入中祀仍令諸郡各置一壇因春秋祭社之日同申享祀至九月勅諸郡風伯壇置在壇之東雨師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壇造其祭官准祭社例取太守下充天寶五載四月詔曰發生震蟄雷為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大施於動植今風伯雨師久列於常祀唯此震雷未登於羣望其以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祭其牲別置於祭器也

通典卷四十四

通典卷四十五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五 吉四

方丘 神州后土附 顓頊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王者父天母地故庖羲氏俯而觀法焉○顓頊乃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 火當為北北陰位也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聚羣神使各有序

○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周制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地祇主崑崙也必於澤中者所謂因下以事地其丘在國之北就陰位禮神之玉以黃琮琮八方象地牲用黃犢幣用黃繒大宗伯云黃琮禮地下文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幣皆宜以黃王及尸同服大裘祭地之服無文崔靈恩賈公彥孔穎達皆云與祭天同服今按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是同器也王制云天地之牛角繭栗是同牲也又鉤命決云地配以后稷又配祭同也此類頗多凡覆載功齊煦育德一尚質之義安有二哉配以后稷按鉤命決釋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是也其樂則大司樂云

凡樂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乃後合樂而祭焉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也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以之為宮用聲類求之凡祭天地宗廟之樂無商者尚柔商堅剛也靈鼗六面鼓也孫竹竹支根之末生者也空桑山名

其神州地祇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內地名也先儒皆引禹受地統書云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按皇地祇鄭玄以為崑崙即是土地高着之稱既舉最高為稱是知四和之地皆及之至於神州但方五千里而已故不云丘而言郊

玉用兩珪五寸有邸僢而同邸也所謂祠於北郊神州之神僢僢音昌絹反兩足相向之義牲用黝犢地官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云謂祭地北郊幣用黑繒幣黑色無文按崑崙牲幣用黑色則神不宜異也其壇於北郊築土為壇名曰太折祭法云瘞埋於太折祭地也注云折照晰昭明之名尊神配亦以后稷鈎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其樂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備五齊若神州則醴齊而下四齊七獻本擬大祫九獻以外神無祼故七獻王及尸服齋戒乘路酒罇薦葅醢之器藉神席槀秸蒲越及鷄人呼晨司樂宿懸掌次設次大宗伯攝亞獻並如圓丘

其日王服大裘立於方丘東南西面乃奏函鍾為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幷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天地之祭惟圜丘方丘備此二始謂圜丘之先奏圜鍾為宮之樂次燎牲及玉幣也方丘則先奏函鍾為宮之樂次則瘞埋血及玉幣二者在正祭之前故云二始）尸前既置玉幣等訖次則王以匏片為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位謂之朝踐（所謂陶匏象天地之性）次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齊攝王后之獻凡二獻也次薦孰於神座前畢王更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醍齊以亞之所謂饋食之

獻凡四獻也尸乃食食訖王更酳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次酳饋食之醍齊以亞之所謂再獻凡六獻也次諸臣為賔酳沈齊以獻尸凡七也王每獻酒皆作樂一終○漢高帝定天下後詔御史置祠祀官女巫漢初因秦滅學禮經在人閒潛出所以祠祀未修典禮用女巫者未多其梁巫主祠天地武帝即位曰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於是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遂立后土祠於汾陰

脽音誰上澤中為五壇壇方五丈高六尺壇一黃犢以高帝配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者衣尚黃始用樂舞帝親遙拜如上帝禮從寬舒等議至宣帝修武帝故事閒歲正月一日至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初從河東后土於長安北郊時丞相匡衡奏言祭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故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享焉今祀后土反東之少陽宜從之長安後以帝無繼嗣復汾陰后土如故帝崩皇太后詔復北郊長安平帝立地與天合祭於南郊壇時從王莽議事見郊天篇

○後漢光武中元二年營北郊祀地祇在雒陽城北四

里為方壇四陛還呂太后於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以配地祇正月辛未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中岳位在未四岳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河西濟北淮東河南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陛衛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五岳共牛一四海四瀆共牛一羣神共牛二樂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於壇北明帝永平二年正月上丁祀南郊畢

次郊○魏明帝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后以舜妃伊耆氏配北郊所祭以武宣皇后配時高堂隆上表云古來娥英姜姒盛德之妃未有配食於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於汾陰亦以高帝配唯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為配地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謂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也魚豢議曰宜以宣后配地蜀主劉備即位營北郊於成都○晉武帝受禪後泰始二年定郊祀地郊先后配是年并圓方二丘於南北郊更修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時從有司議云古者郊丘不異十一月庚寅帝親祀於南郊自後方澤不別立○東晉元帝大興二年北

郊未立地祇共在天郊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成帝咸和八年於覆舟山南立地郊以宣穆張皇后配五岳四望四海四瀆五湖諸山江等凡四十四神及諸小山從祀此依魏氏故事非晉舊也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巳祀北郊帝皆親奉牲用玄時將北郊太常顧和表按後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於是從和議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代多以騂騊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同用玄牲

○宋武帝永初二年親祀南北郊

孝武帝大明三年移北郊於鍾山北原道西與南郊相

對後還舊處初晉始置於霞舟山南至此移之廢帝以舊地吉祥復之○齊高帝受禪建元二年正月次辛祀北郊犠牲之色依舊不改時從王儉議而無配武帝永明五年議郊祀用正月次辛瘞后土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衮冕用次辛之義已注天郊○梁武帝制北郊為壇於國之北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一陛其為外壝再重常與南郊間歲正月上辛祀后土於壇上以德后配禮以黄琮五官先農五岳及國内山川皆從祀地攢題曰后地座用上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馥省除

四望座（博士明山賓議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座疑為重遂省四望座也）松江浙江五湖鍾山白石山並留之如故帝行一獻之禮（議在南郊文）○陳武帝受禪亦以閒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於北郊以皇妣昭后配及文帝天嘉中改以德皇帝配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祠部郎中王元規議舊壇上徑廣九丈三尺請加七尺以則地義下徑廣十五丈取三分益一高丈五寸請加尺五寸取二倍漢家之數）○後魏道武即帝位二年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壇兆制同南郊五岳名山在中壝內四瀆大川於外壝內

后土神元后共用玄牲一玉用兩珪有邸幣用束帛五岳等共牛一祭畢瘞牲體於壇北亥地其後夏至祭地於方澤用幣牲之屬與二郊同○北齊制三年一祭以夏日至禘崑崙皇地祇於方澤以武德皇后配爲壇在國北郊壇廣輪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階其外爲三壝相去廣狹同圓丘壝外大營廣輪三百二十步餘如圓丘又爲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壝之外廣深丈二尺禮以黄琮束帛神州社稷天下山水並從祀用牲十二犢同圓丘○後周祭后土地祇於國北郊六里爲壇壇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尺方

各一陛每尺一級其壝八以神農配牲以其方之色神面徑百二十步内壝半之州壇在其右以獻侯莫那配焉壇崇一丈方四丈其壇如方丘莫那則周文帝之遠祖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北郊十四里為方壇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成則重也以太祖武元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宮州咸州揚州其九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九州神座於壇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宮州咸州東北方揚州東南方九州山海以下各以方面八陛之間唯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

地祇配帝等牲用黄犢二神州以下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墳衍等加羊豕各九孟冬祭神州於北郊亦以太祖武元配牲用犢二凡大祀養牲在滌九旬（昊天五帝日月星地祇神州宗廟社稷）中祀三旬（星辰五祀四望）小祀一旬（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諸星山川）其牲方色難備者聽以純色代煬帝大業元年孟冬祭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大唐制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之北郊十四里為方丘壇因隋制以景帝配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配帝）

在壇上神州在壇第二等五岳以下三十七座於壇下外壝之内丘陵等三十座於壝外地祇及配帝牲用黃犢二神州黝犢一岳鎮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於北郊太常博士陸遵楷張羅師擢無二許子儒等議稱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郊東晉成帝咸和中議北郊用正月皆無明據武德來禮令即用十月為是陰用事故於此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景帝配牲用黝犢二貞觀中奉高祖配地郊永徽中廢神州之祀禮部尚書許敬宗奏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地分為二既無典據又不通請合為一祀乾封初又詔依舊祀神州皇地祇壇依舊於渭水北置二年詔以高祖太武皇帝崇配方丘等祀司禮少常

伯郝處俊等奏撿舊禮以代祖元皇配感帝兼配神州顯慶禮廢感帝祀以高祖配昊天兼配神州議備郊天篇

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於南郊有司議唯祭昊天上帝續議請設皇地祇位時諫議大夫賈曾上表論合設皇地祇位語具郊天篇

開元二十一年夏日至祀皇地祇於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於北郊以太宗配其儀備開元禮初中書令房玄齡與禮官議以為依禮有益於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托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迎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

開元十一年玄宗自東都將還西京便幸并州至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祠后土於汾陰脽上

太史奏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風繞壇日揚其光舊祠堂為婦人塐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塐像就祠中配焉至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二十年車駕欲幸太原中書令蕭嵩上言云十一年親祠后土為蒼生祈穀自是神明昭祐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脽上前後數四伏請准舊事至后土行報賽之禮從之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祀后土於脽上其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於生成庶憑休和惠及黎獻博厚之位粤在汾陰肅恭時巡用昭

舊典敬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瘞禮式展誠慤睿宗皇帝配神作主禮畢令所司刊石祠所上自為文

社稷顓頊 高辛 唐 虞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顓頊祀共工氏子勾龍為社祭法曰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子柱為稷祭法曰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故祀為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為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無可繼者故止先王之制法施於人則祀之○周制天子立

三社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羣衆也為百官及兆人所置立於庫門內之西立之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鄭玄曰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在右也案公羊魯桓公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是也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於籍田立之按詩周頌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既因籍田遂以祈社則是籍田中立之王親籍田所以供粢盛故因立社以祈之亡國之社曰亳社廟門之外立之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穀梁傳云以滅國之社為廟屏諸侯立三社祭法云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亦為百官下及萬人所置於皐門之西立之按諸侯三門外曰皐次曰應內曰路自為立社曰侯社亦於籍田

中立之按祭義諸侯亦有籍田故亳社立處蓋與天子同按春秋云亳社災注云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大夫以下立一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族人合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鄭特牲曰惟為社事單出里但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勾龍配之稷周棄配之據先儒所說不同王肅之徒即云但祭勾龍后稷人神而已非為配祭與鄭更相析難別有評議不復具論按兩家所釋鄭義為長故今據以為說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謂若地官司徒職云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等各有所育羣生賴之故於土生物處別立其名為社援神契云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穀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以五土雖各有

所生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此四者雖出材用等物於五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於五土之中別旌異原隰之祇以報之以其能生五穀名其神但五穀不可遍言以稷為五穀之長春生秋成最得中和之氣故取以名其神表言其處能生稷也非謂止祭其穀粒故援神契云社者土地之主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又禮記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稷以其俱是土神也

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壇築牆開四面門

且社稷陰神皆以北面為尊地道長右故稷在西也知北面及有牆者郊特牲說社云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是也

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為壇廣五丈

春秋大義曰天子社壇博五丈諸侯半之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

諸侯則但用當方之色為壇皆立樹以表

其處又別為主以象其神禮記大傳說牧野之事云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社又尚書甘誓云不用命戮於社則天子諸侯軍行皆載社主也其主鄭注但云蓋用石為之以石為土類故也大夫以下但各以地所宜之木而立之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所宜之木遂以名其社禮神之玉蓋用兩珪有邸典瑞云兩珪有邸以祀四望崔靈恩云社稷同四望具玉蓋同也以珪銳首象土生物其牲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地官牧人云陰祀用黝牲鄭注云陰祀謂祭地北郊及社稷也但社稷各牢不同牲也故云皆也用黑幣按牲幣同色日用甲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按周初未制禮之時日猶用戊故名誥云戊午乃社於新邑祭日

之晨王及尸皆服絺冕司服云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知有尸者鳧鷖詩所謂公尸樂則大司樂云奏太族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太族陽聲第二者應鍾為之合地祇謂神州社稷也用三獻禮器云三獻文鄭注謂祭社稷五祀也其禮取血先瘞於所祭之處以為祭始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次則禮神以玉時尸前薦爓肉及脯醢籩豆郊特牲云三獻爓王則酌大罍中酒以獻尸大罍瓦罍所謂朝踐之獻是為一獻也至薦熟時宗伯亦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每獻酒奏太族等樂一終尸食訖賓長酌酳尸謂之三獻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

以達天地之氣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絶其陽通其陰而已亳殷之社殷都亳也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柴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春秋公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亳社有所祈求禱祠則祭之以刑官為之尸喪祝掌其禮秋官士師職曰若祭勝國之社則為之尸鄭玄注刑官為尸略之也春官喪祝職云掌勝國邑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焉○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者為萬人求福報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不可偏敬故立社稷而祭焉自經籍灰燼互執不同鄭玄注社稷者土穀之神句龍后稷以

配食也按所據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君南嚮於北墉下荅陰之義又云社者神地之道又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王肅云勾龍周棄並為五官故祀為社稷按所據左氏傳云勾龍為后土祀以為社故曰伐鼓於社責上公也今俗猶言社公上公之義耳又牲用大牢與地不同若稷是穀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乎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各有通途但昔來所習謂鄭為長故依

鄭義試評曰按崔靈恩以鄭為長稱當矣何者按公者尊稱以人尊社故曰社公王肅以俗言社公及以社為上公者俗言天公雷公豈上公乎又日蝕伐鼓於社責陰助陽之義也夫陽為君陰為臣日蝕者陰蝕陽也君弱臣強是以伐鼓於社云責上公耳若句龍周棄為社則不得先五岳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復云以無配食字是正神者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亦無配食之説豈得不謂郊天者乎且人鬼之道

不用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稷者土有生長之功立其神因以稷名之鄭據孝經説曰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五穀之神孝經援神契云稷乃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今按本無正神人感其功欲美報之因以稷名所以稷名神者五穀之長故也○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枌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曰枌榆鄉名高帝里社　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因命縣為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以羊彘人里

各自裁以祠隨豐儉也平帝時王莽奏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稷種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徐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斗〇後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太社稷於洛陽在宗廟之右周禮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皆方壇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取土苞白茅授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漢惟有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立社無屋有牆門而已必受霜露風雨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漢儀使者監祠

南向立不拜郡縣皆置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理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魏自漢後但太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博士孔晁謂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云禮記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言為羣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今並立二社二神二位同時俱祭於事為重於禮為黷宜省除一社以從舊典劉喜難曰祭法為羣姓立社若如晁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為下云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自立為五祀若是使羣姓私立何得踰於諸侯而祭七祀乎却為羣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於天取財於地普天率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以為煩黷耶明帝祭社但稱皇帝王肅議太尉等祭祀

但稱名不稱臣每有
事須告皆遣祝史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
神其并社之祀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
有其義穀梁傳曰天子親耕故自立社
為籍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本為百姓立社而
祈報焉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武帝引景侯王肅
之論曰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大社則
曰王者布下圻内為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之於
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太社天子為人而祀故稱天子
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羣姓之衆
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若夫里社其數不一蓋以里
所為名左氏傳盟於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不稱太
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前被勑尚書召誥云
社於新邑唯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義也郊特牲曰社
稷太牢必據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

者則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存之有義除之無據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社壝無稷字說者以為約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大社復為立京都也詒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宋仍晉舊無所改作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何佟之議其神一位北向稷東向齋官社壇東北南向立以西為上諸執事西向立以

南為上稷名太稷兼祠部郎中何佟之議按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荅陰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荅之為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而齋官在帝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為稷社甚乖禮意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陽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在社壇東北南向立以西為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為上稷依禮無兼稱若欲尊崇正可名太稷豈得稷社耶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云君南向荅陽也臣北向荅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立應北向陰氣向北則立宜向南今二郊一限南向皇帝奠幣東西向故知壇墠無係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羣神小祠類皆向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理議與佟之相難凡三往反有司議治禮無的然明據佟之議乃行也

○梁社稷在太廟西天監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丞牽牲太祝令贊牲其初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剏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牆並隨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及臘又各祠社稷於壇百姓則二十五家為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旱禱祈祠具通其豐約舊太社廩犧吏牽牲司農省牲大祝史贊牲天監中明山賔議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實為重今公卿貴臣親執盛禮而令微吏牽牲頗為輕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禮祭社稷無親牽牲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贊牲帝唯以太祝贊牲為疑又以司農省牲於理似傷廩犧吏執紖即事誠卑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山賔議於是遂定至大同初又加官稷并前為五壇○陳依梁而帝社以三牲

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為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黄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其儀本之齊制敦音對○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句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祠○北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祠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後周立社稷於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立

於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各祭百姓亦各為社○大唐社稷亦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武太后天授三年九月為社至長安四年三月制社依舊用八月神龍元年改先農壇為帝社壇於太壇西立帝社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異於太社時祝欽明與禮官等奏經典並無先農之文永徽年中猶名籍田垂拱以後改為先農然先農與社本是一神其先農壇請改

為帝社以應王社之義其祭先農改為帝社仍請准令用孟春吉亥祀后土以勾龍配制從之又其年五月詔於東都建置太社令禮官議立社太常少卿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玄議以為社主用石又按後魏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官博士議社主制度長短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請准五數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

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則神道設教法象有憑其尺請用古尺又檢舊社稷壇上四方布以方色唯中央數尺飾以黄土禮官韋叔夏等又議曰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廣五丈各分置四方色訖上冒以黄土說者云冒以黄土象王者覆被四方據此合用黄土遍覆壇上今檢舊壇之上亦備方色唯中央數尺飾以黄土則是覆被之道有所不及既乖舊制請準古改造於是以方色飾壇之四面及四陛其上則以黄

土霞之天寶三載二月詔社稷列為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後社稷升為大祀大歴六年十一月勅中祀並用少牢至貞元五年九月國子祭酒包佶奏請社稷復依正禮用太牢詔從之

通典卷四十五

通典卷四十六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六　吉五

山川黄帝　虞　周　秦　漢　後漢　魏　宋　梁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黄帝祭於山川與爲多焉與比也比吉祭祀山川黄帝最多○虞氏秩於山川徧於羣神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周制四坎壇祭四方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則每方各爲壇爲坎

以血祭祭五岳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以埋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各順其性之含藏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皆因以祭之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幣亦隨牲色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云望祀謂五岳四鎮四瀆器用蜃鬯人云凡四方山川用蜃用五獻禮器云五獻祭注云謂祭四望山川祭日王及尸皆服毳冕司服注云毳冕畫虎蜼謂宗彝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史記云周公祀太山以召公為尸是有尸也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者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岳四鎮四瀆奏蕤賓歌

函鍾舞大夏以祀山川蕤賓陽聲次四其祭之岳鎮則升血爲始四瀆則沈血爲始覲禮云祭山升祭川曰浮沈也爾雅云祭山曰庋懸祭川曰浮沈也庋音久委反次薦豆籩及爛肉爲朝踐故大祭用腥則次祀用爛也爛謂沈肉於湯也故鄭云沈肉曰爛時王酌盎齊以獻所謂朝踐之獻也大宗伯亞獻亦以盎齊至熟王酌清酒以獻尸亞者亦清酒所謂饋食之獻通前四獻也尸食訖王又酌清酒以酳尸凡五獻也○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川鬼神可得而序於是自崤以東名山大川祠崤即今之陜郡二崤曰太

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禱因泮凍解凍也秋涸凍涸讀與冱同音冱凝也春解秋凝冬塞先代反禱祠謂報其所祈下禱塞同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薄山襄山也說者云在河東一曰在潼關北十餘里而此云自華以西者今則闕鄉之南山連延西出並得華山之名嶽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蜀之崏山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嶽爾雅云河西曰嶽說者咸云嶽即吳嶽也今此有嶽山又有吳山則吳嶽非一山但未詳嶽之所在徐廣云嶽山在武功地理志武功無嶽但有垂山岐山在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故俗呼爲箭括嶺吳山在今汧陽郡之吳山縣鴻冢者黃帝臣鬼臾區號大鴻

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峪在隴氐道也名川四曰河祠臨晉即今之馮翊郡朝邑縣界沔祠漢中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漢中郡也湫泉祠朝那湫泉在安定郡界清徹可愛不容穢濁或有諠汚輒興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所居也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以新穀祭其河加有嘗醪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騂駒四灞滻灃澇涇渭長水皆在大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謂加車及騂駒之屬○漢孝文十二

年五穀不登詔增修山川羣祀詔曰比年五穀不登欲增諸神祀按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因典禮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武帝因巡狩禮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行遇親祠者乃用駒○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魏文帝黄初三年禮五岳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璋○宋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有司奏奠祭霍山殿中郎五景先議宜使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器用陶匏藉用茅為壇兆時不用

蜃同郊祀以爵獻凡肴饌種數依社祭○梁令郡國有五岳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若海應祀者皆孟春仲冬祀之○後魏景穆帝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隂春秋遣有司祭其山川諸神三百二十四所每歳十月遣祠官詣州鎮徧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界内而祈謁王畿内諸山川有水旱則禱之太武帝南征造恒山祀太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後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

山大川○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呉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在東夷中遥祀兾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祀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並令多植松栢○大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岳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南岳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廣州南瀆大江於益州

中岳嵩山於洛州西岳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岳恒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先天二年封華岳神爲金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岳神爲中天王南岳神爲司天王北岳神爲安天王六載河瀆封爲靈源公濟瀆封爲清泉公江瀆封爲廣源公淮瀆封爲長源公會稽山爲永興公岳山爲成德公霍山

爲應聖公醫巫閭山爲廣寧公八載閏六月封太白山
爲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岳外並宣封公十載正
月以東海爲廣德王南海爲廣利王西海爲廣潤王北
海爲廣澤王分命卿監諸岳瀆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
時備禮兼冊祭儀具開元禮武德二年十月上親祀華
岳舊儀岳瀆以上祝版御
署訖北面再拜武太后證聖元年十月有司上言曰謹
按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請依
舊議五岳以下署而不拜制可之開元元年太常奏伏
准唐禮祭五岳四瀆皆稱嗣天子祝版皆進署切以舜
典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不合稱嗣天子及親署
其祝文伏請稱皇帝謹遣某乙敬祭於某岳瀆之神從

之貞元四年五月太常卿苗晉奏五岳四瀆其神版並合御署至上元元年中祠小祠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饗祭日所司准程先取署附驛發遣勑旨宜依仍委所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初開元九年十二月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神祠是山林之神也非正眞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眞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勑五岳各置眞君祠一所

籍田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於南郊籍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倡率

天下使務農田春秋傳曰郊而後耕遂籍人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籍天子田千畝於南郊諸侯百畝謂借於東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推發也諸侯三公冕而青紘躬秉耒三公五推諸侯九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稑之種以獻於王使後宮藏種而又生之太常係穀種黍稷種稑使內宰後宮生之者示衆類孳息之祥且佐王於耕事所以供自盡於郊廟也稑早也種晚也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其屬庶人也耨鋤也王籍謂王者籍田千畝所親帥公卿以下親耕之處也庶人終於千畝故曰帥其屬耕耨王籍入其收也○漢文

帝制曰農天下之本遂開籍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粢黍稷也盛器謂簠簋）舊儀春始親耕於籍田官祀先農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先農神農也五經要義云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種百穀萬斛爲立籍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羣望之祀以爲粢盛景帝詔曰朕親耕爲天下先昭帝幼即位耕於鉤盾弄田（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於懷縣其籍田儀正月始耕常以

乙日祠先農及耕於乙地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皆勸人始耕○魏氏天子親耕籍田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於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籍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

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爲北千畝帝御木輅以耕太牢祀先農自惠帝後禮廢矣○東晉元年將修耕籍事竟不行時朝議至尊應躬祀先農不賀循曰漢儀無躬祭之文然王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北則絺冕以此不爲無親祭之義○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時史學生山謙之以科鳩集其儀因自奏聞詔言酌斟衆條造定圖注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於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

之人出種稑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
先農一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三蓋車
駕蒼駟建青旂著通天冠蒼幘青衮佩蒼玉藩王以下
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
郊廟儀至籍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
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
羣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
反士九推九反籍令率其屬耕竟畝洒種即耰禮畢乃

班下州縣悉備其禮焉○齊武帝永平中耕籍田用丁亥時有司奏正月丁亥可祀先農比來並用立春後亥王儉以為亥日籍田經記無文助教周山文議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甲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甲有事於地用辰何佟之云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鄭以為不必丁亥今但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得丁則用已亥辛亥苟有亥焉可也漢文用此日耕籍祠先農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且亥既水辰含育有生播厥取吉其在茲乎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從五輅後○梁初依宋齊禮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以啓蟄而耕時在二月內尚書云以殷仲春籍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

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沐浴裸饗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禮云親載耒耜措於參保介之御間則置所乘輅上）普通二年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别有親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反○後魏太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内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大麥小麥色别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爲大

營於外設御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爲壇行禮播殖九穀納於神倉以擬粢盛穰藁以餇犧牲○大唐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親祭先農籍於千畝之甸初議籍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籍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太宗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已在東矣又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且朕見在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　武后改籍田爲先農壇神龍初復改先農壇

爲帝社稷祝欽明奏曰按祭法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其社在籍田之中詩載芟篇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具社稷篇中開元二十三年二月親祀神農於東郊勾芒配禮畢躬御耒耜籍於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玄宗欲重勸耕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壠乃止耕畢輦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其儀備開元禮

先蠶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仲春天官内宰詔后帥内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

爲祭服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季春吉巳王后享先蠶先蠶天駟也享先蠶而後躬桑示率先天下也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於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愛蠶食也有司主山林之官也禁原蠶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爲傷馬○漢皇后蠶於東郊其儀春桑生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祀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館皆賜從

桑者絲皇后自行窳音俞○後漢皇后四月帥公卿列侯夫人蠶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四馬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闟音翕戟雒陽令奉引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武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畢還宮祀先蠶禮以少牢凡蠶絲絮織飾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

羣神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縦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宮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魏文帝黄初七年皇后蠶於北郊依周典也○晉武帝太康六年蠶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音貴馬女尚書着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夫人九

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持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簿上躬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徹饌頒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鄉縣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即御座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

城西白石里爲蠶所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蠶觀其禮皆循晉氏

○北齊爲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外有蠶宮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殿一區置蠶宮令丞宦者爲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陛陛各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横路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開一門有緣襜襦褠衣黄履以供蠶母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黄帝軒轅氏

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壇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宫升桑壇東陛即御座女尚書執筐女尚衣執鉤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陛執筐者處左執鉤者居右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即御座内命婦以次就桑服鞠衣者採五條展衣褖衣者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切之授世婦洒一簿凡應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壇還便殿設勞酒頒賚而還○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六宫三妃三㚤音弋 婦官名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

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少牢親進祭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令二嬪爲亞獻終獻因而躬桑○隋制先蠶壇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之禮祭訖親桑於位壇東面尚功進金鉤典制奉筐皇后採三條反鉤命婦各依班採五條九條止世婦於蠶母受切桑灑訖皇后乃還自齊及周隋其典法多依晉儀亦時有損益○大唐顯慶元年三月辛巳皇后武氏先天二年三月辛卯皇后王氏乾元二年

三月已巳皇后張氏並有事於先蠶其儀備開元禮

通典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六十五 史部

通典卷四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七 吉六

天子宗廟 唐 虞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昔者先王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廟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因新物而薦享以申孝敬遠祖非一不可偏追故親盡

而止唐虞立五廟鄭玄按禮緯元命包云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其祭尚氣先迎牲殺於庭取血告於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王祼以鬱鬯血腥爓祭用氣者也尚謂先薦之夏氏因之夏太祖無功而不立自禹與二昭二穆也○殷制七廟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王制云天子七廟鄭玄復云殷制太廟自契及湯二昭二穆○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左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

去墠曰鬼王皇皆君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祧之爲言超也超然上去意也

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鄭玄云周制七廟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并而七太祖后稷王肅云尊者尊統於上故天子七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毁不在七廟之數其禮與太祖同則文武之廟是按玄注王制據禮緯元命包云唐虞五廟殷六廟周七廟又注祭法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王肅非之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遷之廟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並不以爲常數也凡七廟者不稱周室下及文武而曰天子諸侯是同天子諸侯之名制也孫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代所以積厚者流

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祭法云遠廟曰祧親盡之上猶存二廟也文武百代不遷者祭法不得云去祧爲壇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是爲二祧而祭法云有二祧焉祭法親廟四與太祖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是后稷月祭文武則享嘗非禮意也祭法又曰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此爲下祭五代來孫則無親之孫也而上祭何不及無親之祖乎馬昭非王曰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王制曰天子七廟是則立廟之正以爲親限不過四也親盡爲限不過四也親盡之外有大功德可祖宗者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少故夏氏無太祖則五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周尊后稷文武則七禮器周旅酬六尸發爵周則七廟矣肅言文武不得稱遠廟不得爲二祧者凡別遠近以親爲限親内爲近親外爲遠文武適在親外當毀故言遠廟自非文武親外無不毀者孔晁曰夫無功德則以親遠近爲名文武以尊重爲祖宗廟何取遠近故后

稷雖極遠以爲太祖不爲遠也試評曰禮有以多爲貴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祭法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而鄭玄以文武之廟曰祧不亦疎乎若以天子之祖功德則不立二祧二祧不廟數與諸侯同何以爲隆殺哉虞書云七廟不始於周伊尹已言七代之廟矣成王六年制禮七廟亦已有見數文王爲祖武王爲禰祖非遠廟也周官掌宗廟而職曰守祧周公不稱祖禰爲遠祧也當須逆數成然後廟得別出不可於成王之代以文武

逆云爲遷主所藏矣○漢髙帝令諸侯都皆立上皇廟

髙帝崩孝惠即位令奉常叔孫通定宗廟儀法帝東朝

太后長樂宫及閒往數音朔蹕煩人作複道武庫南通奏

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髙帝寢衣冠月出游髙廟謂從髙帝陵寢出衣冠遊於髙廟每一月爲之其道正值今之所作複道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

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舉事不當有過失也今已作

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原重也先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

衣冠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帝乃立原廟又尊帝

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所常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太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凡所廵狩亦立焉凡祖宗仕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悼皇考宣帝之父即史皇孫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凡言便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也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别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漢儀宗廟一歲十三祠如閏加一祠與此共二十五祠也便殿歲四祠又

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寢與諸帝合三十一所凡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牲卒不在數元帝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時丞相韋玄成等曰臣聞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臣等以爲宗廟在郡國宜勿復修奏可以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帝

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帝爲穆主遷於太廟寢園皆罷修玄成等又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法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禮廟在大門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皇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代代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悼皇考於元帝爲祖也大司馬許嘉等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宜爲太宗之廟諫議大夫更始等

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帝乃下詔曰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代代承祀傳之無窮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一體者俱爲昭也禮孫與祖俱爲昭孝宣於昭爲從孫故云一體也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又奏以高皇爲太祖文爲太宗等詔從之王莽制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祖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工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後漢光武皇帝建武二年立高廟於雒陽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三年正月立親廟

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節侯名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即光武父時寇賊未平祀儀未設至十九年議立平哀成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爲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時五官中郎將張純太僕朱浮等奏議禮爲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爲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議時從大司徒戴涉奏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

去太守理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爲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皇考南頓君以上至曾祖祭皆就園廟張純又云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之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

祭按周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至此則革周制明帝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爲起廟上尊號曰世祖廟蔡邕曰孝明帝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知所以兩廟之意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明帝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初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章帝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初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遵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

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殤冲質三少帝追尊后三陵安帝追尊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順帝追尊皇妣李氏恭愍皇后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毀廟之主藏於世祖之廟一世爲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爲壇三世爲墠四世爲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始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墠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蹕獻帝初平中董卓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蔡邕論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

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代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

七帝○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諱嵩後漢太尉大長秋曹騰養子也考曰武皇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按禮將營宫室宗廟為先庶人無廟則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明帝太和三年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沛國譙人曾祖高皇萌之子騰曹萌祖太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毁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宗正曹

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更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建洪基爲魏太祖文帝繼天革命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宜爲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其明帝時見在造廟及稱祖當時之制非前代舊規也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吳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乃於臨湘縣立堅廟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令太守奉嗣後又尊堅廟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吳芮家材爲屋未之聞也於建業

立兄長沙桓王策廟朱雀橋南權疾令太子禱焉子亮立明年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序獨劉備稱帝號於成都立宗廟備雖代紹而起亦未辨繼何帝爲稱亦無祖宗之號又劉禪面縛降魏哭於昭烈之廟則備廟别立也○晉武帝即位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權立一廟初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勞役權立一廟後用魏廟追祭征西將軍名鈞字升平章郡府君鈞之子名景章郡太守字公度章郡上一字爲代宗廟諱除也潁川府君景之子名儁潁川太守字元異京兆府君儁之子名防京兆尹字建公生宣帝與宣帝景帝文帝爲三昭三穆羣臣奏曰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

遠跡上世捨七代之繁華尊一宫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於文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可依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代與景帝爲七廟其禮據王肅說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爲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爲室代滿備遷毀太常博士孫毓議云考工記左祖右社孔子曰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禮諸侯三門立廟宜在中門外之左宗廟之制外爲都宫内各有寢廟别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今宜爲殿皆如古典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於太廟按周漢未有其准至魏明帝則别立平原主廟又異魏也晉

六年廟陷當改修創羣臣議奏曰古者七

廟異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叙亦隨時之宜也○東晉元帝上繼武帝於禮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時西京神主陷於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府君位雖七室其實五代蓋從刁協議以兄弟為代數故也於時三祖毀主權居別室太興三年將祭愍帝之主乃更定制還復章郡潁川於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元帝崩則章郡復遷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

遷猶十室也於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代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穆帝立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於是頴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簡文崩頴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

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於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宋武帝即尊位祠七代爲七廟永初追尊皇考晉陵郡功曹翹即武帝父晉陵本郡爲孝皇帝皇妣趙氏爲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

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齊高

帝追尊父爲宣皇帝右軍將軍丞之母爲昭皇后七廟蕭子顯曰晉用王肅之議以文景爲共代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此意非以兄弟爲後當以立主之義可容於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爲代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晉太常賀尋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代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爲代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代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閟宮之德用七非數楊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止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廟齊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梁

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爲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

考爲文皇帝丹陽尹順之皇妣爲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毁與親廟爲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祔於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後魏之先居於漠北鑿石爲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奉薦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

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貙劉之禮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時羣官議曰大魏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執祀謹按舊章集爲親拜之儀制可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爲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爲烈祖比校似爲未允朕今奉尊道

武爲太祖顯祖爲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如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於地爲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司空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俚衆如此不敢不言　八月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十一月釋禫祭太和廟帝衮冕與祭者朝服丁卯遷

廟之神主於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侯王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者有爲而興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虔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祭太廟若復齋白登便爲一月再駕緬詳二理謂宜省一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勑有司但命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

昔無殿守因停之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尅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别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别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

始附太廟五祭同梁制○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
尊皇祖爲德皇帝（名肱生泰）父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太師周國公名泰）擬祖以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
二穆爲五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爲
祧廟不毀○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
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爲武元
皇帝（大司空名忠）皇妣爲元明皇后迎神歸於京師改立左
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

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至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時禮部侍郎許善心等議案周制自太祖以下各別立廟至於禘祫皆食於太祖是以前漢亦隨處而立後漢光武新平寇亂務從省約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今請立七廟詔可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秘書監柳䛒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准

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復寢○大唐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法駕迎神主祔於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

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刋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

爲六室太宗崩遷弘農府君神主於夾室太宗神主祔太廟高宗崩神主祔太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睿宗垂拱四年正月又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儀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武太后又令議崇先廟室數所司議遂止博士周悰請立七廟其皇家太廟請減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太隱奏曰秦漢太后臨朝稱制並據禮經正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文亶崇權議不依常度其崇先廟今同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可移變太后遂止既革命稱帝改大唐京太廟爲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以下三室

餘四室閉其門廢享祀之禮又於東都改制太廟爲七
室祔武氏七代神主及改京崇先廟爲崇尊廟其享祀
如太廟之儀仍改太廟署爲清廟臺加官員崇其班秩
神龍元年改享德廟依舊爲京太廟遷武氏七廟神主
於西京崇尊廟東都置太廟以景皇帝爲太祖廟崇六
室時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
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元王周之后稷是也但商自元
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後十有

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皆出太
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
封祖即以高祖皇帝為太祖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以
武帝為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為太祖宇
文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景
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
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
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奉勅七室以

下依舊號尊崇續又奉勑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玄注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

禼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禼故以爲太祖即皇家之景
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
始封實本明命令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
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祖晉氏不以殷
王卬爲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
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
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
漢當郊堯唯杜林議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

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寖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荅非社稷之福也請准勑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議曰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

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景皇帝
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上列於昭穆且
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
故先朝唯有宣光景元神尭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
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令止
有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
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宣皇既非
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恐違

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光崇六室不虧古義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爲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三年改武氏崇尊廟爲崇恩廟依天授時享祭其廟齋郎將用五品子後却止時武三思用事密令安樂公主諷中宗故有此制尋又令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浮奏曰太廟齋郎唯取七品子今崇恩廟既取五品子太廟齋郎作何等級帝曰亦准崇恩浮曰崇恩爲太廟之臣以臣准君猶

爲僭逆以君准臣天下疑懼乃止睿宗廢崇恩廟開元四年改題則天神主云則天皇后武氏太常卿姜皎復與禮官上言曰今太廟中則天皇后配高宗題云天后聖帝武氏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羲不開正禮復題帝名恐非通典請宜題云則天皇后武氏從之十年制移中宗神主就正廟仍創立九室其後制獻祖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太廟九室也中宗睿宗兄弟相繼孫平子上書論之具兄弟昭穆篇中二十三年正月敕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縚奏宗廟之

奠每座籩豆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廣大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禮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汙樽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嚴其犧牲以致馨香

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元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禮致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爓元罇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　罍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

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知禮者也著家廟祭禮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祀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稿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

當申勑祭如神在毋或簡怠增勗虔誠其進珍羞或時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畧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醲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於甑甑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又

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上曰享祀實思豐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於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韋縚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

酌獻酒爵止令用藥汁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天寶三載詔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告享雖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禮或有乖自今以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五載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爲貴著自禮經膟膋之儀葢昔賢之尚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既切因心方資慶禮其以後享太廟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九載七月制曰承前有事宗廟皆稱告享兹乃臨下

之辭頗虧尊上之義靜言斯稱殊未爲允自今以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宫改爲朝獻有司行事爲薦獻親告享廟改爲朝享有司行事爲薦享親廵陵改爲朝拜有司行事爲拜陵應縁諸事告宗廟者並改爲奏其郊天后土及諸祝文云敢昭告者並改爲敢昭薦乾封元年詔曰每惟宗廟至敬虔誠祼享而二等一奠惟有未安思革舊章用崇嚴配自今以後宗廟薦享爵及簠簋籩鉶各宜别奠其惟牢饌並依恒典貞元九年十一月九日謁太廟有勑至廟行禮不得施褥至敬之所自合履地而行南郊亦宜准此

后妃廟 周 魏 東晉 宋 齊 梁 大唐

周祭先妣之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四時薦禘祫與七廟皆祭樂奏夷則舞大濩夷則陽聲次五小呂為之合○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高堂隆議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諡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於陵時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既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二月

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景初元年十二月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其在鄴廟○東晉元帝初爲晉王妃虞氏先亡王導與賀循書論虞廟元帝爲琅琊王納虞氏爲妃永嘉中亡帝爲晉王追謚爲后而元帝子明帝自有母時以此疑故比兄弟昭穆之義也云王所崇惜者體也未敢當正位入廟及毀廢之所不知便可得爾不循答曰漢光武於屬以元帝爲父故於昭穆之叙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於長安高廟

今聖上於惠帝爲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妃廟位當以此定導又云載若思欲於太廟立后別室循答曰愚以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宸居之極稱既名稱未極更於事宜爲難或謂可立別廟使進退無犯意謂以尊意所重施於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尋備昭穆既正則俯從定位亦無拘小別然非常禮無所取准於名則未滿於禮則變常竊以戴所斟酌於人情爲未安○宋孝武大明二年有司

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太后博士孫武議祭統曰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殷祀是合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居於上不立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爲位章太后廟四時享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也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祀閟宮遥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博士王顨之議按禘祫小廟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可准推尋祫之爲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此爲大夫以孝享親尊愛罔極既殷薦於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魏高堂隆所謂猶以祫故而祭之也

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不並序於太廟而猶均禘
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
爲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
章太后廟亦宜殷薦從之

七年詔立宣貴妃廟

時有
司奏
故宣貴妃既加殊禮未詳應立廟不虞龢議曰婚義云
后立六宮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三公既尊
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仲子
得考彼別宮今貴妃理應立此新廟詔可龢音蘇

其祀禮王親執奠爵有故三卿行事

時有司又奏言新安王
服宣貴妃齊衰周十二
月練十三月縞十五月禫心喪三年未詳宣貴妃立廟
在何時入廟之日當先有祔爲但即入新廟而已若是
大祥未及禫中入廟者遇四時便得祭不又新安王在
心制中得親奉祭不左丞徐爰議以禮有損益古今異
儀春秋傳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代之諸侯皆禫終
入廟且麻衣縓緣革服於元嘉苔經變除申行諸皇宋

況宣貴妃誕育獻蕃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聖考宫剏祀不復閼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若有故三卿行事詔可縓音七絹反

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崩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上特制義服祔廟之禮下禮官詳議乃躋新祏于上位其祭使有司行禮博士王畧等奏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典則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后宣后已祔章太后廟虞龢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别宫而公子主其祀令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使有司行其禮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爲定夫亡以子爲次昭皇太后即正位於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次序

而言宜躋祏于上位詔可六月有司奏七月嘗祠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室至尊親進觴爵及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御名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禮官議曰今上既纂嗣文皇於孝武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昭皇太后祝文稱皇帝御名孝武昭皇太后二室廢薦告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廟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常經北面宜

執孝武皇帝觴爵昭皇太后依舊三公行事左丞孫緬議晉代祖宗孝宗顯宗烈宗肅宗並是晉帝之伯今朝明准初無有司行事之文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愜情敬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與章宣二廟同享閟宮非惟不可躬奉乃宜議其毁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從之○齊明帝建武二年有司奏遷景懿后於新廟之車服儀乘重翟車服之褘衣首飾以覆侍中散騎常侍黄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内職有女尚書女長御啓引○梁武帝立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别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大唐立肅明皇后廟時享有司行事如開元禮

皇太子及皇子宗廟 東晉 大唐

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亡大兄以司馬珣之爲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例也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三廟博士沈寂等議禮大夫三廟無貴賤之別然則上至皇子下及陪臣其禮無二牲用少牢若繼嗣之身未准大夫祭用士禮按會稽王嗣子即簡文帝長子博士沈寂等議會稽王嗣子既以疾廢當降從之公子則皆如大夫牲用少牢宜權立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江熙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博士沈寂議皇子依如大

夫禮應立後宜先告權爲行廟告於禮無丈宜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案禮君薨嗣子生太祝裨冕告於廟既葬嗣子生祝告於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亡吉凶必先告於廟古今不革之制三代不易之典豈有興滅繼絕傳祀百代而誣亡者之靈滅告生之義耶緣情依禮謂宜先告於靈後迎繼嗣之身庻蔚之謂嗣子以無子不廟合有嗣乃立廟耶告生者是先自有廟不得引以爲例○大唐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上疏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猥廟相屬獻祼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代臣實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以陵廟分署官寮八處

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公糧合樂登歌咸同列
帝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
臣謂八署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
磐石維城既開封建之典別子爲祖非無大小之宗其
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
正典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禮官及羣臣詳議奏聞駕
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允
頒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憲章往昔垂

範將來昔嫄廟列周戹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代宏規後賢令範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予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又定公元年立煬宫經傳更無異説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宫也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宫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戹匪漢恩求枉者深所直者鮮黷神慢禮

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后位絶諸侯謚號既崇官吏有典
去羊存朔非理所安狗利忘禮何以爲國太常博士段
同泰議曰伏據隱太子等皆禀殊恩式創陵寢一著蘋
藻騤移檀柘豈非睦親繼絶悼往推恩者歟況漢置戻
園晉循虞祀書稱咸秩禮紀百神紛綸蔵䍩可畧言矣
隱太子等並特降絲綸别營祠宇義殊太廟恩出當時
借如逝者之錫蘋蘩亦猶生者之開茆土寵章所及誰
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孫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别

郡之榮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沒之跡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開元二十二年七月勑贈太子頃年官爲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爲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讓帝

七廟等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
登歌一部牲獻罇俎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六十六 史部

通典卷四十八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八 吉七

諸侯大夫士宗廟 庶人祭寢附 周 後漢 晉 宋 後魏 東魏 北齊

大唐

周制諸侯五廟於中門外之左 考工記曰左祖右社 二昭二穆與

太祖廟而五 太祖始封之君 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

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王肅曰諸侯五廟又兩廟降於天子不月祭也鄭玄曰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也享嘗四時祭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盧植云天子之大夫也鄭玄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亦然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嘗乃止王肅曰大夫無祖考廟唯別子為宗者有祖考廟然有祖考廟者無王考廟也祭法云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鄭玄曰太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代不禘祫無主耳適士二廟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上士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肅曰官師中下士也將祭主人各服其服筮於廟門外五等諸侯皆服玄冕二王後及方伯為公者與魯侯於周公廟服袞冕大夫以朝服

士以玄冠玄端也　日用丁巳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以爲敬謹也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也　明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　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丁者未必遇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則巳亥辛亥亦用之苟有亥焉可矣　既得日吉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宿戒尸先宿尸者重所用又明日朝服筮尸吉乃遂宿尸祝儐筮吉又遂宿尸重尸也祝爲儐將筮　明日主人朝服即廟門外東方位南面宰宗人者尸神象也　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　刲擊皆殺也此既省告備乃殺　饔爨在門東南北上特牲饋食禮陳鼎於門外

北面㰇在南實獸腊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宗人視牲告充雍人作豕崔靈恩云二王後則自用其牲㰇音於據反司宮摡籩豆爵觶於東堂下雍人陳鼎五士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亨於門外東方鐏於戶東實籩豆於房中司馬升羊右胖骨十一體腸胃祭肺各三舉肺一升上也髀不升近竅賤也此據大夫也若諸侯則太牢士則特牲胖音判士升豕如升胖之儀雍人掄膚九實於一鼎掄擇也膚脅革肉也擇之取美司士又升魚腊司宮鐏兩甒音武於房戶間有玄酒小祝設槃匜餘之反於西階東爲尸將盥主人朝服立於阼階司宮設筵於奥祝設几於筵上右之布神座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奥主人出迎鼎主人先

入尊導有司各升實籩豆罇俎祝盥升西階主人盥升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入戶內西面將納祭也祝先接神也士禮則主婦宗人宗婦升實籩豆等主婦被髢他計反衣侈袂薦自東房士禮主婦纚笄宵衣盥自中房薦豆崔靈恩云二王後夫人各以本國盛服侯伯夫人則服揄狄子男及三公大夫夫人闕狄佐食司士序升西階相從設俎主婦設稷興入房祝酌奠祝主人再拜祝出迎尸尸升西階祝從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拜之使安坐也尸自此答拜遂坐而卒食尸祭卒食告飽主人酌酒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啐

卒爵祝酌授尸尸酢主人主人卒爵祝與佐食盥手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授以東嘏於主人（其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禄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受黍嘗之納諸内（嘗之者重之至也納入也）主人獻祝又酌獻佐食主婦酌獻尸受主婦拜送尸祭酒卒爵又酢主婦主婦酌獻祝與上佐食亦如之及賓長獻尸尸酢賓主人出立於阼階祝立西階告曰利成（利養也成畢也孝子養禮畢）祝入尸謖主人降（謖起也謖音所六反）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事尸之禮訖於

廟門崔靈恩云二王後各得行其先王之禮尸各服其君之服君夫人入皆作樂殷人先樂降神後酌鬱鬯以獻尸方伯之祭同服冕行九獻之法不得同二王後食前六獻食後三當食前四至酳爲五更行四獻爲九也王之兄弟封爲侯伯時祭則尸坐南面主在東面侯伯則行七獻之禮子男則行五獻皆依其命數凡五等之爵自祭皆用玄冕未賜珪瓚者不以鬱鬯直以酒灌神也凡諸侯灌用黃目爲上齊則獻象以下尸如君服以入奏肆夏君與夫人灌各一獻然後迎牲麗於碑鸞刀啓其毛血以授祝祝入詔於室及殺始行朝踐之事尸南面主在西東面取膟膋燎於爐炭入詔神於室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爲三獻至薦熟時先以羹告設饌於堂然後迎尸於奥君拜妥尸酌清酒以獻爲四獻至酳五獻酬酢至七獻禮成

庶人祭於寢

寢適寢也祭法曰庶人無廟死曰鬼鄭玄曰庶人府史之屬也

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

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重先祖及國之用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大夫稱家始造事也犧賦以稅出牲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廟新成必釁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東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靜也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如志反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自由也衈謂將欲割牲以

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也告神欲其聽之有司皆向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祝宗人也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告者告宰夫也反命於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向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君朝服者不至廟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耳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宗廟名器罇彝之屬凡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

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此皆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跡也腯肥翰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槀音考乾也商量也脡直也其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豐茂也大鹹曰鹺

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云吉拜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音慟奇讀爲奇偶之奇謂

先屈一膝今雅拜也或曰奇讀爲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是也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鄭玄謂振動戰慄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也撎音於志反○後漢帝封曹操爲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於鄴後進爵爲王無所改易○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荀氏祠制云今祭六代未立廟暫以廳事爲祭室須立廟如制備又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諏日卜吉而行事爲祭五廟諸畢耶按儀視殺延尸厥明行事晏朝乃闋五廟

盡爾將終日不了若異日未見其義沆答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乃闋季氏逮闇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爲宰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知禮賀循祭儀云祭以首時及臘（首時者四時之初月）歲凡五祭將祭前期十日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改服居於齋室不交外事不食葷辛静志虛心思親之存及祭施位（范汪祀禮云凡夫婦者皆同席貴賤同也兄弟同席謂未婚也）牲大夫少牢士以特豕祭

前之夕及腊閲陳於門外主人即位西面宗人祖告充主人視殺於門外主婦視饎於西堂下設洗於阼階東南酒醴甒於房尸牲皆體解（肩臂臑三骨屬肱肩次臂臂次臑膊骼二屬股不取髀近竅不取骼股之本膊次體骼次膊脊以前爲正脇旁中爲正周人尚右胖俎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羊一俎十一體舉肺一祭肺三豕一俎十一體舉肺一祭肺三腊大夫全鹿一俎魚一俎麷蕡白黑四物已廢今之俱出稻麥羞代之此朝事之籩大夫有之腵脩大夫賓尸主婦薦之糗餌粉餈四物羞籩酏食糝食羞豆也自糗以下六物少牢主人酬尸而薦以上皆大夫所加於士也凡新物皆隨時有而薦不可逆載從獻上灸主人以肝主婦以肉謂之燔隨酒行禮祭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遂親設黍稷及葅醢及棗栗之薦令飯果出房明

婦職也骼音古白反臑音奴到反醢音海平明設几筵東面爲神位進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訖拜退西面立少頃酌酳禮一獻畢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凡獻皆有炙主人以肝主婦以肉其次長賓三獻亦以燔從如主人次及兄弟獻始進俎庶羞衆賓兄弟行酬一徧而止徹神俎羹飯爲賓食食物如祭餕畢酌酳一周止佐徹神饋饌于室中西北隅以爲厭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改置於北庶幾見饗既設閑牖戶以爲幽暗宗人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夕宿賓祭日主人

羣子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以北爲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無田者薦而不祭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無疑於降大夫降視士士從庶人可也晉賀循云古者六卿天子上大夫也令之九卿光祿大夫諸秩中二千石者當之古之大夫亞於六卿令之五營校尉郡守諸侯二千石者當之上士亞於大夫令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官六品者當之古之中士亞於上士令之東宮洗馬舍人六百石縣令在官七品者當之古之下士亞於中士令之諸縣長丞尉在官八品九品者當之又不及飲菽飲水皆足致敬無害於孝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議曰按禮諸侯

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諸侯也諸侯不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爲太祖百代不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冲幼絕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於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又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陵亭恭侯應立五廟不沈答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似諸侯也又問曾祖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答父爲士子爲諸侯尸以士服祭以諸侯之禮御史雖爲士應自入恭侯廟也邰戢譏桓

宣武公立廟云禮父爲士子爲諸侯祭以諸侯則宜立親廟四封君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孫則封君曾祖親盡廟毀封君之曽孫則封君之祖親盡廟毀封君之玄孫則封君之父親盡廟毀封君玄孫之子則封君親盡廟宜毀然以太祖不毀五廟之數於是始備至封君玄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之子玄孫之孫復毀封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宋劉裕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從諸侯五廟之禮○

後魏孝明帝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太傅清河王懌議按禮記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並是後代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今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代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若以功業崇重越居正位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

代止於高祖曾祖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之殷鑒也禮緯云夏四廟至於孫五殷五廟至於孫六周六廟至於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代代相繼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愕又議曰古者廟堂皆别光武以來異室同堂是以相國構廟惟制一室周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准相國之廟以造一室寔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詒依愕議○東

魏静帝武定六年營齊獻武王廟四室二間兩頭各一夾室厦頭徘徊鴟尾開四門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内院墻四面皆架爲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内外門墻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爲典祀廨並厨宰處東爲廟長廨并置車輅其北爲養犧牲之所

將營宫廟崔昂等議按禮記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在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又按禮圖諸侯廟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注云執事者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崇

備物殊等准據令廟宜開四門○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代五等散官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祭三代三品以上牲用太牢以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代用特牲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大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須兼爵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五品以上祠三廟牲皆用少牢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禰於正寢縱祖父官有高下皆用子孫之牲用少牢如侍中王珪

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貞觀六年

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爲立廟以媿其心儀鳳

三年正月於文水縣置太原郡王廟武太后父士彠天寶十年正月敕文天子七

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士令三品以上乃許立

廟永言廣敬載感於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

品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其廟享儀制各具開元禮

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周　漢　晉　大唐

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

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公羊傳曰既虞而作主至祔奉而祔於祖廟左傳於祔始作之至練則祔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白虎通曰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栢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廟主以木爲之木有終始與人相似題之欲令後可知

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既葬及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卒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造木主立几筵焉特別喪禮（既祀於寢不用之於宗廟也凡言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逮於卿大夫）烝嘗禘於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三年禮畢大禘乃皆同於吉也）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謚於背（集禮志云在尸之南）○漢儀云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寸木用栗○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大唐之制長尺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剡一寸二分上下四方通孔

徑九分玄漆匱玄漆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與底齊趺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古寸以光漆題謚號於背

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 後漢 晉 後魏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説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菆則牛反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鄭駮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鄭志張逸問許氏

興義駮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禮大夫無主
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
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
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晉劉氏問蔡謨云
時人祠有板板爲用當主爲是神坐之榜題謨答今代
有祠板木乃始禮之奉廟主也主亦有題今板書名號
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
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
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
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
而往注義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

主之丈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

○後魏孝明帝孝昌中清河王懌議曰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展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乎存上自天子下逹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唯謂王侯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

夫者則無主是使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理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

諸藏神主及題板制追加易主附 周 魏 東晉 大唐

周制公羊説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西方長老之處尊之也春秋左氏傳疏曰主祏於宗廟言宗廟有祏室所以藏神主 ○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説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

別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爲上○東晉尚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應共處七室埳中當別處陰室循上曰謹按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同太室循又按漢儀藏主於室中西墻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埳下禮天子達嚮者牖也謂夾戸之窓古者帝后異廟今者共堂別室制度不同疑室戸亦異又按古禮神主皆盛以石函餘舊籍文不備見摯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戸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又瑯琊王妃敬后前薨而王後纂統追加謚號

改神主訪賀循云瑯琊典祠令孫文立議使者奉主及
册命詣中閤中人受取入内易著石函中故主留於廟
閤新主出廟國官拜送如文議則非於行廟受册循荅
曰崇謚敬后宜立行廟以王后之號有加常尊輕重不
同則宜禮有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出居座位臨加
册謚而並易以新主則主宜還埋故廟兩階之間又穆
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潁川京兆四府君毁主
藏處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爲墠歲祫則祭之今

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曰漢代帝元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祭於是會稽王昱等奏四祖同居而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按賀循與王導書云代祖武皇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既七而有楊元后之神時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刁協按元皇后於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

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藏以帛囊白縑裏盛如婚禮囊板板與囊合於竹箱中

以帛緘之檢封曰祭板○大唐永徽中禮部尚書許敬宗奏皇祖弘農府君廟迭毀謹按舊議漢丞相韋玄成以爲毀主瘞埋萬國宗饗有所從來一朝埋藏事不允愜又按晉博士范宣欲別立廟宇方之瘞埋頗協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今謹准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廟制與古不同共階別室西方爲首若在西夾之中仍取尊位祈禱則祭未絶祇享方諸舊儀情實可安弘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

迭毁臣參議遷奉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爲弘
詔從之
兄弟相繼藏主室
晉太常華恒被符宗廟宜時有定處恒按前議以爲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臣爲聖朝已從漢制今聖上繼武帝廟之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賀循等並以爲恵懐愍三帝別立寢廟臣以爲

廟當以容主爲限亦無常數據殷祭六廟而有三祖三宗不毀又漢之二祖寢廟各異明功德之君自當特立若繫之七室則殷之末代當祭禰而已准之前議知以七爲正不限之七室故雖有兄弟旁及至禘祫不越昭穆則章郡潁川宜全七代之禮按周官有先公先王之廟今宜爲京兆以上別立三室於太廟西廂宣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闕於禮爲安驃騎長史溫嶠議惠懷愍於聖上以春秋而言因定先後

之禮大臣子一例君父敬同故可以准於祖禰然非繼體之數也按太常恒所上欲還章郡潁川以全七代愚謂是恒又求京兆以上三代在廟之西廂臣竊不安温嶠爲王導答薛太常書曰省示并博士議令明尊尊不復得繫本親矣先帝平康北面而臣愍帝及終而升上懼所以取譏於春秋令所論太廟坎室足容神主不耳而下愍帝於東序若按尊尊之旨愍帝猶子之列不可爲父與兄弟之不可一耳按閔公僖公之弟也而傳云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如此無疑愍帝不宜先帝上也今
唯處廟窄更思安處宜令得並列正室又荀松與王導
書曰三年當大禘愍帝以居子位復居父位且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此君即父也此爲愍帝是先帝之父懷帝
是愍帝之父惠帝是懷帝之父二代便重四代所以爲
疑處也答曰意謂君位永固無復暫還子位之理惠帝
至先帝雖四君今亦不以一君爲一代何嫌二代之中
重四君耶今廟尚居上祀何得居下若暫下則逆祀也

孔衍議別廟有非正之嫌似若降替不可行也博士傅
純議云議者既欲據傳疑文又欲安之陰室據傳則所
代爲禰陰室非禰所處此矛盾之說夫陰室以安殤主
北向面陰非人君正位更衣者帝王入廟便殿當歸盛
位漢明以存所常居故崩以安神而議者謂卑於陰室
實所未喻惠懷愍宜更別立廟元帝崩溫嶠答王導書
云近詣以先帝前議所定唯下太常安坎室數令坎室
窄其意不過欲定先神主存正室故下愍帝也廟窄之

與本體各是一事何以廟窄而廢本體也明帝崩祠部以廟過七室欲毀一廟又正室窄狹欲權下一帝温嶠議令兄弟同代已有七帝若以一帝爲一代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代於恩既順於義無否至於廟室已滿大行皇帝神主當登正室又不宜下正室之主遷之祧位自宜增廟權於廟上設幄坐以安大行之主若以令增廟違簡約之旨或可就見廟直增坎室乎此當問廟室寬窄其廟室寬窄亦所未詳

移廟主

東晉孝武泰元十六年改新太廟立行廟移神主祠部郎傅瑗問徐邈其儀答曰禮祫祭祝迎四廟之主又國有大故歛羣廟之主於祖廟尋文求旨蓋亦同時既出坎而不殊謂可同時告奠奠訖次引大駕鹵簿列於外左右侍衛各從神輿不復待一主入室迎一主也其陪位者每神輿出輒遥拜致敬還引既畢乃辭退特還主之晨宜依告以設奠而啓鼔嚴之節瑗又問今既啓嚴

復應奏解嚴不邀云吉凶有事可相比方者山陵每啟嚴而不解嚴嚴是遷主之節不可以不告解嚴自爲軍徒休息何取於告神乎瑗又問四府君室狹不容四座可以戶外張幔不邀云室狹不容四座戶外張幔可謂禮從宜初武帝咸寧三年燕國遷廟主當之國時博士孫毓按禮凡告事以特牲又禮盛主以箄笥載以齋車即古之金輅也每舍奠焉又禮廟事考妣同席共饌一尸而祭以神合爲一也今王之國迎廟主而行宜以發日夙興告廟迎主令典齋車當以犢車二主同車共祠合於古宗祀國遷掌奉主祏當侍從主車在王鹵簿前設導從每頓止傳主車於中門外左設脯醢醴酒之奠而後即安之

師行奉主車 夏 周

夏啟與有扈氏戰於甘之野誓師云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祖謂遷主○周制記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齋車以行每舍奠焉然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反必告設奠卒斂

幣玉藏諸兩階間乃出蓋貴命也

立尸義夏　殷　周

尸神象也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夏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無事猶坐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也又云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爲若厭祭亦可乎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

人抱之無孫則使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爲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戶郎反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者取於同姓之嫡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延尸於外戶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士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也以孫與子昭穆同爲君尸者大夫士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事也國君或時幼小不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也尸必式禮之也乘必以几尊者慎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

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中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也祝迎尸於廟門之外者象神從外來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爲尸一云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爲其太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周公祭太山而以名公爲尸者外神賓主相見敬之道不嫌也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

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夫婦共尸者婦人祔從於夫同牢而食故共尸也始死無尸者尚如生故未立也檀弓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也封彼驗反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說曰按鳧鷖詩美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

也其詩五章每章有公尸鄭玄以初章爲宗廟其二爲四方百物其三爲天地其四爲社稷山川其五爲七祀則是周代大小神祀皆有尸也至於周人輕重各因其象類又按周公祭太山以名公爲尸是三公之類也又秋官職祭亡國之社以士師爲尸是刑戮之義則其餘亦可知矣○議曰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飲血焉有巢居穴處焉有不封不樹焉有手摶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諱名焉

中華地中而氣正人性和而才惠繼生聖哲漸革鄙風令四夷諸國地偏氣獷則多仍舊具邊防序中自周以前天地宗廟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秦漢以降中華則無矣或有是古者猶言祭尸禮重亦可習之斯豈非甚滯執者乎按後魏文成帝拓跋濬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以為尸祭之宴好敬之如夫妻事之如父母敗損風化黷亂情禮搋丈成帝時其國猶在代北又按周隋蠻夷傳巴梁間每秋祭祀鄉里美鬚面人迭迎為尸以祭之今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大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為尸之遺法有以知古之中華則夷狄同也

通典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六十七　史部

通典卷四十九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九　吉八

時享 薦新附 虞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先王制禮依四時而祭者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奉薦味以申孝敬之心慎終追遠之意故禮記云霜露

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感皆以孟月無常日擇月中柔日卜得吉則祭之敬之至也○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尚謂先薦之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殷禴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鄭玄云此夏殷之法其祭尚聲郊特牲云臭味未成滌

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昭告於天地之間也（滌蕩猶搖動也）其祭貴肝○周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以禘為殷祭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灌謂以珪瓚酌鬱鬯始獻神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其祭貴肺行九獻之禮（其禮備陳於下）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廟工則奏以王夏王入立於東序后則副褘而入立於西序尸入之後乃就於西房（轉就西房者所以放陰陽之義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尸服袞冕而入工則奏肆夏王及於室而不迎尸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嫌也於是王以珪瓚酌雞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祼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祼神之一獻也后乃以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奠之啐之此為二獻也王乃袒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於庭云博碩肥腯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鸞刀啓其毛血以授於祝祝入告於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牢

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羣公不毛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坐於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鄭玄注云謂朝踐時迎尸於外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脯醢而已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於時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隋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於時王乃以玉爵酌獻后獻下同及鐏中醴齊以獻此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夾鍾之調歌堂下以

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后於是亦以玉爵酌獻鐏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下之樂亦然也於時王自阼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所謂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至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先薦熟於堂視陳此設饌之禮非謂即食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往之處設机於傍故云變机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於堂在戶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遷所設於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斝酌奠奠於饌南所謂天子奠斝又取膓閒脂焫之蕭

合羶薌鄭云羶當為馨字之誤燎於爐炭所謂臭陽達於墻屋乃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斝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妥尸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是也拜訖尸遂祭酒以菁茅謂之縮酒左傳云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壺罇盎齊以獻尸五獻也時后薦饌獻之籩豆又以玉爵酌壺罇醴齊以獻尸比六獻也王及后每獻尸皆作樂如初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罇泛齊以酳尸謂之朝獻亦罇相因比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籩尸飲七王可以

獻公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於户内尸少祭饌黍稷并假福王王乃以出量人與鬱人受之（周禮宗伯職云量人與鬱人受舉斝之卒爵）后以玉爵酌饋食象罇之盎齊以獻尸曰再獻亦罇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為賓者以瑶爵酌壺尊醍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取惠均於下之義）尸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

冕而撫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九獻之後更為嗣子舉奠與諸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用璧散璧角明堂位云用璧角即行旅酬無算之爵樂作亦然旅酬既訖則尸出尸出之後則嗣子餕之文王世子云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鄭玄注云上嗣祖以上厥明更以一牢繹於祊於廟門之外而行其禮其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二月獻羔開冰春分方溫獻羔以祭司寒而後開冰左傳曰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先薦寢廟而後食四月以彘嘗麥麥之新彘方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七月登穀黍稷之屬

於是月始熟而先薦八月嘗麻九月嘗稻皆初熟而薦之十二月嘗魚此時魚得陽氣潔美○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遂獻宗廟顏師古曰禮記仲夏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諸果之獻由此興○後漢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不祀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成帝三陵追尊

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

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大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氷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季冬之月天子乃嘗魚先薦之寢廟比則仲春季月薦新之禮也蜀譙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盡畢○宋四時祭祀將祭必先夕牲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掌事者亦如之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

留守填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其日前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衮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理禮謁者各引太樂令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舃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齊永明元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麪起餅鴨臛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

高皇帝薦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此皆當時所上無典禮之制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祖諸帝嘗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祠帝乃勑章郡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嘗奉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梁武帝宗廟四時及臘一歲五享天監十六年詔曰夫神無常饗饗於克誠所以西隣禴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祭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

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
又詔今雖無復用腥猶有脯脩之類即之幽明義猶未
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脯
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
一鉶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鉶即禮為
乖請加熬油蓴羹一鉶帝從之於是至敬殿景陽臺立
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
食○陳制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

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羣官議曰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攸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執祀稽合古義禮之常典臣等謹按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為親拜之儀制可於是帝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十六

年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祀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烝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時禴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遑齋潔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勑太常合尅日以聞○北齊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凡四祭每祭室一太牢武成帝始以皇后亞獻河清中定令四時祭廟及元日廟庭

並設庭燎二所○後周之制其四時祭各於其廟亦以
皇后亞獻其儀與北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又薦加
豆之籩其實菱芡芹菹兔醢冡宰終獻訖皇后親徹豆
降還版位然後太祝徹焉隋四時之祭各以太牢四時
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祔祫之禮並准時
享○大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
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務
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

一人奉薦太廟卿及少卿有故即差五品以上攝有司行事不出神主

仲春薦冰亦如之

祫禘上　虞　夏　殷　周　後漢　魏　晉　東晉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間

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間歲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禴曰禘又改禘為禴按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祫毀廟未毀廟皆合升於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祫後禘者按春秋魯僖公宣公定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必有此禘祫者為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也從此

後各自數每至二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具太宰太宗太史師執事而卜日既卜司隸隸僕修除糞灑其廟將祭前夕於太廟南門之外展牲庖人告牷太宰眡滌濯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次兼設幄掌次云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玄曰旅衆也公卿以下即

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尸所居更衣帳次百司所供之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按公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羣公不毛是各牲也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照饌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加五齊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加謂於上陳之籩人陳四籩之實朝事之籩有麷熬麥也音豐蕡熬枲實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之似虎形者膴牒生魚為大臠火吳反鮑魚鱐鮑者於福室中糗乾之魚鱐者析乾之魚鱐音所求反饋食之籩其實有棗栗桃乾䕩乾梅也音老榛實似栗而小加籩之實菱芡栗脯四物各二籩凡

八籩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謂粉稻米黍米合蒸之為餌餅之則為餈恐餌餈粘著故
以糗粉藉之糗熬大豆也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
醢醓音毯肉汁也昌本麋臡昌本昌蒲根也切之四寸為菹醢之有骨者為臡音泥菁菹
鹿臡茆菹麋臡菁蔓菁茅凫葵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音騾醢脾
析蠯蒲佳切醢脾析牛百葉蠯蛤也蜃蚳醢蜃大蛤也豚拍魚醢豚膊骨加
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菹鴈醢箈箭萌甘
臺筍菹魚醢筍竹萌也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餈也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
為餈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酏音移臅昌欲反醢人共音供

下同五齏七菹醯醬等醢人共苦鹽顆鹽散鹽今海鹽也小史叙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司罇彝共牢犧彝黃彝司罇彝云秋嘗冬烝祼用犧彝黃彝注犧彝畫禾稼黃彝黃目罇也謂以黃金為目設於罇上以祫在秋故用冪人共畫布巾以冪之烹人共鼎鑊及大羹鉶羹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升於鼎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齍成及蕭茅蕭茅則納於鄉師鄉師得而束之長五寸切之以藉祭凡后所陳薦王齍王敦音對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宰共之天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陳於東西序即尚書顧命者是也九服內

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廟庭共几筵司几筵云吉事變几裸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也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綵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司服共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凡百司所共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敎所當置處太史職云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圜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

之南室戶之内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醍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齊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於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本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於室之奥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為昭及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為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本主之左凡七尸（七尸者逸禮文按禮器云周旅酬六尸鄭玄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是也）用九獻王服衮冕

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而入則奏齊夏次尸入奏肆夏（祭統曰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王乃珪瓚酌斝彝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為求神之始也此為一獻（樂章歌九功之德詩用清廟）次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此為二獻次奏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然後合樂而祭）

焉路鼗四面鼓也九德之歌春秋所謂六府三事也九功之德皆可歌樂陰竹生山北者龍門山名九韶當為大韶前祼及樂皆為求神謂之二始以周人尚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王親牽牲大夫贊執幣而從禮器注云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以告神而殺牲乃以牲告庭云博碩肥腯禮器云納牲詔於庭是也王乃親執鸞刀啟其血毛謂耳傍毛也以授於祝祝入告神於室幽全之義也禮器註云血毛詔於室是也幽謂血全謂色純也乃延太祖尸主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

王乃親射牲而殺之以行朝事之禮乃延尸於户西南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隳祭於主隳謂分減肝膋以祭主隳音許規反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尊者尚氣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之朝踐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黄鍾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獻后稷尸時樂同

降神樂章則歌思文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王先公樂章則歌天作詩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獻文王尸歌清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獻武王尸歌執競詩序云執競祀武王樂同先王先公凡歌皆大司樂帥瞽人登歌之時小師先擊拊堂下管奏時先鼓朄音允后薦之後遂以瑤爵酌著罇之醴齊以亞獻凡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亦作時王從東階而西酌以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按禮器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樽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至將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以告

尸主禮器云設祭於堂鄭玄云設饌於堂人君禮時祝以斝爵酌奠於饌之右鄭玄注郊特牲云天子奠斝此時又取膟膋及黍稷焫於蕭蒿合臭陽達於墻室既乃迎尸入室各即席祝取向時所奠斝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之於是王又以玉爵酌壺鐏盎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薦訖乃以瑤爵酌壺鐏醍齊以亞獻凡六獻也每獻作樂如初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鐏之泛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司鐏彝云

朝獻用兩著罇元云變朝踐為朝獻罇相因后乃薦加事豆籩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户内司几筵云祀先王酢席亦如之鄭玄注云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以酢王於是席王於户內后及諸臣已下致爵乃設席於是后以瑤爵酌壺罇醍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鄭玄注司罇彝云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大祝乃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為祊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是也緣此處生平待賓客之處故廣求既九獻王乃冕而揔干戚率羣臣王在東舞大武樂皇尸所謂八佾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為旅

酬之始（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是也）加爵者謂太子（所謂上嗣舉奠）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按少牢特牲之祭加爵但止於三通前凡十二獻亦得傚天數也明堂位云加以璧散璧角也）然後燀炮（上許春反下音炮）翟閽等皆有所賜予於來日又祭名為繹亦謂之祊（爾雅云繹又祭也春秋云壬午猶繹杜注云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是也又鄭玄注禮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以於廟門之傍因名焉）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簡而事尸禮大以孝求神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禘祭前期

十日肆師太宰以下卜日之儀如祫祭其典祀糞酒充人展牲太宰眡滌濯前夕告期掌次設次三公奉牲宰司烜共明水及籩人等共醯醢冪人共冪烹人陳鼎鑊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齍盛蕭茅九嬪内宰共后玉齍玉敦典瑞共祼珪璋天府陳國寶司几筵陳几席司服共祭服典輅出玉輅司樂宿懸王及牲尸等用樂王后副褘九獻之節廟堂之樂所用樂章祼獻之儀璧角之加爵朱干玉戚之親舞血腥爓熟之先後告堂告室之差

次脢嚐制祭祊室繹堂一如祫祭所異者但祭毀廟以上不及親廟詩周頌云雍禘太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也又逸禮記禘於太廟禮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而立一尸又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是也其神主位按鄭玄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奥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

奥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逸禮稱二尸圖據文武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實太祖文武廟三尸也故云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故大司樂云黃鍾為宮以下等樂云若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鄭玄云人鬼謂后稷也迭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然後合樂而祭焉則不據文武也其

祼鐏用雞彝鳥彝司鐏彝云春祠夏礿祼用雞彝鳥彝以禘在夏故也朝踐用兩犧鐏再獻用兩象鐏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於室中之左右也謂后稷以下昭穆昭西面穆東面文王以下穆主在西東面武王以下昭主在東西面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中每廟各一日凡祭之禮質明行祼謂之晨祼次朝踐次乃饋熟以下是每廟各行上禮以其禮煩難可一日而畢又乖朝踐之義以其禮畧故可同日而畢○繹祭則同一日○議曰聖人制禮合諸天道使不數不怠故有四時之祭焉而又設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孝

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祫二禮俱是大祭先賢所釋
義各有殊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玄注二禮以祫
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
非無典據至於弘通經訓鄭義為長嘗試論之以禮經
及春秋所書皆祫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
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
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於莊公禘於僖公既
不於太祖則小於祫也又按禮記禘於太廟之禮云毀

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内傳云禘取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祫也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毁主禘之時文王以上毁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毁主自在二祧之廟而祭禘之以祫用徳爲殷禘則小於祫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虚主而不言禘小於祫明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

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後漢光武建安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始祖東面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禘之為言諦也是審諦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

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四帝為昭景宣二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為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表準正論曰先儒或為同或為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

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祫禘王肅又奏如鄭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記不得謂之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為殷之者

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偷於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為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為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

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為大於論語則以禘為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𤣥以為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為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於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

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太按和八年用王肅議袁準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為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

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别禘祫逺近則非也○晉武帝太始中尚書杜元凱議稱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不稱服喪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内時明矣故伞礿祀烝嘗於是行

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袷譏貶之文著焉徐禪按杜議行武皇盛明之朝其左傳解云亦三年之喪禮畢而禘○東晉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西公后也十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內庾氏既葬之後殷也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孔安國云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冬夏復詳徐乾議用孟秋非失也安帝義熙三年當

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

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祭之禮有喪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瑾議曰臣尋昇平已後殷祭皆在周內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輙殷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言非當若臣啟不允則責失奏彈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

領司徒王謐議反初四月為殷祠之始謐議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

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謂履運唯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敬其禮意尚簡去年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為正徐乾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著作郎徐廣議若用三十月今則應用四月於時有殷而遷在冬從太元元年十月殷祠若用常三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是追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殷劉潤之等議太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遂用十月本非正朝以失為始尚書奏從謚議

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

禘及郊宗石室許愼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礿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位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則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

礿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賀循祫祭圖

太祖東向

昭北行南向

穆南行北向

通典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六十八 史部

通典卷五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十 吉九

禘祫下宋 梁 後魏 大唐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聖代宜爾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十二烝祀太學博士徐道娛議曰按祫禘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時間也周

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以春烝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分不共之明文矣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黷今隔旬頻享於禮為煩

孝武孝建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依舊令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於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祼享之義自漢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久太常丞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未禫

不得祭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按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亦以魯閔因紀制耳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傅亮議曰權制即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謂徐宏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祀為允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祀若事中未得用孟秋

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按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則夏秋冬皆殷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祀博士徐乾據難安國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祀是不專用冬夏時雖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還用孟秋於禮無違詔可 ○

梁武帝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鄭玄云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又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祭故稱祫禘而審諦之故稱禘

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諸儒之說大略如是公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議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也圓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祭特礿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

閭又言禘祭圓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黄帝黄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云禘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議論禘祫詳

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間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
禘祭圜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
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
之禘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内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
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毁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
祭之代盡則毁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逺之
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毁廟三年一祫
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

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禘祫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圓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代法宣武帝景明中秘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為大祥有司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到

其年四月依禮應祫王肅以為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
宜應祫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義一
焉請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宗
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
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
此於古為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
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
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祫祭於太

祖太常卿崔亮上言曰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别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為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

乃祫准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三年終然後祫禘從之○大唐前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祖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義互文莫能決斷大學博士史元璨議曰按禮記正義列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於羣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

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武宫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宫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隔三年祫以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祫之祭依璨議開元六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祫享於太廟自後相

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爲殷祭祫謂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而祭不欲數數則黷亦不欲踈踈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祫如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者也謹按禮記王制鄭玄注周官宗伯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以後

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帝故事貞觀以後並用此禮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祫迭相乗矣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不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内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歳再殷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為乖失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禮若兹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令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十月祫至

甲申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夘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禘祫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逺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𤣥髙堂隆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序先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以為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

禘後去祫四十二月而遥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於秋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雖小有愈其間尚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股之序何不等耶且又分三等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整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何必拘滯三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覆周審最為憑準以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既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祫有象

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禮既無乖越五嵗再殷之制疎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今請依據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皆以其議為允十七年四月十日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禮初唐禮祫序昭穆禘各於其室時禮官太常卿韋縚等奏曰准古禮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其義合聚昭穆定次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為昭穆唯鄭玄云禘各於其室若如鄭旨即與常享不異恐鄭說謬於周經請依古禮王肅等議序列昭穆天寶八載閏六月五日赦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

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以後每禘祫並
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
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縁禘祫則時享
暫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以後每縁禘祫其
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建中二年九月
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合享遷
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
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太祖之位在西而東嚮

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為別無毁廟遷主不享之文
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周以后稷
配天太廟為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六廟廟毁主遷皆在
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祖者故太祖東嚮之位
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祫饗太廟伏請據魏晉舊
事為比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為別廟至
祫禘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登高
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序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

則宜別為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既立廟至禘祫之時當用享禮令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為宜勑下尚書省集百僚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議曰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己申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

悌請依晉蔡謨等議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自懿祖
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
郁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
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為
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亭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
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
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
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潁

川等四府君亦為屬尊不在昭穆之列國家誕受天命
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數既近
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
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
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
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
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
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

實深所未安請下百僚僉議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按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文王及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以前神主據以上數過五代即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祖之後迭毀上升藏於二祧者雖百代禘祫及之伏

以獻懿二祖則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據三代以降之
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以下毁廟之主也
則公羊傳所謂已毁廟之主陳於太祖者是也謹按漢
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𤣥成議太
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毁太上廟主宜瘞北園孝惠神主
遷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以前之主瘞北園禘祫
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孝惠遷於太祖廟明
太祖以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

比也自魏晉及宋齊陳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當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代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准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不及國朝始饗四廟宣光并太祖代祖神主祔於廟至貞觀九年將祔高祖於太廟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

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嚮位於是始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祖祔廟弘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皇於西夾室開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三載尅復後新作九室神主唯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

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三年祔𤣥宗肅宗於廟遷獻懿
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嚮位次獻懿二祖為是
太祖以前親盡神主准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
二年十月將祫饗禮儀使顔真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
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西尊位請准東晉蔡謨等
議為定遂以獻祖當東嚮以懿祖於昭位南嚮以太祖
於穆位北嚮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
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為准臣㸊等伏以

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禮有義斷獻懿以爲親
盡之主太祖以當東嚮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故請宜
效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
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
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嚮之尊庶上守貞觀之定制
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
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
始封之祖皆爲太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

也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毁洎秦滅學漢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毁晉既失之宋又因之於是有違王廟之制於是有虚太祖之位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毁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違王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别也虚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

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毁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毁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毁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之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以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之祧猶先

王也請築别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為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藏盡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

稷契始封爲不遷之祖其毁廟之主皆稷契之後所以
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
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此則鯀之親盡其主
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
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
其太祖以上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毁之主伏以南北
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冊其
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周北齊隋故事及貞觀明慶

開元禮所述禘祫並虛東嚮旣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自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烝甞上配天地位於太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己申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道鯀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三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築室至禘祫年饗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及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為不可輒敢據正經考論舊

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嚮司勲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盖為収是族人東嚮之主亦由是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有一間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祖永厭於昭穆異廟別祭則祫享何主乎合食永閟比於姜嫄則推祥禖而無事於禮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収族収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制別祭之廟

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玄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祏室是為郊宗之上復有祏室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處祏室未有準的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為祏室可據所以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即心恐非允叶令若建祏

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
祭修古禮之殘缺爲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之正禮
動之中者焉京兆府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
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嚮
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在左氏不先食
之言且以正僖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氏廟數未足
之時而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還
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宮

之詩而永閟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爲祧以
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唯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
食以為說欲令征西東嚮均之數者此最不安且蔡謨
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征西東嚮
之一句爲萬代法此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瘞園則
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居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
則别築一事義差可安且與聖之於獻祖曾祖也昭穆
有序饗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祔於德明興聖廟

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為臣以為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薦是以分食奚疑於二祖乎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僚所議考其意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藏諸夾室是無饗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議以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

殊乖禮意事不足徵也唯有祔於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合於禮者之體而得變之正也

功臣配享 殷 周 漢 魏 晉 梁 大唐

殷盤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制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為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於人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理功曰力制法成理若咎繇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尚多前勇謂敵功多凡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若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大功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讌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為列○魏高堂隆議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秩以為位次功臣配享於先王象生時侍讌讌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矣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

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為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牲體前貴後賤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共用死國用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為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讌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

爵於配食者可也○晉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之禮叙六功之勲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勾龍之能平水土柱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而周棄德可代柱而勾龍莫廢也若四叙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爲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勲如伊尹功如吕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

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
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勲績比夆繇伊尹吕尚猶或未
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主也今主遷廟臣宜從饗大司
馬石苞等議魏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修常祀允
合事理○梁武帝初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
故爲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
臣有乖古典請唯祫祭乃及功臣從之○大唐貞觀十
六年有司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後

令禘祫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
卿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潔
粢豐盛礿祠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
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
不應享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
烝爲祫祭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駮議武帝允而
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之
大小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禮禘無配功臣誠

謂理不可易從之其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六十九 史部

通典卷五十一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十一 吉十

天子七祀 諸侯附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隋 大唐

殷制天子祭五祀戶一竈二中霤三門四行五祀歲徧凡祭五祀於廟門戶主出入竈主飲食中霤主堂室居處韋昭云古者穴居故名室曰中霤行主道路行作者

諸侯大夫與天子同○周制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

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戸曰竈此七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司命督察人三命厲主殺罰司命與厲其時不著是則春祀司命秋祀厲也或者合而祀之也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戸或立竈○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戸一祀春萬物觸戸而出亦為陽氣之生欲由之即祭戸戸者人所出入者竈二祀夏火主長養萬物即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門三祀秋萬物成熟將内之從外而入内自守而祭門門者所以閉藏井四祀冬水主萬物伏藏而祭井井者水主藏在冬中霤五祀六月

土王而祭中霤者象土位在中也歲一徧有司行事禮頗輕於社稷祭祀天子諸侯以牛因四時祭牲也祀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牛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豕井用魚也○後漢建武初有五祀之祭門戶井竈中霤有司掌之其祀簡於社稷矣人家祀山神門戶山即厲也鬼有所歸乃不為厲○魏武王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晉傅玄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正室祭一戶井竈及中霤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無聞唯司命配享於南郊壇○隋制其司命戶以

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霤則以季夏祀黃帝日夏季土德王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大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祀祭中霤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其儀具開元禮○說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五祀者為其有居處出入飲食之用祭之所以報德也歷代同或五或七周禮天子祭七諸侯祭五降殺之差也殷天子諸侯大夫皆五鄭注云殷禮

者以祭法差降殊異故言之鄭又云祭竈祀老婦人古之治炊者也以此推之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焉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戸竈行中霤即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勾芒食於木祝融食於火蓐收食於金玄冥食於水勾龍食於土故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祭也許慎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非老婦也鄭玄云爲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

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絶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為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竈夫子譏之云盛於盆罇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於陘而祭之乎鄭沖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

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户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蔵所値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譴過小神矣袁準著正論以為五行之官祭於門户行竈中霤土神也火王祀竈而水王不祀井非其類也且社奚為於人家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静云今月令謂行為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

戸井竈中霤凡五祀焉按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葢當時已行中間廢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高堂生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傳玄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闕於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近是也又按白虎通曰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徂也徂即行之義也

宗室助祭議 後魏

後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侍中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緦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道武帝受命之主配天郊祀百代不遷而曾玄之孫烝嘗之薦不獲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伏見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為資蔭而況曾祖為帝而不見錄請付外博議永為定准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

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階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冑豈得同四廟之親哉而四廟者在當代服屬之内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請以四廟爲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按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親議之條祖祧之旁各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礿則情理差通事無舛駁侍中任城王澄等奏臣等參議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則枝宗三易數代則廟應四遷

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輙與高祖孝文皇帝聰明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緦宗即之人情寔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毁迭遷之義其在四廟記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有所援引然與朝儀不同如依其儀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陪列

既無正據竊謂太廟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唯當
代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代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
之恩重公卿衆議以遠及諸孫太廟致疑百僚助祭可
得言狹也祖廟未毁曾玄不與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
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刱
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
請

庶子攝祭周

周制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為宗子攝大夫也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嘏不綏祭不配皆避正主也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令主人也令主人謂攝主者若正主人即得綏祭謂減毀神前饌若神有饗也不配者祝辭不言以其配某氏也綏許恚反敦音對布奠於

賓賓奠而不舉布奠謂主人酬賓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北也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而不舉止旅也不歸肉肉俎也諸與祭者名之共燕耳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也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為壇以時祭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避正主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也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也身歿而已

至子可以稱孝者也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義也若順也令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晉

晉劉氏問蔡謨曰非小宗及一家之嫡分張不在一處得立廟不荅曰禮宗子在他國而庶子在家則祭先儒說曰有子孫在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也不乏祀云者明宗子在他國不得廟祭故令庶子祭於家也苟在他國雖是宗子猶不得立廟況非嫡長乎

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晉

東晉 大唐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荀崧紹高祖彧封爵繼崧兄敬侯崧父太尉顗以為宜依文帝景帝同為一穆崧顧命子㙛埀範導而奉焉○東晉元帝建武中尚書符云武皇帝崩遷征西府君惠皇帝崩遷章郡府君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於禘祫之禮會於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正昭穆至於常居

之室不可以尊卑之分義不可瀆故也昔曾夏父弗忌
躋僖公於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
立嘗為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
之在惠帝代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
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瀆非
殊尊卑之禮以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
之崩當已遷章郡府君又以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
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毁以代為正下

代既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毁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别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别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於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頴川未遷見位餘八非祀之常不得於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庾蔚之謂爾時愍帝尚在關中元帝為晉王立廟猶以愍帝為主故上至頴川為六代懷景二帝雖非昭穆之正數而廟不合毁是以見

位餘八也循又議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為君者便
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
按殷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為君合十
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以此
言之明不數兄弟為正代○大唐開元四年太常卿姜
皎及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上七廟昭穆議曰
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而太祖常存聖人
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序矣謹按中宗孝和

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太上皇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
遐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
禮昭穆須正謹按晉太常賀循議兄弟不相為後也故
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
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
帝自繼於代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惠帝當陽甲孝成别
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
兼毁二廟此蓋禮之常例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

謂從禰以上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爲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祼長序禮也萬代之典敢不颺言從之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時河南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聖賢之所致也臣按左傳曰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

主孫嘗禘於廟令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於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令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為失禮又按五行志書僖公雖閔公之兄嘗為閔公臣臣在君上是為失禮遂令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弟臣於兄可躋弟於兄上耶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尚有二年春秋猶非其失禮況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諸議云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陵夷將墜

周公之祀以此斷之即太廟毀亦令日將欲陵夷之象
墜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
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吉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
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兄躋弟上今弟先
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臣登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
耶昔太室壞今聖朝太廟毀變豈不同耶若以兄弟同
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為昭
昔武氏簒國十有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此則

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别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君下臣上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毁陷改作殿築階下及泉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毁壞以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宰相以下詳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哉詔下禮官議蘇獻固執前議平子口辯所稱咸有經

據蘇頲為宰相獻即頲從祖兄平子竟被貶為康州都
城尉至任尋卒
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晉　宋
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臯陶杞鄫之祀相立
廟按睦譙王之弟兄弟俱封今求各立禰廟下太常議
博士祭酒劉熹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則立始祖謂嫡
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羣弟雖並為諸侯始封之君
未得立廟也唯令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代

中乃得為睦立廟為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顗議以為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顗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即始封君也其廟不毁前詔以譙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各得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毁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

敵無所為厭並立禰廟恩情兩伸荀議是也詔書所喻恐非禮意今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四代不論毀且不毀為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為始封諸子雖别封而同為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比則公子為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

子位俱為士禰已有廟無為重設與公子為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代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庶統為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奪宗則大夫太祖為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者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徐禪非荀是虞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為

長既享用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
取詒書禁之是也詒稱安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
立廟是荀暢之義美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
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荅衛將軍虞喜以嫡為大夫庶
為諸侯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禪謂為允矣喜曰尊同體
敵恩情兩伸諸兄弟俱始為諸侯命數無降令士庶始
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況已尊同
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

借宗此盖先王以孝理天下肅恭明祀之達義也昔周公有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勲特令祖厲是為榮之非計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宋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絶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別子之嫡謂之宗子収族合食糾正一宗者也故特加齊縗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則服無所加唯昆弟之為人後姊妹雖出一降而已曽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鄭云貴禄重宗也上牲大夫小少牢也

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明尊宗不敢別祭也至諸侯尊絶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爲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以塞矣余以弟禄早於兄不得兩祭虞以爲可兩祭由於父非諸侯又未善也

遭難未葬入廟議 晉

晉懷帝蒙塵崩於平陽梓宫未反京師元帝立廟之時欲遷入廟喪已過三年太常賀循議云懷帝梓宫未反遭時之故事難非常不得以常禮自拘宜以時入太廟修祭祀之禮

亡失其親立廟議晉

晉劉智釋問曰亡其親者不知其死生則不敢服然則終身不祭乎智曰唯疑其生故不敢服也必疑死焉可不祭乎古之死者必告於廟今亡其親必告其先廟使

咸知之求之三年若不得也則又告之告之者欲令其生也則隨而祐之其後疑祭必告令知其疑不受也鬼死者終歸饗也祝辭以告疑則還廟不還矣憑靈之心加崇於尊此孝子之情也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五十一

通典卷五十二

唐　京兆　杜佑君卿纂

禮十二　吉十一

喪廢祭議　晉　宋　齊　梁　大唐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按禮喪服傳有死

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曰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使三公行事賀循祭議云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於死者無服則祭也今人若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干非禮意也○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有司奏禮云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今礿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詳正領祠部郎謝元議以為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為安從之○齊高帝建元四年武帝在諒闇尚書令王儉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代源由甚遠殷宗

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雖宴樂為譏春秋之議嗣君踰年則會聘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按禮稱武王崩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又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同於吉祭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皆著在經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宋明帝時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庶人曾不知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晉武在喪每欲伸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疚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通儒守

而弗革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事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會朝萬國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謂宜依禮親奉從之○梁武帝天監四年安成國稱欲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賔議以為宜待王妃服除親奉盛禮○大唐元陵之制未殯遇夏至祭皇地祇禮官議停祭時監察御史張

朔牒禮儀使伏准遺詔皇帝已聽政合告郊廟所司祭地祇無文合廢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又按春秋杜預注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為王事廢天事也今禮儀使牒引祠令諸饗廟宫有緦麻以上喪不得充饗官此蓋指私喪不足為今日之證請更參詳報禮儀使報來牒稱天子崩五祀之祭

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者謹按曾子問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鄭玄注云郊社亦然然則五祀之與郊社之祭同也則來牒所言五祀不行則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與鄭玄所云郊社亦然之義乖也又按曾子問上文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下文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孔穎達云以初崩哀戚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也既

殯哀情殺而後祭也又云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此言無事時則祭有事時則廢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已後未啟已前為無事故王制云越紼而行事紼者屬於龍輴之韎索也天子攢塗龍輴謂殯時所設也令百官成服准令祀諸祠齋之日平明赴祠所又開元禮云祠前七日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之内不得弔死問病致齋之内唯祀事則行其餘悉斷苟或違此則非為祭所以崇嚴潔也今若斂髪赴廟

則嚴潔之道於是乎廢也成服而行則祀典之文可得而踰也且哀戚之殺大斂孰與夫自啓凶纎之甚緦麻孰與夫斬縗未殯之時非謂無事扱袵之祭可謂不遑況皇帝即位未告太廟哀戚在疚未許聽政如何告太祖以配北郊乎參詳古今實難議祭也

旁親喪不廢祭議東晉

東晉穆帝太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薨博士孫欽議禮有死於宮中闕一時之祀又按魏高堂隆議平原公

主薨二月春祀不宜闕祭臣聞伯叔父同産昆弟庶子庶孫及次妃以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於四時之祭無關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徳之君也猶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割損年月早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烝甞所以重宗廟也且宫中有死者三月不舉祭傳發於緦麻三月之章天子諸侯周大功皆降而不服何緦麻之有乎誠亦儒者之迷誤也

緦不祭議　晉　宋

晉荆州刺史殷仲堪問禮文如是此指釋有緦麻服而猶得祭者也當不普言新喪之親於所祭者耶别駕庾叡功曹滕愷主簿劉恬答曰尋禮文當是指明有緦服可以祭耳不以新喪之親於所祭者有服為疑今世中傳重者而有從祖小功之服服既除恐不得以二祖服近而不祭也○宋庾蔚之謂殷庾釋文句甚允但未統立言大意記所明重其已與神交而不終外喪尸殯不在此可得少申其事故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

內喪小功緦麻外喪齊縗以下行特為已與神交故隨輕重各有所行又云士之所以異緦不祭者加大夫有小功緦麻皆廢故鄭云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又云所於死者無服則祭者言所異於未與神交時有此則外內之喪通廢士甲故也言有始末義統有本尋禮者多斷取義不辯已與神交之異故申之云

奪宗議晉

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豫章京兆

二府君僕射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而況天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文攻乎異端宜加議罪按漢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為士庶子封為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奪義而況天子乎所言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聖德奪代伯邑考之宗嫡也

殤及無後廟祭議宋

宋孝武皇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東平冲王年幼無後唯

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毁靈立廟為當他祔太學博士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毁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諸祖之為士大夫者按冲王則宜祔諸祖之為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詔可大明六年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晦朔周忌應還臨哭與不又祭之日誰與為主太常丞庾蔚之議靈筵存諸臣宜還

臨哭變服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周親服除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為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詔可七年十一月有司奏晉陵國制孝王廟依廬陵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有衡陽王服令年內不祠尋國未有嗣王三卿主祭應同無服者之例與不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胤未知疎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詔可八年有司奏故齊敬王子

羽未立後未詳使應作主立廟為復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為於何處祭祀爰議以為國無後於制服除罷始封之君實存繼嗣皇子追贈為始祖臣不殤君著在前經豈容虛闕烝嘗以俟有後謂宜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

祭殤 周 晉

周制曾子問祭殤必厭蓋弗成也 厭飫而已弗成其為人也故其禮不備 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與不成人同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

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也而云陰厭陽厭乎失孔子旨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奥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於昭穆立之廟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也按此殤未成人無立後之道故取於族人之中凡弟之倫而主其祭其祭之就所祭者之祖服除乃止其吉祭特牲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也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肵音祈是謂陰厭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奥之禮也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凡

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罇於東房是為陽厭凡殤謂庶子之嫡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内親共祖禰者也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供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罇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也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嫡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法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嫡曾孫嫡玄孫嫡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嫡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祭嫡殤者重嫡也祭嫡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嫡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祭其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也蜀譙周云庶子之為殤者

祔祠於祖廟庶子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士庶人之庶子雖成子而無後亦祔祠於祖其主之如祭殤殤及無後者祔祠於祖廟皆異日別祭於其處耳天子諸侯之庶子無子不得祔祠於其廟當從其庶祖昭穆同也

○晉范甯祭殤議云祭法王祭嫡殤下及五代愍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冲太孫自是先帝嫡殤歷代彌久而廟祀之禮於今未廢謂非禮典之意宜從埋主之例

未立廟祭議晉

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荀氏進封大國今祭六代暫以廳事為祭室須立廟如制備物殷仲堪問庾叡綱紀有

承重之身身服已除其應祭吾尚有服當得於廳事上祭不按殷宗有五等封庾龢等答曰宜在別室又問云依禮祭皆於宗子之家支子每往助祭耳又如吾家五等封乃應有廟今既無廟而共家常以廳事為烝嘗之所令一朝忽移別室意殊不安劉功曹答云昔魯襄公尚於兄弟之廟假鐘磬以成禮今於廳事當無嫌也

公除祭議東晉　宋

東晉成帝咸和七年虞潭上表云今之諸侯服其親皆

與士同無復降殺大宗之家喪服畢仍若皆不祭是先人之享嘗永為有廢或難曰士獨非孝子也答曰士賤不得伸其意也臣謂三月之後禮情漸殺若非父母之喪尚通內外服踰月既葬可祭宗廟博士通議宜如潭所上會有軍事未及施行咸康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虞潭有嗣子喪既葬依令文行喪三十日至十二月十日公除其日禘祭宗廟潭自為論曰余身受公除歲終大禘至敬兼興如當遂闕心所不安故諮之有識難曰禮素衣舄席不入廟門不以干神明之位緦喪雖輕然服而祭況嗣子當承祚者乎答曰高宗三年諒闇今則不爾帝王既葬縞素躬親宗

廟之獻不以喪遂闕者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且吉祭廷有金石鏗鏘之和令去凶制而奉烝嘗干戚戦而不振慎終之情不遠

徐藻議云古無公除吉凶之服不隨時之義亦通也

可相干故緦不祭耳今既公除吉服而行則可吉祭今既吉服無事不可而大事反可闕耶若以心喪為疑者則出母子為父後得以含悲而祭矣又禮有死宫中三月不舉祭齊縗之禮三月不從政意者雖速公除猶宜待滿三月又問同宫之喪而未葬雖公除可以祭不答曰公除不祭本與於外喪耳若同宫之喪雖未葬此不

可也○宋庾蔚之謂公除是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若公家無齋禁則其受弔臨靈及私常著喪服豈得輙釋凶服以執吉祭乎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祭恐此非祖禰之所享也兄弟别居便為外喪未葬公除而可以烝嘗未之聞也

上陵拜掃及諸節上食附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大唐

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起寢殿於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

意也○後漢都雒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特牲祀每帝西幸即親謁其雒陽陵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大夫袁宏漢紀曰明帝永平九年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也鍾鳴謁者贊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折旋升階拜神座退後公卿羣臣謁神座太官上食

太常樂奏食舉舞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之舞也樂闋羣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告其郡國穀價人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敬愛之心也謝承後漢書曰帝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慷然謂同座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為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士感先帝不復聞見此乃躬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剏焉尚書階西祭設神座天子事亡事存之意也以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又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

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省者昔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當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朝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諸侯列侯各以人口數率千口奉金肆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以下者皆會酎少府受之又九真交趾日南則用犀角二長九寸以上若玳瑁甲一鬱林邑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翠各二十准以當金漢舊儀曰武帝於八月酎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尾之毛即更衣侍中上熟乃祀至靈帝皆以弦晦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祀祠廟日上飯太宮人隨鼓漏理被枕盥水陳嚴具

○魏文帝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毁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景帝陵一謁峻平陵文帝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復止也○東晉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

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瀆無准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宋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武帝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文帝陵○後魏太和

十六年九月辛未孝文帝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絶聲素幕越音活席為次侍臣侍哭壬申孝文又哭如昨帝二日不御食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鑒元殿是夜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宫○大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於獻陵先是日宿設黄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内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入闕門西再拜慟絶不能興禮畢改服入於寢躬親執饌閲視高祖先后

服御之物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上入寢哭踊絶於地進至東階西向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閲先帝先后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宮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

昭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謁於昭陵有司先設儀衛於陵寢質明七廟子孫二王後百僚州鎮藩牧四夷君長等並陪列於位皇帝降輦入次易服出次行哭就位再拜擗踊慟絶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宮其妃嬪公主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帝入寢門即哭瞻視幄座踊絶於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哭乃進牢饌珍羞引三公諸王並入執爵進俎帝至神座前再拜哭自奠饌閲先帝先后衣服更增感絶拜辭訖行哭出寢

北門景龍二年是時每日奠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時祭無日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合本無日祭之文令諸侯月祭有朔日月半并諸節日料則古禮殷事之義矣諸節日猶薦新之義矣故鄭玄注禮記云殷事朔日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云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

即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寢致祭並符於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齊梁陳其祭無聞今參詳以為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其諸陵請准禮停日祭帝曰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祇薦是常乍覽此奏但增哀慕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以為恒式舊制每年四季之月

常遣使往諸陵起居是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自安宅兆禮不祭墓當謂送形而往山陵為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為享薦之室但以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為常事起者以起動為稱居者以居止為名祭使動止何如義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於定省死葬以禮宜閟於安厝豈可以事居之道行送往之禮敢辭命使勞繁但恐不安靈域又降誕之日穿針之辰皆以續命為名時

人多有進奉今聖靈日遠仙駕難攀進止起居恐乖先典請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式二時巡陵庶義合禮經陵寢安謐不從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於塋南門外奠祭饌訖泣辭食餘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恒式二十三年四月勑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

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天寶二年七月勑曰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况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變游衣於漢紀成獻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僚令知朕意初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副太常造鹵簿事

畢則納於本
司仍著於令

通典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七十一　史部

通典卷五十三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十三　吉十二

大學　虞　夏　商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後魏　隋　大唐

有虞氏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大學篇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尊師敬長而大學之道著焉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魏文

俣孝經傳曰大學中學也庠言養也所以養儁德也舜命夔曰汝典樂以教胄子胄子國子也○夏后氏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次序先王之道而學之○殷制大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又曰瞽宗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玄云學所以學士之宮也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宗尊也瞽無目之名以喻童蒙又云瞽矇之所宗也○周制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膠之言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以小學為虞庠之制又云天子曰辟雍辟明也雍和也以明和為名化道天下之人使之成士或又云辟者圓璧也雍之以水而圓象天於陽德之施行周流無極使學者進德而不已亦所以明和政教之至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云制與

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在一基之上四方堂則以其方名學中央堂謂之大學二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謂之大學故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始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師氏掌以媺詔王馬融曰媺道也告王以善道師者教人以事而諭諸德也媺音美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馬融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者中德也中庸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為道本鄭玄曰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二曰敏德以為行本敏德仁義順時者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馬融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為也鄭玄曰孝德尊祖愛親所以守其生也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善事父母之行盡其愛敬二曰友行以尊賢良馬融曰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馬融曰師德所不如也長老者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也凡學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子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瞽宗

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備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者也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人不誣矣入北學尚

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入大學承師而問道退習而端于太傅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業必先王經典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為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中間也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三歲大比乃考焉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音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王制耆老皆

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將習禮使之觀焉此庠謂鄉學又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也不變王又親臨視重棄賢者之子孫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

轉徙其居覬其見不變移之郊郊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不變移之新人有所化也遂遂郊外也大夫掌使習禮也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也頃秦始皇焚書坑儒大學從此缺矣○漢高帝以叔孫通爲奉常諸弟子共定禮儀者咸爲選首其後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言少用文學之士也然帝本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學竇太后又好黄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具官謂備員而已武帝立後竇太后崩田蚡爲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儒者百數自漢興言易有淄川田生言書有濟南伏生言詩於

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嬰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弘為丞相封侯天下靡然向風矣培音陪制曰蓋聞導人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事具選舉中自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設學校選張叔等十餘人入京就學學

既成就乃遣張叔分教蜀中子弟自是蜀之學者比於齊魯焉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數滿百人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及王莽為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之科具選舉中○後漢質帝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每春秋輒於鄉射月一會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自本初後二十四年高生皓首見拔者少桓帝建

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具選舉篇元嘉二年詔曰書生汝南胡憲陳留恭辛爽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會辟雍垂白安貧童子頳川王通通經拜太子舍人因試憲等補郎舍人後皆限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年有增減不應得試易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令五十在試科是應天地之數也永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具選舉篇獻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威立太平之

化也令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二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將校子弟見爲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常爲作品式從之（晉摯虞決疑云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共習肄禮儀又增滿五百人漢末至數千人）○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大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大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輩試試通二經

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
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
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
試試通亦為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
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齊王正始中劉馥上疏簡
高門子孫為生曰黃初以來崇立大學二十餘年而成
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孫恥非其倫故
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
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
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大學明制黜陟陳榮
辱之路不從吳孫休永壽元年立學制曰古者建國教

學為先所以遵理為時養器也宜按舊制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覈取應選加其寵禄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稱以惇王化以正風俗未行也

○晉武帝初大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大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法周禮國之貴游子弟國子受教於師者也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

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
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
得失兼而學之者也况今學義甚頹不可令一人總之
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
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二漢舊
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
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
漢氏盡於儒士取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

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修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

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服孔王何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准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已升猶宜增置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所謂曲禮

也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沒丘明撰其所聞為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採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為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大學於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板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大學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頒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

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冑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明帝太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二千里爲限帝崩乃以國諱廢武帝永明三年詔

立學乃省總明觀名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大學兩存焉領國子監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人者必教學為先將以節其邪情化人成俗令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有以闕也若以國諱宜廢昔漢武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甞暫廢其間豈無國諱矣永明以徳太子故廢斯非古典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禮故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今之國學即古之大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大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大學兩存之可也時立學太尉王儉復依晉代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板也○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

於平城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大學生員三千人太武始光三年別起大學於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厲儒術轉興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孝文太和中

改中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隋文帝開皇中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大唐武徳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别立小學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策加階叙貞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

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録事各一員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俊士二百員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省補西京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隸尚書省補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曽孫為之二曰大學生徒

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為之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大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為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為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者為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者為之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縣生徒有差州縣學生門蔭與律書算學同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縣自補京都八十員大都督中都督府上郡各六十員下都督府中郡各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京縣五十員上縣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也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義每歲仲

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鄉飲之禮開元七年十月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禮二十六年正月敕文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弘長儒教誘進學徒化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内里別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又敕諸州鄉貢見訖令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所司設食弘文崇文館學生及監内學生亦許聽焉天寶初明經進士習爾雅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士業博士助教各一人十二

載七月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之永泰二年正月國子祭酒蕭昕上言請崇儒學以正風教勑曰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畧大學空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其諸道節度觀察都督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子弟欲習業者自今以後並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重籯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

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第并所供糧料及脩理間各委本司作事件聞奏

諸侯立學　周　後漢　東晉

周制諸侯學曰頖宮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五經通義云泮水者泮之言半也天子曰辟雍謂以土雍水外員如璧故曰辟雍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頖音泮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崔靈恩云諸侯為學之法但一堂之上不為五室唯南向為之置立之處一如時王之法貴尚是同然則周之諸侯大學東膠在王宮之左小學虞庠在

西郊所以知一如時王之法者鄭玄注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云殷諸侯置學之處得同天子

魯立三代之學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庠今藏粢盛之委馬序次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有德者教馬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也崔靈恩云凡諸侯之子入學之法亦以十年而出就外傅學書計入學之時祭先聖先師釋奠一如王子之法○後漢建安末魏國作頖宮於鄴城南○東晉穆帝永和中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

論者建儒林祭酒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彦必有其實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明為條制令法清而人貴

教曰人情重交而忽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録答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縱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理遂令詩書荒廢頌聲寂寥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理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而不能保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哉今江表晏然王道日崇三時既務五教並修軍旅已整俎豆無廢庸非善哉便處分安學校處所又繕造禮器將行大射之禮亮死尋廢

釋奠

周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若周公孔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則不故謂國有可為先聖先師者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之也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不言夏從春可知釋奠者設薦饌酌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乃時將用也學記曰太學始教皮弁

祭菜示敬道也鄭玄曰禮先聖先師也菜芹藻之屬也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儐賓於東序也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焉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將出征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

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云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為國○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徧輒使太常釋奠於辟雍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晉武帝太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二釋奠皆於大學太始六年元康五年二行鄉事皆於辟雍鄉事鄉飲酒禮也惠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大學○東晉明帝之為太子亦行釋奠禮成穆孝武三年皆親釋奠惟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武以大學在水南懸遠有司儀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

堂權立行大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時無國子生有司奏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大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也○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牲牢器用悉依上公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釋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

奠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須所況非備細尋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惟以師資引同工公即事惟允元嘉裴松之議故事可依也○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褠音博衣領也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部郎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

室即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轝駕幸學自然中階其預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議疑之僕射臣纘等以為參點回路並事宣父鄒魯稱盛洙汶無議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虧丞二制可○北齊將講扵天子講畢以一大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顔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

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大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顔回日出行事其郡學則於坊内立孔顔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朔張憑議曰不拜顔子者按學堂舊有聖賢之像既備禮盡敬奉尼父以為師而未詳顔子拜揖之儀臣以聖者君道也師者賢臣道也若乃推舜禹於君位則稷契與我並為臣矣師元風於洙泗則顔子吾同門也夫大賢恭己既揖讓於君德回也如愚豈越分於人師哉是以王聖佐賢而君臣之義著拜孔揖顔而師資之分同矣○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

酒禮〇大唐武德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貞觀二十一年制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同享初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於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為主許敬宗奏曰秦漢釋奠無文魏氏則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實在於臣下理不合專令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州學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主

簿及尉通為終獻修附禮令以為永制七年二月高祖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駮難久之貞觀十四年二月太宗幸國子學觀釋奠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耀元年二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景龍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太子左庶子劉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以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以降迄於隋氏朝士又駕牛車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

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時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褒衣博帶方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衣服宜長裙廣袖襜如翼如鳴佩紆組鏘鏘弈弈馳驟於風塵之内出入於旌旆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

綷驂相續因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廢改皇太子令附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式開元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二十七年八月因釋奠文宣王始用宮懸之樂二十八年二月勅文宣王廟春秋釋奠宜令攝三公行禮著之常式國子祭酒劉授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羣官道俗等皆合赴監觀禮請依故事著之常式制可之其儀具開元禮

祀先代帝王 名臣附 漢 後漢 魏 東晉 後魏 隋 大唐

漢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春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梟名食母破鏡名食父如貙首而武眼黃帝欲絶其類使百司皆用焉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賜百官解祠者解罪求福也○後漢章帝元和春東巡狩使使者奉一大牢祠帝堯於濟陰○魏武帝少時漢太尉橋玄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大牢蜀主劉禪景曜六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在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或以為可立於京師禪皆

不納步兵校尉習崇中書侍郎向充等言於禪曰自漢以來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而蒸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遠追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心則黷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於是從之何承天駁之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蒸故後代遵之〇東元勲配饗充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蓋非禮也

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故事禮皐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大學舊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應秋政摯虞按虞書皐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大學之祀義同太常故祭於大學律之署畢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

重而就輕非正畧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後魏文成帝東巡歷橋山祀黄帝孝文太和十六年詔曰法施於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其孟春應祀者須以事啟遂及今日可令以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為之化可祭於廣甯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省

别勑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曲禮曰脯曰尹祭○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帝於長安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於廟庭○大唐前修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

捍大患則祀之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
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
自隋以上亦在祠例令請聿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春
之月天寶六載正月制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有司
以時祭饗至七載五月詔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内
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
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
帝廟以春秋二時饗祭歴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

者所在郡置一廟饗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饗

老君祠先賢附　後漢　大唐

後漢桓帝延熹八年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中文罽為壇飾純金釦器設華蓋座用郊天樂○大唐乾封元年追號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文明元年九月册玄元皇帝妻為先天太后立尊像於老君廟所開元二年三月親祠玄元皇帝廟追尊

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復追尊為先天太皇仍於譙郡置廟歲餘一祀以上准先天太后廟例二十九年兩京及諸州各置廟一所并置崇元館天寶元年親祠玄元廟又於古今人表昇玄元皇帝為上聖其時同制莊子號南華眞人文子號通元眞人列子號冲虛眞人庚桑子號洞靈眞人又以其所著之書並為經其年九月改兩京玄元廟為太上玄元皇帝宮其告饗所奏樂降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乙之樂二載西京改為太清宮東京改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三月勅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

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湛然常在為道之宗既
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自今以後每聖祖宮有昭
告宜改用卯時以前行禮四載四月勑比太清宮行事
官皆冕服奚及奏樂未易舊名并告獻之時仍陳冊祝
既非事生之禮皆從降神之儀且眞俗殊倫幽明異數
理有非便亦在從宜自今以後每太清宮行禮官宜改
用朝服兼停祝版改為清詞於紙上其告獻辭及所奏
之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儀注聞奏十三載

正月詔令有司每至孟月則修薦獻上香之禮仍為常式（六載五月詔後漢張天師冊贈太師梁貞白陶先生冊贈太保）興元元年十二月詔太清宮改太常卿亞上香光祿卿終上香改三禮拜為再拜貞元元年正月勅薦饗太清宮亞獻太常卿充終獻光祿卿充仍永為常式

孔子祠（先儒及弟子附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侯

○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均子志為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因幸魯祠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云祀禮畢命儒者論難也和帝永元四年徙封為褒尊侯相傳至獻帝初國絶○魏文帝黄初二年以孔子二十一代孫議郎羨為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祠令魯郡修舊廟置百石吏卒守衛○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大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

祀孔子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祀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宋文帝元嘉八年奉聖侯有罪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為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為奉聖侯邁卒子莽（詡俱反）嗣有罪失爵○後魏封孔子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葉孔珍為崇聖侯文成帝詔其宣尼之廟當別勑有司行薦饗之禮○北齊改封三

十一葉孫爲恭聖侯○後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爲紹聖侯○大唐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爲褒聖侯二十一年制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賈逵總二十二人並爲先師永徽中制令改周公爲先聖黜夫子爲先師顔回左丘明從祀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准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爲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顔子俱配宣

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令據永徽令改用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並為從祀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為禮樂詩書之官也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又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注曰若周公孔子也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考漢魏已來取捨各異顏回孔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更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制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而今新令輙事刋改但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功比王者祀之儒館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萬載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奕葉繼僎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又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詁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禮配饗武王也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東巡次兖州鄒

縣頓祭宣父廟贈太師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詣學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神龍初詔以鄒魯百戶封崇道公宣尼采邑用供薦饗又授裔孫褒聖侯崇階朝散大夫仍許子孫以相傳襲開元八年勅改顏生等十哲為坐像悉應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塐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堂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為之贊以書於石閔損以下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時國子司業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坐今其像立侍配饗合坐十哲弟

子雖復列像廟堂不應饗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其十哲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請准都監廟堂圖形於壁兼為立贊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請准二十二賢應饗

二十七年八月制夫子追贈謚為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勑命并撰儀注昔縁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仍舊宜補其墜典永作常式自今以後夫子南面而坐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十哲等東西列侍顏子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

顏子贈兖國公　閔子騫贈費侯

冉伯牛贈鄆侯　　冉仲弓贈薛侯
宰子我贈齊侯　　端木子貢贈黎侯
冉子有贈徐侯　　仲子路贈衛侯
言子游贈吳侯　　卜子夏贈魏侯

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修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廟冊冊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禮又遣

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册禮又勑兩京及兖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衮冕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衣服兩京樂用宫懸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

曾参贈郕伯　顓孫師贈陳伯

澹臺滅明贈江伯　宓子賤贈單伯

原憲贈原伯　公冶長贈莒伯

南宫子容贈郯伯　公晳哀贈郳伯

曾點贈宿伯　顏路贈杞伯

商瞿贈蒙伯　高柴贈共伯

漆雕開贈滕伯　公伯寮贈任伯

司馬牛贈向伯　樊遲贈樊伯

有若贈卞伯　公西赤贈邰伯

巫馬期贈鄫伯　梁鱣贈梁伯

顏柳贈蕭伯　冉孺贈紀伯

曹卹贈曹伯　伯虔贈聊伯

公孫龍贈黃伯　冉季贈東平伯
秦子南贈少梁伯　漆雕子斂贈武城伯
顏子精贈瑯琊伯一作子驕　漆雕徒父贈須句伯
壤駟赤贈北徵伯　商澤贈睢陽伯
石作蜀贈石邑伯　任不齊贈任城伯
公夏守贈元父伯　公良孺贈東牟伯
后處贈營丘伯　秦子開贈彭衙伯
奚容蒧贈下邳伯　公肩定贈新田伯

顏襄贈臨沂伯　鄡單贈銅鞮伯

句井疆贈淇陽伯　罕父黑贈乘丘伯

秦商贈上洛伯　申黨贈邵陵伯

公祖子之贈期思伯　榮子期贈雩婁伯

縣成贈鉅野伯　左人郢贈臨淄伯

燕伋贈漁陽伯　鄭子徒贈滎陽伯

顏之僕贈東武伯　原亢贈萊蕪伯

樂顏贈昌平伯一作欬　廉潔贈莒父伯

顏何贈開陽伯　叔仲會贈瑕丘伯

狄黑贈臨濟伯　邽巽贈平陸伯

孔忠贈汶陽伯　公西輿如贈重丘伯

公西蒧贈祝阿伯　遽瑗贈衛伯

施常贈乘氏伯　林放贈清河伯

秦非贈汧陽伯　陳亢贈潁伯

申棖贈魯伯　琴牢未詳

顏噲贈朱虛伯　步叔乘贈淳于伯

琴張贈南陵伯

太公廟大唐

大唐開元十九年四月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一所以張良配饗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諸州賔貢武舉人准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每出師命將辭訖發日便就廟引辭仍簡取自古名將功成業著弘濟生人者十人准十哲例配饗至乾元元年九月十二日太常少卿于休烈奏臣昨因秋饗漢高祖廟見傍無侍臣饗太

公廟有張良在側伏以子房生於漢初翊奉高祖坐籌帷幄佐定天下考其年代不接太公自古配食廟庭陪葬陵寢皆取當時佐命同受哀榮太公人臣不合以張良配饗請移於漢祖廟從之上元元年閏四月勅昔周武創業克寧區夏惟師尚父實佐興王況德有可師義當禁暴稽諸古昔爰崇典禮其太公望可追封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廟仍委中書門下擇古今名將准文宣王置亞聖及十哲等饗祭之典一同文宣王貞元

四年八月兵部侍郎李紓奏曰太公廟准式以太常少卿充三獻官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敢昭告至上元元年追贈為武成王饗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兼進祝版親署臣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師張良漢之少傅聖朝列在祀典已極褒崇載在祝詞必資折中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令者屈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每請御署並稱昭告竊謂非宜一同文宣王恐未為允臣以為文宣垂訓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

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自生人以來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法加先聖之名樂用宮懸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正經其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勲業形於一代豈可擬其盛德均其殊禮裁前件祝文請自今更不進署其敢昭告請改為致祭其獻官請准式太常卿以下詔令百寮集議闕奏兼大理卿于頎等四十六人議同李紓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議曰當今兵革未偃宜崇武教以尊古重忠烈以勸今欲有貶損非

激勸之道也追尊王位以時祠之為武教之主若不尊其禮則無以重其教也文武二教國宜並立廢一不可況其典禮之制已歷三聖今欲改之恐非宜也至九月有勑以上將軍以下充獻官餘事依李紓所奏其祭饗獻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七十二　史部

通典卷五十四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十四　吉十三

巡狩　唐　虞　夏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後魏　隋　大唐

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白虎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敬親行之行禮謹敬重人之至也鄭玄云諸侯為天子守土時一巡省之書曰五載一巡狩所以必五年者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

閏天道少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東岳也時謂太山為岱宗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萬物終始之地陰陽交代之所為衆山之宗故云岱宗也望秩于山川張守節云乃以秩望祭東方諸侯境內名山大川也言秩者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羣后四朝孔安國曰各朝會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也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肆覲東后遂見東方之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也律法制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斤兩也鄭玄曰協正四時之月數日名備有失誤張守節曰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狩而合正之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五玉五等諸侯之瑞也執之曰瑞陳列之曰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纁玄黃三孤所執也二生羔鴈

卿大夫所執也一死者雉士所執為禮焉五月巡狩至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白虎通曰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也歸格于藝祖用特孔安國曰巡狩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也鄭玄注尚書云每歸用特者明每一岳即歸也如尚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岳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岳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狩之後乃始言歸耳○夏后氏因之王肅云天子五年一巡狩鄭玄云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殷衆也謂當方諸侯周以木德王歲星是木王之星十二歲一周以木象之故梁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天子將巡狩類乎上帝宜

乎社造乎禰帝謂五精之帝所配祭南郊者謂靈威仰也類宜造皆祭名也按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祖禰此不言祖者白虎通云七廟皆告之獨言禰者辭特先從禰後至祖以上遂行不敢留尊者之命故也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乃猶汝也守謂國境之内職事所當供具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大馭掌犯軷之禮謂祖道也土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王問九州形勢所謂以道地圖山川所宜所謂以詔地事誦訓氏亦夾王車以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誦訓所謂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也又

掌道方慝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辟音避乘金輅建大旂巾車云金輅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燔柴告感生之天帝覲諸侯覲見也其方之諸侯先於境首待之祭義云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所過山川則使祝宗先以三等璋瓚皆以黄金為鼻流酌鬱鬯以禮神次乃校人殺黄駒以祭之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鄭玄云鼻勺流也衡謂勺徑也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又校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殺黄駒鄭玄曰謂王巡狩過大

山川也每宿舍掌舍設梐枑再重謂行馬再重者以周其衛有外內列枑音互外則土方氏又設蕃籬土方氏云王巡狩則樹王舍鄭玄云為之蕃籬既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不祭義所謂東行西行弗敢過天子乃令太師採人歌謠之詩以樂播而陳之以觀人風俗以審其善惡所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也命典市之官陳百物之貴賤以觀人之所好惡所謂命市納價以觀人之所好惡志淫好僻故鄭云淫則侈物貴人之志淫邪則所好者不正也又命典禮之官考校四時節氣月之晦朔甲乙等日

及侯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宮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頒制度考校之（所謂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注云同陰律也）諸侯封內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不順為背逆昭穆者以宗廟可以表官爵故絀之）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衣冠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人者加地進律（律法度也）其諸侯待王之牢禮以一犢（掌客云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又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貴誠

之義也天子牲孕弗食也既黜陟諸侯乃與之相見於方岳之下築壇與覲禮壇制同鄭玄注司儀職引覲禮制王巡狩殷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其壇外為土埒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為堂下為三等謂之三成成每等高一尺其堂上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有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上鄭玄云宮為壇土為埒以象墻壁八尺曰尋十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盟監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其方明狀具朝覲篇司儀職云其壇三成宮旁一門鄭玄云成猶重也三重者下差之為三等每面丈二尺也見諸侯之時

據鄭注司儀及覲禮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旂置於宮內以表立位之處乃詔王升壇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其位鄭按明堂位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西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乃於壇上揖之以定其位其揖之節有三儀與王無親者推手小下之司儀所謂土揖庶姓與王婚姻之親者平推手揖之所謂時揖異姓與王同姓者推手小舉之所謂天揖同姓王既揖定其位諸侯乃進升壇

奠玉又按司儀職及鄭注云公於上等奠桓珪玉陳擯者五人禮之侯伯於中等奠信珪躬珪玉陳擯者四人禮之子男於下等奠穀璧蒲璧玉陳擯者三人禮之諸侯各奠玉訖降拜又升成拜訖擯者乃延諸侯升堂授王王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幣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既朝見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宮之伯臨之其神主於月必因以祭之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狩諸侯之盟祭也其餘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

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巡狩之月皆用正歲之仲月者以王者考禮正刑當得其中春秋分晝夜均冬夏至陰陽終欲取終平之義故唐虞以還皆用仲月也巡狩訖却歸每廟用一牛以告至謂之歸格於祖禰用特特牛

一○秦始皇三年東巡郡縣祠鄒嶧山頌功業其年復遊海上二年遊碣石從上郡歸五年始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到沙丘崩此求神仙奇藥之術無復觀人風問百年也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並步浪反下同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彰始皇

之功德○漢武帝元狩四年始廵郡縣寖尋於泰山寖漸寖尋就也寖音浸元封初復至海上又北至碣石廵自遼西歷北邉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周萬八千里武帝亦如秦始皇之事○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三月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他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他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祭山及梁父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廵狩使使者奉一大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至泰山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

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配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還京師庚申告至祠高廟光武廟各一特牛安帝延光三年東廵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中故事○魏明帝凡三東廵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廵幸之風焉齊王正始中廵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等差○晉初新禮廵狩方岳柴望告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賔及執贄皆如

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覲禮諸侯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代其禮不行武帝太始四年詔使使持節侍中黄門侍郎㘅命四出周行天下其萬人之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理科禁逆順為一書背逆暴亂作慝犯令為一書喪荒凶厄貧苦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宋文帝元嘉四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丹徒告覲園陵三月饗會父老舊勲於行宫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刑戰亡之家單孤並隨宜隱卹二十六年二月東巡幸至京城并謁二陵會舊京故老萬餘人饗勞齎發赦蠲徭役○後魏文成帝和平

元年正月東廵狩歴橋山祀黄帝遼西遥祀醫無閭山遂緣海幸冀州北至中山過常嶽禮其神而返明年南廵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常嶽○隋煬帝自文帝山陵纔畢即事廵遊乃襲秦皇漢武之事西征東幸無時暫息六宫與文武吏士常十餘萬人然非省方展義之行也○太唐皇帝將廵狩所司承制先須告於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廵狩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駕將發告圜丘宗廟社稷皆如開元禮高宗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令度支

郎中狄仁傑為知鎮使并州長史李知元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衣服過者必致風雷之變遂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遽令罷之上聞之嘆曰此真大丈夫也

評曰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唐虞五載巡狩一嶽二十年方遍四嶽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嶽皆遍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為南嶽周氏霍山為南嶽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八月到西嶽十一月到北嶽路程遼遠固必不及此知每至一嶽即歸斯義為長也按尚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

年王乃時巡考制度諸侯各朝於方嶽大明黜陟孔安國注云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制度正禮法如虞帝然其四方諸侯各覲於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幽明又按堯舜簡儉常稱茆茨土階巡狩四方羽儀導從必少一年四嶽五載復往宗廟享祭暫委有司展義省方觀風察俗之大政如或二十年方遍及於民物不亦乖踈詳周官本文與孔氏注解既改制十有二載比唐虞已甚遐闊如四十八年乃遍豈非益為曠邈乎且周雖尚文天子諸侯降殺以兩穆王巡歷天下

萬姓不甚若勞始皇遊幸四方屬車八十一乘二漢以降至於隋或東封告成或觀省風俗百辟悉至羣司畢從不下十餘萬人何止千乘萬騎所以曠代多闕斯禮崔生謂堯舜及周帝王行幸車徒禮數與秦漢以後無異斯不達古今豐約之别復不詳周官之文輙肆臆度之說耳

封禪無懷 伏羲 神農 黄帝 顓頊 帝嚳
帝堯 禹 湯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古者帝王之興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禮云因名山升中于天封禪必於泰山者萬物交代之處封增其高順其類也升上也中成也刻石紀號著己功績封訖而禪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禪者高厚之道也封土於山而禪祭於地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厚梁甫之階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有若天地之更高厚然梁甫者太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道配成高德故禪梁甫亦以告太平也

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管仲對齊桓公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而昔有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韓詩外傳曰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裴淮正論曰唯周官有王大封之文按成

王封禪而文武皆未在七十二君而無一言見於經傳學者疑焉服虔曰云云在梁甫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在蒙陰縣故城北東有云云亭○伏羲神農並因之○黄帝禪亭亭服虔曰亭亭在牟陰晉灼曰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顓頊帝嚳帝堯舜復禪云云○禹禪會稽會稽越地○湯亦禪云云其所封皆於泰山也○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社首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十二里其儀不存襄王時齊桓公既伯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謂管仲曰寡人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者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覩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

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秦始皇平天下三年東巡郡縣祠鄒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齊魯儒生七十人至於泰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音戛稭禾稾也去其皮以為席葅音祖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守之內莫不郡縣四屬八蠻咸來貢職人庶蕃息天

祿永得刻石改號文出晉太康郡國志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之事焉從陰道下禪梁甫其禮頗采泰祀之祝雍上帝所用封藏而皆秘之固不得而記焉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生疾秦焚詩書戮文學皆僞曰始皇上泰山為雷雨所擊不得封禪○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元鼎中汾陰得寶鼎遂議封禪而羣儒不能知其儀又牽拘於詩書古文於是帝盡罷諸儒三月東上泰山命人上石立之泰山巔石高二丈一尺方博皆三尺壇及墠皆廣長十二丈增高三尺帝因東至海上四月還至奉高

晉太康郡國志曰奉高戶千五百六戶此為奉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是以殊之也故有明堂在縣西南四里又有奉高宮又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霍去病子也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晉太康郡國志曰漢武封泰山禪梁父祭諸家所說宜肅然為定也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冠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

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改元為元封時作明堂於汶上太史公曰其封禪之禮則有司存而漢史不得其制○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三月帝幸魯過祭泰山及梁父三十二年詔梁松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輙拒

絶不許臣下不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
敢頌功述德業

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
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
枚列於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
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
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二其一方一寸二分其一五
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
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

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帝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禪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祭山日燔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

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音促)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令印工刻玉牒書書秘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帝至奉高應劭曰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十二日宿奉高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按行還益治道徒一千人十五日始齋諸扈從王公以下及東方諸侯盡齋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圜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尺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眺無不覩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

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窕如無道逕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賷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輙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尚十餘里其道傍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窺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耳早食上晡後到天門使者得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疑封禪具也汝南人楊通得之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

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即此也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於羣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於泰山刻石著紀禪於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矩九州平天下子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

維命后經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荆州豪傑兼并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烟無雞鳴狗吠之聲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吏各修職復於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有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祗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惟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於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宇垂於後昆百寮羣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祐永永無極

二十二日辛卯晨

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祀用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帝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更衣早晡時即位於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

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各如其方色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歳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於梁甫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祀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也項威曰除地曰墠後改墠曰禪神之也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牲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於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司馬彪論曰自上皇以來封泰

山者至周七十二代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廵狩則有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因好神仙信方士之言及造石檢即封之事也天道質誠約而不費故牲用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閒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為改代夏少康周宣王由廢復興不聞改封光武欲因孝武故封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意既封之後未有能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作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著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人不聞其在封矣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為壇至秦皇漢武始用石檢袁宏曰夫揖讓受封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岳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埸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輙議斯事

功不弘濟不得彷彿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皇帝堯舜至於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建國開基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請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高堂隆卒不行○晉武帝平吳太康九年衛瓘議封禪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至於再三詔報絶之○宋文帝在位長久有意封禪詔學士山謙之草其

儀注屬後魏師南逼其意乃息孝武大明元年十二月
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三請帝以文軌未一不從○
北齊有巡狩之禮並登封之儀竟不行○隋開皇十四
年羣臣請封禪文帝命牛弘等創定其禮帝曰此事體
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大唐貞觀十
一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按封禪者本以功成告於上
帝天道崇質義取醇素故藉用藳秸罇以瓦甒又按梁
甫是謂梁陰近代設禮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

壇位於山北又議昊天上帝壇將封先祭義在告神因
當為壇下趾先陳齋絜薦饗已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
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
太祖景皇帝配享壇方十二丈高丈二尺又議制玉牒
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
牒其印函請隨璽大小仍纒以金繩五周又議玉冊四
枚各長尺三寸廣寸五分每冊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
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

長短令容玉冊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纒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三枚以為冊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纒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陛御位在壇南升自陛而就上封玉牒又議圓壇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今請於圓壇上安方石璽緘既畢加土築以為封高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書藏其內祀禪之所土

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詳載前方石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為秘固請依今用受命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既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後漢建武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大矣請刻頌立碑明揚功業又議設告至壇曰既至山下禮告至柴於東方上帝遍於羣神今請其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及自餘儀式請

如今禮仍請柴祭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

詔從此議餘皆罷之遂附制於今禮太常舊儀封禪降神樂歌並用郊祀

之辭韋安仁駁之曰夫祭天作樂本謂神聽高遠聲臭難接所以歌詠文辭依倚絃管滌蕩宣暢冀其來格今瘞玉燔柴於岱宗之下播聲昭告請降圓丘之上夫神聽聰明不可濫假如依樂聲應臨國內而泰山之下其神可得祀乎又毛詩周頌郊祀歌昊天封禪歌時邁二篇各别足是証明謂宜採周頌創新篇告精誠於上天

請皇陵於東岳於事合古其後竟從安仁之議麟德二年有司進儀注於大嶽南四里為圓壇三成十二陛如圓丘之制壇上飾以青四面各依方色并造燎壇及壝三重又造玉冊三枚皆

以金繩編玉牒為之每牒長尺二寸廣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為字又為玉匱一以藏正座冊為金匱二以藏配座冊各長尺三寸并玉檢方五寸當繩纏處刻為五道當封璽處刻深二分方寸二分又為金繩以纏玉匱各五周為金泥以泥之為玉璽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金玉匱又為石礙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刻方石中令容玉匱礙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處皆刻深三分闊寸五

分為石檢十枚以檢石感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為印齒三道深四寸當封璽處方五寸當通繩處闊寸五分皆有小石蓋制與檢刻處相應以檢擫於協反封泥其檢立於感旁南方北方各三東方西方各二去感隅皆七寸為金繩以纏石感各五周徑三分為石泥以泥石感其泥末石和方色土為之為距石十二枚分距感隅皆再累各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感隅相應以五色土封之泰山之上設登封之壇上徑

五丈二尺高九尺四出陛壇上飾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壝隨地之宜又為降禪壇於社首山上方壇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壇上飾以黄四面依方色三壝隨地之宜其玉冊玉匱石𥓙石檢距石等亦同封祀之制又以高祖太宗配禪社首以太穆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亞獻終獻之禮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皆隨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罇

稭席一時行禮文質顛乖駁而不倫深為未愜其封祀
降禪所設上帝后土位先設藳稭𥠖甒瓢杯等物並宜
改用茵褥罍爵其諸郊祀亦宜准此於是昊天上帝之
座褥以蒼皇地祇座褥以黃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
帝及大明夜明時帝褥皆以方色内官以下席皆以莞
封禪使許敬宗為禮官等又奏曰謹按司馬彪續漢書
建武三十二年封太山求元封故事所施用者有司奏
用玉牒書藏方石中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
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又按說文云簡牒也則知
牒是簡之别名且牒是片竹故其字從片封禪牒雖用
玉其制宜與竹同廣厚五寸何名簡牒又按孝經鈎命

決云六經冊長尺四寸孝經冊長尺二寸徧檢古之簡牒無尺三寸之制臣等參詳典故務取折衷其玉牒請同玉簡冊長尺二寸廣寸二分厚三分以金繩連編固簡之數隨文多少盛之玉匱封牒石內則合古文於事為允 詔從之

三年春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之壇己巳登於泰山行封禪之禮庚午降禪於社首山壬申大赦天下改元乾封初議射牛事太常博士裴守貞奏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自射牲雖是禮書久從廢省據封禪記曰未明十五刻宰以鸞刀割牲比鑾駕至時宰牲總畢陛下唯奠玉酌獻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

武太后天册萬歲二年臘月甲申登封於嵩岳大赦天下改元為萬歲登封丁亥禪於少室山開元十二年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所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先為備具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等與禮官撰東封儀注張說謂徐堅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享王者父天而母地皇地祇雖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饗乾封之禮文德皇后

配皇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爲終獻以宫闈接神有乖舊典上元不祐遂有授命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圜丘韋庶人爲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籩豆褻黷穹蒼享禮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大難亞獻終獻皆受其咎平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皆革正斯禮請以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從之又按顯慶年許敬宗因修禮奏改燔柴在祭前伏稱祭祀之禮必先

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謹按禮迎神之儀
樂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
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又按
晉郭璞南郊賦及注爾雅亦祭後方燔又按宋志所論
亦祭後燔柴又檢南齊北齊又梁郊祀亦先飲福酒訖
燔燎請依貞觀舊禮先祭後燎考功員外郎趙冬曦太
學博士侯行果又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設
祭後燔則神無由降矣張説又執奏曰凡祭者本以心

為主心至則通於天地達於神祇既有先燔後燔自可斷於聖意聖意所至則通於神燔之先後臣等不敢裁定上令依後燔及先奠牲璧之議是後太常卿寧王憲奏請郊壇時並依此先奠璧而後燔從之先是紛議未定國子博士康子元執後燔最堅張說謂子元曰康國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耶時又有四門助教施敬本駮奏舊封禪禮八條其畧曰舊禮侍中跪取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以致潔而尊神故使小臣為之今侍中大臣也而沃盥於人君太祝小臣也乃詔祝於天神是接大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故為非禮接周禮大宗伯曰欝人下士二人祼事則沃盥此其職也漢承秦制無欝人之職故使近侍為之魏晉至今因而不改然則漢侍中

行之則可矣今以侍中為之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
高帝時籍孺為之惠帝時閎孺為之留侯子辟彊年十
五為之後漢婁堅以議郎拜侍中魏代蘇則為之時友
人嘲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褻臣也今侍中名
則古官人非昔任掌同變理寄重鹽梅非復漢魏執獸
之班與乎周禮讚人之職夫祝以傳命通人主之意以
薦達於神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為上儐況天
人之際其肅恭之禮以兩君為喻不亦大哉今太祝下
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祝是禮
矣何者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掌六祝之詞大宗伯為上卿今禮部尚書太常卿比也
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
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貟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
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詞矣今太祝下士卑而居下
大夫之職又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
已賤升壇已重是徵名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之於今

也古之謁者秩異乎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疎矣又曰舊禮尚書令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議奏上令張說徐堅召敬本與對議詳定說等奏曰敬本議其中四事先以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從之

十三年十月封祀於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服衮冕於行宮致齋於供帳前殿己丑大備法駕至山下乃御馬而登侍臣從帝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召禮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各

異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為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獻終獻合於一處於是三獻悉於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行事玉牒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内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於天子孫百禄蒼生受福

庚寅祀昊天上帝於山上封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帝配享焉辛卯享皇地祇於社首之泰折壇折音之設反睿宗大聖真皇帝配壬申上御朝覲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僚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咸在位銘曰維天生人立君以理維君受命奉天為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畫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雍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

封禪功齊舜禹巖巖岱宗衎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維
新睿宗繼明天下歸仁恭己南面氤氲化淳告成之禮
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高匪德矜盛欽
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七十
二君或禪奕奕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祗遹文
祖光昭舊勲方士虛誕儒書齷齪佚后求仙誣神檢玉
秦災風雨漢汙編録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
非從欲銘心絶岩播告羣岳時中書令張説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

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以紀聖德焉其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七十三　史部

通典卷五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十五　吉十四

告禮　商　周　魏　東晉　梁　大唐

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内名山大川七月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子思之語）○商湯將伐桀告天云予小子履（履湯名）敢用玄牡敢昭告于

皇皇后帝商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已簡在天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太祝告社用牲幣鄭玄云牲當為制王肅云親告以牲有奠故也使祝史用幣又云吉則用牲凶則用幣○魏尚書薛悌奏涼州刺史所上靈命瑞圖當下洛陽留臺使太尉醮告太祖文昭皇后廟博士秦靜議曰靈命瑞圖可祀天皇大帝五精之帝於洛陽祀南郊所祭祭訖奉誥冊文脯醢酒告太祖廟藏冊於石函尚

書奏曰秦靜議當遣兼太尉告祠以武皇帝從五精以上六座餘衆神皆不設牲用如郊祭明帝詔每祀天輒以地配今不地配耶尚書奏孫欽議周禮祀天南郊無地配之文大魏受禪因漢祀天以地配此謂正月南郊常祀也今告靈瑞不須以地配王肅議禮有事於王父則以王母配不降於四時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精之帝非重於地今奉嘉瑞以告而地獨闕於義未通以地配天於義正宜詔曰祀天以地配此既正義今告瑞祭

於五精之帝則地不得闕也又詔曰告皇天及五精今冊文中都不見五精之帝意何以耶尚書奏冊文侍中韋誕所作文中皇皇后帝即五精之帝昔舜受禪告天云皇皇后帝亦合五精之帝於文少不可分别可更增五精字奏可秦靜上告瑞祝文曰孝孫皇帝諱使太尉臣某以靈命瑞圖冊告於天郊事畢將納冊於石函謹使太常臣某帥有司以脯醢旨酒明帝泰和六年征西大將軍臣懿等言長安典農中郎將張烈書言所部人左先雨後於地得玉印臣今謹遣夏裕送

敢昭告於皇祖武皇帝以武宣后卞氏配尚饗

詔推原符瑞有感而至宜因祭祀奠於文思皇后神座
前以慰神靈之思念散騎常侍高堂隆議按典瑞天子
有事必告宗廟以象生也凡宗廟祖尊而禰親祭祀告
事皆先尊而後親往者得瑞璽以告宗廟而奠於親廟
此則告於尊奠於親故事明比文皇帝文思皇后其為
慈親一體也告之日質明守宫筵於廟堂之奥設玉几
近南設洗於阼階東南酒人設醴酒於堂脯人醢人執
籩脯豆醢於洗北西面公位於阼階西南北面太常位

於阼階北面差出公後百執事叙立於卿後執璽使者立公西北東面諸博士差退唯籩人豆人不拜餘皆拜拜訖解劒納履博士引公祝導盥升自阼階博士立於高皇廟室戸外西東面祝先入室南面公入戸内西面博士并引卿與從公籩人醢人百執事皆從升博士引使者升階如在廷之位卿受脯於戸外入於筵前醢人以醢授卿卿拜興受設於籩北興出俟事於太皇帝室南面祝酌酒奠籩南祝導公博士引使者執邸受瑞璽

於戶祝西面立於戶外東使者還復位公奠璽於几東興復位祝入公再拜稽首興立漏移一刻公執璽邸授使者戶外遂造太皇帝武皇帝文皇帝皆如高皇出禮畢之後可使都督黄門兼諸官告瑞於文思皇后寢堂如廟之禮高堂隆又議往者得瑞璽祝文曰於惟往者坤靈吐耀天球王璽見於宗廟之宫今則西岳之精申明天意重出瑞璽王國之域實為皇天后土明報皇高曾祖武文之德德祚洋溢光潤萬國孝皇帝諱謹使上公臣某敢用嘉薦醴酒奉呈瑞璽以告先靈尚饗其祝詞唯曰明報聖慈文思皇后之德為異耳
○東晉元帝為瑯琊王將即極位告廟王導書問賀循

云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情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王今固辭尊號俯順羣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璽當云何循答曰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勲德承以即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論導又書曰得刁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惠帝為七廟至懷帝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刁侯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於禮云何循答曰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即位大[illegible]謁於太祖故晉文朝於武宮漢文謁於高廟也至光武之後惟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

共堂别室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毁恐有事之日不得徧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啟依古禮唯告宣帝一廟今意以祖宗非一但太廟合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為斷太常問今封建諸王為告廟不若告廟册與告諸王同異祝文同不當以竹册白簡隷書篆書也博士孫毓議按尚書洛誥王命作册逸祝册唯告周公其後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為册書逸誥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請命於三王乃納册於金縢匱中今封建諸王裂土樹藩為册告廟篆書竹册執册以祝訖藏於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册

告所封之王册文不同前以言告廟祝文當竹册篆書以為告廟册册之文即祝詞也舊告封王告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於廟以皆為册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又王珉議云中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廟徐邈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如此次則宜先告郊也按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當先告廟出便南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親及尊耶虞先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賀循議告謚南郊不當用

牲然先告代祖謚於太廟復有用牲於理不正理不應有牲告郊廟皆不用牲牲惟施於祭及禱耳徐邈又議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謚南郊用牲自江左以來哀帝興寧中簡文帝咸安中告謚並蒼璧制幣告立太子太孫邈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牲在滌三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日既逼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稷牛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别也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答云禮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具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告移廟奠幣祠部郎傅瑗問徐邈應設奠否邈答曰禮君出境以遷廟主行每舍奠焉凡事關宗廟非幣則薦未有不告而行將遷主之晨宜依告以設奠瑗難曰言依告設奠但三薦相去近恐犯春秋再烝之譏禮諸侯薨及禘祫則迎羣主歸太祖廟又云主出廟入廟必蹕無將行設奠之文奠重於蹕而文不及無奠明矣禮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此謂雖侯王

之貴必有尊也若徵此文事非其喻邈曰禮諸侯出朝既告祖禰臨行又徧告告不嫌再所引每舍奠者取其踈數若隨宜然則奠不為數今之告廟戒出期也至日又告告將出也又曰新故兩廟各有其事左宗人儐曰有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成廟將從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導君降於阼階下云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祝奠幣於几東薦脯醢君盥酌奠於薦西祝聲三曰敢用嘉薦告於皇

考又曰孝嗣侯某潔為明薦尚饗又大戴遷廟禮文云
凡以幣告皆執幣而告告畢乃奠幣於几東小宰升取
幣埋兩階間禮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告廟遂奉幣以出
及告設奠乃斂幣而藏之兩階此則初告之幣待後告
而藏之必須事訖未訖則未藏今何不陳於新廟耶去
舊之新當即新以藏幣故先奠几東乃取而藏之非謂
舊廟虛告而新廟兼設也且初告告將移祝曰敢以嘉
幣後告告明享祝曰敢用嘉薦尋此二祝之稱則知幣

也薦也各施於一廟矣伏系問宣后從廟或但告東廟亦告太廟耶宣后簡文帝所生母別在東廟徐邈答此無禮文意謂初崇號以告太廟今自一別廟之遷耳於太廟無事無事而告則近黷矣古大事必告初崇進而告是也今從廟事之末恐不得復告也康帝立准禮將改元尚書下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屬應告廟其勒禮官并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諸應所用備辦符到奉行博士徐禪議曰按魯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

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事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謂應告尚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永熙二年為永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鑒造於太廟前朝明准不應革易如禪議禪告文曰維建元元年正月日孝子孝曾孫嗣皇帝諱謹遣使持節兼太尉其官其甲敢昭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諱以眇身屬膺明命為兆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扺勵夫首元正位改物承天先王之典型建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為建元元年享祖宗之保佑膺乾坤之休靈敢薦告事一元大武薌合薌萁嘉薦庶羞清滌清酌明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

穆皇后張氏尚饗告始祖廟等十一室同辭也○梁禮官司馬筠議大事徧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時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講武修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款化貢萬物諸寇賊平蕩築宮立闕纂戎解嚴合十一條則徧告七廟公王以僭削封及討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大唐儀鳳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於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貞觀以來勅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

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歴代所尚 高陽 高辛 唐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高陽氏尚赤（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赤繒○高辛氏尚黑（以十三月為正）薦玉以黑繒○陶唐氏尚白（以十二月為正）薦玉以白繒○有虞氏尚赤（以十一月為正並出尚書中候）○夏后氏尚黑（以建寅為正此時物生色黑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又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有二生三死王有三王王有一生一死故元命苞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其色尚黑以平明為朔古者易姓而王示不相襲

明受之於天也大事斂用昏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牲用玄玄黑類也以黑為嶶號崔靈恩云嶶謂旌旗存也盧植云嶶章也號所以書之於綏若夏則書其號為夏也朝燕服收冠而黑衣宮室之制屋詩云夏屋渠渠十寸為尺白虎通曰夏法日數十也日無不照至尺所度無所不極故以十寸為尺○殷人尚白以建丑月為正物芽色白元命苞曰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其色尚白以鷄鳴為朔大事斂用日中日中時亦白也戎事乘翰翰白色馬牲用白以白為嶶號朝燕服冔冠而縞衣宮室之制屋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也十二寸為尺白虎通云法十二月言歲中無所不成○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

赤元命苞曰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大事歛用日出日出時赤

赤戎事乘騵騵馬腹騵音原赤牲用騂騂赤類以赤為徽號朝燕

服冕冠而元衣宮室之制度傳曰周夏屋而商門八寸為尺白虎通云

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以婦人為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為尺王者改正朔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殷以十二月夏以十三月也崔靈恩云若以書傳中候文依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尚可得而知也以周人代殷周天正而尚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尚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尚黑則知虞氏之王當用天正而尚赤陶唐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高辛氏當用人正而尚黑炎帝當用天正而尚赤少皞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黃帝當用人正而尚黑炎帝當用天正而尚赤共工氏當用地正而尚白太皞當用人正而尚黑也○

秦水德漢書律歷志秦自以水德故十月為歲首○漢火德初亦以十月為歲首及文帝立公孫臣言漢當土德應黄龍見丞相張蒼以為漢乃水德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以外黑内赤十月陰氣在外故黑陽氣尚伏在内故赤明年黄龍果見於成紀帝於是令博士諸生申明土德改歷及服色事至武帝元封七年用兒寛等議改用夏正以建寅月為歲首劉向以為赤帝斬蛇之符為火德○後漢並同前漢○魏土德文帝以建寅月為正服尚黄牖

以丑牲以白節毛尚赤節幡尚黃郊祀朝會四時之服如漢制宗廟所服如周禮明帝青龍五年三月用博士秦靜等議改為景初元年以建丑月為正孟夏四月制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祀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人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為節按服色尚黃據土形也犧牲旂旗一用殷禮行殷之時故也

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太白以朝大赤即戎也又詔曰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用白其别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元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義暢矣三年正月帝崩齊王立以明帝建丑月崩若以其月正朝會設樂不合於禮於是改以建寅之月為歳首袁准正論曰自非繼亂不宜改正也○晉金德太始二年

散騎常侍傅玄上議帝王受命應歷禪代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無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至殷周革命乃改魏受漢禪亦已不改至於服色皆從其本唯節幡用黃大晉以金德王天下順五行三統之序矣詔從之由是正朔服色並依前代孫盛晉陽秋論曰孔子修春秋列三統為後王法今仍舊非也晉為金行而服色尚赤考之古道乖違甚矣○東晉並同西晉○宋水德亦如魏晉故事○齊木德餘一依前代○梁火德餘一依前代○陳木德

餘一依前代○後魏初為土德言繼黄帝之後也故數用五服尚黄犧牲用白至孝文太和十四年用祕書丞李彪等議承晉後改為水德祖辰臘申○北齊木德正朔服色皆如後魏○後周承西魏用水德以文帝誕元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故也建寅月為正服色尚黒○隋火德以赤雀降祥之故衣服旗幟犧牲尚赤戎服以黄七月帝始服黄○大唐土德建寅月為歳首武太后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依周制以建子之月為正改元為載初元年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來年正月為一月十

月建亥為年終載初元年九月九日改元天授稱周改皇帝為皇嗣二年正月旗幟尚赤天寶九載制應緣隊仗所用絳色幡等並改為赤黃色天下皆然納崔昌議以土德承漢火行

享司寒藏冰開冰附　周　宋　隋　大唐

周制淩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淩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盛之時也淩冰室也三其淩三倍其冰備消釋也春始治鑑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為二月將獻羔祭而開冰鑑胡暫反甀音直偽反祭祀供冰鑑賓客供冰賓客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大喪供夷槃冰夷之言尸也尸之槃曰夷

槃夏頒冰掌事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秋刷刷清也鄭衆云刷除冰室當更内新冰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謂立春藏冰至春分方温故獻羔以祭司寒而后開冰先薦寢廟而後食之左傳魯大夫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婁在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用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於是取而藏之也周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黑牡黑牲也秬黍黑黍也司寒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周窖也窖藏之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於是以風出而用之順春

風而散　朝之禄位賔食喪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冰用之

皆與焉老致仕在家者其用之也徧及老疾也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温

夏無伏陰謂夏寒也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淒風寒也霖雨

為人害無菑霜雹癘疫不除民不夭札癘惡氣也短折震霆也為夭少死為札

○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

冰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隷取冰於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之處以納於凌陰務令周密無泄其氣先以黑

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

羔秬黍祭司寒啓冰室先薦寢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鑑以禦温氣蠅蚋王御殿及太官饍羞並以鑑供冰自春分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槃隨冰供給度室在樂遊苑内置長一人吏一人保舉吏二人〇隋以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因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依以桃弧棘矢〇大唐制先立春三日因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祭訖鑿冰千叚方三尺厚尺五寸而藏之仲春開冰祭如藏禮依以桃弧棘矢

設於冰室戸內之右禮畢遂留之餘具開元禮

禜 周 漢 晉 梁 隋 大唐

周制春官大祝掌六祈其四曰禜鬯人禜門用瓢齎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齎讀為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也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左氏以為用牲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祭法云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幽禜謂星壇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春秋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漢制謂禜為請晴服赤幘朱衣○晉武帝咸寧及太康中時雨多則禜祭赤幘朱衣閉諸陰

朱絲縈社伐朱鼓焉○梁制霖雨祈晴亦如雩禮○隋制霖雨則縈京城諸門三縈不止則祈山川岳鎮海瀆社稷又不止則祈宗廟神州報以太牢州郡縣苦雨亦各縈其城門不止則祈界内山川及社稷報用羊豕○大唐因之縈門不止乃祈山川岳鎮海瀆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廟竝用酒脯國城門用少牢

祈禳夏　商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所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曰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之義

也〇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〇周人木德以桃為梗梗更也言氣相更也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玄云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攘疈音普逼反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祇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攻說則以辭責之禬未聞焉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造音七告反禬古外反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天災疫癘諸所禱祠之以報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攘卻凶咎寧風旱之屬順豐年

而順為之祝辭逆迎也彌讀為救救安也祭法曰禳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禳猶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祈之或禱之寒於坎暑於壇也○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災兼用三代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儺止惡氣○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月令季春磔攘大儺非所以祀

皇天也夫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攘之國有大故可祈於南郊至於祈攘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祠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陳留范宣曰舜有拂卵無磔鷄及魏明帝大修禳祭儀鷄特禳釁之事磔鷄宜起於魏卵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晉制每歲朝設葦茭桃梗磔鷄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太

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宋皆省其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高禖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高辛氏之代元鳥遺卵娀簡吞之生契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祠又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禖祠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元鳥感陽而至其來主於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盧植曰元鳥至而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以為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為神鄭但言后王不知起於何

代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禮謂酌飲於高禖之庭帶以弓韣求男之祥○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為高禖之祠於城南祭以特牲晉博士束晳云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祀以太牢也○後漢因之祀於仲春之月○魏禖壇有石青龍中造許慎云山陽人以石為主○晉以仲春之月高禖祀於城南祀以特牲惠帝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

造東晳議以為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鐫石令如舊置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按江東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處如竹葉小屋覆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廟所得石陛澄以為晉孝武時郊禖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或曰百姓祀其旁或謂之落星也○北齊置高禖壇於南郊旁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元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皥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

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皇帝衮冕乘玉輅
皇后褘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
西陛竝詣便座夫人終獻上嬪獻於禖神訖帝及后竝
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
而還○隋亦以元鳥至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一太
牢○大唐月令亦以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
禖天子親往月令經文及注不言有壇廟也

祓禊周　漢　後漢　晉　東晉　齊

周制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之　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薦宗廟因乘舟浮川也○漢高后八月祓於霸上○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潔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潔之矣禊者潔也言自潔濯也○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洛水之側○東晉元年又詔罷三月弄具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巧飾增損無

常○説曰禊與曲水其義參差晉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蒐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此也凡言祓者祉也以為祈介祉也一説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也後漢杜篤云郭虞三月三日上辰產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竝不育

俗以為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曰郭虞之説良為虚誕假有庶人旬内夭其三女何足驚彼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曁於富商用事伊洛帷幔元黄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禊也馬融梁冀西第頌云西北戍亥元石承輸蝦蟆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禊國於水游此用七月十四日也

諸雜祠　周　秦　漢　東晋　後魏

周立壽星祠於下杜亳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也瓚曰濟陰亳縣是也師古曰杜即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斯近之矣時奉焉又立杜主祠因宣王殺右將軍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杜伯執弓矢射宣王宣王伏弓而死故周人尊其鬼而歳時奉祠焉○秦立陳寶祠因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似肝顔師古曰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其神或歳不至歳或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光色赤黄長五丈從東方來

集於祠城若雄野鷄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鳴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鷄闇之祠以一牢名曰陳寶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以應之也與葉君合葉君神來二世時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騂秋冬用駵德公立卜居雍即今扶風郡雍縣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音孚畤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始皇東遊海上祠八神金也求仙人其祀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淄南郊山下下者二曰

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畤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三山即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山在東萊六曰月主祠之萊山山在東萊長廣皆在西北竝勃海七曰日主祠盛山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八曰四時主祠瑯琊瑯琊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也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罘音浮○漢高帝天下已定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又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祀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饎爨也秦

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杜主即周之杜伯也巫保族纍二神名纍音力追反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前者也司命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常施設糜粥者也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元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武帝即位厚禮置祠神君於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神君者長陵女子產乳而死見神於妯宛若宛若祠之其室人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宛若字也妯音軸又帝師少翁求仙始親祠竈少翁

言於帝曰祠竈皆可致物物鬼又立粤祠鷄卜自此用也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黄金持鷄而卜如鼠卜也是時既滅兩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師古曰勇之粤人名也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而其祠皆用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帝為立祠又方士言隋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宫又祠封苑火井於鴻門西河鴻門有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也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三山八神於曲成東萊之縣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

又有月祠蚩尤勞谷五床山五帝仙人玉女金馬碧雞等神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焉○東晉哀帝欲於殿前鴻祀以鴻鴈來為候因而祭之謂之鴻祀侍中或曰鴻大也鴻鴈初來必將大祀劉遵等啟稱此唯出大傳不在六籍劉向鄭玄雖為其訓自後不同前代以來竝無其式○後魏道武帝初有兩彗星見劉后使占者占曰祈之則掃定天下后從之故立其祀又立歲神十二歲一祭以十月用牛一雞三又立土神四歲二祭常八月十月用羊又立獻明以上

天神四十所歲祭其神尊以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

淫祠興廢 秦 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秦德公立卜居雍（即今雍縣也）雍子孫飲於河遂都雍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伏祠已具前）○漢成帝丞相匡衡等奏罷雍鄜上下時及陳寶祀等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杜主祠有五

置其一高帝所立梁晉秦荆等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太一三一黄帝冥羊馬行孝宣三山并諸山蚩尤等皆罷之也後世以無繼嗣故復陳寶等祠末年頗好鬼神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廣崇無福之祀皆姦人惑衆是以聖人絕而不言伏惟陛下拒絕無令姦人有窺朝者帝善之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代諸神祠凡七百餘所一歲三

萬七千祠平帝末年崇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不能備乃以雞當鴈鶩犬當麋鹿○魏武王秉漢政普除淫祀文帝黄初五年詔先王制祀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戸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自今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明帝青龍初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祀○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昔帝王循岳瀆山川各有定制然以道

別天下其鬼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而淫祀不作
末世妖孽相煽扇音捨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宜按禮為制
使妖淫之鬼不亂其間○東晉穆帝升平中何瑾請備
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年一廵狩柴燎五岳徧於
羣神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
故盡得比大川立祀自永嘉之亂唯灊之天柱在王畿
之内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
郡遣大夫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自咸和迄

於今又復隨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靡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為簡缺可令禮官作式其諸妖孽可粗依法先去其甚俾邪不瀆正時不行○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皆絶孝建初更修蔣侯祠所在山川漸皆循復明年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臣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後魏初自天地社稷以下合

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頭孝文帝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衆夫神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其令有司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用酒脯太和十四年詔自先朝以來享祀凡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易先當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圓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等明堂祭五祀皆有此四十神悉罷之初每以正月吉日於庭設幕中置松栢樹設五帝座至孝文詔曰禮云

自外至者無主不立此既無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又探冊之祭可悉罷之

通典卷五十五

[seal]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七十四　史部

通典卷五十六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十六　嘉一

天子加元服　周　漢　後漢　魏　東晉　後魏　北齊　大唐

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曰冠而生子禮也許愼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為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　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

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后出也許慎五經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

將冠筮日筮賔冠義曰古者聖王重冠筮日筮賔所以敬冠事既言古者則不起於周行之於廟冠義曰重冠故行之於廟者不敢擅重事所以自畀而尊先祖也冠委貌於阼三加彌尊冠義曰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大戴禮公冠篇曰公冠四加三同士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加袞冕祼享樂於廟所以知冠有享樂者春秋左傳曰晉侯問魯大夫季武子襄公年曰君可冠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周公

冠成王命祝雍頌曰近於人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說曰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古者聖王重冠所以為國本也五經要義云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為禮之始矣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不

敬此人君重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或云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玄皆以爲夏末衰亂篡弑所由生焉故作公侯冠禮則明天子冠禮之審又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故筮賓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也者今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

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採行焉○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惠帝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景子為吉昭帝冠辭曰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順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内靡不蒙福陛下永永與天

無極○後漢制正月甲子若景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訖皆於高廟如儀謁見續漢書云加元服乘輿皆於高祖廟謁見按世祖制始冠緇布冠於宗廟從古制　和帝冠以正月甲子乘金根車駕六元虬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蔟之庭鐘咸獻壽焉黄香頌云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躬烝烝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時加玄冕簡甲子之元辰皇輿幸夫金根六玄虬之連蜷建螭龍以為旂鳴節路之和鑾既臻廟以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燕撞大蔟之庭鐘祚蕃屏與鼎輔暨夷蠻之君王咸進爵於金罍獻萬壽之

王觴頌文多今但錄其事耳蜷音權順帝以初月景子加元服於高廟時兼用曹褒新禮其儀不存順帝都洛陽亦立高祖廟矣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玄纁駟馬賜貴人王公卿司隸校尉城門五校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〇魏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古之士禮服必三加彌尊所以喻其志至於天子諸侯數無文將以踐阼臨人尊極德成不復與士以加喻勉為義禮冠於廟自魏不復在廟矣〇東晉諸帝冠儀一加幘冕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先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侍中

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將加冕太尉讀祝文曰令日吉辰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斁眉壽惟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脫帝絳紗服冠事畢太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孫毓五禮駁曰魏氏天子一加三加嫌同諸侯毓按玉藻記曰玄冠朱組緌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其說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冠皆界服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聖人制禮所以一時歷加衆服者今始成人卜擇令日而徧加之所以重始也若冠日有不加者後必不擇吉而服非重始也又禮器有以少為貴者冠不在焉記有彌尊喻志之言蓋以服

從畢始象德日新不可先服尊服轉而即畢今嫌士禮喻志之文因從魏氏一加之制考之王藻似非古典今三加者先冠皮弁次冠長冠後冠進賢冠以為彌尊於意又疑裴頠答治禮問天子禮元冠者形之成也為君未必成人故君位雖定不可孩抱而服冕弁摯虞以為天子即位之日即為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即位為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衣便不可乎意為宜冠有加

成帝用三元吉日既加元服拜於太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事又廟見臺符問修復未畢吉凶不相干為可加元服與不太常王彪之議禮雖有喪冠當是應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終便失應冠之年故也禮所

以冠無定時月春夏不可便用秋冬若今歲內修復未畢入新年卜仲春之日加元服不失年不失禮今便准喪冠闕饗樂而行事誠有倚傍然加袞冕火龍煥然以准喪儀情有不體若別有事必速加元服權諸輕重不須修復畢者便當准喪冠耳又議新年至尊當加元服今若依成帝故事用三元日者冠有金石之樂恐修山陵未畢於樂便闕禮冠自卜日又云夏葛屨冬皮屨無定時不必三元也按晉故事及兩漢皆非三元當任時

事之宜耳又議近訪得成皇帝加元服儀注闕無拜廟事按禮冠皆於廟儀禮云既畢賓出主人送於廟門明必在廟近代以來不復在廟成皇帝既加元服拜太廟以告成蓋亦猶擬在廟之儀今既加元服亦應拜廟○後魏正光元年秋孝明帝年十一加元服訖拜太廟大赦改元○北齊制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圓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軒中嚴羣官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

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繫玄紞脱絳紗袍加袞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皇帝入温室移御座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羣臣朝服上禮酒十二鍾米十二囊牛十二頭擇日親拜圜丘方澤謁廟○大唐之制如開元儀

皇太子冠皇子皇孫附　周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天子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嗣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之家語○漢冠頌篇曰天子之元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四加

宣帝冠太子以正月冠諸王遣使行事○魏氏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嗣子乃三（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禮也）加冠諸王因漢遣使行事○晉惠帝之爲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武惠冠太子冠訖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太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儀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儀王十五而冠遂革使命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

惠帝以正月景午冠太子訖乃廟見懷帝亦以正月冠皇太子○宋冠皇太子及藩王以一加○齊武帝孫南郡王昭業冠從尚書令王儉議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大鴻臚為贊醮酒之儀國官陪位拜賀如常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公車門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宫臣亦詣門稱慶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剋日謁廟儉議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然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重元服之典宜異列藩依於諸王則輕同於儲皇則重按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注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不

為主也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則皇太子無專用之道宜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并撰立贊冠醮酒二辭不依藩國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本加南郡王冠筮日戒賔肇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崇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型永永眉壽於穆斯寧明帝冠太子用正月○梁武帝天監十三年正月冠太子於太極殿修前代之儀○後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於廟詔曰司馬彪漢志漢帝有四加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

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孔子之言與正經何異諸儒惑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朕以為有賔諸儒皆以為無賔孔氏所云斐然成章且斯之謂矣○北齊制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階之南東面受詔入室盥櫛出南面使者進揖詣冠席西面坐光祿卿盥訖詣太子前跪櫛使者又盥奉進賢三梁冠至太子前東面

祝脱空頂幘加冠太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面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祝脱三梁冠再加逺遊冠太子又入室更衣設席中楹之西使者揖就席南面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即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本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位羣官拜事訖又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隋制皇太子將冠前一日帝齋於太興殿太子與賔賛及預從官齋於正寢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設筵於阼階帝袞冕即御座

揖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贊冠者坐櫛設纚賓盥訖初加緇布冠進設頍丘癸切纓賓揖太子適東序衣玄衣素裳以出贊者又坐櫛賓進加遠遊冠改服訖賓又受冕太子適東序改服以出賓揖太子南面立賓受醴進筵前北面立祝之又切太子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拜贊者奉饌於筵前太子祭奠禮畢降筵進當御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者引太子降自西階賓少進字之贊者引太子進立於庭東面諸親拜訖贊者拜太

子皆答拜與賓俱復位納言承詔降命令有司致禮賓又拜帝復降阼階下拜太子以下皆拜帝出更衣還宫太子從至閤因入見皇后而還○大唐貞觀五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將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

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狀准東宫典記有上禮之儀謹按上禮非古從南齊後魏方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龍更扇其道羣臣斂錢獻食君上厚賜荅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皇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錫賚上臺東宫處宴會非不優厚其上禮宜停其儀具開元禮

諸侯大夫士冠　夏　周　後漢　晉　大唐

夏小正記二月冠子之時也○周制繼世以立諸侯象

賢也象法也為子孫能法其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諸侯之子冠亦用士禮也冠禮筮日筮賔冠於阼醮於客位三加彌尊阼謂主人之北也嫡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户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内户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字所以相尊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左傳曰晉侯問襄公年大夫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

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家語冠頌云諸侯之子冠同於士士男子二十而冠漢戴聖云男子陽也陽成於陰偶數起於二終於十謂之小成而冠鄭玄云任士職居士位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孔穎達云十九以下為殤身有德行幼為大夫則不特二十而冠將冠筮日於廟門廟禰廟也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句之外日主人戒賓戒告也賓主人之僚友也將冠子故就告使來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教之賓對曰某不敏

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病猶辱也共音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退去歸也前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賢者恒吉冠必筮日筮賓者所以敬冠事重冠禮者也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宿進也如主人服朝服乃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涖之敢宿賓對曰敢不夙興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乃宿賓者親相見致其辭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為冠事者冠日夙興設洗直於東榮

榮屋翼也直音值 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冠時先用卑服故北上便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此助君祭之服爵弁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用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純衣絲衣也韎音妹韐音閤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要中衣布亦以十五升其色象焉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此莫夕於朝之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士皆爵韋為韠其爵同不以玄冠名服者為緇布冠陳之 緇布冠頍項青組纓屬於頍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緇布冠無笄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

為四綴以固冠項中有緌亦由固頍之為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屬猶著也纚今之幘梁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纁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上六物隋方曰篋隋音他果切

櫛實於簞 簞笥也

蒲筵二在南 敷陳曰筵藉之曰席上重者皆言席取相承藉之義在地多言筵也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 側猶特也無玄酒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 蘇管切

執以待於西坫南面東上 匴今時冠箱執之者有司也

主人玄端爵韠立阼階下直東序西向 玄端士入廟服也爵韠謂淺赤色韋為韠

兄弟畢袗玄立於洗東西面北上 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袗同也同玄衣玄裳緇帶緇韠袗音之忍切

儐者玄

端負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采衣未冠所服凡童子緇布衣錦緣錦紳幷紐錦束髮皆朱錦紒結髮賓至主人拜迎於外門之外揖讓而入主人升立於東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主人之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嫡子冠於阼少北避主人也若庶子則冠於戶外南面遂醮焉不於客位者不代父成而不尊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筓櫛於筵南端贊者賓之贊冠者也奠停也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西階一等冠緇布冠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進容者行翔而前蹌焉乃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

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元首也祺祥介景皆大也坐乃冠興復位賛者卒卒謂設頍項結纓冠者興賔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體賔揖之即筵降二等受皮弁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祝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申重也胡猶遐遠無窮也今按詁訓胡不訓遐疑胡當為嘏嘏訓為大或當時傳寫謬誤鄭玄不加審正臆斷為遐耳加之如初復位賛者卒紘卒紘謂繫屬也興賔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賔降三等至地

也受爵弁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無疆受天之慶正猶善也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他謂卒紘容出徹皮弁冠櫛筵入於房主人贊者徹之筵於戶西南面筵主人之贊也贊者房中酌醴賓揖冠者就筵西南面賓受醴於戶東筵前北面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嘉善也嘉薦謂脯醢芳香不忘長有令名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為禮異於答主人冠者奠觶於薦

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薦東薦左也適東壁者出闈門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西闈門也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之若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不在謂疾病或歸寧使人受脯而後歸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冠者立於西階東南面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伯仲叔季惟其所當爰於也孔甚也髦俊也攸所也於猶為也假大也伯仲叔季長幼稱也甫丈夫之美稱冠者對其辭未聞賓出主人送於廟門外入見

姑姊如見母入寢門不見妹畀也乃醴賓以一獻之禮一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酌酢賓與主人各兩爵而禮成主人酬賓束帛儷皮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束帛十端儷皮兩鹿皮也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賓出主人送於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一獻之禮有薦有俎使人歸諸家其牲未聞冠者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贄見於君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贄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父歿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盧植曰本父當成之不能成故已冠而祭之若成之矣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

者盧植曰飲賓也鄭玄曰享禮之王肅曰兄弟飲冠者身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門聞齊縗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冠矣若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縗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用喪冠得成人之服也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議曰冠者表成人之容正尊卑之序而令母兄姑

姊與之交拜豈非混淆長幼瀆亂人倫者乎所言答拜之文未必周公之旨東周衰末王室已卑諸侯踰僭削去典法重以秦皇蕩滅十無一存況復編斷簡蠹傳寫訛謬先儒注釋不加參詳遂令後學有所疑誤又按九拜之儀肅拜今揖也尊屬欣其備禮念其成人以揖示敬在禮非爽便同匹敵竊謂不然本制冠禮正長幼之序鄭康成注云忻其成人與為禮若令母兄交拜豈非崇虛而損其實

○後漢何休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為

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為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灑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為冠者設北嚮筵又設賓東嚮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篚器設於兩筵又設罇爵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曰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聽

命之禮賓冠者興西嚮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嚮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即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酹地然後啐酒訖賓興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為起若諸父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姑姊妹皆相拜如常

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為歡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晉王堪冠禮儀云永平元年惠帝時正月戊子冠中外四孫立於步廣里舍之阼階設一席於東廂引冠者以長幼次於席南東上賓宗人立於西廂東面南上堪立於東軒西南面西上陳元服於席上宗人執儀以次呼冠者各應曰諾宗人申誡之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兄弟具來咸加爾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敬慎威儀惟人之則壽考維祺永受景福冠者

高跪而冠各自著布興再拜從立於賓南上酌四杯酒各拜醮而飲事訖上堂向御史府君再拜訖冠者皆東面坐如常𬟁禮時賓宗人東平王隆叔祚王循道安王業建始此皆古禮也但以意斟酌從其簡者耳○大唐制如開元禮

大功小功末冠議　周　晉

周制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可以娶妻下

殤之小功則不可此皆謂可以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冠子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矣

○晉傅純難曰按雜記本文已在小功則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鄭氏云已大功卒哭以冠與本文不同何邪又要記不見已冠不知已冠當在何條賀循答曰禮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娶道父為子嫌但施於子不施於已故下言已雖小功著已與子亦同也俱同則大功之末已可以冠以理推之正自應爾非為與本文不同要記不見已冠直是文句脫耳高崧問范汪曰按小

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並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求之於禮無可冠之文范汪荅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此於子已為無服又云父小功可以冠子疑與上章俱有末語特於下言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是為小功卒哭皆得行冠娶之事也大夫三月而葬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是為父雖小功子服盡也大功許冠婚則小功便無所不可也高崧重問范汪曰下殤小功則不可而云小功之末可以冠婚何

范汪重答曰下殤小功此是周服之下殤不可以服輕而恩疎也或曰因喪而冠亦禮之明文何以復於大功小功喪中每言冠乎答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也於大功小功之末故可行冠禮因喪而冠與備行冠禮殊也或問者曰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按經大功之末雖云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已可以冠而鄭氏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末觧經又云大功之末

而注云卒哭不知此言末使是卒哭爲非卒哭邪答曰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注又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娶妻者冠而後娶今既云冠嫁其子則於文不得復自著已冠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娶妻則大功亦可以得冠冠輕婚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末得自娶以記文不備故注兼明之注之有此比禮三月既葬卒哭於小功則餘有二月是末也於大功則正三分之一便謂之末意常以疑

之然鄭氏注喪服經云葬喪之大事既畢故謂之末邪
重問曰省及申釋注意甚為允也然僕猶有所未了禮
小功卒哭可以娶者婚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明婚
雖屬吉而有嗣親之感小功餘喪不重祖考之思故可
以娶也大功可冠猶有疑焉夫吉禮將事必先筮賔然
後成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嫁其子者以己大功之末於
子則小功服已過半情降既殊日算浸遠故子可以行
吉事至於己身親有功布重制月數尚近而便釋親重

之服行輕吉之禮於此稱情無乃薄邪且非禮正文出自注義耳若有廣比想能明例以告之答曰齊縗之喪則冠婚皆廢大功則廢婚而行冠冠吉輕而婚吉重故也冠吉輕故行之於大功之末婚吉重故行之於小功之末但以大功末云可以冠子而自著已冠之文不便賢者以三隅反之推小功得自娶則大功得自冠以身有功服月數尚近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事今正以小功大功之末俱得行吉禮故施輕吉於重末行重吉於

輕餘重服不可以行重吉故許其輕者輕服可以通重吉故因得行之若大功之冠則行吉冠之禮而反喪服若服在齊縗不得行吉則因喪而冠以冠禮貴及不可踰時而齊縗之服崇重則大功之末差輕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女笄 周

周制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已毀則教於宗

室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也教以婦德婦容婦功婦言宗室大宗子之家

公羊傳婦人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埋之謂不為殤也魯僖公九年伯姬卒是

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人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賈公彥云許嫁笄當使主婦對女賓執其禮其儀如男子也又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當用酒醮之敬其早得禮燕則鬈首既笄之後去之也猶若女有鬌紒也鬈音巨員切鬌丁果切

通典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七十五　史部

通典卷五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十七　嘉二

君臣冠冕巾幘等制度

上古衣毛帽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黄帝造冕旒始用布帛冕者冠之有旒唐虞以上冠布無緌緌纓飾夏后以牟追音丁回反以收所以收斂髮殷制章甫或以冔章明也言以表

明丈夫甫或為父哻覆也自覆飾哻音況甫反形制並無文至周六冕章數始備故孔子曰服周之冕言中禮也洎乎幽厲衰微秦焚六籍圖寫紛雜記注混淆今徵其實録据拾沿革為冠冕篇云

冕

大裘冕　衮冕　鷩冕　毳冕　絺冕　玄冕

通天平冕　平天冕　蒼冕　青冕　赤冕

黃冕　素冕　黑冕　象冕　山冕　火冕

藻冕　方冕　祀冕　有熊氏　周　秦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耳不聽讒言也事見世本

〇周制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綖紐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綖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繅雜文之名合五色絲為繩垂之綖前後各十二所謂邃綖也就成也繩之每匝貫五采玉十二旒旒則十二玉每就間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紘一條屬兩端於武此謂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絺冕五旒用玉一百二十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各以其等者繅玉如其命數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玉八繅玉皆朱綠禁令不得

相僭踰 ○秦滅禮學郊社服用皆以袀元以從冕旒前後邃綖（蔡邕獨斷云袀紺繒也班固東都賦注云袀阜也袀音鈞）○後漢光武踐祚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孝明帝永平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玉珠為十二旒（蔡邕獨斷云九旒也）以其綬采色為組纓（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服也其旒珠用眞白玉）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色綬為組纓旁垂黈纊助天子郊天

地祀明堂則冠之○魏因漢故事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改用珊瑚珠晉因之○東晉元帝初過江帝服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珠侍中顧和奏舊禮冕旒用白玉珠今美石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玉旋珠從之後帝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改服黑介幘通天平冕皁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一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二旒以朱組為纓無緌王公卿助祭郊廟冠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組為纓色如綬也○宋因之

更名曰平天冕天子郊祀及宗廟服之王公並用舊法○齊因之梁因之其制前垂四寸後垂三寸旒長齊肩以組為纓色如其綬旁垂黈纊充耳珠以玉瑱乘輿郊祀天地明堂享宗廟元會臨軒則服之五等諸侯助祭平冕九旒青玉為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為組纓旁垂黈纊○陳因之以為冕旒皇太子朝冠遠遊冠侍祭則平冕九旒五等諸侯助祭郊廟皆平冕九旒青玉為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為組纓旁垂黈纊○北齊採

陳之制旒玉用五采以組為纓色如其綬其四時郊祀封禪大事皆服衮冕皇太子平冕黑介幘白珠九旒飾以三采玉以組為纓色如其綬未加元服則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冕祀昊天則蒼冕五帝各隨方色朝日用青冕夕月用素冕地祇用黄冕神州社稷用玄冕享先皇加元服等象冕享先聖食三老耕籍等以衮冕視朔大射等以山冕視朝臨法門適宴等以鷩冕皆十二旒韋弁皮弁見在下文諸公

之冕九方袞山鷩火毳等六皆九旒韋弁皮弁玄冠三合上為九諸侯八無袞冕諸伯七又無山冕諸子六又無鷩冕諸男五又無火冕冕五旒三公之冕九祀火毳藻繡爵弁等冕六韋弁皮弁玄冠合上九三孤自祀冕而下八無火冕公卿七又無毳冕上大夫六又無藻冕中大夫五又無皮弁下大夫四又無爵弁士服三祀弁爵弁玄冕庶士玄冠而已其弔服諸侯當事則弁絰不則皮弁以下亦如之○隋採北齊之法袞冕垂白珠十

二旒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太子庶子裴正奏色並用玄旒齊於膊纊齊於耳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法皇太子衮冕垂白珠九旒青纊充耳犀笄國公冕青珠九旒初受冊命執贄入朝祭祀親迎三公助祭並服之侯伯則鷩冕子男則毳冕五品以上繡冕九品以上爵弁○

大唐依周禮制天子之六冕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繡冕玄冕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一尺六寸玄表纁裏以下廣狹准此金飾玉簪導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於後也亦謂之笄所以拘冠使不墜也導以櫟鬢使

入巾幘之中以組為纓色如其綬祀天神地祇服之袞冕加金飾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諸祭祀及踐祚享廟遣將征還飲至加元服元日受朝等服之鷩冕有事遠主服之按周禮遠主謂先公毳冕祭海嶽服之絺冕祭社稷帝社服之玄冕蜡百神朝日夕月服之自袞冕以下旒數並依周禮皇太子袞冕白珠九旒諸臣袞冕青珠九旒青纊充耳簪導鷩冕七旒第二品服之毳冕五旒第三品服之絺冕四旒第四品服之

玄冕三旒第五品服之龍朔二年九月司禮少常伯孫茂道奏稱准令諸臣九章服君臣服冕章數雖殊飾龍名衮尊卑相亂今請諸臣九章衣以雲及鱗代龍昇山為上仍改冕名當時紛議不定至儀鳳二年十一月太常博士蘇知機上言曰前龍朔中孫茂道奏請諸臣九章服當時竟未施行今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加日月星辰龍虎山火鱗鳳元龜雲水等象鷩冕八章三公服之毳冕六章三品服之絺冕四章五品服之詔

下有司詳議崇文館學士楊炯奏曰謹按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尚矣逮及有周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沉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化定

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以法服乃此之自出也天下之能事於是乎畢矣今蘇知機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已施於旌旗矣龍虎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别表休徵終是無餘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此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若夫禮唯從俗則命為制令

為詒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尼父之法度者哉由是竟寢知機所請

緇布冠　進賢冠　周　後漢　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青組纓屬於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項中有緌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以為始冠之冠冠而弊之可也初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加皮弁後而棄之○後漢改之

制進賢冠為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蔡邕獨斷云千石以下一梁小吏私學子皆一梁○晉因之天子元服始加則冠五梁進賢冠三公及封郡公縣侯鄉亭侯則三梁卿大夫下至千石則兩梁中書門下至門郎小吏並一梁○宋因之為儒冠○齊因之為開國公侯下至小吏之服其以梁數為降殺則依晉制○梁因之以為乗輿宴會之服則五梁進賢冠○陳因之為文散內外百官所服以梁

數為高卑天子所服則五梁○北齊進賢五梁冠不通於下○隋因陳制内外文官通服之降殺一如舊法○大唐因之若親王則加金附蟬為飾復依古制緇布冠為始冠之冠進賢緇布二制存焉

牟追冠

章甫冠 委貌冠 夏 殷 周 漢 宋

夏后氏牟追冠長七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鋭○殷因之制章甫冠高四寸半後廣四寸前櫛首○周因之制委貌司服云凡甸冠弁服

甸田獵也冠弁委貌○漢制委貌以皁繒為之形如委穀之貌上小下大長七寸高四寸前高廣後卑銳無笄有纓行大射禮於辟雍諸公卿大夫行禮者冠之○宋依漢制

通天冠秦 漢 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秦制通天冠其狀遺失○漢因秦名制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却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筩駮犀簪導乘輿所常服○晉依漢制前加金博山述乘輿常服述即鷸也鷸知天雨故冠像焉前有展筩○宋因之又加黑介幘舊有冠無幘幘冠理

展筩前代古圖畫三皇五帝或有服通天冠深誤矣○齊因之東昏侯改用玉簪導○梁因之復加冕於其上為平天冕此復依晉冕法○陳因之○北齊依之乗輿釋奠所服○隋因之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朔日元會各朝會諸祭還則服之○大唐因之其纓改以翠緌

長冠 劉氏冠 齋冠 漢 晉 梁

漢高帝採楚制長冠形如板以竹為裏亦名齋冠後以竹皮為之高七寸廣三寸以高帝所制曰劉氏冠故為

享廟之服敬之至也鄙人或謂之鶡尾冠○晉依之去竹用漆纚救日蝕諸祀則冠之○梁天監中祠部郎中沈宏議竹葉冠是漢祖微時所服不可為祭服宜改用爵弁司馬褧云若必遵三王則所廢非一武帝竟不改矣

遠遊冠具服遠遊冠 公服遠遊冠 秦 漢 晉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秦採楚制楚莊王通梁組纓似通天冠而無山述有展筩橫之於前○漢因之天子五梁太子三梁諸侯王通服之○晉皇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以翠羽為緌綴以

白珠帝之兄弟之子封郡王者通服之則青絲為緌○梁為皇太子朝服加金博山翠緌○陳因之其藻飾服用依晉故事也○北齊依之制五梁冠乗輿所服不通於下○隋依之制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翠緌犀簪導皇太子元朔入廟釋奠則服之○大唐因之其制具開元禮序例

高山冠（側注冠　秦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大唐）

秦滅齊獲其君冠而制之形如通天冠頂不邪却直竪

鐵為卷梁高九寸無山展筩一名側注冠其體側立而曲注因名之以賜近臣中外謁者僕射行人使者等所服○漢舊儀云秉輿冠高山冠飛月之纓一云飛翮之纓丹紈裏按此高山冠以通天子之服○魏明帝因改之卑下於通天遠遊除去卷筩加介幘幘上加物以象山行人使者服之○晉宋齊梁陳歷代因之○隋依魏制參用之形如進賢冠加三峯謁者大夫以下服之梁數依其品降殺○大唐因之內侍省內謁者監及親王司閤等服之

法冠獬豸冠　柱後惠文冠　秦　漢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大唐

秦滅楚獲其君冠賜御史以纚為展筩鐵為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一名柱後惠文冠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一角能別曲直楚王獲之以為冠○漢晉至陳歷代相因襲不易○隋開皇中於進賢冠上加二眞珠為獬豸角形大業中改制一角或云獬豸神獸蓋一角今二角者非也執法者服之○大唐法冠一名獬豸冠一角為獬豸之形御史臺監察以上服之

建華冠鷸冠　漢　晉　陳

漢制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形似縷鹿薛綜曰下輪大上輪小也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約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建華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舞樂人服之○晉及陳代相因不易餘並無聞

趙惠文冠 武冠 武弁 大冠 鵕鸃冠 繁冠 籠冠 建冠 鶡冠 秦 漢 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胡廣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温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惠者蟪也其冠文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或曰齊人見千

歲涸澤神名之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漢因之曰武弁一名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常侍加黄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侍中插左貂常侍插右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黄貂各隨服色所尚後漢應劭漢官儀曰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高居飲潔貂内勁捍而外溫潤又名鵕鸃冠倉頡解詁曰鵕鸃鷩即翬翟山雞之屬尾彩鮮明是將飾冠以代貂幸臣閎孺為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亦為先加又雙鶡尾豎左右名鶡冠鶡鷙鳥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碎天子武騎故冠之徐廣曰鶡似黑野雞出上黨○晉依之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惠文冠也○宋因之不易

○齊因之侍臣加貂蟬餘軍校武職黄門散騎等皆冠之唯武騎武賁插鶡尾於武冠上○梁因制遠遊平上幘武冠○陳因之不易後爲鶡冠武者所服○北齊依之曰武弁季秋講武出征告廟則服之○隋依名武弁武職及侍臣通服之侍臣加金璫附蟬以貂爲飾侍左者左耳侍右者右耳天子則金博山三公以上玉枝四品以上金枝文官七品以上毦白筆八品以上及武官皆不毦筆○大唐因之乘輿加金附蟬平巾幘侍中中

書令則加貂蟬侍左右珥諸武官府衛領軍九品以上等亦准此

方山冠漢　晉

漢制似進賢以五采縠為之祠宗廟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方之色而舞焉○晉因之

巧士冠漢　晉

漢制高七寸前後相通直豎似高山冠不常服唯郊天黄門從官者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

者四星云○晉因之自後無聞

却非冠漢 梁 隋 大唐

漢制似長冠皆縮垂五寸有纓緌宮門吏僕射等冠之○梁北郊圖執事者縮纓緌○隋依之門者禁防伺非服也○大唐因之亭長門僕服之

樊噲冠漢 晉 宋 齊 陳

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其制似平冕廣九寸前後出各四寸司馬殿門衛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

漢王噲即裂裳以裹盾冠之入軍門立漢王傍視項羽○晉宋齊陳不易其制餘並無聞

術士冠 漢 晉

漢制前圓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不以施用或曰楚莊王解冠是也○晉因之宋以後無聞

卻敵冠 晉 陳

晉制之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似進賢冠凡當殿門衛士服之○陳依之餘並廢

進德冠 大唐

大唐制九琪加金飾皇太子侍從皇帝祭祀及謁見加元服納妃則服之

翼善冠 大唐

大唐貞觀中制月一日十五日視朝常服之又與平巾幘通用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於周武帝盖取便於軍容耳今四海無虞此冠頗採古法兼類幞頭乃宜常服開元十七年廢不行用乾元元年十月知司天臺韓穎奏五官正奉勅創置其官職配五方上稽五緯臣請冠上加一星珠衣從本方正色每至正冬朔望朝會及諸大禮即服以朝

見仍望永為恒式奉勅旨宜依

皇收　冔　爵弁　廣冕　虞　夏　殷　周　漢　晉　隋　大唐

有虞氏皇而祭其制無文蓋爵弁之類○夏后氏因之曰收（收之言所以收斂髮）純黑前小後大○殷因之曰冔（冔名出於憮憮覆也所以自飾覆）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周因制爵弁（爵弁冕之次）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前小後大三代以來皆廣八寸長尺二寸如冕無旒皆三十升布為之士冠禮三加成人服之○漢依周制或云中古以下其制用絲祠天地五

郊明堂雲翹樂舞人服之○晉依漢制更名廣冕有收持笄服用如舊○隋依以角為簪導士助君祭服之○大唐因之以紬代布用玄纓簪導九品以上冠親迎助祭家私祭祀服之

皮弁 周 晉 後周 隋 大唐

周禮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璂邸下柢也以象骨為之司服云視朝即皮弁服士冠禮曰三王共皮弁按皮弁韋皮侯伯璂飾七玉子男璂飾五玉三

采孤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二采皮弁以鹿皮為之璂音其○晉依舊制以鹿浅毛黄白色者為之其服用等級並准周官○後周田獵則服之以鹿子皮為之○隋因之大業中所造通用烏漆紗前後二傍如蓮葉四閒空處又安拳花頂上當縫安金梁梁上加璂天子十二珠為之皇太子及一品九璂二品八璂下六品各殺其一璂以玉為之皆犀簪導六品以下無璂皆象簪導唯天子用含稜後制鹿皮者以賜近臣○大唐因之以鹿皮為之玉簪導

十二璪朔日受朝則服之

韋弁周　晉　宋　後周

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為弁齊人名蒨為韎韐以染韋為絳色曰韎韋

○晉以韋為之頂上少尖○宋因之或為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後周巡兵即戎則服之自此以來無復其制

幘童子幘　空頂幘　納言幘　赤幘　緗幘

素幘　黑幘　紺幘　綠幘　青幘　秦　漢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大唐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幘者賾也頭首嚴賾○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為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袙音盲百切○漢因續其顏却摞之施巾連題却覆之至孝文乃高其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幘收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明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未入

學小童幘勾卷屋者示尚幼小未遠冒也喪幘却摞反本禮也蔡邕獨斷曰幘古者之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用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王莽頂秃幘上施屋壯髮謂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主頭者是制紺幘以齋青幘以耕緗幘以獵綠幘漢董偃台見服之○晉因之○東晉哀帝從博士曹弘等議立秋御讀月令改用素幘○宋因之以黑幘騎吏鼓吹武官服之其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齊因之以黑幘拜陵所服○梁因之以黑介幘為朝服元正朝賀畢還宮更出所

服未加元服則空頂幘○陳因之諸軍司馬服平巾幘長吏介幘御節郎黃鉞郎朝服赤介幘簪筆○隋依之天子畋獵御戎文官出遊武官一品以下并流外吏等上下通服黑介幘平巾黑幘又制綠幘庖人服之其平巾黑幘之制王枝金花飾犀簪導紫羅褶其御五輅人逐其車色○大唐因制乘輿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祭還及冬至朔日受朝會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黑介幘拜陵則服之平巾幘金寶飾導簪冠支皆以玉乘馬則

服之皇太子平巾幘乘馬則服之空頂介幘雙玉導加寶飾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廟釋奠則服之冠幘五品以上陪祭服之

帢 白帢 烏紗帢 魏 晉 齊 梁 陳 隋 大唐

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苦洽切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或云本未有歧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歧因之為善遂不改因通以慶弔帢與帢同○晉因之咸和中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侍官乘車

白帢○齊依以素為之舉哀臨喪服之○梁因之以代古疑縗為弔服羣臣舉哀臨喪則服之○陳因之而初婚冠送餞以服之○隋依梁不易○大唐因之

帽　皮帽　白帽　翠帽　黑帽　高屋白紗帽　高頂帽　岑帽　突騎帽　周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隋　大唐

上古穴居野處衣毛帽皮以此而言不施衣冠明矣玄中記云句始作帽○周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曰古之人上有帽而勾領或云帽名猶冠也義取於加覆其首本纚也古者冠下有纚以繒為之後世施

幘於冠因裁纚為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得服之○魏管寧在家嘗著皂帽吳書云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當反西陵朝臣燕賜終日上脫翠帽以賜遜時同羣臣朝謁而服之○晉因之○宋制黑帽綴紫標標以繒為之長四寸廣一寸後制高屋白紗帽○齊因之○梁因之頗同至於高下翅之卷小異耳皆以白紗為之○陳因之天子及士人通冠之白紗者名高頂帽皇太子在宫則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又有繒皁雜紗為之高屋下裙蓋無定准又制岑帽鞦角五音帥長服之○後魏咸著突騎帽如

令胡帽垂裙覆帶蓋索髮之遺象也又文帝項上瘤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時爲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戴之○隋文帝開皇初嘗著烏紗帽自朝貴已下至於冗吏通著入朝後復制白紗高屋帽接賓客則服之大業年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是以烏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按後漢郭林宗行遇雨霑巾角折後周武帝建德中因制折上巾○大唐因之制白紗帽又制烏紗帽視朝聽訟宴見賓客則服之

葛巾角巾　東晉　齊　陳　北齊

東晉制以葛為之形如帢而橫著之尊卑共服太元中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冠角巾○齊依之其角巾宋不存至齊立學王儉議更存焉○陳依之○北齊依之自後無聞

幅巾 縑巾 黄巾 後漢 後周 大唐

後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時有妖賊以黄為巾時謂之黄巾賊按巾六國時趙魏之間通謂之承露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按此則庶人及軍旅皆服之用全幅皂而向後幞髮謂之頭巾俗人謂之幞頭後周武帝因裁幅巾為四脚○大唐因之

巾子 大唐

大唐武德初始用之初尚平頭小樣者天授二年武太后內宴賜羣臣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王樣景龍四年三月中宗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其樣高而踣皇帝在藩時所服人號為英王踣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七十六　史部

通典卷五十八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十八　嘉三

天子納妃后 册后附　遂皇　伏犧　五帝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北齊　大唐

遂皇始有夫婦之道 人皇氏 ○伏犧氏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五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夏氏親迎於庭○殷

迎於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媒氏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婚姻之時即仲春之月親迎於戶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於戶示其親六禮之儀始備一曰納采用鴈謂始語言采擇可不二曰問名用鴈謂問女名目將卜之也三曰納吉用鴈謂卜得吉往告之也四曰納徵用束帛徵成也謂婚姻禮成也五曰請期用鴈娶婦日也六曰親迎用鴈天子聘女納徵加穀珪鄭玄云納徵加於束帛賈公彥曰士以上皆用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珪也靈王求婚於齊遣使稱制拜后靈王求婚於齊大夫晏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經自上通故遣使稱制拜后魯桓公八年祭音債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為天子三

公者也王使魯主婚故祭公來受命而迎女天子無外故稱王后矣春秋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禮合親迎有故則使上卿迎之也祭公逆之王后未至京師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公子翬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諸侯有故得使卿逆○說曰禮記婚義云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故君子重之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而親之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而後父子親君臣正故曰婚禮者禮之本也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玄駁之曰文王親迎於渭則天子親

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為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為天子不親迎按春秋祭公逆王后於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為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此

以為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為言非說天子之禮○漢惠帝納后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疋（呂氏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平帝立王莽納女為后以固權遣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皮弁鹿皮為冠也素積以十五升布為衣積素以為裳）以禮雜卜筮太牢告宗廟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一萬萬莽深

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遣甄豐奉璽綬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四年春遣大司徒宫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紱顔師古曰紱所以繫璽登車稱警蹕便時取日時之便上臨延壽門入未央宫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三公以下宰執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

父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王莽簒立後聞劉伯升及聖公立為帝莽恐欲外示安靜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為皇后聘黃金二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鉅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禮於西堂備其嬪御其夫人三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紱執弓韣月令仲春后親祠高禖乃帥嬪御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求男子之祥莽故祈之韣弓衣○後漢桓帝立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皇后於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應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桓帝為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為婚未及嘉禮會質帝崩后即順烈皇后女弟宜備禮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按禮儀奏可於

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周禮王者以穀珪此云璧形制雖異與王同以乘馬四疋也雜記曰幣一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靈帝册宋貴人為皇后天子御章德殿軒百官陪位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皇后北面帝南面太尉立階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册文曰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祗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崇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河山之儀威容昭曜德冠後庭羣僚所咨僉曰宜哉卜之著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母兆人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后

其往踐爾位敬遵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　冊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授璽紱中常侍長秋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紱奏於殿前女使授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畢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也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純黃質長二丈九尺九寸太子太后與乘輿同○魏制天子冊后以皮馬庭實加穀珪齊王正始四年立后甄氏其儀不存○晉武帝咸寧三年臨軒遣

太尉賈充冊立皇后楊氏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納悼后）太康八年有司奏大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穀珪馬二駟羊鴈酒米如故（尚書朱整議按魏婚故事天子以皮馬為庭實加之以穀珪）○東晉成帝咸康二年帝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於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況漢魏遺事闕略者衆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元凱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

婚於齊先儒以為丘明詳錄為王者婚禮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旄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旄頭不設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旄頭畢罕並出即用舊制今闕詔曰今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禮也今何闕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旂既不說五旂則旄頭畢罕易

具也又詔舊制既難且於今而備法服儀飾麤舉兼副雜器停之穆帝永和十年臺符問六禮版文舊稱皇帝今太后臨朝當何稱博士曹耽云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命諸父為主傳紀裂繻來迎女不稱使也無母辭窮乃命使者耳太常王彪之云三傳異義不可全據今皇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成命非無外事也豈婚聘獨不通乎六禮版文應稱皇太后詔彪之又曰天子嫁女使同姓之國為主者以受體於皇極則有虧婚姻之敵禮至於迎后之制必禮成而後入雖復戚屬之尊亦臣妾也天王之后寧可先之蕃國然後

入臨六宮乎是以祭公來迎王后於紀使我為媒不云為主

符又問今后還政不復臨朝當何稱彪之云當稱皇帝詔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彪之正禮始更大引經傳及諸故事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曰王者之於四海無不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臨天下而無命咸屬之臣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

考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恒所上合於舊也謂今納后儀制一依咸寧故事從之華恒定六禮云宜依舊及大晉已行之制此恒猶識前事故王彪之言從咸寧由此也唯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為失禮故但依咸康上禮羣臣不復賀也其告廟六禮版文等皆彪之所定博士荀訥云凡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時厚八分以象八節皆真書后家答則以鮫脚書之納采用鴈一頭白羊一口酒十二斛米十二斛文曰皇帝咨前太尉叅軍都鄉侯何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宗廟天地社稷謀於公卿咸以為宜率由舊典令使持節崇德衛尉領太常彪之兼宗正散騎侍郎綜以禮納采后家答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先臣散

騎侍郎準之遺女未嫺教訓衣履若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頓首稽首再拜承制詔

問名用鴈羊如前

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乎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問名后家咨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詔問臣名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楨之遺玄孫先臣故蔡州刺史闕內侯惲之曾孫先臣故安豐太守闕內中侯友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於先臣故尚書左丞孔曹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謹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欽承制詔

納吉用鴈羊酒如前

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順典禮今使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納吉后家咨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制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

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
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納徵用白羊一口玄纁
帛二疋絳二疋絹二百疋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
枚酒十二斛白米十二斛馬六匹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侯何之族女有母
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
纁皮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兼司徒光祿勳
闕內侯恪崇德衛尉領太常彪之以禮納徵后家答皇
帝嘉命使者恪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豐
禮備物典冊欽承舊章肅奉典制
前某官某侯某云云再拜承制詔請期用鴈羊酒米如
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謀於公卿大筮元龜
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
以禮請期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制吉日
惟八月壬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

某再拜承制詔迎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歳吉月令吉日惟未
率禮以迎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迎
后家咨皇帝嘉命使者晞重宣中制令月吉辰備禮以
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螻蟻之族猥承大禮
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某
謹因使者兼某官某王晞上謹咨冊皇后文曰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
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冊命故散騎侍
郎女何氏為皇后咨爾易本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
實由內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任姒母周胤嗣克
崇皇后其祇勗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

帥導六宮作範儀於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
歟○北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圜丘方
澤及廟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為使司徒副之持節詣
后行宮東向奉璽綬以冊授中常侍皇后受冊於行殿
使者與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備迎禮太尉太保受詔而
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自賓階東面主人升
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於兩楹間童子以璽書
版升主人升跪受送使者拜於大門外有司先於昭陽

殿兩楹間供帳為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幜（幜音景）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袞冕出升御座皇后入門大鹵簿位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閤施步障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幜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升自西階詣同牢座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酳二爵一巹奏禮畢后興南面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

日羣臣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羣廟○大唐皇帝納后卜日告天地臨軒命太尉為使宗正卿為副並如開元禮

天子冊妃嬪夫人　周　後漢　晉

周制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施內外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以治外而六宮內政取其相應焉又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娶不立正妃也但立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三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

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等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九二十七人為八十一人增之合百二十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御女也五者相參定尊卑也公羊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羊說曰天子諸侯娶三國凡九女法地有九州是以承天之施娶三國者廣異類也恐一國有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媵者不相妬嫉也年雖幼待年於父母之國古者女嫁則姪娣從謂之媵○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曹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疋小者待年於國留住於國待年長二十年並拜貴人○晉武帝太始十年將聘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

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皇太子納妃皇子諸王附 漢 晉 東晉 宋 齊 北齊 隋 大唐

漢制皇太子納妃奉常迎時叔孫通定禮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以奉常迎也○晉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璧羊馬二駟○東晉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虎皮二王彪之上書曰或者虎取威猛有斑文彩玉象德而有溫潤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彩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亦無用羊之禮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婚之有羊自漢末始○宋文帝元

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叙宴二宮隊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在會又詔今小會可停伎樂時有臨川曹太妃喪明帝太始五年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璧一獸皮二未詳所准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今皇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璋豹皮及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議依經史記更正若應用者為各用一為用兩博士裴昭明按周禮納徵玄

纁束帛儷皮鄭玄曰束帛以致命兩皮庭實皮鹿皮晉納妃以獸豹皮二獸豹雖文禮所不用熊羆吉祥婚典不及珪璋美為用各異今儲皇聘納宜准經誥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為聘幣之典損益惟我今儲后崇聘禮光訓遠皮玉之美宜盡輝備儀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博士虞龢音和議按儀禮直云玄纁束帛儷皮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虎豹皮居然用兩璋宜仍舊各一參議詵龢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

豹熊羆皮各二䊸議為允詔可○齊武帝永明年中以婚禮奢費勑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上棗栗腶修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嫁則上遣舅姑○北齊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於大門外禮畢會於廳事其次問名納吉並於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為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為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為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昭陽殿又朝皇后於

宣光殿擇日羣臣上禮他日妃還又他日皇太子拜閤
皇太子及王聘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羔羊
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米麪各一斛納徵用玄三疋纁二
疋束帛十疋大璋一虎皮二錦采六十疋絹二百疋羔
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麪各十斛從車百
乘○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
俟於廟門使者執鴈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
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仍行問名儀事畢主人

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命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進西面戒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幜皇

太子乃馭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雞鳴夙興以妃朝奠笲（音煩）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笲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戶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大唐皇太子納妃禮臨軒命使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告廟臨軒醮戒親迎同牢朝見並如開元禮

公侯大夫士婚禮（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齊　梁　北齊　大唐）

周制婚禮下達采用鴈（達通也將合婚必先媒氏下通其言乃使納采采擇也鴈取順陰陽往來之義如有從夫之道）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

將以先祖遺體許人故受於禰廟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於人席有首尾使者至使者夫家之屬若羣
吏使往來者儐者出請事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吾子女父也有惠明
下達貺賜也室妻也某壻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請納采上某壻父名下某使
者名女父對云某之子惷愚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吾子使者主人如賓服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不答拜奉
使不敢當其盛賓升西階當阿東面阿棟也入堂深示親使者致命曰敢
納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於楹間南面授於楹間明為合好
其節同也面南並授之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老羣吏之尊者又執鴈請

問名如初禮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某使名也誰氏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曰某氏儐者出請醴賓曰子為事故至於某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言從者謙不敢斥賓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儐者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醴賓以醴酒薦以脯醢略如一獻之禮禮畢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往告之婚姻此始定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上某壻父名對曰

某之子不教唯恐不堪子有吉我與在不敢辭與猶兼也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成也使者納幣以成婚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則每端二丈兩兩合其卷因謂之匹猶匹偶之云玄三匹纁二匹取三天兩地之義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主人辭者陽唱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請吉日三族父昆

弟已昆弟子昆弟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三族己及子皆服周周則踰年欲及今之吉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前受命者申前日事使者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上某壻父名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於吾子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禮所執脯主人曰聞命矣凡行事必用昏昕賈公彥曰行此五禮皆用昕時昕早朝也親迎一禮用昏時鄭玄曰必昏時陽往陰來之義故名為昏日入二刻半為昏日出二刻半為昕親迎期日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

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勗勉也若猶汝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也子曰諾唯恐不堪不敢忘命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設洗於阼階東南洗所以承盥弃水者饌於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罇於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柄墉墻也禁所以庋甒也玄酒不忘古也庋音居委反罇於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無玄酒器之夫婦酌於內罇其餘酌於外罇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為夫婦各三酳一升曰爵記曰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主人爵弁纁裳緇袘乘墨車從車二乘執

燭前馬主人壻也壻為婦主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也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者冕神之冕神之者重之親之也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明與袘俱用緇袘謂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也墨車漆車也士而乘墨車攝盛也袘以豉切婦車亦如之有裧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裧車裳幃也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固有蓋也裧音昌占切至婦氏大門外儐者出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上某壻父名下某壻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對曰某固敬具以須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布神席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次首飾也今時髮也袡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

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服袡汝占切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禮教人者纚縚髮纚也笄今時簪也纚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為綃詩云素衣朱綃綃綺屬姆亦玄衣以綃為領在女右詔以婦禮主人玄端迎賓於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賓壻也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當楣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賓升奠鴈拜主人不荅拜明主為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初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言如衣如笄恒在身不忘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

命命舅姑之教令母戒諸西階上不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帨佩巾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父妾鞶囊也女子鞶絲以盛巾帨之屬為謹敬也申重也宗尊也諸之也示以衿鞶託戒使識之也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持几者重慎也乘以几尚安舒姆加幜乃驅御者代幜之制如明衣加以為行道禦塵驅行也輪三周御者乃代壻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乘之先導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俟待也壻家大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

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於奥夫入於室即席婦鐏西南面升自西階導婦入贊設同牢饌卒食三酳用卺主人脫服於房媵受婦脫服於室御受姆授巾巾所以自潔清御衽於奥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衽卧席也婦人稱夫曰良趾足也主人入親脫婦之纓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屬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燭出昏禮畢

見舅姑盥饋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昏明日之晨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席於阼階舅即席席於房外南面姑即

席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笲竹器有衣者其形如今之筥筶籚也記曰笲緇被纁裏加於橋被表也橋制未聞笲音煩筶音羌居切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還於先拜之處又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有司也贊醴婦席於牖戶之間戶室西牖東南面位婦立於席西贊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拜贊者答拜婦又拜奠於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於門外奠於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

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獻爵姑獻脯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使為主明代己也歸婦俎於婦氏人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之有司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隷子弟之妻妾凡婦人相饗無降姑饗婦人送者於房無降者以北洗篚在上○

漢平帝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迎立軺併馬立乘小車也併馬儷駕也新定

此制也俓音步幸切○後漢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略同於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稱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禮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又加以皁囊著篋中又以皁衣篋表訖以大囊表之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內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封題用皁帔蓋於箱中無囊表便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上禮物按以玄纁羊鴈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

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
婦陽燧總言物之所衆者玄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羣
而不薰鴈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
米粢盛蒲衆多性柔葦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
祿長命縷縫衣延壽膠能合異類漆内外光好五色絲
章采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
錢和明不止祿得香草為吉祥鳳皇雌雄伉合舍利獸
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
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於父母九子婦有四
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為五色之榮青為色首東方
始
○魏制諸侯娶妃以皮馬為庭實加以大璋王娶妃
公主嫁五禮用絹百九十匹○晉太康八年有司奏王
侯婚禮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奏曰

古者以皮馬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之禮並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璋官為具足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祖制聘后黃金貳萬斤馬十二匹聘夫人黃金五千斤馬四匹魏制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一百九十匹及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備物賜錢使足而已唯給璋餘如故 ○東晉王堪六禮辭並為贊頌儀云於版上各方書禮文壻父名媒人正版中納采於版左方裹以皁囊白繩纏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門下封某官

甲乙白奏無官言賤子禮版奉案承之酒羊鴈繒采錢米別版書之裹以白繒同著案上羊則牽之豕鴈以籠盛繒以笥盛采以匳音廉盛米以黄絹囊盛米稱斛數酒稱器脯腊以斤數媒人齎禮到女氏門使人執鴈主人出相對揖畢以鴈付主人侍者媒人進主人侍者執鴈立於堂下從者以奉案入媒人退席當主人前跪曰甲乙使某敬薦不腆之禮按禮唯婚辭云不得稱不腆故婚記云幣必誠辭無不腆此恐王堪之説有誤云主人跪答曰君之辱不敢辭事畢還座從者

進奉案主人前主人侍者以鴈退禮物以次進中庭主人設酒媒人跪曰甲乙使某獻酒却再拜主人答拜還座主人酢媒人媒不復答○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尚書令徐孝嗣上議曰按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巹既崇尚質之禮及象判合之義三王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樏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巹以鎖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彩飾亦曩制請除金銀連鎖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燎牢燭華侈

亦宜停省奏可○梁大同五年臨城公婚夫人於皇太子妃為姑姪遂見之制議者互有不同皇太子令曰纁鴈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若使榛栗腶脩贄饋必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酏醴已傳婦事之則而舉盤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代臨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姑姪宜停省○北齊婚禮聘第一品以下至三品用玄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璧一四品以下皆無璧豹

皮二（六品以下至從九品用鹿皮）錦采四十匹二品三十匹三品二十匹（四品雜采十六匹五品十匹六品七品五匹）絹百四十匹二品百二十匹三品百匹（六品以下至九品遞降二十匹）羔羊一口羊二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麪各四斛（四品五品犢一酒黍以下各二斛六品以下無犢酒黍以下俱各一斛）

○議曰上古人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質玄衣纁裳猶用皮為韠所以制婚禮納徵用玄纁儷皮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乃不合更以玄纁及皮為禮物也又有用虎皮豹皮

者王彪之云取威猛有斑彩尤臆說也彪之當時有學知禮者且婦人主中饋婦道本柔順乃云取其威猛何乃謬誤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頗謂得禮之變也或曰近代所以尚循玄纁儷皮之制男女配合教化人倫示存古儀務重其禮安可捨棄有類去羊荅曰玄纁及皮當時之要詳觀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貴適時並無虛事豈今百王之末畢循往古之儀如三代制天子諸侯至庶人祭則立尸秦漢則廢又天下列國

唯事征伐志存於射建侯擇士皆主於斯秦漢以降改制郡縣戰爭既息射藝自輕唯祀與戎國之大事今並豈要復舊制乎其朝宗覲遇行朝享禮畢諸侯皆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今豈須行此禮乎賓禮甚重兩楹間有反爵之坫築土為之今會客豈須置坫乎又並安能復言古道邪略舉數事其餘可知也何必納徵猶重無用之物徒稱古禮是乖從宜之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聖之言不可誣也○大唐

顯慶四年十月詔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李義府奏太極元年十一月左司郎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為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為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

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貺過於聘財歌舞喧譁殊非助感既虧名教又蠹風猷諸請一切禁斷從之開元十九年四月勅於京城置禮會院屬司農寺其什物各令所司供院在崇仁坊南街建中元年十一月禮儀使顔真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於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行執笲之禮其觀華燭伏以婚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壻却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聲樂竊恐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氊帳擇地而

置此乃虜禮穹廬之制合於堂室中置帳請准禮施行
俗忌今時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
不相見蓋禮無所據亦請禁斷並從之其制多因周禮
以三品以上五品以上六品以下為降殺並如開元禮

通典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七十七 史部

通典卷五十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十九 嘉四

宗子父歿母命婚父母俱歿自命婚及支子稱宗

弟宗兄等婚議周

周制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歿已躬命之宗子嫡長子也命之命使也

支子則稱其宗支子庶昆弟稱其宗子命使者弟稱其兄母弟宗子之母弟也

春秋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云何以不稱使據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也婚禮不稱主人為養廉遠恥也然則何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故不得不稱使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以不稱使有則何以不稱母據非主人可稱母通使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所以遠別也

舅姑俱歿婦廟見　周　漢　北齊

周制若舅姑既殁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菫孔穎達曰三月一時婦道可成也若舅殁姑在者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在姑殁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席於廟奧東面右几席於北方南面廟考妣之廟也北方北牖下祝盥婦盥於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帥導也入入室也某氏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為婦也嘉美也皇君也某子者若今言某官府君也婦拜扱地坐奠菜於几東席上又拜如初禮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賈公彥曰婦人肅拜為正今云手扱地則婦人之重拜猶男子稽首扱地首不至地但手至地也

扱音禁甲反婦降堂取笲菜以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於皇姑某氏奠菜於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於戶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者也婦坐祝闔牖戶凡廟無事則閉之老醴婦於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因於廟見禮之賈公彥曰如始至時使贊醴婦之禮處所則別也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漢平帝四年以王莽女為皇后見於高廟○北齊納后以朝見後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羣廟

公主出降拜舅姑附　大唐

大唐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秘書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長孫皇后遣使齎絹四百疋詣徵家賜之

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畧珪曰凡禮之廢由

求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哉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笲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顯慶二年詔曰比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婦德不循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辟自今以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法若更有以貴加於所尊者令所司隨事糾聞三年又詔曰古稱釐降唯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皆云出

降娶王女者亦云尚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縣主嫁宜稱適娶王女者稱娶仍永以為式開元十六年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等上疏曰切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黼扆正黄屋饗萬國朝諸侯大臣至敬之所猶元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於齊而以魯之侯為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事今欲紫宸會禮即當臣下攝行馬入於庭醴升於牖主人授几逡巡紫宸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之室言辭僭越事理乖張既黷威靈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事並請權於別所從之遂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不親迎壻見外舅姑反馬送女附

周

周制婚禮壻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婚姻請覿女氏稱婚壻氏稱姻覿見也若壻不親迎三月後壻往見婦之父母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主人女父也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非他故彌親之辭也命謂將走見之命對曰某以得為婚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不言外亦彌親之辭也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贄再拜出門出內門也入門入大門也出內門不出大門異於賓客壻見於寢奠贄者壻有子之道焉不敢授之

贄雉也儐者以贄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壻禮辭許受贄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出已見女父見主婦主婦闔扉立於其內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也扉左扉也爾雅曰母及妻黨為兄弟壻立於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則夾拜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壻出主人送之再拜春秋齊大夫高固詣魯逆叔姬又與子叔姬歸寧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也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歸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也

凡諸侯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尊不送卑大夫亦遣臣送之士則有司送之

婚禮不賀議上禮附 周 東晋 宋 北齊

周制記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序猶代也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羞為進其禮葢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婚禮不賀故也古者致禮於人用犬即食犬也○東晋成帝

納后羣臣畢賀時謂非禮議具納后篇穆帝永和三年納后議賀不王述曰婚是嘉禮應賀述按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婚姻不賀無應賀之禮彪之按婚禮不賀不樂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明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撫軍答諸尚書云禮官所據誠是古典然禮亦隨時今既已從近代而上禮上禮即是稱慶將是賀例又恭后時已賀今依舊亦可通恭后成帝后杜氏即征南將軍元凱曾孫也彪之云納悼后起居注

無賀文而有上禮武帝以長秋再建感愴不敘詔通斷之納恭后記注有賀文時亦上禮按禮云婚禮不賀又云賀娶妻者愚謂禮傳婚姻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貺其慶會之義今代所共行范汪云先朝所以上禮而不賀者依傍賀娶妻也雖名曰賀實是酒食無慶語也但是吉事故曰賀耳思親之序故慶辭不可以達於主人然吉禮宜有敘情故獻酒食而已先朝行之近代得禮至於恭后時賀是王丞相導以明君臣之恩本不以為

將來之法彪之云足下不賀意同而叙之小異吾謂婚禮不賀者謂不如今三節特賀也禮記所以復言賀娶妻者固獻酒食而有慶語也是不明然賀之而於會同因有獻辭足下今云都不應有慶辭則何得獻酒肉會同邪亦與足下上禮辭不同自為矛楯又從伯丞相時相賀何必非失足下以往賀為美事以今不賀為得禮亦不能兩濟斯義庾蔚之議按禮文及鄭注是親友聞主人有吉事故遣人送酒肉以賀之但婚有嗣親之感

故不斥主人以賀婚唯云為有客而已今上禮既所為者婚亦不得都無慶辭彪之議為允於時竟不賀但上禮升平元年臺符問皇后拜訖何官應上禮上禮悉何用太常王彪之上書以為上禮唯酒犢而已犢十頭酒十二斛王公以下名在三節祥瑞自簡慶賀錄者悉賀左傳曰會吳於鄫吳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周制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太學博士雖不在賀而常小會者同悉應上禮○宋皇太子納妃上禮語具本篇○北齊納后

太子納妃羣臣上禮語見本篇

婚不舉樂議東晋

東晋升平元年八月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為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為婚禮也臣伏重詳禮云婚禮不作樂幽陰之義樂陽氣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自王者下達迎大駕鹵簿及至尊升太極並闕此條當

是依三日不舉樂之禮愚謂殿庭設大駕鹵簿鼓吹並可備儀而已蘭臺太常主者按儀注云皇后列人自閶闔掖門鳴鐘鼓塡門露仗如儀注之條按諸門唯有鼓無鐘既云鳴鐘則應施鐘既施鐘則施建鼓若如寺卿今意不作樂者當復安懸而不作虡之又議魏晉舊制晝夜漏既盡門鳴鼓鳴鐘吉凶鼓鐘常用非樂也舊儀皇帝乘輿列閶闔掖門鳴鼓鐘所以聲告内外耳今自應施鐘若他事會黄門侍郎舉麾舊應作宫懸金石之

樂鳴鐘鼓中朝無宫懸設軒懸中興以來無此樂故唯作鼓吹鳴鐘以擬宫懸金石耳婚禮三日不作樂經典明文愚謂宜如舊儀至尊升殿舉麾作樂迎皇后大駕不應鼓吹

男女婚嫁年紀議太古 周 大唐

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逸禮本命篇云然　堯舉舜曰有鰥在人間鰥三十也以其二女妻之二十而行之○周文王十五生武王左傳曰國君十五而

生子禮也許慎云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已有兄知人君早娶矣

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半也得耦為合言合其半以成夫婦也　主**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三二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故謂父母之喪

曲禮曰男子三十曰壯有室許慎云包字以為象懷妊已在其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已為夫婦懷妊於已已為子也十月而生男起已至寅女起已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尚書大傳孔子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織紝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春秋穀梁傳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白虎通云男子三十娶女子二十嫁何陽數奇陰數耦也男長女幼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

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可生萬物也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故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耦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為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耦故再成十四加一為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防淫佚也周末越王勾踐蕃育庶人欲速報吳使男二十而娶女十七而嫁春秋外傳云然○議曰鄭玄據周禮春秋穀梁逸禮本命篇等男必三十而娶女必十

五乃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為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又按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化育是則可生人矣而禮必三十而室女必二十而嫁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耳不是過也男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又曰孔子年十九而娶於宋之并官氏又曰孔子七十三而終伯魚年五十先孔子而卒而服經有為夫姊之長殤據此王鄭之說義

並未明今按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
即衆庶之禮也故下云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服經為夫
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
也且官有貴賤之異而婚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
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大唐貞觀元年二
月詔其庶人男女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
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
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

好合若守志貞潔並任其情無勞抑以嫁娶

嫁娶時月議　夏　周

夏小正記曰二月娶妻之時○周制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仲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白虎通曰嫁娶以春者何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許之○議曰按鄭玄嫁娶必以仲春之月玄之所據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王肅以為秋冬嫁娶之時也仲春期盡之時矣肅據詩云三星在天三星謂參十月見東方時可以嫁娶矣肅言三時務業因向休息而合婚姻孫卿云霜降迎女氷泮

殺止且霜降而婦功成於時迎女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氷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詩云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也將音七羊反孔子家語云羣生閉藏於陰而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焉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皆謂順也馬昭非肅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殷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祀於高禖元鳥孚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孔晁答曰周官云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候氷泮之時正以禮婚者也次言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婚期盡不待備禮元鳥至祀高禖求男之

象非嫁娶之候昭又難曰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凡此皆興於仲春嫁娶之候鼂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蔽芾其樗喻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玄據期盡之教以為正婚則奔者不禁過於是月昭又曰肅霜無經引秋以為期此乃淫奔之詩矣張融曰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舊說六五文辰在卯春為陽中萬物生育嫁娶大吉也春秋魯迎夫人四時通用家語限以冬不符春秋非孔子言也三代嫁娶以仲春為期盡之言且婚姻而合德天地配陰陽會通之數合於春女樂與公子同歸之志符於南山掇薇之歌協於我行蔽芾之嘆同於行露厭浥之節驗於夏小正綏多士女之制不殊咸泰之卦暢於周禮仲春之令矣庾蔚之謂王鄭皆有證據以人情言之

王為僾矣嗜音呼鋭反芾音方味反　按束晳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纎芥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况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邪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

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
姬歸於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
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
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叙美婚姻以
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
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
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有梅三章注
曰夏之向晚迨氷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未秋之時

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葢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常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郤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為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為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之證以為反詩

相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正禮也

今按士婚禮請期之辭云唯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則可配合婚姻之義在於賢淑四時通用協於詩禮安可以秋冬之節方為合好之期先賢以時月為限恐非至當束氏之說暢於禮矣

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晉　東晉

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尼為子娶黄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

同議已拜舅姑者宜准女在塗之禮齊縗大功三月既葬可迎婦按禮記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母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歿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袵席之接固當歸葬於夫家此非可否之斷乎禮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縗大功之喪男不入

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即位哭又齊縗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御矣何琦駮江許議曰夫正名者理道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敬告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事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遣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在塗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闕於古而通於今議是也然婚姻之道公私急務愚以為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即宜一揆其

衾裯未接歸葬其黨○東晉廢帝太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功曹魏隲周喪内迎拜時婦鄉曲以違禮譏之謝奉與郗牋曰魏隲後來之良足以日新其美近聞邑有異議從弟異亦當拜時婦家遭喪即是其例夫拜時之禮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為此制以固婚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謝安議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將以三族多虞歲有

吉忌故逆成其禮○宋庾蔚之謂俗既流弊故以拜時
代三日推其始意當是貪得從省以赴吉歲若周大功
之喪既葬不可迎已拜之婦則與始婚不異非其吉也
已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晉
晉中書郎范汪問劉惔曰從妹與荀始文婚已及好歲
拜時有從叔父德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氏迎從
妹盡婦敬於夫氏以有此喪為難故為此議拜時出於
近代將以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迎

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塗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禮成便當迎是長還也恢答云荀今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以納妻如此自可此初婚何疑蔡謨曰古人君爵命其臣在遠則遣使太公既封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即王使名康公所命也至今詔使拜授亦當如此豈有疑乎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今壻父命使拜其婦女父遣女拜受此命即是太公受命於名康公今人拜爵於詔使也而云未拜舅姑未

為成婦然則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修婦禮是其失耳至於是婦與非自當以典禮為正安得從彼所行假令太公不行臣禮王者便當不臣之乎謂拜壻之宗親與拜舅姑於禮無異又會稽王道子與王彪之書曰東海王來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閡耳不得同之初婚固當在於可通彪之答曰女有大功服若初婚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

朝許侍中等會議此事以為拜時不應以喪為疑倚傍經禮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之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

按禮經婚嫁無拜時三日之文自後漢魏晉以來或為拜時之婦或為三日之婚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羣羣子泰咸以拜時得比於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准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已拜舅姑重於三日所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

於舅姑三日之婚成吉於夫氏准於古義可謂成婦已拜舅姑即是廟見常侍江悳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或曰夫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婚矣雖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曲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菜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為重接夫為輕所以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

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徵也○議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則婚姻王化所先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權為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巹復乖隳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王肅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皆當時知禮達識者何謂不非之邪豈時俗久行因循且便或彼衆我寡議

論莫從者乎宋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子無愧前賢

通典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七十八　史部

通典卷六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二十　嘉五

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　斬縗公除附　晉　大唐

晉惠帝元康二年司徒王渾奏云前以冒喪婚娶傷化悖禮下十六州推舉今本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濬有弟喪嫁女拜時鎮東司馬陳湛有弟喪嫁女拜

時上庸太守王崇有兄喪嫁女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
爲息恒納婦恒無服國子祭酒鄒湛有弟婦喪爲息蒙
娶婦拜時蒙有周服給事中王琛有兄喪爲息稜娶婦
拜時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爲息明娶婦拜時征西長
史牽昌有弟喪爲息彦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
據爲婚主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
婦無齊縗嫁娶之文虧違典憲宜加貶黜以肅王法請
臺免官以正清議尚書符下國子學處議國子助教吳

商議今之拜時事畢便歸婚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俊琛稜並以齊縗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恒雖無服當不議而不諍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於稜也湛身既平吉子雖齊縗義服之末又不親迎則所犯者輕濬暨爲子拜時拜時禮輕當降也國子祭酒裴頠議以爲吉凶之別禮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禮非所以爲訓雖父兄爲主事由己與此悉人倫大綱典章所慎也詔曰下殤小功不可以娶俊等簡忽喪紀輕違禮經皆宜

如所正司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虧俗傷化宜加貶黜輒下禁止妻父周嵩知籍有喪而成婚無王孫耻奔之義失爲父之道王廙王彬於籍親則叔父皆無君子幹父之風應清議者任之鄉論主簿江啟曰夫風節不振無以蕩弊俗禮義不備無以正人流籍以名門擢登賔友不能率身正道公違典憲誠是愷悌埀恕體例宜全又東閣祭酒顔含居叔父喪而遣女推尋舊事元康二年虞濬陳湛各有弟喪嫁

子拜時司徒王渾奏免竊謂弟喪不重於叔父成婚之
禮不輕於拜時舍犯違禮典夫崇禮謂之有方之士不
崇禮謂之無方之人況虧淳創薄崇俗棄禮請免官禁
止從事中郎謝瀳議鄭玄以為女子成人逆降旁親及
將出者昔陳湛以女年過二十依鄭義不責遷任徐州
不為坐免久為成比若舍女未過二十宜如隗奏若謂
鄭玄說與禮違當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責人也
主簿孔恧議鄭玄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以明當及時

與不及時者同降若嫁有時而遭喪因喪而降之非言齊縗之中可嫁女學者多昧此旨非獨在今含應見原王濛息叔仁兄十月亡至十二月詔其子與瑯琊王婚拜時叔仁以喪辭范尚書與會稽王牋爲伸其意會稽王答曰旣有所准情理可通故人主權而行之自君作故古之制也古人墨經從事豈情所安逼於君命之所制奪於人臣之所屈乃至於斯以今方之事情輕重豈得同日而欲執違耶又今自拜時未爲備禮暫一致身

交拜而已即之於情有何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國家正同王命既定事在必行太常王彪之與會稽王牋曰王濛女有同生之縗計其日月尚未絶哭豈可成婚凡在君子猶愛人以禮況崇化之主耶以此爲聖朝故事寧可執訓當今宜流示後裔忝備禮官情有不安謹具白所懷○大唐永徽元年正月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侍中于志寧上疏曰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

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其有議者云准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内方復成婚非唯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陛下方將隆大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難猶宜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畧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則天下幸甚

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妻議 晉 東晉 宋

晉范朗問蔡謨曰甲有庶兄乙爲人後甲妹景已許嫁而未出今乙亡　如鄭玄意已許嫁便降旁親者景今應爲乙服小功本是周親甲今於禮可得嫁景不蔡答曰按經大功之末可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也兄在大功嫁降服小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謂甲今嫁景於禮無違范難曰禮小功不稅降而小功則稅之又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

之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此數事則明降服正服所施各異今子同之其禮何居蔡答曰夫服有降有正此禮之常也若其所施必皆不同則當舉其一例無爲復説稅與娶也今而然者明其所施有同有異不可以一例舉故隨事而言之也鄭君以爲下殤小功不可娶者本齊縗之親按長殤大功亦齊縗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以娶而不言長殤不可以嫁明殤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也所以然者陽唱陰

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舉輕以明重下殤猶不可言娶則長殤大功何可以嫁知禮所謂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下殤不可娶妻者謂己身也吾言殤可以嫁子者謂女父也身自行之於事為重但施於子其理差輕然則下殤之不娶未足以明長殤之不嫁也○東晉臺符廬陵公主薨瑯琊東海二王於禮為應得婚與不

太學博士袁𤠫之等按公主於二王屬為姑二王出為人後主又出適今應降服小功然本是周親雖降而為

疎本親情重公主方當太常王彪曰二王出後二國禮始蕘而疑可婚與不

為人後降本親一等又云為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二王

應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絶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

不可先儒之說本齊縗之親故除喪而後可婚今二王

雖以出後降服本亦齊縗之親情例如禮不應成婚彪之

與會稽王牋曰王者君臨萬國以禮義聲教也今若皇

子獨違規矩恐遐邇之譏必不許也且自元康以來朝

臣之家犯禮婚者不見重責故尚書僕射裴頠當代名

士於時以兄弟子喪未為息拜時其息服除也議者謂

父子並應貶責兄弟子下流之喪不同於姑古者諸侯

絶周而卿大夫之喪在殯猶不舉樂不以本周喪未葬

行嘉禮也況盧陵長公主於禮法不應絕服況喪未葬乎○宋庾蔚之謂禮云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而不云再降之小功則知再降之小功可以娶

大功末可爲子娶婦議　晉

晉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在服末欲爲子婚書訪尚書范汪曰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

大功卒哭可以娶婦邪有舅姑曰婦無舅姑曰妻范答曰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爲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況小功乎崧又曰禮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已既小功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可以娶婦將不嫌邪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緦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

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縗絰之中推此而言雖緦麻之喪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冠婚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按大功之末猶未忍於子娶婦小功之末乃為子娶矣）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爲相代尋此旨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於仲春會男女便云於

此時也奔者不禁此亦是權禮非經常之典也崧又訪於江彪彪答曰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又以小功卒哭可以娶妻此悉是明文正例當不如范語爲此議者皆於爲婚之主也娶婦則父爲主娶妻則已爲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禮至於已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子又未大功之末娶婦於禮例猶尚不安今所爲者重所虧者輕又准時人由來之比自不致嫌於是崧依議爲兒婚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晉　宋

晉劉嗣問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慘欲用六月婚而服早已除大人本無服便是一家主想無復異徐答曰此議本據祖為兒孫婚自平吉可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慘也嗣弟損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祖尊一家得為婚主若便婚損疑速也徐答曰今歸重於王父理無取於遲速損重問曰禮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

女則男不得婚向家是嫁女今是以子婚男女詎無異

邪向家亦是祖無服而父有周慘得嫁女徐答曰秉燭寢樂居然輕重故

嫁娶殊品至於今事理本分塗唯取歸重極尊而不別

異男女一也○宋向歆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慘女服

小功祖尊統一家年末可得嫁孫女不何答曰吾謂祖

爲婚主女身又小功服不嫌於婚鄭尚書曰祖爲婚主

女父不與婚事意謂可婚周續之曰禮已雖小功可以

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義服而祖

爲家主於理可通徐野人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容或可通理邪

降服及大功末可嫁姊及女議晉宋

晉南陽中正張輔言司徒府云故凉州刺史楊欣女以九月二十日出赴姊喪殯而欣息後因喪服二十六日强嫁妹與南陽韓氏而韓就楊家共成婚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義三旬内成婚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本

品二等第二人今爲第四請正黄紙梁州中正某言俊居姊喪嫁妹犯禮傷義貶爲第五品○宋江氏問裴崧之曰從兄女先𦵏此六月與庾長史弟婚其姊蔡氏先三月亡葬送已畢從兄無嗣兄子簡爲後今與從妹同服大功大功末可以嫁子不知無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復嫁妹不答曰意謂父有大功尚可嫁子兄在大功理無不可今所未了者未知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又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月者同不見宗濤答范超伯問

娶婦之與嫁子輕重有一等之差已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爲不可以嫁謂此言爲是但其論降在大功者如爲不盡吾以爲聘納禮重故探其本情適人差輕故以見服爲斷禮無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於外生疑且有小功下殤之喪過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過三月而後嫁計其日月亦一等之謂也荀伯子難裴曰本不謂父可而兄反不可今所疑謂父兄及女身竝不可耳按禮小功之初不妨嫁子其末則可以

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以所本是周服故也今降在大功亦本是周服何得復於降殺之内以行婚姻之禮邪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者自是論本服耳所以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殤之小功足以包之也若謂降與不降必其不殊者其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便再降爲小功矣請問居此小功服在始亦可即以嫁子乎三月卒哭又可以娶妻乎奚獨慈於下殤而薄於出降之甚邪何承天裴通難荀曰婚禮吉而非樂貴不失時

元康中有犯喪者爲憲司所糾都無降服大功嫁女之彈彼豈輕犯周制重犯功服邪固於禮自通不應致譏耳足下謂下殤小功不可娶足以包降在大功不可娶夫徹樂興嗣親之感繼燭發離別之悲唱行重於和從受禮輕於納聘既有一等之差本服周者雖不得娶何疑得嫁邪若本降爲大功不可嫁者大功降爲小功亦不可娶豈獨下殤小功而已乎斯不然矣宗炳稱何議降大功可嫁子爲人所疑云要正以下殤小功不可娶舉輕以包重爲長殤大功亦不可嫁者意謂非也且子嫁降親生離

桓山之苦禽鳥猶哀況在人理其哀旣深則吉實輕故情安於大功之末娶納吉慶爲重吉重故可於小功於卒哭夫舉重之不可何妨輕者仍自可乎而反云舉輕明重其義不例夫銜孔懷之哀從鳘降之命而與新婚者同其不可哉若使親喪脫有其例當斷其可乎

李嵩爲息遂婚張康女未成禮而康有姊喪已葬二家婚皆務速書問太常馮懷懷曰降服不與正服同者謂居處之節耳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明冠宜時成嫁宜及時先儒云末者服半後也張氏所服旣半將非所疑嵩又以父在大功則子應小功在服末則子服除者可也今降服雖末而子未除以疑問丁纂纂曰服末情殺可行吉事

又魏放之問孔琳之

曰降在大功當得嫁女不荅曰吾意降者似不得婚旣稱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按如此文唯云不降者不可娶妻不云不可嫁子此便是得嫁也傅都官駮孔議曰娶妻嫁子雖爲不同然可以例求也何者小功絶哭之後可以娶妻至於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也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得同小功而娶妻本服周而降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荅曰娶妻事重嫁子事輕今若云不可納婦容

可以嫁子為難耳既不明不可以嫁子而獨明不可以娶妻事重非其類矣傅難曰今舉重以明輕何以謂之不類孔答曰傅意謂本周而在大功者則不得冠子嫁子納婦娶妻四事夫冠嫁納婦三事皆子身之吉事事不在己娶妻一事非在他人乃己身之吉事在子則輕在身則重輕故可行之於服末重必卒哭而後可以降殺之明義亦既差降則事何必齊今若欲徵其文觀於輕者則知重者應明輕者猶不可則重者不言自彰而

今獨言小功之殤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重者自不可輕者自可有差何得輕必從重邪傳曰按禮葬後卒哭之與服末固是一語直辭異邪答曰以葬後便為末虞畢乃卒哭且末與卒哭若果實同而名異者則當輒言小功之末可以納婦娶妻如大功之末輒言可以冠子嫁子何以別更起條云雖小功卒哭可以娶妻邪推文明矣

○宋庾蔚之曰昔為禮記畧解已通此議大功重而嫁小功輕而娶重故大功之末可以嫁輕故小功之末可以娶也所以然者下殤小功本周親者以其殤折之痛既人情所哀不可以娶長殤大功鄰於成人大功接

於齊縗周親之內於情差重冠嫁之事可同於成人之大功故不言長殤大功之不嫁也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

晉謝琰問車胤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不答曰禮小功不稅音他外反降在小功者則稅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時人有以此婚嫁者僕常疑之孫騰答人有卜日除服便以婚況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

同姓婚議 殷 周 漢 晉

昔人皇之代始有夫婦之教殷以上婚不隔同姓○周制則不娶宗族禮記曰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其別也厚猶遠也按禮記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又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或時非媵取於賤者世無本繫許慎五經異義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

又按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絶之罪言五屬之内禽獸行乃當絶○漢呂后妹嫁呂平王莽娶宜春侯王咸女後稱曰宜春氏○晉劉頌漢廣陵王後臨淮陳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始改姓陳頌女適陳氏時人譏之若同姓得婚論如虞陳之類禮所不禁同姓不殖非此類也難者不能屈濮陽太守劉嘏與同姓劉疇婚司徒下太常諸博士議非之嘏以為同姓庶姓有正姓有複姓有單姓鍾云出於鍾離之後

胡母與胡公同本複鍾單鍾複胡單胡今年共婚不以損一字為疎增一字為親不以共其本為悔取其同者為各宜理在可通而得明始限之别故婚姻不疑耳今並時比族年齊代等至於庶姓禮記書其别於上始祖正姓明其斷於下以之通議則人倫無闕按太常總言博士議述敘姓變爲始祖者始此姓為祖也此既非禮所謂始祖為正姓之義即便棄經從意謂義可通如今衆庶之家或避國諱逭仇逃罪變音易姓者便可皆言

是始祖正姓為婚之斷如此禮稱附遠厚别百代不通之義復何所施乎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以為開通同姓婚則令小人致濫按禮自有禁限禁限之外本自禮所不責不可以禁禮所不應責者而云通禮所應責也王皆王沈魏晉名儒同周室之後共婚者二門譜地皆存昌黎張仲娶范陽張璉妹諮張公而後婚今日若考經據事足以取正唯大府裁之嘏又與卞壺疏云堯妻舜女其代不遠又春秋云畢原酆郇文之昭邘晉應韓

武之穆代俗之所惑上惑堯舜之代下惑應韓之昭穆欲追過堯舜邪則輕歷聖人議者或謂巍巍蕩蕩之德可以掩堯舜之疵或謂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婚豈其然哉若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婚則周公立百代之限禮記云娶於異姓附遠而厚別此二義復何所施如其不然則明始限之外堯舜可以婚理終之後應韓可以通堯舜之婚以正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也絶則無繫終則更始斷可識矣壹以蝦書示

朝賢光禄大夫荀菘答下云如嘏所執苟在限内雖遠不可苟在限外不遠可通也吾無以異之王伯輿鄭玄高儁弟子也為子稚賓娶王處道女也當得禮意於時清談盡無譏議今難者雖苦竟不能折其理春秋不伐有辭謂嘏不應見責庾蔚之謂嘏據王者必有始祖始祖為正姓共始祖之後則百代不得通婚故曾娶於吳為失禮嘏云堯舜之婚以正姓分絕於上者當謂各立始祖則可通婚也又云應韓之通以庶姓理通於下者

當爲帝王遞代始祖既謝屬籍亦廢則爲理終於下亦可通婚也瑕雖明始限之外與理終之後皆可得通婚而未有親疎之斷昭穆祚胤無代不有若周代既遷屬籍已息應韓之婚以其昭穆久遠今所疑雖在始限之外理終之外而親未遠者當以何斷按禮云六代親屬竭矣故當宜以此為斷邪若周室已遷無復后稷之始祖則當以别子及始封為判今宗譜之始亦可以為始祖也古人數易姓姓異不足明非親故婚姻必原其姓

之所出末代不復易姓異姓則胡越不假復尋其由出同姓必宜本其由是以各從首易不為同姓之婚易致小人情巧又益法令滋章瑕在邊地無他婚處居今行古致斯云耳

内表不可婚議 魏

魏袁準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别也曰今之人外内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况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

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或云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為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舅犯曰將奪之國而况妻乎趙衰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既了乎

外屬無服尊卑不通婚議大唐

大唐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祐奏言鄭州人鄭宣道

先聘少府監主簿李元義妹為婦卽宣道堂姨元義先雖執迷許其姻媾後以情禮不合請與罷婚宣道經省陳訴議以法無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同堂姨甥雖則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為婚又母與堂姨本是大功之服大功之上禮實同重況九月為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為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内外之族雖別而父黨母黨骨肉之恩是同愛敬本自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母之堂妹降以為妻從母之名將何所

寄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意恐寖以成俗然本屬無服而尊卑不可為婚者非止一條請付羣官詳議永為後法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姨父母之姑舅姊妹堂外甥並外姻無服請不為婚詔可

通典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七十九　史部

通典卷六十一

唐　京兆杜佑　君卿　纂

禮二十一　嘉六

君臣服章制度　袍附　黄帝　唐虞　夏　殷　周　秦　後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周　隋　大唐

上古穴處衣毛未有制度後代以麻易之先知為上以制其衣後知為下復制其裳衣裳始備○黄帝堯舜垂

衣裳蓋取諸乾坤故衣玄而裳黃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色始為文章以表貴賤而天下理○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備十二章玄衣纁裳上六章在衣下六章在裳上畫下繡○夏殷之代相襲無變○周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大裘以祀天大裘黑裘祀天示質也以其祀天故以大言之也袞冕服享先王升日月於旌旗服備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鷩冕服享先公鷩畫鷩翟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

七

毳冕服祀四望山川毳畫虎蜼謂宗彛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蜼音維癸反絺冕服祭社稷五祀絺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玄冕服祭羣小祀其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凡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眡朝則皮弁服視外内朝之事其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司裘仲秋獻良裘良善也仲秋鳥獸毛毨因其良時而用之仲秋所獻善裘者為八月誓獮田所用故獻之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季秋獻功裘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也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

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齋服有玄端素端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耳其餘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秦制水德郊社服尚袀玄袀音均○後漢光武踐祚始修郊祀天子冕服從歐陽氏說三公九卿特進侯朝侯侍祠侯從夏侯氏說祀天地

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皆玄上纁下一服而已明帝永平中議乘輿備文日月十二章刺繡文東觀書曰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接尊事神潔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祇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服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袴襪示其

赤心奉神也其五郊迎氣衣幘袴褶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者各服長冠袀玄以從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鄭玄曰端者取其正也鄭衆曰衣襦裳者為端）執事者冠布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若冠通天冠服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梁劉昭曰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孔子衣逢掖之衣逢掖其袖合而逢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為朝服云）

○魏氏多因漢法其所損益之制無聞（按後漢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據晉志云魏明帝以公卿袞冕之飾擬

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服刺繡公卿織成然未詳孰是○晉因不改大祭祀衣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日月星辰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緣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領袖赤皮為韍絳袴韈赤舄未加玄服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韈黑舄又朝服通天冠絳紗袍皁緣中衣拜陵則黑介幘單衣雜服有青赤黃白黑五色紗袍其武弁素服單衣公卿助祭郊廟王公山龍以下九章卿華蟲以下七章其緇布冠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皁緣領袖袴

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無定色冠黑帽綴黑標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宋因之制平天冕服不易舊法更名韍曰蔽膝其末加玄服釋奠先聖視朝拜陵等服及雜色紗裙武冠素服並沿舊不改王公助祭郊廟章服降殺亦如之其冠委貌者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皁領袖玄冠韋弁絳韋戎衣復依漢法袴褶因晉不易腰有絡

帶以代鞶革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廵幸則唯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帝元嘉中廵幸蒐狩救廟水火皆如之明帝泰始四年詔曰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範列聖垂制服近改定今修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叙便可載之典章朕以大冕純玉繅玄衣黃裳祀天宗明堂又以法冕玄衣絳裳祭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又以飾冕紫衣紅裳小會宴饗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繡

冕朱衣裳征伐講武校獵又以紘冕青衣裳耕稼饗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為聽政之服泰始六年正月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冬朝賀合著袞冕九章不儀曹郎丘仲起議按周禮公自袞冕以下鄭注袞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之皇太子以倅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袞九章以朝賀詔可○齊因制平天冠服不易舊法郊廟臨朝所服也舊袞服用織成建武中明帝以織大

重乃采畫爲之加金飾銀薄時亦謂爲天衣通天冠服絳紗袍阜緣中衣乘輿臨朝所服臣下皆同拜陵則黑介幘服無定色舉哀臨喪白帢單衣亦謂之素服王公助祭平冕服山龍以下九章卿七章皆畫阜絳繒爲之袴褶相因不改○梁因制平天冠服衣畫而裳繡十二章素帶朱裏以朱緣裨飾其側更名赤皮韍爲韠或云韠之名其來已久餘同舊法又有通天冠服絳紗袍阜緣中衣黑舄是爲朝服元正賀畢還儲更衣出所服也其釋奠先

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襪黒舄拜陵則箋布單衣又有白帢單衣以代古之疑縗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祭服裏有中衣即今中單也後漢從夏侯氏說祭服絳緣領袖為中絳袴襪示其赤心奉神也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七年周捨議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云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如衮冕則衮是衣有虞氏言皇皇亦是衣非冕今衮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又王

僧崇云尋冕服無鳳應改為翟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
是畫飾加葩蘤耳蘤音於美反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
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
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
物也是為九章今袞服畫龍則宜畫鳳孔安國云華者
花也則為花非疑若一向畫翟差降之文復將安寄帝
又曰禮王祀昊天服大裘而冕大裘不存其於質敬恐
未有盡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

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袞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詔可瑋等又按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為可據按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繒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詔可又制黑幘單衣宴會服之九年司馬筠等議云按玉藻諸侯玄冕以祭禆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既從齋祭不容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白衣

絳褋中單竹葉冠〇陳因之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曰乘輿御服皆採梁制帝曰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至文帝天嘉初悉改易之其皇太子絳紗袍皁領白紗中衣白帶大小會祠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宫則朱衣若釋奠及朝絳緣中單絳袴韈玄舄侍祀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赤舄絳韈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梁天監之後則朱服諸王朝服朱衣絳紗袍皁緣中衣素帶黒舄若加餘

冠則服其加冠之服開國公侯伯子男並朝服紗朱衣若助祭郊廟皆衮玄上纁下山龍以下九章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餘文武朝服武賁中郎將羽林監絳紗縠單衣州刺史絳朝服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衣正直絳衫從則裲襠衫太子衛率率更令丞阜朝服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都尉司馬中通事舍人太子通事等並朱服玄衣赤幘袴褶太子二傅所服武冠絳褠殿前威儀武賁散給使閤將鼓吹士帥副太子鹵簿戟吏所服

○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五方上帝各隨方色朝日用青衣祭皇地祇用黄衣夕月用素衣神州社稷用玄衣享先皇加玄服納后朝諸侯則十二章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耕籍等自龍以下九章祀星辰視朝大射饗羣臣等八章羣祀臨太學入道法門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七章其九章以下衣重裒山鷩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為領褾巡兵即戎則韎韋為衣裳田獵則皮弁白布衣而素裳也

諸公之服九章服之章數隨冕而降其一其八章以下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山為領褾諸侯服八章而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為領褾諸伯服七章而下俱七等以火為領褾諸子服六章俱六等皆以宗彝為領褾諸男服五章皆以藻為領褾三公之服有九章有六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俱為九等皆以宗彝為領褾三孤之服有八章有五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為八等公卿服有七章有四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七等

皆以粉米為領褾大夫之服有六章有三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六等中大夫之服有五章有三衣重粉米為五等下大夫服有四章有三衣重粉米為四等士則祀弁爵弁玄冠服皆玄衣其裳上士以玄中士以黃下士雜裳謂前玄後黃庶士玄冠服其在官府吏之屬服緇衣裳

○隋文帝即位將改後周制度乃下詔曰宣尼制法損益可知朕受天命赤雀來儀五德相生並宜火色其郊丘廟社可依袞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

運姬有大白之旂黄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恒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黄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後周制冕並無典故今採東齊之法乘輿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為十二等衣褾領織成升龍白紗内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艓大帶

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𦆀隨裳色山龍火三
章𨎌轤玉具劒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
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
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
韈赤舄舄加金飾祀圜丘方澤感帝明堂五郊雩禘封
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籍田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加玄
服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
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

制白紗内單皁領褾襈裾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劒佩綬舄與上同若未加玄服則雙童髻空頂黒介幘雙玉導加寶飾朔日受朝元會及冬會諸祭還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服具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黒介幘白紗單衣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白練裙襦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服之白帢白紗單衣烏皮履舉哀則服之皇太子衮服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

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織成為之白紗内單黼領青標
襈裾革帶金鉤艓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緑韍隨
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劒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
綬四綵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
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
環朱韈赤舄以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玄服納
妃則服之遠遊冠服絳紗袍白紗内單皁領褾襈裾白
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韈舄其革帶劒佩綬與上同

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廟釋奠則服之遠遊冠公服絳紗單衣草帶金鉤艓假帶方心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其綬金縷鞶囊韈履五日常朝則服之衮冕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公開國公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鷩冕服七章衣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毳冕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子男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

絺冕服三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助祭則服之自王公以下服章皆繡為之祭服冕皆簪導青纊充耳玄衣纁裳白紗内單黼領絺冕以下内單青領青褾襈裾革帶鉤䚢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素帶紕其垂外以玄内以黃紐約皆用青組朱韍凡韍皆隨裳色衮鷩毳火山二章絺山一章劍佩綬韈赤舄爵弁服從九品以上助祭則服之其制服玄衣纁裳無章白絹内單青領褾襈裾革帶大帶練帶紕其垂内外以緇紐約用青組爵韠韈赤履白帢白紗單衣烏皮履上下通服

之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國子太學四門生服之朝服亦名具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皁領袖皁襈革帶鉤䚢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韈舄綬劍佩從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則服之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去劍佩綬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服亦名從省服絳紗單衣革帶鉤䚢假帶方心韈履紛鞶囊從五品以上服之絳褠衣公服褠衣即單衣不垂胡者也袖狹形直如褠內餘同從省也流外五品以上服之左右衛左右武衛左

右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服劒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内率等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劒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直閤將軍直寢直齋太子直閤武弁絳朝服劒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絳衫大口袴〇大唐制天子衣服有大裘袞冕鷩冕毳冕繡冕玄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巾幘

白帢凡十二等貞觀四年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七品以上綠八品九品以上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黃至五年七月勅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巨十花綾其色綠九品以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顯慶元年修禮官臣無忌志寧敬宗等言准武德初撰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

二禮俱說周郊與袞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秋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盛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袞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唯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袞宋魏周齊隋禮令祭服悉同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舛今請憲章故實郊祭天地皆

服袞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檢新禮皇帝祭社稷
𫄨冕四旒衣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
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孤卿助祭
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為不
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
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
社稷五祀則絺冕諸小祀則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
卿大夫之服袞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

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為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為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别如其降王二等則王著玄冕之時羣臣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是故漢魏以降相承舊事皆服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乃服五品之服臨事施行極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衮冕制可

之無忌等又奏曰皇帝為諸臣及五服親舉哀以禮著素服今令乃云白帢禮令乖舛須歸一途且白帢出自近代事非稽古雖著令文不可行用請改素服以會禮文從之龍朔二年九月孫茂道奏准舊令八品九品著青深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著碧朝參之處並依此服非朝參處聽兼服黃從之前令九品以上朝參及視事聽服黃以洛陽縣尉柳誕服黃夜行為部人所毆高宗聞之以章服錯亂故此詔申明之朝參行例一切不得著黃武太后延載元年五月内出繡袍以賜文武三品以上官其袍文仍

各有訓誡諸王則飾以盤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鴈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武左右鷹揚衛飾以對鷹左右千牛衛飾以對牛左右豹韜衛飾以對豹左右玉鈐衛飾以對鶻左右監門衛飾以對獅子左右金吾衛飾以對豸又銘其襟背各為八字迴文其詞曰忠正貞直崇慶榮職文昌翊政勳彰陟慶懿冲順彰義忠慎光廉正躬奉謙感忠勇神龍二年九月敕停京六品以下著緋袴褶令各依本品為定開元四年二月制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缺胯之服一得之後遂別造長袍遮相倣傚又入蕃使則敕借緋紫者使迴合停自今以後衛內宜專定殿中侍御史糾察十一年六月敕

諸衛大將軍中軍中郎郎將袍文千牛衛瑞牛文左右衛瑞馬文驍衛大蟲文武衛鷹文威衛豹文領軍衛白澤文金吾衛辟邪文監門衛獅子文每正冬陳設朝日著甲會日著袍二十六年肅宗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之文太子以為與皇帝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請有以易之上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

緌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皁領褾襈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劒佩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内一物之數與裙襦劒佩等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殊并珠旒及裳采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不敢衣服不可減省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為稱但稱為具

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議奏上手敕改爲朱明服下
所司行用焉其三品以上服准武德四年敕大科紬綾
及羅其色紫飾用玉五品以上服小科紬綾及羅其色
朱飾用金六品以上服絲布雜小綾交梭及雙紃其色
黃六品七品飾銀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庶人服紬絁
布其色通用黃白飾用銅鐵貞元七年十一月令常參
官復衣大綾袍金玉帶至八年十月賜文武常參官綾
袍

通典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八十 史部

通典卷六十二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二十二 嘉七

后妃命婦首飾制度 周 漢 魏 晉 宋 齊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鄭

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揺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也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緫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也笄卷髮者外内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追音堆髢徒計反髲皮寄反禮知善反褖音彖　○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簪珥珥耳璫垂珠也釋名云簪達也所以達冠於簪以瑇瑁後也一曰笄笄係也所以拘冠使不墜也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凰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鑷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蔮諸簪珥皆同

制其擿有等級焉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詩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也鄭玄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未聞其南山豐大特按史記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注云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中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貴人助蠶制太手結黑瑇瑁又加簪珥長公主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黄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魏制貴人夫人以下助蠶皆大首髻七鏌音奠蔽髻黒瑇瑁又加簪珥九嬪以下五鏌世婦三鏌諸王妃長公主大首髻七鏌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摇皆有簪珥公特進列侯卿校中二千石世婦以下夫人紺繒幗黄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晉依前代皇后首飾假髻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

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花元康六年詔改○宋依漢制太后入廟祭祀首飾翦氂幗皇后親蠶首飾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加以翡翠復依晉法皇后十二鏌步搖大首髻公主會見三夫人首髻七鏌蔽髻公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特進列侯夫人二千石命婦年長者紺繒幗○齊因之公主會見大首髻不易舊法○陳因前制皇后謁廟首飾假髻步搖簪珥步搖

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禄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華開國公侯太夫人夫人大首髻七鏌蔽髻九嬪及公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其長公主得有步摇公特進列侯卿校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黄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法○北齊依前制皇后首飾假髻步摇十二鏌八雀九華内命婦以上蔽髻唯以

鏌數花釵多少為品秩二品以上金玉飾三品以下金飾內命婦左右昭儀三夫人視一品假髻九鏌三品五鏌蔽髻四品三鏌五品一鏌又有宮人女官第二品七鏌蔽髻三品五鏌四品三鏌五品一鏌七品大首髻八品偏髾所交反髻皇太子妃假髻步搖九鏌郡長公主七鏌蔽髻太子良娣視九嬪女侍中五鏌內外命婦宮人女官從蠶則各依品次還著蔽髻○後周制皇后首飾花釵十有二樹諸侯之夫人亦皆以命數為之節三妃

三公夫人以下又各依其命一命再命者又俱以三為節○隋因之皇后首飾花十二樹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夫人一品命婦並九樹侯夫人二品命婦並八樹伯夫人三品命婦並七樹子夫人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四品以上官命婦並六樹男夫人五品命婦並五樹女御及皇太子良娣三樹自皇后以下小花並如大花之形○大唐武德中制令皇后褘衣首飾花釵十二樹餘各有差開元中又定品命其制度並見開元禮序例

后妃命婦服章制度

周 漢 魏 晉 宋 齊
陳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沙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於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襢襢之為言亶亶誠也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揄搖展襢聲相近緣字之誤也此鄭玄以五行相生為說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揄翟青褘衣元婦人專尚一德

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
袍制以白縳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
翟多少各依命數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
揄音搖縳音絹
沙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
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
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翟以
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翟子男之夫人亦闕翟唯二王後
褘衣也　○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入廟服紺上皁下
蠶服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曰即單衣也縹音疋繞反隱領袖緣貴
人助蠶服純縹上下長公主見會自公主封君以上皆
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為帶鐍

飾以白珠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入廟佐祭者服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貴人緗縹而已緗赤黃色○魏之服制不依古法多以文繡○晉依前漢制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隱領袖緣元康

六年詔以純青服貴人夫人貴嬪是為三夫人皆金章紫綬九嬪銀印青綬佩采瓄音獨玉助蠶之服純縹為上下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諸王太妃諸長公主金印紫綬佩山元玉自公主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為帶玦郡縣公侯夫人銀印青綬水蒼玉公特進列卿世婦中二千石夫人入廟助祭者皂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宋制太后皇后入廟

服袿襹上圭下屬大衣謂之褘衣公主會見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為緄帶各如綬色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入廟佐祭皂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命婦皆以蠶衣為朝服按漢劉向曰古者天子至於士王后至於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王后至命婦所佩玉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齊因之袿襹用繡為衣裳黃綬貴嬪夫人貴人王太妃長公主封君皆紫綬六宮郡公侯夫人青綬○陳依前制皇后謁廟袿襹大衣皂上皂下親蠶則青上縹下隱領

袖緣貴妃金章龜鈕紫綬佩于闐玉獸頭鞶九嬪金章龜鈕青綬獸頭鞶佩采瓄玉婕妤以下銀印珪鈕艾綬獸頭鞶美人等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皇太子妃金璽珪鈕纁朱綬佩瑜玉良娣銀印珪鈕佩采瓄玉青綬獸爪鞶寶林佩水蒼玉餘同開國公侯夫人獸頭鞶餘同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龜鈕紫綬佩山元玉獸頭鞶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以其綬色金辟邪首為帶玦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

○北齊皇后助祭朝會以褘衣祠郊禖以揄翟小宴以闕翟親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褖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緄帶内外命婦以上從二品以上金章紫綬服揄翟雙佩山玄玉九嬪視三品銀章青綬鞠衣佩水蒼玉世婦視四品銀印青綬展衣八十一御女視五品銅印黑綬褖衣又有宫人女官服闕翟三品鞠衣四品展衣五品六品褖衣七品八品九品俱青紗公服皇太子妃璽綬同皇太子服揄翟從蠶則青綬紗公服

郡長公主公主王國太妃纁朱綬章服佩同内命婦一品郡長君玄朱綬闕翟章佩與公主同郡君縣公主佩水蒼玉餘與郡長君同太子良娣九嬪服縣主青朱綬餘與良娣同女侍中假金印紫綬服鞠衣佩水蒼玉縣君銀章青朱綬餘與女侍中同太子孺子同世婦太子家人同御女鄉主鄉君素朱綬佩水蒼玉餘與御女同外命婦皆如其夫若夫假章印綬佩妻則不假一品二品服闕翟三品服鞠衣四品展衣五品褖衣内外命婦

宮人從蠶則各依品次皆服青紗公服其外命婦綬帶鞶囊皆准其夫公服之例百官之母詔加太夫人者朝服公服各與其命婦服同○後周制皇后之服十有二等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則服翬衣祭陰社朝命婦則服揄衣祭羣小祀受獻繭則服鷩衣採桑則服鳪衣黄色音卜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鵫衣白色音罩食命婦歸寧則服翔衣玄色音秩俱十有二等以翬翟為領褾各十有二臨婦學及法道門燕命婦有時見

命婦則蒼衣春齊及祭還則青衣夏齊及祭還則朱衣採桑齊及採桑還則黃衣秋齊及祭還則素衣冬齊及祭還則玄衣自青衣而下其褾領以相生之色諸公夫人九服其翟衣翟皆九等俱以揄翟為領褾各九自揄衣以下鷩鳪鵗翊朱黃素玄等九也自朱衣而下其褾領亦用相生之色諸侯夫人自鷩衣而下八其翟衣翟皆八等俱以鷩翟為領褾無揄衣諸伯夫人自鳪衣而下七其翟衣翟皆七等俱以鳪翟為領褾無鷩衣諸子

夫人自鶡衣而下六其翟衣翟皆六等俱以鶡翟為領褾又無鳪衣諸男夫人自翊衣而下五其翟衣翟皆五等俱以翊翟為領褾又無鶡衣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鳪衣鶡衣翊衣青衣朱衣黃衣素衣玄衣纁衣其翟亦九等以鳪翟為領褾各九三孤之内子自鶡衣而下八翟皆八等以鶡翟為領褾各八九嬪六卿之内子自翊衣而下七翟皆七等以翊翟為領褾各七上媛上大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黃衣而

下四御婉士之婦自素衣而下三中宫六尚緅子侯反衣
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服○隋制皇后褘
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褘衣深青質織成領袖文以暈
翟五采重行十二等素沙内單黼領羅縠褾襈色皆以
朱蔽膝隨裳色以緅為緣用翟三章大帶隨衣裳飾以
朱緑之錦青緣革帶青襪舄舄以金飾白玉佩玄組綬
章采尺寸同於乘輿祭及朝會大事服之鞠衣黄羅為
質織成領袖蔽膝革帶及舄隨衣色餘准褘衣親蠶服

也青衣去花大帶及佩綬金飾履禮見天子則服之朱服如青服有金璽盤鞶螭鈕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并璜琮各以笥貯進於座隅皇太后同於后服而貴妃以下並亦給印三妃服揄翟金章龜鈕文從其職織成紫綬金縷獸頭鞶囊佩于闐玉九嬪服闕翟金龜鈕文從其職金縷織成佩采瓄玉婕妤銀縷織成他如嬪服美人才人鞠衣銀印珪鈕獸爪鞶囊佩水蒼玉餘同寶林服展衣艾綬鞶囊佩玉同婕妤承衣刀人采女皆褖

衣無印綬皇太子妃服揄翟衣九章金璽龜鈕素紗內單黼領羅縠色皆同朱蔽膝二章大帶同褘衣青綠革帶朱襪青舄舄加金飾佩瑜玉纁朱綬獸頭鞶囊凡大禮見皆服之唯侍親桑則用鞠衣珮綬與揄衣同良娣鞠衣銀印青綬獸爪鞶囊餘同世婦寶林八子展衣銅印佩水蒼玉艾綬諸侯王太妃妃長公主三公夫人一品命婦揄翟繡為九章佩山元玉獸頭鞶囊綬同夫色公夫人縣主二品命婦亦揄翟繡八章從親桑同鞠衣

自此以下佩皆水蒼玉侯伯夫人三品命婦亦服揄翟繡為七章子夫人四品命婦服闕翟刻赤繒為翟綴衣上為六章男夫人五品命婦闕翟五章若從親蠶皆同鞠衣○大唐武德制皇后服有褘衣鞠衣鈿釵禮衣三等王太子妃揄翟鞠衣自皇后至内外命婦衣服制度並具開元禮序例

通典卷六十二

通典卷六十三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二十三 嘉八

天子諸侯玉佩劒綬璽印周 秦 漢 後漢 晉 齊 梁 陳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

璹玟而縕組綬古者君子必佩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綦文雜色也縕赤黃色　王鎮圭長尺有二寸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為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殺也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緑也公二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蓋以穀蒲為瑑飾諸侯朝天子所執諸侯相見亦如

之

凡玉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龍當為厖厖雜色瓚讀為餍餐之餍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餍音讚自五霸迭興戰兵不息珮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綬珮留其係璲以為章表韍佩遂廢又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所好也〇秦以印稱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又始皇得藍田白玉為璽螭虎鈕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韍佩既

綬廢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表章轉相結受故謂之綬秦漢以降逮於周隋既多無注解或傳寫訛舛有義理難明雖研覈莫辨今但約其本史聊存一代之制他皆類此覽之者幸詳察焉○漢高帝入關得秦始皇白玉璽佩之曰傳國璽與斬蛇劒俱為乘輿之寶㪚承秦制用而弗改加之以雙印佩刀○後漢孝明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詩云雜佩以贈之毛萇曰珩璜琚瑀衝牙之類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珩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玉藻云右徵角左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纂要曰琚瑀所以納間在玉之間今白珠也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

冕旒為祭服云佩刀乘輿黄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黄室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黄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淳黑不半鮫小黄門雌黄室中黄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黄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為鏢口之飾通俗文曰刀鋒曰鏢匹燒反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左傳藻綷鞞鞛注云鞞佩刀鞘上飾鞛下飾也鄭玄詩箋曰既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也春秋繁露曰劒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韍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梁劉昭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咸皆帶劒劒之與刀形制不同名稱各異故蕭

何劒履上殿不稱為刀而漢志言不及劒殊為未備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諸侯王以下綺口故反赤絲蕤縢綺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青赤白黃四色是當凡六十六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凡綬先合單紡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純為一圭首多者絲細首少者絲麤漢官儀曰璽皆白玉螭虎鈕文曰皇帝行

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天子之璽賜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及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從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書逅千里為程 諸侯王赤綬徐廣曰太子及諸王金印龜鈕纁朱綬 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其綬皆與乘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前漢書曰相國丞相皆秦

官金印紫綬高帝相國綠綬徐廣曰金印綠綟綬綟音戾草名也以染似綠又曰似紫紫綬名緺緺音瓜其色青紫公加殊禮皆服之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前漢書曰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青綬成帝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將軍亦金印漢官儀曰馬防為車騎將軍銀印青綬在卿上絶席和帝以竇憲為車騎將軍始加金紫次司空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一號青緺綬　自青綬以上綖音逆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綖者古佩璲也佩璲相迎受故曰綖紫綬以上綖綬之間得施玉環鐍云通俗文曰鈌環曰鐍漢舊

(儀曰其斷獄者印為章也)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漢官儀曰尚書僕射銅印青綬)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丁孚漢儀乘輿綬黃地冒白羽青絳綠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諸王綬四采絳地冒白羽青黃去綠二百六十首長二丈一尺公主綬如王侯絳地紺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華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黑綬羽青地絳二采八十首長丈七尺黃綬一采八十首長丈七尺以為常式民織綬不如式沒入官犯者為不敬二千石綬以上禁

民無得織以粉組吳孫權以無工刻玉璽用金為璽孫皓造金璽六枚是也又有麟鳳龜龍璽駝馬鴨頭雜印○晉制盛服則雜寶為佩金銀校飾綬黃赤縹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黃縹紺相國綠綟綬綟與盭同三采綠紫紺郡公朱侯伯青朱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關內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內史青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秘書監皆黑丞皆黃諸府丞亦然其佩刀者以木代眞刀也○宋皇太子金璽龜鈕朱綬四采赤黃縹紺佩瑜玉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四采赤

黃縹紺佩山玄玉郡公金章玄朱綬佩山玄玉太宰太
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綬佩山玄玉相國則綠
綟綬三采綠紫紺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
者金章紫綬佩山玄玉郡公侯金章青朱綬佩水蒼玉
驃騎車騎衛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征鎮安平中軍鎮
軍撫軍前左右後征虜冠軍輔國龍驤將軍並金章紫
綬佩水蒼玉諸王嗣子金印紫綬佩山玄玉郡公侯嗣
子銀印青綬佩水蒼玉侍中散騎常侍及中常侍給五

時朝服冠貂蟬侍中左右常侍皆佩水蒼玉尚書令僕
射銅印墨綬佩水蒼玉中書監令秘書監銅印墨綬佩
水蒼玉光禄大夫卿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司
隸校尉武尉左右衛中堅中壘驍騎遊擊前後左右軍
後軍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廣威建武振武奮武揚
武廣武左積弩右積弩强弩諸將軍監軍銀章青綬佩
水蒼玉領軍護軍城門五營校尉南東西北中郎將銀
印青綬佩水蒼玉縣鄉亭侯金印紫綬鷹揚折衝輕車

揚烈威遠寧遠武威材官伏波凌江諸將軍銀章青綬
奮武護軍安夷撫軍護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
尉諸護軍將兵助郡都尉水衡典虞牧都尉材官校尉
王國中尉宜禾伊吾都尉監淮南津都尉銀印青綬州
郡史銅印墨綬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佩水蒼
玉謁者僕射銅印墨綬佩水蒼玉諸軍司馬銀章青綬
冗從僕射太子衛率武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黒綬其
在陛列及備鹵簿㲛尾絳紗縠單衣北軍中候殿中監

銅印墨綬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西域校尉
銅印青綬郡國太守相内使江左止單衣幘其加中二
千石者依卿尹牙門將銀章青綬騎督守銀印青綬尚
書左右丞秘書丞銅印黄綬尚書郎秘書郎太子中書
舍人洗馬舍人侍御史關内關中名號侯金印紫綬朝
服進賢兩梁冠諸博士水蒼玉公府長史諸卿尹丞諸
縣署令秩千石者諸軍長史諸卿尹丞太子保傅詹事
丞郡國太守相内史丞長史諸縣署令長相關谷長王

公侯諸署令長司理持書公主家僕公車司馬太史太醫太官御府内省令太子諸署令僕門大夫陵令太子率更家令僕黄門諸署令僕長四時黄門冗從僕射監太子寺人監公府司馬諸軍城門五營校尉司馬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戊已校尉長史司馬廷尉正監平並銅印黄綬王郡公侯郎中令大司農銅印青綬北軍中侯丞銅印黄綬太子常從武賁督千人督校督司馬武賁督銅印墨綬殿内將軍銀章青綬四時冠

宋後不復給章綬　水衡典虞牧官典牧材官州郡都尉司馬銅印墨綬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黄門中郎將校尉都尉殿中太醫校尉都尉關外侯並銀印青綬左右都侯王郡公侯中尉銅印墨綬部曲將銅印司馬史假墨綬太醫校都尉總章協律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殿中司馬及守陵者殿中太醫司馬總章監鼓吹監司律司馬銅印墨綬諸縣署丞太子諸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丞太醫丞銅印黄門諸署丞園監諸縣尉關谷塞道

尉銅印黃綬洛陽鄉有秩銅印青綬宣威將軍以下至裨將軍銅印其以此官為刺史郡守千人司馬武賁督以上及司馬長史者及平虜武猛中郎將校尉都尉銅印武賁督以上及司馬長史者皆假青綬別部司馬軍假司馬銅印圖像都匠行水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若非以工巧技能特加此官者不假綬羽林郎羽林長郎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武賁在陛列及備鹵簿服錦文衣假銅印墨綬旄

頭羽林在陛列及備鹵簿服絳科單衣畢輦跡禽前驅
填街强弩司馬守陵武賁佩武猛都尉青綬别部司馬
以下假墨綬守陵武賁殿中武賁及守陵者持鈒所立反
冗從武賁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别部司馬以
下假墨綬持斧武騎武賁五騎傳詔武賁殿中羽林及
守陵者大官尚食武賁飯宰人諸官尚食武賁佩武猛
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别部司馬以下假墨綬凡此前衆職江
左多不備又多闕朝服諸應給朝服佩玉而在京都者
給朝服非諸烏丸羌戎蠻諸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戊

已校尉皆不給佩玉其來朝會權時假給會罷輸還凡應朝服者而官不給聽自具之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位假綬者不得佩綬革古制也按漢代著鞶囊者則在腰間或云傍囊或云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齊乘輿制六璽以金為之並依秦漢之制皇太子諸王金璽皆龜鈕公侯五等金章其公將軍金章光祿大夫卿尹太子傅諸領護將軍中郎將校尉郡國太守內史四品五品將軍皆銀章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秘書監丞太子二率諸府長史卿尹丞尉中丞都水使者諸州刺史皆銅印其綬乘輿黃赤縹紺四

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黃縹紺色亦同相國綠綟綬三采綠紫紺郡公諸侯伯青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侯關中關内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内史青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秘書監皆黑丞皆黃諸府丞亦然○梁制乘輿印璽並如齊制皇太子金璽龜鈕朱綬三百首佩瑜玉帶鹿盧劍火珠首素革帶玉劍獸頭鞶囊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百六十首佩山元玉垂組大帶獸頭鞶腰劍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開

國公金章龜鈕玄朱綬百四十首佩山玄玉獸頭鞶腰
劒開國侯伯金章龜鈕青朱綬百二十首佩水蒼玉獸
頭鞶腰劒開國子男金章龜鈕青綬百首佩水蒼玉獸
頭鞶腰劒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龜鈕紫綬
獸頭鞶腰劒關內關中及名號侯則珪鈕 關外侯銀印珪鈕青綬獸
頭鞶腰劒諸王嗣子金印珪鈕紫綬八十首獸頭鞶腰
劒大司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金章龜鈕紫綬八
十首獸頭鞶腰劒直將軍則不帶凡公及位從公言以將軍

及左右光祿開府儀同者各隨本位號其文則曰某位號儀同之章　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尚書則無印綬腰劒紫荷執笏侍中散騎常侍通直常侍員外常侍皆腰劒佩水蒼玉舊至尊朝會登殿中常侍夾御御下輿則扶左右侍中叅乘則不帶劒中書監令秘書監銅印墨綬水蒼玉腰劒獸頭鞶左右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同其位但加金紫者謂之金紫光祿但加銀青者謂之銀青光祿光祿太中中散大夫弘訓太僕廷尉宗正大鴻臚大司農少府大匠

諸卿丹陽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鞶佩水蒼玉卿大夫助祭皆佩五采大佩赤舄絇屨驃騎車騎衛將軍中軍冠軍輔國將軍四方中郎將金章紫綬（中郎將則青綬）佩水蒼玉領護軍中領護軍五營校尉銀印青綬佩水蒼玉獸頭鞶其屯騎越騎夾御日假給佩餘校不給弘訓衛尉左右衛驍騎遊擊前後左右軍將軍龍驤寧朔建威鎮威奮威揚威廣威等將軍積弩積射强弩將軍監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獸頭鞶

驍游以下並不給佩驍游夾日假給國子祭酒佩水蒼玉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獸頭鞶腰劒佩水蒼玉謁者僕射銅印環鈕墨綬八十首獸頭鞶佩水蒼玉腰劒給事中黄門侍郎散騎通直員外散騎侍郎朝奉朝請太子中庶庶子武衛將軍武騎常侍腰劍中書侍郎腰劒冗從僕射太子衛率銅印墨綬獸頭鞶武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腰劒其在陛列及備鹵簿者髦絳紗縠單衣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

越烏桓西域校尉銀印珪鈕青綬獸頭鞶安夷護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護軍銀印珪鈕青綬獸頭鞶州刺史銅印墨綬獸頭鞶腰劒郡國太守相內史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鞶單衣介幘加中二千石依卿尹劒佩尚書左右丞秘書丞銅印環鈕黃綬獸爪鞶尚書秘書著作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腰劒書侍御史腰劒書侍御史則有銅印環鈕墨綬諸博士給佩水蒼玉大學博士正限八人著佩限外六人不給廷尉律博士無佩並簪筆公府

長史獸頭鞶諸尹卿丞黃綬獸爪鞶簪筆諸縣署令秩千石者獸爪鞶銅印環鈕墨綬公府令史亦同領護軍長史朱服獸頭鞶諸軍長史獸頭鞶諸卿部丞獄丞黃綬獸爪鞶簪筆太子保傅詹事丞簪筆獸頭鞶黃綬郡國相內史丞長史獸頭鞶其丞黃綬獸爪鞶諸縣署令長相獸頭鞶銅印環鈕墨綬州郡大中正郡中正太子門大夫獸頭鞶陵令長獸爪鞶銅印環鈕墨綬率更家令僕獸頭鞶腰劒黃門諸署令僕長丞銅印環鈕墨綬

丞黄綬黄門冗從僕射太子寺人監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公府司馬領護軍諸軍司馬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戊已校尉長史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公府從事中郎銅印環鈕墨綬皂零辟獸爪鞶左右衛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直閤將軍銅印珪鈕青綬諸殿主帥正直絳衫從則裲襠衫諸開國郎中令大司農公傳中尉銅印環鈕青綬皆獸頭鞶諸開國三將軍銅印環鈕青綬開國掌書中尉司馬陵廟食官廐

牧長典醫典府丞銅印常侍侍郎嗣子庶子謁者中大夫舍人不假印典書典祠學官令典膳丞長銅印限外者不假印太子衛率更家令丞銅印環鈕黃綬獸爪鞶太子常從武賁督銅印環鈕墨綬獸爪鞶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國都尉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殿中內外局監太子內外監殿中守舍人銅印環鈕諸縣署太子諸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令丞僕銅印環鈕黃綬諸縣尉銅印環鈕單衣黃綬獸爪鞶節騎郎其在

陛列及備鹵簿者毦尾絳紗縠單衣御節郎黃鉞郎曁筆典儀唱警唱奉事持兵主麾等諸職公事及備鹵簿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珪鈕青綬獸頭鞶城門候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部曲督司馬吏部曲將銅印環鈕總章協律銅印環鈕艾綬獸爪鞶黃門後閤舍人主書齋帥監食主食主客持侍鼓吹齊帥墨綬獸頭鞶殿中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總章監鼓吹監銅印環鈕艾綬諸四品將兵都尉牙門將崇毅材官折難輕騎

揚烈威遠寧邊宣威先威威烈威虜平戎綏遠綏狄綏
邊綏戎獸威武威武烈武毅武奮討寇討虜殄難討夷
厲武横野陵江鷹揚執訊蕩寇蕩虜蕩難蕩逆殄虜掃
虜掃逆掃難掃寇厲鋒武奮武牙廣野領兵滿五十人
給銀章不滿五十人除板而已不給章以此官為刺史
郡守皆青綬○陳制永定元年武帝所定乘輿服御皆
采梁舊制以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
采畫珠玉之飾任用蜯也至天嘉初悉改易之令一依

梁天監舊事諸王及開國五等諸侯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關外侯王嗣子太宰太傅太師太保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並如梁制餘官不見者亦與梁制同不復具云尚書令僕射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獸頭鞶尚書無印綬及鞶侍中常侍夾御御下輿則扶左右侍中驂乘則不帶劍中書監令秘書監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獸頭鞶腰劍鎮衛驃騎車騎中軍中撫中權四征四鎮四安四翊四平將軍金章獸鈕其冠軍四方中郎將金章豹鈕紫綬八十首獸頭鞶佩水蒼玉自中軍以下諸將軍冠軍

四方中郎將並官不給佩也領護軍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中領護軍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其五營校尉銀印珪鈕青綬八十首官不給佩左右衛銀章龜鈕不給劍左右驍衛游擊雲騎前左右後將軍左右中郎將銀印珪鈕餘服飾同梁亦官不給佩其驍游雲騎夾御日假給其積弩積射强弩銅印環鈕墨綬帶劍餘服同梁又有忠武軍帥武臣爪牙龍騎雲麾鎮兵翊帥宣惠宣毅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

金章豹鈕紫綬八十首官不給輕車鎮朔武旅貞義明威寧遠安遠征遠振遠宣遠等將軍金章貔鈕紫綬並獸頭鞶佩水蒼玉中丞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庶子以上䆁筆其武衛不腰劍衛率銀章龜鈕青綬不腰劍冗從銅印環鈕墨綬腰劍州刺史銅印墨綬獸頭鞶腰劍銀章龜鈕青綬典儀但帥典儀正帥其本資有殿但正帥得帶艾綬獸頭鞶殿帥羽儀帥員外帥威雄猛烈振信勝畧成力光等十威將軍武猛畧勝力毅健烈威鋭

勇等十武將軍並銀章熊鈕青綬獸頭鞶猛毅烈威銳
振進智武勝駿等十猛將軍銀章羆鈕青綬獸頭鞶壯
武勇猛烈銳威毅志意力等十壯將軍驍雄桀猛烈武
勇銳名勝迅等十驍將軍雄猛威明烈信勇毅壯健等
十雄將軍並銀章羔鈕青綬獸頭鞶忠勇烈猛銳壯毅
悍信義勝等十忠將軍明智略遠勇烈威勝進銳毅等
十明將軍光烈明英遠勝銳命勇武野等十光將軍飈
勇猛烈銳奇決超勝略出等十飈將軍並銀章鹿鈕青

綬獸頭鞶龍驤虎視雲旗風烈迅雷威音馳鋭羽騎突
騎折衝冠武和戎安壘超猛英果掃狄武鋭摧鋒開遠
畧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鋭輕鋭拔山雲勇振旅等將軍
銀印兔鈕青綬獸頭鞶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勊狄
平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佽飛猛
騎破敵威勇前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破陣盪寇殄虜
橫野馳射三十號將軍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十二件
將軍除並假給章印綬板則止建威牙門以下諸將軍

並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其在官以功次轉進應署威以下諸號不限板除悉給印綬若武官署位轉進登上條九品馳射以上諸戎號亦不限板除悉給印綬千人督校司馬虎賁督牙門將騎督督守將兵都尉太子常從督別部司馬軍司馬假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北齊制天子六璽並因舊式皇帝行璽封常行詔敕則用之皇帝之璽賜諸王書用之皇帝信璽下銅獸符發諸州鎮兵下竹使符拜代名諸州刺史用之並白玉為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天子行璽冊拜外國則用之天子之璽賜諸外國書則用之天子信璽發兵外國若徵召外國及有事鬼神用之並黃金為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　又有傳國璽白玉為

之方四寸螭獸鈕上交蟠螭隱起鳥篆書文曰受天之
命皇帝壽昌凡八字在六璽外唯封禪以封石函又有
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為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
上為鼻鈕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寸腹下隱起篆文書
為督攝萬機凡四字此印常在內唯以印籍縫用則左
戸部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轉納皇太子璽黃金為
之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璽宮中大事用璽小事用
門下典書坊印諸侯印綬二品以上並金章紫綬三品

銀章青綬三品以上凡是五省官及中侍中省官皆為印不為章者也四品得印者銀印青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印墨綬四品以下凡開國子男及五等散品名號侯皆為銀章不為印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金銀章印及銅印並方一寸皆龜鈕四方諸藩國王之章上藩用金下藩用銀並方寸龜鈕佐官唯公府長史尚書二丞給印綬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唯當曹為官長者給印餘自非長官雖位尊並不給諸王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純朱質纁織文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

開國郡縣公散郡公玄朱綬四綵玄赤縹紺朱質玄文
織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開國縣侯伯青朱綬四
綵青赤白縹朱質青文織長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
開國縣子男名號侯開國鄉男素朱綬三綵青赤白朱
質白文織長丈四尺百二十首廣六寸一品紫綬三綵
紫黃赤純紫質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三品四品
紫黃赤純素質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三品四品
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

五品六品墨綬二綵青紺純紺質長丈四尺百首廣六寸七品八品九品黃綬二采黃白純黃質長丈二尺六十首廣五寸官品從第二以上小綬間得施玉環官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八尺廣三寸各隨綬色若服朝服則佩綬公服則佩紛官無綬者不合佩紛其鞶囊二品以上金縷三品金銀縷四品銀縷五品六品綵縷七品八品九品綵縷獸爪官無印綬者並不給佩鞶囊及爪其佩及劍一品玉具劍佩山元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

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雖四品五品並銀裝劍佩水蒼玉侍中以下通直郎以上陪位則象劍木劍也言其象真劍帶劍者入宗廟及升殿若在仗內皆解劍○後周皇帝八璽有神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運皇帝負扆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筵前之左其六璽並因舊制皆白玉為之方一寸五分高一寸螭獸鈕三公諸侯印皆方寸二分高八分龜鈕七命以上銀四命以上銅皆龜鈕三命以上銅印銅

鼻其方皆寸其高六分文曰某公官之印其組綬皇帝以蒼青朱黄白玄纁紅紫緅則侯反碧綠十有二色諸公九色自黄以下諸侯八色自白以下諸伯七色自玄以下諸子六色自纁以下諸男五色自紅以下三公之綬如諸公三孤之綬如諸侯六卿之綬如諸伯上大夫之綬如諸子中大夫之綬自紫以下士之綬自緅以下其璽印綬亦如之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常服焉宇文護始袍加下襴遂為後制○隋制神璽寶而不用受命璽

封禪則用之餘六璽行用並因舊制其綬王纁朱綬四綵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公玄朱綬四綵玄赤縹紺純朱質玄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侯伯青朱綬四綵青赤白縹純朱質青文織成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子男素朱綬三綵青赤白純朱質白文織成長丈四尺百四十首廣七寸正從一品綠綟綬四綵綠紫黃赤純綠質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從三品以上紫綬三綵紫黃赤

純紫質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及正從四品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四尺百十首廣七寸正從五品墨綬二綵青紺純緇質長丈二尺百首廣六寸自王公以下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正從一品施二玉環以下不合其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各隨綬色其鞶囊如北齊制佩一品及五等諸侯並山玄玉五品以上水蒼玉〇大唐貞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元

璽以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長壽三年改玉璽為符寶神龍元年改符寶復為璽天寶十載改傳國璽為承天之寶天子之寶八一曰神寶以臣百王鎮萬國寶而不用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三曰皇帝行寶答疏於王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勞來勳賢則用之五曰皇帝信寶徵名臣下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凡大朝會則奉寶以進於御座車駕行幸則奉寶以從於黃鉞車之內今元正朝會進神寶及受命寶若行幸則合八寶為五轝函錄封感以從其佩玉綬兼臣下之制具開元禮序例

永徽二年四月勑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上元元年八月勑文武官三品以

上金玉帶十二銙四品金魚袋十一銙五品金帶十銙

六品七品並銀帶九銙八品九品服並鍮石帶八銙庶

人服黄銅鐵帶六銙其一品以下文官並帶手巾算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帶手巾算袋亦

聽武太后天授元年九月改内外官所佩魚爲龜至神

龍元年二月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垂拱

二年正月敕文諸州都督刺史並准京官帶魚袋長壽

三年改玉璽爲符寶久視元年十月職事三品以上龜

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依

官給神龍元年改符寶復為璽至開元初九月敕文嗣
王郡王有階卑者特許佩金魚袋景雲二年四月敕文
敕令內外官依上元元年敕文官武官咸帶七事謂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袋等也鞊鞢其腰帶一品至五品並用金
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鍮石開元二年七月勑
百官所帶算袋等每朔望參日著外官衙日著餘日停
其年七月敕珠玉錦繡既令禁斷准式三品以上飾以
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

馬鐙酒杯杓依式自外悉禁斷天授二年八月左羽林大將軍建昌王攸寧借紫衫金帶九月二十六日除納言依舊著紫帶金龜借紫自此始八年二月勅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永為常式九年八月諸親王長史兼帶郡王官階卑者亦聽著紫佩魚袋二十五年五月勅緋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踰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是何道理自今以後除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魚袋

通典卷六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二十四　嘉九

天子車輅

上古聖人覩轉蓬爲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爲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以利天下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蓋圓象天輿方象地二十八橑音老

象列宿三十輻象日月前視則聽鑾和之響傍觀則覩四時之運等威既辨貴賤有序故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洎乎魏晉政敎陵遲僭踰莫禁代有變改異制殊狀君臣脅亂以致顛覆今畧舉沿革不可畢載徵其制作為車輿篇云

五輅唐 虞 夏 殷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昔人皇氏乘雲駕六羽出谷口或云車也及五龍氏乘

龍上下以理古史考云黄帝作車至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彤車乗白馬則馬駕之初也○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鈎車鈎之言不倨車揉自曲正奚仲建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殷因鈎車而制大輅禮緯曰山車乗鈎乃鈎車之象昔成湯用而郊祀有山車之瑞山車亦謂之桑根車以金根之色亦謂之大輅○周因殷輅以制木輅約木以加飾爲王五輅一曰玉輅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鍚馬面當顱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樊馬大帶也纓馬鞅也就成也皆以五采罽飾也樊音鞶下同二曰金輅

無錫以金爲婁頷之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
封三曰象輅無鉤以朱飾勒而已樊纓七就建大赤以
朝異姓以封皆以玉金象飾諸末而爲名凡言玉金象路皆此義
樊及纓五采罽飾之四曰革輅革鞔漆之無他飾以白
黑飾韋爲龍勒條飾樊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
衛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五曰木輅不革鞔漆之而已以淺黑
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就數同革輅建大麾以田以
封藩國○秦平九國蕩滅典籍舊制多亡因金根車用

金爲飾謂金根車而爲帝軫玄旗皂斿以從水德復法水數駕馬以六夏太康盤遊無度昆弟五人作歌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則六馬非始於秦制但法水數故相符云爾○漢武帝天漢四年始定輿服之制郊祀所乘謂之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其儀甚盛不必師古及王莽篡位武車常軔如振反車輪木也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後漢光武平公孫述始獲葆車輿輦而因舊制金根車擬周之玉輅最尊者也輪皆朱斑重牙貳轂兩轄轂外復有一轂抱轄其外乃復設轄抱銅置其中東京賦曰金薄重輪貳轄疏轂飛軨注飛軨畫緹油繫於軸上

繆龍爲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較在箱上說文曰橫文畫藩藩箱也通俗文曰車箱爲較文虎伏軾龍首衘軛左右吉陽筩徒冬反鸞雀立衡橫文畫輈羽蓋華蚤徐廣曰翠羽蓋黄裏所謂黄屋車也金華施橑末有二十八枚即蓋弓也建大旂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鍚金鍐方釳許乞反插以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爲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是爲德車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爲副其駕玄馬六因秦不改或云始自漢制許慎五經異義說天子駕六馬以經言時乘六龍以御天蓋乃因陰陽之氣乘六上下非爲禮制按周官校人掌王馬

之政凡擇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同駕駟皆有四方之事詩云四牡彭彭是也○魏武王受漢獻帝命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至明帝景初中山茌縣黄龍見以爲魏得地統服色尚黄戎事乘黑首白馬齊王正始中詔出入必御輦乘輿○晉武帝承魏陳留王命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及受禪設玉金象革木五輅竝爲法駕旗旂服用悉取周制文物華藻因金根車更增其飾朱斑漆輪加畫㩻文兩箱之後加玳瑁爲鵾翅金銀雕飾時人亦

謂爲金鵰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槖而施之棨戟韜以黻繡上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氂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是爲左纛輮皆曲取禮緯山車垂鉤之義玉輅駕駟以黒金象革木駕駟以黄金爲文髦插以翟尾象鑣鏤鍚金鍐方釳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五輅皆有錫鑾之飾和鈴之響鉤膺玉瓖龍輈華轙魚倚反朱幩音汾法駕行則五輅各有所主復制金根車法漢之文物駕四馬不建旗幟

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東晉元帝始建大輅戎輅各一（以殷人祀用大輅周人即戎用戎輅故也）因金根車飾皆駕黑駟是爲玄牡安帝義熙中平關洛得姚興爲車輦或時乘用焉○宋孝武大明中尚書左丞荀萬秋改造五輅依晉金根車加赤漆檳畫玉飾諸末建青旗十有二斿駕駟以玄復因漢之安車章施羽葆蓋以祀以金根爲金輅建青旗駕玄馬四羽葆蓋以賓象革木輅並擬玉輅漆檳畫羽葆蓋象輅視朝革輅即戎二輅並建赤旗駕玄

馬四木輅建赤麾以田駕赤馬四大事法駕五輅俱出次赤次白

○齊武帝永平初伏曼容議齊德尚青車旗先青次黑軍容戎事宜依漢道行運之色因宋金根車而脩玉輅畫輪金塗兩箱上望板前優游通緣金塗鏤鍱音葉碧紋箱鏨鏤金薄帖兩箱外織成衣兩箱裏金塗鏤回釘玳瑁帖望板箱上帖金博山優游上和鑾立花趺銜鈴銀帶玳瑁筩優游下隱膝裏施金塗鏤回花釘織成文優游橫前施玳瑁帖金塗花釘金塗倒龍後損鏨銀玳

瑁鼊甲金塗花沓望板金塗受福望龍諸校飾軛及諸末皆螭龍首龍形板在車前銀帶花獸金塗受福緣裏邊鏤鍱玳瑁織成衣裏金塗鏤回花釘外金塗博山辟邪障鳳凰銜花升蓋金塗鏤鍱二十八爪支子花黃錦外衣複碧絹漆布緣油頂絳絲織成顔芚徒昆反赭舌孔雀毛複錦緣紋隨陰懸諸珠蜂佩金塗鈴雲朱結綵綬雜色眞孔雀毦一轅漆畫車衡銀花帶衡上金塗博山四鸞鳥立花趺銜鈴龍首銜軛插翟尾上下花沓絳緣

絲的望繩八枚斿有十二斿畫升龍竿首金塗龍銜大鄒幡真旄棨戟織成衣金塗沓駐及受福金塗鴈鏤鍱漆安立牀在車中錦複黃紋爲安立衣錦複黃紋障泥八幅長九尺綠紅錦芘帶織成花五輅江左相承駕駟左右騑爲六施絳絲遊御繩其重轂貳轄飛軨幡赤油金紫真旄左纛置左騑馬軛上金鍐方釳繁（音鞶）纓金塗紫皮帶真旄横在馬膺前其鏤錫皆如古制初加玉輅爲重蓋棲寶鳳凰綴金鑷珠璫玉蜯珮四角金龍銜五

采毦又麒麟頭加以綵畫馬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啓曰凡蓋圓象天軫方象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諸志錄殊爲乖衷又假爲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或可施至建武中明帝乃省重蓋金輅之飾如玉輅而減少象輅減金輅革輅如象輅而尤減木輅如革輅建大赤麾首施大罽幡玉輅金輅建碧旂象輅木輅建赤旂○梁武帝初因齊制天監三年五輅旗麾同用赤而斿不異以從行運所尚也七年帝據周禮玉輅以祀

金輅以賓今祀乘金輅詔下詳議周揺謂金輅爲齊車本不闗於祭祀於是改陵廟皆乘玉輅轡以朱絲○陳初因梁文帝天嘉初令劉仲舉議錯綜漢晉舊飾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輅皆金薄交龍爲輿倚較文豹伏軾虬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𢷬文畫轓綠油蓋黄紋裏相思橑金華末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各依方色加棨戟於車之右韜以黻繡獸頭幡長丈四尺懸於戟杪玉輅正副同駕六馬餘皆駕駟竝金文髦插於翟尾玉爲

鏤錫以緌畫蛙蟆幡綴兩頭易漢之飛軨五輅兩箱後皆玳瑁爲鶂翅金銀雕飾兩箱裏衣紅錦金花帖釘上用紅錦爲後襜青紋純帶夏花簟冬綺繡褥○後魏道武帝天興初脩軒冕制乾象等輦草刱制度多違舊章至孝文太和中議曹令李韶更議改正唯備五輅各依方色其餘車輦猶未能具明帝熙平中侍中崔光等議大造車服五輅竝駕五馬亦無經據○北齊車服制度多因後魏天保中所乘是太和中李韶所制五輅○後

周依周禮設六官置司輅之職掌公車之政辨其名品物色皇帝之輅十有二等一曰蒼輅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輅以祀東方上帝三曰朱輅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黄輅以祭地祇中央上帝五曰白輅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玄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神州此六輅通漆之而無他飾即周木輅遺象也馬皆疏面之斿就以方色俱十有二七曰玉輅以享先皇加元服納后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享諸侯

耕籍九曰金輅以祭星辰視朔十曰象輅以望秩羣祀
十一曰革輅十二曰木輅此六輅漆畫之用玉碧金象
革物飾諸末錫面金鉤就以五采俱十有二其輅之飾
重輪重較加茸馬皇帝之輅輿廣六尺有六寸畫輪輞
衡以雲牙箱飾櫖文內畫以雜獸獸伏軾麃倚較三辰
之常玄青蒼等旗畫繢之六仞曳地設和鑾以節趨行
圓蓋方輿以象天地○隋開皇元年內史令李德林奏
後魏輿輦乖制請廢唯留後魏太和時李韶所制五輅

北齊所遵者後著令制玉輅青質重箱盤輿左龍右虎金鳳翅畫𧲣文軛左立纛金鳳一在軾前八鑾在衡二鈴在軾龍輈之上前設障塵青蓋裏繡斿帶金博山綴以鏡子下垂八珮樹四十葆羽輪皆朱斑重牙複轄左建太常十有二斿皆畫升龍日月其長曳地右載闟他合反戟長四尺闊三尺黻文旗首金龍頭銜鈴及緌垂以結綬駕蒼龍金鍐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有二就皆五采繒罽為飾天子祭祀納后則乘之金輅赤質

左建旟畫飛隼右建闒戟盤輿鳳翅等竝同玉輅駕赤騮臨朝會同饗射飲至則乘之象輅黃質左建旌畫麟右建闒戟駕黃騮祀后土則乘之革輅白質鞔以革左建旗畫騶虞右建闒戟駕白駱巡狩臨兵則乘之木輅黑質漆之左建旐畫玄武右闒戟駕黑騮田獵則乘之其五輅竝駕六馬馬飾皆同玉輅復制安車重輿曲壁紫油纁裏通幰朱絲絡網朱鞶纓駕赤騮臨幸所乘按隋氏五輅遠酌周禮旗斿藻飾近約漢制文質相半○大唐因隋制玉金象革木

是爲天子五輅玉輅青質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畫櫝文鳥獸黄屋左纛金鳳一在軾前十二鑾在衡正輅鑾數同副輅耕根車則八二鈴在軾龍輈前設障塵青蓋黄裏三層繡飾上設博山方鏡下圓鏡樹羽輪金根朱斑重牙左建旂十有二斿畫升龍其長曳地青繡綢杠右載闟戟長四尺廣三尺黻文旂首金龍銜錦結綬及纓帶垂鈴金鍐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有二就祭祀納后供之金輅赤質餘同玉輅駕赤騮饗射祀還飲至則供

之象輅黃質餘同金輅駕黃騮行道則供之革輅白質鞔以革餘同象輅駕白騮巡狩臨兵事則供之木輅黑質漆之餘同革輅駕黑騮田獵則供之旌旗鞶纓及蓋皆從輅色其蓋文裏俱用黃其鏤錫五輅竝同其飾武德初著令天子鑾輅玉金象革木五等屬車十乘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耕根車安車四望車羊車貞觀元年十一月始加黃鉞車豹尾車通為十二乘以為儀伏之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

鹵簿之内若大陳設行則分左右施於儀仗之中高祖太宗大禮則乘輅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御輦至武太后以為常玄宗以輦不中禮廢而不用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内其五輅腰輿陳於鹵簿而已

副車五牛旗輦附　秦　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大唐

秦平天下以諸侯所乘之車為副○漢制安車立車各五乘為乘輿副車輪皆朱斑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

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
㦸文畫輈羽葢華蚤建大旂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駕
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
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爲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
斗其馬各如方色白馬者朱其髦尾爲朱鬛云所御駕
六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應劭漢官鹵簿圖曰乘輿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爲副
○魏因漢制五時副車罯髦頭雲罕○晉制五安車五
立車合十乘名五時車俗謂五帝車建旗十二斿各如

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旗安車則斜注駕馬不易漢制左右騑金鍐鏤錫黄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東晉過江副車遺缺有事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制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爲義蓋取負重致遠而安穩旗常纏而不舒所謂德車結旌唯天子親戎五旗舒斾所謂武車綏旌○宋因晉而無副車○齊王儉議時乘輿無副昔周五輅大朝臨軒權列三輅今衣書十二乘楯榆轂輪簟子壁緣油衣箱外緣紗明油幢絡通幰竿刺代棟梁柣檽頁形龍牵支子花頭轅後仗神執承幄

皆金塗鉸具轒音次古副車之象也亦曰五時副車青萌車是謂𨏥他合反幰車○梁依晉制五牛旗車左青赤右白黑黄居其中象古之五時副車也復制衣書車一曰副車○陳因舊制五時副車飾同五輅竝駕六馬○隋因陳制五時副車色及旗章一同正輅唯降二等駕用四馬○大唐之制副輅五乘大駕行幸皆次於五輅後爲副又五牛旗轝五黄牛旗處内赤青在左白黑在右各八人執左右威衛隊正各一人檢校大駕鹵簿在小轝後

戎車　周　漢　魏　晉　宋　齊以後

周巾車氏革輅即戎車僕掌戎輅之萃音倅廣古曠反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音磬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輅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謂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謂馳敵致師之車也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漢因周有輕車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輻音福輒弩服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藏於武庫大駕出次屬車在鹵簿中孫子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爲先驅又爲屬車輕車爲後殿也戎車其飾如耕車蕃以矛麾金鼓折幢翳轓

胄甲弩之箙通俗文曰前箙謂之步叉○魏景初改正朔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太始中竝建赤旗○晉制輕車駕二馬古之戰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輿輪洞朱建矛戟麾幢置弩於軾上大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後○宋依漢制戎車建矛麾邪注之載金鼓羽幢置甲弩於軾上輕車之制因漢不易以武剛車爲殿○齊梁以下及後周與隋或竝用之

獵車蹋武車闟戟車附　周　漢　魏　晉　宋

周謂之竒車曲禮曰國君不乗竒車注云獵車也巾車氏木輅以田○漢制其飾如安車重輞縵輪繆龍繞之一曰闟猪車親校獵乗之○魏因漢制改名蹋輪車○晉因魏制一名闟戟車○宋因晉制自後無聞

指南車有熊氏　周　後漢　魏　東晉　宋　齊　梁　後魏　大唐

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將士皆迷四方黄帝於是作指南車以示方故後常建焉出崔豹古今注○周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公爲司

南之制使載之南周年至國故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車法具在尚方故事其制未詳○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紹而作焉車上有木仙人舉手常指南車箱迴轉所指徵差晉亂復亡○東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平長安始得此車復修之一名司南車駕駟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迴運而手恒指南大駕出行為先啓之乘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迴曲

頻驟猶湏人力正之范陽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謂宜更造○宋順帝昇明中齊高帝爲相命冲之造焉車成使撫軍將軍丹陽尹王僧虔等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廻未嘗移變○齊因宋制加飾四周箱上施屋指南人衣裙襦天衣在箱中上四角皆施龍子竿懸雜色眞孔雀毦布皂複幔駕牛皆銅鉸飾○梁復名司南車大駕出爲先啓之乘○後魏太武帝使工人郭善明造之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明酖殺之○大唐修之

備於大駕行則先導

記里鼓車東晉　宋　齊　梁　大唐

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滅後秦所獲未詳其所由來制如指南車駕駟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崔豹古今注云一名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執槌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一層擊鐲尚方故事有其作法然未詳之○宋因之不易大駕鹵簿次指南車後○齊因宋制飾加華蓋子襟衣漆畫鼓機皆在內也○梁因齊制改駕以牛○大唐復脩大駕鹵簿次

指南車後

白鷺車隋　大唐

隋一名鼓吹車車上施層樓樓上有翔鷺棲焉○大唐之制因之駕四馬大駕出在記里鼓車後

鸞旗車漢　晉　宋　大唐

漢制鸞旗車編羽旄列繫幢傍胡廣曰以銅作鸞鳥於車衡上○晉宋因之駕四馬先路所載○大唐備於大駕鹵簿次白鷺車後

辟惡車 秦 大唐

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禳祓不祥太僕令一人在車前執弓箭出崔豹古今注○大唐之制駕四馬大駕出在鸞旗車後

皮軒車 漢 晉 宋 大唐

漢制皮軒車以虎皮爲軒○晉宋相因駕四馬皆大夫載自後無聞○大唐備之大駕鹵簿次於辟惡車後

耕根車 漢 魏 宋 晉 齊 大唐

漢制耕根車如副車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轒耒耜之箙上親耕所乘也桓譚謂揚雄曰君之為黄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蚤華芝及鳳凰三蓋之屬皆玄黄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魏因之建赤旗○晉因之駕駟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一名三蓋車○宋因之○隋以青爲質三重蓋羽葆雕裝同玉輅駕六馬其軾平以青囊盛耒耜而加之籍田則乘之○大唐因隋其飾不易大駕行則備焉

安車周　漢　晉　宋　齊　隋　大唐

周制致仕之老及后乘之○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
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蔡邕曰五安五立徐廣曰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
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建大斿十有二斿駕六馬餘
皆駕四皇太子皇子公列侯皆乘之自漢以後亦爲副
車○晉制因之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竝駕四三公下
至九卿各一乘公駕三特進駕二卿駕一○宋因之○
齊制諸王三公國公列侯等禮行則乘之○隋制金飾
紫通幰朱裏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大唐之制以

金飾駕四馬臨幸則乘之大駕出在耕根車後

四望車　齊　隋　大唐

齊四望車通幰油幢絡斑漆輪轂亦曰皂輪車以加貴臣○隋制同犢車黄金飾青油幢朱裏紫通幰紫絲網駕一牛拜陵臨弔則乘之○大唐之制以金飾駕四馬拜陵臨弔則乘之大駕出在安車後也

遊車　漢　晉　宋

漢制九遊車九乘大駕爲先乘○晉宋因之自後無聞

羊車

晉 齊 梁 隋 大唐

晉制羊車一名輦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武帝太始中羊琇乘司隸糾罪免官○齊依之因制漆畫牽車小形如輿金塗縱容錦衣箱裏隱漆後戶牙蘭轅枕後捎幰竿代棟梁皆金塗鉸飾御及皇太子所乘也○梁因制羊車亦名輦上如軺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數人引之貴賤通得乘之名牽子也○隋大業始置焉金寶飾紫幰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環髻服青衣年十四五

者乘之謂之羊車小吏駕果下馬其大如羊○大唐因之小吏十四人

畫輪車晉宋以後

晉制畫輪車駕牛以采漆畫輪轂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緑油纁朱絲青交絡其上形如輦其下猶犢車貴者不乘大駕次羊車後也○宋齊梁相因爲羣公所乘自後無聞

鼓吹車梁

梁制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凡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在殿庭則畫筍簴爲樓上有翔鷺棲烏或爲鶴形自後無聞

象車晉

晉武帝太康中平吴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載鼓吹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入庭大駕鹵簿行則試橋道自後不見

黄鉞車晉 大唐

晉制黄鉞車駕一馬大駕行次於華蓋後御麾左右又有金鉞車金鉦車並駕三馬○大唐貞觀以後加之備於大駕鹵簿天寶元年改爲金鉞車

豹尾車 周 漢 晉 宋 大唐

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又以尾者言謙也古者軍正建之崔豹古今注云○漢制大駕出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出屬車三十六乘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比之省中胡廣曰施於道路豹尾之内爲省中○晉因之在鹵簿之末○宋志徐廣按淮南

子云軍正執豹皮以正其衆禮記曰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乘輿豹尾以其義類○大唐之制大駕出在黄鉞車後駕二馬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執之

建華車晉

晉制建華車二乘駕四馬大駕分在左右行自後無聞

通典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六十五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二十五 嘉十

皇太后皇后車輅周 漢 後漢 晉 宋 齊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重翟翟雉羽兩重爲蔽從王祭祀所乘也

厭翟勒面繢總厭翟次其羽使相迫近厭其本也勒面謂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繢總以畫

繒爲之從王賓饗所乘也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安車坐乘車也凡婦人車皆坐乘容謂幨車鷖青黑色繒爲之無蔽朝見於王所乘去飾翟車貝面組總有幄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貝面貝飾勒之當面有幄則無蓋如今軿車后乘以出桑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輦車不言飾明無翟總之飾后居宮從容所乘但漆而已爲輇輪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御風塵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漢皇后鸞輅青羽蓋駕四馬旂九斿○後漢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駕皆御金根車重翟羽蓋加青交絡帷裳其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欑文畫輈黄金塗五末五末轅一轂二軛二共五也蓋施金花駕三馬左右騑

應劭漢官儀明帝永平元年光烈皇后葬䰟車駕軨青羽蓋駕四馬旂九斿前有方相鳳凰車此因前漢舊制也○晉制后乘重翟羽蓋金根車加青絡青帷裳雲虡畫輈黃金塗五末蓋爪施金華駕三馬左右騑其廟見小駕則乘紫罽軿車飾及駕馬如重翟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輪車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騩音貴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爲副又金博山騑紫絳罽車皆駕三騩馬○宋因之法駕乘重翟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元嘉中東宮儀記云中宮僕御重翟金根車○齊因之重

翟車加金塗校具白地人馬錦帖箱隱膝後戶白牙的帖金塗面釘漆畫輪鐵鉗金塗從容後路錁師子鎋軛皆施金塗螭首及龍雀等諸飾軛衡上施金博山又有金塗長角巴首蓋飾金塗爪支子花二十八青油捩碧絹黃紋蓋漆布箱紫頳黃紋紫紋隨陰碧芚（徒昆反）外上施絳紫絲絡碧旂九斿棨戟○後魏熙平中有司奏紹議皇后之輅其從祀則御金根車親桑則御雲母車歸寧則御紫罽車游行御安車弔問御紺罽車並駕四馬

○北齊因之○後周皇后之車十二等一曰重翟以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二曰厭翟以祀陰社三曰翟輅以採桑四曰翠輅以從皇帝見賓客五曰雕輅以歸寧六曰篆輅以臨諸道法門六輅皆錫面朱總金鉤七曰蒼輅以適命婦八曰青輅九曰朱輅十曰黄輅十一曰白輅十二曰玄輅五時常出入則供之六輅皆疏面繢總○隋開皇初李德林奏用後魏熙平蘇紹議皇后之輅後著令制重翟青質金飾諸末朱輪金根朱

牙其箱飾以重翟羽青油幢朱裏通幰繡紫帷朱絲絡網繡紫絡帶八鸞在衡鏤錫鞶纓十二就金鍐方釳插翟尾朱總駕蒼龍受冊從祀郊禖享廟則供之厭翟赤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其箱飾以翟羽紫油幢朱裏通幰紅錦帷朱絲絡網紅錦帶餘如重翟駕赤騮親桑供之翟車黄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車側飾以翟羽黄油幢黄裏通幰白紅錦帷朱絲絡網白紅錦絡帶餘如重翟駕黄騮歸寧則供之諸鞶纓之色皆從車質安

車赤質金飾紫通幰朱裏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輦金飾同於蓬輦通幰班輪駕四馬宮苑近行則乘之屬車三十六乘○大唐因隋制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其飾不易又制四望車紫油朱質通畫絡帶拜陵臨弔則供之又制金根車朱質紫油通幰油畫絡帶朱絲絡網常行則供之

皇太子皇子車輅 周 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巾車氏掌王五輅金輅建大旂以封同姓（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若魯衛之屬）○漢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飛軨青蓋金花倚虎伏鹿櫖文畫轓吉陽筩文金塗五末旂九斿降龍皇子爲王錫以乗之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騑三馬（名皇孫車）○魏因之文帝問東平王有輅爲是特賜乎鄭稱對曰天子五輅金輅以封同姓諸侯得與天子同乗金輅非特賜○晉因魏安車而駕三馬非法駕則乗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絕絡兩箱裏飾黄金

漆塗五末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輪耳王青
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騑○東晉安帝時乘後
山安車制如金輅○宋因之皇子爲王亦錫以皇太子
之安車皇孫綠車亦因舊法○齊皇太子乘象輅校飾
如御旂旗九斿降龍○梁因齊象輅制鸞輅駕三左右
騑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斿降龍青蓋畫幡文輈黄
金塗五末以畫輪車爲副常乘畫輪則衣書車爲副其
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絕絡兩箱裏飾以金錦○

陳因梁制○後魏乘金輅朱蓋赤質駕四馬○北齊因之○隋皇太子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櫨文鳥獸黄屋伏鹿軾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障塵朱蓋黄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斿右載闟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緌駕赤騮四八鑾在衡二鈴在軾金鑁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九就從祀享廟正冬大朝納妃則乘之軺車金飾諸末紫通幰朱裏駕一馬五日常朝及朝饗宫官出入行道則乘之四望車金飾諸末紫油幢通

幰朱裏朱絲絡網駕一馬弔臨則乘之○大唐因隋制

公侯大夫等車輅周　漢　後漢　晉　宋　齊　梁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巾車掌王五輅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異姓王甥舅也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也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又曰服車五乘服車服事者之車也孤乘夏篆謂五色畫轂約也卿乘夏縵夏縵亦五采畫無篆大夫乘墨車墨車不畫但以漆革車而已士乘棧車不革輓而漆也庶人乘役車箱方可載任器以供役○漢景帝中元五年

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皁布蓋千石以上皁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蓋杠其餘皆青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特熊居前麋皆居左右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裳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功曹車皆兩大車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此追捕考按有所勑取

者所乘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公卿二千石郊廟明堂祀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安車大行載車飾如金根施組連壁交結四角金龍首銜壁垂五綵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㰐文畫轓長輿車等駕布施馬布施馬者純白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為武文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五吏賦曹督賊功曹皆帶劒三車導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牛車武帝推恩之末諸侯有寡弱者乘牛車其後牛車稍通貴者所乘○後漢制諸侯乘安車朱班輪飛軨

倚鹿較伏熊軾皂繒蓋黑轓右騑旂九斿鏤錫又旄朱鑣繸末鹿文絳扇汗青翅鸞尾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千石六百石朱左轓○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以賜王公皂輪車駕牛形如犢車皂漆較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勲德者特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如犢車皂輪但不漆轂王公大臣有勲德特給之通幰車駕牛如犢車但舉其幰通覆車上諸王三公並

乘之武帝詔給魏舒陽燧四望小車三望如四望油幢給車如三望而減王公加禮者乘次三望平乘車竹篷子壁措軸爲輪通幰其後形龍韋金塗支子花細轅頭後稍沓伏神承塗庚人亦然三公諸王所乘自四望至平乘皆銅校飾諸公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自祭酒掾下及令史皆皁零特進以下諸將軍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三公九卿二千石皆大車立乘駕四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駕四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騑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繒旗斿公

八侯七卿五皆畫降龍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銅五末駕二千石六百石朱左轓王公之元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旗七斿封侯之元子五斿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導從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所乘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轂赤屏白蓋赤帷裳追捕刼取者所乘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衡軶追鋒車去小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以迅速爲名戎陣之間是爲傳乘軺車古將軍所乘傳也按漢輜軿貴而

賤軺車魏晉貴軺車而賤輜軿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軺車黑耳有後戸僕射但有後戸無耳並皂輪也○

宋因晉有追鋒車雲母車四望車公及列侯所乘安車依漢舊制駕二馬旂旗斿王公八侯七卿五皆降龍公卿中二千石郊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四他出去位致仕皆安車四馬中二千石皆皂蓋朱轓銅五末駕二右騑王公之世子攝命治國者安車駕三旗七斿侯世子五斿○齊制黃屋車建碧旂九斿九斿鸞輅也蓋以黃絡爲裏金塗較具絳絲九命上公所乘青蓋安車朱轓班輪駕一左右騑通

幰車爲副諸王禮行所乘皂蓋安車朱轓漆班輪駕一通幰牛車爲副三公禮行所乘安車黒耳皂蓋爲車朱轓駕一牛車爲副國公列侯禮行所乘馬車駕一九卿領護二衛驍游四軍五校從郊陵所所乘餘同晉法○梁制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給軺車駕牛伏兎箱青油幢朱絲絡網轂皆黒漆天監二年令三公開府尚書令給鹿轓軺施耳後戶皂輞尚書僕射左右光禄大夫侍中中書監秘書監給鳳輅軺後戶皂輞領護國子祭

酒太子詹事尚書侍中列卿等給聊泥軺無後戶漆輪
車騎驃騎及諸王除刺史帶將軍給龍雀軺以金銀飾
御史中丞給方蓋軺形小如傘諸王三公有勲德者皆
特加皂輪車駕牛形如犢車但烏漆輪轂黄金雕裝上
加青油幢朱絲絡通幰王公加禮者給油幢絡車駕牛
朱輪華轂○後魏三公及王車朱屋青蓋制同五輅名
曰高車駕三馬庶姓王侯及尚書令僕射以下列卿以
上並給軺車駕一馬或乘四望通幰車駕一牛○北齊

因之庶姓王儀同三司以下翟尾扇紫傘皇宗及三品以上官青傘朱裏其青傘碧裏達於士人不禁正從一品執事散官及儀同三司乗油朱絡網車車牛飾得用金塗及純銀五品乗卷通幰車車牛金飾七品以上乗偏幰車車牛飾以銅○後周諸公之輅九方輅各象方之色碧輅金輅皆錫面鞶纓九就金鉤象輅犀輅貝輅草輅篆輅木輅皆疏面鞶纓九就皆以朱白蒼三采諸侯自方輅而下八無碧輅諸伯自方輅而下七無金輅諸子

自方輅而下六無象輅諸男自方輅而下五又無犀輅凡就各如其命三公之車輅九祀輅犀輅貝輅篆輅木輅夏篆夏縵墨車輚車自篆以下金塗諸末錫鑿纓金鈎木輅以下銅飾諸末疏鑿纓皆九就三孤自祀輅而下八無犀輅六卿自祀輅而下七又無貝輅上大夫自祀輅而下六又無篆輅中大夫自祀輅而下五又無木輅下大夫自祀輅而下四又無夏篆士車三祀車墨車輚車凡就各如其命數自孤以下就以朱綠二采○隋

制公及一品象輅黄質象飾諸末建旗畫以鳥隼受冊告廟升壇上任親迎及葬則乗之侯伯及二品三品革輅白質建旗畫熊虎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乗之子男及四品木輅漆飾建旐畫龜蛇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乗之象輅以下斿及就數各依爵品犢車則𩲸武賜楊彪七香車也駕牛自王公以下至五品以上並給乗之三品以上青幰朱裏五品以上紺幰碧裏皆白銅裝唯有參謁及弔喪者則不張幰而乗鐵裝車六品以下不給

任自乘犢車弗許施幰而乘初五品以上乘偏幰車其後嫌其不美停不行用以白幰代之三品以上通幰車則青壁一品軺車油幰朱網唯車輅一等聽敕始得乘之○大唐王公以下車輅親王及武職一品象輅自餘及二品三品革輅四品木輅五品軺車象輅朱班輪八鑾在衡左建旂（旂畫龍一升一降）右載闟戟革輅以革飾左建旜（通帛為旜）餘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軺車曲壁青通幰諸輅質蓋旂旜皆朱一品九斿二品八斿三品

七旒四品六旒其鞶纓就數皆準此

主妃命婦等車

漢　晉　宋　齊　梁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漢制長公主乘赤罽軿車大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軿車大貴人加節畫輈皆右騑公列侯及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親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交絡帷裳皆皂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軿銅五末○晉制三夫人油軿車駕兩馬左騑其貴人加節畫輈三夫人助蠶乘青交絡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車九嬪世婦乘

駢車駕三長公主赤罽軿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皆油軿車駕兩馬右騑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絡以紫絳罽軿車駕三爲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絡安車駕三諸王妃公太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蠶乘皂交絡車駕三諸郡公侯監國嗣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世婦命婦助蠶乘皂交絡安車儷駕郡縣公侯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

皆左騑皂交絡皂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乗朝車王妃特進夫人封君安車駕三皂交絡封縣鄉君油軿車駕兩馬右騑○宋制公主安車以紫絳罽軿車爲副駕三九嬪世婦軿車駕一王妃特進夫人封君皂交絡安車駕三其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軿駕二右騑公列侯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所乗依漢故事○齊制皇太子妃厭翟車如重翟飾而微減油絡畫安車公主王妃三公特進夫人所乗其貴人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三公

妃特進夫人所乘正副皆依漢晉○梁天監二年令上臺六宮長公主公主諸王太妃皆得乘青油𦆯幢通幰車𦆯幢湼幰爲副綵女皇女諸王嗣子侯夫人皆乘赤油𦆯幢車以湼幰爲副侍女直乘湼幰二乘○北齊制諸公主乘油朱絡網車車中飾用金塗及純銀○後周制諸公夫人之輅車九獻翟翟輅翠輅皆錫面朱總金鉤雕輅篆輅皆勒面刻白黑韋爲當顱繢總朱輅黃輅白輅玄輅皆雕面刻漆韋爲當顱鷖總青黑色繒其著如朱總諸侯夫人自翟輅

而下八諸伯夫人自翠輅而下七諸子夫人自雕輅而下六諸男夫人自篆輅而下五䡅纓就數各視其君三妃三公夫人之輅九篆輅朱輅黄輅白輅玄輅皆勒面繢總夏篆夏縵墨車棧車皆雕面鷖總三㚤由力反三孤内子自朱輅而下八六嬪六卿内子自黄輅而下七上媛婦中大夫孺人自玄輅而下五下媛婦大夫孺人自夏篆而下四女御婉士婦人自夏縵而下三其䡅纓就各以其等皆簟笰漆之君以赤卿大夫士以玄君駕四

三輈六轡卿大夫駕三二輈五轡士駕二一輈四轡○
隋制皇太子妃乗翟車以赤爲質駕三馬畫轅金飾犢
車爲副紫幰朱網絡良娣以下並乗犢車青幰朱裏三
公夫人公主王妃並犢車紫幰朱網絡五品以上命婦
並乗青幰與其夫同○大唐制内命婦夫人乗厭翟車
嬪乗翟車婕妤以下乗安車各駕二馬外命婦公主王
妃乗厭翟車駕二馬自餘一品乗白銅飾犢車青通幰
朱裏油幢朱絲絡網駕牛二品以下去油幢絡網四品

青偏幔其王公以下車輅皆太僕官造貯掌之若受制行册命及二時巡陵婚葬則給之

通典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六十六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二十六 嘉十一

輦輿 夏 殷 周 秦 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後魏 隋 大唐

夏氏末代制輦按輦人所輦也傅玄子曰夏名輦曰輿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即輦也不知何代去其輪司馬法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王后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為輇輪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禦風塵也以羽

作小蓋為騎曰○秦以輦為人君之乘○漢因之以雕玉為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魏晉小出則乘輦亦名乘輿○東晉過江亡其制度至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宋因之按小輿軿車今犢車之流○齊因之而盛增其飾竹蓬箱外鑿鏤金薄碧紗衣織成芼徒昆反錦衣箱裏及仰頂隱膝後戶金塗鏤面釘瑇瑁帖金塗松精登仙花鈿綠四望紗萌子上下前後眉

鏤鍱轅枕長角龍白牙蘭璛瑁金塗校飾漆障形板在
蘭前金銀花獸攫天代龍師子鏤面榆花鈿金龍虎扶
轅軛上金鳳凰鈴鑠銀口帶星後梢璛瑁帖金塗花苜
銀星花獸幔竿杖金塗龍牽縱橫長䋄又制卧輦校飾
如坐輦不堪服用復制小輿形如軺車小行幸則乘之
○梁制小輿似軺車金裝漆畫施八橫元正大會乘出
上殿西堂舉哀亦乘之行則從後又制步輿方四尺上
施隱漆人輿上殿天子至下賤通得乘之復制副輦加

笨步本反如犢車通幰朱絡謂之蓬輦○後魏道武帝天興初始修軒冕制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雲罕星經曰昴畢爲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山林奇瑞遊麟飛鳳朱雀玄武騶虞青龍駕二十四馬又制大樓輦車龍輈加玉飾四轂六衡方輿圓蓋金雞樹羽寶鐸旒蘇鸞雀立衡螭龍銜軛建太常畫升龍日月駕二十牛又制象輦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旒蘇金鈴玉佩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復有游觀小樓等輦駕十五馬車

等草創修制多違舊章○隋制輦而不施輪通幰朱絡飾以金玉而人荷之又依梁制副輦復制輿如輦而小宮苑私宴御之小輿方形同幄帳自閤内升正殿御之○大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轝有三一曰五色轝二曰常平轝三曰腰轝大駕鹵簿先五輅以行

旌旗夏　殷　周　秦　漢　後周

黃帝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制陣法設五旗五麾○夏氏奚仲為車正建旗斿旐以別尊卑等級○殷因之○周制司常掌九旗王建太常畫日月於縿首象天明也其制杠長九仞以素錦綢之以絳帛一幅為縿附於杠畫龍於縿上又屬十二斿於縿首長十二仞每斿皆畫交龍十三其杠首仍注五采羽於上縿音所感反諸侯建旂交龍為旂畫交龍者一象升朝一象下復諸侯五等若從王田獵同建皆九斿象大火九星斿仍各隨命數孤卿建旜通帛為旜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周尚赤旌旗皆絳杠仍旗斿各隨命數大夫士建物雜帛為物以素飾其側杠仍各隨命數言以先王正道佐職白殷之色也師都建旗熊虎為旗六鄉六遂大夫謂之師都都人所聚畫熊虎者

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考工記曰熊旗六斿以象伐伐白虎宿也州里建旟鳥隼為旟畫鳥隼者象其勇健縣鄙建旐龜蛇為旐象其扞難辟害四斿象營室玄武宿也道車載旞道車象輅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所乘全羽為旞全羽析羽皆象文德夏采注云禹貢徐州貢夏翟羽有虞氏以為緌後染羽用之斿車載旌析羽為旌大麾以田夏后氏之正色大白以即戎殷之正色翿旌君射於國中以翿旌為獲白羽與朱羽揉鴻脰韜杠三仞龍旂君射於境所用也畫龍於通帛之旂上○秦水德旗斿皆尚黑其制未詳○漢制龍旂九斿七仞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五仞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五仞以象參伐龜蛇旐四斿

四仞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諸侯以下之所建也○後周太常畫三辰(日月五星)旂畫青龍(天子升龍諸侯交龍)旟畫朱鳥旌畫黃麟旗畫白虎旐畫玄武皆加雲氣其旜物在軍亦畫其事號加之以雲氣徽幟亦如之(通帛為旜雜帛為物事號所書其人官與姓名之事號徽幟亦書之)旌節又畫白虎而析羽於其上又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祀蒼赤黃白玄等旗三辰之常畫繢之旗六以充王輅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龍旗三曰朱雀旟四曰黃麟旌五曰

白虎旂六曰玄武旐皆左建旗而右建闟戟又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旞以供師帥三曰旆音伐以供旅師四曰旆以供卒長諸公方輅碧輅建旂金輅建旟象輅建物木輅建旐諸侯自金輅而下如諸公之旗諸伯自象輅而下如諸侯之旗諸子自犀輅而下如諸伯之旗諸男自篆輅而下如諸子之旗三公犀輅貝輅篆輅建旟旐夏篆夏縵及輚車建物孤卿以下各以其等其旗旌杠皇帝六仞諸侯五大夫四士三斿

皇帝曳地諸侯及軹大夫及轂士及軫凡注毛於杠首曰綏析羽曰旌全羽曰旞其縿皇帝諸侯加以弧韣闟戟方六尺而被之以黻唯皇帝諸侯輅建焉闟戟杠綢與旗同

鹵簿屬車附○秦　漢　後漢　晉　東晉　宋　後魏　隋　大唐

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周制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以給遊燕及恩惠之賜從軍所載財貨輜重之車車後開戶作之有功有沽良車功多散車功少鄭玄曰作之有功有沽沽麄也則屬車之流周末諸侯有貳車九乘秦滅九國而兼其車服故屬車八十一乘薛綜曰屬者相連屬也皆在後行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車皆皂蓋赤裏朱轓輜戈矛

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爲省中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施之道路故須過後屯圍乃得解罷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軍正執豹皮所以制正其衆也省中即今之仗内○漢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參乘祀天於甘泉用之○後漢明帝上原陵光武陵大喪並因前代爲大駕用八十一乘祀天南郊則法駕用三十六乘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史侍中參乘前驅有九斿雲罕徐廣曰斿車九乘前史不記形也史記曰武王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張平

子東京賦曰雲罕九斿薛綜曰罕旌旗名也鳳凰車闟戟車薛綜曰闟之為言垂也取四戟垂車邊也皮軒車鸞旗車後有金鉦車黃鉞車司馬法曰夏執元鉞殷執白鉞周執黃鉞黃門鼓車黃門令校駕祀天南郊祀地明堂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仗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晉制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

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鼓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皂車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次司隷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别駕從事居右並駕一次司隷校尉駕三戟吏六人次司隷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隷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戟吏

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
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
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吏居右並駕一次光
禄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
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東西捕賊倉户等曹
屬駕一引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
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
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

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内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四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

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黄麾騎中道次黄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弩並熊渠佽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次九斿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闟戟車駕駟中道長戟斜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

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畢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

細楯一行在弩内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
中校尉一行次棡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
大將軍參左右又各增三行為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
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
槌斧一行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
校尉為左右各十二行金根車建青旂斿十二左右將
軍騎在左右殿中將軍持鑿腦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
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

十二斿熊渠督左佽飛督右次御軺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左右並駕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蘭臺令史分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匹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

常侍黄門侍郎並騎分左右次黄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黄在中白黒在右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黄立車次黄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黒立車次黒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斿如車色立車正竪旗安車斜拖之次闢猪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

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
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驍騎遊軍
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
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鞉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
功曹吏主簿並騎從繖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
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
匹將一人持幢一人持鞉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
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部十

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
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黄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
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
官掾功曹史並駕一次大鴻臚駕駟戟吏六人次大司
農引從中道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
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
人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
外弓矢在内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軍將軍

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䩞角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矟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五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䩞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並領之其屬車因後漢制復制御衣御書御軺御藥等車駕牛陽燧四望幰皁輪小形○東晉屬車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絡飾青交路黃金塗五末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車又是軺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元興中屬車

唯九乘苻堅敗又得偽車輦增為十二乘○宋孝建中尚書令建平王宏議屬車起秦八十一乘及三十六乘並不出經典自胡廣蔡邕傳說耳又是從官所乘非常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則儉不中禮帝王文物旗旒皆十二為節今宜依禮十二乘為制○後魏道武帝天興二年命禮官採古法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鴈行前驅

皮軒闟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笳唱上不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為方陣鹵簿列步騎內外為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建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甲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矟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兩

箱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後魏制除伯男爵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絳黑○隋煬帝大業初復備大駕屬車備八十一乘並如犢車紫通幰朱絲絡黄金飾駕一牛在鹵簿中單行正道後帝嫌多大駕減為三十六乘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可也○大唐大駕屬車十二乘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内若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衛内其鹵簿制具開元禮

通典卷六十六

通典卷六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二十七 嘉十二

天子敬父 虞 漢 魏 晉

虞舜踐帝位乃載天子旌旗往朝瞽瞍唯謹以子道○

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後加尊號為太上皇 具追尊祖考篇 ○

魏廢帝常道公璜景元元年十一月燕王表賀冬稱臣

帝即燕王宇之子宇稱臣故以為疑詔曰古之王者或有不臣今王宜依此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答夫係大宗者降其私親况所係者重耶若使同之臣妾朕所未安其皆依禮據典當務盡其儀有司議奏以為禮莫崇於尊祖制莫重於王典陛下紹大宗之重崇三祖之業伏惟燕王禮尊屬戚正位藩服躬秉虔肅以先萬國其於王典闡濟大順誠宜割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評議以為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

御議又云至於制書國之舊典朝廷所以辨章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云制詔燕王議又曰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文書有應稱燕王者皆云上字其非宗廟助祭之事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及吏人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於羣后庶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旨敬承之心○晉何琦議曰父母之尊擬則天地君親之道資敬是同今承受命運君臨率土而父以子尸天位不敢子天子以明王者之道而子以為雖天子必有尊也推

斯以言父自必臣天位之君而子自必尊天性之父

皇后敬父母後漢　晉　東晉

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廷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座議或以為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為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為皇

原書卷次訛誤

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私宫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玄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有不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冬伯姬歸於紀又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為隣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已女

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於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丞相徵事邴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出嫁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履綸来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於紀者至尊以無

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於京師尊已成稱
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
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曰一
朝太上皇家令說子道不盡欲徵感之令太上皇擁篲
却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
不易之道寧為公私易節公庭則為臣在家則為父是
違禮而無常也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晉
武帝太康元年楊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乘輦羣臣皆

拜安昌君平立安昌君楊皇后父也至壇下輦后乃拜安昌君及升壇后乃為安昌君設榻於其位至還后復拜○東晉穆帝永和九年褚太后見父博士胡訥議從漢邴原議又按武帝楊后公庭之内皇后拜安昌君也則公羊傳子尊不加於父母焉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臣聞成均之法導以忠孝歴代同之故鄭玄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覿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按先朝羊元之羊后之父也公朝之敬躬秉臣節后之歸寧亦執子道雖無記

注今朝士備識而先蠶儀乃太康中事至惠帝之代元之便自不可同漢代四說之異歷代垂疑此論不成由来尚矣中書監何充曰如禪所正可勅御史左將軍入在公庭則修臣敬皇太后歸寧之日則全子禮中諭内外奉行太后詔典禮未詳情所未安司徒蔡謨議父子天倫之極尊也君臣人爵之至敬也先王之制不以人爵之貴加於天倫之尊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以虞舜漢祖雖身為帝父為匹夫敬事之禮不異

畎畝之中此先聖之遺範也鄭玄注禮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嫌卑之也加其爵位猶所不敢況乃南面而受拜乎今皇太后雖臨朝王者之父本無拜禮何充又奏依鄭玄議君臣父子之道存焉燕王稱臣於魏竇武録尚書於漢已行之舊典也燕王魏廢帝父竇武漢竇后父太后詔具所啟舊典誠無以相易然此實所悚懼不寧者也何充與庾翼書褚將軍還朝值太后臨朝時議褚侯雖后父乃晉臣也宜用鄭議或謂諸王宜不拜耳乃不稱臣燕王非比也又云竇武雖受爵太后録尚書事而漢無拜文為疑故恐大義乖錯褚侯既不拜便是異

姓太上皇也此巍巍亦庶姓不敢安巽答曰中古以上未有母后臨朝女主當陽者也乃起漢耳雖或權宜僕所不然處也代主雖有幼蒙萬機寄於冢宰無以坤得臨乾矣當今后德賢明褚侯讜正得命參貳阿衡遐邇之幸議者謂燕王不足為準竇武無拜文此制不出賢聖也武既受其爵位亦無不拜禮也鄭君之言適合情理今太后既臨天位褚侯便是人臣人臣而不拜君位受官而不循天則切所不安若不遠準古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漢以前事不與今同漢加太上皇太上未見崇戴即是子為天子而父為士者耳乃建崇號位冠帝王為喻也今褚侯由來晉臣不可得準

養老

虞 夏 商 周 後漢 魏 後魏 北齊 後周 大唐

虞氏深衣而養老凡養老之服皆其時王所與羣臣燕之服也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孔穎達

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四代皆然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而用燕禮庠養也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其禮尚矣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自五帝則有斯也有善則記之為惇史惇史史惇厚者也○夏氏燕衣而養老改虞制而尚黑衣裳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而用饗禮東序東膠也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在西郊○殷人縞衣而養老殷尚白而縞衣裳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而用食禮食音嗣下同○周制玄衣而養老玄衣素裳

養國老於東膠膠之為言糾也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虞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兼用虞燕夏饗殷食之禮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春鳥蟄而始出者是時鷹化為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月令仲秋天子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行禮賜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凡三王養老皆引

年已而引户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政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早昧爽擊鼓以召衆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天子乃入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於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老年更事致仕者也能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天子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親視其所有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發咏謂以樂咏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爵畢而樂闋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下管象舞大武象武周武王伐紂之樂也有司告以樂闋闋終也王乃

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終之以仁也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也食三老五更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三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老者舊也壽也詩云方叔元老書稱無遺耆老之言則罔所愆五者並訓於五品更者更也五代長子更相代也言其能以善道更改己也故三老五更皆取有道妻男子完具者為之鄭玄曰老更互言之矣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曰更當為叟

○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帥羣臣養於辟雍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應劭漢官儀曰三

老五更三代所尊安車軟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於屏鄧展曰漢直以一公為三老五更無常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也盧植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為五更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軟輪迎送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升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譙周論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士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矣中興謬從鈞議後已革之甚得禮意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著故也和帝以魯丕為三老安帝亦以魯丕為三老又以李充為三老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之時郡縣多不

奉行雖有糜粥糠粃泥土相半不可飲食按此詔漢代猶依月令施政事

靈帝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之不噎也○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大學命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以前司徒尉元為三老前大鴻臚卿游明根為五更於明堂設國老位庶老位於階下皇帝再拜

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三老言曰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順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朕懷五更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經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来授禮畢乃賜步輓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禄五更可食

九卿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例○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黒舄素帶國子生黒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内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

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屨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面肅拜五更進珍饈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而酳以次進五更乃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有勑則給不為常也○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大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

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面太師晉
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
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
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
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
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
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

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廢興在乎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大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

更於大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向南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衆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天寶八載閏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自簡擇至八十以上依常式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天子拜敬保傅太子及諸王見師禮附○漢　晉　大唐

漢張禹嘗為成帝師帝尊寵之每疾輒以起居聞謂其飲食寢卧之增損也帝自臨問之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因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帝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帝臨候禹禹數視之帝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晉成帝詔曰曲陵公等宣力前朝致勳皇家以德義優弘兼保傅朕躬朕遭家不造奄

在哀疚禀訓未究悮事窮慼其一遵先帝尊崇師傅之教拜敬加以明傳崇德永奉遺範尚書令卞壼等奏曰臣歷觀紀籍禮經無拜臣之制惟漢成帝拜張禹肅主凡臣不足為範或說師臣友臣師模其道又未見其拜也至於先帝之拜司徒導特以元皇帝興自藩國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日故率而不改陛下尊順先典服膺禮中未宜降南面之尊拜北面之臣大教有違名體不順事應改正太后詔尊師重道帝王之所宜務況童幼

方賴師訓之成宜令一遵先帝崇賢之禮壹又奏臣考先典之極無過於周公而周史無拜敬之禮禮記稱王者入學躬拜三老此一朝之敬猶子冠而母拜之豈可終身行焉太后詔帝須成人更詳師傅之禮○大唐貞觀十一年太宗語魏王泰曰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珪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十七年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

恐後名惶恐再拜

諸王公主敬姑叔大唐

大唐神龍元年制曰近代以來罕遵軌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於子姪違法背禮情用惻然自今以後宜從革弊宣告宗屬知朕意焉先是諸王及公主皆以親為貴天子之子見諸姑叔先拜若制書則稱為敬事帝志欲敦叙親族故下制以革斯俗

羣臣致敬太后父晉

晉鄧監軍教出表歷陽書參佐綱紀議爲褚太后父在將軍施敬不同司馬黄整議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王者象天后者法地爲兆庶父母尊莫重焉厚莫大焉若以后尊宜敬於親於后父也便應有敬錯之禮典先無兹比今皇太后臨統朝政以主上富於春秋耳故是本尊之尊無復異也且諸侯爲國藩翰北面稽首豈可得推崇爲太上邪尋名定議謂不應施敬也

羣臣侍坐太子後至并公卿致敬太子東宫臣上牋疏見公卿儀百官上表不

稱其名附○晉　大唐

晉制皇帝會公卿座位定太子後至孫毓以為羣臣不應起禮曰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侍坐於所尊見同等不起皆以為尊無二上故有所厭之義也昔衛綰不應漢景之召釋之正公門之法明太子事同於羣臣羣臣亦統一於所事應依同等不起之禮明帝太寧二年詔曰漢魏以来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今太子衍幼冲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

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令內外通議尚書令卞壼議以為春秋王太子不會盟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荀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冲故宜答拜臣以為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宫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徐邈云東宫臣上表天朝既用黄紙上太子疏則用白紙也北人有作符宏官屬者云東宫臣上疏於太子用白紙太子答之用黄紙朝士率常牋上下死罪太子答之云白亦有惶恐此似得中朝舊法○大唐武太后長安二年左庶子王方度上言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

人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為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謹按晉尚書僕射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朝官上書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議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為太子時改宏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此即成例足為軌模於是一切改之

通典卷六十七

通典卷六十八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二十八 嘉十三

天子諸侯大夫士養子儀君薨後嗣子生附

周制妻將生子及月辰則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作有感動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

女子設帨於門右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於武也帨事人之佩巾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向前也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接讀為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詩之言承也即本卜吉者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受乃負之代士也保保母宰醴負子賜之束帛醴當為禮字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酬之以幣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子不使君妾嫡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之事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者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則

太牢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太牢皆謂長子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庶人特豚耳異為孺子室於宮中別擇一處而居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是日

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男女謂所生之父母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向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某妻姓若言某氏也祗敬也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欽敬帥循也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以事也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子師遍告諸婦諸母名後告諸母若名成於尊

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夫告宰名宰徧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月日某生而藏之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宰告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四閭為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獻猶言也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子生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之次而禄衣也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以隱疾謂衣中之疾難以醫也大夫士

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為改公庶子生有賜君名之衆子則有司名之有賜於君有恩賜也有司臣有事者也魯桓公名子問於申繻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嫡子無嫡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嫡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大夫之子有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賤不敢使人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政也大祝裨冕執束

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無哭將有事宜清淨也禆冕者接神則祭服諸侯之卿大夫所服也禆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其大祝禆冕則大夫也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几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升舉幣降而下埋之階間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大宰大宗大祝皆禆冕少師奉子以襁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宰宗人詔贊君事者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

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也）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凡踊三跳為一節三節為一踊謂之成踊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絻杖（踊襲絻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因負子名之於喪禮畧）如已葬而世子生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告生）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也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儀（婦事舅姑附）

周文王之為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命者）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為居處故事也履蹈地也）王季復膳（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憂解）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若內豎言疾則親齋玄而養（親猶自也養疾者齋玄玄冠玄端）饌必敬視（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藥必親嘗（試毒味也）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咸皆也縰韜髮者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髮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

幼時髻其制未聞也緌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插也插笏於紳所以記事也

左佩紛帨刀礪小觽金燧（紛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觽解小結觽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用取火於日）右佩玦捍管遰（時制反）大觽木燧（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玦音決鞞必領反）偪（行縢也音逼）屨著綦（綦屨繫也音忌）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笄今之簪也衣紳衣而著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觽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觽木燧（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衿纓綦屨（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之）及

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怡悅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先後之隨時便也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也巾以悅手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溫於運反之溫藉也承尊者顏色必和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近尊者給小使也昧爽而朝後成人也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具饌也孺子蚤寢宴起惟所欲食無時又後未成人者孺子小子也父母舅姑之衣

衾簟席枕几不傳（傳移也）杖屨祗敬之勿敢近父歿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旨甘柔滑孺子餕之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噫嚏（音帝）咳欠伸跛倚睇（傾視）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襲謂重衣）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事業之次第）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奠停地也）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讀為叱嫌有隱使）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摧猶障也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地道尊右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待後命而去也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庸之言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怒譴責也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表明也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子從父之令不可為孝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至親無去志在感動父母怒不說而

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所謂賤人之子）舅沒則姑老（謂傳家事於冢婦）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待舅姑者也）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待舅姑之

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定安其寢處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出必告反必面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緣親之意欲知恒言不稱老廣敬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閒也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常若親之將有教使不登高不臨深不苟呰不苟笑為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呰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

也服闇事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為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父母召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謂其不信己所處也復返也不有私財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為其有喪象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道不為孤也當室嫡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也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憂不為容言不惰憂不在私好琴瑟不御憂不在樂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憂不在味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

則見疾止復故順常居也故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此孝子之行也

事先生長者雜儀

周制曲禮曰立必正方不傾聽習其自端正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遭先生於路趨而進正立拱手為有教使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為其不欲與己並行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不問不敢對敬父同志如事父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向長者所視為遠視不察有所問無踐屨無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趨隅升席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坐必安執爾顏執猶守也長者不及毋儳言儳猶暫也非類雜正爾容聽必恭聽先生之言既悅又敬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見同等不起不為私敬上客起敬尊者尊客之前不叱狗嫌若諷去之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矣以君子有厭倦意也

撰持也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離席對敬異事也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復白也言欲須少間有所白也屏猶退隱離坐離立無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侍食於長者無流歠大歠嫌欲疾無咤食嫌薄無齧骨為有聲不敬無反魚肉為已歷口人所惡也無投與狗骨為其賤主人之物無刺齒為其弄口也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嫌棄尊者之物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不敢抗禮少者賤者童僕之屬也

居官歸養父母議　晉

晉武帝泰始中河南尹庾純自劾奏與司空賈充共爭酒醉充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按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而臣不惟生育之恩輸情自歸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久廢定省充位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臣闇義不服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臣謹自劾請臺免官廷尉理罪大鴻臚削爵土謹遣臣丞韓微上所佩河南尹章綬關內侯印綬伏請罪誅河南尹

功曹史龎札言臣謹按三王養老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使夫人子無闕孝養之道為臣不虧在公之節也臣聞先王制禮垂訓將来使能者俯就不能者企及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是為公朝立法還自越之司徒右西曹椽劉斌議禮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一兄二弟在家不為違禮又令九十乃悉歸純父未九十不為違令詔純免官而已充復位孫盛晉陽春秋論云

若乃冢宰大臣不以家事辭王事抑小全大自非此族固宜盡陟岵之恩如匹夫之志或不可奪總見裁抑者孝子之心何得忍而不言純未嘗告誠非也

僑居人桑梓敬議

晉盛彦通桑梓敬議曰竊見今編户之人本或僑寓則不為所居之國脩拜揖之敬先人舊壤追為盡禮愚懷淺短良有疑焉夫人道繁衍宗流遐大根生一胄枝播萬緒故繁曠之枝異統則聖人檢之以禮憲萬條之流難紀故王者制之以境域是以古人當其理也則居有

常邑仕有定邦爰及六國至於末代全固之業傾瓜分之務起農夫不得安其耕爵士不得食其禄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為離舊適新之制背否向泰之文於斯尚矣蓋離舊以其無道適新以其宜宗背否以其多難向泰以其可安可安則播殖於其野宜宗則振纓於其朝在家則人理足在官則臣道備人臣之義同而彼此之敬異余竊惑之昔孔子宋人也上自孔父逮於弗父何並服事宋仕有代禄至於仲尼道崇闕里乃為

魯人矣而春秋之作内魯外宋諱我過彰彼非以此徵之斷可識矣而觀今日僑居之族其先人始祖不出是國枝葉播越居之數代公實編户而私稱寓客營家則號為借壤進官則名曰寄通高容雅步不為有降一身居之尚在難安或父兄相承尊長相襲近經數代遠或累葉學道講義習人之禮鄉舉里選假人之評居人之境以繫我條乘人之貸以濟我生由人之位以光我屬恃人之寵以輝我業朝廷則祖考之所階山陵則神靈

之所憑昔人思名伯之愛尚敬甘棠之木況父母之所始卒而不知加尊推之於心豈道訓之謂哉又今人所追尊舊壤雖遠而為之敬者何也猶以有先業墳栢之故塋曩代桑梓之舊業耳蓋宗廟迭毀禮有降殺尊親之至父祖而已自此以上情輕服簡故大夫及士祭極三代明恩由近始禮以遠降也今遠禰之隨館何若近祖之先廬迭毀之墳栢何若祭祀之封墜曩代之官府何若父兄之朝廷先業之囿苑何若今日之丘園雖古

人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文所謂桑梓宜以父祖為斷舊壤不復相由人無二主官無兩統愚疑為所寓之主以崇公敬為先人本邦修私敬而已散手而跪捧袖而揖以示存舊過厚之意也

夫人不答妾拜議　晉

晉摯虞議曰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為禮無不答臣虞謹按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而妾服女君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

名位不同本無酬答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别以絶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如其舊

僧尼不受父母拜及立位議 大唐

大唐貞觀十一年正月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顯慶二年八月詔曰釋典冲虚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俱忘豈身尊號崇然後為法聖人之心主於慈孝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公孔子之教異轍同歸棄禮悖德深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離俗先自貴高

父母之親人倫以極整容端坐受其禮拜自餘尊屬莫不皆然有傷名教實斁彞典自今以後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上元元年八月詔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武太后天授二年四月勅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景雲二年四月詔自今以後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開元二年閏二月勅如聞道士女冠僧尼等不拜父母之禮深用軫思茫然罔識且為子而忘其親傲親

而徇於末是背禮而强名於教傷於教則不可行行於教而不廢於禮合於禮則不違於親二親之與貳教復何異焉自今以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准常儀上元二年九月勑自今以後僧尼等朝會並不須稱臣及禮拜大歷八年十二月制元日冬至朝賀其僧尼道士女冠並不陪位初武德七年七月太史令傅奕上疏請去佛教高祖付羣臣詳議太僕卿張道原稱奕所奏合禮尚書右僕射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事親終於奉上而佛踰世出家逃背於

父母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背所親蕭瑀非出空桑乃遵無父之教瑀不能答乃合掌云地獄所設正為是人其後上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亦可師卿獨不悟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尊尚其道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上然之至九年二月以沙門道士虧違教迹京師留寺三所觀三所選耆年高行以實之餘皆罷廢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貞觀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人欲令我每日將十個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法本貴清淨以遏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輿權翼以為不可釋慧琳非無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顔延之曰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欲崇信佛道亦不須道人共參議也

被召未謁稱故吏議後漢

後漢孔融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曰三府所辟州郡所辟其不謁署不得稱故吏臣惟古典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然則在途之臣應與為比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三公之吏不得以未至為差狐突曰策名委質二乃辟也奉命承教策名也昔公孫嬰齊卒於狸蜃時未入國魯公以大夫之禮加焉傳曰吾固許之返為大夫延陵季子解劍帶徐君之墓以明心許之信

况受三公之招修拜辱之辭有資父事君之志耶臣愚以禮宜從重三公所召雖未就職便為故吏

二嫡妻議 魏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中國於吳更娶吳綱與後妻并子俱還二婦并存時人以為依典禮不宜有二嫡妻表準正論以為並后匹嫡禮之大忌然此為情愛所偏無故而立之者耳綱夫妻之絶非犯宜出之罪來還則復初焉得而廢之在異域則事勢絶可以娶

妻後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按並后匹嫡事不兩立前嫡

承統後嫡不傳重可也二母之服則無疑於兩三年矣

虞喜議曰法有大防禮無二嫡趙姬以君女之尊降身

翟婦著在春秋此吳氏後妻所宜軌則庾蔚之謂袁準

制之得其衷矣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宋代或問顏延之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邪顏答

曰伯叔有父名則弟兄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

姊妹之子不得稱甥且甥姪唯施之於舅姑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甥故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雷次宗曰夫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獨從姑發姑與伯叔於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有行事殊伯叔故獨制姪名而字偏從女如舅與從母為親不異

而言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亦猶自舅而制也名發於舅字亦從男故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也

二人各有内外兄弟相稱議

或謂馮懷曰甲之母乙之姑乙之母甲之姑也世稱姑之子為外兄弟舅之子為内兄弟此亦鄭君所言然甲乙之母俱姑也父俱舅也内外相同親疎無異若甲以姑子稱乙乙以舅子稱甲則事同名異於理不通若相

稱之辭同則名例為乖懷對曰禮公子之外兄弟者外祖父母也左氏傳曰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所謂外弟蓋管于奚之子聲伯同母異父之弟也聲伯謂之外弟彼謂聲伯為外兄然則異姓之親通謂之外不必謂吾外者吾謂之内也今稱舅子為内兄弟末俗所云非典言也鄭玄還舉俗言以喻俗人故稱焉亦非正名矣依禮據傳甲乙相稱宜同曰外

從舅是族外弟相稱議

或謂馮懐曰丙之母丁之從祖姊也丁之母丙之族姑也丙年長於丁若從父族為親則丙以丁為族外弟而丁以丙為從甥若從母族則丙以丁為從舅而丁以丙為從内兄名體乖謬尊卑無序若丙以父族稱丁丁以母族稱丙則例不通將若之何懐答曰聞諸前訓名者人之綱故夫屬於父道其妻為母夫屬於子道其妻為婦令則姑是母班而兄弟是已列故不敢以已之列廢母之班矣謂丙宜執從舅之禮

通典卷六十八

通典卷六十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二十九 嘉十四

養兄弟子為後後自生子議東晉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上表云妾昔初舉醮歸於賀氏胤嗣不殖母兄羣從以妾犯七出數告賀氏求妾還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子歸之天命

婚姻之好義無絕離故使夫嶠多立側媵嶠仲凡羣良
妾之身恕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新婦不幸無子若羣
陶新婦生前男以後當以一子與之陶氏既產澄馥二
男其後子輝孕羣即白薄若所育是男以乞新婦妾敬
諾拜賜先為衣服以待其生輝生之日洗浴斷臍妾即
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陶氏時取孩抱羣恒訶止婢使
有言其本末者羣輒責之誠欲使子一情以親妾而絕
本恩於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為之憔

悴姑長上下益見矜憐羣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撫妾所以訖心盡力皆如養輝故率至於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嶠妾張始生子纂於時羣尚平存不以為疑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惟以續嶠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終奉烝嘗於賀氏緣守羣信言也率年六歲纂年五歲羣始喪亡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嫌為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內外修姑姨之親而白談者或以嶠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為妾子若

不去則是與為人後去年率即歸還陶氏嶠時寢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議也陌上遊談之士遽能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亡率既年小未究大義動於游言無以自處妾亦婦人不達典儀唯以聞於先姑謂妾養率以為已子非所為人後也妾受命不天嬰此煢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曾無蜾蠃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謹備論其所不解六條其所疑十事如左夫禮所謂為人後者非養子之謂而世之不深按

禮文恒令此二事以相疑亂處斷所以大謬也凡言後者非並存之稱明死乃主喪生不先去聲養今乃以生為人子亂於死為人後此妾一不解也今談者以嶠自有篡不嫌率還本也原此失禮為後之意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嶠上非大宗率不為父後何係於有篡與無篡乎此妾二不解也夫以支子後大宗者為親屬既訖無以序昭穆列親疎故係之以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今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

宗此妾三不觧也凡為後者降其本親一等以成人之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於彼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於人不識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黄雞生卵烏雞伏之但知為烏雞之子不知為黄雞之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義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妾四不觧也禮傳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於子而恩非子也故曰為後者異於為子也今乃以為後之公義奪育養之至恩

此妾五不觧也與為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後族人又既已遜支子為之嗣矣今人之中或復重為之後後人者不二之也自非狥爵則是貪財其舉不主於仁義故尤之也非謂如率為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以為譏此妾六不觧也妾又聞父母之於子生與養其恩相半豈包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懐故服三年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徳昊天罔

極凡此所嘆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於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由此觀之乳哺之義參於造化也今率雖受四體於陶氏而成髮膚於妾身推燥居濕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之間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婦皆一體也其義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夫婦判合也夫惟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子猶已子故以相字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疎長養之實比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夫子

之於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厭母之親以父之
故斷母之恩以父之命替母之禮其義安取蓋取尊父
命也凡嫡庶不分惟君所立是君命制於臣也慈母如
母生死勿怠是父命之行於子也妾之母率尊命則由
君之成言本義則嶠之猶子計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
此而今棄之此妾之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
為子喬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以喬為嫡故改字伯松
不以有瞻而遺喬也蓋以兄弟之子猶巳子也陳壽云

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絶嗣亮既自有後遣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若不絶嗣則攀不得還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達之達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於不義而犯非禮於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言為已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毋之仁也則螺蠃之育螟蛉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以為已子與為人後之子

不同文也則可與求禮情矣以義相況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媯之子繫之於夫也兄弟之子可以為子繫之於祖也名例如此而論者弗尋此妥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

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夫異姓不相為後禮之明禁仲舒之博學豈闇其義哉蓋知有後者不鞠養鞠養者非後而世人不别此妾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以絶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為予奪不亦明乎今説者不達養子之

義唯亂稱為人後此妾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録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異姓尚不為嫌况兄弟之子此妾八疑也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為周氏所養周氏又自有子時人不達者亦譏逸逸敷陳古今故卒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為當矣此妾九疑也為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為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適人降所生二也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

得服其母四也庶子為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皆制人情禮稱以義斷恩節文立焉率情立行者夷狄之道也患世人不能錯綜禮文表裏仁義亂於大倫故漢衰以諸侯嗣天子各還尊其私親以為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斬所禀所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令世人生子往往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殺子之刑六親

不制五服之哀賔客不脩弔問之禮豈不以其蠢爾初載未夷於人乎生而殺之如此生而棄之受成長於他人則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責以父子之恩自同長養之功此妄十疑也勑下太常廷尉禮律博士按舊典決處上博士杜瑗議云夫所謂為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既沒於以承之耳非並存之稱也率為嶠嗣則猶吾子羣之平素言又惻至其為子道可謂備矣而猥欲同之與為人後傷情棄義良可悼也昔趙武之生濟由程

嬰嬰死之日武為服喪三年夫異姓名義其猶若此況骨肉之親有顧復之恩而無終始之報凡于氏所據皆有明證議不可奪廷史陳序議令文無子而養人子以續亡者後於事役復除無迴避者聽之不得過一人令文養人子男後自有子男及閹人非親者皆別為户按嶠自有纂率應別為户尚書張闓議賀嶠妻于氏表與羣妻陶氏所稱不同陶辭嶠妻于氏無子夫羣命小息率為嶠嗣一年嶠妾張生纂故驃騎將軍顧榮謂羣嶠

已有男宜使率還閤與為人後者不故司空賀循取從子紘為子鞠養之恩皆如率循後有晚生子遣紘歸本率今欲嶠即便見遣于表養率以為已子非謂為人後立六義十疑以明為後不並存之稱生言長嫡死乃言後存亡異名又云乞養人子而不以為後見於何經名不虛立當有所附以古者無此事也今人養子皆以為後于又云為人後者族人選支子為之嗣非謂如率為嫡先定庶幼後生而以為議此乃正率宜去非所以明

其應留也且率以若子之輕義奪至親之重恩是不可之甚也于知禮無養子之文故欲因今世乞子之名而博引非類之物為喻謂養率可得自然成子避其與後之譏乎丹陽尹臣謨議按于所陳雖煩辭博稱並非禮典正義可謂欲之而必為之辭者也臣按尚書闓議言辭清允析理精練難于之說要而合典上足以垂一代之式愚以為宜如闓議

異姓為後議 後漢 魏 晉 宋

後漢吳商異姓為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為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絶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令出為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

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為父小功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為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

○魏時或為四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復無緦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為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為可

然不博士田瓊謂曰雖異姓不相為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理為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養以活且褒姒長養於褒便稱曰褒無常姓也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有子可以為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子者也吾以為田議是矣徐幹曰祭所生之父母於門外不如左右邊特為立宮室別祭也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

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于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濟既生既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愛也棄絶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為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絶之君子以為不孝及其復為母子傳以為善今宜為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

之澤若終為報父在為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已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戚報惠備矣崔凱喪制駁曰以為宜服齊衰周方之繼父同居者

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弼本劉氏養於陳氏及其薨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答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禮矣為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為人後者其婦為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為夫故父母降一

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降一等○晉太宰魯公賈充李郭二夫人有男皆夭充無嗣及充薨郭表充遺意以外甥韓謐為充子詔曰太宰尊勲不同常人自餘不得為比○宋庾蔚之曰四孤之父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為後而苟使其子不存耶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為其後何不戴其姓神不歆非類蓋舍已族而取他人之族為後若已族無所取而養他

人者生得養已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宗絶嗣者便當還其本宗奉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為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閒別立室以祀之是也

通典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七十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　嘉十五

讀時令（後漢　魏　東晉　宋　北齊　大唐）

後漢制太史每歳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

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巵○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曰前後但見讀四時令至於服黄之時獨闕太史令高堂隆以為黄屬土也土旺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則否其令則隨時不以土行為令也是以服黄無令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也○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有司奏讀秋令時侍中荀奕上議云武皇帝時光禄大夫華恒議以秋與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則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

服尊嚴之所重今比熱炎赫服章多闕請如恒議詔可
六年有司奏立夏日正服漸備祇述天和宜讀夏令奏
可○宋文帝元嘉六年讀時令三公郎中每讀皇帝臨
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唯孝武帝時劉勰明帝時
謝緯善於其事人主公卿並屬目稱嘆○北齊制立春
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
襪舄而受朝於太極殿西廂東向尚書令等坐定三公
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典御酌卮酒置郎中前郎中拜

還席伏飲禮成而出立夏至立秋則施御座於中楹南向立冬如春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大唐貞觀十一年復修四時讀令武太后聖歷元年臘月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諝奏曰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令每歲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則聽朔之禮畢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玉藻聽

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又按月令其帝太皥其神句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乃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魯侯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今

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玄所謂告其帝者即太皥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又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時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顯慶二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

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臣博考載籍旣無其禮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議曰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

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其實一也春秋魯文公六年閏十二月不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正時也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廢其禮乎又按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朔王居門終月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明矣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也

又按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爲其告朔之時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之神例以始祖配之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自魯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禮羊亡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後漢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宋何承天禮論雖加編次於事則闕梁崔靈恩三禮義

宗但据摭前儒因循故事又隋大業中煬帝令學士撰江都集禮只鈔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今若每月聽政於事亦煩孟月視朔恐不可廢從之開元十六年命太常少卿韋縚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孟月朔日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案令韋縚坐而讀之諸司長官亦升殿列坐聽焉歲除罷之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以上正員並升殿與坐　餘並具開元禮○議曰讀時

令非古制也自東漢始焉其後因而沿襲按太宰職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又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玉藻復云聽朔於南門之外並無讀時令故事而辟閭仁諝云元日受朝讀令此則聽朔禮畢合於玉藻之文王方慶雖有所駮大旨與仁諝不異皆臆說也凡言時者謂四時耳若正月之朔讀令則合云歳令何以謂之時邪其夏秋冬又何為不讀邪則辟閭輩誤矣

元正冬至受朝賀 朔望朝參及常朝日附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諸侯羣臣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幟傳言趨殿下郎中夾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下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幟傳警引諸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法令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首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羣臣莫不振恐肅敬高帝初百度草創未有儀法羣臣爭功醉或叫呼拔劍起擊柱帝患之叔孫通說帝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以守成臣願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帝左右為綿蕞於野外習之參用先代之儀然往往襲秦故月餘帝令試之曰吾能為此竟朝無敢諠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徐廣曰蕞音子外反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標準為習肄處也春秋傳曰置茅蕝蕝與蕞同並子悅反置音志以致反至武帝

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決疑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俱依其制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白虎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恩也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

失容並廢朝

○後漢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朝賀及贄獻帝起居注舊典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蔡質漢儀正月朝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百官各陪位朝賀百蠻朝貢畢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親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既定上壽羣計吏中庭北面太官賜酒食西入東出御史四人執法陛下虎賁羽林張弓挾矢陛戟左右戎頭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位東南羽林虎賁將位東北五官將位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散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為黃龍長八丈出水遨遊於庭炫耀又以絲

繩繫兩柱間相去數丈兩娼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
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斗中鐘磬娼樂畢作魚龍曼
延小黄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以次拜微行出卑宫在
前尊宫在後其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一丈文石作
壇畫屋朱梁玉陛金柱刻鏤○魏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宫室權都許
昌宫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氊殿青帷以為門設樂饗
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
者由特恩不得為常○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月一
日有司各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太樂鼓吹又
宿設四廂樂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起上

賀謁報又賀皇后從雲龍中華門入謁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輿車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階部位其次其階衛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

跪置璧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
禮郎贊皇帝延太尉等理禮郎引公特進匈奴南單于
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
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
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
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跪皇帝坐又再拜
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
位王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贊殿下二千石以下同

成禮訖以贄授受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常太樂令跪請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黄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朝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罇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云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

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羮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梜徧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舞樂以次作鼓吹令

又前跪奏請以次進伎乃召諸郡計吏殿前授勑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别置女樂三十人於黄帳外奏房中之歌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如有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罇於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罇飲酒罇曰白獸罇蓋取於白虎形以名焉按禮

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進曰爾飲曠何也蕢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為子卯大矣曠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公曰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公曰爾飲何也蕢曰蕢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公曰寡人亦有過矣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無廢斯爵至於今既畢○宋因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白虎鐏蓋杜舉之遺式

晉制無所改易唯朝至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三恪上○齊因之○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闢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鐏羣

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黄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御座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脱舄劒升殿席南奉贄珪璧禮畢下殿納舄佩劒詣本位主客郎從珪璧於東廂帝興入徙御座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

賦黄甘逮二品以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罇以次還座宴樂罷皇帝乗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乗金輅鹵簿以行與會則劍履升座會訖先興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者悉東邊

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詔壺於南欄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並量所付周捨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郎冢宰隷職令元日五等奠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鄭玄注覲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掌珪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舄升階尋路寢之設本

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乗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乗小輿至太極階仍乗板輿升殿制可○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罇自餘亦多依梁禮云○北齊元正大饗百官一品以下流外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以上開國公侯伯散

品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勳品以下端門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使詔牘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否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板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寫詔書正會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一曰政在正身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役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終四曰長吏浮華奉客以求小譽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內外溷淆紀綱不設所宜糾劾侍中黃門

宣詔勞諸郡國上計罷○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

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
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宫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
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
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
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
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太子與會則
設座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位解劍以升會訖
先興○大唐開元八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冬

至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圓丘皆令攝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来更無改易緣新條格將畢其日祀圓丘遂改用小冬日受朝若親拜南郊受朝須改既令攝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從之因勅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為恒式至天寶三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勅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圓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

自今以後冬至宜以次日受朝仍永為恒式又至六載十二月勅承前諸道差使賀正十二月早到或有先見或有不見其所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同進因循日久於禮全乖自今以後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仗下後一時同進永泰元年十一月詔冬至令有司祭南郊後於含元殿受朝賀建中二年十一月勅宜以冬至日受朝賀初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后立羣臣命婦朝皇后舊儀冬至元日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后至乾元元年元

年張皇后遂行此禮禮儀使工部侍郎于休烈先奏曰據周禮有命夫命婦夫朝人主婦朝女君自永徽五年以則天為皇后始行此禮其日也命婦又朝光順門朝官命婦並入雜處殊為失禮有詔乃停永泰二年勅於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伏以恩㫖於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奏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為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雜進之所今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入散樂一色請停省若於三殿別設自可備極恩私從之改向麟德殿也

其尋常朝參准

貞觀十三年十月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詔許之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太尉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幼登大位

日夕孜孜猶恐壅滯衆務自今以後每日恒坐永徽元
年十月五日勑京官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至二年八
月二十九日下詔来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
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即為恒式准元日令中書令
讀諸方表神龍元年四月十四日初令文武官五品以
上每朔望參日陞殿食貞元七年四月勑昔者聖賢觀
法象因天地交會之序為父子相見之儀沿習成風古
今不易王者制事在於因人酌其情而用中順其俗以

為禮咸覿之儀既行父子之間資事之情豈隔君臣之際申恩卿士自我為初自今以後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參在京者並聽就列宜令所司即量定儀注頒示乃編禮式以著恒規其正至儀具開元禮武太后聖歷初初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奏准令周喪大功未葬並不得朝賀仍終喪不得宴會比來百官不尊禮法不哀慘陪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請禁斷從之

策拜皇太子

皇太子稱臣附○後漢　東晉　北齊　大唐

後漢制拜皇太子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座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太子璽綬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曰皇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禮畢○東晉孝武帝泰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賀應上禮否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與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唯方伯牧守不覲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載其欵誠故宜有上禮亦如元

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武帝咸寧中諸王新拜有司近臣諸王公主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按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為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尚書符又問王公以下見皇太子儀及所制衣服車肾議朝臣宜朱衣構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牋慶太子稱叩頭此則

拜之證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壼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宜褠幘而已○北齊冊皇太子皇帝臨軒司徒為使司空副之太子服遠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冊讀訖皇太子跪受冊於使者以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就冊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官定列皇太子階東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以受冊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軺車奉章詣闕堂謝擇日齋於崇正殿服冕乘安車謁廟擇日

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牋賀○大唐臨軒

冊命皇太子如開元禮

通典卷七十

通典卷七十一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一　嘉十六

皇太子監國及會宫臣議北齊　隋　大唐

北齊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臣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内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卬疑非禮魏收改為西面邢子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

不可令之異詩説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也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宫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宜南面坐議者引晉舊事太子在東宫西面為避尊位非為嚮臺殿也子才以為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普臣四海不以為嫌又何疑於東面禮嗣子絶旁親嫡子冠於阼冢子生接以太牢漢元著令太子絶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嗣攝命臨國乘七旒安

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為嫌況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為避明為鑾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於殿猶且東面於北城非宫殿之處更不得耶諸人以東面為尊宴會須避按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賔位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為貴皇

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賔自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宫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為畢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説丹書西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為冢宰太子為儲貳明堂尊於别第朝諸侯重於宴臣賔南面貴於東面臣踈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别第宫東面宴客情所

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為賔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按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南面獨約太子何所取耶議者以南尊改就西面轉居尊位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為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理為允魏收議云去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㑹羣官於西林園都亭坐從東面義取於嚮中宫殿臺故也二年於宫冬㑹坐乃東面收竊以為疑前者遂有别議議者同之邢尚書以前定東

面之議復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為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按易八卦正位嚮中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為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為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為本又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為禮此又誠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西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為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茍别君臣

同異之禮恐重紙累札書不盡也子才竟執東面次執西面援引經據交相往復其後竟從西面為定時議又擬宫吏之姓與太子名同子才又謂曰按曲禮大夫士之子不與嗣君同名鄭注云若先生之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内無不咸避按春秋經衛石惡出奔在晉衛侯衎卒其子惡始立明石惡與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内與皇太子於天下禮亦不異鄭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宋向戌皆與君同

名春秋不譏皇太子雖有儲貳之重未為海内所避何容便改人姓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於古官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夕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宫更補他職制曰可○隋文帝開皇初皇太子勇准故事張樂受朝宫臣及京官北面稱慶帝誚之遂後定儀注西面而坐唯宫臣稱慶臺官不復總集煬帝之為太子奏降章服宫官請不稱臣從之○大唐睿宗景雲二年四月欲傳位於皇太子召三品以上官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宸極為

貴昔居皇嗣已讓中宗及居太弟又固辭不就思脫屣於天下為日久矣今欲傳位於太子卿等何如羣臣唯唯莫有對者皇太子遣右庶子李景伯讓監國上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諫曰陛下春秋未高聖恩浹洽昔韋氏亂政百僚憂懼萬姓顒顒欣荷睿德豈可即為讓乎上從之遂有制政事皆取皇太子處分若緣軍馬刑殺五品以上除授政事皆取皇太子商量然後聞奏其

會宮臣儀注具開元禮

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宋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二月東廵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某曹關某事云云被命議宜如是請為牋如左謹關

右署衆官如常儀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參議以為宜如是事諾奉行某死罪死罪

年月　日某曹上

右牋儀唯於啓事年月右方關門下位及尚書

官署其言選事者依舊不經他官
某曹關太常甲乙啟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
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應聽如所上事諾別符申
攝奉行謹關
年月　　日
右關事儀准於黄案年月日右關門下位年月
下左方下附列尚書衆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
奏者今言關餘皆如黄案式

某曹闕司徒長史王甲啟辭押某州刺史景丁解牒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尚書某甲參以為所論正如法令告報聽如所上請為令書如左謹闕

右闕門下位及尚書署如上議司徒長史王甲啟辭押某州刺史景丁解牒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

年月　日尚書令某甲上建康宮如無令稱僕射

右令曰下司徒令報得如某所上其宣攝奉行故事文
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　日朔甲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稱僕射
司徒書從事書到上　起某曹
右外上事內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關事云云令如是請為令書如左謹關
右關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屬奉行如故事文書

如千里驛行

年月　　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書自内出下外儀

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甲為某官如故事

年月　　日侍御史某甲受

右令書版文准詔書版文

尚書下云

云奉行如故事

右以准尚書勑儀　起某曹

右並白紙書凡外内應關牋之事一准此為儀

其經宫臣者依臣禮

拜刺史二千石誡勅文曰制詔云云某動靜屢聞

右除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

制詔餘如常儀

辭闕版文云某宫糞土臣某甲臨宫稽首再拜辭制曰

右除糞土臣及稽首云云某宫某甲再拜辭

以令曰代制曰某宫宫臣者稱臣

春夏封諸侯議後漢　魏　晉

後漢鄭玄曰據祭統云古者於禘發爵賜服於嘗出田邑今封諸侯則違古且土地皆慶賞之事漢家故事丞相始拜皆封為列侯其在秋冬者先賜爵關内侯俟春而後封國祭統嘗出田邑先師或以為秋嘗時邑人皆田或以為削黜田邑於此時也○魏王肅聖證論孟夏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忻悅故左傳賞以春夏是也○晉張融評曰按洛誥成王命周公後封伯禽

以周之正易屯卦云宜建侯據二經周人封諸侯不以春夏也周禮夏官司勲掌爵月令夏封諸侯故取此時東晳總論曰月令所紀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近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錫命周　東晉

周制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

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一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職理職事也**再命受服**謂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元冕以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也**三命受位**謂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也**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也**五命賜則**則者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也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也五命中大夫出為子男**六命賜官**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臣理家邑如諸侯也六命上大夫即卿也**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也**八命作牧**謂諸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諸侯出為一州之牧入為三公**九**

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也封為上公為二伯分主東西長於諸侯賓於天子曰天子之吏天子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王制云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衮龍與王者之後同故諸侯之服自衮而下如王之服大國之君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春秋左氏傳說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珪者諸侯所執以朝覲之瑞也○公羊傳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加魯以衮龍之服傳曰錫者賜

也命者加我服也又諸侯有功加之九錫一曰衣服二曰朱户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武賁之士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賞賜者陽數極於九賜大國不過九次國七小國五○東晉羊元曰說者以左氏云天子錫諸侯命珪以為符信珪者諸侯所執以朝覲之瑞也按魯成公即位八年乃得命珪三年夏公如晉此朝也未有珪朝何執也凡命者謂方策之書也猶令教令耳覲禮曰諸侯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尚書文侯之命云平王錫晉文侯

秬鬯珪瓚作文侯之命命者王之教令其事非一策而已

諸王公城國宮室章服車旗議 虞 周 晉

虞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周制春官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王以賞賜有功者○晉博士孫毓叚暢等議曰周禮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以七為節子男五命以五為節上公謂三公有德九命為二伯者國家謂城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

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又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又如禮諸侯之城隅高七丈門阿皆五丈又禮諸侯以為殿屋今諸王封國雖有大小而所理舊城不如古制皆宜仍舊其造立宮室當有大小之差然周典奢大異於今儀步數之限宜隨時制又諸侯三重門内曰路門中門曰雉門外門曰庫門雉門之外設罘罳罘罳罦也罳蓋也高五丈其正寢與

廟同制皆殿屋四阿堂崇三尺此其舊典略可依也餘皆稱事取供而已旌旗斿數繁纓貳車各以其命之等又曰金輅建大旂同姓以封象輅建大赤異姓以封金象者謂以金象飾其車今制從簡除之餘諸王從公者出就封朝祀之車宜輅車駟馬建大旂九斿畫交龍禮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皆如王之服祭服宜元冕朱裏玳玉三采九旒藻三色九就丹組纓元衣纁裳畫九章以事宗廟其祀社稷山川及其羣臣助祭者皆長冠

元衣其位不從公者皆以七為節其他則同諸王朝服依漢魏故事皆遠遊冠五時服佩山玄玉不復以國大小為差其羣臣侍從冠服皆宜如服制令也諸王公應助祭按司服之職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先公則鷩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禮記王制曰制三公一命袞謂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袞龍與王者之後同然則九命及二王之後乃服袞衣無升龍三公之服當

從鷩冕而下太尉三公助祭宜服鷩冕七章冕繅九旒赤舄三公助導從外官不與齊祭者自可如舊

策拜諸王侯 拜三公奏樂服冕議附○後漢 晉 北齊 隋 大唐

後漢制拜諸侯王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云太常住蓋下東向讀文以此異也謁者引當拜者前當座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為某按丁孚儀安帝策夏勤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為司徒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建爾於位為漢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秉國之鈞方祇厥序時亮天工可不慎歟勤其戒之此

其例也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即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面立受璽印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為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晉武帝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按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樂止王者諸侯雖殊尊卑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

之與拜俱為嘉禮是以准昔儀注謂宜作樂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鍾磬之樂又按太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啟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太常王師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今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公侯大臣御座為起在輿為下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子饗下國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敘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歌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
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
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准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
之樂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興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
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言臨軒拜三公不應有
樂和云禮無其文按衛宏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
燕饗有樂者以暢賓主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階庭
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事於樂又按六冕之服主於

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見服冕者故拜公不應服冕

○北齊策諸王以臨軒曰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賫

召版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軺車既入

至席尚書讀策以授王又授章綬事畢出軺車入鹵簿

乘高車詣閶闔伏闕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即拜鴻臚卿

持節吏部尚書授策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軺持

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

策博士讀版王俛伏興進受策章綬茅土俛伏三稽首

還本位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策乘軺車至州如王第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恭拜册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册贈册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取社稷壇方面土苞以白茅内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為社○隋臨朝册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否百司定列内史令讀册訖受册者拜受出又

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授冊訖授茅土焉○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諸王公侯留輔朝政嫡子監國議 晉 後周

晉博士孫敏等議按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誓猶告也謂公之子如侯伯而執珪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春秋曹伯使其太子射姑来朝行國君之禮踐土之盟衛成公使其母弟武如會經書曰衛武蔡甲午序於諸侯又左傳冢子君行則

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師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之事也○周制諸侯以功德入為王卿士則上卿理其國事今諸王公侯受任天朝而嫡子攝其君事則車服禮數國封大小領兵軍數自當如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合於古義今之車服與古禮不同依禮應下其君一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印綬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令而嫡子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二尊無二上國相

以下見嫡子宜如臣而不稱臣又禮非其臣則答拜國之命士上達於其君者嫡子宜答拜其文書稱嗣子宜曰王嗣子公侯嗣子子繫父爵明不專國其燕見則稱第下文書表疏皆臣禮而不稱臣今之監司上官文書皆為記告嫡子監國其下羣臣官文書宜稱告不言命稱教

通典卷七十一

通典卷七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三十二　嘉十七

天子追尊祖考妣上尊號附○周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武王追尊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盧植曰太王王季之父也美大故號之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實始翦商王季緩和文王懷保王業所興故追王也三妣亦同尊其號

所以追之不以早臨尊也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追王太王王季以下者以王迹之所由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公雖父乃人臣也奈何使人主朝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矣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詔曰人之至親莫大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子有天下歸尊於父此人道極也朕平暴亂以安天下此

皆太公之教訓也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後漢荀悅曰孝經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晉慇懷太子令問中庶子劉寶云太公家令說太公為是為非對曰荀悅論賜家令為非臣以悅不識高帝意高帝雖貴為天子事父不失子之禮時即位已六年而不加父號是以家令言雖父乃人臣也言無可尊敗名號當與人臣同禮欲以此感動之帝聞家令言乃悟即立號太上皇得人子尊父之道若不聞家令言父終無號矣家令說是也又追尊妣曰昭靈后○

魏文帝即王位尚書令栢階等奏臣聞尊祖敬宗古之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應

期撥亂啓魏大業然禰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太尉公侯宜有尊號所以表功崇德發事顯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以為太尉公侯誕育聖哲以濟羣品可謂資始其功德之號莫過於太王詔曰前奏以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神主然君侯不宜但依故爵乘朝車也禮有尊親之義為可依諸王比更議博士祭酒孫欽等議按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與王者之後宋公同號

乃臣子褒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
侯誕育太王篤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號莫過太
王令迎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者上謚號為太王
於是漢帝追謚為太王及受禪追尊太王為太皇帝考
武王為武皇帝尊王太后為皇太后明帝泰和三年六
月司空陳羣等議以為周武追尊太王王季文王皆為
王是時周天子以王為號追尊即同故謂不以卑臨尊
也魏以皇帝為號今追號皇高祖中常侍大長秋特進

君為王乃以早臨尊也故漢祖尊其父為上皇自是以後諸侯為帝者皆尊其父為皇也大長秋特進君宜追號高皇載主宜以金根車可遣大鴻臚持節乘大使車從騶騎奉印綬即鄴廟以太牢告祠從之又詔曰蓋聞尊嚴祖考所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克昌王業而詩書之義追尊稷契自我魏室上承天序既發跡於髙皇髙皇之父處士君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以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以下會議號謚侍中劉曄議周王所以后

稷為祖者以其唐之諸侯佐堯有大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跡自高皇而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曁思以為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侍中繆襲議以為元者一也首也氣之初也是以周文演易以冠四德仲尼作春秋以統三正又謚法曰行義悅人曰元尊仁貴德曰元處士君宜追加謚號曰元皇太傅鍾繇議按禮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

矣乃唐堯之所以敦叙於九族也其禮上殺於五非不
孝敬於祖也下殺於五非不慈愛於其孫也旁殺於五
非不篤友於昆弟也故為族屬以禮殺之處士君其數
在六於屬已盡其廟當毁其主當遷今若追崇帝王之
號天下素不聞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帝櫛風沐雨勤
勞天下為非功也推以人情普天率土不襲此議處士
君明神不安此禮今諸博士以禮斷之其義可從詔從
之○晉武帝受禪後太始元年追尊皇祖宣王曰宣皇

帝伯考景王曰景皇帝皇考文王曰文皇帝宣王妃張
氏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為皇太后○宋武帝受禪
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為孝穆皇后策曰維永初
元年七月皇帝謹遣某官某奉策上皇考尊號曰孝穆
皇帝仰惟聖靈邈焉徂遠昔有周丕崇祚興昌季其在
魏晉亦申情禮所以遹追來孝所因者本謹稽式上代
考諸令准稱謂既極情典攸遂所以仰順天人俯穆率
土在心遠慕庶云有慰追尊先后策曰維年月朔皇帝

謹遣某官某奉策上皇妣尊號曰孝穆皇后伏惟皇妣
資坤厚之性體母儀之德等美姜嫄齊列任姒訓穆中
闈化流自遠膺歷運期饗兹天位謹依前典敬奉大禮
仰慕聖善之愛俯增蓼莪之思○齊高帝受禪追尊皇
考曰宣皇帝皇妣曰孝皇后○梁武帝受禪追尊考曰
文皇帝妣曰獻皇后○陳武帝受禪追尊考曰景皇帝
妣董氏曰安皇后○後魏道武帝稱尊號後追尊遠祖
二十餘代皆稱皇帝則歷代未聞也不復更載謚號焉

○北齊文宣帝受東魏禪追尊祖為文穆皇帝妣為文穆皇后考為獻武皇帝兄為文襄皇帝母為皇太后○後周閔帝受西魏禪稱天王追尊考曰文王後其弟明帝立稱帝號追尊文王曰文皇帝後其弟武帝立追尊曰德皇帝○隋文帝受禪追尊考曰武元皇帝妣曰元明皇后○大唐武德元年五月追謚高祖為宣簡公曾祖為懿王祖為景皇帝父為元皇帝天寶二年三月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為興聖皇帝仍各立廟

每歲四孟月享祭至寳應中禮儀使杜鴻漸請停四時獻享

天子崇所生母議 追崇附○東晉 宋

東晉孝武帝大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為皇太妃 徐邈與范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以爵命母妃是太子姊號必也正名寧可以稱母也邈重與甯書曰禮天子之妃曰后關雎稱后妃之德妃后之名可謂大同所以憲章皇極禮崇物倫者在於此也故太后之號定於前朝而當今所率由也若必欲章服同於后而名號異於妃則可因夫人之稱而加皇太以明尊尊雖一理然於文物之章猶未盡崇高之極此又今之所疑不可得行也足下嫌太子妻稱妃然古無此稱出於後代今有皇太之

別可例論邪甯又答曰按公羊傳母以子貴當以此義為允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皆后乎所為尊母非使極尊號也並后匹嫡譏存春秋謂宜稱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極號也稱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皇太則至尊之母也皇君之謂也君太夫人豈不允乎殷仲堪與徐邈書云后者婦人之貴號在妻則言后在母則加太禮天子之妃稱后闕睢曰后妃之德后妃二名其義一也設使皇后處內貴妾必不可稱妃邈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睊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但名雖夫人而實殊同體故不敢配厭羣臣無服所服以為異也鄭云近臣從服唯君所服若嫡夫人歿則有制重者故曰唯君所服之耳與君同重自施近臣驂僕而下三卿五大夫內有宗廟之祭外有侯伯之命何得以私服廢正故庶母為夫人上之不得以干宗廟外之不得以接侯伯唯國內申其私而崇其儀亦如侯

伯子男之臣於內稱君曰公耳雖人君肆情行服而卿大夫不從所以知上有天王也邀往來答釋范武子以詩序云后妃義一是以太妃車旗服章倫如太后唯不敢從於宗廟禮又曰百官不稱臣所以合無服之制也范於時都謂不應同皇后服章以尊議難之自塞矣書傳無天子庶母之文且妾上無女君則夫人可為通稱如五等爵皆稱公耳天王之與王后未閒二其號者所以闕之情禮而定太妃之稱良有由矣體同至極故上比稱皇屈於郊廟故遠避伉儷不曰后而曰妃因名求實可謂至矣禮太后與太妃義無異者假令國君在時妾母自當稱夫人但王典無二名不得以國公夫人為喻耳

太元十九年又詔追崇鄭太后尚書令王珣奏下禮官詳正按太常臣允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

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昭二太后並繫子號宜
遠准春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
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
之道著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固
哲王之高致可如允等議追尊會稽太妃為簡文皇太
后也○宋文帝元嘉元年司空録尚書事臣羨之等言
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坤範訓洽母儀
用能啓祚聖明奄宅四海而天祚永違嚴親莫逮臣等

參詳遠准春秋近稽漢晉謹追上尊號為皇太后禮官

撰謚用崇寢廟

諸侯崇所生母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妾母之子為君子得尊其母為

夫人按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

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為人君

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

至於妾子為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

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為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謹按尚書舜為天子瞽瞍為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為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玄駁曰禮喪服父為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為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

罪應貶故也哀姜薨於齊貶之經在僖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是也桓夫人文姜弒公貶之經在莊元年春三月夫人遜於齊其與姜氏輕重差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袁凖正論云時俗之論曰庶子為公可以尊其母為夫人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按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不應復言仲子明其以妾為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襚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於鄰國也左

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袁準曰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妾為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貴○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禭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為國君而母為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止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為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無法此大亂之道也

支庶立為天子追尊本親議漢　後漢　魏　齊

漢宣帝追尊祖衛太子史皇孫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有司請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史皇孫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曰悼園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曰戾園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曰戾后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

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益奉園人滿千六百家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哀帝初入為太子祖母傅太后母丁后皆在國自以定陶恭王為稱按元帝傅昭儀有寵産一男為定陶恭王帝崩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成帝無繼嗣立定陶王為太子詔移楚孝王為定陶王奉恭王後詔傅太后與丁后自居定陶國成帝崩太子立是為哀帝及即位高昌侯董宏上言宜立定陶恭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宏曰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俱稱太后令宜立定陶恭王后為皇太后左將軍師丹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

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註
誤聖朝不道帝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時傳
太后大怒要欲必稱尊號註音掛後帝白令太皇太后下詔尊定陶恭
王為恭皇哀帝初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又曰春秋母以子
貴遂尊傅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中郎將泠
褒復奏言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
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置吏二千石以
下各供厥職又宜為恭皇立廟京師帝復下議有司皆

以為宜如衰言大司空師丹又曰聖王制禮取法天地故尊卑之禮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以定陶恭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恭皇號謚前已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降其父母周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

恭王立後承祭祀今恭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代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恭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隳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皇也由是上怒策免丹後歲餘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著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后後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后

太后崩合葬稱孝元傅皇后陵其後為王莽毀發貶號
○後漢安帝建元元年有司上言皇考清河孝王至德
純一含弘光大既受帝祉載生明聖奮章法制宜有尊
號不宜稱王宜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
敬德后詔曰其告祠高廟使司徒震持節大鴻臚特進
樂平侯常副奉策璽綬到清河上尊號桓帝即尊位追
尊祖河閒孝王曰孝穆皇妣趙氏曰孝穆后考蠡吾侯
曰孝崇皇母曰孝崇園貴人靈帝即位追尊祖為孝元

皇妣夏氏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母董氏為慎園貴人○魏文帝制以後如以旁枝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號諡曰依漢祖之尊太上皇是也且禮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漢氏諸侯之入皆受天子之命允於宗也而猶顧其私親僭擬天號豈所謂為人後之義哉後代若有諸侯入嗣者皆不得追加其私考為皇妣為后也敢有佞媚妖惑之人欲悅時主繆建非義之事以亂正統者此股肱大臣所當禽誅也其著乎甲令書之金策藏諸宗

廟副予三府尚書中書亦當各藏一通○齊明帝即尊位追尊考始安貞王為景皇妣妃為懿后

追錫命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

王侯在喪襲爵議奪情附○魏　大唐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玄冕朱裏玄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玄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玄冠線經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

王肅議尊者臨卑不制縗麻故為之素服今康處三年

喪在縗絰之中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

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按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

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

反喪服故臣以為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雩

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

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

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按成王崩康王即位

上宗奉同瑁王再拜三祭按鄭玄曰即位必醴之者以神之嚌成之也以醴嚌成之者醴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嚌既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又禮始冠加爵亦皆醴之所以加崇以成其尊也又漢舊儀諸王嫡子嗣位受拜畢立於門外使者既出拜送還升嚌醴訖又再拜正與康王即位事同古今相參事無違者王肅又議凡奉神祭祀則有受祚之爵嘉慶事則有醮醴之儀若君薨而太子即位孫之位無醮醴之儀成王病困乃召羣臣訓以敬保元子明日成王崩既大斂羣臣以策書宣成

王命以命康王是為受顧命之戒非即位之事王從三
宿三祭上宗曰饗而不嚌醴也此王者隨時之禮非常
行之典不可以為拜諸侯嫡子之儀襲爵之日乃孝子
孝孫所以增哀戚之懷非禮之所施且謂之王命所加
而使者又既出謂之受神之醴復非饋奠之時按拜陳
思王子志為濟北王又與今異猶須王嚌醴畢然後使
者出今擬鄭玄說即位醴之以成其禮猶愈於使者既
出不設饋奠而獨嚌醴臣猶以為非禮之衷今京師廷

拜諸侯嗣子無事有嚌醴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而無冠醴此謂諸侯大夫以平吉受賜衣於天子太廟歸設祭於其廟服賜服而受冠醴之禮也可依此使者既出公猶服命服設奠而告又禮小祥之祭然後嚌之此自告其廟非王命之所加如禮不嚌既告反服即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高堂隆議拜受儀按舊典天子遣使者齎車服策命命諸侯嗣位之禮上卿為使者嗣君遣上

卿吉服迎於境自吉服勞於郊館宗廟致飱餼告期日
受命於祖廟設喪主几筵於户牖之前命車設於庭西
上安車駟馬皆在車之東使者奉策服印綬加詔版策
命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内史在右嗣君端委以入升自
阼階西面立使者以皇帝命命冕内史賛之嗣君降於
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命曰無下拜嗣君升成
拜内史加詔版策命於服上以東嗣君進而西逆受於
兩楹間皆旋復位嗣君釋端委服降升成拜如初使者

降出升車嗣君拜送於門外修享贈餞之禮使歸嗣君送至於境嗣君釋冕服素弁葛環絰移昌氏反袂修奠祭之禮告於殯宮訖乃釋弁絰反喪服此其大畧也其他則同之〇大唐武德二年正月尚書左丞相崔善為奏曰欲求忠臣必於孝子比為時多金革頗遵墨絰之義丁憂之士例從起復無識之輩不復戚容如不糾劾恐傷風俗制曰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調露二年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外然後

著韠韈而朝直宿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啓齒歸衣線經號慟無恒國朝奪情者多矣唯通能合典禮　武太后長安三年正月敕三年之喪自非從軍更籍者不得輙奏起復至廣德二年三月敕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自今以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輙有奏請

通典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七十三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三十三 嘉十八

五宗 孔穎達曰別子之後族人衆多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者與親兄弟為宗族人一身事四小宗并大宗為五也○周 晉

周制別子為祖 諸侯庶子別為後代始祖者也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也孔穎達曰諸侯庶

子之別於正嫡故稱別子也為祖者別子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諸侯嫡孫代代為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君故云別子也宜別為後代之始祖故云為祖也

繼別為宗

別子之代代長子為其族人之宗所謂百代不遷之宗者也孔穎達曰別子之代代長子恒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代不遷之大宗

繼禰者為小宗

別子庶子之長子也為其昆弟為宗也以五代則遷之故謂之小宗孔穎達曰謂別子之庶子庶子之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為五代則遷之宗

大傳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代則遷者也

孔穎達曰別子之所自出者為別子或由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後代子孫恒繼此別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其繼高祖至子五代繼曾祖至孫五代繼祖至曾孫五代繼禰至玄孫五代不復與四從兄弟為宗故云五

代則遷鄭玄曰遷猶變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别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及祖亦有也有則小宗四與大宗五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孔穎達曰四代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代之時謂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代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代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為宗是宗易於下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則尊祖之義也宗者祖禰之正體白虎通曰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毛萇曰宗將有事族人皆侍所以必有宗者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統理族人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

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代而遷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別子各為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為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一凡五宗人之親備矣薛綜述鄭氏禮五宗圖曰天子之子稱王子王子封諸侯若魯衛是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還自仕食采於其國為卿大夫若魯公子季友者是也則子孫自立此公子之廟謂之別子為祖則嫡嫡相承

作大宗百代不絶大宗之庶子則皆為小宗小宗有四五代而遷己身庶也宗禰宗己父庶也宗祖宗己祖庶也宗曽祖宗己曽祖庶也宗高祖宗己高祖庶也則遷而惟宗大宗耳○晉杜元凱宗譜曰别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為祖其子則為大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踈之别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為後雖七十無無主婦若殤死縗經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為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為之

齊縗其月數各隨親疎為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
屬絶則為之齊縗三月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
其支子孫皆宗大宗然則繼體君為宗中之尊支庶莫
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為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
也言屬逮於君則就君屬絶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
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大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為祖
或云命妾子為別子其嫡妻子則遷宗於君皆非也別
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

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踈為比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之矣賀循宗義曰古者諸侯之別子及起於是邦為大夫者皆有百代祀之謂之太祖太祖之代則為大宗宗之本統故也其支子旁親非太祖之統謂之小宗小宗之道五代則遷當其為宗宗中奉之加於常禮平居則每事諮告死亡則服之齊縗以義加也又喪服要記曰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為一宗之祖也謝徽注曰母弟於妾子則貴於嗣子則賤與妾子同

為庶故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即上所謂別子為祖也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為大宗乃成百代不遷之宗也謝巖注曰賀公答庾元規曰雖非諸侯別子始起是邦而為大夫者其後繼之亦成百代不遷之宗鄭玄亦曰大宗謂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答傳純云別子為祖不限前後此謂每公之子皆別也傳純問賀曰要記云庶兄弟既死之後各自為一宗之祖其嫡繼之各為大宗此是大傳所謂別子為祖者也然則別子有十便為十祖宗也而母弟之後獨無大宗母弟本重而後輕庶弟本輕而後重其義可乎

又王氏以別子為祖諸侯母弟則不盡為祖矣杜氏以為始封之君別子一人為祖二家不同願聞其說答曰君之母弟與羣庶兄弟為別子之後俱為大宗而難云母弟之後獨無大宗不審此義何所承乎以僕所定母弟為宗不應有疑則本輕後重之難無所施也又按禮別子為祖不限前後此為每公之子皆別子也則魯之三桓鄭之七族盡其人矣王杜二義不同者二儒通識不應有誤儻所言者自有所施不見其文淺學所見謂

如上義傳又問曰大傳云其士大夫之嫡公子之宗道也請解之荅曰士大夫者謂庶昆弟之在位也其士大夫之嫡者謂公子之子孫各祖其別子大宗之道又由此而成故重言公子之宗道也殷浩問范宣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請解其義荅曰其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二宗唯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為別子各宗其嫡子以為大宗代代相承然後乃成別子之後百代不遷之宗者也所以舉其士大夫

之嫡者明公子之子孫不復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為小宗故特舉嫡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稱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嫡庶耳至於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之宗道成故重釋也曹述初集解明宗義曰其士大夫之嫡者此為諸侯別子之後也或母弟之子孫或庶弟之子孫位為大夫者各祖別子為始祖各宗其嫡為大宗嫌庶子小宗之後猶不得為嫡故通稱嫡以明之後代皆應同

正也庾亮問賀循曰按禮宗子之服傳代不遷所以重其統也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則本枝昭穆歷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㫖也然則士大夫及諸從事於典禮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放矣而禮祖宗之文唯著諸侯別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侯君其族人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為此𡚁自卿大夫以下與其宗黨無君臣之懸則宗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別著其制也將由卿大夫位卑則宗服之制𡚁宗嫡無不遷

服紀止五族故不復別見其義也今既無士大夫依諸
侯別子之明文又不見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須者以來
諸私服於宗嫡者無服者則制緦有服者無加又不詳
此為各以非開國代封之家故避嫌譙而不敢私重其
宗耶將此之由自有所承願告旨要答曰禮宗子之義
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
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
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為大夫者

便為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興為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絶屬皆齊縗三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吳中畧無此服中土緦而不齊其所由來以政教淩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為嫌也王蕒答問曰其凡是

嫡長家有代封弟是庶生遭所生艱先以第二兒後其嫡兄嫡兄早卒其兒於家為是小宗否答曰記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今此兒乃係數代嫡伯父所承若是別子則為大宗百代不遷者也所承若是係禰則為小宗五代則遷者也小大之名係之伯父此非兒之謂也

公子二宗周　晉　大唐

周制大傳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王肅曰謂君無嫡弟以庶弟為小宗有

大宗而無小宗者王肅曰謂大宗一子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王肅曰無宗謂君一身者也亦莫之宗謂君有一弟為宗無宗之者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鄭玄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者嫡也則如大宗死為之齊縗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縗三月若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則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大宗也○晉賀循喪服要記曰凡諸侯之嗣子繼代為君君之羣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為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為齊縗九月謝徽曰母弟雖

貴諸弟亦不敢服既為宗主則齊縗九月其母則小君也其妻齊縗三月如大宗也以母弟之貴也若無母弟則命庶弟之大者為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為之大功九月謝徽注曰此大傳之小宗也其母妻則無服女公子服宗亦與男同注曰此二宗亦不得並其宗此二宗者一代而已謝徽注曰此二宗亦不得並故大傳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之謂也庶兄弟既死之後各為一宗之祖殷浩問范宣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請解之答曰有小宗

而無大宗者謂君之諸弟同庶者君命庶長為衆庶之宗則名小宗則服大功九月者是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君有同母弟命以為宗則羣庶昆弟宗之則名大宗服齊縗九月者是也昆弟既親又是庶中之正者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謂公子唯已而已則上不敢宗君下無昆弟宗已者是也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於其非正嫡一無所服則羣昆弟亦不敢相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

宗道也公子之公公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制嫡自相推故又舉公以明之也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者此獨說庶宗者兼上總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為混故復指解小宗之義則大宗自然了也所以統大夫庶宗者諸侯庶昆弟有為大夫也所以正舉大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為士嫡大夫位尊不相宗故云為大夫之庶宗以斷疑也曺述初集解明宗義曰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不服庶子先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私相服也夫兄弟之恩

既不可以無報親戚羣居又不可以無主故君必命長弟以為之宗宗立而後相服相服之義由於其宗故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者公子之公謂君之庶弟受命為宗者也其有功德王復命為諸侯尊羣庶所不敢宗故此君復命其次庶代已為宗主士大夫羣庶之在位者也○大唐孔頴達曰禮云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按公子唯一無他公子無可為已宗是有無宗也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已是亦莫之宗也公子

有宗道者言公子有人來與之為宗敬之道此句為下起文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嫡兄弟為君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謂立公子嫡者士大夫之身與庶公子為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嫡也此嫡即君同母弟嫡夫人之子也公子之宗道也者言此嫡公子為庶公子宗是公子之宗道結上公子有宗道之文

繼宗子議 宗子孤為殤附○周 漢

周制曾子問云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不為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於昭穆之廟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者主其禮也盧植曰殤無為人父之道宗族無子但主其喪不為後也○漢石渠禮議曰經云宗子孫為殤言孫何也聞人通漢曰孫者師傅曰因殤而見孫也男子二十冠而不為殤亦不為孫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孫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孫冠則不為孫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

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父母殁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冠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何也通漢曰二十而冠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

事宗禮

晉賀循宗議曰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

内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祭畢合族於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為男主宗婦為女主故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紀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惇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其人宗

子之道也故為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而奉以為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滛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九族

白虎通云九族者何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

有會聚之道故謂為族尚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族所以九者九為言究也親踈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二族巳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三族巳女適人者子為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為一族母之昆弟為二族母之女昆弟為三族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為一族孔安國注虞書則云九族者從高祖下至玄孫

凡九皆同姓也許慎按禮云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也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也九族不得但施同姓鄭玄駁曰按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高祖至玄孫明矣王朗論喪服書曰鄭玄兄弟猶曰族親也無所不闗之辭也吾以為古學以九代之親為九族謂兄弟者亦九代兄弟也凡屬乎父道者則父之兄弟在乎祖道者則祖之兄弟在乎子道者則子之兄弟在乎孫道者則孫之兄弟故族親亦可謂為兄

弟者也

敦疎遠外親

晉何琦曰聞諸訓典凡在常交貴在人情所篤而况先人中表綢繆因緣結由來者哉角弓之叙幽王不親九族而其章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乃曰洽比其隣婚姻孔云言情義之甚近也禮有外宗之親書稱九族既睦說者觧九族雖各不同既曰旁親亦將通外内之謂乎鄭君以為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九代之親亦不蠲別外

親也若但謂內宗斯不足以歎帝堯敦叙之美也玄孫
以下又有來昆雲仍四代之目若壽踰期頤則有相及
之道尊者崇修於上卑者晏然於下雖曠代事希邂逅
遇之理將安居縱不相逮事亡如存義不得徒然矣而
曾高外屬均之路人簡薄之懷不亦甚乎歷觀時俗家
殊門異准格不立高下在心或乃希慕貴盛攀附自昵
或輕忽寒悴耻相提挈各懷斯圖莫適相非仲尼所謂
輕絶貧賤重絶富貴雖曰不利吾不信也代有以外親

方内於内無服而外敬絶造次言之如有斷例然則毋氏無服之親將如之何春秋盟會辭稱舅甥之國徼福先君以要結恩好絶婚之辭亦云不得嗣為兄弟故曰婚姻者萬代之始明義好同故永著不朽引而敦之以醇涼薄和一之道於是乎在是以謂崇親之義不宜有限若二門之末統裔稍逺俱不明為親之數不識尊卑之序並無長老以審其詳名無所託則不論也

鄉飲酒 周 後漢 晉 大唐

周制鄉飲酒禮主人朝服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朝服者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也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

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數衆賓席於賓席西不屬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

尊兩壺於房戶間玄酒在西玄酒在西上也設洗於阼階東南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將進揖當塗

揖當階揖也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也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獻進也進酒於賓也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退避也賓進受爵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西階上位也薦脯醢脯五脡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脡職也職音職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升必中席乃設折俎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於席也祭脯醢者以右手也奠爵於薦西卒爵興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及

酒亦嚌啐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爵於序端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也忠信為周坐祭遂飲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進坐奠觶於薦西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賓讓不敢居堂上也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

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於介右降尊就卑也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不嚌啐下賓也介授主人爵於兩楹之間就鐏南授之也介不自酌下賓也酒者賓主共之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以酢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於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三拜一拜者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於西楹下實爵獻

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也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主人拜送（於衆賓右）坐祭立飲授主人爵降復位（賤者禮簡也）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彌簡也）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主人以爵降奠於篚（不復用也）揖讓升即席設席於堂廉東上（為工布席也側邊曰廉）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正長）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一吹也六者小雅篇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也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音拱少立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坐取觶不祭遂飲坐奠觶於其所退立於觶南洗觶奠之示潔敬也立於其南以察衆也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

降席立於賓東初起旅酬主人受觶賓拜送於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主人西階上酬介介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旅序也介酬衆賓衆賓又以序酬也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嬿賓以下異也司正降復位觶南之位使二人舉觶於賓介司正升自西階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遂徹俎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享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無算爵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賓出奏陔

陔夏也陔之言戒終日宴飲酒罷以陔為節明無失禮也主人送於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賔介不荅拜禮有終也

○說曰按周禮司徒職云以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三物者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鄭玄曰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於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賔禮禮之獻於王庭曰鄉飲酒按鄉飲酒之禮其義有四此則賔賢能鄉飲酒也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正齒位此乃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又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鄉飲酒之禮亦謂之鄉飲酒又有鄉大夫飲國中之賢者酒用鄉

飲酒之禮故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並鄉射黨正飲酒之法也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賔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争潔敬則不慢不慢不争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鐏於房户之間賔主共之共鐏者人臣卑不專大惠故不別設鐏尊有玄酒貴其質也教人不

忘本也本古也古者無酒用水而已牲用狗烹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狗主擇人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燕私可以自專也共音恭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三賓象天三光者三光繫之於天也又曰介僎以象日月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溫厚之氣始

於東北而盛於東南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也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也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朝夕朝暮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滿也飲酒之義君子所以相接尊讓潔敬之道行焉是貴賤明隆殺辨和

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後漢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酒於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晉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大唐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躭危身敗德咸由於此自非澄源正本何

以革兹弊俗可先録鄉飲禮一巻頒示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冊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以鄉飲酒禮頒行於天下比來唯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一一與父老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

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以州縣久絶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常久備和聲請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人於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此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稍加勸奬以示風俗其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七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卿 撰

禮三十四 賔一

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賔主之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數服章皆降殺以兩秦皇帝蕩平九國宇内一家以田氏簒齊六卿分晉由是臣強君弱終成上替下陵所以尊君抑臣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便俗

適時滯儒常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諸家觧釋注疏厖雜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鑚研競為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

天子受諸侯藩國朝宗覲遇殷周以前天子有迎勞享燕諸侯之禮至秦罷侯置守無復古儀及魏以三國分裂粗有其禮東晉末又廢洎梁崔靈恩採摭三禮遺文咸序其儀唯後梁主蕭詧歸稱帝荆襄為後周及隋附庸國覲採據周制刱立儀注焉○時會殷同附○唐 虞 夏 殷 周 魏 晉 東晉 後周 隋 大唐

唐虞夏氏之時四方諸侯歲一朝○殷制五年一朝○

周制大行人掌大賔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賔要服以內諸侯也大客謂其孤卿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此以王見諸侯為文也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之宁邦畿方千里其外五百里曰侯服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

五百里曰衛服五歳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六歳一見要服蠻服也此六服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歳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每朝覲皆有貢物其賦稅見上篇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代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按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父死子立其嗣王即位乃一來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也到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報王王使小行人迎勞於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授之皮弁者天子之朝服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諸侯賓王使者用束帛乘馬積音子四反及國天子賜

舍使司空致舍將受朝上公執桓珪九寸繅藉九寸袞冕九章其春夏朝宗各乘所受上輅建常九斿繁纓九就若春諸侯各服裨冕釋幣於禰各乘所受上輅者以陽氣仁恩尚文故車服得與王同侯執信珪伯執躬珪七寸繅藉七寸鷩冕七章建常七斿繁纓七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繅藉五寸毳冕五章建常五斿繁纓五就王則服皮弁於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改服於舍服朝服各執瑞王至於朝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末儐承命告於天子天子

曰伯父寔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將受之天子於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大國則曰伯舅小邦則曰叔舅嘉之者美之也受王先書同姓次及異姓上儐又傳下至畣夫也信音自諸侯序進入門右坐奠珪再拜稽首入門右而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之位卑者見尊奠贄而不授儐者謁謁猶告也上儐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曰伯父其升侯氏坐取珪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各還其舍司几筵設黼扆於廟扆前南鄉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為質扆以

制如屏風繡似斧形扆前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純畫為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天子服袞冕負黼扆而立諸侯裨冕一一而入以行三享奉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唯國所有或馬或虎豹之皮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分為三享矣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所產也必十匹者不敢斥王所乘用成數敬也其秋冬覲遇之時將朝之早諸侯裨冕釋幣於禰將朝質明時也裨之謂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於禰之禮告將覲也皆乘墨車載龍

旂弧韣瑞玉有繅至大門外交龍為旂諸侯所建墨車大夫制也弓衣曰韣上儐自與諸侯相揖而入至廟門外之舍王服袞冕負斧扆而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將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之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然後行三享玉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授宰如朝宗之法覲遇之時天子不下堂禮記云天子覲諸侯下堂自夷王始也其朝宗覲遇行朝享禮畢三享訖也諸侯皆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

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儐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謁告也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改袒還襲遂入門左北面立王乃勞之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路勞苦也王遂更延諸侯入而禮之王使宗伯以珪瓚酌欝鬯祼之禮畢還館諸侯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皆使公就館致之諸侯迎於外門外再拜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

階東面太史居右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讀王命書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受命也升成拜太史辭之降也太史加書於服上侯氏受受篋服也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其法諸侯既至天子之國必先朝天子於其國內然後為壇於國外更行朝禮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合諸侯而發禁令焉禁謂九伐之法也會之法為壇於國外崔靈恩曰古者諸侯朝天子四時禮外有時會殷同之法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諸侯各當方面來赴四時見王也殷衆也四方諸侯衆來見王此有十二年之期故不

得謂時會也殷同之禮東方則以春南方則以夏西方則以秋北方則以冬皆如巡狩之時春為壇於國東夏與秋冬各於其方壇制度已具巡狩篇將時會殷同之朝天子乘龍馬八尺曰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春則拜日於東門之外夏則禮日於南門之外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秋則禮月與山川丘陵於西門之外冬則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禮者謂祭之巡狩之時山川之神各當方而祭之今不巡狩故山川隨其時而祭之陽祭陽方陰祭陰位加方明於壇上而祭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玄下黃四方神明之象所謂方明也設六玉上珪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

方璜東方珪以祭之（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此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設玉者刻其木以著之）去方明以朝諸侯（其朝位授玉儐介之儀已具巡狩篇）○魏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為常○晉武帝太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臨時有故則明年來朝明年朝後更滿三歲乃朝不得依恒數朝禮皆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奏聘詔可○東晉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

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後周初梁主蕭詧來朝入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筥醯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蒭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主束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梁主朝受享於廟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玄冕乘車陳九儐以束帛乘馬致食於賔及賔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贄設九儐以勞賔梁主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贄於

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贄受贄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梁主朝服設九介乘車備儀以見於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贄勞於梁主明日梁主還贄又明日梁主見三孤如見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贄梁主見卿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人各餼賔並屬官之長為使牢米帛同三公自秦平天下朝覲禮廢及後周立蕭詧為梁主稱藩國始有此儀

○隋文帝開皇四年正月後梁主蕭巋來朝巋父詧自梁入周以襄陽來為附庸國於其境内稱皇帝建年號巋嗣立至隋遷於江陵次於郊外詔廣平王

楊雄吏部尚書韋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於館驛雄等降就便幕歸服通天冠絳紗袍端珽立於東階下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於門右東面歸攝内史令柳顧言出門請事康曰奉詔勞於梁帝顧言入告巋出迎於館門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巋俱入至於庭下巋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立於館門外道右東向巋送於門外西面再拜及見帝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御大興殿如朝儀巋服遠遊冠朝服以入君臣並拜禮畢

而出○大唐貞觀二十年有司言按史記正月諸侯王朝賀凡四人晉長安不過二十日令請每春二王入朝禮畢還藩從之至二十二年十月令百僚朔望服袴褶以朝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至冬正及縁大禮應朝參官并六品清官並服朱衣六品以下官許通着袴褶如有慘故准式不合着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自餘應合着而不着者請奪一月俸以懲不恪制曰可天寶三載二月勑百官朔望朝參

應服袴褶并着珂傘至閏二月初一日宜停自今以後每逢此閏仍永為恒式六載九月勑自今以後每朔望朝晚於常儀一刻進外辦每坐喚仗令朝官從容至閤門入至障外不須趨走百司無事至午後放歸無為守成宜知朕意十二載十一月御史中丞吉温奏請京官朔望朝參着朱衣袴褶五品以上着珂傘制曰可十四載三月勑常參官分日入朝尋勝宴樂貞觀十五年正月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事為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於京城頃聞都督刺

史充孝使至京師皆僦房與商人雜居既復禮之不足以是人多不便至十七年十月下詔令就京城内閒坊為諸州朝集使各造邸第三百餘所太宗親觀幸焉至永淳元年關中饑乏諸州邸舍漸漸殘毁至神龍元年司農卿趙復温希權要奏請出賣並盡至建中元年十二月勑每州邸舍各令本郡量事依舊營置至二年五月户部奏若令州府自置事又煩費伏請以官宅二十所分配共給諸州朝集使勑旨宜依

其受蕃

國朝聘如開元禮

天子受諸侯遣使來聘秦漢以降並無其禮今所編纂者但欲知三代禮儀耳

周制諸侯遣使聘天子皆以卿為使大夫為上介士為

衆介公介七人伯五人子男二人諸侯之臣使各下其君二等將行之朝朝服釋幣於禰告為君然後釋幣於行在廟門之外也介及衆介皆從遂受命於朝受聘珪享束帛加璧二王之後公使則享用珪也次受夫人之聘使則享用玄纁束帛加璧遂行至天子畿更張旜亦有事於此先謁關人關人報王使請事遂導以入若公之孤則三積一問一勞至郊迎張旜而入王使大夫授館遣人致飱將行聘之前皆遣人授舍於文王廟門外行聘之朝釋幣於禰服冕服乘車建旜至大門外下車王服皮弁服受聘時賓亦服皮弁服受訖王更服服

袞冕入廟當扆而立賔入次改服裨冕而入士介皆隨賔後入行享於廟亦升堂進玉王前撫之亦行三享王禮之出廟門更行私覿之見王出至大門内使問其君及勞聘賔還館主人致饔餼明日發幣於公卿然後受享受燕而還王亦使送出境其餞送之儀與諸侯相聘還之禮同

天子遣使來迎勞諸侯

周制諸侯入朝王使小行人迎勞於畿及郊大行人勞視館將幣為丞而儐視館致館也王使勞於郊致館於賔賔至將幣使宗伯為上儐郊謂

遠郊去王城五十里皮弁用璧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外再拜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使者不答拜遂執玉即璧也三揖至於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也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命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侯氏還璧重王禮也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也使者降以左驂馬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騑馬

曰騶馬設在西也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出以授使者於門外從之者遂從使者以至朝也諸侯初至天子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曰伯父汝順命於王所賜伯父舍此使者致館辭侯氏再拜稽首受館也儐之束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命也又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戒告也副相其事使慎修其事初猶故也侯氏再拜稽首受覲日也掌客致禮上公五積飧五牢饔五牢朝訖則致饔餼九牢饔餼致相見之大禮熟曰饔生曰餼侯伯四積飧四牢饔四牢饔餼七牢子男三積飧三牢饔三牢饔餼五牢般膳皆太

牢以及歸上公三食三饗三燕侯伯再食再饗再燕子男一食一饗一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客若不酌獻君有故不親享食燕則以酬幣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饔餼尊其君及其臣以其爵等為牢禮之陳數卿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則飧太牢饔餼三牢士則飧以少牢饔餼太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畧於臣用爵而已

凡禮賓客國新凶荒札喪禍災在野皆殺禮皆為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禍災謂有兵寇水火之事殺色介反

○說曰古者封土建侯並為

列國是以周制朝宗聘覜之禮協天下之事以結諸侯之好而非朝之歲久無事焉則聘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時聘者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覜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覜所謂一服朝之歲也慝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見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可以除其惡行覜他弔反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也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贊助也致禬凶禮之弔禮禬補諸侯之裁也若諸

侯相聘之制則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珪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珪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三恪二王後虞 夏 周 魏 晉 東晉 宋 隋 大唐

虞舜以堯子丹朱為賓曰虞賓而不臣之虞書云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夏禹封丹朱於唐舜子商均於虞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禮不臣也○周武王克商

而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皆爵公封舜後於陳爵侯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三恪恪敬也義取王之所敬也并二王後為三國其後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司几筵延國賓於牖前左彤几國賓王公之所不臣者馬融以為二王後王者立三恪二王之後者欲通師法之義其前代之後使之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正朔服色此得通三正也三正者天地人也三正之道由三微之月受命之正各法其一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必用此三微之月為正者時物尚微以明王者受命扶微奉成此正使其道重大正始也

○魏文帝封後漢帝協為

山陽縣公邑萬户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祭天地宗廟祖臘如漢制都山陽濁鹿城青龍二年薨謚曰孝獻皇帝以漢天子禮儀葬於禪陵○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遣太僕劉源告太廟封魏帝常道鄉公奐為陳留王詔曰明德昭融遠鑒天命欽象歷數用禪厥位敢咨詢故訓以敬授青土於東國永為晉賓載天子旌旗乗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以承王顯祖之禋祀又詔王上書

不稱臣答報不為詔一如賔禮二年詔陳留王操尚謙冲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諭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祭酒劉喜等議漢魏為二王後夏殷周之後為三恪衛公署於前代為二王後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祭祀制度宜與五等公侯同有司奏陳留王山陽公為二代之後衛公備三恪之禮易稱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此則以三為斷不及五代也○東晉明帝大寧二年詔曰三恪二王代之所

重興滅繼絶政之所先禋祀不傳甚用傷悼主者詳議立後以聞時曹勱為嗣陳留王以主魏祀升平元年陳留王勱表稱廢疾積年不可以奉祭祀請依春秋之義求以立後太學博士曹耽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不以長蓋以為宗廟主故也晉公族穆子有廢疾以讓其弟衛襄公嗣子縶足不能行立其弟晉衛皆廢嫡立庶者明臣之義終無執祭朝見之期以之居位違犯情禮故也禮有故使人攝祭非終身疾者勱為君王故事未有

諸侯以疾去國成比胡訥議孟縶立弟異於陳留二王之後禮不宜廢太常王彪之奏臣按訥耽二議為許其所陳也各無明文臣以為經史所記未有南面稱孤而以病疾退為庶人者也勵纂封先代近四十年位在朝賓今以疾退既廢之後若同庶人則名賤而役厮處以朝官則職替而班下以舊禮則制重而無位量兹三義莫知其禮宗廟享祭禮有假攝古今依禮行之有由來矣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博士庾弘之等議陳留王前代

之後遇以上賓之禮皇太子雖國之儲副在人臣之位今謂班次宜在王下又按僕射王彪之以為禪讓之始王與繼嗣之末孫降殺殊矣是以春秋之會杞不異列宋不殊位今陳留王朝會自任其來則無繩墨之准既以來朝則應有常次至於大會升殿雖無上位然無殊別之座名同朝錄將事有例且朝錄蓋是紀官名之簡制曰可時陳留嗣王虔王彪之議山陽公虔故事給絹二百疋山陽於今稍遠今可特給絹布二百疋錢三十萬宜少優於山陽○宋武帝永初元年封晉恭帝為零陵王

居於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文而不備其禮文帝元嘉五年散騎常侍荀伯子上疏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按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王上陳留王宜降爵為公十一年皇太子出會升在三恪○隋封後周靖帝為介國公○大唐武德元年五月詔曰革命創制禮樂變於三正修廢繼絶徳澤崇於二代其以莒之酅邑奉隋帝為酅公行隋正朔車騎服色一依舊章貞觀二年

八月制曰二王之後禮教宜崇寢廟不修禀餼多闕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國賔可令所司量置國官營立廟宇永昌元年十一月制以周漢之後為二王仍封舜禹成湯之裔為三恪神龍元年五月制宜依舊以周隋為二王後天寶八載七月封後魏孝文十代孫元伯明為韓國公以備三恪九載處士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後周隋不合為二王後請廢下公卿議集賢學士衛包因抗表陳其議論夜四星聚於尾

宿天意昭然遂從之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二王後廢韓介酅等公至十二載五月楊國忠奏周漢寢遠不當為二王後復以後魏後周隋依舊為三恪二王後其本封韓介酅等公如故○議曰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説焉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黄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二云三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為三恪此據左傳但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

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三云二王之後為一恪妻之父母為二恪夷狄之君為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不臣二王後者尊敬先王通三正之義故書有虞賓在位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明天下非一家所有敬讓之至故封建之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以事先祖故孔子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不臣妻父母者妻之言齊也與己齊體共承先祖故尊其父母春秋左傳云紀季姜歸於京師稱字者子尊不加父母妻與己齊體故夫不得臣之四夷之君不臣者尚書大傳曰越裳氏獻白雉周公辭不受曰正朔不施則君子不臣也按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為長何者禮記

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傳説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黄帝堯舜下同殷夏為三恪也又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為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

能名黄帝列聚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齊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二三之數實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已為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録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是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為三恪焉

通典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七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卿 撰

禮三十五 賓二

天子朝位 諸侯附○周 大唐

周制天子有四朝但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之一曰外朝在臯門内决罪聽訟之朝也秋官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

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人焉右肺石達窮人焉斯聽獄之時所列位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也嘉石文石也平成也成人之善也肺石赤石也罷人不容作勞有似於疲謂惰慢人窮人謂天人之窮無告者羣吏府史州長鄉遂之官也王之五門雉門為中門雉門設兩觀與宮門同閽人譏出入者窮人葢不得入罷音疲二曰中朝在路門外夏官司士正其位辨其貴賤之等朝夕視政公卿大夫辨色而入應門北面而立東上王揖孤卿以上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各就位特揖一一揖之也旅衆也大夫同爵者衆揖之公卿大夫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太僕之屬登

在其位羣士東面王西南向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武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為士免退留宿衛者未嘗為士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太右司右也太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也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人君既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燕寢釋服釋服服玄端也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外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

詢立君國危謂有兵寇國遷謂徙都立君謂君無冢嫡選於庶子聚萬人而詢謀焉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孫不見者孫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小司寇儐以序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儐謂揖之使前序更也輔志尊王賢明也弊斷也其時會殷同方岳之下為壇見諸侯之法如明堂之位天子壇上南面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西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六服之外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

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代一見其位亦近主位為尊也諸侯三朝路寢為内朝中朝在路門外外朝在應門外諸侯社稷與中朝正相當故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者也○說曰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内則路寢也臯門之内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

三府九寺庫門之内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内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内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考工記曰有九室九卿理之朝則入而理事夕則歸於庫門外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故禮云王會三公會其朝者諸侯未去亦於此也廣問之義詢於芻蕘之謀三刺問以定其法燕朝者路寢之朝羣公以下常日於此朝見君位其位太僕掌之初入之

時亦門右北面東上王揖之三公則階前北面東上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北上士則外門之西北面東上凡射先用燕禮其位亦然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孫卿也故於內朝孫卿東面尊於卿大夫也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

朝同或云客有諸侯之位故旅卿在東也○大唐開元
六年八月勑九族既睦百官有序至於班列宜當分位
嗣王實先於主祭國老有貴於乞言比在朝儀尚為閒
雜非所謂睦親敦舊之義也嗣王宜與開府儀同三司
等致仕官各居本品之上用為永式廣德二年九月勑
朝參官遇泥雨准儀制令例停朝參今軍國事殷若准
式停恐有廢闕泥既深阻許延三刻傳點待道路通依
常式以後亦宜准此貞元二年八月御史中丞竇參奏

准儀制令泥雨合停朝伏以軍國事殷恐有廢闕請令每司長官一人入朝有兩員并副貳亦許分日其夜甚雨至明不止許令伏下後到九月勑一應文武百官朝謁班序中書門下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各以官為序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補闕左右拾遺通事舍人在横班若入閤即各隨左右省主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在左殿中侍御史在右通事舍人分立左右若横行參賀辭見御史大夫在散騎常侍之上中丞在諫議大夫之下御史臺御史大夫在三品之上別立中丞在五品官之上別立

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都防禦使并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度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餘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御史在六品之後諸侯下無本官唯授內供奉裏行者即入班亦在正官之次有本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如本官不是常參官并憲官攝者唯聽於御史班中辭見殿中省官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繖扇立若入閤亦如之一品班三太三公太子三太三少京兆河南牧大都督大都護散官特進光禄大夫都尉尚書左右僕射太子三師三少嗣王郡王散官開府儀同三司爵國公二品班

祿大夫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勳官上柱國柱國

三品班

六司尚書太子賓客九寺卿國子祭酒三監京兆等七府尹詹事親王傅中都督上都護下都督下都護上州刺史五大都督府長史上都護府副都護散官金紫光祿大夫爵開國侯勳官上護軍護軍

四品班

尚書左右丞六司侍郎太常少卿宗正少卿左右庶子祕書少監左右七寺少卿國子司業少府殿中少監京兆河南太原少尹少詹事左右諭德家令率更僕親王府長史司馬鳳翔等少監中州刺史下州刺史大都督大都護司馬散官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爵開國伯勳官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

五品班

尚書諸司郎中國子博士都水使者萬年等六縣令太常宗正祕書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藥尚舍尚輦奉御大理正中允左右贊善中舍人洗馬親王諮議友散官中散大夫朝散大夫朝請大夫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

武班

供

奉班宣政殿前立位從北千牛連行立次千牛中郎將次千牛將軍一人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排階中郎將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以上在横階北次南金吾將軍分左右立

入閤升殿夾階座左右從南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郎將一人次千牛連行立柱外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柱中郎將一人排階中郎將一人階下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金吾將軍分左右立應當本日入閤人各依前件立其不合入閤人各依本職事立非當上人遇合參日並從本官品第班次其入閤升殿除千牛衛將軍中郎將外餘並以左右衛中郎將充其諸衛及

率府中郎將不得升殿一品班郡王散官驃騎大將軍爵國公二品班散官輔國大將軍鎮國大將軍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勳官上柱國柱國三品班左右衛左右金吾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大將軍諸衛將軍散官冠軍大將軍雲麾將軍爵開國侯勳官上護軍護軍四品班左右千牛衛左右監門衛中郎將親勳翊衛中郎將太子左右衛司率清道內率監門副率太子親勳翊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中府折衝都尉散官忠武將軍壯武將軍宣威將軍明威將軍爵開國伯勳官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五品班親勳翊衛郎將太子親勳翊衛郎將親王府典軍親王府副典軍下府折衝都尉上府果毅都尉散官定遠將軍寧遠將軍遊擊將軍遊騎將軍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

尚書省官據周禮先敘六官准六典尚書為百

官之本令每班請以尚書省官為首自周及漢未有中書西漢時中書主文書即今之官者主文書謂文書家是也時尚書之職猶微至後漢尚書職重方為百官之本所以尚書郎下筆為詔誥出言為策令魏文帝置中書則令中書也其尚書出外則令之尚書是也且周禮六官盡管天下衆務後漢尚書亦然及魏置尚書則中書廢矣尚書乃重設也如制處置中書門下便下百司豈非省便何乃下尚書省尚書方更下詔諸司豈非繁重者乎昔荀勗桓溫已有此議今實參不徵其變更不辨其省恐非通才達學之士

東宮王府官外官 東宮官既為宮臣請在上臺官之次王府官又次之三太三少賓客庶子王傅既為師傅賓相不同官屬請依舊

太常宗正丞 並隨寺望合在祕書丞上

尚食奉御尚藥奉御 本局既隸殿中省合在殿中丞之下

諸王府官 行列合以王長幼為序

檢校官兼

官及攝試知判等官並列在同位正官之次其有行守檢校兼試攝判等官職事者即依正官班序除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都防禦使兼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外餘應帶武職事者位在西班仍各以本官品第為班序

含元殿前龍尾道下叙班舊無此儀准令於通乾觀象門南叙班自李若水任通事舍人奏更於龍尾道下叙班既非典故今請停廢

文武官行立班叙通乾觀象門外叙班武次於文至宣政門文由東門而入武由西門而入至閤門亦如之其退朝並從宣政門而出

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准舊制並不常朝參其翰林學士大朝會日准興元元年十二月勑朝服班叙宜准諸司知制誥例其集賢史館等諸職事請依天寶者並請朝參訖各歸所務

辭見宴集班列先後

二年七月禮部詳定所奏勑

公式令

諸文武官朝叅行立二王後位在諸王侯上餘各依職事官品為敘職事同者以齒致仕官各居本品之上若職事與散官勲官合班則文散官在當階職事者之下武散官次之勲職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為後若以爵為班者爵同者亦准此其男以上任文武官者從文武班若親王嗣王任卑者職事仍依本品郡王在三品以下職事官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侯在從四品下伯在正五品下子在從五品下男在從五品下即前資官被召及赴朝叅致仕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者在同品下其在本司叅集者各依職事諸司散官三品以上在京者正冬朝會依百官例自餘朝集及須別使臨時聽勑進止

儀制令

諸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叅文武官五品

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當上日不在此例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其弘文崇文館及國子監學生每季參若雨霑失容及泥潦並停諸文武九品以上應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以後二月二十日以前並服袴褶五品以上者着珂傘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諸宿衛官皆聽不赴常參文武官准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人馬劣弱遂許分日伏望且許依前分日參待戎事稍平加以俸祿即依恒式其武官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上更加三參並須停廢今請准令却復舊儀其朔望朝參及弘文崇文館國子監

學生每季參等請續商量聞奏勅旨二品武班宜以左右金吾等十六衛上將軍依次為班首其檢校官兼攝試知判等本官二品以上者位望崇重禮異羣僚宜依本班朝會餘依四年七月勅自今以後嗣郡王宜列於本官班之上其庶子宜在少卿之上

天子上公及諸侯卿大夫士等贄工商婦人等贄附○虞　夏

周　魏

有虞氏舜典云修五禮五玉五禮吉凶軍賓嘉之禮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之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太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贄也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珪璧如五器禮終即還之三帛二生一死則否也○夏后氏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制凡贄天子以鬯鄭氏云天子無客禮以鬯為贄者所以灌用告神諸侯執珪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飾如虎皮豹皮帛如珪色繒也羔小羊也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耿介死而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皆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畫繢此諸侯之

臣與夫天子之臣異者也然則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贄以豹皮歟此孤卿大夫士之贄皆以爵不以命數凡贄無庭實也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非為禮之處以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繫纓也拾謂射韝也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婦人無外事見以脩物也椇榛棗栗果名椇枳椇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似栗而小椇俱雨反○說曰古者人君及臣重於相見之禮所以相尊敬故將有所見必執贄贄者至也信也君子於其所尊必執贄以相見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不敢相褻也然天子無客禮亦有贄者明有事神祇之道故須贄以表心故巡狩至於山

川有所告之用鬯酒盛以大璋中璋又典瑞云王搢大珪執鎮珪繅五采五就朝日明其所尊敬象臣之朝君也執鎮珪視安四方以表其功也凡公卿大夫執贄者皆謂始朝及初相見用之諸侯德厚故執玉以比德卿大夫以下德薄故用皮帛羔雁之等射人職云王將射之時公卿朝見三公執璧卿執羔天子之三公所以執璧為臣之屈與子男同佐王論道理取圓足以璧為贄不必飾以蒲穀諸侯賔射之時卿大夫士亦皆執贄見

其君如天子卿大夫之禮君子所以執玉以比德者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詔下司空征南將軍帶金紫都督
使位高任重近者正朝乃與卿校同執羔非也自今以
後從特進應奉璧者如故事博士高堂隆議曰按周禮
公執桓珪公謂上公九命分陜而理及二王後也今大
司馬公大將軍實分征東西可謂上公矣山陽公衛國
公則二王後也侯執信珪謂地方四百里伯執躬珪謂
地方三百里皆七命也今郡王戸數多者可如侯少者

可如伯子執穀璧謂地方二百里男執蒲璧謂地方百里皆五命也今縣主户數多者可如子少者可如男上公禮其率諸侯以朝則執桓珪自非朝宗則如八命之公與王論道有事而進則執璧今二王後諸王若入朝覲二公率以進退則執桓珪其朝王則與羣公執璧按周禮王官唯公執璧漢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開府辟召掾屬與公同儀則執璧可也孤皮帛卿羔孤謂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國四命之孤副公與王論道尊於六

卿其執贄以虎皮表束帛令九卿之列太常光禄勲衛尉尊於六卿其執贄如孤也其朝王執皮帛可也三府長史亦公之副雖有似於孤實卑於卿中大夫之禮可也公之孤覜聘於天子及見於其君其贄以豹皮表束帛令未有其官意謂山陽公之上卿可以當之卿謂六官六命之卿及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令六卿及永壽永安長秋城門五校左校右校前校後校中校皆執羔可也諸侯之卿自於其君亦如之天子卿大夫飾羔雁以繢諸侯卿

大夫飾羔鴈以布州牧郡守以功德賜勞秩比中二千石
者其入朝覲宜依卿執羔金紫將軍秩比中二千石與卿
同大夫執鴈謂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
大夫也其位卑於卿令王府長史及五命二千石之著者
也博士儒官歷代禮服從大夫如前執鴈可也州牧郡守
未賜者宜依大夫執鴈皆飾以繢諸縣千石六百石令古
大夫若或會覲宜執鴈飾以布士執雉謂天子三命之士
及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以下至於比長庶人在官

亦謂之士諸縣四百石三百石長從士禮執雉可也

信節

周制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有王命則别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珍音鎮下同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以玉為之以命數為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聞也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故為節以金

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别為信明也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英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也或云英蕩畫函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返節

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理五塗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人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人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為之節不過閼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主通貨賄也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理五塗亦有人也符節如漢之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如漢之印章也旌節漢使者所擁節是也将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此道里日時課如漢之郵行者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蔵於掌節小行人職云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管節皆竹為之鄭注云管節如漢竹使符也都鄙者公

之子弟及卿及大夫采地之吏耳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為信通傳說所齎操之所適也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圜土內之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以結好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錫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穀圭七寸以和難以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瑞節難讐也聘女納徵加於東帛也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璋以聘后宗享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瑑有文飾也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珪制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以徵諸侯憂凶荒之國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理兵守二璋皆有鉏牙

之飾於琰側兵守用兵所守也鉏音測魚反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琰圭亦王使之瑞節也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易惡行令為善者則以此圭責諭以告也大璋七寸射四寸

諸侯以聘女納徵加於束帛也

通典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七十六

唐　京兆　杜佑卿　撰

禮三十六　軍一

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并祭所過山川（周　梁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肆師為帝位（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孔穎達云天道遠以事類而祭告之也社主殺戮故求便

宜社主陰萬物於此斷殺故曰宜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言禰者辭時先從卑不敢留尊者命也將出者謂

行幸巡狩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為兵禱也其禮亡其神蓋蚩尤或云黃帝又云若至所征之地祭者則以黃帝蚩尤之神故皆得云禡神也若田狩但祭蚩尤而已受命於祖以遷廟主載於齊車以行告祖以行示不自專故言受命必以遷主行言必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不以出即埋之若有遷主則載遷主而行幣帛遂埋於階間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過大山川則用事焉用事令太祝用祭事

告之凡出必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皆為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諸侯將出征宜社造禰及無遷主以主命並如天子之制○梁天監初陸璉定軍禮依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謂征討得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反亦如之○北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表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其日倫法駕乘

木輅以造於廟載遷廟主於齊車以俟行次宜於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祏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於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瀆川源等乃為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於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於坎又歃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曰建牙旗於墠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有司致祭將屆戰所卜剛日備玄牲列軍容設於辰地為墠而禡祭大司馬奠矢

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日
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又用太牢賞
用命於祖引功臣入旌門即神庭而授版焉又罰不用
命於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詰社訖擇日行
飲至之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記年號月朔陳六師凱
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勲之美用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天子行幸有司祭所過名山大川岳瀆以太牢山
川以少牢若親征及廵狩則類上帝宜造社廟還禮亦

如之大業七年征高麗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壇行宜社稷帝齋於臨朔宮懷荒殿與告官及侍從各齋於其所十二衛兵士並齋帝服衮冕玉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又於宮南類上帝積柴燎壇設高祖位於東方帝服大裘而冕乘玉輅祭奠玉帛並如宜社諸軍受胙畢帝就位觀燎乃出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遂出其大駕具出師儀篇是歲行幸觀海鎮於禿黎山為壇祠黃帝行禡祭皇帝及諸

陪祭近侍官諸軍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為埋坎神座西北内壝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帝軒轅神座皇帝出次入門羣官定位皆再拜奠禮畢還行宮○大唐制車駕行幸及親征有司類宜造禡如開元禮

軷祭 周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天子將出師大馭掌馭玉輅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

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軷音蒲末反普音負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軹謂兩轊軓謂車軾前也轊音衛軓音範○後周迎太白出國門而軷祭○隋制皇帝行幸親巡狩則軷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為山象設埋埳有司刳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薦脯加羊饌埋於埳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軓乃飲授爵遂轢軷上而行○大唐車駕親征如開元禮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周　宋　梁　陳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平猶正也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為伍伍之司馬也鄭玄謂王不執賁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亦同其號賁音墳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

法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貉讀為禡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從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

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以備死事夜事戒夜守之事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

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其載旜或載物眾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兼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眾皆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皆畫以雲氣

遂以

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網止也秋田主用網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網止祊當為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云以社以方仲冬教大閱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月簡軍實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為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

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羣吏諸軍帥也陣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仲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為仲冬為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畧甘誓湯誓之屬是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摝讀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為摝摝者止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閶鐸聲不

過琅闛音吐剛反闒音土荅反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趨者赴敵尚疾之漸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鼓戒戒攻敵也鼓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鐃所以止鼓也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止之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鐲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鐲而鳴鐃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

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令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也分地調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軍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於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陣鄭司農云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居為主車居前既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陣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者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羣司馬兩司馬也枚狀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獘也大

夫殺則止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鄭玄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獲得禽獸者取其左耳當以計功多少及所弊鼓皆䮾車徒皆譟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䮾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䥵譟亦謂喜也䮾音駭䥵音符徒乃弊命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蒸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眾物多眾得取也致禽饁獸於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之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說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歷代以來禍亂之作非武不定是以

君子習之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蘭者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旌旗之名通帛為旃轅門昂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為槷質椹也槷門中臬也葛或為褐槷五結反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轚掛則不

得入門）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掩禽旅（掩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謂自左膘而射達於右腢為上等腢髆前骨也音虞又五口反）二為賓客（謂射右耳本為次等）三為充君之庖（謂射左髀達於右髃為下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供乾豆賓客君之庖射宮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列奏申攝䠶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公百官便座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二品以上權乃備鞘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率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外内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内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車門外内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嚴上水一刻槌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槌二鼓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槌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閤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次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

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諠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讚唑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廻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鈒所立反戟武賁毛頭文衣鶡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觧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座幔省皇帝若親射禽變服戎服如校獵儀内外從官及武賁悉變服鈒戟抽鞘以備武衛黄麾内

官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

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孕蒐而

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蹴圍衆軍鼓譟譥角至

宣武埸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

中郎率獲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内之右皇帝從南旌門

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

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

鮮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奉車充庖廚正廚置罇酒俎肉於中逵以犒饗校獵衆軍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鈒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着黑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座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塡街先置前部從

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等從至閤正直侍中奏觧嚴内外百官拜表問訊訖罷○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獮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右軍將軍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獮日侍中三奏一奏槌一鼓為一嚴三嚴訖引仗為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紗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獮訖

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日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鈒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

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乗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於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㑹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賔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鈒者韜刃而還夏苗秋獮禮皆同○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

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軍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萊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禡於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為壝建二旗列五兵於座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遂苗田仲秋練兵

獮田仲冬大閱遂狩其致禽享礿教習之儀並如古周法○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人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為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中迴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南面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闟豬車車飾

如木輅重輞縓輪㫋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駕六黑騮太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右各一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闟豬軔有司斂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至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膘而射達

於右腢五口反爲上等達右耳本爲次等自左髀達於右髃爲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内從駕之鼓及諸軍之鼓俱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腊於京師小獸私之○大唐高祖武徳五年十二月幸涇陽之華池校獵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諫議大夫蘇代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過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

既而笑曰狂發耶代長曰為臣私計即狂為陛下國計即忠貞觀十六年十二月狩於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絶上乘高遥見之欲捨其罰恐虧軍令乃廻轡入谷以避之永徽元年冬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不得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大悦因此不復出獵先天元年十一月獵於驪山之下侍中魏知古上詩諫曰嘗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翾飛豈暇翔飛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

齊楚仁恩念禹湯雍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令為決虞箴遂孔彰手制曰所進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予時因暇景為苗而畋開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校獵但慕前禽鄉有箴規輔予不逮令賜物五千段用以勸獎

開元三年十月大蒐於岐州鳳泉湯屬夜雪天寒其圍兵並放散各賜布一端綿一屯其蒐狩之制具開元禮

出師儀制 揚兵講武附○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涖太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明之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及致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致謂卿師致民於司馬也比較次之司兵掌五兵五盾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盾者干櫓之屬也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受用之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之戈盾車行兵車不式尚威武不崇敬武車綏旌武車亦革路也取其建武即云兵車取其威猛即云武車旌謂車上旗旛也綏謂垂舒凡軍旅會同合

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戎
僕掌馭戎車掌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輅之儀虎
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局分旅賁
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
太僕則自左馭而前驅及贊王鼓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前有水則
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
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載謂舉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有所舉各以其類象之
青青雀水鳥也鳶鳴則天將風風生埃起鴻取飛有行

列也士師謂兵衆也虎取其有威勇貔貅亦摯獸書曰如虎如貔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繕其怒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摇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地也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進退有度度謂伐與步數摯壺氏掌摯壺以令軍井摯轡以令舍摯畚以令糧鄭衆云摯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摯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摯轡以令舍亦懸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摯畚以令糧亦懸畚於其所當廪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廪假於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廪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讙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為表省煩便事也凡軍事懸壺以

序聚櫜鄭衆云懸壺以為漏以序聚櫜以次更聚擊櫜備守鄭玄謂擊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櫜音託及戰司馬巡陣視事而賞罰事謂戰功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功勝也律所以聽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導也兵樂曰愷獻功於社也故城濮之戰春秋左氏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衆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鄭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師散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庶子卿大夫子之從軍者或謂之庶士○漢興設南北軍之備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彊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

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肄孫吴兵法六十四陣每十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寇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孝文納鼂錯之策以為軍之勝負定於内有事則可以應於外頗祖周司馬法齊寄政之制（管子寓軍令）徙人於邊以起軍伍元帝用貢禹議始罷角抵戲○後漢初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兵儀乘輿御戎輅白馬朱鬛躬執弩射牲（牲用鹿麛）太宰令

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驛送陵廟還宫遣使者齎束
帛以賜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
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街
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顔色然後還
宫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黄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
耀兵於平樂觀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武賁中郎
将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
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

校尉諫議大夫夏年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皆統於碩起太壇上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五采華蓋高九丈列步騎軍士數萬人結營為陣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何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還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金革令兵戈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閲

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魏王曹操親執金鼓
以令進退延康元年曹丕嗣魏王其年秋閱兵於郊公
卿相儀王御華蓋親執金鼓之節○魏明帝太和元年
十月閱兵於東郊○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
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親大閱習衆軍然不自
令進退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東晉元帝詔左右衛
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成帝咸和中詔内外諸軍戲於
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閱場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

往閲習然後朝廷無事焉○宋文帝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講武堂○後魏明帝永興元年九月十月之交親行貙劉之禮孝成帝和平三年因歳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鍾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黒黄別為部隊楯䂎矛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

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威觀自後以為常○北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芟萊野為塲為二軍進止之節輿駕停觀遂命將教衆為戰塲之法凡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為前行戟㮶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卧則跪次教士耳使習聽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

則止次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次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次教士足使習跪起及行嶮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埸所依方色建旗為和門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立五綵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擐甲三通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馬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為客主先舉為客後舉為主

從五行相勝法為陣以應之○隋大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百人置一纛十隊為一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光甲鐵具裝青纓拂建狻猊旗第二團絳絲連珠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玄犀甲獸文具裝建六駁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棡鼓金鉦各二具後部鐃吹一部鐃二面歌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蓽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盪幡一第二團每隊給黃隼盪幡一第三團每隊給蒼隼盪幡一第四團每隊給烏隼盪幡一長槊楯弩及甲毦等各稱

兵數受降使者一人（給二馬軺車一乘白獸幡及節每一騎吏三人車輻白從十二人）承
詔慰撫不受大將制戰陣則為監軍軍將發候大角一
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
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
陣陣四面團營然後諸團嚴駕立大角三通則鐃鼓俱
振第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
鼓吹次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蹲獸旗砲架二張大將
在其次鞬馬二十匹次大角次後部鐃吹次第三團次

第四團次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
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為兩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
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
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
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二團騎陣於南面
鼓吹翊大將軍居中駐馬南向第三團騎陣於西面第
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為方陣四面外向步卒翊輜重入
於陣内以次安營定四面陣者引入營亞將率驍騎遊

奕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畢大將亞將等各就牙帳馬步陣與軍中散兵交為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亘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為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為記御營內者合十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

其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下至於兵馬私隸悉以綴於衣領名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餘事使人交相去來執以行執幡而離本軍者他軍驗記帶知非本部兵則所在斬之○大唐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滻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時許州長史封道弘奏言後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尚書於此因為名今請改為講武臺從之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羣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為左軍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

士屬焉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為右軍左右威領武候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誓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為曲直圓鋭之陣右為方鋭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位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堅建方敢而鋭皆良將也上曰講閲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人物亦多侯景以數千人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黷人不可棄此之謂也武太后聖歴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春時王方慶上疏

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干戈甲冑之總名兵金也金性尅木春盛德在木金氣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按蔡邕月令章句太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傷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傷首種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為沍寒所傷故至春不長今月令首種

稷非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故犯陽氣害發生之
麥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宿麥不登無所收入也請
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先天二年十月十二
日講武於驪山之下征兵二十萬戈鋋金甲照耀天地
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元宗親擐
戎服持大鎗立於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
坐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
振翊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伏願寬

宥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上既怒唐紹衆情猶冀寬之會右金吾將軍李邈遽請斬之時人皆痛惜紹而深咎邈尋有制罷邈官遂擯廢終身薛納為左軍節度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部頗亦失序唯納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名納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命將出征 漢 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漢高帝初為漢王都漢中將還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為大將軍部署諸將東出陳倉收秦

地○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跪而推轂○北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廟灼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衮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假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閫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後周制大將

出征遣太祝以牛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邉帝戎服乗馬遣大司馬賀蘭祥討之告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将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甲兵○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将軍出師則以猳肫一釁鼓皆告祖廟授斧鉞訖不得反宿於家開皇八年晉王廣将伐陳内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於太廟禮畢命有司宜於社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又北伐突厥次河上禡祭軒轅黄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大唐

之制如開元禮

宣露布

後魏　隋　大唐

後魏每攻戰尅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自此始也其後相因施行○隋文帝開皇中詔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蹈舞者三又拜而罷○大唐每平蕩寇賊宣露布

乾隆御覽之寶

其日守宮量設羣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仍集文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中書令宣布具如開元禮

武德元年十一月秦王平薛仁杲凱旋獻於太廟二年五月秦王破宋金剛復幷州故地凱旋獻捷於太廟四年七月秦王平東都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以王世充竇建德及隋文物輦輅獻捷於太廟貞觀四年三月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於太廟永徽元年九月高侃執車鼻可汗獻於太廟

通典卷七十六

通典卷七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三十七　軍二

天子諸侯大射鄉射周　漢　晉　宋　北齊　大唐

自黄帝有天下建萬國爰至夏商及扵周氏雖更相吞滅而不改舊規周初諸侯尚千八百國所以崇三射之制立五善之目扵兹選士由此封侯本在戢敵實寓大

政周衰禮多亡失重以秦滅典墳天子之禮無聞諸侯二篇而已誠與今異此畧存古制焉周制天子之大射天官司裘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虎侯王之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崔靈恩云若有二王助祭則天子與共射之若時無則與諸侯共為耦也夏官射人以射法理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

節二正 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用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居外三正去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豻胡犬也士與士射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豻音岸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鄭司農云貍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鄭玄謂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

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豻五十是也三侯者司裘所供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讀曰糝糝雜也雜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

冬官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大射以皮飾侯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虎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麋侯五十弓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天子九十弓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丈也尊卑異等此數明矣以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也天子賓射於五采之侯侯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朱白蒼黃黑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五采之侯即謂五正之侯也其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然則五正之侯中方六

尺朱方二尺者則餘四色所畫各五寸也又畫其正外以雲氣為飾廣狹亦如大射皮飾之法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个讀如齊人搚公幹之幹上个下个皆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央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為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足之節也鄭衆云綱連侯繩也縜籠綱者舌維持侯者縜音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所

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象於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熊侯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畫其毛物天子射熊熊者巧猛之獸侯人之象天子德勝服巧猛之人諸侯射麋麋者迷也象臣有迷惑其君當誅之卿大夫射虎豹者當為君禦四方之難示服猛害也射鹿豕者食人禾稼士賤為除害而已

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箙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箙盛矢器以獸皮為之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

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椹以為射正也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三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從弓數也每弓一箙百矢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車戰野戰進退非强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恒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枉矢

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馬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微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矢則死鍭矢象馬鍭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伺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馬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前微重後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鳧與鴈恒矢安居之矢也庳矢象馬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訂音亭輖音輊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體往來之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圓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圓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

諸侯大

射之儀君有命戒射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射以觀其體射中得與祭不中者不與祭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凡九十糝侯七十豻侯五十量人司馬之屬掌量塗數者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貍之伺物每舉足止視遠近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也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糝糝見鵠於豻豻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崇高也高必見鵠鵠所射之主鄉射地官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

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也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而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興舞謂發矢手如舞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城中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中翿旌獲尚文德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郊謂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閭獸名大於驢一角或曰如驢蹄岐折羽為旌於境則虎中以龍旜於境謂與鄰國君射畫龍於旜尚文章也通帛為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兕獸名似牛一角

士鹿中翿旌以獲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為旌以獲無物唯君子有射於國中其餘否臣不習武於君側箭籌八十箭篠也籌算也八十者畧以十耦為正也貴全數也其時衆寡從賔長尺有握握素握手所持處也素刋之也刋本一云庸楚朴長如笴刋本尺刋其所持處也笴古我反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博廣也兩端為龍首中央為蛇身相交蛇龍君子之類也交者象君子取矢於楅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為之○漢石渠議曰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賔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賔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

年三月黄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公卿以玄成議是○晉咸康五年春征

西庾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洋洋然有洙泗之風○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後相承以為舊準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漢立秋之禮○北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座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驊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又畢羣官皆射五埒一品三十二發一發調馬十發射下十五發射上三發射麞三發射獸頭二品三品二十五發一發調馬五發射下十發射上三發射麞三發射帖

三發射獸頭四品二十發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八發射上二發射麞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五品十五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二發射麞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侍官御仗以上十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又季秋大射皇帝侍大駕常服御七寶輦射七埒正三品以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一上三發射麞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二品四十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二十發射上二發射麞餘與三品以下同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三十八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十九發射上一發射麞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五品第三埒三十二發一發調馬九發射下十七發射上一發射麞二發射帖二發射獸頭六

品第四垜二十七發一發調馬八發射下十六發射上一發射麞一發射帖七品第五垜二十一發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十二發射上餘與六品同也八品第六垜十六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九發射上餘同七品九品第七垜十發一發調馬三發射下四發射上餘與八品同大將大尉公為之射司馬各一人録事二人七垜各置垜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垜士四人威儀一人乗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垜士等員以司其事○大唐之制皇帝射於射宮則張熊侯射觀於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

太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殿之庭若遊宴射則不陳樂懸貞觀元年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故未及乎弓弓猶失之何況於理自是遂延耆老問以政術

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百僚射自貞觀至麟德七年行三月之射行九月之射其禮遂至景雲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上表請行射禮直至先天元年二年

開元八年九月九日賜百官射給事中許景先駮奏曰近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音但古制雖在禮章

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以觀德又未足威邊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蘋采蘩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宫容體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

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凡今一箭偶中是費一丁庸調用之旣無惻隱獲之固無慙色疏奏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勑下大射展禮先王制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徃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安福樓下自此以後其禮又息其射侯儀具開元禮○說曰按易庖犧氏弦木為弧剡木

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射義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男子生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為之射乃卜食子者是故周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益以地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不與祭而君有讓削以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謂澤宫澤者所以擇也又曰射之

為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已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射有三焉一曰大射以其事大禮重天子故謂之大射將有郊廟之事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内諸侯王之子弟卿大夫士及諸侯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將有宗廟之事與其卿大夫士及公之子弟卿大夫所選鄉中之俊者行之孤卿大夫將有已宗廟之事亦率其家臣而行之二曰賓射謂列國諸侯来朝於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以下禮賓而射謂之賓禮皆行之於朝或行於廟

三曰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縱適或燕勞來朝聘使之賔或復自與已臣共相勞息若天子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則先行鄉飲之禮以明長幼之序夫三射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合於樂故謂之禮射其樂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度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

立無暴亂之禍而國家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樂官備者騶虞詩云一發五豝喻賢衆多也樂會時者貍首詩云小大莫處御於君所樂循法度者采蘋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采蘩詩云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白虎通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制近也按鄭玄說射禮入嘉禮今按五帝三王之時天下萬國迭相征伐士之志藝以射為首是以我國家開元中修五禮以射禮入軍禮焉古者天子之大射曰射侯者射中則能服諸

侯以下中之則爲諸侯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流放也書曰流共工於幽州者是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斯之謂歟

通典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七十八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八 軍三

天子合朔伐鼓諸侯附○夏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北齊 大唐

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會也不會則日蝕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蝕天子鼓於社責上公也瞽樂官樂官進鼓則

（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也庶人走共救日蝕庶人百役之人）○周制曰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素服置五麾陳五鼓五兵及救日之弓矢又以朱絲縈社而伐鼓責之（或曰脅之或曰為暗恐人犯之日蝕者陰侵陽社者衆陰之主鼓配陽也以陰犯陽故鳴鼓而救之）夏官太僕掌軍旅田役贊王鼓日月蝕亦如之（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蝕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也（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

白北方衣黑其兵未聞曾子問曰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不迎尸諸侯救日蝕置三麾陳三鼓三兵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魯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蝕叔孫昭子曰日蝕諸侯用幣於社上公代鼓於朝退自責大夫擊門士擊柝言衛其隅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蝕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漢制天子救日蝕素服避正殿陳五鼓五兵以朱絲縈社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候日月有變便

伐鼓太僕贊祝史陳辭以責之鬬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劔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持劔立其户前衛尉驅馳繞縈察守備日復常皆罷（此義摯虞決疑注云約魯昭公時叔孫昭子說天子救日之法）○後漢制朔前後各二日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冠長冠衣帛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當祠南郊尚書八座議欲卻郊日又定冠禮而月朔日蝕博士孫瑞議按八座書以為正月之日太陽虧曜

謫見於天而冠者必有祼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獻酧之報是為闇災不祇肅見異不怵惕也及建安中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朝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博平計吏劉邵建言曰梓慎禆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埀制不為異變先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時尚書令荀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著名○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太史奏

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二度恐相附近主者奏宣勑有司為救日蝕備既時過而不蝕大將軍曹爽推史官不驗之負空設合朔之期以疑上下光禄大夫領太史令邕言典歷者按歷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當朔事無有違錯耳重問典歷周晃等對曰歷候所掌推步遲速可以知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以知薄蝕深淺合朔之時或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或日掩月則日從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

交無變至於日月相掩必蝕之理無術以推是以古者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以前代史官不能審日蝕之數故有不得終禮自漢故事以為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甲寅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侍中鄭小同議史官不務審察晷度謹綜疎密謬准交會以為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外內其有不效則委於差晷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

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於前矣此為古有明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惰職考察無效此有司之罪又答古来黄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歴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朝合朔却元會○東晉元帝大興元年四月合朔有司奏議按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於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

日有變便擊鼓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不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座蔡謨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寵愼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為變異先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誡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救之夫警戒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順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

巷黨以喪不星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不見星令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夫子老聃先行見星之防而卲逆廢日蝕之戒是反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況聞天青將至而行慶樂之會於事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先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卲引此文失其義旨卲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

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彧所善漢朝所從遂令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以為準繩故正之云爾於是衆議從之穆帝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却會王彪之議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謂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先廢又從彪之議○宋因晉制○齊武帝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大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内未審於社祠無疑

不曽檢未有前準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曽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来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乃但薄蝕則不廢祭按漢初平中博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母地郊社不殊此則前準謂不宜廢詔可

○北齊制日蝕則太極殿西廂東向東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羣官公服晝漏上水一刻内外戒嚴三門者閉

中門者掩之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衛如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單衣侍臣皆赤幘帶劒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劒出戶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並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衛大社鄰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匝太祝令陳辭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尚書門司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鳴鼓如嚴鼓法日光復乃止奏解嚴○大唐合朔伐鼓具開元禮

冬夏至寢鼓兵議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議曰以冬至陽氣萌生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洩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先天下靜而不擾也夏至陰氣始動而未達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助微氣之養也晉劉遐議曰以為陽實君道是以微陽初興慶其方盛寢鼓息兵不欲震蕩也禮尊無二若當助陰豈一之義何以明之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

月蝕無救之道明矣何態以為二節隂陽升降之極會通交代之日二氣既接剛柔始分君子逺慎諸物近慎諸已在冬欲静在夏無躁百官静事無刑以定寢鼓息兵其宜合同張俁曰冬夏二至慎微不畀左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所重所慎扵是在矣周禮太僕掌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左傳又曰月亦如之又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皆正經也日長則賀君父道也下慶上會情交接也日短則不賀臣子道也鼓以動衆是

以二至迎送同寢之也劉況謂寢鼓不出經傳或以漢
與日蝕陰盛擊鼓助陽則冬至助陽不應寢鼓也于瓚
又云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
此推之夏至不應寢政事鄭瑤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
無正文恐有由耳夫天之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
萌芽之漸欲省事順動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
鳴鼓後代擬議寢之非為助陽也夏至少陰肇起殺氣
自興否剝將至大戚方來宜有鳴鼓閘閾興兵駭旅施

命四方詰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休慼有殊寢鼓之教不宜同也若以夏至俗人所重文武可息之一日不可前三後三等於冬至也

馬政 馬祭附○周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輅駕種馬戎輅駕戎馬金輅駕齊馬象輅駕道馬田輅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廏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

家謂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鷩馬則皆分為三馬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鷩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輅之馬趣馬馭夫僕夫師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鷩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鷩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騋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麗耦也鷩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疑

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趣音倉走反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簡差也節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材於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所以知疾處乃治之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仲春通淫仲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按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者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皆有物賈謂皆有物色及賈直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

之内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旬之内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者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者不任用非用者罪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説曰房為龍馬鄭衆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歳曰駒三歳曰駣鄭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衆云攻特謂騬之騬音繩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士作乘馬鄭衆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鄭玄謂僕馭五輅之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其餘祭大澤用仲月剛日

甲庚丙壬戊為剛日乙丁辛癸已為柔日○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大唐馬祭因隋之制其儀如開元禮

時儺周 後漢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蒙冒也冒熊皮者以警毆疫厲之鬼如今

魅頭也時儺四時作方相氏以儺却凶惡也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洪範傳云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屬金也故磔之於九門所以抑金扶木畢成春功東方三門不磔春位不殺且盛德所在無所攘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此儺儺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故儺以通秋氣方欲助秋故不磔犬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大儺為歲終逐除陰疫以送寒氣旁謂王城四旁十二門也磔謂磔犬於門也春磔九門冬禮大故徧磔於十二門所以扶陽抑陰之義也犬屬金冬盡春興為木故殺金以助木氣○後漢季冬先臘一日大儺儺却之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為疫鬼一居江水為虎一居若水是為魍魎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

宿北方大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氏帥百隸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洒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侲音振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

黄門唱侲子和曰甲作食殁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

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野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劉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𤢖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

曰怪囿象食人一名沐腽堁蒼曰猵狂無頭鬼委音虛猵音休律反堁避移反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然火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壘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

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黄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户上畫鬱壘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當門食鬼葦戟桃枝以賜公卿將軍特進諸侯云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北齊制季冬晦選人子弟如漢合二百四十人百二十人赤幘皁褠衣執鼗鼓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等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黄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其日戌夜

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戍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一品以下六品以上陪列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内分出於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舞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為六道出於郭外河清年中定令歲十二月半講武至晦逐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歳門並永巷南下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閤一軍東上閤並從端門南出閶闔門前橋南

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
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旁
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侲子
如北齊法冬八隊二時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褠衣
執皮鞭工二十人其一人方相氏如周禮一人為唱師
着皮衣執棒鼓角各十人有司素備雄雞羝羊及酒於
宮門為坎未明呼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
譟而出合趣明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司執事預副

牲胷磔之

牲胷磔之（疈普逼反）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大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禮並如開元禮

通典卷七十八

通典卷七十九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三十九 凶一

大喪初崩及山陵制 并為周以下親哭及不視事附○周 前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陳 大唐

周代尚書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也有

疾故不悦懌禮僕人扶右射人扶左僕人射人皆平常時贊正君服位者始崩太僕戒鼓傳達於四方內宗掌序哭者次序內外宗及命婦哭位外宗敘外內朝暮哭者次序內外宗及外命婦世婦掌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不敬者而呵罰之呵譴也小宗伯懸縗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太僕掌懸喪首服之灋於宮門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懸其書於宮門示四方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斂先服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孔穎達曰服服杖也祝佐含斂先服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七日國中男女

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宮正掌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疎者賤者居堊室○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中望外內張綿絮以郭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墉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墉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風俗通云俗說易稱四海為家雖

都二京巡有方嶽文曰行在所由以行爲辭天命有終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崩梓宮在殯太子已即位存亡有別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謚故曰大行皇帝宮車晏駕周康王一朝晏起詩人深刺如今崩殯則爲晏駕其喪葬儀無聞魏孫毓曰禮記告喪曰登遐告訃之辭也或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此即非告訃之辭謚法者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者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謚也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具喪期篇無禁取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絶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七子八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絶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寘瘞事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寘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

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黄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以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後漢志

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黄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宫門近臣中黄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宫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宫屯兵黄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

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縫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飯含珠玉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槃冰如禮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也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也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

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烏龜龍虎連壁偃月牙檐梓宮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黄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四姓諸弟子立學號為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

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内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疏讀為沙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註曰衽小腰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黄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

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

臨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
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吏布幘
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喪期依前漢
制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内侯宗室長吏及因
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
可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裏以葦席巾門喪
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褠幘太僕
四輪輴為賓車大練為屋幭中黄門虎賁各二十人執

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

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黄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太史奉哀策謚進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

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大常行遣奠皆如
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
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絲參繆紼長三十丈大
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
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
持幢幡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渝擢歌
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
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

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賔東北面西上皇帝白衣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黄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

不可用也鄭玄註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也筲八盛容三升鄭玄註既夕曰筲畚種類也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註既夕曰屑薑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桁桁所以庋苞屑甕瓶也冪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冪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翭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翭音候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籩八彤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註既夕曰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

鍾十六無簴鎛四無簴爾雅曰大鍾謂之鏞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鎛磬十六無簴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簨簴鄭玄曰不懸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琴六瑟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笮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役器鄭玄註曰笮矢箙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註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罇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

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裹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

半塗上欲下且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柰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轝若耕切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返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先大駕日游冠衣於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

服纎醳纎服留黄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黄冠百官衣皁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禄勲備三爵如禮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於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長樂宮太后所居在西京後漢都洛陽無長樂宮或是當時便循舊名為太后耳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合葬羡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羡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

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閣室永平七年陰太后崩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䰟車鑾輅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按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〇魏武

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
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
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黄初二年文帝又
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為
體無封樹無立寢殿無造園邑此詔藏之宗廟明帝時
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
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
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為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

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景初中明帝崩於建始殿殯於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既

葬容衣還儒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為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令服也天子不為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討吏

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䰟靈開知時蔡邕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塡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意可見於門内拜訖入帳臨乃除服○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宫宜在何殿博士卞榷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宫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於西階既殯之後别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榷雍議按禮天子日食

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厢今御倚廬為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廬復應何所㩁雍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於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為廬朝夕則就位哭臨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遏密八音豈有釋其縗經以服玄黄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

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駮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玄衣朱裳此鹵簿所從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摯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虞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輅使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蕪有吉駕

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其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杜元凱喪服要集云遣車易以轝牀轝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内官朝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大為繁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

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之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為馬以泥為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

牢肉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已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奏謚梓宮將登轀輬侍中版奏已稱其謚皇帝遣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珂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轀輬版奏皆稱其謚皇帝登轀輬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

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大唐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均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

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懐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

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而已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喪亂以来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是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

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今為丘壠如此其内雖不藏珍寳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既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令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

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令為墳壠
又以長陵為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
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
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閒而
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大郡五十萬户
即曰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
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
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

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
憂朕為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
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
玄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
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
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
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尊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
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

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通典卷七十九

通典卷八十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四十　凶二

總論喪期　虞　殷　周　前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易云古者喪期無數　賈公彦曰此黄帝時也是以其心喪終身　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按唐虞雖行心喪更三年為限三王乃制喪

服

○殷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歟怪之也讙喜悦也言乃喜悦則民臣望其言久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冢宰天官卿貳王理事者也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喪服四制曰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

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祝雍作頌又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皆既葬除喪之證也○漢文帝遺制革三年之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顔師古曰令謂此詔文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

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喪期之制自後遵之不改宣帝地節四年詔令百姓或遭緦經凶災而吏徭事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令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徭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章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是以喪制三年能行者

貴之矣及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已上皆服喪三年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令子新都侯宗服喪三年及元后崩莽反自服三年顛倒姦繆若此○後漢鄭𤣥云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曰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人也陳鑠問髙宗諒闇三年不言乃讙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

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人也義似不同引之何
明趙商荅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
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辦為可謂
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
孝經云士人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
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
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矣建元元年尚書
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謂光武明帝時絶刺史二千石

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已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絶之○魏武帝遺詔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文帝崩國内服三日蜀劉備臣下發喪滿三日除服至葬復加禮此則魏蜀又異於漢也吳孫權令諸有居任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犯者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減○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已下遭三年喪者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二年帝遵漢魏改葬除服按文

帝以魏咸熙二年八月辛卯崩九月癸酉葬武帝以十二月庚寅受魏禪改元泰始猶深衣素冠服降席徹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豐殺隨時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上古也陛下俯遵漢魏素冠深衣降席徹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殲萬幾事殷臣等以為宜割哀情以康時俗勑御府太官易服改膳如舊詔曰每念幽冥不終苴絰一朝便易此情於所天相違已多孚等重奏干戈未戢天下至衆陛下察愚衷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重

覽奏議益以悲割三年之喪自古違禮不宜反覆重傷其心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文帝之崩也皇太后王氏泰始四年三月戊子崩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除服何為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漢文以末代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謂但有

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無父子之為重且漢廢君臣之喪不崇父子之服況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理天下乎僕射盧欽尚書魏舒等奏謹按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其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虞書曰三載遏密八音至周公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周景王有后嗣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叔向譏之曰三年

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燕樂已早亦非禮也稱
高宗不云服喪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議
其喪而議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
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
齊斬之制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道聽於冢
宰喪服已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由以荒
大政也摯虞以為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
也後代一日萬幾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喪非三年也

杜元凱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率天下為天子終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典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

制也袁準曰周禮太祝祔練祥掌國事若無縗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縗麻之言也春秋左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縗麻可知也凡春秋傳諸稱職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以是心喪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曰尚書無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以諒闇

為凶廬今據諸儒為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縗麻躬行信默聽於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議曰天子居喪齊斬之情苴杖絰帶當其遂服葬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也周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坊音防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諒闇為凶廬蓋東海伏生所說鄭玄之所依博而考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禫時為諒闇

漢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縞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為得之也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為凶廬者按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為義暢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難曰禮葬後飲食衣服皆有降殺設君臣之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

毛伯来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禮既葬王政入於國即君名有漸非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益惑耳暢引僖王崩未再周惠王享晉虢失禮以名位不同不議喪享而譏公侯同禮又享有籩豆之薦聘則陳幣太廟授玉兩楹此聞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證也范宣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撤損不與平同也周禮掌客職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是儀有等級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

有急尊王室或有安衛社稷事出無方歸於時宜事訖
反服於禮何傷於啐嚌示義而信以為食旨亦其昬矣
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為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
事文武明王者卒哭除喪即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
於廟也宣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時有
所施不必一也禱類祈禡豈一道乎武王出祔以燎豈
是常郊耶天地猶然況宗廟乎禮不墓祭而尚祭乎畢

又不於宗廟而祀在坶室坶音牧鄭玄云牧野之室且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墠而周公請命告太王以下而三壇同墠此豈非變禮乎當襄王之時逼於王子帶不敢發喪潛使使告於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為權禮於文武告請之祀非其常典故云有事於文武而不稱禘祫於宗廟也能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叚暢引經傳以為諸侯諒闇申杜議云按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發宋

公而因釋王在喪未葬稱在喪葬訖卒哭已除縗麻故不復名在喪此諸侯除服之證也按禮記諸侯元子既葬見於天子曰類見將嗣父位除喪見王以受瑞命由嗣而見故曰類見於是天子禮之太廟賜以命服此諸侯不以麻終三年之證也雜記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諸侯既卒哭即位則有聘享朝會之禮既執玉服采不宜復以服麻故去縗麻服縞素縞素之制可以雜於吉也此除縗麻諒闇之文也喪大記云君既葬

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然則大夫士皆以線麻終三年故雖卒哭稱弁絰帶以服金革之事諸侯以上卒哭除線麻諒闇故特不言弁絰此諸侯線麻除之證也又春秋魯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来歸惠公仲子之賵左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既卒哭除服諒闇此為免喪免喪之後来弔故曰弔生不及哀此諸侯卒哭除線之證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来錫公命公羊

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賈逵以為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為信也然則皆得行吉禮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也僖公之喪未三年嬿於不可以接吉事故傳發明大義以正諸侯之禮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於溴梁左傳曰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與諸侯宴於

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月便葬遂合諸侯燕會使大夫歌舞皆非喪禮也羊舌肸祁奚韓襄皆晉之賢大夫也平公尚幼宰傅相之命諸賢傅幼君而若此者蓋繼好講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故傳其行事也晉子墨縗經征秦遂墨縗以葬書春秋時卒哭之後御軍甚多無縗墨文明其服也弁經金革禮所權許皆為救危亡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六年公羊傳曰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又禮

會於陳乞之家明其皆免喪無復所制也博士謝玩議
杜元凱注春秋左傳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喪至於當
其練祥之日必設位而哭明不復禫也且先朝故事無
有禫儀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博士徐禪意欲以求
六月二十二三大祥二十五六而禫三日之中衣服無
異而立二節皆背先儀又非簡易之法也忌日舉哀如
昔成制禮云除喪者卜其遠日避不懐也謂當擇月末
以還大祥除四起縞冠受以白幍從月後吉不宜立異

屢改也仲尼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天地已易四時已變是以象之而欲二十二三日除縞弁二十五六日禫哭禮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所謂大祥而素縞麻衣也釋禫之禮云禫祭則黃衣玄冠矣既祭乃服禫朝服綅冠踰月玄端以居復乎常焉如士禮之條又無禫哭也且日時未改忌月未過便復常節恐非天王情禮大晉之典也今無受禫之服

又無改易之祭三日之間哀樂不變而立無名之哭近背先帝畫一之美遠違仲尼殊月之說○議曰按前儀則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雖有其說無聞服制所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襄王崩嗣王未再周賜齊侯胙皆可為明徵當以萬幾至繁百度湏理如同臣庶喪制唯祀與戎多闕漢文彌留之際不詳前代舊規深慮大政之廢遂施易月之令若俟同軌畢至嗣君然後免喪俗薄風澆或生釁難執古道者則云齊斬三年適權宜

者遂稱以日易月禮經雖云七月而葬漢魏以降多一兩月內山陵禮終窀穸之期不必七月除服之制止於反虞魯史足徵可無致惑庶情禮兩得政教無虧矣○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周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也興寧元年章皇太妃薨哀帝欲服重江霦啟先王制禮應在緦麻服詔欲降周霦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

月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宜服齊縗期於是帝制周服安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崩李氏生孝武即帝之祖母帝服齊縗三年百寮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

制備盡情禮彌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著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宜從重應同為祖母後齊縗周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制詔可於西堂設𦵯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武帝永初九年黄門侍郎王准之議鄭云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来唯晉

朝施用之縉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
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文帝元嘉十七
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温持節監喪神武
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
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西廨設廬太子心喪
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代或兩行禫禮皇太子
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
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縿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

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宣下
以為永制詔可○後魏自道武及諸帝悉依漢魏既葬
公除文帝太和十四年祖母文明馮太后崩將營山陵
安定王休等率百寮詣闕表曰臣等聞先王制禮必隨
代變三年之喪雖自上古中代以後末之能行陛下欲
依上古萬幾事殷不可暫曠三代以下豈無至孝之君
皆以義存百姓是以君喪即位踰月而葬葬而即吉詔
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又表

曰伏惟大行皇太后明誥垂於典冊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山陵可依典冊縗服情所未忍又表曰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幾今山陵告終百禮咸畢願陛下愍億兆之心抑恩割哀遵奉終制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禫禮高閭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服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為臣之道縗麻朝政吉凶事雜詔曰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縗襲吉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

旨告令將至周一經忌日情結差申按禮卒哭之後將授服於受日庶人及小官皆令即吉内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以上無縗服者變從練禮官三月除諸王三都尉及内職至来年三月朕之練也除而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奪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别游明根曰聖慕深遠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政又近遺詔詔曰若不許朕縗服則當除縗闇嘿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

所擇東陽王丕曰臣與太尉光歷事五帝自聖代以來大諱之後三日必須迎神於西禭惡於北具行吉禮詔曰太尉國老誠如所陳恐是先朝萬得一失朕情未忍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又詔公卿屢上啟事依據金冊遺旨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今依既虞卒哭躯此月二十日授服以葛易麻既表線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以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便及變禮也

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昭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孝明帝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搖光寺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

徽符月景萬融一化奄至遐崩但朕幼集荼蓼夙憑德
訓乃戡越定難是賴深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
為齊縗三月以伸追仰之心有司奏按舊事皇太后崩
儀自復魂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
俗損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寺庭局狹
非容百官之位但因葬日衢路奉接成義君臣始終情
禮理無廢絶輒立儀如别内外羣臣權改常服單衣衺
巾奉迎之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

詔可○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袒跣陵所行三年之制五服内並依斯禮近古無儔天元帝宣政元年令天下遭父母喪許終制○隋制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帝不視事三日本服五服内百官正二品以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日本服小功緦麻親百官三品以上喪不視事一日皇太后皇后為本服五服内親一舉哀皇太子為本服五

服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臣三品以上一舉哀○大
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
銀錦綵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
祭祀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勑到後出臨三日皆
釋服無禁婚娶祠祭酒肉其宮殿中當臨者朝夕各十
五舉音禮固從宜喪不可久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日
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皇帝本服周者
凡二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

一舉哀而止

奔大喪奔山陵附○周　後漢　魏　晉　東晉　大唐

周制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周道尚明無嫌於不往　五經通議云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為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

不使奔也○後漢許慎異義云按左氏之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内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鄭玄駮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縗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来歸含且賵又王使毛伯来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為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按昭三十年晉侯去

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詞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也大鴻臚眭生（眭音雖）説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按禮不得以私廢公毋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

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畦生之說非也鄭玄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禮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

以甲廢尊魏時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始見墳歛髮袒絰言除歛髮袒絰耳記曰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朋友未踰年雖無服猶哭之有天子之喪未踰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禘祫之禮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又荅難云前

說遂除謂除斂髪袒經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髪也責以玄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帢也○晉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曰往者蕩陰之役羣僚奔散義兵既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宮又不歸罪至於晏駕之日山陵即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以上應受議責加貶絶注列黄紙不得敘用至先有他故去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隱遁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按春秋傳曰君子避内難不避外孫甯之變蘧瑗出關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也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於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褒貶依王政而準繩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制奔赴之期以為分別遠近則典而不暢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以議令事違官名聞特通者過期不到宜依退免法注列黄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州伯所以用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應

赴之人而令失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伐之法應在犯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削黜○東晉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埀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黄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敘於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

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為限自此以内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黄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敘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

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准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衎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令輕此制於名教為不盡矣今宜以議者既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為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

論臣以為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蕩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為其制以篤一時顧覲人情未有肅娩徒興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聞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醨薄反之何期況以今日之弊而欲

廢準式於頹俗求慈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又重啟依王濛所上為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大唐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

奏曰按禮文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義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奔赴山陵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 後漢

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

從大夫禮可也孝順皇帝永和中詔公卿校尉尚書曰昔者周公攝天子事成王欲以公禮葬天為動變更以天子之禮天即反風歲即大熟北鄉王親為天子而以王禮葬故天數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羣臣皆疑謂當如常司隷校尉周舉議以為北鄉本非正統姦臣所援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昔周公有請命之功太平之勲故薨之日天動威以彰其德故成王以王者禮葬之以應天命北

鄉王無他功徳恐非所以應天消災北鄉本侯也已加王禮於禮已崇不宜追加尊謚詔從之

天子為繼兄弟統制服議東晉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皇太后令立瑯琊王丕哀帝也儀曹郎王琨議令立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蓋所以仰參昭穆自同繼統在兹一人不以私害義專以所後為正今皇太后徳訓弘著率母儀於内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得不述遵於禮尚

書謝奉議大帝位次自以君道相承至於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為後明義也今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垂之來代僕射江虨音斌議兄弟不相為後雖是舊說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於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為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既明尊之道不得復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

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而上下洽通於義為允應繼大行皇帝揚州刺史藍田侯臣述議推宗立君以為人極上古風淳必託有道洎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居正守位以塞旁統非私其親或時有艱難而嗣肖幼劣故有立長成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廟無毀遷統業恒固康皇帝既受命於成帝宗廟社稷之重已移於所授主上宜為康帝嗣謝奉又議五帝之道以天下

為公唯德與賢不私其親逮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迭建而典謨不易所以鎮係人心閑邪息亂今大晉宗祀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冲深惟社稷遷於康皇軌同唐虞高義大行天祚不永還嗣本位考之先典求之人情咸謂主上應繼成帝太常臣夷等五人議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成皇帝捨胤嫡之愛而義重天倫道崇先代康皇帝祗承明命正統既移至尊應繼康帝嗣詔從述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按白虎通云天子為諸侯絕期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吳射慈云天子之子封為諸侯天子皆不服也

天子為皇后父母服議皇后為父母服附○東晉宋陳後魏

東晉王朔之問范甯云至尊為后之父母服不意謂雖居尊位亦當不以己尊而便降也甯答曰王者之於天

下與諸侯之於一國義無以異今謂粗可依准孝武泰元元年正月王鎮軍薨按即后父也尅舉哀而不成出制服三日僕射已下皆從服○宋孝武建安三年有司奏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為服緦麻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服除服不輿又皇后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喪葬日臨喪當著何衣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為但釋心制

著布素而已勅禮官詳正大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正降旁親外舅緦麻本在服例但線經不可以臨朝享故有公除之議雖釋麻襲冕尚有緦麻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紅之服已釋哀情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按禮為兄弟既除喪及其葬也反服輕喪雖除猶齊縗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禮可知也愚謂王右

光禄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縗又議喪禮即逺變除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制之日而更重服乎按晉泰始二年武帝以周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朝議不遂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云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是權制既除除縗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除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蘇瑋生議

按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並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為功緦麻除喪夫公除暫奪豈可遂以即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准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齊縗尚書令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緦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大明二年有司奏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周心喪三年

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檢已為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三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為永准詔可○陳文帝天嘉元年尚書儀

曹謂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注沈深謂至親周斷加崇故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纖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至情如父在為母屈嫡後之子則屈降之以周周而除無復縗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經可除不容復改玄縵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宜禫杖周者十五月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懐之感正斷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

心喪以二十五月為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按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惟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為王逡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按古循今宜以周二十五月為斷今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周宜除於再周無復心喪之禮詔可○後魏神龜二年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為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

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為證光據禮記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為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線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是則朋友有周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顔回之喪饋祥肉夫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喪則容一周不舉樂也孔子曰既祥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是弟子喪夫子若喪父

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周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毋有喪服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宫嘉福去太極不為太遠鼓鐘於宫聲聞於外况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之喪未葬杜蒯所以諫晉平公也今國相雖已安厝纔三月矣陵墳未乾懌以理證為然乃從雍議

通典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八十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四十一　凶三

天子為庶祖母持重服議漢　東晉　宋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朝臣並居重服○東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郎中徐廣議左氏春秋母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服三

年之喪凡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若嫌明文不存則宜從重同為祖母服齊縗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按漢文所生薄太后亡朝臣亦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服為安徐野人云若以魯僖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求俱無明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車胤答云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

無復翻革耶於是安帝服齊縗三年百寮並服周於西堂設菰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庾蔚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嫡子則妾之子為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貴豈謂可得與嫡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穀梁已自為通小記云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此謂凡庶子故鄭玄云祖不厭孫耳非謂承祖之重而可得申其私服也庶子為後不得服其母以廢祭故也則已卒已子亦不得服庶祖母可知矣小記

言妾子不代祭穀梁傳言於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也古今異禮三代殊制漢魏以来既加庶以尊號㣲旗章服為天下小君與嫡不異故可服得重而廟祭傳祀六代耳非古有其議也

天子立庶子為太子薨服議　晉　宋

晉惠帝愍懷太子以庶子立為太子及薨議疑上當服三年司隸王堪議聖上統緒無所他擇踐祚之初拜於南郊告於天地謁於祖廟明皇儲也正體承重豈復是

過司隷從事王接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説制服不得與嫡同應從庶例天子諸侯不為庶子服聖上於愍懷無服之喪雖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既為太子而復非嫡乎答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喪服庶子為其母緦不言嫡子為其妾母而曰庶子為其母許其為後庶名猶存矣○宋庾蔚之謂王堪以為拜為太子則全同嫡正王接據庶子為後為其母緦庶名不去故雖為太子

猶應與衆子同天子不為服可謂兩失其衷嘗試言之
按喪服傳通經長子三年言以正體乎上又將所傳重
明二義兼足乃得加至三年今拜為太子雖將所傳重
而非正體安得便同嫡正為之斬線乎既拜為太子則
是將所傳重寧得猶與衆庶子同其無服乎天子諸侯
絶傍周今拜庶子為太子不容得以尊降之既非正嫡
但無加崇耳自宜伸其本服一周庶子為後不得全與
嫡同庶名何由得去已服祖曾嫡不異是與嫡同者也

祖曽為已服無加崇是與嫡異者也天子諸侯大夫不以尊降又與衆子不同矣

天子為母黨服議後漢　魏　宋

後漢光武舅光禄大夫樊宏薨帝親臨喪送葬和熹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緦百官素服○魏太和六年四月明帝有外祖母安成鄉敬侯夫人之喪即甄后母也太常韓暨奏天子降周為外祖母無服尚書奏漢舊事亡闕無外祖制儀三代異禮可臨畢御還寢明日反吉便

膳尚書趙浴等奏哭敬侯夫人張帷幕端門外之左羣臣位如朝皇帝黑介幘進賢冠皂服十五舉聲則罷詔問漢舊儀云何散騎常侍繆襲奏後漢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緦百官素服安帝繼和帝後鄧太后母即為外祖母也但太后臨朝安帝自藩見援立故也又按後漢壽張恭侯樊宏以光祿大夫薨宏即光武之舅也親臨喪葬准前代宜尚書侍中以下弔祭送葬博士樂祥議周禮王弔弁經錫縗禮有損益今進賢冠練單衣

又詔當依周禮無事更造蜀譙周云天子諸侯為外祖父小功諸侯嫡子為母妻及外祖父母妻父母皆如國人舊說外祖父母母族之正統妻之父母亦妻族之正統也母妻與己尊同母妻所不敢降亦不降○宋庾蔚之謂禮父所不服子不敢服嫡子為妻父母服則天子諸侯亦服妻之父母可知也妻之父母猶服況母之父母乎

天子弔大臣服議周 魏 晉 大唐

周制司服職掌王之吉凶衣服為三公六卿錫縗為諸侯緦縗為大夫士疑縗其首皆弁絰君為臣服弔服鄭司農云錫麻之謂

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也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也疑縗十四升縗也鄭玄謂有事其縷哀在內也無事其布哀在外也疑之為言擬也擬其吉○魏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故鎮軍朱鑠喪自卿以下皆去冠以布巾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之表於服為尊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齊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為弔去冠甚違禮意下博士杜布議以為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故周人玄冠代以素弁漢去玄冠代以布巾亦王

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韋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及古今宜因漢氏故事又按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下達於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是以漢中興臨喪之事與禮合自是之後或言臨喪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為使者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詔從

布議吳射慈喪服圖天子弔三公弁絰錫縗弔大夫士皆弁絰疑縗弔畿內諸侯弁絰緦縗服○晉摯虞云凡使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異姓者服色器用皆不變○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議後漢　魏　晉　東晉　大唐

後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魏大司馬曹真薨王肅為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於異姓自秦逮漢多闕不修曁光武頗遵其禮於時羣臣莫不競勸博士

范升上疏稱揚以為美可依舊禮為位而哭之敦睦宗族於是幸城東張帳而哭之及鍾太傅薨又臨弔焉○晉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按摯虞決疑注云國家為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為異姓公侯都督發哀於朝堂○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按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二日小會臣

以為廣昌君喪未殯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
祭猶可廢而况餘事冬至唯可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
以遠表示賀循循答云按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
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内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
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杜蕢譏之咸寧詔書宜
為定制○大唐之制如開元儀

國有大喪使者章服及不爵命議 魏晉

魏晉故事問令以宗室為監公主喪使者應著何服下

摧答國有大喪使者所服禮無正文事義相准以為奉命監喪宜服練素又問博士濟北嗣子應襲封今有大喪為故應遣使者拜下摧答按春秋之義國有喪未葬不爵大夫自非有故不得已皆須葬畢

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及妾子為母服漢 晉

漢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大功九月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晉賀循喪服要記曰公之庶兄弟父卒為其母大夫之庶子父

在為母皆大功九月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又天子諸侯賤妾子為其母厭於父不得制縗粗之服三月而葬葬已而除居處飲食言語心喪三年劉智釋疑曰凡屈不得服者皆有心喪之禮小功以下不税服乃無心喪耳

公主服所生議宋

宋庾蔚之云公主為其母應周何以言之在室有餘尊之厭服不得過大功故服母及兄弟不得有異既出則

無厭故為母得周所以知旣出則無厭者禮尊降出降親踈不異尊降唯不及其嫡耳至於厭降唯子而已在室父在為母周旣出服母與父同是故知旣出則無厭也又正尊不報禮之大例而女子適人父報以周使其移重於夫族推旁親也以此推之出則無厭理據益明

諸王子所生母嫁為慈母服議晉 宋

晉譙王司馬恬問范甯曰妾有二子而出嫁君命他妾兼子為其母所命妾今亡子當有服不答曰昔男子外

有傳內慈母君命教子何服之有怙自斷云禮疑從重篤至敬也存同所生沒成路人於情未可令勤小功長奉承嘗以同子道再周乃參吉事言制則不虧禮文言情即不乖師資也徐邈云此庶子所生出嫁受命為他妾子便當始終如所生其親母則同出母耳若用古禮當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車胤云大夫為其庶母慈已者小功也〇宋庾蔚之云母出無相鞠養便為無母不必限其母亡譙王所命不為乖禮此子自宜依慈母如母

之服按晉朝諸王用士禮則應附父在為母之條凡慈母以功勤致服本無天屬之愛寧有心喪之文乎

諸侯及公卿大夫為天子服議周 漢 晉 大唐

周制喪服斬縗章諸侯為天子天子至尊也馬融曰天下所尊故曰至尊也○漢戴德喪服變除云臣為君笄纚不徒跣始死深衣素冠其餘與子為父同鄭玄變除云臣為君不笄纚不徒跣張袒髙冏士服天王云何要記唯道大夫服君及家臣服大夫耳不說士恐有脫誤鄭云士服君亦

斬縗無明文而雜記云士居堊室此則士制周耶士下吏服士恐亦應同謝沉答曰朝廷之士服天王斬縗禮之明文也邑宰外任之士居堊室制周要記非脫誤是簡畧耳○晉尚書問天子崩於今臺書令史以上皆為服斬縗之服不博士卞㩲應琳議禮命士以上皆服斬臺書令史列職天朝皆應服斬又問天子崩令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導從應易服制不卞㩲答禮庶人在官者服齊縗三月又近臣服斬導從出入皆應從服又問

服隨君輕重今司隸服斬下吏服齊為合禮意不卞摧
答凡臣從君皆降一等今之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况
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不從今司隸為君斬線義服也
下吏為從不每降一等當為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
復云何摧答禮庶人為國君齊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
從事有職司於喪庭者故宜依庶人在官義耳義服不
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線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稱導
從指謂近臣魏晉故事云又問諸二千石長吏見在京

城皆應制服不博士卞摧楊雍應琳等上云禮臣為君斬縗自士以上見在官者皆應制服○大唐元陵遺詔天下人吏勑到後三日釋服晉賀循云吏者官員所署伏以公卿百寮不同人吏准禮臣為君服斬縗三年按高宗實錄昭陵臣下喪服皆准漢文帝故事三十六日又按高宗崩服紀輕重亦依太宗故事中宗睿宗時臣下喪制並所遵守據禮及故事今百官並合准遺詔二十七日釋服其小祥內百官並無假日每日平明詣延英門進名起

居不入正衙至臨時赴西内哭訖各歸至小祥日去首絰著布冠其日早集於西内哭望日及大祥又赴西内哭大祥日除縗冠杖等服慘公服至山陵時卻服本縗服事畢除之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議 周 漢 東晉

周制喪服緦縗裳牡麻絰既葬除之馬融曰絰帶從大功制度小功言澡麻是言牡麻知從大功也既葬除其服天子七月葬不言七月者言同時而除也繐者小功之繐理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縷細其縷者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繐今南

陽有緦也

鄭 緦縗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此緦縗也其服在小功之上欲著其縷之精粗升數在縗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何以緦縗也諸侯之大夫接見於天子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人不服可知 ○漢戴德云緦縗七月之服諸侯之大夫始聞天子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從諸侯哭於朝張帷為次於官舍門外別外內食蔬食有鹽酪之和凡再不食既成服服緦布縗裳十一升白布冠纓緣皆十一升帶亦如之一辟廣三寸偶結於前經

用枲麻首絰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右本在上五分寸之三七月而葬葬已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故石渠禮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大夫之臣為國君服何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當繐縗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為國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是庶

人在宫也當從庶人之為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為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待詔闓人通漢等皆以為有接見義吳射慈云始聞喪去吉冠著素弁十五升布深衣從其君哭太廟阼階下袒免即位成踊襲經吉屨無絇張帷為次於其所舍別内外蔬食飲水壯麻經至成服服四十升半繐布縗縷裳細而疎其冠八升纓帶中衣領袖緣亦如之七月而除受以朝服素冠

踰月復吉又徐整問射慈曰諸侯之大夫時會見於天子故為緦縗七月不知此大夫時以何事而得見之也遠國大夫在蕃荒服者未嘗及見天子亦為服不答曰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士已下則無服○東晉簡文帝崩鎮軍府問參佐綱紀服邵戩答曰禮臣為君服皆斬縗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又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先儒以為非達官謂官長所自除庶人在官者也庶人在官服天子與畿内之人同齊縗三月按參佐無除者宜用此禮又禮諸侯之大夫會見天子者為天子服緦縗七月按令綱紀雖或被除

勑猶古諸侯之卿命於天子比耳會見北面時無二君之道宜依總縗之制其無除勑又未嘗會見則宜無服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以下為天子服杖議 魏

晉 東晉 宋 大唐

魏晉故事問皇太后三夫人以下皆服斬諸長公主及諸君崇陽園修容服制之宜卞摧等議按禮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依禮則公主宜服斬而不杖禮君夫人為長子三年妾為君之嫡子與夫人同則崇陽園循容宜

三年又問太后及公主應杖不卞搉應琳議禮為夫杖自天子達皇太后應杖明矣婦為舅姑禮無杖文皇后不應杖也君之喪夫人世婦在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如禮三夫人已下皆杖○東晉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宋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也○大唐天寶七載五月宗正卿褒信王璆奏皇妹及女准禮出嫁後各降本親一等今並降為第二等臣以為執禮故親有虧恒典伏請一切依服

屬等第為定不在降服限仍請永為恒式奉勅依

諸王女孫女為天子服議魏　晉

魏晉故事博士卞摧應琳等議按禮諸侯之夫人為天子其服齊縗本無服者也猶從夫而同今王始於大行皇帝本服周以輕明重依諸兄弟之義所服至尊疑當服重王諸女依諸侯兄弟禮則應服斬也孫女幼未及於禮若欲服宜依諸侯之制

宗室童子為天子服制議魏　晉　大唐

魏晉故事曰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為祖服周當為臣服從本親服皇弟吳王年十章郡王年七又當倚廬服成人禮著何幘服應琳議按禮喪服諸侯為天子斬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例又禮童子不居廬不杖不菲廣陵王未冠吳王章郡王畢幼不應居廬古但有冠無幘漢始制幘可如今服卷幘○大唐元陵之制孫為祖齊縗周年臣為君斬縗三年今伏准遺詔皇帝服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臣

下並從釋服皇孫既是齊縗周年服禮有嫡子無嫡孫其服並合從皇帝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釋服後以慘公服至山陵時却服初齊縗服事畢即吉服

童子喪服議周　漢　晉　宋

周喪服經曰童子唯當室緦馬融曰童子未成人也鄭玄云童子未冠之稱宗室之嫡子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踴不杖不菲不廬未成人者不能備禮當室則杖○漢戴德變除曰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為

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同禮不為未成人制服者為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縗絰不以制度唯其所能勝○晉劉智釋疑曰嬰兒無知然於其父母之喪則以縗抱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矣七歲曰悼過此有罪則入於刑可刑必致之於禮故在下殤之年為之制服按小功章昆弟之殤服昆之下殤是以下殤之年則行服也蜀譙周縗服圖童子不降成人小功親以上皆服本親之縗童子不杖不廬不免不麻當室者免麻十四以下不堪麻則不具徐整問為姑姊長殤在大功下

殤在小功為姊下殤已下纔六七歲未成童子為父母不杖不廬不菲至童猶尚不備今此何以越得為姊殤服備大功小功之制乎十七八尚可恕六七歲兒未能稱此緦麻射慈答六七歲雖未為童其姊死故宜著布深衣

○宋庾蔚之謂馬融以童子為未成人鄭玄以為未成人之稱並不明下至幾歲戴德以童子當室十五至十九譙周云十四已下不堪麻則不記云十五成童舞象耳豈是經所云童子當室者耶按禮稱童子參差不一以事推之則大小可知矣愚謂當室與族人為禮若是八歲以上及禮之人以其當室故令與成人同昔射

慈以為末八歲者服其近屬布深衣或合禮意

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魏 晉

魏田瓊云諸侯女嫁為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為二等為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為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衆子無服后何緣獨服之耶○晉賀循云諸侯女以為天王后以尊還降其族人吴射慈云諸侯之女為天子后為天王之親服隨天王而降一等諸侯之女為后為其父母及昆弟為父後者服齊縗其宗子亦不降徐整云諸侯女嫁為天王后

為外親尊同則如邦人

為君之長子三年也

皇后為親屬舉哀議晉　隋　大唐

晉褚太后為從弟舉哀博士王臻等議於至尊是族舅雖不及舉哀可從太后舉哀於朝堂又云太后前為褚衛軍劉夫人舉哀於式乾殿至尊於朝堂今宜依故事尚書王彪之議若至尊自應舉哀外族於朝堂是也自若不舉哀唯應從太后遠出朝堂未喻其禮謂從舉哀之禮自中朝迄於中興朝廷已粗有常儀至尊為內族

於東堂舉哀則三省從臨為外族及大臣於朝堂舉哀則八座丞郎從臨至尊之奉太后既率朝臣之儀又盡家人之禮二三情敬實兼參臣子今不應自舉哀者謂應從太后臨於式乾殿太后位西面東向至尊位北面南向○隋制皇太后皇后為本服内親及賔一舉哀○

大唐制如開元禮

為皇后大祥忌日哭臨議晉

晉博士徐禪上恭皇后大祥忌日臨哭事太學禮官謂

至尊行先后之喪亦同齊線今再周及忌日無復祥變
之事謂不可躬行臣按無經傳明文則不應出若晦日
東堂舉哀由朝廷參議而事無指條按侍中徐邈衆議
按博士議恭皇后再周欲依三年之議至尊東堂舉哀
羣臣詣陵哭臣按禮為王后服無三年之制左傳叔向
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三年而後娶達子之
志耳禮喪大記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内無哭者文子
之喪既除越人來弔受於廟門之外垂涕洟而不哭明

喪既過無哭禮不詣墓而接於廟外今后服既過至尊無縁舉哀羣臣不應詣陵而哭也博士許翰等議按禮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玄云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練祥也凡人子之生必有天父地母之道故記有君薨而生子之禮今二皇子之育雖在恭后崩後於禮是為有三年子幼少者也則必為之有二祥之祭杜元凱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服其練祥日必有位矣今皇子出承國蕃故王

后喪諸侯卑不得為主夫喪無無主禮有正文至尊統天承重則為主在聖躬也乃同先帝先后於考妣哀禮終於今晦吉禘始於來朔非人臣之所主也記云為王后周服母之義虞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遏密恭后母育天下臣子有喪妣之恩古門人於師無服心喪三年祥日之哭所以終哀非服喪三年矣今聖代不可守以循常之名例當博納同異酙酌而用焉

皇后親為皇后服議晉　宋

晉國子博士王翼云按禮無明文依准鄭制齊縗諸婦誠非五屬然緣成親夫屬子道則妻亦婦道矣不得不制親屬之服故孝后崩庾家訪服博士王崑議五服之內一同臣妾宜准小君服周侍中高崧答以為皆准五屬為夫人周祠部郎孔恢云庾家男女宜齊縗庾家諸婦雖非五屬女今見在五屬之內亦服周護軍江虨音斌云按賀公記天子諸侯五屬之內雖不服職為臣皆斬線為夫人則齊線周天子諸侯既同后夫人亦不可得

異但文有詳畧耳子姪服周諸婦非復五屬之例謂當從降夫一等鄭彌云諸婦宜從夫若其夫自同人臣婦亦宜同於臣之妻與王后無准雖欲寧戚於大典有闕○宋庾蔚之謂與天子有服既為之斬縗與王后有服則宜齊縗周也雖婦亦宜以有服為斷應如孔恢議

諸侯及公卿妻為皇后服議晉宋

晉孝武帝泰元中瑯琊王納妃裁登車而定后凶禍至即依在途遭喪改服即位哭徐邈以為有服記有其證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又曰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吳徐整問云經言為夫人君不道為其妻然則公卿諸侯之妻不為皇后服耶射慈答曰皇后天下之母則宜服周禮君命其夫后夫人亦宜命其婦其受命則不宜無服○宋庾蔚之謂服問云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按鄭玄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斬妻從服周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周按王肅注云外宗外女之嫁於卿大夫者也為君服周今鄭王雖小異而同謂夫服君斬縗故妻從服周耳未聞王妃服

后與不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猶内宗也鄭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為君服斬線夫人齊線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外宗謂姑姊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内宗五屬之親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為夫之君按先儒皆以有親服之故成以君臣之服瑯琊王妃者是司馬道子妻於孝武定后本娣姒小功之服王者絶旁親故宜成以臣妾齊線之周

蕃國臣為皇后服議天子將吏為皇后附○晉宋

晉恭皇后崩時東海國臣弘據刺問禮官太學博士謝詮按儀禮諸侯之大夫為周王緦線至葬除有正文傳曰諸侯之大夫時接見扵天子也至扵周王后崩無喪服之制周王天下父周后天下母諸侯大夫宜服緦線稱情為得又刺問云昔元明二帝崩時朝臣皆服斬線諸國臣緦線七月今朝臣既為皇后齊周則國臣宜有差降不得亦緦線也謝詮答曰緦線止扵七月故無降錯綜記例亦謂應有服正疑扵無降耳按伯叔母與伯

叔父恩義有深淺而服亦同齊曽祖與宗子母妻服無差降推此則何必皆降乎將以取節於既葬故無等耶○宋庾蔚之謂經但云諸侯大夫為天子而不及后則知於后無服也若有服則當連言且傳云時接見乎天子益知后不在其例矣弘據引大夫之制不成禮者凡后之喪在其數以明后必有服蔚之按記云士之所以異緦不祭鄭氏云然則士不得成禮諸侯之士亦不得服天子及后而亦不成禮明不成禮不必為服止以君

有天王及后之喪以宜隨例致哀故亦同廢祭耳○文明皇后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八十一

通典卷八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四十二 凶四

皇太子降服議 晉 宋

晉孔安國問徐邈云皇太子為新安公主當何服邈答云禮父母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諸侯之嗣子及大夫之嫡皆降絶旁親惟父母之所服子乃敢服王侯絶周

不為姊妹服太子體君之尊亦同無服皇子厭其君又不敢服○宋庾蔚之謂今惟太子從君所服皇子公子則無厭降

皇太子為太后不終三年服議 晉宋

晉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於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施盖漢文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

國自宜終服詔更詳議尚書杜元凱以為古者天子諸
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
制不與士庶同禮其議並見喪禮卷中禮官博士張靖等議以為
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崇禮不得
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
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
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
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縗服除於外非禮所謂稱

情者也宜其不除尚書魏舒等奏以爲靖逵等各見所
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居喪古今之通體也皇太子從曰
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喪服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年
揆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宫此
可知也況於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宜遠遵古禮
近同時制屈除以寛諸下令將吏雖蒙二十五月之寧
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
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耶謂皇太子宜如

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縗麻諒闇終制杜既定皇太子諒闇議摯虞答杜書曰僕以為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為准蓋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内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制何

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於時外内卒聞杜議或者謂其違禮以合時杜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探典籍為證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為定證○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有禫無成文代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士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頓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紺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同不應復有再

禫宜下以爲永制詔可

皇太子爲所生母服議皇子附○晉

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中太子所生陳淑媛薨尚書疑所服徐邈以爲宜依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殷仲堪以爲當依庶子爲後服所生母緦皇子服乃練冠耳按緦麻章中有庶子爲後爲其母傳曰與尊者爲體今皇太子繼體宸極正位儲宮猶可同稱庶乎當與尊者爲體徐邈又曰嫡子服所生禮無其文者蓋不異於庶

子故緦以公子為言推義可知既曰君之所不服子亦
不服則正庶均於降奪雖登位儲宮而上厭所天義不
異也至於既孤則餘尊之厭輕矣故諸庶子服其母大
功而為後者服其母緦此存亡異禮何可一其制耶殷
又曰伯父與尊者為體諸無子者立宗人為子便當降
其本親尋為後之言將關於存亡也徐又案喪服傳三
月不舉祭因而服緦明已主烝嘗非復嫡子之時也姜
輯議渤海王服范太妃事喪服云君為女子子嫁於國

君者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君之庶子有封為君者其公亦不降之明矣士之妾子不降母者以其與父貴賤不足殊也然則尊與父同不見厭者亦宜伸其情盡禮於其母渤海王既不承安平之祀而母已受王命之寵成太妃之號愚謂太妃之尊但當自降於渤海不得配食於安平之廟耳至於渤海三王自宜盡為母之制不復厭於安平以從公子降等之禮按薛公謀議皇子以封為王列土守蕃不得戚於天子者父卒為母

三年

諸王持重為所生母服議　晉　宋

晉穆帝永和中尚書令顧和表云為人後者降其所生奪天屬之性明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於周典按濟南王統昔為庶母居廬持重違冒禮度肆其私情宜以禮奪服奏可至孝武泰元中太常車胤上事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麻三月自頃公侯卿士庶子為後為其庶母同之於嫡禮記云為父後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不祭

故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求之情禮失莫大焉允又上事云經年未被告報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明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又升平年中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縗三年詔聽依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中故梁王逢所生母喪亦求三年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謹以重上請臺參詳尚書奏依樂安王大功為正詔可○宋庾蔚之謂庶子為後為所生服緦此禮之

正文近遂為三年失之甚也按晉樂安王所生母喪議者謂應小功孝武詔令大功乃合餘尊之義但餘尊之厭不言為後者也即令猶皆三年

諸王出後降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議 東晉 宋

東晉瑯琊王為前太宰武陵王服郎中令王輿問徐邈曰昆弟俱仕一人為大夫一人為士便降太宰是為庶人諸侯而全持庶人之服乎元皇帝入承大宗孝王出嗣宗國殿下出後孝王於元帝故得為子不邈答曰議

者多謂瑯琊孝王應從出為人後例降一等今瑯琊當
為武陵王服大功按禮受重必以尊服服之而降本親
此誠然矣今所疑者元皇帝本瑯琊嗣王既光啟中興
命孝王委重傳祀實受之於元皇非别有承繼者不旁
繼而内自奪是無所天也今孝王猶以子道嗣位本國
豈與出為人後者同哉按漢宣帝雖上繼昭帝而史皇
孫猶稱皇考父子之道全即一代成事又曰始疑武陵
出嗣既以廢放不成為人後則當還服本親若以武陵

先王祀不宜絶自應更命承繼侍中孔洼問徐邈曰漢宣帝謂史皇孫為皇考此是稱謂耳未足以明服之輕重也假令宣帝登祚後有本父母喪自當不得行重服又君服父祖廢疾不立者故斬而不降賀循云雖不立位在嫡正父之所繼已之所承故為三年恐此與出後相踰邈答曰祖考之名非可謬立且於時立非一帝德皇恭皇皆不得稱考明史皇孫稱考當實有義君超繼上代猶為父祖之重無别所承故本親不降也元皇孝

王所承既異則大制宜降故論者據此為嫡子之離父父之捨子其所承繼不同何得復全其本故吾無易衆議穆帝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乞齊縗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太常江夷上博士孔恢議禮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又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九月鄭云君卒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子為母三年經文則一而鄭有二疑太宰若從三年之制為重則應從九月無應從緦麻之理且太宰以天

子之庶出繼諸侯本無應厭降之道太宰今承諸侯别祀又不同庶姓相後有承繼大宗之義應從降一等之制從九月亦降一等應服五月出後者之子亦皆還降其本親祖父母伯叔一等又禮無藩王出後本親與庶姓有異之制尚書謝奉按禮為人後者三年必以尊服服之庶子為人後為其母服緦傳曰何以緦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禮惟大宗無繼支屬之制太宰出後武陵受命元皇則纂承宗廟策名有在禮制既明豈容

二哉夫禮有仰引而違情者故有君服而廢私喪屈伸
明義非惟一條所謂以義斷恩況貴賤之禮既正豈得
不率禮而矯心當依庶子為後之例服緦而已倉部郎
許穆議母以子貴王命追崇夫人視公爵秩比諸侯凡
諸侯之禮服斷旁親以國內臣妾並卑故也姑姊妹女
子子嫁於諸侯則各以其服服之尊同故也卑則服闕
尊則禮行太宰封王繼於蕃國出離其本仰無所厭夫
人諸侯班爵不殊緣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厭薄出禮之

降制服周可也吏部郎嵇重議云考之禮文太宰應服齊縗周今以春秋條例以庶其喻母以子貴庶子為君母為夫人薨卒赴告皆以成禮不行妾母之制夫人成風是也此則身為父後服應緦麻猶以子貴得遂私情經有明文三傳不貶況於太宰貴同古例不為父後者耶且禮有節文因革不一自漢以來皇子皆為始封君始封君則私得伸設令太宰不出後必受始封服無厭降出後降一等復何嫌而不周乎祠部郎曹處道云禮

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緦與尊為體不敢伸恩於私親為人後以所後為父亦是尊者為體其所生母俱是私親為父後及為人後義不異詔常侍敦喻太宰從緦麻服制累表至切又遣敦喻太宰不敢執遂私懐以闕王憲乃制大功之服咸和中瑯琊王昱簡文皇帝母鄭氏薨王服重朝以出繼宜降國相諸葛賾坐不正諫被彈王表曰亡母生臨臣官没留臣第雖出後而上無所厭則私情得伸昔敬后崩時孝王先出後亦還服重此則明典臣

之所寢章也二年徙封會稽追贈建平國夫人鄭氏為會稽太妃○宋庾蔚之謂晉簡文愛其膝下之慕不尋為後移天之重

為皇太子服議　齊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按喪服經為君之長子同齊縗周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周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縗是凡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縗裳減其

月數並同服齊縗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縗周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稱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詔依所議又奏按喪服經雖有妾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准不復追行詔曰既久廢便停又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周周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周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應並通竊謂二事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代周

喪降在大功者婚禮不廢樂以伸私戚以從前典詔依議又奏按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日乃設祭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按今則祥日朝服臨訖易服而祭也尋比代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為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七刻皇太孫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臨祭凡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

為太子妃服議諸王妃附○宋　後魏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

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宫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縗時從服者著縗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周服召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宫太子見亦如之宫臣見至尊皆著朱衣大明五年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三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按禮齊縗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令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

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謂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為礙梓宮在殯應懸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作矣使樂官據禮上與之又議按禮大功至則避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禮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惟懸而不樂今準其輕重倂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徹樂以終服夫金石賓饗之禮簫管警塗之衛實人君之盛典當陽之盛節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

義耳既已制服成喪虛懸終変亦足以甄崇冡正標明禮婦矣爰議皇太子周服内不合作樂及鼓吹〇後魏宣武帝延昌三年司空清河王懌叔母北海王祥妃劉氏薨司徒平原郡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貞卒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封祖胄議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竊惟今者加台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身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

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己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宜從寧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齊在禮反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明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為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宜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宜令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准禮即情愚謂為允詔曰可

為太子太孫殤服議 晉

晉惠帝無嫡子以庶子為太子亡謂應降永寧中冲太孫亡議者謂應為殤中書侍郎高齊議太孫自是無服之殤不應制服此禮之明義宜從以日易月之制博士蔡克議以為臣子不殤君父者此謂臣子尊其君父不敢殤之耳非為有臣子便為成人不服殤也按漢平帝年十四而崩羣臣奏臣不殤君宜加元服後漢許慎鄭玄論立廟亦惟謂臣子不上殤耳又長子自以正體於上不以命婚也又今庶孫四歲則婚之古嫡子何獨十

九不揞喪服君為嫡子長殤大功鄭玄曰天子亦如之所言臣不殤君者自謂如太孫等之臣不殤耳太子惟尊於東宮東宮臣不殤之耳今太孫未冠婚四歲而齊縗成人之禮於太廟愚謂不可慰懷若在太孫當依庶殤不祭

為諸王殤服議 晉 宋 梁

晉新蔡王年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訪太常博士張亮議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殤有降殺盖由知識未同

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殤記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東海與新蔡别國旁親尊卑敵均宜則同殤制而無服也國子祭酒杜夷議諸侯體國備物典策不異成人宜從成人之制○宋庾蔚之謂嗣子之體不以成人為義故經有諸侯嫡子之殤服臣子不殤君父宫臣得服斬耳自餘親自依其本服記云能執干戈以死社稷則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二十而冠婚及為大夫者皆不為殤至若諸侯繼體象賢君臨一國事過大

夫遠矣而可反殤之乎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天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沖王哭制未有准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按禮有成人道則不為殤今既追祚土宇遠崇封秩珪╳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嘉偶在室玄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為義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

卿贈之以王得不爲王乎然則在生而封或旣歿而爵俱受帝命不爲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未成親以殤服未學含疑未之或辯左丞羊希參議尋澄議旣無盡然前例不合准據按禮云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惟施臣子而已詔可大明五年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

升子年始四歲旁親服制有疑太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冲王服殤實由追贈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關成德君父名正臣子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旁親故依殤制東平冲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為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為斷今永陽國

臣自應全服至於旁親宜從殤禮詔可○梁天監十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為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於是諸王服封陽侯依成人之服

王侯世子殤服議 晉 宋

晉有問者曰某國中尉虞某按本論無國名亦無虞名訪太常王彪云臺贈國王第二郎年在殤為世子臣當有服不彪云禮無從君服殤之文夫臣從君而服以其體尊承緒非

繼成人與殤也苟為代嫡君為之服則臣以何而不從服乎若以禮無文者亦可不服長子之下殤也○宋庾蔚之謂臣以義服故所從極於三年絰衰重服必從則輕不從可知也若從服世子之殤亦可從服嫡婦豈其然乎惟小君非從故與君同

繼殤後服議 晉

晉劉系之問荀訥禮喪服小記為殤後者服以其服按鄭玄云言為後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

服服之按禮取後或可緦麻之親或五服之內若如鄭旨各從本親則爲殤後者可有無服之理殤雖無爲人父之道今既承之不得不稱之爲父稱之爲父而無服之處喪即情尋義無服之理有疑訥荅曰今相承繼在殤者既殁之後主人近親皆以殤服服之疎族爲後更當斬縗三年輕重殊駮非稱情立文也且後大宗當爲祭主於先人輕降之服不可久廢祭祀若應重服者記當曰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當以爲

後之故本施成人而不從殤耳

通典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八十三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四十三　凶五

喪制之一

初喪（終稱附○東周政衰諸侯踰僭或已削去周典亟遭秦皇焚書舊制遂多蕩滅漢魏以降儒者乃推士禮制當時之儀耳他皆類此○周漢魏）

周制天子之制具大喪初崩卷國君大夫疾病外内皆掃（疾困曰病外内皆掃）

為賔客來問疾埽悉報反徹懸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寢東首於北牖下病者恒居北牖下也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為賔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屬纊以俟絶氣纊新綿也易動揺置口鼻之上以為候也屬音燭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為其相褻士死於適音的室幠音呼用斂衾適室正寢之室疾者齊故於正寢焉疾時處北牖下死而遷之當牖有牀袵幠覆也斂衾乃大斂所用之衾小斂衾當陳也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内

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內子卿之妻下室其燕處）天子死曰崩（崩者自上顛墜之名）諸侯曰薨（薨顛壞之聲）大夫曰卒（卒終也君子曰終）士曰不禄（不禄不終其禄）庶人曰死（死之言澌也精神盡也）死寇曰兵（異於凡人當饗錄其後也王肅曰兵死也）○漢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禄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禄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

禄者通貴賤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禄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五經通義云春秋說題辭曰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為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禄不禄為身消名章也白虎通曰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崩之為言憪然僵天下也庶人曰死魂魄去心死之為言澌精氣窮也又曰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得見不直言死稱喪者孝子之心不忍言也

○魏明帝詔亭侯以上稱薨夫爵命等級貴賤之序非

待偏制蓋禮闕存亡故諸侯大夫既終之稱以薨卒為別今縣鄉亭侯不幸稱卒非也禮大夫雖食采不加爵鄉縣亭侯既受符策茅土名曰列侯非徒食采之比也於通存亡之制豈得同稱卒耶其亭侯以上當改卒稱薨三府上事博士張敷等進議諸王公大將軍縣亭侯以上有爵土者依諸侯禮皆稱薨闕外侯無土銅印當古稱不禄千石六百石下至二百石皆詣臺拜受與古士受命同依禮稱不禄高堂崇議諸侯曰薨亦取隕墜

之聲也禮王者之後公及王之上公九命為二伯者侯伯皆執珪子男及王之公皆執璧其卒皆曰薨今可使二王後公及諸國王執珪大將軍縣亭侯有爵土者車騎衛將軍辟召掾屬與三公俱執璧者卒皆稱薨禮大夫曰卒者言陳力展志功成事卒無遺恨也今太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皆六百石此正天子之大夫也而使下與二百石同列稱不祿為大夫死貶從士殆非先聖制禮之意也士不祿者言士業未卒不終其

禄也尚書曹訪云官僚終卒依禮各有制至於其間令長以下逋言物故不知物故之名本何所出高堂崇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能於事者也

復始卒事位及奠訃告等附○周　大唐

周制司服供服隸僕復於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也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太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求之王平生有事之處也乘車玉輅於太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四郊以綏出國門此行道也鄭司農云復謂始死招魂復魄也夏采天子之官也故以冕服太廟始祖之廟也綏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

干首者也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也復曰天子復矣始死呼魄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告喪曰天王登遐告赴也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言仙去諸侯大夫復其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復者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也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也階梯也簨簴之類諸侯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衮夫人以闕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褖衣復者以簪裳於衣左荷之扱領於帶皆升自前東榮中屋履危北面招以衣三號曰皐某復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用篋升自阼階

以衣尸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神也君以衮謂上公也夫人以闕狄互言之耳上公用衮則夫人用褘衣侯伯用鷩其夫人用褕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闕狄矣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雜記云內子以鞠衣褎衣素紗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注云內子卿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榮屋翼也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皐某復也北面招求諸幽之義皐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司衣以篋待衣於堂前衣尸者覆之若復得䰟魄然復者降自後西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其蘄用爨沐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惡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左轂象屋東榮凡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婦人服不以袡袡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凡復男子稱名婦稱字婦人不以名行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向其所從來禮復者升屋北面也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氣絶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事矣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既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校在南御者坐持之綴拘也為將屨恐其辟戾也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牀謂所設之牀笫當牖者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也楔齒為將含恐其口閉急也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於尸東即牀而奠當腢五口反又五侯反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也腢肩頭也用吉器未變檀弓云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不容改新也閣庋藏食物處凡喪奠之禮始死未設黍稷為死者不食糧故也士即日而襲其奠不易大夫以上則明日而襲是經宿奠也自始死至虞凡奠皆經宿明日而徹為憑神故也帷堂事小訖也乃訃於君主人西階東南面訃者拜送曰君之臣某死訃告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檀弓

云父兄命赴者注云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父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不祿使某至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至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既正尸諸侯之喪子入

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也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弟子婦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之喪主人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夾牀東面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亦嫡妻在前也親者在堂親謂大功

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也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別尊卑也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者衆婦人謂姑姊妹及内外之親也○大唐元陵儀注將復於太極殿内高品五人皆常服以大行皇帝衮冕服左荷之外自前東霤當屋履危北面西上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自阼階入以覆大行皇帝之上復者徹殿西北扉降自後西霤其復衣不以襲斂浴則去之既復乃設御牀於殿内楹閒去脚舒單簟置枕遷大行皇

帝於牀南首以衣覆體去死衣楔齒用角柶綴足以燕几校在南其殿内東西哭位嗣皇帝以下舒草薦奠用酒脯醢器用吉器如常儀其告喪之禮使至所在集州縣官及僧道將吏百姓等於州府門外並素服各以其方向京師重行序立百姓在左僧道在右男子居前婦人居後立訖使者立於官長之右告云上天降禍大行皇帝今月某日奄棄萬國刺史以下撫膺哭踊盡哀止哭使者又告云大行皇帝有遺詔遂宣訖刺史以下

又哭十五舉聲使者又告皇帝伏准遺詔以今月某日即位刺史以下再拜稱萬歲者三百姓及州縣佐史朝夕巷哭各十五舉聲三日釋服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並斬縗絰杖諸文武官吏服斬縗無絰杖大小祥釋服並准遺詔其有勑書使者宣告如常禮其三品以下儀制並具開元禮

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 君遣使弔他國君附○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大唐

周制凡弔事弁絰服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司服云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紂音側其反或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也為之不以樂食蓋謂殯斂之閒諸侯使人弔他國之君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賓立門外不當門也主孤西面立阼階之下也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之命以出也不言儐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也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欲使人知

嫡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出反位子孫子也大夫士之喪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采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以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立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縗而往弔之儐者

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諸侯弔必皮弁錫縗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縗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既殯成服矣凡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大夫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也徹帷扆之也事畢則去扆扆音差據反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寡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也主人哭拜稽顙成踊稽顙頭觸地成踊踊者三賓出主人拜送於門

外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弔雖不當免時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不散麻者若自絞垂之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啟之後親者大功以上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不二主人也大夫之喪大夫弁絰弁絰者大夫錫縗相弔之服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也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猶告也儐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為大夫出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之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往謝之

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謂無主後弔曰寡君承事亦云為執事來主人曰臨君辱臨某之喪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人臣有父母之恩也孔穎達曰君於臣當特弔於家其或小臣及庶人君不先知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滕成公之喪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子服惠伯為介惠伯慶父玄孫之子介副也魯哀公使人弔蕢尚蕢尚魯人音苦怪反遇諸道避於路畫宮而受弔焉畫宮畫地為宮象也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弔禮於野非也知生者弔

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云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者此施於生者也傷辭未聞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也蓋本傷辭

始死羔裘玄冠易之而已矣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不以吉服弔喪三年之喪雖功縗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縗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

練則弔父在為母功縗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縗十一月皆可以出者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縗而往哭之或曰齊縗不

弔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者也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也周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緦弔待事不執事謂為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也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禮饋奠也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而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贄相見也弔於人是日不樂君子哀樂不同日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氣力始衰婦

人不越疆而弔人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弔於葬者必執紼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也車曰綍棺曰紼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皆以朋友之禮而往二人與也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也

○漢戴德曰君弔於卿大夫錫縗以居不聽樂弔於士皆服弁絰疑縗君弔臣疑縗素弁加絰明日主人縗絰拜謝於朝君若使人弔其服疑縗素裳素冠諸侯會遇

相弔則錫縗皮弁加絰不舉諸侯弔於寄公錫縗諸侯

相弔其同國大夫相弔錫縗十五升抽其半素冠加絰

朋友弔服有絰絰大與緦麻絰同素冠素帶既葬而除

皆在他國則袒免同國大夫命婦相服錫縗素緦加麻

同國之士相為朝服加絰其妻相為亦如之朝服不墨

○後漢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於門外又拜送於門外

大夫弔不迎於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

君來弔禮歟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

可捨耶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答曰今之
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
丞尉宜依大夫君於禮但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
於君弔以首絰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劉表後定喪
服云既除喪有來弔者以縞冠深衣於墓受之畢事反
吉又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絰貫左臂去杖出
門迎門外再拜乃厭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聽
進即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子

對而不言稽顙以答之○魏明帝弔陳羣詔曰司空今遭母憂當遣使者弔祭如故事尚書司馬孚奏尋故事自魏興無三公喪母弔祭輒訪韋誕王肅高堂隆秦靜等云漢大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送葬王肅議禮臣有父母之喪訃君弔之弔諸臣之母當從夫爵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故領軍朱鑠喪自卿以上皆冠以布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瀌夫冠成德之表於服為尊惟君親之喪小斂

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齊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為弔去冠甚違禮意下博士評議博士杜希議以為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故周人去玄冠代以素弁漢去玄冠代以布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韋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反古今宜所因漢氏故事又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達於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

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漢中興臨喪與禮合儀自後或言臨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為使者亦宜去冠代以布巾亦不紕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詔從希議王肅云禮有親喪而君來弔則免絰貫左臂去杖迎拜於大門之外見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庭中北面君升自東階南面哭主人乃哭君出又拜送大門外又按禮三年之喪終服不弔期之喪既練而弔大功之喪既葬而弔蜀譙周云國君為卿大夫皮弁錫縗以居他事出亦如之其弔則皆錫縗布弁而絰

三月服吉其吊士則服弁絰疑縗亦往則服出則不公及大夫吊衆妾如君吊他國卿大夫皮弁錫縗不絰君使人吊襚主人迎於寢門外見使者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吊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前至中庭吊者致君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吊者出去主人拜送於門外君使襚者左執領右執要致命訖入室衣尸乃出他皆如吊既斂之後不衣尸委於尸東席上凡主人出送因拜賓所拜者拜訖皆即位西階下東面哭踊哭訖反室大夫吊服以錫縗用緦麻布而夾理之曰錫士吊服以疑縗用錫布為衣而素裳擬於吉也其冠各以其縗歸其家猶吊服弁絰以居其以他事出則脫絰三月既葬服吉五代兄弟相為亦然凡大夫吊其臣異者主人不迎於門外主君入即位堂下西面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 ○晉摯虞決疑云凡使吊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異姓者服色器用

皆不變陳舒議至尊臨温公夫人喪按禮天子哭諸侯則弁絰錫縗哭大夫士則弁絰疑縗此皆當時殯葬之間服耳今温公喪已久遠主人本應改葬之服今之所服大夫喪耳天子於諸侯之妻禮變今以白帢深衣當古弔服今至尊臨喪謂應深衣而已著深衣者不復變服其餘侍官謂當公服直衛不應後哭○宋崔凱云禮君自弔其臣主人出迎於外見君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衆主人袒即位升自阼階西面主人前至中庭君

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先出君去主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明日主人縗絰拜謝於朝令代人君弔主人出迎見馬首拜君遣吏弔主人布席於喪庭孝子左貫首絰待於席南北面不哭也吏持版弔於席北面向孝子再拜訖伏吏跪讀版孝子再拜有弔賓主人迎即位中門外西面北上衆賓東面者北上門西北面者東上主人拜賓旁三拜衆賓不答拜主人入即堂下朝夕哭位衆隨入如外位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主人哭弔者皆哭退

出主人拜中門外如初弔辭至主人前曰聞君有某之
喪如何不淑傷辭詰喪前曰子遭離之如何不淑此各
主於其所知也若有知生又知死者傷而且弔也又曰
同僚賓客相弔者因主人朝夕哭而往弔也又曰凡賓
客來弔孝凡言孝者即喪主也皆當位東階下西面不得廬中長
吏自弔其人左貫首經出迎還入門君至門謝孝還位
仍從命還位若不謝遣者君向柩哭則孝當伏孝當後
哭先止所以不使君甚哀也哭訖君遣還位仍從命還

位則哭不得入廬也哭位在東階下辭去孝子哭止君先出孝後出於門外見焉而拜訖哭而還也若有命止令勿出亦便隨從命也羸可使人自扶若病不能者君至自杖而已樂亮問徐廣曰君弔之儀雖在於禮未審皇子之弔受弔爲當迎送及拜以不當於廬室主當別施位耶若别施位者應在何處即位爲應立應坐君弔雖已葬主人必絻此禮已廢並未詳既小祥重服已除正當即以練冠功縗受弔耶徐廣答曰皇子之儀揖而

不拜然猶應以練冠功縗迎立於側皇子向戶揖訖伏廬室而哭及皇子前執手時乃可長跪受之去出室還至戶更哭○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三不弔議周 魏 宋

周制檀弓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玄曰畏者謂人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也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者也盧植曰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爾雅曰○魏王肅聖證論難鄭玄曰孔子畏匡德畏刑者也能自全也使聖人卒離不幸可得不痛悼而罪之乎非

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宋崔凱服節云有不弔者三謂畏厭溺死也欲弔者不變服之也

通典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八十四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四十四 凶六

喪制之二

沐浴周 大唐

周制大喪肆師大渳音尾以鬯築鬻音煮築香草煮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金也渳謂浴尸 小宗伯掌大肆以秬鬯渳尸大肆始陳尸也杜子春謂以秬鬯浴

尸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士喪始卒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爲垼於西牆下東鄉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甸人有司主田野之官垼塊竈在西牆下中庭之西南順統於堂也垼音役新盆盤瓶廢敦音對重鬲音歷皆濯造於西階下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盆以盛水盤盛湏濯瓶以汲水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懸於重濯滌溉也造至也猶餟也以造言之喪事遽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實於笲巾所以拭汚垢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綌麤葛也笲音煩與下同櫛於簞簞葦笥也浴衣於篋浴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也皆餼於西序下南上東西墻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管人汲不說繘必均

反屈之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繘將以就祝濯米屈縈也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主人皆出戶外北面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禮笫莊士反抗衾為其裸程蔽之禮笫去席盝水便也浴水用盆沃水用枓音主浴用絺巾挋音震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婦人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七何反沐於堂上士則祝淅米於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授潘煮於垼陶人出重鬲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盡階三等之上也差

亦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喪禮士沐以稻此云以粱蓋天子之士也率而上之天子則沐黍也祝夏祝也祝盛米於敦奠於貝北管人授御者沐乃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濡濯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棄之既夕記云甸人築坅坎注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坅音五錦反君大夫鬊爪及斂實於角中土埋之鬊音舜亂髮也角謂棺內四隅也將實爪髮於棺中必為小囊盛之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用組束髮鬠斂也鬠音膾又音會也主人入即位已設明衣可以入也○大唐元陵儀注將沐浴內有司為垼於殿西廊下累塊為竈東面以俟煮沐浴新盆盤瓶鬲

皆濯之陳於西階下掘塪於西階之西陳明衣裳於其側帛巾一方尺八寸沐巾二浴巾四皆用帛練櫛及浴衣實於篋將沐浴内掌事者奉米潘及湯各盛以盤并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帷外嗣皇帝以下在殿東楹間北面西上内命婦以下在殿西間北面東上俱立哭既沐而櫛將浴内執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拒用浴衣設牀於大行東袵下莞席上簟浴者舉大行昜牀設枕理其鬚髮斵爪

盛於小囊大斂即內於棺中也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其五品以上沐用稷四人浴六品以下沐用粱二人浴餘具開元禮

含周　魏　大唐

周制典瑞大喪供飯玉含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以柱左右顛及口中者也顛音顛舍人供飯米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諸侯以璧大夫以珠士以貝實於筭貝水物古者以為貨江水出焉筭竹器名也米君以粱大夫稷士粱一豆實於筐一豆四升士喪將含商祝襲祭服禒衣次

商祝祝習商禮者也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布衣牀上也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也大蜡有皮弁素服送終之禮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也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於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於米執以從俱入戶西鉤也柶音四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於尸西當牖北面直尸南也設巾覆面為飯之遺落米也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不敢從首前也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惟盈於右尸口之右也惟盈取滿而已主人襲反位襲服衣也位在尸東商祝掩瑱設幎目掩者先結頤下既瑱設幎目既夕記云卒洗貝反於笄實貝左

右顴注云象齒堅也幎音縈下同夏祝徹餘乃襲夏祝祝習夏禮者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也凡諸侯有相含之禮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者入升堂致命主人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是也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朝服告鄰國之禮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是也言五者相次同時也左傳諸侯伐秦曹宣公卒於

會魯成公十三年曹伯盧卒於師者是也諸侯請含以朋友有相唅食之道也○魏文帝黃初四年制曰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昔者季孫以璵璠斂孔丘譬之暴骸中原○大唐元陵儀注內有司奉盤水升堂嗣皇帝出盥手於帷外洗玉若貝實笄執以入西面坐發巾徹枕奠玉貝於中之右大臣一人親納粱飯次含玉既含訖嗣皇帝復位執服者陳襲衣十二稱實以箱篚承以席去巾加面衣訖設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納舄乃襲既襲覆以大斂之衾乃開帷

内外俱入復位哭其三品以上用梁及壁四品五品用稷與碧六品以下用梁與貝其儀具開元禮

襲周 大唐

周制天子十二稱上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鄭玄據雜記及士喪禮推而言上公衮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幘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緑帶申加大帶於上朱緑帶者襲衣之帶也飾之雜以朱緑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禮記引子羔襲五稱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

稱天子十二稱與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此謂襲尸之大帶也率繂也繂之不加鍼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也士爵弁服純衣謂生時爵弁之服純衣者纁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也純音緇皮弁服皮弁所衣之服其服白布衣素裳褖衣黑衣裳赤緣謂之褖褖言緣也所以表袍緇帶黑繒之帶韎韐上音妹下音蛤一命縕韍也縕音溫竹笏笏所以書思對命者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於踵繶音憶絇音其俱反純音准庶襚繼陳不用庶眾也不用不用襲也多陳之為榮少納之為貴也既含乃襲三稱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

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士喪將沐浴陳襲事於房中西領南上不綪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為潔鬠笄用桑長四寸緵中桑之為言喪也用為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緵笄之中央以安髮也緵音葼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裹首者析其末為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瑱用白纊瑱充耳纊新綿布巾環幅不鑿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為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也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幎目覆面者䞓赤也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為可結也握手用

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𢹂中旁寸著組繫𢹂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决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决猶闓也挾弓以横執弦正善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忍者也皆可以為决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世俗謂王棘為死鼠闓音開死音託設韐帶搢笏韐帶韎韐緇帶韐帶用革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設决麗於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麗施也掔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决以韋為之藉有彄彄內端為紐外端有横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因沓其彄以横帶貫紐結於掔之表設握者以綦繫鈎中指由手表與决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掔音烏亂反設冒櫜之幠用衾櫜韜盛物者取事名焉衾始死時斂衾巾柶鬠蚤埋於坎

坎至此築之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中帶若今之禪衫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袂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觳不辟積也觳足跗也他服短不見膚長不被土也縓綼緆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緇純七入為緇緇黑色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純音準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於掔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掔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既襲宵為燎於中庭○大唐之制五品以上襲三稱六品以下襲一稱餘具開元禮

設冰周　大唐

周制大喪凌人供夷盤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盤之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尸之盤曰夷盤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爲言也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笫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此事皆沐浴之後也造猶内也襢笫袒簀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小斂先内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士有冰用夷盤可謂君賜冰亦用夷盤○大唐之制諸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暑月薨者給冰

設銘 殷 周 魏 晉 宋 齊 北齊 大唐

殷制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喪服小記文鄭玄云此謂殷禮也○周制大喪司常供銘旌王則大常也大士喪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諸侯建旂孤卿建旃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亡無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棺曰柩識音至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上諸侯七尺大夫五尺杠銘橦也宇梠也爾雅曰檐謂之梠也○魏皇后崩繆襲議銘旌

曰自殷以前復與銘旌皆書姓男名女字無書國者周之復天王稱天子諸侯某甫某甫某字秦漢皇帝皇后太后復書銘置之柩也舊禮書銘皆不書國號后亦不書氏魏為天下之號無所復別臣子所以稱魏故某侯某者皆以自別耳明太后不宜復稱魏按左氏云天王崩不言周劉邵議主生稱魏不稱姓據漢律使節稱漢今魏使節亦稱魏及二千石諸竹使符皆稱魏以類推之其義宜同今太后之旌宜稱魏趙怡奏祖號所以稱廟不

宜以題旌禮未有主作重既葬而埋之故銘旌宜與重俱埋廟門外之左尚書奏祖宗之號所以表德題旌古今異儀今列祖之號宜改施新銘旌故旌故杠所埋如怡等議與重俱埋於廟門之左○晉杜元凱云諸侯建大旂畫熊虎龍文曰旂也杠七仞斿至地徐宣瑜議云王之上公八命出為二伯加一等謂九命作伯建九斿按上公之上服遠遊冠珮山玄玉宜與三公同建八斿諸位從公者三公八命應建旂八斿侯伯同七命建旂七斿元凱

又云卿建旃六斿至軫孤卿次三公也通帛為旃謂純赤也宣瑜云王之卿六命建旃六斿王之上大夫五命建旃五斿○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斿○齊王儉議斿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斿大明舊事不經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吉部自有旂輅凶部別有銘旌詔從之○北齊制旌一品九斿二品三品七斿四品五品

五斿六品七品三斿八品以下達於庶人惟旐而已其建三品以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九品至較勲品達於庶人不過七尺○大唐元陵儀注大斂訖所司設太常畫日月十有二斿杠九仞斿委地大斂之後分置殿庭之兩階又設銘旌以絳廣充幅長二丈九尺題曰某尊號皇帝之柩立於殿下其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下七尺皆書某官封姓君之柩具開元禮

懸重 周 宋 隋 大唐

周制士喪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於中庭三分庭一在南（重木也懸物曰重刊鑿之為懸簪孔）士三尺差而上之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夏祝鬻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夏祝習夏禮者夏人教以忠於養宜鬻餘米為飯以飯尸餘米為鬻實重鬲者也）大夫四鬲諸侯六鬲（與簋數同差故也）羃用疏布久之繫用靲懸於重羃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於後（久讀為灸謂以蓋塞鬲口靲竹䈬也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兩端在上賀加也靲音衆琴反）祝取銘置於重（祝習周禮者）重主道也

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懸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孔穎達云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主訖即綴重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云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也孔穎達云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懸於廟將遣奠命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抗舉也出自道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恒出入也道左主人位也漢時有死者鑿木置食於中樹於道側由此也重既虞而埋之就所倚處埋之○宋崔凱云鑿木為重形如札有簨設於中庭近南以懸之上重高三尺差而上之天子當九尺矣鬲以葦席南向横覆之辟屈兩端於南面以篾之今喪家帳門其遺

象也古者喪家無幕蓋是倚廬棟耳今人倚廬於喪側因是為帳焉按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遺象也禮既虞而作主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如凶門後人出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弔幕之類也○隋文帝開皇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諸重一品懸鬲五六品以上四六品以下二○大唐元陵儀注設重於殿

庭近西南其制先刋鑿木長丈二尺横者半之取沐之米為粥盛以八鬲冪以疏布懸於重内横木上以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上綴以竹篾其三品以上至六品以下懸重降殺如開元禮

始死服變周　漢　後漢　晉　宋　大唐

周制親始死笄纚徒跣扱上衽衽裳際也扱於腰中哭踊便也○漢戴德喪服變除云斬縗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既襲三稱服白布深

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屨之飾如刀衣鼻繩連以為行戒喪無節連遽故無絇其俱反孫為祖父後者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為父同父為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笄纚不徒跣不食粥餘與子為父同妻為夫妾為君笄纚不徒跣扱上衽既襲三稱白布深衣素總白麻屨餘與男子同也齊縗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父卒為繼母君母慈母孫為祖後者父卒為祖母服上至高

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為人後者所後之祖母母妻以上與父卒為母同母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繼母為長子皆不笄纚徒跣也女子子在室父卒為母始死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其餘不見者與父卒為母同也齊縗杖周者父在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吉白麻屨無絇為出母慈母繼母君母自天子達於士父卒為繼母嫁及繼母報繼子以上並與父在為母同夫為妻始死素冠深衣不笄纚不

徒跣女子子在室爲母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齊縗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哭踊無數既襲無變其餘應服者並同齊縗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其餘應服者同女子子適人者爲曾祖父母素總餘與男子同大功親長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昆弟長殤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成人九月從父昆弟之喪與殤同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爲其

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其餘與士為從父昆弟相為服同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為士者哭泣飲食思慕以上並猶周也天子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二王後者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命婦大夫之子諸侯之庶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卿大夫者與士之為姑姊妹適人者服同天子之昆弟與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者姑姊妹適人者為昆弟其異於男子者姑死素總小功

五月無受之服者如有叔父下殤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天子諸侯大夫為嫡子嫡孫嫡玄孫以上並下殤不為次飲食衎爾為姑姊妹女子子之昆弟之子夫昆弟之子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並哭泣飲食猶大功也大夫之子天子諸侯之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為從父昆弟從父姊妹祖父母為孫以上並長殤與叔父之下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為昆弟姪之殤與為從父昆弟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祖祖父

母之喪與下殤小功服同餘應服者並同緦麻三月之服者族祖父母始死朝服素冠吉屨無絇婦為夫曾祖父母異於男子者以素總也○後漢鄭玄云子為父斬縗始死笄纚如故斬縗者斷其布不緝久也古者無幘以六尺纚縚髮其狀如乙尾以笄横貫之加冠其上後漢時遭喪者褁巾帕頭即笄纚之存象也既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古者衣裳上下殊此深衣漢時單衣也扱上衽以深衣上衽扱於腰帶中以便事徒跣交手哭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不徒跣為次於內不歠粥臣為君不笄纚不徒跣餘與為父同女子子嫁及

在父室者及妻為夫妾為君不徒跣不扱上衽發胸拊心哭泣無數髽帶如故餘與男子同劉表云母為長子齊縗三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反在室父卒為母與母為長子同齊縗杖周者父在為母不徒跣哭踊無數凡四不食禮三年之喪五不食者是常日二食自始死至三日既成服後可食是三日五不食也今周之喪全三日不食故四不食也

為曽祖父母不敢以輕服服至尊減其月則當大功九月但三日耳始死哭泣三日為舊君之母妻為曽祖父母同蜀譙周云為父始死去冠及羔裘大

帶其笄纚革帶者皆如故衣布深衣扱上衽徒跣拊心號咷而無常聲哭踊無數始死者至小斂大功以上皆在室丈夫在尸牀東西面婦人夾牀東面雖諸父兄姑姊不踰主人皆次其後餘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諸侯之喪惟主人主婦坐其餘皆立卿大夫亦在室外命婦戶外北面有司庶士堂下北面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及有命夫命婦者皆坐無者皆立室老亦立室老之妻戶外北面衆臣堂下北面士之喪父兄子姓婦人皆坐他皆如前父為長子不徒跣不歠粥凡父兄雖往哭不於子弟之宮設哀次也女子子未嫁為父始卒去彩飾之屬笄纚及帶如故衣布深衣不扱上衽不徒跣吉白麻屨無絇拊心哭泣無數不袒其踊不絕地父卒為母始死去元冠尸襲之後因其笄纚而加素冠其餘與為父同吳射慈云夫為妻去吉冠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衣十五升白布深衣吉屨無絇尸襲之時亦哭踊

○晉杜元凱云父在為

母冠縗裳絰帶皆疏縗疏麤也三年者始死之制如不杖周○宋崔凱云禮孝子始有親喪悲哀至甚充充如有窮未可以節哭踊無數三日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賓客弔及祭祀皆三踊君來弔則九踊躍皆有儐相詔導之者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首飾卷幘綃頭之屬也卷音苦圓反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至成服女子子許嫁成人在室父卒為母始死去首飾而骨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不踊哭拊心無數素總髽以麻母為長子繼母為長子妾為君

之長子與在室女子子父卒為同母伯叔父母為女子子長中殤始死骨笄纚○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始死襚 大斂襚附○周 大唐

周制大喪少宰受其襚 少宰職云喪荒受其含襚 諸侯相襚以後輅與冕服先輅與褒衣不以襚 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為不正也後輅貳車也 士喪將襲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 謂如君初使人弔時也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 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委衣於牀其襚於室戶西北面致命曰君使某襚 襚之言遺也衣服曰襚也 主人

拜如初亦如弔時主人進中庭襚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於外門外惟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惟君命出大夫以下不出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命於主人即陳在房中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委衣於尸東牀上庶兄弟即眾兄弟也變眾言庶容同姓也將命曰某使某襚拜於位室中之位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親以進親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之襚也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也既小斂將大斂有襚者則將命

儐者出請入告主人待於位喪禮畧於威儀既小斂儐者乃用辭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也儐者出告須矣以賓入須待也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於足謂尸足也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背主人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帛為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以東藏以待事也○大唐王公以下之喪贈襚衣服出當時恩制不著於令典

小斂周 隋 大唐

周制大喪大斂小斂小宗伯帥異族而佐斂司服供斂衣服典瑞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屍駔讀曰組渠眉者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屍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也 諸侯大夫士喪將小斂皆厥明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天子之士衣皆十有九稱天子至士皆同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皆左袵結絞不紐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是也論語曰當暑

衫絺綌必表而出之為其褻也衣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凡斂者要方散衣有倒者也左衽衽向左反生時納而占反三日小斂於戶內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通死日為四日也士死以往日通死日為三日也君以簟席絞布錦衾大夫以蒲席縞衾士葦席緇衾陳衣於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綪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為堅急也以布為之縮縱也橫者三幅縱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為三不辟禮緯曰天子五日諸侯三日大夫士二日而小斂綪音側耕反緇衾赬裏無紞音膽紞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凡衾制同皆五幅祭服次爵弁服皮弁服散衣次褖衣以下袍繭之屬凡十有九稱祭服與散衣陳衣繼之庶襚也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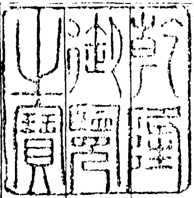
盡用取稱而已不務多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於西階下立俟舉尸布席於戸內下莞上簟有司布斂席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斂者趣方或顛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既後布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服上設牀笫於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衽寢臥之席亦下莞上簟卒斂徹帷尸已飾也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馮服膺也士舉男女奉尸俠於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筭俠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堂謂楹間牀笫上也主人出於足降自西階衆主

人東面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經於序東復位拜賓向賓位拜之即位踊東方位也襲經於序東東夾前乃奠祝與執事為之凡斂者袒遷尸者襲袒者於事便也君之喪太祝是斂衆祝佐之大夫之喪太祝為侍衆祝是斂士之喪小祝為侍士是斂侍猶臨也太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凡斂者六人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一不食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褻之○隋開皇初太常卿牛弘奏著喪紀令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

儀令示禮制二品以上則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周親以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以朝服有封者斂以冕服未有官者白袷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斂內不得置金銀珠玉○大唐元陵儀注內外各隨職備辦尚食先具太牢之饌厥明而小斂於殿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御府令設小斂牀於大行西南首枕席備焉加以幄帷周以素帷主衣先率所司陳小斂之衣十九稱

及絞衾於殿中間之東席上南領西上小斂前二刻開
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仗衛如常式設百官位次
及二王後三恪等位又設内外命婦等拜哭位小斂前
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儀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
即位從臨者哭内謁者引諸王等進就位百官亦入就
位執禮者稱哭在位者皆哭侍御小臣升殿先布衣於
絞上乃遷於衣上舉衾而斂以次加衣十九稱畢乃結
絞而衾焉近侍扶嗣皇帝哭進跪馮大行輿哭踊無數

扶引還次其百官以理去職而薨卒者聽斂以本官之服無官者介幘單衣婦人有官品亦以其服斂應珮者皆用蠟代玉禁以金玉珠寶而斂也餘如開元禮



通典卷八十四

通典卷八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四十五 凶七

喪制之三

既小斂斂髮服變周 大唐

周制士喪將小斂斬縗者以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腰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齊縗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

皆異於東方苴麻者其貌苴以為絰服重者尚麤惡也異於東坫之南苴絰為上鬲音革婦人亦如之異於房中既小斂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東房始死將斬縗者笄纚將齊縗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髻髮者去笄纚而紒衆主人免者齊縗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著之自額而却交於項中併其末覆紒而前連之如冠弁象緻婦人髽於室始死婦人將斬縗者去笄而纚將齊縗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縗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從從爾太高也爾無扈扈爾太廣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幓音蒴卒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

於房中士既殯而説髦此云小斂蓋諸侯之禮也士既殯與諸侯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既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主人即位襲帶絰踊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斬縗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也齊縗惡笄以終喪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絻為婦人則髽別男女也○大唐之制男子斂髮布巾帕頭女子斂髮而髽餘如開元禮

小斂奠代哭附○周　大唐

周制諸侯大夫士喪將小斂陳衣訖陳饌於東堂下諸侯少牢上大夫特牲下大夫士特豚皆有脯醢醴酒羃尊用功布實於簞在饌東功布鍛濯灰理之布設盆盥於饌東有巾為奠設盥也喪事畧故無洗也牀第夷衾饌於西坫或云坫南第簀也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西方盥如東方為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饌於西堂下陳一鼎及素俎於寢門外當東塾素俎喪事尚質將小斂辟奠不出室未忍神遠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室設序西南也事畢而去之無踊節其哀未可節也

既斂舉者盥右執朼左執俎入阼階前西面錯舉者盥出門舉鼎者右人以右手執朼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乃朼載載兩髀於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乃朼以朼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為塵也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末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大夫踊甸人徹鼎巾待於阼階下執事諸執奠事者也巾功布也執者不升己不設也奠於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酒者先升尊也立而俟後錯要成也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巾之為塵也東

反其位也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適寢門之外也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其劫反踊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也大喪挈壺氏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也諸侯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懸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疲倦既小斂可以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為㪺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㪺音九十反大夫

官代哭不懸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疎哭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疎為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宵為燎堂上下皆有燭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面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耳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襁抱之人為之拜○大唐元陵儀注尚食奉

饌入列於殿東太常博士引司徒省饌省訖奉饌升設於大行東齋郎取爵於篚受酒爵跪奠興嗣皇帝以下哭踊如初諸行事者應退者降退奉禮郎稱止謁者引諸王還内省禮使奏嗣皇帝哭止近侍扶引退便次内外侍臨者代哭不絶聲百官退位如常式其百官以下儀具開元禮

棺槨制　虞　夏　殷　周　大唐

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有虞氏尚陶○夏后氏堲周火熟曰堲燒土治以周於

棺也或謂之土周○殷人棺槨槨大也以木為之棺槨大於棺殷人尚梓○周制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國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棺之在表者也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也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庶人之棺四寸夫子之宰於中都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屬音燭椑音步歷反杝棺之杝音移君裏棺用朱緑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緑用牛骨鐕士不緑鐕所以著裏也鐕音子南反君蓋

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用漆者塗合牝牡中也衽小要也天子柏椁長六尺諸侯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椁周棺者也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也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大唐制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户牖欄檻棺內又不得有金寶珠玉

大斂 周 大唐

周制諸侯大夫士喪大斂厥明國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斂於阼以葦席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二衾者或覆或薦之也如朝服者謂布精粗如朝服十五升子一人弁絰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

夫人東面亦如之子弁經者未成服也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如之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無襚者不陳不以斂斂用蒲席士陳衣於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紟單被也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挽而行也輁音拱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於足西面袒袒大斂變也不言髺免髺髮小斂以來自若也士盥位如

初亦既𥁞並立於西階下　布席如初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間為少南　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也　士舉遷尸於服上復位主人踊無筭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乃蓋棺在肂中斂尸者所謂殯

檀弓曰殯於客位主人降拜　○大唐元陵儀注其日大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内外皆哭御府先設大斂牀於大行皇帝西南首枕席幃帳如初所司先陳大斂衣百二十稱及絞紟衾并六玉於殿兩楹之東席上南領西上衣必

朝祭及五時正服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
陳設如常儀設皇帝位於殿東間西向前一刻引諸王
以下就位皇弟於皇帝位東稍北西向南上皇子於皇
弟之東亦南上皇叔在皇帝位北稍西南向西上皇叔
祖次皇叔之東皇從父兄弟在皇子北稍東南上諸公
主長公主大長公主以下並於西間北牖下西上通事
舍人引百僚並入依班序立侍中版奏外辦內高品扶
皇帝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

踊再拜在位者皆哭踊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止哭内外皆止哭内高品扶皇帝就次諸王公主以下百僚各就次中官内官掌事者皆盥訖升斂如小斂次加衣畢乃以組連珪璋璧琮琥璜六玉而加焉所司以梓宫龍輴紼等入陳於殿西階下至時司空引梓宫升自西階置於大行皇帝西南首加七星版於梓宫内其合施於版下者並先置之乃加席褥於版上以黄帛裹施仰蒐畫日月星辰龍龜之屬施於盖陳衣及六玉斂訖

中官掌事者奉大行皇帝即梓宫内所由先以白素版書應入梓宫内一物以上稱名進入梓宫然後加蓋事畢覆以夷衾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國君視大夫士喪之大斂周

周制王弔喪祝則與巫前巫祝前王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給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亷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

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先入門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俱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士喪將大斂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矣賜恩惠也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緦也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周禮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也春官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所以異生皆天子之

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先後君升則夾阼階北面凡宮有鬼神曰廟

君釋菜入門主人避君升自阼階西向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祝南面房戶東向君也牆謂之墉主人中庭進益北）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出者不敢必君之卒斂事也）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大斂事也）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命主人使之升）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公大國之孤四命也）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逆降者後升者先降也位如朝夕哭弔位）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撫按也凡馮尸興必踊也）君反之復初位衆主

人避於東壁南面以君將降也南面則當坫之東君降西向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君必降者欲孝子盡其情也奉尸斂於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肂在西階上入門左由便趨疾不敢久留君也肂音以二反埋棺之坎也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亦復中庭位也乃奠升自西階以君在阼卒奠主人出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讙囂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貳車副車也其數各視其命之等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君弔蓋乘象輅襲入即

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後至布衣而後來也賓出拜送自賓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

大斂奠周 大唐

周制大喪豆人供其薦羞士喪將大斂陳奠事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饌於其上兩瓦甒其實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杓二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棜今之舉也毼白也縢緣也詩曰竹閟緄縢布巾籩巾也籩豆具而有巾盛之也棜音於據反毼音告八反

奠席

在饌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也小斂奠無巾大斂奠有巾巳是神之今又有席是彌神也陳三鼎於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也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匕俎之陳如小斂時燭俟於饌東祝徹盥於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奠也小斂設盥於饌東有巾大斂設盥於門外彌有威儀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也為大斂奠又將巾之祝還徹醴徹饌降自西階婦人踊設於序西南當西榮如設於堂為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憑依堂謂尸東凡奠設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既殯乃奠燭升自阼

階祝執巾席從設於奧東面執燭者先升堂照室也自是不復奠於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為安神位也凡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也祝反降及執事執饌東方之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如初如小斂舉鼎執匕俎扃鼏朼載之儀魚左首設而在南鬐脊也左首進鬐亦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如初先升祝奠由楹內入於室既錯者出立於戶西西上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巾奠而室事已祝闔戶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為神憑依

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於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既殯兄弟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異門別居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於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次謂斬縗倚廬齊縗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可也既殯主人說髦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不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也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去鬌音朶○說曰凡喪大斂於阼即遷尸於棺而殯殯訖乃於室中設大斂奠天子諸侯喪斬縗者奠大夫齊縗者奠士朋友奠主人不親奠以孝子悲哀思慕不暇執事也牲

牢如小斂之奠布席而未有几人君禮奠則有几按周成王乙丑崩癸酉牖間南向西序東向東序西向皆仍几即殯前已有几之文也而諸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大夫士葬前下室無几降於人君也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椁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也敦覆也椁在殯則椁敦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也祭於廟同几精氣合萑音丸敦覆報反凡喪事仍几仍因也喪事謂凡奠几朝夕相見因喪禮畧也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哀痛無飾

也凡物無飾曰素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大唐元陵儀注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太祝酌酒進授皇帝執爵進奠於饌前少退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太祝跪讀文曰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日月過速奄及大斂攀號擗踊五內屠裂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尚饗其後祝文大約准此讀訖皇帝再拜哭踊在位者皆

再拜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止哭左右扶皇帝還次諸王公主以下各還次百僚序出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殯設熬附○夏　商　周　大唐

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制殯於西階之上天子栢椁以端方長六尺題湊四注題湊謂頭相湊聚也合上如屋盡塗之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

帷之欑猶叢也屋殯上如屋覆者也幬覆也暨及也諸侯輤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槨其他如之大夫之殯廢輤置棺西墻下就墻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寛大矣士不欑掘地下棺見蓋合縫小要耳帷之兒神尚幽闇士達於天子皆然太祝設熬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也士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乃塗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也卒塗幕人張帟王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張帟柩上承塵也祝取銘置於肂主人復位踊襲燭俟於饌東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暗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

乃奠○大唐元陵儀注既大斂内所由執龍輴左右紼引梓宫就西間將監引所由并栢墼等升自西階所由設熬黍稷盛以八筐加魚腊等於龍輴側南北各一筐東西各三筐設訖於西面壘之先以繡黼覆梓宫又張帟三重更以栢木方尺長六尺題湊為四阿屋以白泥四面塗之櫕事訖所司設靈幄於櫕宫東東向施几案服御如常儀侍臣捧縗裳冠絰杖戚以箱就次進皇帝服訖諸王公主以下及百僚亦各服其服光禄卿率齋

郎捧僎入禮儀使引升陳設訖禮儀使就位奉引皇帝至位哭内外皆就位哭其百官以下儀如開元禮

將葬筮宅（卜日附　○周　大唐）

周制大喪小宗伯卜葬兆士喪將葬筮宅冢人營之（宅葬居也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營度也既夕篇記云冢人物土鄭玄注曰物相也相地可葬乃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為葬將北首故也）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免絰者求吉不敢純凶也）命筮者在主人之右（命尊者宜從右出也少儀篇曰詔辭自右也）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韇臧

（筮之器兼與筮執之）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階無有後艱（某甫其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階始也言為其父筮葬居今謀此為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中封中央壤也）卒筮告於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從猶吉也）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更擇地而筮之）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易位而哭明非常也）既備器用（明器之屬）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涖臨也吉

服服玄端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在塾西者南面東上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也闔東扉主婦立於其内席於闑西閾外為卜者席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涖卜即位於門東西面涖北族長吏西面卜人抱龜燋宗人受命受涖命卜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考登降下也言卜此日葬䰟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乎許諾卜人坐作龜興作灼也興起以出兆也宗人受龜告於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告於主婦主婦哭使人告於衆賓衆賓僚友不來者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

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縗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縗馬及布帶緇布冠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筮者筮宅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者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

大唐元陵儀注既定陵地擇地使就其所卜筮之將卜使者吉服掌事者先設使以下次於陵地東南使者至陵地待於次太常卿涖卜服祭服祝及卜師筮師凡行

事者皆吉服掌事者布筮席於玄宮位南北向西上贊者引涖卜者及太祝立於筮席西南東向南上卜師立於太祝南東面北上贊者引使者詣卜筮席南十五步許當玄宮位北向立贊者立於使者之左少南俱北向立定贊者少進東面稱事具退復位涖卜者進立於使者東北西面卜師抱龜筮師開韇出策兼執之執韇以擊策進立涖卜者前東面南上涖卜者命曰維某年月朔日子哀子嗣皇帝某謹遣某官某乙奉為考大行皇

帝度玆陵兆無有後艱卜師筮師俱曰諾遂述命於右旋就席北坐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命筮曰假爾泰筮有常遂卜筮訖興各以龜筮東面占曰從還本位贊者進使者左東面稱禮畢贊者遂引使者退立東南隅西面若不從又擇地卜筮如初儀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啟殯朝廟 殷 周 大唐

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朝謂喪朝廟也喪祝及朝御柩乃奠朝謂將葬朝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為柩御士喪既夕哭既已也謂出門哭止復外

位時請啓期告於賓將葬當遷柩於祖有司於此乃請啓肂之期於主人以告賓賓宜知其時

夙興設盥於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皆三鼎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夷牀饌於階間夷之言尸朝正柩用此牀也記云夷牀輁軸饌於西階東注云明階間位近西也夷牀饌於祖廟輁軸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如小斂奠乃啓祖尊禰甲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二燭俟於殯門外早闇以為明也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為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婦人不哭將有事止讙囂也啓之聽內外不哭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功布灰理之布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拂也聲

三三有聲存神也啟三三言啟告神也舊說以為聲噫興也燭入炤徹與啟殯者夏祝取銘置於重啟殯遷之踊無算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拂去塵也幠覆之為其形露也遷於祖用軸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蓋象平生時出必辭尊者軸輁軸也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桯音戈征反重先奠從燭從柩從主人從行之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為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記曰朝於禰重止於門外之西東面升自西階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階奠俟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俟正柩也正柩於兩楹之間用夷牀兩楹間象鄉戶牖是時柩北首主人從升柩東西面

衆主人東即位東方之位婦人從升東面置重如初如殯宮時記云重不入者主於朝祖而行若遇之俟門西東面待之也席升設於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席設於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從奠設如初東面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不設柩東非神位也巾之者為障當風塵也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炤正柩也先先柩也後後柩也適祖時燭亦然互記於此也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如其降拜賓至於要節而踊也不薦車者不從此行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此謂朝禰明日衆奠適祖之序也此祝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巾席為後既正柩席升設

奠如初祝受巾巾之几喪自卒至殯自啟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即此日數亦同矣序從主人以下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哀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也○大唐元陵儀注啟前十日皇帝不坐以過山陵前啟一日門下省奏某日某時啟太極殿攢宮啟日之晨奉禮郎設御位於太極殿之東間當帷門西向諸王位在後以南為上典儀設御公介公皇親諸親文武九品以上及前資常參官都督刺史版位於太極殿中庭又設蕃客酋長位於承天門外之西僧道位於承天門

外之東並以北為上左右金吾與諸軍計會量抽隊仗
隨便設禁其日質明皇帝服初縗經杖入就位晨哭諸
王具縗経去杖入就位哭鄣公介公皇親諸親等及文
武九品以上各服初喪服去杖入就位哭大長公主長
公主公主郡縣主等亦縗服入就内位哭中官皆布巾
喪馭侍衛晨哭並再拜退位通事舍人引蕃客酋長及
僧道分位於承天門外之位啟前二刻内所由設奠席
及香燭於帷門之外奉禮郎設罍洗於東階下西南北

面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設太尉版位於東南西
向設司空位於太尉位之南少退禮生一人執拂梓宫
之巾陪其後設禮儀使位於太尉之北少退禮官等陪
後設監察使位於禮儀使之下光禄卿具太牢之饌俟
於東階下又於饌上設罇坫位於奠席東南北向加酌
冪禮儀使立於罇坫東御史立於罇坫西太祝奉禮郎
立於罇坫南為位禮官在禮儀使後啟前一刻侍中版
奏外辦禮官賛執事官入就階下位禮儀使等横行以

西為上再拜訖升就位禮官省饌訖贊光祿卿引饌升自東階列帷門外席上近侍引皇帝具縗絰入就位哭踊禮儀使前進跪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諸王妃主等並各就位晨哭禮生引太尉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各入就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禮官各贊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鐏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皇帝之杖前進中宮承傳止哭殿内皆

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醴齊皇帝受醴齊
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北面跪讀祝
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内及庭中
文武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
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及禮儀使降復
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訖皇帝退就次禮生引
司空執巾升自東階於欑宫南北向立司空跪啟曰謹
以吉辰啟欑塗告訖太尉哭羣官皆哭通事舍人分引

羣官序出掌事者升徹欑塗徹訖司空以巾拂拭梓宫
覆以夷衾綃幕内所由周廻設帷及施常食之奠如常
儀訖禮儀使升就舊位禮官陪後皇帝縗絰就位哭通
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皇帝稽顙禮儀使請再拜皇
帝哭盡哀禮儀使跪奏請止哭降出羣官再拜哭十五
舉聲訖又序出太極門外北向重行立班奉慰如常儀
退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通典卷八十五

通典卷八十六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四十六 凶八

喪制之四

薦車馬明器及飾棺 周 後漢 晉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大喪及祖喪祝飾棺乃載遂御之祖為行始也亦奠也飾棺設揄池紐之屬其次序載而後飾既飾當旋車向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翿居前却行為節度也諸侯大

夫士喪柩既朝乃薦車直東榮北輈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旃載皮弁服纓轡貝勒懸於衡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幦覆笭也玉藻曰士齊車鹿幦豹犆干楯也笮矢箙也靾韁也旃旌旗之屬通帛曰旃孤卿所建皮弁服者視朔之服也貝勒貝飾勒也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也幦音覓靾音息列反道車載朝服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玄衣素裳也槀車載簑笠槀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也簑笠備雨服也凡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懸於衡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駕車之馬也每車二匹纓馬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著之

如嚴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絛纓圉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為其踐污廟中凡入門者參分庭一在南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踊右還出主人於是乃哭踊也薦車之禮成於薦馬賓出主人送於門外有司請祖期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算卒束襲祖為載變也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束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謂此車也降奠當前束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亦在柩車西束有前後腢五回反商祝飾柩一池紐前䞓後緇齊三采無貝飾柩為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池懸於柳前士不揄絞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為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以三采繒為之上朱

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

縫人縫棺飾孝子既啟見棺猶見親之身也既載飾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幙而加文繡矣衣翣柳之材必先纏衣有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之所聚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

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畫荒緣邊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懸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檉引曰池視重霤如堂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為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君大夫以銅為魚懸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摇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綵為之形如爪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

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緌讀當為緌緌如冠緌之緌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

設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也

屬引屬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者而哭之三

陳明器於乘車之西陳明器乘車之西則重北也

折橫覆之折猶度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橫陳之為苞筲以下紼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折音之設反度音居毀反紼音側耕反下同

抗木橫三縮二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

加抗席三席所以禦塵也

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茵所以藉棺也翦淺也幅緣之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今文翦作淺疏麤也謂

功麤布器西南上綪器目言陳明器也以西行南端為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茵茵在抗上陳器次之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筲三黍稷麥筲畚種類其容蓋與簋同甕三醯醢屑羃用疏布甕瓦器也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羃覆也甒二醴酒羃用功布甒亦瓦器皆木桁久之桁所以庋苞筲甕甒也久當為灸謂以蓋按塞其口每器異桁用器弓矢耒耜兩敦杅盤匜匜實於盤中南流此皆常用之器杅盛湯漿盤匜盥器流匜口也無祭器士禮畧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有燕樂器可也與賓燕飲用樂之器役器甲胄干笮此皆師役之器也甲鎧胄兜鍪也干楯笮矢箙燕器杖笠翣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竹簝蓋也翣扇徹奠巾席竢於西方

主人要節而踊巾席俟於西方祖奠將用要節者來象升大夫踊去象降婦人踊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材椁材也○說曰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人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即原憲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人疑也言使人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謂有知與無

知為行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也味當為沫沫靧也靧音誨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之調有鐘磬而無簨簴不懸之也橫曰簨植曰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為人馬也謂之靈者神道之類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陳器之道多陳而省納之可也省陳而盡納之可也

多陳之謂賓客之賻器也以多為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為禮○後漢制諸侯王列侯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空中勘合而漆之如漆坎侯即塈漢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公侯以上加倚廬伏熊千石以下緇布蓋牆龍首魚尾而已黃綬以下至於處士皆以簟席為牆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晉賀循云飾棺衣以布玄上纁下畫帷荒雲氣不為龍答帷易布以紺繒池以象承霤以竹為籠如今車答帷

以青絹代布紐玄纁二其明器憑几一酒壺二受六升羃以功布漆屏風一三𣪊三器粳黍稷灼而乾瓦唾壺一脯一簋以三牲之肉為一代苞收所遣奠之俎為藏物也屨一瓦罇一屐一瓦杯盤杓杖一瓦燭盤一箸百副瓦奩一瓦竈一瓦香爐一釜二枕一瓦甑一手巾贈幣玄三纁二博充幅長尺瓦爐一瓦盥盤一○北齊制三品以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畢進輸三品以上及五等通用方相方相之制見大喪篇四品以下達庶人以魌頭魌頭與方相小異魌音欺○隋文帝初定禮轜車三品以

上油幰朱絲絡網施襈兩箱畫龍幰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以上油幰施襈兩箱畫雲氣垂四旒蘇八品以下達於庶人鼈甲車無幰襈旒蘇畫飾○大唐元陵儀注前二日所司設文武羣官次於太極門外東西廊下又設帳殿庭帳内設吉幄幄内設神座南向又設龍輴素幄於殿庭吉幄之右前一日午正後一刻除殿上葦障及階下凶庭幷板城少府所由移旐附於重北未正後一刻典儀設群官夜哭版位如晨夕哭儀又設挽歌席

位於嘉德門内設挽郎挽士席位於嘉德門外並左右序設北向相對設鼓吹嚴警位於承天門外晝漏未盡三刻有司設庭燎終夜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就版位立定禮官贊哭哭畢退就次挽歌作盡二點止嚴警次發盡五點止二更羣官皆哭及挽歌鼓吹嚴警如上儀其三更四更五更並准此其一日前二刻奉禮郎設御座所由設奠席奉禮設罍洗及禮儀使太尉版位於東階下光禄卿具太牢饌並如啓奠之儀前一刻侍中奏外

辦禮官省饌光禄卿引饌禮生引太尉禮儀使等橫陳再拜訖升殿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亦如啟奠之儀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宫承傳止哭殿内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内及庭中文武官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

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內所由徹殿上帷
帳帷南北施素帷於舊帳座所以為障蔽前設常食少
府監進輴車於西階下禮儀使跪奏皇帝奉寧龍輴奏
訖降出近侍扶皇帝就龍輴前哭踊盡哀廼復位執事
者以纛旐及重先導禮官一人朝服賛尚輦奉御帥腰
輿繖扇至神座前侍奉如常儀內侍捧几置輿上繖扇
侍奉至殿庭帳殿下神座前跪置座上內謁者帥中官
設香案於座前繖扇侍奉如儀禮官一人引符寶郎一

人主寶二人以赤黄褥案進取謚寶又禮生二人亦以赤黄褥案進取謚册禮官授之並隨禮官先詣册車安置其舊寶册准次取置於車侍中當龍輴南跪奏請龍輴降殿太常卿帥執翣者升以翣障梓宫中官髙品等侍奉其側司徒帥挽士升奉引龍輴降殿禮儀使引近臣及宗子三等以上親進捧宫梓宫少府將作所由舁挽士奉梓宫登於龍車上遂詣帳殿下素幄皇帝哭從諸王等陪從公主内官等周以行帷皆哭踊而從羣臣

立哭於庭中位以竢祖奠其百官之制將監甄官令掌凡喪葬供明器之屬別敕葬者供餘並私備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野祖明地軸𩨂馬𩨂馬黑帶也凡贈馬帶𩨂曰𩨂馬也𩨂徒懶反偶人其高各一尺其餘音聲隊與僮僕之屬威儀服翫各視生之品秩太極元年六月右司郎中唐紹上疏曰孔子曰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也謂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傳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以此而葬殆將於用人故曰不仁也王

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眩曜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慕破産傾資風俗流行下兼士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増望請王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並陳於墓所不得於衢路舁行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勅古之送終所尚乎儉其明器墓田等令於舊數内減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減至七十事七十事減至四十事四十事減至二十事庶人先無文限十五事皆以素瓦為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

繡畫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魚龍化生其園宅不得廣作院宇多列侍從其轜車不得用金銅花結綵為龍鳳及旒蘇畫雲氣其別勑優厚官供者准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為華飾餘具開元禮

祖奠周 晉 大唐

周制士之喪柩既朝廟送賓有司請祖期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每一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曰日側側昳也謂將過中之時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於柩西將於

柩西當前東設巾奠乃牆牆飾棺主人入祖廼載踊無筭卒束襲祖為載變也廼舉柩卻下而載之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階間謂此車降奠當前束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亦在柩車西束有前後商祝飾柩設披屬引陳明器

商祝御柩亦執功布居前為還柩車為節也乃祖還柩向外為行始踊襲少南當前束主人也柩還則當前束南婦人降卽位於階間為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

祖還車不還器祖有行漸車亦宜向外器之陳自己南上祝取銘置於茵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二人還重左還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車已祖可以為之奠也是之謂祖奠蜀譙周曰遷祖之奠升自西階如初

及日載於車下奠設於西方乃陳遣物於庭訖徹奠以巾席俟於西方乃祖車既祖旋向外轅於載處為行始也布席乃奠如初○晉賀循云載柩於輴未明而行遷於祖廟者乃將告辭於先君也登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北首納轜車於階下載之以適墓啟奠從設於西方質明滅燭更設遷奠如啓奠○大唐元陵儀注祖前一刻奉禮郎設御位於龍輴幄之東南西向所由設奠席於龍輴幄前奉禮郎設罇坫於帳幄東南又設太尉位於罇坫東南西向禮儀使在其下監察御史次之又設罍洗篚

於太尉位西南北向光禄卿帥齋郎捧饌俟於横街之次北面西上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賛光禄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捧饌隨列於席上禮生引禮儀使及太尉就位禮官賛哭又一人賛羣官哭又各賛止哭禮儀使導皇帝立於龍輴之東南西向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執詣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

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再拜諸王妃主及羣官在位者皆哭再拜皇帝哭十五舉聲訖禮儀使跪奏請復位俛伏興皇帝退復龍輴後位禮官各賛羣官止哭通事舍人分引出就承天門外位以竢光禄卿帥齋郎徹饌以出禮官一人朝服賛尚輦奉御帥所由以腰輿繖扇詣神座前各以序立内謁者中官舁香案出内侍捧几置輿上内所由舉繖扇侍奉

以出中宫帥其屬舁衣箱以從遂詣玉輅禮官於輅後立賛登車内所由進輿當輅後繖扇分蔽左右内謁者帥香案進於輅前内侍奉几登輅其腰輿亦進居輅前中官以衣箱授尚衣奉御置玉輅及副車内侍並乘馬從輅於是侍中進龍輴南跪奏稱請龍輴進發俛伏興退司徒帥挽士奉引次出執事者以太常先建之於車纛次之公主内官以下應合乘車者並先升車竢以扈從其百官以下儀制具開元禮

賵賻 周 大唐

周制諸侯大夫士之喪賵賻之禮者所以知死者賵知生者賻各主於所知也賵者所以助主人之送葬者也賻者補也助貨財曰賻公羊傳曰車馬曰賵財貨曰賻公賵玄纁束馬兩公國君也士制兩馬儐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於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尊君命也衆主人自若居西面馬入設設於庭在重南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賓使者也幣玄纁也輅轅縛所以屬引也由馬西則亦當前輅之西於是北面致命得向柩與奠也柩車在階間少前三分庭之北輅有前後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於

棧左服出棧謂柩車凡士車制無漆飾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服車箱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柩東主人位以東藏之也士受馬以出此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受馬聘禮曰皮馬相間可也主人送於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賓賵者將命賓卿大夫士儐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儐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如公使主人拜於位不踊柩車東位既啓之後與在室同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儐者出請若奠賓致命可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

陳乘黄大輅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輅西主人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輈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輅之下者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坐委之宰舉璧與珪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宰夫宰之佐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實為哭耳臨音力禁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敢

辭吾子之辱請吾子復位客三辭不得命遂立於門西介立於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拜客謝其厚意客出送於門外拜稽顙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出者賻主施於主人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坐委之明主人哀戚志不在受人物反位反主人之後位賵者將命賵送儐者出請納賓如初如其入告出告須賓奠幣如初亦於棧左服也凡將禮必請而後拜送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兄弟賵奠可也兄弟有服親者可也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死生兩施所知則賵而

不奠所知通問相知降於兄弟奠施於死者為多故不奠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賻馬與其幣大帛兵車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輅也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以是戰伐田獵之服非藏者也故不入也賻者既致命坐委之儐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喪者非尸柩之事不親也舉之舉以東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方版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版每版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書遣於策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藏物茵以下乃代哭如初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如初謂小斂時宵為燎於門内之右為哭者設為明也○大唐制諸職事官薨卒文武一品賻物二百叚粟二百石二品物一百五十

叚粟一百五十石三品物百叚粟百石正四品物七十叚粟七十石從四品物六十叚粟六十石正五品物五十叚粟五十石從五品物四十叚粟四十石正六品物三十叚從六品物二十六叚正七品物二十二叚從七品物十八叚正八品物十六叚從八品物十四叚正九品物十二叚從九品物十叚行者守從高王及二王後若散官及以理去官三品以上全給五品以上給半若身沒王事並依職事品給其別勅賜者不在折限諸賻物應

兩合給者從多給諸賻物及粟皆出所在倉庫服終則不給

遣奠 周 晉 宋 大唐

周制大喪巾車氏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舉之以如墓喪祝御柩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以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於四隅輤其蓋也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牢肉也四隅揶中之四隅也凡包牲取下體國君

七个遣車七乗大夫五个遣車五乗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其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略也个為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象既饗而歸賔俎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也又俎實之終始也士包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也君之嫡長殤車三乗公之庶長殤車一乗大夫之嫡長殤車一乗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乗長殤三乗下殤一乗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

士喪祖奠之明日厥明陳鼎五於門外如初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鮮新殺者如初如大歛奠時也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脾讀為鷄脾肶之脾脾析百葉蜱蜯也蜱音皮佳反蠃音

力禾反四籩棗糗栗脯糗以豆糗粉餌醴酒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陳器明器也夜斂藏滅燎執燭俠輅北面照徹與葬奠賓入者拜之明自啓至此主人無出禮徹者入丈夫踊設於西北婦人踊猶阼階升時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於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畢入舉入陳之也陳之蓋於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乃奠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亦以往來為節也奠由重北而西既奠由重南而東徹者出踊如初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算從柩東當前東西面不命無哭哭者相止也喪大記云大夫命無哭士哭者相止唯主人主婦哭公史自西方東面命

無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公史君之典禮書者也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燭使輅也雜記曰乃包奠而讀書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言既遣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以持去何異君子寧為是乎言傷廉　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　○晉賀循曰祖奠竟厥明又大奠大奠者加於常一等士以少牢大夫太牢盛葬禮也是謂遣奠奠

畢包牲下體以為藏備大夫包五士包三遂行如墓初設遣奠士陳五鼎用少牢庶物備包之以奠今雖不能備禮宜加於常奠以盛送終也其以葬日晨而設之○宋崔凱云朝於祖廟一宿明日載柩將至墓柩將還南向少牢之奠於車西名曰用薦遣奠尚饗大夫以上太牢其祝辭曰哀子某敢用潔牲剛鬣用薦此遣奠者也○大唐元陵儀注前三日所司設皇帝奉辭次於承天門外之左西向其日金吾仗衛如常儀鹵簿使先進玉

輅於承天門外東偏稍南輿輦鼔吹吉駕鹵簿並序列於玉輅前又進輼輬車當承天門中稍南凶儀明器序列於輼輬車前奠前一刻奉禮郎布文武羣官位於承天門外異位重行如太極庭中儀光禄卿具遣奠之饌以竢執事官位並先竢於門外之東龍輴至承天門外禮官賛止哭侍中進龍輴前跪奏稱請升輼輬車俛伏興司徒帥舁梓宫及所由奉梓宫升輼輬車所司設奠席於輼輬車東西向奉禮郎設罇坫於席東南設罍洗

於其南又設太尉版位於東西向禮官進省饌訖禮生
賛光禄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捧俎隨列於席
上禮生引太尉就位禮官賛哭在位者皆哭又賛止哭
在位者皆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坫
所太祝舉冪酌醴齊禮儀使就次奏請皇帝出就次皇
帝出次立於奠東西向太祝以醴齊授太尉訖禮儀使
奏請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
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

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西北向跪讀祝文訖
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禮儀使賛皇帝再拜諸
王妃主及在位羣官等皆哭禮儀使跪奏請皇帝少退
近侍扶皇帝少退於位少府監設讀哀冊褥於奠東禮
官引冊案進舉冊官舉冊進至褥東西面以冊東向禮
官賛太尉及羣官止哭中官承傳諸王妃主等皆止哭
禮官引中書令進跪讀冊訖俛伏興退復位舉冊者以
授祕書監祕書監以授符寶郎皇帝哭踊禮儀使奏請

皇帝再拜太尉羣官諸王妃主皆哭再拜少府徹褥光禄徹饌訖禮儀使跪奏稱輼輬車將發皇帝前哭盡哀禮儀使稱請再拜奉辭俛伏興皇帝稽顙哭踊再拜輼輬車發禮儀使跪奏請皇帝還宮俛伏興近侍扶引皇帝入次太尉以下於次南横行進名再拜奉辭訖各就本職如諸王有故不赴山陵者俟皇帝奉辭入次後諸王進至輼輬之左以南為上哭盡哀再拜辭妃主內宮不去者於輼輬車後帷中哭再拜辭訖禮生賛侍中於

轀輬車前跪請進發訖俛伏興百官以下儀制如開元禮

器行序　周　晉　大唐

周制大喪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鄭司農云六引謂喪車索也小司徒帥邦役治其政教喪役正柩引窆復土遂人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致役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綍舉柩索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歟遂師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使以幄帟先者太宰

也其餘則司徒幄帟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座也匶車柩路也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遂人陳之遂帥抱持版之名字校錄之士喪既遣奠行器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茵苞器序從如其陳之前後車從次器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士執披者八人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五百人一黨之人也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塗曰引互言之也御柩者居前導正之大夫士皆二綍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

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以下丁壯時也曲禮云助葬必執紼主人袒迺行踊無算袒為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者先后左右如遷於祖之序出宮踊襲哀次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邦門城門贈送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柩車前輅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於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迺行升柩車之前實其幣於棺蓋之柳中若親授之然復位反柩車後○晉賀循云喪車前後四引引十人合四十人十人一帳合四十四人皆素服白幍帳手執練幡以部伍所主禁讙呼嬉戲四帳一吏主之也○大唐

制鴻臚寺司儀署令掌凡引披鐸翣挽歌纛帳之屬三品以上四引四披六鐸六翣六品以上二引二披四鐸四翣九品以上二鐸二翣凡執引披者皆布幘布深衣其下帳五品以上用素繒六品以下用練婦人用綵至邦門三品以上贈以束帛一品加乘馬既引又遣使贈於郭門外皆以束帛一品加璧餘具開元禮

挽歌周 漢 晉 宋 大唐

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

虞殯杜元凱曰虞殯送葬歌曲也公孫夏示必死故命其徒而歌之孔穎達曰虞殯者謂啓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謂之挽歌○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叙哀而後代相承以為挽歌蓋因於古也○晉成帝咸康七年有司聞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摯虞云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歌勞聲辭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曲所制不宜以歌為名按挽歌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

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停選挽郎○大唐元陵之制屬三繆練紼於轀輬車為挽凡六紼各長三十丈圍七寸執紼挽士虎賁千人皆白布袴褶白布介幘分為兩番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幘助之挽兩邊各一紼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為列執翣品官左右各六人皆服白布褠衣白布介幘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白布武弁服白襹布襹音屬謂襦長無領緣並執鐸代哭百五

十人衣幘與挽歌同至時有司引列於轀輬車之前後其百官制鴻臚寺司儀署令掌挽歌三品以上六行三十人六品以上四行十六人皆白練褠衣皆執鐸帗

葬儀周　晉　大唐

周制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壙穿地中也方良罔

魍也木石之怪旅賁氏緦葛執戈盾夾王車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從車隨柩路持蓋旌者王平生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喪祝掌勸防之事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也及辟令啓鄭衆云辟謂除菆塗椁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辟音毗亦反菆音在官反小祝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祭之禮王七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及壙喪祝脫載除飾鄭衆云去棺飾謂帷荒池四翣之屬令可舉移安厝司几筵設葦席右素几其椁席用萑黼純椁席藏中神座之席掌蜃掌斂互物蜃物

以供闉壙之屬互物蚌蛤之屬闉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遂入藏凶器既葬小宗伯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三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為尸又冢人云凡諸侯及諸臣葬於王墓授之兆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柩行至於壙陳器於道東

西北上統於壙茵先入當藉柩也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馬屬引於是脫載除飾屬引於緘耳

君葬用輇車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用輇車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將葉樹於壙四隅以繂繞之以下棺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

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俠羨道為位乃窆主人哭踊無算窆下棺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東十制五合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

踊三襲主婦拜女賓也即位反位也賓出則拜送相問之賓藏器於旁加見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先言藏器迺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終於事不自逸也見古莧反藏苞筲於旁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餼相次可知也兩兩而居喪大記曰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三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也既夕云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實土三主人拜鄉人謝其勤勞即位踊襲如初哀親之在斯也乃反哭檀弓云合葬非古

也自周以來古謂殷以前季武子曰周公蓋祔祔謂合葬也合葬自周公以來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離之有以間其椁中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善夫善魯祔葬當合孔子合葬於防魯地○說曰記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國北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接神之道不可純凶也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緦侈袂有敬心焉踰時哀衰而敬生也敬則服有飾也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凡殉葬非禮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

定而後陳子亢至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也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於是弗果用（果決）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既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

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言皆所以為深邃也雖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反壤樹之哉反覆也怪不如太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又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地謂不墾耕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

愈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音烏乎齊音劑惡乎齊問豐省之比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已歛即葬之不待三月懸棺而窆不設碑繂不備禮也窆下棺也人豈有非之者哉不責於所不能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斧者焉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

馬鬣封之謂也俗間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詩曰縮板以載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幾也曾子問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堩道也變謂異禮也堩音古鄧反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蝕也反復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讀作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

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舍奠每將舍奠行主夫柩不蚤出不莫宿侵晨夜則近姦寇春秋左氏傳曰魯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壓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縱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

魯昭公十二年左傳曰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

之廟游氏子太叔族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迺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迺使避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補鄧反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

塗邇故也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轝尸之牀也以繩緪其中央又以繩從旁鉤之禮以機轝尸轝之以就園而歛葬焉塗近故耳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今人歛下殤於宮中而葬之於墓與成人同墓塗迺遠其葬當轝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葢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武王時賢史也賢猶有不知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歛於宮中欲其歛於宮中如成人也歛於宮中則葬當載之棺音古患反下棺衣同史佚曰吾敢乎哉畏知禮者召公言於周公為史佚問周公曰豈不可言是豈於禮不可也不許之史佚行之佚指以為

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謂斂於棺也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並為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也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不奠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辭於殯謂告將葬啓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晉賀循葬禮云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婦人東向先施幔屋於埏道北南向柩車既至當坐而住遂下衣几及奠祭哭畢柩進即壙中神位既窆乃下器壙中薦棺以席緣

以紺繒植翣於牆左右挾棺如在道儀○大唐元陵儀注山陵日依時刻吉凶二駕備列訖尚輦帥腰輿繖扇入詣神座前内侍捧几内謁者捧香爐各置輿上中官帥其屬舁衣箱以出神輿至玉輅後内常侍捧几置輅中尚輿等退就列中官以衣箱傳授尚衣奉御置於玉輅及副車中神駕動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禮生賛侍臣上馬侍臣上馬訖夾侍於前禮生在供奉官内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神

駕動鹵簿官以黃麾麾之鼓吹振作警蹕如常當陵門以赤麾麾之鼓吹不作侍臣下馬步導於前神駕至吉帷宫迴車南向尚輦帥腰輿繖扇至輅後内常侍奉几置輿上繖扇侍奉至帳殿下内侍捧几置座上内謁者捧香爐置座前輿等退就列玉輅及鹵簿侍衛之官停列於帷宫門外吉駕引禮官賛侍中進轀輬車靈駕前奏請靈駕發引俛伏興退司馬執鐸挽郎執紼挽歌振作及挽以進内外哭從以赴山陵靈駕至陵門西凶帷

帳殿下迴駕南向公主及内官以下並降車障以行帷哭於凶帳殿之西東向北上羣官皇親哭者序立於帷門外東西相向北上哭十五舉聲止各退就次前三刻奉禮郎於隧道東南量逺近設皇親諸親奉辭位又於其南設應從文武官五品以下奉辭位又於其南設六品以下奉辭位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奉禮郎位於其北禮生二人立於其南差退内謁者於隧道西南稍北帷内設公主王妃及内官以下奉辭位東向北上

前一刻所司設奠席於轀輬車前設罍洗篚於東南罍在洗西篚在洗東於是羣官列位序立光禄卿帥其屬以饌奠於席上禮官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坫所太祝酌醴齊訖太尉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太尉之左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太尉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發引至南神門將作監進龍輴於靈駕之後禮官贊侍中進轀輬靈駕前跪奏稱請降靈駕御龍輴俛伏興退舁梓宮所由迺奉遷梓宮至龍輴舁梓宮官左右

捧從司空以巾拭梓宮幷拂夷衾少府屬紼於龍輴禮官賛侍中進龍輴前跪奏稱請引龍輴即玄宮俛伏興退挽郎執紼奉引龍輴左迴北首禮官賛司徒前導白幰弩素信幡大旐及翣皆依次而引近伏近侍夾進如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先導於龍輴之左主節官帥持節者脫節在太尉之前差退代哭者及挽歌皆序於門外之西重行東向押官排比以竢皇親諸親羣官等哭從公主王妃及内官等障以行帷龍輴至羡道停於

帷下南首以竢時妃主内官以下於羨道西南帷内就位東向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各就奉辭位所由各贊哭在位者皆哭其吉凶簿侍奉官少前序立於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哭皆三十舉聲止再拜奉辭至時内官以下吉服奉遷梓宫入自羨道奉接安於御榻褥上北首覆以御衾龍輴退出其押吉凶簿官並服白布巾衫就哭將掩玄宫並依前服吉服初梓宫降自羨道奉禮郎設太尉進寶册贈玉幣位於羨道東南西向

設禮儀使奉寶冊玉幣位於太尉之南又設祕書監位於其南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以下俱吉公服各就位又導持節者服節衣引太尉之前禮部侍郎奉寶綬案諡冊案哀冊案每案四人對舉用九品以上清資官舁立於太尉之西南少府監奉贈玉置於匣帥其屬捧立於禮部侍郎之西太府卿奉幣玄三纁二置於篚帥其屬捧立少府監之西俱北面各立於寶冊玉幣之後按玄衣纁裳周制也當時所服故以為幣服近代及今則皆不用謂儒執古儀注復存斯未達禮從宜及隨時之義也具昏禮篇不

復重載

立定禮官導通事舍人引禮部侍郎取寶綬於案進授太尉又禮生一人引祕書監取謚冊哀冊進授禮儀使其冊如重則判官助舉又引少府監取玉於匣幷薦巾又引太府卿取幣進授禮儀使以幣承巾玉禮部侍郎以下並退龍輴既出禮儀官分賛太尉禮儀使奉寶冊玉幣並降自羨道至玄宮太尉奉寶綬入跪奠於寶帳內神座之西俛伏興禮儀使以謚冊跪奠於寶綬之西又以哀冊跪奠於謚冊之西又奉玉幣跪奠於神座之東並

退出復位禮生引將作監少府監入陳明器白幰弩素信幡翣等分樹倚於牆大幡置於戶內其趺竿燒之自餘明器各以次逐便陳之使有行列陳布訖幷內官以下並出羨道就位所由贊內外哭羣官皇親諸親幷吉儀侍奉官皆哭三十舉聲再拜又再拜奉辭訖引退以出中宮贊公主王妃並退出周以行帷至門乘車以扈從禮生導主節官帥持節者引太尉及司空山陵使將作監御史一人監鏁閉玄宮司空復土九鍤所司帥作工續以終事其先除服者並改服凶

儀鹵簿解嚴退散輼輬車龍輴之屬於栢城内庚地焚之其通人臣用者則不焚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然以則天皇后卑於天皇大帝若欲開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違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鐫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

令乃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瀆又若别開門道以入玄宫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為害益深伏以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以降始有合者然以西漢積年尚餘四百魏晉以後祚皆不長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頽綱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循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伏望少迴天眷

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
天下又安疏奏令百官詳議尋有勅令准遺詔合葬開
元二十一年二月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
降博陵崔銑銑復先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
其父合葬勅旨依給事中夏侯銛駮之曰公主自昔降
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
夫義絶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令若依繇所請却祔
舊姻恐魂而有知王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

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繇此意雖申罔極之情本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銛謬厝駮正敢曠司存請旁移禮官幷求指定下太常寺請議貞觀十一年十月詔曰諸侯列葬周文創陳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陵之塋夷吾相齊終託牛山之墓斯蓋往聖埀範前賢遺則在曩昔之宿心篤始終之大義也皇運之初時逢交喪謀臣武將等蒙先朝特遇者自今以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聞並於獻陵左側賜

以墓地幷給東園祕器喪葬令凡五品以上薨卒及葬祭者應須布深衣幘素幕鼙皆官借之其內外命婦應得鹵簿者亦如之其墓田之制一品塋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丈八尺減至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今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丈六尺減至丈四尺三品先方七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丈四尺減至丈二尺其四品先方六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丈二尺減至丈一尺五品先方五十步減至四十步墳高一丈減至

九尺六品以下先方二十步減至十五步墳高八尺減至七尺其庶人先無文其地七步墳高四尺其送葬祭盤不許作假花果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其百官葬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八十六

通典卷八十七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四十七 凶九

喪制之五

虞祭周 後漢 宋 大唐

周制士喪既葬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即位踊襲適反哭有司修虞事特豕饋食有司當時主事者饋猶歸也側將踊袒既踊即襲乃反哭

亨於廟門之右東面側亨亨一胖也亨於爨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也設洗於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反吉也亦當西榮也尊於室中北墉下當户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有几始鬼神也陳三鼎於門外之右門西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於門外之左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内兄弟服即位於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絰帶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於門西東面南上祝亦執事也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理也理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宗人請

拜賓主人即位於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於西方如反哭位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縮縱主人倚杖入祝從主人北旋倚杖於西序適入也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室贊薦菹醢主婦不薦者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鼎入設西階前俎豆敦鉶入設鉶菜羹也敦音對黍稷器祝酌醴祝奠觶於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復位復主人之左祝饗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曰辭也祝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不寧悲思不安也敢用潔牲剛鬣敢冒昧之辭也豕曰剛鬣薌合黍也嘉薦普淖

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明齊溲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齊音劑溲音搜哀薦祫事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合於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也適爾皇祖某甫爾汝也汝死者也告之以適皇祖所饗勸强之告神以安之之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饗饗此祭也命佐食祭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主人再拜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迎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有先後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婦人入於房避執事也尸卒食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獻祝獻佐食主婦洗足爵於房中酌亞獻尸如主

入儀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兩籩棗栗設於會南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繶爵口足之間有篆文又彌飾繶緣也音憶婦人復位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西面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猶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禮畢於尸間嫌也皆哭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祝入尸謖謖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遺尊者之道也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導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也祝反入徹設於西北隅几在南厞用席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享所以為厭飫也几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厞隱也厞隱之處從其幽暗也厞音扶味反屋西

北隅贊闔牖戶鬼神尚幽暗或者逺人乎贊佐食者主人降賓出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入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如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如有尸也既饗祝祝之右反卒不綏祭綏當作隳音許規反無泰羹湇胾從獻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復位於門西門西北面位也男女拾踴三拾更也三更踴拾音其劫反如食間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祝升止哭聲三啓戶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主人入親之祝從啓牖鄉牖先闔後啓扃在內也鄉牖一名也卒徹

祝佐食降復位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也始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虞用柔日葬之日中也虞欲安之柔日陰也陰取其靜也再虞皆如初日哀薦虞事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其祝辭異者一言耳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日哀薦成事當祔於廟為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凡虞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虞祭之數按雜記云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當葬日柔日一虞隔明日至後柔日為二虞其明日剛日又虞凡四日也以次准推之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虞必用柔日者取其安靜最

後用剛日者象陽動以其將祔廟也凡日數甲剛乙柔丙剛丁柔餘倣此 ○說曰孔子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謂以幣送死者於壙也主人贈祝先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也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地神也舍音釋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忍其無歸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虞喪祭也將虞沐浴不櫛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也不櫛未在於飾也唯三年之喪不櫛自期以下櫛可也男則男尸女則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為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嫡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不以爵弁服為上者祭於

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也士之妻則綃衣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絻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絻自主人至緦麻也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絻反哭墓在四郊之外者　曾子問曰並有喪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也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後漢鄭玄云子為父三月而葬腰絰散垂如始時也葬日日中而虞反哭升自西階虞祭於堂杖不入室凡葬以平明日

中反虞者安也棺柩已去恐父母精神彷徨無所依故祭以安之也蜀譙周云為父至葬腰經散垂如小幼時反哭於廟升自西階虞祭於寢杖不入室射慈云為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别子為卿大夫亦於太祖廟其非别子為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士下士於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宫○宋崔凱云子為父三月而葬將啓出棺皆絻散帶垂既啓袒哭踊無數日中虞絶無時之哭矣○大唐元陵儀注將啓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啓匱於前捧出神主置於座上東向諸侍奉官各退就位輿繖等亦退通事舍人引羣官俱退於太

極殿門外就次以俟虞祭所由陳杖衛如式典儀設太尉司徒宗正卿禮儀使及諸行事官位於東階之東設太祝等位於公卿之前少南如不親行事中書門下差奏攝又少南設典儀位俱西向典儀帥禮生二人先就次立禮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祭服立於左延明門外之南北向西上光禄卿帥其屬捧饌立於太尉司徒之東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饌東立定禮生迺引太尉司徒以下入就位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皆素服各入就位侍

中版奏中嚴皇帝素服就次諸王升就位如不獲親𥙊即太尉行事如常光禄卿帥其屬捧饌入俟於東階之前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其南光禄卿帥其屬升設醴𤭛酒鐏於帷門外前楹中間之東北向西上設篚於鐏西實觶一杓一皆有冪設罍洗於東階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二巾一有冪執罍洗者立於其後侍中版奏外辦近侍扶引皇帝再拜通事舍人分贊羣官在内外位者哭拜禮生引禮儀使省饌訖升就位禮官升位後

光禄卿帥進饌奉饌司徒捧俎光禄卿引饌及諸執事官並升自東階設於帷東門外席上訖降復位太尉捧祝版升立於罇所執罇篚者各立於罇篚之後禮儀使導皇帝於饌東西面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承傳内外皆止哭太祝以觶酌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南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禮儀使導皇帝復位跪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禮生引太尉亞獻終獻訖降復

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分贊内外哭再拜禮儀使又跪奏請再拜俛伏興皇帝哭再拜奉禮郎傳贊内外再拜禮儀使跪奏禮畢俛伏興近侍扶皇帝還閤羣官等俱退太祝乃跪匱神主遂闔帷門降出内侍之屬及行事者皆出祝版焚於左延明門外百僚乃於太極門外奉慰如常儀每虞日朝哭禮皆准此如不親行事則宗正卿亞獻光禄卿終獻其百官之制既葬而虞其儀具開元禮

既虞餞尸及卒哭祭　周

周制士喪三虞獻畢未徹乃餞（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之酒也詩曰出宿于沛飲餞于禰尸將祔於皇祖是以餞送之也）鐏兩甒於廟門外之右饌籩豆脯四脡（酒宜有乾肉折俎乾肉牲體之脯也）有乾肉折俎（乾肉牲體之脯）尸出執几從席從（祝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也几席素几葦席）尸出門右南面（候設席也）設席設於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位也）主人出即位於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於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重餞尸也）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於薦東朐在南主人及兄弟

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尸如主人儀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於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也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尸出門哭者止以餞於外大門猶廟門也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賓拜於大門外也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也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以葛也婦人說首經不說帶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人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即位無尸則不餞

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以餞尸者本爲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丈夫婦人更踊哭止告事畢賓出凡喪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尊卑之差將旦而祔則薦卒哭之祭薦謂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尚饗卒辭卒哭之祝辭也隮升也尚庶幾也不稱饌明主爲告祔也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女孫祔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於祖母婦差疏也其他辭一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饗辭勸強尸之辭圭潔也凡吉

祭饗尸曰卒哭曰成事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孝子也成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君既卒哭而復王事大夫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此權禮也弁經帶者喪變服也弔服輕可以即事也

祔祭　殷　周　晉　大唐

殷人練而祔孔子善之期而神之人情也○周制卒哭而祔士喪既卒哭之明日沐浴櫛搔剪彌自飾也用專膚為折俎取

諸脰膉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其他多故折骨以為之今以脰膉貶於純吉也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用嗣尸虞祔尚質未暇筮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吉祭也用尹祭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記者誤矣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普薦鉶羹也不稱牲記其異也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欲其祔合兩告之也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說曰卒哭明日祔於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

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辭曰哀薦成事也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之祔必以昭穆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為士大夫者也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之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閒也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人莫敢卑其祖也祖爵尊子孫爵卑則不得上祔祖爵雖卑則祔之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女君嫡祖姑也易牲而祔凡妾下女君一等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

嫡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者也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其妻則以大夫牲妻為大夫夫為大夫時卒也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也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又云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之為士者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已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祔者祔於先死者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

則從其昭穆之妾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也公子祔於公子不敢戚君

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者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葬於女氏之黨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謂凡嫡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祖廟尊者宜主焉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由是祔於王父也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耳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

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線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線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線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

有父母之喪尚功線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於殤稱陽童某父不名神也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線齊線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線此謂之功線以是時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也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以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曰陰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父其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祔自為之者以其祭於上大夫祔太牢下大夫少牢祔與虞異朋友之喪虞祖廟也

祔而已〇晉賀循云卒哭祭之明日以其班祔於祖廟各以昭穆之次各有牲牢所用卒哭今無廟其儀於客堂設亡者祖坐東向又為亡者坐於北少退平明持饌具設及主人之節皆如卒哭儀先向祖座拜次向祔座拜訖西面南上伏哭主人進酌祖座祝曰曾孫某敢用潔牲嘉薦於曾祖某君以隮祔其君之孫某又酌亡者座祝曰哀子某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嘉薦祔事於皇祖某君適明祖某君尚饗皆起再拜伏哭盡哀復各

再拜以次出妻妾婦女以次向神座再拜訖南向東上
異等少退哭盡哀各再拜還房遂徹之自祔之後唯朔
日月半殷奠而已其饌如來時儀即日徹之○宋崔凱
云祔祭於祖廟祭於祖父以合亡者祔祀之也以卒哭
明日其辭曰哀子某敢用潔牲剛鬛普淖普薦醴酒用
薦祔事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女子祔於祖姑此皆於
令亡者為祖姑也今代皆無廟堂於客堂設其祖座東
面令亡者在其北亦東面而共此饌也若祖父母生存

無亡祖可祔者當中一以上祔高祖父母姑也○大唐元陵儀注祔廟前二日告遷其禮如常告之儀宗正起科申牒所由祝文所由先備腰輿等并舁人帝以三衛充后以中官充出祕書省告訖太祝先匱代祖神主奉遷於西夾室埳中鑰閉如式次腰輿遷第三室神主二主各一腰輿凡主出則帝主先出其入室則后主先入入第二室宮闈令捧后主先置於埳室太祝捧帝主復置於埳室俱東向次遷第四室入第三室次遷第五室入第四室次遷第六室入第五室次遷第七室入第六室有室

二后昭成於前肅明於後次遷第八室入第七室次遷第九室入第八室皆如上儀入𥧌室皆鏁閉訖次所司移幄帳等物依次各遷入本室訖其九室應緣幄帳香案㫄扆席褥等所司先造其日陳設於室中其代祖室舊帳幄等物並移於西夾室中虛設鏁閉如式將遷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所司先擇日奏定散下所由各供其職應用法駕鹵簿黃麾大仗前一日陳設及太廟四門量設方色兵仗如上儀將作監先清掃廟之內外京兆府修路從承

天門向南至太府寺南街向東入太廟三門又向南又向東至廟南門宗正具祔饗料差三公及應行事官齋戒如常饗儀其祝文具祔饗章出祕書省又申太極殿告靈座料如前式其祝文出祕書省太樂令設登歌於太廟殿上並如常式尚舍於廟南門道西設神主幄座東向幄內設牀席褥黼扆香案如式內中尚先造栗木主并匱及趺其制度並如常儀祔前一日盛以箱覆以帊置於腰輿詣廟南門幄帳中太祝捧置於座上迺下簾帷內侍省量差中官侍衞

禮儀使奏請差題神主官即以饗前一日尚舍具香湯
并題神主席褥內中尚具浴神主盆并白羅巾光漆筆
墨等詣於幄帳中禮儀使與題神主官等其日質明詣
幄下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主官盥洗捧栗
主立就褥題云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神主墨書訖以光
漆重模之遂捧授太祝受詣帳座置於匱中所在侍衛
如式前一日尚舍與西內使計會鴻臚除太極殿上白
幕並以吉幙代之殿中省除版城太僕進玉輅於承天

門外當中南向及諸輦輅羽儀仗衛繖扇陳設於玉輅前左右金吾引駕所由陳布如式太常奏前一日之夕嚴警於承天門外之南皇城留守奏祔饗日質明開朱雀門大内留守與内檢校使奏開太極殿門嘉德門承天門衛尉於太極殿門外廊下量設文武百官次又於太廟南門外量設百官次於道東如在太極殿庭儀先奏靈座祔之日質明宗正卿帥執饌齋郎光禄卿帥太官良醖實罇俎籩豆并應行事官皆祭服序列於左延

明門以俟至祭時應行事官詣太極殿東階下西向序立典儀於太極殿庭布文武官皇親諸親位如常儀俟祭官欲升殿行事時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僚等常服入就位禮生賛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輦帥腰輿香案繖扇入詣殿庭階下分東西立侍從官攝侍中中書令以下並列位於左右序立太僕進玉輅於嘉德門外當中南向禮生引祭官等行告禮如常儀告訖宗正卿光禄卿帥齋郎長祠徹饌禮官引侍中升尚輦帥腰輿

升詣帳座前其繖扇侍臣等夾於階間侍中進跪於幄
前西向奏請降座升輿祔廟内侍捧几置輿上太祝匱
神主捧置輿上几後扶侍降自西階繖扇侍臣夾引以
出自太極殿門中門出在位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
便從神輿而出至嘉德門分左右序立神輿至玉輅後
侍中跪奏請降輿升輅内侍捧几置輅中太祝捧匱升
輅其太祝便於輅中侍奉千牛將軍夾輅而趨出承天門五十步
侍中進當輅前跪奏請勅侍臣上馬侍臣等皆上馬鼓

吹振作其文武百官等候玉輅出承天門各逐便路先赴太廟南門次以俟神輿鹵簿至廟門西三門鼓吹止分左右以俟饗禮訖退其儀仗等並於廟南門分左右列位俟饗禮畢退玉輅既發赴廟尚舍收折殿上帷幄及版城等應合收者與檢校使計會處置兩宮内入線裹其日並焚之其日太廟祔饗應緣齋戒齋官陳設罇彜酒醴坫爵省牲告潔進署祝版陳設樂器並如東嚮常儀玉輅將至廟西門尚舍奉御設奉謁褥位於廟庭横階南當中

北向奉禮郎於廟南門外稍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如太極殿庭之儀又於廟庭橫階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亦准此（其六品以下非常參官並列位於廟南門外）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常服就南門外位禮生引應饗官俱祭服立於廟東門外北向西上位立又禮生引禮儀使御史以下執事官等先入當中階北向立於褥位之南禮生贊再拜禮儀使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引自東階升各就位次引司空入就位再拜行掃除訖

降復位禮官與太祝自西第一室開埳室捧神主匱置於幄中近東啓匱出神主捧置於座几後趺上次宫闈令入室捧后主匱置於幄中近西啓匱出后主置於座几後趺上自第一室至第八室皆如上儀訖並齋郎室長各於本室依儀出入須知次序太祝退立於罇坫所宫闈令退就階下執事位玉輅既至廟南門迴輅南向侍臣等序列於輅前神輿入幄則侍臣列於幄門外尚輦師腰輿進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輅升輿詣幄座内侍

捧几置輿上太祝捧神主匵置輿上几後遂舁詣幄座内侍捧几置座上東向太祝捧匵置几後訖禮生於廟東門引行事官太尉以下入就廟庭位西向立其殿上御史禮官太祝樂官等各逐便自東西階上相向序立候神主升殿卻復階下位侍中進於幄座前跪奏請降座升輿袝謁内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栗木神主匵置几後禮官引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皇親諸親自南門外分左右從入就東西班位立神輿至廟門繖扇分

左右立於門外神輿至廟庭褥位侍衛各退就本班（其侍中未退）太祝捧匱跪置於褥啓匱出神主置於趺上訖侍中進於褥位西北面跪奏稱以今吉辰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祔謁奏訖俛伏輿退少頃侍中詣褥之西東面跪奏請升輿祔饗俛伏輿退降就本班太祝進跪於褥位捧神主匱於輿（其匱蓋亦置輿上近後）腰輿既升禮官奉引神輿詣元宗室太祝跪捧神主匱置於東壁下祔位褥上西南退立戶外少頃太祝進就褥跪捧神主置於輿奉引

入第九室至帷座前內侍捧几置於座如幄中別有几其几留於腰輿而退太祝捧神主置於曲几後趺上以題處向北也其匱置於几東近後腰輿退於幄座之西近北舁腰輿所由並降自東階由廟東門出神主置座訖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應在位官並再拜禮生詣太尉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登歌奏永和之樂九成畢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在位者皆再拜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瓚升詣從西第一室酌鬱鬯登歌作太尉入室神座前祼訖奠瓚於饌

席俛伏興退出户北向再拜次引詣第二室次引詣第三室次引詣第四室以至第九室皆如常儀訖登歌止引太尉降復位太祝奠毛血之豆禮生引司徒執俎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升階樂止禮生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諸太祝取蕭蒿焚於爐炭饌升設訖齋郎降自東階由廟東門以出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爵奏自第一室至第八室各奏本室樂至第九室奏保太之樂行饗禮亞獻終獻並如常饗之禮訖降復位

登歌作太祝各入室徹豆還遵罇所登歌止禮生唱賜胙又唱再拜衆官應在位者皆再拜其三獻官不拜永和之樂作禮生又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禮生進太尉之左白禮畢禮生引饗官自東門出通事舍人引在位羣官南門出太祝入室各匱神主納於焰室如常儀禮官帥腰輿詣廟門南幄下太祝捧桑木主并匱置於輿遂自廟門南西偏門舁入詣廟殿北簾下兩階之間將作先具鍬钁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匱遂埋之而退明

日百僚及皇親諸親詣延英門進名奉慰如常儀其百官之制如開元禮若祔曾祖妣則不告祖若父在不可遞遷祖祖妣先妣宜於廟東北別立一室藏其主待嫡殤者時饗皆祔食祖別無祝文亦不後者同祔也

拜設祔食之座於祖座之左西向一獻而已以其從祖祔食祝辭末云孫某祔食庶子不祔食

庶子之嫡祔如嫡殤

小祥變周 大唐

周制士喪周而小祥小祥祭名祥吉也筮日筮尸視濯皆腰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

後杖拜送賓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漑祭器也辭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於虞祔者也言常者周而祭禮也古文常為祥周之喪二年也故周祭禮也周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周周則宜祭周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十三月而練冠又云周之喪十一月而練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既練居外寢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外寢中門之外大門之内壘墼為之不塗壁謂之堊室哭無時者不復朝夕哭也或數日哀至而哭戴德云哭

時隨其哀殺五日十日可哭矣寢有席練冠縓緣腰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婦人葛絰不葛帶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避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絰去一耳又云練練衣黃裏縓緣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縓為飾者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也葛腰絰繩屨無絇角瑱瑱充耳吉時以玉人君有瑱也鹿裘衡長袪衡當為橫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為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為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也袪裼之可也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衣也○大唐元陵儀注前二日之內所司先具八升練布冠線裳腰

經等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毀廬為堊室高七尺五寸長一丈二尺闊一丈將作監勾當尚舍奉御設蒲席於室內所由陳練冠於別次其日依時刻內所由先入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前內外及百僚俱服線服去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線裳經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內外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近侍扶皇帝就次所司以練布冠線裳進內服訖內外及百僚各服

其服兩省五品以上及卿御史大夫中丞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正員長官准禮合除首絰練八升布為冠以六升布為縗裳令荆州布也其幞頭通及衫袴等亦准此藏其所換初服以俟山陵時却服通事舍人引百僚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内外百僚皆哭踊光禄卿引饌升設於靈幄前太祝以爵酌醴酒禮儀使奏請止哭内外俱止哭太祝以酒爵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跪於饌前近南北向讀祝版曰維年月日子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天禍

所鍾㩎號無及以日易月奄及小祥煩冤荼苦觸緒縻
潰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
醴齊祗薦祥事尚饗讀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
再拜内外在位者皆哭踊再拜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
羣官退其奉慰如常儀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大祥變周　大唐

周制自小祥又周而大祥吉服而筮尸祝曰薦此祥事
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
即祭祝不以凶臨吉也

祥因其故服為期為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又曰祥而縞縞冠素紕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祭猶縞冠未純吉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大祥有醯醬居復寢素縞麻衣大祥除縗杖禮既祥白屨無絇素冠縞纓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時譏其早也有子有若也其祭時尸酢主人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啐嘗也啐入口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薦脯醢也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之○大唐元陵儀注祭前二日內所司先具大祥服淺黑絁幞頭冐子巾子大麻布衫白布腰帶麻鞋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

夕將作塗堊室内所由陳大祥服於别次其日未明内所由先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幄前内外百僚俱服縗裳去杖至傳點時通事舍人各引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縗裳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踊内外在位者皆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内外在位者皆再拜訖禮儀使奏請止哭就次變服奏訖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就次變大祥服内外百僚皆就次變服素服訖黒緦幞頭腰帶白衫麻鞋各入就位立

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升設靈幄前太祝五品以上供奉官一人攝執爵酌醴酒禮儀使奉引皇帝稍進詣饌前禮儀使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於饌南北向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哭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禮畢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序立太極門其奉慰如常儀百僚奉

慰訖以素服詣延英門起居謹按禮云大祥素縞麻衣又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令所司具淺黑絁此即古之緅冠也按禮云禫而緅黑經白緯曰緅則宜施之於禫今於大祥服之蓋從當時宜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禫變周 大唐

周制士喪既大祥中月而禫鄭玄曰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禫而纖無所不佩舊說纖冠者綵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黑經白緯曰纖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禫月也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

氏尚饗是月禫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周之喪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為母○大唐元陵儀注其日百僚早集西內入就位侍中奏辦並如大祥之儀皇帝服大祥服近侍扶就位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百僚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就次變服皇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細布麻衫腰帶細麻鞋黑絁幞頭巾子等百僚趨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入

哭踊内外百僚皆哭踊禮官省饌光禄卿引饌升陳設酌奠亦如大祥之儀太祝讀祝文祭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贊者承傳内外百僚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禮畢遂與禮官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百僚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慘公服便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慘吉服淡淺黄衫細黒絁幞頭巾子麻鞋吉腰帶伏准貞觀永徽開元故事服此服至山陵事畢則純吉服其中間朔望視朝及大禮並純吉服百僚亦純吉服自後朝謁如常儀其百官慘公服至山陵事畢乃服

常公服今上初欲禫服終制下詔曰朕聞禮貴緣情因
心展孝高宗得說其代予言今朝有股肱濟為舟檝出
納惟允足以保邦况榮蓼在懷日時猶淺欲遂權奪抑
就公除攀號痛心實所未忍朕將從禫服以終喪紀百
辟卿士宜悉哀懷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眞卿奏曰哀號
在疚開闢所無誠懇尚違庶僚增懼伏見百辟並已釋
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儀伏
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即吉盛已臨朝則萬

姓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犯冒宸嚴無任懇迫又下詔欲以素服練巾聽政詔曰昔高宗諒陰三年舜為堯禹為舜亦服喪三年故禮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是知罔極之恩昊天難報朕虔奉遺詔又迫於羣議將欲從吉未忍割哀其百僚宜以今月十七日釋服朕以素服練巾衘哀聽政凡百在位知朕意焉禮儀使又奏曰孝德動天事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

即吉更服練巾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覲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愚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議曰祥禫之義按儀禮云中月而禫鄭玄以中月為間月王肅以中月為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存省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為之者也按鄭學之徒不云二十五月六月七月之中無存省之樂也但論非是禫後復吉所作正樂耳

故鄭注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云爾以存樂也君子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三年不為禮禮必壞故祥日而存之非有心取適而作樂三年之喪君子居之若駒之過隙故雖以存省之時猶不能成樂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禮記云二十五日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縗絰與堊室耳餘哀未盡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為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為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為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為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周斷者禫不在周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此特為重喪加之以禫非論其正祥除之義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　宗王者按禮記云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

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按王學之徒難曰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作樂則二十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月三月之中不得作樂者何得禮記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又喪大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此皆禫月有樂之義豈合二十八月而始樂乎鄭學之徒嫌祥禫同月不用遠日無中月之義者祥禫之祭雖用遠日若卜遠日不吉則卜近日若近得吉便有中月之義也所以知卜遠不得吉得用近日者以吉祭之時卜近不吉得卜遠日故禮記云旬之內日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特牲饋食云近日不吉則筮遠日若吉事得用遠則凶事得用近故有中月之義也禮記作樂之文或

在禫月或在異月者正以祥禫之祭或在月中或在月末故也喪事先遠日不吉則卜月初禫在月中則得作樂此喪大記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故孟獻子禫懸而不樂之類皆是也祥之日鼓琴者特是存樂之義非禫後之樂也夫人倫之道以德為本至德以孝為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滅性其衆庶有朝喪暮廢者則禽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緣中人之情為作制節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至重者斬縗以周斷後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駒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至於祥禫之節焚熱之餘其文

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遂使歷代習禮之家翻為聚訟各執所見四海不同此皆不本禮情而求其理故也夫喪本至重以周斷後代崇加以再周豈非君子欲重其情而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禫而不加之以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或云孝子有終身之憂何須過聖人之制者二十七月之制行尚矣遵鄭者乃過禮而重情遵王者則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為孝乎且練祥禫之制者本於哀情不可頓去而漸殺也故閒傳云再周而

禫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纎無所不佩中猶間也謂大祥祭後間一月而禫也據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俗所行禫則六旬既祥縞麻闕而不服稽諸制度失之甚矣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服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五服成服及變除附

周制喪服斬縗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謂既殯成服斬縗裳三升苴絰大搹音厄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腰絰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間相去四寸竹杖大如腰絰長齊心本在下絞帶大五寸七分半偶結於前皆三重三重四股絞之冠六升外縪條屬右縫菅屨外納納其餘外也縪音必居倚廬中門外東壁下倚木為廬北向開户寢苫枕凷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寢不說絰帶義服所異者縗裳三升半繩屨餘與正同斬者不緝也苴

者麻之有蕡也服上曰縗下曰裳在首在腰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首絰象緇布冠之頍腰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縗以下用布盈手曰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以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為一升升登也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别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縪者冠前後屈而縫於武也二十兩為溢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也　公卿大夫室老貴臣也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采地者皆曰君衆臣杖不以即位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六升長六寸

箭笄長一尺髽縗三年女子子者女子也加一子別於男子也在室間已許嫁此女子之喪服之異於男子也總束髮也六升象冠素也長六寸者出紒後垂為飾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箭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斂髮也斬縗斂髮以麻則髽亦用麻矣以麻自頂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後如著幓頭焉凡服上曰縗下曰裳此言縗不言裳婦人不殊裳也縗如男子縗下如深衣則縗無帶下又無衽矣陳銓曰總束髮笄支紒也不曰縗裳婦人縗而不裳雷次宗曰縗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為縗在裳則裳為縗男子離其縗裳故縗獨在衣上婦人同為一服故上下共其稱也幓音七焦反

三月而卒哭

男子受以六升布為縗裳七升布為冠纓帶亦如之一辟博三寸偶結於前蕉屨內納葛經首經大七寸五分

寸之一右本在上五分首絰去一以為腰絰大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參樛之食麤食水飲翦屏柱楣寢蒲席翦而不納朝夕即位哭婦人亦以六升布為連裳七升布為總葛洪云子為父三月既葬草屨內納廬則柱楣翦屏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為之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為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梁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曲就東墉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之拍地以短短柱柱起此橫梁之著地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障但不用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柱起梁又立小障以辟風凶事轉輕十三月小祥而練除首絰受以七升布為縓裳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縓為

領袖縁以練帶繩屨無絇其腰絰縮一股去之飯素食自葬蔬食至練却素食也有菜茹鹽酪之和未有醯醬居室之堊在中門外屋下西向開户嫡子在前庶子在後哭無時哀殺十日五日可也葛洪云小祥中衣黃爲裏縓爲領袖緣縓者紅之多黃者也宋凱云小祥祥者吉也故綟裳無負版及心前縗辟領去首絰小祥祭則櫛梢自飾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領袖緣皆然縞冠素紕素中衣領袖縁帶皆然去腰絰棄杖白麻屨無絇食醯醬乾肉出堊室始居内寢杜元凱云二十五月大祥祭主人夕爲期朝服縞冠

訖祭而受以布深衣十五升外無哭者謂哀至入即位而哭也崔凱云大祥居外寢平常所聽外寢事也縞冠素紕紕者以素緣冠兩邊各二寸二十七月而禫玄衣黃裳而祭祭畢更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為冠而綵纓縞帶緣中衣吉屨無絇革帶得佩紛帨之屬如其平常寢有牀猶別內始飲醴酒踰月復吉三年之禮成矣疏縗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謂齊縗三年既殯成服以麤縗四升為縗裳六升為冠纓布帶代絞帶牡麻絰大七寸二分右本在上五分去一大五寸六分以為腰絰

削桐木為杖杜元凱云圓削之象竹取其便也王肅云削為四分長與心齊下本大如腰經蔍蒯為屨食粥居廬與為父同五不食齊者緝也牡麻者麻之無子者馬融曰在上指右故曰右本鄭玄云齊縗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也王肅曰疏以名衰輕乎斬也斬不同數粗可知也承裳以齊制而後齊也因縗以斬也斬而後縗也陳銓曰右本在上麻本從左未加右之上也蔍蒯草名也孔倫曰右本在上為母本於陰而統外也女子子在室白布總七升長八寸一辟博一寸惡笄用榛木長尺用白布絇之博五分白布七升為帶無腰經深衣不裳居房中張帷為次至虞不變者三笄

總帶也既卒哭受以八升布為縗裳冠九升布纓帶中衣領袖緣亦然服葛絰首絰大五寸七分半腰絰四寸六分十三月小祥除首絰練九升布為冠纓武亦如之其他祥禫變除與斬縗同踰月復平常疏縗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周者謂齊縗杖周降服四升為縗裳冠纓皆七升正服五升為縗裳冠纓皆八升義服六升為縗裳冠纓皆九升冠皆右縫內縪絰帶與三年同不杖麻屨者謂不杖周成服五升布為縗裳八升

布為冠纓經帶大小與杖周同居堊室食素食水飲寢有席薦不納斷木為枕不脫經帶朝夕即位哭殤大功布線衰牡麻無受者謂殤降大功成服七升布為線衰十升布為冠纓帶中衣領袖緣牡麻為首經大五寸七分半腰經四寸六分不絞其垂唯中殤七月者不纓經繩屨張帷為次於內門外屋下哀至而哭素食有醯鹽既葬除經帶食菜果寢居內凡殤大功以上中從上小功以下中從下大功布線衰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

小功縗即葛九月者謂成人大功成服八升布為縗裳冠十升義服九升布為縗裳其冠十一升經帶與殤同既葬皆受以十升布為縗裳冠十一升變麻經服葛經絞之九月除朝服素冠吉屨無約踰月復吉殤小功布縗裳澡麻帶經五月者謂殤降小功十升布為縗裳十二升澡麻（去莩垢也）絕本（去本邊惡處也）為經大四寸六分腰經大三寸七分散垂唯周之下殤降在此者其帶不絕本屈而反至腰而絞之張帷為次哀至而哭食有醯醬菜茹

葬而除經食乾肉飲醴酒寢有牀五月除小功布縗裳即葛五月者謂成人小功成服十一升布為縗裳義服十二升布為縗裳冠同十二升亦澡麻絕本為經帶寢有牀哀至而哭既葬除麻受葛經大三寸六分腰經大二寸九分縗裳如故寢居內至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緦麻三月者謂緦麻之喪成服降正義同以七升半布緦而疏之為縗裳及冠纓帶首經亦澡麻絕本大三寸七分腰經大二寸九分吉屨無絇寢有牀飲酒食

肉不至變色既葬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大唐之制杖經升縷皆約周禮直書其儀歷代通儒皆有著述開元之制最為詳備

五服縗裳制度周 大唐

周制凡五服在上曰縗在下曰裳縗縫外殺裳縫內殺經云凡縗外削幅裳內削幅鄭玄云削猶殺也太古衣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代聖人易之而以此為喪服是也其制身長

二尺二寸合前後為四尺四寸兩邊凡八尺八寸經云
衣二尺有二寸鄭玄云衣自領至腰二尺二寸是也鄭
亦以此為袂中之數則袂亦正方二尺二寸也以古布
幅廣二尺二寸禮記所云端縗謂此也繼袂之末又綴
以廣尺二寸布謂之袂經云袂尺二寸馬融云袂末也
尺二寸足以容拱手也喪拱上右手下又衣下施腰取
半幅橫綴身下長短隨衣經云衣帶下尺鄭云謂腰也
廣尺足以掩裳上際又於腰兩傍當縫各綴一衽經云

衽二尺有五寸鄭云衽所以掩裳際其制上正方一尺
於方一尺之下角斜向下長尺五寸末頭濶六寸今但
取三尺五寸布交解相沓裁之即可亦謂之燕尾令濶
頭向上取象與吉服之衽相反又取布方尺八寸置背
上上縫著領下垂之謂之負經云負廣出於適寸鄭云
負在背上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也今據
辟領廣尺六寸負各出一寸故知尺八寸其開領處左
右各開四寸向外辟厭之謂之適經云適博四寸出於

縗鄭云適辟領廣四寸則兩濶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又取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衣外衿上謂之縗經云縗長六寸博四寸鄭云廣袤當心也負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不在其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故以袵蔽之於腰上每一幅為三辟積其辟積相向為之謂之絢若候反其絢大小隨人腰麤細為之經云裳內削幅幅三絢鄭云絢謂辟兩側空中央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按稱幅不必全幅蓋中破為之故禮記深衣篇云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是六幅交解之也若斬縗

即線與裳不緶緝若齊線以下線則外緶之裳則內緶之謂之齊經云若齊裳內線外鄭云齊緝也凡五服之線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線者外展之展則緶緝也

按喪服本文甚難曉今於歷代著述悉皆手寫本經先言其制次引經文所冀後學易為詳覽○大唐之制一據喪服之文具開元禮

五服制度變　晉　宋

晉魏休寧云以大功之線易既練之服是中祥宜緝其線也若不緝為重大功不得奪之魏顗云按卒哭更以

六升布為縗但齊既葬還服既虞之縗若如斯言以大功之喪奪既練之服尋詳三年之喪及大功之服皆喪之重者也而使斬縗但止三月殆非立禮之意禮大功以上服降皆以布升數為差故大喪初縗三升既虞六升中祥七升縗以三變非不降也何必期於緝縗然後為殺愚謂服相易奪正以升數重輕不係縗之齊斬休寧又言三年之喪笄杖不易其餘皆變中祥緝縗是輕之也且為父初以三升之縗既虞受六升之布輕於母

也齊線既葬而虞以七升布為線輕於為父也顗又難

曰禮云女子子適人有父母之喪既成齊線之服而夫

出之不改服而待既虞更服斬線之服受笄總屨帶如

故終三年以此徵之不緝線亦可知也緝與不緝别齊

斬耳今斬止一周稱為三年未為無見休寧又云三年

之喪再周耳數月不合稱三年斬者舉大數之名一周

大喪之正禮自轉降中祥安行不緝不緝則無變明不

應終喪斬者可知也虞喜云斬線因喪之稱非為終三

年也按禮爲母喪縗四升而父喪既虞縗六升此爲齊
制不復斬也今代人既葬之後無攺易唯小祥而變故
緝在此月父母情等服俱三年父斬縗母緝縗以別尊
卑斬止三月未爲怪也女子出侍既虞受以斬縗之受
非更斬也魏顗又云要記稱母爲長子齊縗三年其服
節如父爲子者未有明徵而復緝之斬名何得復存禮
雖言餘皆易不言減斬喜又云父爲長子斬縗母爲齊
縗若不言齊其下恐母與父俱當斬縗所以別耳非謂

明終斬之議也邪孔注問徐邈云斬縗三年或既虞縗絰行者往往不同意常謂既以斬表重其喪應有變降為使終喪服斬釋斬便縞非漸殺意邪邈答曰凡喪服雜變備載經記而變斬以絰都無經明證此服之大節豈記者所遺蓋本無其制也禮稱斬縗三年此不易之文也禮大功布三等先儒以為降服七升正服八升又同則不易此變受之通例故謂大功不得變斬周續之釋禮或問曰斬縗終三年乎答曰不也卒哭而服齊縗

又問若不終三年則喪服禮何故云髽三年又云三年之喪若斬則是居情理之極所謂致喪者也焉得卒哭而奪情答曰但尋名教者宜求其本本正則條目自明聖王雖總企及俯就以為之制要以滅性為深憂是以節哀順變每受以輕也○宋庾蔚之謂昔賀循以為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哀心有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耳若猶斬之則非所謂殺也若謂以斬縗命章便謂受猶斬者則疏縗之受復可得猶用疏布

乎是知斬疏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喪耳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

通典卷八十七

通典卷八十八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四十八 凶十

五服年月降殺之一

斬縗三年

周制子為父父至尊也諸侯為天子天子至尊也○晉

尚書問天子崩令臺書令史以上為皆服斬縗之服不

博士卞榷應琳議禮命士以上皆服斬臺書令史列職天朝皆應服斬又問天子崩今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導從應易服制不榷又答禮庶人在官者服齊縗三月又近臣服斬導從出入皆應服又問從服隨君輕重令司隸服斬下吏服齊為合禮意不榷又答凡從君服皆降一等今之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況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不從今司隸為君斬縗義服也下吏為從不每降一等當為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復如何又答禮

庶人為國君齊縗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事有職司於喪庭者故宜依庶人在官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稱導從指謂近臣不謂吏也

周制臣為君君至尊也馬融曰君一國所尊也故曰至尊也斬縗三年子為父本周制自後歷代更有議論逐件更標臣為君亦三年若同公入前科恐非分明所以重言周制以顯之他皆類此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君士卿士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也其餘皆衆臣也君有采地者皆曰

君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魏尚書左丞王㬥右鼎反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以為宜齊縗或以為宜無服王肅云王國相本王之丞相按漢景帝時貶為相成帝時使理人王則國家所以封王相則國家使為王臣但王不與理人之事耳而云相專為理人不純臣於王非其義也今㬥至許昌而聞王薨姓名未通恩紀未交君臣未禮不責人之所不能於義未正服君臣之服

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若夫未策名未委質不可以純君臣之義也禮婦人入門未三月廟見死猶歸葬於其黨不得以六禮既備又以入室遂成其婦禮也則臣之未委質者亦不得備其臣禮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哭為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則哭宜服斬縗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禮曰與

諸侯為親者服斬雖有親為臣則服斬縗也臣為其君服之或曰宜齊縗不亦逺於禮乎詔如肅議司空陳羣議諸王相國不應為國王服斬縗古今異制損益不同古者諸侯專國子人至漢初患諸王子強暴奪之權食租而已乃選賢能代王居國相王為善否則彈糾國家置王以下之吏非陪臣之謂也禮記雖有與諸侯為親服斬者蓋謂異於國臣與有親於王斬耳雖陪臣不親猶不為服豈專帝臣而為藩王服斬未有實不為臣而

名稱臣若欲假虛名以優王者欲崇君臣而復糾其罪
名實既錯君臣義乖遺禮失教難以為典近防輔小吏
尚不稱臣況剖符帝臣而稱臣妾於藩王若使正名為
王臣則上書當稱陪臣既王正臣不可不服則不宜還
糾王罪若不稱陪臣俱言臣者此為王與天子同臣也
詔曰若正名實司空議是也且謂之國相而不稱臣制
服則亦名實有錯若去相之號除國之名則傷親親之
恩也宜釋輕從重以彰優崇之大義也喪葬令云王及

郡公侯之國者薨其國相官屬長史及内史下令長丞尉皆服斬縗居倚廬妃夫人服齊縗朝晡詣喪庭臨以喪服視事葬訖除服其非國下令長丞尉及不之國者相内史及令長丞尉其相内史吏皆素服三日哭臨其雖非近官而親在喪庭執事者亦宜制服其相内史及以列侯為吏令長者無服皆發哀三日○晉惠帝元康中秦王薨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因王葬訖除服被貶御史中丞傅咸表云秦王薨含悲慟之哀感於人心含

俯就王制如令除服葬後十七日乃親中正職時議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而復閡於天子之喪既葬而除便云天朝殊尊援以為准非所宜言若王者之喪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云天朝殊尊援以為准非所宜言耳天朝釋乎上而欲藩國服乎下此為藩國之義崇而天朝之禮薄未喻此旨又云諸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敘明喪制宜崇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敘以其哀慟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

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乎聖晉皆所共行文皇帝升遐武帝崩殂陛下毀頓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逾天王之喪釋於上藩國之心獨遂於下甚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主既使含應為喪主於今之制既葬應除而祔則應吉服以祭因曰王未有廟主無所還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制云何而以無廟為貶含今必也按放勲之殂四海遏密八音至於三載太宗

之崩曾不數旬釋然即吉引古緦令閫代皆應有貶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前以含有王喪上請差代尚書勑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不時攝職司徒屢摘罰訪問以蹴含含乃視事含承天臺之勑逼司徒之符然後攝職含之適職隨而擊之此為臺勑府符陷含於惡也若謂臺勑府符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而含是貶含之困躓何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之人雖戸屬

始平非所綜悉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之司徒說非始
平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自以選官引臺府為
比不應為中正讓常山太守蘇紹辭旨懇切形於文墨
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中正麗騰便割含品臣見
含為騰所侮不勝其憤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
令騰得濫行刀尺咸又言臣以國之大制不可而偏奉
國郎中令李含承尚書之勑奉喪服之命既葬除服而
中正麗騰無所據仗貶含品三等謂此未值漢魏以来

施行之制具以表聞未嘗朝廷當云何騰等之論以秦王無後前又有詔以此謂含不應除服愚謂諸侯之制不得異於天朝兢秦王有嗣於制亦自應除且秦王無後乃前有詔朝野莫不聞知而尚書下勅葬訖含自應攝職不應差代尋舉為臺郎又司徒摘罰訪問摧含攝職如此臺府亦皆謂含既葬應除也相是純臣羣臣之首奏令釋服亦無餘疑至於含除便獨為罪竊謂有負於情臣之在事小大欲盡使在優崇況國之大制當垂

將來心所不安而不敢寫謹重以聞乞中書見諾猶百慮當一得也

周制父為長子不言嫡子者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也正體在乎上又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玄云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容祖禰共廟馬融曰體者嫡嫡相承也正謂體在長子之上上正於高祖體重其正故服三年庶子賤為長子服其不得隨父服三年故言不繼祖也雷次宗曰父子一體也而長嫡獨正故曰體既為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自非親正兼之情體俱盡豈可凌天地混尊親也○

漢戴聖聞人通漢皆以為父為長子斬者以其為五代之嫡也馬融注喪服經用之鄭玄注小記則以為已身繼禰便得為長子斬自後諸儒皆用鄭說譙周五經然否曰小記曰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此但別庶子而不言不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為不繼祖合而言之也劉智釋疑亦同此義◯晉虞喜廣林難譙周曰禮文三發二言繼祖一言連禰如但繼禰則應三年何緣須祖煩而失要合子於父舍經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不必繼祖今連禰於祖以已繼之是繼祖者

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於連禰於祖以別高祖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別嫌也○宋庾蔚之云按禮鄭注曰用恩則父重用義則祖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之義故聖人制禮服祖以至親之服而傳同謂之至尊也已承二重之後而長子正體於上將傳宗廟之重然後可報之以斬故傳記皆據祖而言也若繼禰便得為長子斬則不應云不繼祖喪服傳及大傳皆云不繼祖以明庶子雖繼禰而不繼祖則不服長子斬也賀氏要記云庶子

父雖歿猶不為長子三年以已不繼祖也是亦明已身繼祖乃得為長子斬也既義由於繼祖則不必須云及禰或者疑祖之言是道庶子之長故此記特言不繼祖與禰以明據庶子言之也

孫為祖持重議

周制為人後者三年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馬融曰受人宗廟之重故三年雷次宗曰但言為人後者文似不足下章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當言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今闕此五字以所後者或為祖父或為高曾繁文不可不備設言一以包二則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也何如

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為所為後之親如親子也○晉侍中庾純云古者所以重宗諸侯代爵代國諱改焉下同士大夫代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今無國土代祿者防無所施又古之嫡孫雖在仕位無代祿之士猶承祖考家業上供祭祀下正子孫旁理昆弟叔親合族是以宗人男女長幼皆為之服齊縗今則不然諸侯無爵邑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攝家主祭嫡

孫以長幼齒無復殊制也又未聞今代為宗子服齊縗者然則嫡孫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等今王侯有爵土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既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凶則統喪考之情理俱亦有違按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承重之制劉智以為此說非從古制也魏晉二代亦自行之劉寶以為孫為祖不三年喪服云孫為祖周按小記為祖後者為祖母三年二文不同何以為正答曰經無孫為

祖三年之文小記所云為祖母三年自謂無後養人子以為孫者耳喪服云為人後者三年為人後者或為子或為孫故經但稱為人後不列所後者名所以通人無貴賤為人後者用此禮也若荀太尉無子養兄孫以為孫是小記所謂為祖後者也夫人情不殊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故聖人稱情以定制為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年也喪服傳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此謂嫡孫為祖喪主當服斬不觧傳意小記與傳但觧經

意耳傳稱者此祖後謂父之長子祖之嫡孫也以上猒
於父父亡然後乃下為長子斬非孫上為祖斬也王敞
難劉寶曰喪服小記祖父卒為祖母後者三年此謂孫
為祖後者喪服父亡為母三年言為祖母三年祖父三
年可知也為人後者以當收族而嚴宗廟也必以同宗
支子擇其昭穆之倫而立之不得高祖無子而立玄孫
之序嚴宗廟者亦可以在繼養使鬼神有所享也按士
二廟若立玄孫則所嚴之祖不及曾高而祖禰無鬼將

何所饗乎荀太尉秩尊其統宜遠親廟有四孫之所得祭高祖也則於太尉為祖子所得祭高祖也今立孫但得祭祖而使曾祖不食是則先人將恐於為厲故知非立後之道也又臣從君服每降一等喪服為君之祖服用制君服三年明之也若如論意謂小記所言是為長子服者又當言父卒然後為子三年不得言祖父卒而為祖毋後者三年又養人子為已孫與已自有孫豈異哉國子博士吳商答劉寶議曰按禮貴嫡重正統所尊

祖禰繼代之正也夫受重者不得以輕服服是以孫及曾元其為後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且絶屬之宗來為人後者服之如今嫡孫為後而欲使為祖服周與衆孫無異既非受重之義豈合聖人稱情之制耶且孫為祖正服周祖為孫正服九月嫡孫為後則祖為加服周孫亦當加祖三年此經之明據也今欲使祖以嫡加孫孫以庶服報祖豈經意耶又欲使絶屬之孫同於嫡孫豈合人情成洽論云使嫡孫傳重不服斬也夫服以三年

為至重故以至尊至親者處之自此以往上下降殺一等經之例也服父三年服祖宜周而傳云父卒為祖後者服斬為嫡孫者依此為制若其必然越於常例後祖服異禮之重事宜見斬縗之經不應闕而不記也且子為父三年父為長子亦三年若嫡孫為祖如子則祖為嫡孫亦當如父為長子不得為之周也吳商曰凡人為後者尚如父今孫為祖後而欲使為祖周與衆孫無異豈是為後之謂乎且祖為孫正服九月今嫡孫為後祖

加之周孫亦加祖三年經之明義也今使祖加孫服而孫不加祖服豈經義哉且經云臣為君祖父母服周從服例降一等則君為祖服斬矣此非經義邪何竟闕而不記也論又云孫為祖如子為父則祖為孫亦當如父為長子者且孫為後加一等服三年祖亦加孫一等服周如論之意欲使祖加孫二等而孫加祖一等此豈經例而云傳不通乎○試評曰庾純云古者重宗防其爭競今無所施矣又云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

承重之制也劉寶亦云經無為祖三年之文王敞難曰小記云祖父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則為祖父三年可知也博士吳商云禮貴嫡重正其為後者皆服三年夫人倫之道有本焉重本所以重正也重正所以明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廟也豈獨爭競之防乎是以宗絶而繼之使其正宗百代不失也其繼宗者是曰受重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若不三年豈為尊重正祖者耶傳曰為人後者同宗支子可也下云為嫡孫言不敢降其正

也是乃宗絶則嫡孫無孫則支子承重其所承重皆三年也而議者或云嫡子卒不以孫繼以其次長攝主祭者則昭穆亂矣又云今代無孫為祖三年之文吉不統家凶則統喪禮有違也者是時失之非無其義也又云傳言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是父亡乃下為長子斬非孫上為祖斬也者亦非義也何者凡孫父在不得為祖斬父亡則為祖斬傳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其文甚明而云下為長子斬者則經不但言為祖後者斬矣成洽云

若嫡孫為祖如父三年則祖亦為孫如長子三年也且祖重嫡孫服加一等孫承重而服祖不加是為報服何乃孫卑反厭祖尊非禮意也以情求理博士吳商議之當矣

孫為庶祖持重

晉劉智釋疑問者曰禮孫為祖後三年者以其當正統也庶子之長孫既不繼曾高祖此孫為庶祖承重三年不答曰繼祖者不唯謂大宗也按喪服傳與小記皆云

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為禰後也其所繼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父以已當繼祖故重其服則孫為祖後者不得輕也然則孫為祖後皆三年矣且甲衆子也生乙乙生丙而乙先卒丙為長子孫而後甲甲亡丙為甲三年則甲是庶子無嫡可傳若不三年則丙為乙之嫡子而闕父卒為祖後之義也博士杜琬云曾祖是庶而祖父是嫡又是嫡孫矣若庶祖無嫡可傳則非正體乎上傳重之

義也既無大夫士之位無嫡統之重孫為庶人父雖亡而有諸父其孫生不主養祭非所及而所攝一家之重居諸父之右祖無重可傳而孫以重自居為父長子而以嫡孫繼祖推情處禮於義為乖凡祖是庶而父為長宜服齊縗王畯議曰凡所重明是先祖之體蓋非爵土財計之謂至於庶子之子為繼禰之宗則得為其子三年矣父尊其禰而子替祖服不貴正體而必云爵土忽其敬宗而重其財計承財計則為之服斬縗無産業則

廢三年此非義矣又經有為君之祖服周是為臣從君服從服例降一等此則君為祖三年矣既為君而有父祖之喪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已受位於曾祖者也祖不受國無重可傳而猶三年斯蓋正統貴體之義不必以爵土傳已也體存則就養無方亡則庶子不祭所以達孝明宗吉凶異制故知生不主養者無害死掌其祀也而云祭非所及乖乎孔周之意爾人無祖矣束晳議曰經云臣服君之祖周此君為祖三年也是祖

有癈疾不襲統也然則無爵可傳身不主祭與庶子何異而孫猶服斬義例昭然大宗之弟皆稱祖立廟而自為其子孫所奉即所謂小宗之緒主其祖父之祀豈可自同衆孫不服三年哉○宋庾蔚之謂祖庶父嫡已承父統而不謂之繼祖則祖誰當祭之所謂繼是承其後為之祭故云傳重而服之斬若杜琬所言祖父俱嫡乃是繼曾祖耳祖雖非嫡而是已之所承執祭傳統豈得不以重服服之乎已服祖以斬故祖亦服已以周長子

之服義則不同要須已身承祖禰之正乃得為長子斬

按小記云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是明庶子不繼祖禰故不得為長子斬非據子之身若據長子身不得云不繼禰也必須身承祖禰之正乃得服長子斬者以尊加卑異於卑加尊也劉智分此不繼祖與禰之言以為庶子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繼祖書記未有此連言之比且庶子不繼禰其子居然不繼祖矣

嫡孫亡無後次孫為祖持重議

晉萬蔣問范宣嫡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祖重不宣荅曰禮為祖後者三年不言嫡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繼況見有孫而不承之邪庶孫之異於嫡者但父不為之三年祖不為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周也

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議

晉或人問徐邈嫡孫承重在喪中亡其從弟已孤又未有子姪相繼疑於祭祀邈荅今見有諸孫而祖無後甚非禮意禮宗子在外則庶子攝祭可依此使一孫攝主

攝主則本服如故禮大功者主人之喪猶為之練祥再祭況諸孫耶若周既除當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三年○宋江氏問甲兒先亡甲後亡甲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何承天答曰甲既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以制齊縗今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堊室耳昔有問范宣云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裴松之答何承天

書云禮嫡不傳重傳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孫本無三年之道若應為服後次孫宜為喪主終竟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何承天與司馬操書論其事操云有孫見存而以疎親為後則不通既不得立疎豈可遂無持重者此孫豈不得服三年邪嫡不傳重傳重非嫡自施於親服畢無關孫為祖也按庾蔚之謂嫡孫亡無為後者今祖有衆孫不可傳重無主次子之子居然為持重范宣議是也嫡孫已服祖三年

未竟而亡此重議已立正是不得卒其服耳猶父為嫡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也次孫攝祭如徐邈所答何承天司馬操並云接服三年未見其據

周制妻為夫夫至尊也馬融曰婦人以夫為天故曰至尊王肅曰言夫則可知娶妻者殊妾之文也孔倫曰以父服服之故曰至尊雷次宗曰言妻以明其齊所以得稱夫也

妾為君君至尊也馬融曰妾賤事夫如君故至尊也鄭玄曰不得體之加尊焉雖士亦然陳銓曰降於女君故不敢稱夫稱為君者同於人臣也雷次宗曰言妾以見其接所以乃稱君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關已許嫁也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

馬融曰為犯七出還在父母之家鄭玄云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縗周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而出則已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王肅曰嫌已嫁而反與在室不同故明之遭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出則周既練而出則遂之雷次宗曰不言女子子上女子也復言子者欲見其外義以盡子道復弘也

通典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七 史部

通典卷八十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四十九 凶十一

五服年月降殺之二

齊縗三年

周制父卒為母馬融曰父卒無所復屈故得伸重服三年今與父在同義見杖周章繼母如母言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汝以為子命子曰汝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為母子者也其使養之不命為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者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為其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周矣父卒則皆得伸也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

母有慈母良良善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代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也公弗忍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周制母為長子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馬融曰父不傳重無五代之義而服三年隨父從於夫也不在斬縗章者以子當服母齊縗也鄭玄曰不敢降者謂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也雷次宗曰父之重長以居正嫡之允當為先祖之主故也母亦以此義而加崇焉夫父之服長

以其仰述祖禰堂構斯荷母亦以其承夫嗣業三從是寄父尚不以大夫之嚴降祖禰之主母亦安敢以婦人之尊降所天之嫡故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以父況母明父猶屈體母宜無嫌如舊曰妻從服則當云夫所不降妻亦不敢降今言父母者豈非自子而言也

妾為女君之長子與女君同不敢以輕服服君之正體盧植曰與女君喪長子俱三年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盧植曰謂俱有過而出女君為其子服嫌妾當從服故言不也鄭玄曰妾與女君俱出女君猶為子服周妾於義絕無施服王肅曰非屬從故不服孔穎達云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

○漢戴德云父卒為繼母君母慈母孫為祖後者父卒為祖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為人後者為

所後之祖父母母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繼母為長子

並與父卒為母同

後妻子為前母服議前母卒在異國附

後漢末長沙人王毖上計至京師值吳魏分隔毖妻子在吳身留中國為魏黃門郎更娶妻生昌及式毖卒後昌為東平相至晉太康元年吳平時毖前妻已卒昌聞喪求去官行服東平王楙上臺評議博士謝衡云毖身不幸去父母遠妻子妻於其家執義守節奉宗祀養舅

姑育稚子後得歸還則固為已妻父既為妻子豈不為母昌宜追服三年博士許猛云絶有三道有義絶者為犯七出也有法絶者以王法絶有地絶者以殊域而絶且夫絶妻如紀叔姬其逼以王法隔以殊域而更聘嫡室者亦為絶矣是以禮有繼母服制無前母服制是以前母非沒則絶也以昌前母雖在猶不應服若昌父在則唯命矣依禮記昌唯宜追服其兄耳尚書都令史虞溥言臣以為禮不二嫡重正也苟正嫡不可以二則昌父更娶之辰即前婦義絶之日固

不待言而可知矣議者以昌父無絕遣之言尚為正嫡恐犯禮虧教難以示後按昌父既策名魏朝更納後室豈得懷舊君於江表存外妻於讐國乎非徒時政之所禁乃臣道所宜絕設使昌父尚存今始會同必不使兩妻專堂二嫡執祭以此驗之故知後嫡立宜前嫡廢也即使父有兩立之言猶將以禮正之況無遺命可以服乎溥以為宜如猛議博士秦秀議云按議者以禮無前妻之名依名絕之不為之服斯乃是也今兄弟不同居

而各以路人相遇其母恐一體之愛從此絶矣古人之為未必按文唯稱情耳以為二母之子宜各相事皆如所生雖無成典期於相睦得禮意也若前妻之子不勝母之哀來言曰我母自盡禮於事夫為夫先祖所歆享為父志所嘉為人倫所欽敬便迎父喪歸於舊塋以其母祔葬則後妻之子寧可以據儒者之言以距之邪禮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而三年之恩便同所生矣昌父何義不令二嫡依此禮乎然禮無明制非末學者所敢

用心必不得已與其意而絶之不若意而事之故以爲
昌宜追前母三年二母之祔以先後爲叙侍中程咸言
諸侯無更娶致夫人之制大夫妻死改室不拘立嫡昌
父前妻守德約身幸值闓通而固絶之此禮不勝情而
漸入於薄也昌母後聘本非庶賤横加抑黜復不然矣
若令二母之子交相爲報則並尊兩嫡禮之大禁昔舜
不告而娶婚禮蓋闕傳記以二妃夫人稱之明不足立
正后也聖人之弘猶權事而變而諸儒欲聽立兩嫡並

未前聞且趙姬讓叔隗以為内子黄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堂皆欲以正家統而分嫡妾也昌父已亡無正之者若追服前母則自黜其親交相為報則固非嫡就使未達追為之服猶宜刑貶以匡失謬況可報楙施行正為通例則兩嫡之禮始於今矣開爭長亂不可以訓臣以為昌等當各服其母者著作郎陳壽等議春秋之義不以得寵而忘舊是以趙姬請逆叔隗而已下之若昌父及二母於今並存則前母不廢有明徵矣設使昌父昔

持前婦所生之子來入國中而尚在者恐不謂母已黜遣從出母之服茍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司馬李苞議禮重統所以正家猶國不可二君雖禮文殘缺大事可知昌父遇難與妻隔絶夫得更娶妻當更嫁此通理也今之不去此自執節之婦不為理所絶矣適可嘉異其意不得以私善覊縻已絶之夫議者以趙姬為比愚以為不同也重耳適齊志在必還五年之間未為離絶衰納新寵於禮為廢嫡

於義為棄舊姬氏固讓得禮之正是以春秋善之明不得並也古無二嫡宜如溥駮中書監荀勗議曰昔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吕布之亂不知存亡更娶蔡氏女徐州平後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元疉為陳氏服嫡母之服族兄宗伯曽責元疉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疉為合宜

前妻被掠沒賊後得還後妻之子為服議

晉成帝咸康中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為妻産

四子而遭賊姊投身於賊請活姑命賊將姊去詵更娶
嚴氏生子暉等三人繁後得姊歸詵求迎李氏還更育
一女子詵藉母張在上以妻李次之嚴次之李亡詵疑
暉服以其事言於征西大將軍庾亮府評議司馬王愆
期議曰按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
諸候猶然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稱繼母
者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
李氏非犯七出見絕終又見逆養姑於堂子為首嫡列

名黄籍則詵之妻也為詵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詵雖不應娶娶要以嚴為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倉曹參軍王羣議李氏投身於賊則名義絶矣辱身汚行喪禮違義雖有救母之功宜以路人之恩相報不可以奉承宗廟嚴子不宜以母服服之李子宜以出母居之倉曹參軍虞昣之忍反議庶人兩妻不合典制裁之法則應以先婦為主服無所疑漢時黄司

農為蜀郡太守得所失婦便為正室使後婦下之載在
風俗通今雖貴賤不同猶可依准行參軍諸葛瑒議謊
既不能庇其伉儷又未審李之吉凶無慼離之慘便歡
會納妻悖禮傷教皆此之由又謊協嚴迎李籍注二妻
李亡之日乃復疑服若小人無知不應有疑及其有疑
明知妻不可二生亂其名沒疑其服喪亂以來多有此
比宜齊之以法戶曹掾談劇等白奉教博議互有不同
按禮無二嫡之文李為正嫡應服居然有定

為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周　後漢　晉　宋　後魏

周制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

後漢荆州牧劉表云表字景升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為祖母三年以為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為祖服周父亡之後為祖母不得踰祖也○晉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為之三年已為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不乎劉智答云嫡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為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

則祖當爲已服周此則受重也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周已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特爲此發也侍中成粲云禮有嫡子則無嫡孫然則已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爲祖沒則已父受重於祖父已不受之於祖父母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理也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父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後不得爲祖母三年未見其

驗但以父在無二嫡父沒祖存己位則正不得為祖父後乃為祖母嫡也宋崔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後祖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為之齊線三年者凱以為祖母三年自謂己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為祖斬線三年祖母齊線三年今己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線周耳庾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之不可踰夫既已乖矣按成粲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於祖為祖母不應三年亦可謂殊途而同

謬者矣又劉智釋疑答問云高曾祖母與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不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説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宋庾蔚之謂婦從夫嫡曾高祖母正體所傳並有重何疑其亡先後○後魏永平四年尚書都令史陳終德祖母之喪欲服齊縗三年以無代爵之重不可上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

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劉芳議按喪服乃士之正體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别標明至嫡孫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繼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先儒多云嫡孫之傳重下通庶人以為差謬何以明之傳重專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代承嫡方得為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按鄭玄云為三代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按喪服經無嫡孫為祖持重三年正文

唯有為長子三年嫡孫周故傳及注同說嫡子服斬早位之嫡孫不附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唯終德貲階方之於古未登仕秩庶人在官復無斬禮考之舊典驗之於今則兹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周為允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以上每條標列逮於庶人合而不述此同士制不復疑也唯有庶人之為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

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重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為嫡孫周豈祖以嫡服已與庶孫同為祖周於義可予服祖三年此則近代未嘗變也准古士官不過二百石也終德即古之士也且官族者謂有其功食舊德者謂德繼於位興滅繼絶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絶者耳金貂七珥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代禄予按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朔不及所繼求還為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

不許三年之制此則晉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芳詔曰嫡孫為祖母禮令有據士人通行勞芳致疑請也可如國子博士孫景邕所議

齊縗杖周

周制父在為母周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馬融曰屈者子自屈於父故周而除母服也父至尊子不敢伸母服三年○大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為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

特深所以禽獸之情猶能知母三年在懐理宜崇報今
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開元五年右補闕
盧履氷上言准禮父在為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太后
請同父没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彛倫今
請仍舊章庶叶通禮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刑部郎中
田再思建議云降殺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懐之徳思
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歳年
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以來方殊厭降之儀以標

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
子游為同母異父之昆弟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縗之
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
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以來升降不一今去聖漸
遠殘缺彌多㑹禮之家名為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為
母三年傳之已踰二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
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宫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
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主所是疏而為律後主

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㫖阻人子之情與伯叔母姑姊妹同焉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制則古臣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墨劓宫刖今何故不行乎周制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乎周制井邑丘甸以立征税今何故不行乎周制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制冠冕衣裘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制三老五更膠庠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

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謂痛心可謂慟哭者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縗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慙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履氷又上疏曰上元中武太后上表請同父沒之服初亦未有行用垂拱初始編入格錫氏之後俗乃通行臣於開元五年頻請仍舊恩敕并嫂叔舅婦之服諸司所議同異相參臣竊見新修之格猶依垂拱之

為至有祖父母安存子孫之妻亡殁下房几筵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據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則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所以父在為母服周者避二尊也臣恐後代復有婦奪政之敗者䟽奏未報履氷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自家刑國牝鷄無晨四德之禮不愆三從之義斯在故父在為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准舊儀父在為母一周立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

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家國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天后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垂拱之初始編入格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刋正何以垂於後戒且臣所獻者葢請正夫婦之綱豈忘母子之道復云母屬所謂與伯叔姑姊服同者伯叔姑姊豈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齊斬足為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禮故父加至再周父在為母加三年心喪今者同父

殁之制則尊厭之律安施臣前狀單畧議者未識臣之懇誠左散騎常侍元行冲奏議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有伸有厭天父天夫故斬縗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妻喪杖周情理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為嫡子三年斬縗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縗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伸而禮殺也斯制

也可以異於飛走别於夷狄羲農堯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孔所同尊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謹詳前者之疑並請依古為當自是百僚議竟不決至七年下敕曰惟周公制禮當歴代不刊况子夏為傳乃孔門所受格條之内有父在為母齊縗三年此有為而為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為母行服不同或有既周而禫禫服終

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齊線三年者議者是非紛然元行沖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禮豈不知母恩之深也但尊祖貴禰欲其遠别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摇淺俗者衆一紊其文度其可正乎二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請依元勅父在為母齊線三年為定遂為成典

周制為妻妻至親也鄭玄曰嫡子父在則為妻不杖以父為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父在為妻以杖即當為庶子也馬融曰妻與己共承宗廟所以至親也陳銓曰以其至親故服同

於母雷次宗曰不直云至親而言妻者明其齊體判合之親以别至極之稱而言　出妻之子為母鄭玄曰出猶去也馬融曰犯七出為之服周雷次宗曰不直言為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為之服子無出母之義故繼夫而言　出妻之子為母周則為外祖父母無服也絶族無施服親者屬也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也母子至親無絶道也施音以豉反　○晉束晳問嫡子為出母無服母為子有何服步熊答但為父後故不得服耳母為之服周嫡子雖不服外祖猶為服緦麻也袁准正論為父後者為出母

無服喪者不祭故也其以出不得不降安有母子至親而無服乎釋服而祭可也○大唐神龍元年五月皇后表請天下出母終者全制服三年至天寶六載正月赦文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斬縗之文雖存出母之制顧復之慕何伸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終服三年

父卒母嫁復還及庶子為嫡母繼母改嫁服議

周制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貴終也馬融曰繼母為已父三年喪禮

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為之服繼母不終已父三年喪則不服也鄭玄云嘗為母子貴終其恩也王肅曰服也則報不服則不報雷次宗曰凡言報者繼母服亦如此○魏王肅云從乎繼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吳射慈云為廬當就繼母之家若遠不得往者則別為異室亦有廬變除堊室及禫如親子也亦報服周不言報者凡經中之文悉報也○晉東晳問曰繼母嫁從服當立廬不步熊荅曰父卒繼母嫁如母居應倚廬皇密云經稱繼母如母者蓋謂配父之義恩與母同故孝子之心不敢殊也傳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以出母服周而繼母無服不同之驗也夫一與

之齊則終身不改故死則同穴無再醮之義然則禮許其嫁謂無大功之親已稚子幼不能自存故攜其孤孩與之適人上使祖宗無曠祀之闕下令弱嗣無窮屈之難故曰貴終也若偏喪之日志存爽貳不遵恭姜靡他之節而襲夏姬無厭之欲輕忽先亡棄已如遺無顧我之恩何貴終之有也如禮之旨則子無不從且非禮而嫁則義之所黜何服之有哉○宋庾蔚之云母子至親本無絶道禮所親者屬也出母得罪於父猶追服周若

父卒母嫁而反不服則是子自絕其母豈天理邪宜於出母同制按晉制寧假二十五月是終其心喪耳○大唐龍朔二年所司奏同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申心制據令繼母改嫁不解官既而有勅雖云嫡母終是繼親據禮緣情須有定制付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乂等奏稱緬尋喪服唯出母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巳則皆無服是以令云母嫁又云出妻之子言其子以著所生嫁則言母通包養嫡俱

當解任並合心喪其不解者唯有繼母之嫁繼母為名止據前妻之子嫡於諸孽禮無繼母之文甲令今既見行嗣業理伸心制竊以嫡繼慈養皆非所生並同行路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為義絶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絶豈合心喪今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為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杖周並不心喪一同繼母有符情禮無黜舊章又心喪之制唯施服屈杖周之服不悉解官而令文三年齊斬亦入心喪之例杖周解官文有妻服之

外又依禮庶子為其母緦麻三月既是所生母服准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於是終須條附既與嫡母等嫁同一令條總議請改理謂允愜者依集文武官九品以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一依司禮狀嗣業不解官詔從之也

父在為出母服議

晉賀循云父在為母厭尊故屈而從周出母服不減者以本既降義無再厭故也父在為母既已杖矣若父在

母去宜重降者則宜在不杖條今在杖條明不再降杖者必居廬居廬者必禫吳徐整問曰出妻之子為其母及父卒繼母嫁為之服報皆周也二母既出則為絕族今子為之服皆當於何處為位有廬堊室不出母亦當報其子不繼母報子於何處制服豈止所適者之家為哭位乎又當有禫不射慈答曰當就出母之家若遠不得往者可別為異室亦有廬變除堊室及禫如親子也母亦報子周也

父卒為嫁母服

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為父後則不服韋元成以為父殁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為

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絶也故聖人不為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元成議是也石渠禮議又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元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為子無絶母應三年蜀譙周曰據母嫁猶服周以親母可知故無經也

通典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八　史部

通典卷九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五十　凶十二

五服年月降殺之三

齊縗不杖周

周制為祖父母周至尊也鄭玄曰此言其異於杖周耳王肅云言與杖周同制唯杖屨異為伯父母叔父母周與尊者一體也馬融曰與父一體故不降而服

周陳銓曰尊者父也所謂昆弟一體也為兄弟之子亦周旁尊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夫婦牉合昆弟四體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於宗不足則資之於宗鄭玄云宗者代父為小宗典宗事者資取也為姑在室亦如之賈公彥曰昆弟之義無分者言凡昆弟如人身之手足不可分離為伯母叔母亦周以名服也賈公彥云以其配父而有母名故服之如父大夫之嫡子為妻周

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父在則為妻不杖以父為之主也鄭玄曰大夫不以尊降嫡婦者重嫡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也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馬融曰大夫重嫡不降大功子從父不敢降其妻故服周也

為昆弟鄭玄曰昆兄也為姊妹在室亦如之雷次宗曰經於伯叔父下無姑文於昆弟下無姊妹文於衆子下無女子子文者以未成人則為殤已成人則當出故皆不見於此

士為衆子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也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為大功天子國君則不服也

為昆弟之子周報之也鄭玄曰按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陳銓曰男女同耳

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周鄭玄曰兩言之者嫡子或

為兄或為弟陳銓曰大夫為衆子大功嫡子周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大夫雖尊不敢降其嫡嫡子為庶昆弟庶昆弟相為亦如大夫為之為嫡孫周不敢降其嫡有嫡子者無嫡孫孫婦亦如之周之道嫡子死則立嫡孫是嫡孫將上為祖後者長子在則皆為庶孫孫婦亦如之嫡婦在亦為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周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何以周不貳斬也馬融曰為大宗後當為大宗斬還為小宗周故曰不貳斬也王肅曰凡服不報以嫡尊降也既出為大宗後其父母不得服以加也故不以出降而報之陳銓曰大宗為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雷次宗曰據無所厭出則周為輕言報者明子於彼則名判於此故推之於無尊遠之以報服女雖受族於人猶在父子之名故得加尊而降之持重於大宗者降其

小宗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周

馬融曰婦人以適人降故服父母周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亦為之周也

婦人不貳斬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周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周

馬融曰歸宗者歸父母之宗也昆弟之為父後者曰小宗王肅曰嫡所宗者唯大宗故曰小宗明各自宗其為父後者也鄭玄曰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服重者不自絕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

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避大宗也繼父同居者周夫死妻稚子幼無大功之親與之俱適人馬融曰稚少幼小也無大功之親以收養之故母與之俱行適人鄭玄曰妻稚未五十也子幼十五以下也大功之親謂同財者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縗周異居則服齊縗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也鄭玄曰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也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絶矣天不可二焉此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也馬融曰不敢與知之也謂已自有宗廟不隨母適人

初不同居何異居之有也陳銓曰異居者昔嘗同今不同也夫有大功之親同財者也子有大功不可以隨母彼有大功不可以專財也

為夫之君周從服也

馬融曰夫為君服三年妻從夫降一等故服周

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無主者謂其無祭主故周也

鄭玄曰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也雷次宗曰按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今無祭主者是無子無夫則無受我而厚之者也既無受我之厚則我不得降其本情故哀發於無主而服於天倫也今之不降既緣七者之秩獨又因報身之無屈二途俱伸彼此兼遂故父母兄弟在室姊妹咸得反服也唯出適者自以義結他族事殺本宗受我之厚奪之亦深至乃愛敬兼極者猶抑斬以為周況他人乎雖則家庭莫主兄弟絕嗣無後之痛路人所悲而深心徒結至服無反良由既曰外成

事無兩降故也降由已身之出不計前人應降與不應也所謂反服者反於昆弟伯叔耳若無主服周昆弟大功則是過於昆弟也豈所謂反服哉問者曰女子云出適者不得為無主服周斯則然矣敢問兩無主得交相反服不答曰經云姑姊妹報名反服不由已身人今哀已不可無報若兩俱無主義無先服則無服安得交相為周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周馬融曰父母長子君服斬故從降服一等周也妻則小君服母之義故周也

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也父卒者父為君之子孫宜嗣位而早卒也

妾為女君周妾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也鄭玄曰女君嫡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

雷次宗曰今抑妾使同婦尊女君使同姑女君於妾不得同姑之降婦不降則應報所以不報者欲伸聖人抑妾之旨若復報之則並后之誡意無所徵故報之則違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舅姑之嫌故使都無服無重嫌之責

婦為舅姑周從服也

馬融曰從夫而為之服也從服降一等故夫服三年妻服周也　劉系之問子婦為姑既周緦衣邪荀訥荅曰子婦為姑既周除服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

為夫之昆弟之子周報之也

馬融曰伯母叔母報之鄭玄曰男女皆是也陳銓曰從於人者宜服大功今乃周者報之也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周

雷次宗曰嫌二妾從於君尊以降其子故明之所嫌者尊故降不言士妾也馬融曰公諸侯也

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

鄭玄曰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為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

子同也雷次宗曰夫人與君同體以尊降其子也公子與君同體以厭其親也妾無夫人之尊故不敢降其子無公子之厭故得遂其親也而事鄭於體君跡幾於不遂故每以不體得遂為言也

女子子為祖父母周不敢降其祖也

鄭玄曰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也馬融曰不言女孫言女子子者婦質者親親故繫父言之出入服同故不言在室適人也陳銓曰言雖已嫁猶不敢降也駮鄭玄曰經似在室失其旨也在室之女則與男同已見章首何為重出言不敢降者明其已嫁傳義詳之孔論曰婦人歸宗故不敢降其祖

大夫之子為伯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鄭玄曰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婦也此所為者凡

六命夫六命婦無主無祭主者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主如衆人唯子不報男女同耳傳以為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王肅曰姑姊妹本大功今以無主為之周故亦報已以周女子子亦大功今以無主為之周女子子今為父母周今雖具報自其本服故曰唯子不報雷次宗曰以報之為言二服如一父母為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周女子子適人亦為父母周與報相亂故經别其非報也

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周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周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

妻貴於室矣大夫曷為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在大功其適於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夫尊於朝與己同也妻貴於室從夫爵也

大夫為祖父母嫡孫為士者周大夫不敢降其祖與嫡也馬融曰尊祖重嫡自尊者始也故不敢降鄭元曰不降其祖與嫡則可降其旁親也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周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鄭玄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歟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是嫡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馬融曰公謂諸侯也其間有卿大夫妾故言以及士妾也皆為其父母得服周也陳銓曰以妾卑賤不得體君又嫡君之尊不得服其父母故傳明之卑賤不得體君雷次宗曰今明妾以卑賤不得體君厭所不及故得為

其父母遂也

齊縗三月

周制寄公失地之君也為所寓服齊縗三月言與衆人同也鄭玄曰寓亦寄也為所寄之國君服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除之雷次宗曰既來受其惠宜敬於所託故與衆人同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齊縗三月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

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鄭玄曰婦人女子子在室及歸宗者宗子繼別之後百代不遷所謂大宗也馬融曰丈夫婦人謂一族男女皆為宗子母與妻王肅曰此謂族人無後五

屬者反為其宗子服也雷次宗曰言尊祖故敬宗明祖已歿也無由施於尊者但敬宗以致尊祖之心為舊君君之母妻舊君者仕焉而已者也服齊縗三月者言與人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鄭玄曰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癈疾而致仕者也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陳銓曰仕焉而已者致仕也雷次宗曰身既反昔服亦同人益讓遠之情居身之道也然恩紀内結實異餘人故爰及母妻也○晉虞喜議云或問曰喪服經傳為舊君謂仕焉而已者鄭注曰仕焉而已謂老若癈疾而致仕者也今致仕與癈疾理得同不喜正之曰癈疾沉淪罔同人伍不淪臣道齊縗三月可也老而致

仕臣禮既全恩既無替自應三年不得三月傳言仕焉
而已者謂既仕而去義同人伍耳咸康末殷泉源問天
子諸侯臣致仕服有同異范宣答云夫禮制殘缺天子
之典多不全具唯國君之禮往往有之臣之致仕則為
舊君齊縗三月天子之臣則亦然矣天子之與國君雖
名號差異至於臣子奉之與王者無殊矣何以明之公
羊傳曰以諸侯踰年稱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稱即位
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

比例如此則臣服之制同矣穆帝崩前尚書郎曹耽等奔赴皆服齊縗治書侍御史喻希表彈其失禮博士孔恢等議云禮無解職厭降之文今有去官從本官之品典律並愆軌訓有違按耽等並以凡才荷蒙榮飾或濯纓清波不能仰遵王度自同隸人愆義違則虧黷王猷請以見事免耽等所覆除官曹耽上表自理曰臣聞居喪之禮貴賤不同禮臣為君斬縗仕焉而已為舊君齊縗爵禄既絶朝見既替蓋以疎賤於親貴故降其制也

又國喪儀注居職者朝夕臨去職者朔望臨禮哭泣之節各稱其服哭輕則服不得重據令去職之臣朔望哭宜為舊君服齊縗是以臣前率而行之不敢有加臣服齊縗哭臨殿庭踰月歷旬外內監司莫之或譏及至梓宫將幸山陵諸官來赴服斬者多此皆意存於重而不原於制遂使親疎貴賤無有等差曾參欲勿除父母之喪仲尼患其過制今去官者服在官者之服固為過制非聖哲所許而不推古今正禮難臣若難者有證臣對

無據甘受違制

周制庶人為國君鄭玄曰不言人而言庶人者或有在官者謂工匠之屬也天子畿內人服天子亦如之馬融曰衆人為國君服齊縗三月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齊縗三月妻言與人同也長子言未去也鄭玄曰在外待放已去者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人也春秋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漢石渠禮議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禄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為文嫡妻之長子也蕭太傅曰長

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為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吳徐整問曰婦人為君之服周則諸侯夫人亦為天子服此也其聞喪之儀衣麻之數哭泣之位變除之節如周制將復有異邪射慈答曰其畿內諸侯夫人有助祭之禮則始喪之時悉當到京師復當還耳其畿外諸侯聞喪則當於路寢庭發喪夫人當堂上也變除之節皆如周服之制也

○晉賀循按鄭注喪服云凡妻從夫降一等夫合三月則妻宜無服而猶三月者古者大夫不外娶其妻則本國之女也雖從夫而出婦人歸宗往來猶人故從人服也長子有服謂未去者也循以為以道去君

非罪之重其子尚可以留値君薨則服也戴逵謂鄭玄注喪服不通何者婦人義無二尊故出嫁則降父而服夫何至為人去國乃兼服二君乎若果宜兩服夫經記應見將謂大夫於君之母妻本有齊斬之殊乃仕焉而已則俱在三月蓋其義也鄭昕答曰按禮妻為周而長子三月今夫雖在外妻尚未去恐或者嫌猶宜周故言與人同則出國無服可知也所以別言之者明夫既去位妻便同於人耳崇氏問曰齊縗三月大夫在外其妻長子

為舊君大夫去適他國便為其所適國君服於本國絶矣妻從夫當為後君服舊寧以為人乎以為宜與長子未去者同耳淳于睿答若妻未去自若人也不為舊君也

周制繼父不同居者嘗同居今不同居也○大唐聖厯元年太子左庶子王方慶嘗書問太子文學徐堅曰女子年幼而早孤其母貧窶不能守志攜以適人為後夫之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今母後夫亡欲制繼父服不知可不

人間此例甚衆至於服紀有何等差前代通儒若為議論堅答曰儀禮喪服經繼父同居齊縗周謂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亦無大功之親而所適者以財貨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者也鄭玄曰大功之親同財者也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神不歆非族也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也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說也至於馬融王肅賀循等並稱大儒達禮更無異文唯傅玄著書以為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

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準作論亦以為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竊以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醜貌繼以他人哉然而藐爾窮孤不能自立既隨其母託命他宗本族無養之人因託得存其繼嗣在生也實賴其長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故袁傅之駮不可為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死同爨之喪並制緦麻詳諸經興比之於此蓋亦何嫌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女子母

攜重適人寄養他門所適慈流情均膝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笄總之儀無不畢備與築宮立廟無異焉蓋有繼父之道也戴德喪服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為繼父服齊縗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説亦云女子子適人者服繼父與不同居者服同今為服齊縗三月竊為折衷方慶深善此答

周制曾祖父母何以齊縗三月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鄭玄曰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高祖宜緦麻曾祖宜

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為之服同也重其緦麻則尊尊之義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王肅曰祖父周則曾祖大功而傳以小功為說者服本以周為正父則倍之故再周祖亦如焉故服周曾祖恩輕加所不及正當小功故傳曰以小功言之耳傳言小功者兄弟之服是據祖父而言也從祖祖父從祖父昆弟此三者其親皆從祖父而來也而已皆為之小功從祖昆弟同與己為兄弟之族而從祖父與己父為從父兄弟者也從祖祖父則與己祖父為兄弟故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祖父兄弟小功之服服祖父之尊者故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晉袁準正論按禮喪服云為曾祖父母齊縗三月自天子至於士一也祖周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云三月者此通遠祖之言

也今有彭祖之壽無名之祖存焉爾雅有來孫雲孫仍孫昆孫有相及者故也十代之祖在堂則不可以無服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非五代祖也蒯聵禱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曾孫然則高遠也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别而重言之也故三月以著遠祖之服故齊縗以見高祖以上之服遠祖尊故以重服服之恩殺故減其月數故舉三月則知其遠祖稱曾高其服同也儒者或以為高祖無服五屬之文而云無服乎

族祖祖父緦麻而曾祖三月乎○大唐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謹按曾祖髙祖父母舊服齊線三月請加為齊線五月

周制大夫為宗子不敢降其宗也馬融曰五屬孫雖為大夫不敢降宗子者故服齊線三月

周制大夫為舊君大夫去君掃其宗廟故服齊線三月言與人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以道去其君而猶未絕鄭玄曰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禄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人也馬融曰

大夫為舊君據不在列位不敢自比於留臣故自同於庶人也雷次宗曰前經已有為舊君今復有此舊君傳所以知前經是仕焉而已後經是待放未去者蓋以兼服小君知恩有淺深也仕焉而退君臣道足恩義既施服及母妻今被放而去名義盡矣若君不能掃其宗廟則但不為戎首而已以其猶復未絶故得同於庶人適足以反服於君不獲及其親也

○晉崇氏問淳于睿曰凡大夫待放於郊三月君賜環則還賜玦則去不知此服已賜環玦未答曰其待郊已三月未得環玦未適異國而君掃其宗廟故服齊縗三月或難曰今去官從故官之品則同在官之制也故應為其君服斬王肅賀循皆言老疾三諫

去者為舊君服齊則明令以老疾三諫去者不得從故官之品可知矣今論者欲使解職歸者從老疾三諫去者例為君服齊失之遠矣釋曰按令諸去官者從故官之品其除名不得從例令但言諸去從故官之品不分別老疾三諫去者則三諫去得從故官之例王賀要記猶自使老疾三諫去者為舊君服齊然則去官從故官之例其見臣服斬去官皆應服齊明矣夫除名伏罪不得從故官之例以有罪故耳老疾三諫去者豈同除名

者乎又解職者嘗在於朝今歸家門與老疾三諫去者豈異而難者殊其服例哉又難曰按禮及先儒說為君服齊唯年老廢疾與待放之臣而已老歸者無復為臣之道放退者終身不復入君之朝臣之義絶宜降而服齊縗解職者後將復仕無離絶之事固應服斬二者各異豈得相准釋曰古者年老廢疾乃得致仕閔子騫曰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此非老而致仕之例禮亦當為舊君服齊縗不唯年老廢疾待放而已

也夫君退臣苟非墜諸淵之虐臣雖去此仕彼亦無絶
道況以老疾歸家不出國內而可絶乎禮臣三諫不從
不得已而去若君能悔過納諫聞命駿奔何為終身不
入君朝乎君為人父母人於君有子道尊君之義臣人
一耳而禮臣為君服斬云為君服齊者别親踈明貴賤
也老疾待放之臣與人同服者亦以踈賤故也而難者
不察踈賤厭降乃云絶其舊君悖於禮矣解職者既已
踈賤與老疾去者無異寧可必已後可還仕與自同於

見臣為其君服斬乎如令後可還仕便得同見臣之制三諫去者一時罷退後可還仕方於解職未始有殊二臣之服例皆應齊而難者偏許三諫去者服齊使去職者服斬難以言通論矣又難曰王者無外天子之臣雖致仕歸家與在朝無異不得稱君為舊而服齊縗也釋曰京師方千里之地謂之畿其餘以封諸侯畿内之人服天子齊縗畿外之人則不能以為天子有内外之差王者以天下為家夷狄之士亦莫不統故曰無外之義

非所以論服也書曰臣為朕股肱耳目宣力四方言君臣相與共政事有一體之義親而貴故君臣之名生焉致仕者疎賤不得復託體至尊故謂之舊君凡在職稱君而俱服斬去職亦宜稱舊而俱服齊左丞鄭襲曰君非天子之稱博士荅曰天生蒸人而樹之君天子非君君將焉在

周制諸侯大夫之臣為舊君服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鄭玄曰君大夫尊卑異也違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

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反服王肅曰所適尊卑同反服舊君○晉武帝泰始中尚書令史物本文姓闕等是故少府鮑融故吏假詣喪所行服散騎常侍何遵駮以為禮云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則知天子亦不反服矣恂等已登天朝反服舊主典禮相違荀顗表云禮臣為君斬縗三年與子為父同以進登天朝絕無舊君之心廢反服之禮非所以敦風崇教今使仕者反服舊君於義為弘詔曰可重下禮官評考尚書吳奮議以為皆不應服尚書何偵議以為禮為貴臣貴

妾緦麻三月夫貴之施賤猶論恩紀以制服况嘗為臣
吏禮遇恩紀優劣不同焉可同之一例今以為辟舉正
職之吏宜依古為舊君服不論違適之異皆齊縗三月
其餘郡吏聞喪盡哀而已衡陽内史曾瓌議以為古者
失地之君託身造次感一時之恵猶齊縗以為報嘗為
臣吏禮待優備故依禮托情而弘教訓矣國子祭酒孔
愉議應從弟子服師之制昔夫子既喪門人若喪父而
無服弔服加麻今縱不能爾自宜三月加以環經未聞

深衣之制白袷布衣是今之吉服君弔其臣猶錫縗況臨故君而可奪情服乎范汪議當今刺史郡守幕府事任皆重與古諸侯不異也按漢魏名臣為州郡吏者雖違適不同多為舊君齊縗三月范甯議云弔服加麻輕末之服臣為君服斬縗舊君齊縗三月此古今所以得異甯謂臣有貴賤禮有隆殺州郡綱紀察舉辟命之吏聞舊君喪應即奔赴在官之人亦宜棄職而去雖不皆與禮合稱情立文也或曰州郡守牧喪官吏為之齊縗

以終喪故服舊君緦麻所以為輕重之殺也臣為君服斬三代之達禮秦罷侯置守雖不繼位皆有吏臣不得准古諸侯也虞道恭問曰舊君齊縗三月今見為人吏舊君喪今同在此未知禮猶得服不徐邈答曰若更仕一君便絕前君足下疑於今為人吏是也吾謂仕者豈以後絕前邪正使仕於此君之朝而追前君亦何不可況為前君服舊君之服也

周制曾祖父母為士者如衆人服齊縗三月大夫不敢

降其祖也馬融曰尊祖故不降也陳銓曰大夫不敢降其曾祖為衆者如衆人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服齊縗三月者不敢降其祖也鄭玄曰言嫁於大夫明雖尊而不敢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此著不降明有所降也馬融曰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以服也嫁者嫁為大夫妻也成人謂十五以上許嫁未行者也以祖名曾明婦人雖為天王后不降其祖宗也

通典卷九十

通典卷九十一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五十一 凶十三

五服年月降殺之四

大功殤服九月七月 不為殤議附

周制喪服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大功小功皆謂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縗之殤中亦從上又此主謂丈夫之為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曰齊縗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齊縗大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為夫之親服也五服之中親者上附疏者下附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死可哀殤也以日易月者生子一月哭之一日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男女未冠笄而大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盧植云女年十五笄鄭玄曰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其未許嫁與夫夫同公羊傳云許嫁則笄而字

齊魯戰於郎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也之死以成人之喪服之

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邊城曰保界小歎曰君子不能為謀也士不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踐其言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凡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妻不殤夫○漢戴德云七歲以下至生三月殤之以日易月生三月哭之朝夕即位哭葬於園既葬止哭不飲酒食肉畢喪各如其日月此獨謂父母為子與昆弟相為耳吳徐整問射慈曰八歲以上為殤者服未滿八歲為無服假令子以元年正月

生七年十二月死此為七歲則無服也或以元年十二月生以八年正月死以但踐八年計其日月適六歲耳然號為八歲日月甚少全七歲者日月為多若人有二子各死如此其七歲者獨無服則父母之恩有偏頗答曰凡制數自以生月計之不以歲也問曰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哭之於何處有位無答曰哭之無位禮葬下殤於園中則無服之殤亦於園也其哭之就園也○晉袁準喪服傳曰按孔子家語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女子十四而化育此成人之大例也人成有早晚又按左氏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然則十五十六可以為成人矣女七歲男八歲而墮齒此墮齒之大例也以是而處殤之義則七

歲至九歲宜為下殤十歲至十二宜為中殤十三至十五宜為長殤合古十六成人十五生子之義十九以下四歲之差傳所記言非經典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是無不冠不娶之限耳若必三十則舜適為得禮奚奚為稱鰥哉崇氏問云舊以日易月謂生一月哭之一日又學者云以日易月者易服之月殤之周親者則以十三日為之制二義不同何以正之淳于睿答云按傳之發正於周年之親而見服之殤者以周親之重雖未成殤

應有哭日之差大功以下及於緦麻未成殤者無復哭日也何以明之按長殤中殤俱在大功下殤小功無服之殤無容有在緦麻以其幼稚不在服章隨月多少而制哭日也大功之長殤俱在小功下殤緦麻無服之殤則已遏絶無復服名不應制哭故傳據周親以明之且緦麻之長殤服名已絶不應制哭豈有生三月而更制哭乎范甯與戴逵書問馬鄭二義逵答曰夫易者當使用日則廢月可得言易耳鄭以哭日準平生之月而謂

之易且無服之殤非唯周親七歲以下也他親長中降
而不服故傳曰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也如馬
義則以此文悉闕諸服降之殤者若如鄭義諸降之殤
當作何哭邪若復哭其生月則緦麻之長殤決不可二
百餘日哭鄭必推之於不哭則小功之親以志學之年
成童而夭無哭泣之位恐非有情者之所允也甯又難
逵曰傳云不滿八歲為無服則八歲以上不當引此也
尋制名之本意父之於子下殤小功猶有緦麻一階非

為五服已盡而不以緦麻服之者以未及人次耳長史姜輯議安平嗣孫服曰諸侯體國嗣孫至重欲其允嗣早繼者文王之為世子在於王季之時亦猶凡諸侯之世子耳而十五便生武王推此而言則禮許世子以早冠禮男子冠而不為殤既冠婚姻不復得以殤服服之謂以為嗣孫年已十八備禮冠娶當從成人之例〇宋庾蔚之謂漢戴德云獨謂父母為子昆弟相為當不如鄭以周親為斷周親七歲以下容有緦麻之服而不以

緦麻服服之者以其未及於禮故有哭日之差耳他親有三殤之年而降在無服者此是服所不及豈得先以日易月之例邪戴逵雖欲申馬難鄭而彌覺其蹐范甯難之可謂當矣按束晳通論無服之殤云禮緦麻不服長殤小功不服中殤大功不為易月哭唯齊縗乃備四殤焉凡云男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而笄二十而出並禮之大斷至於形智夙成早堪冠娶亦不限十之二十矣笄冠有成人之容婚嫁有成人之事鄭玄曰

殤年為大夫乃不為殤為士猶殤之今代則不然受命出官便同成人也

周制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馬融曰子者男子之巳為子及女子子之殤服也成人服周長中殤降一等服大功也不書男子女子者男女異長也男子二十而不為殤女子十五許嫁笄而不為殤也其未許嫁如男子二十乃不為殤叔父姑姊妹昆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嫡孫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公為嫡子大夫為嫡子以上並長殤中殤馬融曰公謂諸侯也重嫡也大夫亦重嫡故皆不降服大功也鄭玄曰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嫡殤重嫡也天子亦如之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

殤七月不纓絰馬融曰長殤以成人其絰有纓中殤賤禮略其絰無纓也鄭玄曰絰有纓者為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絰有纓者以一條繩為之小功已下絰無纓王肅曰大功已上以繩為絰之纓也陳銓曰長中殤唯以絰有纓無纓為異耳

大功成人九月

周制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大功出也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為從父昆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何以大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馬融曰昆弟在周而降之以所後為親也為庶孫鄭玄曰男女皆是也陳銓曰自非嫡孫一人皆為庶孫也為嫡婦嫡子之妻大功不降其

嫡也馬融曰重嫡故不降之為服也鄭玄曰婦言嫡者從夫名也陳銓曰婦為舅姑服周舅姑為婦宜服大功而庶婦小功者以尊降之也此為婦大功故傳釋不降○大唐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

周制女子子適人者為衆昆弟父在則同父沒乃為父後者服周也姪丈夫婦人報鄭玄曰為姪男女服同也馬融曰適人降其昆弟故大功也嫁姑為嫁姪服也俱出也陳銓曰此言昆弟非父後者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也父叔兩留服無降周事無所報故謂之兄弟之子而不別制馬姨母兩出服加小功情無出內故為姊妹之子而名不章馬夫夫婦人以明男女皆同也姪服既明甥服兼女可知矣故於甥不復云丈夫婦人也為夫之祖父母伯父

母叔父母大功從服也馬融曰從夫為之服降一等也陳銓曰凡從服皆降一等大夫為伯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為士者大功馬融曰子謂庶子也皆周也大夫尊降士故服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也馬融曰尊同者亦為大夫服周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妻昆弟大功鄭玄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馬融曰庶者諸侯異母兄弟也庶子大夫妾子也諸侯貴妾子父在為母周父没伸服三年大夫貴妾子父在為母周賤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從大夫而降也以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雷次宗曰公羊傳云國君以國為體是以其人雖亡其國猶存故許有餘尊以厭降之大夫之庶

子則從大夫而降之矣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鄭玄曰言從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者謂嫡也陳銓曰從乎大夫而降謂父在者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皆者言其互相為服也尊同則不相降矣其為士者降在小功嫡子為之亦如之也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馬融曰在室者周適人者降大功也鄭玄曰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疎也陳銓曰婦人者夫之昆弟之子婦也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也此是二人皆服大功先儒皆以婦人子為一人此既不辭且夫昆弟之子婦復見何許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馬融曰此上四人者各為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按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

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馬融曰君諸侯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闕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闕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為大功也

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馬融曰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服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代代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卿大夫以下祭其祖禰代代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謂後代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也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鄭玄謂下傳曰何以大功妾為君之黨服與女君同指為此也妾為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為其子周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為君之衆子亦周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伯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馬融曰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

三人同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為伯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鄭曰此不辭即實為妾自服其私親此當言其以明之齊縗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其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傳所云何以大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溢在下耳女子子成人有出道則可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魏王肅云大夫之妾為他妾之子大功九月自諸侯以上不服○晉孫畧議以為伯叔父母姑姊妹皆夫家也妻體夫尊降其夫伯叔父母姑姊妹小功妾賤

不敢降也張祖高難以為妻為夫之黨服降夫一等夫之姑姊妹宜小功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豈以貴賤之故而異之縱妻之貴而可以畧君之姑姊妹者則應妾服每當與君同也君之為父母三年妾何以無其制乎按孫畧云妾賤不可以恩輕從畧故宜在大功耳又不敢與君同服何三年之制乎又有公子之妻服其皇姑不嫌過夫者以各從其義故也

周制同母異父昆弟相為服檀弓云公叔木有同母異

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鄭玄曰親者屬大功是王肅云母嫁則外祖父母無服所謂絶族無施服也唯母之身有服所謂親者屬也異父同母昆弟不應有服此謂與繼父同居為繼父周故為其子大功也禮無狄儀明文是以子游疑而答也盧植曰子游為近是也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縗狄儀行齊縗今之齊縗狄儀之問也盧植曰未聞有服也齊縗非也游夏不親問夫子是以疑也禮家推之以為當在小功以母親極於小功

○魏明帝景初中尚書祠部問同母異父昆弟服應幾月太常曹毗述博士趙怡據子游鄭注大功九月高堂

崇云聖人制禮外親正服不過緦麻異外内之明理也
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舅緦服而已外
兄弟異族無屬疎於外家遠矣故於禮序不得有服若
以同居從同爨服無緣即云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此
實先賢之過也王肅聖證論云孔子但說宜服與不未
說服之輕重故子游處以大功也所執如前注又引孔
子家語曰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顔
亥而問禮於孔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

服不同居者否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蜀譙周云凡外親正服皆緦加者不過小功今異父兄弟父沒母嫁所生者皆祀報服○晉淳于睿以游夏文學之俊也游習於禮者曰大功夏廣學者曰齊縗二者推之明非無服與緦可知也繼父無親立廟祭祀尚為之周以比夫共胞豈有絕道而欲絕之謂其無親據繼父同居異居有輕重同母昆弟蓋亦宜矣異居大功同居有相長養之恩服齊縗似近人情矣按魏尚書郎武竺有同母異父昆弟之喪以訪王肅肅據子思書曰言

氏之子達於禮乎繼父同居服周則子宜大功也○宋庾蔚之謂自以同生成親繼父同居由有功而致服二服之來其禮乖殊以為因繼父而有服者失之遠矣馬昭曰異父昆弟恩繫於母不於繼父繼父絶族者也母同生故為親者屬雖不同居猶相為服王肅以為從於繼父而服又言同居乃失之遠矣子游狄儀或言齊縗或言大功趨於輕重不疑於有無也家語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習禮者也從之不亦可乎○齊張融云與

已同母故服大功而肅云從繼父而降豈人情哉

為衆子婦

大唐貞觀十四年加與兄弟子婦為大功九月

通典卷九十一

通典卷九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五十二　凶十四

五服年月降殺之五

小功殤服五月

周制為叔父嫡孫昆弟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馬融曰本皆周服下殤降二等故小功也為人後者為其

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馬融曰成人服大功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爲夫之叔父之長殤鄭玄曰不見中殤者明中從下也馬融曰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服小功也爲昆弟之子女子子爲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馬融曰伯叔父母爲之服也成人在周下殤降二等故服小功也陳銓曰妻爲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與夫同爲姪庶孫大夫婦人之長殤馬融曰適人故還爲姪祖爲庶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言丈夫婦人者明姑與姪祖與孫疎遠故以遠辭言之雷次宗曰前大功章爲姪已言丈夫婦人今此自指爲庶孫言不在姪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馬融曰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尊厭大夫子以父尊厭各降

在大功長殤復降一等故復小功也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闕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鄭玄曰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闕嫡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也

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 馬融曰除嫡子一人其餘皆庶子也男女至成人同在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不言君者殤賤見妾亦得子之也鄭玄曰君之庶子也

小功成人服五月

周制為從祖祖父母 馬融曰曾祖之子祖之昆弟也正服小功

從祖父母報 馬融曰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云報者恩輕欲見兩相為服故云報鄭玄曰祖父之昆弟之親也

為從祖昆弟馬融曰謂曾祖孫也於巳為再從昆弟同出曾祖故言從祖昆弟正服小功也鄭玄曰父之從父昆弟之子陳銓曰從祖之子同出曾祖也從父姊妹馬融曰伯叔父之女孫適人者鄭玄曰孫者子之子也女孫在室亦大功也馬融曰祖為女孫適人者降一等故小功也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馬融曰在室者齊縗周適人大功以為大宗後疎之降二等故小功也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鄭玄曰不言姑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也陳銓曰累降也姑不見同可知也猶為人後者為昆弟而不載伯叔父同降不嫌為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也馬融曰母之父母也本服緦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故曰以尊加為從母丈夫婦人報馬融曰母之姊妹也言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皆以丈夫婦人成人之名名之也小功者

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鄭玄曰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大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馬融曰外祖從母其親皆緦也以尊名加故小功也雷次宗曰夫二親恩等而中表服異君子類族辨物本以姓分為判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緦於義雖當於情未愜苟微有可因則加服以伸心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皆得因此加以小功也舅情同二人而名理闕無因故有心而不獲遂也然情不止於緦亦以見於慈母矣至於餘人雖有尊名而不得加者服當其義情無不足也

為夫之姑姊妹娣姒婦爾雅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鄭

服玄曰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畧從降也馬融曰妻為夫之姊妹服也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稚自相為服不言長者婦人無所專以夫為長幼不自以年齒也妻雖小猶隨夫為長也先娣後姒者明其尊敵也報者姑報姪婦也言婦者廟見成婦乃相

為服王肅曰按左氏傳曰魯之穆姜晉子容之母皆有稚婦為娣婦長婦為姒婦此婦二義之不同者今按傳文與左氏正合宜即而按之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蜀譙周曰父母既歿兄弟異居又或改娶則娣姒有初而異室者矣若不本夫為論惟取同室而已則親娣姒與堂娣姒不應有殊經殊其服以夫之親疎者是本夫與為倫也婦人於夫之昆弟本有大功之倫從服其婦有小功之倫於夫從父昆弟有小功之倫從服其婦有緦麻之倫也夫以遠之而不服故婦從無服而服之然則初而異室猶自以其倫服

○晉徐邈答范甯問以為報服在娣姒下則知姑姊之服亦是出自恩紀非從夫之服報也所發在於姑姊耳○宋

庾蔚之謂傳以同居為義蓋從夫謂之同室以明親近非謂當須共居設夫之從父昆弟少長異鄉二婦亦有同室之義聞而服之緦也今人謂從父昆弟為同堂取於此也婦從夫服降夫一等故為夫之伯叔父大功則知夫姑姊妹皆是從服夫之昆弟無服自别有義耳非如徐邈之言出自恩紀者

周制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鄭玄曰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者馬融曰謂上三人各自為其從父

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服也從父昆弟庶孫正親大功也以尊降故服小功姑姊妹女子適人大功適士降一等故服小功也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適人者

鄭玄曰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者亦大功馬融曰嫡夫人庶子也在室大功出降一等故服小功王肅曰適士降一等在小功

庶婦

鄭玄曰夫將不受重者馬融曰庶子婦也舅姑為之服也

○大唐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服大功九月

周制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

鄭玄曰君母父之嫡妻也從母君母姊妹也馬融曰君母者母之所君事者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妾子為之服小功也自降外祖服緦麻外無二統者

從服

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鄭玄曰不敢不服者恩輕也凡庶子為君母如嫡子馬融曰從君母為親服也君母亡無所復厭則不為其親服也自得伸其外祖小功也王肅曰君母庶子之嫡母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鄭玄曰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嫡妻子也馬融曰為慈養己者服小功

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小功以慈己加也鄭玄曰君子子則父在也父卒不服之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為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謂也其所謂擇於諸母謂傅御之屬者其不慈己則緦可也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國君嗣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

養其子三年而後出見於公宮則劬於慈母也士妻自
養其子也馬融曰貴人者嫡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已
加一等小功也為父賤妾服緦父歿之後貴賤妾皆小
功也陳銓曰君子子者大夫之美稱也貴人者謂公卿
大夫也謂貴人之子父歿之後得行士禮為庶母緦也
有慈養已者乃加服小功雷次宗曰大夫不服凡妾父
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安得為庶母緦哉大
夫惟服姪娣今所服者將姪娣之庶母○漢石渠禮
議戴聖對曰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大夫之嫡妻之子
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已則緦服也其不言大夫
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後漢陳鑠問氾
閣為庶母慈已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保

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君之庶母尚無服何以為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氾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按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阼階也遂左旋授師師子師也喪服有庶母慈已禮有子師此明大夫之子有庶母慈已

嫂叔服

周制嫂叔不相為服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

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理之大者也可無慎乎道猶行也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嫁於父行則為母行嫁於子行則為婦行弟妻卑遠之故謂之婦兄妻嫂者尊嚴之是嫂亦可為之母乎言不可嫂猶叟老人之稱也是為序男女之別也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昭穆之序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也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是也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哭位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婦於弟之妻則不能如婦○魏太尉蔣濟萬機論以禮記嫂叔無服誤

據小功章娣姒婦此三字嫂叔之文也古者有省文互體言弟及兄并嫂矣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葢云夫之昆弟昆弟之妻相與皆小功者尚書何晏太常夏侯泰初難曰夫嫂叔宜服誠自有形然以小功章娣姒婦為嫂叔文則恐未是也禮之正名母婦異義今取弟於姒婦之句以為夫之昆弟雖省文互體恐未有及此者也凡男女之相服也非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敬受重之報今嫂叔同班並列無父子之降則非所謂尊卑

也他族之女則非所謂骨肉也是以古人謂之無名者豈謂其無嫂叔之字或無所與為體也夫有名者皆禮與至尊為體而交與正名同接也有其體有其交故以其名名之故服之可也茍無斯義其服焉依夫嫂叔之交有男女之别故絶其親授禁其通問家人之中男女宜别未有若嫂叔之至者也彼無尊卑之至敬故交接不可不疏彼無骨肉之不殊故交疏而無服情亦微矣

蔣荅曰記云小功無位是委巷之禮也子思哭嫂有位

蓋謂知禮制禮者小功當有位也然則嫂叔服文統見於經而明之可謂微而著婉而成章也中領軍曹羲申蔣濟議以爲敵體可服不必尊卑緣情制禮不必同族兄弟親而伯叔踈周服者何以尊服也伯叔母無有骨肉之親有緣尊之義故亦服周何獨不可緣親而服嫂乎苟以交報數然後服則妻母異域交亦踈矣緣愛制服恩亦微矣豈若嫂叔共在一門之内同統先人之祀有相奉養之義而無服紀之制豈不詭哉且防嫌之道

推而遠之孰與制服引而重之推之則同他人引之則親親者矣吳徐整問射慈云子思哭嫂為位在何面加麻袒免為位不審服此有日數乎慈答云凡喪位皆西面服加麻者謂大殮及殯之時已畢而釋之 ○晉傅玄云先王之制禮也使疏戚有倫貴賤有等上下九代別為五族骨肉者天屬也正服之所經也義立者人紀也名服之所緯也正服者本於親親名服者成於尊尊親尊者服重親殺者轉輕此近遠之理也尊崇者服厚尊降者轉薄此髙下之敘也記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夫屬乎

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人紀准之兄不可以比父弟不可以為子嫂之與叔異族之人本之天屬嫂非姊叔非弟也則不可以親親理矣校之人紀嫂非母也叔非子也稽之五服體無正統定其名分不知所附袁凖正論云或人云嫂親者也長嫂少弟有生長之恩而云無服者近非古也殆秦燔詩書之所失也太常成粲云嫂應有服作傳者横曰無服蔣濟引娣姒婦證非其義論云喪服云夫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則専服夫之兄弟固已明

矣尊卑相仵服無不報由此論之嫂叔大功可得而從○宋庾蔚之云蔣濟成粲排棄聖賢經傳而苟虛樹巳說可謂誣於禮矣○大唐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又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為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係於名亦緣

恩之厚薄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濶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不可生而共居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時

上無拈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開元五年刑部郎中田再思議同爨之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依苴枲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左常侍元行沖議曰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至二十年中

書令蕭嵩奏依貞觀禮為定

緦麻殤服三月

周制為庶孫之中殤鄭玄曰庶孫者成人大功也其殤中從上此當為下殤言中者字之誤耳諸言中者皆連上下馬融曰祖為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也言中則有下大不備跡者畧耳王肅曰此見大夫為孫服之異也士為庶孫大功則大夫為之小功降而小功者則殤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

從祖昆弟之長殤馬融曰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麻也中下殤無服故不見也鄭玄曰不見中殤者明中從下也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馬融曰降二等故服緦也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馬融曰妻為之服也成人在大功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

也鄭玄曰言中殤者明中從下也陳銓曰本服與從父昆弟同

從母之長殤報

馬融曰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也

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長殤

馬融曰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緦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馬融曰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緦也中下殤降一等無服也禮三十乃娶而夫之姊殤者關有畏厭溺者陳銓曰夫未三十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雖未二十則成人孔倫曰蓋以為違禮早娶者制非施畏厭溺也吳徐整問射慈曰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經文特為士作若說國君皆別言君若公慈答曰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年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生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

緦麻成人服三月

周制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鄭玄曰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則高祖有服明矣馬融曰族祖父祖之從父昆弟也族父從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亦高祖之孫為從祖父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馬融曰從祖姑姊妹於已再從在室小功適人降一等故緦也庶孫之婦馬融曰祖父母為嫡孫之婦小功庶孫婦降一等故服緦外孫馬融曰女子子之子庶子為父後者為母緦以其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馬融曰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鄭玄曰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

子為母皆如衆人馬融曰緣先人在時哀傷臣僕有死宮中者為缺一時不舉祭因是服緦也士為庶母緦以名服也大夫以上庶母無服馬融曰以有母名為之服緦也雷次宗曰為五服之凡不稱其人者皆士也若有天子諸侯下及庶人則指其稱位未有言士為者此獨言士何乎蓋大夫以上庶母無服庶人無妾則無庶母為庶母者唯士而已故詭常例以著唯獨一人也○晉賀循云庶母士父之妾也服緦麻大夫以上無服按馬融引喪服云大夫以上庶母無服○宋袁悠問雷次宗曰喪服大夫為貴臣貴妾緦何以便為庶母無服又按檀弓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縗有若曰諸侯為妾齊

縗禮歟鄭注云妾之貴者為之緦耳左傳云晉少姜卒明年正月既葬齊使晏平仲請繼室叔向對曰寡君以在縗絰之中按此諸侯為妾儀有服也次宗答曰大夫為貴妾緦按注貴妾姪娣也夫姪娣賓貴而大夫尊輕故不得不服至於餘妾出自凡庶故不服又天子諸侯一降旁親豈容媵妾更為服也鄭注喪服無服是也又注檀弓哀公為悼公母齊縗云妾之貴者為之緦耳此注謂諸侯為貴妾緦既與所注喪服相違且諸侯庶子

母卒無服皆以父所不服亦不敢服未喻檀弓注云何以復言諸侯為貴妾緦邪左傳所言云少姜之卒有縗經之言者是春秋之時諸侯淫侈至於甚者乃為齊縗此葢當時之弊事非周公之明典也○大唐顯慶二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庶母古禮緦麻新禮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即是己之昆弟為之不杖齊縗而己與之無服同氣之内凶吉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為服緦麻制從之具開元禮

周制貴臣貴妾緦馬融曰君為貴臣貴妾服也天子貴公諸侯貴卿大夫貴室老貴妾謂姪娣也陳銓曰天子貴臣三公貴妾三夫人諸侯貴臣卿大夫貴妾姪娣大夫貴臣室老士貴妾亦為娣姪然則天子諸侯絶周於臣妾無服明矣大夫非其同尊毎降一等而已為士妾貴者有緦麻三月也以其貴也此為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為之服

為乳母緦鄭玄曰謂養子者也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者馬融曰士為乳母服以名服也馬融曰以其乳養於巳有母名大夫之子有食母喪服所謂乳母服也○漢石渠禮議問曰大夫降乳母邪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降乳母○魏劉德問田瓊曰乳

母緦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今時婢生口使為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瓊答曰婢生口故不服也○晉袁準云保母者當為保姆春秋宋伯姬待姆是也非母之名也母者因父得稱且保傅婦人輔相婢之貴者耳而為之服不亦重乎先儒欲使公之庶子為母無服而服乳母乎此時俗之名記者集以為禮非聖人之制賀循云為乳母緦三月士與大夫皆同不以尊卑降功服故也梁氏云服乳母緦者謂母死莫養親取乳

養之者故服之報功也

周制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為之服也從兄弟之子者也再為曾孫孫之子也為父之姑謂孫為祖父之姊妹為從母昆弟馬融曰姊妹子相為服也皆緦以名服也馬融曰以從母有母名以子有昆弟名為壻緦報之也馬融曰壻從女而為已服緦故報之服以緦也為妻之父母緦從服也馬融曰壻從妻而服緦也為姑之子緦外兄弟也報之也為舅緦從服也從於母而服也○晉袁準論曰從母小功五月舅緦麻三月禮非也從母緦時俗所謂姨母者也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異服

從母者從其母而為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凡稱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舅非父例姨非母例故舅不稱父姨不稱母也可稱姨不應稱母謂姨母為從母者此時俗之亂名書之所由誤也春秋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此本名者也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卒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以蔡侯爾雅言之穆姜焉得言姨此言妻姊妹之姨

因相謂為姨也姊妹相謂為姨故其子謂之姨子其母謂之姨母從其母而來故謂之從母從母姨母為親一也因復謂之從母此因假轉亂而遂為名者也又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會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先儒曰彌遠也姊妹之孫為彌甥此臨時說事而遂可為名乎亦猶從母轉相假也或曰按準以經云從母是其母姊妹從其母來為巳庶母其親益重故服小功非通謂母之姊妹也宣舒曰二女相與行有同車之道

坐有同席之禮其情親而比其恩曲而至由此觀之姊妹通斯同矣兄妹別斯異矣同者親之本異者疎之源也然則二女之服何其不重邪兄妹之服何其不輕邪曰同父而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故二女不敢相與重然則舅何故三月邪從母何故小功邪曰故母取其愛是以外王父之尊禮無厭降之道為人子者順母之情親乎母之類斯盡孝之道也是以從母重而舅輕也曰姑與父異德異名叔父與父同德同名何無輕重

之降邪曰姑與叔父斯王父愛之所同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此叔父與姑所以服同而無降也○宋庾蔚之謂傳云以名服及云以名加皆是先有其義故施以此名尋名則義自見矣外親以緦斷者抑異姓以敦已族也緦服既不足以申外甥外孫之情故聖人因其有伸之義而許其加也外祖以尊加從母以名加者男女異長伯季不同由母於姊妹有相親之近情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兄弟姊妹同氣之懷不異故其服不得

殊由若同在他鄉小功加一等而大功以上則不加也

○大唐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為得集學者詳議於是侍中魏徵等議曰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與姨雖為同氣然則舅為母族之本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切渭陽之思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循名求實逐末棄本蓋古人或有未

達謹按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小功制可具開元禮

周制為甥姊妹之子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報之也馬融曰甥從其母而服巳緦故報之○大唐貞觀年中八座議奏

令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律疏舅報於甥服猶三月謹按旁尊之服禮無不報巳非正尊不敢降也故甥為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為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為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尚循緦麻於例

不通理須改正今請修改律疏舅報甥亦小功制可具

開元禮

周制為舅之子緦報馬融曰姑之子為舅之子服今之中外兄弟也從服也馬融曰從其母來服舅之子緦為夫之諸祖父母報馬融曰妻為夫之諸祖父母服所服者四其報者二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緦不報也從祖祖父母尊故報也鄭玄曰夫之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為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麻於夫皆有名於巳從輕遠故不復條目而為君母之昆弟緦言諸祖也唯曾祖外祖父母不報緦馬融曰妾子為嫡夫人昆弟服緦君母卒則不服也從服也鄭玄曰從於君母而服之君母在則

不敢不從卒則不服馬融曰從母在為之服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緦賈公彥曰此同堂娣姒降於親娣姒故服緦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馬融曰娣姒以同室相親生以緦緦之服

舅之妻及堂姨舅大唐

大唐開元二十三年制曰朕以為親姨舅既服小功五月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服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於舅也宜服緦麻堂姨舅今古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玄注禮

記云同爨緦若比堂姨舅於同爨親則厚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緦是亦不隔於堂姨舅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等奏曰臣等謹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蓋不欲參於本宗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則羣儒夙議徒有稽留並望准制施行制從之

兩妾相為服 晉

晉祕書監謝靖問兩妾相為服否徐邈答云禮無兩妾相為服之文然妾有從服之制士妾有子則為之服緦也妾可得從服緦麻又有同室之恩則為緦服義也

通典卷九十二

通典卷九十三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五十三 凶十五

王侯兄弟繼統服議 晉 東晉 宋

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詰靖曰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

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周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弟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為兄弟服斬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從父

昆弟來為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為有三年者敦當為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離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絶敦遽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命於帝祖今於王為從祖父有司奏應服周不以親疎尊卑為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東晉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

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爲臣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爲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失之大者也今若以大夫宜奪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爲吉凶之義雜陳於宮寢縗素之制乖異於内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宋孝武大明二年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代子卒無嗣求進次息爲代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

武議按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運卒以次子揖拜代子先代成准宜為令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降仲子捨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於舊今君存而代子卒厥嗣未育非捨孫之謂愚以為次子有子自宜紹為嗣孫若其未有無容遠捜輕屬承統繼體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禮情典曹郎諸葛雅之義按春秋傳云代子死有母弟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令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為代子取諸左氏理

義無違又孫武所據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為永制衆議為允詔可大明四年有司奏陳留王曹虔嗣薨以弟虔秀襲後秀又薨今依例應拜代子未詳應以秀長子銑為代子為應立次子鍇太學博士王温之江長議並謂應以銑為正嗣太常丞陸澄議為立鍇右丞徐爰謂禮厚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代及春秋記之虔嗣承家傳爵身為國王雖薨殁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即纂國

統於時既無承繼虔秀以次襲紹虔嗣既列廟饗故自與代數而遷豈容烝嘗無闕橫取他子為嗣為人允嗣又應恭祀先父按禮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就寢銑亦不得援祭先王徵禮考事虔嗣不應立後銑本長息宜還為虔秀代子諮如爰議

未踰年大喪不立廟議後漢

後漢許慎五經異議曰未踰年之君立廟否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

所録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録君父有子則為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為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鄭玄駁云未踰年君者曾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蔡邕

云見孝殤孝沖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於廟太尉司徒分祀三陵皆宗廟典制也

未踰年君稱議漢　後漢

漢白虎通云父在稱代子猒於君也父歿稱子某者屈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人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人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恩未忍安吉也故魯僖公十二月乙巳薨於小

寢文公元年春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韓詩内傳曰諸代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代子何言代代不絶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太子也春秋傳曰魯王代子於首止或曰天子之子亦稱太子尚書傳曰太子發升於舟代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而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為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童子為禮者諸侯會公不見經以為魯

恥明不與童子為禮代子上受爵命依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云韎韐古洽反有赩許力反謂代子始行也天子大斂之後稱王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何以知不是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既殯而即繼體之位者緣人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祭嚌宅授宗人同明為繼體君也緣於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

服吉冕服受同稱王以接諸侯明繼體為王也釋冕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稱即位改元之位元以明年年以記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即位改元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又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統事發號施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為王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

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後漢許慎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藩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玄駁云昔父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

上猶稱太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説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宋子即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邪未踰年之君繫父公羊説云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説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於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為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按禮制君喪未

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

三公諸侯大夫降服議周 漢 魏 晉

周制諸侯絶旁周卿大夫絶緦○漢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疎各如其親○魏制縣侯比大夫按大夫之庶妹在室大功適人降一等當小功○晉制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旁親絶周而旁親為之服斬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絶緦摯虞以為古者諸侯臨君之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不同

於古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絶周之制而令旁親服斬縗服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孫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為制事與古異不皆施行施行者著在魏科大晉採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又衛尉昌邑侯滿璋問淳于睿曰庶妹亡有服否睿曰喪服諸侯以尊降不服孔瑄議天子諸侯誠不應服又大夫降緦尊與已敵則不敢降旁親降一等緦麻絶也凡以尊所降而不服著弔服加緦之絰帶而往哭之姜輯議云三公爵命雖尊班重諸

侯據在王朝上厭天子有由而屈義不得伸耳以例言之宜依卿大夫降之服司空荀顗議以為諸侯絶周大夫絶緦然則尊同周以及緦皆如本親喪服經曰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又曰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傳曰何以大功尊不同也然則尊不同則降不待所臣乃絶之諸侯尊重大夫尊輕以大夫尊降其親則知諸侯雖所不臣絶不服也有司奏如顗議又姜輯議安平王嗣孫

薨諸侯應降服云禮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安平嗣孫雖已誓於天子據在臣子之位五服之差君臣殊制其間豈復容他禮哉君薨未踰年而代子卒者猶稱子而名不成君春秋之正義也苟不成君則羣臣親戚必不得服其重服明矣況安平王見在而使諸王服嗣孫以諸侯之禮未之敢安也然諸侯以尊絶周今嗣孫見在臣子之例諸王公宜從尊降之禮不應為制服也昔秦滅五等更封列侯以存舊制稱列侯者若云列國之

侯也故策命稱國終沒稱薨漢魏相承未之或改大晉
又建五等憲章舊物雖國有大小輕重不侔通同大體
其義一也故詔書亭侯以上與王公同又以為列侯以
上策命建國者皆宜依古諸侯使絶周服瑯琊中尉王
奧問國王為太宰武陵服事云大宰降為庶人諸侯貴
與庶人不敵為不降邪昆弟俱仕一人為大夫一人為
士便降況諸侯而全持庶人服乎徐邈答云按禮以貴
降賤王侯絶周以尊降卑餘尊所厭則公子服其母妻

昆弟不過大功以嫡别庶則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此三者舊典也喪服傳又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先儒以為不臣則服之漢魏以來王侯皆不臣其父兄則事異於周故厭降之節與周不同緦猶不降況其親乎既不以貴降則餘尊之厭故五服内外通如周之士禮而三降之典不復同矣昔魏武在漢朝為諸侯制而竟不立荀公定新禮亦欲令王公五等皆旁親絶周而摯仲理駮以為今諸侯與古異遂不施行此則是近

代成軌也記又云古者不降故孟武孟皮得全齊縗然則殷周立制已自不同所謂質文異宜不相襲禮大晉世所行遠同斯義孔彭祖昔諮簡文帝諸王所服聖旨以為近代以來無服相降虞喜釋滯曰漢魏以來先儒論禮及喪服變除者皆言大夫降其旁親為士者一等時人或班駮行之自謂合禮按喪服經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矣夫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而始為大夫便降旁親尊

者就重而卑者即輕輕重顛倒豈禮意哉然當有意此為據諸侯成例包於大夫以相兼通也如此則一代為大夫不降諸父二代為大夫不降兄弟三代為大夫皆降之古者貴大夫有采邑繼位不止一身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皆自此也或問曰今大夫雖不繼位亦有三代皆為大夫者名例相准必當隨古乎答曰古重今輕位無常居使吾處之志不存降

諸侯大夫子降服議魏

魏田瓊曰公子以厭降公子厭於君為其母妻昆弟練冠麻緦謂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瓊又曰喪服經不見大夫嫡子為庶昆弟服者與大夫為庶子為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蜀譙周云大夫之子父在降旁親亦如大夫從父厭也大夫庶子為妻父母無服為其母妻大功父殁皆如國人吴徐整議問者云若父已卒已未為大夫故猶士耳未審庶子及昆弟當服降否答云大夫之子從乎大夫而降至於父卒則如國人也

諸侯夫人及大夫妻降服議 魏 晋

魏田瓊曰大夫女嫁於諸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并二等為外親尊不同則降諸侯夫人為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衆子無服夫人何縁獨得服之又大夫妻為大夫之親亦隨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於大夫還為其族親尊不同者亦降之惟父母昆弟為父後者宗子亦不降也士之女嫁於大夫者亦降其族親尊不同者如大夫也又大夫之妻為庶子女子在室大功女適於

士小功此為大夫之妻尊與大夫同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為士者以尊降一等為之大功其妻亦服大功吳射慈曰諸侯之女為諸侯夫人服諸侯之親隨諸侯降一等還為族親則皆降之蜀譙周曰諸侯夫人亦隨其君降旁親無服為其族亦降旁親非諸侯自周以下無服為其父母及祖如國人又大夫命婦為其旁親以大夫爵降又降一等其為父後者不以嫁降但以尊降一等○晉賀循曰大夫妻其娣其姒夫為士者服亦降一等

貴不降服議 魏 晉

魏田瓊云大夫之妻為長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

吳射慈云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言尊同者謂俱為卿大夫各隨本親則不降也諸侯女為諸侯夫人不降父母昆弟之服及為父後者大夫妻惟父母昆弟為父後者宗子不降也蜀譙周云諸侯降旁親旁親若為諸侯及女子嫁於諸侯者服如國人諸侯嗣子為母妻及外祖父母妻父母皆如國人嗣子雖無正爵與君為體其誓於天子則下其成人一等未誓次小國君其妻君為之主故嗣子之所為服服如國人舊說外祖父母母族正統也妻之父母妻族正統也母妻與已尊同其所不降亦不降也故嗣子亦不降妻之父母諸侯夫人為其父母祖如國人大夫命婦為其昆弟為父後者大宗則服如國人也

〇晉虞喜釋滯云

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此殷以前也降殺之禮始之於周然先所未臣不忍即臣之故為之服也此當出逸

禮採之以為義滕伯文為叔父齊線既周代諸侯而從殷禮也若殷時諸侯通爾非獨一人指論滕伯欲以何明明其在周遠追於殷引古證今耳賀循云諸侯於其旁親一無所服惟父母妻長子長子之妻及為父之後者姑姊妹嫁於諸侯及始封之君所未臣諸父昆弟皆以其服服之大夫為其外親為士者尊雖不同亦不降大夫女為國夫人惟父母及昆弟為父後者不降士女為大夫妻者不降高祖曾祖祖父母兄弟為父後者及

大宗而已

諸侯為所生母服議 後漢 東晉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説妾子為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説云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為君義如

左氏鄭元駁云喪服緦麻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襄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為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為之三年於禮為通乎其服之間其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代許何異鄭志趙商問云按許氏異義駁以為妾子為其母依喪服庶子為後為其母緦麻三月按禘祫注稱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為妾母三年經無譏

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鄭元答云
春秋經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
書之當按禮以正之令以不譏為是亦寧有善之文歟
薛公謀議曰按春秋庶子為君則母稱夫人故昭公之
母齊歸卒經書曰夫人歸氏薨言母以子貴也及至國
猶大喪昭公不戚叔向曰公室其卑乎君有三年之喪
而無一日之戚明孔子以義書叔向以禮譏也○東晉
穆帝永和中尚書令顧和表按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

繼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宜以禮奪服奏可

公子為其母服議為妻附　周

周制練冠麻衣縓緣公子為其母鄭玄曰公子者君之庶子也為其母謂妾子也麻緦麻絰帶也此麻衣者小功布深衣為不制縗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采飾也檀弓曰練衣之黃裏縓緣諸侯之子厭於父不得為其母伸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雷次宗曰今不以十一升布為冠恐入正服也而得用練雖重以在周外非復正服故可著亦名為本重也為妻亦同馬融曰天子諸侯之庶子為其妻輕故縓冠葛帶皆既葬而除之

馬融曰不見日月者既葬而除之無日月數也鄭玄曰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葬也何

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為服子亦不敢服也

通典卷九十三

通典卷九十四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五十四　凶十六

奔喪及除喪而後歸制　周　晉

周制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禮亦然也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避害也哭則遂行者不為位也）唯父母

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感此念親哭辟市朝為驚衆也望其國竟哭此斬縗者也自是哭且遂行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已殯者位在下襲經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襲服衣也不於來日又哭乃經者殊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歛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也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

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次倚廬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於序東也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縗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不外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經帶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

於序東拜賔送賔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為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謂姑姊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也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賔客之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賔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為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

踊東即位拜賔成踊賔出主人拜送有賔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賔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為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一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齊縗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也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賔則主人拜賔送賔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

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賔成踊賔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賔反位成踊賔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賔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賔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賔送賔如初凡奔喪齊縗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奔喪哭親疎遠近之差也若除

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者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遂除之於墓而歸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也自齊縗以下所以異者免麻〔〕晉董勛答或人問曰已在遠聞喪除服乃歸至家之禮云何勛按奔喪禮若除服而後歸先之墓斂髮袒經不制麤衣及杖也哭盡哀遂除於墓歸不哭也家人待之如常不變服也自齊縗以下至墓哭盡哀而歸若服未除而歸不

及殯先至墓及歸斂髮如今人椎髻以麻為幓頭免以布濶一寸或問已在遠初不聞喪或日月已過乃聞或至家乃聞其禮云何勛按奔喪禮不及殯先至墓乃成服檀弓曰小功不稅稅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也小功緦麻在遠聞喪服制已過但舉哀而已不復追服也大功以上聞喪日為始不計死者初亡之日數也若兄弟及從父兄弟大功以上降緦麻小功者雖日月已過乃以聞日為服制亦不計初死之日數以本親重也范堅

答問周大功服既終而奔赴云何范云未葬者反服而臨喪已葬者素服而之墓

士為所生母服議 兩妾子相為附 周 晉

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鄭玄曰妾子父在厭也王肅曰士庶子 ○晉解遂問司徒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輕重答曰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鍾陵胡濬所生母喪自嫡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按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春秋傳曰大夫

有側室士有二宗皆斯之謂是以庶子有母之喪自居其室而遂其情經載禀命為慈母且猶三年况親所生乎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子也謝奉問范汪云撫兒服所生至今四月應大祥禮云庶子為其母無禫如此當以四月下旬祥踰月便除居心喪邪汪答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也虞君賔云從兄益子昔遭所生喪張帷為次諸弟居廬未知此何所依今兄子先有周喪今應緦麻

如即先服則情重而無變若釋齊線著緦麻又是以輕奪重又得稱哀子以不賀隰答云時人所行皆是士禮大夫庶子父在以尊厭降其母士賤其庶子為母則不降若士庶子一身有君在堂唯可杖不得居廬稱哀子也不釋齊縗緦麻無喪之義也徐邈答謝靜云漢魏以來通用士禮庶子父在為所生周心喪三年如諸侯大夫之子乃厭降而近代所不行夫為有子之妾緦而妾有從夫之制又兩妾之子依禮宜兩相為庶母緦

庶子父在為出嫡母服議晉

晉徐邈答劉閏之問庶子服出嫡母邈以經言出妻之子為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邈又答范甯問曰若但言出母嫌妾子亦服故言出妻之子則非所生也殷仲堪答宗氏庶子服出母按王賀以父在服齊縗周父沒不服故以為父喪之服父在齊縗周本自心喪終二十五月今雖無服當不應減三年之節也

為父後出母更還依已為服議魏 宋

魏嘉平元年魏郡太守鍾毓為父後以出母無主後迎還輙自制服郡丞武申奏云禮出妻之子為母周記曰為父後者無服按如記言葢謂族别家異自有主後者無服非謂毓出母無緦麻之親還毓家者也禮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不為降哀其無繼也成洽難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經為繼父服者亦父後者也為父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也出母之與嫁母俱絶族今為

嫁母服不為出母服其不然乎經證若斯其謬耳吳商答曰出母無服此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得同出母乎為繼父服者為其父沒年幼隨母再適已無大功之親與繼父同財共居為築宫廟四時祭祀其先此恩由繼父所以為服耳且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為母子則生事之如母喪則服之三年貴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同於嫁母違廢父命豈人子所行又引繼父云經謬也又出母之黨無服嫁母之黨自應服之豈可

復同乎○宋庾蔚之謂為父後不服出母為廢祭也母嫁而迎還是子之私情至於嫡子不可廢祭鍾毓率情而制服非禮意也禮云繼母嫁從為之服非父後者也

為人後為出母及出祖母服議晉

晉步熊問曰已出為人後而母在後見出應服不已為人後所後之母出得與繼母出同不復與親母同邪父亡已為祖後祖母見出服之云何祖父亡與在服之有異不許猛答曰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若子則不應復

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為人後者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言若言如者明其制如親其情則異也繼母如母則異親母為人後者若子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為父後者不得服出母則足明祖後母子至親無絶道則非母子者出則絶矣是以經文不見出祖母之服若苟無服則無繫祖存亡又問為人後者為母出妻之子為母皆至親何以有不杖邪許猛云為人後者為父猶不杖何嫌母乎奉雖同於至親已出與母出義則異也

為父後為嫁母及繼母嫁服議 晉 宋

晉袁準云為父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據劉智云雖為父後猶為嫁母齊縗訖葬卒哭乃除踰月乃祭按譙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絶為之服周可也又石苞問淳于睿曰聞嫁繼親凶諱便制服議者所難以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為嫁與見出者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為詳正也睿答曰按禮檀弓子思

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之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即父後也如此經父卒為繼母嫁者服而已聖人之後為父後者服嫁母也二者分明無可嫌○宋崔凱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鄭玄云嘗為母子貴終其恩也按王肅云若不隨則不服凱以為出妻之子為母及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此皆為庶子耳為父後者皆不服也傳云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此

不獨為出母言為繼母發繼母嫁已隨則為之服則是私也為父後者亦不敢服也鄭玄云嘗為母子貴終其恩不別嫡庶王肅云隨嫁乃為之服此二議時人惑焉凱以為齊縗三年章繼母如母則當終始與母同不得隨嫁乃服不隨則不服如此者不成如母為父後者則不服庶子皆服也庾蔚之曰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即情易安於傳亦無礙繼嫁則與宗廟絶為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乎

為出繼母不服議　後漢　魏　晉

後漢鄭玄答趙商問云繼母而為父所出不服也○魏王肅云無服季祖鍾云繼母在如母出則為父所去不服也○晉范宣曰夫繼母之所以出者非身有穢釁則必犯逆於父是以致此斥黜恩不生已義距於父非恩非義何以得服河内從事史糜遺議曰夫禮縁人情而為之制雖以義督親然實以恩斷義按繼母如母謂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育猶子故同之所生齊服下章

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此明父在繼母出則不服矣繼母出自他族與已無名徒以配父有母之尊親撫養已故亦喪之如母及其出也既不終養育之恩又棄母之名若不從而見育則不服亦其宜矣

繼母亡前家子取喪柩去服議 晉 宋

晉束晳問有婦人再嫁為人繼母而亡前家子取母柩父與之去繼子之服如何步熊云當為服周亡取去亦服周○宋庾蔚之謂子當以父服為正父若服以為妻

則子亦應服之如母若父與去而不服之則子宜依繼母出不服也

出母父遺命令還繼母子服議　晉　宋

晉傅玄曰征南軍師北海矯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取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矯氏婦也今將依汝居然不與矯氏家事夾氏來至王氏不悦脱縗絰而求去

夾氏見其如此即還歸夾舍三年喪畢王氏果嫁夾氏
乃更來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并姑亡
夾氏並不為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矯氏婦乃
汝母耳勿葬我矯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
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為服三年公曜以夾氏母始終
無順父命竟不為服博士劉喜云公智之父棄夾納王
其在戶庭尚為已配苟有變悔自由可也還歸夾氏則
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矯父所得制乎故出

妻之禮夫使人致曰某不敏不能從而供粢盛使某也敢告主人曰某子不肖不敢避誅又曰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然則相與之禮於是絶矣少府劉克義以為父者子之天違父與違天同公曜父臨亡知其母無守志故勅公智還其母此為臨死情正慮審也公曜幼小在此母懐抱其見慈長以至成人過於所生而母之亡哀不過啁噍之頃衣不釋縗食不損味居處自若古今未之有也夫孝子事其親事亡若事存也女子從人出之則

歸命之則反上奉夫母以為姑下育夫兒以為子制矯
氏之家政修母氏之教命而怡然無戚言非逆命也○
宋庾蔚之謂臨亡使子迎母自是申子之情私而此母
自處不失禮而子不用出母之服非也公曜不服當矣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為服議 晉 宋

晉摯虞決疑云父亡服竟繼母還前親子家當為何服
比有問有夫婦生男女三人遭荒亂離散不知死生母
後嫁有繼子後夫未亡得親子信請還親子家後夫言

可爾後數年夫亡喪之如禮服竟隨親子去別繼子云我則為絕死不就汝家葬也而名户籍如故母今亡繼子當何服服之三年則不來葬服之周則無所嫁博士淳于睿等以為當依繼母嫁從為服周博士孫縡議曰父荅雖有可爾之語夫妻枕席相順之意固非決絕之辭也繼母喪父如禮服竟之後不還私家踰歲歷年情養無二母恩不衰適見親子專自任意無所闕報私隨其志絕亡夫背繼子違三從正義亦為大矣今母雖不

母子何緣得計去留權輕重而降之哉夫五服有名不可謬施施之為出出義不全施之於嫁嫁義不成欲降服周於禮何居名在夫籍私歸親子喪柩南北禮律私法訂其可知便決降服許令制周頗在可怪博士弟子北海徐叔中難孫云以前問不立甲乙為名稱於義不便令以母為甲先夫為乙後夫為丙先子為丁繼子為戊丙言可爾必慮事宜順其至情非虛欺也臨終不命知死之後制不在已故也甲不重求信之前言也本有

求還之計去誓不還葬之辭生則已不得養死則不與已父同穴就不成嫁當為去母附之於嫁不亦宜乎○宋庾蔚之謂繼母持服竟後乃去不得謂之為遣比之繼母嫁於情為安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為服議東晉　宋

東晉元帝大興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先嫁有繼子後嫁式父式父臨終繼母求出式父許有遺命及式父亡母制服積年後還前繼子家及亡與前夫合葬式

追服周國子祭酒杜夷議以為宰我欲短三年之喪孔子謂之不仁今王式不忍哀愴之情率意違禮服已絶之服可謂觀過知仁伯魚子路親聖人之門子路有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有既除猶哭之失以式比之亦無所愧勵薄之義矯枉過正苟在於厚恕之可也博士江泉議曰繼父嘗同居而後别者繼子猶制齊縗三月按王式母之事式父存則崇敬妻道無愆歿則制服畢葬乃歸伉儷之義大較為舉但不能遂居哀次以此為失方

之繼父恩義為崇式為人子慎終志篤豈忍以母節小闕而不行服哉是以俯仰寧從其重今報以周推心乃安觀過知仁式近有也昔季路服姊周而不除仲尼抑而不貶將君子以情恕物謂式之所行免於戾矣太常曲陵公荀崧丞騎都尉蕭輪議曰禮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其犯出者無服按式母之求去式父之遣並無名例若以父母之過非式所得言及式奉親盡禮而母自求去者過在母矣式之追服可謂過厚若乃六親有違去

就非禮宜訪之中正宗老非禮官所得逆裁御史中丞
卞壼議王式繼母前嫁夫終後嫁式父式父終持服葬
訖還前夫家前家亦有繼子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
為制出母周服式辭以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就如其
辭必也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父在與亡臧否有命明
七出之責則當存時受遣告宗廟而棄之無緣以絶義
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不及禮義或以情相許或疾在
困亂聽去留自由者為相要非禮相要非禮則存亡無

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從其理命陳乾昔屬其子尊己殉殯二婢子尊己以非禮不從春秋善之况其母乎禮婦人三從式母於夫事生奉終居喪以禮非為既絶之妻及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不絶之驗彰於制服自去守節非為更嫁考行無絶於夫離絶繼在夫没之後夫既没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即何異子出其母而使存無所從以居没無所歸以託終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塜若式父亡後母尋没於式家

不可以出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為母於同居之時至
没於前子之門所處不同而以為出母母依前子非為
更嫁日月遠近理不有異禮長子不為出母服出繼母
又不應服式長子也又母非所生不應服坦然而式乃
制服明前絶無徵違禮莫據内愧於心欲以誑眩視聽
託過厚以制飾尋其事情考之正禮義不容恕式母再
嫁前後俱繼何慈於彼不慈於此受之者應有過禮之
貶出之者宜受莫大之責式禮義之闕發於事親傷孝

敬之道虧損時教不可以居人倫銓正之任式宜請議即下禁止司徒揚州大中正陸曄淮南大中正胡弘等並貶爵免官）宋庾蔚之謂式父許後妻之請是無相責之情不得謂之為遣妻制服依禮葬畢乃還家積年方就前家子比之繼嫁不亦可乎然式是長子則不得服繼嫁以廢祭

大夫士為慈母服議　後漢　晉

後漢鄭志趙商問鄭玄曰慈母嫁亦當為服如繼母不

鄭玄答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耶蜀譙周云妾不得有繼母名慈母但慈已無父命者不過小功也晉崔諒父命妾祝撫養諒為子祝亡鉅鹿公裴頠議依禮服慈母如母劉智釋疑或問曰喪服傳云妾之無子妾子無母父命為母子是名慈母今一妾自有子一子以無母父命為母子當如慈母服齊縗三年不答曰父有兩妾一妾無子一妾有二子分其一子令為無子妾作子不敢違父命也而不得終為子之道按譙周集圖云喪服齊縗三年條曰慈母如母父在為

慈母則條不見今文載所說慈於貴妾父在齊縗周慈於賤妾父在大功九月古文鄭氏說此主大夫士之妾子父命為母子者也大夫之妾子以父在為母大功士之妾子為母周矣其大夫降爵一等士無爵降例也父卒皆伸按經大夫之妾子父在為其母大功不別貴賤自非祖嫡大夫以爵降一等故妾之子從父例降母一等為大夫妾雖有貴者不得體君何得不為爵降凡此之類今文說不如古也

通典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十三 史部

通典卷九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五十五 凶十七

前母黨爲親及服議晉

晉蔡謨答王濛問曰前母之黨應爲親不疑喪服但問尊卑長幼拜敬之禮也代多此事但所不同恵帝時尚書令滿武秋是曹彦真前母之兄而不爲内外之親相

見如他人吾昔以問江思悛悛以為人不疑繼母之黨而疑前母者以不相及也繼祖母亦有不相及者而皆與其黨為親何至前母而獨疑之吾謂此言是魏時長沙人王毖身在中國遇吳魏隔絶更娶妻生昌昌父母亡後吳平聞毖前妻久亡昌為前母追服時人疑之武皇帝詔使朝臣通議安平獻王孚以為禮與祖父母離隔未嘗相見者不追如獻王此議則前母之黨不應為親也獻王所據是鄭氏之説吾謂鄭義為失時卞仁劉

叔龍議謂昌應服三年吾以下劉議為允何琦前母黨議曰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者理道之本禮之大者也文條或闕而附例可明禮云生不及祖父母昆弟而父稅喪已則不若與祖乖違父既歿而聞喪豈可拘以本制不稅而廢其正服乎若未生而伯叔母終今為伯叔父後繼嗣之道雖同原情之實則異今必從於所養而反疑於為本乎諸侯國人生不及先代之君於其陵廟亦必曰君也此公義之正名也前母之尊固家人正

稱也其易了如暾曰太康初博議王昌前母服公府下粹以為母之非親而服三年者非一也前母名同尊正義存配父蓋以生不及故無其制非於義不可也元康中有改葬前母而疑其服司徒左長史胡濟以為前母父之元妃所生則家之嫡長應制如改葬之服於時二代無曰不允自玆以來行之不殊禮母卒自為母之黨服母出則不為母之黨服而為繼母之黨服故尊其所從則不敢不服服有所逼則不得自伸外服無二而必

宜有一如向所論必所繼不及伯叔母之黨居然可見矣明以名禮為制者不計恩逮與否也荀訥曰人有與前母家為親者有否者訥直率意而荅之謂不應親又問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前母同然則前母之配父理不異於繼母何以不為親也荅曰所以不與前母之黨為親者恩情不相及故也縱令有母之父母尚存父執子壻之禮而敬事之則其子固不可以不拜之猶不得以外祖父母為名名之不正則非親也

親母無黨服繼母黨議　後漢　宋

後漢鄭志趙商問鄭玄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貳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已所未服服繼母黨不玄答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黨何所服邪權者由心○宋庾蔚之謂母亡禮應服其母之黨不服繼母之黨不可以母黨先已滅亡而服繼母之黨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也

母出有繼母非一當服次其母者議　晉　宋

晉劉智釋疑曰親母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既卒則不服也虞喜通疑曰縱有十繼母則當服次其母者之黨也蜀譙周云其母沒自服其母之黨則繼母之黨無服出母之子為繼母之黨服則為其母之黨無服也

○宋庾蔚之曰禮已母被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雖亡已猶自服不得捨前以服後也當如喜議服次其母者之黨也

從母被出為從母兄弟服議晉　宋

晉王愷與褚䆉兩姨兄弟王愷母周氏被出後愷亡䆉

疑於服因車肩以問博士朱濤之曰據禮為服否答曰母出則服繼母之黨服諸服當無疑也車肩難曰為其母黨服則不服繼母之黨明無二外氏王令服繼母黨則不得服出母黨明矣王既不服周氏（周氏二母之姓）諸無服王之禮濤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不必要以相報為名王不服諸以其母被出絕於外族諸之從母在王之室及停庾之家（王愷母更嫁庾氏）同曰從母禮云以名服不答以報服諸若不服王則是卒不為其母黨服便成違禮

王既一絶周氏不得服褚母故其子亦然褚今服王之母何得不服王乎○宋庾蔚之曰出母絶族唯親者屬母子無絶道餘親不得有服此禮之明文褚所以服王由乎周氏王既絶周不復服褚矣褚何容獨服王邪禮有從無服而有服葢是厭降所致豈得與義絶者同乎從母昆弟以名服者葢明服之由不關義絶之後從母在王及與在庾誠無以異但在庾則絶王故褚不得從親者屬而服王也褚以王絶已故不服何嫌褚母之出

也不服之理各有其義者也

繼嫡母黨服議晉宋

晉車胤問臧燾曰今此妾子既服先嫡之黨又服繼嫡母之黨否燾答曰庶子以賤不敢不從服耳既服前嫡母黨則後嫡母黨義無以異疑於三四也燾又問徐藻藻答曰庶子若先及嫡母則服其黨若不及則服後嫡母黨外服無二此之謂也賀循問徐邈曰禮嫡母為徒從嫡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所生外氏亦

以嫡黨為徒從乎答曰古者庶子自服所生之黨故以嫡母黨為徒從故嫡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其外氏而叙嫡母之親矣謂宜以名而服應推重也古今不同何可不因事求中〇宋庾蔚之按禮嫡母之黨徒從徒從者所從亡則已嫡母雖有三四應服見在者之黨但今人復服所生之黨則嫡母之黨非復徒從嫡雖沒猶宜服之但外氏無二統不可悉服宜以始生所遇嫡母之黨若已生悉不及宜服最後者之黨也

娶同堂姊之女為妻姊亡服議　晉　大唐

晉李嵩行事記云有娶同堂姊子為婦婦母亡不制婦母服猶制同堂姊服常謂三綱之義不可得而無服多以內外姊妹為婦則絕其本服服絕而情重何嫌不減從姊之服月數作婦母之服耶又以謝沈所言舅為外舅事訪魏君思難云舅本緦麻與外舅之服自可得同然娶姑之女姑亡豈可累降為三月耶太常劉彦祖云譬如父母服本斬齊至於改葬而制緦麻也近遅羊彭有

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著改葬之服此豈以緦麻為重也葢禮所謂以輕為重者也姑服雖重而天下何可無婦之父母予禮不可闕行之何嫌但當計姑之本服以心喪居之耳○大唐永徽元年制堂外甥雖外姻無服不得為婚姻耳

妻已亡為妻父母服議晉　宋

晉穆帝永和中司徒符問太常云若妻已沒猶應服其父母不太常杜潛等答曰何以緦從服也明伉儷判對

恭承宗廟推此言之意謂不以存亡為異也司徒又問國子博士按禮云君母之父母服小功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喪服小記曰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服其黨又曰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徒從者所從亡則已也君母猶然妻可知矣今云不以存亡為異何所據耶博士張憑議曰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按鄭玄曰謂君母之黨又云有從重而輕者鄭玄曰妻之父母也然則從重而輕與徒從者本别禮天子諸

侯服妻之父母明其義重也若謂徒從服必同者則妻從夫明與夫從妻其正對寧可復夫歿則已乎所據君母爲異者且外祖之服本是親假而恩疎妻之父母本由義合劉系之問荀訥曰禮云母黨不二服親無二統故也以例准則妻黨不二服明矣然母有親繼之別又有出有卒故服外氏有降殺之禮今妻義一也無繼出之殊今服其黨孰先孰後耶訥答曰妻黨不二服禮所不載母黨有出有繼情事不同謂前妻雖卒終當同穴

今妻配已理無異前不以存亡為異也且禮無其文當俱有服也或以為同於徒從妻沒則不從服若夫所不服妾何得於徒從君母之黨耶步熊曰妻死更娶為前妻父母服不答曰此皆徒從服耳所從亡則已不服也李祖鐘駁曰夫婦應屬從也又夫婦合葬皆為妻妻之父母不得不服也曹述初問范甯曰有人再娶後妻無父母而前妻父母亡當有服不甯答曰禮小記云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今妻既卒則無所從不應服也述初又

難曰妻為夫黨既為屬從至於夫卒服之無虧妻之父母而妻卒則已統例准情不見其義若以妻之父母不得准夫之旁親實所疑也小記所稱自謂臣為君黨妾子為君母黨服耳甯又答曰世閒行事鮮有同者此亦無准據殆是率心而行也○宋庾蔚之謂夫妻一體之親而謂妻之父母徒從失之甚矣言應服者辨之已詳或疑外氏二統則妻之父母亦不宜二意以為母之兩三親假不同妻之三四於已猶一非其例也

從母適族父服議 晉

晉邵戢議按禮記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從母嫁於絶屬族父則無復從母之名謂不宜有服戢以為理際會者患班序易位及嫂叔無名耳夫服以恩生班以義斷雖門外之事義掩恩至門内之事恩掩義矣同宗之道處恩義之間故宜資之恩義令彼此獲中據易位無名便廢骨肉之服實是所疑既有屬從鄭元說子為母黨之服按屬從者自非出母黨及庶子受重

自於其所生之黨則初無厭降之文又記云六代親屬竭矣鄭說六代之外親盡爾雅族昆弟之子為親同姓按從母嫁於無屬名者即與嫁他姓不異則宜服從母嫁於他姓之服矣又嘗見賀公書稱賀新渝夫人為族姨母尋所以不主名於際會者亦是有恩掩義謂宜服也

為内外妹為兄弟妻服議晉 大唐

晉徐衆論云徐恩龍娶姨妹為婦婦亡而諸弟以姨妹

為嫂嫂叔無服不復為姨妹行喪右丞徐萬謂宜然令議者以嫂無服不得為姨妹服不解服之為害義邪為傷情邪為尊厭邪所謂尊厭者父在為母尊卑體異故可得厭耳今嫂妹一人之體無此尊卑何所厭邪齊縗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皆兩服之所以敘親親之情今以嫂叔之嫌不為姨妹制服絕親親之義傷恩昵之道殆非聖人為服之本意乎徐彦難曰本雖中外姨兄弟之親一為嫂叔便當以公義厭私不謂尊卑之厭也衆曰

女人外屬以夫氏爲公以公厭不爲叔服可也叔以嫂是姨妹復何公厭而不服邪彦重難曰若以此服爲親則不聞親服無報又公義在於夫氏豈在嫂邪衆曰就如難古制公在叔不在嫂雖有姨妹之親就於公義不得服之猶可也若叔有厭則嫂無厭雖姨妹爲嫂必服之爲叔之姨兄而見服則爲嫂之姨妹何獨不見服哉若兩不相服則絶此正親豈聖人之意乎茍姨妹得服姨兄兄亦應服何無報哉彦重難曰若姨妹爲嫂而爲

之服必也正名將謂之何衆答曰令姨妹爲嫂可服者以正名故也言嫂則姨妹不從焉言姨妹則嫂不與焉名别若此故可服也嫂自無服吾不爲之服姨妹有服吾爲之緦麻吾自服姨妹奚爲强謂之服嫂也哉見嫂應拜見姨妹不拜也令嫂妹同體令我自拜嫂而謂我拜姨妹不亦惑哉彦重難曰彦以爲姨妹爲嫂而不服者正以無復姨妹之名故耳衆答曰不解姨妹爲嫂便無復姨妹之名削其氏族滅其名號邪爲變化分離嫂

留而妹去邪為我嫂者是姨妹也何不得兩全哉彥難曰若如告言嫂則姨妹不從言姨妹則嫂不從未審定言嫂邪言姨妹邪衆答曰一人合兩親似一人兼兩官當其事則舉其名以應其義何拘以一名一稱哉言嫂則拜之言姨妹則服之各有所施不以此而滅彼耳彥曰平存許其稱嫂而拜則姨妹也至於亡歿便稱姨妹不拜則非復嫂也懼一人之身不得以昨日平安為嫂明日終亡為姨妹也衆曰吾得存之與亡為嫂為妹不

復異也為我嫂故拜之是姨妹故服之情理自通何以云拜便不得制服制服便不得拜乎彥重難曰若隨其名別其義則著服臨尸不復拜也衆答曰見姨妹之尸不可以不服臨亡嫂之喪不可以不拜拜自為嫂服施為妹服隨其親拜應其名別其義斯之謂矣○大唐之制兩姨姑舅姊妹並不得通婚嫂叔相為小功○議曰袁準正論云中外之親親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婚而況中外之親乎誠哉斯言何者按婚禮娶於異姓所以

附遠厚別附遠者欲令敦睦異宗厚別者蓋以別於禽獸則姨舅之女於母可謂至親矣以之通婚甚黷情理然有若晉徐恩龍者或識昧一時不詳典故姨妹既納之為婦諸弟安得不謂之嫂乎且男女之際必在正名名正而男女有別安有存時拜之為嫂沒則服之為妹徐衆乃云一人兼兩親似一人兼兩官誠如所見兩名兼行是則公私名稱混淆婚姻無別矣或者以服疑從重亦謂不然按喪服有或引或推各存正義故庾蔚之

云外姊妹而為兄弟之妻宜用無服之制兄弟之妻無服乃異於姨妹之有服也况彼既棄本親來為我族之婦我安得棄正禮而强徇私服哉徐彦之論當矣

族父是姨弟為服議 晉

晉蔡謨答族父為姨弟問者曰乙是甲族兄子也二人之母則姊妹也以外親言之則是從母之子應服緦麻以同宗言之則六代之親知禮無服今甲亡乙應制服否 乙者庾元靖甲者庾仁也 謨按禮記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

名理際會先儒説曰異姓謂來嫁者也正其母與婦之名也記又云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今甲之父與乙於班為族祖則其妻亦有祖母之名不復得為從母也凡親屬之名妻從其夫子從其母不得為從母則子亦不得為從母之子也親名正服亦隨之謂乙應從同宗六代之制不應服也難者曰禮所云異姓主名理際會本是他人唯以來嫁為親故尊卑親疎從其所適至於從母者骨肉之親小功之服也今以所適無服之

親便從無服之制是為以疎奪親也適他人者猶為之服來適同宗而便絶之豈其理乎答曰禮大夫之娶皆有姪娣而大夫之子於庶母無服若論本親則此庶母亦是從母也今來為父妾則廢從母之名而從庶母之稱絶小功之服而從無服之制此禮之成典也推此而論知適他人者從其本親來適同宗則從其所適不得係本此所謂異姓主名理際會者也或有族父絶服而又是姨弟令叔親當云何徐邈答曰書稱以親九族禮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故上極四代旁親四等每服有降自五代以往則是九族之外謂之同姓而已其長幼之班拜起之節有時而可改無必不移之道也姨弟為無服之宗人今若繫疎宗服外之名以奪母黨有服之親則未見其義也謂宜從姨弟例服散騎常侍徐衆論云庾左丞孫見遭族父喪父已絶服又是姨弟見問當服不余答以為當服右丞徐彥重難曰禮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則收族收族者序

以昭穆也何得以姨弟之服加於宗父乎於情乃可無傷於義實為有害也衆答曰禮為曾祖高祖三月又改葬緦麻服所尊又臨至親之喪而服之最輕者豈損所尊之服乎令族父無服姨弟有服自為姨弟服何為輕服服宗父乎難云於義有害者不解害何義邪天生族父為吾姨弟非吾貶退所為何不敬宗之有族父應拜而姨弟不應拜令族父為姨弟令不可以姨弟不應得拜而不為族父拜也猶不可以族父無服而不為姨弟

服也若姨弟犯過吾不顧族父與姨弟共身同體怒而笞之此不可也於其死亡以姨弟服之正合禮記絶族無施服而親者屬文

妾為先女君黨服議晋

晉有問者曰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此為妾子為徒從妾身為屬從於理通否虞喜通疑凡稱妾者皆大夫之禮非天子諸侯文也按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明屬

從也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此攝當為相代攝是謂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有後女君則不復服先女君之黨者以當服後女君之黨故也荀訥答劉系之問曰禮妾從服女君之黨如女君此則同於近臣君服斯服不與服君母黨同也

庶子為人後其妻為本舅姑服議 晉

晉賀循云庶子為人後為其母緦麻三月庶子之妻自如常禮尊所不降也自天子達於大夫皆然孔瑚問虞

喜曰愚謂庶子之妻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為身為宗主奉修祭祀以別尊卑故也凡婦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於皇姑則人情所許愚謂不得以公子為例喜答曰謂庶子為人後上繼祖禰此則厭於承重不得伸其私情故為所生止服緦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皇姑從輕服重不繫於夫哀帝興寧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尚書奏至尊緦麻三月皇后齊縗周禮禮有從輕而服重公子為

公所厭故不得申舅不厭婦故得以本服綦母邃駁父子不繼祖禰故妻得伸皇姑夫人致齋而會於太廟后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緦麻也

通典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十四　史部

通典卷九十六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五十六　凶十八

總論為人後議周　漢　魏　晉

周制為人後者子夏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

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也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者近政化也太祖始封君也始祖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南郊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疎序昭穆也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代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絶父祀以後大宗不

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魏劉德問以為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為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晉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

大宗乎漢家求三代之後弗得此不立大宗之過也豈
不以宗子廢絶圖籍莫紀若常有宗主雖喪亂要有存
理或可分布掌録或可藏之於名山設不盡存決不盡
失且同姓百代不婚周道也而姓自變易何由得知夫
既不知或容有得婚者此大違先王之典而傷自然之
理由此言之宗子之重於天下久矣汪子甯以為父母
生之續莫大焉三千之罪無後為重夫立大宗所以銓
序昭穆彌綸百代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

禮盡於此義誠重矣方之祖考於斯為薄若令捨重適輕違親就疎則是生不敬養沒不敬享生人之本不盡孝子之事靡終非所以通人子之情為經代之典夫嫡子存則奉養有主嫡子亡則烝嘗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但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已暢矣不應復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絶之明文也若無大宗唯不得收族耳小宗之家各統昭穆何必亂乎汪又曰大宗者人之本也

尊之統也人不可以無其本所以立大宗也上理祖禰尊尊之道著矣下理子孫親親之義明矣旁理昆弟天倫之理達矣存則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導以德行别以禮義沒則禘祭太祖陳其親疎殤與無服莫不咸在此則孝子之事終矣立人之道竭矣小宗之家五代則遷安知始祖之所從出宗祀之所由來敬宗所以尊祖禰不為重乎然要當以穆繼昭既明大宗不可以絶則支子當有繼祖是無父者也

夫為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晉 宋

晉賀循云其夫為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齊縗周也孔瑚問虞喜曰假使玄孫為後玄孫之婦從服周曾孫之婦尚存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虞喜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為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玄孫為後若其母尚存玄孫之婦猶為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謂舅沒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為嫡所謂有嫡婦無

嫡孫婦也祖以嫡統唯一故子婦尚存其孫婦以下未得為嫡猶以庶服之孫婦及曾玄孫婦自隨夫服祖降一等故宜周也

出後者却還為本父服及追服所後父議 晉 宋

晉或問許猛云為人後時有昆弟後昆弟亡無後當得還否若得還為主否猛答曰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嫡子不得後大宗言大宗雖重猶不奪已之正以後之也推此而論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絶

矣子不絶父之後本家無嗣於義得還出後者還本追服或曰甲有子景後叔父乙甲死景以降服周涉數年乙之妻又亡景服父在為母之服今叔父自有子景既還本當追服甲三年服否若遂即吉則終身無斬縗之服博士曹述初議曰禮大宗無子族人以支子後之不為小宗立後明棄親即疎叔非大宗又年尚少自可有子甲以景後非禮也子從父此命不得為孝父亡則周叔妻死制母服於義謬也今歸本宜制重以全父子之

道或難曹曰禮日月過而後聞喪則有税服當聞喪之日哀情與始遭喪同是以聞喪或在數十年後猶追服重甲死景即知喪哀情已叙為出後降周者服制耳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父喪積年哀戚久除令更制重是服非稱情之義若依税服失其類矣且子為父不過再周景嘗為甲已服周矣今復制重是子為父服三周也豈禮意乎答曰景於禮無後乙之義景既不得成重制於乙又闕父子之道人子之情豈得無追遠之至戚乎

就使情輕於日月已過而後聞喪服父之禮寧可便廢今以哀戚久除方制重服為難過矣父之於子兼尊親之至重禮制斬縗三年明其兼重也齊縗周服非所以崇尊親之至重景雖嘗為甲服周豈禮也哉而數以為父三周乎或難曰禮婦人有父喪未練而夫家遣之則為父服三年既練而見遣則已猶如為人後者亦為所後斬縗三年為父服周服制既同則義可相准若甲死未練而景歸則應為三年今喪已久於禮不應追服答

曰禮婦人適人則降父服周為夫三年既練而見遣父服除矣重制已成於夫故雖及父母之家父亡不得復為父服三年不二斬之義也婦人於禮得成其重制於夫景於禮無後乙之義雖甲喪久除而景歸既已不得成重於乙今又不為甲追制重服是景為人子終無服父之道也張湛謂曹曰禮所稱為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乙雖無子於禮不應取後於甲甲之命景景之從甲皆

為違禮若如前議則兄弟以子相養者代代有之此輩甚衆時無譏議蓋同繫一祖兄弟所生猶如已子非犯禮違義故也雖非禮之正義亦是一代成制由來故事豈可以甲命獨為非禮景從便為失道此之得失自當與代人共之耳今所疑於景既當持服與不議者以為景歸宜制重引稅服為例恐非明證夫稅服者自謂日月已過而後聞喪聞喪之日即初死之時為制服之始今月數得全哀情得叙為人後者父終則盡心極哀但

逼於所後抑情降服以尊父命及其還歸論喪則已積年即事則必有降殺而方復追所謂不稱情者矣過時而不知喪則是平吉之人既初聞之則同於始死與喪過而歸何得為例若謂景既不得全重制於乙又闕子道於甲故更服重即所謂全父子之道猶非稅服乎又設難云婦人父喪既練而見遣為父服周以准為人後者既還所生父喪已久於禮不追此議何疑答曰正以婦人得成制於夫景不得成重制於乙今景於禮誠無

後乙之義然據受父命為人子與婦人出適者皆為本親降服一等為所後及夫制服三年其義正同也今以婦人既練見遣重制巳成於夫故不為父三年今謂景本不應為乙後然景既奉命為乙子則許其降本親之服及其喪過而歸則重制成於所後矣若不服重制其本親乃豈可終身無斬縗之服直是率懷而言無所依據耳又范甯問孔德澤云甲無子取其族子乙為後所生父没降服周甲晚自生子乙歸本家後甲終乙當有

服否若服當制何服孔答曰代人行之似當無服繼母
嘗為母子既出服周推此粗可相况范又難必當有服
未辨服之定凖云繼母既出服周此禮所出為分明釋
耳孔又答云繼母出為服周是父沒而嫁賀循要記亦
謂之出當以捨此適彼不獨在嫁可以意領故不必繼
於本也江㷀難范云往因禮親反因禮疎何嫌頓盡乎
未若相遺於江湖既還宜各反服也○宋庾蔚之曰嘗
為父子愛敬兼加豈得事改便同疎族方之繼母嫁於

情為安

出後者為本父母服議晉

晉王冀按喪服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按經傳為人後者固自降其親也所以降其親者已受重於大宗必為所後之父服斬故也制其體例若受重於大宗而不為所後之父服斬則自非經所謂為人後者之義也凡既受命出為人後而不為所後之父制服固非禮也還為其親斬亦非禮也均其失

寧居過重無居過輕夫恩由義厭情為禮黜是以五服之疏屬有相為重者矣天性之父子有相為輕者矣屈伸進退有自來也今奉義則已不為所後之父服崇恩復不成所生之喪二者並闕未知其詳將何所居且傳叙經意但為既後大宗無二斬之道非不斬之制也謎者不疑為後而不為所後制服為非禮乃謂反服其親為傷教斯蓋惑之大者也若不服所後之父復抑其反宗本恩則是凡為後之子可有不服三年之理也愚謂

為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則宜如禮降其所生若不及為所後制服則宜還為其親服斬考之義例即之人心在可通矣

出後子為本親服議 晉 宋

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史遂殷表云父翔少繼叔父榮榮早終不及持重令祖母姜亡主者以翔後榮從出降之制繼殷為大功假二十日愚以為翔既不及榮持重服雖名户別繼奉養姜故如親子便依降例情制為輕

且殷是翔之嫡子應為姜之嫡孫乞得依令遣寧去職
尚書奏禮無不及還重之制翔自應降姜殷無緣還重
詔可賀循為後服議按喪服制曰為人後者為兄弟降
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時人論者多以為後
者子孫皆計本親而降意所不安或曰嫡子不為人後
者宜謂巳嫡不以出後當以支子耳無明於後者之子
見捨本親何以言不得為人後邪答曰五服之制其屬
有六一去本繫以名為正名正則男女有别上下不悖

若假之以號者則輕其權定之以名者則尊其統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何為言無正以不得名之不得名之則畀其服若得名之則重其制此之有無尊卑之宜則是彼之後者嫡庶之例也至於庶子為後稱名不言孝為墠而祭以其尚有二志不專故也其子則定名而處廟以為彼情可制此義宜停故也豈非廟本有已復統有節哉或曰所後在五服之外父制周年而已無服疎親戚之恩非先聖之意也答曰何為其然禮有節權恩

義相顧為所生無絶道其餘皆宜權制也夫初出後者雖至親之側為别宗之胄闕晨昏之歡廢終養之道顧復之恩靡報罔極之情莫伸義雖從於為後恩實降於本親故有一降之差若能專心所繼後者之子上有所承於今為同財之密顧本有異門之疎若以父服輙當後者至於生不及祖父母諸昆弟父有重制而已無服又出母齊縗而杖其子又不從服今出後者於父母乃為不杖之周恐其子不得反重也禮失於煩故約以取

通是以後者之子出母之孫其禮闕而不載生在他邦父巳不稅其義幽而不彰既以不疑父之出母何獨遅疑别宗之祖邪服之所降其品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四降之名同止一身出者之子豈當獨以為傳代稱乎生長於外不得言出猶繼父未嘗同居不為異也又父報出子誠是疎巳裯彼子以父為旁尊則知所天在此初出情重故不奪其親而與其降承

出之後義漸輕疎而絶其恩絶其恩者以一其心其心
一則所後親所後親則祭祀敬祭祀敬則宗廟嚴宗廟
嚴則社稷重重社稷以尊百姓齊一身以肅家道此殆
聖人之意也○宋崔凱喪服駁云代人或有出後大宗
者還為其祖父母周與女子子出適不降其祖同義凱
以為女子出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
弟之為父後者今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故
族人尊之百代不遷其父母報之周所謂尊祖故敬宗

也又曰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降其小宗還當為其祖父母大功耳又云代人有出為大宗後還為其父母周其子從服大功者凱以經文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周為其兄弟降一等此指謂後者身也不及其子則當以其父所後之家還計其親疎為服紀耳按晉劉智釋疑或問禮為人後者為當唯出子一身還本親也魯國孔正陽等議以為人後者服所後之親若子為其本親降一等不言代降一等者以為至其子以義斷不復還本親

故也禮云若子者則於本父母不若子矣劉智又按禮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此出子及其子孫皆為人後者也甲無後故乙為之後乙之子孫皆去其親往為甲後皆當稱為人後服本親不傷於後者若子則其親亦然矣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乃絶之矣儒林掾謝襲稱學士張禧之從祖母丁喪本是親祖母亡父出後求詳禮典輒勑助教陳福議當諸出為人後者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自為後者之身文

無為後者之子追服大功如福議則禮之不應廢紫王彪之答如所白則族人後大宗者出後者子於本祖無服孫不服祖於情不安是以諸儒之說義旨總謂為人後者雖在五服之外皆降本親一等無孫不服本祖之條按記云夫為人後其妻為舅姑大功鄭玄云不二降也其妻於舅姑義服猶不二降況其子孫骨肉至親便當無服乎禮疑則重義例亦明如禮之例諸出後者及子孫還服本親於所後者有服與無服皆同降一等謂

禮之當服大功

出後子為本庶祖母服議晉 宋

晉劉氏問曰弟子遭所生母艱弟子有兒出後伯父承嫡當心喪三月否徐邈答曰庶祖母服禮無正條往年臨川王服太妃已為成制今出後承嫡者當依為人後降本親一等宜制大功九月○宋庾蔚之謂庶子為父後不得服其所生以服廢祭故也已出伯父即為祖嫡何由得服父之所生乎

父為高祖持重子當何服議晉

晉徐農人問殷仲堪曰禮服高祖父母齊縗三月若其父承重者為當服周為故自服其本服邪若服其本服不以父重而增者假如玄孫持高祖重玄孫之子來孫本都無服父服三年而子吉服俱非喪紀差降之義若來孫本無服而今有服則曾玄孫宜以父承重而加也進退迷惑不知所行殷答曰祖父在而祖母沒則父服厭周祖父後亡則父服三年而孫之服一定無變是知

孫之於祖自有正服不以父服為升降又疑玄孫承重來孫無變按禮記有子姪之服苟恩盡親畢縞冠玄武非為無變矣徐又問曰父在為母雖服以周斷至練禫廬杖大制無虧故孫得遂其本服若父出後降祖在不杖周則孫不得同父之服明矣若父還反重又當從父升亦明矣如此升降由父不得恒自定也未有斬服不異至親而子正制三月之外或都無服者也他人同爨而為之緦縞冠玄武微厠吉飾求之五服故為無變他

人之不若此所大惑也殷又答曰父在為母先王明義屈之以周服而情未有異也哀親故寢苫枕凷毀瘠杖而後起創巨痛深弗可頓奪故漸之以祥練申之以禫月此蓋有由不變其本則降矣子有降而孫得遂仲堪所謂不隨父升降者也

為庶子後為庶祖母服議 晉 宋

晉王冀答劉系之問云凡不繼大宗而立後及為後而不為所後制服皆非禮也然據已為後則不得不從為

後之制若庶子立後不繼祖宗已服無重可傳亦何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承事則制有疑謂當與庶祖母同○宋庾蔚之謂所後父若承祖後則已不得服庶祖母也父不承重已得為庶祖母一周庶無傳祭故不三年也

所後之母見出服議晉

晉步熊問許猛曰為人後而所後之母見出當何服猛曰為人後者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言若如者明其制如

親其情則異也繼母如母則異於親子矣

為曾祖後服議晉 宋

晉何琦議以為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絶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縁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為礙也魏之宗聖遠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紹族祖荀顗無子以兄孫為嗣此成比也○宋庾蔚之謂間代取後禮未之聞宗聖時王所命以尊先聖本不計數恐不得引以比也

通典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九十七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五十七　凶十九

並有父母之喪及練日居廬堊室議　周　晉　宋

周制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也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不奠務於當葬者也行葬不哀次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

而後辭於賓遂修葬事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晉杜元凱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縗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至虞訖反服父之服既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而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服未竟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竟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喪服也又荀訥答問云代人有向曙毀廬作堊室祭畢居堊室見

容者或有於廬前設位謂今可於廬前設位著練服事畢服母服居廬庾氏問徐廣曰母喪已小祥而父亡未葬至母十三月當伸服三年猶厭屈而祥邪答曰按賀循云父未殯而祖亡承嫡猶周此不忍變父在也故自用父在服母之禮靈筵不得終三年也禮云三年之喪既葬乃為前喪練祥則猶須後喪葬訖乃得為前喪變服練祥也○宋庾蔚之謂前喪既周應毀廬為堊室而後喪猶應居廬古者受弔於庭階廬堊室自是寢處之

所今雖以廬堊室為喪位然自異於縗絰矣母喪既練而父亡為母伸服乃問劉表諸儒及太始制皆云父亡未殯而祖亡承祖嫡者不敢服祖重為不忍變於父在也况父在之日母久已亡寧可以父亡而變之乎意謂立服之旨皆定於始制之日女子大功之末可嫁既嫁必不可五月而除其服男子在周服之内出為族人後亦不可九月而除矣父為大夫子為父後降伯叔父大功或已兩三月日而父亡寧可得伸服周乎是知凡服

皆以始制為斷唯有婦人於夫氏之親被遣義絶出則除之

父未殯而祖亡服議 晉 宋

晉虞喜按賀循喪服記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殯而祖父死三年此謂嫡子為父後者也父未殯服祖以周者父屍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喜以為三禮無有此條殆是脫失祖父正統非為旁親若父死未殯服祖但周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假使祖為國

君已為嫡孫祖歿已嗣此受封於祖祖之羣臣服祖三年而已為嫡孫則服一周齊縗送葬斬杖無主雖云屍在未忍如大父何大父祖也○宋庾蔚之謂禮云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君薨未斂入門升自阼階明以生奉之也父亡未殯同之生存是父為傳重正主已攝行事事無所闕虞喜何謂無倚廬乎孝子之所寢處不闕於主闕之何嫌若祖為國君五屬皆斬則孫無獨周之義按賀循所記謂大夫士也

父喪內祖亡作二主立二廬議 晉 宋

晉韓伯為殷靈符問或人答云昔亡伯喪未除而祖母見背從兄不廢父喪主而為祖母居廬郗太尉來弔不以為非禮也○宋庾蔚之謂父喪內祖又亡則應兼主二喪今代以廬為受弔之處則立二廬是也人為父喪來弔則往父廬之所若為祖喪來弔則往祖廬之所

居重喪遭輕喪易服議 變除附○周 晉 宋

周制間傳云斬縗之喪既虞卒哭遭齊縗之喪輕者包

重者特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縗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縗之麻以包斬縗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言包特者明於卑者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也吳射慈云斬縗既葬縗裳六升男子經帶悉易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腰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分殺小之耳仍遭母及伯叔昆弟齊縗之喪其為母更以四升布為腰帶謂之包言以包斬縗帶也經斬縗之葛經謂之重者主於尊也婦人易首經以麻亦謂之包帶斬縗之麻帶謂之特周喪既葬服上服六升之縗裳男子帶上服之葛帶婦人經上服之葛經也

齊縗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言大功可易齊縗周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周以下固

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也

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吳射慈云齊縗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齊縗既葬為母七升正服縗八升經帶悉葛婦人首經以葛腰帶故麻也亦就五分去一殺小之耳又遭大功之喪更制大功之喪縗裳男子亦麻為腰帶經周之葛經婦人易首經以麻帶周之葛帶大功既葬亦服其功縗男子婦人悉反著周喪既葬之經帶也

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有周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周之經服其功縗

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周既葬差相似也經周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為父既練縗七升母既葬縗八升凡齊縗既葬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縗服其麤者

也吳射慈云三年之喪既練矣有周之喪既葬則帶其故葛帶經周之經服其功線謂三年既練線七升男子首經婦人麻帶俱已除矣又遭周喪更制周線裳經帶悉麻周線既葬為母緦七升正服線八升義服線九升謂之功線男子帶練之葛經周之麻謂既葬之麻也其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大功之喪服其功線經帶如周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周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周之經差降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線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線大功之喪經帶皆麻也

小功無變也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也

間傳云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言大功可易斬服

之節也斬縗已練男子除絰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絰獨存謂之單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絰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絰周之葛絰婦人絰其故葛絰帶周之葛帶謂之重葛也吳射慈云既練遭大功喪麻葛重者既練男子有葛帶婦人有葛絰男子首絰婦人麻帶俱已除矣又遭大功之喪亦更制縗裳絰帶皆麻謂之重麻大功既葬還服練縗男子帶練之葛帶絰周之葛絰其婦人絰其練葛絰帶周之葛帶謂之重葛檀弓曰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今此帶周之葛帶者大功既葬婦人得葛帶不服大功之葛帶而帶周之葛帶者斬縗既練婦人除葛絰大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若帶大功之葛帶裁大三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四百二十九非絰帶五分去一之差也故帶周之葛帶周之葛帶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與練首絰差之宜也男子不雜絰大功葛絰而絰周之葛絰者亦以非練帶之差也

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經腰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耳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既練遇麻斷本者謂小功以下也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雖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矣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間傳云除服者先重者

易服者易輕者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猶竟也其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也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頽其練祥皆行言今之喪既服頽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也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未沒喪者已練祥也矣頽草名也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頽乃為前喪行練祥祭也頽音口迥反○晉謝奉議曰夫孝子之處喪服勤三年不懈不怠情思所主無不在曾子問三年之喪可以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

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蓋以為彼興哀則不專於所重也而禮云卒哭既練遭周大功之喪皆隨所服而變代行喪者咸從此制竊有所恨夫人子之道天屬之恩可謂重矣終身之憂非一朝可消故有祥練而為其極夫以資於事父之道在公尚有奪私服之制況兼愛敬之重而更屈於支屬乎奔喪之禮赴哭輒備其經帶歸於本宮即反正服於權宜兼通庶可知無大過矣○宋崔凱云斬縗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著大功之

冠及麻麻謂男子首絰婦人腰絰也又易其故既練之葛以麻謂男子腰婦人首也大功之喪既葬卒哭男子復其練冠帶周之葛帶男子首絰婦人腰絰皆言周者斬縗練男子除首婦人除腰今大功之喪既葬首腰皆當有絰大功既葬之葛絰則小功之絰也大四寸六分小不可以居三年之喪故皆絰周絰也

長殤中殤變三年之葛議 周 宋

周制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

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不謂大功之親為殤在緦小功者也間傳曰斬縗之葛與齊縗之麻同齊縗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則兼服之此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服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為大功之殤長中言也吳射慈云謂大功之親為殤在小功緦麻者皆易練葛著麻經帶以終殤之月數而反三年之葛謂若從父昆弟姪庶孫之長殤中殤在小功婦人為夫叔又長殤在小功中殤在緦麻者也此殤麻亦斷本變三年之葛者正親親也下殤則不言賤也○宋庾蔚之謂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

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次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因說麻之有本乃能變正服之葛方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不當是論周殤之大功若是大功之殤記當明之周殤最在上所以不言周耳鄭玄謂周殤長中已自大功不復指明殤服之異不於卒哭而變上服之葛又明下殤之麻雖不斷本以其幼賤亦不能變上服之葛閒傳大明斬縗變受之節因備列五

服麻葛之分緦小功之麻不變上服之葛已自別見故此雖連言而在兼服之例是以不復曲辯若如鄭說謂大功親之殤者其如緦小功之經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殊絕安得相變邪

居親喪既殯遭兄弟喪及聞外喪議　周　魏　晉

周制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有殯父母之喪也遠兄弟者有兄弟親而道遠也）哭於側室（嫌哭殯也）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近南者為之變位也東為右就主人位也）同國則往哭之又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

緦必往親骨肉也非凡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為之位也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謂後日之哭也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也○魏王肅云往哭而退不待斂也鄭記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緦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緦必往亦當服其服不王瓚答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縗言功縗乃服其服而往則齊縗亦於功縗乃服其服也

哭他室者為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吳射慈云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疎無親也蜀譙周云禮哭於門內之右明為變位也後日之哭既朝奠其殯卒事出改服即位如初亦三日五哭也○晉束晳問曰有父母喪遭外緦麻喪往奔不步熊答曰不得也若外祖父母喪非嫡子可往若姑姊妹喪嫡庶皆宜往奔也傅純云禮先重後輕則輕服臨之輕服臨者新亡新哀以表新情亦明親親不可無服及其還家復著重者是輕情輕服已行故也今新死者在千里表應服者以官役為限奔臨

無由乃以重包之夫重服自前亡非關新死則新死無服也豈應服之親卒為無服宜制新輕之縗以當往臨之服若新亡除既了則反服先重自然包之前後二喪人情與服兩得濟乎或難曰服以禮為主禮有往臨之縗而無便制之服如便制輕縗恐非禮也答曰禮是經通之制而魯築王姬之館於外春秋以為得禮之變明變反合禮者亦經之所許也

居親喪除旁親服議周　晉

周制雜記曰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

○晉賀循云雖有父母之喪皆為周大功之服祥除各服其除喪之服如常除之節小功以下則不除轉輕也降而為小功則除之殷允有兄子喪應除凡服與徐邈書云其晨當著吉服除服不當竟此日以吉服接客當凡舊服見客邪又云禮曰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庾太尉大喪中除妻服白帢對客終日今齋服既同且下流益無嫌於變吉服也竟此一日然後反喪服邪

婦人有夫喪而母亡服議

晉羊祖延問曰外生車騎婦先遭車騎喪斬縗服也後遭母喪齊縗服也禮為兩制服有所變易邪按曾子問曰君喪已殯臣有父母喪歸家殷事即往應依此不往服何服家服何服賀彦先即循也答曰禮女子適人服夫三年而降其父母傳曰不貳斬既不貳斬則不得捨其

所重服其所降有分明矣國妃有車騎斬縗之服宜以包母齊縗無兩服之義唯初奔當服母初喪之服以明本親之恩成服之日故宜反斬縗之服此輕重之義也又禮君不厭臣君既殯又有父母之喪與君俱三年故有歸家之義而猶云有君喪者不敢私服何除之有以此言之雖君父兩服當其兼喪以君縗為主而不以已私服為重也

居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議晉 宋

晉韓康伯問荀訥云有人奉其伯後服制未除復有本父喪當復應還所生兩處作喪位不若作堊室今當服斬先斬以居堊邪荅曰今身有所後重服未練雖有所生之喪無所改易既練則當服周布冠幘首絰齊縗先喪既練已有堊室唯當服周以居之耳不復還本家作喪位韓重問既為人後先服重制豈當有改然今要當有時還本哭臨其本親赴弔不設喪位情為不安可於本親兄弟次作堊室歸來處之不荀重荅意謂身有所

後重服當不得復於本凡弟廬次作堊室歸可設哭位而已○宋庾蔚之謂禮齊縗斬縗之受服大功變既練之服計縗升數從其麤者若升數同則不變絰帶而已今代則不然應別制本親周服還本家則著之時代不同不得全依禮今以堊室為對弔之所故應還本家立堊室在諸弟之下以受弔設使本家遠便當於別室不得於所後靈前受本親喪之弔

有祖喪而父亡服議

宋孟氏問曰嗣子今為孟使君持重光禄喪庭便無復主位於禮云何周續之答禮無曉然之文然意謂嗣子宜兼持重正位之喪豈可闕三年正主邪又問曰若嗣子兼持重者光禄喪次親有廬邪又答曰禮之倚廬在東墻下蓋是寢苫枕凷之處非接賓位也謂寢息之所宜在親之殯宫於光禄喪庭若賓客饋奠凡是有事然後之喪所已則還廬次然今代皆以廬為接賓之位位則二處從禮之變亦宜兩設也又問葬奠之禮何先何

後又答禮云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其葬服斬縗以例而推光祿葬及奠虞皆宜先於情則祖輕於尊則祖重

祖先亡父後卒而祖母亡服議 周 後漢

周制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 ○後漢劉表及侍中成粲云父母亡在祖後則不為祖母三年吳商駁曰嘗見表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為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為祖父服周父亡之後為

祖母服而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為已自受重於祖祖母服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為人後為本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已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已為小功五月而已後為從父後從父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已先為祖父小功今為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衆不可具記不得踰夫之説經傳無據嫡行庶服義又不通粲又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

於祖今服祖母亦當周又齊縗章臣為君之父母祖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為三年也據為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為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服斬

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議 晉 宋

晉雷孝清問曰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制云何別開門更立廬不言稱孤孫為稱孤子范宣曰按禮應服後喪之服承嫡居諸父之上一身為兩喪之主無緣更別開門立廬以失居正之意至祖母練日則變除居堊室事畢反後喪之服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情稱孤孫存傳重之目宜至祖母訖服然後稱孤子○宋庾蔚之謂若如范說非為反後喪之服亦應還毀堊室立廬在諸父堊室之上但二喪共位廬

堊室雜處恐非適時之禮謂宜始有後喪便別室爲廬

兼主二喪

既練爲人後服所後父服議

宋何承天問曰婦人夫先亡無男有女已出嫁婦人亡後未周宗族之家乃以兒繼其後今既更制廬杖未知當及亡月一周便練爲取出後日爲制服之始荀伯子荅曰出後晚異於聞喪晚税服也應以亡月爲周不以出後日爲制服之始假使甲有婦及男女甲死甲兒持

重服已練甲兒復死甲弟乙方以子景後甲景以為伯持周年服訖便更制二十五月服甲婦女不合先景除服何容持三周服邪難者或疑若使甲服將除而景始出後景便是服斬旬日而除意謂若服將訖宜待除服方出後耳不可使甲婦女制四周服也何重問出適之女周而除心制既過即吉之後而來繼之弟不為喪始門庭凶素靈筵未毀外錯深淺豈稱人情今謂宜待除者服為後是也今問不待除耳若不服其殘月便當如

知喪晚特一人未即吉二條何者為安荀重答曰意謂出後未及練者宜服其殘月以亡月為周若將服竟出後宜延待服竟至於去廬即練縞從輕此自降殺以漸所謂送死有已服生有節非明出後始為喪主也又謂為人後者在練則練在縓則縓何疑服旬便除然謂此語不通設使甲死其婦女持服已再周甲弟乙持二子從遠還始聞喪以其長子景後甲景弟丁為伯父追周服景以出後之故更縓縞旬日除所為深淺舛錯不

是過也譬如知喪晚特一人未即吉此又所疑也凡出後晚異知喪晚也既已制本服今日月已過無縁更居再周若甲之婦女無事不吉而來繼之子門庭凶素此婦女無容避此凶居別卜吉宅又不可使婦女歌於内而繼子哭於外謂應服其殘月司馬操難為人後者盡禮於彼而致降於此所以全受重之道成若子之義豈以真假殊其事早晚異其制哉豈不以父子之名定於受命之辰加崇之恩起於辭親之日大義昭然無厭奪

之變而使情節伸而有餘歲月屈於不足未知輕重將欲何附論云甲死甲兒持服已練甲兒死甲弟乙方以其子景後之景無緣爲伯持周服畢復更制二十五月服難曰景以甲練後方來後甲彼喪雖殺我重自始更制遠月於義何傷且昔以旁尊服不踰齊今爲其子禮窮於制事乖義異深淺殊絶豈宜相蒙共爲三年若是大功小功之親本服已訖乃爲之後亦可計本服之月以充再周之限若無服之親今爲甲嗣其義云何論云

甲婦女無緣持三周服又不合先景除服難曰甲婦女
二周終訖何事三周吉凶有期何必顧景亦猶自遠之
兄始及袒免其居室之弟久已笙歌豈得同一論云或
疑甲服垂除景出後景應服斬旬日而除意謂延待服
除而出後耳難曰景以禮而行不及甲始喪蓋由事趣
且夫堂階絶構喪位無主行路悽愴骨肉悼心既爲置
後宜及三年之内情事有寄豈得持疑以俟吉視再周
之徒過哉論曰甲死婦女持服再周弟乙二子遠還以

長子景後甲景弟丁為伯父追稅服周而景以後出之故更居緦縞旬日而除舛錯淺深不復是過難曰乙之子景今來後甲既不可與弟丁同稅周服又不可暫居緦縞旬日而除則景於甲之喪終闕徵服親為甲子而反不如丁有周月之制處之於三年之地而絶之於一日之哀待吉之義於此為躓論曰甲婦女無緣避此凶居別卜吉宅又不可婦女歌於内繼子哭於外難曰甲婦雖復縗麻去身號咷輟響然素服發居與代長戚夫

何圖於吉宅何務於謳歌荀伯子答馬操難曰為人子者奉亡事存如所生不異盡禮於彼而致降於此答曰同所生者謂出後及所養耳不謂埀除而追責使同也設使所繼者是絶服之親而繼父有兄弟喪未周豈可悉追制伯叔周服乎故知及喪則同已死則異若本服大功之親雖數十載之後猶追為税服至於出後之子在三年之外便不為繼父追服明既往不可得同也難曰乙子景今來後甲既不可與其弟丁同税周服又不

可制居緦縞旬日而除既為甲子而反不如丁豈有處三年之地而絕於一日之哀乎答云謂景應先稅周服畢然後可出後耳設使甲死已三十年乙將景丁從絕域還始聞甲喪豈可使景丁二子同稅周服然後議出後之事乎若猶使景居重甲婦女平吉已來或是朝市改易豈可方納一孝居喪乎雖復三十年而丁猶稅服景不可以反不如丁得不待稅服畢乎設使周公更生不能易此言也

兼親服議

宋庾蔚之謂一人身而内外兩親論卑尊之敘當以已族為正昭穆不可亂也論服當以親者為先親親之情不可没也或族叔而是姨弟若此之類皆是也禮云夫屬父道妻皆母道夫屬子道妻皆婦道此言本無親也若本有外屬之親則當推其尊親之宜外親不闕母婦之例無嫌其昭穆之亂故可得隨其所親而服之若外甥女為已子婦則不用外甥之服是從親者服也外姊

妹而為兄弟之妻亦宜用無服之制兄弟妻之無服乃親於外親之有服也至若從母而為從父昆弟之子婦則不可以婦禮待之由外親之屬近而尊也其餘皆可推而知矣

通典卷九十七

通典卷九十八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五十八　凶二十

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議周　晉　北齊

周制喪服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盧植曰謂父客他所子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生所不見恩淺不追服也鄭玄曰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

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王肅
云謂父與祖離隔子生之時祖父母已死故曰生不及
祖父母若至長大父稅服已則不服
也諸父伯叔也昆弟諸父之昆弟也○晉賀循云生於
他方不及見其父母諸父昆弟若聞喪之月日已過不
為稅服以未嘗相見恩情輕也若日月未過服之如常
按魏時諸儒問云日月已過或父已亡獨聞喪當稅之
不若宜稅稅何服答曰父卒而為祖後服斬與父在異
者也淳于纂問淳于睿云按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
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注云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於

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纂省此注良謂賢聖失之甚矣據降而緦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重與若但以不見則割其正親之本愛而忍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於是疎矣又禮為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他故生不見祖而以為非時之恩意實不厭睿答曰賢聖及先儒初無疑

怪此者以其緣人情而恕之降在小功不稅自正也非不相識者也聽當依就莫不厭也禮記明文先師之議可信者也不信聖賢而欲意斷直而勿有正防此輩周三年者傳重焉故也而不識見何所傳乎何所重乎劉智按禮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子則否智以為生不相及二文相害必有誤字昆弟相連之語易用為衍也衍賸也至親並代不得以不相見而無相服之恩也若令生不相及者稅服則父雖已除後生者

不得追服也凡不服者不服則父雖稅其子孫無緣服也以此推之弟行字可知也虞喜通疑曰據文云父稅子不當其時則服之可知也當時雖服猶生不相見則恩義疎不責非時之恩於人以情恕之也若父以他故居異邦生已復更居一邦生弟然則例不稅服以生不相見故也丈上言不及而下有弟字者明生不及相見理中可有弟矣已死而兄亦不稅此義兩施非衍也蔡謨以為禮大功猶稅況此三親情次於所生服亞於斬

縗雖不相見或者音問時通而絶其稅服豈稱情乎夫言生不及者謂彼已没已乃生耳豈是同時並存之名哉若鄭說不以生年爲主但不相見便爲不及則此祖父即復可言生不及孫而父亦生不及子凡復生不及弟也此辭不順亦已甚矣自古及今未有此言也鄭君見禮文有弟弟不得先兄生不知所以通其義故因而立此說非禮義也吾謂此直長一弟字耳長音直兩反書歷千載又更暴秦錯謬非一王氏說云已生之時祖父母

已卒也諸父謂伯叔也昆弟者伯叔之子也此於情為允又生不及之名亦得通然既謂諸父為伯叔而復稱伯叔之兄弟於文煩重又不說已聞兄喪當稅與否於制亦闕未盡善也然猶賢乎鄭氏以同時並存為生不及荀訥答曰別示并曹主簿書其中兄在南娶喪亡已三年其兄子該等未曾相見應為服否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先儒以為父與郍而生已不及祖在時歸見之故過時則不服也記云不及

而諸儒以為不見文義各異然則不及當謂生不及此親在時也意謂音問既通情義已著雖未相見禮疑從重猶稅服孫畧議曰記云不及祖謂不及並代而不相服畧昔親行其事時人咸不見許○北齊張亮云小功兄弟居遠不稅曾子猶歎之而況祖父母諸父兄弟恩親至近而生乖隔而鄭君云不責人所不能此何義也生不及者則是已未生之前已没矣乖隔斷絶父始奉諱居服而已否者尋此文意蓋以生存異代後代之孫

不復追服先代之親耳豈有並代乖隔便不服者哉

小功不稅服議晉　宋

晉元帝制曰小功緦麻或垂竟聞問宜全服否得服其殘月以為永制束晳問步熊熊答曰禮已除不追耳未除當追服五月賀循曰小功不稅者謂喪月都竟乃聞喪者耳若在服內則自全五月徐邈答王詢曰鄭玄云五月之內追服王肅云服其殘月小功不追以恩輕故也若方全服與追何異宜服餘月〇宋庾蔚之謂鄭王

所說雖各有理而王議容朝聞夕除或不容成服求之人心未為允愜若服其殘月人心得寧則應多少不同今喪寧心制既無其條則是前朝已自詳定無服殘月之制

庶祖母慈祖母服議　晉　宋

晉劉系之問為庶祖母服經無其文不知為有服否王冀答曰庶祖母服經誠無文然亦無不服之制以情例推之謂自應服何以言之禮妾子父沒為母伸三年子

既得伸孫無由獨屈假令嫡祖在禮婦人不厭則無復所屈按禮唯有祖母文無嫡庶之别葢以明尊尊之義而人莫敢卑其祖也禮記云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庶祖母可也此謂父妾無子父命子為之後或子或孫唯其班第既受命為後則服之無嫌由此言之妾之無後而託後於人者猶為之服況親子之孫而可有不服之義邪制服為允又劉智釋疑問云按喪服小記慈母之父母無服孫宜無服慈祖母矣又曰慈母與妾母

不代祭孫不祭慈祖母何服之有智曰禮為親母黨服為繼母之黨不服不妨孫服繼祖母也禮孫為祖後如子所言妾母不代祭者據奉之者身終則止耳豈有妾子先亡孫持喪事而終喪便不祭也虞喜通疑云慈母雖賤服之如母明矣其父先亡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周可也不得復傳重三年同於繼祖母也○宋庾蔚之云按喪服傳釋慈母如母以為妾之無子妾子無母父命以為母子然後慈母之義全也智云有子之妾

有母之子並乖經傳所説如母之義何由而生子不違父之命豈從失禮之命小記云慈母之父母無服今子服慈母如母猶無所從況可得從父服慈祖母乎且先儒所云婦人不服慈姑者婦從夫尚猶不服則子不從明矣

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魏 晉

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婚否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玄駮云

若終身不除是絶祖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晉博士徐宣瑜云君亡宜從公羊窮舟車人履所至不得者按代子即位鄭玄注云君父亡令臣子心喪終身深所甚感心喪是也終身非也謂從玄心喪可也荀組云至父年及壽限中壽百歲行喪制服立宗廟於事為長禮無終身之制

父母乖離知死亡及不知死亡服議　晉　東晉

晉蔡謨曰甲父為散騎侍郎在洛軍覆奔成皐病亡一

子相隨殯葬如禮甲先與母弟避地江南聞喪行服三年而除道險未得奔墓而其弟成婚或謂服可除不宜以婚者謨謂凶哀之制除則吉樂之事行矣且男女之會禮之所急故小功卒哭可以娶妻三年之喪吉祭而復寢魯文於祥月而納幣晉文未葬喪而納室春秋左氏傳曰婦養姑者也又曰娶元妃以奉粢盛由此言娶妻者所為義大矣所奉事重矣又夫冠者加已之服耳非若婚娶有事親奉宗廟繼嗣之事而冠有金石之樂

婚則三日不舉金石之樂孰若不舉之戚加已之事孰若奉親之重今譏其婚而許其冠斯何義也不亦乖乎

又曰或疑甲省墓稽留者謨以為奔墓者雖孝子罔極之情然實無益之事非亡身之所也故禮奔喪不以夜行避危害也今中州喪亂道路險絶墳墓毁發名家人士皆有之而無一人致身者蓋以路險體弱有危亡之憂非孝子之道故也而曾無譏責何至甲獨云不可乎且甲尋已致身非如不赴之人也塋兆平安非如毁發

之難也又是時甲母篤病營醫藥而不可違闕侍養投身危險必貽老母憂勤哉昔鄭有尉止之亂子西子産父死於朝子西不儆而先赴見譏於典籍子産成列而後出見善於春秋此經典之明義也按吳雷思進參太傅軍事亡在新汲爲賊焚燒失喪其子不奔迎禮云久喪不葬主人不變者停柩在殯者耳不得施於所聞左丞熊遠啓云父母死河北賊中如襄國平陽可依此制若王化所被人跡所及可往而不往非以篤孝道也詩

人喪馬猶求之林下不得漫依東關吳平之初如此例
皆詣東關尋求唯桓陵不往求宋岱不迎母並加清議
其為制且有准則又司徒李允祖父敏浮海避公孫度
不知存亡尋求積年不得允父見鄉里與父同年者亡
乃制服徐景山勸娶而生允劉智釋疑曰遇亂離析計
父母之年已過百年可終卒矣而不得音問計同邑里
同年者於其死日便制喪服或以為終身或不許者如
何智荅曰父母死生未定則凶服不宜在身繼祀為重

然則言不宜制服必繼代祀者吾以為得之矣凡服喪而無哀容得以不孝議之處厭降不得服其親而哀情至者吾得以孝篤稱之雖虞喜通疑云或以當終身服喪如是曾閔所能僅行非凡人所逮也謂宜三年求之不得乃制服居廬祥禫而除孔衍乖離論曰聖人制禮以為經常人之教宜備有其文以辨彰其義即今代父子乖離不知自處之宜情至者哀過於有凶情薄者禮習於無別此人倫大事禮所宜明謂莫測存亡則名不

定名不定不可為制孝子憂危在心念至則然矣自然之情必有降殺故五服之章以周月為節況不聞凶何得過之雖終身不知存亡無緣更重於三年之喪也故聖人不別為其制也御史中丞劉隗奏上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營宫歡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征南大將軍王敦上言自頃中原喪亂父子生乖或喪靈客寄奔迎阻隔而皆制服將向十載終身行喪非禮所許稱之者雖空絶

婚娶昔東關之役事同今日三年之後不廢婚宦荀南北圮絶非人力所及者宜使三年喪畢率由舊典也太常賀循上尚書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蓋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右丞蔡謨引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則未有奔除服之文也宜申明告下若直據東關之事非聖人所行恐不足以釋疑也循重議禮奔喪除而後歸者自謂喪葬如禮限於君命者耳若屍靈不收葬禮不成則在家與在

遠俱不得除也況或必須求覓以其喪禮侍已而成者邪若别以為義未足以服人心也直以禍難未銷不可終身居服故隨時立制為之義斷使依東關故事大將軍上事謂可從也帝告下曰若亡於賊難求索理絶者皆依東關故事行喪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也唯親生離吉凶未定心憂居素出自人情如此者非官制所裁普下奉行中郎李幹自上父母分迸不知所在今妻亡不婚吉事不接丞相王導上幹情事難奪可更選

代詔曰前敦循所奏唯聞喪不得奔者作制如李幹比竟未決之宜急議定荀組表曰有六親相失及不知父母没地者以未指得死亡之間没地處所情慮無異然以未審指的希萬一之存未忍舉哀則有終身之戚不涉吉事或惟一身承一宗之重傳祖考遺體無心婚娶遂令宗祀絶滅於一人及犯不孝莫大無後之罪此實難處然臣以為此非聖人不以死傷生之教也西路粗通久無音問殯可知矣但不了死地耳如此之徒宜以

王法斷之令舉哀制服勤三年凶不過三年此近亡於禮者之禮也詔曰組所陳不知父母存亡者令行服此於有情其尚有疑然要當詳議此禮令可經通不得以難安隱而直爾置之皆一代事理道所宜先明杜夷議曰荀組雖慮宗脩永絕魂靈餒而莫祀亦何可不念父母之或餬口於四方或已死而不服視死猶生也或未死而服之視生猶死也恐視死猶生賢於視生猶死也且又死之與生非意所度春秋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信

則傳信疑則傳疑謂此宜疑之以避不敏博士江泉議流迸離隔便令行喪按舊事未覩其例昔宰咺致賵春秋譏其豫凶事子路赴衛仲尼雖知必死須使者至而哭之然則吉凶事大存亡應審方今王道始通各令尋求之理盡乃後行喪於禮未失虞豫議曰子當越他境以求其舟檝所經人跡所至可前而進見難而退若山川之險非身所涉雖欲没命則孝道不全宜廢榮利之勢居憔悴之慼此慘怛之行表德義之所先也征西司

馬王悊期議今雖父子分乖存亡不定昔宋岱與母離隔吳平其母尚存推此安可必其無異乎故先明授受不廢謂宜使婚宦及時也孫綽議云三千之責莫大於不祀之痛必候清平而婚或有絶嗣之門矣虞譚議曰諸失父母者疑行服之制以禮除喪而歸未奔者無不除之制若廢祭絶嗣皆不可行宜詳條制萬代可述蔡謨議父子流離存亡未分吉凶無問人道不可終凶宜制立權禮其過盛年之女可聽許嫁其男宜尋求理極

道窮乃得聘娶魯文公以大祥之月納幣於齊春秋善之傳曰孝也今乖離之子不廢婚禮而末俗多有歡宴之會致貽譏議以成疑惑今慎行之士莫知所從求下禮官考詳永為典式博士環濟議云春秋之義納室養姑承繼宗祀聘納事在可許仕進須候清平

通典卷九十八

通典卷九十九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五十九 凶二十一

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周 漢 晉 宋

周制齊縗不杖周章昆弟相為服及姑姊妹適人無主者與孫之為祖父母同姑姊妹報則天子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王者後及無主者其服與士為姑姊妹適人

無主者同天子之卿大夫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及卿大夫無主者與士為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天子元子及諸侯卿大夫無主者與士為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諸侯之卿大夫為姑姊妹女子子為命婦無主者亦如之命婦無主者為其昆弟之為士者亦如之○漢石渠禮議曰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戴聖以為唯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

之子為文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吳射慈云士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齊縗周○東晉征西庾亮府倉曹參軍王羣從父姊喪無主後繼子俄而又卒羣以為姑姊妹無主後者反歸服經雖不及從設教必自親始以經言則宜不降以記論例在加服又與此姊同在他邦無餘親情所不忍准經不降不亦可乎通諮府主及僚案詳斷荀訥曰若從姊夫没無子無主後反服可也今已立後殯葬有主祭足下制小功之

服方以為後者沒更與本親之情尋其始則喪非無主論其終則五月之末繼以大功之受於制則情禮已降於服則非輕重之序庾亮答曰存沒禮終而喪其嗣此之無後雖復可哀然非復本宗之所知矣故不得以小功之末以亡者喪後而反服大功也○宋庾蔚之謂王羣從姊喪亡之初有繼兒羣已制小功之服凡服皆定於始制之日豈得以葬竟兒亡方欲追改其服乎異於女子為夫所出申服於父母也經文多略可以類推舉

近親之有服則疎者知無服凡經於五服之內文有未備皆於公子章發凡以明例無主後之不降文不及從又無發凡以明之是知相矜止於周服而已晉朝喪亂移都於江南郡之卿士同奉天子何他邦之有乎

叔母寡姑遣還未嫁而亡服議晉

晉王景平問婦人夫沒無男其姑愍其少寡欲令更出要其凡迎歸未有所適而亡伯叔之子應為服否谷士風議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出之義今姑愍彼無

嗣令還其黨欲令更出則衛莊姜遣陳嬀之比也於兄弟之家者凡弟宜服周受姑命而歸宗夫之餘親不應有服虞子卿駁曰士鳳所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適之義昔姜氏以殺適立庶歸齊怨魯陳嬀以子死君卒於禮宜歸此婦非姜氏義絶之倫無陳嬀應出之事其姑愍其守寡欲令更適此蓋代俗之常意非教訓之道也衛共伯之妻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去就有姑命未可要謂之必出也季思龍以為谷氏所據之徵雖

失然所執之意未為非也婦人之禮執箕箒養舅姑供祭祀者也今歸母氏缺此三事何婦禮之有姑以宜出而遣凡以可出而迎辭姑從凡是為欲出之意定也李彦仲以為姑有嫁婦之丈故令歸母氏之黨已絶之理理自灼然

寡叔母守志凡迎還密受聘未知而亡服議晉宋

晉有問曰甲叔母乙寡守節十餘年其母在凡壬迎乙還家景求婚於壬壬意許定已尅吉日而乙暴亡甲應

有服否裴主簿議凡秉節遂志義不二醮者固必杜漸慮始專於夫家何得假跡晨昏以之媒幣余以為景壬交幣之辰則甲乙義絶之日許參軍駁曰乙喪夫無子勵操十載心期同穴志固金石雖潛交媒幣而乙不與知苟聘至之非我則無愧於幽明矣昔宋姬守志梁寡高行焚身毀形焉知景至之時乙無若人之絜疑必從重重則宜服予固以為不應絶也○宋庾蔚之云甲叔母乙便是執操之人直是母欲奪而嫁之乃逆責杜漸

防微古賢不足貴也許君之言當附於理

已拜時而夫死服議夫父母喪附○晉

晉鄭澄問弟女當適武留縣兒留去年自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不知弟女當奔弔否若弔着何服范甯答曰禮曾子問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縗而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斬縗也謂既親拜舅寧當重於吉日耳鄭又問若拜舅為重於吉日應服斬誠如來告若拜傍親復云何昔荀㫖拜時而卒庾家

女不往弔不被譏何也再答曰三代殊制禮有因革意為娶女有吉日理輕於拜舅復重於拜餘人荀氏海內名族庾則異行之門想其不奔弔必有所據又陳仲欣拜時婦奔喪議曰夫拜時出於末代或恐歳有忌而吉日不辰（辰時也言雖逢吉日）有此變禮既無文於古及其損益故當使今之情制不失古之義旨亦宜以前事之得中者為後事之元龜輒尋今人拜時壻身發蒙交拜者往往長迎而盡婦人之禮按記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

夙興沐浴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則與拜而長迎然後婦禮乃備者不相依準至於三月廟見鄭玄云以舅姑沒者耳若以三日擬三月施之二親沒則可若其親尚存豈容借言乃以衆人所行失禮之事反議許長迎而為非則是賤於準禮而貴於衆失可得然乎又記云娶女有吉日而死壻以齊縗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塗之女而夫父母沒布深衣以赴喪又記云女未廟見而死雖不祔於王姑而壻不杖歸葬於女氏示未成婦

鄭玄云雖不備喪禮猶為服齊縗依準古義無不赴哀之文若苟以今失為是而以古禮先儒為非人則末如之何夫拜時雖非古既女交拜亦敬慎重正但未見婦於姑然夫妻之分定矣若謂猶非定則女子可冒絳紗使他丈夫發而相見拜以為壻輒可委去女子之分固若是乎夫稱妻者係夫之言稱婦者有姑舅之辭凡娶妻誠盡婦禮所以事其所生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日無可致

敬又未烝嘗則與拜時未敬舅姑事殊而理同豈聞今人以為非妻乎由斯而言迎婦入家發蒙交拜夫妻之禮定致敬舅姑為婦之禮畢以明婦順耳情禮不相背故可推情以言禮凡人有喪猶或悽愴況已入夫門而不卹其哀乎若謂與古禮相準而合情者夫家尚中祥祥日可赴哀赴哀而情敬伸矣仲欣又書曰庾揚州以拜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尋陳鍼子之譏鄭忽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鄭云配謂同牢食而後祭無敬

神心故曰誣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禮也又記曰婦共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明婦順今當思禮傳所以同異而謬以拜時為先配後祖未是尋書之意也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禮不以為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敬舅姑誠準婚已交禮未及三日故也設有婚未三日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例不得云異

郡縣守令遷臨未至而亡新舊吏為服議魏　宋

魏河南尹丞劉綽問曰士孫德祖以樂陵太守被書遷陳留已受印綬發遣迎吏雖未至左右已達未入境而亡不知樂陵送故吏當持重乎陳留迎吏當持重乎河南尹司馬芝答曰德祖見陳留太守故樂陵守耳樂陵吏以舊君服復何疑也劉綽難云雖去樂陵其義未絶陳留雖迎其恩未加今使恩未加而服重恩未絶而服輕乎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縗而弔既葬除之謂

樂陵宜三年矣芝答德祖已受帝命君名已定乃欲以已成名之君比未成之婦何邪綽又難陳留之吏既未相見而使三年是責非時之恩禮云仕而未有禄違而君薨弗為之服明服以恩不以名也○宋庾蔚之曰爵位以受命為判德祖已受陳留之印則於樂陵為舊君矣不俟迎至乃相見也陳留君吏之名雖判而恩實未接同吉日之婦於情為安令吏為君齊縗以手按宛令遷為元城已来在道元城左右奉圖籙主簿衆吏在後

未到令死二縣吏疑所服馬愽士以為宛君臣未絶舊吏不得不服元城宜弔服加麻賈愽士以為已正名元城然未入境可依女在塗之服宛當為舊君之服或問長吏遷在傳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國吏服誰當輕重孫叔然答曰古者諸侯以國為家衛出其君於襄牛不書出奔以未出境也衛侯奔死烏傳曰猶在境内則衛君也雖出傳舍固當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斬縗弔既葬除之

吏受今君使聞舊君薨服議 晉

晉范甯答問者曰禮銜命出使而君薨在道則反入境則遂其事然則聞舊君之喪反命而後赴也又問曰仕今君之朝欲奔舊君之喪而今君不許可以輙去乎甯答事君當不義則爭之三諫不從去之可也君有戎役之事王命所制此禮權也

與舊君不通服議 周 晉

周制檀弓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歟對曰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為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云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兵主來攻伐曰戎首也盧植曰戎兵也言人君待臣不以禮不舉兵為行陳之首誅之則善矣又何反服之有 戰國時齊宣王問孟子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答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人有故而去綦毋邃云謂有他故不得不行或避怨仇者也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安其所往如此則為之服若諫不行又搏執若送因徒然也此之謂寇讐何服之有耶〇晉或問云君

無道而臣見黜放君薨為服否許猛荅曰君無道則當三諫不從則適他國若既亡不越境君雖無道猶責以臣禮惠帝元康中趙郡吏蘇宙不奔弔於郡將中郎關中侯曹臣移冀州大中正臣以元康四年為先定公薨背還濟北穀城墓宅安厝太學博士趙國蘇宙昔先公臨趙以宙為功曹後為察孝前臣遭難宙為鎮東司馬趙之故吏有致身敘哀者有在職遣奉版者唯宙名諱不至宙今典禮學之官口誦義言不可廢在三之義於

宙應見論貶博士蘇宙移國子博士被符不省請議郡將曹公昔臨敝國見接有布衣之交高遊盡歡謂千年可畢不意後會逼為功曹尋被州召不為公察孝也欲深其罪崇飾虛名以惑明時宙雖不德數受教於君子寧有故將之喪而忘奔赴之哀過蒙殊恩忝佐方岳銜命守制無因致身禮聞父母喪不得奔赴為位斂髮成踊襲經割孝子之心以終君之命謂之禮也往聞喪設位盡哀仰則先哲俯順王度儀刑古典不失舊物若此

為罪不敢逃刑聞凶則因發健步書弔嫡孫健步廻説喪已還東阿留書付其從子綜宙尋被召為博士王事敦我不遑啓處如宙凶薄天討其罪孤獨無子代之哀人也按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魯人曰吾君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周人喪魯人不弔是其下成康未為久也下猶去也言去成康之禮時不遠無愧於不往也無臣祭君之文時俗之所行非先王之令典也庶子不得祭父臣之祭君也求之禮傳無弔祭之文國子博士

謝衡議云大夫去國其妻長子為舊君服傳曰妻言與人同長子言未去也言去則無服矣是違諸侯之天子不反服違天子之諸侯亦不反服以在外也今之官長皆自外來假借一時共相臨尹去則在外體遠事絶恩輕義疎至於死亡隔限遠路或有難故不得時往奔赴之義無所施也博士周東議云事君之道資於事父委質之日貳乃辟也宙受署而退義已周矣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所以哀其喪矜其孤也苟能致書唁弔祭闕

之可也河内太守孫兆議曰秦罷侯置守漢氏因循郡守喪官有斬縗負土成墳此可謂禮之不中過猶不及者也至於赴奔弔祭故將非禮典所載是末代流俗相習委巷之所行耳非聖軌之明式也今之郡守内史一時臨宰轉移無常君遷於上臣易於下猶都官假合從事耳又當故將未殯之前已受天子肅命之任王事敦我容勿所職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孝子之情猶不得將養父母而況遠赴弔祭故將乎其議貶者

可謂行人失辭仲尼所以非子路由爾責於人終無已也元康中又南陽張觀告太常稱其父昔為丹陽郡有二臣主簿劉亶留頌等理罪除名今觀父亡居在郡下亶等不來臨喪又不奔葬凡人有喪匍匐救之況於君臣之義乎而亶等敢懷離君之心公肆自絕之行按亶頌告太常自理云近為陳事犯忤加鞭付獄亶頌默然待放戮辱放退君臣道絕抱罪之人不敢見靈柩也博士馬平議云按禮君臣之道有合離之義亶等昔為君所棄是為義絕義絕之臣責其自親於君已見放逐求

還親臨喪事於事則近僞於禮無此制也又梅陶為章
郡太守孫盧為功曹盧怏怏不欲時有蜀賊偵邏誤為
賊至陶及盧皆散走曉知非賊至悉還陶大怒書佐還
晚欲斬之盧執據不聽陶後移邑盧詣郡自理駁陶七
事戴邈為州都言依事絶太尉留盧為從事中郎不復
與陶相聞温縣領校向雄送犧牛不呈郡太守吴奮送
牛值天大熱多渴死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曰呈牛亦死
奮下雄獄後雄為黄門郎奮為侍中同省不相見武帝

勑雄詣舊王隱議曰禮雖云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當為小惡也三諫不從則去不見齒於其君則不敢立其朝至如仲子稱人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人以凡人遇我我以凡人報之此猶輕於戎首則可逢而避之至死不往可也雄無詔勑逢避未可非也

秀孝為舉將服議 魏 宋

魏景元元年傅玄舉將僕射陳公薨以諮時賢光禄鄭小同云宜准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加麻可也三月

除之司徒鄭公云昔王司徒為諫議大夫遭舉將喪雖有不反服今不同古便制齊縗三月漢代名臣皆然〇宋庾蔚之謂白衣舉秀孝既未為吏故不宜有舊君之服尊卑不同則無正服弔服加麻可也今人為守相刺史又無服但身蒙舉達恩深於常謂宜如鄭小同弔服加麻為允今已違適為異與舊君不通議論不奔弔故郡將喪

郡縣吏為守令服議 魏 宋

魏令曰官長卒者官吏皆齊縗葬訖而除之蜀譙周云大夫受職内之采邑有家臣雖又別典鄉遂之事其下屬皆止相屬其吏非臣也秦漢無復采邑之家臣郡縣吏權假斬縗代至則除之○晉喪葬令曰長吏卒官吏皆齊縗以喪服理事若代者至皆除之武昌太守徐彦與征西桓温牋云蔡徐州薨主簿服斬王征北薨於京都王丞相時在喪庭徐州主簿以服事諮公公謂輕重可依蔡侯時比中郎劉公薨於淮陰州主簿相承持重至郗太宰薨州主簿改服齊縗中興以來江南皆從之公卿以下至邑宰

吏服其君齊縗則無從服之文而由来多有從服者陶大司馬遭兄子喪府州主簿從服時卞光禄經過自説為太傅主簿太傅喪母已不從服此是用晉令也郄太宰遭姊喪吏服為疑郄問譙秀言不應從服諸主簿仍便從服既服君旁親則服君便應重矣乃二公之薨府州主簿服齊縗○宋庾蔚之謂晉令云代至而除施之州郡縣長吏宜用齊周之制禮代殊事異理有大斷今州府之君既不久居其位蹔来之吏不得以為純臣則

齊周之制不為輕也君齊矣豈有從乎子妻其猶不從本無義於傍親卞光禄所行是也二公使吏從服姪娣可謂恢疎罔其乖遠矣

通典卷九十九

通典卷一百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六十　凶二十二

喪遇閏月議 東晉 宋 齊 梁 後魏

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

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
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
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
議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
捨之論時有不同唯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
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
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唯魯文公
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

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之日何休亦以為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

而然盖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祖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薨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歸為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令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書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長音直兩反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為月

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唯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益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為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以閏非正月故畧而不數是以丘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

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於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為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别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即順物情因可伸之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理

例謂此為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為忌閏月晦而祥尚書右丞戴謐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逺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為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

之正也夫練除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畧周忌之月不可以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而復延月耶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名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

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為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為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於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否用捨二義未知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耳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邪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

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粗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為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搉尋便為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畧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為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盈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

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来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来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耶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為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慼罔極之忌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為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為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云夫閏非正數故附

前月為稱至於月也豈得為一臣請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寧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玆言之可不謂兩月邪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二三無據義實致疑愚謂正周而除於禮為允會稽内史郗愔書云省别書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於理既為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内合而不數者

則閏止月遭艱便應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為制之由情而末本乎歷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含閏宜一且齋縗之制遇閏而包降為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為斷者數閏以年為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為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為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

吉為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將非其喻至於凶
事尚遠盡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即伸物情
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
以過限為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
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
以六十日為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
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
從節即復進退致闕按鄭玄云以月數者則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又射慈云三

年周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也尚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准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即吉詔可○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博士丘邁之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三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按晉代及皇代以來閏月

亡者皆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年七月為祥忌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為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孫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歲數者沒閏閏在周内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祥按晉元明二帝並以閏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變人情亦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

周月為議而閏亾者明年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故必宜用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草節候亦殊縱然人以閏臘月亾者若用閏後月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歳之義冬亾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今年末三十日亾明年末月小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宜用後年正朝為忌此必不然若其不然則閏亾者亦可知也

通閏並用閏附於正而正不假閏得周便祥何待於閏且祥忌異月亦非禮意○齊高帝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妃穆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數閏月為應以閏附正月若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按杖周服十一月小祥）至於祥月不為有疑否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先儒咸謂三年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

吳商云合閏以正周閏允協情理今杖周之喪雖以十一月而小祥至於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周事既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縱然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前准例益復為疑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八座丞郎研盡同異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

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月不伸今以十一月而祥從周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當以祥之閏月數相懸積分餘閏歷象所私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包含故致盈積據理從制有何不可倫又荅曰三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周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包之周而兩祥沿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伸屈伸兼著二途

具舉經紀之旨其在兹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三月是為十一月以象前周二朞以放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正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周則沒閏初不復區別杖周之中祥將謂不侯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當禫有閏別數之明杖周之祥不得方於緩縞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喪以閏施功縗以下小祥值閏則畧而不

言今雖厭屈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為數追屈慕之
心以遠為近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於情唯允
僉議援理詳博謹所附同褚淵始雖議難再經往返末
同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為允以來五月晦小
祥其祥禫自依常𨻰下內外詔可○梁天監四年掌凶禮
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
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隷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
為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為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

○後魏宣武帝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武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龍武數閏月詣府求仕領軍將軍元珍上言按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武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武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元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珍復上言龍

武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是為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杜祥禫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鴻又駁曰按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武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心非貪榮求仕而欲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喪事尚遠曰誠如鄭義龍武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之致乎正如

鄭義武罪宜科

忌日議 子卯日附○周　漢　大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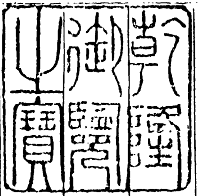
周制檀弓云忌日不樂（謂死日也言忌日不用舉吉事）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亡日謂之忌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也）忌日必哀○漢翼奉上疏曰北方之情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

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故多所好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而陰氣賊害故為陰賊也張晏曰子卯相刑故為忌也鄭玄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也

○大唐武太后天冊萬歲中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廻欲以十二月入城時以為凱旋合有樂既屬先帝忌月請備而不奏王方慶議曰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見音樂篇

納后值忌月議晉

輙共視禮無忌月今者所據正當以禮經為明僕射周閔等云禮止有忌日不樂了無忌月語王者當仗經典存遠體君舉必書動為代法故當如皇太后令旨尅此九月宜以為定



通典卷一百

晉穆帝納后值忌月范汪與王彪之書云尋起居注九月是康皇帝忌月禮止云忌日不樂都無忌月語不審是疑不若當疑於九月逮八月其間當下六禮便為至逼不復展如此此當伸至十月恐不應以為忌邪足下可以示曹諸賢取定也博士曹耽為不見禮有忌月學淺不敢以所見便言無之博士荀訥按禮唯云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所謂忌日當是子卯今代所忌更以周年日數此事與古不同王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時忌歲

通典卷一百一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六十一 凶二十三

為廢疾子服議 晉 宋

晉劉智釋疑問曰今有狂癡之子不識菽麥不能行步起止了無人道年過二十而死者或以為禮無廢疾之降殺父當正服服之邪以為殤之不服為無所知邪此

疾甚於殤非禮服所加也禮之所不及以其從例所知故也不宜服矣此二者將焉從智荅曰無服之殤至愛過於成人以其於生性自然未成因斯而不服以漸至於成人順乎其理者也至於廢疾多感外物而得之父母養之或不盡理而使之然仁人痛深不忍不服故禮不為作降殺不得同殤例也王徽之問劉玢廢疾兄女服記云其夫有廢疾又無子傳重者舅為之服小功又云長子有廢疾降傳重也此二條皆以其廢疾降嫡從

庶謂如此雖非嫡長而有廢疾既無求婚許嫁理且慶弔烝嘗皆不得同之於人不知當制服不劉玢荅若嫡子有廢疾不得受祖之重則服與衆子同在齊縗盖以不堪傳重故不加服非以廢疾而降也子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若夫有廢疾則居然小功亦非降也喪服經齊縗章為君之祖父傳曰從服也鄭注曰為君有祖之喪者祖有廢疾不立也從服例降本親一等君服斬故從服周唯孫不敢降祖此亦是廢疾

不降之一隅也○宋庾蔚之以為疾病者不愈而亡彌加其悼豈有禮無降文情無所屈而自替其服者邪殤服本階梯以至成人豈可以病者准之萬其愛者以病彌可悲矣薄其恩者以病則宜棄矣病有輕重參差萬緒故立禮者深見其情杜而不言無降之理畧可知矣嫡不為後是其去傳重之加非降其本服劉智劉玢所言近為得理矣

罪惡絶服議周　晉　宋

周制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盧植曰公族諸侯同族也磬麗繫也郊外曰甸去天子城百里内也不與國人同慮兄弟故繫之甸人鄭玄曰不於市朝隱之也懸縊殺之曰磬公三宥之有司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白已刑殺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盧植曰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也鄭玄曰素服於凶事為吉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卿大夫死則皮弁錫縗以弔同姓則緦麻以弔今無服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親哭之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晉劉智釋疑問曰昆弟骨肉以罪惡徒流死者諸侯有服不智荅曰凡以罪惡徒者

絕之國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也舊說諸侯於兄弟有弔服服縗絰此不服則無縗絰素服而已不弔臨其喪也諸侯之身體先君奉祭祀是以不得盡其情於所絕耳然則不爲父後者則服之矣御史中丞裴衹兄弟等乞絕從弟儀曹郎耽喪服表曰耽受性凶頑往因品署未了怨恨親親言語悖逆讐絕骨肉其兄司空秀二息從纂彔以下費亡耽皆不制服發哀昔二叔放流鄭段不弟皆經典所絕耽應見流徙未及表聞之頃耽憂恚

荒越遂成狂病前即檻閉今以喪亡罪惡彰聞穢辱宗冑耽見周親以下皆宜絕服葬不列墓次請處斷戶曹屬韓壽議云祇表稱二叔放流鄭段不弟大義滅親至公之道然猶作鴟鴞之詩成王封其子胡於蔡明王篤愛親親無已之意也今耽直由病喪神故有悖言非管蔡鄭段之元惡而祇等心棄引致不加痛傷於禮不喪於情不安東閤祭酒李彝議昔公孫敖為亂而亡襄仲猶帥兄弟而哭不廢親愛春秋所善也耽狂疾積年亡

歿之後追論往意絶不為服竊所未安主簿劉維議以為先王制禮因情而興五服之議以恩為主是以明親親之分正恩紀屬恩崇則制重意殺則禮降昔周公誅管蔡鄭伯克叔段皆正以王瀍絶不為親耽凶頑悖戾背義忘親存無歡接之恩絶無禮服之制循名責實不服當矣宜如祗所上記室朁田岳議以為五服之制本乎親屬故賢不加崇愚不降禮昔公孫敖既納襄仲之妻又以幣奔莒至其卒也仲欲勿哭傳曰喪親之終也

情雖不同無絶其愛親親之道也叛君為逆納弟妻為亂亂逆之罪猶不廢喪故肖子啓明而唐堯不絶象之傲狠有虞加矜周公戮兄義先王室鄭伯滅段傳不全與議者稱此皆非所據又諸侯絶周公族為戮然猶私喪之也私喪猶言心喪喪禮大制動為典式與其必疑寧居於重學官令徐宣議云昔闕伯實沈親尋干戈而遷於商夏朱象頑傲凶國害家然唐無絶姓之文虞有封庳之厚斯以重天性篤所承也周公刑叔罪在黨協祿父欲

周之亡蓋為王室耳非以流言毀公為戮也召公猶懼天下未鮮特使兄弟之義薄乃作棠棣之詩以示恩親也耽以凶愚命卒骨肉所哀夫行過乎仁喪過乎哀未宜絕也○宋庾蔚之謂夫聖人設教莫不敦風尚俗睦親糾宗者也每抑其侈薄之路深仁弟之誨公族有罪素服不舉恩無絕也若凶悖陷害則應臨事議其罪豈但不服而已裴耽以狂病致卒無罪可論田岳之議足為允也

師弟子相為服議 周 魏 晉 宋

周制禮記檀弓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無服不為緦也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又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鄭玄曰心喪慼容如喪父母而無服也又曰師吾哭諸寢盧植曰有父道故於所寢哭之奔喪云哭師於廟門外

○魏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蜀譙周曰為師如本有服降而無服者其為師少長所成就者雖服除心喪皆三年曾弁敏問曰弔服加麻者幾時

而除鄭稱荅曰凡弔服皆加麻者三月除之師朋友嫂叔族姑姊妹嫁者皆弔服加麻者為師出入常絰出則變服○晉賀循謂如朋友之禮異者雖出行猶絰所以尊師也按禮記夫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門人廬於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注曰為師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新禮弟子為師齊縗三月摯虞駁曰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三年淺教

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為之服或有廢興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范甯問曰奔喪禮師哭於廟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耶徐邈荅曰蓋殷周禮異也○宋庾蔚之謂今受業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唯師氏之官王命所置故諸王之敬師國子生之服祭酒猶粗依古禮弔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耳

朋友相為服議 周 漢 魏 晉

周制檀弓云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

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則可也王肅曰謂過周不復哭又曰朋友吾哭寢門之外○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魏劉德議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幼而為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為虞祔不田壙荅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又問朋友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停柩於何所荅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於

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晉曾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携養積年爲之制服當無疑耶徐邈荅曰禮緣情耳同爨緦又朋友麻

除心喪議 晉

晉蔡眇之問徐野人云從弟心喪當除此月不知猶應設祭者爲應施床爲地席邪其大兄昔在西知喪晚心制乃應除臘月其妹先除不知便可著綵衣不徐荅曰禫者喪事之極也故於此日設祭而告終自爾之後況

哀在心故謂之心喪外無節文故服祭並缺也晦日唯哭以寫哀而已既各盡其服從禮而除矣著縗衣無所疑

周喪察舉議晉

晉武帝太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天水中正姜鋌言太常楊旌遭伯母之喪幾時而被孝廉舉又已葬未及為人後不按旌以去六年二月遭伯母喪其年十一月葬十二月應舉不為人後鄉閭之論以孝

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必不謂在哀之人禮之所責也博士祭酒劉喜議禮周之喪卒哭而從政進貢達士為政之務也此敬君之命為下之順禮因殺而順君命可也今旌十二月被舉過既葬之後因情哀殺而順君命三年之喪則終其服周之喪一月而已明情有重輕也又按律令無以喪廢舉之限博士爰幹議按禮周喪之末可以弔人也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今以喪在四科之一雖無善稱亦應無咎博士韓光議孝廉清白克

讓為德旌本周喪之戚猥當貢舉不能辭退詩人有言受爵不讓旌應貶矣毘陵內史論江南貢舉事江表初附未與華夏同貢士之宜與中國湮異前舉孝廉不避喪孝亦受行不辭以為宜訪問餘郡多有此比按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為孝廉有周之喪而行甚致清議今欲從舊則中夏所禁欲不舉則方士所闕闇塞意淺甚以為疑震議曰（本論無姓）孝舉古之名貢尋名責實模格宜高夫以宜高之資必以適俗為稱動擬清流行顧

禮典況齊縗之喪身有伯叔之痛腰麻貫絰對而不言不處大夫之位不統邑宰之官時無盟戰代無寇戎不受聘使之命不率師旅之役喪禮宜備哀情宜畢古者周喪過三月而從政謂若今之職司有公除也公除之制蓋由近者多事在官不復從禮權宜之事耳今當舉者咸出布衣或在吏次且貢選之道在不拘之地推讓之宜得順其心官無推讓之刑瀆無必行之制平日且猶遜讓況周年之憂乎若從公除則非正官之例也若

從高貢之舉於情為慢喪於舉為昧榮考之於禮義則未聞今戎車未息禮制與古不同今諸王官司徒吏未嘗在職者其高足成有一舉便登黄散其次中尚書郎被名有周喪正假一月耳何至孝亷獨不可耳為孝亷之舉美於黄散耶如所論以責孝亷之舉則至朝臣復何以恕之宜依據經禮分别州國之吏與散官不同又議曰震以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貢而後升在王廷策名委質列為帝臣選任唯命義不得辭故遭周喪

得從公奪之制周則廹命俯就至於州郡之吏未與王官同體其舉也以孝順為名以廉讓為務在不制之限於時可得固讓於宜可得不行況無周喪焉可許乎據情責實於義不通苟居容退之地雖小必讓苟在不嫌之域雖大不辭是黃散可受而孝廉可拒也故孝在得申之位動則見恕是以州國之與王官不同之理在乎此矣若乃權時制宜越常從變則孝非特命之徵舉非應務之首慶代無縱橫之務校禮則不覩其事唯宜折

之以禮從其優者也

通典卷一百一

通典卷一百二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六十二 凶二十四

改葬服議周 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周制喪服曰改葬緦馬融曰棺有弛壞將亡尸柩故制改葬棺物敗者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緦周以下無服鄭玄曰服緦者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親見尸柩不可無服服緦三月而除之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

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春秋穀梁傳魯莊公三年葬桓王傳曰改葬也范甯曰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范甯曰緦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江熙曰舉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之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邈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之禮以其為交神明也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漢戴德云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為父妻妾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陳鑠問趙商云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何為乎三月商荅曰經云改葬緦三月而除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緦

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魏王肅云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肅又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待有三月之服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吳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緦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邪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荅奠如大斂奠士大斂特豚從禰廟朝祖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亾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晉袁準正論云喪無再服然哀甚不可無服若終月數是再服也道遠則過

之可也道近旬月可也或問何親服緦大功以上可也

○東晉賀循荅傅純云鄭玄云三月者以親覩尸柩故三月以序其餘哀但遲速不可限故不在三月章也王氏虞畢而除且無正文鄭得從重故要記從之殷仲堪問范甯曰從兄道林營遷改事先儒並不疑緦服代所多用且當依行至於釋除王鄭不同何者為允甯荅曰改葬者非常故不在五服之章葬遲者自當以畢事為斷亦猶久喪服踰三年又云父喪未葬主喪者不除當

其為主五服皆然苟有事故葬必踰期此非常之通服也成帝咸和四年太尉庾亮改葬服齊縗咸康三年司空何充改葬亦然蔡謨以為改葬斬縗禮言緦者謂緦親以上皆反服也范汪與江惇書曰孝子重覩靈櫬哀心慟踊何以緦服臨至親之喪三月而除此乃儀禮數字了無首尾令人有疑孫放改葬其祖放開壙服斬縗一門反服從行者待柩至以縗絰迎於郊二月事畢放父四月晦除放兄弟二月晦除此皆反服孟陋難放曰未嘗有斬服

旬月而除者放荅曰禮亦有積年而無變久喪是也或毋以表哀親屬臨壙是也或旬月而除訖葬即吉是也或服重而月促齊縗三月是也何琦云皇祖恩遠猶不敢以輕服服之况以緦臨父母之葬乎若傳重之孫改葬其父則為二斬於禮亦違順鄭玄三月之義則進退有疑從王肅虞除之文則就吉倉卒從蔡謨則闕於二斬且喪服齊縗三月之例而緦無異條也王濛曰改葬緦奪之以漸可也今若極重制於旬日同至痛於始哀而就吉不漸於禮有疑于濟荅曰蔡謨云傳云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

者乃始喪正服耳且斬縗之末便自縞冠麻衣乃輕於緦麻然猶以服至尊矣范宣曰斬縗既葬則布同於齊縗既練則同大功大祥之後畧如緦麻禮之次序也安得反服始服不從其變又改葬緦服三月者非也直訖葬為斷矣若改葬不過一旬安可便脫乎禮云一時時踰思變故取節焉若道遠艱故不得時畢則猶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可待葬訖而除元帝建武初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

讓不拜詔曰温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存亾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腰絰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君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閡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詳議昔伍員挾弓去楚爲吳行人以謀楚志在報讐不苟滅身也温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讐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頼王威以展其情此

乃嶠之志也有司奏按云建武元年辛未詔書依禮久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絶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固從未葬之例也按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閤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宋庾蔚之謂改葬所以緦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

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緦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玄說卒緦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為葬設故也○後魏明帝神龜元年侍中國子祭酒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子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按喪服記雖云改葬緦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又太常博士竊謂鄭玄得服緦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服緦既葬為除實以為允詔可

嫡孫有父喪未練改葬祖服議 晉

晉段凝問嫡孫居父喪未練而改葬祖當何服又出後子居所生父喪齊縗改葬合當何服荀訥云禮父母喪偕葬先輕後重謂便當以重服而葬也若服重可以臨葬則為人後者亦當著齊縗耳禮無的文此意決耳步熊問改葬但言臣子妻為君父夫三者而孫為祖後亦宜緦不審受重於祖父亡後祖墓崩不知云何許猛云按經文以謂諸有三年者皆當緦如注意舉此三者明

唯斬者耳令父卒孫爲祖後而葬祖雖不受重於祖據爲主雖不爲祖斬亦制緦以葬也

有小功喪及兄喪在殯改葬父母服議 魏 晉

魏荀俁云有小功喪服改葬父母服以重包輕宜便服小功王肅以爲宜服改葬緦卒事反故服○晉蔡謨答或問改葬服緦令甲當遷葬而先有兄喪在殯爲當何服謨答亦應服緦禮三年之喪既練而遭緦麻之喪則服其服往哭之凡喪相易皆以重易輕至於此事則以

輕易重所以然者臨其喪故也卑者猶然況至尊乎謂甲臨葬應改服緦麻

改葬父母出適女服議 晉

晉庾蘇問女子適人今改葬兒既服緦女子當有服不王翼荅云喪禮改葬緦鄭氏以爲臣子妻以例推之女子雖降父母即亦子也今男女皆緦於義自通

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議 晉

晉胡濟改葬前母服議云今禮無其章不服特爲之法

故取繼母服準事目下得申孝養之情推此所奉前繼一也以為前母改葬宜從衆子之制又劉鎮之問父尚在母出嫁亡今改葬應有服不徐廣荅云改葬服緦唯施極重此既出嫁未聞兒有服之文然緣情立禮令制服奉臨就從重之義合即心之理亦當無疑於不允也

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晉

晉王澹王沉與其叔征南將軍昶書曰亡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寢篤疾會東郡君按東郡君沉父初

到官而李夫人亡按李夫人沈祖母是時亡母所苦困劇不任臨喪東郡君自痛遠不得嘗藥而婦宜親侍疾而不得臨終手書責遣載病大歸按大歸謂被遣還本也遂至殞亡東郡君後深悼恨之慈妣存無過行沒荷出名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恩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蠲亡靈無負之恥博士薛諝議以為春秋原心定罪仲尼稱父有諍子然則論罪不可以不原心為子不可以不義諍來書云尊親以不幸遘

疾不任理喪禮疾則飲酒食肉蓋急於性命而權正禮也夫厚養忘哀禮之所許况尊親嬰沉篤疾而被七出之罰乎向使曩時家有壯子明正本末直道而爭豈令慈母以非罪受不義哉考諸典禮稽之原情其昭告先靈先靈東郡君還安兆域使嚴父無違理之舉慈母雪沒代之耻不亦可乎況重與叔祖書述辭議其叔答許之沉祭先考東郡君文云孝子沉敢昭告烈考東郡君沉亡母郭氏恪勤婦道齊孝之節克順於先姑天降氛氣厲

門太夫人遘疾歷旬郭時又遇篤疾弗獲嘗禱夫人不幸遂至殞歿烈考卒承大變憂痛荒迷未詳聽察謂郭供養有闕遂載病大歸尋便殯亾烈考深用悼恨澹及沉仰惟烈考舊心鑒亡妣素行還仰之議考禮度未及施行澹不幸夭沒沉敢述澹意謀之通儒咨之邦族咸以為亡妣時宜改葬沉轉受命於征南君按謂叔王昶謹諸鄰迎郭靈柩以某月日安厝庶順烈考之舊心全祖親之慈愛者也

改葬反虞議　晉　宋

晉尚書下問改葬應虞與不按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緦既虞而除之傅純難曰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祔於廟不得但虞而已國子祭酒荀訥以為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為當韓蚪問賀循曰按傅純曰問鄭氏改葬三月又譏王氏以既虞為節云改葬之神在廟久矣不應復虞

見府君所答唯云宜三月謂王氏為短鄭為長而不荅應虞之議此為應虞否也循荅曰凡移葬者必先設祭告墓而開塚從墓至墓皆設奠如將葬朝廟之禮意亦有疑既設奠於墓所以終其事必爾者雖非正虞亦似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還祭殯宮耳故不甚非王氏但不許其便除然禮無正文是以不明言也殷仲堪問范甯曰荀訥議太后改葬既據言不虞朝廷所用賀要記云三月便止何也甯荅曰賀無此文或好事者為

之邪不見馬鄭賀范說改葬有虞神已在廟虞何為哉吳射慈荅徐整問改葬虞曰不在殯宮又不為位何反虞之有○宋庾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窆而奠事畢而祭靈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則宜有大斂之奠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遣奠也

父母墓毀服議曾祖從祖墓毀附○東晉　宋　梁

東晉太興二年司徒荀組表言王路漸通士人得視塚墓多聞凶問朝野所行不同或有制重斬杖者復有制

齊縗三月緦麻三月者直素服盡哀者人生不同性有厚薄是以聖人制禮居中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臣謂墓毀之制改葬緦麻當包之矣鄭康成王子雍皆云棺毀見屍痛之極也今遇賊見毀理無輕重也以禮無明文行者致異臣以為宜使明禮大臣議為正制詔司徒表禮雖無墳墓毀廢正文然依附名例不為無准吾謂改葬緦通制也已修復不臨尸柩素服可也而士大夫率意輕重不同其下太常議定國子祭酒杜夷議墓

既修復而後聞問宜依春秋新宮之災哭而不服博士
江淵議凡所以改葬者必由丘墓崩壞露殯其痛一也
愚以為發墓依改葬服緦三月漢時有盜高廟寶器者
達禮之士以為其罪輕於長陵之土雖同主於敬事實
有異愚以為墓毀更復不應比廟災而不行服也侍中
黄門侍郎江啓表按鄭玄云親見尸柩不可無服如鄭
義以見而服不見不服也司徒臨潁前表改葬之緦不
以吉臨凶今聽其墳墓毀發依改葬服緦麻不得奔赴

及已修復者唯心喪縞素深衣白幘哭臨三月孔仰墓毁論曰按禮聖人制殯葬之意蓋以死者不可復存而孝子不忍棄其親故為棺槨葬埋推其本心固在不忍棄之中為禮節以順孝子情耳原聖人之意蓋以無知處形骸故以幽閉長久為安以有知為神靈故以寢廟尊嚴為顯尊嚴故可修潛隱故不犯比之丘陵同之自然而不敢修若遇寇發露可以補復其外而不可改内哭泣之日以事訖為節故廟災有三日哭之之文墓毁

無制哭之日萬推大理恐不加異於廟哭也苟以無知處之則雖加開發不能益死者之苦但人情不忍見聞見聞之日有哭泣一日五日或十日過者不足褒不及不足貶故聖人不為之禮永和十二年修復峻平四陵大使開陵表至尊及百官皆服緦尚書符問皇太后應何服博士曺耽胡訥議為人後者為之子元帝繼武帝於康帝為曽祖禮為曽祖後斬縗三年小記與諸侯為兄弟者斬縗則無齊皇太后宜正服斬縗改葬當緦鄭

注止於臣子妻王氏通謂三年者王氏近情則宜緦領國子博士荀訥議如鄭玄註則皇太后不應有服緦謂今皇太后上奉宗廟下臨朝臣宜有變禮不得准之常制太常王彪之上言二學博士荀訥曹耽等議如有臣雖與之同議議各有辭太后臨朝稱制體同皇極則亦宜服緦議有二君之嫌尚書范汪亦同彪之云太后臨朝君禮有何不盡而若何疑於服遂上皇太后緦服或問曰曾祖墓從祖墓毀發哭制云何范宣曰禮不見在

遠直聞墓發制唯經見改葬緦此施臣子妻是謂嫡者當依此禮非嫡有降但三日哭從祖一日哭可也○宋庾蔚之謂人子之情無可輟聖人以禮斷之故改葬所服不過於緦緦服雖輕而用情甚重意謂聞其親屍柩毁露及更葬便應制服奔往縱已修復亦應臨赴苟途路阻礙猶宜制緦依三月而除豈可以不及葬事便宴然不服乎○梁天監元年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埏門蕭子晉傳重禮官何佟之議以為改葬服緦

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不及於槨可依新宮

火災三日哭服而已帝以為得禮也

通典卷一百二

通典卷一百三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六十三 凶二十五

假葬墻壁間三年除服議 晉

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郄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詔用為征東參軍或以

為城寺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 主者連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詵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為縣悉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墓地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疾病遂便留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詔問山濤濤荅言詵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為平輿長史論者以為不合正禮是以臣前疑之詵

文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詔問應清議與否濤云自為不與常同便令人非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之論兖州大中正魏舒與濤書郗詵至孝中間去郎正為母耳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壯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闋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閉常為作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為疑璀書云凡以意相是非者不可輕以

相貶也

三年而後葬變除議 周 晉 宋

周制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 盧植曰謂遭變三年後乃葬者虞祔後必行小祥大祥祭也鄭玄云再祭練祥也 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王肅云不同者異月也謂葬後一月練後一月大祥也除重服宜有漸間一月若異時矣故言不同時者但不同月耳鄭玄同〇晉杜元凱云自天子諸侯以下若赴時速葬則赴虞至於卒哭必須其哀殺也若過時不葬則以麻終喪而除至葬復修服既祔明一月練而祭又明一月

大祥而祭必再祭者象本當再歲故也若二十五月而葬則便祥除不復練也束晳問步熊曰三年喪不葬五年後復葬當練否熊答曰禮云練祥之間必異月與此同也袁準正論曰先儒以為再祭小祥大祥也而喪者已祥則除大祥不應服禫且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禫在喪終不在早晚故宜禫不宜祥虞書釋疑曰若如鄭意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此則葬至祥合為三月違足為一時何得言不同時而除練祥皆周之正數再祭

當為練祥不得闕而用禫又按袁準云有練無祥失之矣鄭玄言練祥是也余謂喪服既終葬已踰月然猶再祭者存其大制耳此二祭蓋同日而異時時謂日也非三月之時禮亦有一日再祭檀弓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王審問范甯曰人有父在遭母喪十七月乃得葬便當頓除更復練祥邪答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練祥之祭也主喪不除未葬不變也十七月既祥即除服不禫可知也○宋庾蔚之問答曰有葬在小祥之月此

月復有虞祔之禮便用晦祥於理為速此與久喪復異取後月祥練於情允否荅曰三年後葬祥不在葬月耳今未為絶久祥理取後月也又問曰葬與練祥三事各月猶未足伸漸殺之情况乃練祥三變而可共在一月邪虞喜之言不近人情盧鄭王皆以此不同時日良有由也言各有當亦不嫌同辭春夏秋冬既各為一時一日有十二時然十二月何為不得各為一時之言也

久喪不葬服議周 漢 晉 東晉 梁

周制禮記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鄭玄曰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盧植云子孫皆不除以喪主為正耳其餘旁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漢石渠禮議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否荅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

除鄭志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舊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否明為改葬緦之例乎為久不葬也或荅云葬者送亡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偽反可以難禮乎吳徐整問射慈曰久喪不除小祥練可知耳有故未得葬遂至二十八月服制已過可得變否豈服十年五年至葬乃止乎荅云主雖不得變其餘旁親亦不除日月竟自釋之耳○晉陳氏問劉世明曰其餘以麻終月數者注云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然人皆分斷之於意否耳劉荅云父謂衆子為庶子庶子不謂父

為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姑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衆子及女雖不承嫡猶非旁親也故記云兄弟之喪內除親喪外除外除者謂由外設飾以散其哀也故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未衰之喪不可卒除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耳又問久而不葬葬後幾月日便可除世人有踰月者

有既虞便除者夫改葬猶三月乃除情為不輕於改葬也若應三月乃除者廬帳亦當三月乃毀復有先後邪荅曰記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記此亦得三月不為輕於改葬也禮虞而柱楣翦屏練而毀廬居堊室祥而席禫而牀今此虞及練祥雖為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又問云三年而後葬及父在為母過期乃葬亦當復日中反虞安神

位與否荅云凡久而不葬則已諸過葬節者也為母既周亦為久而不葬矣夫虞所以安神也葬者動棺舉柩新離常處懼鬼神無所依歸所以將窆之間奠於墓左成壙而歸虞於殯宮不忍一日未有歸也今久而不葬棺櫬動移鬼神不安無以為異練祥皆追此亦宜然又記云葬日虞是明文也毀除之節在士虞禮練而後遷廟不復在殯今此既葬明月練亦當以其月遷廟○東晉徐靈期問張憑云親喪未葬出適女應除否荅曰禮

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又云主人不除此無緣獨施男子正嫡一人故當總謂男女衆子耳又無明文别言已出之女猶應除也今論者據已服周故謂宜從除例然緣情㝠意獨有所疑女隨外出降從周制至於居喪之例同於重者誠以天性難可盡奪本重不得頓輕何必既降盡與周同禮者人情而已疑則從重若當釋縗經以㝠殯宫襲吉服以對棺柩非孝子之所安也○梁劉昭難劉世明云喪無二孤廟無二主受弔之禮唯喪

主拜稽顙餘人哭踊而已諸言喪主唯謂一人不斥衆子世明答云若屍柩無所葬者則為後者與衆子同除矣

父母死亡失屍柩服議 後漢 晉

後漢桓翙問汜閣云久喪不除者為當衆子盡然邪故質馬耳荅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閣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於無後終身不除

此為絶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荅云庶子自可攝祭
閣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閣又
覆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荅推此而詳但使一嫡
子不除耳○晉劉智釋疑云問者曰久而不葬喪主不
除若其父遠征軍敗死於戰場亡失骸骨無所葬其服
如何智云此禮文所不及也以理推之凡禮使為主者
不除不謂衆子獨可無哀誠以既變人情必殺喪雖在
殯不為主者可以無服然則為主者之服何以哀獨多

也以喪柩在不可無凶事之主故也今無所葬是無屍柩也凶服無施則為後者宜與衆子同除矣訖葬而變者喪之大事畢也若無屍柩則不宜有葬變寒暑一周正服之終也是以除首絰而練冠也亡失親之骸骨孝子之情所欲崇也可令因周練乃服變縗絰雖無故事而制之所安也

婦喪久不葬服議　晉宋

晉賀循議曰婦喪既周而未葬服當除否荅云凡婦

喪夫為主子不以杖即位避父之尊也主喪不變禮有明文然子亦不除魏孟叔難盛曰嫡子婦死其舅亦為喪主家貧經年不葬舅及子孫並不得除邪豈可為一嫡婦使三代累載不釋服乎盛荅仲由傷貧之言啜菽飲水盡其懽還葬而無槨豈有非之者哉若知禮者自當不淹久魏又難曰舊時夫為妻杖居倚廬服並如三年之制令人通所不行即自宜隨時而除何應以喪主為斷盛荅曰棄先王之教而令隨俗意所未可令人不

禫不杖蓋失禮耳顧氏問王虞云從外弟婦亡未葬今服訖又無子其夫便是喪主當時除服否荅曰禮云主喪者不除其文不別喪之輕重須俟葬訖不知世人有妻喪用此禮否杜挹問徐邈曰亡婦遂未得葬挹服便周既無別喪主多云未應得除今定云何荅曰無子為主按禮本不應除即於下流多不能備禮今且宜變至葬反服亦無不可之理也○宋蔡廓問雷次宗云禮稱唯主喪不除恐此正施於嫡傳重者耳按漢蕭太傅云

主喪獨謂子也又按王肅云斬縗之喪未葬直云主喪不除而王舉重爲言明正謂孝子不變餘皆除也今世人爲妻亦不除主喪將宜除邪雷次宗曰不言三年而云主喪是不必唯施子孫也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殯柩尚在豈可弁冕臨奠夫主妻喪以本重故也謂不宜除庾蔚之曰喪服小記云爲兄弟既除喪及葬反服其服此是至葬反服之明文未鮮漢宣帝何故復爲祥制集禮論者不記至葬反服之禮而載諸變除以明之可謂

棄本逐末雜記云姑姊妹之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為主夫若無族則東西家若又無則里尹主之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此皆謂喪事之主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此謂君雖尊統一家但為嫡者主喪耳而小記又云久喪不葬者不除是居周功之喪也若女子適人及男子為人後者皆隨其服而釋除緣其出有所屈故也素服心喪以至過葬但令世輕於下流之喪妻猶去其杖禫不容

復有未葬不除也議者疑不得以下流之未葬以嚴祖禰之烝嘗且未葬亦可十年五歲嘗試言之夫子許貧者還葬而無槨是明亡者急於送往不容甚久可知若事遲過於服限亦不得停殯在宮而饗樂在廟既吉凶不可以相干亦在心所不忍也

禁遷葬議 周 魏

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玄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衆云嫁殤者謂嫁死

人今時娶會是也則俗謂之冥婚也○魏武帝愛子倉舒歿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時帝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帝乃止

招魂葬議東晉　宋

東晉元帝建武二年袁瓌上禁招魂葬表云故尚書僕射曹馥歿於寇亂嫡孫允不得葬屍招魂殯葬伏惟聖人制禮因情作教故槨周於棺棺周於身然則非身無

棺非棺無槨也允無喪而葬招幽魂氣於徳為愆義於禮為不物監軍王崇太傅司馬劉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博士阮放傅純張亮等議如瓌表元興元年詔書下太常詳處賀循荅啓辭宜如瓌所上自今以後禁絶犯者依禮法荀組非招魂葬議據亦如前或引屈原招魂荅曰屈原本非折衷或引漢之新野公主魏之郭循招魂葬荅曰末代所行豈禮也又引周易載鬼以為證荅曰此可以定有神未足以通招魂也或引橋山有黄

帝之塚是葬神也荅曰時人思帝葬其衣冠非葬神也治中王裒同組意裒引墓中靈座為證以形神本相依而設座不謂靈可藏也今無形可依則當唯存於廟耳組子奕附組意云夫葬既下柩將闔户還迎神反虞則墓中之座無神可知干寶駁招魂葬議云時有招魂考之經傳則無聞焉近太傅公既屬寇亂屍柩不反時奕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令魯國周生以為宜爾盛陳其議皆多無證實以為人死神浮歸天形沉歸地故為宗

廟以賓其神衣衾以表其形棺周於衣槨周於棺今失形於彼穿塚於此知亡者不可以假存而無者獨可以偽有哉未若之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周生議云魂堂几筵設於窆寢豈唯斂尸亦以寧神也荅者曰古人有言夫禮者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以君子重於義禮夫別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為制有以順鬼神之性有以達生者之情然則塚壙之間有饋席本施骸骨未有為魂神也若

乃釘魂於棺閉神於槨居浮精於沉魄之域匿遊氣於壅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幾於逆矣周生又云昔黄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證也答曰孔子論黄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黄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議於葬孔衍禁招魂葬議云時有殁在寇賊失亡屍喪皆招魂而葬吾以為出於鄙陋之心委巷之禮非聖人之制而為

愚淺所安遂行於時王者所宜禁也何則聖人制殯葬之意本以藏形而已不以安魂為事故既葬之日迎神而返不忍一日離也況乃招其魂而葬之反於人情而失其禮虛造師事以亂聖典宜可禁也李瑋宜招魂葬論難孔衍引禮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於墓中有靈座几筵飲燕之物非唯藏形也引周武尚祭於畢季子復命於墓成公夢康叔相奪余饗既葬迎神而返博求神之道孝子未忍離其親耳且宗廟是烝嘗之常

宇非為仙靈常止此廟也猶圜丘是郊祀之常處非為天神常居此丘也詩曰祖考來格知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卜宅安厝亦安神也伯姬火死而灹弓如宋葬恭姬皆其證也宋玉先賢光武明主伏恭范逡並通義理亦主招魂葬豈皆委巷乎孔衍荅曰祭必立壇不可謂神必墓中也若神必墓中則成周雒邑之廟皆虛設也又帝丘及詩來格聿歸皆所以明魂無不從耳既葬三日祭墓亦猶飯含不忍其虛耳恭姬之

焚以明窮而彌正不必灰燼也就復灰燼骨肉雖灰灰則其實何緣舍埋灰之實而反當葬魂乎此皆末代失禮之舉非合聖人之舊也北海公沙歆宜招魂論云神靈止則依形出則依主墓中之座廟中之主皆所綴意髣髴耳若俱歸形於地歸神於天則上古之法是而招魂之事非也若吉凶皆質宮不重仭墓不封樹則中古之制得而招魂之事失也若五服有章龍旂重旒事存送終班秩百品即生以推亡依情以處禮則近代之數

咨招魂之理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蓋孝子竭心盡哀耳陳舒武陵王招魂葬議云先太保生殁虜塲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按禮無招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情迷惑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憑新蔡王招魂葬議云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殁寇虜靈柩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按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藏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靈爽於九泉則失事神之道懼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博士江淵議

凡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屍柩非為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屍而殯或無殯而窆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蜀譙周論或曰有人死而亡其屍者為招魂葬何如曰夫葬所以藏屍柩也若魂氣則無不之焉得與藏諸○宋庾蔚之論葬以藏形廟以饗神季子所云魂氣無不之寧可得招而葬乎

疑墓議脩墓附○周 魏 晉 齊

周制檀弓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生孔子後叔梁紇亡徵在恥焉不告殯於五父之衢母徵在亡欲有所祔而問也孔子亦

為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己欲發問端也五父衢名蓋鄹曼父之隣人之見者皆以為葬也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慎當為引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也引以刃反問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徵在為隣相善也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墓謂兆域也今時封塋也古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也識音志孔子先反當修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後待封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言所

以遲者修之而來也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三三言之以孔子不聞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魏王肅聖證論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肅解曰聖人而不知其父死之與生生不求養死不奉祭斯不然矣○晉賀循論以為防是舊墓也夫子葬又新其墳故謂之修非墓崩後之言也墳新雨甚故頹毀頹毀故悵怛不應耳所以言不修墓者言由己修之故倒毀也又蔡謨論曰學者疑此久矣王氏又以為不然謨以為聖人雖鑒照至於訓世言行皆不聖之

事也故咨四岳訪箕子考蓍龜每事問皆其類也不知墓者謂兆域之間耳防墓崩者謂墳土耳言古不修墓者謂本不崩無所修非崩而不修也令崩而後修故譏焉此自譏崩非譏修也夫子言此者稱古以責躬也又范宣禮二墓論曰史記及孔安國說皆為實録未生之前不可以逆責夫子也既長謁墓固以識其外矣但母不告其内義無强請然祔葬宜詳是以問焉記但言不知其墓非都不知也所以不應者欲言非禮則弟子有

忌敬之情欲言是禮則墓不須防而固然言及宅兆是以流涕耳防亦防虞此豈地名猶傳言文公之入也無衛非無康叔之國也○齊張融評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明未葬時未知墓處也雖仲由之言亦孔子不知其墓若徵在見娉則當言墓以告孔子何得不知其墓

通典卷一百三

通典卷一百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六十四 凶二十六

帝王謚號議 有熊氏 顓頊 堯舜 周 大唐

黄帝之號按白虎通云先黄後帝者古者質生死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代不易後代雖盛莫能與同後代德與天同亦得稱

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黄也黄者中和美色黄承天德冣盛淳美故以尊色為謚也○顓頊按五經通義曰顓頊者顓猶專項猶愉幼少而王以致太平時年十三常自愉愉嗛苦簟反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為謚○帝堯帝舜先號後謚也帝者德盛與天同號謚雖美終不過天也故如其次道之○周制春官太師掌大喪帥瞽而廞作柩謚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瞽諷誦其治功之詩也廞許金反文王武王先謚後號王者德薄傳位與子賢不肖同稱王號者所共謚者所專故上謚下號上其美者說曰按大戴禮云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

之表也樂記曰聞其謚知其行白虎通曰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五經通義曰號者亦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謚之言列陳列所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亦以為勸戒也問曰天子有天下大號諸侯寧有國大號乎荅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絀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趙商問鄭志

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而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荅曰周道之業興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初焉凡為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謚矣郊特牲云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謂之爵死有謚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也當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質家兩言為謚成湯是也文者一言為謚文武是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周以後尤文以為本生習事善故有善謚故合言文王武王或以名配者德薄因名配謚祖甲是也質家

不連號謚生則為號死則言謚故不連號成湯是也文家連號欲但言謚不忍死之欲但言號又是實死故以號謚文王武王是也桀紂先號後謚者別誅絕不嫌也禮記曰唯天子稱天以誅之以其無尊也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天子至尊故稱天以誅之又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之五經通義曰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以為臣子莫不欲襃稱其君掩惡揚善者故於郊明不得欺天也○大唐元陵謚冊文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諱伏以聖德之大上與天合人道近暱鮮克究知敢盡其所見泣以叙財成之業

伏惟大行皇帝紹休七聖臨照八極以至道御羣有以至化懷遠方登假於上敷聞在下肇加元服顒昇儲闈生知之敏動與神契承順玄宗也齊栗之容著奉養肅宗也愛敬之禮深履蒸蒸躬翼翼不絶馳道日朝寢門此則首冠百王大舜周文之孝也其於崇儒尚齒尊道貴德窮理盡性之學經天緯地之文包荒含垢之量廸哲允恭之善斯又睿聖不測同符乎三五無得而稱也當禄山叛亂陷覆二京以天人之重授元戎之律師之

所及狂寇殲夷復宗社之阽危拯生靈於焚燎則乾維重搆宸極以安及史盜閒釁三河屢梗在撫軍之際思明隕命乘踐祚之初朝義授首則梁陳底定朔易從風其或屈强於大梁背誕於南越莫不朝爲梟獍夕爲鯨鯢此髙光之功神武之畧也自是肅勿羣后賓延萬靈洿瀦爵没之刑寢焚瘞懸沉之禮脩衣冠有倫於脇從者釋而靡問靈祇有闕於禋祀者秩而致享聖謨説求讜言扇以祥風浸以膏澤九譯奉貢四夷來賓丕冒日

出罔不率俾猶須嚴恭寅畏頤省闕遺兢兢業業日昃不暇故得元功廣運協氣旁流靈契畢發元符洊至則瑞璧出於泗清瀾變於河其餘見祉鱗羽呈祥草木者不可殫記方議櫜弓偃霸臻於太和告禪於石閭鏤功於金版遽承憑几之命奄遘綴衣之酷號天叩地罔所依歸今龍攅就啓蜃輅將駕採鴻儒碩生之議考公卿百辟之請僉以盛德大業匪號謚莫宣是用虔奉古訓發揚茂實謹遣攝太尉某奉冊上尊謚曰睿文孝武皇

帝廟曰代宗伏惟明靈降格膺茲典禮誕錫純嘏貽宴後昆嗚呼哀哉

皇后諡及夫人諡議 國妃命婦附○東晉

白虎通云后夫人諡臣子共於廟定之或曰出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由君而已婦人本無外事是故不於郊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諡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恭公妻恭姬是也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諡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諡章其善惡公羊

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為太妃李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為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為稱也以從為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泰始以來藩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敬后登祚乃追謚耳瑯琊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

元帝猶抑蒸蒸之至不追謚令彭城太妃不應謚

太子無謚議 國君嗣子附○周 東晉

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謚是知太子無謚以未得有所施行故不得設謚○東晉瑯琊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瑯琊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

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為君旣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為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茲義過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冲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按哀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瑯瑘世子雖正體乎上

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為謚之證也

諸侯卿大夫謚議 周 魏 東晉

周制諸侯薨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大夫會其葬因謚之（春秋魯文公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是）春秋魯桓公七年葬蔡桓侯然得桓謚者明謚天子所加非獨臣子也又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喪卿大夫也）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其讀誄亦以太史賜謚為節事相成）曲禮曰既葬言謚曰類（王肅曰謂類象其行言於天子以求謚也）又曰公叔文子卒（衛獻公之孫也名拔或作發）其子戍請謚於

君盧植曰君衛靈公也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葬者其時請所以易其名者盧植曰無謚則當書名故易其名也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謚法曰愛人好與曰惠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魯昭二十年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靈公奔死烏是時文子為政靈公克復國故曰以其死衛寡人謚法曰外內用情曰貞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次也謂位祿之次法令之制也謚法曰道德稱聞曰文故謚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白虎通曰卿大夫老歸有謚者別尊卑章有德

也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謚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魏劉輔等啓論賜謚云古者存有號則沒有謚必考行迹論功業而為之制漢不修古禮大臣有寵乃賜之謚今國家因用未革臣以為今諸侯薨於位者可有謚主者宜作得謚者秩品之限尚書衛覬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為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

可隨行迹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謚尚書趙咨又奏云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勲於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黄門侍郎荀攸議以為古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謚今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内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

其不涖官理事則當宿衛忠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餘襲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八座議以為太尉荀顗所撰定體統通叙五等列侯以上嘗為郡國太守內史郡尉牙門將騎督以上薨者皆賜謚○東晉元帝太興三年詔古者皆謚名實相稱頃來有爵乃謚非聖賢本意通議之有司表云劉毅宜謚以申毅忠允匪躬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斯誠聖朝考績以著勳之美事也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令毅功德並

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没其高行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臣顧聖代舉春秋之遠制改近代之舊服

君臣同謚議 周 晉 東晉

周桓王時蔡侯卒謚桓侯五經通義曰有德則善謚無德則惡謚故同也○晉武帝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議奏以為大晉受命

祖宗謚號羣下未有同者蓋因近代淺情習於所見也奕謚與景皇帝同可改謚曰穆侍中王濟等議曰按主者議謚避帝而不避后既不修古典不嫌同稱復垂近代不襲帝后之例至於無窮之祚若皆有避於制難全侍中成粲等議以為謚號國之大典使上下邁德罔有荒怠宜遠稽聖代同符堯舜不宜遵襲魏氏近制詔賜謚曰簡○東晉孝武太元四年光祿勳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郭奕謚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

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來裔徐邈議按郭奕謚景謚實不以犯帝謚而改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謚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之不耻下問所以為文也遠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王欣之所表抑實舊典

宜如所陳詔可

單複謚議東晉 大唐

東晉時太常蔡司空謚議云博士曹耽等議曰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司空左長史孔嚴與王彪之書云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尚之事穆誠是美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之任則是參貳宰相考行定名義存實錄不可不詳彪之荅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為不輕太始初張

皇后大寧庚太后並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賀循皆名士也並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複謚亦不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並單謚自頃複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複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承近意耳皆顧命重勲或居分陝或處阿衡蔡公存謙素之懷不當此任於令詠之所以不複謚欲令異於毅公所以標冲虛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甞居師傅及錄臺事者亦皆不複謚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

顗周光禄顗或曽師傅或曽總録並不複謚吾謂此謚弘美不應翻改按謚法條有限而應謚者無限亦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遠准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顗周顗謚康羊祜荀勗同謚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髙謚簡時尚書符却已不應與和嶠同謚蔡為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義遂便施行蔡家固當有此故事准例如此復無所為疑○大唐之制太常博士掌凡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

功德而為之褒貶諸謚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佐吏錄行狀申考功勘校下太常擬謚記申省議定奏聞無爵稱子沈約謚法云晉太興三年始詔無爵者謚皆稱子養德丘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生大行則大名小行則小名舊有周書謚法大戴禮謚法又漢劉熙謚法一卷晉張靖撰謚法兩卷又有廣謚一卷梁沈約總集謚法凡一百六十五稱告贈謚於柩如開元禮武德以來通太常所謚有異議者略件如後○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袁思古謚贈揚州大都督高陽郡公許敬宗曰繆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

絕於趙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白珪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訴屈戶部尚書戴至德問博士王福畤其故荅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為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而定謚為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為恭○景雲元年太常謚贈荊州大都督舒國公韋巨源曰昭戶部員外郎

李邕駁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佗人則附邪楚容謚之曰昭良恐未當博士李處直請依前定○開元七年太常博士張星謚贈工部尚書宋慶禮曰專議曰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凶於國按謚法好功自是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之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克廣歲儲邊庭晏然河

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繆哉安有踐其迹以制實貶其謚以徇虛採慮始之謗聲忌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乃謚曰敬○十八年太常寺謚贈太師燕國公張說為文貞左司郎中楊伯成駁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勵風俗檢束名教固無虛稱是存實錄准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順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

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得追諸謚曰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立議請依太常為定未决玄宗為製碑文賜謚曰文貞○永泰中太常博士獨孤及謚贈凉州都督太原郡公郭知運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厦駁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謹按禮經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及非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既沒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嗣子英乂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合無妄之求況今裂土者接軫専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知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徳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

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又殊
旌善之體請下太常寺重議及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
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戍請謚
遣當葬前謹按三百禮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
追謚況三王殊途不相沿禮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
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崔太師一年矣呂
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襃寵無異
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茍必以已葬為節

制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狐暴貴不爲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子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者處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嗣子之德然後作謚令之征鎮者率多起屠販皁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爲王侯而其間有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者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謂近誣竊考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

前議獨孤及又謚贈吏部尚書呂禋曰肅度支員外郎
嚴郢駁曰今所議削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齷齪無
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
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
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
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
公曰忠肅及重議曰謹按舊儀凡没者之故吏得以行
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

宜存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

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誡且非唐虞師錫僉曰

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畧其細

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

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興蕭何張良霍去

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

文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

黷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秦之制以魏徵

為文貞蕭瑀為貞褊其杜如晦封德彞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靚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肅者以謹之從政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

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賈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旣之政能程普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智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之降乎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往事請依前史○大歷十三年太常謚贈司徒楊綰曰文貞工部郎中蘇端駮曰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

為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
偪旋又知載隳壞綱紀心貳於君既懼其疑因為疎簡
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
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
衷陳詞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宴安自泰優游
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
隱邪豈懷道無毒邪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啇恩於下
掊怨於上使壯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虜入無弔災

之惠磁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絶之使王澤不及於下為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上惟新之日居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辨寥啓悟噤閉謀猷貪食萬錢之賜虛承一心之顧豈慈愚愛人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乎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覃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覃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寧使人老闕

敬祖之禮位極亡祭禰之宮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就愍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立謚盡公而無私之謂也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脩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公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國公張說先朝輸能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

至今人故稱之由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常更詳他謚以守奚童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黃泉之寃免慙於蘇魏別勑謚為文簡○贈司空陳國公竇抗謚曰博贈左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初謚為恭黃門侍郎劉洎駮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為恭竟謚為縱工部尚書楊昉謚曰恪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匡濟謚曰果廣州都督謝方叔謚曰勤以上五人按謚瀆並無乃有司一時之議所以不具其年

卒哭後諱及七廟諱字議周 晉 大唐

周制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曰敬鬼神之名也諱避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王肅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始死哀遽故卒哭乃令諱禮不諱嫌名鄭玄曰為其難避也嫌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王肅曰音相似者也二名不偏諱偏諱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也嫡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父母猶諱祖耳君所無私諱盧植曰但為公家諱不得為私家諱也鄭玄曰謂臣於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教學臨文

不諱盧植曰教詩書典籍教訓也臨文謂禮文也詩書執禮皆雅言故不諱、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玄曰為其失事正也廟中不諱盧植曰不諱新君壓於祖禰也鄭玄曰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也王肅曰祝則名君不諱君也大功小功不諱入門而問諱盧植曰鄭國之君猶吾君也鄭玄曰皆為敬主人也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盧植曰喪朝夕奠尚生事之虞而立尸卒哭諱新是為以生道事之畢矣復以鬼道始事之也已者辭也一說生事畢從生至死也鬼事始已者從死至卒哭也鄭玄曰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之也已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王肅曰木鐸鈴也以木為舌也以命於宮盧植曰宰夫於周禮為下大夫小宰之副也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君也小喪屬

官也戒令即所謂捨故而諱新之屬曰捨故而諱新鄭玄曰故為高祖之父當遷者也馬說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代王天之錫命跦可同名王肅曰故謂五廟毀者自寢門至於庫門盧植曰振木鐸從寢門至庫門也寢門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鄭玄曰百官所在也庫門宮外門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也王肅曰百官所在也庫門宮外門雜記曰王父母兄弟伯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玄曰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為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為羣祖諱也王肅曰王父母之兄弟伯父叔父姑姊妹皆父之所諱也

○晉孫毓七廟諱字議乙丑詔書班下尊諱唯從宣皇帝以來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別著按禮士立二廟則諱

王父以下天子諸侯皆諱羣祖親盡廟遷乃捨故而諱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貴者得申賤者轉降蓋所以殊名位之數理上下之序也先代創業之主唯周追王旻啟以前未有聞焉顯考以下謂之親廟親廟月祭屬近禮崇周武王時諸盩張流反為顯考廟周人以諱事神固不以追王所不及而闕正廟之諱也禮大夫所有公諱又曰子與父同諱明君父之諱臣子不可以不諱也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

之諱也此時獻武已為遠祖鄭國大夫猶以犯諱為失歸而作戒著於春秋大晉龍興弘崇遠制損益因改思臻其極以為京兆府君以上雖不追王列在正廟臣下應諱禮有明義宜班下諱字使咸知所避上崇寅嚴之典下防僭同之謬束晳不得避諱議云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師雨師皆為訓詁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廻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

言語臨時訓避而已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束晳議按風伯之名所由来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令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以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由避諱宜如舊稱○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幾下令曰依禮二

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旨近代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以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今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

顯慶五年正月詔孔宣設教正名為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抄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書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上書犯帝諱及帝所生諱議晋

晉博士孔晁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詔曰晁自理頃所稱引雖不與今相值然情有所由其特原之然則自今以後三帝諱情亦瞿然長吏以上足閑禮法可如舊科其餘散官以下但有謬語者不可具責又古者内諱不出宫但勿聽以為名字至於吾名但在見避過禮其或過謬皆勿却問以煩簡書也又都官曹奏以吳興郡上事有春

字犯會稽鄭太妃諱下制書推之王彪之謂今皇太后臨朝奏事詰太后為故應復犯會稽太妃諱不都官郎傅讓尚書王劭議並謂不應復諱尚書陸納等並謂故應諱王尚書謂朝臣所諱君之母妻諱者以是小君故耳君之所生非小君也亦不上諱榜非羣下所應諱且瑯琊夏侯太妃章郡恭愍君章皇太妃諱並不頒下令天下同諱宜更詳之右丞戴謐議云朝臣所諱君之母妻施於小君非君之所生所生之諱不上諱榜非羣下

所宜諱也竊謂如此則不唯奏事太后不應諱而已恐
門號縣名亦不宜改頒於天下而闔朝之臣陳事不避
悠悠人吏犯者不問官號獨易餘莫之諱將於大體有
不通邪父之所諱子無不諱君之所諱臣其不諱乎施
於小君誠有其文母以子貴亦有明義若以事經至尊
應諱但奏御太后不諱一朝之事諱不並行復是所疑
衆官皆從尚書令王彪之議凡訓體憲章經典無文者
則當准己行之舊令議者所從是右丞議也按右丞議

云門縣改名既頒天下則朝臣不得不諱意以為門縣名以犯先帝所生之諱故先帝時改之與明穆皇后臨朝除光祿勲字義體同爾並皆頒下者令知官名之改非須下令人皆諱之也謂上書奏事詣先帝令上書為諱耳太后及朝臣並應諱之義今者奏事詣太后何諱之有而乃稱太后制書遠推之乎議又喻以父之所諱竊以父子天性君臣與族君之所諱何必盡同元明哀三帝之朝無以所生之諱頒行天下令人皆同諱則臣

不同子之一隅也明臣之所諱君之母妻諱者諱小君之諱耳且四海之人皆小君之臣妾非所生之臣妾也以小君之諱列於諱榜故天下同諱所生之諱不列諱榜故天下不同諱於時主相賢明朝多儁彥令所應准而議云非令所議竊所未達又云母以子貴三帝之母不以子貴邪議又云章皇太妃之喻殆非令嫌既不鮮哀帝所生何以獨非令嫌又今上即位所生李淑妃諱何以不須下天下與簡文皇帝順皇后諱率土同諱之

乎中興有八帝迄今上五帝有所生豈可四帝所生普天下不諱而簡文帝所生獨率土同諱乎謂王尚書傅郎議為允

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 東晉

東晉康帝諱岳太學言被尚書符解列尊諱無舊詁是五山之大名按釋山篇曰山大而高曰嵩今取諱宜曰嵩如辭體訓宜詳其嵩議未允當更精詳禮文正上徐禪議謹按輒關博士王質胡訥許翰議按爾雅無舊訓

非可造立五山之名取其大而高也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高山則岱衡華恒也周禮謂之五岳詩人謂之高山字無詁訓而有二名今若舉名之別宜曰高取義為訓宜如前曰嵩

已遷主諱議 魏 大唐

魏王肅議高皇諱明皇帝既祔儒者遷高皇主尚書来訪宜復諱不及引殷家乃或同名荅曰殷家以甲乙為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捨故而諱新諸

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豈可不復為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為稱非能為元后諱徒以名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以為不學當獻子時魯不復為二名諱而獻子自以為犯其諱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

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於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按漢氏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以為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墠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為

名字其言事不諱所謂魏國於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大唐永徽二年十月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奏言依禮捨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皇祖弘農府君神主當遷請依禮不諱從之

上表稱太子名議東晉 大唐

東晉孝武泰元十九年七月義興太守褚爽上表稱太子名下太學議助教臧燾議按禮記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又云君之於嗣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如此則太

子雖國之儲貳猶同於臣列以君前臣名之義言則與表末為失禮然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末有稱太子名者今省無先比即其驗也昔武皇帝代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式其不稱名當有理趣特以皇太子儲君名諱尊重不敢指斥故耳古今異儀禮有損益今依仗前賢固循先比則與表所稱為違舊准徐乾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按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體太

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又禮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又周公告父皆稱武王名益可明矣徐邈議云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記云卒哭而諱皆周禮也名之與謚並是人倫所以相稱殷尚質無諱議其遏名字如姓位耳箕子答武王而邦其昌知於時未有諱也周公於成王六年始制周禮曲備節文而諱名稱謚然猶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故周頌有克昌厥後先儒以為宗廟詠歌上不諱下即是父前子名也○大唐武

太后長安二年正月麟臺監兼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謹按典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為太子皇儲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准朝官尚猶如此宫臣諱則不疑今東宫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廻避甚難孝敬皇帝為皇太子時改弘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則成例並為軌模伏請改換

從之

父諱與府主名同議　晉

晉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曇父名遐曇求解職事博士謝詮曰按禮諸侯諱祖與父大夫士并諱伯父母及姑又父子之所天尊無以比宜聽解職博士許幹議曰按禮君子不奪人親故孝經云資父以事君而敬同是以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曇自列父與將軍同名聖朝弘恩不許曇解可使換官

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諱議晉 東晉 大唐

晉江統上言臺選臣叔父春為安成郡宜春縣令與縣同名故事皆得改選臣以為父祖改選者蓋以臣子開地不為祖父之身也今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吏人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典諱尊之義若托辭迴避則有廢官擅犯憲制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吏人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名嚴父下為臣子

體例不通若改易私名以避宫稱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為身名與職官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為比體例既合於義為弘元康七年尚書勑自今以後諸身名與官職同者與觸父祖諱同例○東晉康帝咸康八年詔以王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内史允之表郡與祖會名同乞改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邪下八座詳之給事黄門侍郎譙王無忌議以為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

國之典憲亦無以祖名辭命之制也○大唐延和元年賈曽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名忠同音識者以為中書是曽司名又與曽父音同字别於禮無嫌曽乃就職

內諱及不諱皇后名議（周 晉）

周制曲禮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婦諱不出門（婦親遠於宮中言避之耳）檀弓曰二名不偏諱（質對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雜記曰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

諱禮記曰母之所為其親諱子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為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為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為諱與妻母之親同名重則諱之王肅曰同名同從祖昆弟所諱之名也從祖昆弟之父小功之親也於禮不諱妻名重則諱之

○晉武帝太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而近代諱之非也勿下

通典卷一百四

通典卷一百五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六十五　凶二十七

喪禮雜制

周制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術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之嫁者及在室者也長幼成人及殤者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　從服有六有

屬從子為母之黨服有徒從臣為君之黨服有從有服而無服公之子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徒從者所從亡則已謂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為己之母黨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猶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縗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皆右縫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

冠象太古喪事畧也吉冠則纓武與制馬右縫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縫左縫象吉輕也

緦冠澡纓有事其布以緦為纓大功以上散帶大功以上線重初而散之小功緦輕初而絞之

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布總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櫛笄以櫛木為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為其太飾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也者終子之恩於父母也摘音地的反妄為

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祔自為之以其祭於祖廟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禁哭謂大祭祀時也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用故事適墓不登壟不歌為不敬也壟冢也墓塋域也不歌非樂所助葬必執紼紼引車索臨喪不笑宜有哀容見柩不歌入臨不翔鄰有喪舂不相相送杵聲里有殯不巷歌哭日不歌哀未忘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所哀在此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止復常謂已除喪讀樂章君子已孤不更名重本也已孤暴貴

不為父作謚子事父無貴賤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非其時也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病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病猶憂也疑猶恐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也弗食黨猶親功縗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鹽酪可也功縗齊斬之末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

也毁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毁而死是不重親也）孔子曰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也）齊縗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贄唯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來求見可見也不避涕泣言至哀無飾）三年之喪祥而從政周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麻之喪既殯而從政（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為政者教令謂徭役也）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所謂哭不偯也）孔子曰

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此殷之喪拜也順者先拜賓順於事）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此周之喪拜也至者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頎音懇）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重者尚哀戚也自周以下如殷可也）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許其口習故也）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譏之也位謂以親疏序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善之也禮嫂無服）曾子曰居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以為薑桂之謂也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子皋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出血也）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為難孔子在

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灋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也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識音志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孔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祭祀末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傚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止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無節孔子曰哀則哀矣此誠哀也而難為繼也失節之中夫禮為可傳也

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也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故戒之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也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縗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縗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也世為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其俗之失禮也道猶禮也說音吐活反蟜音居沼反魯

之達禮者也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夷羨道為位也曰噫毋噫弗悟之聲毋禁止辭也毋音無曰我喪也斯沾斯盡也沾讀曰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夫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為斯音賜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專猶司也時子張相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非也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也敬姜者康子從祖母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

以爲養死無以爲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疾也謂不及其日月也子路去魯謂顏回曰何以贈我贈送也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也展省視也又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主於敬也有焚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人燒其宗廟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其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也殷事朔望薦新之奠也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言反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其哀雜主於君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也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

之喪者內子大夫嫡妻也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縗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縗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怪以重服而為人執事也孔子曰非此之謂也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服天子諸侯之喪斬縗者奠為君服者皆斬縗唯主人不奠大夫齊縗者奠服斬縗者不奠避正君也齊縗者其兄弟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服齊縗者不奠避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謂既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縗以下與祭禮

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縗者不與祭大夫齊縗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諸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孔子曰說縗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故也以儐相可也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者謂出行見之

不得觀也大功將至避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類也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也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初貞觀中吕才為太常博士與諸陰陽學者十餘人撰陰陽書凡五十三卷并舊書行者二十七卷詔頒下之才病其有穿鑿拘忌者故著論曰易曰上古穴

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宫室盖取諸大壯逮於殷周之際乃有卜擇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擇吉凶其来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宫商角徵羽天下萬姓悉總配之行事吉凶依此為瀘至如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宫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閒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宫商複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

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按堪輿經云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曁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准例皆然因邑授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族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

理乖僻者也又叙禄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司馬季主云夫卜筮高談禄命以悦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禄此則命禄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録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禄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刼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福之所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絶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禄在其中豈得生當建命武王憂勤損壽不聞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

犯三刑 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祿而貴賤懸殊共命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按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灋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尅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人尩弱身合矬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若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

向命一條瀴當長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禄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為此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禄瀴無官爵假得六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尅驛馬瀴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絶下絶下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而彌凶唯建命生瀴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禄命不

驗二也檢漢武故事帝以乙酉歳七月七日平明時生亦當禄空亡下濹主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禄命濹少無官爵老而方盛今驗漢書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以後户口減半禄命不驗三也又檢後魏書云孝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歴其年歳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背禄背命并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依檢禄命書濹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濹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身受其父之禪禮云嗣王位定在於初喪踰年之

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為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倒云不合見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瀍無官爵又當於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瀍當早卒今驗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崇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祿命墓下生瀍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為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

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葢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於近代以來加之隂陽葬㶑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生人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利害遂

令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
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成於
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
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
乃附此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
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則踰月而已此則
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
宜遂為常式瀍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

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已亥之日用葬冣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曰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

卿子産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明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産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産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若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令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近半夜此即反與禮違今檢禮傳葬

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祿皆由安葬所致壽命延促亦由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逮而人無援以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荊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

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
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絶或
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
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
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
尹展禽三黜士師卜筮一定更不迴改墓塚既成曾不
革易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
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筮者誑其吉凶

愚人因而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窺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禮廢 周

周制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衆孔子曰四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廟也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人君之夫人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則廢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闗中言之孔穎達曰闗通也按周法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今舉中五則兼上下當祭而日食太廟火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則廢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縗大功皆廢外喪自齊縗以下

行也齊縗異門則祭其齊縗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縗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賛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縗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

之服也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父歿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饗謂禮之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六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六十六 開元禮纂類一 序例上

五禮篇目謹按斯禮開元二十年撰畢自後儀法續有變改並具沿革篇為是國家修纂今則悉依舊文不輙有刪改本百五十卷類例成三十五卷冀尋閱易周覽之者幸察焉

大唐開元年之制五禮其儀百五十有二〇一曰吉禮其儀五十有五一冬至祀昊天於圓丘 二正月上辛祈穀於圓丘 三孟夏雩祀於圓丘

四季秋大享於明堂　五立春祀青帝於東郊　六立夏祀赤帝於南郊　七季夏祀黃帝於南郊　八立秋祀白帝於西郊　九立冬祀黑帝於北郊　十臘日祀百神於南郊　十一春分祀朝日於東郊　十二秋分祀夕月於西郊　十三祀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　十四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后土同　十五孟冬祭神州於北郊　十六仲春上戊祭太社太稷　十七冬祭五嶽四鎮　十八祭四海四瀆　十九時享太廟　二十祫享太廟　二十一禘享太廟　二十二拜陵　二十三太常節行諸陵　二十四孟春吉亥享先農耕籍　二十五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親桑　二十六有司享先代帝王　二十七薦新於太廟季夏祭中霤於太廟　二十八孟冬祭司寒納冰　二十九興慶宮祭五龍壇　三十皇帝視學　三十一皇帝太子釋奠於孔宣父　三十二國學釋奠於孔宣父　三十三仲秋釋奠於齊太公　三十四巡狩告圓丘　三十五

巡狩告社稷　三十六巡狩告宗廟歸格於祖　三十
七皇帝巡狩　三十八封祀於泰山禪於社首山　三
十九時旱祈太廟　四十時旱祈太社　四十一時旱
祈嶽鎮以下於北郊報儀同　四十二就祈嶽鎮海瀆
四十三諸州祭社稷　四十四諸州釋奠於孔宣父
四十五諸州祈社稷禱諸神禜城門　四十六諸縣
諸里祭社稷　四十七諸縣釋奠於孔宣父　四十八
諸縣祈社稷及諸神　四十九諸太子廟時享　五十
三品以上時享其廟　五十一三品以上祫享其廟
五十二三品以上禘享其廟　五十三四品五品時享
其廟　五十四六品以上春祠　五
十五王公以下拜掃寒食拜掃附　○二曰嘉禮其儀
有五十　一皇帝加元服　二納后　三皇帝正至受皇
太子朝賀　四皇后受太子朝賀　五皇帝正
至受皇太子妃朝賀　六皇后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
七皇帝正至受羣臣朝賀　八皇帝千秋節受羣臣

朝賀　九皇后正至受羣臣朝賀　十皇后受外命婦朝賀　十一皇帝明堂讀春令　十二讀夏令　十三讀秋令　十四讀冬令　十五於太極殿讀五時令　十六養老於太學　十七臨軒冊皇后　十八臨軒冊皇太子　十九內冊皇太子　二十臨軒冊立王公　二十一朝堂冊諸臣　二十二冊命內婦　二十三遣使冊授官爵　二十四朔日受朝　二十五朝集使辭見　二十六皇太子加元服　二十七皇太子納妃　二十八皇太子正至受羣臣賀　二十九皇太子受宮臣朝賀　三十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　三十一皇太子受朝集使參辭　三十二親王冠　三十三親王納妃　三十四公主降嫁　三十五三品已上子冠　三十六五品已上子冠　三十七六品已下子冠　三十八三品已上婚　三十九四品已下婚　四十朝集使禮見　四十一任官初上　四十二鄉飲酒　四十三正齒位　四十四宣赦書　四十五羣臣詣闕上表

四十六羣臣起居 四十七遣使慰勞諸番 四十八遣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諸州宣制 五十遣使諸州宣赦書

○三曰賓禮其儀有六

一番國主來朝 二戒番國主見 三番主奉見 四受番使表及幣 五宴番國主 六宴番國使

○四曰軍禮其儀二十有三

一親征類於上帝 二宜於太社 三告於太廟 四禡於所征之地 五軷於國門 六告所過山川 七宣露布 八勞軍將 九講武 十田狩 十一射宮 十二觀射 十三遣將出征宜於太社 十四遣將告太廟 十五遣將告齊太公廟 十六祀馬祖 十七享先牧 十八祭馬社 十九祭馬步 二十合朔伐鼓 二十一合朔諸州伐鼓 二十二大儺 二十三諸州縣儺

○五曰凶禮其儀十有八

一凶年賑撫 二勞問疾患 三中宮勞問 四皇太子勞問 五服制度 六皇帝為小功

以上舉哀　七勅使弔　八會喪　九冊贈　十會葬　十一致奠　十二皇后舉哀弔祭　十三皇帝太子舉哀弔祭　十四皇太子妃舉哀弔祭　十五三品已上喪　十六五品已上喪　十七六品已下喪　十八王公已下喪

卜日禮

國有大祀中祀應卜日者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皆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嶽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廟諸太子並為中祀應卜日及冊命大事加元服納后巡狩親征封禪太子納妃出師命將並卜日於太廟南門之外若雩祀之典有殊古法傳曰龍見而雩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

之龍見乃在仲夏之初以祈甘雨遂為晚矣今用四月上旬十日又先蠶之祀合用季春吉巳若其年節氣晚即於節氣後十日也將卜前一日以右校掃除太廟南門之外守宮設太常卿以下次於門外之東皆西向其日平明太卜令卜正占者其占者以太卜官之明卜者為之俱就次各服公服謁者贊引各絳公服守宮布卜席於闑西閾外西向謁者告事具謁者引太常卿升立於門東西面贊引引太卜令卜正占者門西東面卜正先抱龜奠於席上西首灼龜之具奠於龜北執龜立於席東北面太卜令進受龜詣太常卿

前視高太常卿受視訖太卜令受龜少退俟太常卿曰皇帝來日某祇祀於某尚饗若將有策命大事及國有冠婚之禮則曰來日某有某事庶予從之太卜令曰諾遂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曰假爾太龜有常興授卜正龜負東扉卜正坐作龜訖興太卜令進受龜示太常卿卿受示反之太卜令退復位東面與衆占之訖不釋龜進告於太常卿占者曰某日從授卜正龜謁者進太常卿之左曰禮畢謁者引太常卿以下還次卜者徹龜守宮徹席以退若卜冊命大事太常卿以兆奏聞也

若上旬不吉即卜中旬中旬不吉即卜下旬皆如初禮若卜吉日及非大事皆太卜令蒞卜卜正占者視高命龜作龜

筮日禮

國有小祀應筮日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州縣社稷釋奠以及諸神祀並為小祀應筮日及諸王冠婚公主降嫁等並筮日於太廟南門之外將筮前一日右校掃除太廟南門之外守宮設太卜令以下次於門外之東皆西向其日平明

太卜令卜正占者其占者以太卜官之明筮者為之也俱就次各服公服贊引絳公服也守宮布筮席於闑西閾外西向贊引引太卜令升立於門東西面卜正占者立於門西東面卜正開櫝出筴兼執之東面受命於太卜令太卜令曰皇帝來日某祭某神於某尚饗若將有冠婚等則曰來日某有某事從之卜正曰諾遂右還西向以櫝擊筴遂述曰假爾太筮有常皇帝來日某祭某神尚饗乃釋櫝坐筮訖興執卦以示太卜令太卜令受視反之卜正退復位東面與衆占之訖進告於

太卜令占者曰某日從贊引進太卜令之左曰禮畢贊引引太卜令以下還次卜正徹櫝策守宮徹席以退不吉即筮中旬下旬如初其王公以下筮日各附於本篇

神位用樂及籩豆等數附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在壇上座每籩豆各十二簠簋甑俎各一都六百八十九座壇之第一等祀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及大明夜明等七座籩豆各八簠簋甑俎各一也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北辰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

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在十二陛間每座籩豆各二餘如上也第三等祀中官市垣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及二十八宿並差在前列餘百四十二座齊列在十有二陛間每座籩豆等如二等也又祀外官百五座籩豆簠簋俎各一也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籩豆等與外官同所謂昊天上帝者蓋元氣廣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即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按此星神之位蓋渾儀制圖聖人觀象羲和所職推步有徵傳曰萬物之精上為衆星故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星地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星之與物各有所主今並依郊壇圖為也

○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七都

座也

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籩豆等數如冬至國家前禮祀感生帝於南郊後禮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祈穀實准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則祈穀之文傳之歷代上帝之號元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四時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此說事恐難憑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祈穀之禮於祈穀之壇祭五方帝夫五方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今二禮並行六神咸祀也

○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籩豆等如冬至都十七座也

又祀五帝於壇第二等籩豆各四簠簋俎各一也又祀五官勾芒祝融后土

薦收玄寘也於內壝之外每座籩豆各二餘各一國家前禮雩祀五方帝五帝五官於南郊後禮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且雩祀上帝蓋為百穀以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玄云雩於上帝也夫上帝者天之別號元屬昊天祀於圜丘尊天位也且雩祀五帝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二祀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也○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大真皇帝配座又以五方帝五帝五官從祀籩豆等同雩祀都十七座國家前禮祀五方帝五帝五官於明堂後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准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之五帝此即皆是星辰之例按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與五帝豈可為一孝

（經云上帝即五帝故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明上帝即天矣且祀五方帝於明堂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也）○立春日祀青帝於東郊（以太昊配句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夏日祀赤帝於南郊（炎帝配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季夏日祀黃帝於南郊（軒轅配后土鎮星從祀）○立秋日祀白帝於西郊（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立冬日祀黑帝於北郊（顓頊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正座配座籩豆各十二五辰五官三辰七宿籩豆各二餘各一也）以上樂舊用本音皆以黃鍾為均三成准周禮云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既云天神皆

降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又准周禮樂三變唯致丘陵之祇今改用六變

臘日䄍百神於南郊都百九十二座大明夜明在壇上每座籩豆各十簠簋甑俎各一神農伊耆五官每座籩豆各四簠簋甑俎各一五星十二辰后稷五方田畯嶽鎮海瀆二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澤每座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丘陵墳衍原隰青龍朱鳥白獸玄武鱗羽毛介於菟井泉等八十五座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皆准禮定也

春分朝日於東郊〇秋分夕月於西郊以上籩豆各十簠簋甑俎各一也舊用黃鍾之均三成新改用天神之樂圜鍾之均六

戌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於國城東北〇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南〇立秋後辰日祀靈星於國城東南〇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已上四祀舊不用樂籩豆各八簠簋俎等各一也

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壇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每座籩豆各十一簠簋甑俎各一都七十二座祭神州地祇於壇第一等籩豆各四餘如上也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五山五川五林五澤五丘

五陵五墳五衍五原五隰於内壝之外各依方面每座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立冬後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每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甑俎各一也舊樂用姑洗三成准周禮云函鍾之均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鄭玄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崑崙為皇地祇則宗伯黄琮所祭者二是皇王封域内之神州則兩圭有邸所祭者國家後禮則不立神州之祀今依前禮為定既曰地祇其樂合用函鍾之均八變皆准舊禮為定

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后土配太稷后土配每座籩豆各十簠簋各二鉶俎各三舊樂用姑洗之均三變社稷之祀於禮為尊豈同丘陵只用三變合依地祇用函鍾之均八變之樂

五嶽四鎮四海四瀆每年五郊迎氣日各一祭東嶽岱山祭於兗州界東鎮沂山祭於沂州界南嶽衡山祭於衡州界南鎮會稽山祭於越州界中嶽嵩高山祭於河南府界西嶽華山祭於華州界西鎮吳山祭於隴州界北嶽恒山祭於定州界北鎮醫無閭山祭於營州界祭東海於萊州界祭東瀆大淮於唐州界祭南海於廣州界祭南瀆大江於益州界祭西海及西瀆大河於同州界祭北海北瀆大濟於河南府皆本州縣官祭之以上四祭每座籩豆各十簠簋各二俎各二

太廟九室每歲五享謂四時孟月及臘也每室籩豆各十二簠簋各二㽅鉶俎各三又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祫禘之月則不時享祫禘之時功臣配享於庭高祖室殷開山劉政會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太宗室房玄齡魏徵屈突通高士廉高宗室馬周李勣張行成中宗室桓彥範敬暉張柬之崔玄暐袁恕已睿宗室蘇瓌劉幽求也○每時享因祭七祀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別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若臘及禘祫則偏祀之○肅明皇后廟孝敬皇帝廟二廟新修享儀准太廟例

孟春吉亥享先農后稷配季春吉巳享先蠶二享准舊禮定每座籩豆各十簠簋各二㽅鉶俎各三

仲春之月享先代帝王帝嚳享於頓丘帝堯享於平陽稷卨配帝舜享於河東皐繇配夏禹享於安邑伯益配殷湯享於偃師伊尹配周文王享於酆太公配武王享於鎬周公召公配漢高祖享於長陵蕭何配每座簠簋各二籩豆各十俎各三新加帝嚳餘准舊禮為定

仲春仲秋上丁釋奠於太學孔宣父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凡九十五座先聖先師籩豆各十簠簋各二甑鉶俎各三其七十二弟子及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從祀諸座籩豆各三簠簋俎各一其七十二弟子新加餘依舊定其名具太學篇中也

州縣祭社稷每座籩豆各八簠簋各二俎各三

仲春仲秋釋奠於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每座籩豆各十簠簋各二甑鉶俎各三新加享禮

孟冬祭司寒籩豆各八簠簋俎各一餘准舊禮為定

仲春興慶宮祭五龍壇五座每座籩豆各八簠簋俎各二也○新撰享樂用姑洗之均三變

隱太子廟章懷太子廟懿德太子廟節愍太子廟惠莊太子廟惠文太子廟以上六廟每年四享籩豆各十簠簋各二俎三並新加此禮

仲春祀馬祖仲夏祀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以上四祭皆於大澤用剛日也凡有祭祀皆准前例若封禪之禮則依圓丘方澤神位為定若巡狩望祭親征禡類祈禱昭告並各依本位為定

凡祀昊天上帝及配座用蒼犢各一五方上帝五人帝各用方色犢一大明青犢一夜明白犢一皇地祇及配座用黃犢各一神州及配座用黝犢各一凡祀之牲皆養在滌大祀九旬中祀五旬小祀一旬其牲方色難備者聽以純色代之大小依禮告祈之牲不養凡祭祀牲不得捶扑損

傷死即埋之有瘡疾者與替也宗廟社稷帝社先蠶先代帝王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並用太牢若冬至祀圓丘加羊九豕九祭方丘加羊五豕五䄍祭神農伊耆星辰以下每方各用少牢其方不熟則闕之若行幸祭大山川用太牢中山川及州縣社稷釋奠用少牢其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及行幸祭小山川及馬祖馬社先牧馬步各用羊一軷祭用羝羊一凡肉皆實俎其牲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臂臑後節二肫胳正脊一脡脊

一橫脊一長脇一短脇一代脇一皆二骨以並脊從首為正脅旁中為正凡供別祭用太牢者犢一羊一豬一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若供少牢者去犢減酒一斗郊廟罇罍五齊三酒並見本儀中也凡用籩豆各十二籩實以石鹽乾魚乾棗栗黃牛脯菱芡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餈豆實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菹豚拍酏食糝食用籩豆各十籩減糗食粉食豆減酏食糝食用籩豆各八籩又減白餅黑餅豆減脾析菹豚拍用籩豆各四籩實石鹽乾棗栗黃牛脯豆實芹菹兔醢菁菹魚醢也用籩豆各二籩實栗黃牛脯豆實葵菹鹿醢用籩豆各一籩實牛脯豆實鹿醢其應用牛脯者亦通用羊脯用簠簋各二簠實黍稷飯簋實稻粱飯用簠簋各一簠實稻粱簋實黍稷㽅實大羹鉶實肉羹凡神祀之物當時所無者則以時物代

之

通典卷一百六

通典卷一百七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六十七 開元禮纂類二 序例中

大駕鹵簿

導駕先萬年縣令次京兆牧次太常卿次司徒次御史大夫次兵部尚書自縣令以下並正道威儀各乘輅其鹵簿各依本品給之次清遊隊白澤旗二分左右各二人執二人引二人夾也金吾折衝二人各領四十騎戎

服分左右次金吾大將軍二人分左右各二人執䅵矟騎從自龍旗以前檢校次金吾果毅二人領虞候佽飛四十八人騎夾道單行分左右引到黃麾仗也次外鐵甲佽飛二十四騎並行分左右廂各六重引到步甲隊次朱雀旗一騎執二騎引二騎夾金吾折衝都尉一人領四十人執橫刀矟弩弓箭騎從也次龍旗十二各一騎執並戎服被大袍橫行正道每一旗前二人騎為二重引前每旗後亦二人護後副竿二分左右又金吾果毅二人騎領也次指南車次記里鼓車次白鷺車次鸞旗車次辟惡車次皮軒車並駕四馬駕士各十四人匠一人次引駕十二重重二人並行正道騎帶橫刀白皮軒車後均布至細仗前一重弓箭相間金吾果毅一人檢校次

鼓吹令二人次棡鼓十二面金鉦十二面次大鼓百二十面次長鳴百二十具次鐃鼓十二面歌簫笳各二十四次大横吹百二十具節鼓二面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各二十四次棡鼓十二面金鉦十二面次小鼓百二十面次中鳴百二十具次羽葆鼓十二面歌簫笳各二十四自前棡鼓以下工人皆自副並騎分左右横行每鼓皆二人夾每隊皆有主帥五人以上統領次殿中侍御史二人次黄麾一人執二人騎夾次太史令一人次相風轝轝士八人次棡鼓金鉦各一司辰一人典事一人

刻漏生四人分左右次行漏輿正道匠一人轝士四十人次鈒戟前隊左右武衛果毅各一人騎騎分左右次五色繡幡一次金節十二次罕畢各一左罕右畢次朱雀幡一次左青龍幢右白虎幢各一次導蓋一又次稱長一次鈒戟各百四十四人分左右也次左右衛將軍各一次御馬二十四疋分左右也次尚乘奉御二人分左右也次左青龍旗右白虎旗各一左右衛果毅各一人各領二十五人騎分左右次通事舍人八人騎分左右次侍御史二人次御史中丞二人次御史二人次拾遺二人

次補闕二人（並騎分左右）次起居郎一人（在左）次起居舍人一人（在右）次諫議大夫二人（在左）次給事中二人（在右）次黃門侍郎二人（在左）次中書侍郎二人（在右）次左散騎常侍二人（在左）次右散騎常侍二人（在右）次侍中二人（在左）次中書令二人（在右自通事舍人以下一人皆步從之）次香蹬一 次左右衛將軍各一人（分左右）次班劒儀刀（左右廂各十二行也）次左右衛郎將各一人（領散手羽衛三十人橫刀騎在副仗矟翊衛內也）次左右驍衛郎將各一人（各領翊衛二十八人甲騎具裝執副仗矟在散手外均布曲折至後門）次左右衛供奉中郎將

四人領雜勳翊衛四十八人帶橫刀騎分左右在三衛仗內也次玉輅青質玉飾駕青騮大祭祀納后則乘之太僕卿御駕士四十一人千牛將軍一人陪乘次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夾玉輅次千牛將軍一人次中郎將二人分左右次千牛備身分左右騎在玉輅後次御馬二疋次左右監門校尉各一人在後門內檢校次牙門二人執四人夾次左右監門校尉各十二人騎監當後門十二行仗頭各一人次左右驍衛翊衛各三隊每隊三十五人并帶矟弩箭橫刀相間前第一隊各大將軍領統鳳旗第二隊各將軍一人領執飛黃旗第三隊各郎將一人領執吉利旗也次左右衛夾轂廂各六隊隊三十人每隊各折衝一人果毅一人檢校也次

大繖二（在牙門後）次孔雀扇各四（分左右也）次腰轝一次小團扇四次方扇十二花蓋二次大輦一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一人（騎從）次諸司侍奉官二人（分左右）次御馬二十四疋（分左右）次尚乘直長二人（分左右）次大繖二孔雀扇八夾繖次小扇十二次朱畫團扇十二次花蓋次俾倪十二次元武幢一次絳麾二次細矟十二次後黃麾一次殿中侍御史二人（騎分左右）次大角百二十具金吾果毅一人（領橫行十重也）次後部鼓吹羽葆鼓十二面工人十二歌簫笳

各工人二十四次鐃鼓十二面工人各十二歌簫笳各工人二十四次小横吹百二十具工人百二十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各工人二十四次方輦主輦二百人也次小輦一主輦六十人也次小轝一二人春轝十二人次尚輦直長二人分左右次左右武衛五牛旗轝五黄牛旗處内赤青左右各八人執左右威衛隊正各一人檢校次乘黄令一人丞二人騎分左右檢校玉輅等次金輅赤質以金飾駕赤騮六鄉射還飲至則乘之次象輅黄質以象飾駕黄騮六行道則供之次革輅白質以革飾駕白駱六巡狩臨兵事則乘之各駕士三十二人次五副輅各駕四馬駕士各二十八人次耕

根車青質蓋三重駕六馬耕籍則乘之駕士三十二人次安車金飾駕四馬臨幸則乘之次四望車金飾駕四馬拜陵臨弔則乘之駕士各二十四人次羊車駕果下馬一小吏十四人次屬車十二駕牛駕士各八人次門下中書省祕書省殿中監等局官各一人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二馬駕士十二人次豹尾車駕二馬駕士十二人次左右威衛折衝都尉各一人領掩後二百人各執大戟刀楯弓箭及弩各五十人為一行並橫行次左右領軍將軍各一人各二人執䂍矟步從次前後左右廂步甲隊四十八隊前後各二十四隊並鍪鎧弓刀楯五色相間隊引各三十人次左右廂黃麾仗廂各十二部部各十二行並執弓刀戟楯

及孔雀氅鵝毛氅鷄毛氅等行引十人左右領軍黃麾仗首尾廂各五色繡幡二十口十口引前十口掩後廂各獨揭鼓十二重重二人在黃麾仗外次左右衛將軍各一人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各大將軍一人檢校黃麾仗次殳仗左右廂各十八人廂別二百十五人執殳二百十五人執叉每殳一叉一相間次諸衛馬隊左右廂各二十四隊從十二旗隊別主帥以下四十人每隊皆折衝果毅一人檢校前第一隊辟邪旗第二隊應龍旗第三隊玉馬旗第四隊三角獸旗第五隊黃龍負圖旗第六隊黃鹿旗第七隊飛麟旗第八隊駃騠旗第九隊鸞旗第十隊鳳旗第十一隊飛黃旗第十二隊麒麟旗第十三隊角端旗第十四隊赤熊旗次後第十五隊兕旗第十六隊太平旗第十七隊犀牛旗第十八隊鵕鸃旗第十九隊

驪騮旗第二十隊騶牙旗第二十一隊蒼烏旗第二十二隊白狼旗第二十三隊龍馬旗第二十四隊金牛旗次玄武隊（玄武旗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金吾折衝一人（領五十騎分執矟弩）次玄武隊前大戟隊後當正道執殳仗行內置牙門一（二人執四人夾騎分左右）次牙門左右廂各開五門（門二人執四人夾並騎分左右第一門在左右威衛黑質步甲隊後白質步甲隊前第二門在左右衛步甲隊後左右領軍黃麾仗前第三門在左右麾仗後左右驍衛黃麾仗前第四門在左右領軍衛黃麾仗後左右衛步甲隊前第五門在左右武衛白質步甲隊後黑質步甲隊前右自清遊以下諸衛將軍並平巾幘紫裲襠大口袴錦螣蛇金隱起帶弓箭橫刀巾郎將折衝果毅皆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錦螣蛇銀梁金隱起橫刀弓箭佽飛執旗人引駕三行並武弁緋裲

襠大口袴供奉並武弁朱衣各一人步從餘文武官及導駕官並朱衣冠履依本品服其工人駕官並絳衣平巾幘餘並戎服准式若法駕減大駕太常卿司徒兵部尚書白鷺車辟惡車大輦五副輅安車四望車屬車減四其清遊隊持鈒隊玄武隊皆四分減一諸隊鼓吹三分減一餘同大駕縣令以後御史大夫以前威儀亦三分減一小駕又減法駕御史大夫指南車記里鼓車鸞旗車皮軒車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屬車小輦小轝諸隊仗及鼓吹各減大駕半餘同法駕縣令州

牧威儀減半其新製苣文旗雲旗刀旗肆神幢長壽幢及左右千牛將軍衣瑞牛文左右衛瑞馬文左右驍衛大蟲文左右武衛瑞鷹文左右威衛豹文左右領軍白澤文左右金吾辟邪文左右監門獅子文並繡為袍文將軍中郎將皆同並冬正大會通服之

皇太后皇后鹵簿

清遊隊旗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領三十人並帶橫刀執矟弩弓箭而行）次虞候佽飛二十八人（夾道單行）次內僕令一人（在左）內僕丞一人（在右）次黃麾一

人執次左右廂黃麾仗廂各三行行列百人左右領軍衛各領五色繡幡
六口次内謁者監四人給事二人内常侍二人内侍一人
並騎分左右次内給使百二十人分左右單行後進宮人車次偏扇
團扇方扇各二十四分左右宮人執次香蹬一内給使四人舁次重翟車青質
金飾駕四馬受册從祀享廟則乘之駕士二十四人
三具分左右宮人執次内寺伯二人領寺人六人騎分左右夾重翟車次腰輦
一執者八人次團扇二次大繖四次孔雀扇八分左右次
錦花蓋二次小扇朱畫團扇各十二並横行次錦曲蓋二十次

錦六柱八扇分左右自腰轝巳下並內給使執次宮人車次後黃麾一

次供奉宮人在黃麾後次厭翟車朱質金飾駕赤騮四親蠶採桑則乘之

次翟車黃質金飾駕赤騮四寧於家則乘之次安車赤質金飾駕赤騮四臨幸及弔則乘之駕

士各二十四人次四望車朱質駕牛拜陵臨弔則乘之次金根車朱質駕牛常行則乘

之駕士各十二人次左右廂各牙門二門二人執四人夾次左右領軍

衛廂各百五十人執殳畫鹵簿曲折陪後門左右折衛一人以領鹵簿後所開牙門並在殳仗行內前

後部鼓吹金鉦㭎鼓大鼓小鼓長鳴中鳴鐃吹葆鼓橫

吹節鼓御馬並減大駕之半

皇太子鹵簿

家令次率更令竝乘軺車次太保次太傅次太師自家令已下竝正道威儀鹵簿各依本品三師各乘軺次清遊隊旗一人執一人引二人夾領三十騎次左右清道率府率各一人次外清道直簿二十四人騎分左右夾道單行次龍旗六各一人騎執每一旗前二人騎為二重引前每旗後亦二人重騎護後次細引六重重二人竝行正道次率更丞一人棡鼓金鉦各二面左鼓右鉦次大鼓三十六面騎橫行正道次長鳴三十六具騎橫行正道次鐃吹一部鐃鼓二面各一騎執二人騎夾簫笳各六騎竝橫行次

棡鼓金鉦各二面一騎執左鼓右鉦次小鼓三十六面次中鳴三十六具並騎橫行正道次䩥馬十疋分左右二人執次廄牧令一人在左丞二人在右次左右翊府郎將各一人騎領班劒次左右衛翊衛二十四人騎執班劒次通事舍人四人騎分左右次司直二人騎分左右次文學四人騎分左右次洗馬二人騎分左右次司議郎二人騎分左右次太子舍人二人騎分左右次中允二人騎分左右次中舍人二騎分左右次左右諭德二人騎分左右次左右庶子四人騎分左右次左右副率各一人親勳翊衛廂各中郎將

一人並領儀刀六行第一行親衛二十三人第二行親衛二十五人第三行勳衛二十七人第四行勳衛二十九人第五行翊衛三十一人第六行翊衛三十三人皆曲折騎陪後行次三衛十八人騎分左右郎將二人騎分左右在六儀刀仗内夾輅次金輅赤質金飾駕四馬從祀享廟正冬大朝納妃則供之僕一人馭左右率一人執儀刀陪乘駕士二十二人次左右衛率各一人夾輅次左右率各一人副率各一人騎領細刀弓箭次千牛騎執細刀弓箭次左右監門府直長各六人監後門次左右衛率府廂各翊衛二隊並騎在執儀刀行外前後過三衛仗厭角隊各三十六騎分執旗弓箭矟弩各郎將

一人領次繖二扇四次腰轝一團扇二小方扇八次内直郎二人檢校腰轝次鞿馬十疋分左右次典乘二人分左右次朱漆團扇六紫曲蓋六次諸司供奉官人次大角三十六具橫行六重次鐃吹一部鼓二面簫笳各六並騎橫行次橫吹一部橫吹十具節鼓一面笛簫篳篥笳各五並騎橫行次令宮師二人次副輅駕四馬駕士二十二人次軺車金飾駕一馬五日常朝及朝饗宮臣出入行道則乘之駕士十四人次四望車金飾駕一面臨弔則乘之駕士十人次左右廂步隊十六隊隊別三十人果毅一人皆執弓箭刀稍弩相間次左右司禦率各一人檢校步隊次儀仗

左右廂各六色色九行行六人皆執戟弓箭鋋刀楯儀鍠五色幡油戟相間廂各獨揭鼓六重重二人皆儀仗外次左右廂各百五十人執殳並分前後在步隊儀仗外馬隊內前接六旗後盡鹵簿廂各果毅一人主帥七人騎領分前後次左右廂馬隊廂各十隊隊引主帥以下三十一人並戎服帶橫刀弓箭弩矟隊引旗一果毅一人領之次後拒隊旗一領三十騎果毅一人領前當正道殳仗內開牙門次左右廂各開牙門三前第一門左右司禦率府步隊後左右率府步隊前開第二門左右衛率府步隊後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前開第三門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後左右率府步隊前每門皆二人執四人夾左右監門副率各二十人直長二人騎來去檢校也次左右清道率

府副率二人仗內檢校并糾察非違率應得猥雜從者並不得將入儀仗內次少師次少傅次少保隊仗引畫則次三少正道乘輅威儀各依本品文武官以次陪從若常行及常朝去諸馬隊鼓吹金輅四望車家令率更詹事太保太師少保少師其隊仗三分減一清道儀刀𩥇馬各減半乘輅車餘同大仗其二傅皆乘犢車依式導從不得過十人太傅加清道二人導引其鹵簿內導從官三師三少若有事故及無其人則闕之總不須攝餘若有事故及無其人即別遣人攝行若皇太子在學太傅少傅導從如式

皇太子妃鹵簿

清道率府校尉六人騎分左右為三重引帶弓箭橫刀次青衣十人分左

右次導客舍人四人分左右引道次內給使六人朱衣分左右後盡內人次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八各分左右宮人執並閤繖衣次行障四具分左右夾車宮人執次坐障二具夾車宮人執次典內二人騎分左右次厭翟車駕三馬駕士十四人次閤師二人領內給使十八人分左右次六柱二扇內給使執次供奉內人乘犢車次繖一正道行雉尾扇二團扇四曲蓋二並分左右各內給使執次戟九十分左右在內給使單行前與青衣齊後盡內人車

親王鹵簿

清道六人為三重次幰弩一次青衣十二人分左右次車輻十二人分左右次戟九十分左右次絳引幡六次內給使左右廂各三行行四十人各執刀楯弓箭及矟並戎服次棡鼓金鉦各一面一騎執二人騎夾次大鼓十八面騎橫行正道次長鳴十八具騎橫行正道次小鼓十面中鳴十具分左右單行中鳴在小鼓外節一夾矟二次告止幡四次傳教幡四次信幡八次儀鋋二次儀鍠六次油戟十八次儀矟十次細矟十次儀刀十八次鋋馬八次府佐六人騎分左右次象輅一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次織一

扇一次朱漆團扇四曲蓋二次麾幢各一次大角八騎二重橫行正道次鐃吹一部鐃吹一面簫笳各四騎橫行次橫吹一部橫吹六騎節鼓一騎二人夾騎笛簫篳篥笳各四騎橫行正道

羣官鹵簿

一品清道四人為二重四品已上並二人幰弩一騎青衣十人車輻十人三品八人自下遞減二人戟九十二品七十三品六十四品五十絳引幡六二品已下闕之刀楯弓箭矟各八十二品六十三品五十四品四十棡鼓金鉦各一大鼓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四品八長鳴十六四品已下闕之節一夾矟

二告止幡二傳教幡二信幡六其信幡二品三品四品二餘同一品𩥄馬六二品三品四足四品二足儀刀十六二品十四自下遞減二其一品府佐四人夾行革輅一四品木輅並駕四馬駕士十六人自下品別減二人繖一朱漆團扇四三品至四品各三曲蓋二二品已下一僚佐本服陪從麾幡各大角八角自二品至四品各減二鐃吹一部鐃簫笳各四一品二品三四品各一橫吹一部橫吹六二品三品四四品一節鼓一二品已下並闕笛簫篳篥笳各四四品已下各一

右應給鹵簿者職事四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爵郡王

已上及二王後依品給國公准三品給官爵兩應給者從高給若京官職事五品身婚葬幷尚公主娶縣主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婚並准四品給凡自王公已下在京拜官初上正冬朝會及婚葬則給之婚及拜官初上正冬朝會去矟弓箭刀楯大小鼓橫吹大角長鳴中鳴也凡應導駕及都督刺史奉辭至任上日皆依品給奉辭去矟弓箭刀楯金鉦棡鼓大小鼓橫吹大角長鳴中鳴

內命婦四妃九嬪婕妤美人才人鹵簿太子良娣已下同

清道二人青衣二人（青衣九嬪四人餘並二人）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六（九嬪十四餘並十）行障三具（九嬪已下二具）坐障二具（九嬪已下一具並婦人執）厭翟車（九嬪翟車婕妤已下安車並駕二馬馭人十九嬪已下八）內給使十六人（九嬪十四餘並十人）從車六乘（九嬪四餘並三乘）繖一大扇二（九嬪已下無大扇）團扇二內給使執戟六十（九嬪四十餘並二十）

外命婦鹵簿

一品清道二人青衣六人（二品青衣四人三品四品二人）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四品八）行障三具（二品三品二具四品一具）坐障二

具已下並一具　厭翟車從人十六夾車駕一馬馭人八非公主王妃並乘白銅飾犢車駕牛馭人

四二品從人十四已下各減二　從車六乘二品四乘三品四乘四品二乘　繖一大扇一二品

已下無大扇　團扇二戟六十二品四十三品二十四品無戟

通典卷一百七

通典卷一百八

唐 京兆杜佑君卿 纂

禮六十八 開元禮纂類三 序例下

君臣冕服冠衣制度

大裘冕無旒金飾玉簪導以組為纓色如其綬令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玄表纁裏以下廣狹皆准此例裘以黑羔皮為之令云玄領褾襟緣朱裳後有詔夏月以葛代裘白紗中單令云皂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鰈大帶令云素帶朱純

其外上以朱下以緑紐約用組㡀蔽膝也隨裳色鹿盧玉具劒火珠鏢首白玉雙珮玄組雙綬六綵令云玄黄赤白縹緑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韈赤舄祀天神地祇則服之

〇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令云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令云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領為升龍皆織成為之龍山以下每章一行重以為等每行十二也白紗中單令云黻領青褾襈裾黻加龍山火三章毳冕以上山火二章絺冕山一章玄冕無章革帶大帶劒玉珮綬韈與上同舄加金飾享廟謁廟及朝遣上將征還飲至

踐阼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及臨軒册拜王公則服之○鷩冕服七章今云三章在衣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餘同袞冕有事遠主則服之○毳冕服五章今云三章在衣宗彝藻粉米二章在裳黼黻也餘同鷩冕祭海岳則服之○絺冕服三章今云一章在衣粉米二章在裳黼黻餘同毳冕祭社稷先農則服之○玄冕服今云衣無章裳刺黻一章餘同絺冕祭百神朝日夕月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組纓翠緌玉若犀簪導絳紗裏白紗中單今云朱領褾裾白裙襦今云亦裙衫也絳紗

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劍珮綬與上同白韈黑舄（令云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也）諸祭還冬至受朝元會冬會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同前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弁服（令云弁以鹿皮為之）十二璂（令云璂以玉珠為之）白玉簪導絳紗衣素裳革帶白玉雙珮鞶囊小綬白韈烏皮履朔日受朝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白裙襦革帶素韈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令云赤烏紗帽）白裙襦白韈烏皮履視

朝聽訟及宴見賓客則服之○平巾幘金寶飾導簪冠支皆以玉紫褶（令云赤白褶）白袴玉具裝真珠寶鈿帶靴乘馬則服之○翼善冠其裳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則與平巾幘通著之○皇太子袞冕垂白珠九旒（令云以純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犀簪導玄衣纁裳九章（令云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織成為之每章一行重以為等每行九）白紗中單（令云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令云素帶不朱裏亦純以朱綠紐約用綠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令云金寶飾玉褾首）瑜玉雙珮朱組雙大綬（令云四采赤白縹紺

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三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韈赤舄今云舄加金飾侍從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〇具服遠遊三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黒介幘髮纓翠緌犀簪導絳紗袌白紗中單今云皁領褾襈裾白裙襦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其革帶劍珮綬與上同白韈黒舄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黒介幘雙玉導加寳飾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朔望日入朝通服袴褶五日常朝亦准此〇公服遠遊冠簪導以上並同前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瑜

玉隻珮方心紛鞶革囊令云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大綬白韈烏皮履
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則服之○烏紗帽白裙襦白
韈烏皮履視事及宴見賔客則服之○弁服犀簪導組
纓玉璂九絳紗衣素裳革鞶囊小綬隻珮白韈烏皮履
朔日及視事則兼服之○平巾幘金飾犀簪導紫褶白
袴玉梁珠寶鈿帶靴乘馬服之○進德冠九璂加金飾
其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則與平巾幘通
著之○羣官袞冕垂青珠九旒以組為纓令云纓色如綬以下旒纓

皆之如青纊充耳簪導今云五品以上乃通用犀青衣纁裳服九章今云每章一行重以為等每行九五章在衣龍山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皆絳為繡鷩冕以下亦每章一行各依旒數白紗中單今云中單黼領朱裏皆純中單青領青褾襈裾革帶鉤觻大帶今云二品以上素帶不朱裏皆純其外上以朱下以綠五品以上素帶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黼皆裳色毳冕以上火山二章絺冕山一章玄冕無章金玉飾劍今云三品以下用玉不得加珠寶山玄玉珮綠綟綬親王朱綬朱韍赤舄第一品服之〇鷩冕八旒服七章章數已具前數水蒼玉珮紫綬金飾劍餘同衮冕第二品服之〇毳冕七旒服五章水蒼玉珮紫綬

金飾紛餘同衮冕第三品服之○絺冕六旒服三章水蒼玉珮青綬金飾紛餘同衮冕第四品服之○玄冕五旒衣無章裳刺黻一章水蒼玉珮黑綬金飾紛餘同衮冕第五品服之○爵弁色同爵無旒無章玄纓簪導青衣纁裳白紗中單令云青領褾襈裾也革帶鉤䚢大帶令云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組約用青組爵韠韈赤履九品以上服之凡冕服及爵弁服助祭及親迎則服之若私家祭祀三品以上及褒聖侯祭孔宣父服玄冕五品以上服爵弁六品以下服進賢冠凡冕制以羅為之其服用紬為之其黻用繒也○遠遊冠三梁黑幘青綏凡文官皆青綏以下准此

也諸王服之親王即加金附蟬○進賢冠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兩梁九品以上一梁三師三公太子三師三少五等爵尚書省秘書省諸寺監太子詹事府三寺及散官親王傅友○文學諸州縣關津嶽瀆等流內九品以上服之也武弁平巾幘武官及中書門下省殿中省內侍諸衛及太子諸坊諸帥府及戍鎮流內九品以上服之若侍中中書令左右散騎常侍則加貂蟬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瀶冠一名獬豸冠一角為獬豸之形御史以上服之○高山冠內侍省內謁者監內謁者服之○卻非冠亭長門僕服之凡應冠而未冠者並雙童髻空頂幘五品以上雙玉導金飾二品以上加寶飾六品以下無飾○朝服亦名具服冠幘纓簪導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白裙襦赤裙衫革帶鉤觿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韈舄劒

雙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大事則服之六品以下去劍珮綬餘並同也○公服亦名從省服冠幘纓簪導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鉤䚢假帶方心韈履紛鞶囊隻珮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朔望朝謁見東宮則服之其六品以下去紛鞶囊隻珮並同若致仕官以理去官被召謁見皆服前官從省服○弁服以鹿皮為之通用烏紗也牙簪導五品以上通用犀也纓玉璂朱衣素裳革帶鞶囊小綬雙珮白韈烏皮履一品九璂二品八璂三品四品六璂五品五璂六品以下去璂及鞶囊綬珮文官職事九品以上尋常公事服之泥雨則通著常服平巾幘簪導五品以上通用犀六品以下通用角冠支今云皆金飾五品以上通用玉紫褶今云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並白大口袴起梁

帶三品以上玉梁寶鈿五品以上金梁寶鈿六品以上金飾隱起烏皮靴武官及衛官尋常公事則服之文官乘馬又通服之武官陪位大仗加螣蛇襦襠也○進德冠五品以上附山雲璂數准弁以金飾梁及靴趺三品以上加金絡也內外百官文武官九品以上十月以後二月以前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五品以上行六品以下冠去璂珠若服袴褶非陪位大仗則與平巾幘者通著袴褶五品以上通用紬綾及羅六品以下通用小綾凡典謁武弁絳公服學生黑介幘青襟服齋郎介幘絳褠服外州品子等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朝集從事則服之若外官拜表受

制皆朝服○凡職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婚聽假以四品冕服若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及五品等爵皆聽弁服若庶人婚聽假以絳公服若刺漏生漏童服青袴褶總角之服令云諸流外官行署三品以上黑介幘絳公服方心革帶鉤艓假帶襪履九品以上絳褠衣制同絳公服袖狹形直如褠不垂朝去方心假帶餘同公服其非行署者太常寺謁者祝史贊引鴻臚寺司儀諸典書學內侍省典引太子右春坊掌儀內坊導客舍人諸贊王公以下舍人公主謁者等各准行署依品服自外及在雜職掌無官品者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藥童奉觶年少者皆總角髻朝集從事則服之餘條目自有制者不用此例黑介幘簪導深衣青襟褾領革帶靴履未冠者雙童髻空頂黑介

幘去革帶國子太學四門學士俊士叅見則服之律書算學士州縣學士則黑介幘白裙襦外官拜表受制皆朝服本品無朝服者則公服諸職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謂經命訖者婚聽假以四品冕服諸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及五等爵婚皆聽假以爵弁服庶人婚聽假以絳公服諸州縣倉督市令縣錄事佐史里正岳瀆祝史齋郎並介幘絳褠衣平巾幘緋褶大口袴紫褠尚食局典膳局主食大官署監膳史食官署掌膳服之平巾綠幘青布袴褶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大官署食官署供膳良醞署奉觶服之五辨青袴褶青耳屩羊車小吏服之總角髻青袴褶漏刻生漏童服之諸衣冠應入鹵簿異於本制者從鹵簿

皇后王妃內外命婦服及首飾制度

皇后服首飾花十二樹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也褘衣令云染青織成為之

文為翬翟之形素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今云黼領羅縠標襈皆用朱色蔽膝今云隨裳色以緅為標襈皆用翟為章三等大帶今云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青衣革帶青韈舄今云舄加金飾白玉雙珮玄組雙綬大綬今云章綵尺寸與乘輿同受冊助祭朝會諸大事則服之○鞠衣黃羅為衣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舄並隨衣色餘與褘衣同唯無翟親蠶則服之○鈿釵禮衣十二鈿服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加雙珮小綬去舄加履宴見賓客則服之○皇太子妃服首飾花九樹小花如大花之數並兩博鬢也褕翟青織成為之文為搖翟之形青質九色九等素紗中單今云黼領羅縠標襈皆同朱色蔽膝

隨裳色用緅為領緣以褕翟為章二等大帶今云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緑錦紐約用青組青衣革帶青韈舄今云舄加金飾瑜玉雙珮純朱雙大綬章綬尺寸與皇太子同也受册助祭朝會諸大事則服之○鞠衣黄羅為之其蔽膝大帶革帶並隨衣色餘與褕衣同唯無翟從蠶則服之○鈿釵禮衣九鈿服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加雙珮小綬去舄加履宴見賓客則服之○内外命婦服花釵施兩博鬢寳鈿飾一品九樹二品八樹三品七樹四品六樹五品五樹寳鈿准花樹翟衣青質羅為之繡為翟褕衣一品翟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並素紗中單今云黼領朱褾禩亦通用羅縠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

（加以文繡重翟爲章二等一品以下同）大帶青衣革帶青韈舄珮綬內命婦受冊從蠶朝會則服之其外命婦及受冊從蠶大朝會亦准此○鈿釵（一品九鈿二品八鈿三品七鈿四品六鈿五品五鈿）禮衣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加雙珮小綬（今云去舄加履）內命婦尋常見外命婦朝叅辭見及禮會則服之○六尚寶林御女采女及女官等服禮衣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唯無首飾珮綬七品以上有大事則服之尋常供奉則公服（公服去中單蔽膝大帶也）九品以上大事及尋常供奉並公服東宮准此女

史則半袖裙襦○凡公主王妃珮綬同諸郡縣主內命婦各准品服外命婦各從夫及子若不同夫及子而加邑號亦准品花釵（覆笄而已并兩博鬢任以金銀雜寶飾也）大袖連裳青質素紗中單（采褾襈也）蔽膝（隨裳色朱為緣帶也）大帶（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緑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韈舄履（同裳色也）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妻及九品以上女嫁則服之○花釵（以金銀琉璃等塗飾）連裳青以青衣革帶韈履（同裳色也）庶人女嫁則服之○凡百官女嫁聽服母服廟見本生蔭高准兄弟凡王公以下及婦人服飾

等級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齋戒

凡大祀齋官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月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其誓各隨祭享祀事言之）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散齋理事如舊夜宿止於家正寢唯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經穢惡致齋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凡大祀之官散齋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齋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其致齋日三公於都省安置所司鋪設其餘官皇城内有本司者於本司無者於太常郊社

太廟齋坊安置皆日未出前到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三刻向祀所仍令平明清所行之路道次不得見諸凶穢衰絰過訖任行其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訖事非應散齋者唯清齋一宿於本司及祀所凡大祀中祀接神齋官祀前一日皆沐浴九品以上皆官給明衣齋郎升壇行事亦權給潔服應齋官所習禮臨時闕者通攝行事致齋之日先不食公糧及無本司者太官準品給食祈告一日清齋者設食亦如之凡散齋有大功以上喪致齋有周以上喪並聽赴即居緦麻以上喪者不行宗廟之祭其在齋坊病者聽還死於齋所同房不得行事也

祈禱

京都孟夏以後旱則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

者於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廟皆七日一祈不雨還從岳瀆如初旱甚則修雩秋分以後不雩初祈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繖扇造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報用常祀皆有司行事凡齋未及祈而雨及所經者皆報祀凡州縣旱則祈雨先社稷又祈界內山川能興雲雨者餘准京都例若岳鎮海瀆州刺史上佐行事其山川判司行事縣則縣令縣丞行事祈用酒醢脯報以少牢也霖雨不已禜京城諸門門別三日每一日禜不止乃祀山川岳鎮海瀆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廟若州縣禜城門不止祈界內山川及社稷三禜一祈皆准京都例並用酒脯醢國城門報用少牢州縣城門用特牲也

雜制

皇帝天子天下通稱陛下對揚咫尺上表通稱也至尊臣下內外通稱乘輿服御

所稱車駕行幸所稱赴車駕所曰赴行在所也皇太子以下率土之内於皇帝皆稱臣皇后以下率土之内於皇帝太皇太后皆稱妾六宮以下率土婦人於皇后同稱妾百官上䟽及對皇太子皆曰殿下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文武官朝參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五品以上及供奉官員外郎監察御史每日參昭文崇文國子生及諸縣令每季參若雨霑服失容及泥潦並停凡車駕巡幸每月朔兩京文武官職事五品以上表參起居州界去行在所三百里内者刺史遣使起居若車駕從比州及州境過刺史朝見巡狩還去京三百里内刺史遣使參起居皇太子欲行未發前一日在京文武官職事五品以上詣宮奉辭還日明朝詣宮奉參凡京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假使者去皆奉辭還

皆奉見六品以上奉勅差使亦如之凡践阼加元服冊皇后皇太子及元日幷巡狩親征封禪拜郊及諸大禮諸州刺史都督及京官五品以上外者並拜表疏賀皆禮部為奏也每年二時遣三公分行諸陵太常卿為副也太陽虧有司先奏其日置五鼓五兵於大社皇帝不視事百官各守本司不理務過時乃罷月蝕奏擊鼓於所司救之五嶽四瀆崩竭及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后父母百官一品喪皇帝皆不視事三日國忌日皇帝本服小功緦麻親百官五品以上喪皇帝皆不視事一日凡祥瑞依圖書合大瑞者隨則表奏百官詣朝上表奉賀告廟頒下自外諸瑞並申所司元日

以聞位版制皇帝方尺二寸厚三寸題云皇帝位皇太子方九寸厚二寸題云皇太子位百官一品以下各七寸厚一寸半題云某品位籍田所收九穀納於神倉以擬粢盛及五齊三酒有餘穰稾供犧牲也凡祭器祭服有破潵不任修理者與替訖器則埋之服則燒之凡祭天神皆焚柴地祇皆瘞埋祭山皆庋懸祭川皆浮沉皆以祭祀訖及焚埋之若埋訖皆令所在官司差人守當六十日止若埋幣以火焚破則不守也均胙肉貴者不重賤者不虛謂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前貴於上後貴於下祝版凡天地郊祀及太廟欲至享日所司准程先進版取署令人送往若臨時卒急並令附驛其版仍令先支一年所用數若署版後祭官有故即削除題所替行事人也五陵上食皆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忌日相逢依節祭料

若橋陵除此日外每日進半口羊食圓丘五郊諸壇差側近人守掌王公以下郊廟合祭臨時遇雨露服失容即以常服從事若巳行事遇雨則不脫祭服也立春前兩京及諸州縣門外並造土牛耕人各隨方色

季冬晦行儺大內六隊東宮三隊

百官致敬凡文武官三品以下拜正一品東宮官拜三師四品以下拜三少自餘內外屬官於本司四品拜二品五品拜三品六品拜四品七品拜五品八品拜六品九品拜七品衛判曹拜長史局署丞拜令助教拜博士諸州別駕長史鎮將縣令拜刺史縣丞拜縣令其准品應致敬而非相統屬則不拜凡致敬者若非連屬應敬之官相見或貴或賤懸隔或有長幼親戚者任隨私禮

百官祠廟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祠三廟五品以上不須兼祭四廟外有始封

祖通祠五廟牲用少牢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禰於正寢用特牲縱祖父官有高下皆用子孫之牲也

百官終稱 凡百官身亡三品以上稱薨五品以上稱卒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稱死也

百官葬墓田 一品方九十步墳高丈八尺二品方八十步墳高丈六尺三品七十步墳高丈四尺四品六十步墳高丈二尺五品方五十步墳高一丈六品以下並方二十步墳高不過八尺其域及四隅四品以上築闕五品以上立土餘皆封塋而已矣

碑碣石獸 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四尺其獸等二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

方相纛竿 凡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頭五品以上纛竿九尺六品以上長六尺

明器 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四神馳馬及人不得尺餘音樂鹵簿不過七寸三品以上帳高六尺方五尺女子等不過三十人長八寸園

宅方五寸奴婢等不過二十人長四寸五品以上帳高五尺五寸方四尺五寸音樂僕從二十五人長七寸五分園宅方四尺奴婢十六人長二寸六品以下帳高五尺方四尺音樂僕從二十人長七寸園宅方三尺奴婢十二人長二寸若三品以優厚料則有三梁帳蚊幬婦人梳洗帳並准式

居官遭喪

凡斬衰三年齊衰三年者並解官齊衰杖周及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若庶子為其母者解官申其心喪皆為生己若嫡繼慈養改嫁或歸宗三年以上斷絕者及父為長子夫為妻並不解官假同齊衰周也

給假

凡齊衰周給假三十日葬五日除服三日齊衰三月五月大功九月並給假二十日葬三日除服二日小功五月給假十五日葬二日除服一日緦麻三月給假七日出降者三日葬及除服各一日無服之殤本品周以上給五日大功三日小功二日緦麻一日若聞喪舉哀其假三分減一師經受業者喪給三日冠給假三日婚給假九日除程周親婚

假五日大功三日小功一日周以下百里内除程私忌日給假一日忌前之夕聽還凡内外官三年一給定省假三十日五年一給拜掃假五十日並除程凡遭喪被起者以服内忌日給假三日大小祥各七日禫五日每月朔望各一日祥禫給程凡私家祔廟給五日四時祭給假一日

通典卷一百八

通典卷一百九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六十九 開元禮纂類四 吉一

皇帝冬至祀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及攝事並附

齋戒祀官齋戒如別儀

前祀七日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其二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

太極殿西序及室內俱東向尚舍直長張帷於前楹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如常儀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凡齋者則結珮俱詣閤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帝服袞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結珮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即御座東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侍中

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通事舍人分引陪位者以次出凡應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祀所其無本司者皆於祀所焉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各於本司館清齋一宿無本司各於家正寢諸祀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布各習禮於齋所攝事無皇帝齋儀上辛雩祀同光禄卿監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罇焉前祀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

常告之儀告以配雩祀侑神作主孟夏太宗文武皇帝廟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器服守壝每門二人每隅一人太與樂工人俱清齋一宿焉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内道北南向攝事守官設祀官公卿等次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上辛雩祀守宫設文武侍臣次焉於大次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上辛雩祀於大次之後俱南向設諸祀官次於東壝

之外道南從祀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西壝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酅公之西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其褒聖侯若在朝位於文官三品之下攝事無大次褒聖等儀上辛雩祀同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南方午陛之東饌陳於東門外西方及南方午陛之西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上辛雩

祀但有壝東方之外饌馬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宫懸之樂於壇南内壝之外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設十二鎛鐘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雷鼓於北懸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懸内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於壇上近南北向磬簴在西鐘簴在東其匏竹者立於壇下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凡懸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為上南方北方以西為上右校掃除壇之内外郊社令積柴於燎

壇（其壇於神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燎位於紫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上辛雩祀則東門內攝事亦然）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上辛雩祀無分獻位以下皆然）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皆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

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以上位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位於中壝（上辛雩祀內壝）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以上位於介公酅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分方位於朝集使之後攝事無褒聖以上至從祀位）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等門外位於東西壝門

之外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黄牲一白牲一玄牲一（雩祀五方色牲各二）又赤牲一白牲一（上辛雩祀無日月牲）在南皆少退以北為上又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酒罇之位上帝太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

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於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罇二在第一等上辛則五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二在第一等神座之左而右向無日月以下諸座攝事亦然也内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陛間各概罇二在壇下衆星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内壝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罇皆加勺冪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坫以置爵雩祀無日月以下罇其五帝太罇犧罇各二罍一在第一等五人帝犧罇各二在第二等五官象罇各二在壇下設御洗於

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陛之南俱北向攝儀但設洗午陛東南北面雩祀設亞獻之洗於御東南五官洗於罇北設分獻罍洗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篚冪各於其方陛道左俱內向執罇罍篚冪者各於罇罍篚冪之後設玉幣之篚於壇上下罇坫之所祀前一日晡後上辛雩祀皆祀日未明五刻焉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焉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

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雩祀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設五官座於壝下東南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星位）大明於東陛之南（上辛並無大明以下位矣）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座皆內向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並差在行位

前又設二十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並差在行位前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所司陳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北東西廂昊天上帝及配帝五帝日月之座設訖郄収至祀日未明五刻郊社令太史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諸座一設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二刻去壇二百步所享明堂則於明堂所廟享則於廟所皆二百步所焉諸衛之屬禁斷行人廟享則太令整拂神幄焉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諸儀二人享廟則太廟令帥府史也及齋郎以罇坫篚冪入設於位廟享則籩豆簠簋鉶皆設位加以巾蓋諸器物皆濯而陳之升壇者各由其陛升廟堂者自東陛焉晡後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公卿以下俱就東壝門外位廟享則無壝外公卿位焉諸太祝與廩犧令以牲就牓位謁者引司空諸儀並引太常卿也贊引引御史入詣壇

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出還本位初司空將升又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視滌濯（於視濯執罇者皆舉冪告潔廟享升東階）訖引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又前舉手曰腯還本位諸太祝各循牲一帀四向舉手曰充俱還本位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謁者引光祿卿詣厨省鼎鑊申視濯溉謁者贊引各引祝官御史（廟享但引御史）省視饌具俱還齋所（享廟則進饌者入徹籩豆簠簋）

鉶甑以出而已祀日未明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廟享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洗肝於鬱鬯又取膟膋每座各實一豆俱置饌所膟膋腸間脂也

鑾駕出宮上辛雩祀並同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尚舍設行宮於壇東南向隨地之宜守宮設從祀官五品以上次於承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駕出懸而不作其日晝漏上水五刻鑾駕發引

發引前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也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奉禮郎設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位文官於東朝堂之前西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以下及介公酅公褒聖侯朝集使諸方客使等並駕出之日便赴祀所所司陳大駕鹵簿於朝堂發前一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通事舍人引從祀羣官各就朝堂

前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階奉迎侍中負寶如式秉黃令進玉輅於太極殿西階之前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秉輿以出降自西階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執轡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如常黃門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

進發俛伏興退復位凡黄門侍郎奏請皆進鑾駕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
駕動又稱警蹕黄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將軍
夾輅而趨駕出承天門至侍臣上馬所黄門侍郎退稱
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
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黄麾内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
後部從在黄鉞内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於輅前贊者
在供奉官人内侍臣上馬畢黄門侍郎奏稱請勑車右
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黄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

軍升訖黄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
警蹕鼓傳音如常不鳴鼓吹不得諠譁其從祀之官在
玄武隊後如常儀駕將至諸祀官俱朝服結珮謁者引
立於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駕至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
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
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乗輿入行宮繖扇
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宿衛如式謁者贊引各引祀官
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羣官集行宫朝堂文左武右舍人

承旨勅羣官等各還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及從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醖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五帝日月俱以太罇實以汎齊其內官之象罇實以醍齊中官之壺罇實以沈齊外官之概罇實以清酒衆星之散罇實以昔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玄酒各實於上罇玉上帝以蒼璧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白帝以騶虞黑帝以玄璜黃帝以黃琮日月

以珪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天帝日月內官以下各從方色各長丈八尺上辛則五方帝各太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其用玉昊天上帝以四珪有邸餘同無日月以下罇雩祀同圜丘又有五人帝之幣亦放其方也太祝以玉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也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

祝詣壇東陛御史一人太祝二人升行掃除於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升行掃除於下上辛雩祀贊引引御史諸太祝掃除於上令史祝史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攝儀無從祀羣官客使上辛雩祀同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壇者皆脫履於下降納如常焉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謁者贊

者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請中嚴乘黃令進玉輅於行宫南門外迴輅南向若行宫去壇稍遠嚴警如式焉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寳陪從如式皇帝升輅如初黄門侍郎奏請鑾駕進發還侍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若行宫去壇稍遠奏升輅如式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若將軍升輅即降立於輅右焉侍中進當鑾駕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

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各受奠於坫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各引從祀文武羣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改服大裘而冕上辛雩祀蓋服袞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焉至中壝門外上辛雩祀內壝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

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盖仗衛停於門外禮部尚書與近侍者陪從如常儀（大珪如搢不便請立定近侍承奉焉）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未明三刻下至此再拜儀上辛雩祀同）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白上辛雩祀同焉）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跪奠訖俛伏而後興他放此）鼓柷奏元（國諱改焉）和之樂乃以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

蔟為徵姑洗為羽作文舞之舞樂樂舞六成圜鍾三奏黄鍾太蔟姑洗各一奏也偃麾戞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戞敔而後止焉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太常卿至皇帝拜上辛雩祀同也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正座配座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諸太祝俱取玉及幣亦各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以下皆謁者引太尉太和樂上辛雩祀同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

壇北向立攝則太尉升南陛北向立樂止正座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珪跪奠訖執珪俛伏興太尉則搢笏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吕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配座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攝則太祝授太尉太尉奉玉幣進奠皇帝受幣太常卿引進高祖神尭皇帝神座雩祀則太宗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

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太尉行還立無樂也初皇帝將奠配帝之幣謁者七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於第一等神座上辛則謁者五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奠五方帝座攝事同雩祀五人帝五官相次而畢餘星座之幣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進奠於首座餘皆祝史齋郎助奠訖引還復位攝則太尉奠配座諸太祝及諸獻官各奉玉幣進於神座訖還罇所上辛無星以下座也初衆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攝則太尉升上辛雩祀同）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攝事則於太祝奠毛血其太官引饌入上辛雩祀同）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黃鍾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皆奏黃鍾）饌各至其陛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上帝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卯陛青帝之饌升自寅陛赤帝之饌升自巳陛黃帝之饌升自未陛白帝之饌升自酉陛黑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

其內官中官諸饌各隨便而升上辛無大明以下饌攝事同雩祀五人帝饌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也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又進設外官衆星之饌相次而畢上辛無外官以下饌雩祀又進設五官饌並無衆星饌也初壇上設饌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攝則謁者引太尉詣罍洗上辛雩祀同也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盥承水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

郎受巾跪奠於篚黄門侍郎又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黄門侍郎又授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匜黄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訖樂止（攝則太尉洗拭匏爵無樂作以下儀）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其後太常卿引皇帝詣上帝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征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升自南陛詣上帝罇所執事者奉冪太尉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

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攝儀皆謁者引太尉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攝則云天子某謹遣太尉封某臣名敢昭告於昊天上帝上辛雩祀同大明南至長晷初昇萬物權輿六氣資始式遵彝典慎脩禮物上辛云惟神化育羣生財成庶品雲雨作施普博無私爰因啟蟄式遵農事雩祀云爰茲孟夏龍見紀辰方資長育式遵常禮敬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恭致燔祀表其寅肅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祗薦潔誠高祖神堯皇帝配

神作主凡攝事祝版應御署訖皇帝北向再拜侍臣奉版郊社令受遂奉出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鐏所執鐏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太宗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上辛又謁者五人各引五方上帝太祝皆取爵於坫酌汎齊各進奠於神座訖還鐏所雩祀同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

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攝則云皇帝臣某謹遣太尉封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履長伊始肅事郊禋用致燔祀於昊天上帝伏惟慶流長發德冠思文對越昭升永言配命上辛云時惟孟春敬祈嘉穀用致禋祀昊天上帝伏惟高祖睿哲徇齊欽明昭格祭祀之禮肅奉舊章雩祀云時維正陽式遵恒典伏惟道叶乾元德施品物永言配命對越昭升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樂

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也）加於俎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攝則言授）皇帝受以授左右（攝則太尉以授齋郎）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

舞退鼓柷作舒和之樂退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自此以上凡攝皆太尉為初獻其儀依皇帝行事贊佐皆謁者太祝齋郎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攝則太常卿為亞獻自下並改太尉為太常卿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階升壇詣昊天上帝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訖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拜訖謁者引太尉詣配帝犧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訖謁者引太尉進高

祖神堯皇帝座前雩祀太宗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上辛五方祀各取爵酌醴齊供奠訖還罇所雩祀同訖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跪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虚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訖謁者引太尉却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禄卿攝則同以光禄卿為終獻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升酌盎齊獻正座配座雩祀幷獻五方帝也終獻如亞獻之儀上辛五帝祀亦各配獻之訖謁

者引光禄卿降復位初太尉將升獻（攝則太常卿將升獻）謁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訖各由其陛升（雩祀太尉將升獻贊引引五帝獻官酌醴齊奠太昊氏餘座齋郎助奠五帝將畢五官獻官酌醍齊奠勾芒氏餘座祝史助奠）詣第一等俱酌汎齊訖各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各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訖引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二等內官酒罇所俱酌醍齊各進跪奠於內官座首興餘皆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各引獻官

還本位初第二等獻官將升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罍洗盥手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三等中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沈齊（攝儀盎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外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攝儀醍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衆星酒罇所酌昔酒（攝儀沈齊）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上辛雩祀無日月已下獻儀也）諸獻俱畢武舞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也）奉禮曰賜

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樂作一成止攝事則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曰請就望燎位也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也於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玉幣祝版日月已上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柴壇西過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

諸祝史又以内官已下之禮幣皆從燎上辛無日月已下牲幣雩祀有五帝幣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則謁者前曰禮畢則太尉出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上辛雩祀竝内壝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盖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

舞以次出

鑾駕還宮上辛雩祀並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觧嚴將士不得輙離部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為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搥二鼓為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乘馬者服袴褶五刻頃搥三鼓為三嚴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客使等序立於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黄令進金輅於大次

門外南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左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乘輿出次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權停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敕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

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黄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羣臣導從如來儀諸方客使便還館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訖鑾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駕入嘉德門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右鐘皆應鼓柷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敔樂止入太極門鼓柷奏太和之樂駕至横街北當東上閤迴輅南向侍中進鑾駕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

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閤戛敔樂止初文武羣官至承天門外通事舍人承旨勅羣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觧嚴扣鉦將士各還其所

通典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二十八 史部

通典卷一百一十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七十 開元禮纂類五 吉二

皇帝季秋大享於明堂攝事附

將祀有司卜日如別儀前祀七日戒誓百官皇帝散齋致齋並如圜丘儀祀官齋戒同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明堂東之外道北尚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諸祀官次於壝水東門之外道南從祀官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壝水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文武官之後惟攝事無大次已下儀守宮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壝水東

門外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壁水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明堂前庭如圓丘之儀右校清掃明堂內官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樂懸之南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堂之東南西向設祀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攝事設祀官公卿位於明堂東南執事者位於公卿之後近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北上設御史位於堂下一位在東南西向一位在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

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堂上午陛之東西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攝則於此下便設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無太祝已下至褒聖侯之位也太祝奉玉帛位於柴壇之南皆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於介公酅公之後西方北方蕃客於武官之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其褒聖侯於文武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方位各於文武之後又設祀官及從祀羣

官等門外位於東門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南上牲數如雩祀之儀設酒罇之位明堂之上下昊天上帝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室内神座之左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堂下東南西向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二在堂下神座之左五方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二各於室内神座之内左向五帝各著罇二在堂上各於神座之左俱内向五官各象罇二在階下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

堂上之罇皆於坫階下之罇皆藉以席俱加勺羃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東階東南攝事設祝官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五官罍洗篚羃各於酒罇之左俱右向其執罇罍篚羃者各位於其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堂之上下罇坫之間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明堂太室之內中央南向席以藁秸設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座於上帝之東南西向席以莞設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

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席皆以藁秸設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顓頊之座各於五方帝之左俱内向差退若非明堂五室皆如雩祀圓丘設座之禮設五官座於明堂之庭各依其方俱内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宫如圓丘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設罇罍玉幣升行埽

除門外位儀舞人就位皇帝出行宫之次羣官入就位近侍臣陪從儀並同圜丘攝亦如圜丘攝事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位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獻官俱詣東陛升堂立於罇所太祝與諸獻官皆跪取玉幣於篚立於東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五配帝太祝立於西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工官諸太祝及獻官又取幣於篚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

每行皆振太和之樂皇帝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已下皆如之攝則謁者引太尉升南陛奠玉帛皇帝升堂北面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帛凡受物皆搢鎮珪奠訖執珪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面五方帝之太祝奉玉帛各奠於神座還罇所皇帝再拜訖太祝又以配帝之幣授侍中攝事皆謁者贊授太尉上下皆然侍中奉幣西向

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面跪奠於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座前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五帝之獻官各奠幣於神座各還五官之祝次奠幣神座各還罇所皇帝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皆奉毛血之豆立於堂下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階升諸太祝迎取於堂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罇爵一如圜丘之儀攝則

太尉既升奠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一人持版

進於皇帝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

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攝事云天子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昊

天上帝惟神覆燾羣生甄陶庶類不言而信普博無私

謹擇元辰祗率恒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禋

祀式展誠敬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神作主尚饗訖

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天帝神
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
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引皇帝受爵侍中贊
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睿宗大聖真皇帝座
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
謁者五人引五方帝之太祝詣罍洗盥手俱取匏爵於
坫酌汎齊各進奠於神座前還罇所樂止配帝太祝一
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左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

月朔日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考睿宗
大聖真皇帝祇率舊章肅恭恒禮敬致禋祀於昊天上
帝惟皇考徳光宇宙道叶乾元申錫無疆實膺嚴配謹
以制幣犠齊粢盛庶品肅恭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
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
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南方北向立樂作
其飲福還宫並如圜丘儀攝事亦同雩祀攝事
皇帝立春祀青帝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季夏土旺日祀黄帝於南

郊立秋祀白帝於西郊立冬祀黒帝於北郊及攝事並附

齋戒攝事祀官齋戒如圓丘儀

前祀七日平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其月其日祀青帝於東郊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如圓丘儀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内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則衛尉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道南北向西上衛尉設

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蕃客等次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壝之內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各如圜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樂懸之南外壝之內攝事則其壇於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在壇之東南西向攝事則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以北為上設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

之外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位於其後設祀官及從祀羣官位及門外等位一如圓丘攝事則御史位於壇上設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配帝牲牓少退南上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御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青帝夏赤帝季夏黃帝秋白帝冬黑帝酒罇於壇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壇下皆於南陛之東北向

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一在壇上於青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歲星三辰勾芒氏夏祝融季夏后土秋蓐收冬玄冥已下放此俱象罇二各設於神座之左皆右向七宿壺罇二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上帝配帝之罇置於坫星辰以下罇藉以席皆加勺冪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星辰以下罍洗篚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內向執罇罍篚冪者各於其後又設玉幣之篚於壇上下罇坫之所祀日未明

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設青帝靈威仰神位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帝太昊氏神座夏神農季夏軒轅秋則少昊冬顓頊已下放此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歲星三辰之座於壇之東北七宿之座於壇之西北各於其壇南向相對為首設勾芒氏之座於壇之東面西向席皆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如圜丘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率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下實以清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其歲星三辰勾芒氏之象罇俱實以醍齊七宿之壺罇俱實以沈齊玄酒各實於五齊之上罇禮神之玉東方以青珪南方以赤璋中央以黄琮西方以騶虞北方以玄璜其幣各隨方色長丈八尺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豆籩簋簠入設於内壝東門之外饌幔内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御史博

士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已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詣卯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車駕將至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先置者各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

之大次通事舍人各引文武九品已上從祀壝外位攝則無車駕將至下至壝外位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陳掃除訖出復位如常儀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贊引各引從祀羣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攝則初司空入謁者引祀官贊引引執事俱就門外位司空掃除訖各引入就位贊再拜謁者進太尉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無皇帝停大次下至太常卿奏謹具儀皇帝服大裘而冕夏服衮冕出次

華蓋侍衛如常儀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内壝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博士即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

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角音夏徵音季夏宮音秋商音冬羽音乃以黄鍾之均文舞之舞樂六成偃麾戞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上下諸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其奠玉幣及毛血並如圓丘儀攝則太尉為初獻受玉幣登歌作肅和之樂餘亦如圓丘攝事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奠皆如圓丘之儀攝事如圓

丘攝事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某日子嗣天子臣某攝事云嗣天子之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青帝靈威仰獻春伊始時維發生品物昭蘇式遵恒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燔祀暢茲和德帝太昊氏配神作主尚饗訖興夏云昭告於赤帝赤熛怒朱明戒序長嬴馭節庶品蕃碩用遵恒典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敬禋祀肅昭養德帝神農氏配神作主季夏云黃帝含樞紐爰茲溽暑實惟土潤戊已統位黃鍾在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修燔祀式虔厚德帝軒轅氏配神作主秋云白帝白招拒素秋伊始品物收成祇率舊章展其恒禮帝少昊氏配神作主冬云黑帝叶光紀

玄冥戒序庶類安寧資此積歲祇率恒典帝顓頊氏配神作主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
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
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
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當太昊氏神
座前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
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
年歲次某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帝
太昊氏爰始立春盛德在木用致燔燎青帝靈威仰惟

帝布茲仁政功叶上玄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

明薦配神作主尚饗訖興夏云昭告於帝神農氏時維孟夏火德方融用致明禋於赤帝赤熛怒惟帝表功協德允斯作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配神作主季夏云告於帝軒轅氏時維季夏位膺土德奉明禋於黃帝含樞紐惟帝功施厚地道合上玄謹以云云秋云告於帝少昊氏時維立秋金德在馭用致燔燎於白帝白招拒惟帝立德茲義叶此神功謹以云云冬云告於帝顓頊氏時維立冬水德在馭用致禋燎於黑帝叶光紀惟帝道合乾元允茲升配謹以云云

其飲福及亞獻至

還宮並同圜丘之儀攝官同圜丘攝事

皇帝臘日䄍百神於南郊攝事附

齋戒如圓丘儀從祀官及攝事齋戒並如前儀

陳設

前禮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内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衛尉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衛尉設陳饌幔於内壝東門西門之外道東西向東方南方之饌陳於東門外西方之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之外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攝則無文武侍臣蕃客等次前禮二日太樂令設宫懸歌鐘歌磬如圓丘之儀右校

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方左內壝之外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三尺右校爲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禮一日奉禮設御座及望燎位祀官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位於壝門外如圓丘之儀攝事如圓丘之儀設日月酒罇之位大明太罇二著罇二罍一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夜明太罇二著罇二罍一在壇上於西南隅北向神農氏伊耆氏各著罇二各於其壇上五星五官后稷各象罇二七宿

田畯龍麟朱鳥騶虞元武等各壺罇二鱗羽臝毛介等散罇二俱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五方岳鎮海瀆俱山罇二山林川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墉坊郵表畷於莵猫等俱散罇二各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伊耆氏以上之罇置於坫星辰以下之罇藉以席皆加勺羃設爵于罇下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分獻罍洗畢各於其方陛道之左右俱內向執罍洗篚羃者各立於罇罍篚羃之後各設玉幣

之篚於壇之上下鐏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溉又謁者引諸祀官詣廚省饌具訖還齋所䄍日未明十刻太樂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日青牲一月白牲一其餘方各少牢一）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日月神座於壇上大明於北方少東夜明於大明之西俱南向席皆以藁秸神農伊耆神座各於其壇上俱内向設后稷氏神座於壇東西向設五官田畯之座各於其方設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五官

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神座各於其方之壇其五方神獸鱗羽臝毛介水墉坊郵表畷於菟貓等之座各於其方壇之後俱內向相對為首自神農伊耆已下百九十座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鑾駕出宮如圜丘儀

奠玉帛

禮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神農伊耆氏之

著罇實以盎齊五星三辰五官后稷田畯之象罇俱實以醍齊七星之壺罇實以沈齊五方岳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醍齊山林川澤之蜃罇實以汎齊丘陵已下之散罇實以清酒玄酒各實於諸座之上罇禮神之玉大明夜明以珪璧大明之幣以青夜明以白神農氏幣以赤伊耆氏幣以玄五星以下幣各從方色　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內壝之饌幔內其日未明二刻奠玉幣毛血等如圜丘儀　皇帝服玄冕出次明鼓柷作無射夷則奏永和蕤賓姑洗太蔟奏順和黄鐘奏元和凡六均均一成俱以文舞攝事如圜丘之攝壇上神位大明夜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奠爵並如圓丘儀攝事亦同

太祝持版進於神座左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

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封臣名以下改皇帝為太尉皆謁者贊引

敢昭告於大明惟神晷耀千里精烜萬物覺寤黎蒸化

成品彙令則璇璣齊運玉燭和平六府孔修百禮斯洽

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饗訖興皇帝再

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板於神座興還罇所

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夜明罇所執罇者

舉冪侍中取匏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夜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夜明惟神貞此光華恒茲盈減表斯寒暑節以運行對時育物登成是賴豐年之報式備恒禮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饗訖興皇帝再拜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

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少退當兩座前北向立樂作其飲福受胙並如圓丘儀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太尉（攝則謁者引太常卿已下放此）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大明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夜明罇所取匏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訖謁者引太尉進夜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

太尉少東當兩座前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
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
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引光禄卿攝事同以光禄卿為終獻詣罍洗
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升壇謁者二人分引獻官詣
罍洗盥手洗爵酌酒一獻帝伊耆氏一獻神農氏跪奠
爵神座前俛伏興向神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
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降還本位初伊耆氏
獻官將升謁者五人各引獻官詣分獻罍洗盥手洗爵

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歲星一獻熒惑一獻鎮星一獻太白一獻辰星各奠於神座少退向神立於獻官奠訖七星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各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凡讀祝文每一番獻酒從東方祝文為始讀祝訖次南方次西方餘神亦同也）獻官再拜訖太祝各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謁者遂引五方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各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東岳一獻南岳一獻中岳一獻西岳一獻北岳俱奠於神座少退向神立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

隰井泉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太祝奠版於神座還罇所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酌岳鎮酒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罇所酌酒一獻勾芒氏一獻祝融氏一獻后土氏一獻蓐收氏一獻玄冥氏后稷田畯等各祝史助奠訖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餘與東方同唯無后稷獻拜祝史奠版於神座贊引遂引五官獻官等詣罍洗酒罇所酌酒分獻五靈其鱗羽羸毛介猫

於菟坊水墉昆蟲等皆齋郎助奠相次俱畢祝史持版跪讀祝文訖興拜訖奠版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事謁者引太尉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

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懸内當柴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饌物祝版置於柴上戶内諸祝以星辰七宿已上之禮幣皆從燎神農伊耆氏岳鎮已下之祝倶詣瘞埳以玉幣饌物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炬燎初唱可燎埳東西廂各四人置土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事謁者白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

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國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神農以下祝版燔於齋所

伊耆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帝伊耆氏惟帝體仁尚義崇本念功爰創嘉祀息農饗物令九土攸宜百穀

豐稔備茲八䄍大旅四方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
薦於帝尚饗
神農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帝神農氏惟帝肇興
播植粒此黎元今時和歲稔神功是賴謹以制幣犧齊
粢盛庶品明薦於帝尚饗
東方歲星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
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東方歲星七宿惟神列位垂

象叶贊穹蒼昭晰羣生蕃阜庶類令時和歲稔恒禮是
率謹陳嘉薦庶神饗之南方中央西方北方准此
東方岳鎮海瀆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
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東方岳鎮海瀆惟神宣
導坤儀興降雲雨亭毒庶品實賴滋液年穀順成用通
大禮謹薦嘉祀溥及一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
泉庶神咸饗南方西方北方准此
句芒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勾芒氏惟神贊陽出滯發生品物萌者畢達仁徳以宣用陳明薦神其臨饗

后稷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后稷氏惟神誕降嘉種播兹百穀蒸庶以粒乂此萬邦爰及田畯實勸農穡謹薦明祀庶神饗之

祝融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祝融氏惟神典司火

正淳曜昭明式賛南訛厥功以致豐年之薦庶神臨饗
后土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后土氏惟神式賛黄
道典司土正居中執信是興稼穡年穀既登庶饗嘉薦
蓐收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蓐收氏惟神典司金
正式賛西成執矩懐莊尚義趨力豐年之報饗兹嘉祀
玄冥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玄冥氏惟神典司水
正贊序幽都厥務安寧積藏斯在豐年之祀庶饗明薦
蒼龍祝文曰維某年歳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
位臣姓名敢昭告於蒼龍之神惟神體備幽明質兼小
大寳為鱗長贊明造物歳稔年登寔資弭患式陳嘉薦
百靈是屬爰泉東方鱗羽羸毛介衆族猫於菟坊水墉
昆蟲諸神咸饗其朱鳥騶虞元武祝文首尾並與此同麟祝文發首亦同
朱鳥之神惟神肇自火精冠兹羽族輔時宣化效祥蹈

禮年和歲稔有賴厥功
麟之神惟神體信為質惟和是歸作長毛宗表靈玉牒
年穀豐稔寔資宣助式陳嘉薦庶神臨饗
騶虞之神惟神性履至仁禀靈金宿贊育生類實參利
物爰茲報功用率恒祀
元武之神惟神誕禀辰精長茲介族先知稱貴誠行攸
底伊此豐年有憑宜慶
鑾駕還宮如圜丘之儀

通典卷一百一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二十九 史部

通典卷一百十一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七十一 開元禮纂類六 吉三

皇帝春分朝日於東郊 秋分夕月及攝事附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圓丘儀諸應祀之官齋戒如别儀

陳設

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攝事衛尉設祀官公卿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攝事無御座及文武侍臣至蕃客等次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如圓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右內壝之外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

出戶方三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及望燎位祀官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位於內壝之內皆如圓丘之儀（攝則設祀官公卿位內壝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餘同圓丘）設酒罇之位太罇二著罇二罍一在壇上於南隅北向（罇皆置於坫加勺設冪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各立於罇罍篚冪之後設玉幣之篚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溉又謁者引諸祀官詣廚省饌

具訖俱還齋所祀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大明青牲一夜明白牲一

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大明夕月云夜明放此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神位於座首

鑾駕出宫如圜丘之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醖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帛凡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罍罇實以清酒

其玄酒各實於上罇罍罇無玄酒禮神之玉以珪有邸其幣大明以青夜明以白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壇下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降就位

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國蕃客使先置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官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祀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内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出

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分引從祀文武羣官介公酅公諸國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元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南内壝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西面

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攝則初司空入謁者贊引各引祀官以次入就位贊拜訖謁者進太尉之左曰請行事獻皆以太尉為初獻下倣此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鐘之均以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偃麾戞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戞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攝則奉禮贊曰衆官再拜皇帝再拜奉

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取玉帛於篚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衞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升奠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帛每受物搢鎮珪奠訖執珪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大明夕月云夜明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

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初羣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座前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攝則太尉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俎初皇帝既入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

作以黄鍾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饌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之儀如圜丘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少

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大明惟神宣布太陽照臨下土動植咸賴幽隱無遺時惟仲春敬遵常禮夜明云貽著元象輝耀陰精理歷授時仰觀取則爰茲仲秋用率常禮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祇祀於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鐏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祝以爵酌上鐏福酒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

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加於俎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皇帝受以授左右（攝則太尉受以授齋郎）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攝則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太常卿下為亞獻皆倣此）洗匏

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太祝以爵酌罍福酒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禄卿皇帝儀與攝事同以光禄卿為終獻詣罍洗盥洗匏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禄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太祝進徹

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太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攝則謁者引太尉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太祝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興降自南陛南行經懸内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帛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户内

訖奉禮曰可燎東西各四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内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仗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祝官及從祀羣官諸國蕃客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俱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鑾駕還宫如圜丘之儀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

前祀三日諸應祀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並如別儀前祀一日晡後一刻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俱清齋一宿衛尉設祀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内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在神壇之左内壝之外方五尺高五尺開上南出户祀日未明三刻奉禮郎設祀官位於内壝東門之内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皆以

北為上設望燎位當柴壇之北南向設御史位於壇上西南隅東向令史陪其後於壇下設奉禮位於祀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北上設祀官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令帥齋郎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象罇二置於坫北向西上設幣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羃者各位於罇罍篚羃之後太

官令帥宰人以鸞刀烹牲於厨祀日未明三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風師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席以莞設神位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實以醍齊其玄酒實於上罇太史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入設於内壝東門之外饌幔内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者

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行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祀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謁者贊引各引祀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陳於門外初太官令出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陛進當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東向進獻官受幣進北

面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訖謁者引獻官降復位太官令引饌入詣南陛升壇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自南陛升壇詣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醍齊訖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

告於風師含生開動必佇振發功施造物實彰祀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拜訖謁者引獻官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神前胙肉加俎興以俎西向進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復位太祝進跪徹籩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

賜胙贊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謁者進
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燎位遂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
太祝執篚跪取幣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
興自南陛降壇南行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
幣祝版饌物置柴上戸内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二
人以炬燎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
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
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以下並同風師儀

有司行事祝文曰百昌萬寶式仰膏澤率遵典故用備常祀其首尾與風師文同

立秋後辰日祀靈星

有司行事祝文曰維九穀方成三時不害憑茲多祜介其農穡

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

有司行事每座象罇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皆有坫以

西為上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以西為上○初獻司中祝文曰時屬安寧億兆康乂用率常禮報茲祉福○次獻司命祝文曰賴茲正直黎庶康寧資此良辰用申常禮○次獻司人祝文曰星紀已周兆庶寧阜備茲蠲吉式薦馨香○次獻司祿祝文曰元英紀時歲事云畢聿遵典故脩其常祀飲福及行事如風師之儀

通典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三十 史部

通典卷一百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七十二 開元禮纂類七 吉四

皇帝夏至日祭方丘 附后土同孟冬祭神州及攝事

齋戒

前祭七日戒誓皇帝服衮冕前祭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 告以配神作主 孟冬祭神州則告太宗

文武聖皇帝廟餘並如圜丘之儀

陳設

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攝事衛尉設祭官公卿以下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祭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於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於祭官之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南壝之外道西

東向諸州使人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西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東向皆北上諸國之客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西向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東向皆北上武官三品以下七品以上於西壝之外道南北向東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攝事無御座以下至此儀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少北南向壇上及神州東方南方之饌陳於東門外西向西方北方之饌陳於西門外東向神州無西門之饌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樹靈鼓於北懸之內道之左右餘如

圓丘儀又為瘞埳於壇之壬地内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祭一日奉禮設御位攝事無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壇西南當瘞埳北向設祭官公卿位於内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正位於東南隅西向副位於西南隅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埳西南東向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

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祭之官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師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位於道西北向東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執事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向皆北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重行北面東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內壝南門之外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

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三師位於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介公酅公於道西東向皆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壝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

王東南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重行東面俱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皆北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向黄牲一居前又黄牲一在北少退元牲一在南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皇地祇酒罇於壇之上

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一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一在壇下皆於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一在壇上皆於皇地祇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孟冬北郊酒罇於神州酒罇之東如夏至之儀神州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嶽鎮海瀆俱山罇二山林川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俱概罇二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神州以上之罇置於坫以下之罇俱藉以席皆加勺羃設爵於罇下孟冬儀壇上之罇置於坫壇下之罇藉以席設御洗及設玉幣之篚等並如圜丘儀

孟冬祭同祭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升設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藳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孟冬神州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州地祇神座於第一等東南方席以藳秸又設嶽鎮海瀆以下之座於內壝之內各於其方皆有原隰丘陵墳衍之座又設中嶽以下之座於壇之西南俱內向自神州以下六十八位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别儀

鑾駕出宮服以衮冕餘如上辛圜丘儀孟冬北郊亦同圜丘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醖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泛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泛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以上孟冬同神州太罇實以泛齊五方岳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醍齊山林川澤之蜃罇實以沈齊丘陵以下之散罇實以清酒玄酒各實於諸齊之上罇禮神之玉皇地祇以黃琮其幣以黃配帝之幣亦如之神州之玉以兩珪有邸其幣以玄孟冬同嶽瀆以下之幣各從方色太官令帥進

饌者入實饌及禮官就位御史太祝行掃除等並如圜丘儀孟冬同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從祭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左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五品以上從祭之官皆就壝外位攝事無駕至大次下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

從祀羣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衮冕孟冬神州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侍者從入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太常卿請再拜及請行事並如圓丘儀攝事如圓丘攝事儀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順

和之樂乃以林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作文武之舞樂舞八成（林鍾太蔟姑洗南呂皆再成）偃麾戞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奠玉幣及奏樂之節並如圓丘（攝事則太尉奠玉帛下放此）登歌作肅和之樂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皇地祇（孟冬神州）神座俛伏興及奠配座並如圓丘儀（攝事同圓丘攝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陳饌之儀如圓丘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太蔟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用太蔟）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皇地祇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神州之饌升自北陛孟冬神州升自南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還鐏所又進設嶽鎮以下之饌相次而畢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酌獻跪奠奏樂之儀並如圓丘（攝事如圓丘攝事儀）太祝持版進於神

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臣名下放此敢昭告於皇地祇乾道運行日躔北至景風應序離氣效時嘉承至和肅若舊典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祇瘞式表誠慤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太祝俛伏興孟冬神州云包函區夏載植羣生溥被域中賴茲厚德式遵彞典用練元辰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明獻厥誠備茲祇瘞皇祖太宗文武聖皇帝配神作主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

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泛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前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時維夏至肅敬訓典用祇祭於皇地祇惟高祖德叶二儀道兼三統禮膺光配敢率舊章孟冬云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德被乾坤格於上下昭配之儀欽率舊章謹以制幣犧齊粢盛

庶品肅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太祝俛伏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奠版於神座還罇所樂止皇帝飲福受胙及亞獻終獻盥洗酌獻飲福並如圜丘儀唯皇（地祇太尉亞獻酌醴齊時武舞作合六律六同為異耳）初太尉將升獻贊者一人引獻官詣罍洗盥洗匏爵訖升自巳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酌泛齊進奠於神州座前引降還本位謁者五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各詣酒罇所俱酌醍齊訖引獻官各進奠爵於諸方嶽鎮海瀆首座餘座皆祝史

助奠相次而畢引還本位又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罇所酌沈齊獻山林川澤如嶽鎮之儀訖又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酒罇所俱酌清酒獻丘陵以下及齋郎助奠如上儀訖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祝徹豆及賜胙皇帝再拜奏樂並如圓丘儀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玉帛齋郎以俎載神州以上牲體稷黍

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北行當瘞埳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物置於埳諸祝又以嶽鎮以下之禮幣及牲體皆從瘞奉禮曰可瘞埳東西面各六人置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引皇帝還大次樂作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御史以下出並如圜丘儀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圜丘儀

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

諸嶽鎮海瀆每年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設祭州界已具

歷代祀山川篇前祭五日諸祭官各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別儀前一日嶽令瀆令清掃內外又為瘞埳於壇壬地方深取足容物海瀆則埳內為壇高丈四尺皆為陛贊禮者設初獻位於壇東南亞獻終獻於初獻南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贊唱等諸位於終獻西南西向北上設獻官等望瘞位於瘞埳之東北西向祭海瀆無望瘞位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向以北為上祭器之數罇六籩十豆十簋二簠

二俎二嶽瀆令帥其屬詣壇東陛升設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玉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南陛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祭日未明烹牲於廚其牲各隨方色齋郎以豆先取血毛置於饌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牛羊豕皆用右胖前腳三節節一段肩臂臑皆載之後腳三節節一段去下節載上股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簋實稷黍簠實稻粱籩十實以鹽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豆十實以韭葅醓醢菁葅鹿醢芹葅兔醢筍葅魚醢脾菜葅豚胉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凡祭官各服其

服三品毳冕四品絺冕五品玄冕六品以下爵弁若有二品以上各依令嶽令瀆令帥其屬入詣壇東陛升設嶽神瀆神座於壇上近北面南向席以莞又實罇罍及玉凡罇一實醴齊一實盎齊一實清酒其玄酒各實於上罇祭神之玉兩珪有邸祝版置於坫嶽令瀆令又以幣置於篚齋郎以豆血皆設於饌所其幣長丈八尺各隨方色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執罇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祝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掃

除於下訖（壝則掃除壝外訖）各就位質明贊禮者引祭官以下俱就門外位立定一刻頃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祝跪取玉幣於篚興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奠訖俛伏而後興）掌饌者帥齋郎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贊禮者引初獻詣壇升自南陛進神座前北向立祝以玉幣東向進初獻受玉幣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少退北向再拜贊禮

者引初獻降還本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陛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掌饌者帥齋郎降自東陛復位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進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敢昭告於東嶽岱宗維神贊養萬品作鎮一方式因春始南嶽云夏始中嶽云季夏西嶽云秋始北嶽云冬始謹以玉帛

犧齊粢盛庶品朝薦於東嶽岱宗尚饗○東瀆大淮惟神源流深泌潛潤溥洽阜成百穀疏滌三川青春伊始用遵典秩○南瀆大江云惟神總合大川朝宗巨海功昭潤化德表靈長敬用夏首脩其常典○西瀆大河云惟神上通雲漢光啓圖書分導九枝旁潤千里素秋戒序用率常典○北瀆大濟云惟神泉源清潔浸彼遐遠播通四氣作紀一方元冬肇節聿脩典制訖興初獻再拜祝進奠版於神座還鐏所祝以爵酌清酒進初獻之

右西向立初獻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祝率齋郎以俎進減神座前胙肉前脚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獻初獻受以授齋郎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初獻興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於初獻飲福酒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陛詣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少退北面再拜祝以爵酌清酒進於亞獻之右西向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祝

受虛爵復於坫亞獻興再拜贊者引亞獻降復位初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盥洗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贊禮者引終獻降復位祝進神座前徹豆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唱者引初獻就望瘞位西向立於獻官將拜嶽令進神座跪取幣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詣瘞埳以饌物置於埳祭海瀆獻官拜訖瀆令及齋郎以幣血沈於東西廂各二人寘土半埳贊者進初瀆瀆令退就位

獻之左白禮畢遂引初獻以下出祝與執罇罍篚冪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再拜訖遂出祝版燔於齋所

通典卷一百十二

通典卷一百十三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七十三 開元禮纂類八 吉五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大稷

齋戒 如前祭方丘儀

陳設

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社宮西門之外道北南

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祭官次於齋坊之内攝事無設大次儀但守臣設祭官次三師於北門之外諸王於三師之北俱東向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齋坊南門之外重行東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北門之外道東西向以南為上諸州使人東方南方於諸王西北東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東北西面俱南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於東門之外道北南向以西為上諸國之客於

東門之外東方南方於武官東北南向西方北方於道南北向俱以西為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北東方西方磬簴起南鍾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東鍾簴次之設十二鎛鍾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靈鼓於南懸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懸内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鍾歌磬各於壇上近北南向皆磬簴在西其匏竹者各立於壇下南向相對為首凡懸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南為上南

方北方以東為上右校清掃内外又為瘞埳二於南門之内於稷壇西南（攝事無埋坎二於樂懸之北）方深取足容物北出陛前祭一日奉禮設位北門之内當社稷壇北南向（將祭奉禮郎一人守之在位版東北立五步所南向）又設望瘞位西門之内當瘞埳南向（攝事無御位以下至此儀）設祭官公卿位於西門之内道北執事位於其後少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面以南為上設御史位於壇上正位於大社壇東北隅西向副位於大稷壇西北隅東向（攝事令史陪後）設奉禮位於樂懸西北贊者

二人在北差退俱東面南上又設奉禮賛者位於瘞埳西北東向北上攝事無奉禮位設協律郎位各於壇之上東北隅俱西向設太樂令位於南懸之門南向設祭官位三師位於北門之内道西俱南面東上設介公酅公位於道東南面西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執事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方值文官每等異位重行西向皆以南為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北門之内道西於諸王西北重行

南向以東為上西方北方於道東於介公酅公東北重行南向以西為上諸蕃客位於北門之内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南面以東為上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俱重行南面以西為上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西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東為上三師位於北門之外道西諸王於三師之北俱東向介公酅公位於道東西向皆以南為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西門之外祭官之

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門之外道北每等異位重行南面以西為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西北重行東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東北西面俱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武官東北每國異位重行南向西方北方於道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皆以西為上攝事無三師北門內位至此儀但設祭官門外之位設酒罇之位太社太罇二著罇二罍二壇上西北隅南向設后土氏象罇二著罇二罍二於太社酒罇

之西俱南向東上各置於坫皆加勺冪爵皆置於罇下設太稷后稷酒罇於其壇上如太社后土之儀設御洗各於太社太稷壇之西北南向亞獻之洗又各於西北南向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厨省饌具訖還齋所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攝事齋郎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牲皆用黝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

各服其服升設太社太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設后土氏神座於太社神座之右后稷氏神座於太稷神座之左俱東向席以莞設神座各於席首

鑾駕出宮如方丘之儀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醖令各帥其屬入實鐏罍玉幣太鐏為上實以醴齊著鐏次之實以盎齊罍為下實以清酒配座之鐏亦如之齊加明水酒加玄酒各實於上鐏禮神之玉太社太稷俱以兩珪有邸幣色皆以玄太官令

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皆設於神廚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西門當太社壇北重行南面以東為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者各升自西陛立於罇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太社壇西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降又詣太稷壇行掃除如太社之儀訖各引就位駕將至謁者

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客使先置者
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
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
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謁者引文武五品以上從
祭羣官皆就門外位攝事謁者贊引引祭官各就位無駕將至至此儀太樂令
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
北道東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
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西陛升行掃除於上升稷壇亦

如之訖降行視樂懸訖引就門外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文武羣官介公酅公諸國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絺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璽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社宫西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侍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儀謁者引禮

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南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祭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攝事謁者白太尉下放此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跪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順和之樂乃以圜鐘為均文舞八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

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侍中中書令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西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帛（凡授物皆搢鎮珪奠訖執珪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應鐘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於太社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太祝以

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
進西向跪奠於后土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
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作
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南向立樂止太祝
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受玉帛
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於太稷神座俛伏
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立
於東方西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

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奠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作皇帝還版位南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鐏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

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太社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配座之饌入自左闈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太蔟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各進徹毛血之豆降自西陛以出太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葢羃先徹乃升簠簋簋奠訖却其葢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陛復位諸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之儀並如圜丘太常卿

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西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社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座前南面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下同敢昭告於太社惟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弘

庶類謹因仲春仲秋祇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
剛鬛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備兹禋瘞用申報
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興皇帝再拜初讀祝
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
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土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
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
皇帝進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
皇帝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

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土氏爰茲仲春（仲秋）揆日惟吉恭修常事薦於太社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惟通典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陳於表位作主侑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座前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東向

進皇帝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帥齋郎
進俎太祝減太社神座前三牲胙肉各置一俎上太祝
以俎授司徒司徒持俎東向以次進皇帝每受以授左
右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
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
作皇帝降自北陛詣罍洗樂止謁者引司徒降壇西陛
以從皇帝至罍洗盥手洗爵侍中黄門侍郎贊洗如常
訖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樂止

謁者引三公三公與齋郎奉俎升自西陛立於罇所皇
帝詣太稷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
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
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
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敢
昭告於太稷惟神播生百穀首兹八政用而不匱功濟
萌黎兹惟仲春仲秋恭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
薌合薌萁嘉薦醴齊式陳瘞祭備脩常禮以后稷棄配

神作主尚饗訖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式揀吉辰敬脩恒禮薦於太稷惟神功叶稼穡

闡脩農政允兹從祀用率舊章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鬛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陳於表位作主配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立樂作皇帝飲福受胙如太社之儀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北陛還版位南向立樂止謁者引司徒降自西陛復位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戞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戞

敔樂止皇帝獻后土氏將畢謁者引太尉攝事則引太常卿下同
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西陛升壇詣太社
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
進太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南向
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土氏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
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后土氏神座前南向
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
太社神座前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

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東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自西陛詣罍洗爵詣太稷壇升獻如太社之儀訖引降復位初太尉獻后土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與光祿卿為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太祝各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順和之樂作太常卿

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

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

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南向立樂止羣官將拜諸

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

爵酒各由其陛壇南行當瘞埳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

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半埳太

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

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

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賛引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賛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賛引引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宫如方丘之儀

季冬禮太社如上儀

太社祝文曰維神降祐百穀時登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薦於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饗

后土氏祝文曰今時和年登恭薦措祀於太社惟神功
協水土作主配神謹以云云
太稷祝文曰惟神主兹百穀粒此黎元謹率常禮恭以
玉帛云云
后稷祝文曰今時和年登敬薦措祀於太稷惟神功協
稼穡作主配神云云

通典卷一百十三

通典卷一百十四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七十四 開元禮纂類九 吉六

皇帝時享於太廟凡一歲五享謂四孟月及臘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及諸享攝事並附

齋戒

將享有司卜日如常儀皇帝散齋四日於别殿致齋三

日於太極殿服通天冠絳紗袍結佩並如圜丘儀應享官齋具序例儀（祫禘儀同）

陳設

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廟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享官次於齋坊之內（攝事右校清掃內外守宮設享官公卿以下次於齋坊）九廟子孫於齋坊內近南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於齋坊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

又於其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廟西門之外近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朝集使之後攝事無大次及九廟子孫以下至此儀前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廟庭如圓丘儀所異者樹路鼓及設歌鍾歌磬於廟堂上前楹間耳右校清掃內外前亭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廟東陛東南西向攝事無御位下放此設享官公卿位於東門

之内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攝則公卿位於道北執事位於道南設御史位於廟堂之下一位於西南東向一位於東南西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之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南北向設從享之官位九廟子孫於享官公卿之南昭穆異位雖有貴者以齒文官九品以上位於子孫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

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南少西當文官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各位於朝集使之後

設門外位享官公卿以下皆於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子孫之位於享官公卿之東少南文官九品以上於子孫之東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每等異位重行

北面西上設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西少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之後攝事無九廟子孫以下至此儀設牲牓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以南為上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各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罇彝之位

於廟堂上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春夏每室雞彝一鳥彝一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秋冬每室斝彝一黃彝一著罇二壺罇二山罍二皆加勺冪凡宗廟冪皆以黼皆西上各有坫焉祫享設罇彝於廟堂上下每座斝彝一黃彝一犧罇二象罇二著罇二山罍二在堂上皆於神座之左獻祖太祖高祖高宗罇彝在前楹間北向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罇彝在戶外南向其壺罇二太罇二山罍四在堂下階間北向西上禘享則雞彝鳥彝餘同祫享設簠簋鉶籩豆之位於廟堂之上俱東側階之北每座四簠居前四簋次之次以六甑次以六鉶籩豆爲後每座異之祫禘攝事簠簋甑鉶與正

數半之皆以南為上屈陳而下設御洗於東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珪瓚巾爵執鐏罍篚冪者各位於鐏罍篚冪之後祫禘儀享日未明五刻太廟令服其服布昭穆之座於戶外自西序以東皇八代祖獻祖宣皇帝皇六代祖太祖景皇帝皇高祖高祖神堯皇帝皇祖高宗天皇大帝座皆北廂南向皇七代祖懿祖光皇帝皇五代祖代祖元皇帝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座於南廂北向每座皆設黼扆莞席紛純藻席畫純次席黼純左右几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廟所禁斷行人太廟令整拂神幄祝史各取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又洗肝於鬱鬯又取膟膋共實一豆俱置饌所餘並如圓丘儀膟膋腸間脂祫禘祝史洗肝於鬱鬯餘並同圓丘儀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享官五品以上次於承天門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駕出懸而不作享日未明七刻

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侍中奏開宫殿門及城門餘並與圓丘儀同唯祭官稱享為異耳

晨祼

享日未明四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醖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雞彛斝彛及犧罇象罇著罇壺罇之上罇皆實以明水山罍之上罇實以元酒鳥彛黄彛實以鬱鬯犧罇著罇實以醴齊象罇壺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祫禘之罇斝彛及五齊上罇皆實明水山罍上罇實以元酒黄彛實以鬱鬯犧罇實以汎齊象罇實以醴齊著罇實以盎齊壺罇實以醍齊太罇實以沈齊山罍實以清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未明

三刻奉禮帥贊引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史太祝宫闈令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東陛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祫禘則太廟令帥其屬陳瑞物於廟庭太階之西上瑞為前中下相次及代國所得寶器上次先後亦然俱藉以席攝事不陳瑞物寶器未明二刻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宫闈令詣東陛升堂詣獻祖室入開埳室太祝宫闈

令奉出神主置於座祫禘則未明二刻陳腰輿於東陛之東每室各二皆西向北上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帥內外執事者以腰輿自東陛升詣獻祖室入開埳室太祝宮闈令奉出神主各置於輿出詣座前奉神主置於座訖以次奉出懿祖以下如獻祖儀訖引太廟令以下次奉出懿祖次奉出太祖次奉出代祖次奉出高祖次奉出太宗次奉出高宗次奉出中宗次奉出睿宗神主置於座如獻祖之儀皇祖妣以下神主皆宮闈令奉出俱並而處右訖引太廟令以下降還本位攝事贊引各引享官俱就門外位無駕將至下至從享官位儀駕將至謁者贊引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九廟子孫從享羣官

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太廟令以祝版奉御署訖近臣奉出太廟令受各奠於坫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享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内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堂座者皆脱履於下降納如常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

詣東陛升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初司空行樂懸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方客使次入就位（攝事無九廟子孫以下至皇帝再拜儀但享官再拜耳）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華蓋侍衞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鎮珪皇帝執鎮珪華蓋仗衞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帝至版位西向

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請行事凡攝事皆太尉初獻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跪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乃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作文德之舞樂舞九成黃鍾三奏大呂太蔟應鍾各再奏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

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如常樂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搢鎮珪凡受物則搢珪奠訖執珪俛伏興皇帝盥手黄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黄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黄門侍郎又取瓚於篚興進皇帝受瓚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拭瓚訖侍中奠盤匜黄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升自阼階樂止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

以下皆如之攝事皆太尉升陛盥洗酌獻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鬱鬯訖登歌作奏肅和之樂以圜鍾之均自後登歌皆歌圜鍾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祼地奠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户祫禘少退攝事同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次祼懿祖次祼太祖次祼代祖次祼高祖次祼太宗次祼高宗次祼中宗次祼睿宗並如上儀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各奉

毛血及肝膋之豆於東門外齋郎奉罏炭蕭稷黍各立於肝膋之後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肝膋與奉罏炭蕭稷黍者以次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各迎取毛血肝膋於階上俱入奠於神座前祝史退立於罇所齋郎奉罏炭皆置於室戸外之左其蕭稷黍各置於罏炭下降自阼階以出諸太祝俱取肝出戸燔於罏炭還罇所

饋食

皇帝既升祼太官令出帥進饋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

重行西向以南為上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獻祖之俎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無射之均（自後接神之樂堂下皆奏無射）饌至太階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阼階以出饌升諸太祝迎引於陛上各設於神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阼階復位諸太祝各取蕭稷黍濡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皇帝盥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

贊洗如晨祼之儀訖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升自阼階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罇彛所執罇者舉冪侍郎贊酌醴齊訖光大之舞作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俛伏興太常卿又引皇帝出取爵於坫酌醴齊訖太常卿又引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少西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户北面立樂止祫享樂終八節止諸座皆然太祝持版進於室户外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

昭告於獻祖宣皇帝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下放此祖妣宣莊皇后張氏氣序流邁時惟孟春孟夏孟秋孟冬永懷罔極伏增遠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恭修時享以申追慕尚饗讀訖興以下諸室祝文儀並同祫享祝云㬎度環周歲序云及永懷追慕伏增遠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汎齊肅雍明獻恭備祫享餘字並同禘享祝云祇薦禘事太祖以下稱臣皇帝再拜訖又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奠版於神座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攝事太尉

諸罇彝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他放此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訖長發之舞作太常卿引皇帝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俛伏興太常卿又引皇帝出取爵於坫酌醴齊訖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少西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戶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於懿祖光皇帝祖妣光懿皇后賈氏讀祝文訖奠版於神座出還

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祖鐏彛所如上儀大政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太祖景皇帝祖妣景烈皇后梁氏餘如上儀次代祖大成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於代祖元皇帝祖妣元貞皇后獨孤氏獻訖太常卿引皇帝詣鐏彛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高祖鐏彛所如上儀大明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

穆皇后竇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太宗罇彝所如上儀崇德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曾祖妣文德聖皇后長孫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高宗罇彝所如上儀鈞天之舞作祝文曰孝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祖考高宗天皇大帝皇祖妣太聖天后武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中宗罇彝所如上儀酌醴齊文和之舞作祝文曰孝姪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伯考

中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趙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
睿宗罇彝所如上儀景雲之舞作祝文曰孝子開元神
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皇妣昭
成皇后竇氏訖興皇帝再拜訖又再拜初讀祝文訖樂
作太祝入奠版於神座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曲終樂止
太常卿引皇帝詣東序西向立壽和之樂作皇帝獻將
訖謁者引司徒詣東階升立於楹間北面東上皇帝獻
訖諸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

授侍中侍中受北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諸太祝各帥齋郎持俎進太祝減神座前三牲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又以籩豆取稷黍還罇所以胙肉各置一俎上以飯共置一籩以飯授司徒司徒奉進皇帝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胙肉授司徒司徒受俎以次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

帝降自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升自阼階（攝事則太尉將復位謁者引太常卿下放此）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又引太尉取爵於坫酌盎齊訖謁者引入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西訖興謁者引太尉

出户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次詣懿祖罇彛所取爵於
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入詣懿祖神
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謁者引太尉出户北向再拜
謁者又引太尉取爵於坫酌盎齊訖謁者引入詣神座
前北向跪奠爵少西訖興謁者引太尉出户北向再拜
訖謁者引太尉次獻太祖次獻代祖次獻高祖次獻太
宗次獻高宗次獻中宗次獻睿宗並如上儀訖謁者引
太尉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

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左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詣罍洗盥洗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止登歌作雍和之樂諸太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登歌止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

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樂止殿中監受鎮珪華蓋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廟令與太祝宫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

鑾駕還宫如圓丘儀

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惟中霤季夏别祭祫禘之日徧祭之如臘享

司命戶以春竈以夏中霤以季夏王日門厲以

秋行以冬

祭日未明一刻太廟令帥其屬入布神席於廟庭西門之内道南東向以北為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太廟令與良醖令屬入實罇罍如常其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初太祝

以下入祝史與執罇罍篚者次入就位遂於堂上設饌

訖太官丞引饌入祝史迎引於座首各設於神座前於

光禄卿將升獻贊引引獻官詣罍盥洗詣酒罇所執罇

者舉冪獻官酌酒贊引引獻官進西面跪奠於司命神

座少退西向立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

昭告於司命三陽煦物四序惟始式遵常禮謹以犧齊

粢盛庶品明薦於司命尚饗戶云時維歲首升陽贊滯

竈云時維夏始盛陽作統門云時維孟秋升隂紀物厲云時屬實沈氣序清肅行云時維冬首盛隂作紀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祝史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其祝版祝七祀史一人獻官再拜訖賛引引獻官詣酒罇所酌獻並如讀之上儀訖賛引引還本位於堂上徹豆祝史進徹豆還罇所臘享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獻祖宣皇帝祖妣宣莊皇后張氏肅承靈佑錫兹介福時和年登率遵彞典謹以一元大武

柔毛剛鬛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虔恭齊栗備
茲清祀尚饗餘室祝文准此太祖以下稱臣臘享祭七祀文維某年歲
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告於司命
戶竈中霤門厲行令時和年豐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
盛庶品明薦於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尚饗獻官唯獻
司命餘座齋郎助奠餘如上儀

祫禘以功臣配享

享日未明一刻太廟令布功臣神座於太廟之庭吏部

尚書贈司空鄖國公殷開山光祿卿渝國公劉政會開府儀同三司淮安靖王神通禮部尚書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

右配享高祖廟庭太階之東少南西向以北為上下並放此

司空贈太尉梁國文昭公房元齡特進贈司空鄭國文貞公魏徵洛州都督贈尚書左僕射蔣國忠公屈突通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申國文獻公高士廉

右配享太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司空太子太師贈太尉英國貞武公李勣中書令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馬周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右配享高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特進博陵郡公崔元暐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

右配享中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贈司空許國文貞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太子少保徐國公劉幽求

右配享睿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諸座各設版於座首（其版文各具題官爵姓名）每座各設壺罇二於左北向元酒在西加勺羃置爵於罇下設洗於終獻罍洗東南北向太廟令與良醞令以齊實罇如常堂上設饌訖太官令帥進饌者出奉饌入祝迎引於座左各設

於座前太官令以下出祝還罇所亞獻將畢賛引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諸助奠者皆酌酒訖賛引引獻官進詣首座前東面奠爵賛引引還本位於獻官進奠諸助奠者各進奠於座還罇所於堂上徹豆祝進首座前徹豆還罇所

通典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三十三 史部

通典卷一百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七十五 開元禮纂類十 吉七

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 攝事附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一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餘同上辛儀

陳設

前享三日陳設如圜丘儀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樂如圜丘儀唯樂懸樹路鼓為瘞埳於壇壬地外壝之內為異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如圜丘儀唯設望瘞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埳西南東面南上為異

攝事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前享二日衛尉設享官公卿以下次於外壝東門外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太樂令設宮懸前享一日奉禮郎設享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如式又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又

設奉禮贊者位於壝埳東面南上設協律郎位於壝上南陛之西東向太樂令於北懸間享官門外位皆於東壝外道南如式又設御耕籍位於外壝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設從耕位三公諸王諸尚書諸卿位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各依推數為列其公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於耕者之東重行西向俱北上介公酅公位於御位西南東向以北為上尚舍設御耒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卿位於御耒席東少南西向廩犧令於司農卿之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非耕

者之前西面御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各令籍田農人執之攝事無設耕籍位以下至此儀設酒罇之位於壇上神農氏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東南隅北向后稷氏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神農酒罇之東俱北向西上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於東陛之南俱北向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設幣篚於壇上各於罇坫之所晡後郊社令帥齋郎以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陛謁者引光祿卿詣厨視濯溉凡導引者每曲一逡

巡
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光禄卿以下每事訖各還罇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農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后稷氏神座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鑾駕出宫

乘耕根車於太極殿前餘同圜丘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及從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犧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玄酒各實於上罇幣皆以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入設於饌幔内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其御史及禮官等入再拜掃除及就位如圜丘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就門外位司空行掃除及從享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並如圜丘儀攝事自未明三刻至此與正儀同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

中版奏外辦請中嚴乘黃令進耕根車於宮南門外迴車南向若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璽陪從如式皇帝升車訖乘黃令進耒太僕受載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還侍位鑾駕動之大次並如圓丘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如圓丘儀初皇帝降車訖乘黃令受耒耜授廩犧令而橫執之左其耜之耜所置於席遂守之凡執耒耜皆橫之授則先其耒

後其
邦
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其奏辦出次太常卿請行事並如圓丘儀攝事衆官拜訖謁者白太尉有司謹具請行事無祁未明三刻下至此儀協律郎舉麾工鼓柷以角音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接神皆奏姑洗作文武舞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奠玉幣奏樂之節並如圓丘儀攝事謁者引太尉升奠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神農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又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

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
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面再拜
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
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
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配座升自東陛太
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座前太祝退立於罇所皇帝
既升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内壝門外謁
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神農之俎皇帝既至版位

樂止攝事無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神農氏之饌升自南陛配座之饌升自東陛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攝事謁者引太尉詣罍洗樂作其盥洗奏樂及齋郎奉俎並如圜丘之儀太常卿引皇帝詣神農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賛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

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歳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帝神農氏獻春伊始東作方興率由典則恭事千畆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備常祀陳其明薦以后稷氏配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攝事太尉再拜下倣此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

氏酒罇所酌獻樂作並如神農氏唯皇帝東向立為異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稷氏土膏脉起爰修耕籍用薦常事於帝神農氏惟神功協稼穡寔允昭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攝事太祝酌罍福酒其飲

福受胙樂舞等並如圓丘儀攝事亦同圓丘攝事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罍洗攝事謁者引太常卿為亞獻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神農氏象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稷氏象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后稷氏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

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次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禄卿詣罍洗盥手帨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禄卿攝事同降復位武舞止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鐏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賛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

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奉禮帥賛者就瘞埳西南位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各由其陛降壇詣埳以幣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請就耕籍位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禮畢享官執事再拜出如圜丘攝事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耕籍位南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奉禮帥賛者還本位攝事無詣耕籍位

耕籍

皇帝將詣望瘞位謁者引三公及應從耕侍耕者各就耕位司農先就位諸執耒者皆就位皇帝初詣耕位廩犧令進詣御耒席南北面跪俛伏搢笏解耒韜出執耒起少退北面立司農卿受耒以授侍中侍中奉耒進皇帝受以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於司農司農反於廩犧令訖還本位廩犧令復耒於韜執耒起復位立皇帝初耕執耒者以耒耜各授侍耕者皇帝耕訖三公諸王五

推尚書卿九推訖執耒者前受耒耜退復位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入自南門還大次樂作皇帝出自内壝東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常卿率其屬以次耕於千畒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圜丘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設會於太極殿如元會儀唯不賀不上壽爲異

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攝事附

齋戒

先祀五日散齋三日於後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尚寢設御幄於正殿西序及室中俱東向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尚服帥司仗布侍

衞司賔引内命婦陪位並如式六尚以下各服其服詣後殿奉迎尚儀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后服鈿釵禮衣結珮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侍衞如常儀皇后即御座東向坐六尚以下侍衞如常一刻頃尚儀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輿退復位皇后降座乘輿入室六尚以下各還寢直衞者如常司賔引陪位者退散齋之日内侍帥内命婦之吉者使蠶於蠶室攝事無以上儀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於其寢致齋二日一日於其寢一

日於享所亞獻終獻則致齋二日皆於其所六尚以下應從升者及從享內外命婦各於其寢清齋一宿諸應享之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光禄卿監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罇於前享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每門二人每隅一人享日未明給使代執與女工人等俱清齋一宿攝事同

陳設

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内道北南

向尚舍奉御鋪御座尚舍直長設內命婦及六尚以下次於大次之後俱南向守宮設外命婦次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以下於南壝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俱重行每等異位東向北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攝事守宮設享官次於東壝內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如圓丘儀諸女工人各為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為上南方北方以西為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

壇之壬地内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又為採桑壇於壇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西出陛尚舍量施帷帳於外壝之外四面開門其東門使容厭翟車前享一日内謁者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壇之西南當瘞埳西向設亞獻終獻位於内壝東門之内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其後設司賛位於樂懸東北掌賛二人在南差

退俱西面又設司贊掌贊位於瘞埳西南東面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内命婦位於終獻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外命婦位於中壝南門之外大長公主以下於道東西向當内命婦位差退太夫人以下於道西去道遠近准公主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又設御採桑位於採桑壇上東向設内命婦採桑位於壇下當御位東北每等異位南向西上設外命婦採桑位於

壝下當御位東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執御鈎筐者位於内命婦之西少南西上尚功執鈎典製執筐設内命婦執鈎筐者位各於其採桑位之後尚功下四典執鈎典製下女史執筐設門外位享官於東壝之外道南從享内命婦於享官之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從享外命婦於南壝之外道西如設次之式攝事内謁者設三獻位於内壝東門之外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又設望瘞位於壝之東北當瘞埳道西向又設典正位於壝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其後糾察違失設掌贊位於樂懸東北女史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掌贊女史位於瘞埳西

南東向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三獻以下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面西上無設御位下至此儀設酒罇之位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攝事無御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罍篚冪之後設幣篚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內謁者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陛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

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神廚及諸司供事便次守宮與金吾相之量於壇東張設享日未明五刻司設服其服升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車駕出宮

前享一日金吾奏請外命婦等應集壇所者並聽夜行其應採桑者四人各具女侍者進筐鉤載之而行監門先奏請享日未明四刻開所由苑門諸親及命婦以下以次入詣壇南次所各服其服其應採桑者筐鉤各具

女侍者執授內謁者監內謁者監受之以授執鉤筐者享日未明三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日內侍奏裁）未明二刻搥二鼓為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內命婦各服其服所司陳車駕鹵簿未明一刻搥三鼓為三嚴司賔引內命婦入立於庭重行西面以北為上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室奉迎（尚服負寶如式）內僕進厭翟車於閤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內命婦從出門皇后升車尚功司製進筐鉤載之

仗衞如常内命婦及六尚等乘車陪從如式其内命婦應採桑者四人各服其服典製等進筐鈎載之諸𭄿駕之官皆乘馬駕動警蹕如常不鳴鼓吹諸衞前後督攝如常内命婦宫人以次從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尚儀及司醖各帥其屬攝事則女史及入實罇罍及幣犧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玄酒各實於上罇其幣以黑太官令實諸籩豆簠簋俎等

内謁者帥其屬詣厨奉饌入設於饌幔内内侍之屬與司膳等掌之其牲之内不上神俎者亦太官付内謁者同時進入以供頒胙自餘供享之物並請祠前一日先入駕將至女相者引先置享官典内引引命婦俱就門外位女相者以尚儀下女史充攝事質明女相者引享官以下就壝外位掌贊帥女史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典正女祝女史祝史典女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定掌贊曰再拜女史承傳典正以下皆再拜訖典正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就位女祝以典贊充女祝史以典贊下女史充駕至大次門外廻車南向尚儀進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輿還侍位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華蓋繖扇侍衛如常儀

尚儀以祝版進御署訖奉出奠於坫初皇后降車訖尚功司製進受鈎筐以退內命婦鈎筐則內命婦降車訖典製等進受之典贊引亞獻及從享內命婦就門外位司贊帥掌贊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尚儀典正女史女祝史女祝史以尚儀下女史充典女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凡司贊有詞掌贊皆承傳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尚儀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贊引亞獻終獻女相者引執事者司贊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俱

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尚宮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尚儀版奏外辦皇后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尚服負寶陪從如式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凡尚宮前導皆司言先引入自東門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后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尚宮與司言退立於左立定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享官及内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尚宮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攝事女相者各引享官入就位立定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相者進尚宮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

事無闕至以下至此儀典樂跪舉麾凡取物者皆跪而取以興奠物亦跪奠訖而後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壇下享神之樂皆奏姑洗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典樂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尚宫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享官及内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壇上尚儀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攝事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祝史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尚宫引皇后正和之樂作皇后每行皆作正和之樂皇后詣壇升自南陛攝事女相者引尚宫升壇以下皆尚宫行事六尚以下量人從升以下升皆如之皇后升壇北面立

樂止尚儀奉幣東向進皇后受幣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尚宮引皇后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再拜訖登歌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內外命婦拜訖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內壝東門之外於登歌止女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女祝史退立於罇所皇后既升奠幣攝事尚宮既升奠幣下倣此司膳出帥女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皇后既降

復位司膳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攝事自後酌獻皆奏雍和之樂饌至陛樂止女祝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饌升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攝事女祝史迎引於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司膳帥女進饌者降自東陛復位尚儀攝事女祝還罇所尚宮引皇后詣罍洗樂作攝事女相者引尚宮無樂皇后至罍洗樂止尚儀跪取匜盥沃水司言跪取盤興承水皇后盥手又司言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后帨手訖司言受巾跪奠於篚司言跪取爵於篚興進

皇后受爵尚儀酌罍水司言奉盤皇后洗爵司言受巾皆如初皇后拭爵訖尚儀奠匜司言奠盤巾皆如常尚宫引皇后樂作詣壇升自南陛樂止尚宫引皇后攝事無皇后至罍洗以下至此儀但女相者引尚宫詣酒罇所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尚儀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后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事奏雍和尚宫引皇后少退北向立樂止尚儀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后某氏敢昭告於攝事女祝持版祝云皇后某氏謹遣某官妾姓敢昭告於先蠶氏惟神肇興

蠶織功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犧齊粢
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訖興皇后再拜初讀祝文訖樂
作尚儀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后拜訖樂止尚
儀以爵酌上罇福酒西向進攝事女祝以爵酌罍福酒進於尚宮之右西向立
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奠興尚儀帥女進饌者持籩
俎進尚儀減神前三牲胙肉以取前脚第二骨各置一俎上又
以籩取稷黍飯共置一籩尚儀先以飯籩西向進皇后
受以授左右尚儀又以胙俎以次進皇后每受以授左

左皇后跪取爵遂飲卒爵尚儀進受復於坫皇后興再拜訖樂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自此以上若攝事儀皆尚宮行事女相女祝贊之以下倣此皇后獻將畢典贊引貴妃詣罍洗盥手洗爵訖攝事則女相者引尚儀為亞獻典贊引貴妃自東陛升壇詣象罇所執罇者舉冪貴妃酌盎齊典贊引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典贊引貴妃少退北向再拜尚儀以爵酌罍福酒持爵進貴妃之右西向立貴妃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尚儀進受爵復於坫貴

妃再拜典贊引貴妃降自東陛復位如初貴妃獻將畢又典贊引昭儀攝事女相者引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典贊引昭儀降復位尚儀進尚食為終獻神座前跪徹豆興還鐏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司贊曰賜胙掌贊唱衆官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酒者不拜攝事女史唱再拜也賜胙則掌贊唱賜胙永和之樂作尚宫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尚宫前奏攝事女相者白請就望瘞位司贊帥掌贊就瘞埳西南位

尚宮引皇后樂作至望瘞位西向立樂止於衆官將拜尚儀執篚進神座前取幣自北陛降壇西行詣瘞埳以幣置於埳訖司贊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尚宮前贊禮畢請就採桑位尚宮引皇后樂作詣採桑壇升自西陛東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司贊帥掌贊還本位

親桑

皇后將詣望瘞位司賓引内外命婦採桑者俱就採桑位内外命婦一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諸執鉤筐者各就位皇后既至

採桑位尚功奉金鉤自北陛升壇進典製奉筐從升皇
后受鉤採桑典製奉筐受桑皇后採桑三條止尚功前
受鉤典製以筐俱退復位皇后初採桑典製等各以鉤
授内外命婦皇后採桑訖内外命婦以次採桑女史執
筐者受之内外命婦一品各採五條二品三品各採九
條止典製等受鉤與執筐者退復位司賓各引内外命
婦採桑者退復位司賓引婕妤一人詣蠶室尚功帥執
鉤筐者以次從至蠶室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切

之以授婕妤婕妤食蠶灑一薄訖司賓引婕妤還本位尚儀前奏禮畢退復位尚宮引皇后還大次樂作入大次訖樂止司賓引内命婦内典引引外命婦各還其次尚儀典正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司贊曰再拜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出女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車駕還宫

皇后既還大次内侍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后停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為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三刻

頃搥二鼓為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皇后服鈿釵禮衣
五刻頃搥三鼓為三嚴内典引引外命婦出次就門外
位司賓引内命婦出次序立於大次之前六尚以下依
式奉迎内僕進厭翟車於大次門外南向尚儀版奏外
辦馭者執轡皇后乘輿出次華蓋侍衛警蹕如常皇后
升車鼓吹振作而行内命婦以下乘車陪從如來儀車
駕過内典引引外命婦退還第駕至正殿門外廻車南
向尚儀進當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輿還侍

位皇后降車乘輿入侍衛如常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各還其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儀唯不賀不上壽爲異

通典卷一百十五

通典卷一百十六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七十六 開元禮纂類十一 吉八

皇帝拜陵

將拜陵所司承制內外宣攝隨職供辦前發二日太尉告太廟如常儀將作先脩理拜謁之所及寢宮務極潔敬不得喧雜尚舍直長去陵十里所設行宮奉御鋪御

座齋室如常儀守宫設從駕百官及皇親諸親并客使位及次如常儀尚舍又於拜陵所道西量設小次又於寢宫前之西南設大次東向如常儀守宫量設侍臣次於大次西南設羣官應陪位者次於侍臣次之西南隨地之宜皆東向北上文官在北武官在南朝集使於武官之南尚食先備太牢之饌珍羞庶品務極豐潔太常滌牲牢及粢盛光禄司農及掌祠人供辦如式

拜謁前一日皇帝至行宫詣齋室仗衛如式陵令以玉冊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陵令受

訖奉禮設御位於陵東南隅西向其有山谷隘狹則隨地設位望陵而拜又設位於寢宮之內寢殿東階之東南西向又設百官位於陵所行從官及皇親諸親并客使等分方位於神道左石相對為首又設百官位於寢宮大次之前分方序立如常並隨地之宜拜謁日未明五刻諸衛量設黃麾仗於陵寢陳布其陵寢舊宿衛人各依本職掌不得移動未明三刻行從百官及諸皇親五等已上諸親三等以上并客使等應陪位者俱就位侍中版奏請中嚴其布位及進嚴典儀相賛設之近仗

就陳如常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素服乘馬以出勅侍臣上馬曲直華蓋繖扇侍衛如常儀詣陵西南小次所控馬以入少頃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步出次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前導皇帝至位太常卿前奏請再拜博士與太常卿退立於後皇帝再拜太常卿又前奏請再拜皇帝又再拜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陪位者皆再拜又再拜訖凡贊拜進退皆通事舍人贊相以後准此少頃太常卿前奏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贊者承傳陪位者再拜又再拜

太常卿引皇帝還小次乘馬出次勑侍臣上馬儀仗侍衛詣寢宮皇帝從陵廻詣大次乘馬以入其仗衛等各立以俟其行從百官及皇親諸親并客使等並依位序立於大次之前所司嚴潔具酒饌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步出大次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前導皇帝至寢宮南門仗衛停於門外其應從入之官臨時奏聽進止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前導皇帝入內門取東廊進至寢殿東階之東南西面立定太常卿前奏再拜訖引皇帝升東階當神座前

北面再拜訖又當皇后神座前再拜訖入進省服翫拂拭牀帳勑所司進太牢之饌加備珍羞陳設若有太子諸王公主陪葬栢城内者並於寢殿東廊下所司致祭功臣陪葬者於東廊下各奠饌布位量定獻官行事太常卿引皇帝出詣酒罇所酌酒進其罇坫陳於當户外之東南如常儀皇帝入奠酒三爵訖當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二人對持玉册於室户外之右東向一太祝東向跪讀祝文訖皇帝再拜又再拜若更進奠服翫即躬自執陳訖太常卿引皇帝出户當神座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請辭皇帝再拜又

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出中門太常卿前奏請權停其從官及行事官並出大門外奉候其守宮使內侍官引內官率寢宮內人謁見訖皇帝出侍衞如常儀還大次少頃若猶宿即乘馬還行宮若更向前陵即於大次更進發皆近侍先奏取進止與仗衞計會

皇后拜陵

所司先設大次於寢宮之東隨地之宜東向鋪御座如常又設先朝妃嬪次於大次之南守宮設大長公主長

公主及諸親婦人命婦等次於妃嬪之南皆東向及拜謁之處皆障以行帷前一日內謁者設中宮御位於寢宮東大次前近東東向又設先朝妃嬪以下位於御位西南各於其次之東皆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司贊位於妃嬪東北東面掌贊二人在南差退皇帝發行宮後皇后乘四望車如常行之式之大次改服假髻白練單衣服內典引各引妃嬪以下就位立訖內侍版奏外辦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每尚宮前導皆司言先引出就位尚服負琮寶以從如

式

立定尚儀前奏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再拜

掌贊承傳諸陪位者皆再拜少頃尚儀又前奏請再拜

辭皇后再拜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諸陪位者皆再拜

尚宮引皇后還大次謁寢宮如常儀皇后初還大次内

典引各引陪位者退皇后拜陵訖於寢宮東大次改服

鈿釵禮衣若服常服臨時聽進止乘輿詣寢宮司服負琮寶以從

侍衛如常先朝妃嬪大長公主長公主陪後如常式至

宮北門降輿入大次皇帝既入寢宮尚宮引皇后侍從

如常詣寢殿前西階之西東面立其妃嬪公主等陪從立於皇后之南皆東面北上又設司賛位於妃嬪東北東面掌賛二人在南差退在位者立定尚儀前奏請再拜皇后再拜司賛曰再拜掌賛承傳妃嬪以下皆再拜訖尚宮引皇后升自西階入室妃嬪公主等仍立於階下詣先帝神座前北面再拜訖尚宮又引皇后詣先帝皇后神座前北面再拜訖復引皇后進省先后服翫訖引退西廂東面立進食訖皇帝出尚宮引皇后從出降自西階復階

下位尚儀奏再拜皇后再拜訖司賛曰再拜掌賛承傳妃嬪以下皆再拜訖請皇后之大次更衣妃嬪以下皆更衣皇后出寢宫北門乘四望車還行宫侍從如來儀

太常卿行諸陵

所司先擇吉日行日之朝車府令具軺車駕一馬清道青衣團扇曲蓋繖扇俱詣太常寺門布列以候守宫先於陵南百步道東設次西向北上右校令具鍬除利器以備灑掃太常卿公服乘車奉禮以下公服陪從到次

降車停便定奉禮設卿位於北門外之左西向陵官在
卿位東南執事官又於其南俱西面北上設奉禮位在
陵官之西西面贊者二人在南少退謁者引太常卿出
次就位贊引諸官以次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
傳在位者俱再拜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諸官以次入
奉行畢謁者引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
引太常卿贊引引諸官各就便坐少頃乘車發行次詣
諸陵奉行如上儀若應須灑掃及芟雉脩理皆即隨事

處分

薦新於太廟

薦新之日太廟令帥齋郎灑掃廟之內外太官先饌所薦之物於神廚若有酒者廟司設罇坫罍洗如式謁者引太常卿入立於門東之内道北面謁者贊引稱再拜太常卿再拜進饌者奉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各詣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徹之如式訖降自東階以出謁者引太常卿升自東階詣獻祖室戶前盥洗酌獻訖再拜又再拜若無酒即俱再拜訖謁者引

太常卿復位謁者贊拜訖謁者引出

薦新物附

冬魚蕨筍蒲白韭菫小豆賀豆蘘荷茭人子薑麥索春酒桑落酒竹根黄米粳米糯米粱米稷米茄子甘蔗芋子鷄頭人苜蓿蔓菁胡瓜冬瓜瓠子春魚水蘇枸杞芡子藕大麥麪瓜油麻麥子椿頭蓮子栗榛甘子李櫻桃杏林檎橘椹菴羅果棗兎脾麞鹿野鷄薦新物皆品物時新堪供進者所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揀擇仍

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薦皆如上儀

有司享先代帝王

前享五日諸享官各散齋三日於正寢致齋二日於其廟所如別儀無廟者祭於壇其壇制准州社壇其祭官以當州長官充無以次通取也諸享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前享一日所在縣官清掃内外整拂神座無廟者享日未明縣官帥其屬入詣壇東陛升設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席以莞以後陳設行事依在廟之位設配座於神座東南西向席以莞又為瘞埳於廟後壬地方深取足容物贊禮

者設初獻位於東階東南亞獻終獻於初獻之南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賛唱者位於終獻西南西向北上設望瘞位於廟堂東北西向又設賛唱者位於瘞埳東北南向東上設享官以下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無廟者即設享官以下位於壇壝門之外道南重行北面西上祭器之數每座罇六籩十豆十簠二簋二鉶三俎三縣官帥其屬升設罇於廟堂上前楹間室户之外北向正座之罇在西配座之罇

在東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幣篚於罇所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在篚加勺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洗篚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厨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牛羊豕皆載右胖前脚三節節一段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上節載下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横脊正脊代脊短脊各二骨以餘皆不設簠實稷黍簋實稻粱籩十實石鹽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豆十實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菜菹豚胉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諸享官以下各服祭服三品毳冕四品絺冕五品玄冕六品以下爵弁縣官帥其屬入實罇

罍及幣（每座之罇一實醴齊一實盎齊一實清酒其玄酒各實於上罇幣用帛長丈八尺色用白也）祝版各置於坫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執罇者升自東階（壇則升自東陛以後倣此）立於罇所執罇罍篚者各就位升自東階行掃除於上降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質明贊禮者引亭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少頃贊禮者引亭官以下以次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

事退復位祝跪取幣於篚各立於罇所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南門之外（壇則奉饌陳於東壝門之外）贊禮者引初獻升自東階（其壇則升自南陛以後初獻升降皆准此）進當神座前北向立祝以幣東向進初獻受幣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入跪奠於神座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初獻入當配座西壁下東面立祝以幣北向進初獻受幣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進東面跪奠於配座興退復位東面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壇則升自

南陛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掌饌者帥執饌者各
復本位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
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
初獻入詣神座前跪奠爵興出户北向立祝持版進於
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帝嚳云維某年歲次月朔
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官姓名敢昭告於帝高
辛氏惟帝能序三辰功施萬物式遵祀典敬以制幣犧
齊粢盛庶品祗薦於帝高辛氏尚饗○帝堯云敢昭告

於帝陶唐氏惟帝則天而行光被四表式遵祀典敬以
制幣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唐司徒惟公敬敷五教弘
贊彝倫率由舊章配享於帝陶唐氏云云○帝舜云敢
昭告於帝有虞氏惟帝道光七政績宣五典式遵舊章
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臯陶氏惟神爰定五刑載敷九
德率由舊典云云○夏王禹云敢昭告於夏王禹惟王
克平九土功施萬代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
伯益氏惟公贊敷下土克蕃庶物率由舊章配享於夏

王禹云云○殷王湯云惟王革命黜暴功濟天下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伊尹氏惟公弼諧政道功格天地率由故實云云○周文王云惟王受命作周經緯天地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太公惟公純德孔明翼成周室率由舊典云云○周武王云應天順人克定禍亂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周文公召康公惟公道光十亂功著分陜率由舊典云云○漢高帝云神武膺期撫安區夏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

昭告於蕭相國惟公翼成漢業厥功惟茂率由舊章云
云初獻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贊禮者引
初獻官詣配座酒鐏所取爵於坫執鐏者舉冪初獻酌
醴齊贊禮者引初獻入東面跪奠於配座前興進立於
西壁下東面立祝持版入立於配座之左北面跪讀祝
文訖興初獻再拜祝進跪奠版於配位興還鐏所贊禮
者引初獻出户北向立祝各以爵酌清酒合置一爵一
太祝持爵進於初獻之右西向立初獻再拜受爵跪祭

酒啐酒奠爵興祝各帥執饌者以俎跪減神座前三牲胙肉各取前脚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獻初獻受以授掌饌者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初獻興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於初獻飲福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出户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

入詣配座前東向跪奠爵興退於西壁下東面再拜出
户北向立祝各以爵酌清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
於亞獻之右西面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
祝受爵復於坫亞獻興再拜贊禮者引亞獻降復位初
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盥洗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
訖贊禮者引終獻降復位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
罇所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再拜訖贊唱者又曰
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請就望

瘞位贊禮者引初獻就望瘞位西向立贊唱者轉立於望瘞東北位初獻官拜訖祝各進神位前跪取幣興降自西階壇則降自南陛詣瘞埳北南面以幣置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埳東西面各二人塡土半埳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禮畢遂引初獻以下出贊唱者還本位祝與執罇罍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祝版焚於齋所

祭中霤

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太廟之庭前祭三日諸祭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所如別儀前一日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丞具特牲之饌未明一刻太常令帥其屬入布神座於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向席以莞設神座於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俱實以巾爵也奉禮設太廟令位於神座東南執事者位於其後俱北向西上設門外位皆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向以

西為上質明諸行事之官各服其服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太官丞監實籩豆簠簋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先入詣神座前西向再拜訖各就位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入就位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饌所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引於座首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太祝還罇所贊引引太廟令詣罍

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廟令酌酒賛引
引太廟令進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西向立
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歳
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
中霤賴兹保養旼庥以安式荷神功祗率常禮爰以特
牲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酒明祀於神尚饗訖興太廟
令再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
酌福酒進太廟令之左北面立太廟令再拜受爵跪祭

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遂罇所太廟令俛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太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禮畢遂引太廟令以下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孟冬祭司寒 納冰開冰附

前三日諸祭官散齋二日於家正寢致齋一日於祭所右校掃除祭所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丞

且特牲之饌未明一刻郊社丞入布神座於廟北南向設神位於座首又帥其屬設酒罇於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上林令設桃弧棘矢於冰室户内之右祭訖遂留之奉禮設上林令位於神座東南執事者陪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質明上林令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丞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太官丞監實籩豆簠簋贊引引上林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立

定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先入立於神座前北向俱再拜訖各就位贊引引上林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入就位立定贊拜上林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饌所贊引進上林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於座首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罇所贊引引上林令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上林令酌酒贊引引上林令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

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開元神武皇帝謹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元冥之神順茲時令增冰堅厚式遵常典將納凌陰謹以元牡秬黍嘉薦清酌明祀於神尚饗訖興上林令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上林令之右西向立上林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罇所上林令俛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太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上林令

以下皆再拜賛引進上林令之左白禮畢賛引引上林令以下出其祝版焚於齋所

興慶宫祭五龍壇

將祭有司筮日如別儀前祀三日凡應祭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祭二日守宫設祭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内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太樂令設判懸之樂於壇南右校掃除壇之内外前祀一日晡後一刻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

守衛壝門清齋一宿奉禮設獻官位於壝東南西向執
事位於獻官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
贊者二人在南差退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東壝之外
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令帥齋郎設
散罇五龍各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罇加勺冪有坫以置爵
設洗於壇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
爵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祀日未明十
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烹牲於廚牲以少牢未明三刻郊

社令帥齋郎各服其服升設五龍座於壇上近北南向東上席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官以上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醖之屬入實罇罍太祝以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設於饌幔內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執罇罍篚冪者入當壇南重行北向以西為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執罇罍篚冪者皆再拜訖自東陛升立罇所各就位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謁者進獻官

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興舉
麾工鼓柷乃以姑洗之均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
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訖復位太祝取幣於篚
立於罇所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謁者
引獻官詣南陛升北向立太祝以幣授獻官獻官受幣
登歌作以南呂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向跪奠幣於青
龍座前諸座皆太祝助奠俱畢獻官再拜訖登歌止謁
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太官令引饌入升自南陛

太祝迎引於壇上設饌於神座前訖降復位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引升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清酒謁者引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於青龍之座太祝等助奠諸座俱畢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青龍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祝文臨時制撰）讀訖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神前胙肉以授獻

官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獻官再拜謁者引降復位太祝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獻官不拜）奉禮又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太祝以下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再拜訖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如沉玉於川臨時別取進止）

通典卷一百十六

通典卷一百十七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七十七 開元禮纂類十二 吉九

皇帝皇太子視學

視學前一日所司灑掃學堂之內外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大次之東皆隨地之宜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上北壁下當中南向監司設

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設執讀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尚舍又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南西向設文官三品以上座於皇太子之南少退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三品以上座於講榻西南當文官重行東面北上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武官之前東面北上其執如意者一人立於侍講之南東面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西階下典儀設版位皇太子於東階東南西面執經於西階西南東面文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於執

經西南侍講執讀執如意等於執經之後重行東面北上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

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應從駕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諸衛陳設仗衛侍中版奏外辦皇帝乘馬文武侍從並如常行幸之儀駕將至祭酒師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迎於路左學生青衿服駕至大次門外降

入如常

視學

皇帝既入大次執經侍講執讀執如意等及學官各服公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謁者贊引引文武三品以上及執經以下學生等入就堂下位皇太子立於學堂門外之東西向如常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升自北階即御座南向坐侍臣及近侍量人從升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舍人引皇太子就位立諸衛率廡子等量人

從入立於皇太子東南西向北上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侍中跪奏稱請勑皇太子及公王等升坐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面稱勑皇太子及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皇太子以下應坐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皇太子及羣官坐者各升座訖其公服者脫履於階下及降納皆如常執讀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遂行如意侍講者執如意就論議座以次論難侍中跪奏禮畢羣官皆起通事舍人各降堂下位若有

勑賜會則侍中前承制降詣堂下宣勑及太官下食案等並如常儀皇帝降座還大次侍衛如常儀羣官以下會訖皆出執經以下改服常服學生仍青衿服

車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量時刻版奏外辦皇帝出次文武官陪從還宮如來儀初駕出國子祭酒帥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辭於路左如常式

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國學釋奠仲春仲秋釋奠於齊太公廟並附

齋戒

皇太子散齋三日於别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及室内俱西向又張帷於前楹下殿若無室張帷為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晝漏上水一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閤外通事舍人引宫臣文武七品以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俱詣閤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太子

服通天冠絳紗袍結珮以出侍衛如常皇太子即座西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典謁引陪位者以次出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一日於本司一日於享所其無本司者皆於享所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享羣官監官學官學生等各於本司及學館俱清齋一宿並如別儀國學及齊太公廟將享館司先申享日本司請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

如別儀無皇太子散齋以下儀

陳設

前享三日典設郎設皇太子便次於廟東西向又設便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守宮設文武侍臣次各於便次之後文左武右設諸次享官於齋坊之內從享之官於廟東門之外隨地之宜國學設獻官以下次於齋坊太公儀同國學前享二日太樂令設軒懸之樂於廟庭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設三鎛鐘於編懸

之間各依辰位樹路鼓於北懸之間道之左右植建鼓於三隅置柷敔於懸内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於廟堂之上前楹間北向磬簴在西鐘簴在東其匏竹者立於堂下階間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凡懸皆展兩懸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右校掃除内外又為瘞埳於院内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自設軒懸以下國學太公儀並同前享一日奉禮設皇太子位於東陛東南西向國學設三獻位於東門之内道北執事則道南西向北上太公儀同國學又設望瘞位於廟堂東北當埋埳西

向望瘞與國學同太公儀並同設亞獻終獻位於皇太子東南執事者各位於後俱重行西向北上國學無亞獻以下儀太公並同設御史位於廟堂之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奉禮贊者位於埋埳東北南面東上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北向自御史位以下與國學同太公設從享官七品以上位於國學則館官位太公儀設廟官位樂懸之東當執事西南向監官學官位於樂懸之西當

宮官東向國學則設學官位於懸西當館官東向太公廟設廟官位同設學生位於宮官監官學官之後俱重行北上國學學生位於學官館官後有觀者於南門內道左右相對為首太公無學生設門外位為亞獻終獻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執事位於後每等異位俱北向西上國學設三獻門外位如常儀太公儀與國學同監官學官位於獻官東南國學則館官學官位太公儀廟官位從享宮官位於學官之東俱重行北面以西為上設酒罇之位於廟堂之上先聖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前楹間北向先師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先聖酒罇

之東俱西上 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其先師之爵同置於一坫太公及留侯同上 洗設於東階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篚實以巾爵 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設幣篚二各於罇坫之所典設郎設皇太子座於學堂之上東壁下西向監司設講榻於北壁下南向又設執讀者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守宮設太傅少傅座於皇太子西北南面東上 若有令詹事以下坐則設座於皇太子西南北向東上 侍講者座於執讀西北 執如意者一人立於侍講之西 三館學官

非侍講者座於侍講者之西皆北面東上若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設座於侍講之北南面東上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近南北面設脫履席於西階之南東向掌儀設版位宫官七品以上東階東南西向北上執經侍講等於西階西南監官及學官非侍講者於侍講者之後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位於執經之北少退重行皆東面北上學生分位於宫官學官之後皆重行北上又設掌儀位於宫官西北贊者二人在南皆西向國學無設

皇太子座下至此儀晡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堂者自東階謁者引祭酒司業詣厨視濯漑凡導引者每一曲一逡巡太公儀引三獻視濯漑贊引引御史詣厨省饌具司業以下每事訖各還齋所亨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牲用太牢二正座及先師首俎皆升右胖十一體左丘明以下折分餘體升之國學太公並同未明五刻郊社令帥其屬及廟司各服其服升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國學設神座於廟室內西楹間東向太公儀拂神幄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

南向西上若前堂不容則又於堂外之東至陳而北東向南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國學儀其七十二弟子名已具歷代祀先儒篇太公儀無先聖神座以下至此

出宫國學無此儀太公同

前出宫二日本司宣攝内外各供其職守宫設從享宫官次於東宫朝堂如常其日未明所司依鹵簿陳設於重明門外奉禮設從享宫官位於東宫朝堂如常文武宫臣七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於次各服公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式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宫臣各

就位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左庶子負璽如式）俱詣閤奉迎僕進輅車於西閤外南向（若須乘輦則聽臨時進止）內率一人執刀立於車前北向中允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中允之前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著具服遠遊冠乘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內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車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儀中允進當車前跪奏稱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中允奏請皆當車前跪奏稱具官臣其言訖俛伏興）車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內率夾

車而趨出重明門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稱請車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賛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庶子以下夾侍於車前賛者在供奉官人内侍臣上馬畢中允奏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復位内率升訖中允奏稱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車動太傅乘車訓導少傅乘車訓從出延喜門不鳴鼓吹從享宫臣乘馬陪從如常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祭服諸陪祭之官皆公服學生青衿服郊社令良醖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犧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罇其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太官令帥其屬實諸籩豆簠簋俎等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辭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

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降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國學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謁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學生就門内位太公儀無學生位餘同國學）皇太子將至謁者贊引引享官及從享學官等俱就門外位學生皆入就門内位皇太子至廟門外廻車南向内率降立於車右左庶子進當車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車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車乘輿之便次侍衛如常郊社令以祝版進皇太子署訖

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國學無皇太子將至以下至此儀太公並同

未明一刻謁者賛引引享官宫官就門外位奉禮帥賛

者先入就位賛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國學無謁者以下儀太公同

太常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内武舞

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堂坐者皆脫履於下降納如常謁者引祭酒入就位

立定奉禮曰再拜祭酒再拜訖謁者引祭酒詣東階升

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還本位初祭酒行

樂懸謁者賛引各引祭官及陪祭之官次入就位國學則謁

者引司業太公儀引亞獻皇太子停便次半刻頃率更令於便次門外東向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出便次侍衞如常儀率更令引皇太子至廟東門中允進笏皇太子執笏近侍者從入如常儀皇太子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率更令退立於左率更令前啓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率更令前啓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國學初司業行掃除訖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學官以上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及學生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祭酒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

復位無停便次以下儀太公儀亞獻掃除就位至入拜訖謁者白初獻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堂下接神之樂皆奏姑洗作文舞之舞樂舞三成偃麾戞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戞敔而後止率更令前啓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拜國學無率更下至再拜太公儀並同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太祝各跪取幣於篚立於罇所率更令引皇太子永和之樂作皇太子每行皆作永和之樂國學引祭酒升東階無樂下倣此太公廟謁者引初獻官皇太子自東階升左庶子以下及

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太子升堂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樂止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北向進皇太子搢笏受幣每受物搢笏奠訖執笏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率更令引皇太子進西面跪奠於先聖神座前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再拜訖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北向立又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西向進皇太子受幣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北向跪奠於先師首座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

少退北向再拜登歌止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
降自東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各奉毛血
之豆立東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升自東階太祝
迎取於階上進奠於先聖及先師首座前太祝與祝史
退立於罇所初皇太子既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
饌陳於東門之外初皇太子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
入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自後酌獻皆奏雍和之樂饌至階樂止祝
史各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饌升太祝迎引

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簠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率更令引皇太子詣罍洗樂作皇太子至罍洗樂止左庶子跪取匜盥沃水又左庶子跪取盤盥承水皇太子盥手中允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太子帨手訖中允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於篚興進皇太子受爵左庶子酌罍水又左庶子奉盤皇太子洗爵中允又授巾皆如初皇太子拭爵訖左庶子奠盤匜中允受巾奠於篚皆如常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

皇太子升自東階樂止詣先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左庶子賛酌醴齊訖樂作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國學云開元神武皇帝謹遣祭酒某封姓名下同太公儀云謹遣某官某封）敢昭告於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兹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

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等配座尚饗訖興太公祝云爰定六韜載成七德功業昭著生靈攸仰俾兹末學克奉舊章謹以張留侯等配皇太子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太子拜訖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詣先師酒罇所執罇者舉羃左庶子取爵於坫進皇太子受爵左庶子贊酌醴齊樂作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立樂止皇太子既奠首座爵餘座皆齋郎助奠引相次而畢其亞太祝持版進於先師神座之獻終獻齋郎助奠亦如之

左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敢昭告於先師顔子等七十二賢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脩釋奠於先聖孔宣父惟子等或服膺聖教徳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犠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訖興齊太公配座張留侯等祝云惟子等宣揚武教光賛韜鈐大齊生靈貽範千載云云皇太子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太子拜訖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詣東序西向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

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左庶子左庶子奉爵北向進
皇太子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各帥齋郎
進俎太祝跪減先聖及先師首座前三牲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又以籩豆取稷黍飯興以胙肉各共置一俎
上又以飯共置一籩太祝以飯籩授左庶子左庶子奉
飯北向進皇太子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俎授左庶子
左庶子以次奉進皇太子每受以授左右訖皇太子跪
取爵遂飲卒爵左庶子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

於坫皇太子俛伏興再拜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
皇太子降自東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柷作
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
定戛敔樂止初皇太子將復位謁者引國子祭酒國學謁者
引司業下倣此太公儀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祭酒升自
東階詣先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祭酒酌盎齊訖武舞
作謁者引祭酒進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謁者引
祭酒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祭酒詣先師酒罇所取爵

於坫執罇者舉冪祭酒酌盎齊謁者引祭酒進先師首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祭酒少退北向再拜訖謁者引祭酒詣東序西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祭酒之左北向立祭酒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祭酒興再拜謁者引祭酒降復位初祭酒獻將畢謁者引司業國學謁者引博士下倣此太公儀引終獻詣罍洗洗訖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司業降復位武舞止太祝等各進跪徹豆興

還鐏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賛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率更令前啓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拜國學無率更令至再拜太公儀同國學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樂一成止率更令前啓請就望瘞位率更令引皇太子就望瘞位西向立國學謁者引祭酒太公儀引初獻奉禮帥賛者轉就瘞埳東北向初在位者將拜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以篚取幣降自西階詣瘞埳以幣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廂各四

人眞土半塪率更令前啓禮畢國學太公儀進初獻之左白云率更令引皇太子出門還便次樂作國學謁者遂引祭酒出無率更下至樂作太公儀同皇太子出門樂止中允進受笏侍衛如常儀國學無皇太子出門等儀太公儀同謁者賛引各引亞獻以下以次出初白禮畢奉禮帥賛者還本位賛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賛引引出學生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坊

講學國學儀無齋太公同

皇太子既入便次改服常服執經侍講執讀執如意等及三館學官並服公服學生仍青衿服餘皆常服掌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謁者各引羣官及學生等次入就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乘輿出便次若須乘馬臨時聽進止侍衛如常儀至學堂後降輿升自北階即座坐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太傅少傅各就座坐掌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及學生等在位者皆再拜執經不拜左庶子跪奏請令執經等升俛伏興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退降詣西階下立於執經等

之前北面宣令曰執經以下並升坐應坐者皆再拜執經不拜通事舍人引執經以下升各就座坐其升坐者皆脫履如式訖執讀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執如意者以如意授侍講侍講興受進諮論議座北面問所疑執經爲通之訖興退以如意授執者退還本座執如意者以如意次授諸侍講者皆如上儀總訖左庶子跪奏禮畢羣官皆起通事舍人各引降復堂下位皇太子降座降自北階入學堂後便次羣官以次出執經以下改服常服學生仍青衿服

還宮

皇太子既入便次左庶子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太子改服公服停便次一刻頃搥一鼓為一嚴有司轉仗衞於還塗如來儀二刻頃又搥二鼓為再嚴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國子祭酒以下學生以上並出就學外道左奉辭三刻頃又搥三鼓為三嚴僕進輅車於門外如常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乘輿出次學門外降輿乘車侍衞如常左庶子奏請及車右升降侍臣上馬文武陪

從皆如來儀車動鼓吹振作如式至國子祭酒以下奉
辭處權停車國子祭酒以下皆再拜通事舍人承令宣
勞及拜皆如常車至城隅鼓吹止過廟鼓吹作至延喜
門鼓吹止入延喜門鐃吹作至重明門宮官文武俱下
馬皇太子乘車入太傅少傅還皇太子至殿門迴車南
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車俛伏興皇太子降車乘輿入侍
臣從至閤門左庶子版奏請解嚴將士還本所

皇太子束脩 國學束脩附

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五脡]

其日平明皇太子服學生之服[學生青衿服國學儀並言學生下倣此]至學門外博士公服執事者引立於學堂東階下西面相者引皇太子[國學贊禮者引學生下倣此]立於門外之東西面[不自同於賓客]陳束帛壺酒脯案於皇太子之西面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將命者出立門西東向曰敢請事皇太子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皇太子無辱[若已封王則云請王無辱學生云請子無辱下倣此]將命者出

告皇太子曰某不敢爲儀敢固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請皇太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皇太子曰某不敢以視賔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告執篚者以篚東面授皇太子皇太子執篚博士降俟於東階下西面相者引皇太子執事者奉壺酒脩案以從皇太子入門而左詣西階之南東面奉酒脩者立於皇太子西南東面北上皇太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太子還避遂進跪取篚相者引

皇太子進博士前東面授幣奉壺酒脩案者從奠於博士前博士受幣執事者取酒脩幣以東相者引皇太子立於階間近南北面奉酒脩者出皇太子拜訖相者引皇太子出

通典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三十六 史部

通典卷一百十八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七十八 開元禮纂類十三 吉十

皇帝巡狩告圓丘 告社廟及歸格禮並附

齋戒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 攝事同 前一日皇帝齋於太極殿如郊祀之儀凡應告之官清齋於告所 告社齋於社所 告廟齋於廟所

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羣官客使等各於本司及公館各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社則社門廟則廟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

陳設

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社則宮西門廟則廟東門）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社則守宮廟同社）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告官及從駕羣官次各於常所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

之外道南北向（社無饌幔廟同社）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社則於壇北廟於庭）設登歌及舉麾位於壇上（廟於殿上）並如常儀（社自此則右校清掃內外爲瘞埳二於樂懸北如常）前一日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高四尺（社無燎壇廟同社）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將告奉禮郎一人守之在版位西南五步所西向社設御位於北門之內當社壇南向廟於東階東南西向）設望燎位當柴壇之北南向設告官及從駕羣官版位於內外如常儀郊社令（廟太廟令）帥府史一人（社二人）及齋郎以罇坫

罍洗篚冪及玉幣之篚入設於位並如常儀廟酒罇位於堂上前楹間各於室外之左北向每室春夏鷄彝一鳥彝一犧罇二秋冬斝彝一黄彝一著罇二皆加勺冪俱西上各有坫以置爵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神位於座首廟太廟令整拂神幄又帥府史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烹牲於厨社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烹牲於厨牲用黑牛二齋郎以豆取牲血如常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座席位如常廟每室各一幘

鑾駕出宮社廟同

皇帝服衮冕之服乘玉輅備大駕及嚴鼓時奏請進發內外器服皆如常儀

親告告社則薦玉帛及進熟告廟則晨祼及饋食

其日未明三刻諸告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太廟實以汎齊凡罇皆二其元酒各實於上罇禮神之玉以蒼璧其幣以蒼社太罍實以醴齊配座以象罇實亦如之明水實於上罇玉兩珪有邸太祝各以幣置於篚幣隨牲色各長丈八尺晨祼鷄彝斝彝犧罇著罇之上實以明水鳥彝黄彞實以鬱鬯犧罇著罇實以醴齊太官

令師進饌者實籩豆簠簋入設於內壝東門外饌幔內社於中廚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引就位廟又未明一刻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升東階入開埳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於座訖各就位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官以下及從告羣官客使先置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廻輅南向領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

之大次協律郎太樂令帥工人各入就位凡升壇坐者皆脫屨於下

降納如常社降輅之大次郊社令以祝版進署如常儀謁者贊引各引從駕羣官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及諸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入就位太樂令帥工人各入就位通事舍人各引告官及從告羣官客使次入就位升壇者脫屨如上儀太廟令以祝版進署通事舍人引從駕羣官就門外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引從駕羣官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

皇帝服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常社停大次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告廟同博

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内壝門外社社宮北門外廟廟門外殿中監進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社無謁者引下至如常廟同社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博士退立於左吉社儀皇帝南面立通事舍人各引從告官及諸王介公酅公諸方客使以次入就位立定社無通事舍人各引下至此廟同社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辭贊者皆承傳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

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後興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鍾之均作文舞之舞六成偃麾戞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戞敔而後止社奏順和之樂以函鍾之均樂八成廟奏永和之樂以黃鍾之均樂九成黃鍾三奏大呂太簇應鍾各再奏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皆再拜廟則晨祼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太和之樂作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搢鎮珪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瓚於篚興進皇帝受瓚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瓚黃門侍郎又授巾如

初皇帝拭瓚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升階樂止侍中以下量人從升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罇罍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鬱酒訖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圜鍾之均自後登歌皆歌圜鍾太常卿初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祼地奠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罇罍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瓚於坫進皇帝受瓚侍中贊酌鬱酒訖太常卿引皇帝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祼地奠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次祼太祖次祼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並如上儀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阼階至版位西向立樂止　諸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廟無太祝取玉帛立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壇升自

南陛(社升北陛以下升降皆北陛)近侍者從升如常儀皇帝升壇北向立(社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社西向進)皇帝受玉帛登歌作肅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社南向)跪奠於天帝神座(社太社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社南向)再拜訖登歌止樂作(社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面進皇帝進西向跪奠於后土氏座興太常卿引少退再拜訖登歌止皇帝降自北陛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奠玉幣於太稷氏升降如太社壇 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謁者引司

徒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司徒奉天帝之俎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階樂止饌升於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徹之如式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社儀皇帝奠玉帛訖降還版位下有進熟篇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司徒奉太社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后土后稷之饌入自左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太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陛后土后稷之饌升自西陛諸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廟儀於此有饋食篇皇帝既升祼太官令出

師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獻祖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無射之均自後接神皆奏無射饌至太陛諸太祝迎引於階上樂止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復位諸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盥手洗爵侍中黄門侍郎賛洗如晨祼之儀太常卿引皇帝樂作升阼階樂止詣獻祖罇彝所侍中賛酌醴齊壽和之樂作每酌獻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面跪奠爵俛伏興出戶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讀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跪奠版於神座興出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罇彝所酌獻皆如初儀唯不盥洗訖太常卿引皇帝詣東序西向立樂止

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

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盥手黄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受巾跪奠於篚遂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罍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黄門侍郎又授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匜黄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社則升太社北陛樂止近侍者從升如常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社升西陛立於罇所齋郎奉祖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天帝社云太社下倣此酒罇

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賛酌汎齊（社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酒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跪（社南向）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面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社西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社廟同）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社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土氏酒罇所酌獻西向奠爵讀祝文如上儀訖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降酌獻如太社儀）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面立樂作太祝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

以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廟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階立於前楹間北面諸祝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侍中贊祭啐如常儀諸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加於俎興以胙肉共置一俎上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皇帝受以授左右廟祝帥齋郎減胙肉又以籩取黍稷飯肉共一籩先以飯授司徒司徒奉進授皇帝以授左右次受胙皇帝再拜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社降北陛太常卿引詣太稷行

事如太社訖降北陛廟降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廟司徒復位登歌作諸祝入室徹豆登歌止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衆官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社則望瘞下倣此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至望燎位社則就望瘞位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諸太祝各以篚進神座前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興各自其陛降壇南行當柴

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帛饌物置於柴上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四人以炬燎火半柴社則降壇南當瘞埳西行諸祝以玉帛饌物置於埳奉禮曰可瘞埳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太常卿前奏禮畢廟無望燎儀太常卿引皇帝出內壝門社出宮門廟出廟門殿中監前受鎮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各從告官及從駕羣臣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以下以次出社廟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　社廟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鼓吹振作奏請還宮如常儀

巡狩告圜丘有司攝事　告社廟附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社廟同前二日守宮設告官以下次各於常所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社無設陳饌幔廟同社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社為瘞埳二於壇北如常廟埳於北門內道西前一日諸告官清齋於告所社於社所

廟於廟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社則社宮門廟則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内外並如常儀廟又設望瘞位於堂之東北當瘞埳西向又設奉禮位於瘞埳東北南向賛者二人在西少退太廟令整拂神幄郊社令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皆如常儀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太官令先具饌酒脯醢告日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座位如常廟無未明四刻以下儀未明三刻諸告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廟則廟令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及玉幣天帝太罇二著罇二一實以明水為上一實以醴齊

次之山罍各二一實以元酒為上一實以清酒次之玉以蒼幣以蒼社正座太罍二一實明水為上一實醴齊次之配座象罇二其實亦如之皆山罍二一實元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玉兩珪有邸幣以黑各一丈八尺廟每室春夏用兩犧罇秋冬用兩著罇一實明水為上一實醴齊次之山罍二一實元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幣以白長一丈八尺太祝以玉帛置於篚設於饌所社無饌慢廟同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再拜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社一刻廟又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升自東階入開埳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於座如儀訖各就位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再拜其先拜

者不拜謁者進告官之未明一刻社廟則質明謁者引告官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

廟又贊引引執事者以下俱就門外位立定又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社無謁者以下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辭贊者皆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初謁者白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社於西門初太官令出太祝跪取玉廟取幣於篚興各立於罇所謁者引告官升自午陛北向立社升北陛南向

立大祝以玉東向授社西向授告官受玉進北面跪社南面奠於天帝神座俛伏興社奠太社少退北向再拜社謁者又引告官詣太稷壇如太社之儀謁者各還本位太祝還罇所廟謁者引告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廟堂戶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東向授告官受幣北面跪奠於獻祖神座前俛伏興出戶北向再拜訖謁者引告官次懿祖以下告如上儀訖謁者引還本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官令引饌入升自午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徹之如設式社饌入如正儀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陛復位社西陛諸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告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升自南陛詣天帝酒

罇所社告官詣太社壇升北陛執罇者舉冪告官酌醴齊謁者引告

官詣天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社進太社前南向跪奠少

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祝文

臨時撰社西向訖興告官再拜訖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

罇所告官拜訖謁者引告官進天帝神座前北向立社引

詣太社前南面立廟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令以下降

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告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升自東階詣獻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告官酌醴齊

訖謁者引告官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俛伏興出戶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

訖興告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告官拜訖謁者引告官以次奠如獻祖之儀唯不盥洗訖謁者引告官詣東序西向立太祝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告官之右西向立社東向廟北向告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告官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告官降復位社告官拜訖別引詣太稷壇升獻如太社訖引降復位太祝各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告官及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請就望燎位社望瘞位廟同社謁者引告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廟西向立初衆官將拜太祝

以篚取玉幣及祝版置於柴上戶內瘞則寘於埳社祝版焚於齋坊廟同社柴東西各四人以炬燎火半柴社則瘞左右四人寘土半埳謁者進告官之左白禮畢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太廟儀初白禮畢奉禮贊者還本位御史太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太廟令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歸告禮同

皇帝巡狩

鑾駕出宮

將廵狩所司承制先頒告於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廵狩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駕將發告圜丘宗廟社稷皆如别儀皇帝出宮大備鹵簿皆如常儀軷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如親征之禮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於境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

燔柴告至

將告將作先於泰山下修圓壇四出陛若先有封禪祀天壇即不須别

築
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又設文武侍臣次陳饌位設宮懸樂燎壇之制一如圜丘之儀前一日皇帝清齋於行宮廳告之官皆於告所清齋一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告羣官諸方客使皆於其所俱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禮賛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酅公文武九品以上官諸方

客使蕃客等位並如上辛圜丘儀其褒聖侯等亦如之設告官以下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並如常儀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烹牲於厨蒼牲一騂牲一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尭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

服其服郊社令良醖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玉天帝太罇二配帝著罇二俱實以汎齊其明水各實於上罇玉以蒼璧幣一丈八尺太祝以玉帛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皆設於饌幔内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衮冕乘輅發行宮奏請進發内外器服如常儀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羣官東方刺史縣令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門外次迴輅南向其降輅之大次謁者引告官及

從告羣官入就位皇帝奠玉帛等儀並如圜丘初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其奉饌奏樂之儀並如圜丘天帝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酌獻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圜丘其祝文臨時撰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其酌獻配帝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圜丘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其飲福受胙奏樂皇帝還版位之儀並如圜丘

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
其衆官受胙皇帝望燎及太祝燎牲體玉幣皇帝還大次禮官工人次出等儀並如圜丘
鑾駕還行宫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觧嚴將士不得輙離部位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輅奏請還宫如常儀
望秩於山川
柴之明日望秩祀於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將祭所司先為壇於祭所其神皆以尊卑為叙重行

南向前三日守宫設祭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内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前二日太樂令設宫懸之樂於壇南設登歌於壇上皆如常儀右校掃除壇内外又為瘞埳於壇北之壬地外壝之内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祭官各清齋於祭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祭官位於内壝東門之内道北執事位於道南俱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

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賛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於壇上在西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設望瘞位於瘞埳之東西向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酒罇之位嶽鎮海瀆各山罍二山林川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俱散罇二各於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西上其嶽壇上加山罍二罍置於山罇東北向設玉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如皆加勺羃

常執罇罍篚羃者各位於罇罍篚羃之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罍洗篚羃入設於位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齋郎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入設神座各於壇上北方南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入實罇罍及玉山罍實以醍齊蜃罇實以沈齊散罇及山罍皆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罇祭神之玉以兩珪有邸太祝以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

等奉禮帥賛者先入就位賛引引御史太祝與執罇罍
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
再拜賛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
就位賛引引御史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
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獻官賛引引執事
者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謁者賛引
各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
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

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順和之樂以蕤賔之均自後壇下之樂皆奏姑洗樂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太祝取玉於篚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詣嶽壇升自南陛北向太祝以玉幣東向授獻官受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函鍾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面跪奠於嶽神之座俛伏興謁者引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初獻官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登歌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

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饌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嶽神座前籩豆蓋冪徹之如式設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陛以出太祝還罇所其鎮海以下之饌皆祝史迎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相次而畢訖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醍齊訖樂作謁者引詣嶽神座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獻官少退北向立樂止初獻官進奠爵祝史各以爵酌奠鎮海以下還罇所太祝持版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

祝文（祝文臨時撰）訖興獻官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獻官拜訖樂止太祝酌罍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西向授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受爵復於坫獻官興再拜謁者引獻官降復位諸祝各徹豆如常訖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獻官不拜）順和之樂作奉禮又曰再拜獻官以

下皆再拜樂一成止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西向立於衆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幣齋郎以俎載毛血等各由其陛降壇詣瘞埳以物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賛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又賛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出賛引引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肆覲東后

望秩之明日肆覲東后於告至之前刺史縣令皆先奉見如常將作先於行宮之南為壝宮方三百步面一門為壇於壝内三分壝二在南壇方九丈六尺高四尺四出陛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如殿庭之儀前一日尚舍鋪御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又設解劒席於南陛之西南守宮於門外量設百官次文東武西以北為上東方刺史縣令次於文官之南蕃客次於武官之南所司陳輦輅於壇南如常典儀設羣官

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東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西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為上東方刺史縣令於壇南三分庭一在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為上若有蕃客則位於刺史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設典儀位於南陛之東賛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

上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為上設東方
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
上蕃客位於武官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為上
其日未明三刻諸衛各以其方器服量設牙旗於壝外
四面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列黄麾大仗屯門及鈒
戟陳於壝内如殿庭之儀羣官及刺史以下各集就次
服其朝服蕃客集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近仗
陳於行宫門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寳

俱詣行宮門外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主客戸部贊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刺史縣令俱執贄通事舍人引就門外位贄各以其土所有錦綺繒布葛越之屬俱五兩為一束而執之仍飾以黃帊其餘當土常貢之物並盛以篚其屬執之列於縣令位後通事舍人引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

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入自北壝門由北陛升壇即御
座樂止腰輿退其羽儀華蓋仍侍於御側通事舍人引
東方刺史以下入就位鴻臚引蕃客次入就位初刺史
入壝門懸下舉麾舒和之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
再拜贊者承傳執贄者俱跪奠贄興在位者皆再拜訖
跪取贄興凡拜奠贄皆如之侍中前承制降詣刺史東北西面
立稱有制蕃客則舍人承旨宣勑刺史以下皆再拜宣制訖又再
拜戶部引諸州貢物兩行各入於刺史位前東西陳之

籩為前列金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州美物重行量陳於後訖執物者各退立於東西廂文武前側立通事舍人引刺史為首者一人執贄詣解劒席跪解劒脱舄執贄興舍人接引升壇詣御座前北面跪奏稱具官臣姓名等敢獻壤奠遂奠贄俛伏興又舍人跪舉以東授所司舍人引刺史降詣解劒席跪佩劒納舄興通事舍人引復北面位初為首者奠賛通事舍人引在庭者以次奠贄於位前訖各俛伏興引退復位訖刺史以下俱再

拜戸部尚書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戸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所司受贄其執貢物各進執物所司引退俱出東門初刺史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文别為一案俟於西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東門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初刺史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詣東階下西面立刺史將升奠中書令黄

門侍郎俱降立於階下刺史執贄升階中書令黄門侍郎各執所奏之文以次升初户部尚書奏退復位訖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訖黄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各還侍位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文武羣官刺史以下及諸國蕃客俱再拜訖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就門外位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賔之鐘左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乗輿降自北陛警蹕侍衛

如來儀入行宮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

設會如正會之儀

考制度

朝覲之明日左右丞相以考制度事奏聞命太常卿採詩陳之以觀百姓之風俗命市納賈以觀百姓之所好惡命典禮者考時月定日同律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不敬者則長官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長

官有討有功德於百姓者加爵賞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於宗禰用特如別禮若告封禪如別儀

通典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三十七　史部

通典卷一百十九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七十九　開元禮纂類十四　吉十一

皇帝封祀泰山　禪社首山附

鑾駕進發　禪儀無此篇

皇帝將有事於泰山有司卜日如别儀告昊天上帝太廟太社皆如廵狩之禮　告太廟高祖祝文加封祀配神作主之意告睿宗祝文加禪祭

配神作主之意皇帝出宮備大駕鹵簿較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如巡狩之禮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於境至泰山下柴告昊天上帝於圓丘壇如巡狩告至之禮有司攝事前祀所司以太牢祭於泰山神廟如常式

齋戒

前七日太尉戒誓百官封云封於泰山禪云禪於社首山齋儀同封祀皇帝散齋於行宮後殿四日致齋於前殿三日服袞冕結珮等

並如圓丘儀（百官如別儀）

制度

將作大匠先領徒於泰山上立圓臺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其臺壇四面各為一陛玉板長一尺三寸廣五寸厚五寸刻牒為字以金填之用金匱緘（其玉牒文中書門下進取進止所司承旨請內鐫其名檢等並如後制）郊社令積柴為燎壇於山上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方六

尺又為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陛如圓丘之制隨地之宜壇上飾以元四面依方色壇外為三壝郊社令又積柴於壇南燎如山上之儀又為玉册皆以金繩連編玉牒為之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為字（少府監量文多少為之）又為玉匱一長一尺三寸并檢方五寸當纏繩處刻為五道當封寶處刻深二分方取容受命寶印以藏正座玉册制度如玉匱又為黃金繩以纏玉匱金匱又為石磩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

尺厚一尺縱鑿石中廣深令容玉匱碱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南北各二東西各三去隅皆七寸纏繩處皆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為石檢十枚檢石碱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為三道廣一寸五分深四寸當封處大小取容寶印深二寸七分皆有小石蓋制與封刻處相應以檢擫封印其檢立於碱旁當刻處又為金繩三以纏石碱各五周徑三分為石泥以封石碱以石末和方色土為其封玉匱金匱石碱同用受命寶並所司量時先奏請出之為距石十

二枚皆濶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礮隅相應分距礮四隅皆再累為五色土圓封以封石礮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禪禮制度將祭將作先於社首山禪所為禪祭壇如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濶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為三重壝量地之宜四面開門玉冊石礮玉匱金匱金泥檢距圓封立碑等並如封祀之儀

陳設

前祀三日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山下封祀壇外壝東門之内道北皆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祀官

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於文官之東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於文官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南壝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於介公酅公之西東向諸方之客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西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東向皆以北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於西壝之外道南北向東上設諸饌幔

各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之饌陳於東門外南方及西方之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山下封祀壇之南內壝之外如圓丘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禪儀祭前三日尚舍壇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內道北尚舍鋪御座守宮設文武官次於大次前東西相向諸祀官於東壝外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東皇親諸親又於其東蕃客又於其東介公酅公於西壝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西蕃客又於其西褒聖侯於三品文官下有諸州使分於文武官後設陳饌慢於內壝東西門外道北南向其壇上及東方饌陳於東門之外南方西方北方饌陳於西門外陳樂懸則樹靈鼓右校掃除又為瘞埳於壇壬地前祀一日

奉禮郎設祀官公卿位於山下封祀壇内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一位於東陛之南西向一位於西陛之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賛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壇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之官位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師之東俱北面西上介公酅公位於道西北面東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

品以上於執事之南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俱以北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值文官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於武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向諸州使人位於内壝南門之外道西重行東面皆以北為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内壝東門之外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

諸州使人各於文武官後禪儀奉禮設御位於壇東南設祀官位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分獻官於祀官南執事者位於後設御史位二於壇東南西向令史陪後設奉禮位於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協律郎於壇上太樂令於北懸間並如常設望瘞位於壇東北從祭官於執事南皇親又於南諸州刺史縣令又於南蕃客又於南介公酅公於內壝西門外道南武官於後蕃客於武官南設門外位於東西壝門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山下封祀壇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居前正座又蒼牲一配座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次黃牲一次白牲一次元牲一以上五方帝座又青牲一大明又牲一夜明也禪禮設牲牓東壝外如式正座黃牲一居前配座黃牲一在北少退神州黝牲一在南

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令史陪其後俱北向設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昊天上帝酒罇於圓臺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於南陛之東北面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皆於昊天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其山下封祀壇設五帝日月俱太罇二在神座

之左其内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陛間各概罇二於内壝之内衆星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内壝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五帝日月以上之罇置於坫内官以下罇俱藉以席皆加勺羃設爵於罇下禮儀設皇地祇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正座罇東北向西上神州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岳鎮海瀆俱山罇二山林川澤各蜃罇二丘陵以下各散罇二皆於壇下皆加勺羃設罍洗各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

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分獻罍洗篚羃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西向執罇罍篚羃者各於罇罍篚羃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之上下罇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山圓臺之上北方南向以三脊茅為神藉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神位皆於座首又太史令郊社令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山下封祀壇之上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黄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

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大明於東陛之南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内官之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席皆内向其内官中有北斗北辰位南陛之内差在行位前設二十八宿及中官之座於第三等亦如之布外官席位於内壝之内衆星席位於内壝之外各依方次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禪禮神位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睿宗大聖真皇帝座於東方西面席以莞神州於第一等席以藁秸東南方岳鎮以下於内壝内各於其方嵩岳以下於壇西南俱内向

席皆以莞所司陳其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東西廂禪禮無瑞物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諸衛之屬禁斷行人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凡升壇者各由其陛贊引引御史諸太祝七人與祝史行掃除於下其五星以下羊豕所司各依令先備如常儀並如別儀禪禮無五星以下羊豕餘同

鑾駕上山　禪無上山儀

前祀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衛尉設祀官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便次於行宮朝堂如常儀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圓臺東門外道北又於山中道設止息大次俱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從駕文武羣官及諸方使應從升者於圓臺南門之外文東武西並如常儀郊社令設御洗於圓臺南陛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設巾冪　其日奉禮設御位於圓臺南

當壇北向設羣官五品以上版位於御位之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東諸州使人位於武官之後設蕃客位東方南方於文官東南每國異位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西南每國異位北面東上設御史位於圓臺東西如祀禮設奉禮賛者位於羣官東北西面設執事位於東門之內道南西面皆北上前祀一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祀前一日侍中奏裁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

請中嚴從祀官五品以上俱就次各服其服所司陳大駕鹵簿未明二刻搥三鼓爲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陳於行宫門外謁者賛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侍臣結珮俱詣行宫門外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乗黄令進輦於行宫門外南向侍中版奏請登山皇帝服衮冕乗輦以出稱警蹕如常儀黄門侍郎進當輦前跪奏稱黄門侍郎臣某言請鑾輿進發俛伏興退復位鑾輿動又稱警蹕黄門侍郎侍中中書令以下夾

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輿而趨駕至侍臣上馬所黄門侍
郎奏請鑾輿權停勑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
可黄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賛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
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鑾輿在黄麾内符寶
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黄鉞内侍臣上馬畢黄
門侍郎奏請鑾輿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鼓
吹不鳴不得諠譁從祀官在元武隊後如常若復先置則聽臨時
節度車輅鼓吹侍於山下御史大夫刺史縣令前導如式

至中道止息大次前迴輦南向侍中奏請降輦如常皇帝降輦之大次羣官皆隨便而舍停大次三刻頃侍中奏請皇帝出次升輦進發如初駕至臺東門外大次前迴輦南向侍中進當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皇帝降輦之大次如常儀通事舍人承旨敕從祀羣官退就門外位禪儀鑾駕出行宮如封泰山之儀

薦玉幣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以玉

幣及玉冊置於山上圓臺壇上坫所禮神之玉蒼璧幣以蒼配座之幣亦如之又以玉匱金匱金繩金泥盛於篚置於石䃭之側良醖令帥其屬各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其元酒各實於五齊之上罇禮神之玉昊天上帝以蒼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禪祭日未明三刻以下實罇至饌幔內與夏至北郊同也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賛者先入就位賛引引御史以下入行掃除

如常儀禪禮自未明二刻下至掃除訖就位與夏至方丘同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自鑾輿至大次以下至進熟與方丘同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祀之官皆就圓臺南立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入自東門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皇帝搢大珪執鎮珪繅藉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

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大珪如搢不便請先定近侍承奉之皇帝至版位北面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賛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正座配座太祝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

東向進皇帝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珪奠訖執鎮珪俛伏興
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吕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
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禪則皇地祇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
帝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
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高祖神堯
皇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
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
立樂止太祝還罇所

山下封祀壇其日自山下五步立人直至下壇遞呼萬歲以為節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以五帝及日月中官外官以下之玉幣各置於坫所五帝之玉以四珪有邸日月以珪璧幣各依方色良醖令帥其屬各入實罇罍玉幣五帝俱以太罇皆實以汎齊日月之罇實以醴齊其內官之象罇實以醍齊中官之壺罇實以沈齊外官之概罇實以清酒衆星之散罇實以旨酒其元酒各實於五齊之上罇禮神之玉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騶虞黑帝以元璜日月珪邸五帝日月以下幣皆從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賛者先

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皆就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於皇帝奠玉幣也封祀壇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鐘之宮黃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圜鍾三奏黃鍾太蔟姑洗各一奏之）舞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奉

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七人各引獻官及諸太祝奉玉幣各進奠於神座如常儀將進奠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餘星座幣亦如之進奠訖各還本位初羣官拜訖夜明以上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陛升壇以毛血各致其座諸太祝俱迎受各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内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黄鍾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皆用雍和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昊天上帝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卯陛諸太祝迎引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盥手洗爵等並如圜丘儀太常

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訖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昊天上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二人持玉冊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又太祝一人跪讀冊文訖俛伏興冊文並中書門下撰進少府監刻文皇帝再拜初讀冊文訖樂作太祝進奠冊於神

座還罇所皇帝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座以下至終獻光祿卿降復位並如圓丘儀皇帝將升獻太官令引饌入其山下封祀壇五帝日月以下之饌亦相次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鍾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木帝之饌升自寅陛火帝之饌升自巳陛土帝之饌升自未陛金帝之饌升自酉陛水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衆星之饌所由師長皆先陳布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

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於山上太尉之亞獻也封祀壇謁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各由其陛升俱酌汎齊訖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訖各由其陛升詣第二等内官酒罇所俱酌醴齊各進跪奠爵於内官首座興餘座皆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罍洗盥洗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三等中官酒罇所俱酌盎齊以獻賛引

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外官酒罇所俱酌醍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衆星酒罇所俱酌沈齊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内官之儀訖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元和之樂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俱再拜樂作一成止

燔燎

終獻將畢侍中前跪奏曰請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就望燎位太祝奉玉幣等就柴壇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侍中前跪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出贊引引祀官以下皆出其山下封祀壇獻官獻畢奉禮曰請就望燎位諸獻官俱就望燎位諸太祝各取玉幣等就柴壇自南陛下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訖奉禮曰禮畢獻官以下皆出禪儀皇帝既升奠玉幣下至跪奠爵俛伏興與方丘

同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二人持玉冊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又太祝一人跪讀冊文訖俛伏興皇帝再拜祝文並中書門下進少府監刻初讀祝文訖至配座讀冊亦皆如之其拜奠並同方丘配座初讀冊訖至寘土半埳太常卿引皇帝還版位與方丘同

封玉冊 封檢附

燔燎畢禪儀皇帝既就望瘞位侍中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請封玉冊太常卿引皇帝自南陛升壇北向立近侍者從升如式少府監具金繩金泥等並所用物立於御側符寶郎奉受命寶立於侍中之側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禪儀進皇地祇神座前跪取玉冊置於案進皇帝受

玉冊跪疊之內於玉匱中纏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訖興侍中受寶以授符寶郎通事舍人引太尉進皇帝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跪受皇帝興太尉退復位側身奉玉匱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入次如常儀太尉奉玉匱之案於石䃭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於石䃭內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纏以金繩封以石泥訖太尉以玉寶徧印訖引降復位將作帥執事者以石

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圜封後續令畢其功禪儀同配座玉牒禪儀太尉又進睿宗大聖真皇帝座跪取玉冊內金匱封於金匱皆如封玉匱之儀訖太尉奉金匱從降俱復位封禪還以金匱內太廟藏於高祖神堯皇帝之右室如別儀太常卿前奏禮畢若有祥瑞則太史監跪奏訖侍臣奉賀再拜三稱萬歲內外皆稱萬歲訖又再拜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東門禪禮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以次出復位立

定奉禮曰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訖賛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禫禮祭訖以奇禽異獸合瑞典者皆縱之神祀所

鑾駕還行宮禫儀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觧嚴將士不得輙離部伍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二刻頃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皇帝出次升輦降山下至圓壇所權停乗黄令進玉輅太僕升執轡以下入宫並如圓丘儀

朝覲羣臣 禪祭訖行此禮

封之明日朝覲羣官及岳牧以下於朝覲壇如巡狩儀

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入自北壝門由北陛升壇即御座符寶郎奉寶置於座扇開樂止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及岳牧以下入就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舒和之樂作公至西陛就解劍席樂止脫舄跪解劍置於席興相禮者與通事舍人引進當御座前北面跪稱具官臣某等言天封肇建景福惟

新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萬歲無疆俛伏興通事舍人引上公降壇詣解劍席跪帶劍納舃樂作通事舍人引復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上公以下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上公之東北西向稱有制上公及羣官皆再拜訖宣云封禪之慶與公等同之上公及羣官又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訖又再拜引退

考制度如巡狩儀

通典卷一百十九

通典卷一百二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八十 開元禮纂類十五 吉十二

時旱祈太廟

將祈有司卜日如别儀前二日守宫設祈官以下次各於常所右校掃除内外又為瘞埳於北門之内道西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廟所諸衛令其屬

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内外並如常儀設望瘞位於堂之東北當瘞埳西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埳東北南向贊者二人在西少退太廟令拂拭神幄又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制幣篚入設皆如常儀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太官令先饌酒脯醢告日未明三刻諸祈官以下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之屬入實罇罍及幣每室春夏用兩犧罇秋冬用兩著罇一實明水為上一實醴齊次之山罍二一實元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未明二刻

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宮闈令太祝以下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升行掃除於上太廟令以下升自東階入開埳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訖各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祈官以下俱就門外位謁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陳

於東門之外初太官令出諸太祝俱取幣於篚各立於罇所謁者引祈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廟室户前北向太祝以幣東向授祈官受進幣北面跪奠於獻祖神座俛伏興出户北向再拜訖謁者引祈官次進幣於懿祖以下諸室皆如上儀訖謁者引還本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神座前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祈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升自東階詣獻祖酒

鐏所執鐏者舉冪祈官酌醴齊訖謁者引祈官入詣獻
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出戶北向立太祝持版
進於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其文為水旱癘疾蝗蟲及征伐四夷各臨時制
之訖興祈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俛伏興還
鐏所謁者引祈官次詣懿祖以下諸室皆如獻祖之儀
惟不盥洗訖謁者引祈官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
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祈官之左北向立祈
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祈

官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祈官降復位諸太祝各入室跪徹豆如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既飲福者不拜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訖謁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者轉就瘞埳東北位謁者引祈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祈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幣興降自太階詣瘞埳以制幣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半埳謁者進祈官之左白禮畢奉禮贊者還本位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

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太廟令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若得所祈報祠用太牢受胙與時享同餘與告禮同祭文臨時制撰

時旱祈於太社

將祈有司卜日如别儀行事薦獻與巡狩告社稷禮並同太社祝文曰維某年歳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太社爰以農功久闕時雨惟神哀此蒼生敷降靈液謹以清酌脯醢明薦於太社以后土

勾龍氏配神作主尚饗太稷祝文同后土氏祝文曰嗣皇帝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后土氏餘同社后稷文同得雨報用太牢瘞幣血飲福受胙與正祭同餘與告禮同太社祝文曰往以久闕時雨敢陳情誠惟神昭祐降玆嘉液率土霑洽蒼生咸賴謹以玉帛清酌醴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饗太稷后土氏后稷祝文並同每配座無玉帛字

時旱祈嶽鎮以下於北郊

將祈有司筮日如別儀就祈及禜同前二日守宮設祈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

壝東門外道北南向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
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祈所
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俱清
齋一宿奉禮設祈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
於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御史位於
壇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祈官西南贊
者二人次之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
西向又設祈官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

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令以酒罇入設於位嶽鎮海瀆各山罇二山川各蜃罇二每方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皆有坫以置爵設罍洗篚冪各於其方皆道之左俱内向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篚之後其日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設嶽鎮海瀆及諸山川神座各於其方俱内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祈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與良醞令之屬入實罇罍山罇實以醴齊蜃罇實以沈齊其明水各實於上罇太祝以幣置於篚設於饌所嶽鎮海瀆皆有幣各

依方色俱一丈八尺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詣南方山川之西南當門重行北向以西為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行掃除如常儀出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

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各取幣於篚以授獻官獻官受幣詣東嶽座諸太祝各奠幣於諸嶽鎮海瀆之座謁者引獻官再拜訖降還本位於獻官初受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獻官奠幣再拜訖太官令引饌入諸太祝迎引於座首各奠於神座前施設訖太官令以下還本位諸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

東嶽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東嶽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興少退東向立初獻官進奠祝史以爵酌酒助奠東鎮以下還罇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於東方嶽鎮海瀆久闕時雨黎元恇懼惟神哀救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於東方嶽鎮海瀆尚饗太祝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謁者引獻官以次獻諸方嶽鎮海瀆如東方之儀諸方祝文並同訖謁

者引獻官還本位初獻東嶽賛引次引獻官就罍洗盥手洗爵訖詣東方山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訖賛引引獻官進詣東方山川首座前跪奠爵興少退東向立初獻官奠酒齋郎酌酒助奠訖還罇所祝史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文同嶽祭興獻官再拜祝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訖賛引引獻官以次獻諸方山川如東方之儀諸方祝文皆同訖賛引引獻官還本位諸祝各進跪徹豆如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獻

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獻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在位者將拜諸太祝各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坫奉禮曰可瘞東西廂各二人置土半坫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祝祝版燔於齋所報祠用牲幣飲福受胙於東方嶽鎮山川首座之前其山川唯飲福即不受胙埋幣血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與報社同

時旱就祈嶽鎮海瀆

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祈所清齋一宿所司清掃内外又為瘞埳於壇南如常奉禮設祈官位於壇東南執事者位於祈官東南奉禮位於執事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北上又設太祝奉幣位於瘞埳之南北向海瀆即設奉幣位向沈所又設祈官以下門外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面北上設罇坫罍篚各於常所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之後其日未明祈官以下各服其服所司帥其

屬入設神座及實罇罍如常儀太祝以幣置於篚幣各依方色長丈八尺掌饌者實籩豆籩一實脯豆一實醢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祝及執罇罍篚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者各就位贊引引太祝升自東陛行掃除於上訖降行掃除於下皆就位質明謁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

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祈官拜訖太祝跪取幣於篚以授祈官祈官奉幣置於神座祈官拜訖降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進設於座前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復執事位謁者引祈官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祈官酌酒謁者引祈官進北面跪奠於神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文與祈社同嶽鎮海瀆各隨其稱

祝興祈官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祈官拜訖謁者引祈官降復位太祝進跪徹豆如式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祈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在位者將拜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埳東西面各二人置土半埳海瀆則以幣沈之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祈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

以出奉禮贊者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得雨報祠用特牲其沈瘞幣血及飲福受胙皆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與北郊報祠同

久雨禜祭國門

將祭有司筮日如别儀前一日諸祭官清齋於祭所右校掃除祭所太官丞先饌酒脯醢鐏以瓢齎其日質明郊社丞帥其屬設神座皆内向設酒鐏各於神座之左設罍洗及篚於酒鐏之左俱内向並實以巾爵執鐏罍洗篚者各位於鐏罍洗篚之後奉禮設獻官位於罍洗之左而右

向執事者於其後皆以近神為上郊社丞與良醞之屬
實罇罍獻官以下俱就位立定謁者贊拜獻官以下皆
再拜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太官丞出詣饌所謁者
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
入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祝還
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
舉冪獻官酌酒進神座前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向座立
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

朔日子嗣天子遣具官姓名昭告於國門禜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嘉薦明告於神尚饗祝興獻官再拜太祝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還本位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謁者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每祭皆如之祝版皆燔於齋所若雨止報祠用少牢飲福與祈同祝文曰前日以禜雨式陳誠禱惟神降祉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少牢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

諸州祈社稷（縣祈附）

前二日本司掃除壇之内外又為瘞埳於壇北如常設上佐（縣則縣丞以下倣此）以下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隨地之宜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祭所清齋一日掌事者饌酒脯醢設上佐位於稷壇西北掌事以下位於西門之内道北俱重行東向以南為上設賛唱者位於上佐東北東面南上設望瘞位於瘞埳北如常設上佐以下門外位於西門之外道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其日夙興本

司帥其屬守社壇四門去壝九十步所（縣七十步）禁斷行人掌事者入設神席罇坫罍洗篚冪如常祭之儀（每座各一籩豆篚實巾二爵二每座皆爵一置於坫）質明上佐以下各服其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洗以祝版各置於坫又以幣各置於篚設於饌所（其幣各長一丈八尺）贊禮者引上佐以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各升自西階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諸祝詣

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訖降入詣稷壇升行掃除訖諸祝出奉幣篚入就瘞埳北位贊禮者引上佐以下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行事還本位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上佐贊者引上佐升壇北陛南向跪奠於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訖復位又祝以幣授上佐上佐奉幣升稷壇跪奠如社壇之儀訖掌饌者引饌入社

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訖掌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罇所贊禮者引上佐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上佐酌酒進詣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歳月日子如刺史姓名縣則縣令姓名下倣此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社神自社稷以下祝文並與國祈同尚饗訖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上佐再拜訖贊

禮者引上佐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上
佐酌酒進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
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向跪讀祝文尚饗訖興上
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上佐再拜訖贊
禮者引上佐降自北階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稷壇之北
階升獻如社壇之儀獻訖贊禮者引上佐降復位諸祝
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
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者引

上佐就望瘞位南向立祝以篚進於神前取幣及血黍稷飯皆寘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埳東西各二人寘土半埳贊者進上佐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諸執事者以次出諸祝與執罇罍篚者降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得雨報祠以羊豕其祭器之數及飲福受胙瘞幣血皆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自社稷及后土后稷等並與國祈報同

諸州祈諸神縣祈附

前一日本司設上佐縣則縣丞以下倣此以下次於祈所隨地之

宜又為瘞埳於神座之南方深取足容物諸祈官皆於祈所清齋一日掌事饌酒脯醢每座籩豆各一祈日質明去祭所七十步縣五十步禁止行人上佐以下各服其服祝帥掌事者奉席入設神座於北廂南向若更有諸座則以西為上贊禮者帥執罇者設罇於神座之左北向設洗於酒罇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設上佐以下位於神座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贊唱者位於上佐西南西向設望瘞位於

瘞埳之南北向西上設門外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西上掌事者入實罇罍洗以祝版置於坫又以幣置於篚設於饌所共幣各長一丈八尺贊禮者引上佐以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者入當神座前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各就位祝進神座前行掃除訖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行事還本位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

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上佐上佐受幣跪奠於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訖復位掌饌者引饌入祝迎引於座首各設於神座前訖執饌者退復位祝還罇所贊禮者引上佐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上佐酌酒贊禮者引上佐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文與祈社同訖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若更有諸座祈官酌獻皆如其儀惟不盥手奠祝文與上同贊禮者引上佐還本

位祝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就望瘞位上佐就望瘞位北面立祝以幣實於埳埳東西各二人寘土半埳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禮畢遂引上佐以下出訖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其祝版燔於齋所若祈海瀆等其幣沈之設奠幣位各向所祈之水沈之時節一與瘞同若祈先代帝王其瘞幣如正祭之禮　得雨報祠牢饌飲福受胙瘞幣血皆同祭社之禮若非嶽鎮海瀆先代帝王唯飲福不受胙其瘞埳之位仍依祈禮若

海瀆沈幣又并沈血位及沈之時節准祈沈之禮若報祠先代帝王瘞幣與祈同餘皆與祈禮同祝文與祈社同

諸州禜城門 縣禜附

若霖雨不止禜祭城門設神座皆內向設瓢齎之罇各於神座之左設罍洗及篚於酒罇之左俱內向設司功縣則縣尉位於罍洗之左而右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皆以近神為上贊禮者贊拜無幣不為瘞埳餘與祈諸神同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縣則縣令姓名遣具位

姓名昭告於城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嘉薦明告於城門尚饗若雨止報祠用特牲飲福餘與禜同祝曰前以霖雨式陳誠禱惟靈降祉應時開霽上餘同

通典卷一百二十

通典卷一百二十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八十一　開元禮纂類十六　吉十三

諸州祭社稷　諸縣祭社稷附

前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下倣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祭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日皆於壇所上佐為亞獻録事參軍及判司為終獻若判司及上佐有故並次差攝之縣則丞為

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縣令以下有故並以次差不足則州官及比縣充諸從祭之官各清齋於公館一日從祭官刺史未出之前先赴祭所齋皆如別儀前二日本司先修除壇之內外其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出陛三等為瘞埳二於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縣埳於壇北方深足容物設刺史次於社壇西門外道北南向縣令同諸祭官以下次於刺史次西北俱南向以東為上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四門去壝九十步所縣七十步禁止行人本司設刺史位於北門之內道西南向若刺史有故攝祭初獻位於亞獻之前東面縣令位同設亞獻

終獻位於社稷壇西北設掌事者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每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賛唱者位於終獻東北東面南上設州官位於祭官掌事者之北東面縣從祭官位同府官位於東方當州官西面俱重行南上縣無府官以下至此設望瘞位於埳北南向東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於西門之外道南州官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縣從祭官位同府官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祭器之數每座罇二籩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羊豕脾腊各一俎縣同掌事者以罇坫升自西階各

設於壇上西北隅配座之罇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社稷皆爵一配座皆爵四各置於坫設洗於社稷北陛之西去壇三步所南向罍水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實爵六巾二加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篚洗之後祭日未明烹牲於厨祝以豆二取牲血夙興掌饌者實以祭器牲體羊豕皆載右胖前脚三節肩臂臑節一段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横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簠實黍稷簋實稻粱籩實石鹽乾魚棗栗菱芡鹿脯豆實韮菹醓醢菁菹鹿醢韭菹兔醢笋菹魚醢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本司帥掌

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西階升設社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之左后稷氏神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質明諸祭官及從祭之官各服其服（祭官服祭服從祭之官應公服者公服非公服者常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每座罇二一實元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於坫祝以幣各置於篚與血豆俱設於饌所（社稷之幣皆用黑各長丈八尺）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自西門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

拜執罇者升自西階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訖降詣稷壇升掃除如社壇之儀降掃除於下訖皆就位刺史將至縣則縣令將贊至下倣此禮者引祭官及從祭之官與掌事者俱就門外位刺史至參軍事引之次贊唱者先入就位縣令贊禮者刺史引下倣此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自西門就位南向參軍事立於刺史之東少退南向贊禮者引祭官以下及從祭之官以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

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行事退復位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北階升社壇南向跪奠幣於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祝又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升稷壇南向跪奠幣於稷神座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籩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横而重於

右腊特

於左　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罇所

參軍事引刺史縣贊禮者引縣令下同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

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

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

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取巾於篚興

進刺史拭爵訖受巾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叅軍事

引刺史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

史酌醴齊叅軍事引刺史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

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於社神惟神
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仲秋）
祗率常禮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兹明薦用申報
本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饗（縣祝文以下並同）訖祝興刺
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
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
酌醴齊參軍事引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

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后土氏前祝文曰爰兹仲春（仲秋）厥日惟戊敬修常事薦於社神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通祀典謹以犠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進當社神座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於刺史之右東向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祝帥執饌者以俎進減社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興祝

持俎東向進刺史受以授左右刺史跪取爵飲卒爵祝
進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自北階
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稷壇北階升詣稷神酒罇所執罇
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
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曰敢昭
告於稷神惟神播生百穀首兹八政用而不匱功濟萌
黎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備兹瘞禮以后
稷棄配神作主尚饗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

神座興還鐏所刺史拜訖叅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鐏所刺史取爵於坫執鐏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叅軍事引刺史詣后稷氏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於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恭修常禮薦於稷神惟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尚饗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刺史拜訖叅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

向立飲福受胙如社壇之儀訖叅軍事引刺史降自本
階還本位初刺史獻將畢賛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
爵升獻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不受胙亞獻將畢賛禮者引終
獻詣罍洗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各進
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賛唱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
胙者皆再拜賛唱者又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叅軍
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叅軍事引刺史
就望瘞位西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血寘於坎賛唱者

曰可瘞埳東西面各二人寘土半埳叅軍事進刺史左白禮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賛禮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篚者降復掌事位賛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諸州釋奠於孔宣父縣釋奠同

前享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下倣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享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若刺史上佐有故並以次差攝博士有故取叅軍以上攝

縣丞為亞獻及簿尉通為終獻縣令有故並以次差充當縣闕則差比縣及州官替充其日助教及諸學生皆清齋於學館一宿前享二日本司掃除內外又為瘞埳於院內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本司設刺史以下次於門外隨地之宜前享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門本司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每等異位俱西面設掌事位於三獻東南西面北上設望瘞位於堂上之東北當瘞埳西向設助教位縣學官位下倣此於西階西南掌事學生位於助教之後俱東面北上設贊唱

者位於三獻西南西面北上又設賛唱位於瘞埳東北南向東上設三獻門外位於道東每等異位俱西面掌事位於終獻之後北上祭器之數與祭社同掌事者以罇坫升設於堂上前楹間北向先聖之罇在西先師之罇在東俱西上皆加勺冪先聖爵一配座爵四各置於坫設幣篚於罇所設洗直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洗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厨夙

興掌饌者實祭器其實與祭社同本司帥掌事者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席皆以莞質明諸享官各服祭服助教儒服學生青衿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及幣每座罇二一實元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禮神之幣用白各長丈八尺祝版各置於坫贊唱者先入就位祝二人與執罇罍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各就位祝升自東階行掃除訖降自東階各還齋所刺史將至贊禮者

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助教學生並入就門內位刺史至參軍事引之次縣令贊禮者引下倣此贊唱者先入就位祝入升自東階各立於罇後刺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就位西向立參軍事退位立於左贊禮者引享官以下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北面白請行事退復位祝俱跪取幣於篚興各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伏取以興奠則奠訖俛伏而後興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門

外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祝以幣北向授刺史受幣參軍事引刺史進西向跪奠於先聖神座前興少退西向再拜訖參軍事引刺史當先師神座前北向立祝又以幣西向授刺史受幣參軍事引刺史進北向跪奠於先師神座興少退北向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籩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特陳於左）設訖本司與執饌者降出祝還罇

所參軍事引刺史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
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帨手
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
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
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
史升自東階詣先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
參軍事引刺史詣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
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

歲次月朔日子刺史縣令下倣此具官姓名敢昭告於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配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叅軍事引刺史詣先師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叅軍事引刺史詣先師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西向跪

讀祝文曰敢昭告於先師顔子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於先師顔子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壼奥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訖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叅軍事引刺史詣東序西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一爵進刺史之左北面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祝各帥執饌者進俎跪減先聖先師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

置一俎上又以籩取黍稷飯共置一籩興祝先以飯進刺史受以授執饌者刺史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初刺史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飲福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亦不受胙訖降復位亞獻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洗升獻如亞獻之儀訖復位自此下至燔祝版如祭社儀唯祝取幣降西階為異

州學生束脩縣禮同

束帛一篚一疋　酒一壺二斗　脯一案五脡

其日平明學生青衿服至學門博士公服若儒服立於學堂東階上西面贊禮者引學生立於門東西面不自同於賓客陳束帛篚酒脯案於學生西南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將命者出立於門西東面白敢請行事學生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子無辱將命者出告學生曰某不敢為儀敢固以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請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學

生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
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告執篚者以篚東面授
學生博士降俟於東階下西面贄禮者引學生執酒脯
者從之學生入門而左立於西階之南東面執酒脯者
立於學生西南東面北上學生跪奠篚再拜博士答拜
學生還避遂進跪取篚贄禮者引學生進博士前東面
授幣執酒脯者從奠於博士前博士受幣贄者取酒幣
以東執酒脯者出贄禮者引學生立於階間近南北面

再拜訖引出

諸里祭社稷

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祭者各清齋一日於家正寢正寢者謂人家前堂待賓之所應設饌之家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為瘞埳於神樹之北方深取足容物掌事者設社正位於稷座西北十步東面諸社人位於其後東面南上設祝奉血豆位於瘞埳之北南向祭器之數每座罇酒二幷勺一以巾覆之俎一籩二豆二爵二簠二簋二無禮器者量以餘器

充之祭日未明烹牲於廚唯以特豕祝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載右胖折節如州縣制分載二俎其罇一實元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籩實棗栗豆實葅醢簠實黍稷簋實稻粱掌事者以席入社神之席設於神樹下稷神之席設於神樹西俱北向質明社正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以盥水器入設於神樹北十步所加勺巾二爵一於其下盛以箱又以酒罇入設於神北近西社神之罇在東稷神之罇在西俱東上南向置爵二及祝版於罇下執罇者立於罇後掌事者入實罇酒訖祝及執罇者其祝以社人有

學識者充之入當社神北南向以東為上皆再拜執酒罇者就罇後立其執盥者就盥器後立賛禮者引社正以下俱就位立定賛禮者賛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祝詣罇所賛禮者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掌事者以饌入各設於神座前葅醢居前左右箱黍稷在其間俎在其外訖掌事者出賛禮者引社正詣盥器所執盥者酌水社正洗手取巾拭手訖洗爵拭爵訖賛禮者引社正詣社神酒罇所酌酒訖賛禮者引社正詣社神座前跪奠爵於饌右興少退南向立

祝持版進社神座東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坊村則云某村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今以下准此
昭告於社神惟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屬仲春仲秋日
惟吉戊謹率常禮恭用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社神
尚饗祝興社正以下及社人等俱再拜賛禮者引社正
詣稷神酒罇所取爵酌酒訖賛禮者引社正詣稷神座
前南向跪奠酒於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稷
神座西東向跪讀祝文曰若干人等敢昭告於稷神惟

神主玆百穀粒此羣黎今仲春吉戊秋云仲秋謹率常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於稷神尚饗祝興社正以下及社人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立於社神座前南向立祝以爵酌社稷神福酒合置一爵進社正之右社正再拜受酒訖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爵還罇所社正興再拜贊禮者引社正還本位立定贊禮者再拜社正及社人俱再拜訖祝以血置於坎埳東西各一人寘土半埳贊禮者少前白禮畢遂引社正等出祝與執罇者復

位再拜訖出其餘饌社人等俱於此飲如常會之儀其
祝版燔於祭所
諸太子廟時享
齋戒
將享有司卜日如別儀凡應享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
日太樂工人等清齋並如別儀
陳設
前享三日右校清掃內外守宮設享官以下次於齋坊

之内前享二日太樂令設軒懸之樂於廟庭如式前享一日奉禮設享官以下位於東門之内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以北為上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賛者一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之上前楹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樂懸之間北向設門外位享官以下皆於東門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前享一日晡前三刻廟令帥府史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其籩豆鉶甑陳於廟座之東加以巾

盖籩豆各十甀四俎二瓚一簠簋各二蕭蒿坫盤各一罍洗各一設器物者濯而陳之晡後三刻

賛引引博士詣厨省視濯漑還齋所享日未明十五刻

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膟膋共實一豆置於饌所

晨祼

享日未明四刻諸享官各服朝服廟令良醖令各率其

屬入實罇罍犧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盎齊罍罇實以清酒其三罇之上罇實以元酒爵七勺二

篚一并設洗於堂下共器並以烏漆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未

明三刻奉禮帥賛者先入就位賛引引博士宫闈令及

執鐏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賛引引博士升堂上各就位宫闈令開埳室出神主置於座訖還執事位未明二刻謁者引享官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引工人入訖賛引亞獻先入就位再拜訖行掃除復位謁者引享官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享官等再拜訖謁者進初獻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俛伏舉麾工鼔柷奏肅和之樂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

謁者引初獻詣罍洗盥手洗瓚訖謁者引初獻升自東階詣取爵飲以授齋郎虛爵俛伏興再拜訖贊引引復位贊引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堂詣罇所酌酒入奠於神座前興退戶外再拜訖少退立齋郎酌酒兩爵合置一爵亞獻再拜跪受爵啐酒遂飲卒爵以爵授齋郎俛伏興再拜訖引復位次引終獻如亞獻之儀引復位訖奉禮曰賜胙贊者曰再拜飲福酒者不拜奏肅和之樂一成止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訖贊引進初獻之左

白禮畢贊引各引享官以次出贊引引博士以下俱就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博士以下皆再拜引出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

三品以上時享其廟四品五品六品以下附

前享五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公服立於門東西面掌事者各服其服立門西東面北上設筮席於闑西閾外西面筮者開韇出册兼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曾孫某來日丁亥祗享於廟尚饗非必丁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則已

亥辛亥茍有亥焉可筮者曰諾進就筮席西面以韇擊冊遂述曰假爾太筮有常孝曾孫某來日丁亥祗享於廟尚饗乃釋韇坐筮訖興降席東面旅占曰從筮吉退若不吉即筮逺日還如初儀賛禮者進主人之左告禮畢掌事者徹筮席先享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幷執事者各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所國官僚佐之長為亞獻其次為終獻無則親賓為子孫及凡入廟者各於其家清齋皆一宿四品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若有廟者如五品以上之儀無廟者筮於正寢之堂主人公服立於堂上楹間近東西面掌事者近西

東面北上設筮席於主人之西筮者開韇出冊兼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春祠其餘並同五品以上儀亞獻終獻親賓為之前一日之夕清掃內外掌廟者整拂神幄六品以下無廟者但清掃內外贊禮者設主人之位於東階西面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子孫之位於庭重行北面西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西南西面又設亞獻以下位於門外之東執事者在南差退俱西向設牲於南門之外當門北面以西為上掌牲者位於牲西北東面諸祝位於牲後

俱北向設亞獻省牲位於牲前近東西向設祭器之數每室罇二簋二簠二甄二鉶二俎二籩豆一品二品各十二品八四品五品各六六品以下簋簠鉶甄俎各一籩豆各二掌事者以罇入設前楹下各於室戶六品以下無廟者不言室戶之東北面西上皆加勺冪首座爵一餘座皆爵四置於坫四品五品六品以下皆置於罇下加勺冪設祭器於序東西向每座簋在前簠次之甄次之鉶次之籩次之豆次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為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九品以上同六品以下當東榮餘同南北以堂

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凡器物皆濯而陳之執罇罍洗篚者各於罇罍洗篚之後掌牲者以牲就牓位賛禮者引亞獻入詣東階升堂徧視滌濯於視濯執罇者皆舉冪告潔訖引降就省牲位亞獻省牲掌牲者前東面舉手曰腯還本位諸祝各循牲一帀北面舉手曰充俱還本位祝與掌牲者以次牽牲付厨賛禮者引終獻詣厨省鼎鑊視濯溉亞獻以下每事訖各還齋所執饌者入徹籩簋簠籩豆俎鉶以出享日未明烹牲於厨夙興掌

饌者實祭器牲體皆載右胖前腳三節節一段肩臂臑皆載之後腳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短脇正脇代脇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簋實稷黍簠實稻粱籩實石鹽乾脯棗栗之屬豆實醢醬韲菹之類六品以下簋實稷簠實黍籩實脯棗豆實菹醢餘同五品以上主人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入實罇罍每室二罇一實元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於坫四品五品六品於罇所諸祝與奄人四品五品無奄人六品以下於正寢室內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皆再拜訖升自東階以次出神主各置於座夫人之主奄人奉出俱並席處右四品五品祝奉訖升整拂几筵六品以下祝設神座於正寢室內祖在西東面禰在祖東北皆有几筵質明贊禮者引亞獻

以下及子孫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罇罍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各就位掌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主人入就位又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居右豆居左簠簋瓶鉶居其間羊豕二俎横陳重於右腊俎特於左四品五品同六品特牲俎横於前執爐炭蕭稷膟膋者各從其

俎升置於室戶外之左（六品無廟則設於堂戶外之左餘同）其蕭稷各置於爐炭下施設訖掌饌以下降出諸祝各取蕭稷擩（而專反）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主人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手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主人受爵執罍者酌水主人洗爵執爵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凡取物者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贊禮者引主人自

東階升堂詣某祖酒罇所六品以下詣祖下倣此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酒贊禮者引主人進詣某祖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出户北面立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西向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室户外之右東面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持版進祖座之右北面祝跪讀祝文曰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無封者單稱無官六品以下稱孝孫餘同無官者稱名敢昭告於某祖考某謚封祖妣某邑夫人某氏時惟仲春夏云仲夏秋云仲秋冬云仲冬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四品五品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六品以下無柔毛

餘同五品禮齊恭薦祠享春云祠夏云礿秋云嘗冬云烝於某祖考某謚封某祖妣夫人某氏配尚饗祖考及孫各依尊卑稱號其祝文四品以下同訖興主人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以次酌獻如上儀唯不盥洗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詣先祖座前近東西向立餘同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祝持爵進主人之左跪祭酒啐酒奠爵興諸祝各帥執饌者以俎入減神前胙肉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偏取黍稷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籩進主人受以

授左右祝又以俎次授主人每受以授左右訖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四品五品六品復於罇所下倣此）主人興再拜贊禮者引主人降自東階還本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某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清酒贊禮者引亞獻進詣某祖神座前北向跪（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詣先祖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再拜奠爵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如上儀訖贊禮者引亞獻詣東序西向立（五品以下同六品詣祖座近東西向立）諸

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終獻亦如初獻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鐏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出子孫以次出諸祝及執鐏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以下皆再拜執鐏罍篚者出諸祝與奄人匱神主納於埳室如常儀訖祝版焚於齋所（四品五品以下無匱）

神主○褒聖侯祀孔宣父廟及王公以下皆用此禮唯祝文別

三品以上祫享其廟 禘享附

前享五日筵於廟門之外齋及設位牲榜祭器省牲皆如時享之儀掌事者以罇坫入設於廟堂上皆於神座左昭座之罇在前楹間北向始祖及穆座之罇在戶外南向俱以近神為上皆加勺冪 若始祖在曾祖以下則設罇依親廟之式其首座爵一餘座爵四各置於坫禘享其未毀廟之罇坫於前楹下各於室戶之東皆北向西上 設祭器

於序東西向每座簠在前簋次之甑次之鉶次之籩次之豆次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為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凡器皆濯而陳之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享日未明宰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折節所載及諸祭器所實如時享掌廟者設神座於廟堂之上自西序以東始祖座於西序東向昭座於始祖座東北南向穆座於東南北向俱西上

若始封者仍在曽祖以下則空東面之座依昭穆南北設之每座皆有屏風几席設趺匵如式禘又設未毁廟主各於其室如時享主人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入實罇罍每室四罇一實醴齊為上一實盎齊次之元酒各實於上罇設元酒者重古陳而不酌祝版各置於坫諸祝與奄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掌事者持腰輿從入立於東階下西面立定祝與奄者皆再拜訖帥腰輿升自東階詣始祖廟入開埳室出神主置於輿出詣座前以主置於座以次出神主如上儀訖還齋所夫人之主奄人奉出俱並而出處右禘又以次出毁廟主如上未毁廟主出置於室内之座如時享質明贊者引亞

獻以下及子孫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罇罍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各就位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主人入就位又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居右豆居左簠簋甄鉶居其間羊豕二俎横陳重執爐炭蕭稷膟膋者從其俎升設於右腊俎特於左

於神座之左少後其蕭稷各置於爐炭下施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出諸祝各取蕭稷擩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主人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手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主人受爵執罍者酌水主人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贊禮者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始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醴齊贊

禮者引主人進詣始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敢昭告於始祖考某謚封祖妣夫人某氏歲序推遷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齊恭薦祫事禘云禘事於始祖考某謚封始祖妣夫人某氏配尚饗祖考及子孫各以尊卑稱號其祝文同訖興主人再拜祝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依昭穆酌獻如上儀唯不盥洗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諸

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主人之左北向主人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諸祝各帥執饌者以俎進減神座前胙肉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徧取稷黍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籩進主人受以授左右祝又以俎以次進主人每受以授左右訖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主人降自東階還本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始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

獻進詣始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以次酌獻如上儀贊禮者引亞獻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之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終獻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禮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出諸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

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出諸祝與奄者匵神主置於輿納於㙜室如常儀

王公以下拜掃寒食附

先期卜日如常前一日掌事者設次於塋南百步道東西向北上備芟翦草木之器賛禮者設主人以下位塋門外之東西面以北為上其日主人到次改服公服無者常服賛禮者曰再拜主人以下俱再拜賛禮者引主人以下入奉行墳塋精靈感慕有泣無哭至於封樹内外環繞哀

省三周其荆棘處與荒草連接者皆隨即芟翦不令火田得及掃除訖賛禮者引主人以下復門外位賛禮者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賛禮者引之次遂還第若解滿或遠行辭墓若外官解滿或京官辭墓哭而後行其寒食上墓如前拜掃儀唯不占日古者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曰許望墓而為壇以時祭即今之上墓義或有憑然神道尚幽不可逼黷塋域宜設於塋南門山門之外設淨席為位遥祭以時饌如平生所嗜若一塋數墓每墓各設位席昭穆異列以西為上主人盥手奠爵三獻而止徹饌訖主人以下泣辭塋食餘饌者可於他處避不見墳此孝子之情

通典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四十 史部

通典卷一百二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八十二 開元禮纂類十七 嘉一

皇帝加元服

卜日

皇帝將加元服卜日如別儀

告圓丘方丘附

前一日諸告官清齋於告所其守衛及設罇坫等並

前一日陳設如巡狩圓丘攝事儀（告方丘自前一日陳設及告官清齋等亦如之爲埋埳於壝南外壇之内北出陛）未明二刻諸告官各服其服

郊社令良醖令入實罇罍及玉帛（太罇二一實明水爲上一實汎齊次之山罍二一實玄酒爲上一實清酒次之玉以四珪有邸幣以蒼告方丘太罇二一實明水一實醴齊玉兩珪有邸幣以黄）未明一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

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質明謁者引告官

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

史以下入就位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定奉禮曰再拜謁贊者承傳凡奉禮者謁贊者皆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儀至禮畢燔祝版於齋所並同巡狩告圓丘攝事儀告方丘其儀同但改昊天為皇地祇其玉帛埋之

告宗廟

其禮與巡狩告宗廟儀有司攝事同唯祝文臨時撰

臨軒行事

先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冠席於太極殿中楹間南向
莞筵紛純加藻席繢純加次席黼純守宮設羣官次
於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並如常儀設協律郎
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
向鼓吹令分置十二案於建鼓之外乘黄令陳車輅
尚輦奉御陳輿輦並如常儀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
五品以上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横街南皆重行西
面北上設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懸西六品

以下於橫街南當文官皆重行東面北上設朝集使位分方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中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蕃客位各分方於朝集使六品之南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九品之後又設太師太尉位於橫街之南道東北向西上又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於東西朝堂皆如元日之儀其日諸衛勒所部屯門列黃麾仗如常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

服其服通事舍人引就朝堂前位侍中版奏請中嚴太樂令鼓吹令帥工人入就位奉禮郎設罍洗於阼階東南罍在洗東加勺羃篚在洗西南肆實巾加羃尚舍奉御設席於東房内近西又張帷於東序外殿中監陳衮服於東房内席上東領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鰈大帶青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鈕用組之朱黼三章龍山火鹿盧玉具劒火珠鏢首白玉雙珮玄組大

雙綬六綵元黄赤白縹緑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韈赤舄金飾績纚玉簪及櫛三物同箱在服北向尚舍奉御設莞筵一紛純加藻席績純加次席黼純又在南尚舍奉御實醴罇於東序外帷内坫在罇北實角觶柶各一加羃饌陳於罇西籩豆各十二俎三在籩豆北設罍洗於罇東罍在洗西加勺羃篚在洗東北肆實巾加羃執罍罇籩豆及在廷罍篚者並絳公服立於其所

袞冕垂白珠十二旒以組爲纓色同其綬黈纊充耳
玉導於箱太常博士一人立於西階下近西東面諸
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
入就位通事舍人各引羣官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
常卿升西階立於西房外當戶北向侍中版奏外辦
皇帝著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絳紗袍以出侍
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將出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
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鼓吹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

西房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即御座南向立樂止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皇帝之左通事舍人引太師太尉就位凡太師太尉進皆舍人導引太師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臣在位者皆再拜太師升自西階太師初行樂作至階樂止太師升立於西階上東面太尉詣阼階下罍洗盥手升東階詣東房内取纚櫛箱進跪奠於御座西端太師詣御座前跪奏稱請坐退復位皇帝坐太尉進當御座前少左

跪脫空頂幘置於櫛箱櫛畢設纚興少西東面立太師降盥初降樂作盥訖詣西階下樂止太常受冕左執項右執前升西階進當皇帝前左樂作太師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惟祺以介景福乃跪冠興復西階上位太尉進皇帝前少左跪設簪纓興復位

皇帝興太常卿引適東房殿中監進徹櫛纚箱以退

皇帝著衮服太常卿引即席南向坐樂止太尉詣序外帷內盥手洗觶酌醴加柶覆之面葉立於序內南

向太師進受醴西柄進御前北面祝曰甘醴唯厚嘉
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訖跪進觶興退降立於
西階下東面將祝殿中監帥進饌者奉饌設於御座
前皇帝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閒太師取
胏一以進皇帝皇帝奠觶於薦西受胏却左手執本
右手絶末以祭上右手嚌之授太尉太尉加於俎降
立於太師之南皇帝帨手侍中一人進帨巾取觶以栖祭醴
啐醴建栖奠觶於薦東皇帝初受觶休和之樂作奠

觶訖樂止太師太尉俱復橫街南位太師初行樂作至位樂止典儀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太師太尉出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禮畢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太常卿引入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入訖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

見太后

其日冠訖著通天冠服詣太后所御殿如常朝見之

式尚宮引就殿前北向再拜訖尚宮引出還宮如常

謁太廟

將謁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太尉以下清齋於廟所近侍之官應從入廟者各於本司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廟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前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太廟南門之外道西東向尚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左武右

俱東向設太尉以下次於齋坊內設三師次於侍臣次之西東向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廟庭如常儀右校清掃內外前一日奉禮設御位於樂懸之南道西北向設太尉以下及御史等位於內外如常儀設酒罇之位於廟堂上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每室雞彝一鳥彝一犧罇二山罍二皆加勺冪皆西上各有坫（以置瓚爵）設罍洗篚如常（篚實珪瓚巾爵）其執罇罍篚冪及烹牲立如巡狩告謁儀日未明三刻太尉以

下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醖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鷄彝犧罇上罇皆實以明水山罍之上罇實以元酒鳥彝實以鬱鬯犧罇實以醴齊山罍實以清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行掃除及奏出獻祖以下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訖各就位如廵狩告儀質明謁者引太尉以下俱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其升堂坐者皆脫履於階下降納如常謁者引太尉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尉以下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太尉之左白有司請行事其行事儀至讀祝

文如時享攝事儀（唯無燔膟膋及奠毛血）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孝曾孫皇帝某（太祖以下稱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於獻祖宣帝祖妣某氏敬遵常典禮加元服以令吉辰祗見謹以一元大武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尚饗訖興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尉拜訖樂止謁者引太尉以次獻皆如獻祖之儀（唯不盥洗）徧獻訖其飲福受胙如常儀訖謁者引太尉降復位贊引引御

史太祝及執罇篚羃者俱就執事位重行西面立以俟皇帝既謁廟出門太祝等升復位訖登歌作雍和之樂諸祝各進入室徹豆出還罇所登歌止奉禮曰賜胙其賛拜及納神主燔祝版埳如時享攝事儀

親謁

前出三日本司宣攝内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守宫設羣官五品以上次東西朝堂如常謁晝漏上水三刻鑾駕出宫發引前七刻搥一鼓爲一嚴三嚴時節一刻侍中奏裁

發引前五刻搥二鼓爲再嚴其鑾駕發引之儀與時享出宫儀同唯陳小駕鹵簿乘金輅爲異駕迴通事舍人引文武羣官不從者退就次以俟駕至大次迴輅東向將軍降立於路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引三師各就便座各服其服出立於大次門外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西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

次華蓋侍衛如常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鎮珪皇帝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三師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帝初入門太和之樂作至版位北向立樂止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皇帝再拜少頃太常卿又奏稱請再拜皇帝又再拜訖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出還大次初行樂作出門樂止殿中監受鎮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

既還大次請解嚴轉仗衛至既入閤侍中版奏請解
嚴叩鉦將士各還本所如時享還宮儀

會羣臣

皇帝見廟之明日會羣臣如元會之儀其上壽詞云
具官臣某言伏惟皇帝陛下吉辰元服禮備樂和臣
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

羣臣上禮

前一日守宮量設次於東朝堂如常儀其日應上禮

之官依時刻各集於次皆服朝服奉禮先設上禮之官位於東朝堂之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爲首又設中書舍人位於吏部爲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事舍人各引應上禮之官就位定令史二人對舉表案禮部郎中引就中書舍人前取表授舍人訖引案退奉禮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中書舍人奉表入進通事舍人引在位者退

卜日告圜丘方澤竝如加元服儀其祝文臨時撰

皇帝納后

臨軒命使

將行納釆制命太尉爲使者宗正卿爲副使吏部承以戒之問名納徵納吉告期并奉迎竝同使前一日尚書奉御設幄座於太極殿如常守宮設羣官客使等諸應陪位者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一位於懸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

輦奉御陳舉輦皆如元日之儀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横街南皆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横街南當文官皆重行東面北上設朝集使位各分方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下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蕃客位各分方於朝集使六品之南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九品之後設典儀位於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使

者受命位於大横街南道東副使又於其東少退俱北面奉禮設門外位於東西朝堂如元日儀其日諸衛勒所部列黄麾仗如常儀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位各服其服通事舍人引就朝堂前位侍中量時刻版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就舞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就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羣官入就位又引使主副入立於太極門外道

東西面黃門侍郎引主節執幡節中書侍郎引制書
案立於左延明門內道北西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
皇帝服衮冕御轝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
皇帝將出仗動出自西房即御座坐南向符寶郎奉
寶置於御座如常通事舍人引使主副入就位定典
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
制降詣使者東北西面稱有制使主副俱再拜侍中
宣制曰納某官女爲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納采等禮

宣訖使主副又再拜侍中還侍位黄門侍郎引主節於使者東北西面授使者使者受付主節主節立於使後黄門侍郎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使者東北西面中書侍郎取制書持案退自使後立於使者之左西面授使者使者受制書置於案持案者退立於使後中書侍郎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使者主副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侍中前跪奏稱侍中某臣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

升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初使主副乘輅備儀仗而行鼓吹備而不作從者乘車以從其制書油絡網犢車載而行自後皆如之

納采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大門外道右南向其日大昕使主副至於后氏大門外掌次者迎入次凡賓主及行事者皆公服主人受於廟無廟者受於正寢掌事者布神席於

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使主副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門北上持幡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東面令史二人對舉制案立於使者之南執鴈者又在其南俱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之南北面主人

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揖使者先入於階使者及宗正卿入幡節先導其持節案及執鴈者從入幡節立西階之西東面自後幡節皆如之使者由西階升於兩楹間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持案及執鴈者在使副西南俱東面主人升阼階詣使者前北面持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副奉制書進授使者退復位持節者脫節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訖升進北面

受制書退以授左右仍北面立使副取鴈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受鴈主人再拜進受鴈退以授左右仍北面立儐者引二人對舉答表案進於主人後少西儐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進授使者訖復位再拜持節者加節衣謁者引使者及使副等降自西階以出

制文凡六禮皆以版長一尺二寸博四寸厚八分后家答版亦如之

皇帝曰咨具官封姓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

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為宜率由舊典今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納采

答文

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女姑姊妹則云先臣某官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而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封臣姓名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問名

使者既出遂立於內門外之西東向並如納采位初

使者降主人降立於内門内東廂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若而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至主人受鴈訖出如納采儀使者出立於門内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東面初使者降主人延使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公奉制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之儐者出告使者曰某

既得將事敢辭儐者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禮敢固以
請儐者出告使者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儐者入告
遂引主人升立於序端掌事者徹几改設二筵東上
各用莞筵紛純加藻席繢純設甒醴於東房西牖下加勺冪坫在
罇北實觶二角柶二一籩一豆實以脯醢在坫北又
設洗於東階東南如常訖儐者引主人降迎使者於
内門外之東西面揖使者先入使者入門而左副從
之主人入門而右至階主人曰請某位升使者曰某

敢辭主人曰固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固辭主人曰

終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終辭主人升阼階使者升

西階副從升俱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使者及

副西階上北面荅再拜主人受几於序端掌事者内

拂几三奉兩端西北向以進主人東南向外拂几三

振袂内執之掌事者一人又執几以從主人進西北

向使者序進迎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東階

上北向再拜送使者以几筵進北面跪各設於座差

退於西階上北面東上俱答再拜立於階西東面南上贊者二人俱升取觶降盥手洗觶升實醴加柶於觶覆之面葉出房南面主人受醴面柄進使者筵前西北面立又贊者執觶以從使者西階上北面各一拜序進筵前東南面主人又以次授醴使者受俱復西階上位主人退復東階上北面一拜送掌事者以次薦脯醢於筵前使者各進升筵皆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間各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

扱再祭興各以柶兼諸觶上蹴降筵於西階上俱北面坐俱啐醴建柶各奠觶遂拜執觶主人答拜使者進升筵坐各奠觶於薦東降筵序立於西階上東面南上掌事者牽馬入陳於門内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幣篚升東階以授主人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掌事者一人又奉幣篚立於主人之後使者西階上俱北面再拜主人進詣楹間南面立使者序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幣篚授使者

使者受退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者又以幣篚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副使副受退立於使者北俱東面主人還東階上北面拜送使者降西階從者迓受幣使者當廷實揖馬以出牽馬者從出使者出大門之外西東面立從者迓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送使者退主人入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告主人曰賓不顧矣主人反於寢使者奉答表詣闕進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封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於内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令使者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問名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問臣名族臣女夫婦所生先臣故某官之遺元孫先臣故某官之遺曾孫先臣故某官之遺孫先臣故某官之孫女年若干欽承舊章謹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若女祖以上在則直云
某宮臣之孫女等語

納吉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以下至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如納采儀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加諸卜筮占曰從制某也納吉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龜筮云吉臣占在焉臣某謹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以下至使者降自西階以出如納采儀使者出立於內門外之西使副在

南少退俱東面初使者降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儐使者如問名之儀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人謀龜筮僉曰貞吉敬順典禮令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納吉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

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納徵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如初其日大昕使主副至后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執事者入布冪於內門之外元纁束帛陳於冪上六馬陳於冪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穀珪以匱俟於冪東西面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使主副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北上

持幡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東面令史二人對舉制案立於使副南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某祗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之南北面主人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及使副入幡節前導持案者從入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至於內門使主副立於門西東面北上主人立於門東西面儐者引主人

揖使者先入門至階使副從入由西階升立於楹間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持案者在使副西南俱東面主人由阼階詣使者前北面立執事者坐啓匱取珪加於玄纁上及牽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執珪者在馬西俱北面持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退復位使副奉制書進授使者退復位持節者脫節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訖升進北面受制

書退以授左右仍北面立儐者引二人對舉答表案
進主人後少西儐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
者訖退復位再拜謁者引使者及使副等降自西階
以出立於内門外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東面初主
人受制書訖左右受玉帛於庭受馬者自左受之以
東牽馬者既授馬自前面而出主人降立於東階下
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儐使者如
納吉之儀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元纁珪馬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納徵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冊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姓名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告期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以下至出請事如納采儀使者曰制使某告期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以下至禮畢如納采儀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令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告期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告曰惟某月某日可迎

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

承制詔

告期

有司以特牲告如常告禮祝文臨時撰

冊后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第大門外之西如常

尚舍設尚宫以下次於后氏閤外道西東向障以行帷其日臨軒命使如納采命使之儀太尉爲正使司徒爲副使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及内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冊案及寶綬者在南差退持節者在使者之北少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大門外之南北面設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内門外亦如之設内謁者監位於内門外主人之南西面謁者監設司賛位於東階東南掌賛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内謁者監又

先置一案於閤外近限使主副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至后氏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延入次尚宫以下至客之次内僕進重翟以下大門外道西東向北上諸衛令其屬布后儀仗如常使者出次謁者引使者以下就門外位主人朝服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册儐者入告遂引主人出迎於大門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

而左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内
門外各就位立定奉册寶案者進當使副前使副受
册寶持案者退復位使副以册寶進授使者退復位
内侍進使者前西面受册寶東面授内謁者監復位
内謁者監持册寶入立於閤外之西東面跪置册寶
於案俛伏興尚宫以下入閤奉后首飾褘衣其服所司先
進傅姆賛出尚宫引降立於庭中北面尚宫跪取册
尚服跪取寶綬興立於后之右少前西向司言司寶

各一人進於后左少前東向尚宮稱有制尚儀贊皇后再拜皇后再拜宣冊訖尚儀又贊皇后再拜皇后再拜尚宮奉冊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尚服又奉寶綬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寶訖尚儀贊皇后升座尚宮引皇后升座南向坐内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司贊曰再拜掌事承傳内官以下皆再拜訖諸應侍衛者各升立於侍位尚儀前跪奏稱禮畢皇后降座尚宮引皇后入於宮主人儐

使者如告期之儀前使者乘輅而還詣闕復命

冊文

維某年月日皇帝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司徒封某冊命某官女某氏爲皇后咨爾易階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實由内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太任姒姬周允克昌皇后其祗勗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敬盡於婦道帥導於六宮作範儀於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歟

命使奉迎

其日晡後侍中量其時刻版奏請中嚴晡後三刻皇帝服袞冕出升所御殿宮人侍衞如常文武之官五品以上立於東西朝堂如常儀奉迎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右設使副及内侍次於使者次西俱南向尚舍設宮人次於閤外道西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位於使者之南持案及執鴈者又在南差退持節者在使者北少退俱東向

奉禮位於使副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東面設內侍位於大門外道左西面其日司贊設宮人以下位於堂前使主副朝服發朝堂乘輅持節備儀仗至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延入位宮人等各之次奉迎文武官至宿衛及列鹵簿如常儀尚儀奏請皇后中嚴量時刻姆傅導皇后尚宮前引出升堂宮人等侍衛如常儀皇后將出主婦出於房外之西南向文武奉迎者皆陪立於大門外文東武西北上位定謁

者引使者詣大門外位使副內侍等各就位主人立於內門外堂前東階下西面儐者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以令吉辰率職奉迎儐者入告主人曰臣謹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門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使副及持案執鴈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堂西階使者先升立於兩楹間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持案及執鴈者在使副西南俱東面主人升東階詣使

者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副奉制書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訖升進北面受制書退授左右訖主人再拜進受鴈授左右仍北面立儐者引二人對舉答表案進立於主人後少西儐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者訖退復位再拜謁者引使者及使副降自西階以出復門外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使主副

俱再拜使者曰令月吉日某等承制率職奉迎内侍受以入傳於司言司言受以奏聞尚儀奏請皇后再拜皇后再拜訖主人升自東階進西面誡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主人退立於東階上西面母誡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訖腰輿進皇后升輿以降尚宮前導六尚以下侍衛如常皇后升重翟以几姆加幜内宮侍從及内侍導引應乘車從者如鹵簿常儀迎使及百官當引從者皆退隨

便立皇后車出大門外以次乘車馬引從如常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由典禮令遣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迎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同牢

其日内侍之屬設皇后大次於皇帝所御殿門外之東南向鋪座如常將夕尚寢設皇帝御幄於所御之殿室内之奥東向鋪地席重茵施屏幛初昏尚食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二爵二）設后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皆加勺冪饌於東房西牖下籩豆各二十四簠簋各二瓿各三皆加巾蓋俎三

鐏於室內北牖下元酒在西加冪勺南柄冪夏用絺冬用組
又鐏於房戶外之東無元酒坫在南加四爵合巹其器
皆烏漆惟瓢以陶巹以匏皇后重翟入大門鳴鐘鼓其鐘鼓所司先陳設鳴鐘
鼓者所以鹵簿止於外近侍應從者如常皇后從永
聲告內外
巷至大次前迴車南向施步障畢尚儀進當車前跪
奏請降車輿退復位皇后降車御輿司輿率繖扇等
司燈率執燭者布列前後皇后入就大次嚴整訖尚
宮引皇后詣所御殿門外之東西向立尚儀跪奏外

辦請降座禮迎皇帝降座尚宮前引詣門内之西東面揖后以入尚食徹罇冪酌元酒三注於罇尚寢設席於室内之西東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繢純次席黼純對席亦准此皇帝導后升西階入室即席東向立皇后入立於罇西南向皇帝盥於南洗皇后盥於北洗尚食率其屬以饌入設醬於席前葅醢在其北俎三入設於豆東豕俎特於俎北豆東葅醢之東尚食設黍於醬東稷稻粱又在東設湆於醬南饌要方也設對醬於東對醬后醬也設之當特俎葅醢在其

南北上設黍於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湇於醬北尚食啓會郄於簠簋之南對簠簋於北啓發也豆蓋徹於房各加匕箸尚寢設對席於饌東尚食西面跪奏饌具興皇帝揖皇后對席西面皆坐尚食跪取韭菹擩醢授皇帝又尚食跪取韭菹擩醢授皇后皇帝及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尚食又取黍實於左手遍取稷稻粱反於右手授皇帝又尚食取黍實於左手遍取稷稻粱反於右手授皇后皇帝及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尚食各

以肺加於俎司飾三人以巾授皇帝及皇后俱帨手訖尚食各跪品嘗饌訖各移黍置於席上以次授肺脊皇帝及皇后皆食三飯卒食尚食二人俱盥手洗爵於房入室詣酒罇所酌酒進授皇帝及皇后俱受爵祭酒尚食各以肝從皆奠爵振祭嚌之尚食皆受實於俎豆各取爵皆飲訖尚儀俱進受虛爵奠於坫再酳如初三酳用巹如再酳尚食俱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罇進北面俱奠爵興再拜跪取爵祭酒遂

飲卒爵奠拜執爵奠興降奠於篚還侍位尚儀北面跪奏稱禮畢興皇帝皇后俱興尚宮引皇帝入東房釋冕服御常服又尚宮引皇后入幄脫服尚宮引皇帝入尚食率其屬徹饌於東房如初皇后從者餕皇帝之饌皇帝侍者餕皇后之饌

皇后表謝

皇后至宮之日服展衣出司言引尚宮尚宮前導及左右侍從如常升正殿兩楹間北面立又尚儀以謝

表授皇后又尚儀以案俟於前皇后置表案上尚宫
贊拜皇后再拜訖尚儀以表降殿授内侍内侍因中
書以聞初内侍出門皇后降殿還寢如常

朝皇太后

其日大昕所司設皇太后御座地席於昕御之殿南
尚食帥司膳設側罇甒醴於東房内東壁下加勺冪
籩一豆一實以脯醢設於罇北又設洗於罇西近北
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巾冪角解一角柶一其日皇

后夙興沐浴尚儀版奏請皇后中嚴質明六尚及諸侍衛宮人俱詣寢殿奉迎尚儀版奏外辦皇后服褘衣加首飾御輿尚宮前導降自西階以出侍衛如常至皇太后閤外皇后降輿障扇侍從如常立於西廂東面皇后將至尚儀奏請皇太后中嚴皇后既至閤外尚儀奏皇太后外辦皇太后服褘衣首飾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太后出即御座前南向坐侍從如常皇后執笲棗栗腵脩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入升

西階北面再拜跪進奠於皇太后座前皇太后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尚儀尚儀引皇后入升西階北面再拜進跪奠笲於皇太后座前皇太后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尚宫尚宫引皇后退北面又再拜司設設皇后席於戸牖之間近北南向司言引尚宫尚宫引皇后立於席西南向尚食入東房盥手洗觶酌醴加柶面柄出進詣皇后席前北向立皇后進北面再拜受醴尚食薦脯醢於席前皇后升席坐左

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間以柶祭醴三始一扱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觶面葉興降席北面跪啐醴建柶興北面再拜進升席跪奠觶於薦東興降席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降自西階以出御輿而還侍從如常儀初皇后出閤尚儀跪奏稱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后降座入室如常

皇后受羣臣賀

右如正冬賀儀唯辭云具官臣某等言伏惟殿下徽

猷昭備至德應期凡厥黔黎不勝慶躍

皇帝會羣臣

右如正冬會儀唯樂備而不作上壽辭云具官臣某等言皇后坤儀配天德昭厚載克崇萬葉明嗣徽音凡厥兆庶載懷凫藻臣等不勝慶忭謹上千萬歲壽

外命婦朝會

右如正冬朝會儀唯賀辭云某位妾姓等言伏惟殿下坤象配天德昭厚載率土含識不勝抃舞會辭惟

加謹上千萬歲壽

羣臣上禮

右如加元服上禮之儀

皇后廟見

前一日皇后清齋於别殿内官應從入廟者俱清齋一日於廟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廟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前二日尚舍直長施皇后大次於太廟北門内之西東向周以行帷

尚舍奉御鋪御座尚舍直長又量設内官以下次於大次之後守宮設外命婦妃主以下次於廟北門外之西道北南向東上周以行帷設行事太尉以下次於齋坊之内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廟庭如式前一日右校清掃内外内謁者監設皇后版位於樂懸之北道西北向設外命婦位於其次前北面東上奉禮設太尉以下及御史等位於内外並如常儀設酒罇於廟堂之上前楹間各於室戸之左北向每室彜二

鐏二春夏用雞彝犧鐏秋冬用斝黄彝著鐏山罍二皆加勺冪皆西上各有坫以置瓚爵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以下至太祝持版如加元服謁廟儀太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歳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某太祖以下稱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皇祖某謚皇后某氏太祖以下廟則稱妾某氏將伸祗見謹以一元大武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薦尚饗訖興太尉再拜初讀祝文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

前俛伏興還罇所太尉拜訖樂止謁者引太尉以次獻皆如獻祖之儀惟不盥洗偏獻訖以下如加元服謁廟儀唯執事則每事訖還齋所

車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晝漏上水四刻車駕出宮發引前七刻搥一鼓爲一嚴三嚴時刻前一日內侍中奏裁發引前五刻搥二鼓爲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司贊設內命婦版位於皇后所御殿閤外道東

重行西向北上内命婦各服其服所司陳小駕鹵簿
發引前二刻槌三鼓爲三嚴司贊引内命婦各就位
六品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室奉迎尚服負璽如式内僕進重
翟於閤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首飾褘衣
乘輿以出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升車仗衛如常六
尚等乘車陪從如式司賓引内命婦退隨近以俟諸
翊駕之官皆乘馬駕動稱警蹕如常不鳴鼓角諸衛
前後督攝如常外命婦三品以上及公主縣主皆先

置各就次俱服其服車駕將至內侍之屬守廟四門內謁者贊外命婦妃主等出次內典引引就位立駕過引還次初駕將至內侍之屬守廟四門駕至廟北門廻車北向尚儀進當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輿還侍位皇后降車升輿入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尚儀鹵簿停於廟外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尚宮立於大次門外當門西向尚儀版奏外辦皇后出次侍衛如常尚服負璽陪從如式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

后凡尚宮前導皆司言先引至版位北向立尚宮與司言退立於左皇后立定尚宮前奏請再拜皇后再拜少頃尚宮又奏請再拜皇后又再拜訖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還大次内侍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位皇后停大次八刻頃搥一鼓爲一嚴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三刻頃搥二鼓爲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皇后改著鈿釵禮衣五刻頃搥三鼓爲三嚴六尚以下詣大次奏迎内僕進重翟於廟北門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

皇后乘輿出次華蓋侍衛如常皇后升車鼓吹振作
而還六尚等升車陪從如來儀皇后將出門内謁者
贊引外命婦等出次内典引引就位駕至位所内侍
奏請駕權停外命婦再拜訖内侍承令令外命婦還
外命婦又再拜車駕過内典引引外命婦各還第駕
至所御殿閤外迴車南向尚儀進當車前跪奏稱尚
儀妾姓言請降車還侍位皇后降車輿以入侍衛如
常於車駕將至司賓引内命婦俱就位皇后既入司

賓引內命婦退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各還其所

通典卷一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四十一 史部

通典卷一百二十三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八十三 開元禮纂類十八 嘉二

皇帝皇后正至受皇太子朝賀

前二日本司宣攝内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宮設皇太子次於承天門外朝堂北西向又於東宮朝堂設宮臣次如

式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如臨軒儀典儀設皇太子位於横街南道東北面設典謁位於懸之東北賛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奉禮設宮臣版位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依時刻宮官俱集於次各服其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常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宮臣各就位如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右庶子負寶如式俱詣閤奉迎僕進金輅於西閤外南向内率一人執刀立於輅前北向中允一人在侍臣之前賛者二人在

中允前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
太子具服遠遊冠若未冠則雙童髻絳紗袍升輿而出左右
侍衛如常儀内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輅僕立授綏左
庶子以下夾侍如常中允進當輅前跪奏稱中允臣
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中允奏請皆如此儀輅動中允
與贊者夾引以出内率夾輅而趨出出重明門至侍
臣上馬所中允奏請輅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
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

武侍臣皆上馬左庶子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内侍臣上馬畢中允奏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復位内率升訖中允奏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輅動三師乘車訓導三少乘車訓從鳴鐃而行文武宫臣皆乘馬以從至長樂門鐃吹止至次前迴輅西向内率降立於輅右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舍人引就次坐侍衛如常其日依時

刻將士填街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陳於
殿庭如常儀皇太子既就次侍中版奏請中嚴進仗
就陳於閤外大樂令師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
麾位諸衛之官各服其服符寶郎奉寶詣閤奉迎典
儀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羣官四品以下次入
就位皇太子出次舍人引皇太子三師三少導從如
式入立於太極門外之東西面諸衛率左右庶子舍人及近侍者量人從
入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之服乘輿以出曲直

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黄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工鼓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協律郎偃麾戞敔樂止舍人引皇太子入就位諸衛率左右庶子以下從入者立於皇太子東南西面北上皇太子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賛者承傳皇太子再拜舍人引皇太子詣西階初行樂作至階樂止舍人引進當御座前北面跪

賀稱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陛下與天同休冬至云天正長至伏惟陛下如日之升以下諸正至賀詞並同俛伏興舍人引降樂作復位樂止皇太子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皇太子東北西面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宣制訖皇太子又再拜典儀唱再拜皇太子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出初行樂作出門樂止皇太子既出公主入朝賀如別儀○皇太子朝賀皇后前一日守宫設皇太子次於崇義門内隨地之宜其日司賛設皇太子版位於皇后正殿之

庭懸南北面皇太子朝皇帝訖舍人引皇太子從納
義門詣崇義門内次權停外命婦朝賀將訖舍人引
皇太子出立於肅章門外命婦出訖内謁者監引皇
太子至肅章門司賔承引皇太子入就位立定司賛
唱再拜皇太子再拜訖司賔又引皇太子詣階升當
御座前北面跪賀其賀詞同賀皇帝唯改云殿下俛伏興引復位皇
太子再拜尚儀前承令降詣皇太子西北東面稱令
旨皇太子再拜宣令訖又再拜司賛唱再拜皇太子

又再拜司賔引皇太子至閤内謁者監承引以出舍人引皇太子乘車還宮如來儀

皇帝皇后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

其日依時刻諸衛率各勒所部陳布妃儀仗如常内廄尉進車於閤外司測量時刻啟外辦妃服首飾褕衣乘車以出侍衛如常入至下車所妃降車侍從如常内侍所司引詣閤外皇帝即御座南向坐侍衛如常司賔引妃升自西階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詞與上同

唯加尊號耳　賀訖起司賔引降復位妃再拜訖尚儀前承
勅降詣妃西北東面稱有勅妃再拜宣勅訖又再拜
司賔引妃出謁皇后所御殿立於閤外六尚以下各
服其服俱詣皇后内閤奉迎如式皇后出即御座南
向坐近侍如常司賔引妃入立於庭北面立定再拜
司賔引妃升自西階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賀詞同上賀
起訖司賔引降復位妃再拜訖尚儀前承令降詣妃
西北東面稱令旨妃再拜宣令訖又再拜司賔引妃

出乘車還宮如來儀若諸王妃奉勅同朝則各服其服先至皇太子妃車所待隨入位在皇太子妃南北面西上唯不升於階上外與皇太子妃同若別朝亦准皇太子妃式

皇帝正至受羣臣朝賀并會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鋪御座如常守宮設羣官客使等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向鼓吹令分置十二案於建鼓之外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尚舍奉御設解劒

席於懸西北横街之南並如常儀典儀設文官三品以上位於横街之南道東褒聖侯於三品以下介公酅公於道西武官三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西少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設文官四品五品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横街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諸州朝集使位都督刺史及三品以上東方南方於文官三品之東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三品之西重行北面東上四品以下皆分方位於文武官當

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亦如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南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諸方客位三等以下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上四等以下分方位於朝集使六品之下重行每等異位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面奉禮設門外位於東朝堂每等異位重行西面褒聖侯於三品之下介公酅公於西朝堂之前武

官於介公之南少退每等異位重行東面諸親位文武官四品五品之南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諸州朝集使位東方南方於宗親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面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之下亦如之諸方客位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南每國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南東面北上其日依時刻將士塡街諸衞勒所部列黄麾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羣官諸親客使集朝堂皆就次各服其服

侍中版奏請中嚴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位之官各服其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主客戶部贊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又通事舍人引四品以下及諸親客使等應先置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冬至則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俛伏舉麾鼓

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以姑洗之均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通事舍人引公王以下及諸方客使等以次入就位皇太子若來朝皇太子朝出訖典謁引公王以下入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公至位樂止羣官客使等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詣西階初行樂作至解劒席樂止公就席脫舄跪解劒置於席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升階進

當御座前北面跪賀稱某官臣言賀詞與太子同唯稱尊號爲異賀
訖俛伏興通事舍人引降階席後上公跪著劒俛伏
興納舄樂作復橫街南位樂止羣官客使等皆再拜
侍中前承詔降詣羣官東北西面稱有制羣官客使
等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冬至云履長之慶與公等同之宣訖羣官客使等皆再拜訖舞蹈三稱萬歲訖
又再拜侍中還侍位初羣官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
鎮表別爲一案俟於右延明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

俟於左延明門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班初入戸部以諸州貢物陳於太極門東西廂禮部以諸蕃貢物最可執者蕃客手執入就内位其重大者陳於朝堂前初上公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入詣東階下西面立上公將升賀中書令黄門侍郎俱降各立階下初上公升階中書令黄門侍郎各取所奏之文以次升上公賀訖中書令前跪奏諸

方表訖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訖俱降置所奏之文於案各還侍位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至東西階前案遂出侍郎給事中還侍位初侍中宣制訖朝集使及蕃客皆再拜訖戸部尚書進階間北面跪奏（其尚書奏仍侍黃門侍郎奏祥瑞訖）稱戸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禮部尚書以次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禮部尚書臣某言諸蕃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制退稱制

曰可尚書退復位侍中還侍位太府率其屬受諸州及諸蕃貢物出歸仁納義門執物者隨之典儀曰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左五鐘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其冬至受朝則不奏祥瑞貢物又無諸方表

會

朝訖太樂令設登歌於殿上引二舞入立於懸南面尚舍奉御鋪羣官升殿者座文官三品以上於御座東南西向褒聖侯於三品之下介公酅公於御座西南東向武官三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後朝集使都督刺史及三品以上東方南方於文官三品之後西方北方於武官三品之後蕃客三等以上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後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後俱重行每

等異位以北爲上設不升殿者座各於其位又設羣官解劒席於懸之西北横街之南並如常儀尚食奉御設壽罇於殿上東序之端西向設坫於罇南加爵一太官令設升殿者酒罇於東西廂近北設殿庭羣官酒罇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坫羃俱障以帷施設訖吏部兵部戸部主客賛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各引升殿者次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

冠絳紗袍冬至則不改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座如常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通事舍人引公王以下及諸客使以次入就位公王初入門樂作至位樂止羣官客使立定若朝會日別設位贊拜陳引如朝禮其日二舞與工人俱入就位侍中進當御座前北面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諸公王等升俛

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面稱制延
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羣官容
使皆再拜侍中還位羣官拜訖通事舍人引應升殿
者詣東西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劒席樂止公王以下
各脫舄跪解劒置於席上俛伏興通事舍人接引上
公一人升階少東西面立定以下各立於座後立定
光祿卿進詣階間跪奏稱臣某言請賜羣官上壽俛
伏興侍中稱制曰可光禄卿進詣酒罇所西面立通

事舍人引上公詣酒罇所北面立尚食奉御酌酒一
爵授上公上公搢笏受爵通事舍人引上公進到御
座前北面授殿中監殿中監受爵進置御前上公執
笏通事舍人引上公退北面跪稱某官臣某等稽首
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
壽俛伏興再拜羣官客使等上下俱再拜立於席後
侍中前承制退稱敬舉公等之觴羣官客使等上下
又再拜殿中監取爵奉進近臣遞進皇帝舉酒休和

之樂作羣官客使等上下皆三舞蹈稱萬歲皇帝舉
酒訖殿中監進受虛爵以授尚食奉御奉御受爵復
於坫樂止初殿中監受虛爵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
賛者承傳羣臣客使等上下皆再拜通事舍人引上
公就座後立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賛者承傳羣官
客使等上下俱就座俛伏坐太樂令引歌者及瑟琴
至階脱履於下升就位坐其笙管者進詣西階間北
面立尚食奉御進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

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俛伏起立於席後殿中監到階省酒尚食奉御奉酒進皇帝舉酒太官令又行羣官酒酒至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皆再拜搢笏受觶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就座俛伏坐飲皇帝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之樂三終尚食奉御進受虛觶復於坫登歌訖降復位觴行三周尚食奉御進御食食升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羣官

客使等上下皆執笏俛伏起立座後殿中監到階省

桉尚食奉御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太官令又行

羣官桉御若不食羣官桉先上訖不須興設食訖殿上典儀唱就座

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就座俛伏坐皇

帝乃飯休和之樂作羣官客使等上下俱飯御食畢

樂止仍行酒遂設庶羞太樂令引二舞以次入作若

賜酒侍中承詔詣東階西面稱賜酒殿上典儀承傳

階下贊者又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執笏俛伏起

再拜搢笏立授觶就席俛伏坐飲訖俛伏起立授虛爵執笏又再拜就座酒行十二徧會畢殿上典儀唱可退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通事舍人引降階俱詣席後跪著劍俛伏興納舄樂作復橫街南位樂止位於殿廷者仍立於席後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在位者皆再拜位於殿庭者拜於席後若有勑賜物侍中前承制降詣羣官東北西面稱有制羣官客使等皆再拜侍中宣制

訖羣官客使等又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以次
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
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
左五鐘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
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
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皇帝若服翼善冠
袴褶朝集使著公服升座者服履如式若設九部樂則去樂
懸無警蹕太樂令帥九部伎立於左右延明門外羣

官初唱萬歲太樂令即引九部伎聲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如式

皇帝千秋節受羣臣朝賀幷會

前三日所司供備如式前一日尚舍鋪御座内外張設並如常御樓之儀尚舍光祿供辦如式尚食先置壽罇於樓上御座之東又置壽罇於樓前之東南皆有盞斝其日平曉陳引仗衛如常儀百官常服咸就橫街南依東西班序立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常服御座候

褰簾通事舍人引羣官詣横街北壽罇之南俱北面中書門下及供奉官如常式立定典儀贊再拜横街南北百官俱再拜訖尚食奉御酌壽酒以授殿中監殿中監以授侍中侍中執酒以立殿中監受侍中之酒侍中執笏稍前跪奏稱千秋令節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歳壽奏訖興再拜羣官上下皆再拜内所司酌壽罇之酒以進皇帝受酒承制宣云得卿等壽酒與卿等内外同慶皇帝舉酒羣官上下又再拜三

呼萬歲舞蹈又再拜訖詣座所大官令酌酒以進侍中執酒以出羣官等俱出謝酒訖就座太常卿引樂作止如常儀其橫街南羣官應有常食者引就座如式餘退其羣官所獻甘露醇酎尚食等所由並其日平曉於樓之便門奉進會畢樓上褰簾羣官各出就位立定典儀贊再拜羣官等俱再拜若臨時別有進止隨事贊相垂簾羣官退

皇后正至受羣官朝賀

前一日尚寢率其屬設御幄座如外命婦朝儀守宮

設次於宮城門外如常儀其日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布於肅章門外奉禮設文武羣官諸親蕃客使等位於宮城門外如朝堂之式典儀設文武羣官位於肅章門外文東武西俱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諸親位於文武五品之下朝集使蕃客等分方位次如常設典儀贊者位於羣官東北差退西向北上又設內給事位於羣官之北南向若與外命婦同時朝則典儀於肅章門外設羣官等版位文武羣官依時刻集列門外俱就

次各服其服若與上臺同上朝賀則上臺禮畢羣官仍朝服典謁引從納義門西行就版位尚儀奏請中嚴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內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典謁引文武羣官入就位尚儀奏外辦皇后首飾褘衣以出即御座南向坐侍御警蹕及設琮璽於御座並如常儀內謁者監引內給事出就南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文武羣官等俱再拜典儀引爲首者一人進內給事前北面跪賀詞至正並與賀皇帝同唯伏惟殿下與時同休爲異耳賀訖俛伏興典謁引退復

位羣官等皆再拜内謁者監引内給事入依式奏聞内給事承令出謁者監引内給事復南面位稱令旨羣官等皆再拜内給事宣令云履新冬至云履長大慶與公等同之羣官等又再拜内謁者監引内給事入典謁引羣官等尚儀前奏禮畢皇后降座以入侍衛警蹕如常儀

皇后正至受外命婦朝賀并會

前二日本司宣攝内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守宫設外

命婦次如常儀尚寢率其屬設御幄於皇后正殿北壁南向又設命婦爲首者脫舄席於西階前近西東向如式司樂展宮懸之樂於殿庭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內僕進重翟以下於肅章門外道東西向北上司贊設命婦版位於殿庭大長公主以下在東太夫人以下在西諸親婦女之下宗親在東異姓在西俱重行北面相對爲首內謁者設外命婦等位於肅章門外大長公主以下於道東太夫人以下於道西俱重行

相向北上命婦有從夫之爵無夫有從子之爵設司贊位於東階東南西向掌贊二人位於司贊之南差退俱西向受朝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布於肅章門外如常儀外命婦等依時刻集到宮門外至下車所道西東向以車爲次北上車次定命婦等皆降車内典引引之次各服其服尚儀奏請中嚴宮官侍衛者皆朝服司寶奉琮寶依式俱詣内閤奉迎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樂升就舉麾位司贊先

入就位內典引引命婦俱就肅章門外位尚儀奏外
辦皇后首飾褘衣以出警蹕如常儀皇后出自西房
典樂舉麾奏正和之樂卽御座南向坐司寳奉琮寳
置於御座如常偃麾樂止凡樂皆典樂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戞敔而後止
司賔承引命婦以次入就位為首者初入門舒和樂
作至位樂止命婦等立定司賛曰再拜掌賛承傳外
命婦皆再拜司賔引為首者一人詣西階為首者初
行樂作至階樂止為首者脫舄升進當御座前北面

跪賀稱妾姓等言賀詞與羣官同賀訖起司賓引爲首者降
階納舄樂作復位立定樂止司贊者曰再拜掌贊承
傳外命婦等皆再拜司言承前令降自西階詣命婦
西北東面稱令旨外命婦等皆再拜宣令曰履新之
慶冬至云履長之慶夫人等同之司贊者曰再拜掌贊承傳
外命婦等皆再拜司賓以次引出爲首者初行樂作
出閤樂止内典引承引以出尚儀前奏禮畢還侍位
皇后降座樂作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樂止女

工人退

會

朝訖尚寢帥其屬鋪外命婦等之座於殿上大長公主以下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太夫人以下於御座西南重行東向設不升殿者座席於東西廊下皆如上儀又量設脫履席於東西階下尚食設壽罇於殿上東序之端西向有坫爵一於罇下設升殿者酒罇於東西廊下近北設廊下者酒罇各於其座之南皆

有坫羃俱障以帷設訖司樂帥諸樂人就位内典引引外命婦俱詣肅章門外位尚儀奏外辦皇后首飾褘衣以出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出自西房典樂舉麾正和之樂作即御座南向坐司寶奉琮寶置於御座如常儀偃麾樂止司賓承引外命婦以次入就位爲首者初入門樂作至位樂止外命婦立定若朝會別日贊拜如朝禮司言前承令降詣命婦西北東向稱令旨夫人等升席座司贊曰再拜贊者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

訖司賓引外命婦應升殿者詣東西階樂作為首者至階樂止俱就席脫舄於階下以升司賓引為首者一人升階近東西面立以下各就席後立司賓引不升殿者詣東西廊下席後立上下立定司賓引為首者詣酒罇所北面立尚食酌酒一爵以授為首者司賓引為首者至御座前北向授尚食尚食受爵進置御座前司賓引為首者退北面為首者跪奏稱妾姓等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妾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

歲壽興再拜外命婦等皆再拜訖司言前承令宣令云令旨夫人等同納景福外命婦等又再拜尚食取爵奉進皇后舉酒樂作外命婦等皆三稱萬歲皇后舉酒訖尚食受虛爵復於坫樂止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司賔引爲首者就席後立司贊曰就座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就位尚食進酒至階司贊曰酒至興掌賛承傳外命婦等俱興立席後尚儀至階省酒尚食奉酒進皇后舉酒樂作如常又

行外命婦酒酒至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再拜受觶司贊曰就座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就座坐飲皇后舉酒訖尚食受虛爵復於坫樂止觴行三周尚食奉御食食升階司贊曰食至興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起立席後尚食至階省桉尚食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又行命婦桉御若不食外命婦桉先上訖不須興設食訖司贊曰就座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就席坐皇后飯樂作外命婦等俱飯御食畢樂止仍行酒遂設

庶羞諸伎以次作若賜酒司言前承令詣東階上西
向稱賜酒階下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起再拜立受
觶坐飲訖起立授虛觶又再拜就席坐酒行十二徧
會畢司贊曰可起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起立席後
司賓引降各納舄樂作俱引復階下位樂止其廊下
者仍立於席後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
等在位者皆再拜若有束帛則尚功帥其屬以束帛
先立於東西廂司言前承令降自西階詣命婦西北

東面稱令旨外命婦等皆再拜宣令訖外命婦等又再拜尚功帥其屬以次受束帛訖外命婦等又再拜司賓引命婦等以次出樂作出門樂止內典引承引次出尚儀前奏禮畢遂還侍位皇后降座樂作入自東房警蹕侍衛如來儀樂止

通典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四十二　史部

通典卷一百二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八十四　開元禮纂類十九　嘉三

皇帝於明堂讀五時令

陳設

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月令承以宣告前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青龍門外道北南向仲春於青陽太廟季春於青陽

右个孟夏於朱雀門外道東西向仲夏於明堂太廟季夏於明堂右个孟秋於白虎門外道北南面仲秋於總章太廟季秋於總章右个孟冬於元武門外道西東向仲冬於元堂太廟季冬於元堂右个　尚舍奉御設御座守宮設文武官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夏俱西向秋俱北向冬俱東向設羣官次於壁水東門之外夏南門之外秋西門之外冬北門之外　文官在北夏在東秋在南冬在西　武官在南夏在西秋在北冬在東　俱西上夏北上秋東上冬南上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於青陽左个仲春於青陽太廟季春於青陽右个孟夏於明堂左个仲夏於明堂太廟季夏於明堂右个季夏土王日讀土令於太廟太室孟秋於總章左个仲秋於總章太廟季秋

於總章右个孟冬於元堂左个仲冬於元堂太廟季冬於元堂右个近西東向夏近北南向秋近東西向冬近南北向守宮設三品以上及諸司長官座於堂上文官於御座東北南向夏東南西向秋西南北向冬西北東向武官於御座東南北向夏西南東向秋西北南向冬東北西向俱重行西上夏北上秋東上冬南上無長官者次官一人升判官不合設刑部郎中讀令座於御座東南北向有案夏西南東向秋西北南向冬東北西向設文官解劍席於丑陛之左仲春於寅陛之左季春於卯陛之左孟夏於辰陛之左仲夏於巳陛之左季夏於午陛之左孟秋於未陛之左仲秋於申陛之左季秋於酉陛之左孟冬於戌陛之左仲冬於亥陛之左季冬於子陛之左設武

官解劍席於卯陛之右仲春於辰陛之右季春於巳陛之右孟夏於午陛之右仲夏於未陛之右季夏於申陛之右孟秋於酉陛之右仲秋於戌陛之右季秋於亥陛之右孟冬於子陛之右仲冬於丑陛之右季冬於寅陛之右皆內向太樂令展宮懸於青陽左个之庭仲春於青陽太廟之庭季春於青陽右个之庭孟夏於明堂左个之庭仲夏於明堂太廟之庭季夏於明堂右个之庭季夏土王之日讀土令於太廟太室之庭孟秋於總章左个之庭仲秋於總章太廟之庭季秋於總章右个之庭孟冬於元堂左个之庭仲冬於元堂太廟之庭季冬於元堂右个之庭設舉麾位於堂上寅陛之南北向仲春於堂上卯陛之南季春於堂上辰陛之南俱北向孟夏於堂上巳陛之西仲夏於堂上午陛之西季夏於堂上未陛之西俱東向孟秋於堂上申陛之北仲秋於堂上酉

陛之北季秋於堂上戌陛之北俱南向孟冬於堂上亥陛之東仲冬於堂上子陛庭下之東季冬於堂上丑陛庭下之東俱西向一位於樂懸東北南向夏於樂懸東南西向秋於樂懸西南北向冬於樂懸西北東向典儀設三品以上及應升堂者位於懸東夏於懸南秋於懸西冬於懸北文左武右俱重行西向夏北向秋東向冬南向相對為首設非升堂者位文官四品五品於懸北夏懸東秋懸南冬懸西六品以下於其東夏於其南秋於其西冬於其北絕位俱南向夏俱西向秋俱北向冬俱東向武官四品五品於懸南夏懸西秋懸北冬懸東六品以下於其東夏於其南秋於其西冬於其北當文官俱北向夏東向秋南向冬西向

皆重行西上夏北上秋東上冬南上　設典儀位於懸之西北夏於懸東北秋於懸東南冬於懸西南　贊者二人在東差退俱南向夏俱西向秋俱北向冬俱東向奉禮設門外位各於次前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西上夏北上秋東上冬南上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内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駕之官五品以上次於承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其日未明七刻搥一

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奉禮設從駕羣官五品以上位文官於東朝堂之前西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駕羣官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以下並從發駕之前先赴朝堂所俱就次各服其服所司陳小駕鹵簿未明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謁者引從駕羣官各就朝堂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

西閤奉迎（侍中奉寶如式）乘黃令進金輅於西閤外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又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服通天冠青紗袍（夏絳紗季夏土王之日黃紗秋白紗冬黑紗）珮蒼玉（夏珮赤玉季夏土王之日珮黃玉秋珮白玉冬珮玄玉）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千牛將軍前執轡皇帝升輅太僕卿

立授綬侍中中書令以次侍如常儀黃門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當鑾駕前跪奏稱具官某言俛伏興鑾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輅而趨駕至太極門偃麾戞敔樂止出太極門鼓柷奏采茨之樂出嘉德門戞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戞敔而後止至順天門外於明堂讀令則至承天門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請鑾駕權停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皆

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黄麾内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於輅前賛者在供奉官人内侍臣上馬畢黄門侍郎奏稱請勑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詔曰可黄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黄門侍郎請鑾駕發引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鼓傳音如常鼓吹振作而行其從駕之官在

武隊如常儀

讀令

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青陽左个之庭如常仲春青陽太廟之庭季春青陽右个之庭孟夏明堂左个之庭仲夏明堂太廟之庭季夏明堂右个之庭孟秋總章左个之庭仲秋總章太廟之庭季秋總章右个之庭孟冬元堂左个之庭仲冬元堂太廟之庭季冬元堂右个之庭先置羣官俱集次各服其服駕將至典謁各引先置羣官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御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典謁引文武五品以上從駕

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典謁引羣官非升座者入就位刑部郎中以月令置以案覆於帊令史二人俱絳公服對舉案立於武官五品以上東南郎中立於案後北面夏令史對舉案於五品武官西南郎中立於案後東面秋於五品武官西北郎中立於案後南面冬於武官東北郎中立於案後西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御輿出次曲直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入自青龍門夏入自朱雀門秋入自白虎門冬入自元武門皇帝初入門太樂令令撞蕤賔之鐘左五鐘皆

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升自寅陛夏升自巳陛秋升自申陛冬升自亥陛入即御座東向坐夏南向坐秋西向坐冬北向坐符寳郎奉寳置於御座侍臣夾侍如常儀戛敔樂止典儀一人升立於左个東北南向夏東南西向秋西南北向冬西北東向典謁引公王以下入就西面位夏北面位秋東面位冬南面位上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凡公行皆作舒和之樂公至位樂止羣官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典儀有詞贊者皆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公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

左个東北南面夏東南西面秋西南北面冬西北東面稱詔延公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典儀承傳堂下贊者又承傳在位皆再拜典謁者以次引西面位者夏典謁引北面位者秋引東面位者冬引南面位者各詣其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王以下俱升席跪解劍俛伏興脫舄通事舍人各引升立於座後刑部郎中奉案進立於卯陛下侍中跪奏請讀月令俛伏興侍中稱有制曰可侍中退復位刑部郎中再拜就解劍席跪解劍俛伏興脫舄取令持案者仍立於下通事

舍人引刑部郎中奉令升自卯陛夏升自午陛秋升自酉陛冬升自子陛

詣席南北向位跪夏席西東向秋席北南向冬席東西向置令於案俛伏

興立於席後堂上典儀唱就座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

並就座俛伏興坐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絶使言聲可

了讀令訖堂上典儀唱可起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以

令置於案與羣官俱跪佩劍俛伏興納舄典謁各引還

本位公初行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在位者

皆再拜典謁引西面位者出夏北面秋東面冬南面公初行樂作

出門樂止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降座御輿出之便次警蹕侍衛如來儀出門樂止典謁引南北面位者以次出（夏引東西面秋引南北面冬引西東面）春令（其文具小戴禮篇故不繁載）

鑾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持節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為一嚴轉仗衛位於還塗如來儀三

刻須搥二鼓為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五刻須搥三鼓為三嚴謁者贊引各引羣官序立於次前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黄令進金輅於大次門外南向夏北向秋西向冬東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右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御輿出次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黄門侍郎奏稱請鑾駕發引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來儀黄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黄門侍郎奏稱請鑾駕

權停勑侍臣上馬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黄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賛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訖黄門侍郎奏稱請勑車右升侍中稱制曰可黄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黄門侍郎奏稱請鑾駕發引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羣官皆從如來儀鑾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訖鑾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駕入嘉德門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

柷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戞敔樂止入太極門鼓柷奏
太和之樂駕至橫街北當東閣迴輅南向侍中進當鑾
駕前跪奏稱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
御輿以入繖扇侍衛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閣戞敔樂
止初文武羣官至朝堂通事舍人承旨勑羣官並還皇
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嚴叩鉦將士各還其所

皇帝於太極殿讀五時令

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時令承以宣告前一日尚

舍奉御設御幄座於太極殿北廂南向尚舍直長設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及諸司長官座於殿上文東武西重行相向北上無長官者次官一人升判官不合設刑部郎中讀令座於御座西南東向有案去御座二丈設解劒席於東西階下如常儀太樂令展宫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西階之東西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向並如朔朝之儀典設文官三品以上及應升殿者位於南横街之南道東設武官位於道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為首非升

殿者位於殿庭文東武西如常設典儀位於北横街之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近南西面武官於西朝堂近南東面每等異位重行北上俱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於殿庭如常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便次各服其服侍中量時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入就位典謁引

羣官各就門外位刑部郎中以時令置於案覆以帊令史二人俱公服對舉案立於右延明門内道北郎中立於案後東面典謁者引非升殿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黄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儀偃麾戞敔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侍

臣夾侍如常儀典謁引公王以下入就北面位公初入
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羣官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
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
公王以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
上西向稱詔延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上贊者又
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典謁以次引北面位者詣東西階
公初行樂作至解劒席樂止公王以下俱升席跪解劒
俛伏興脫舄通事舍人以次引升殿者立於座後刑部

郎中引案進立於西階下侍中跪奏請讀時令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退復位刑部郎中再拜就解劒席跪解劒俛伏興脫舄取令持案者仍立於階下通事舍人引刑部郎中奉令升自西階詣席西東向跪置令於案俛伏興立於席後殿上典儀唱就座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並就座俛伏興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絶使言聲可了讀令訖殿上典儀唱可起公王以下皆起通事舍人引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退降刑部郎中以令

置於案察與羣官俱跪佩劒俛伏興納舃典謁各引還本位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典謁引北面位者出持令案者自右延明門而出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警蹕侍衛如來儀從至閤樂止典謁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讀夏令與春令同讀秋令與冬令同設刑部郎中讀令座於御座東南西向令案立於右延明門内道北郎中立於案後西面升降自東階餘與讀春令同

皇帝若御翼善冠則羣官皆袴褶

服陳解劒席若不設樂懸去警蹕

皇帝養老於太學

陳設

前三日尚舍直長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五更次於學堂南門外之西羣老次於其後俱東向設羣官次文官於門外之東重行西向武官於羣老之西重行東向皆北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次席黼純設三老座

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階不屬焉皆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設衆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玄帛純若三品以上則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凡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設庶老座於國老座後皆蒲筵緇布純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太樂令展宮懸於學堂之庭設登歌於堂上及舉麾位等皆准元會之儀典儀設文官五品以上位於懸東六品以下在其南俱重行西向北上武官五品以上位於

懸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當文官俱重行東向北上蕃客分方位於文武官六品之南若有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文武官九品之後學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奉禮設門外位如設次之式尚舍奉御設罇於東楹之西北向左玄酒有坫以置爵

鑾駕出宮如前讀令儀

養老

仲秋之月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

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

老次一人為五更尚食先具牢饌鑾駕將至通事舍人引先置之官皆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迴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輅俛伏興皇帝降輅乘輿入大次繖扇侍衛如常通事舍人引文官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就位如正會之禮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入就位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乘安車前後導從如常禮其國老庶老則有司先戒之

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其次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官出次引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户之内當户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户侍衛如常侍中負寶陪從如式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每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太和之樂作皇帝降迎三老於門内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於皇

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皇帝立定樂止三老
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道敦史執筆
以從三老入門舒和之樂作三老五更立於門西東面
北上奉禮引羣官隨入立於其後初三老立定樂止太
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
齊以答再拜畢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
入初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揖立樂止侍衛文官量
人從升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再拜皇帝西

面再拜五更五更答再拜休和之樂作三老五更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訖太常卿引皇帝詣酒罇所取爵侍中贊酌酒訖太常卿引皇帝進執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國老庶老前國老庶老等皆食皇帝即座太樂令引工升奏韶和之樂三終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

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於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敦史執
筆録善言善行事終三舞作於懸中訖禮畢三老以下降
筵太常少卿及奉禮引導皆如初太常卿引皇帝從以
降階太和之樂作皇帝逡巡立於階前樂止三老五更
出舒和之樂作太常卿引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
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降還
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通事舍人引羣官及
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鑾駕還宮如前讀令儀

通典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四十三 史部

通典卷一百二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八十五 開元禮纂類二十 嘉四

臨軒冊命皇后

卜日告圓丘方丘太廟以上並有司行事如常告儀

臨軒命使

將行冊禮所司奏請太尉為使司徒為副前一日尚舍

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庭陳設樂懸内外官次侍衛警蹕並如納后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黄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寳置於御座如常樂止通事舍人引册使副入就位太尉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唱曰再拜贊者承傳命羣官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東北西面稱有制册使再拜侍中宣制曰册某氏為皇

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宣制訖又俱再拜侍中還侍位黄門侍郎持節西面授太尉太尉受付主節立於使後黄門侍郎退中書侍郎引冊案及琮璽綬案立於冊使東北面中書侍郎取璽持案者退自使後立於太尉之左西面授太尉受冊置於案持案者退立於使者後中書侍郎又取琮璽綬以授太尉太尉受置於案皆如受冊之儀中書侍郎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臣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冊使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太尉初行樂作

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侍衛警蹕如來儀入自東房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

皇后受冊

前一日守宫於肅章門外道西近南隨便設太尉司徒等次東向北上又於命婦朝堂設外命婦次如常尚寢率其屬於皇后正殿設御幄座南向又設皇后受冊位於殿庭階間北向又設命婦等脫舄席於西階前近西

東向司樂展宮懸之樂於殿庭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並如常儀內僕進重翟以下於肅章門外道東西向以北為上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布於皇后殿正南門之外如常儀典儀設冊使位於肅章門外之西東向北上設內侍位於使副之南舉冊案及琮璽綬者又在南差退俱東向又設內給事位於北廂南向又設內謁者監位於其東南西向內謁者設外命婦位於命婦朝堂分左右廂大長公主以下在東太

夫人以下在西並每等異位重行南向以北為上司贊設內命婦及內官非供奉者位於受冊正殿之庭東廂西向重行北上又設內命婦等朝位於殿庭御道左右近南大長公主以下在道東北面西向太夫人以下在道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又設司贊位於東階東南典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內侍版奏皇后請中嚴外命婦依時刻俱赴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內謁者監先置二案於肅章門外近限太尉司徒既受命出至

朝堂俱乘輅備鹵簿鼓吹持節如式其冊琮璽綬各以油絡網犢車載而行内侍之屬與所司守掌之至永安門外降輅謁者引入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掌次者俱引入次内典引引外命婦就朝堂位司樂工人入就位典樂升就舉麾位司賛帥典賛者先就殿庭位内典引各引外命婦兩行俱以次進至肅章門司賔接引進入立於皇后正殿閤外如朝堂之位謁者引太尉就肅章門外持節者立於太尉之北少退東面内謁者監引

內給事就南面位內謁者監退復位內命婦等應陪列者各服其服司賓引就陪列位尚儀版奏外辦皇后首飾褘衣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出自正殿西房侍衛警蹕如常儀首飾褘衣所司先進典樂舉麾奏正和之樂凡樂皆典樂舉麾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皇后至兩楹間內向立定樂止初內給事既就南面位太尉進內給事前北面跪稱太尉封臣某司徒封臣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詑俛伏興復位內謁者監引內給事詣肅章門傳告司言司言入詣

皇后前跪奏訖興還侍位初司言入奉冊琮璽綬者以次進當司徒前司徒取冊琮璽綬以次進授太尉舉案者以次退司徒授訖退復位內侍進太尉前西面以次受冊琮璽綬東面授內謁者監量以內謁者等助舉之退復位內謁者監持冊琮璽綬等進立於肅章門外跪置冊琮璽綬於案俛伏興初司言奏訖尚儀贊皇后降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初行樂作立定樂止初皇后將降又尚宮詣門取冊尚服詣門跪取琮璽綬興進俱入立於皇

后之右西向司言司賓各一人進立於皇后之左少前東向尚宮稱有制尚儀贊皇后再拜尚宮宣冊訖尚儀又贊皇后再拜尚宮奉冊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尚服又奉琮璽綬以次授皇后皇后以授司賓訖尚儀贊皇后升座皇后御輿繖扇侍衛如常皇后升初行樂作即御座南向坐司賓奉琮璽置於御座樂止司賓引內命婦等陪列者以次進就北面位為首者初行典樂舉麾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內

命婦皆再拜司賓引為首者一人詣西階初行樂作至
階樂止為首者脫舄升進當御座前北面跪奏某妃妾
姓等言伏惟殿下坤象配天德昭厚載凡厥兆庶不勝
慶躍訖起司賓引為首者自西階降納舄樂作復位樂
止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内命婦等皆再拜司言前承
令降自西階詣内命婦西北東面稱令旨内命婦等皆
再拜宣令訖在位者又再拜司贊曰再拜典贊承傳在
位者皆再拜司賓以次從隨使出門各還其寢為首者

初行樂作至門樂止司賓又引外命婦以次入為首者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訖司賓引為首者一人進升奉賀復位拜樂止及宣令拜拜辭等皆如内命婦之儀訖引出首者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司言又奏羣官賀訖尚儀跪奏稱尚儀妾姓言禮畢還侍位皇后降座樂作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常儀樂止女工人退冊命使者乘輅詣朝堂降車所降輅入至太極殿庭大横街南

御道東北面西上立中書令於太極殿東北西面太尉等再拜復命曰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禮畢又再拜中書令奏聞太尉等進鹵簿幡節等還本司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表謝

朝皇太后

皇帝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后會外命婦

皇后廟見右並如納后儀

臨軒冊命皇太子

卜日告圓丘告方丘太廟並有司行事如常儀

臨軒冊命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守宮設皇太子次於東朝堂之北西向設羣官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又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

令設十二案於建鼓之外乘黄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並如常儀設皇太子版位於横街之南道東北向設羣官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横街之南俱西面北上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西六品以下横街之南俱東面諸親於五品以上之南皇宗親於東異姓親於西蕃客分方於六品以下之南皆以北為上並如常儀若有朝集使分方於武官當品之下諸州人分方於朝集使九品之後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

設門外位皆如元日之儀其日皇太子日未出前二刻宫官應從者俱服其服諸衛勒所部陳設如常儀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詣閤奉迎僕進金輅於閣外南向左内率一執刀立輅前北向贊善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又在中正之前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具服遠遊冠若未冠則雙童髻絳紗袍升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左内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輅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式贊善進

當輅前跪奏稱贊善臣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贊

善奏請皆進當輅前跪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輅動贊善與贊者夾引以出

左右内率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贊善稱請輅權停

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贊善稱侍臣

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左庶子以下夾侍於

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内侍臣上馬畢贊善稱請令車

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贊善退復位左内率

升訖贊善奏稱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輅動三師乘車

訓導三少乘車訓從鳴鐃而行文武宫臣皆乘車以從至下車所鐃吹止至次前迴輅西向内率降立於輅右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舍人引皇太子就便座侍衛如常儀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列黄麾仗屯門及陳殿庭如常儀羣官諸親客使等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

詣閤奉迎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各就朝堂前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舍人各引羣官客使以次入就位皇太子出次舍人引皇太子三師三少導從如式入立於殿外之東西面諸衛率左右舍人及近侍者量人從入黄門侍郎以冊及寶綬各置於案皆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案立於門內道北西面冊案於北中書侍郎立於案後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衮冕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黄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

郎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寳郎奉寳置於御座如常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舍人引皇太子入就位（三師三少以下從入者立於太子東南西面北上）皇太子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典儀曰再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中書令降立於皇太子東北西面中書侍郎一人引冊案又中書侍郎一人引璽綬案進立於中書之南少退俱西面中書侍郎取冊授中書令退復位

中書令稱有制皇太子再拜讀冊訖皇太子再拜進受
冊退授左庶子中書侍郎取璽綬進授中書令皇太子
又進受璽綬授左庶子中書令以下還侍位持案者以
案退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再拜典儀又曰再拜羣官在
位者皆再拜舍人引皇太子出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
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
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鼓
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常儀侍

臣從至閤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蓄客先出

朝皇后

前一日所司設皇太子次於永安門外之西東向周以行帷鋪座如式又設三師三少等便座於西南東向北上其日諸衛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布於皇后正殿南門之外皇太子將至尚儀版奏請中嚴皇太子受冊訖舍人引皇太子三師三少導從及餘侍衛皆如常儀詣皇后所御之殿閤外道東西面立六尚以下各服其

服俱詣皇后内閤奉迎尚儀版奏外辦皇后首飾褘衣
御輿以出即御座南向坐侍衛如式内謁者監引皇太
子至肅章門其侍衛之官並立於門外司賓承引皇太子立於庭北
面立定皇太子再拜訖司賓引皇太子至閤内謁者監
承引以出舍人引之次侍衛如式三師三少以下各之
次

謁太廟

前一日右校掃除廟之内外守宮設太子次於廟西南

東向又設三師以下及文武官次於皇太子次之後少近西俱東向奉禮設皇太子版位於廟庭道東北向其日皇太子入受冊所司轉鹵簿仗衛於永安門西以俟皇太子朝皇后訖出舍人引之次侍衛如常僕進金輅於次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出次乘輅奏請發引及侍臣陪從鐃吹聲作皆如初儀至安上門街當廟西鐃吹止至次前迴輅東向內率降立於輅右左庶子進當輅前跪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

太子降輅乘輿入次侍衛如常儀皇太子入次一刻頃
率更令立於次門之外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出侍
衛如常率更令引皇太子入自南門三師三少導從如
式庶子二人一人贊左一人贊右舍人二人從近仗量
人從入皇太子至位立定率更令奏請殿下再拜皇太
子再拜少頃率更令奏殿下辭皇太子再拜辭率更令
前奏禮畢率更令引皇太子出自南門入次侍衛如常
皇太子既入便次有司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僕進金

輅於次前如常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乘輿出次升
輅侍衛如常侍臣上馬陪從皆如來儀輅動過朝鳴鐃
而行至重明門宫官文武俱下馬皇太子乘輅入三師
三少還皇太子至東閤前迴輅南向左庶子跪奏請降
輅俛伏興皇太子降輅乘輿以入侍臣從至閤左庶子
版奏請將士各還本所

會羣臣皆如元會之儀其日上壽辭曰具官某
等稽首言皇太子岐嶷夙著令月吉日
光踐承華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

羣臣上禮

前一日守宮量設次於東西朝堂如常其日應上禮之官依時刻集於次皆服其服奉禮先設上禮之官位於東朝堂之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中書舍人位於文武官為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謁者引上禮之官就位立定令史二人對舉表案禮部郎中引中書舍人前取表授舍人訖引案退奉禮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

者皆再拜中書舍人奉表入進謁者引在位者退

皇后受羣臣賀皆如元日奉賀之儀其賀辭同會禮謹奉賀以內給事宣令答云知

皇后會命婦皆如元會之儀其上壽辭云具位妾姓等言餘同上

皇太子會羣臣皆如元會之儀其賀云伏惟殿下固天攸縱德業自新式光宸宮普天同慶某等情百常品不勝忻悅左庶子宣令答云某以不敢夙恭禮訓祇奉朝命慙懼惟深

皇太子會宮臣皆如元會之儀其上壽同上

宮臣上禮

前一日守宮量設次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應上禮之官依時刻各集於次皆服朝服奉禮先設上禮之官位於朝堂前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皇太子舍人位於文官為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事舍人各引上禮之官皆就位立定令史二人對舉表案詹事前承引就太子舍人取表授舍人訖引案退奉禮唱再拜贊者承傳在

位者皆再拜舍人以表入謁者引在位者皆退

內冊皇太子

卜日告圓丘方丘太廟並有司行事如常儀

臨軒命使其儀與臨軒冊后命使同惟司徒為副宣制曰冊某為皇太子為異

皇太子受冊

前一日守宮設冊使次於重明門外道西副使次又於其西俱南向並鋪床席又設宮臣文武官次於東宮朝堂如常所司陳設皇太子羽儀車輿及樂懸等並如元

日受朝儀掌筵設皇太子受冊位於内殿之庭階間北向掌儀設宮臣版位於殿庭文官五品以上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横街之南皆西面北上武官五品以上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横街南當文官皆東面北上奉禮設朝堂前位如常其日諸衛率所部屯門列仗如式宫官於冊使未到之先量時刻赴集次改服朝服各就朝堂前位太尉司徒既受命出至朝堂乘輅備鹵簿鼓吹持節如式其冊璽綬各以油絡網犢車載而行至東宫朝堂

降輅謁者引就次持節者前導持案者從之掌次者延入次初冊使將至通事舍人各引宫臣入就殿庭位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宫臣入訖通事舍人引太尉司徒入立於左閤門外西面北上持幡節冊璽案者至閤門外並以給使代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著雙童髻絳紗袍就受冊位所司先奏請左庶子一人引導相禮典直承引太尉以下入太尉立於階間南面司徒立於太尉東南西面節在太尉東少南西面冊璽案在司徒西南

東面掌書二人立於皇太子之左少前東面司徒就案取冊進東面授太尉持節者脫節衣太尉稱有詔左庶子贊皇太子再拜皇太子再拜太尉宣冊訖左庶子又贊再拜皇太子又再拜左庶子進諸太尉前受冊退授皇太子受以授掌書司徒又次取璽綬進東面授太尉左庶子進太尉前受退授皇太子受以授掌書訖持節者加節衣左庶子贊引皇太子退典直各引太尉以下出至閤外通事舍人承引以出其案及幡節等並轉付令史主節又通

事舍人各引宫臣以次出太尉司徒乘輅詣朝堂至降車所降輅入太極殿庭大横街南御道東北向西上立中書令於太尉東北西面太尉等再拜復曰奉詔冊皇太子禮畢又再拜中書令奏聞太尉等退鹵簿幡節等還本司

皇太子朝謁

其日冊訖皇太子著雙童髻絳紗袍詣皇帝所御殿如常内朝之式至閤司賔引至殿前北面再拜司賔引退

詣皇后所御殿前北面再拜司賓引出還宮如常

謁太廟

皇帝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會外命婦

皇太子會羣臣

皇太子會宮臣

宮臣上禮右並如臨軒冊命儀

臨軒冊命諸王大臣

將冊命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宮設羣官次於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又設麾位於上下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羣臣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東六品以下於大横街之南俱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西六品以下於大横街南俱東面以北為上並如常儀設受冊者位於大

街之南東重行北面西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西面武官於西朝堂東面俱每等異位重行北上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列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受冊者服朝服從第備鹵簿與羣官俱集朝堂次羣官各服其服贊者乃引羣官俱出次典謁引就朝堂前位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

郎奉寶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引羣官入就位又引受冊者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向中書侍郎以冊置於案令史二人皆絳公服對立於左延明門内道北西面侍郎立於案後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黄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儀樂止

通事舍人引受冊者以次入就位立定受冊者東北西
面中書侍郎引冊案進入於中書令之南少退俱西向
通事舍人引為首者一人少前北面中書侍郎取冊進授
退復位中書令稱有制受冊者再拜中書令讀訖受冊
者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受冊者進受訖典謁引退復位
又通事舍人引次受冊如上儀徧冊訖中書令以下還
侍位持案者以案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
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受冊者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稱

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
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御
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
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若册三師三公親王皇帝
服衮冕之服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黄令陳車輅尚輦奉
御陳輿輦諸衛設黄麾半仗受册者初入門舒和之樂
作至位樂止册畢初行樂作出門樂止餘同上儀册開
府儀同三司太子三師驃騎大將軍左右丞相京都牧

河南牧並如臨軒冊命儀

朝堂冊命諸臣

前一日守宮設受冊者次於東朝堂其日平明受冊者朝服升輅發第備鹵簿詣朝堂至降車所降輅謁者絳公服引就次奉禮設受冊者版位於東朝堂前近南北向又設舍人宣冊位於其北南向將冊舍人引受冊者就版位立舍人公服先以冊書置於案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案又舍人引中書舍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

之出詣宣冊位持節者立於舍人之東少南西向持案者立於舍人西南東面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舍人前舍人取冊持案者退復位舍人稱有制受冊者再拜宣冊訖又再拜又舍人引受冊者進舍人前北面受冊退復位持節者加節衣典謁引舍人幡節前導而入謁者引受冊者退受冊者升輅還第如來儀冊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特進輔國大將軍光祿大夫鎮國大將軍侍中中書令諸衛大將軍六尚書太子詹事太

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並同上儀

冊內命婦三品以上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及冊案使次於肅章門外及永安門外皆道右東向司設設受冊者位於其寢庭近南當階間北向其日典儀設冊使位於肅章門外之西東向北上舉冊案者位在南差退俱東向內謁者監先置案於肅章門外近限使者公服發朝堂乘輅鹵簿鼓吹持節如式其冊以油絡網犢車載而行至永安門降輅謁

者引入其冊下置於冊案則隨使而入掌次者俱引入次受冊者花釵衣司言引就受冊位侍從如常謁者引冊使入就位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持冊案者立於使副西南俱東面持節者脫節衣持冊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冊於案持案者退復位使副以冊進授使者退復位内給事進使者前西面受冊進立於肅章門外跪置冊於案俛伏興退司言詣閤跪取冊興進立於受冊者之北南面稱有制受冊者再拜宣冊訖又再拜受冊者進受

冊以退初冊入閤少頃謁者引使者出就永安門外次更衣乘馬各還其第鹵簿幡節俱還本司

遣使冊受官爵

前一日受冊之官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西南向其日使者至守次者引就次以制書置於案使者以下皆服朝服受冊者著朝服非朝服者公服出立正寢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贊禮者引使者持節前導立於大門之西持即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令史二人對舉冊案

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贊禮者引受冊者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又贊禮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持冊案者次之入門而左使者詣階間南面立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持冊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贊禮者引受冊者入立於使者之南北面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冊案者取冊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受冊者再拜宣冊訖受冊者又再拜贊者引受冊者進使者前北面受冊退立東階東南西面持節者加節衣贊禮者

引使者持節者前導以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贊禮者引受冊者出門東西面再拜送贊禮引使者還於次贊禮者引受冊者入

朔日受朝其朔日讀時令則不行此禮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宮設文官次於朝堂如常儀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向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文官三品以上位於横街之南道東

設武官三品以上位於道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文官四品五品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横街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四品五品位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横街之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又奉禮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西面武官於西朝堂東面皆每等異位重行北上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列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羣官朝集官俱就次各服

公服吏部兵部贊羣官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寳郎奉寳俱詣閤奉迎典儀司賛者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四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有司承旨索扇皇帝弁服絳紗衣御輿以出曲直華葢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黄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

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儀協律郎偃麾戞敔樂止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以次入就位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典儀又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又再拜舍人引羣官北面位者以次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有司承㫖索扇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賔之鐘左五鐘皆應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

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皇帝若御翼善冠則羣臣皆服袴褶不設樂懸去警蹕

朝集使引見奉辭附

前一日尚舍奉御先奏於御殿所設御座如常儀其日依時刻所司量加隊仗陳列如常式典儀於殿庭横街之南北設版位如常儀其日朝集使夙興並集朝堂各服其服朝京官文武九品以上並服袴褶諸侍奉官及

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就位如式通事舍人引京官文武三品以上及朝集使俱就所御殿門外序立以次侍中進奏外辦皇帝常服即御座南向坐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分引京官文武三品以上詣横街南相對北面位立定典儀曰再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各引就街北東西班停立又通事舍人分引朝集使入北面位東方南方在東西方北方在西立定典儀曰再拜朝集使等俱再拜通事舍人承旨詣朝集使東北面立稱有制朝集使

等皆再拜舍人宣勅訖又再拜答制先定行首一人跪奏舍人為奏聽進止若承恩慰問即舞蹈訖又再拜舍人宣勅訖侍中奏禮畢皇帝還宮如來儀侍臣退羣官等以次退其朝集使奉辭皆准奉參之儀其京官但常參官列版位其朝集使三品以上引升殿賜食四品以下於廊下賜食並臨時奏聽進止

通典卷一百二十五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四十四 史部

通典卷一百二十六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八十六 開元禮纂類二十一 嘉五

皇太子加元服

告太廟 先期如常告之儀

臨軒命賓贊

所司先奏請司徒一人為賓卿一人為贊冠吏部承以

戒之前一日尚舍奉御整飭御幄於太極殿衛尉設羣臣朝集使諸蕃客次於左右朝堂太樂令展宮懸之樂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一位於懸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黄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横街之北西面北上諸州使人五品以上合班六品以下位於横街南諸州使人六品以下諸蕃客又在南皆西面北上設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横街北東面北上諸州使人五品以上合班諸親位於

其南六品以下位於横街南諸州使人六品以下及蕃客等又於其南皆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賓受命位於横街南道東北面贊者位又於其後少東北面奉禮郎設門外文官一品以下位於順天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並以北為上其日諸衛勒所部列黄麾仗如常儀羣臣各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侍中量時版奏請中嚴協律

郎太樂令帥工人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先置羣官入立定又引賓贊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向黄門侍郎引主持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樂懸東南面西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黄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升輿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樂止

通事舍人引賓贊入就位賓贊初行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侍中及舍人前承制侍中降至賓前稱有制公再拜將加冠於其之首公其將事公少進北面再拜稽首辭曰臣不敏恐不能供事敢辭侍中拜奏又承制降稱制旨某公將事無辭公再拜退復位侍中退舍人至卿前稱勅旨卿再拜將加冠於其之首卿宜贊冠卿再拜舍人退黄門侍郎引主節至賓所主節授黄門侍郎黄門侍郎執節立於賓東北面賓

再拜受節付主節訖又再拜主節立於賔後黄門侍郎退中書舍人引制書案至賔所取制書在賔東北西面立賔再拜受制書執立又再拜持案者立於賔後中書侍郎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賔贊出賔贊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賔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侍衛警蹕如來儀入自東房樂止舍人引一品以下以次

出初賔贊出門賔以制書置於案升車從輅而行威儀鼔吹詣東宮降輅入次賔贊具服其一品以下以次出蕃客各還館九品以上詣東宮朝堂次服其服就位如

冠儀

冠

前一日衛尉設賔次於重明門外道西南向贊冠次又於其西南向並鋪床席又於重明門内道西施一次擬會賔贊設文武羣官九品以上及羣親并宮臣次如常

儀奉禮設文武羣官九品以上諸親在五品之下及宫臣外位如常儀設殿庭位文武羣官共典儀共宫臣合班諸親在五品下文官在東西面武官在西東面皆以北為上又設皇太子位於閤外道東西向設三師位於閤外道西三少位於三師之南少退東向典儀又設皇太子受制位於樂懸北北面所司設軒懸之樂於殿庭又設舉麾位於庭上一位於懸下有司設皇太子羽儀車輿於殿庭如常儀典設郎帥其屬鋪解劍席於懸之

東北冠日平明宮臣皆朝服非宮臣者公服三師三少公服並集於重明門外次宗正卿乗犢車侍從詣左春坊權停左右二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工人及諸行事之官各入就位奉禮郎設罍洗於東階東南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爵加巾冪典設郎鋪皇太子冠席於殿上東壁下近南西向設賓席於西階上東向設主人席於皇太子席西南西向設三師席於冠席北三少席於冠席南典設郎張帷幄於東序內設

褥席於帷中又張帷幄於序外擬置饌物等内直郎陳服於帷内東領北上衮冕服玄衣纁裳九章白紗中單黼領褾襈裾革金鉤䚢大帶朱韍二章玉具劍火珠鏢首瑜玉雙珮珠組雙大綬四綵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白韈赤舄金飾象笏遠遊冠服絳紗袍白紗中單皁領褾襈裾白方心曲領假帶絳紗蔽膝白練裙襦白韈黑舄其革帶劍珮綬笏與冕服同緇布冠玄衣素韠白紗

中單青領褾襈裾履韈革帶大帶笏緇纚用皁羅巾方六寸屬帶於前兩隅犀簪二物同箱在服南櫛實於箱又在南莞筵四紛純繅席四續純又在南良醞令實側罇甒醴加勺冪於序外帷内設罍在洗北篚在洗南東肆實巾一角觶角柶各一加冪太官令實饌豆九籩九於罇西俎在豆北執在庭罍洗者絳公服立於罍洗之南北向執帷内罇罍洗籩豆俎等並絳公服立於罇罍豆俎之所冕白珠九旒犀導組纓青纊充耳逺遊三梁冠金附蟬九首

施朱翠黑介幘犀導肆髮纓緌緇布冠青組纓屬於冠冠冕各一箱盛奉禮郎二人各執立於階之西東面北上主人各贊冠者庶子為之升諸東序帷内少北户東西面立典謁引羣官以次入就常位初賓贊入次左庶子版奏外辦通事舍人引三師等入就閤外道西位東面立皇太子著空頂黑介幘雙童髻玉導寶飾綵衣紫褶綠褾領綠錦紳烏皮履褲織成乘輿以出洗馬迎於閤門外左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降輿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

輿洗馬引之道東位西向立左庶子又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三師三少答再拜洗馬引就階東南位三師訓導在前三少訓從於後千牛仗二人夾左右其餘仗衛列於師保之外通事舍人引宗正卿入見皇太子訖通事舍人引出迎賓洗馬引皇太子初行樂作至階東西面立偃麾樂止凡樂皆伶官帥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宗正卿引迎賓於門東西面賓立於門西東面宗正卿再拜賓不答拜賓入門樂作主人從

入立於樂懸東北西面賓入贊冠者從入舍人引賓贊詣殿階間南立樂止贊冠者立於賓西南東面節在賓東少南西面制案在贊冠西南東面賓就案取制執洗馬引皇太子詣受制位北面立皇太子初行樂作至位樂止主節脫節衣賓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宣詔曰制皇太子㫷吉日元服率由舊章命太尉就宮展禮訖皇太子又再拜少傅進詣賓前受制書退授皇太子皇太子受制書付庶子案退洗馬引皇太子師保等如式升東

階量人從升初行樂作至階樂止入東序帷内近北西向立師保等就席位訖賓升西階宗正卿升東階各立席後初賓升舍人引贊冠者詣罍洗盥手升自東階詣序帷内於主人贊冠之南俱西面贊引皇太子出立於席東西面賓之贊冠者取纚櫛二箱坐奠於皇太子南端興席北少東西向立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坐脫空黑介幘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少北南面立賓降盥主人從降樂作賓升樂止主人從

升執緇布冠者升賔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筵前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其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冠興復位東面立賔之贊冠進筵前東面跪結纓興復位皇太子興賔揖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序帷内著玄衣素裳之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賔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賔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脫緇布冠置於黑介幘之箱櫛纚依舊不解興復位賔降二等受遠遊冠右執項左

執前進皇太子筵前東向祝曰吉月令辰乃申嘉服克
敬威儀式昭厥德眉壽萬年永受祺福乃跪冠興復位
主人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序帷内著朝服以出立於
席東西面賔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賔之贊冠者進
筵前東向跪脫遠遊冠置於纚箱櫛纚依舊不解興復
位賔降三等受冕右執頂左執前進皇太子筵前東向
祝曰以歳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其服以成厥德萬壽無
疆承天之慶乃跪冠興賔復位賔之贊冠者跪受簪結

纓興復位皇太子興賔揖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序著衮冕之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贊冠者徹纓櫛二箱入於帷内主人贊冠者又設醴皇太子席於室户西南向下莞上藻賔之贊冠者於東序帷内盥手洗觶典膳郎酌醴加柶覆之面柄賔之贊冠者受面葉立於序内南面立賔揖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就筵西南面立賔進受醴加柶面柄進皇太子筵前北面立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厥祥承天之休壽

考不忘皇太子筵西拜受觶賔復位東面答拜賛冠者
興進饌陳於皇太子筵前皇太子升筵坐左執觶右執
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賛冠者取籩葅徧擩於豆以
授皇太子又祭於籩豆之間賛冠者取胏一以授皇太
子皇太子奠觶於薦西興受胏郤左手執本坐繚右手
執末以祭上左手嚌之興以授賛冠者加於俎皇太子
帨手興取觶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於
觶面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西南南面坐奠觶

再拜執觶興賓答拜皇太子升筵坐奠觶於薦東興降
筵贊冠者引皇太子降自西階立於西階之東南面賓
初答拜訖降立於西階之西近南東面引賓之贊冠者
隨降立於賓西南東面皇太子立定賓少進字之曰禮
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厥字君子攸宜宜之於嘏永受
保之奉勑字某皇太子再拜曰某雖不敏敢不祗奉又
再拜洗馬引皇太子降初行樂作至阼階下位樂止三
師在南北面三少在北南面立定皇太子西面再拜三

師等答再拜以出於三師拜訖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左庶子前稱禮畢皇太子乗輿以入侍臣從至閤如常儀初皇太子降通事舍人引賓贊及宗正出就會所

會賓贊

賓既出於會所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宗正卿立於門東西面立定一揖一讓而入宗正卿立於座東西面賓贊立於座西東面俱再拜就座俛伏坐遂行酒酒至賓主

俱興再拜就席坐飲食至賔主俱興設食訖賔主俱坐
食會訖賛立於西廂東面南上宗正卿立於東廂西面
執事奉束帛之篚以授宗正卿又執事者奉束帛篚立
於宗正卿之後後牽乘馬入陳於庭北首西上賔賛俱
廻北面西上再拜宗正卿以幣篚進西南向授賔執事
者以幣進授賛冠者宗正卿與執事者退復位賔賛降
從者互受幣賔當庭實揖左右馬以出三馬從出從者
互受馬宗正卿出門東西面賔出門西東面北上宗正

卿與賓俱揖而退賓贊就車輅詣順天門外復命

朝謁

朝前衛尉先於順天門外東朝堂之北設太子次又於後設三師三少及詹事等次皇太子冠訖諸衛尉率依常行鹵簿陳列威儀仗衛前後部鼓吹備列師傅以下宮臣皆服其服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乗輿以出儀衛侍從如常禮洗馬前導皇太子出重明門左庶子跪奏請降輿升輅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俛伏興皇

太子降輿升金輅三師乘軺車訓導在前三少亦乘軺
車訓從在後威儀仗衛依鹵簿發引鳴鐃而行至長樂
門鐃吹止至順天門次迴輅西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輅
就次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俛伏興皇太子降輅
洗馬前導入次左庶子侍右舍人引三師三少詹事就
次皇太子停於次少頃舍人奏聞典儀先於皇帝所御
殿前設皇太子位左庶子跪奏請入又左庶子稱令曰
諾左庶子俛伏興皇太子出次左庶子等夾侍舍人引

洗馬導引當門揖引入外宮諸儀衛鹵簿等悉陳列於門外皇太子自東上閤洗馬左庶子等從入至皇帝所御殿前位北向立從官陪後左庶子贊拜皇太子再拜侍中宣勅戒曰事親以孝接下以仁使人以義養人以惠訖皇太子再拜少進稱臣雖不敏敢不祗奉又再拜訖引下詣皇后所御殿至殿院内給事奏聞出則皇太子入洗馬左庶子等不入太子至皇后所御殿前北向立再拜尚儀前承令降詣皇太子西北東面稱令旨皇

太子再拜宣令戒之詞如皇帝皇太子再拜少進稱臣夙夜祗奉不敢失墜又再拜司言引至閤舍人承引以出皇太子還如來儀

皇太子謁太廟

前一日皇太子宿齋於正殿其宫臣從入廟者宿齋於家正寢所司掃除廟之内外衛尉設皇太子次於正寢西南角東向又設三師以下及宫官次於皇太子之後少近西俱東向又設宫官次於東宫朝堂奉禮郎設皇

太子版位於朝堂道東北向典儀設宫臣位於重明門外文官在東西面武官在西東面每等異位重行俱以北為上其日未明所司依鹵簿陳設於重明門外宫臣應從者依時刻集朝堂次皆服朝服非朝服者服常服諸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式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僕策輅於西閤外南向左右執刀立於輅前北向舍人引宫官各就位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其庶子負寶如式俱詣閤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

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洗馬引皇太子升僕立授綏命車右升訖車驅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式出重明門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車輅權停請侍臣上馬俛伏興退稱侍臣上馬贊者唱侍臣上馬文武侍臣皆上馬宮官上馬畢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車輅動鐃吹不作文官在左武官在右至下馬所侍臣並下車馬皇太子至次所迴輅南向庶子跪奏

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洗馬引入次侍臣立如常皇太子入次一刻頃左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出次俛伏興皇太子出次謁者引家令家令引皇太子入自南門三師三少導從如式庶子二人一人贊左一人贊右舍人二人從近仗量人從入皇太子至位立定家令奏請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少頃家令奏禮畢謁者引家令家令引皇太子出自南門升輅還宮如來儀至重明門外皇太

子乗輅入將士停三師三少還皇太子至殿前迴輅左庶子跪奏請殿下降輅俛伏興皇太子降入侍臣從至閤左庶子跪奏請將士各還本位其還宮鳴鐃吹如常

會羣臣

皇太子冠見廟之明日皇帝會羣臣如元會之儀其上壽詞云皇太子爰以吉辰載加元服徳成禮備普天同慶臣等不勝忻慶謹上千萬歲壽

羣臣上禮

先上禮三日本司宣令諸應上禮文武之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前一日衛尉量設次於東朝堂晝漏上水七刻各集於次皆朝服奉禮郎先設上禮之官位於東朝堂南文東武西北面重行相對為首又設中書舍人位於文官為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郎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二人在東南差退俱西向牛酒在文武二位之間少前舍人各引應上禮之官就位定令史二人對舉賀錄案禮部郎中引就中書舍人前取賀錄授舍人訖引案

退奉禮郎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中書舍人奉賀錄入進舍人引在位者退酒十二斛犢十二頭赤繩為籠頭奏訖並付所司

皇太子會宮臣

皇太子會宮臣如常會之儀上壽與上同詞

宮臣上禮

先上禮一日詹事宣告上禮之官詹事以下七品以上晝漏上水七刻皆朝服集東宮南門之左典儀先設羣

官位於中門外北面以西為上牛酒置其位西五步少近畫漏上水八刻通事舍人引羣官皆就位定詹事丞奉羣官箇錄案於詹事前東面跪授導客舍人導客舍人西面立受廻南向立典儀唱再拜詹事以下俛伏興皆再拜導客舍人以箇錄案入通事舍人引羣官詹事以下退酒九斛盛以銅鍾一斛犢九頭赤繩為籠頭皆付所司

通典卷一百二十六

通典卷一百二十七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八十七 開元禮纂類二十二 嘉六

皇太子納妃

臨軒命使

將行納采制命使者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衛尉設羣官次於東西

朝堂太樂令展宮懸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北西面北上朝集使五品以上合班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朝集使六品以下合班蕃客又於其南皆西面北上設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橫街北東面北上朝集使五品以上合班諸親位於其南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朝集使六品以下蕃客等又在南皆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一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

東面設使者受命位於横街南道東北面西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順天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五品以上位於道西每等異位俱重行東面以北為上未明二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布黄麾半仗入陳於殿庭如常儀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朝服侍中量時刻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就陳於閤外太樂令以下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諸侍臣俱詣閤奉迎典

儀師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各贊羣官出次典謁各引就門外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出坐如常儀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吏部與禮部侍郎贊使主副出典謁引就受命位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西北東面稱有制使主副俱再拜侍中還侍位典謁引使主副出初使者將出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

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使主副乘輅備儀仗而行從者乘車以從

納采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大昕使者公服至於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凡賓主及行事者皆公服主人受其禮於廟無廟者受於正寢掌事者布神席於室户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使者出

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作儷儲宮允歸令德率由舊章使某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不教若而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副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左手執之儐者引主人迎於大門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升自西階立於楹間俱南面西上

主人升自東階進使者前北面使者曰某奉制納采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鴈退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降自西階以出

問名

使者既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內門東廂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人曰制以某之子備數於儲宮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掌畜者以

鴈授使副主人拜迎入俱升堂南面如納采儀使者曰某奉制問名將加諸卜筮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鴈少退仍北面曰臣某第某女某氏出使者降自西階出立於内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退於阼階東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内門東廂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公為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者其儀與納后禮賓同

納吉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以下儐者出請事如納采儀使者曰加諸卜筮占曰協從制使某也納吉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弗教惟恐不堪龜筮云吉臣某謹奉典制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副主人迎拜入俱升堂南面並如納采儀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鴈使者降自西階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還阼階東

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内門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賓使者皆如問名之儀

納徵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儀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執事者設布幕於内門之外玄纁束帛陳於幕上乘馬陳於幕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穀珪以匱俟於幕東西面主人掌事者設几筵如常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大門

內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制使某以玉帛乗
馬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祗奉
典制儐者出告又儐者引主人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
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
右至於內門外使者立於門西東面北上主人立於門
東西面執事者坐啓匱取珪加玄纁上輿以授使副使
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受玉帛謁者引使者入門而
左主人入門而右牽乗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首西

上使者升自西階立於楹間俱南面西上主人升自東階進使者前北面使者曰某奉制納徵主人降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玉帛使者降自西階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玉帛受馬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前西出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賓使者如納吉之儀

告期

前一日主人設次設几筵及儐者受命請事等並如納

采儀使者曰詢於龜筮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某授
鴈升堂受命之儀一如納采使者曰某奉制告期主人
降詣階間北面再拜以下禮畢如納采其賓使者如納
徵儀

告廟

有司以特牲告如常禮祝文臨時撰

冊妃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設宮人次於使者西南俱

東面障以行幃其日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及内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册案及璽綬命服者在南差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門南北面設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内門外儀皆如之設典内位於内門外主人南西面設宫人位於門外於使者之後俱重行東向以北為上障以行幃設贊者二人位於東階東南西向典内先置一案於閤外近限使主副朝服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至妃氏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

延入次宮人等各之次掌嚴奉褕翟衣及首飾內廐尉
進厭翟車於大門之外道西東向以北為上諸衛率其
屬布妃儀仗如常使者出次典謁引使者以下持節者
前導及宮人典內各就位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
俱東向主人朝服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立定少頃
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典謁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
門而左持案以下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各就
位立定奉冊寶案者進當使副前使副受冊寶奉案者

退復位使副以冊寶進授使者退復位内侍進使者前西面受冊寶東面授典内退復位典内持冊寶入立於閤外之西東面跪置冊寶於案典内俛伏興奉衣服及侍衛者從入皆立於典内之南俱東面北上傅姆賛妃出引立於庭中北面掌書進跪取玉寶興進立於妃前南向掌嚴奉首飾及褕翟與諸宮侍衛者次入侍衛如常典内還復位司則前賛妃再拜還侍位妃再拜司則進掌書前北面受冊寶進妃前南向授妃妃受以授司

閨司則又前贊妃再拜還侍位妃又再拜訖司則前請
妃升座還侍位司閨引妃升座南向坐宮官以下俱降
立於庭重行北向以西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宮官
以下皆再拜訖諸應侍衛者各升立於侍位司則前啓
禮畢妃降座司閨引妃入室主人賔使者如禮賔之儀
使者乗輅而還

臨軒醮戒

前二日本司宣攝内外各供其職前一日衛尉設次於

東朝堂之北西向又設宮官次於重明門外如常儀其日前三刻宮官俱集於次各之次皆服其服諸衛各勒所部依圖陳設左庶子奏請中嚴内僕進金輅於閤外南向率一人執刀立於輅前北向前二刻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以次詣閤奉迎左庶子負璽如式宮官應從者各出次立於門外文東武西重行相向北上左庶子奏外辦太僕奮衣而升執轡皇太子著袞冕之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皇太子乃升僕立授綏車驅左庶子以下夾

侍如常出門車權停令車右升輅陪乘宮臣上馬訖皇太子車動鼓吹振作如式文武官皆乘馬如常至承天門下車所迴輅南向左庶子進當輅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就位侍衛如常儀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座於太極殿阼階上西向衛尉設羣官次於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乘黄令陳車輅並如常儀其日尚舍直長鋪皇太子席位於牖間南向其席莞筵紛純加藻席繢純

尚食奉御設酒罇於東序下有坫加勺設冪實爵一又陳籩脯一豆醢一在罇西脯前三刻典儀設羣官版位於内奉禮設版位於外如朝禮諸衛勒所部屯門布仗立仗入陳於殿庭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就陳於閤外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晡前二刻諸衛侍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贊羣官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侍中版

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
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
西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通事舍人引羣官
以次入就位羣官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
位者皆再拜初羣官入訖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
侍從如常式皇太子每行事左庶子執儀贊相至懸南北面立典儀曰再拜贊
者承傳皇太子再拜典儀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詣西
階皇太子脱舄舍人引升就席西南面立尚食奉御酌

酒於序進詣皇太子西南東面立皇太子再拜受爵尚食直長又薦脯醢於席前皇太子升薦座左執爵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右祭酒興降席西南面坐啐酒奠爵再拜執爵興奉御受虛爵直長徹薦還於房舍人引皇太子進當御座東面立皇帝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皇太子曰臣謹奉制旨遂再拜舍人引皇太子降自西階納舄訖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出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

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自東房警蹕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閤

親迎

前一日衛尉設皇太子次於妃氏大門之外道西南向設侍衛羣官次於皇太子次西南東向北上皇太子既受命遂適妃第執燭馬前鼓吹振作如式侍從如常皇太子車至妃氏大門外次前迴輅南向左庶子進當輅

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之次東將至主人設几筵如常醴女如别儀妃服褕翟花釵立於東房侍從如常主婦衣禮衣鈿釵立於房戸外之西南向主人公服出立於大門之内西向在廟則主人以下著祭服儐者公服立於主人之左北向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就位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侍衛警蹕如常儐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左庶子承傳進跪奏如常皇太子曰

以兹初昏某奉制承命左庶子俛伏興傳於儐者入告主人曰某謹敬具以須儐者出傳於左庶子奏如初儐者引主人迎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答拜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荅再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掌畜者以鴈授左庶子進東南向奉授皇太子既執鴈進入侍衛者量入侍從及内門主人讓曰請皇太子入皇太子曰某弗敢先主人又曰固請皇太子入皇太子曰某固不敢先主人揖入皇太子

從入皇太子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及內門主人揖入內霤將曲揖當階揖皇太子皆報揖至於階主人曰請皇太子升皇太子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皇太子升皇太子曰某固敢辭主人又曰終請皇太子升皇太子又曰某敢終辭主人揖皇太子報揖主人升立於阼階上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內廐尉進厭翟於內門外傅姆導妃司則前引出於姆左傅姆在右保姆在左執燭及侍從如式

父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戒之西階上施衿結帨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恭敬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妃既出內門至輅後皇太子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為禮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幜皇太子馭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還宮侍衛如來儀妃仗次於後主人使其屬送妃以儐從

同牢

其日司闈設妃次於東閤内道東南向掌筵鋪褥席將夕司闈設皇太子幄於殿室西廂東向鋪地重茵施屏障設同牢之席於室内皇太子之席西廂東向妃東廂西向（席皆莞筵紛純加藻席繢純）席間量容牢饌典膳監設洗於阼階東南東面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二巾二爵）設妃洗在東房筵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皆加勺巾冪典膳監先饌於房西牖下籩

豆各二十簋簠各二鉶各三瓦甒一皆加巾冪蓋俎三
罇在室內北牖下玄酒在西加冪勺南柄冪夏用紗冬用綌罇
在房戶外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其巹皆烏漆惟瓠以
陶巹以瓢皇太子車至侍臣下馬所車權停文武侍臣皆下
馬車右降立於輅右車動車右夾輅而趨車至左閤迴
輅南向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
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入俟於內殿門外之東
西面侍衛如常儀左庶子以下皆退妃至宮門鹵簿仗

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如常入至左閤外迴輅南向司則進當輅前啟請妃降輅掌筵依式執扇前後執燭如常儀妃降輅就次整飾司閨引妃詣内殿門西東面皇太子揖妃以入又司閨前升自西階妃後升執扇燭者陳於東西階内皇太子即席東向立妃即席西向立司饌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司饌妾姓言請具牢饌興司則承令曰諾司饌率其屬升奉饌入設於皇太子及妃座前醬在席前葅醢在其北俎三入陳於豆東豕俎特

在北豆在葅醯之東司饌設黍於醬東稷在東設湆於醬南饌在西也設對醬於東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葅醯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湆於醬北司饌啟會郤於簠簋之南對簠簋於北啟發也豆蓋徹於房內各加匕箸設訖司饌北面跪奏饌具興皇太子及妃俱坐司饌跪取脯擩於醯取韭葅擩醯授皇太子又司饌取脯擩於醯取韭葅擩醯授妃皇太子及妃俱受祭於籩豆之間司饌興取黍實於左手徧取稷反於右手授皇太子又司饌取黍實

於左手徧取稷反於右手授妃皇太子及妃各受祭於葅醢之間司饌俱興各立取胏皆絶末跪授皇太子及妃俱受又祭於葅醢之間司饌俱以胏加於俎掌嚴授皇太子巾又掌嚴授妃巾皇太子及妃皆帨手以柶扱上鉶徧擩之祭於籩豆之間司饌品嘗皇太子饌又司饌品嘗妃饌司饌各移黍置於席上以次跪授胏脊皇太子及妃皆食以湆醬三飯卒食司饌北面跪奏稱司饌妾姓言請進酒司則承令曰依奏與司饌北面俱盥

手洗爵於房入室詣酒罇所酌酒進北面立皇太子及
妃俱再拜興一人進授爵皇太子一人以爵授妃皇太
子及妃俱受爵司饌俱退北面答再拜皇太子及妃俱
坐皇太子及妃俱祭酒司饌各以肝從司則俱進受虛
爵奠於篚司饌又俱洗爵酌酒再酳皇太子及妃俱受
爵俱飲司則進受虛爵奠於篚三酳用巹如禮再拜皇
太子及妃立於席後司則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罇
進北面俱奠爵興再拜皇太子及妃俱答拜司則俱坐

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爵遂拜執爵興降奠爵於篚還
侍位司饌北面奏稱司饌妾姓言牢饌畢司則承令曰
諸司饌徹饌設於房司則前跪奏稱司則妾姓言請殿
下入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入於東房釋冕服著袴褶
司則啓妃入幃幄皇太子及妃俱入室媵餕皇太子之
饌御餕妃之饌

妃朝見

其日晝漏上水一刻所司列御座於所御殿阼階上西

面其席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司設設皇后座於室戶外之西近北南向尚食帥司膳設酒罇於房內東壁下有坫加勺冪罇用瓦甒實以醴酒籩一豆一實以脯醢設於罇北又設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東北肆篚實以巾冪觶一角柶一其日夙興妃沐浴司則啟請妃內嚴質明諸衛帥其屬陳布儀仗如常儀近仗入陳於寢門外內廐尉進厭翟於正寢西階之前南向司則啟外辦妃服褕翟加首飾以出降自西階升輅侍衛如常至降車所司則贊妃

降輅司言引妃入仗衛停於閤外障扇侍從如常妃至寢門之外立於西廂東面諸衛勒所部屯門布仗近仗入陳於所御殿閤外如常侍中奏請皇后内嚴妃既至寢門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升自阼階即御座西向坐侍衛如常儀尚儀又奏皇后外辦皇后褘衣首飾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出即御座南向坐侍從如常妃奉笲棗栗司饌又執奉笲腶脩以從司則引妃入立於庭北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東

面跪奠笲於御座前皇帝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妃自西階降復北面位奉笲服脩再拜司言引妃升進北面跪奠笲於皇后座前皇后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妃退立於西序東面又再拜司設設妃席於户牖之間近北面南向司言引妃立於席西南向尚食又入東房盥手洗觶酌醴齊加柶面柄出進詣妃席前北向立妃進東面再拜受醴尚食薦脯醢於席妃升席坐左手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

极一祭又极再祭降席進東面跪取觶興即席坐奠觶於薦東興降席司賓引妃降自西階出閤乗車還宫障扇侍從如來儀

會羣臣

皇帝會羣臣於太極殿如正至之儀唯上壽辭云皇太子嘉聘禮成克崇景福臣某等不勝慶忭謹上千秋萬歲壽

通典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四十六　史部

通典卷一百二十八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八十八　開元禮纂類二十三　嘉七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羣臣賀幷會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西向守宮設羣官等次東宮朝堂伶官師展軒懸之樂於殿庭以姑洗之均又設三鎛

鐘姑洗夷則大呂各依其位設登歌以南呂之均及設麾於殿上並如常儀典設郎鋪羣官牀座於殿上文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西南重行北向武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西北重行南向俱以東為上朝集使三品以上及都督刺史各依方於文武官之下設不升殿者座席於殿庭東西廂文官四品五品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横街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武官四品五品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横街之南當文官每等異位俱重行東

向北上朝集使非升殿者分方各依文武官當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朝集使之下亦如之諸親於四品五品之下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掌儀仍各設版位奉禮設門外位於東宫朝堂之前文官在東武官在西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諸親位於文武四品五品之下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諸州朝集使位東方南方於宗親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異姓親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為上典膳量設罇於廊下近北設不升殿者酒罇各

於其座之南皆有坫冪俱障以帷其日質明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文武羣官依時刻集朝堂次各公服左庶子量時刻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閤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閤奉迎伶官師帥工人二舞入就位又伶官師一人升就位舉麾掌儀帥贊者入就位吏部兵部贊羣官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又舍人引羣官非升殿者先入就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著從省服（未冠則雙童髻）以出侍衛如常伶官師舉麾奏

豖和之樂皇太子即座西向坐偃麾樂止凡樂皆伶官帥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掌儀一人升就西階上東面立贊者二人立於階下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入就位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迎公王興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立於座後若有三公諸伯叔則降立於東階下西面公至階則升立詣於座後皇太子升降伶官舉麾樂作止如式公至階樂止公以下升座者俱脱履於階下脱履席所司先設通事舍人接引羣官升就位立定掌儀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上

下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羣官為首者一人進皇太子前東面立賀稱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皇太子殿下與時同休冬至賀云天正長至伏惟殿下與時同休賀訖退復位皇太子答再拜左庶子前承令進宣令訖羣官上下又再拜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坐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坐掌儀唱就座贊者承傳羣官上下就座皆就座俛伏坐伶官帥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位坐其笙管者詣階間北面立典膳郎進酒至階掌儀唱酒

至興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俛伏興立席後左庶子到階省酒典膳郎奉酒進皇太子舉酒食官令又行羣官酒酒至掌儀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再拜若皇太子遣停拜即止羣官皆搢笏受觶掌儀唱就座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就座俛伏興飲皇太子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之曲典膳郎進受虛觶復於坫登歌訖降復位觴行三周典膳郎進食食升階左庶子到階省案掌儀唱食至興贊者承傳羣官上下俛伏興立座後典膳郎品嘗食訖

以次進置皇太子前食官令又行羣官案皇太子若不食及宫臣案先下訖不須與設食訖掌儀唱就座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就座俛伏坐皇太子及飯奏休和之樂羣官上下俱飯皇太子食畢樂止仍行酒遂設庶羞伶官帥引二舞以次入酒行九徧會畢掌儀唱可起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降座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立於座後掌儀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再拜皇太子答再拜通事舍

人引羣官降納履以出公初出樂作若有三公諸伯叔帥舉麾作止如式皇太子升降令官

言請殿下升座俛伏興還侍位樂作皇太子升座坐樂止如式公出門樂止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

止羣官出畢非升座者仍立於殿庭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

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興樂作皇太子降座

以入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又通事舍人引侍

殿庭者以次出皇太子若服袴褶羣官及宫臣皆袴褶

朝集使公服升座者脱履如式若設四部樂則去樂懸無警蹕

伶官師帥四部伎立於左右嘉善門外羣官初坐伶官師引四部伎聲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如式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宫臣朝賀

前二日本司宣攝内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西向衛尉設宫臣次於重明門外伶官帥展軒懸之樂於殿庭以姑洗之均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又設為首者解劒席於懸西横街之南並如常儀設宫臣版位於懸南文東武西俱重行北面相

對為首設典儀位於東階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
向北上設宮臣門外位文官道東武官道西重行相向
以北為上

受朝

其日未明三刻開諸宮殿門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
仗如常宮臣依時刻集重明門外各服其器服左庶子
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閤外伶官師帥工人入就位
又伶官帥一人升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

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宫臣俱就門外位又舍人引六品以下先入就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服逺遊冠絳紗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皇太子將出仗動令官師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永和之樂皇太子升自阼階即座西向坐偃麾戛敔樂止通事舍人引宫官五品以上以次入就位宫臣初入門奏舒和之樂至位樂止宫臣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宫臣在位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為首者一人詣西階

為首者初行樂作至解劒席後樂止為首者就席解劒置於席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升階進當皇太子座前東面跪賀其賀詞與羣官同俛伏興通事舍人引降詣席後為首者跪著劒俛伏興樂作復懸南位樂止宫臣俱再拜左庶子前承令降詣宫臣西北東面稱令旨宫臣俱再拜宣令訖宫臣又再拜左庶子還侍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宫臣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出還次為首者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

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興樂作降座入侍衛
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

會

伶官師登歌於殿上以南呂之均典設郎鋪宮臣座席
於殿上文官於皇太子幄座西南重行北向武官於皇
太子西北重行南向俱以東為上設不升殿者座席於
東西廊下設解劒席於懸西横街之南俱以北為上典
設郎設壽罇於殿上西序之端東西有坫加爵一於罇

下又設升殿者酒罇於西廊下近北設殿下者酒罇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坫冪俱障以帷設訖通事舍人引宮臣出次俱就門外位左庶子奏外辦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侍衛如常皇太子將出仗動樂作皇太子升自阼階即座西向坐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通事舍人引文武宮臣以次入就位宮臣初入門樂作為首者至位樂止宮臣立定若朝會別日設會賛拜如朝禮左庶子前承令降命宮臣升座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應

升殿者詣西階為首者初行樂作至解劒席樂止宮臣各脫舄履跪解劒置於席上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升階宮臣為首者一人升立於階西東向以下各就座後立於其位又通事舍人引廊下位者就座後上下立定典膳郎前跪稱典膳郎臣某言請賜宮臣上壽俛伏興左庶子稱令曰諾典膳郎退升詣酒罇東面立通事舍人引為首者詣酒罇之所北面立典膳郎酌酒一爵授為首者搢笏受爵通事舍人引為首者詣皇太子座前東

面授左庶子左庶子受爵進置皇太子前為首者執笏通事舍人引為首者退東面跪稱某宮臣等稽首言正元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俛伏興再拜宮臣等上下皆再拜立於席後左庶子前承令少退宣令訖宮臣上下又再拜左庶子取爵奉進皇太子舉酒奏休和之樂宮臣上下皆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舉酒訖左庶子進受虛爵以授典膳郎典膳郎受爵復於坫樂止初左庶子受虛爵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

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為首者就座後立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俱就座俛伏坐伶官帥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位坐又引笙管進詣階間北面立典膳郎進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左庶子到階省酒典膳郎奉酒進皇太子舉酒食官令又行宮臣酒酒至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再拜俛伏興坐飲皇太子初舉酒登

歌作昭和之樂三終行觴三周典膳郎進食皇太子食
奏休和之樂食畢樂止仍行酒設庶羞之奠如會羣官
儀伶官帥引諸伎以次入樂作若賜酒左庶子前承令
詣東階上西向稱賜酒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
傳宮臣上下皆執笏俛伏起再拜搢笏立受觶就座俛
伏坐飲訖俛伏起授虛觶再拜執笏又再拜就座俛伏
坐酒九行徧會畢殿上典儀唱可起階下贊者承傳宮
臣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通事舍人引宮臣降詣解劒

席後跪著劒俛伏興納舄履樂作復懸南位樂止位於東西廊下者仍立於席後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宮臣在位者皆再拜廊下者拜於席後諸伎俱作通事舍人引宮臣以次出為首者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左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興奏永和之樂皇太子降座以入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

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

前一日衛尉設師傅保次於宮門外道南西向伶官師
展軒懸於殿庭以姑洗之均其日質明諸衛率各勒所
部屯門列仗典儀設師傅保位於西階之西東向三少
位於師傅保之南少退俱東向北上太師太傅太保及
三少至宮門通事舍人引就次左庶子奏請中嚴伶官
師帥工人就位通事舍人引師傅保及三少立於正殿
門西差退俱東向左庶子奏外辦諸侍衛之官各服其
器服俱詣閤奉迎皇太子著從省服以出左右侍衛如

常儀永和之樂作至東階下西面立樂止通事舍人引師傅保三少入就位樂作如常師傅保立定皇太子再拜師傅保答再拜若三少特見則三少先拜通事舍人引師傅保出樂作止如常師傅保出門左庶子前跪稱左庶子臣某言禮畢皇太子左右侍衛及樂奏如來儀

皇太子受朝集使參辭

前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東宮正殿東序西向又設宮臣次及朝集使次於重明門外其日質明所司

設宮臣及朝集使次於殿庭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東宮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就位服袴褶朝集使並就次服公服左庶子量時刻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閤外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就閤奉迎通事舍人各分引羣官及朝集使就門外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常服即座西向坐通事舍人引宮臣入就位如常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又通事舍人前引朝集使横行北面立定掌儀曰再拜朝集使皆再拜通事

舍人承令詣朝集使前稱有令朝集使皆再拜宣令訖又再拜舍人引宫臣以次出其辭禮亦如之

親王冠百官一品以下盡九品庶人並附其嫡子但以品第庶子與親王同其降殺則異

前三日本司帥其屬筮日筮賔於廳事五品以上嫡子筮於廟門外無廟筮於正寢之堂主人公服立於楹間之東西面於寢則堂上楹間近東掌事者各服其服立於門西東面於寢則楹間近西東面布筮席於主人之西西面餘並如別儀前三日筮賔如求日之儀主人謂將冠者之父也賔謂可使冠子者

前二日主人至賔第掌次者引之次主人公

服出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賓公服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公服進於賓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皇子某王一品以下曰某之子其下倣此將加冠請某公教之相稱各隨官爵儐者入告賓出立於門左西面再拜主人答再拜主人曰皇子某王將加冠願某公教之一品以下云吾子下倣此賓曰某不敢恐不能供事一品以下加以辱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某公教之賓曰王重有命某敢不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還賓拜送主人命使者戒贊冠者如

戒賔一品以下主人戒賛冠者如戒賔亦通使子弟戒之前一日掌次者設次於大門外之右南向其日夙興掌事者一品以下賛者庶子同設洗於阼階東南東面當東霤六品以下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篚實巾一勺一加冪席於東房内西牖下無房者張帷陳衣於席東領北上衮冕服青衣纁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一品衮冕服同上二品鷩冕服七章三章在衣華蟲藻火四章在裳宗彝粉米黼黻三品毳冕服五章三章在衣宗彝藻粉米二章在裳黼黻四品繡冕服三章一章在衣粉米二章在裳黼黻五品玄冕衣無章裳刺黼一章六品以下爵弁服青衣纁裳白紗中

單𧝝領青褾襈裾革帶鉤艓大帶青帶紕其外上朱下綠紉約用組一品二
品大帶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三品大帶四品五品
素帶皆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紉約皆用青組六品以
下練帶紕其內外以編約用青組中單青領朱𧝝二章山火三品以上飾以裳色山火二章
四品黼冕山一章五品玄冕無章六品爵韠劒飾以珠玉三品以上飾以金玉四品五品飾以
金山玄玉雙珮纁朱雙綬四綵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
織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
間施二玉環一品雙珮山玄玉五品以上水蒼玉雙綬
一品綠綟綬四綵紫黃赤綠質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
廣九寸二品三品紫綬三綵紫黃赤純紫質長丈六尺
一百八十首廣八寸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

綬而首半之一品施二玉環四品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四尺一百三十首廣七寸五品黑綬二綵青紺純紺質長丈二尺一百首廣六寸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六品以下無劒珮綬朱韈赤舄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白韈赤履庶人黑介幘服絳公服方心革帶紛縏假帶韈履庶子以上皆同遠遊冠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褾襈裾白裙襦赤裙衫一品以下進賢冠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白韈黑舄一品以下革帶鉤縏珮雙綬六品以下無劒綬八品以下去中單曲領蔽膝黑履庶人黑介幘服白裙襦青領革帶韈履緇布冠服青衣素裳白紗中單青領褾裙素韠其革帶大帶劒珮綬與冕服同韈舄與遠遊冠服同三品以上中單革大帶劒珮綬與冕服同韈舄與進賢冠同六品以下中單革

帶繡帶與爵弁同韈履與進賢冠服同庶人帶韈履與介幘服同去韠緇纚其纚用皂巾方六寸屬於前兩隅犀簪櫛實於箱在服南莞筵三紛純加藻席三緇純在南三品以上莞筵四加藻席四四品五品蒲筵四緇布純加萑席四玄帛純六品以下蒲筵四不加萑席其庶子各如其品嫡子之席各用三罇於房戶外之西兩甒玄酒在西加勺冪設坫於罇東置二爵加冪豆十籩十在服北俎三在籩豆北凡牲體節折如離肺俎三實羊豕及腊籩實脯棗之類豆實菹醢之屬一品以下側罇甒醴在服北加勺冪設在罇北實角觶角柶各一加冪饌陳於坫北四品以下無坫同設篚庶子罇於房戶外之西兩甒玄酒在西加勺冪設坫於罇東置二爵於坫加冪饌陳於服北一品俎三籩十豆十三品八

四品七五品六六品以下用特牲俎一籩二豆三庶子同嫡子牲豝設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實以巾質明賓贊至於主人大門外掌次者引之次賓贊俱公服諸行事者各服其服六品以下無公服者服常服執罇罍篚者皆就位冕青珠九旒青纊充耳犀簪導組纓色如其綬三品以上衮冕垂青珠九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角簪導驚冕七旒毳冕五旒餘皆同衮冕四品五品繡冕垂青珠四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角簪導玄冕三旒餘同繡冕六品以下爵弁玄纓庶人則黑介幘庶子同嫡子遠遊冠三梁金附蟬黑介幘纓青緌犀導三品以上進賢冠三梁纓青緌犀導四品五品以上

二梁六品以下一梁庶人則黑介幘緇布冠青組纓冠冕各一箱各一人執之待於西階之東西北上設主人之席於阼階上西面設賔席於西階上東面皇子席於房戶之西南面房外罇俱下莞上藻一品以下冠者席於主人東東北面庶子如親王儀主人公服立於阼階當東序西面親公服非公服者常服立於罍洗東南西面北上一品以下皆諸尊者停别室儐者公服立於門內道東北面皇子雙童髻空頂幘玉導金寳飾綵袴褶錦紳烏皮履四品五品導飾以金六品以下無金飾立於房內南面主人賛冠者公服立於房

內户東西面賓及贊冠者出次立於門西贊冠者少退俱東面北上儐者進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賓曰皇子某王將冠某謹應命三品以下云某子有嘉禮命執事庶子同儐者入告主人迎賓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答拜凡賓主拜揖入出皆贊者相導主人揖贊冠者贊冠者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入賓及贊冠者次入及內門主人揖賓賓報揖主人與賓入贊冠者從至內霤將曲揖賓報揖主人及階主人立於階東西面賓立於

階西東面主人曰請公升一品以下請吾子升他倣此賓曰某備將事敢辭主人曰固請公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公升賓曰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立於席東西面賓升自西階立於席西東向贊冠者及庭盥於洗升自阼階入東房立於主人贊冠者之南俱西面主人贊冠者引皇子出立於戶外之西南面賓之贊冠者取纚櫛簪箱跪奠於皇子筵東端一品以下筵南庶子筵東興席東少北南面立一品以下席北少東西面立庶子南面賓揖皇子賓主俱即席坐皇子進

升席南面坐一品以下西面坐庶子南面賔之贊冠者進筵前北面一品以下東面庶子北面跪脫雙童髻置於櫛箱畢設纚興復位賔主俱興賔降盥主人從降賔東面辭曰願主不降一品以下云吾子下做此主人曰公降辱敢不從賔降至罍洗盥手訖詣西階賔主一揖一讓升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賔立於西階上東面執緇布冠者升賔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詣皇子筵前北面跪冠興復西階上席後東面立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奠冠興賔之贊冠者進

筵前北面跪設頍結纓興復位一品以下東向跪結纓庶子同親王而無頍

皇子興賔揖皇子適房賔主俱坐皇子著青衣紫裳之服出戸西南面立賔主俱興賔揖皇子進立於席後南面一品以下進升席西面坐一品以下庶子同親王

初賔盥手跪取爵於篚興洗訖詣西階賔主一揖一讓升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賔詣酒罇所酌酒進皇子筵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皇子筵西拜受爵賔復西階上東

面荅拜執饌者薦籩豆於皇子筵前皇子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祭酒興筵末坐啐酒執爵興降筵西跪奠爵再拜執爵興賔荅拜冠者升筵跪奠爵於薦東興立筵西執饌者徹薦爵賔揖皇子進升筵南面坐一品以下無賔降盥主人從降下至此儀其一品以下嫡子三加冠後酌醴以禮之又有祝辭其庶子則醮而不醴親王冠同於庶子賔之賛冠者跪脫緇布冠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賔降二等受逺遊冠一品以下進賢冠庶人黑介幘左執項右執前詣皇子筵前北面跪冠一品以下詣冠者筵

前東向立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斯福乃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坐設簪結纓興復位皇子興賓揖皇子適房賓主俱坐皇子著朝服一品以下庶子著絳紗服庶人則白裙襦服出房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皇子進立席後南面賓詣酒罇所一品至三品嫡子冠禮無賓詣酒罇所以下執饌者徹薦爵立俟取爵酌酒進皇子筵前北面立祝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其服庶子云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皇子筵西拜受爵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執饌者薦籩豆皇子升筵末坐

啐酒執爵興筵西跪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皇子升筵坐奠爵於薦東興立於筵西南面執饌者徹薦賓揖皇子進升席南面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進賢冠（庶人脫黑介幘）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六品以下爵弁庶人則黑介幘）左執項右執前詣皇子筵前北面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坐設簪結纓興復位皇子興賓揖皇子適房賓主俱坐主人贊冠者徹櫛箱入房皇子著袞冕之服（庶子及六品以下爵弁服庶人絳公服）出房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皇

子進立於席後南面賓詣酒罇所取爵酌酒進皇子筵前北面立祝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其服庶子云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福壽無疆皇子筵西拜受爵賓復位東面答拜三品以上賓之贊冠者跪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賓主俱坐冠者著絳紗服庶人白裙襦服出房戶西南面賓主俱興賓揖冠者進升席西向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進賢冠庶人黑介幘置於櫛箱畢設纚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六品受爵弁庶人黑介幘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東向立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及跪興復位賓之贊冠者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賓主俱坐主人贊冠者徹纚櫛簪箱及筵入於房又筵於室戶西南向

冠者著冕服六品以下爵弁服庶人絳公服出户西南面賓主俱興主人贊冠者盥手洗觶於房酌醴加柶覆之面葉出房南面立賓揖冠者就筵西面立賓進受醴於室户東加柶面柄進冠者筵前北面立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筵西拜受觶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一品以下庶子與親王儀同執饌者薦籩豆設俎於籩豆之南皇子升筵坐左執爵一品以下用觶下倣此右祭脯醢贊冠者取胏一以授皇子奠爵於薦西興受郤左手執本坐右絕末祭上左手嚌之興加於俎皇子帨手執爵祭酒興筵末坐啐酒興降筵西南面坐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皇子升筵坐

奠爵於薦東興贊冠者引皇子降立於西階之南東南面初皇子降賓自西階直西序東面立主人降自阼階直東序西面立賓少進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君子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孟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皇子曰某雖不敏夙夜祇奉賓出主人送於内門之外一品以下賓答拜賓主俱坐冠者升筵跪奠觶於薦東興進北面跪取脯降自西階入見母進奠脯於薦前退再拜以出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初冠者入見母賓主俱興賓降當西席東向立主人降當東序西向立冠者既見母出立於西階之東南向賓少進字之曰禮

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字某冠者曰某雖不敏夙夜祗奉賓出送於内門外一品以下庶子取脯見母如嫡子餘如親王主人西面請賓曰公辱執事請禮從者賓曰某既得將事敢辭主人曰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就次主人入初賓出皇子東面見諸親拜之皇子答拜一品以下及冠者西南拜賓之贊冠者答拜庶子同皇子入見内外諸尊於別所賓主既釋服改設席訖賓贊俱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主人出門東西面主人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賓贊從之至階一揖一讓升各就

座後立定俱升座會就賓主俱興賓立於西階上贊冠者在北少退俱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上西面（一品以下及衆賓降立於西階下東面庶子同）掌事者受東帛之篚升授主人於東序端主人執篚少進西面立又掌事者奉幣篚升立於主人後於幣篚升牽馬者牽兩馬入陳於內門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北面賓還西階上北面贊冠者立於左少退俱北面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南面賓贊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東上主人授幣篚賓受之退復東面位

於主人授幣篚掌事者又以幣篚授贊冠者退復位主人還阼階上北面拜送賓贊降自西階從者迓受幣賓當庭賓東面揖牽馬者從出迓受馬於門外賓降主人降送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退主人入四品以下於衆賓降並立於西階下掌事者以幣篚升授主人於序端賓北面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賓受幣退復東面位主人還阼階北面再拜送賓降自西階從者拜受幣賓出主人送賓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退主人入庶子同親王儀孤子則諸父諸兄戒賓冠之日主人髻而迎賓拜揖讓如冠主冠於阼醴之庶子醴之及禮賓拜送皆如上儀明日見廟者冠者朝服無廟者見祖禰於寢質明贊禮者引入廟南門

中庭道西北賔贊再拜訖引出六品以下見祖禰於正寢冠者公服庶人常服質明張几筵於正寢贊禮者引入至庭北面再拜訖引出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冠假用出身品服其三品以上大功以上親冠同八品九品之服皇子詣闕至次著朝服通事舍人引皇子入詣皇帝所御之殿至閤閤近臣奏皇帝即御座南向坐近臣引皇子入立於階間北面再拜訖近臣引皇子至皇后殿閤外近臣附奏皇后即御座南向坐司言至閤引皇子入立於階間北面再拜司言引出閤皇子出還第如來儀

通典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四十七　史部

通典卷一百二十九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八十九　開元禮纂類二十四　嘉八

親王納妃一品以下至庶人並附

納采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百官皆云賔下准此於大門外道右南面

一品以下先使媒氏通書女氏許之乃致納采之禮前一日設次如親王其後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設次皆如

之其日大昕使者公服乘犢車備儀仗至於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凡賔主及行事者公服一品以下使者入次主人公服無使者犢車儀仗等事凡百官以下皆云女氏〕主人受其禮於廟〔無廟者以正寢〕掌事者布神席於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三品以下布席室戶外之西右几〕使者公服〔不合公服即常服〕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一品以下無謁者引〕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於大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公貺室某王〔謂皇弟皇子一品以下賔曰吾子有命貺

（室某也吾子女父其壻父凡百官以下相稱皆云吾子下倣此）某王率由先典使某也請納采（某王主婚者也某也使者名一品以下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上某壻父名下某使者名）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惷愚又弗教某王命之某不敢辭（某王亦謂主婚者）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者退立於後使者左手執之主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至次門主人揖入至內霤將曲揖當階揖至階揖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使者曰某敢固辭主

人曰終請吾子升使者曰某敢終辭主人升東階當阿
阿棟也西面賔升西階當阿東面使者曰敢納采主人阼
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立於主人之
西俱南面使者授鴈如儀自西階以出

問名

納采禮畢使者既降立於廟門一品以下內官下准此外之西東
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阼階
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既受命將加諸

卜敢請女爲誰氏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有命且以備
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者退
立於後儐者引主人迎於廟門外之東西面揖使者以
入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入門而左二揖至階三讓如初
主人升阼階當阿西面使者升西階當阿東面曰敢問
名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入
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授鴈還立西階上東面主人還
阼階上西面曰某第某女某氏出使者降出立於廟門

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儐者入告主人曰吾子為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者儐者出告使者曰某既得將事敢辭儐者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儐者出告使者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儐者入遂引主人升立於序端掌事者徹几改筵東上莞筵紛加藻席繢純一品二品雕几三品彤几四品以下漆几主人設神席亦准此設罇甒醴於東房內西牖下加勺冪坫在罇北實

觶一角柶一加羃籩豆在坫北實以脯醴設洗於東房筵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巾加勺羃）設訖儐者引主人降迎使者報揖主人入使者從入至階一讓升（一品以下二揖至階三讓升）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旋立於階東西面賓於西階上北面答拜旋立於階西東面主人受几於序端掌事者内拂几三奉兩端西北向進主人東南向外拂几三振袂内執進之北向使者迎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西面立使者以

几避進北面坐設於座左興退於西階上北面答拜旋立於階西東面贊者盥手洗觶酌醴加柶於觶覆之面葉出房南面主人立受醴面柄進筵前北面立使者西階上北面一拜進筵前東南面受醴復西階上位主人還阼階上北面一拜送贊者薦脯醴於筵前使者進升筵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以柶兼諸觶上獵降筵於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使

者進升筵坐奠觶於薦東降筵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者牽兩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一品以下無馬又掌事者奉篚幣升自東階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立使者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進楹間南面立使者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篚幣授使者使者退立於西階上東面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自西階從者迓受幣使者揖馬以出牽馬者從之使者出大門外之西東面立從者迓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拜送

使者退主人入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告於主人曰賓不顧矣主人乃還於寢一品以下又於使者歸主人公服立於階下西面使者入告立於主人之左北面曰某既得事敢告主人曰聞命使者退立主人入以下復命准此

納吉

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贊禮者一品以下掌事者延入次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主人大門外之西東面一品以下無謁者主人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公有貺命加諸卜占曰吉某

王使某也敢告某王主婚者一品以下云某使某也敢告上某壻父下某使者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弗教恐弗堪某王有吉某與在焉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其拜迎升堂受鴈之儀並如納采唯致命云納吉為異使者立於廟門外一品以下次門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禮賓如問名之禮

納徵

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賔之掌事者入布幕於廟門之外百官入次門外玄纁束玄三疋纁二疋合束之陳於幕上乘馬四品五品兩馬六品以下鹿皮二其執皮内攝之手相向左手并執前足右手并執後足在幕南北面西上掌事者奉璋以匵俟於幕東西面一品以下無璋主人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公有嘉命貺室某王率由先典一品以下儐曰有嘉命貺室某也有先人之禮束帛乘馬六品以下云束帛儷皮使某也以玉

帛乘馬請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順先典貺某重禮某敢不承命儐者出告又儐者引主人迎立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揖入使者從入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入門而左至於內門主人立於門東西面使者立於門西東面（一品以下賓立於門西東面）掌事者坐啓匱取璋（一品以下無璋但取玄纁而已六品以下取儷皮）加於玄纁上興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奉玉帛主人揖與使者俱入牽馬者從入陳於庭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主人入二揖至

階三讓如初主人升阼階當阿西面使者升西階當阿東面使者曰敢納徵六品以下執儷皮釋外足見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授玉帛降自西階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玉帛於序端主人立於阼階下西面主人還受玉帛受馬者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旣授馬自門西而出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禮賓如問名之儀

請期

前一日設次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其主人設几筵儐者出請事並如納吉儀使者曰某公有賜既申受命矣某王使某也請吉日一品以下既申受命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儐者入告主人曰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儐者出告使者曰某王命聽命於某公一品以下云吾子吾子壻父名也儐者入告主人曰某惟命是聽儐者出告使者曰某王使某受命於某公公不許某敢不告期日某日某吉日之甲乙儐者入

告主人曰某敢不敬須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其受鴈及禮賔並如納徵之儀

冊妃

其日妃氏親屬咸集使者公服乘輅備儀仗至妃氏大門之外贊禮者延入次使主副以下俱公服使者出次典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立於門西東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使副立於使者西南史二人對舉冊案立於使副之南少退俱東面主人公服以出贊禮者

引立於東階東南諸宗人立於主人東南俱西向外姻立於西方東面皆北上妃嚴於別室以俟姆服禮衣立於其右傅保各一人女相者綵禮衣帥女贊者二人綵禮衣立於內寢東階東南西面北上贊禮者公服引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使副以下從之主人立於閤外之東西面典謁引使者入閤立於內寢階間南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使副立於使者西南持冊案者又立於

使副之南少退俱東面女相者引妃出障以行帷其侍從提挈如式姆左右以相進當使者南北面立持節者脫節衣又女相者引宗人外姻之婦人於序位之東西廂俱北上宗人在東外姻在西立定史舉案詣使副前使副受冊史以案退復位使副舉冊授使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女相者曰再拜女贊者承傳妃再拜使者讀冊訖女相者曰再拜女贊者承傳妃再拜訖女相者引妃少前傅姆進受冊以退其羽儀依式俱進持節者加節衣典謁

引使者持節者前導以出俱復門外位主人拜送於門外使者還主人入初使者出女相者引妃入

親迎

其日大昕妃父服其服告於禰廟以酒醢脯告之一獻無廟者告於寢一品以下其日大昕壻之父女之父各服其服告於禰廟將行父醮子於正寢贊者布席於東序西向又設席於户牖之間南向父公服庶人常服坐于東序西向子服其上服具一品衮冕二品鷩冕三品毳冕四品繡冕五品玄冕六品爵弁庶人絳公服升自西階進立於序西南面贊者酌酒進北面以授子子再拜受爵贊者進脯醢於席前脯醢出自房子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擩於醢薦祭於籩豆之間祭酒執爵興降席西南面跪啐酒奠

爵再拜執爵興贊者受虛爵還罇所子進於父席前東面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庶子但曰往迎爾相勗率以敬子再拜曰不敢忘命又再拜降出初昏設洗於阼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二巾二加冪設婦洗於東房篚北罍水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實以巾加冪陳設於東房內西牖下一品以下牲用少牢及腊六品以下用特牲及腊皆三俎簠三簋三甑一具豆數一品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二四品十五品八六品六壻及婦共牢婦之簠簋及豆甑之數各視其夫牲體皆折節俎簠實稷黍簋實稻粱甑實以羹豆實醢醬醢菹簠簋豆甑加蓋俎加冪罇於室中北牖下玄酒在西加勺冪面柄又設罇於房戶外之東加勺冪無玄酒篚在南肆實爵加巹加冪夫婦酌於內罇四爵兩巹凡六夫婦各三酳

初婚王著袞冕之服乘輅備儀仗從

者乘車後部從詣妃第三品以下主人乘革輅四品五品木輅五品非京官職事者乘青通幰犢車六品以下青偏幰犢車備儀仗從者公服乘車以從婦車及從車各准其夫至婦氏大門外延入次車將至主人布席百官以下贊者布席於室戶外之西西上右几又席於戶內南向設鐏甒醴於東戶東北隅加勺冪篚在鐏南三品以上醴鐏於房內東壁下坫在北籩豆一又在坫北四品以下篚在北實觶一角柶一脯醢在篚南王至妃氏大門外降輅贊禮者引王停次妃著花釵褕衣纁納入於房即席南向立百官以下女官准其夫服花釵翟衣一品花釵九樹翟九等二品花釵八樹翟八等三品七樹翟七等四品六樹六

等五品五樹五等入於房即席南向立六品以下花釵大袖之服庶人花釵連裳服姆禮衣在其右從者陪其後主人一品以下父公服升自阼階立於房戶外之東西面內贊者詣醴罇所以觶酌醴加柶覆之面柄進妃筵前北面妃降席西南面再拜受觶內贊者薦脯醢於席前妃升席跪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遂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筵末跪啐祭醴建柶罇觶於薦東一品以下豆東降筵西南面再拜升席立內贊者徹薦觶主人降立於東階東南西面贊禮者

贊王一品以下皆云賔賔壻也下倣此出次立於門内東左右羽儀及執燭者如常儐者進受命出於東西面曰敢請事王曰以兹初婚某將請承命一品以下云以兹初婚某父使某將請承命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固敬具以須儐者引主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王答拜主人逡巡百官以下無逡巡主人揖王報揖主人入掌畜者以鴈進王受鴈左手執之以入内門主人曰請王入曰某弗敢以先主人又曰固請王曰某固不敢以先主人揖王報揖王與主人俱入左右從者

如常主人揖入及內霤將曲揖當階揖王皆報至階主人曰請王升王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王升王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王升王曰某敢終辭主人升阼階西面立王升西階進當房户前北面跪奠鴈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初王入門母出立於房户外之西南面於王拜訖姆導妃出於母左父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庶母及門內

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鞶囊也婦人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妃出車後王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以為禮妃乘以几從者二人坐相對持之一品以下無持几者姆加幜王乃御輪三周馭者代之王出大門乘輅還第如來儀妃鹵簿次從而行一品以下主人使其屬送之

同牢一品以下同牢與親迎不別篇

初婚掌事者設洗陳饌如一品儀籩豆各十六簠簋各

二甒各一皆加勺葢俎三羊豕及腊羊豕皆節折爵坫於室内北牖下玄酒在西加冪勺皆面柄冪夏用絺又冬用緆設罇於房户外之東加勺冪無玄酒坫在南實四爵合卺加冪王至降輅車以俟妃至降車北面立王南面揖妃以入及寢門又揖以入贊者徹罇冪酌玄酒三注於罇妃從者設席於奥東向西南隅謂之奥一品以下若室内窄則席於堂上楹間東向設罇於室户東王導妃升自西階入於室即席東面立妃入立於罇西南面王盥於南洗妃從者沃之妃盥於北洗

王從者沃之盥訖王及妃俱復位立贊者以饌入設於席前贊者設醬於席前菹醢在於北俎三入設於豆東腊特於豆北（豆東菹醢之東）設黍於醬東稷稻粱在東設湆於醬南設對醬於東（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腊北其西稷稻粱設湆於醬北司饌啓會郄於簠簋之南對簠簋於北（啓發也）皆加匕箸王從者對席於饌東贊者西南告饌具王揖妃妃即對席西面皆坐贊者皆授箸各以菹擩於醢皆祭於豆間又皆祭黍贊者各取

胏皆絶末以授皆祭贊者以胏加於俎凡祭與食者皆贊者贊之贊者各移黍置於席上授胏脊皆食以湆醬三飯卒食贊者二人皆洗爵於房酌於室内之罇詣饌南北面一品以下户西北面以酳王及妃皆興再拜受爵贊者北面答拜王及妃皆坐祭酒贊者以肝從皆奠爵取肝振祭嚌之贊者皆受實於俎豆各取爵皆飲訖執爵興贊者受爵王及妃皆再拜贊者以爵覆於坫王及妃俱坐一品以下仍立贊者又以爵酌再酳王及妃受爵不祭而飲卒爵一品以下立受爵飲

贊者受爵覆於坫三醑用巹如再醑一品以下主人及婦立於席後贊

者皆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户外罇入詣於饌南北面跪一品以下入户西北面奠爵興再拜皆坐取爵祭酒遂飲卒爵遂

拜執爵興降奠於篚一品以下夫婦答拜降奠爵於篚王出妃退立於

罇西南面一品以下主人出脫衣於房贊者徹饌設於東房内如初

婦脫衣於室袵於奥又徹室内酒罇以出王脫冕服於房妃從者

受之妃脫服於室王從者受之姆受巾王從者袵於奥

妃從者袵良席於東皆有枕北趾一品以下無交受服姆受巾王入

燭出妃從者餕王之餘王從者餕妃之餘贊者酌户外罇酳之王從者皆婦人妃從者侍於户外呼則聞

妃朝見一品以下見舅姑附

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妃夙夜沐浴著花釵服褕衣乘厭翟車以出侍從如常入至降車所妃下車司賔引妃立外閤外近臣入奏皇帝即御座南向坐近臣如常妃奉笲笲竹䈥玄表纁裏棗栗司賔引妃入立於庭北面妃再拜司賔引妃升自西階進北面跪奠於皇帝

前輿皇帝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賔引妃降復位又再拜尚儀承勑降詣妃西北東面稱勑旨妃再拜宣勑訖又再拜司賔引妃出遂詣皇后所御之殿立於閤外奉笲服脩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閤奉迎尚儀入奏皇后即御座南向坐近臣如常司賔引妃入立於庭北面再拜司賔引妃升自西階進北面跪奠於皇后前輿皇后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賔引妃降復位又再拜尚儀前承令降詣妃西北稱令旨妃再拜宣令訖妃又再拜

司賔引妃出閤侍從如常妃乘車還第如來儀一品以下見舅姑儀質明贊者見婦於舅姑立於寢門外贊者布舅席於東房西向布姑席於房中之西南向舅姑俱即席坐婦執笲棗栗自門外入升自西階東面再拜進跪奠於舅席前舅撫之贊者進徹以東婦退復東面位又再拜降自西階受笲腵脩婦從者執俟於階下升進北面再拜進跪奠於姑席前姑撫之內贊者徹以東退復北面位又再拜贊設婦席於室户西南面在姑席之西少北側罇甒醴於房內東壁下加勺冪籩豆各一實以脯醢在罇北設洗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觶巾角柶各一加冪婦立於席西南面內贊者盥手洗觶酌醴加柶面柄出房詣婦席前北面立婦進東面拜退復位內贊者西階上拜送內贊薦脯醢於席前婦升席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加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觶面葉興降席西

東面坐啐醴加柶興拜內贊者答拜婦進升席跪奠觶於豆東取脯降自西階以出授婦氏從人於寢門外婦盥饋儀舅姑入於室婦盥饋贊者布席於室之奥舅姑共席坐俱東面南上贊設尊於室內北牖下饌於房內西牖下具饌如同牢牲體皆節折右載之於舅俎左載之於姑俎婦入升自西階入房以醬進設於舅姑席前其他饌從者設之加匕箸俱以南為上俎入各設於豆東訖贊者各授箸舅姑各以韭菹擩於醬祭於籩豆之間又祭飲訖乃食婦入於房內盥手洗爵入室酌酒酳舅進奠爵於舅席前少東西面再拜舅取爵祭酒飲之婦受爵出户入房奠於篚又盥洗爵酌酒酳姑如酳舅之禮設婦席於室內北牖下罇東南面婦徹饌設於席加初西上婦親徹醬設之其他從者設之婦進西面再拜退升席南向坐將餕舅辭命易醬內贊者易之婦乃餕姑饌婦祭內贊者助之既祭乃食三飯卒食內贊者洗爵酌酒酳婦婦降席西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

訖執爵興降席東面立內贊受爵奠於篚婦進西面再拜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凡庶子婦舅不降而婦降自西階以出

婚會

主人及賓俱公服饌以籩豆簠簋俎鉶罇爵巾坫具日主人至賓大門外之西東面立賓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於賓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有嘉禮請公有顧王則稱王以下准此儐者入告遂引賓出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某有

嘉禮請公有顧賔曰敢辭主人曰敢固請賔曰辭不得命敢不從主人拜賔荅拜主人還賔遂與諸親從之掌事者先鋪賔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設賔之宗室席位於賔西南賔之異姓席位於宗室之南又於西廊下一品以下於西階下設異姓席位皆重行東向以北為上設主人席位於東階上西向設主人宗室席位於主人東北設異姓席位於宗室之北皆重行西向以南為上又設主人異姓席位於東廊下一品以下於東階下重行西向以北為上

賔至於主人大門外之西東向賔之宗室立於賔西南異姓立宗室之南俱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儐者引主人出立於大門外之東西面主人諸親立於大門外之東重行西面以南為上立定主人西面再拜賔東面答拜主人揖賔報揖儐者引主人以入又儐者引賔以入賔之諸親以次從入至門内主人諸親從入如常至階主人揖賔報揖賔主及諸親以次升各立於席後其在庭者亦如之立定賔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一品以下執爵者下倣此

酌酒升自東階酒升堂賔主及諸親皆起執觴者以酒授主人儐者引主人進詣賔前北面立賔自席西進東南向受酒儐者引主人退復位賔還席後賔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又以酒授主人及諸親賔主俱祭而飲諸親不祭而飲觴行一周食升堂賔主及諸親皆起掌食者以醢醬豆授主人儐者引主人進設於賔席前賔曰請公無辱主人曰不敢忘禮儐者引主人復位執饌者以饌進設於賔主席前加以匕箸執饌者又以饌設於

衆賔以下設訖賔主及諸親皆坐賔主皆祭而食諸親不祭而食於賔祭主人辭曰蔬食不足祭賔主俱食三飯而止主人曰請公食賔更飯食畢遂進庶羞觴如常會畢賔主及諸親俱與儐者各引賔主以下降出賔主及賔之諸親皆復門外位主人諸親復門內位主人再拜送賔退儐者引主人入

婦人禮會

女賔乘車入至下車所內儐者引入主人迎送於門內

相稱之辭各准其夫餘如丈夫之禮

饗丈夫送者

其日掌事者鋪賔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又設衆賔席於賔西南設從者席位於西廊下一品以下西階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為上儐者引賔以下立於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向以北為上立定儐者引主人出立於門東西向主人揖賔報揖儐者各引賔主以下入至階主人揖賔報揖賔主以次升立於席

後立定賔主以下俱坐遂進酒設食如婚會之儀會畢賔主以下俱興儐者引賔立於西階上東面主人掌事者牽馬入陳於門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一品以下無馬又掌事者奉束帛之篚升授主人主人執篚西面立賔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南面賔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篚賔受之退立於西階上北面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儐者引賔以下降自西階從者迓受篚賔及庭東面揖左馬以出牽馬者從之賔出

大門外之西東面立從者迓受馬一品以下無受馬儀初賔降僎者引主人降自東階出門東西面拜送賔退主人入

饗婦人送者

其日女贊者鋪賔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又設衆賔席於廊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為上女相者引賔以下立於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面以北為上立定女相者引主人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女相者引賔入衆賔以下從入賔入門西東面立定

俱坐遂進酒設食如婚會之儀會畢賓主上下俱興女相者引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女相者奉束帛之篚升以授主人主人執篚進於楹間南面立女相者引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幣訖女相者引賓降出從者迓受篚衆賓以下從出初賓降女相者引主人降送於門內賓出女相者引主人入一品以下內相者引賓升主人迎送於閤內相稱之辭各准其夫酬以束帛如丈夫之禮

公主出降

冊公主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如常守宮設羣官次於東西朝堂奉禮設版位太樂令展宮懸典儀設舉麾位如常又設文武羣官版位五品以上於橫街北六品以下於橫街南文東武西俱重行諸親於五品之南皇親在東諸親在西設典儀位如常儀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冊使立於懸北西上俱北面副使立於冊使東少退以後准此其日諸衛屯門列仗如常冊使羣官等依時刻集朝堂次改

服朝服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位侍中量時刻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諸守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先請寶俱詣閤奉迎通事舍人分引王公羣官入就位又通事舍人引册使及副使並入立於殿門外道東西面以俟黄門侍郎帥主節奉節及幡立於階仗南節在前中書侍郎先請册置於案令史絳公服各對舉案立於節南道東西面中書侍郎立於

案後侍中版奏外辦所司承旨索扇扇上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舉麾鼓柷樂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扇開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典儀贊拜羣官在位者俱再拜訖通事舍人引冊使入就位冊使等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冊使等皆再拜侍中進當御座前北面跪奏稱侍中臣某言冊公

主請命使俛伏興又侍中少前稱制曰可退復位侍中承制降詣使者北面稱有制冊使副等俱再拜侍中宣制曰冊某公主命公等持節展禮宣制訖使副等又再拜侍中還侍位贊禮者引冊使少前黄門侍郎引主節詣冊使東北主節以節授黄門侍郎主節者後立於使左黄門侍郎持節西南授冊使跪受興付主節幡隨節立於使左黄門侍郎退贊禮者導中書令詣冊使東北面立又贊禮者導中書侍郎引詣公主冊案立於中書令之右中

書令於案取公主册舉案者皆由後立於使左以後准此授册使册使跪受輿置於案持案者退立於使後以後准此贊禮者引中書令與册使俱北向退復位典儀曰再拜再拜訖通事舍人引册使等右旋而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册使等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中位所司承旨索扇扇上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賔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扇開樂止通事

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舉冊者及冊使至長樂門外次如後儀

公主受冊

尚儀二人（讀冊）司贊一人（引公主）掌贊二人（知贊拜）女史四人（對舉冊案）

前一日尚舍守宮計會設使者及冊案便次於光範門及長樂門外皆道右東向司贊設公主位於長樂門外內殿前近南當階北面西上又分設內命婦應陪位者

位於公主東北及西北嬪御等在東階宮官等在西階重行相對北上又於内命婦之前設尚儀位二皆東向以北為上又於尚儀位南少退設司贊位掌贊二人陪其後其日典儀設冊使位於長樂門外之西東向北上又設舉冊案者位二在南差退東向内謁者監先取公主冊案置於長樂門外近限内命婦以下及應在位者並服禮衣先就位公主花釵翟衣司言引就受冊位侍從如常儀通事舍人引冊使副使等出就位持節者立

於使者之北少退持冊案者立於冊使副西南俱東向持節者去節衣持冊案者以案進冊使之右北向相次而立內侍二人引使者詣門內謁者舉案少前使取公主冊跪置冊於案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冊使副使等俱進就次以俟尚儀帥女史詣門舁冊案入各就尚儀之前對舉冊案皆東向司贊曰再拜凡司贊有詞掌贊皆承傳司言贊公主再拜尚儀取公主冊於案持案者退少前北面稱有制司言贊公主再拜尚儀執冊跪讀訖退復位以冊進授

公主公主受册以授司言訖司贊曰再拜公主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司贊少前稱禮畢司言引公主退在位者以次退掌贊報内謁者監禮畢内謁者監傳報册使等詣太極殿前南横街南北面西上立中書令立於册使等東北西面册使再拜復命曰奉制册命某公主禮畢又再拜中書令奏聞册使等退幡節各還本司

納采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南向其納吉納徵請

期親迎等禮皆如之其日大昕使者至於主人大門外贊禮者延入次凡賔主及行事者皆公服使者出次贊禮者引至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朝恩貺室於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敢不敬從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者其餘並如一品婚儀

問名

使者既出至主人還阼階上西面曰皇帝第某女封某公主餘行事並如一品婚儀其禮使者於户牖之間贈之簾幣及兩馬詞云吾子為事故至於寡人之室寡人有先皇之禮請禮從者

納吉

其日大昕使者至請事使者曰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主人曰某公有吉寡人與在焉寡人不敢辭如納采之儀

納徵

其日大昕使者至入次掌事者布幕於内門外玄纁束帛陳於幕上乘馬在幕南北首西上掌事者奉璋以匱俟於幕東使者曰朝恩貺室於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以束帛乘馬請納徵主人曰某公順先典貺以重禮寡人敢不承命餘並如一品婚儀

請期

其日大昕使者至入次至請事依常禮使者曰某公有賜既申受命某公使某請吉日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

既前受命唯命是聽使者曰某公命某聽命於王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公使某受命於王王不許某敢不告期日某日餘並如一品婚儀

親迎

其日大昕壻之父告廟醮子並如一品婚儀子再拜降出乘輅備儀仗詣主人之第賓將至內贊者布席於東房當户南向設鐏甒醴等於東房主人醴公主如一品醴女之儀公主著花釵褕翟纁袡入房以下並如一品

醴女儀訖主人降立於東階東南西面贊禮引賔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儐者進受命出門東面曰敢請事賔曰某王命某之父以茲初婚命某將請承命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固敬具以須至奠鴈出如常禮初賔入門主婦出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於賔拜訖姆導公主出主人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主婦戒之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公主出以下並如常儀

同牢

初婚掌事者設洗於東階東南及陳設牢饌鉶俎之數各依其品羊豕節折大羹在於爨其罍皆明烏漆惟餘甒以陶巹以匏並如一品儀

見舅姑

見之日公主夙興沐浴著花釵服褕翟舅服公服姑著鈿釵禮衣其儀同一品婚禮公主降西階以出無取脯授婦氏之儀

盥饋舅姑

公主盥饋以少牢舅姑公主服如見禮及酳舅姑訖内贊者設公主席於舅姑東北南面餘並如一品禮

婚會如一品婚儀

婦人禮會如一品婚儀

饗丈夫送者

同一品儀加送以乘馬設從者乃於西廊下

饗婦人送者

女相者引賔升降酬以束帛餘如丈夫禮

通典卷一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四十八

通典卷一百三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九十　開元禮纂類二十五　嘉九

朝集使於尚書省禮見并辭

其日奉禮郎先布版位於尚書省都堂之前京官九品以上位在東每等異位朝集使位在西亦如之皆以北為上京官及朝集使俱常服謁者絳公服先引京官入

就位又謁者引諸方朝集使等入就位奉禮立於朝集使之北差退贊者陪其後京官及朝集使序立訖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朝集使等俱再拜京官等逡巡揖避再拜訖京官等俱答拜朝集使等逡巡揖避再拜訖謁者贊稱禮畢羣官等各以次退朝集使亦退其辭禮亦如之

任官初上 諸州上佐附

應冊命之官受冊訖朝集使乘輅備儀鳴鐃吹詣太廟

南門至下車所鐃吹止受冊者降輅謁者引入立於廟庭北面西上立定再拜訖又再拜辭謁者引出乗輅鳴鐃而還若先受制書者發卯儀仗詣太廟如上儀備道詣本司將至畢官先引俱公服俟於別席所初上者至降輅贊禮者引入停於後堂改著公服儀仗陳廳事之前贊禮者引畢官俱立於内門之外西廂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初畢官就門外位贊禮者引初上者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面贊禮者引畢官以次入立於西階西重行東面以

北為上立定卑官俱再拜初上者荅拜贊禮者引卑官出贊禮引初上者就後堂卑官俱更衣贊禮者引廳坐者入立於廳事東西階下其廳致敬者立於門外之西東面俱北上贊禮者引初上者出升堂就榻後廳坐者俱升詣座後立定初上者升座廳坐者各依其班而坐其廳致敬者入立於東西階下俱以北為上而諸流外官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再拜訖就東階下品官之後本司以印及職掌置於案本司引入升諸座前本司

取印及職掌以次進置於座上之案訖本司引案降出諸司以次諮判三條事訖俱興立於座後贊禮者引初上者還後堂以外降出設會如常儀官卑不合拜廟者俱詣上所下判官者禮見而已若六品以下初上皆常服若先任者尊及官位等先任者俟於東階下西面新任者入立於西階下東面再拜先任者答再拜訖新任者還於廳事立於東階下與卑官相見如上儀諸州縣丞長史以下初上准此

京兆府河南牧初上諸州刺史都督附

其日州牧備儀仗至州停於後堂兵曹設儀仗於廳事門庭如常儀本司設牧位於廳事楹間近北南向設州官長史司馬位於堂下東方西向設錄事參軍以下位於司馬之南重行西向皆以北為上設縣官位庭中近西諸鄉長位於縣官之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州助敎縣博士助敎依鄉長班長史以下集於州南門之外州官在東縣官在西鄉長史在州官東南各有次俱公服鄉長

常服司功整次紙名入諮贊禮者引牧出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面左右侍從如常贊禮者立於牧南少退俱西向贊禮者引州官入就位次引縣令以下入門而左又引鄉長入門而右俱入就位立定贊禮者引牧升自東階即位南向立又引縣令及鄉長五品以上自西階升堂進當牧前重行北向如在位庭之儀立定上下俱再拜牧答拜上下在位者皆逡巡避位贊禮者引縣令以下及鄉長俱出贊禮者引牧降入贊禮者引長史以

下次俱更衣本司量設牧座於堂上訖贊禮者引縣令及鄉長俱就西階下又長史以下入立於東階下俱北向贊禮者引牧出升堂就榻後長史以下并縣令職事五品以上應升者合班俱升詣座後立定牧升座諸應坐者俱坐州縣佐史以下入庭中重行北面西上州縣學生位於其後俱再拜訖就東階下品官之後立錄事以印及職掌置於案錄事一人引入升詣座前錄事取印及職掌以次進置於牧案訖錄事引案降出諸司以

次諮判三條事訖坐者俱興贊禮者贊牧興引還後堂長史以下降出設會如常儀諸刺史初上准此其鄉長武官七品以上及德行有聞者皆升堂

萬年長安令初上河南洛陽縣令禮同諸縣令附

其日令停於後堂設令位於廳事楹間近北南向設鄉長位於南方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其勲官出身班博士助教依鄉長班又設丞位於東方西向設主簿及尉位於丞南少退西向北上鄉長以下俱集於縣南門外之

西各有次司功整次紙名入諮賛禮者引令出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向侍從如常儀賛禮者立於令之南少退俱西向賛禮者引丞以下入就位又引鄉長入就位立定賛禮者引令升自東階即位南向立賛禮者引鄉長文武官五品以上自西階進當令前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上下在位者俱再拜令答拜上下在位者皆逡巡避位賛禮者引鄉長降自西階以出鄉長在庭者繼出賛禮者引令降自東階以入又引丞以下以次出

本司量設牀座於堂上訖贊禮者引鄉長入立於廳事西階下丞以下立於門外道西東面俱北上贊禮者引令出升堂就榻後又贊禮者引丞入及鄉長文武官五品以上俱升詣座後又贊禮者引主簿及尉入立於東階下立定令升座諸應坐者俱坐錄事及坐者以下入立於庭中北面西上學生位於其後俱再拜訖就東階下縣尉後立錄事以印及職掌置於案錄事一人引升入詣座前錄事取印及職掌以次進置於令案訖錄事

引案降出諸司以次諮判三條事訖丞及鄉長俱興贊禮者贊令興引還後堂鄉長降出設會如常儀諸縣令初上准此其鄉長文武官七品以上及德行有聞者皆升堂

鄉飲酒 正齒位附

鄉飲酒之禮刺史為主人此為貢人之中有明經進士出身兼德行孝悌灼然明著往表門閭及有秀才皆刺史為主人若無上佐攝行事先召鄉之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與之行禮而賓舉之介以下無其人則闕正齒位每年季冬縣令為主人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為賓次一

人為介又其次為三賓又其次為衆賓主人戒賓立於賓大門外之西東面賓立東階下西面將命者立於賓之左北面受命出立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某子臨之將命者入告賓出立於門東西面北向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吾子學優行高應兹觀國某日展禮請吾子臨之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人曰謀於父師少師莫若吾子賢敢固以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敢不敬須主人再拜賓拜主人退賓拜送主人戒介

亦如之〔戒辭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吾子臨之正齒位無戒賓〕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近北南向設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設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設正賓〔正齒位云三賓下倣此〕席三於賓席之西各南向皆不屬焉又設堂下衆賓席於西階西南面北上〔正齒位設衆賓席於楹間近南北向東上〕設兩壺於賓席之東北少退玄酒在西加勺冪置篚於壺南東肆實以爵觶設贊者位於東階東西面北上賓介及賓至立於廳事大門外之右東向北上執事者俱就位主人出迎賓於門外之左西

面拜賓賓答拜又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門而右西面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東面北上衆賓非三賓者皆北面東上凡賓主拜揖周旋皆有相贊正齒位衆賓立於三賓之後主人將進揖當階據禮作陳揖賓皆報揖至階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執罇者徹冪主人適篚

跪取爵興適罇實之進賔席前西北面獻賔賔西階上北面立主人少退賔進於席前受爵退復西階上北面立主人退於阼階上北面拜送爵賔少退贊者薦脯醢正齒位葅醢於賔席前正齒位賔以下年六十者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豆九十及主人皆六豆下倣此賔自西方升席南面立贊者設折俎正齒位賔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於籩豆之間遂祭酒啐酒啐嘗也興降席東適西階上北面跪卒爵興適罇實之進主人席前東面南酢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北面拜賔少退主人進受退

復阼階下北面立賔退復西階上北面拜送爵賛者薦脯醢於主席前主人由席東自北方升席賛設折俎（正齒

位無折俎）主人跪左執爵右取脯醢遂祭酒啐酒興自南方降席復阼階上北面跪卒爵執爵興跪奠爵於東序端興適篚跪取觶實之以酬復阼階上北面跪奠觶遂拜執觶興賔西階上答拜主人跪祭遂飲卒觶執觶興適罇實之進賔席前北面賔拜主人少退賔旣拜主人跪奠觶於薦西興復阼階上位賔遂進席前北面跪取觶

復西階下位主人北面拜送賔進席前北面跪奠觶於薦東興復西階上位酬酒不舉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主人北面揖遂降立於阼階下西面賔降立於西階西當西席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敵賔不居堂上位主人進延介主人揖介介報揖至階一讓升主人升阼階介升西階皆當楣北面立主人詣東序端跪取爵興適罇實之進於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退復位主人於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於西階之東

贊者薦脯醢於介席前介進自北方升席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介跪左執爵右取脯醢遂祭酒執爵興自南方降席北面跪卒爵執爵興介授主人爵主人適罇實之以酢於西階上立於介右北面跪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跪祭遂飲卒爵執爵進跪奠爵於西楹南還阼階上揖降介降立於賓南主人於阼階前西面揖衆賓遂升適西楹南跪取爵適罇實之進於西階下南面獻衆賓之長升西階上北面拜受爵主人於衆賓長之

右北面拜送贊者薦脯醢於其席前衆賔之長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酒執爵興退於西階上立飲訖授主人爵降復位主人又适罇實之進於西階上南面獻衆賔之次者如獻衆賔長之禮又次一人升飲亦如之主人适罇實酒進於西階上南面獻堂下衆賔每一人升受爵跪祭立飲贊者徧薦脯醢於其位訖主人受爵奠於篚主人與賔一揖一讓升賔介衆賔序升即席設工人食於堂廡西階之東北面東上（側邊曰廡）工四人入先

二瑟後二歌工持瑟升自西階就位坐工歌鹿鳴卒歌升入立於堂下北面奏南陔訖乃間歌南有嘉魚笙崇丘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合謂歌與衆聲俱作也樂工人將間則毋作淫聲不雅之曲訖司正升西階司正謂主人之贊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慮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跪取觶於篚興適鐏實之降自西階詣階間右還北面跪奠觶拱手少立跪取觶遂飲卒觶奠觶再拜賓降席取觶於篚適鐏實之詣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進立於賓東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賓跪奠

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賔立飲卒觶遵罇實之進阼階上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再拜賔少退主人受觶賔於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同皆禮殺）賔揖復席主人進西階上北面酬介介降席自南方進立於主人西北面主人跪奠觶遂拜執觶興介答拜主人立飲卒觶遵罇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立介拜主人少退介受觶主人於介東北面拜主人揖復席司正升自西階近北面立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近北面立於介右（旅序也於）

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也某者衆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一以某字別之受酬者由介東尊介使不失敬位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避受酬者又使其贊相上下介跪奠觶遂拜執觶興某子答拜介立飲執觶遵鐏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某子某子受觶介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揖復席司正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自西方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某子跪奠觶遂拜執觶興受酬者拜某子受立飲卒觶遵鐏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之受酬者受觶某子立於受酬者之右揖復席次一人及堂下衆

賔受酬亦如之於某子卒受酬者以觶跪奠於篚復階下位司正適阼階上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賔司正迴北面告於賔曰請賔坐賔曰唯命賔主之詞皆司正傳賔坐各就席坐若賔主俱公服者則皆降脫履於階下主人先左賔先右禮畢降納如常正齒位於楹間北面乃揚觶而言曰朝廷率由舊章敦行禮教凡我長幼各相勸勗忠於國孝於親內睦於閨門外比於鄉黨無或慢墮以忝所生賔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觶再拜跪取觶飲卒觶興賔主以下皆坐司正適篚跪奠觶興司正降復位乃羞羞進也所進者肉胾無降復其位醢正齒位無進羞

筭爵筭數也賔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三賔以上賛者二人行爵以下取足也正齒位又無筭燕樂亦

無數或間或合盡飲而止也主人之贊者興焉燕訖賓主俱興賓以下降自西階主人降自東階賓以下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北上主人送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介逡巡而退

宣赦書

其日質明本司承詔宣告内外隨職供辦守宫設文武羣官次於朝堂如常儀羣官依時刻皆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奉禮設文武羣官次版位於順天門東西當

朝堂之南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中書令位於羣官之北南向刑部侍郎帥其屬官陳金雞於西朝堂之東南向置鼓杖於金雞之南遂擊鼓每擊掊一杖刑部侍郎録京師見囚集於羣官之南北面西上囚集訖鼓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各就位中書令受詔訖遂以詔書置於案令史二人對舉案通事舍人引中書令持幡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詣門外位立持節者立於中書令之南少西令史舉案者於中書令西北俱東面立

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詣中書令前中書令取詔
書持案者以案退復位中書令稱宣詔羣官皆再拜宣
詔訖羣官又再拜舞蹈又再拜刑部尚書前受詔書退
復位持節者加節衣通事舍人引中書令幡節前導而
入通事舍人引羣官還次

羣官詣闕上表

前一日守宫設文武羣官次於朝堂如常儀其日量時
刻文武羣官集俱就位各服朝服奉禮設羣官位於東

朝堂之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中書令位於羣官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羣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郎贊者先就位謁者引羣官各就位禮部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表案立於奉禮之北南面立定典謁引中書令出就南面位禮部郎中引表案詣中書令前郎中取表以授中書令受表郎中舉案退復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中書令以表入奏退復位南面稱宣詔羣

官再拜宣詔訖又再拜謁者引為首一人進北面受表退復位舍人引中書令入謁者引羣官還次

羣官奉參起居

前一日守宮設文武羣官次於朝堂如常儀其日依時刻文武羣官九品以上俱集朝堂次奉禮設文武羣官位於東朝堂之前文左武右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又設奉禮位於文武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又設通事舍人位於文官為首者之北少東西向並如常

奉禮師贊者先就位舍人各引文武羣官俱就位立定舍人引為首者少進通起居訖退復位奉禮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入奏訖舍人承旨出復位西面稱勅旨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宣訖又再拜舍人及羣官俱退

皇帝遣使詣蕃宣勞

前一日執事者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東南向其日使者至執事者引就次使者以下俱公服蕃主朝堂立於

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執事者引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使副立於使者西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令史二人對舉詔書案立於使副西南俱東向執事者引蕃主迎使者於門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執事者引使者入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入門而左使者詣階間南面立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使副立於使者西南持案者立使副西南俱東面執事者引蕃主入立於使者之南北面持節者脫節衣持案

者進使者前使副取詔書持案者退復位使副進授使
者退復位使者稱詔蕃主再拜使者宣詔訖蕃主又再
拜執事者引蕃主進使者前北面受詔書退立於東階
東南西面持節者加節衣執事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
持案者次之出復門外位執事者引蕃主拜送於大門
外使者還於次執事引蕃主入

皇帝遣使諸州宣撫

前一日本司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右南向又設廳集

之官次於大門外文官在道東武官於使者次西南俱南向相對為首其日使者將至刺史出城迎於一里外相去九十步許刺史於路左下馬使者下馬皆少進使者命刺史乘馬使者與刺史俱乘馬而行（使者至鎮及縣其鎮將與縣令迎與刺史同若使者五品以上鎮將縣令六品以下則使者不下馬命鎮將縣令乘馬而已若臨邊者不出迎）應集者至州門外各就次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應受制者及應版授官路遠不及期者則使至別定某日）本司設使者位於廳事階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之南北向設應集官之位於

刺史後每等異位若有諸老則位於諸官之後俱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又設刺史以下位於大門外之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若別日宣勞則使者停於館應集者至日乃集刺史入使者以下皆公服制書及版案置於案贊禮者引應集之官就門外位諸老應受版者齒位八十以上者杖於位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贊禮者引使者持幡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使副立使者西南持制書及版案立於使

副西南俱東面北上（若版多則量加於案）立定參軍引刺史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引刺史先入立於内門外之東西面州官立於其後贊禮者引使者持幡節者前導入門而左使副以下從之使者詣階間就位南面立持幡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幡在南使副立於使者西南持案者立於使副之南少退使俱東面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

副以制書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刺史等再拜宣制訖刺史等又再拜行參軍引刺史進詣使者前北面受制書訖退立於東南西面贊禮者以次引應受制者別受制如上儀凡同制書者皆同拜訖引於刺史東南西面北上若有版授史以案詣使副前使副取版進授使者皆如初贊者引為首者一人少前使者稱有制為首者再拜宣制訖為首者又再拜贊禮者引為首者進詣使者前北面受版若有束帛賑恤依式宣付凡老者拜八十以上一坐再拜

九十以上子弟拜受訖引立刺史之後又引次受者亦如之訖持節者加節衣贊禮者引使者出使者幡節導之以出使副以下從之俱復門外位諸老以版授子弟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府之官及諸老出復門外位立定刺史拜送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及諸老還次若在諸縣宣勞版授如在州之儀使者若於隨便宣制受賜物者縣令先集鄉望立於館門外之南重行北面西上使者至立於門西東面鄉

望俱再拜使者入詣廳事前南面立鄉望隨入宣勞受及拜送皆如上儀凡使至先問百年者有則宣制頒餼酒米牲物皆子弟代受之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制勞會

前一日本司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右南向又設應集之官次於大門外文官道東武官於使次西俱南向相對為首其日質明應集之官道州門外各就次服朝服非朝服者以公服本司設使者位於廳事階間內南向

設刺史位於使之南北向設應集之官位於刺史之後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又設刺史以下位於大門外之東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以制書置於案使者以下皆公服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外位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贊禮引使者立於門西東面史二人對舉制書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行參軍引刺史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行參軍引刺

史先入立於内門外之東西面立州官立於其後贊禮者入門而左持案者從之使者詣階間就位南向立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案者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刺史等再拜宣訖又再拜行參軍引刺史進詣使者前北面受制書退立於東南西面贊禮者次引應受制者别受制如上儀凡同制者皆同宣訖引立於刺史東南西北上贊禮者引使者出持案

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俱就門外位刺史拜送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各還將會本司設刺史以下位於廳事之庭如常儀又鋪使者席於使者之東西向州官之席於刺史之後各依資品俱南上席於庭者文官在東武官在西皆北上又刺史以下各服公服若常服贊禮者行參軍引刺史又贊禮者引廳會之官俱就門外位立定贊唱者先入就位贊禮者引使者先

入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會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引使者行參軍引刺史又贊禮者引應升階者詣東西階以次升各立於席後其位於階下者又引就席後上下立定俱就席俛伏坐遂行酒酒至上下皆俛伏興立於席後俱再拜搢笏立受酒升席俛伏坐飲酒行三周進食食至上下皆俛伏興立於席後設食訖俱升席俛伏坐食訖仍行酒會畢俱興各以次引降復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

在位者皆再拜以次引出（若無臺使會位賛拜亦准此）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赦書（鎮與州同）

其日本司設使次於州之大門外道南西向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以赦書置於案應集之官至州門外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本司設使者位於廳階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南北面設應集之位於刺史之後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又設門外位文官於門東西向武官於門西東向俱每等異位

重行以北為上本司録州見囚集於州門之外北面西上賛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外位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南西向使者出次賛禮者引立於門西武官之前少北東向史二人對舉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行參軍引刺史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行參軍引刺史先入立於内門之東西面州官立於其後賛禮者引使者入門内而立持案者從之使者詣階間就位南向立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行參軍引

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赦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赦刺史以下皆再拜宣赦書訖又再拜舞蹈又再拜本司釋囚行參軍引刺史進使者前北面受赦書退復位贊禮者引使者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復門外位刺史拜送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還次

諸州上表

前一日本司設應集之官次於州大門外文官道東武官道西俱南向相對為首其日夙興本司設使者位於廳事階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之南北向設應集之官位於刺史之後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贊者位於東南西向北上設應集之官門外位文官於門東西向武官於門西東向俱每等異位重行以北為上質明應集之官至州門外各就次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

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佐史對舉表案立於贊唱之西北向表每一等為一案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就位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贊禮者引使者入門而右詣階間就位南向立贊禮者引表案詣使者取表贊禮者引案退復位餘表案位於使者西北南向東上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贊禮者引使者出舉表案者從之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上表者若止一人則不須諸官陪位上表者立於廳事東階

東南西面持案者立於上表者東南俱西面使者入立於階閒南向持案者以案進上表者前上表者取表持案者退復位上表者詣使者前授表退北面再拜使者出上表者入

通典卷一百三十

通典卷一百三十一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九十一 開元禮纂類二十六 賓

蕃主來朝以東帛迎勞

前一日守宮設次於候館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蕃主服其國服所司引立於東堂下西面凡蕃主進止皆主司先引制使皆謁者前導使者朝服出次立於門西

東面從者執束帛立於使者之南蕃主有司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勞其主稱其國名有司入告蕃主迎於館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與蕃主俱入使者先升立於西階上執束帛者從升立於使者之北俱東面蕃主升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執幣稱有制蕃主將下拜使者曰有後制無下拜蕃主旋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制訖蕃主進受幣采五匹為一束其蕃主答勞使各以土物其少多相准不得過勞幣勞於遠郊其禮同蕃主還贈於遠郊亦如之勞蕃使即束帛也退復位以幣授左右又

再拜稽首使者降出立於館門之外西東面蕃主送於館門之外西面止○答使者蕃主揖使者俱入揖讓升蕃主先升東階上西面使者升西階上東面蕃主以土物儐使者再拜受蕃主再拜送物使者降出蕃主從出門外皆如初蕃主再拜送使者還蕃主入鴻臚迎引詣朝堂依方北面立所司奏聞舍人承勅出稱有勅蕃主再拜宣勞訖又再拜所司引就館如常儀

遣使戒蕃主見日

前一日守宫設次於館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使者至
掌次者引就次蕃主服其國服降立於東階下西面蕃
國諸官立於蕃主之後西面北上使者服朝服出次立
於門西東面蕃主有司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
奉制戒集某主見日有司入告蕃主迎於館門外之東
西面再拜使者與蕃主俱入使者升自東階西面使者
稱有制蕃主再拜宣制曰某日見蕃主又再拜稽首使
者降出蕃主送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使者還蕃主入

蕃主奉見 奉辭禮同

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宫設次太樂令展宫懸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黄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尚舍奉御鋪蕃主牀坐於御座西南東向並如常儀設蕃主版位於懸南又設蕃國諸官之位於蕃主後依其班重行北面以西為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西面諸衛各勒所部列黄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太樂令帥

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所司迎引蕃主於承天門外通事舍人引就次本司入奏鈒戟近仗入陳如常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侍中版奏請中嚴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蕃主服其國服出通事舍人引立於閤外西廂東面若更有諸蕃以國大小為序蕃國諸官各服其服立於蕃主之後俱東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

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及姑洗之音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侍衛如常儀偃麾戛敔樂止如常通事舍人引蕃主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蕃主再拜稽首侍中承制降詣蕃主西北東面稱有制蕃主再拜稽首宣制訖蕃主又再拜稽首侍中面奏又承制降勞勑命升坐蕃主再拜稽首舍人引蕃主樂作蕃主上階樂止舍人接引升至坐後蕃主就坐俛伏坐

侍中承制勞問蕃主俛伏避席將下拜侍中承制曰無下拜蕃主復位拜對如常侍中回奏又承制勞還館舍人引蕃主降自西階典謁者承引樂作復懸南位樂止蕃主再拜稽首訖舍人引蕃主樂作蕃主出門樂止初蕃主升坐舍人引蕃主諸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蕃國諸官俱再拜稽首舍人承勅降詣西階畔蕃國諸官西北東面稱勅旨蕃國諸臣俱再拜稽首宣勅訖蕃國諸官俱再拜稽首對訖又再拜稽首

舍人囘奏又承勅降勞還館蕃國諸官俱再拜稽首於
階蕃主出舍人引蕃國諸官以次出訖侍中前跪奏稱
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
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乘
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閤樂止

受蕃國使表及幣其勞及戒見日如上儀

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幄於所御之殿北壁南向守
宮設使者次太樂令展宮懸舉麾位於上下並如常儀

其日典儀設使者位於懸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庭實
位於客前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
俱西面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半仗屯門及入陳於殿庭
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如常儀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
迎使者服其國服奉書出次通事舍人引立於閤外西
廂東面從者執幣玉庭實立於後俱東面北上侍中版
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
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如上儀

符寶郎置寶於座侍衛如常儀樂止中書侍郎一人令史二人持案先伺於西階東面北上舍人引使者及庭實人就懸南位使者初入門太和之樂作立定樂止大蕃大使為設樂次蕃大使及大蕃中使以下皆不設樂懸及黃麾仗中書侍郎帥持案者進詣使者前東面侍郎受書置於案廻詣西階侍郎取書升奏持案者退初侍郎奏書有司各帥其屬受幣馬於庭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前承制降詣使者前問蕃國主使者再拜對訖又再拜舍

人廻奏又承勑問其臣下使者再拜對又勞使者以下對拜及舍人廻奏並如常儀舍人承制勑勞還館使者以上皆再拜舍人引使者以出樂作止如常儀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如上儀侍臣從至閤樂止

皇帝宴蕃國主

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幄於所御之殿北壁南向尚食奉御太官令命各具饌守宫設次太樂令設登歌於

殿上展宫懸於殿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令設十二案
乘黄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並如常儀其日尚舍
奉御鋪蕃主牀坐於御座西南蕃國諸官應升殿者坐
於蕃主之後設不升殿者坐席於西廊下俱東面北上
尚食奉御設御酒罇太官令設蕃主以下酒罇並如常
儀設蕃主版位於懸南又設蕃國諸官之位於蕃主之
後俱重行北面西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如常儀諸
衛各勒所部列黄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

人二舞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所司迎引蕃主至
承天門外通事舍人引入次凡蕃客出入升降皆掌客監引所司入奏
鈒戟近仗入陳如常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侍中版奏
請中嚴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寳郎奉寳俱詣閤
奉迎蕃主服其國服出次通事舍人引立於閤外西廂
東面蕃國諸官各服其國服立於蕃主之後俱東面北
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
直華蓋警蹕侍衛並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

黃鍾如上儀一人升立於東階上贊者二人立於階西面通事舍人引蕃主入蕃國諸官從入蕃主入門舒和之樂作蕃主至位樂止其有獻物則從之入陳於蕃主之前以西為上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蕃主及蕃國諸官皆再拜侍中承旨降勅蕃主升坐蕃主再拜蕃主奉贄其贄隨其國所有一以輕者為之曰某國蕃臣某敢獻壤奠侍中升奏又侍中承旨曰朕其受之侍中降於蕃主東北西面稱有制蕃主再拜宣制訖蕃主又再拜訖以贄授

侍中侍中以贄授所司又所司受其餘幣俱以東舍人承旨降勑蕃國諸官等坐蕃國諸官俱再拜通事舍人引蕃主又通事舍人引蕃國諸官應升殿者詣西階蕃主初行樂作至階樂止通事舍人各引升立於坐後初蕃國諸官詣西階其不升殿者通事舍人分引於廊下席後立定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就坐俛伏坐太樂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坐位笙管者就階閒北面立尚食奉御進酒至階

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俛伏興立坐後殿中監到階省酒尚食奉御奉酒進皇帝舉酒良醖令又行酒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再拜訖搢笏受觶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就坐俛伏坐飲皇帝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三終尚食奉御進受虛觶奠於坫登歌訖降復位觴行三周尚食奉御進食食升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執笏俛伏興立坐後殿

中監到階省案尚食奉御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太官令又行蕃主以下食案設訖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就坐俛伏坐皇帝乃飯休和之樂作蕃主以下皆飯御食畢樂止蕃主以下食訖尚食太官俱徹案又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以次入作若賜酒舍人前承旨詣受賜者前蒙賜者執笏俛伏起立坐後舍人稱賜酒蒙賜者再拜酒至蒙賜者搢笏受觶就席俛伏坐飲卒觶俛伏起立授虛觶又再拜就席俛伏坐

會畢通事舍人贊蕃主興蕃主以下皆俛伏興立坐後
通事舍人引降樂作復懸南位定立典儀曰再拜贊者
承傳蕃主以下皆再拜若有筐篚舍人前承㫖降宣勑
蕃主以下皆再拜太府帥其屬以衣物以次授之訖蕃
主以下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出樂作至門樂止侍中前
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
令令撞蕤賔之鐘如常儀

皇帝宴蕃國使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所御之殿北壁南面太官令具饌守宮設使者次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上下並如常（若大蕃中使及中蕃大使以下則不設樂及黃麾仗）其日尚舍奉御鋪使者牀坐於御座西南設不升殿者坐席於西廊下俱東面北上典儀設使者位於懸南重行東面北上設典儀贊者位於懸之東北如常儀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半仗皆與上儀同蕃使以下服其國服出次通事舍人引立於閤外西廂東面從者立於使者之後重

行東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與
上儀同典儀一人升立東階上贊者二人立於階下俱
西面典儀引使者以下入就懸南位使者初入門舒和
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者以
下皆再拜舍人前承旨降勅使者升坐使者以下皆再
拜通事舍人引應升殿者詣西階樂作止如常通事舍
人引升立於坐後其不升殿者分引詣廊下席後上下
立定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就

坐俛伏坐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俛伏興立坐後太官行酒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再拜搢笏受觶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蕃使以下諸客皆就坐俛伏坐飲觴行三周食升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執笏俛伏興立坐後太官令行諸客案設食訖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就坐俛伏坐上下諸客皆飯諸客食訖太官令俱徹

案又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以次入作若賜酒舍人前承
旨詰受賜者前蒙賜者執笏俛伏起立坐後舍人稱賜
酒蒙賜者再拜餘與宴蕃國主禮同皆倣上儀

通典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五十 史部

通典卷一百三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九十二　開元禮纂類二十七　軍一

皇帝親征類於上帝 宜社附

纂嚴

纂嚴前一日本司承制宣攝内外諸司各隨職備辦尚舍奉御施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如常守宫設羣

官文武次於東西朝堂如常儀典儀設羣官位於殿庭文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乘黄令陳革輅及玉輅以下及車旗之屬如常儀未明一刻開諸宫門諸衛勒所部列黄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其日平明留從之官悉集朝堂次侍臣服平巾幘袴褶其將帥等及從行之官亦平巾袴褶留守之官公服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各列於殿庭上水三刻通事舍人引羣官俱詣閤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武

弁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即御座南向坐典儀唱再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訖中書令承旨勑百僚訖通事舍人以次引羣官出侍中跪奏禮畢俛伏興皇帝降御座乘輿入自東房侍中從至閤如常

齋戒

將告有司卜日如别儀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諸應告之官及羣官客使等各於所司及公館諸軍將各於正寢俱清齋一宿若在營者齋於軍幕餘如郊祀儀

陳設

前告三日陳設如巡狩告圓丘儀社設大次於社宮西門之外道北南向設告官等次以下如祭社之儀又設軍將次於外壝南門外道東西向北上前二日設樂懸燎壇羣官版位等並如告圓丘之儀又設軍將位於懸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軍將門外位於南壝外道東西向北上社軍將位次於社宮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北上設樂懸等如祭社儀又為瘞埳二於神座北如常又前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北門內當社壇南向設太祝等奉血幣位於埳北如常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皆如常未明十五

刻烹牲如常蒼牲二每一正座一配座社烹牲於廚用黑牛二齋郎以豆取毛血如常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座如常儀

鑾駕出宮社同

皇帝武弁乘革輅備大駕及嚴鼓侍中奏請發內外器服皆如常儀前後備六軍諸軍嚴鼓一准大駕

薦玉帛禮與巡狩告社同

其日未明二刻下至太常卿引皇帝至內壝門並如巡狩圓丘親告儀天帝太罇二實以汎齊明水實於上罇山罍二一實玄酒為上一實清酒玉幣

以蒼唯無禮部尚書太常卿陪從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以下至奠玉帛訖降壇還版位樂止並如巡狩親告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以下至皇帝降壇還版位謁者引司徒降復位並如巡狩圓丘親告儀宜社自引司徒降復位以上同巡狩告社儀皇帝既降壇謁者引諸軍將詣壇東階升進立於天帝神座前北面西上宜社立於太社神座前南

（面西上）初軍將升太祝帥齋郎以爵酌福酒進立於軍將之西東面北上（宜社於軍將東西面南上）軍將俱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軍將受以授齋郎軍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郎受爵復於坫軍將俱興再拜謁者引軍將降復位太祝各進跪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燎燔以下至燔祝版並如

巡狩親告儀宜社自皇帝再拜以下至燔祝版並如巡狩告社儀

鑾駕還宮如郊社儀宜社附

皇帝親征告於太廟

齋戒

將告有司卜日皇帝清齋及應告官清齋等並如巡狩告儀又諸軍將各於正寢清齋一宿若在營齋於軍幕諸衛令其屬守廟門工人俱清齋如常儀

陳設

前告三日陳設如巡狩告廟儀又設軍將次於南門外道東西向北上前二日設樂懸前一日設御座及從駕官位如巡狩告廟儀又設軍將位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罇罍洗篚告日未明十五刻烹牲等並如巡狩告廟儀

鑾駕出宮

皇帝服武弁服乘革輅前後備六軍嚴鼓並准大駕餘同圜丘儀

晨祼巡狩告廟同

饋食

皇帝既升祼下至酌獻九室訖降復位並如巡狩告廟儀又皇帝既降謁者引諸軍將升自東階進立於睿宗大聖至孝皇帝室戶前北面西上初軍將升諸太祝各帥齋郎以爵酌福酒進立軍將之東西面北上以下至啐奠降復位如類上帝儀登歌作諸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以下至燔版於齋坊如類上帝儀

鑾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仍武弁乘革輅還宮如常儀○凱旋告日陳俘馘於南門外北面西上軍實陳於後其告奠之禮皆與告禮同

解嚴

未解嚴前一日本司各隨職供辦尚舍奉御設御座於太極殿中楹間南向如常守宮設文武百官次於東西朝堂奉禮於東西朝堂設文武官版位如初典儀設位

於殿庭文東武西皆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典儀位於東階革輅旌旗之屬於殿庭其日平明諸衛各勒所部屯門列仗百官服袴褶督將戎服皆集朝堂次晝漏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以次列於殿庭上水七刻典謁引羣官以次入就位上水十刻應奉迎之官詣閤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如常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侍臣夾侍如常典儀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皆再拜通事舍人

以次引羣官出侍中跪奏稱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閤如常

皇帝親征禡於所征之地

將祭有司卜日如别儀前祭一日皇帝清齋於行宫凡應祭之官清齋於祭所近侍之官與從祭羣官及諸軍將皆於軍幕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亦清齋一宿尚舍直長施大次及羣官軍將等次如類上帝儀右校修除祭所又為瘞埳於神座西北

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奉禮設御位於神座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神座西南當瘞埳北上設諸祭官位於御位東南執事者位於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一位於神座西南東向一位於神座東南西向設奉禮位於祭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埳西南設從祭羣官位於祭官之南俱重行西向北上設軍將位於南廂重行北向西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皆於東壝之外道南從祭

羣官位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向西上軍將位於南壝外道東重行西向北上兵部侍郎建二旗於南門外去門三十步郊社令帥府史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皆於神座東南俱北向西上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又設御洗於酒罇東南諸將罍洗又於其東南北向及設篚冪如常篚實以巾爵執罇罍者如常設幣篚於酒罇之所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先備特牲之饌牲以犢未明四刻郊社令奉熊席入設黃帝軒轅氏神

座於壝内近北南向兵部侍郎置甲冑弓矢於座側建矟於座後未明二刻郊社令良醖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犧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皆加明水酒加玄酒各實於上罇）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未明一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當御座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罍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行掃訖引就位皇帝服武弁之服詣祭所諸將與從祭之官皆戎

服陪從如常駕將至謁者引行事之官皆就東門外位
駕至大次門外下馬之大次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如
常謁者贊引各引從駕羣官及諸軍將俱就門外位謁
者贊引各引祭官及從祭羣官諸軍將等次入就位皇
帝停大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
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博士引太常卿太
常卿引皇帝入門伏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
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再拜

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奠物既奠訖俛伏而後興太常卿引皇帝進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東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還版位西向立於衆官拜訖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俎皇

帝既復位太官令引饌入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訖謁
者引司徒以下還本位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
罍洗侍中黄門侍郎贊洗授巾爵並如常儀謁者引司
徒進立於罇所齋郎奉俎立於司徒之後皇帝洗爵訖
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所執罇罍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
訖太常卿引皇帝進軒轅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
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
右東面跪讀祝文臨時撰文訖興皇帝再拜太祝進奠版於

神座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以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皇帝再拜受爵跪祭啐奠爵受胙至還本位如常儀謁者引亞獻上將詣罍洗盥手洗爵酌盎齊奠啐受福如上訖還本位謁者又引次將終獻如亞獻儀太祝進徹豆如式奉禮曰賜胙以下至望瘞位禮畢還大次並如常其寘土掐東西各四人若備六軍及嚴鼓作止如類告之禮

皇帝親征及廵狩郊祭有司軷於國門

車駕出日右校先於國門外委土為軷軷為山象也又為瘞埳於神座西北方深取足容物太祝布神座於軷前南向太官令帥宰人刳羊郊社令之屬設罇罍篚冪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置幣於罇所駕將至太祝立於罇洗東南西向祝史與執罇罍篚者俱就罇罍所立太祝再拜詣罇所取幣進跪奠於神座興還本位進饌薦脯於神座前加羊於軷西首太祝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所酌酒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少退北向立讀祝文訖祝文臨時撰

太祝再拜還本位少頃太祝帥齋郎取幣爵酒饌物宰人舉羊肆解之太祝并載埋埳寘之執鐏者徹罍篚席駕至權停太祝以爵酌酒授太僕卿太僕卿左執轡右受酒祭兩軹及軓前軹轂末軓軾前乃飲受爵而退遂驅駕轢軷上而行

皇帝親征及巡狩告所過山川

前一日諸告官俱清齋於告所執事者先修除告所又為瘞埳當神座之南如常太官令備牢饌嶽鎮海瀆用太牢中山川

用少牢小山川用特牲若行速即用酒脯告日郊社丞布神座席於告所近北南向設酒罇於神座之左面右設洗於酒罇東南北向其執罇者位如常奉禮設告官位於罍洗東南西向執事者位於其後北上設奉禮位於告官西南東向贊者二人在南少退所司實罇罍俎豆太祝實幣篚齋郎取豆血幣長一丈八尺各隨方色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執罇罍篚冪者次入就位謁者引告官以下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

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皆
再拜太祝以幣授告官告官受幣謁者引告官詣神座
前北面跪奠幣俛伏興少退再拜告官復位太官丞引
饌入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太官丞以下還本位謁者
引告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引告官詣酒罇所執罇者
舉冪告官酌酒跪進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
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訖興告
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

爵酌福酒進告官之右西向立告官再拜受爵跪祭啐奠爵及受胙以下望瘞等至燔版位並如常儀寘土則埳東西各二人

平蕩寇賊宣露布

其日守宫量設羣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仍承制集文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羣官客使至俱就次各服其服奉禮設羣官版位於東朝堂之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又設客使位如常儀設中書

令於羣官之北南面量時刻吏部兵部贊羣官客使出次謁者贊引就位立定中書令受露布置於案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之典謁者引中書令舉案者從之出就南面位持案者立於中書令西南東面立定持案者進中書令取露布持案者退復位中書令稱有制羣官客使皆再拜中書令宣露布訖羣官客使又再拜皆舞蹈訖又再拜謁者引兵部尚書進中書令前受露布退復位兵部侍郎前受之典謁引中書令入謁者引羣官客

使各還次

遣使勞軍將

前一日執事者先設使者次於營南門之外道右南向使者至謁者引入次使者將到兵部先集大將以下於南門之外列左右廂俱重行北向相對為首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門西東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吏二人持制書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大將北面再拜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持案者從立於幕

前南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持案者立於
使者西南東面又謁者引大將以下入立於使者之南
依左右廂俱重行北面相對為首立定持節者脫節衣
持案者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
有制大將以下俱再拜宣詔訖大將以下又再拜謁者
引大將進使者前北面受制書退復位持節者加節衣
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以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
位大將以制書授左右拜送使者於門外使者退大將

入初使者出諸將以下以次出若賜衣物使者出次立於門外立定執事者以衣物立於案南俱東面北上使者入衣物隨入初大將受制書復位執事者以衣物徧授之大將以下受訖又再拜

皇帝講武

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有司先芟萊除地為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為和門又於其內墠地為步騎六軍

營域處所左右廂各為三軍位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前後各相去五十步為三軍進止之節又别墠地於北廂南向為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其中如常儀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墠所禁止諠譁依方色建旗為和門於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於墠所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如常式步軍大將被甲冑

乘馬教騎大將亦乘馬教習士衆為戰隊之法凡教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為前行持䂸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教士衆習見旌旗指麾之蹤旗卧即跪旗舉即起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即進鳴金即止知刑罰之害賞賜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習串跪起及行列險隘之路講武日未明十刻軍士皆嚴備五刻將士皆貫甲步軍各為直陣以相

侯將軍依儀各依格備物大將軍各依格處分軍中立於旗鼓之下凡六軍各鼓一十二鉦一角四並於其軍後表之下鑾駕出如常式講武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出宮以剛日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應從者俱先置文武官皆公服所司為小駕依圖陳設未明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俱詣西階下奉迎侍中負璽如式乘黃令進革

輅於太極殿前皇帝服武弁之服餘並如圓丘儀駕至墠所兵部尚書介胄乘馬奉引至講武所入自都墠北和門兩步軍之北當空南向黄門侍郎奏稱請降輅還侍位皇帝降輅入大次而觀兵部尚書停於東廂西向三仗小退以通觀路領軍減小駕騎士立於都墠之四周侍臣依左右廂立於大次之前東西面北上文武九品以上皆公服文東武西在侍臣之外十步重行北上諸州使人及蕃客先集於都墠北和門外東方南方立

於道東西方北方立於道西皆向輅而立以北為上駕至和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拜訖皇帝入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卿引蕃客東方南方立於大次東北南向以西為上西方北方立於大次西北南向以東為上若有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仗外四周任意然後講武諸州使人及蕃客立定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果毅以上各集於中軍大將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

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旗鼓之南北面東上右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西東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誓曰今行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誓詞徧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

列位定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為方陣以應之次南軍一鼓而舉赤旗為鋭陣北軍亦鼓而舉黒旗為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黄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為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鋭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黒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黄旗為圓陣以應之凡陣迭為主客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為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之士五

十人挑戰於兩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為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五陣畢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本列侍中跪奏請觀騎軍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俛伏興二軍吹角擊鼓誓衆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唯無跪起耳騎軍東西迭為

主客為五變之陣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如步軍法五陣畢俱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而還凡步騎二軍之士備則滿數省則半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以刃相及凡步士逐退過中表二十步而止不得過也騎士不在此例若因田狩則令講武軍士之外先期為圍觀訖乘馬鼓行親禽如別禮狩訖乘輅振旅而還如常儀講武罷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講武禮畢請還俛伏興皇帝降御輿侍衛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御立

授綏升訖勅車右升千牛將軍升輅陪乘黄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以下如圜丘還宫儀唯不作鼓吹不撞鞁賔解嚴訖將士各還明日羣官奉參起居如别儀

皇帝田狩

仲冬狩田之禮前期十日兵部徵衆庶修田法虞部量地廣狹表所田之野前狩三日本司建旗於所田之後隨地之宜前一日未明諸將各帥士徒集旗下不得諠譁質明弊旗後至者罰之兵部分申田令遂圍田其兩

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訖若圍廣或先期二日三日圍闕其南面且據南面及狩隨地所向駕出以剛日其發引次舍如常將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以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於皇帝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角諸將皆鼓行赴圍乃設驅逆之騎百有二十既設驅逆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駕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皇帝之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本司奏進弓矢三驅

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亢
大綏皇帝既發然後公王發公王發亢小綏諸公既發
以次射之訖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
射之達於左腢為上射達左耳本為中射達右耳本為
次射左髀達於右䯚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
者不射又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其出表者不逐將止虞
部建旗於田内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
得禽者獻於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

者以供宗廟次者以供賓客下者以充庖厨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其因講武以狩則先設圍亦如之也

通典卷一百三十二

通典卷一百三十三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九十三 開元禮纂類二十八 軍二

皇帝射於射宮

前一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射殿之庭當月之調登歌及以其合東懸在東階東西面西懸在西階西東面南北二懸各登歌廣開中央廟門中

央避箭位也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乏於侯西十步北十步乏侯邊避矢物以革為之高廣七尺先有埒為之則不設設五楅庭前少西楅長三尺博七寸厚一寸半龍首蛇身以委矢布侍射者位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布司馬位於侍射南東面獲者於乏東東面侍射射位於殿階下當御前少西橫布南面侍射者弓矢俟於西門外陳賞物於東階下少東置罰豐於西階下少西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大而卑設罰罇於西階西南北以堂深設篚於罇西南肆實爵加冪其日質明御服武弁出樂作警蹕及文武

侍衛皆如常儀文武官俱公服典謁引入見樂作及會如元會儀酒三徧侍中奏稱有司既具請射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東階下西面北上武官立西階下東面北上持鈒戟隊羣立於兩邊千牛備身二人横奉御弓矢立於東階上西面執弓者在北設坫於執弓者之前置御決拾笥於其上決今之射沓拾今之射捍獲者持旌自乏之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負侯謂背侯向內立會衆射者見侯為旌深有志於中侍射者出西門外取弓矢兩

手奉弓搢乘矢於帶搢插乘矢四矢於殿下射位西東面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乏止司馬降西階復位千牛郎將一人奉決拾以笥千牛將軍奉弓千牛郎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面郎將跪奠笥於御榻前少東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訖千牛郎將又跪取拾興贊設以笥退奠於坫上復位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弓左右隈謂弓上面下面以衣袂摩拭上面再度下面一度也西面左執弣右執簫

以進御訖退立於御榻東少後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一一供御御欲射協律郎舉麾先奏鼓吹及樂騶虞五節御乃射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相應以至九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留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也御射訖千牛將軍於御座東西面受弓決拾退奠於坫上復位侍射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弓南向挾矢協律郎舉麾樂作不作鼓吹奏樂貍

首三節然後發矢若侍射者多則齊發第一發與第四節相應第二發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射者右旋東面弛弓北面立乃退復西階下位其射人多少臨時聽進止若九品已上俱蒙賜射則六品以下後日引射所司監之司馬升西階自西楹前南面揮弓命取矢降復位取矢者以御矢付千牛郎將於東階下侍射者矢加於楅北括侍射者釋弓於位庭前北面東上所司奏請賞侍射中者罰不中者侍中稱制曰可所司立楅之東西面監唱射矢取矢者

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不中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俱再拜所司於東階下以付賞物訖退復西面位酌者於罰罇西東面酌進北面跪奠於豐上退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進豐南北面跪取豐上爵立飲卒爵跪奠豐下退復東面位酌者北向跪取虛爵酌奠如初不中者以次繼飲皆如初訖典謁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庭前北面相對為首再拜訖引出持鈒戟隊復位御入奏樂警蹕如常儀所司以弓出中門外

付侍射者引出若御射無侍射之人則不設楅不陳賞物不設罰觶若御燕遊小射則常服不陳樂懸不行會禮王公以下事訖出無北面再拜之儀

皇帝觀射於射宮

前一日設宮懸登歌張麋侯如親射儀設第一楅於庭前少西第二楅於第一楅南二步以次五楅陳賞物罰豐如親射布王公以下釋弓矢席位於中門外左右俱北上布三品以上會席位於殿上如常儀布第四品五

品會席位於東西階南在樂懸南東廂者西面西廂者東面俱北上若殿上人少四品五品亦升之布六品以下會席位於樂懸之南北上若四品五品升殿則在懸内布王公以下將射位於東西階前北上布左右司射位於王公將射位前左者西面右者東面俱北上布司馬位於右司射南東面布三品以下及左供奉官射席位於御座東楹間少前布三品以上及右供奉射席於御座西楹間少前席横布各容六人布四品以下射席於殿階下如殿上儀布獲者位於乏

東東面取矢者在獲者南俱東面獲者謂看矢蹤密者置左右司射各三人司馬二人其日質明王公以下具服持弓矢分為左右引入至中門外位皇帝服武弁服出樂作警蹕如常儀王公以下皆跪釋弓矢於位典謁引入見會如常儀凡射先行會禮酒三徧所司奏請賜王公以下射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將射者皆降庭前北面相對為首再拜訖典謁引出復中門外位跪取弓矢興兩手奉弓搢乘矢典謁引入就將射位左右司射及司

馬及獲者皆就位執罰鐏者立於鐏南執箙者立於箙南皆北面酌者立於鐏西東面獲者持旌南行十步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左右司射各一人先導射皆搢乘矢於帶兩手奉弓左者從東階右者從西階至階左者西面右者東面相顧立定俱升進各當席前北面俱進升射席立定左廂者右旋西面張弓右廂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挾謂置矢於弓）司馬執弓自西階升當右射者前左旋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獲者持旌去

侯西行十步當之北行至之止乃射左司射一發右司射一發更迭射訖左司射左旋西面弛弓右司射右旋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定俱少退各從東西階降於階下相向立定乃退復位左右司射各於王公位前北面次北王公從首六人引從東西階升如司射之儀至射席相對為首北面立左者右旋西面張弓右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所司奏請以射樂樂王公以下若兩番則每番唯射取中侯未須奏請作樂相應侍中前承制曰可通事舍人承

傳西面告太常卿太常卿於西懸内東面命樂正曰奏樂間若一言奏七節節間踈數如一也司射自西階升當御前少西東向誓曰無射獲無獵獲不得射侯邊獲者不得獵過獲者之傍射者俱遂巡司射退降復位司射又升西階誓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雖中不釋筭也射者又遂巡司射乃退降復位協律郎舉麾作貍首之樂三節訖左右俱一發使與第四節相應左右又一發使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射訖協律郎偃麾樂止左廂射者左旋西面弛弓右廂射者右旋東

面弛弓俱北面立少退從東西階降立於階下相向北上立定乃退左右司射各以次取六人俱升射如初四品以下射於殿下即射席升降及射與樂相應如殿上儀射訖者三品以上及近侍之官釋弓於下復會位四品以下皆復會位坐其未射者立繼射如初射總訖司馬升殿揮弓命取矢取矢者上中下矢各一人持其不中者矢一人持至庭前其第一矢跪如第一楅北闊其以下次加楅訖取矢者各立楅南北面王公以下各降

執弓庭前北面立所司奏請賞射中者罰不中者侍中承制退稱制曰可所司立楅之西東面監唱射矢取六人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東階下西面北上依射中疎密為第其不中者謂四矢俱不中侯也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依品為序東西俱再拜所司東階下以次付賞物受訖者退復西面位若賜多且置於位御入後持出中門外付之酌者於罰罇西東面酌進北面跪奠爵豐上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豐南北面横奠弓跪取爵立飲卒爵跪奠爵豐下取弓退

復東面位酌者繼酌奠於豐不中者以次飲皆如初若更射則取矢者以矢就東西面位付射者訖左右司射各從首取王公以下六人升射如初始作樂與樂相應如上儀其賞罰皆如初訖典謁者引中者及不中者及不射者皆庭前北面各依品相對再拜訖出復中門外持鈒戟者復位御入樂作警蹕如常所司持矢出中門外付射者訖引出若御不親觀射則不設樂懸王公以下各執弓矢入庭前北面拜訖通事舍人宣敕賜王公

以下食王公等皆再拜典謁引王公以下就東西廊下食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左右司射引王公以下皆如御前之儀射訖王公以下皆北面相對立通事舍人宣勅云射中者依算賜物不中者罰酒王公等皆再拜其受賞及罰皆如御前之儀北面再拜取矢訖引出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宜於太社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諸告官致齋於社所守宮設告官以下位各於常所諸將位於社宮北門外道

西東向南上右校清掃內外又為瘞埳二於南門內壇西南如常奉禮設告官以下版位如常儀設諸將位於北門內當太社壇南面東上諸將門外位於北門外道西東向南上郊社令帥其屬設罇罍玉帛等如式執罇罍者位如常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先具牢饌質明告官等各服其服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席艮醖之屬入實罇罍玉幣太罍及配座象罇實醴齊玄酒各實於上罇玉社稷兩珪有邸幣以玄一丈八尺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

除如常儀訖就位贊引引告官以下俱就門外位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告官等入謁者引諸將俱就門外位告官入訖謁者引諸將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大將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還本位諸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謁者引告官詣太社壇升北陛以下至奠玉幣酌飲福受胙如巡狩告社攝事儀

初告官詣稷壇贊者引諸將詣太社壇升西陛進立於
太社神主前南面東上初諸將升諸祝帥齋郎以爵酌
福酒進諸將東西面立諸將皆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
奠爵俛伏興諸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諸
將受以授齋郎諸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郎
受爵復於坫諸將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諸將降詣太
稷壇飲福受胙如太社儀訖還本位奉禮曰再拜諸將
以下皆再拜謁者引出初諸將出諸祝各進跪徹豆以

下及告官望瘞玉幣至禮畢如廵狩告社儀若凱旋唯陳俘馘及軍實於北門南面其告禮如上儀祝版燔於齋所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告於太廟 齊太公廟附

將告有司卜日如别儀前一日諸告官致齋於廟所衛尉設告官以下次各於常所右校掃除内外奉禮設告官版位於内外如常設諸將位於廟庭横階南道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南上又設諸將門外位於南門外道

東重行西向北上太廟令整拂神幄又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皆如常儀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先具牢饌如常具饌每室用特牲一太公廟具酒脯醢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再拜入行掃除皆如常自將告以下至此與太公廟儀同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自東階升入開埳室奉出獻祖以下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各引就位又贊引引告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其先拜者不拜太公廟贊引引廟令太祝等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日再拜廟令以下皆再拜升自東階入就位立定奉禮

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謁者引諸將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諸將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還本位諸祝取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太官令以下至此太公廟儀同謁者引告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室戶前北向立太祝以幣進東向授告官告官受進入室北面跪奠於獻祖座俛伏興出戶北向再拜訖次懿祖以下並如上儀謁者引還本位祝還罇所太公廟謁者引告官升東階詣太公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東向授告官告官受進北面跪奠

於太公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訖謁者引告官當留侯座受幣奠亦如之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升太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之屬還本位訖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告官盥洗酌獻讀祝文自九室以下及飲福受胙皆如常儀再拜訖謁者引告官降復位太公廟奠幣訖謁者引告官升自東階酌獻太公及留侯並如常儀告官飲福將訖謁者引諸將升東階進當皇考睿宗大聖貞皇帝廟室戶前北面西上初諸將升諸祝師齋郎以爵酌福酒詣諸將之東西面北上諸祝師齋郎進俎

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諸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郎受爵復於坫諸將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諸將降復位奉禮曰再拜諸將以下皆再拜謁者引出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位者俱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太公廟無諸將拜獻之儀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訖謁者進告官之左曰請就望瘞位謁者引告官就望瘞至禮畢如常儀其寘土埳東西各二人太公廟同上太廟令納神主如常儀祝版燔於齋坊

若凱旋唯陳俘馘及軍實於南門外北面西上其告儀如上

仲春祀馬祖

將祀有司筮日如別儀以下先牧馬社馬步皆筮日前祀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祀二日守宮設祀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陳饌幔於內壝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高五尺太官令具特牲之饌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座於壇上席以莞南向奉禮

設獻官位於壇東南西向執事位又於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俱西向北上望燎位當柴壇北南向設祀官等門外位於東壝外道南西上郊社令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洗於壇東南北向執罇篚者位於罇所如常未明一刻太祝獻官等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醞令入實罇罍及幣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郎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祝與執

罇罍篚冪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
拜贊者承傳太祝以下俱再拜太祝與執罇者升東階
至罇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謁者引獻官以下入就
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
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詣饌所太祝跪
取幣於篚興立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神座前北面立太
祝奉幣東向授獻官獻官受幣進北面跪奠於神座俛
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太官令引饌

入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謹遣具官臣姓名昭告於馬祖天駟之神爰以春季遊牝於牧祇薦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馬祖天駟之神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

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於坫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授獻官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燎位謁者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奉禮又帥贊者退立於燎壇東北位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制幣祝版爵酒又以

俎載牲體黍飯興降自南行當柴壇東南行自南陛登柴壇以幣酒祝版饌置柴上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者以炬投壇上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奉禮賛者還本位賛引引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賛引引出

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　仲冬祭馬步附

前享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

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為瘞埳於壇之右地方深取足容物衛尉設享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太官令具特牲之饌其日未明二刻以下至設贊者位於瘞埳西南同馬祖儀設瘞埳位於壇之西南北向設享官以下門外位以下至讀祝文如馬祖儀祝文曰昭告於先牧之神肇開牧養厥利無窮式因頒馬爰以制幣云云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徹以下至燔版如馬祖儀其埳瘞土東西各二人祭馬社祝文曰惟神肇教人乘用賴於今式用典儀爰以

制幣云云尚饗馬步祝文曰惟神為國所重在於閑牧神其屏兹凶慝使無有害載因獻校爰以制幣云云尚饗

合朔伐鼓二至二分及諸州合朔伐鼓附

其日合朔前三刻郊社令及門僕各服赤幘絳衣守四門令巡門監察鼓吹令平巾幘袴褶帥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於左東門者立於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於東塾西面西門者立於南塾北面北門者立於西塾東面門側堂曰塾麾制各長丈旒以方色各長八尺一隊正

一人著平巾幘袴褶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於鼓外
矛處東戟在南斧鉞在西矟在北郊社令立攢於社壇
四隅以朱絲繩縈之太史官一人著赤幘赤衣立於社
壇北向日觀變黄麾次之龍鼓一面次之在北弓一張
矢四隻次之諸工鼓靜立候日有變史官曰祥有變工
人齊舉麾龍鼓齊發聲如雷史官稱止工人罷鼓其日
廢務百官守本司日有變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以下
皆素服各於廳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日立明復而止

諸州伐鼓其日見日有變則廢務所司置鼓於刺史廳事前刺史及州官九品以上俱素服立於鼓後重行每等異位向日刺史先擊鼓執事代之明復俱止

大儺諸州縣儺附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為侲子著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為一隊六人作一行執事者十二人著赤幘褠衣執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著假面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其一人為唱帥著假面皮衣執捧鼓角

各十合為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令以下皆服平巾幘袴褶州縣儺方相四人執戈楯唱率四人俀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儺二人皆以雜職差之其俀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鼓鞉四人執鞭戈令以小戟以逐惡鬼於禁中有司先備每門雄雞及酒擬於宮城正門皇城門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為瘞埳各於皇城門外之右方稱其事先一日之夕儺者各赴集所具其器服依次陳布以待事諸州縣儺則前一日之夕所司帥領宿於府門外其縣門亦如之其日未明諸衛依

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下如常儀鼓吹令帥儺者各集於宮門外諸州縣未辨色所司白刺史縣令請引儺者入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備請逐疫訖出命內寺伯六人分引儺者於前長樂門永安門以次入至左右上閤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諸州縣儺將辨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麾引儺者入無官者外人引導於是鞭轚鼓鞞俱譟呼鼓鞭戈楯而入唱率侲子和曰甲作食𣧑胇胃食疫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覽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

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鬼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唱率侲子以同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趣順天門以出分詣下諸州縣儺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郎軀牲匈磔之神席之西籍以席北首齋郎酌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於座右跪讀祝文諸州縣儺官者引之偏索諸室及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司接引出乃鼓譟而出大門外分為四部各趣四城門出郭而止初儺者入祝五人各帥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門及城四門儺者出便酌酒奠脯於門右禳祝而止乃舉酒脯埋於

西南酒以爵脯以籩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於太陰之神立冬已謝青陽馭節惟神屏除凶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敬薦於太陰之神尚饗訖興奠版於席乃舉牲并酒瘞於埳訖退其內寺伯導引出順天門外止諸州縣儺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祝姓名敢昭告於太陰之神寒往暑來陰陽之常度惟神以屏凶厲謹以酒脯之奠敬祭於神尚饗

通典卷一百三十三

通典卷一百三十四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九十四 開元禮纂類二十九 凶一

賑撫諸州水旱蟲災 賑撫蕃國水旱附

皇帝遣使賑撫諸州水旱蟲災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使者未到之前所在長官先勒集所部僚佐等及正長老人本司先於廳事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

南向又於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位東向大門外之左設長官以下及所部位重行北向西上於廳事之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位之南三丈所設長官位北向其所部僚屬則位於長官之後文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爲首正長老人則位其南重行北面西上使者到所司迎引入便次長官及所部嚴肅以待正長老人等並列於大門外之南重行北面西上至時使者以下各服其服所在長官及所部僚佐亦各服公服

行參軍引長官以下出就門外位立司功參軍引使者

就門外位立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史二人對舉制案

列於使者之南俱少退東向行參軍贊拜長官及所部

在位者皆拜拜訖行參軍引長官等以次先入立於門

内之右重行西面司功參軍引使者入幡節前導持案

者從之使者到庭中位立持節者於使者東南西面行

參軍引長官以下俱入就庭中位立定持節者脱節衣

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

者稱有制行參軍贊再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使者宣制書訖行參軍又贊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行參軍引長官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訖功曹參軍引使者以下出復門外位行參軍引長官及諸在位者各出即門外位如初行參軍引使者以下還便次長官退其正長老人等任散蕃國賑撫同諸州禮具國王供待及出入即館饗食之屬則如常但畧其燕好

勞問諸王疾苦問外祖父后父大臣都督刺史及蕃國主附中宮問外祖父及諸王

附東宮問外祖父諸王附其問師傅保宗戚上臺貴臣同勞問諸王之禮

皇帝中宮云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東宮云皇太子遣使勞問諸王疾苦外祖大臣等各隨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中宮則内給事一人為使所言之

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於庭中近北設使者位南面皇太子儀東向又於使者位之南皇太子儀位三丈所設主人位北向皇太子儀西向其府國僚屬並之東陪列於庭中之左右國官在東府僚在西俱以北為上中宮及皇太子儀無府國官以下儀使者至受勞問者第大門外掌次者

延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禮者中宮則內典引下皆倣此

引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向史二人中宮則內給使二人奉制書

案中宮及皇太子云令案下准此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受勞

問者立於門東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

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贊禮者引使者入就庭中

位立持案者立於其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就涯中

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

退復位使者稱有制中宮稱太皇太后等有令受勞問者再拜贊禮

者引受勞問者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出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隨出各即門外位受勞問者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退就次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制則子弟代受如上之儀都督刺史禮同所畀者諸導引之官以所勞問州府有司充之其使於京師者則謁者導引

勞問外祖母疾苦中宫問外祖母附其問妃主宗戚婦女同東宫問外祖母附其問妃主母疾苦同

皇帝中宮云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東宮即云皇太子遣使勞問外祖母疾苦本司散下具禮所司隨職供辦内給事一人皇太子則閤官一人為使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又於内寢庭少北皇太子西階前設使者位南向皇太子儀東向又於使者位之南皇太子位東三丈所設受勞問者位北向皇太子西向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使者服公服攝迎者亦公服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面給使二人奉制書案皇太子令書案中宮同餘倣此立於使者之南差退

贊禮者引攝迎者出立於門東西面攝迎者再拜訖贊禮者引攝迎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內典引引使者入就內寢庭位立皇太子儀使者東面立持案者立於使者之右皇太子儀給使奉令書案隨入立於使者之南差退受勞問者服朝服女侍者引就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等即稱有令受勞問者再拜女侍者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授受勞問者受勞問者又再拜內典引引使者以下出女侍者引受勞問

者退贊禮者引攝迎者隨出各就門外位攝迎者再拜

內典引引使者退即使次贊禮者引攝迎者入若受勞

問者疾未間不堪受制則攝迎者於外堂之庭拜受制

書如上禮其異者受制書訖閤授女侍者女侍者受奉

入授受勞問者○凡有勞問無正篇者皆臨時約准上

禮而為之凡內侍之屬充使則內侍內常侍以下准所

慰勞者尊卑臨時准約○皇太子於諸王妃主以下疾

苦其存家人親屬之禮率爾遣近侍勞問則主人受勞

問之者待之亦從家人親屬之式不拜迎拜送及不為授受之禮

五服制度

斬縗三年　齊縗三年杖周不杖周五月三月

大功長殤九月中殤七月成人九月　小功殤成人並五月　緦麻殤成人並三月

斬縗三年正服

子為父則斬縗三年　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重稱子者別於男子言在室關已許嫁　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縗周出而虞則受以三

年之服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

加服

嫡孫為祖謂承重者為曾祖高祖後亦如之父為長子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將代已為宗廟主故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於庶子之嫡孫乃為其嫡子三年矣

義服

為人後者為所後父受重故三年為所後祖亦如之凡為人後者不以嫡子也妻為夫夫尊而親妾為君妾謂夫為君國官為國君布帶繩屨既葬除之

繐冠

右正服加服繐裳三升義服三升半冠同六升右縫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冠外縪凡服上曰縗下曰裳布八十縷為升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於武外厭之婦人之繐連裳以六升布為總總束髮也童子亦連裳

經帶屨

右苴麻經帶首經大九寸左本在下繩纓五分首經去一以為腰經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相去四寸婦人經如男子又有絞帶苴惡貌也首經象緇布冠之頍項腰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五分腰經去

一為之齊線以下用布菅屨外納外納納其餘於外也婦人屨亦如男子

杖

右苴竹杖其大如腰經長齊其心本在下主婦亦杖諸婦則不杖童子不杖其當室者則絻而杖童子及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然而童子當室杖者尊為喪主

絻

右狀象冠廣寸無辟積童子當室亦服之

總論制度

三公以下皆三月而葬而虞三虞而卒哭十三月小祥除首絰練八升布為冠纓武亦如之婦人練總除腰絰二十五月大祥除靈座自後有祭設几席除縗裳去絰杖十五升布深衣布縞冠素紕纓革帶素屨婦人除縗裳去絰縞總衣屨如男子二十七月禫祭玄冠皂纓仍布深衣革帶吉屨婦人緇總衣屨如男子踰月復平常

齊縗三年正服

子為母舊禮父卒為母周今改與父在同為祖後者祖卒則為祖母為曾

高祖後者為曾高祖母亦如之母為長子

加服

繼母如母繼母之配父與親母同慈母如母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為子生則養之如母死則喪之如母貴父之命也

義服

繼母為長子　妾為君之長子與嫡妻同不敢輕服夫之正統

繐冠

右正服加服繐裳四升義服五升其縷四升半成布四

升冠七升右縫布纓武冠內繂前後縫於武內厭縫

經帶屨

右牡麻絰帶首絰大七寸二分本在上繩纓五分首絰去一以為腰絰大五寸七分半布代絞帶屨內納

杖

桐杖大如腰絰通圓之長齊其心本在下十三月小祥除首絰練九升布為冠纓武亦如之其他祥禫變除與斬縗同踰月復平常

齊縗杖周正服

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皆報父卒為父後者為嫁母無服母猶服之不為出母之黨服則為繼母之黨服

為祖後者祖在為祖母為曾祖高祖後者亦如之

義服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若繼母出則不服若繼母出嫁子從而寄育則服不從則不服

夫為妻

齊縗不杖周正服

為祖父母父所生庶母亦同唯為祖後者乃不服

為伯叔父

為兄弟

為衆子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并傳重於嫡孫所傳重非嫡及養子為後者服之皆如衆子婦服

為兄弟之子女在室亦然報之

為嫡孫有嫡子則無嫡孫凡為後承嫡者雖曾孫玄孫與孫同

為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無主無祭主謂無夫與子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

女子子為祖父母雖出嫁猶不敢降其祖

妾為其子

加服

女子子適人者為兄弟之為父後者出嫁猶不降為父後者婦人有歸宗之義故不自絕其族類

降服

妾為其父母凡妾為私親如衆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凡為人後者本親降等其妻又降夫一等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

義服

為伯叔母服與伯叔同為繼父同居者子無大功之親母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是謂繼父同居繼子之子不從服為繼父不報妾為嫡妻嫡妻不為妾服妾為君之庶子婦為舅姑其夫為曾祖高祖後者其妻從服亦如舅姑為夫兄弟之子男女同報舅姑為嫡婦其夫應三年者然後為其婦齊縗周

齊縗五月正服

為曾祖父母（本三月以其降殺太多故新議改從五月）女子子在室及嫁者

為曾祖父母

齊縗三月加服

為高祖父母（重其縗麻尊尊也減其日月為恩殺也）女子子在室及嫁者

為高祖父母（不敢降其祖也）

義服

為繼父不同居（先同今異繼父有子及有大功之親雖同住亦為異居元不同者不服）

右降服亦緦裳四升冠七升正服五升冠八升義服六升冠九升右縫布纓武冠內縪前後縫於武內厭縫之婦則布總精麤亦如男子之冠具經帶與三年同其杖三年及杖周皆桐杖各大如腰經通圓之長齊其心本在下麤屨內納不杖周則麻屨五月三月則繩屨其三年者與齊縗同杖周者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逾月除復平常禫變節皆與斬縗同其父卒母嫁出妻之子為母及為祖後祖在為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義服齊縗

三月者繐裳六升冠九升絰帶與周親同而繩屨

大功殤長殤九月中殤七月正服

為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殤者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服周者哭之十三日大功九日小功五日緦麻三日　為叔父之長殤中殤　為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為兄弟之長殤中殤　為嫡孫之長殤中殤嫡曾孫嫡玄孫亦同　為兄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義服

為夫之兄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成人九月正服

為從父兄弟今之同堂兄弟姊妹之在室者　為庶孫女在室亦然

降服

為女子子適人者出降者兩女各出不再降若兩男各為人後亦如之　出母為女子子適人者女服同　為兄弟之女適人者報　為人後者為其兄弟　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在室者報

右成服縗裳八升冠十升餘皆與長殤同

義服

為夫之祖父母　為夫伯叔父母報報者旁尊不足以尊降　為夫之兄弟女適人者報　為人後者其妻為本生舅姑為衆子婦

右降服縗裳七升正服縗裳八升冠同十升義服縗裳九升冠十升婦人則布總精麤如男子冠　牡麻絰首絰大五寸七分半長殤及成人皆九月絰以繩纓中殤皆七月絰無纓

俱五分首絰去一以為腰絰大四寸六分布帶繩屨

小功五月殤正服

為子女子子之下殤　為叔父之下殤　為姑姊妹之下殤　為兄弟之下殤　為嫡孫之下殤　為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為從父兄弟姊妹之長殤　為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降服

為人後者為其兄弟之長殤　為姪丈夫婦人之長殤

出嫁姑為之服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之長殤

義服

為夫之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

右降正服冠衰同十升義服十一升澡麻絰帶澡謂去其莩垢不絕其本冠左縫不厭婦人布總精麤如男子首絰大四寸六分五分首絰去一以為腰絰大三寸七分布帶吉屨無絇婦人衰絰精麤如男子降服不澡

成人正服

為從祖祖父報祖之兄弟也兄弟之孫女在室亦如之　為從祖父報父之同堂兄弟同堂兄弟之女之在室亦如之　為從祖姑姊妹在室者報父之同堂姊妹及已再從姊妹　為從祖兄弟報再從兄弟　為從祖祖姑在室者報祖之姊妹

為外祖父母　為舅及從母丈夫婦人報母之兄弟姊妹

降服

為從父姊妹適人者報同堂姊妹　為孫女適人者　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適人者報

義服

為從祖祖母報祖之兄弟妻　為從祖母報父之同堂兄弟妻　為夫之姑姊妹在室及適人者報　娣姒婦報　為同母異父兄弟姊妹報　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從母謂妻子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母卒則不服　為庶母慈已者謂庶母之乳養已者　為嫡孫之婦有嫡婦則無嫡孫之婦曾孫玄孫為後者服其婦如嫡孫之婦　母出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從母母卒則為其母之黨服不為繼母之黨服　嫂叔報兄娣弟妻同

右降服縗裳十升正服縗裳十一升冠同十一升義服

繐裳十二升冠與繐同其經如小功五月唯麻斷本

緦麻三月殤正服

為從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　為庶孫丈夫婦人之中殤下殤　為從祖叔父之長殤　為從祖兄弟之長殤　為舅及從母之長殤　為從父兄弟之子之長殤

為兄弟之孫之長殤　為從祖姑姊妹之長殤

降服

為人後者為其兄弟之中殤下殤　為姪丈夫婦人之

中殤出嫁姑為之服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之中殤下殤

義服

為人後者為從父兄弟之長殤　為夫之叔父之中殤

下殤　為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成人正服

為族兄弟三從兄弟三從姊妹出嫁即無服為族曾祖父報曾祖之兄弟曾孫女出嫁即無服為族祖父報曾祖之兄弟同堂兄弟孫女出嫁則不服為曾孫玄孫

為外孫女子子之男女為從母兄弟姊妹今謂之姨兄弟姊妹為姑之

子外兄弟姊妹為舅之子內兄弟姊妹為族曾祖姑在室者報曾祖之姊妹為族祖姑在室者報祖之同堂姊妹為族姑在室者報父之再從姊妹

降服

為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父之同堂姊妹及已之再從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祖父報謂同堂伯叔父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若無嫡母及嫡母卒則申妾子服外祖父母舅從母服為從祖祖姑適人者報祖之姊妹為人後者為外祖父母本生外祖父母為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

義服

為族曾祖母報曾祖兄弟之妻為族祖母報祖之同堂兄弟之妻為族母報父之再從兄弟之妻為庶孫之婦　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祖伯叔母同堂伯叔為庶母父妾有子者為乳母　為壻女子子之夫報為妻之父母從妻服之為夫之曾祖高祖父母　為夫從祖祖父母報夫之祖兄弟及妻為夫之從祖父母報夫之父同堂兄弟及其妻為夫之外祖父母報　為夫之從祖兄弟之子夫之再從兄弟之子為夫之從父兄弟之妻　為夫之從父姊妹在室及適人

者　為夫之舅及從母報

改葬緦子為父母妻妾為夫既葬除之

右降正義服冠繐同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冠右縫不厭婦人緫精麤澡麻斷本以為絰首絰大如男子之冠三寸七分五分首絰去一以為腰絰二寸九分布帶吉屨無絇皇家所絶旁親服者皇弟子為之皆降一等凡童子不緦當室則緦

繐裳制度

凡縓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削猶殺也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若齊裳內縓外齊緝也凡五服之縓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縓者外展之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適博四寸出於縓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兩之為尺六寸出於縓者旁出縓外也縓長六寸博四寸廣長當心衣帶下尺衣帶下尺者腰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衽二尺有五寸衽所以掩裳際者上正一尺鷰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衽屬幅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也衣二尺有二寸此謂袂中也衣自領至腰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袪尺二寸袪袖口也

通典卷一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五十三 史部

通典卷一百三十五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九十五 開元禮纂類三十 凶二

訃奏

皇帝為外祖父母舉哀

本司散下具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奉御先於别殿設素牀褥席為舉哀成服位南向尚衣奉御先製小功五

月之服守宮先於舉哀殿外門之外隨便設百官文武次如常其日舉哀前三刻諸衛屯門列仗如常諸應陪慰者並赴集次所典儀於舉哀殿門外布百官位亦如常又於殿前設諸王三品以上哭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諸親位於文武官五品之下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又於階下當御位北向設太尉奉慰位文武百官到入次改服素服侍中版奏請中嚴亦在三刻之前尚衣奉御以篋奉縗服升立於殿東間北面典謁引諸王百官

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俱就門外位文武侍衛之官詣閤奉迎舉哀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素服御輿出升别殿降輿即哭位南向坐侍衛如常至時侍中跪奏請為故某官若某郡君舉哀俛伏興皇帝哭十五舉聲侍中跪奏請哭止成服俛伏興皇帝止尚衣奉御以篋奉縗服進跪授興仍贊變服焉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成服已侍中又跪奏請哭俛伏興皇帝哭通事舍人引諸王文武百官三品以上入就殿庭位舍人贊拜羣官在位者皆再

拜舍人贊哭羣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羣
官在位者皆止舍人引諸王為首者一人進詣奉慰位
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還本位又舍人次引百官文
武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還
本位舍人贊拜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三品以上退出
其四品以下位於門外者典謁贊拜贊哭贊止引退如
殿庭之儀侍中跪奏請哭止俛伏興皇帝止御輿降還
侍衛從至閤如初所司宣仗散其日晡哭則晡前二刻

奏嚴一刻奏辦皇帝服縗服出即位次哭如初百官不集自

後朝晡凡三日而止

為皇后父母舉哀與為外祖父母禮同其異者製緦麻三月之服朝晡再哭而止

為諸王妃主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奉御先於肅章門外道東設大次南向周以行帷御座設素牀褥席守宮隨便於永安門外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便次其日舉哀

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前二刻諸衛列仗如常典儀於大次前量遠近設一品以下應陪集者哭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百官皆集次改服素服就位又於大次前設奉慰位前一刻文武侍衛之官詣閤奉迎如常侍中版奏外辦皇帝素服御輿復道以出從幃宮後門入之大次其無復道者百官於外門外為位立降即哭位南向坐侍衛如常至時侍中跪奏請為故臣某官若主若妃舉哀俛伏興皇帝哭通事舍人贊羣官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若百

官為門外位者俟入大次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入次前位四品以下仍門外位舍人贊哭羣
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羣官在位者皆止
舍人引文武官行首皆一人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
引退還本位舍人贊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訖有門外位者與
謁贊拜贊哭贊止侍中跪奏請哭止俛伏興又奏請還宮退本
位立皇帝哭止御輿降還其侍衛從至閤如常所司宣
仗散其日晡哭則晡前二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帝仍初
服出位次哭如初侍衛如常百官不集自後本服周者凡三朝哭

而止本服大功者其日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若皇太子陪舉哀則素服左庶子啟引從帷宮南門入至大次前啟再拜訖引升東階之南北面哭於百官哭止皇太子哭止進御座前跪俛伏興再拜於百官退引降拜還如初其宮官等應陪拜慰者則隨班於上臺自下皆然

為內命婦宗戚舉哀與為諸王妃主禮同其三夫人以上其日仍晡哭而止其九嬪以下一舉哀而止亦隨恩賜之淺深

為貴臣舉哀與為諸王禮同其異者一舉哀而止貴官謂職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其餘官亦隨恩賜之淺深

為蕃國主舉哀與為貴臣禮同其異者城外張帷幔為次向其國而哭之至三聲而止

臨喪

皇帝臨諸王妃主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直長先設行宮大次於主人第大門外之西南向守宮於主人大門外隨便設諸從駕文武之官便次其所臨者五屬之親於乘輿未到之前並先集列於主人之第其執事先於其寢

北設幃幔為主人五屬婦女拜哭次其日未出宮前四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出宮前三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所司整設小駕鹵簿於所出宮門外如常儀出宮前二刻又搥二鼓為再嚴奉禮於所出宮門外設陪從之官位如常尚舍奉御先於主人第大門外便殿之内設皇帝便座南向又於主人堂上中間設素下牀席為哭位亦南向典儀又於主人庭中設陪從官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又於御座前階下設奉慰

位主人執事於堂下設五屬之親位於東階之東重行西面北上又設五屬婦女位於堂北幔下主女位於東廂西面南上妻妾位於西廂東面南上衆婦人位於北廂重行南面諸親在東相對為首以服精麤為序而尊者差前具五屬外內並臨於此所諸陪從之官各常服赴集具位有司整列皇帝四望車以下及仗衛之屬應列鹵簿者於內外如常儀出宮前一刻又搥三鼓為三嚴侍衛之官詣閤奉迎如常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常服御輿以出繖扇華蓋侍

衛警蹕如常儀皇帝降輿升車黃門侍郎進當車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乘輿發退復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跪奏稱某官臣某言訖俛伏興）駕動警蹕如常黃門侍郎與贊者夾輅以出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進跪奏稱請駕權停勅侍臣上馬俛伏興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乘輿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鼓吹不作文武羣官應陪從者乘馬以從駕至行宮門外侍中進跪奏

請降車俛伏興退復位皇帝降車御輿就大次其輿輦以下鈒戟仗衛之屬陳列於大次之前左右皇帝變服素服其陪從之官各舍於便次變服素服其侍臣及武官不變服主人相者引主人内外五屬之親各服線服就堂下外内位次哭典儀一人立於堂下東階東南贊者二人立於其南少退俱西面皇帝變服訖御輿出侍御如常主人免絰去杖司儀令引出大門外望見乘輿止哭再拜迎仍引主人先入門右西面立不哭其未殯即通拜

迎拜送於大門内皇帝至堂侍中跪奏請降輿升俛伏興於所臨喪者非尊秩則御輿升堂皇帝降輿升自東階即哭位坐巫祝各一人先升巫執桃立於東南祝執茢立於西南相向千牛四人執戈隨升二人先二人後侍臣夾升列於户内外及階下左右其仗衛鹵簿止列於門外内如常司儀令引主人入中庭北面典儀稱拜主人内外皆再拜勑引主人升司儀令引主人升立於户内之東西面侍中跪奏請哭俛伏興皇帝哭典儀稱哭贊者承傳唱可哭凡典

儀有詞贊者皆承傳主人以下在位者皆哭典謁引諸從官應陪臨者入即班位立定典儀稱拜從官在位者皆再拜典儀稱哭從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典儀稱止從官在位者皆止典謁引諸王為首者一人進舍人接引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典謁接引還本位又典謁次引諸從官文武行首一人進舍人接引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典謁引從官在位者出又典謁次引諸王等以次出侍中跪奏請哭止俛伏興皇帝

止典儀稱哭止主人以下皆止司儀令引主人降立於
庭中之東北面典儀稱拜主人以下皆再拜侍中跪奏
請還宮俛伏興皇帝降御輿出侍衛警蹕如初司儀令
引主人先出俟於大門外拜送皇帝至大次降輿即御
座變服司儀令引主人哭還廬次皇帝停大次未發前
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所司先奏三嚴搥鼓整列仗衛
鹵簿於還途如來儀奉禮於行宮南門外道左向道重
行設陪從之官位文左武右陪從之官於便次變服常

服赴集位所典謁引即班位三嚴已侍中版奏外辦皇
帝御輿出侍衛警蹕並如初皇帝降輿升車黄門侍郎
奏請及羣臣陪從鼓吹不作並如來儀乘輿至殿前若閤外
迴車侍中跪奏請降入俛伏興皇帝降車御輿入侍
臣從至閤如初侍中版奏解嚴將士各還其所百官皆
退

臨外祖父母喪皇后父母宗戚貴臣並與臨諸王妃主禮同

其臨諸王妃主喪及凡内喪則並幸其前寢次

也具尊應就喪殯寢者則臨殯寢所

凡臨諸王妃主尊親者及師保傅與三老五更二王後喪則敬同外祖其所臨幸者若第鄰宮闕率爾往還則容不備鹵簿與嚴鼓皆稟當時別儀注其內外文武陪從官准駕備略備謂官從具略謂減省之車駕若經太廟則侍中跪奏式過乃復常

除服

除外祖父母喪服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宫先於别殿外門外隨便設百官文武便次如初於除服前之夕尚舍奉御於别殿設素下牀席焉至日平曉而除服外祖父母則五月先下旬之吉也其從朝制公除則外祖父母五日也於除服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典儀於别殿前設諸王百官三品以上位如初又設奉慰位如初設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别殿門外如初百官文武應陪臨者並赴集大門便次各服素服典謁引就别殿門外位尚衣

奉御以篋奉素服吉屨升殿位於殿東間北面立腰輿進於寢庭侍衛之官詣閤奉迎如常式除服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仍服縗服御輿出左右直衛鈒戟警蹕並如初皇帝升别殿降輿即哭位坐侍衛如初侍中跪奏請哭俛伏興皇帝哭十五舉聲侍中跪奏請哭止從禮制除服俛伏興皇帝止尚衣奉御以篋奉衣履進跪授興仍贊變除（於變除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變除已侍中又跪奏請哭俛伏興還本位皇帝哭通事舍人引諸王百官三

品以上入各就班位定舍人贊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贊哭羣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羣官在位者皆止舍人引諸王爲首者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奏慰俛伏興舍人引退還本位又舍人次引百官文武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奏慰俛伏興舍人引退還本位舍人贊拜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三品以上出其四品以下位於門外者典謁贊拜贊哭贊止引退如三品以上之儀侍中跪奏請哭止還俛伏興皇帝止御輿降

還其夾御之官從至閤如初所司奏宣解嚴如常儀

除皇后父母喪服與除外祖父母禮同其異者后父母三月先下旬之吉除也公除則三日而除之

勑使弔

弔諸王妃主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主人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其日使者至掌次者引之次內外線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立哭於東階下婦人立哭

於殯所如常儀使者素服出次司儀引立於大門外西東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史二人對舉弔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俱東面城外者不持節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免絰司儀引主人出門止哭迎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司儀引使者入持節者先導持案者次之內外止哭使者入門而左立於階間南面節在使者之東少南西向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司儀引主人進當使者前北面持節者脫節衣史以案進詣使者

前使者取弔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弔主人哭拜稽顙内外皆哭司儀引主人進受弔書退立於東階下西面哭持節者加節衣司儀引使者持節者先導持案者次之出復門外位主人以弔書授左右司儀引主人出内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杖哭而入取弔書於階下升奠於柩東使人若須私弔則通名引入弔如常禮訖引出若朝使致賵賔至主人迎受如弔書儀唯賵物掌事者受以東東藏之也其賵物簿如受弔書

儀

勑使弔外祖父母喪后父母宗戚貴臣蕃國王等喪並與弔諸王妃主喪同

賵賻

其賵賻之禮與弔使俱行則有司先備物數多少准令其日使者至主人大門外便次物輿陳於使者幕南東西為列馬陳於使者東南北首西上於使者以下入即庭中位物輿陳於使者位南亦東西為列馬從入陳於庭北

首西上於使者出主人有司受而以束其特行也亦准
弔禮

會喪

制遣百僚會王公以下喪
守宫先於主人第大門外隨便量設百官文武應會弔
者便次其日司儀令先於主人第前寢庭北面重行設
百官位以西為上百官應會弔者並赴集主人第門外
便次各服素服司儀以次引入就班位立定司儀賛可

哭諸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儀贊可止諸官在位者皆止司儀引諸官行首一人升詣主人前席位展慰（非應致敬者則立慰）訖引降出又司儀引諸在位者以次立（不致敬者出應致敬者再拜引退）

榮贈

勅使榮贈諸王

守宮於主人大門外之西設使者及使副次南向其使人及副公服從朝堂受冊載於犢車使人及副各備鹵

簿鼓樂備而不作至主人大門外降車掌次者引之次內外線服司儀引主人以下就東階下位婦人升就堂上位皆立哭使者出次謁者絳公服引立於門西東面使副立於使者之南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史二人對舉冊案立於使副西南俱東面城外者無鹵簿不持節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免經司儀引主人出門止哭迎使者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謁者引使者入持節者先導使副及持冊案者次之內外止哭使者升立於楹東北

廂南面持節者在使者之東少南西向使副立於持節南持冊案者立於使副東南俱西面司儀引主人升立於階上當使者北面持節者脫節衣使以冊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冊案退復位使副以冊進使者受稱有制主人降於階間北面哭拜稽顙内外皆哭司儀引主人升復北面位内外止哭使者讀冊訖主人降於階間北面哭拜稽顙内外皆哭司儀引主人升詣使者前受冊退跪奠於柩東與降立於東階下西面初使人授冊訖持

節者加節衣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先導使副及持案者次之出復門外位司儀引主人出内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絰杖哭而入其使者應私弔則通名引入弔如常禮引出

勑使榮贈外祖父母后父母貴臣蕃國主並與冊贈諸王禮同若主人六品以下則拜及受制皆於堂下

會葬

遣百僚會王公以下葬並與百僚會喪禮同

凡冊贈使者之尊卑並准吉授若冊贈妃主則内侍之

屬為使其先行事者亦如之同進吉授凡册贈應謚者則文兼謚又致祭焉而致祭不必有贈謚凡贈官通以蠟印而畫綬

凡册贈之禮必因其啟葬之節而加焉其或既葬者則主人仍於靈寢受之其禮如初其或既除服乃追而册贈者主人受之於廟禮亦如之其異者主人不哭其服則公服若單衣介幘其於靈寢若廟並先設祭以告神其未立廟者則受之於正寢

致奠

勅使致奠諸王妃主喪

守宫於主人大門外量設便次使者至掌次者引之次內外縗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就東階下位婦人就堂上位皆立哭使者公服出次謁者絳公服引立於門西東面執事者陳牢饌於使者東南當門北向西上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迎於大門外見賔先入立於門右北面謁者引使者入內外止哭使者升自東階立於柩東少北南面執事者以牢饌入升

設於柩東西向南上司儀引主人升自西階立於階上當使者北面執事者酌酒西面奠於席退復位使者曰某封若某位將歸幽宅制使某奠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哭拜稽顙內外俱哭謁者引使者及從者降出復門外位初主人拜稽首訖司儀引主人退哭於東階下使者出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杖哭而入

勑使致奠外祖父母喪后父母貴臣蕃國主喪奠並與諸王妃主禮同

通典卷一百三十五

通典卷一百三十六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九十六 開元禮纂類三十一 凶三

中宮舉哀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為父母祖父母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舉哀前三刻尚寢於後別殿東壁下設廌為舉哀位西向為祖父母則北壁下

南向前二刻内謁者監於别殿前幔下設六宫哭位重行北向西上其六宫並集列於閤外次司贊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掌贊二人立於階下俱西面前一刻尚儀版奏外辦至時引后出升殿侍衛如常内侍版奏訃尚儀傳奏稱某官若某夫人以某月日辰薨后啼若哭父母啼祖父母哭六宫從哭盡一哀后問故又哭盡哀乃變素服六宫皆素服哭不絶聲又盡哀司賔引六宫入各就班位司贊稱拜掌贊承傳凡司贊有詞掌贊皆承傳六宫在位者皆再

拜司賛稱哭六宫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賛稱止六宫在位者皆止司賛稱拜六宫在位者皆再拜司賛稱下司賔引六宫退尚儀跪奏請哭止后止從臨者皆止后退舍别次六宫以下侍衛如初於閤哭臨如常禮其日晡臨晡前二刻奏嚴六宫赴集一刻奏辦至時引后就哭位餘各如常尚儀跪奏請哭后哭六宫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賛稱哭止六宫在位者皆止無復拜禮其他賛引如初自後奔赴如别禮若有疾故未及奔喪

則自後朝晡赴集奏引即位哭及於閤臨皆如初以至成服而後奔喪后為父母之舉哀也其有在宮公主為外祖父母小功亦服素服引升即位於户内之東北面與后俱哭臨於六宮等退也贊止引退其有曾祖高祖父母甍舉哀與為祖父母同為外祖父母儀同其異者於别宮次其日晡後臨凡三朝臨而止為諸王妃主與外祖父母同其本服大功者其日晡哭而止其本服小功下者一舉哀而止為内命婦宗戚等並與為諸王妃主同其九嬪以下一舉哀而止

成服

為父母祖父母 后聞喪有奔喪之禮故成服篇在舉哀之後

三日成服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寢先於后舉哀别殿東壁設素下牀席爲后成服位西向為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尚服先製后齊縗周之服又製六宮之服亦如之其日成服前三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其别殿上女侍臨者代哭如初成服前二刻司賛於别殿前幔下整設六宮哭位如初又於殿上后位前設席爲奉慰位六宮並仍初服集列於閤外次女侍者各以篋奉

其繐服進授仍贊變服焉司贊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掌贊二人立於階下俱西面尚服以篋奉繐服升東階北面立成服前一刻尚儀版奏外辦至時后仍初服即位六尚以下侍衛如初尚儀跪奏請哭后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尚儀跪奏請哭止成服后止尚服以篋奉繐服進跪授輿仍贊變服焉於變服則權設變服步障已而去之已尚儀又跪奏請哭后哭司賔引六宫入即班位立定司贊稱拜六宫在位者皆再拜司贊稱哭六宫在位者

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止六宮在位者皆止司賔引六宮行首一人升詣后前跪奉慰興司賔引降還本位司贊稱拜六宮在位者皆再拜訖司賔引六宮退尚儀跪奏請哭止后止從臨者皆止后退舍别殿六尚以下侍衛如初於閤哭臨如初其日晡臨晡前二刻奏嚴六宮赴集一刻奏辦引即位哭臨如初其有公主應從成服者則製小功五月之服引即位哭如初與后俱成服哭臨先拜慰如六宮之儀於六宮退贊止引退自後朝晡

哭臨如初以至卒哭若公除則如别禮其為曾祖高祖父母則與其六宫成齊縗三月之服如常禮為外祖父母成服與為祖父母同其異者與六宫俱成小功五月之服其日内外應交慰者赴集奏引即上下位次哭臨撫慰及拜哭奉慰如常禮自後皆然外命婦及百官三品以下並無服諸親等亦赴集奉慰如常自後亦然其親王妃主以下哭則舉哀之日奉慰

奔喪

后奔父母祖父母喪

本司散下具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先設行宫便殿於

主人大門內之右南向又於便殿之後及左右廂量設六宮以下陪從者便次又於喪寢前設幛幔為六宮以下拜哭次主人五屬之親於車駕未至之前並集列於主人第其日出宮前四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出宮前三刻諸衛等備列常行仗衛鹵簿於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出宮前二刻內謁者監於主人第喪寢尸西若殯西設薦席為后哭位東向其奔祖父母喪則戶內之西南廂北面又於喪寢庭幔下北面重行設六宮以下拜哭位次北向西上鴻臚

於喪寢北張幃幕為主人五屬婦人哭位其六宮以下從者各素服集列以俟陪從如常式已成服則服線服內僕進轝車其仗衛之屬應充鹵簿者並以次整列次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未出宮前一刻其六尚以下應陪從者並以次進迎如常式小輿進於中庭至時尚儀版奏外辦后仍舉哀之服升輿出已成服則服線服三面周以白布行幃至閤外后降輿升轝車內僕執御其內侍以下前導夾引輿六尚以下乘車陪從如常儀六宮等應從者乘

車以次序從如常仗衛夾引后哭從臨者隨哭不絕聲於后未至之前司儀贊主人内外五屬之親各出就前堂哭位五屬婦人出就後幕下位俱如喪寢之儀内謁者監一人升立於喪寢東楹之南内給使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后至主人第降車所尚儀跪奏請降車入后降車仍哭入自闈門三面周以行幃從臨者仍哭從不絕聲六尚以下哭從如初侍者夾扶主人降詣東階之南仍立哭其奔祖喪則主人仍立哭以待衆主人並降立於主人之後

西面北上立哭以服精粗為序后至喪寢庭主人哭止再拜仍立哭女侍者扶引后哭升自西側階進尸西跪憑尸撫心哭從臨者皆哭於后之升也内謁者監及司賔引六宮以下從奔者各權舍於便次具仗衛鹵簿屯列於外内如常式主人以下應升者升各即位哭后哭盡一哀仍扶引即位哭從臨者仍哭若已殯則先引進靈前跪憑靈哭盡哀奏引退西面再拜乃即位而哭内謁者監及司賔引六宮以下入即班位内謁者監稱拜給使承傳唱可拜凡内謁者監有詞給使皆承傳六宮以

下皆再拜內謁者監稱哭六宫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內謁者監稱止六宫以下在位者皆止若已成服則引行首者監及司賔引六宫以下退還便次尚儀跪奏請哭止后止從臨者皆止后降即便殿內侍版奏解嚴將士仍不得輙離部伍其服已則百官應奉慰者皆赴奉慰如常禮自後后依時哭臨如常禮其為父祖父母喪則自後奏引哭於後寢次其未成服而奔則至成服日即與主人俱成服其奔父母之喪則

成服而還宫具有别勑令還宫則隨旨期其末即還宫
也則諸鹵簿仗衛及六宫以下應還者先還其六宫以
下之留者與后依時哭臨及成服如后之禮於后還宫
日之朝諸應奉迎之官及仗衛鹵簿等並赴主人第奉
迎如式於還宫日車從未發前三刻尚儀版奏請中嚴
諸衛整列仗衛鹵簿於還途如來儀至時尚儀版奏外
辦后哭拜訖六尚夾引后降出常侍從者夾引左右如
初主人拜送如常禮后出内門奏哭止升車從臨者皆

止三面周以行幃六宫以下各乘其車序從如初至閤外尚儀跪奏請降入后降車升輿入内侍以下陪從至閤如初内侍版奏解嚴諸列鹵簿者各還其所自後赴葬及練祥則出入如初禮○皇太后皇后於父母若祖父母之喪已葬已還而不赴葬則於啓日之朝與六宫以下服線服奏引各即上下位次哭臨拜慰如初若父在若祖父在為母若祖母之喪十一月而小祥則與六宫以下於位次行變除之禮易以練緦除腰經哭臨受

慰如常禮其稟旨行公除之禮則十三日而除其行除禮如別條后臨外祖父母喪並與奔祖父母喪禮同其異者乘犢車其仗衛羽儀之屬則如平常而位於喪寢中間之西北壁下南面即位乃哭其主人內外五屬之親並哭於前堂婦人哭於後庭應升者待令乃升皇太后皇后每出臨若須嚴鼓並須准所臨遠近及鹵簿備畧稟旨在於當時

臨喪

臨内命婦喪

后臨内命婦喪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降臨前二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尚寢先於命婦以下寢中間北

廂設素下牀席為后哭位南向小輿進於內庭降臨前一刻尚儀版奏外辦后服素服升輿出常侍從者侍衛如常式至內命婦以下喪寢降輿即位哭侍衛如常式於后之將至也女侍者啓引亡者所生皇子降東階之南西面再拜已成服則去杖又女侍者啓引亡者所生皇女出北戶降寢北南面再拜引並升復位哭如初尚儀跪奏請哭后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尚儀跪奏請哭止撫慰皇子等后止女侍者引皇子就后前跪哭后撫慰皇

子輿再拜仍立哭又引皇女進撫慰如撫慰皇子之禮尚儀跪奏請還后升輿引降還侍衛如初於后之降也侍者啓引皇子降拜引升復位哭女侍者啓引皇女降拜引升復位哭並如初

除服

后除父母祖父母喪服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服先製后及六宫以下素服內謁者監先於宫別殿閤外整設六宫以下便

次如初又於别殿前整設幃幔為六宫以下拜哭次如初以十三月而除服於除服前之夕后晡臨已有司除其故位次而設新下牀席焉其日平明後而除服於除服前三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六宫以下各其司啓嚴女侍臨者升列於别殿上哭臨如初除服前二刻司賛於别殿前幔下整設六宫以下位次如初又於堂上后位前設席為跪奉慰位如初六宫以下仍綅服集列於閤外便次女侍者以篚奉素服進授仍賛變除焉司賛一人升立於

堂上東楹之南掌贊二人立於堂下並西面尚服以篚奉素服升東間北面立前一刻尚儀版奏外辦后仍服縗服出升即位次侍衛如初后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尚儀跪奏請哭止從禮制除服后止尚服以篚奉素服進跪授與仍贊變除焉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其侍臨者亦從變除變除已尚儀又跪奏請哭后哭司賔引六宮以下入即班位司贊稱拜掌贊唱可拜凡司贊有詞掌贊皆承傳六宮以下在位者皆拜司贊稱哭六宮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

贊稱止六宮以下在位者皆止司賔引六宮行首一人
升進后前席位跪奉慰興司賔引降還本位司贊稱拜
六宮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賔引六宮以下出各還宮
寢如常尚儀跪奏請哭止還后哭止從臨者皆止后降
還内寢侍衛如初除外祖父母服與祖父母同其異公除之禮則五日而除

遣使弔

弔外祖父母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内給事二人為使者守

宮先於主人第大門之外右設使者次南向其日使至掌次者延入次内外線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立哭於東階下婦人立哭於殯所如常儀使者素服出次内典引引使者立大門外之西東面内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立於使者之南差退俱東面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免經司儀引出門止哭迎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内典引引使者以下入内外止哭使者入門而左立於階間南面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司儀引主

人進當使者前北面内給使以案進詣使者前使者取弔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令弔主人哭拜稽顙内外皆哭司儀引主人進受弔書退立於東階下西面哭内典引引使者以下出復門外位主人以弔書授左右司儀引主人出内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杖哭而入取弔書於階下升奠於柩東若使者須私弔則通名引入弔如常禮訖引出

弔諸王妃主喪及弔宗戚喪皆與遣使弔外祖父母喪禮同凡葬

及練祥使弔之禮並同

東宮舉哀

皇太子為諸王妃主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齋師先於宜秋門外道東設皇太子次南向周以行帷設素下牀褥席守宮於重明門外設宮臣七品以上便次其日舉哀前三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舉哀前二刻諸衛率列仗如常掌儀於次前設宮臣五品以上哭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

對為首又設一品以下七品以上於帷宮門外亦如之
又於次前設奉慰位宮臣七品以上應陪慰者並赴集
便次改服素服前一刻通事舍人引一品以下俱就門
外位文武侍衛之官並詣閤奉迎如常式左庶子版奏
外辦皇太子服素服升腰輿出閤從帷宮後門入降輿
就哭位即坐侍衛如常儀左庶子跪奏請為某王若某公某
王太妃舉哀俛伏興皇太子哭通事舍人引宮臣五品以
上入各就班位立定舍人贊拜宮臣在位者皆再拜舍

人贊哭宮臣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宮臣在
位者皆止舍人引宮臣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
俛伏興舍人引退還本位舍人贊拜宮臣在位者皆再
拜舍人引宮臣等出其六品以下位於門外者典謁贊
拜贊哭贊止引退皆如門内之儀左庶子跪奏請哭止
俛伏興還本位皇太子止升腰輿還侍衛從至閤如常
其日晡哭則晡前二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太子仍初服
出即位次哭如初其宮臣等非近侍者其日晡臨不集

皇太子於師保傅奉慰再拜則左庶子奏興受答再拜乃坐哭自後本服周者三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其日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其有皇子皇孫應陪舉哀者皇子則位於皇太子之下絶位皇孫則位於東間之南北面與皇太子倶哭於引宮臣以下退巳乃贊止引退其應拜慰者引進跪奉慰如常禮自下皆然為良娣舉哀則於内别殿三朝哭而止為良媛一舉哀而止師傅保與諸王同宗戚與妃主同宫臣與諸王同並一舉哀而止宫臣通第三品以上其餘官隨恩深淺

為外祖父母舉哀并成服除服妃父母附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齋師先於東宮別殿北壁下設素下牀席為皇太子舉哀成服位南向有司先製皇太子小功五月之服其為妃父母則製緦麻三月之服所司先於重明門外之左右量設宮臣以下次其日舉哀前三刻餘與為諸王妃主舉哀同又設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哭位於舉哀殿門外亦如之又於階下當舉哀位北向設奉慰位宮臣應陪臨者並赴集便次服素服齋師以

篋奉線服升立於殿東間北面立典謁引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俱就門外位文武侍衛之官詣閤奉迎舉哀前一刻左庶子版奏外辦至時皇太子服素服升輿出升別殿降即哭位坐侍衛如常左庶子跪奏請為故某官若某郡君舉哀俛伏興皇太子哭十五舉聲左庶子跪奏請哭止成服俛伏興皇太子止哭齋師以篋奉線服進跪授興仍贊變服焉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巳而去之成服左庶子跪奏請哭俛伏興以下至成服訖請哭止如諸王妃主儀皇

太子止升輿降還侍衛從至閤如常其日晡哭則晡前二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太子服縗服出即位次哭如初宮官不集自後朝晡凡三日而止○將除服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重明門外之左右設宮臣次如初於除服前之夕有司於別殿設下牀席焉其日平明而除服（外祖父母則五月妃父母則三月並先下旬之吉其從朝制公除則外祖父母五日后父母三日而除之）於除服前三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除與為外祖父母舉哀禮同）宮官文武應陪臨者並赴集便次各改服素

服掌儀引就門外位齋師以篋奉素服吉履升殿東間北面立腰輿詣寢庭侍衛之官詣閤奉迎如常式除服前一刻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仍縗服御輿出升堂降輿即位其近侍之官從升侍衛夾引如常儀左庶子跪奏請哭俛伏興皇太子哭十五舉聲左庶子跪奏請哭止除服俛伏興皇太子止齋師奉衣履進跪授興仍贊變服焉於變服權設步障已而去之於變除已左庶子跪奏請哭俛伏興還本位除輿為諸王妃主舉哀同皇太子於師傅保奉慰再

拜則左庶子奏興受荅再拜乃坐哭皇太子為外祖父母除服則皇子等位於太子之下差退即位次哭變服素服又哭引退如皇太子之儀其皇孫等服素服侍者引即庭拜引升位於東間之南北面與皇太子俱哭於皇太子變服巳重哭則引進皇太子前跪奉慰俛伏興再拜復位哭於宫官等退賛哭止引復階下位拜退

臨諸王妃主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宫先於重明門外之

左設三師等次又於主人第大門外之右設皇太子便次南向又於大門之左右隨便設陪從之官次其所臨者五屬之親先集列於主人之第其執事先於寢北設障幔為主人五屬婦人拜哭次其日出宮前四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出宮前三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左庶子奏裁二衛率等備列常行仗衛鹵簿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出宮前二刻又搥二鼓為再嚴奉禮於重明門外之左右設宮官從者位文東武西重行相向皆以北為

上齋師先於主人第大門外次內設皇太子座南向又於主人堂上中間近北設素下牀席為皇太子哭位南向掌儀於主人庭設從官之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又於皇太子座前階下設奉慰位主人執事於堂下設五屬之親位於東階之東重行西面北上以服精麤為序而尊者差前下皆准此又設五屬婦女位於堂北幔下主女位於東廂西面南上妻妾位於西廂東面南上衆婦人位於北廂南面諸婦在西諸親在東相對為首其五屬內外並陪臨

於此所 其陪從宮官以下皆常服赴集其位有司整列皇太子四望車及副車仗衛之屬應列鹵簿者於外内如常儀出宮前一刻又搥三鼓為三嚴諸侍衛之官俱詣閤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服常服升輿以出扇繖及侍從如常儀皇太子降輿升車中允進跪奏稱中允臣某言請車發俛伏興退復位凡中允奏請皆進跪奏稱某官臣某言訖俛伏興 車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稱請車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承令退稱令曰諾

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退上馬畢

中允奏請車發退復位皇太子車動鼓吹不作三師乘

車訓導三少乘車訓從宮臣文武應陪從者皆乘馬以

從如常至主人大門次前左庶子進跪奏請降車俛伏

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車升輿入次其車輿以下鹵簿仗

衛之屬列於次前之左右皇太子變服素服其陪從之

官各就次變服素服侍臣及文武官不變服相者引主

人內外五屬之親各服線服就堂下位次哭掌儀一人

立於堂下東階東南贊者二人立於其南差退俱西面皇太子變服訖升輿出侍衛左右如初主人免絰去杖相者引出門外遥見輿止哭再拜迎仍引主人先入門左西面立不哭若未殯則通拜迎拜送於大門之内相者贊衆主人以下皆止哭皇太子至堂左庶子跪奏請降輿升俛伏興於所臨之喪非尊者則仍輿升堂皇太子降輿升自東階即哭位應拜者則奉引拜靈乃哭侍臣夾升列於户内外及階下之左右其仗衛鹵簿止列於門内外之左右並如常儀司儀引主人進中

庭北面掌儀稱拜主人以下應拜者皆再拜令引主人升司儀引主人升立於户内之東西面左庶子跪奏請哭俛伏興皇太子哭掌儀稱哭贊者承傳唱可哭（凡掌儀有詞贊者皆承傳）主人以下及在位者皆哭通事舍人引諸從官應陪位者入即班位立定掌儀稱拜從官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稱哭從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掌儀稱止從官在位者皆止通事舍人引從官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引退還本位掌儀稱拜從官在位者

皆再拜訖舍人引從官出左庶子跪奏請哭止撫慰主人俛伏興皇太子止興就主人前執手訖主人再拜皇太子復位哭又盡一哀凡所臨非本服五屬之親則一哭而止左庶子跪奏請哭止俛伏興皇太子止掌儀稱止主人以下在位者皆止司儀引主人降立於庭中之東北面掌儀稱拜主人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左庶子奏請還皇太子降升輿出侍衛如初司儀引主人先出俟於大門外拜送皇太子至次降輿即座服常服司儀引主人哭還廬次皇

太子停大次未發前三刻左庶子版奏請嚴有司依式先奏三嚴搥鼓如初二衛率等整列仗衛鹵簿還途如來儀奉禮設宫官陪從者位於皇太子次前道左文武皆重行向道陪從之官各於次變服訖謁者各引就班位三嚴已左庶子又奏外辦皇太子升輿出升車還宫左庶子奏請及宫官陪從不鳴鼓吹皆如來儀到重明門外宫官文武皆下馬三師三少各還皇太子至殿前迴車南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車俛伏興皇太子降車乗

輿入侍臣從至閤左庶子奏請解嚴將士各還其所宮臣皆退

臨外祖父母喪妃父母師傅保宗戚宮臣並與諸王妃主禮同

其臨諸王妃主以下內喪則並位於前寢次其尊親應就喪殯寢者則臨殯可 凡所臨諸王妃主以下喪若未殯若已殯或臨啓引或練禫皆以本服親踈及恩賜深淺而為踈數之異其親臨之儀及主人迎待之式其禮如初其所臨者若鄰宮闕率爾往還則容不備常行仗衛輿嚴鼓皆稟

當時別旨而爲儀注其宮臣陪從文武之官亦准臨時備略備之言警衛備也略之言不備皇太子每過太廟則左庶子奏式過乃復常

遣使弔弔諸王妃主外祖父母妃之父母師傅保宗戚貴臣上臺貴臣與訃奏弔儀同

賻贈其所弔宮臣喪葬若有賻贈之禮如訃奏賻贈唯無馬

遣使致奠致奠外祖父母后之父母師傅保貴臣並與訃奏致奠同

通典卷一百三十七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九十七 開元禮纂類三十二 凶四

東宮妃聞喪

聞父母祖父母喪

皇太子妃為父母祖父母舉哀其日赴喪者至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訖舉哀前三刻司則版啓請中

嚴掌筵先於別殿東壁下設薦為妃舉哀位西向為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別殿前設幔下北面設良娣以下位西上前二刻女侍臨者集列於閤外便次司則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女史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至前一刻司則版啓外辦至時引妃出升殿侍衛如常典内版啓赴聞司則傳啓稱某官若某夫人以某月日辰薨妃啼若哭父母啼祖父母哭盡一哀問故又哭盡哀妃改素服良娣以下侍臨者皆素服哭又盡哀女侍者以司閨下女史為之引

良娣以下入各就位司則稱拜女史承傳凡司則有詞女史皆承傳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則稱哭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司則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則稱下女侍者引良娣以下退司則跪啓請哭止妃止從臨者皆止妃退舍別次侍從者侍衛如常於閤哭臨如常禮其日晡臨前二刻啓嚴良娣以下赴集一刻啓辦至時引各復位司則跪奏請哭妃哭臨如初良娣以下皆哭十五舉聲司

則稱止皆止但無拜其他如前儀妃為父母之舉哀也其妃女亦素服引升位於戶內之東北面與妃俱哭於良娣以下之退也贊止引退自後奔赴如別禮其有疾故未及奔則自後朝晡赴集啓引即位哭臨如初以至成服間外祖父母喪則於別宮次其日晡臨後三朝哭臨而止為諸王妃主本服大功者其日晡臨而止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為良娣宗戚與諸王妃主同良媛以下一舉哀而止其日內外應交慰者赴集啓引即上下位次哭臨撫慰及拜哭奉慰如常禮其日宮官等應奉慰者赴集宮門奉慰如常禮自後皆然三日成服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掌筵先於妃舉哀

別殿東壁設素下牀席為妃成服位西向為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所司先製妃齊縗周之服又製良娣以下服亦如之其日成服前三刻司則版啓中嚴女侍臨者升列於別殿上哭不絶聲前二刻司則於別殿前幔下整設良娣以下哭位如初又於殿上妃位前設席為奉慰位良娣以下仍初服集列於閤外次女侍者各以篋奉其縗服進授仍贊變服焉司則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女史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掌嚴以篋奉縗服

升東間北面立成服前一刻司則版啓外辦妃仍初服即位侍衛如初司則跪啓請哭妃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跪奏請止成服妃止掌嚴以篋奉縗服進跪授輿仍贊變服焉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變服已司則又跪啓請哭妃哭女侍者引良娣以下入即位司則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則稱哭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女侍者引良娣行首一人升詣妃前席位跪奉慰輿女侍者引降

還本位司則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女侍者引良娣以下退司則跪啓哭止妃止從臨者皆止妃退舍別室如常禮侍從者侍衛如初於閤哭臨如初其日晡臨前二刻啓嚴良娣以下赴集一刻啓辦引即位哭臨如初其有妃女應成服者則製小功五月之服引升即位如初與妃俱成服哭臨先拜慰如良娣之儀於良娣以下退贊止引退自後朝晡哭臨如初以至卒哭若公除則如別禮其爲曾祖高祖父母則與良娣以下俱成齊縗三

月之服如常禮為外祖父母諸王妃主良娣宗戚等舉哀並與祖父母聞喪禮同其異者於别宮次其日晡臨後三朝哭臨而止諸王妃主以下一舉哀而止

奔喪

奔父母祖父母喪

本司撒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設行宮便殿之後及左右廂設良娣以下及諸陪從者便次如式又於喪寢前設幃幔為良娣以下拜哭次主人五屬之親於妃未至之前集列於主人第其日出宮前四刻司則版

啓請中嚴出宫前三刻諸率等備列常行仗衛鹵簿於所出宫門外内如常儀出宫前二刻導客舍人於主人第喪寢尸西若殯西設薦席為妃哭位東向其奔祖父母喪則户内之西南廂北面導客舍人又於喪寢庭幔下北面重行設良娣以下哭位陪從者各服素服集列以俟陪從如常已成服則服縗服内廐尉進塈車其仗衛鹵簿並以次整列所出宫門外内如常儀出宫前一刻司閨以下應陪從者並以次進迎如常小輿進於内庭至時司則又版啓外辦妃

仍舉哀之服升輿出已成服則服練服三面周以白布行帷至
閤外妃降輿升望車內廐尉執御典內以下前導夾引
輿司閨以下乘車陪從如常儀良娣以下應陪從者乘
車以次序從如常仗衛夾引妃哭從臨者隨哭不絶聲
於妃未到之前司儀贊主人內外五屬之親並出就前
堂哭其位如殯堂之儀導客舍人一人升立於喪寢東
楹之南内給使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妃至主人第降
車所司則啓請降入妃降車仍哭入自闈門三面周以

行帷從臨者仍哭從不絶聲司閨以下哭從如初侍者夾扶主人降詣東階之南仍立哭其奔祖父母喪則主人仍立哭以待衆主人並降立於主人之後西面北上立哭以服精麤為序妃至喪寢庭主人哭止再拜仍立哭女侍者扶引妃哭升自西側階進尸西跪憑尸撫心哭從臨者仍哭於妃之升也導客舍人引良娣以下從奔者各權舍於便次其仗衛鹵簿屯列於外內如常主人以下應升者升各就位哭妃哭盡一哀仍扶引即位哭從臨者仍哭若巳殯則先引進靈

前跪憑靈哭盡哀啓引導容舍人引良娣以下入即班退西面再拜乃即位哭

位導容舍人稱拜給使承傳唱再拜凡舍人有詞給使皆承傳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導容舍人稱哭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導容舍人稱止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若已成服則引行導容舍人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訖導容舍人引良娣以下退還便次司則跪啓妃哭止妃止哭從臨者皆止妃退降即便次典内版啓解嚴將士仍不得輒離部伍其成服已則宫官等應奉慰者並赴奉

慰如常禮自後妃依時哭臨如常禮其為父母若祖父母喪則自後啓引哭於後寢次其未成服而奔則至成服日即與主人俱成服其奔父母之喪則成服而還宮其有別勑令還宮則隨吉期其未即還宮也則良娣以下及鹵簿仗衛應還者先還留者與依時哭臨及成服則如妃之禮於妃還宮日之朝也諸應奉迎之官及仗衛鹵簿等並赴主人第奉迎如式於還宮日車發前三刻司則版啓請中嚴諸率等整列仗衛鹵簿於還塗如來儀至時司則版啓外

辦妃哭拜訖主人以下各列本次拜辭如初其尊及長則不降拜
司閨扶引妃降出侍從者如初妃至中門啓哭止升車
從臨者皆止三面周以行帷良娣以下乘車序從如初
妃至閤外司則跪啓請降入妃降車升輿入典内以下
陪從至閤如初典内版啓請解嚴諸列鹵簿者各還其
所自後赴葬及練祥則出入如初禮皇太子妃於祖父
母若父母之喪不赴葬則於啓日之朝也與良娣以下
服線服啓引各即上下位次哭臨拜慰如初若父在若

祖父在爲母若祖母之喪十一月而小祥則與良娣以下於位次行變除之禮易以練總除腰絰哭臨受慰如常禮其稟旨行公除之禮則十三日而除其行除禮如別條

臨喪

臨外祖父母喪

與奔祖父母喪禮同其異者乘常行之車其仗衛羽儀之屬則如平常而位於喪寢中間之西北壁下南面即

位乃哭其主人內外五屬之親並哭於喪寢前後庭應升者如太子臨外祖父母喪主人以下待之禮皇太子妃每出臨若須嚴鼓並須準所臨遠近及仗衛備畧備如常畧不備稟旨在於當時

臨良娣以下喪

妃臨良娣以下之喪本司敬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降臨前二刻司則版啓請中嚴掌筵先於喪寢中間北廂設素下牀席為妃哭位南向腰輿進於內庭降臨前一

刻司則版啓外辦妃服素服升輿出常侍從者侍衛如常至喪寢所降輿升喪寢即位坐哭侍從者侍衛如常於妃之將至也女侍者啓引亡者之子降東階之南西面再拜已成服則去杖又女侍者啓引亡者之女出北户降寢北面再拜引並升復位哭如初司則跪啓請哭妃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跪啓止撫慰妃止女侍者引亡者之子詣妃前跪哭撫慰之子興再拜引退復位又引亡者之女如上禮司則跪啓請還妃升輿引降還侍衛如

初於妃之降也侍者啓引亡者之子降拜引升復位哭女侍者啓引亡者之女降拜引升復位哭並如初

除喪

除父母祖父母喪除外祖父母喪附

妃除父母祖父母喪服之制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所司先製妃及良娣以下素服導客舍人先於别殿閤外整設良娣以下便次如初又於别殿前整設障幔為良娣以下拜哭以十三月而除服於除服前之夕

妃晡臨巳有司除其故位次而設新下牀席焉其日平明後而除服於除服前三刻司則版啟中嚴女侍臨者升列於別殿上哭臨如初除服前二刻司則於別殿前幔下整設良娣以下位次又於殿上妃位前設席焉為跪奉尉位良娣以下仍縗服集列於閤外便次女侍者以篋奉具素服進授仍贊變除焉司則一人升立於堂上東楹之南女史二人立於堂下並西面掌嚴以篋奉素服升東閤北面立前一刻司則版啓外辦妃仍服縗

服引出升即位次常侍從者侍如初妃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跪啓哭止從禮制除服妃止掌嚴以篋奉素服進跪授興仍贊變除焉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其侍臨者亦從變除變除已司則又跪啓請哭妃哭女侍者引良娣以下入即班位司則稱拜女史承傳唱可拜凡司則有詞女史皆承傳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則稱哭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女侍者引良娣行首一人升進妃前席位跪奉慰興女侍者引

降還本位司則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女侍者
引良娣以下出各還宮寢如常禮司則跪啓請哭止還
妃哭止從臨者皆止妃降還內寢侍衛如初除外祖父
母服與祖
父母服同其行公除
之禮則五日而除

通典卷一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五十六　史部

通典卷一百三十八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九十八　開元禮纂類三十三　凶五

三品以上喪上　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初終

有疾丈夫婦人各齊於正寢北墉下東首墉牆也東首順生氣養者男子婦人皆朝服齊親飲藥子先嘗之嘗度其疾困所堪

去故衣加新衣爲人來穢惡也徹樂清掃內外爲賓客來問分禱所祀盡孝子之情也五祀及所封境內名山大川四品五品祀中霤門戶竈行六品以下祀門及行侍者四人六品以下俱四人也坐持手足爲不能自屈伸內喪則婦人持之遺言則書之屬纊以候氣纊新綿置於口鼻氣絕廢牀寢於地人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反也主人啼餘皆哭哀有深淺者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子亦然父爲長子爲其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皆素冠不徒跣女子子嫁者髽六品以下內外皆著素服妻妾皆被髮徒跣女子子不徒跣出嫁者髽出後人者爲本生父母素服不徒跣主人主婦衣服無改男女隨事設帷幛齊縗以下丈夫

素冠婦人去首飾謂齊縗婦人也內外皆素服素服謂有服者白布十五升無服者不服列緦則常所素衣主人坐於牀東啼踊無數衆主人在主人之後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俱西面南上哭妻坐於牀西妾及女子子在妻之後哭踊無數兄弟之女以下又在其後俱東面南上藉槀哭坐六品以下又孫及兄弟孫在諸子之後女孫及兄弟女孫在兄弟女子子之後服精麤爲坐先後下准此內外之際隔以行帷帷堂內門南北隔之祖父以下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祖母以下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皆舒席坐哭六品以下爲嫡子三年者

(則草薦)外姻丈夫於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皆舒席坐哭(若舍窄則宗親丈夫在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外姻丈夫在戶外之西北面東上)諸內喪則尊行丈夫外親丈夫席位於前堂若戶外之左右俱南面宗親戶東西上外親戶西東上凡喪位皆以服精麤為序國官位於門內之東重行北面以西為上俱衰巾帕頭舒藁薦坐參佐位於門內之西重行北面以東為上俱素服舒席坐哭(自國官以下六品以下無)

斬縗三日不食齊縗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

麻再不食

復始死則復

復於正寢復者三人復謂招魂復魄四品五品則二人皆常服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東霤六品以下則升自當屋履前東榮榮屋翼也危北面西上危棟左執領右執腰招以左每招長聲呼某復男子皆稱字及伯仲婦人稱姓其復者人數依其夫也六品以下男子稱名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六品以下以箱升自阼階入以覆尸若得魂魄返然復者徹舍西北扉降自後西不由前降不以虛返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

不可居然自是行死事所微厞之則薪以充煑沐六品以下西榮餘同復衣不以襲斂去之浴

乃設牀

設牀

設牀於室戶内之西去脚舒簟設枕施幄六品以下去幄不施裙遷尸於牀南首覆用斂衾去死衣斂衾大斂所用之衾黃表素裹也死衣病時所加新衣楔齒用角柶爲將含也綴足以燕几校在南綴猶拘也校几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之則不使辟戾侍者坐持之其内外哭位如始死之儀乃奠

奠六品以下於含而後奠文與此同

奠以脯醢酒用吉器無巾柶升自阼階奠於尸東當腢鬼神無象故設奠以依憑內喪內贊者皆受於戶外而設之凡內喪皆內贊者行事既奠贊者降出帷堂初氣絕室內隨事設帷至此事小訖故設帷堂若有赴者遣赴赴禮合在此下含篇後為與勑使弔篇宜相近故列在後也

沐浴自沐浴下至設重其事皆可同時而興

掌事者掘坎於階間近西南其廣尺長二尺深三尺南其壤為塊竈於西墻下東向以俟煮沐新盆盤瓶六鬲

四品五品四瓺六品以下二瓺皆濯之陳於西階下（新此器者重死事埋竈累土爲竈盆以盛水盤以承濡濯瓶以汲也瓺瓦甖受二升有蓋濯謂滌溉）沐巾一浴巾二用絺若綌實於笄（巾所以拭也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絺細葛綌麤葛也笄竹器也）櫛實於箱若簞浴衣實於篋（浴衣以浴所衣之衣其制令之眠帕也六品以下櫛及浴衣各實於箱）皆具於西序下南上水淅稷米（六品以下淅粱米）取潘煮之又汲爲湯以俟浴以盆盛潘及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執潘及盤入主人皆出戶外（象平生沐浴子孫不在旁主人出而袒簀謂牀簀去席）主人以下於戶東北面西上主婦以下皆於戶西北面

東上俱立哭其尊行者丈夫於主人之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之西北面東上俱坐哭婦人權幃以帷主人以下既出及沐櫛（櫛梳）束髮用組栮用巾（栮晞也清也）浴則四人（六品以下則二人）抗衾二人浴拭用巾栮用浴衣設牀於戶東衽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牀設枕翦髮斷爪如平常鬚髮爪盛以小囊大斂內於棺楔齒之柶浴巾皆埋於埳寘之著明衣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之訖內外入就位哭乃襲

襲

陳襲事於房內襲衣三稱六品以下一稱西領南上朝服一稱常服二稱凡陳衣者實之以箱篚承以席明衣裳今用生絹單衫爲一六品以下履一帛巾一方尺八寸充耳用白纊面衣用玄方尺纁裏組繫六品以下裏亦纁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削約於內旁寸著以綿組繫握手手所握者面衣及手衣皆通餘色六品以下繫手衣一具執服者陳襲衣庶襚繼陳不用庶衆也不用不襲也多陳之爲榮少納之爲實將襲具牀席於西階西內外皆出哭於戶外其位如浴時襲者以牀

升入設於尸東布枕席如初自庶𥛗繼陳以下六品以下無執服者陳襲衣於席祝去巾六品以下襲者去巾加面衣設充耳著握手納舄若履凡衣死者左袵不組將襲辟奠既襲則設六品以下皆納履著手衣既襲乃覆以大斂之衾始死時所覆衾內外俱入復位坐哭諸尊者於卑幼之喪及嫂叔兄弟娣姪婦哭朝晡之間非有事則休於別室

含

贊者奉盤水及筓筓竹器飯用粱含用璧四品五品用稷與璧六品以下梁與貝升堂含者盥手於戶外贊者沃盥含者洗粱璧四品

五品洗稷壁六品以下洗粱貝實於笲執以入祝從入北面六品以下無祝從徹枕去楔受笲奠於尸東含者六品以下主人含坐於牀東西面鑿巾巾先覆面將含當口鑿之六品以下去巾納飯含於尸口既含主人復位楔齒之柶與沐巾同埋於坎六品以下於此後用奠與上文同

赴闕六品以下無

遣使赴於闕使者進立於西階東面南上主人詣使者前北面曰臣某之父某官臣薨若母若妻各隨其稱謹四品以下言死餘同遣某官臣姓某奏聞訖再拜使者出主人哭入復位

勑使弔

使者公服入立於寢門外之西東面相者入告主人素冠降自西階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立於門右北面内外皆止哭開帷（帷堂之帷事畢則下之）使者入升立西階東面進主人於階下北面使者稱有勑主人再拜使者宣勑云某封位薨（無封者稱姓位四品五品云某封喪餘同）情以惻然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内外皆哭使者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親故爲使弔者既出易服入向尸立哭十數聲止降

出主人唯勑使出升降自西階主人升降自西階者親始死未忍當主位

銘銘名旌也

帛以絳廣充幅四品以下廣終幅長九尺韜杠杠名旌竿也杠之長准其絳也王公以下杠爲龍首四品五品幅長八尺龍首韜杠六品以下幅長六尺韜杠書曰某官封之柩在棺曰柩婦人其夫有官封云某官封夫人姓之柩子有官封者云太夫人之柩郡縣君隨其稱若無封者云某姓官之柩六品以下亦如之置於宇西階上

重

重木刊鑿之爲懸孔也長八尺四品五品長七尺六品以下六尺橫者

半之置於庭三分庭一在南以沐之米爲粥實於甂既實以踈布蓋其口繫以竹簪懸於重木覆用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後西端在上綴以竹簪祝取銘置於重殯堂前楹下夾以葦席簾門以布又設葦障於庭

陳小斂衣

小斂之禮以喪之明日各陳其斂衣一十九稱無者各隨所辦六品以下服一稱於東房西領下則衫朝服一稱自餘皆常服陳於東序四品五品以下於東房西領北上笏一凡斂非正色不入絺紘不

入乃奠將小斂又奠

奠

饌於東堂下凡奠器皆素六品以下籩豆無漆以下至虞祭其器同瓦甒二實醴及酒觶二六品以下瓦甒一實酒觶一角柶一六品以下無少牢及腊六品以下特牲三俎籩豆各八籩實鹽脯棗栗之屬也豆實醯醬虀菹之類也四品五品則籩豆各六六品以下籩豆之數各二實亦如之設盆盥於饌東布巾爲奠者設盥喪事畧故無洗贊者辟脯醢之奠於尸牀西南乃斂

小斂

將小斂具牀席於堂西又設盆盥於西階之西如東方爲舉尸者設盥斂者盥訖與執服者以斂衣入主人以下少退西面主婦以下少退東面内外俱哭斂者斂訖覆以夷衾設牀於堂下西楹間袵下莞上簟尸卧之席有枕卒斂開帷主人以下西面憑哭主婦以下東向憑哭俱南上凡憑尸父母先妻子後訖退乃斂髮

斂髮

男子斂髮衰巾帕頭六品以下則男子以衰巾束髮女子斂髮而髽主

人以下立哭於尸東西面南上主婦以下坐哭於尸西東面南上祖父母以下仍哭於位各如初外姻丈夫婦人哭於位各如初斂者舉尸男女從奉之遷於堂仍覆以夷衾棺衣哭位皆如室内

奠

贊者盥手奉饌至階豆去蓋籩俎去巾冪升奠於尸東醴酒奠於饌南西上訖其俎祝受巾巾之六品以下奉饌升奠於尸東訖斂者受巾巾之奠者徹襲奠自西階降出下帷内外俱坐哭有

國官僚佐者以官代哭無者以親踈爲之夜則爲燎於庭厥明滅燎乃大斂

陳大斂衣

大斂之禮以小斂之明日其日夙興陳衣於序東三十稱無官各隨所辦六品以下上服三稱西領南上各具上服一稱西領南上自餘皆常服冕具導簪纓在北内喪花釵衾一衾以黄爲表素爲裏六品以下朝服公服常服具各爲一稱制用隨所有

奠

奠於堂東階下兩甒醴及酒六品以下甒酒置於席醴在南各加勺六品以下無篚在東南肆四品五品云東肆實角觶二木柶一六品以下一豆在甒北籩次之牢饌如小斂籩豆俎皆冪以功布有簟席素几功布巾在饌北掘殯坎於西階之上以下一籩一豆喪從外來者殯於西楹之間乃斂

大斂

將大斂棺入內外皆止哭升棺於殯所棺中之具灰炭枕席之類皆先設於棺內置棺訖內外皆哭熬八筐熬所

以竷蚍蜉令不至棺旁四品五黍稷粱各二六品以下無皆品則六筐六品以下則二筐

加魚腊燭俟於饌東設盆盥於東階東南六品以下設盆盥於饌西

祝盥訖六品以下掌事者盥於門外升自阼階徹巾者授執巾執巾者降待於阼階下祝盥六品以下掌事者盥贊者徹小斂之饌降自西階設於序西南當西霤六品以下西榮如設於堂上堂上謂尸東凡奠設序西者事畢而去之乃適於東階下新饌所帷堂內外皆少退立哭御者斂丈夫加冠婦人加花釵覆以衾六品以下御者設覆以衾斂訖開帷主人以下西面憑哭主婦以下東面憑

哭退復位次諸親憑哭斂者四人舉牀男女從奉之奉尸斂於棺乃加蓋覆以夷衾内外皆復位如初設熬穀首足各一筐旁各二筐六品以下一筐以木覆棺上乃塗之設帟於殯上帟柩上承塵祝取銘置於殯六品以下既殯設靈座於殯東

奠

將奠執巾几席者升自阼階入設於室之西南隅東面右几加以巾四品以下升自阼階設於座右加以巾贊者以饌升入室西面設於席前六品以下設於靈座前席上殯於外者施蓋訖設大斂之奠於殯東祝受巾

巾組六品以下掌事者受巾奠者降自西階以出下帷內外皆就位哭如初既殯設靈座於下室西間東向施牀几案屏幢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皆如平生當殷奠之日不饋於下室下室謂燕寢無下室者則設靈座於殯東朝夕進常食之具於靈前如平常也自當殷奠之日以下六品以下無文

廬次

將成服掌事者先為廬於殯堂東廊下六品以下於牖下近南北戶設苫凷於廬內諸子各一廬凡廬五品以上營之齊縗於廬南累

墼爲堊室俱北戶翦蒲爲席不緣父兄不次殯所各在其正寢之東爲廬次堊室祖爲嫡孫居堊室有牀皆南面西出戶父不爲衆子次於外於庶子略自若居寢大功於堊室之南張帷席以蒲小功緦麻於大功之南設牀席以蒲婦人次於西房若殯後施下牀殯堂無房者次於後若別室

成服

三日成服皆除去死日數六品以下則并死日爲三日內外皆哭盡哀內外俱降就次著縗服無服者仍素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

杖三日而後食杖而後能起衆子皆杖以病故也童子婦人不能病故不杖亦不居廬不著菲屨若嫡子雖童亦杖幼不能自杖人代執之所謂當室杖者也自此以後唯嫡子及有爵之庶子皆得杖在位其庶子無爵者杖於他所不杖在位凡正寢戶內曰室戶外曰堂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以今言之即廬靈堂戶之內外也周人祔在卒哭今之百日也哀哀敬生故其杖不升靈寢當之堂前其縗服及杖皆致之於廬內應杖者朝夕哭則杖之若孝子出無異適唯向殯及向墳墓而已遠則乘車近則使人代執杖六品以下則不著菲屨

升立哭於殯東西向南上齊縗以下就位婦人升詣殯西位若殯逼西壁婦人皆位於殯北南面東上尊行者坐內外皆哭盡哀諸子孫就祖父及諸父前跪哭皆撫哭盡

哀就祖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子對祖母及諸母哭遂就祖父前哭如男子之儀唯諸父不撫之耳訖各復位伯叔母以下就主婦哭亦如之（如遭親喪孝子荒迷三日而食及成服矣以尊卑内外聚居哀哭）諸尊者降出還次主人以下降立於阼階下外姻在南少退俱西面北上哭盡哀各還次闔戶小功以下各還歸其家自成服之後諸尊者及婦人於諸親男女之喪有事則哭於殯所無事有時須哭者或在正寢則於北壁下舒席南面坐哭父母喪食粥朝米四合暮米

四合不能食粥以米爲飯婦人皆以米爲飯

朝夕哭奠朝奠日出夕奠日入

每日先具朝奠於東階下瓦甒二實以醴及酒觶杓疏布冪角觶一木柶二籩一豆一實以脯醢也六品以下瓦甒一實以酒素勺疏布冪籩一豆一實脯醢內外夙興各縗服凡言縗服應杖者皆杖以下准此男子就東階下位若升哭於殯東也其位如始成服之式婦人升詣殯西位內外皆哭凡朝夕哭皆開帷質明堂事者升自阼階入徹奠出置於序西南如殯東之儀又以朝奠入至阼階豆去蓋籩甒去巾冪升阼階入設於室如

初執饌者出降自西階日出後少頃内外皆止哭各還次朝夕之間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哭於其次無時至夕内外俱就位哭徹朝奠進夕奠如初儀日入後内外俱止哭各還次哭者出闔門自是以後至於啓殯每朝夕如上儀既殯大功以下異門者歸於家

賓弔 親故同

賓至掌次者引之次賓著素服相者入告内外縗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升哭於殯西相者

引賔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爲首者一人進當主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爲首者復北面位弔者倶哭十餘舉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各還次

親故哭五品以上無

若有親故哭殯者内外倶升就殯堂位尊者坐若賔敵體以上賔初入則起賔坐亦坐賔起亦起内外倶哭相者引賔入升堂立於殯東西面南上尊者坐倶哭盡哀尊者起相者引出畢者

再拜訖乃就主人前稍南東北面執爵相者引以次出恩深者賓拜訖主哭盡哀或就孝子撫哭盡哀而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降還次

州縣官長弔

若刺史哭其所部主人設席於柩東西向刺史素服將到相者引主人去杖立於門內之左北面刺史入升自東階即座西向坐哭主人升就位哭刺史哭盡哀將起主人降復階下位刺史降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杖哭

而入

刺史遣使弔

若刺史遣使弔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内外俱縗服主人以下就階下位婦人入就堂上位内外俱哭使者素服執書相者引入門而左立於階間東面使者致辭主人拜稽顙相者引主人進詣使者前西面受書退復位左右進受書主人拜送於位相者引使者出使者若自入弔哭如上弔儀客出少頃内外止哭各就位

親故遣使致賻六品以下無

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篚奉玄纁束帛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凡賻通以貨財使者隨執其物不限以玄纁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篚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若某官無官封者即稱某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内門外之西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

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相者引使者出主人拜送若使者致物不以器掌事者迓受之不委於地其餘賻物從者執之立於使者東南北面西上掌事者受之以東藏之

殷奠

每朔望具殷奠饌於東堂下瓦甒二實以醴及酒角觶二角柶一少牢及腊三俎二簋二簠二鉶六籩六豆設盆盥於饌東布巾為奠者盥其日内外夙興縗服升就位哭

質明執饌者徹宿奠遂以饌入至阼階去巾葢升入室設於席前酌奠訖羃組以巾執饌者降自西階以出少頃内外各還次既出闔門及夕執饌者升徹殷奠進夕奠如常禮若有薦新如朔奠薦五穀若時物新出者其日不饋於下室不饋於室者爲殷有黍稷

卜宅兆六品以下筮宅

既度宅兆堀四隅外其壤堀中南其壤宅葬居也兆域也南其壤者爲將北首故壤南既朝哭主人遂哭出乘堊車詣宅兆所出國門

止哭六品以下出郭門止哭掌事者先設主人以下次於宅兆東南將到主人又哭至宅兆所主人停於次止哭涖卜者一人國官若僚佐之長涖之無者親屬爲之緇布冠不緌布深衣因喪屨涖卜者非國官則吉冠素服祝及卜師凡行事者皆吉冠素服掌事者布卜筮席於兆南北向西上相者引涖卜筮者及祝立於卜筮席西南東面南上卜師筮師立於祝南東面北上相者引主人詣卜筮席南十五步許當内壤北向立相者立於主人之左少南俱北向親賓及從者立於

筮席東南重行西面諸親北上諸賓南上立定相者少進東面稱事具退復位主人免首絰左擁之涖卜者進立於主人東北西面卜師抱龜筮師開櫝出策兼執之櫝藏策器執櫝以擊策擊之以動其神進立於涖卜前東面南上涖卜者命曰孤子姓名爲父某官封某甫某甫父字也無封者去封四品以下父祖稱孤子孤孫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下皆准此度茲幽宅無有後艱度謀也宅居也言爲父卜筮葬居今謀此以爲幽冥居域之處得無有後艱難乎謂有非常崩壞若內喪云爲某母夫人某氏卜師筮師俱曰諾遂述命訖右旋就席北面坐命

龜筮東面稱占曰從還本位主人絰哭從者哭盡哀止相者進主人之左東面稱禮畢相者遂引主人退立於東南隅西面又相者引卜者立於主人之後重行西面俱北上掌事者徹卜席當安墓處立一標又於四隅各立一標當南門兩廂各立一標祝師掌事者入鋪后土氏神席於墓左南向設酒罇於神座東南加勺羃設洗於酒罇東南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加以羃）相者引告者及祝與執罇罍篚者俱立於罍洗東南重行

西面以北爲上國官若僚佐之長若無國官僚佐者親賓及主人告俱去經杖立定俱再拜祝與執罇罍篚者先立於罇罍篚之後執饌者以脯醢跪設於神座前興還本位相者引告者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酌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某官姓名若主人自告父稱孤子母稱哀子名字敢昭告於后土氏之神今爲某官姓名若主人自告云爲父某官封某甫母太夫人若郡君某氏各隨官職稱者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於

后土之神尚饗訖興告者再拜相者引告者還本位西面再拜相者引出掌事以下俱復位再拜遂徹饌席鐏罍以出主人哭還去墓三里許止哭及國門又哭內外升哭於位主人入升詣殯前北面哭盡哀止哭西面再拜降就次有國官僚佐從主人入就門內哭主人拜俱再拜主人降就次若不從又卜筮擇地如初儀

卜葬日六品以下筮日

既朝哭主人及諸子以下出立於殯門外之東壁下西

面南上卜師抱龜六品以下筮人執韇韇藏策器在其南東面闈門東扇主婦立於其内掌事者設卜席於閾外闑西相者詣主人前東面告事具遂引主人立於門南北面相者立於主人之左少退俱北面主人免首經左擁之涖卜者進立於主人東北西面卜師少進筮則筮人開韇出策兼執之少進涖卜前東面受命涖卜命曰孤子某來日卜葬某父某官封某甫母則云爲某母太夫人某氏考降無有近悔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云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卜師曰諾遂述命訖右旋進就席西面坐

六品以下執櫝擊筮命龜曰假爾太龜有常乃作龜筮云太筮訖興以龜退東面稱占曰從筮云以卦東面稱占曰從順主人經興諸子以下哭盡哀相者告於主婦哭入遂使人告於親賓諸親及僚友卜日不來者卜師以龜退筮則筮人以櫝退掌事者徹卜席相者進六品以下泣筮進告禮畢主人興諸子以下入升詣殯前北面立哭內外俱哭盡哀內外各還次若不從又卜擇如初儀

啓殯

葬有期前一日之夕掌事者除葦障備啓奠具饌如大斂設賔次於大門外之右南向立内外夕哭如常儀啓殯之日内外夙興繐服主人及諸子皆去冠絰以裒巾帕頭國官亦以裒巾帕頭内外升階就位哭尊行者坐國官及僚佐就下位哭之祝繐服執功布功布長五尺也六品以下祝素服執功布長三尺升自東階詣殯南北向内外皆止哭祝三聲噫嘻乃曰謹以吉辰啓殯既告内外皆哭盡哀内外各還次祝降與執饌者升徹宿奠如常祝取銘置於重北建之掌事者升徹殯塗訖設席

於柩東升殯於席上又設席於柩東祝執功布升以拂柩覆用夷衾降出周設帷東面開戶若不爲坎而殯則徹塗訖設席於柩東相者引主人以下升哭於帷東西向妻妾女子子以下哭帷西東向俱南上諸祖父以下哭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諸祖母以下哭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丈夫帷東北面西上婦人帷西北面東上尊者坐內外俱哭祝與進饌者各以奠升設於柩東席上祝酌醴奠之內外俱哭於位如未成服之禮親賓致奠如別儀有

國官僚佐者以官代哭無者以親疎爲之晝夜不絶聲

贈謚六品以下無

告贈謚於柩（無贈者設啓奠訖即告謚）其日主人入升立於饌東西面祝持贈謚文升自東階進立於柩東南北向内外皆止哭祝少進跪讀文訖興主人哭拜稽顙内外應拜者皆再拜祝進跪奠贈謚文於柩東興退復位内外皆就位坐哭

親賓致奠

啓之日親賓致奠於主人設啓奠後諸奠者入立於寢門之外東向（謂卑幼者其有故則遣使）祭具陳於奠者東南北向西上相者入告内外卑者皆興立哭於位又相者引奠者入升當柩東西面奠者哭祭具從升於柩東奠者之西西向南上設饌訖執饌者降出奠者止哭詣酒罇所取爵酌酒跪奠於柩東興少退西面立内外皆止哭奠者曰某封若某位伯叔（各從官爵稱之）將歸幽宅謹奉奠若異姓各從其稱若使者云某封若某姓位闕某封若某官將

歸幽宅使某奉辭奠畢應拜者再拜内外皆哭主人哭拜稽顙奠者哭盡哀止相者引執事者以次徹饌而去

通典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五十七 史部

通典卷一百三十九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九十九 開元禮纂類三十四 凶六

三品以上喪中 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將葬陳車位

啟日之夕納柩車於大門之內當門南向進靈車於柩車之右內外所乘之車陳於大門外丈夫之車門西婦

人之車門東俱服重者在上以近門及北方爲上女子子妻妾之車以木爲之不漆飾無者以蘧篨衣車以蒲纏轅轂若白土堊之以麤布爲幌幰周及大功之車以白土堊之或衣蘧篨皆以布爲幌幰其布如服布也掌事者先於宿所張吉凶帳幕凶帷在西吉帷在東俱南向設靈座於吉帷下如常式

陳器用

啓之夕發引前五刻槌一鼓爲一嚴無鼓者量時而行事陳布吉

凶儀仗方相黃金四目爲方相六品以下設魌頭之車魌頭兩目也誌石大棺車及明器以下陳於柩車之前一品引四披六鐸左右各八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二品三品引二披四鐸左右各六黼翣二畫翣二四品五品引二披二鐸左右各四黼翣二畫翣二六品以下引二披二鐸畫翣各二唯無黼黻翣耳凡引者輀車索也披者繫於輀車四周在旁執之以備傾覆鐸者以銅爲之所以節挽翣者以木爲筐廣二尺高二尺四寸其形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翣黻翣畫黼黻文於翣之内緣畫以雲氣畫翣者内外四緣皆畫雲氣庶人無引披鐸翣

進引

二刻頃槌二鼓爲二嚴（六品以下無鼓嚴）掌饌者徹啟奠以出初徹奠內外俱興立哭於位執紼者皆入掌事徹帷持翣者升以翣障柩執紼者升執鐸者入夾西階立執纛者入當西階南北面立（六品以下無纛下皆准此）掌事者取重出倚於門外之東執旌者立於執纛南北面（諸執披紼鐸旌纛翣者皆布深衣介幘六品以下但執旌者立於西階南北面餘皆同）陳布將訖槌三鼓爲三嚴進靈車於內門外南向祝以腰輿詣靈座前（內喪則婦人執腰輿）祝於輿左西向跪昭告曰孤子某（母云哀子）謹用吉辰奉歸

先寢若新卜宅云奉遷幽宅四品以下先兆幽宅靈車就引神道紆回惟以荒寥無任鯁絶輿立少頃腰輿出降自西階羽儀六品以下云威儀從者如平生詣靈車後少頃輿退

引輴四品以下舉柩下皆如此

將引輴輴即柩車執鐸者俱振鐸引輴降就階間南向初輴動及進止執鐸者皆振鐸每振者先搖之搖訖三振之其持翣者常以翣障於輴降階執纛者卻行而引輴止則廻北面立執旌者亦漸而南輴止廻北向立主人以

下以次從輴而降主婦又次其後降

輴在庭位

輴至庭（庭内先施席以居柩）主人及諸子以下立哭於輴東西向南上祖父以下立哭於輴東北南向西上異姓之丈夫立哭於主人東南西面北上婦人以次從降妻妾女子以下立哭於輴西東向南上祖母以下立哭於輴西北南向東上異姓之婦人立哭於主婦西南東面北上内外之際障以行帷（凡帷用如服布）國官立哭於執紼者東南

北面西上六品下無國官僚佐立哭於執紼者西南北面東上

祖奠

庭位既定祝帥執饌者設祖奠於輴東如大斂之儀祝酌奠訖進饌南北面跪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柩車式遵祖道尚饗少頃徹之

輴出升車

執披者執前後披執紼者引輴出四品以下無輴車動旌先纛次主人以下從哭於輴車後婦人次哭於後輴出到

輀車執紼者解紼屬於輀車四品以下唯柩出到輀車餘同設帷障於輴車後執紼執披者如常遂升柩內外俱哭位如在庭之儀

遣奠

既升柩祝與執饌者設遣奠於柩東如祖奠之儀祝酌奠於饌前少頃徹之

遣車

既遣奠掌事者以蒲葦苞牲體下節七苞四品五品五苞六品以下五

苞二以繩束之盛以盤載於車列旌前

器行序

徹遣奠靈車動從者如常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無鼓吹去靈車後次方相車六品以下魌頭車也次誌石車次大棺車次輴車誌石與大棺若先設者不入陳布之次四品以下無輴車次明器輿次下帳輿次米輿五穀米實以五筲各斗三升冪用疏布次酒脯醢輿酒實以壺各五升冪用功布醢實於二甕各二升冪用疏布次苞牲輿次食輿食盤椀具自足方相以下駕士馭士舁明器下帳等人皆介幘深衣六品以下魌頭無駕士次銘旌次纛次鐸鐸分左右次輀

車

諸孝從柩車序

主人及諸子俱絰杖縗服（禿者縗巾加絰）徒跣哭從諸丈夫婦人各依服精麤以次而從哭出門內外尊行者皆乘車馬哭不絶聲

郭門親賓歸

出郭若親賓送者權停柩車內外尊行者皆下車馬依服之麤細爲序立哭如式相者引親賓以次就柩車之

左向柩立哭盡哀畢者再拜而退婦人亦如之

諸孝乘車

親賓既還内外乘車馬若墓遠及病不堪步者雖無親賓還主人及諸子亦乘堊車去塋三百步皆下

宿止

靈車到帷門外迴南向進腰輿於靈車後羽儀從者如常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降出遂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每至停宿之所於室設靈座進食如初柩車到入凶帷停於西

廂南轅祝設几席於柩車東

宿處哭位

初至宿處内外皆就柩車所主人及諸子以下於柩車之東西面南上妻妾女子子婦人於柩車之西東面南上祖父以下柩車東北南面西上異族有服者於柩車東南西面北上祖母以下於柩車西北南面東上異姓婦人又於柩車西南東面北上國官於帷外柩之東北面西上僚佐於柩之西北面東上俱立哭自國官以下六品無

行次奠

凡停宿進酒脯之奠於柩東如朝奠之儀既設奠內外各還次迭哭不絶聲及夕內外就柩車所哭進夕奠如朝奠之儀訖迭哭如常厥明又就位哭進朝奠亦如之若食頃徹之吉凶儀仗依式發引內外從哭如初儀

親賓致賵

賓有賵禮在主人設祖奠之時賓立於大門外西廂東面從者以篚奉玄纁立於賓西南俱東面牽馬者以馬

陳於賔東南北首西上相者入告遂詣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對賔前西面曰敢請事賔曰某敢賵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賔之從者坐奠篚取幣興詣賔前西面以授賔退復位相者引賔入牽馬先以馬入陳於輴車南北首西上六品以下於柩車南賔入由馬西當輴車東南北面立内外權止哭賔曰某謚封若某位將歸幽宅敢致賵辭畢而哭内外皆哭主人拜稽顙賔止哭相者引賔進輴車東西面奠幣於車上相者引賔又由輴車前以西

而出初賔出掌事者由主人右詣輴車東西面舉幣以
東東藏之也受馬者由前旋牽馬者後適其右受之牽者由
前以西而出賔將出主人拜稽顙送之
塋夕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先於墓門内道西張帷幕設靈座
如初
到墓
乘車者卑行見墳而下尊者及塋而下序哭靈車至帷門

外迴車南向祝以腰輿詣靈車後少頃入詣靈座前少頃以輿降出遂設酒脯之奠如初柩車至壙前迴南向丈夫婦人之位如遣奠之儀

陳明器

掌事者陳明器於壙東南西向北上

下柩哭序

進輴車四品以下布席於柩車之後張帷下柩於輴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以次進憑柩哭盡哀各退復位內外卑者再

拜辭訣相者引主人以下哭於羨道東西面北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婦人皆障以行帷哭於羨道西東面北上

入墓

施席於壙戶內之西（四品以下遂下柩於壙空）執紼者屬紼於輴（六品以下無執紼者）遂下柩於壙戶內席上北首覆以夷衾

墓中祭器序

輴出（四品以上無輴車但有持翣者）持翣者入倚翣於壙兩廂遂以下帳張於柩東南面米酒脯陳於下帳東北食盤設於下

帳前苞牲置於四隅醯醢陳於食盤之南籍以版明器設於壙内之左右

掩壙

掌事者以玄纁授主人主人授祝祝奉以入奠於靈座主人拜稽顙旌銘誌石於壙門之内置設訖掩户設闢籥遂復土三主人以下稽顙哭盡哀俱就靈所哭掌儀者設祭后土於墓左如後儀

祭后土

先於墓左除地爲祭所柩車到祝吉服鋪后土氏神席北方南向設酒罇於神座東南北向設洗於酒罇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以巾爵實於篚既復土告者吉服國官僚佐之長無者親賓充也相者引告者與祝及執罇罍篚者俱立於罍洗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爲首立定俱再拜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就罇罍篚之後相者進告者之左北面曰請事掌饌者以饌入祝迎引設於神座前置設訖掌饌者出相者引告者詣罍洗盥手洗爵相者

引告者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告者酌酒進跪奠神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后土之神某官封謚窆玆幽宅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犧牲粢盛庶品明薦於后土之神尚饗訖興告者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相者引告者退復位再拜相者引告者出祝以下俱復位再拜徹饌席以出

反哭

既下於壙槌一鼓爲一嚴無鼓者量時陳布也掩墓戸槌二鼓爲再嚴内外就靈所槌三鼓爲三嚴徹酒脯之奠進靈車於帷外陳布儀衛六品以下唯陳布也如來儀又進腰輿入詣靈座前少頃出詣靈車後少頃輿退靈車發行内外從哭如初儀出墓門尊行者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者乘馬以哭從靈車到第内外皆下車馬靈車入至西階前迴南向祝以腰輿詣靈車後少頃升入詣靈座前主人以下從升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少頃腰輿降出内外俱

升諸祖父以下哭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婦人哭於靈西東面南上諸祖母以下哭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哭於南廂丈夫於帷東北面西上婦人於帷西北面東上有親賓弔哭者升堂西向靈哭如常其弔於庭者稱痛當奈何餘如常儀盡一哀相者引主人以下降各還次沐浴以俟虞斬縗者沐而不櫛齊縗者以下櫛

虞祭

柩既入壙國官若僚佐之長與祝（六品以下無國官以下同）先歸修虞事守饌如殷奠器用烏漆先造虞主以烏漆匱匱之盛於廂烏漆趺一皆置於別所（虞主用桑主皆長一尺方四寸上頂圓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刻一寸一分又上下四方通孔徑九分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底齊其趺方一尺厚三寸將祭出神主置於座其匱安於神主之後四品以下無）具饌於堂東靈車將至掌事者先施靈座於寢堂室內戶西東向於靈車之南北設帷東出戶（若室內窄則設靈座於堂）腰輿將入祝奉虞主入置於靈座東向設素几於右（自腰輿以下四品以下無）掌事者設洗

於西階西南北向東西當西霤六品以下西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南肆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墉下醴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既沐浴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内外升詣靈所主人及諸子倚杖於室戶外及應拜者哭於靈東西如初内外皆哭祝與執罇罍篚者各就罇罍篚所立執饌者以饌入俱升自東階陳設如殷奠之儀訖掌饌者降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執罍洗者酌水主

人盥手執篚者取巾於篚興授主人主人拭手訖受巾奠於篚又取爵興以授主人執罍洗者又酌水主人洗爵爵無足者執篚者又授巾主人拭爵訖受巾奠於篚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醴相者引主人進詣靈座前西向跪奠爵於饌前俛伏興少退西向立祝以祝文進立於神座之右北面内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曰維年月朔日子孤子哀子某孫稱哀孫孤孫此爲祖則稱孤子孤孫母及祖母所稱也父母及祖父母所稱也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妣則云妣夫人某氏

孫爲喪主則稱祖妣日月遄速奄及反虞叩地號天五情靡潰謹以潔牲柔毛剛鬛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剛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哀薦祫事於考某官封諡尚饗祝興主人哭再拜内外應哭者皆哭再拜祝進跪奠版於靈座興出復位哭盡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杖降西階各就次妻妾女子子以下各還别室祝闔戶與執罇罍者降出少頃祝與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匵主四品以下無主闔戶已出掌事者埋重於門外道左間日再虞後日三

虞禮皆與初虞同又問曰爲卒哭祭其虞祝辭再虞云哀薦虞事第三虞云哀薦成事

卒哭祭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改廬翦屛柱楣塗廬不塗見面塗廬裏不塗廬外翦蒲爲席不緣以木爲枕牢饌始虞祭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祝整拂几筵啓匱出神主置於座以出自啓匱以下四品以下無掌事者設洗於西階西南北向東西當西霤六品以下當西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西

篚在洗東南肆篚實爵一巾一加羃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墉下醴酒在東羃用絺加勺南柄掌事者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篚者先入立於罇罍篚之後内外線服俱升主人及諸子倚杖於室户外俱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妻妾女子子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内外各就位坐哭應拜者立掌饌者以饌升入設於靈座前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入詣酒罇所主人酌醴相者引主人進跪

奠於靈座俛伏興少退西面立應拜者陪於後祝持版入立於靈座之南北面内外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哀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妣云妣某夫人氏日月不居奄及卒哭追慕永往攀號無逮謹以潔牲柔毛剛鬛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六品以下無柔毛餘與四品五品同下皆准此哀薦成事於考某官封謚尚饗主人以下哭再拜内外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進跪奠版於靈座興還鐏所祝讀版訖興跪進版與主人哭

同時相者引主人退復位哭盡哀内外各還次祝闔戶與執罇罍者降出少頃與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匱神主闔戶以出自卒哭之後朝一哭夕一哭蔬食飲水周而

小祥

小祥祭

主人有司先制栗主并趺匱等如喪主之禮四品以下無前一日之夕毁廬爲堊室設蒲席周喪堊室者除之設地席陳練冠於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牢饌及器

如卒哭禮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四品以下無主人加整拂几筵以出）祝於靈座之西更設喪主座東向祝奉喪主置於座訖祝出迎粟主入置於舊靈祝開匱奉出粟主置於靈座訖設几於右乃出（四品以下無奉主儀）掌事者設罍洗篚於西階西南如初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墉下醴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篚者先入立於罇罍篚之後內外縗服主人倚杖於階東俱升就位（應拜者立）哭盡哀相者引

降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主人及諸子除首絰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腰絰周服者皆除之丈夫素服吉冠屨婦人素服吉屨相者引主人及諸子倚杖如初内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設於靈座前設訖掌饌者降自西階以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入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座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靈座之右北面内外皆止哭祝跪讀祝

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哀子（父殁稱孤）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妣云妣夫人某氏）歲月警迫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祗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諡尚饗主人哭再拜內外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進跪奠版於靈座前興還罇所（主人哭拜與祝興奠版同時）相者引主人就位哭盡哀內外各還次（主人依次立）祝闔戶與執罇罍者降出少頃祝與進饌者入開戶徹饌祝匱主闔戶以降其喪

主祝奉出埋之於廟門外之左四品以下但祝闔户以降無匶主儀自小祥之後止朝夕之哭哭無時哀至則哭始食菜果飯素食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鹽酪可又周而大祥

大祥祭

前一日之夕除堊室張帷入備内外受服謂之大祥之服各於其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守饌及器如小祥之禮其日夙興内外各服其縗服並於次哭盡哀除服者著除服訖又哭盡哀止昧爽前六品以下云夙興祝入燭先升

自阼階入於室祝整拂靈筵啟匱出神主置於座右几筵以出四品以下唯祝入整拂几筵以出掌事者設罍洗篚於西階西南如初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牖下醴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者先入立於罇罍之後内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設於座前置設訖掌饌者降自西階以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

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座之右北面内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哀子父喪稱孤子某敢昭告於某官封謚妣云妣夫人某氏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潔牲柔毛剛鬛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祗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謚尚饗主人哭再拜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進跪奠版於靈座興還罇所相者引主人就位哭盡哀主人以下各還外寢妻妾女子子以下還於寢祝

闔戶與執鐏罍者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匱主四品以下但掌事者除靈座闔戶而出閒月而禫自大祥之後外無哭者食有醯醬

禫祭

前一日掌事者先備内外禫服各陳於别所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仍宿於外寢牢饌及器如大祥之禮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拂几筵啟匱出神主置於座四品以下唯設几筵於奠掌事者設罍洗篚於東階東南如常篚實爵

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座之左北牖下醴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篚者先入立於罇罍篚之後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仍祥服（爲長子者二年亦祥）內外俱升就位哭盡哀降釋祥服應禫服者著禫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入升設於座前訖執饌者出相者引主人降自東階詣罍洗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東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座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座之右北

面内外皆止哭祝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孫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妣曰妣夫人某氏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祗薦禫事於考某官封謚尚饗主人哭再拜應拜者再拜内外皆哭祝興跪進奠版於座還鐏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降自東階還寢内相者内引妻妾女子子以下降自西階側還於寢祝闔戶與執鐏罍者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戶徹饌以出祝匱神

主闔戶以降祔廟如別儀自禫之後內無哭者始飲醴酒食乾肉

祔廟六品以下云祔祭將祔卜日如常儀四品以下筮日如常儀

將祔掌事者先於始祖廟室內西壁下爲埳室四品以下無此儀前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及諸執事者俱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前一日掌事者清掃室之內外其廟應遞遷者皆出神主置於座四品以下但遞遷者設座無神主下同主人以酒脯告遷訖遂移牀幄以次遷神主置於幄座又奠酒脯醢

以安神少頃掌饌以出掌廟者以次匵神主納於埳室訖六品以下但前一日掌事者清掃正寢之內外其日未明掌事者設曾祖之座於正寢室內之奥東向又設考之祔座於曾祖室內東壁下西向右几祔則祔於曾祖姑亦如之言曾祖及曾祖姑皆據孝子之言於亡者祖及祖姑也祔於曾祖則曾祖姑配有事於尊可以及卑者六品以下設考之祔座於曾祖座東北南向皆右几餘同設主人位於東階東南西向設子孫位於南門內道東北面西上設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設掌事以下位於終獻東南俱西面北上亞獻終獻以國官僚佐若無親賓充設贊唱者位於主人西南西面設

酒罇於堂上室戶之東南北向西上設洗於阼階東南北向東西當東霤（六品以下云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爵三巾二加冪（其爵數每廟三）祔日內外夙興掌饌者先具少牢之饌二座各俎三簋二（六品以下具特牲之饌二座各俎一簋二餘同）簠二鉶二酒罇二其二罇一實玄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上罇加玄酒者重古）其籩豆一品者各十二（二品三品各八四品五品各六六品以下者各四）主人及行事者各服祭服掌事者具腰輿掌廟者開神主置於座降出（曾祖妣神主並而處右若祔妣

則出曾祖妣神主而已執罇罍篚者入就位四品以下則主人以下皆入就位又諸婦人停於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還六品以下則諸婦人位於西階西南餘與四品以下同內外俱就靈室所祝進座前西面告曰以令吉辰奉遷神主於廟執輿者以輿升入進輿於座前祝納神主於匱置於輿祝仍扶於左若祔妣則閽寺之屬扶於右降自西階子孫內外陪從於後至廟門諸婦人停於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還神主入自南門升自西階入於堂諸子孫從升立於室戶西重行東面以北爲上行事者從入各就位輿

詣室前迴輿西向祝啓匵出神主於座輿降立於西階下東向相者引主人以下降自東階各就位自内外各就靈室以下四品以下無祝立定賛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入於室各於神座前施設訖掌饌以下降出相者引主人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酒相者引主人入室進北面跪奠爵於曾祖神座前俛伏興相者引主人出詣酒罇所取爵酌酒入室進東向跪奠於神座前俛伏興出户

北面立羣祖及考皆如之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敢昭告於曾祖某官封諡若無官封但云曾祖之靈祔母云曾祖妣夫人某氏不告曾祖祖某官封諡若祔母云祖妣某氏以下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祔母云妣某氏如父在不可遽遷祖妣先妣宜於廟東北當別立一室藏其主待考同祔某罪積不減歲及免喪先王制禮練主人祔宗廟上遷昭穆繼序是用適於皇考封諡以遷王考封諡祭祔孫某封諡無官封者但云以適遷於祖躋祔某孫若母同祔則云適遷於祖姑夫人某氏以躋祔孫婦夫人某氏各隨所稱無官封者但云以適遷於祖姑某氏以

躋祔孫婦某氏謹以潔牲剛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祗薦於曾祖某官封謚曾祖妣某氏配祖某官封謚祖妣某氏配考某官封謚若祔母則云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尚饗興主人再拜祝進入奠版於曾祖神座興還罇所相者引主人出降還本位初主獻將畢相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詣酒罇所酌酒入進北面跪奠於曾祖座前俛伏興相者引亞獻詣酒罇所取爵酌酒入進東面跪奠於祖神座考亦如之俛伏興出戶北面再拜訖又入室立於西壁下東面

再拜相者引出降復位亞獻將畢相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手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相者引終獻降復位祝入徹豆還罇所贊唱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相者引主人出又相者引在位子孫以下出掌饌者入徹饌以出掌廟者與祝閽寺者納曾祖神主於埳室出又以腰輿升詣考神座前祝納主於匱置於輿詣考廟出神主置於座進酒脯之奠於前少頃徹之祝納神主於埳室自掌廟者以下六品以下無

齊縗三年其虞卒哭祥禫變除之節與斬

縗同父在爲母爲妻當二祥及禫日月之期雖異其儀節則同周服以下變除依其月筭各以其日之晨備縗服升就位哭盡哀降詣别室釋縗服著諸服又就位哭盡哀出就别室終日異門者至外各還其家

通典卷一百三十九

通典卷一百四十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一百 開元禮纂類三十五 凶七

三品以上喪下 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改葬

卜葬

將改葬者吉服卜宅兆其餘如葬卜宅兆之儀先於遂

所隨地之宜張白布帷幕南向開戶

啟請

其日內外諸親應集者皆至墓所各就便次主人衆主人妻妾女子子俱緦麻服餘周親以下皆素服丈夫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障以行帷俱立哭盡哀卑者皆拜

開墳

祝立於羨道南北向內外皆哭止祝三聲噫嘻啟以開

墳改葬之故其意敘改葬所由之事隨時爲之內外又哭盡哀權就别所掌事者開墳訖內外又就位哭如初

舉柩

掌事者設席於幕下舉柩出置於席上內外俱從柩哭於幕所主人以下柩東西面主婦以下柩西東面俱南上丈夫周親以下於主人東北南面西上婦人周親以下於主婦西北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主人東南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尊者坐國官於帷門外

之東北面西上六品以下無國官以下儀僚佐於帷門外之西北面東上皆舒席爲位

奠

祝以功布拭棺改加新褚設洗於幕西南隅罍水在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南肆巾二爵一於篚加冪設席於柩東設啟奠於席上設進酒之罇於饌南主人詣罍洗盥手洗爵進酌酒奠於席前興少退西面再拜内外卑者俱再拜少頃徹奠

升柩車

既奠進輴車六品以下柩車下准此於帷門外南向掌事者升柩於輴車遂詣施設所内外俱哭從掌事者先設牀於幕下有枕席周設帷柩車至帷門外丈夫於柩東婦人於柩西俱立哭掌事者舉柩降柩置於輴入設於牀東若於墓所即斂初奠訖不進輴車設牀於柩東而加枕席遂舉尸以斂之舉尸出置於牀南首柩初入定内外就位哭如墓所之儀

斂

陳衣於幕東帷內明衣裳及上服各一稱西領南上冕六品以下則弁若冠具導簪纓在北內喪則花釵衾一衾以黃為表素為裏具饌於幕東兩甒醴酒柩初至幕下舉尸於牀主人衆主人稍退仍西向妻妾女子子稍退仍東向遂斂丈夫加冕六品以下則弁若冠婦人以花釵又覆以衾於主人衆主人妻妾女子子馮哭斂將訖掌事者以冠入設於西廂藉以席於棺入內外皆止哭置棺定乃哭舉者四人入舉牀男女從奉之舉尸斂於棺乃加蓋覆以衾設帷於棺

東內外就位如初

奠

既斂祝執巾几席入設於柩東右几加以巾掌事者設罍洗於幕西南隅如初祝以饌升設於席前施設訖執饌者降出相者引主人盥洗酌酒進奠於席前興少頃西面再拜內外卑者皆再拜訖主人以下各退就位俱坐哭

設靈

既斂設靈於吉帷内幕下西廂東向施牀帷屛几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皆如平常

進引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進輀車於凶帷外（六品以下進柩車於凶帷外）當門南向（其下帳明器及苞牲等輿陳於輀車前少西東向）其日進引前量時刻槌一鼓爲一嚴（六品以下無鼓但量時而已）陳靈車儀仗如常（在陳車篇）少頃槌二鼓爲再嚴侍靈者俱詣靈所腰輿威儀入陳如常進靈車於帷外南向少頃三鼓爲三嚴掌事者

入徹饌以出内外皆興立哭於位執紼者入掌事者徹帷持翣者入以翣障柩執披紼者各進執鐸者各入夾於柩前東西相向執纛者六品以下無纛下準此立於鐸南執銘旌者入立於纛南北面諸執披紼鐸旌纛者皆布深衣介幘六品以下則執銘旌者立於柩前近南面餘同

告遷

三嚴訖祝帥腰輿入詣靈座前西向告曰以今吉辰用即宅兆少頃輿出詣靈車後少頃退若内喪女祝迎之執紼者

引輴四品以下無執紼輴車但將舉柩皆振鐸而已旌先纛次鐸次輀車而引輴初動執鐸者皆振鐸每振鐸先摇之摇訖三振之其持翣者常以翣障柩於輴車進執鐸者夾左右每曲及進止皆振鐸内外俱從柩後柩出到輀車後執紼者解紼屬於輀車設帷帳於輴車後掌事者升柩

哭柩車位

丈夫俱立哭於輀車東重行西面婦人哭於輀車西重行東面俱南上外姻丈夫哭於輀車東南重行北面以

西爲上婦人哭於轜車西南重行北面以東爲上國官哭於外姻之東北面西上僚佐哭於國官之西北面東上立定六品以下無國官

設遣奠

設遣奠之饌於轜車東置設訖相者引主人酌酒進奠於席前興少退西面哭再拜内外皆哭卑者再拜若食頃徹之以蒲葦苞牲體下節七苞四品五品則五苞六品以下則二苞載於輿以之墓

輀車發

既徹奠吉凶儀仗依式進引靈車動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則既徹奠吉凶威儀依式進引主人衆主人以下皆以次步從哭於柩車後妻妾女子子以下皆步從哭於丈夫之後障以行帷輀車去停所三百步親賓有還者弔哭如别儀辭訖進引尊者乘車馬從柩者更哭不絶聲

宿止

掌事者先於宿所張吉凶帷幕吉帷在右凶帷在左將

至宿所尊者俱下車馬步哭靈車到帷門外廻車南向
祝帥腰輿詣車後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輿出進常
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柩車至於凶帷内外哭於柩車
所其位如初掌饌者進酒脯之奠於柩車東席上既設
奠内外各還次更哭不絶聲及墓内外俱就位哭進夕
奠如初訖内外各還次迭哭終夜及明嚴鼓内外又就
位哭進朝奠於柩東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迎靈
發引尊者乘車馬哭從如上儀

到墓

到墓尊者俱下車馬靈車到帷門外迴車南向祝帥腰輿詣車後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輿退設酒脯之奠柩車至壙前迴車南向内外哭位如遣奠之儀掌事者布席張帷於柩車後下柩於輴四品以下則下柩於席上主人以下妻妾女子子各前撫柩哭盡哀退復位周親以下又前撫哭盡哀退復位俱再拜辭執紼者屬紼於輴掌事者下柩於壙輴出既窆親賔先還者弔哭如别儀國官之

長奉玄纁束帛六品以下則掌事者奉玄纁縞授主人主人受以授祝

主人稽顙再拜祝奉以入奠於柩東持翣者入倚翣於

壙内兩廂執事者以下帳明器笣牲酒米等物入置於

壙内皆藉以版施銘旌誌石於壙戸内置設訖掌事者

掩壙戸加關鑰復土既復土内外俱就靈所哭墓左祭

后土如葬之儀

虞祭

初下柩於墓掌事者具虞祭之饌設罍洗篚於靈幕西

南如常内外旣就靈所哭掌饌者進虞祭之饌於靈座相者引主人盥洗酌酒進奠於靈座前興少退西面立内外皆止哭祝持版進立於靈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孝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妣郡縣夫人鄉君某氏各隨所稱改遷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四品以下則攀號永遠無所追及餘同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祗薦虞事於考某官封謚四品五品則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六品以下無柔毛餘同四品五品尚饗主人哭再拜

內外皆哭卑者再拜盡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繐服著素服而還掌饌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

王公以下居喪雜制

舉哀

如聞喪哀者於聞喪所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改著素服子妻妾女子子俱被髮周親以下婦人去首飾子於堂上東壁下西面以南爲上周親以下於北壁下南面以西爲上妻妾女子子於西壁下東面以南爲上周親

以下婦人於北壁下南面以東爲上内外之際障以帷若婦人在别堂舉哀則周親以下婦人在北壁下南面西上周親以下舉哀哭位亦然三日成服及廬堊室苫由薦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以其精神不在於此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諸子以下素服待於墓東西向婦人待於墓西東向俱北上奔喪者素服至於墜南北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再拜於家不哭

奔喪

奔喪之禮如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過州至境則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州境哭此父母之喪至於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以厥明坐於殯東如初未成服者三日成服若至在小

斂前與主人俱成服若小斂以後至者自用日數　凡奔喪齊縗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齊縗以下奔喪者升殯東西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尊卑撫哭亦如之訖內外各還次三日成服者賓弔者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側門曰闈）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子則馮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西房若西室妻妾女子子被髮（出嫁女改髽）復位坐哭又盡哀

尊卑撫哭如常内外俱還次奔喪者乃還次周喪以下

婦人奔喪者升哭拜又盡哀尊卑撫哭及還次皆如之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近隧哭主人以下哭待於

墓左西面主婦以下哭待於墓右東面皆北上主人以下内外

初至墓先拜而後哭於相者禮畢則再拜辭奔喪者盡哀再拜又於隧東被

髮復位坐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又再拜遂冠而

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面馮靈哭主人以下升

於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若經宿主人以下哭

盡哀皆再拜哭降堂相者告就次主人以下各就次三日成服齊縗周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再拜遂冠而歸哭就次如上儀奔喪者若妻妾女子子皆被髪於隧西哭盡哀髽如常餘如男子齊縗周以下婦人奔喪哭於隧西餘如丈夫之禮

三殤

三殤之喪始死浴襲及大小斂與成人同其長殤有棺

及大棺中殤下殤有棺靈筵祭奠進食葬送哭泣之位與成人同其苞牲及明器長殤三分減一中殤三分減二唯不復魂無啥事辦而葬不立神主既虞而除靈座其虞祝辭云維年月朔日父云告子某若兄云告弟某若弟云弟某昭告某兄日月易往奄及反虞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兄云悲傷猥至情何可處弟曰悲痛無已至情如割今以弟祭兄則云謹以潔牲嘉薦普淖明齊溲酒薦虞事於子某弟某兄某魂其饗之弟祭兄云尚饗嫡殤者時享皆附食於祖無别祝文亦不

拜設祔食之座於祖座之左西面一獻而已不祝不拜者以其從食其祖祝辭末云孫某祔食庶子不祔食庶子之嫡祔如嫡殤禮凡無服四歲以上畧與下殤同又無靈筵唯大斂小斂奠而已三歲以下斂以瓦棺葬於園又不奠

初喪聚主

凡遭喪廟有主者則取羣廟之主藏於祖廟卒哭而後主各歸其廟藏於祖廟象有凶事聚也

飲食節

父母之喪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二十兩曰溢一溢爲米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不能食粥則以爲飯菜羹婦人皆以爲飯諸縗經之喪蔬食飲水不食菜果三月旣葬食肉不飲酒九月之喪猶周之喪

哭節

凡哭斬縗若往而不反齊縗若往而反大功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

居常節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甴寢不脫絰帶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毁瘠不形視聽不衰（爲其廢事形衰骨見）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常若親存隧道也）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縗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所以養衰老人年五十始衰）喪食雖惡必充虛虛而廢事非禮飽而志衰亦非禮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斬縗唯而不對齊縗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故

喪事不言樂非其時也父母之喪不避泣涕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人來見已可以見之不避涕泣言至哀無飾也非喪事不言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者言已事爲人說爲語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杖而起謂有官爵者面垢而已謂庶人凡廬堊室之内不與人坐在堊室之内非時見於母則不入門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兄弟各處異方而父母喪各依聞喪日月而除之三年之喪凡見人皆不去絰父母之喪賔客已弔而重來者主人哭而見其去也又哭之其未

葬必備縗絰而後見居父母之喪遠行而還者必告父有艱未除則子不衣文綵三年之喪雖功縗而不弔功縗謂既練之後服布如大功謂之功縗凡三年及周喪不數閏禫則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祔之月為正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

不及期葬

速葬者速虞三月而後卒哭謂不及期而葬既葬即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父母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小祥其大祥則依

再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爲大祥祥而即吉無復禫矣其末再周葬者則以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必練祥禫者明深衣不可頓除之故爲之漸以安孝子之心禫一月者終二十七月之數久而不葬者皆變服唯主喪者不除其餘各終月數而除之皆無受服至葬乃反其服虞則除之若亡失尸柩則變除如常禮

外喪

凡死於外者小斂而反則子素服繞巾帕頭徒跣而從

大斂而反亦如之凡死於外大斂而反毀門西牆而入

諱名

卒哭而諱凡父之所諱子亦諱之母之所諱不言於内妻之所諱不言於其側

追服

小功以下日月過制而聞喪則不追服猶爲舉哀降而在緦小功者追服之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母兄弟而父追服已則否謂子生於外者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見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

過乃聞之丈爲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思於人所不能當其時則服之

喪冠嫁娶

因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盡哀乃出言雖者明齊縗以下皆可因喪冠也以其冠月因喪服則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也次廬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也父大功卒哭而可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娶婦已大功卒哭可以冠子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必皆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縗之親除而後婚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

也三年喪如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縗經而受之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也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薦之於宗廟貴君之禮父母之喪不遺人居重喪者志不在施惠人遺之雖酒肉受也三年之喪既葬尊者遺之食則食不避粱肉若酒醴則辭也見於顏色者則不可

樂禁

父有服子不與爲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至則辟琴瑟小功至則不絶樂

主諸喪

凡主兄弟之喪雖疎必虞此謂兄弟或在他方或無肖嗣而爲之主

婚遇喪

娶妻有吉日而婿之父母喪則婿之伯叔父使人致命於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受命而不敢嫁婿既免喪女父母使人請之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喪亦如之親迎在途而婿之父母死則女素服緫總以赴喪其縗服與成服之

禮同婿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婚之禮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反婿親迎未至而有周大功之喪則夫改服於外次婦改服於內次即位而哭旣虞卒哭婿入束帶相見而已不行初婚之禮娶婦有吉日而婦死婿齊線而往弔旣葬除之夫死亦如之妻服斬線

室次節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居堊室舅姑服嫡婦不爲次昆弟之女適人者不爲次次謂堊室之屬也

居重問輕

諸先遭重喪後遭輕喪皆爲制服往哭則服之反則服其重服其除之也亦服其服而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哭之爲位凡言兄弟小功緦麻之親皆是無他室哭於門內之右近南者謂之變位也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謂後日之哭也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哭如始至之時

通典卷一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五十九 史部

通典卷一百四十一

唐 京兆 杜 佑 君 卿 纂

樂一

夫音生於人心心慘則音哀心舒則音和然人心復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慘則韓娥曼聲哀哭一里愁悲曼聲長歌衆皆喜忭斯之謂矣是故哀樂喜怒敬愛六者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叶律呂諧五聲舞也者詠歌不足

故手舞之足蹈之動其容象其事而謂之為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可以善人心焉所以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無故不徹樂士無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暢其志則和氣不散邪氣不干此古先哲后立樂之方也周衰政失鄭衛是興秦漢以還古樂淪缺代之所存韶武而已下不間振鐸上不達謳謠俱更其名示不相襲知音復寡罕能制作而況古雅莫尚胡樂荐臻其聲怨思其狀促遽方之鄭衛又何遠乎爰自永嘉戎羯迭亂事有

先兆其在於茲聖唐貞觀初作破陳樂舞有發揚蹈厲之容（象其威武也）歌有麤和嘽發之音（麤謂初用干戈平戎戎既平子愛百姓有和樂之心嘽謂樂心發謂喜心言天下既安功成而喜樂也嘽音昌善反）表興王之盛烈何讓周之文武豈近古相習所能關思哉而人間胡戎之樂久習未革古者因樂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風俗將欲閑其邪正其頹唯樂而已矣

第一歷代沿革上

第二歷代沿革下

第三十二律　五聲八音名義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歷代製造
第四權量
金一　石二　土三　革四　絲五　木六
匏七　竹八　八音之外又有三
樂懸
第五歌　雜歌曲　舞　雜舞曲

第六清樂　坐立部伎　四方樂　散樂　前代
雜樂
第七郊廟宮懸備舞議　郊廟不奏樂廟諸室別
舞議　祭日不宜徧舞六代樂議　舞佾議
宗廟迎送神樂議　散齋不廢樂議
臨軒拜三公奏樂議　三朝行禮樂失制議
三朝上壽有樂議　三朝不宜奏登歌議
徹食宜有樂議　巴渝舞雜武舞議

皇后樂議　東宮宴會奏金石軒懸及女樂等議　皇帝幸東宮鼓吹作議

國哀廢樂議　遏密不設懸議　大喪而弟嗣位未三年廢樂議　大喪在寇梓宮未返廢樂議　皇后崩服未終廢樂議　太后父喪廢樂議　皇后母喪廢樂議　公主喪廢樂議　太子所生喪廢樂議　大臣喪廢樂議　忌月不廢樂議

樂一

歷代沿革上

伏羲 神農 黃帝 少皞 顓頊 帝嚳 唐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宋

伏羲樂曰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見帝系譜及孝經緯又按隋樂志曰伏羲有網罟之詠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八闋神農五絃事與功偕其來尚矣○黃帝作咸池咸皆也池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堯增修而用之周禮曰大咸按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鄭注云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而樂記曰咸池備矣鄭注云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兩注不同賈公彥曰周公以堯時所

存黄帝咸池為堯樂名則更為黄帝樂立名曰雲門雲門之與大卷為一名也○少皥作大淵見皇甫謐帝王代記○顓頊作六莖莖根也謂澤及下也又樂緯云樂名五莖○帝嚳作五英英謂華茂也又樂緯云樂名六英○堯作大章章明也言堯德章明也○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堯之德周禮曰大磬書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冑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公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也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餘皆從矣

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於音烏 ○禹作大夏 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命登扶氏為承夏之樂有鐘鼓磬鐸鞉鐘所以記有德椎鼓所以謀有道擊磬所以待有憂搖鞉所以察有說理天下以五聲為銘於簨簴 ○湯作大濩 湯以寬理人而除邪惡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言盡濩救於人也 紂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書曰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之事作過制伎巧以資耳目之娛 ○周武王作大武 武以武功定天下也 周公作勺 勺言勺先祖之道勺讀曰酌勺取也 又有房中之樂歌以后妃之德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 公卿大夫之子弟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

曰雲門大卷黄帝能成名萬物以明人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人得以有族類也卷音其爰反以六律六吕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以安賓客以説遠人以作動物六律合陽聲者六吕合陰聲者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黄鍾為首律長九寸各因而三之上生者三分益一分下生者三分去一分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者瞽考中聲而量之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也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也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魅動物羽贏之屬虞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来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来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而應之乃分樂而序

之以祭以饗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黄鍾之鍾大吕之聲為之均也黄鍾陽聲之首大吕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孝經說曰王者祭天於南郊就陽位是也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大蔟陽聲第二者應鍾為之合咸池大咸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者南吕為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賓陽聲次四者函鍾為之合函鍾亦名林鍾函戶南反乃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夷則陽聲

次五小呂一名仲呂先妣姜嫄履大人迹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無射陽聲之下者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公先王也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凡日月蝕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會稽青州之沂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嵩在荊河州華在雍州恒在并州傀猶怪也傀音鬼大怪之異烖謂天地之奇變若星辰飛隕及地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

憂令弛懸札疫癘也凶凶年也災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衛者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慢聲謂侮慢不恭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完陳厲公子則敬仲也莊二十二年過難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在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衰怨刺之詩起王澤竭而不作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於諸侯益壞缺矣○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惟韶

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漢興樂家有制氏魯人善樂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嘉善也善神之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薺才私反乾豆上奏登歌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

明既饗也林叔孫通所奏作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帝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高帝姬唐山姓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帝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韶

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而五行仍舊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言自制作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遵前代之法)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文帝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武帝)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

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事焉

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抵歸也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之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肄音弋二反習也至武帝乃立樂府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采詩夜誦采詩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

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吕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用上辛依周禮郊天也辛取齋戒自新之義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然未有本於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昔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娀音嵩姜嫄禼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亶甫之妃也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名太公申伯名虎仲

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徳者靡不褒揚功徳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漢之樂有異於此故無得而稱焉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才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河間王所

獻雅樂立太樂春秋鄉射於學官希濶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風諭衆庶其道無由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宜風示海内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黄門名倡丙强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定陵淳于長也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

則下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樂人員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沈湎自若

陵夷壊於王莽也○後漢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髙帝
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翹育命之舞北郊及
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迎時氣五郊春歌青陽夏歌朱
明並舞雲翹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玄冥並舞育命之舞
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明帝永平三年東平王蒼總定
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徳也
遂采文始五行武徳為大武之舞薦之光武之廟時樂
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辟

雍鄉射之所用焉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也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也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章帝元和元年籍田元武司馬班固奏籍田歌辭用商頌載芟祠先農自東京大亂絶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魏武帝平荆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調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遠考經籍近

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鍾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鄭聲被寵唯夔好古存正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舜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則前代之舊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明帝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於

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為名樂官自如故為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為大予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臣等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所以章明聖德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

三舞宜並以薦享及臨朝大享並宜舞之臣等思惟二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均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崇平也又奏祀圓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絲黑韋鞮咸熙舞者冠委白其餘服如前章斌舞者與武始咸熙同服奏於朝廷則武始舞者冠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白布絲黑韋鞮咸熙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此三舞者皆執羽籥其餘服如前自兹

以降文武二舞冠服並同不復重出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詩非往歌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同房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而為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詩有后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文帝已改安世為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為享神王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按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

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黄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元雲黄雀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言代漢之意是時吳亦使韋昭制吹鐃部十二曲以述堅權功德○晉武帝初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盖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使傅玄為之詞又令荀勗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九年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吕校太樂總章鼓

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隋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蓋採此為名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荀勗遂典知樂事啓朝士解音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悦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魏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曰宣文舞傅玄又作先農先蠶歌詩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悦之舞自武帝受禪命傅玄改漢鼓吹鐃歌還為二十

二曲述以功德代魏鼓角横吹曲按周禮以鼖鼓鼓軍事説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黄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王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多思於是減為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横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来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

有黃鶴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懷帝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為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為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詞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以來依於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

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張華表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蓋以歌詠絃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二代三京襲而不變則於今難以意言於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等損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大樂官以戴綬為令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初荀勗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鍾磬未竟而勗薨惠帝元康三年詔其子黄門郎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遇喪亂遺聲舊制莫有記者庾亮為

荆州與謝尚共為朝廷修復雅樂亮尋薨庾翼桓溫等
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
之際而鄴下樂人頗有来者謝尚時鎮壽陽於是採拾
樂人以備太樂并製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
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孝武太元中破苻堅獲其樂
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
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宋武帝永
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晉樂也太

常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黄門侍郎王韶之撰歌辭七首並令施用十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太樂諸歌辭時王韶之又撰二十二章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恱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改之二十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顔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樂於是使内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為韶舞宣烈

為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為名章皇太后廟奏文樂永
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肆夏皇
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壁
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郊
廟同孝武又使謝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二年
有司又奏先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
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議公
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齋祠登歌

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注登歌人上殿絃管住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歌絃管住下按廢帝元徽五年太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梁裴子野宋略曰先王作樂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節羣生之流放天子之於士庶未曾去其樂而無非辟之心也及周道衰微音失其序亂代先之以怨怒亡國從之以哀思優雜子女蕩目淫心充庭廣奏則以魚龍靡慢為瓌瑋會同饗覲則以吳趨楚舞為妖妍纖羅霧縠侈其衣疎金縷玉砥其器在上班賜寵臣羣下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伎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羣競相夸大互有爭奪如恐不及莫為禁令傷風敗俗莫不在此優音又收反

通典卷一百四十二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樂二

歷代沿革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齊武帝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樂雅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彥回之辭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

辭以為新曲其太廟二室及郊配辭並尚書令王儉所作其祀南郊羣臣出入奏肅成之樂牲出入奏引牲之樂薦籩豆呈毛血奏嘉薦之樂迎送神奏昭夏之樂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之樂升壇奏登歌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次奏武德宣烈之樂太祖高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之樂飲福酒奏嘉胙之樂就燎位奏昭遠之樂還便殿奏休和之樂還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次奏昭德凱容之樂瘞埋奏隸幽之樂餘樂並與南郊同明

堂初獻奏凱容宣烈之樂賓出入及餘樂與南北郊同祠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太祝祼地奏登歌諸皇祖各奏凱容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永胙送神奏肆夏其羣臣出入牲出入薦毛血迎神詣便殿並與兩郊明堂同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之樂穆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高宗神室奏明和凱容之樂四年籍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籍田歌二章六年制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黃門班在五品明帝建武二年雩祭明堂用謝朓造辭

梁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所見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以定雅樂莫不知韻語在制造篇中初齊永明中舞人所冠幘並簪筆武帝曰筆笏蓋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綦躡履綦音忌於是去筆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雅樂以武舞為大壯舞取易云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大觀舞取大觀在上觀天之

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徹食之雅焉皇帝出入宋孝武孝建二年起居注奏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允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允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工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于天

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徹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徹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廢帝元徽二年儀注奏引牲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滌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至是為牷雅取左氏傳牲牷肥腯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諴雅取尚書至諴感神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胙至齊不改梁初改為永胙至是改為獻雅

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大廟同用就燎位宋元嘉三年儀注奏昭遠及齊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注奏隸幽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也衆官出入宋元嘉三年儀注奏肅成齊及梁亦同至是改為俊雅取禮記司徒選士之秀者而升之于學曰俊士也二郊明堂大廟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鼓吹宋齊並用漢制曲又充庭

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於太廟詔曰禮云齊日不樂今親奏始出宫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丞郎參議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宫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謡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謂金蹄謂馬也白金色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謡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

管絃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音敗設無遮大會則為之其後臺城淪沒簡文帝受制於侯景以簡文女溧音栗陽公主為妃請帝及主母范淑妃宴於西州秦梁所常用樂景儀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潸然出涕景興曰陛下何不樂也帝强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為何聲景曰臣且不知何獨超世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

盡矣及王僧辨破侯景諸樂並在荆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荆州陷没周人初不知採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多没為奴婢○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壝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隸幽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入出並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

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齊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
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文帝天嘉元年始定圓
丘明堂及宗廟樂都官尚書到仲舉奏衆官出入皆奏
肅成牲出入奏引犧引牲薦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
夏皇帝入壇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
尉亞獻光祿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胙就
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宣帝太建元年定三朝之
樂採梁故事奏相和五引各隨王月祠用宋曲宴准梁

樂蓋取人神不雜也五年詔尚書左丞劉平儀曹郎張
崖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改天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
為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太樂令跪贊云奏懋韶
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
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干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
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
帝飲福酒奏嘉韶就燎位奏報韶至六年十一月侍中
尚書左僕射徐陵議曹郎中沈罕奏來年元會儀注先

會一日太樂展宮懸髙絙五案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黄門侍郎舉麾於殿上掌固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詔延王公譏登奏夔韶奉圭璧訖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微更附益及後主嗣位沈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

造黄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艷相高極於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後魏道武皇帝定中山獲其樂懸未遑創改因時而用之代歷分崩頗有遺失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彦海定律吕協音樂及追尊曽祖祖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舞皇始舞道武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製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於廟門奏迎神曲由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由古清廟之樂曲終

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為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道武初冬至祭天於南郊圓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神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宫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又有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業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有百五十章六年冬詔大樂總章鼓

吹增修雜伎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鐘鼓之節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破沮渠氏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悦般國鼓舞設於樂署其後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孝文帝太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求集羣官議定其事并訪吏人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廣修器數甄立名器以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率無洞曉音律樂部不能立其事

彌有殘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列於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為壯麗於往時矣後又詔中書監髙閭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樂典歷年未精而閭卒宣武帝正始中詔太常卿劉芳主修營樂器時揚州人張陽子義陽人倪鳳皇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明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磬管絃登歌聲調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初御史中尉元匡與芳等競論鐘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復上言其事太師髙陽王雍

等奏停之先是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准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及蕭寶寅等奏言仲儒輒持己心輕欲製作不可依許詔曰如所奏語在製造篇中正光中詔侍中安豐王延明與其門生河間信都芳博採古今樂事芳後乃選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准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至普泰初前廢帝詔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理金石武帝永熙二年春祖瑩復議曰按周處六代之樂聲律所

施咸有次第自滅學以後禮樂散亡漢来所存二舞而已今請改韶舞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懸神来讌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禮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詔曰以成為號良無間然六代之舞皆以大為名今可凖古為大成也其舞但依舊為文武而已餘如議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

起於黃鍾終於中吕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正之九龍所録或雅或鄭至於謡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舛謬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悉令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失初孝文皇帝因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圓丘

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冬元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自宣武以後始愛胡聲洎於遷都屈茨琵琶五絃箜篌胡簧胡鼓銅鈸打沙羅胡舞鏗鏘鏜鎝（上音湯 下音答）洪心駭耳撫箏新靡絶麗歌音全似吟哭聽之者無不悽愴琵琶及當路琴瑟殆絶音皆初聲頗復閑緩度曲轉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諸天諸佛韻調婁羅胡語直置難解況復被之土木是以感其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輕飇或踊或躍乍動乍息蹻

羌嬌反脚彈指撼頭弄目情發於中不能自止論樂豈須鐘鼓但問風化淺深雖此胡聲足敗華俗非唯人情感動衣服亦隨之以變長衫戇帽闊帶小靴自號驚緊爭入時代婦女衣髻亦尚危側不重從容俱笑寛緩盖驚危者勢不久安此兆先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之亡國之音亦由浮競豈唯哀細獨表衰微操絃執籥雖出瞽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北齊文宣初尚未改舊章宫懸各設十二鎛鐘於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鐘編

磬各一筍簴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尚樂典御祖珽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未移其俗至道武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彦海奏上廟樂創製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既闕雜以簸邏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盖苻堅之末吕光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

録尚書長孫承業各雅已具後魏事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採至於鐘鼓律呂奐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製請以為准珽因採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無所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之樂羣臣入出奏肆夏牲入出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亞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為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

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饗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祼地奏登歌其四時祭廟及禘祫六代五代高祖曽祖祖諸神室並奏始基之樂為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為宣政之舞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為光大之舞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為休德之舞其出入之儀同四郊之禮其時郊廟宴享之樂皆魏代故西涼伎即是晉初舊聲魏太武平涼所得也秦漢

二代是魏晉相承之樂其吳聲者是江南宋齊之伎鼓吹朱鷺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古文有黄雀鈎竿二曲略而不用葢議定其名被於鼓吹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為差諸王為州皆給鼓吹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諸鎮戍皆給黒鼓黒角樂器皆有衣並同色鼓雜樂有西涼鼙舞清樂龜兹等然吹笙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

好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盛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遂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後周文帝霸政平江陵大獲梁氏樂器及建六官乃令有司詳定郊廟樂歌舞各有等

差雖著其文竟未之行也及武帝天和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濩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北郊則大濩降神大夏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夏大濩武德山雲之舞太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山雲獻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濩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正德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

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濩獻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濩獻熟建德二年十月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宮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驁夏（驁音遨）五等諸侯元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為郊廟樂創造鍾律頗得其宜乃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按每元正大會列於懸間與正

樂合奏初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欵附及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六年罷掖庭四夷之樂其後帝聘皇后於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宣帝時改前代鼓吹朱鷺等曲製為十五曲述受魏禪及戰功之事帝每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嘗幸同州自應門至赤岸數十里間鼓吹俱作祈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於街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頓弊以至於亡○隋文帝開

皇二年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彦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既久積年議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以下將罪之諤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帝意稍解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

居其職隋代雅樂唯奏黃鍾一宮郊廟朝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為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肄之竟無覺者弘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好音樂故嘗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於是祕書監牛弘祕書丞姚察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內史舍人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按周官大司樂奏

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已為六代之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既與古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圓丘黃鍾所以宣六氣也耀魄天神最為

尊極故奏黃鍾以祀之奏太蔟歌應鍾以祭方澤太蔟所以贊陽出滯崑崙厚載之重故奏太蔟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呂祀五郊神州姑洗所以修潔百物五帝神州天地之次故奏姑洗以祀之奏蕤賓歌林鍾以祀宗廟蕤賓所以安靜社稷祖宗有國之大故奏蕤賓以祀之奏夷則歌小呂以祀社稷先農夷則所以詠歌九穀貴在秋成故奏夷則以祀之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巡狩方嶽巡狩所以示人軌物視秩觀風故奏無射以祀之同用文武二舞其圓丘降神八變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用昭夏其餘享祀皆一變皇帝入出奏皇夏羣官入出皆奏肆夏舉酒上壽奏需夏

迎送鬼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咸夏宴饗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為八曲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為五音其聲悉依宮商不使差越唯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為十三曲并內官所奏天高地厚二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則唯用登歌而不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

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東漢太子丞鮑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地和氣此則殿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既已分樂迎氣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太蔟之均及十二月懸大吕之均欲感人君性情允協陰陽之序也并撰歌詩三十首並令施用先是文帝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侍省盧思道等製清廟歌詞十二曲令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至仁

壽中煬帝為太子時從饗於太廟乃上言清廟之詞文多浮麗不足以宣功德請更議之於是詔吏部尚書牛弘開府儀同柳顧言祕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刱制雅樂歌詞煬帝大業元年詔修高祖廟樂雅新造高祖歌九首仍屬戎車不遑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而帝矜奢頗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搜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音律凡三百餘人並付大樂倡優獶雜咸來萃

止其哀管雜聲淫絃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也○大唐太宗文皇帝留心雅正勵精文教貞觀之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為之折衷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加祼地迎牲飲福酒令夕牲祼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神諸樂多以夏為名宋以永為名梁以雅為名後

周亦以夏為名隋氏因之今國家以和為名旋宫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復廢累代㑹黄鍾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鍾廢而不擊反謂之啞鍾祖孝孫始為旋宫之法造十二和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共十五和樂其曰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和休和昭和祴和音陔正和承和豐和宣和又制文舞武舞文舞朝廷謂之九功舞武舞朝廷謂之七德舞樂用鍾磬柷敔晉

鼓節鼓琴瑟箏筑竽笙簫笛箎塤錞于鐃鐸撫拍舂牘謂之雅樂唯郊廟元會冬至及冊命大禮則辨其曲度章句而分始終之次焉

夾鍾宮元和一變大歷十四年國諱改焉 黄鍾角元和一變

大蔟徵元和一變 姑洗羽元和一變 右四曲冬至於圜丘大祭奏之以文舞六變降神替昭夏若祭五方上帝日月則黄鍾宫奏元和以文舞三變降神若其送神皆奏一變

林鍾宮順和二變　太蔟角順和二變　姑洗徵順和二變　南呂羽順和二變　右四曲夏至於皇地祇大祭則奏之以文舞八變降神替昭夏若祭祀社稷及神州籍田則於太蔟宮奏順和以文舞三變降神若其送神皆奏一變

黃鍾宮永和三變　大呂角永和三變　太蔟徵永和二變　應鍾羽永和二變　右四曲於宗廟大祭則奏之以文舞九變降神替昭夏若四時小祭則於無射宮

奏永和以文武三變神降也若送神皆奏一變

無射宮永和　夷則宮永和　蕤賔宮順和　姑洗宮

順和　太蔟宮順和　黄鍾宮元和　右六曲於雩壇

蜡百神各奏一變總六變以文舞降神替昭夏若送神

則於黄鍾宮奏元和一變

九德之歌宗廟登歌則奏之替昭夏若大祭則於大呂宮奏之若四時小祭則於夾鍾宮奏之肅

和奠玉及諸郊登歌同奏之替昭夏祭祀之日懸下奏黄鍾登歌奏大呂懸下奏太蔟登歌奏應鍾雍

和諸郊廟有司行事進俎及酌酒讀祝文徹豆奏之替咸夏壽和諸郊廟皇帝親行事酌酒讀祝文同

奏之替咸夏宮音土王日祭黃帝奏黃鍾宮三變降神替舊宮音商音立秋日祭白帝奏太蔟商二變降神替舊商音角音立春日祭青帝奏姑洗角二變降神替舊角音徵音立夏日祭赤帝奏林鍾徵三變降神替舊徵音羽音立冬日祭黑帝奏南呂羽三變降神替舊羽音凱和諸郊廟武舞則奏之六成替舊武舞太和皇帝臨軒受朝入出則奏之替皇夏舒和王公朝會入出及諸郊送神二舞郎入出同奏之替肆夏休和皇帝食舉及羣臣上壽則奏之替需夏昭和皇帝元日上壽酒登歌奏之替舊登歌採茨皇帝乘輿出則奏之祴和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之騶虞皇帝大射則奏之貍首諸侯射則奏之九功殿庭朝會文舞則奏之替舊文舞七德殿庭朝會武舞則奏之替舊武舞正和皇帝入宮受朝入出則奏之替房內承和皇太子殿軒懸受朝

入出奏姑洗宮替肆夏豐和饗先農則奏之宣和孔宣父廟齊太公廟奏之漢明帝養老亦奏樂自後遂亡今郊社廟同用宮懸二舞改名易調為異舊釋奠唯有登歌今設軒懸雨師山川並不設樂於是雅樂大備故天下靡然向風矣凡有事於太廟每室酌獻各用舞焉獻祖室用光大之舞黃鍾宮調懿祖室用長發之舞黃鍾宮調太祖室用大政之舞太蔟宮調代祖室用大成之舞姑洗宮調高祖室用大明之舞蕤賓宮調太宗室用崇德之舞黃鍾宮調高宗室用鈞天之舞黃鍾宮調中宗室用文和

之舞太蔟宮調睿宗室用景文之舞黃鐘宮調孝敬廟用承光之舞諸太子廟用凱安之舞凡祀昊天上帝及五方大明夜明之樂皆六成夾鐘宮調三成黃鐘角調一成太蔟徵調一成姑洗羽調一成共六成郊迎氣黃帝用黃鐘宮調青帝用姑洗角調白帝用太蔟商調赤帝用林鐘徵調黑帝用南呂羽調祭皇地祇神州社稷樂皆八成林鐘宮調二成太蔟角二成姑洗徵二成南呂羽二成享宗廟之樂九成黃鐘宮三成大呂角二成太蔟徵三成應鐘羽一成其餘祭祀三成而已皆用姑洗之均

通典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六十一 史部

通典卷一百四十三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樂三

十二律

先王通於倫理以候氣之管為樂聲之均吹建子之律以子為黃鍾十一月之辰名子子者孳也陽氣至此更孳益而生故謂之子也律法也隸首作數博物志曰隸首黃帝臣一說隸首算法者大撓作甲子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撓又博物志曰容成氏造歷黃

帝臣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衡平准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廣於萬故一十百千萬可得而綜也

丑為大呂十二月之辰名丑丑者紐也言居終始之際故以丑為名

寅為太蔟正月之辰名寅寅者津也津者塗之義正月之時生萬物之津塗故謂之寅

卯為夾鐘二月之辰名為卯卯茂也言陽氣至此物生孳茂也故謂之卯

辰為姑洗三月之辰名辰辰者震動之義此月物皆震動而長故謂之辰

巳為中呂四月之辰名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皆長而起也故謂之巳

午為蕤賓五月之辰名午午者長也明物皆長故謂之午

未為林鍾六月之辰名未未者味也言時物向成皆有氣味故謂之未

申為夷則七月之辰名申申者身也言萬物皆身體而成就故謂之申

酉為南呂八月之辰名酉

酉者緧緧之義此月時物皆緧小而成也故謂之酉戌為無射九月之辰名戌戌者滅也言時衰滅也故謂之戌亥為應鍾十月之辰名亥亥者劾也言陰陽氣劾殺萬物故謂之亥陽管有六為律者謂黃鍾十一月之管謂之黃鍾黃鍾者是陰陽之中若天有六氣降為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總十一而天地之數畢矣故以六為中黃鍾者是六律之首故以黃鍾為名黃者土之色陽氣在地中故以黃為稱鍾者動也聚也陽氣潛動於黃泉聚養萬物萌芽將出故名黃鍾也太蔟太者大也蔟者臻也言正月之時萬物之生隨於陽氣蔟地而出故謂之太蔟姑洗姑之言枯洗者洗濯之義三月之時物新絜洗除其枯改柯易葉謂之姑洗亦云姑者古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古而就鮮蕤賓蕤者歲蕤垂下之義賓者敬也五月陽氣下降陰氣始起共相賓敬謂之蕤賓夷則夷平則法也七月之時萬

物皆成平均結實皆有法則故謂之夷則亦云夷者傷之義言秋之時萬物始被刑法而傷其性故以為名

無射 射者出也言冬時陽氣工萬物收藏不復出射厭也九月之中物皆成實而無可厭惡也又云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復又隨陽而起無有終極故以為名也

此六者為陽月之管謂之律律者法也言陽氣始生各有其法又律者帥也所以帥導陽氣使之通達陰管有六為呂者謂大呂 十二月之時陽方生育之功其道廣大故謂之大呂呂者侶也言與陽為侶對生萬物又呂者距也言陽氣欲出陰氣不許恐出傷己故距之

應鍾 十月之時歲功皆成應陽之功收而積聚故謂之應鍾又應者應和之義言萬物聚於土中應陽氣而動於下故謂之應鍾

南呂 南者任也八月之中物皆含秀懷任之象陰任陽功助陽

成功之義也故謂之南呂林鍾林者茂也盛也六月之中物皆茂盛積於林野故謂之林鍾又林衆也言萬物成就種類衆盛謂之林鍾也中呂又云小呂四月之時陽氣盛長陰助功微故謂之小呂夾鍾夾者佐也二月之中物未盡出陰佐陽氣聚物而出故謂之夾鍾又夾者言萬物為孚甲而夾至此分解所夾鍾聚而出之因以為名此六者陰月之管謂之為呂呂者助也所以助陽成功也變陰陽之聲故為十二調調各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乃成為樂故有十二懸之樂焉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以

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謂之八音以合陰陽之聲者陰陽各有合也黄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蔟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似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之黄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

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者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上六下乃一終矣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也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矣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數度度廣長也齊量侈弇之所容也

凡和樂亦如之和樂謂調故器

五聲八音名義

五聲者一曰宮宮者義取宮室之象所以安容於物宮者土也土亦無所不容故謂之宮又宮者中也義取中和之理其餘四聲而和調之

二曰商商者金也金堅強故名之亦當時物皆強堅成

就之義也三曰角角者觸也言時萬物象陽氣觸動而出角者木生從地而出觸動之義也四曰徵徵者止也言物盛則止象陽氣盛而止又徵者火也火生炎盛之義也五曰羽羽者舒也時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八音者八卦之音卦各有風謂之八風也一曰乾之音石其風不周乾主於石故磬音屬之其風謂之不周不周者象天道廣被無不周徧二曰坎之音革其風廣莫坎主皮革鼓音屬之其風謂之廣莫廣者大也莫者虛無也言時風體大養物於地下陽氣虛無難見之道故以廣莫為名三曰艮之音匏其風融艮主於匏故以笙竽之聲屬之其風謂之融融者明也建寅之時風養物出於地物有可明見故謂之融四曰震之音竹其風明庶震主於竹故以簫簫之音屬之其風

為明庶庶者衆也言風之生物明見者衆故為明庶

五曰巽之音木其風清明

巽主木故柷敔之音屬之其風謂之清明清者潔也明者淨也言風生萬物皆清潔明淨故謂之清明

六曰離之音絲其風景

離主於絲故琴瑟之音屬之其風謂之景景者大也其風養萬物皆長大明盛也故謂之景

七曰坤之音土其風涼

坤主於土故塤音屬之其風謂之涼涼者陰也故謂之涼

八曰兌之音金其風閶闔

兌主於金故鐘音屬之其風謂之閶闔閶者倡帥之義闔者復闔之理謂時萬物將歸復於土陽倡而入陰隨而闔也故謂之閶闔

月令云正月其音角

謂樂器之聲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以其清濁中人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其二月三月不見者並同正月也物倣此

四月其音徵

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

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中央土其音宫聲始於宫宫數八十一屬土以其最大也夏氣和則徵聲調七月其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以其濁次宫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十月其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以其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

樂記曰宫為君居中總四方商為臣秋義斷決角為人春物並生各以區别人之象也徵為事夏物盛故多事羽為物冬物聚也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五者君臣人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怗音昌占反懘音昌制反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彼義反其臣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

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君臣人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平不陂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

使四支也賁𤠝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傚也肉或為潤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為簨簴鞉徒刀反椌苦江反楬苦八反壎音諠篪音池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橫音光浪反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言磬聲清響能明別於節義也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

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謂廉隅）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猶擥也會猶聚也）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聞讙囂則人意動作）君子之聽音聲非徒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合成己之志意也）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宫

伏羲氏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冬日至之聲以黄鍾為宫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應

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按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自殷已前但有五音此二者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為七音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和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取法於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於日者謂日有五故聲亦有五日謂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是五行合為五日五聲之音生於日也律生於辰者十二律出於十二辰子為黃鍾之類是也餘已見上文漢書云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至崑崙之陰取竹生於嶰谷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為黃鍾之管因制十二管吹以准鳳鳴而

定律吕之音用生六律六吕之制以候氣之應而立宫商之聲以應五聲之調鳳有雌雄鳴亦不等故吹陽律以候於鳳吹陰律以擬於皇故能協和中聲候氣不爽清濁相符倫理無失五聲六律旋相為宫其用之法先以本管為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然後為十二律旋相為宫若黄鍾之均以黄鍾為宫黄鍾下生林鍾為徵林鍾上生太蔟為商太蔟下生南吕為羽南吕上生姑洗為角此黄鍾之調也姑洗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若大吕之均以大吕為宫大吕下生夷則為徵夷則上生夾鍾為商夾鍾下生無射為羽無射上生中

呂為角比大呂之調也中呂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

太蔟之均 以太蔟為宮太蔟下生南呂為徵南呂上生姑洗為商姑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賓為角比太蔟之調也蕤賓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

夾鍾之均 以夾鍾為宮夾鍾下生無射為徵無射上生中呂為商中呂上生黃鍾為羽黃鍾正律之聲長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為羽也黃鍾下生林鍾為角林鍾子聲短非中呂為商之次故還用林鍾正管之聲為角夾鍾之調有四正聲一子聲

姑洗之均 以姑洗為宮姑洗下生應鍾為徵應鍾上生蕤賓為商蕤賓上生大呂為羽大呂正聲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為羽是三分去一之次大呂下生夷則為角夷則子聲短非蕤賓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還用其聲為角比為姑洗之調亦正聲四子聲一也

中呂之均 以中呂為宮中呂上生黃鍾為徵正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

用其子聲為徵是其三分去一之次黃鍾下生林鍾為商林鍾子聲短非中呂為宮之次故還用正聲為商林鍾上生太蔟為羽太蔟正聲長非林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為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也太蔟下生南呂為角此中呂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

蕤賓之均

以蕤賓為宮蕤賓上生大呂為徵大呂下生夷則為商夷則上生夾鍾為羽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為羽之次故用子聲為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鍾工生無射為角子聲短非夷則為商之次還用正聲為角此蕤賓之調亦二子聲三正聲也

林鍾之均

以林鍾為宮林鍾上生太蔟為徵太蔟正聲長非林鍾為宮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亦是徵三分去一之次太蔟下生南呂為商南呂上生姑洗為羽姑洗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為羽之次故用子聲亦是去一之次姑洗下生應鍾為角應鍾子聲短非南呂為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為角此林鍾之調亦子聲二正聲

三也

夷則之均

以夷則為宮夷則上生夾鍾為徵夾鍾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鍾下生無射為商子聲短非夷則為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為商無射上生中呂為羽中呂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黃鍾為角黃鍾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為角之次故用子聲為角此夷則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

南呂之均

以南呂為宮上生姑洗為徵姑洗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姑洗下生應鍾為商應鍾子聲短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正聲為商應鍾上生蕤賓為羽蕤賓上生大呂為角大呂正聲長非應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蕤賓上生大呂為角正聲長非應鍾為商之次故用子聲為角亦是三分去一之次此南呂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

無射之均

以無射為宮無射上生中呂為

徵中呂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黄鍾為商黄鍾正聲長非無射為宮之次故用子聲為商亦是其宮之次黄鍾下生林鍾為羽林鍾正聲長非黄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林鍾上生太蔟為角太蔟正聲長非黄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角此無射之調正聲一子聲四

應鍾之均

以應鍾為宮應鍾上生蕤賓為徵蕤賓正聲長非應鍾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蕤賓上生大呂為商大呂正聲長非應鍾為宮之次故用子聲為商大呂下生夷則為羽夷則正聲長非蕤賓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羽夷則上生夾鍾為角夾鍾正聲長非大呂為商之次故用子聲為角此應鍾之調亦正聲一子聲四也

此謂迭為宮商角徵羽也若黄鍾之律自為其宮為夾鍾之羽為中呂之徵為夷則之角為無射之商此黄鍾之五聲也**大**

呂之律自為其宮為姑洗之羽為蕤賓之徵為南呂之角為應鍾之商此謂大呂之五聲也太蔟之律自為其宮為中呂之羽為林鍾之徵為無射之角為黃鍾之商此謂太蔟之五聲也夾鍾之律自為其宮為蕤賓之羽為夷則之徵為應鍾之角為大呂之商此謂夾鍾之五聲也中呂之律自為其宮為夷則之羽為無射之徵為大呂之角為夾鍾之商此謂中呂之五聲也蕤賓之律自為其宮為南呂之羽為應鍾之徵為太蔟之角為姑洗之商此謂蕤賓之五聲也林鍾之律自為其宮為無射之羽為黃鍾之徵為夾鍾之角為中呂之商此謂林鍾之五聲也夷則之律自為其宮為應鍾之羽為大呂之徵為姑洗之角為蕤賓之商此謂夷則之五聲也南呂之律自為其宮為黃鍾之羽為太蔟之徵為中呂之

角為林鍾之商此謂南呂之五聲也無射之律自為其宮為大呂之羽為夾鍾之徵為蕤賓之角為夷則之商此謂無射之五聲也應鍾之律自為其宮為太蔟之羽為南呂之商為姑洗之徵為林鍾之角此謂應鍾之五聲也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者也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五聲十二律起於黃鍾之氣數黃鍾之管以九寸為法度其中氣明其陽數之極故用九自乘為管絃之數九九八十一數管數多者則下生其數少者則上生相

生增減之數皆不出於三以本起三才之數也又生取之數不出於八以本法八風之義也宫從黄鍾而起下生得八為林鍾上生太蔟亦復依八而取為商其增減之數以三為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宫生徵三分宫數八十一分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以為徵故徵數五十四也徵生商三分徵數五十四則分各十八上生者益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為商故商數七十二也商生羽三分商數七十二則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以為羽故羽數四十八羽生角三分羽數四十八則分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為角故角數六十四此五聲大

小之次也是黃鍾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聲本制唯以宮商角徵羽各得上下三分之次為聲）其十二律相生之法皆以黃鍾為始（黃鍾之管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仍得一終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之管六寸）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之管八寸）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之管五寸三分寸之一）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之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之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

之二十六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之管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二百四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之管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之管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五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之管長四寸六分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無射上生中呂無射之管長六寸萬七千六百八十三分寸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中呂之法又制十二鍾准為十二律之正聲也皃氏為鍾鄭玄云官有代功若族有代業則以氏名官也以律計自倍半半者准半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律制為十二

子聲比正聲為倍則以正聲於子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用倍聲自有二義一義云半以十二正律為十二子聲之鍾一義云從於中宮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黄鍾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半之以為子聲之中其為半正聲之法者以黄鍾之管正聲九寸為均子聲則四寸半黄鍾下生林鍾之子聲(三分去一故林鍾子聲律三分)林鍾上生太蔟之子聲(三分益一太蔟子聲之律四寸)太蔟下生南吕之子聲(三分去一南吕子聲之管長二寸三分寸之二)南吕上生姑洗

之子聲三分益一姑洗律長三寸九分寸之五姑洗下生應鍾之子聲三分去一應鍾子聲之律長二寸二十七分寸之十應鍾上生蕤賓之子聲三分益一蕤賓子聲之律三分八十一分寸之十三蕤賓下生大呂之子聲三分去一大呂子聲之律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一大呂上生夷則之子聲三分益一夷則子聲之律長二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五百九十夷則下生夾鍾之子聲三分去一夾鍾子聲之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夾鍾上生無射之子聲三分益一無射子聲之律二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三千二百六十二無射下生中呂之子聲三分去一中呂子聲之律三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還終於中呂此

半正聲法其半相生之法者以正中吕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中吕上生黄鍾三分益一得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為黄鍾黄鍾下生林鍾三分去一還以六生所得林鍾之管寸數半之以為林鍾子聲之管以次而為上下相生終於中吕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各以為子聲之律故有正聲十二子聲十二分大小有二十以為二十四鍾通於二神迭為五聲合有六十聲即為六十律其正

管長者爲均之時則通自用正聲五音正管短者爲均之時則通用子聲爲五音亦皆三分益一減一之次還以宫商角徵羽之聲得調也

歷代製造漢 魏 晉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漢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歷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蓋掌音律也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

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又造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中使一絃下有尺分寸六十律之節史官傳之至後漢建武之後不能定其絃緩急矣王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有百餘人令劉歆領之造銅律其所制與房不殊○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人見知夔令玉鑄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

任意更相訐白於魏武魏武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之謬也明帝青龍中鑄大鐘高堂崇諫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是以政平刑措和之至也新春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死存亡之機恒由此作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焉○晉張華荀勗校魏杜夔所造鐘律其聲樂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短

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皆各用蕤賔林鍾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宫管上行度之則宫定也因宫穴以本宫徵管上行度之則徵定也各以其律展轉相因隨穴𨁂窓所宜置之或半之或四之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宫商克諧然論者謂勖爲暗解初勖常扵路逢趙賈人牛鐸及掌樂事律呂未諧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勖新律

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勗自以為
遠不及咸常意咸謂之不調以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
相後有田夫耕於野得周玉尺勗以校已所理鍾石絲
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梁武帝天
監元年下詔博採古樂竟無所得帝既素善音律詳悉
舊事遂自制立四器名之為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
九尺臨岳高寸二分每通施三絃一曰玄英通應鍾絃
用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黄鍾絃用二百

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蔟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二寸一分强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百九十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强林鍾絃用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分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三分大强無

射絃用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九分强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為十二笛黄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吕笛長三尺六寸太蔟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吕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吕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玫古夾鍾玉律并周代古鍾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

和韻○陳山陽太守毛爽習京房候氣術陳亡祖孝孫學之於爽周歲之日日異其律冬至之日以黄鍾為宫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吕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宫㽔賓為變徵隨月異宫匝歲而復○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尠至後漢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

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愛琴又常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術成數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不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歷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少長

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准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至乖謬㨿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謂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宫而商羽角徵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宫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

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宫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序自是不足何者黄鍾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黄鍾為宫太蔟為商林鍾為徵則宫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宫大吕為商蕤賔為徵則徵濁而宫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吕為宫則十二律内全無所取何者中吕為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

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減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由可諧仲儒以為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准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為難若依案見尺作准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其聲遂不辨准須柱以下柱有高下絃有麤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為致令攪者迎前拱手又

桉房准九尺之内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准一寸之内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准一分之内乘為二千分又為小分以辨强弱中間至促雖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常准尺分之内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准平面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

又中絃麤細須與琴宫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黄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筝又凡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絃按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宫為主清調商為主平調以角為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如錦繡自上代以來消息調准之方並史文所畧出仲儒愚思若

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平仲儒尋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急緩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尚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為奇哉但仲儒自省庸淺才非贍足正可麤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寅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尠或通曉仲儒雖麤述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

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製造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葢非常人能明可如所奏○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沛國公鄭

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宫商角徵羽變宫變徵之名七聲之内三聲乖應每常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武帝時有龜兹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宫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

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黄鍾太蔟林鍾南吕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大樂所奏林

鍾之宫應用林鍾爲宫乃用黄鍾爲宫應用南吕爲商乃用太蔟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宫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宫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明其指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並立議正之有萬寶常者妙通鍾律徧解六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畢備諧於絲竹文

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遂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並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千八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寳常時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

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駮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荅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蔟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為四時四

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按今樂府黄鍾乃以林鍾為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黄鍾宮以小呂為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黄鍾宮為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為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問推為儒首帝素不悦學不知樂妥又恥已宿儒不逮譯

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為宮曰經文雖
道旋相為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
來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
譯唯取黄鐘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
亦乃䇲簴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
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
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
不能精究音律寶常又修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

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壁翣殷之崇牙懸八用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為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各令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詞帝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妥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

重密屋之内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晩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飛灰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駮之曰

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别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内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初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對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當時四海全盛聞其言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贍遺饑餒將死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初有盧賁蕭吉並撰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機去寶常遠矣又有安馬駒曹妙達

王長通郭金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多習鄭聲而寳常所為皆歸於雅正雖公議不服然皆謂以為神煬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令言之子常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變色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宫聲往而不返宫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大唐高祖受禪後軍國多務未遑改剏樂府尚

用隋氏舊文至武德九年正月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樂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作蓋聖人緣情設教以為撙節治之興替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此樂陳之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之將亡也為伴侶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也以是觀之蓋樂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懽者聞之即大悅憂者聞之即大悲悲悅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人悅者悲乎今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初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

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製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祭圜丘以黄鍾為宮郊朝方澤以林鍾為宮宗廟以太蔟為宮五郊廟賀享宴則隨月用律為宮初隋但用黄鍾一宮唯扣七鍾餘五鍾虛懸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宮之法扣鍾皆徧無復虛懸也　凡祭天神奏豫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正

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帝祭饗酌酒讀祝文及飲福酒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廟祭享奏化康凱安之舞周禮旋宮之義亡絶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乃取歷代沿革截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名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有五鐘俗號啞鐘莫能

逌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恊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復採三禮更加釐革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奏豫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樂若地祇方丘以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奏順和之舞禪梁甫同用此樂禘祫宗廟以黃鍾為宮大吕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上帝黃鍾為宮奏豫和之曲大蜡大報以黃鍾太蔟姑洗㽔賓夷

則無射等調奏豫和順和永和之舞明堂雩以黃鍾為
宮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籍田並以太蔟為宮雨師以
姑洗為宮山川以蕤賔為宮並奏順和之曲臨軒出入
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為宮饗先妣以夷則為宮奏永
和之曲大饗讌會奏姑洗蕤賔二調皇帝食舉以月律
為宮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曲臨軒
出入奏舒和之樂皇帝大射奏騶虞之曲並以姑洗為
宮皇太子奏狸首之曲皇太子軒懸姑洗為宮奏永和

之曲凡奏黃鍾歌大呂奏太蔟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賔歌林鍾奏夷則歌中呂奏無射歌夾鍾凡黃鍾蕤賔為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為宮其樂八變太蔟夷則為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為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為宮其樂五變中呂應鍾為宮其樂四變天子十二終上公九終侯伯七終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然後樂教大備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張文收試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二枚今闕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馬下州求之如言而得裴知古武太后朝以知音在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云

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墜殆死常觀人迎婦聞婦王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近代言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次之夔弼皆為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扣鐘聲使夔闇辨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又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爲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兾其或效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錯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前上元三年十一月勑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祠享皆將陳設自今以後圓丘方澤太廟祀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乾元

元年三月肅宗以太常舊鐘磬自隋以來所傳五聲或有錯差謂太常少卿于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和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郊廟每聽樂聲或宮商不倫或鐘磬失度可盡將鐘磬來朕當於内定太常進入上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畢名太常樂工上臨三殿親觀考擊皆合五音送太常又於内造樂章三十一章送太常郊廟歌

之

通典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六十二 史部

通典卷一百四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樂四

權量虞 漢 魏 隋 大唐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三代式遵斯制秦滅學之後紛綸莫定○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

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黄鍾之長（黄鍾九寸）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黄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

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黄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謂五則也位於北方太陰為智為水水曰潤下智者謀謀而深故為權北方之義也大小有准輕重有數各應其象五權謹

矣○魏初杜夔造斛即周禮所謂嘉量也深尺方尺實一鬴音輔臀一寸實一豆耳三寸實一升重一鈞聲中黃鍾晉氏播遷亡其彝量○隋制前代三升當今一升三兩當今一兩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大唐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秤尺升合咸得其數詔以其副藏於樂署至武延秀為太常卿以為奇翫以律與古玉斗升合獻焉開元十七年將考宗廟樂有司請出之勅惟以銅律付太常而亡其九管今正聲有銅律三百五十六銅斛二

銅秤二銅瓬十四斛左右耳與臀皆正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銘云大唐貞觀十年歳次玄枵月旅應鍾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玆嘉量與古玉斗相符同律度量衡協律郎張文收奉勑修定秤盤銘云大唐貞觀秤同律度量衡匣上有朱漆題秤尺二字尺亡其跡猶存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皆三之一斛一秤是文收總章年所造斛正圓而小與秤相符也

金一

鐘　棧鐘　鎛　錞于　鐃　鐲　鐸　方響　銅鈸　銅鼓

鐘世本云黄帝工人垂所造山海經云炎帝之孫鼓延始爲鐘又禮記云垂之鐘鄭玄云垂堯時鐘工未知孰是周禮冬官考工記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銑鐘口兩角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此四名者鐘體也鄭衆云于鐘脣之上祛也鼓所擊處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此二名者鐘柄也甬並音勇鐘懸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鐘柄所以懸之也鄭衆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鄭玄云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間謂之景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鄭衆云枚鐘乳也又鄭玄云今時鐘乳狹鼓與舞每處有九四面三十六于上之攠謂之隧攠所擊之

南大圖書館

處攠敝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攠音靡又莫賀反窐音烏華反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修去二分以為舞廣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分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銑徑之六與舞修相應舞修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為修從為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為之間則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鐘之大數以律為度廣長與圜徑假設之耳其銑之形則各隨鐘之制為長短大小也凡言間者亦為從篆以分之鉦間亦當六今時鐘或無鉦間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并衡數也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衡居甬上又小參分其甬

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今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半當甬之中央是其正鐘已厚則石太厚則聲不發已薄則播太薄則聲散侈則柞側柏反弇則鬱聲不舒揚長甬則振鐘掉則聲不正掉音徒弔反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言若此則不石不播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淺則躁躁則易竭也聞音問下同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深則安安難息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厚鐘厚也深謂窐之也其窐圜爾雅曰大

鐘曰鏞中者曰剽音漂小者曰棧春秋左氏傳曰景王將鑄無射無射鐘名律中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伶樂官也州鳩其名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也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也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也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也小者不窕窕細不滿也窕音他刁反大者不摦摦橫大不入也摦音戶化反下同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也感音戶暗反下同摦則不容心不容也心是以感感實生

疾今鍾摦矣王心不堪其能久乎○棧鍾東晉初得則爾雅所謂鍾小者棧也小而編次之曰編鍾○鎛如鍾而大按前代有大鍾若周之無射非一皆謂之鍾○錞于古禮器也錞音淳圓如碓頭大上小下周禮以金錞和鼓南史云今人間猶時有其器則宋非朝廷所用廣漢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獻始興王鑑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音動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

芒當心跪注錞于以手震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絶後周平蜀得之斛斯徵觀曰錞于也依干寳周禮注驗之如其言也○鐃如編鐘而無舌有柄揺之以止鼓漢鼓吹曲有鐃歌釋名曰鐃聲譊譊也○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周禮以為金鐲節鼓近代有如大銅疊懸而擊之以節鼓呼曰鉦○鐸大鈴也周禮以金鐸通鼓三禮圖云其匡以銅為之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方響梁有銅磬葢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為之修

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者纔三四寸○銅鈸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國大者圓數尺或謂齊穆王素所造○銅鼓鑄銅爲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夷扶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則有之大者廣丈餘西戎有吹銅角者長可二尺形如角

石二磬 鼛

磬世本云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無句作磬古史考曰堯時人也禮記曰叔之離磬周禮冬官考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假此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其博為一博謂股博也博廣也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以其一為之厚鄭衆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也鄭玄謂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厚一寸已上則摩其旁鄭衆云磬聲太上則摩鑢其旁玄謂太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已下則摩其耑已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磬師掌教擊磬教視瞭也磬亦編如鐘教縵

樂燕樂之鐘磬鄭玄云縵謂絲聲之和樂者不學操縵不能安絃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二樂皆教其鐘磬○毊虛嬌反爾雅云形似犂錧以玉石為之書云泗濱浮磬泗濱石可為磬近代出華原也

土三　塤　缶

塤許袁反世本云暴辛公所造亦不知何代人周畿內有暴國豈其時人乎宋均曰為塤久矣此掌其官也爾雅曰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秤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大者曰嘂音叫○缶說文曰瓦器也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

歌也爾雅云盆也坎其擊缶澠池會秦王為趙王擊缶是也李斯云擊甕扣缶者秦之聲

革四鼓 齊鼓 檐鼓 羯鼓 都曇鼓 毛員鼓 答臘鼓 雞樓鼓 正鼓 節鼓 撫拍 雅

鼓世本云夷作鼓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鼗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音聲五聲合和者教為鼓而辨其聲用教為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而用事也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神祀祀天神也以靈鼓鼓

社祭靈鼓六面鼓社祭地祇也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以鼖鼓鼓軍事鼖鼓長八尺鼖音扶雲反以鼛鼓鼓役事鼛鼓長丈二尺鼛音古刀反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奏謂樂作擊編鍾冬官考工記韗人為皐陶鄭衆云韗書或為鞠皐陶鼓木也玄謂陶從革韗音運鞠音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板中廣頭狹為穹隆鄭衆云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中央廣尺如此乃得有腹穹者三之一鄭衆云穹讀為志無空邪之空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鄭玄讀如穹蒼之穹穹者居鼓面三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倍之為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此鼓合十二版也上三正鄭衆云謂兩頭

一平中央一平鄭玄謂三讀當為參言正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頭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大鼓謂之鼖鼓鼖鼓軍事鄭衆云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為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以臯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為異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啓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乃所以取象冒蒙鼓以革也革鼓瑕如積環革謂急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音問下同小而

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禮記云夏后之鼓足殷楹鼓周懸鼓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懸懸之簨簴詩殷頌曰植我鞉鼓周頌曰應朄懸鼓朄以刃反應鼓在大鼓側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鞀音桃大鞀謂之鞞月令仲春修鞀鞞是也然則鞀鞞即鞉類也帝王世紀曰帝嚳命垂作鞞又有鼉鼓焉近代有䙅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齊鼓如漆桶大頭設齊於鼓面如麝臍故曰齊鼓○檐鼓如小甕先冒以革而漆之○羯鼓正如漆桶兩頭俱擊以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之兩杖鼓○都

曇鼓似鼙鼓而小以槌擊之○毛員鼓似都曇而稍大○荅臘鼓制廣羯鼓而短以指揩之其聲甚震俗謂之揩鼓○雞樓鼓正圓而首尾可擊之處平可數寸○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鼙鼓也○節鼓狀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也節不知誰所造傅玄節賦云鐄鐘唱歌九韶興舞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此則所從來亦遠矣鐄音横○撫柏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也○雅周禮春官笙師掌教應雅以教

韎樂教教視瞭也鄭衆曰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革鞔之有兩紐疏畫之賈公彥云長疏而畫之賔醉而出奏祴夏以此器築地爲之行節明不失禮祴鼓來反

絲五

琴　瑟　筑　箏　琵琶　阮咸　箜篌

琴世本云神農所造琴操曰伏羲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大絃爲君寛和而温小絃爲臣清廉不亂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琴操曰廣六寸象六合也又上曰池言其

平下曰濵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一絃琴十有二柱柱如琵琶擊琴柳惲所作惲嘗為文詠思有所屬揺筆誤中琴絃因為此樂以管承絃又以片竹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亮舉以擊之以為節曲揚雄琴清英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桓譚新論曰五絃第一絃為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為少宮少商說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或云神農諸家所說莫能詳定爾雅曰大琴謂之離二十七絃令無其器齊桓公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綠綺伯喈曰焦尾而傳玄琴賦云非伯喈也一云焦尾蔡邕琴○瑟世本云庖羲作五十

絃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爾雅曰大瑟謂之灑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易通卦驗曰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黄鍾之琴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琴用桑木長五尺七寸槐取氣上也桑取氣下也○筑不知誰所造也史籍唯云高漸離善擊筑漢高祖過沛所擊釋名曰筑以竹鼓之也似箏細項按今制身長四尺三寸項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頭七寸五分上濶七寸五分下濶六寸五分○箏秦聲也傅玄箏賦序曰代以為蒙恬

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柱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能關思哉今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而軋之彈箏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

〇琵琶傅玄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為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圓柄直陰陽敘也柱十有二配律呂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俗語之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曰以手琵琶因

以為名釋名曰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杜摯曰秦苦長城之役百姓絃鼗而鼓之並未詳孰實其器不列四廂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絃鼗之遺制傅玄云體圓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充上鋭下曲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通用秦漢之法梁史稱侯景之害簡文也使太樂令彭雋齎曲項琵琶就帝飲則南朝似無曲項者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舊彈琵琶皆用木

撥彈之大唐貞觀中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搊琵琶者是也風俗通所謂以手琵琶之知乃非用撥之義豈上代固有搊之者手彈法近代已廢自裴洛兒始為之○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蒯朗於古墓中得之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同因謂之阮咸咸世實以善琵琶知音律稱蒯朗初得銅者時莫有識之太常少卿元行冲曰此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為之聲甚清雅○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造以祀太一或云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

之坎侯聲訛為箜篌篌者因樂工人姓耳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宋孝武大明中吳興沈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箜篌相似懷遠亡其器亦絶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舊說一依琴制令按其形似瑟而小絃用撥彈之如琵琶也○竪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二絃竪抱於懷中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箜篌鳳首箜篌頸有軫

木六 柷敔 舂牘 柏板

柷敔不知誰所造樂記曰聖人為椌楬謂柷敔也椌苦江反楬苦八反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旁開孔內手於中擊之以舉樂○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舂牘周制春官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虛中如筩無底舉鄭衆曰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賓醉而出以節之髤許牛反○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為下杵之節睢陽操用舂牘後

代因之○拍板長闊如手重十餘枚以韋連之擊以代抃抃擊其節也情發於中手抃足蹈抃者因其聲以節舞龜茲伎人彈指為歌舞之節亦抃之意也

匏七笙　竽

笙世本云隨作笙未知其何代人也禮記曰女媧之笙簧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内施簧管端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宫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大笙謂之簧小笙謂之和詩傳云吹笙則簧鼓矣葢笙中之

簧也周禮春官大司樂笙師掌教龡竽笙鄭衆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教教之視瞭也龡音吹爾雅曰笙十九簧者曰巢十三簧者曰和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得笙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耳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竹母曰匏以匏爲之故曰匏○竽亦笙也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荆梁之南尚存古制南蠻笙則是匏其聲甚劣

竹八簫 管 篪 七星 籥 笛 篳篥 笳 角

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爾雅

曰編二十三管長一尺四寸者曰箸音言十六管長尺二寸者曰筊音交凡簫一名籟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邕時無洞簫矣　管爾雅曰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大者曰簥音嬌中者曰篞乃結反小者曰篎音妙古者以玉為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說文曰管如篪六孔十二

月之音詩云嘒嘒管聲周禮孤竹之管扵圜丘奏之孫竹之管扵方丘奏之隂竹之管扵宗廟奏之鄭玄云孤竹竹特生者也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隂竹生扵山北者○篪世本云暴新公所造舊志云一曰管非也雖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琯則是已有此器新公安得造篪乎爾雅曰大篪謂之沂音銀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吹非雅器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篪竹也六孔有距横吹之詩云仲氏吹

箎○七星不知誰所作其長盈尋○籥不知誰所作按禮記葦籥伊耆氏之樂則伊耆氏已有籥矣周禮有籥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籥歷代文舞之樂所執羽籥是也詩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爾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大者曰產中者曰仲小者曰箹（中音丁仲反箹音握）○笛馬融長笛賦此器起於近代出於羌中京房備其五音又稱丘仲工其事不言所造風俗通曰丘仲造笛長尺四寸七孔武帝時人後更有羌笛二說不同未

詳孰實今橫笛去觜角其加觜角者謂之義觜笛橫笛小吹篪也漢靈帝好胡笛宋書云有胡笛小篪出於胡吹即謂此歟胡吹歌云快馬不須鞭拗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旁兒此歌詞元出於北國知橫笛是北名也○篳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聲悲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角以驚馬一名笳管以蘆為首竹為管○笳杜摯有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晉先蠶儀注車駕住吹小篪發吹大篪篪即笳也古有胡笳漢舊箏笛錄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角書記所不載或出羌胡以驚中國馬馬融又云出吳越

八音之外又有三

一桃皮東夷有卷桃皮似篳篥也○二貝大蠡也容可數升並吹之以節樂亦出南蠻○三葉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橘柚尤善或云卷蘆葉為之形如笳首也

樂懸周　漢　魏　宋　梁　隋　大唐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凡樂大祭祀宿懸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以知完不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樂懸謂鍾磬之屬懸於筍簴者鄭衆云宮懸四面軒懸去其一

面判懸又去其一面特懸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懸軒懸三面其形曲春秋傳曰請曲懸繁纓以朝諸侯之禮玄謂軒懸去南面避王也判懸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懸懸之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

凡懸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鐘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懸鐘東懸磬士亦半天子之士懸磬而已鄭衆云以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故孔子之堂聞金石之音魏絳之家有鐘磬之樂○漢丞相田蚡扶粉反前庭羅鐘磬置曲旃光武又賜東海恭王鐘簴之樂即漢代人臣尚有金石樂漢樂歌云高張四懸神來燕饗謂宮懸也漢儀云

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即上林賦所謂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也鐘當十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議者皆言漢代不知用宮懸按漢章和代實用旋宮漢代羣儒備言其義牛弘祖孝孫所由準的知漢代之樂爲最備矣後漢則亡矣○魏杜夔修雅樂稍備遭晉喪亂江左金石不具本史云至孝武帝太元中破苻堅獲樂工楊蜀等正四廂樂金石始備○宋文帝元嘉中鐘宗之更調金石十四奚縱之又改之晉及宋齊懸鐘磬大準相似

皆十六架黃鍾之宫北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編鍾衡太於鎛不知何代所作其東鎛鍾太蔟之宫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宫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宫西方東面起南所次皆如黃鍾之宫設建鼓於四隅懸内四面各有柷敔諸家著晉史者皆言太元四年四廂金石大備其實樂府止有黃鍾姑洗蕤賓太蔟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何謂四廂備樂之文其義焉在○梁去衡鍾十二鎛鍾各依辰位而應其律每一鍾則設編磬各一簴合三十

六架植建鼓於四隅元正大會備用之○隋參用儀禮及尚書太傅爲宫懸陳布之法北方北向應鍾起西磬次之黄鍾次之林鍾次之大吕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蔟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南鼓南方北向中吕起東黄鍾次之蕤賔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鐘次之南吕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大射則徹

北面而加鉦鼓又准儀禮宫懸四面設鎛鐘十二簴各依辰位又甲丙庚壬各設鐘一簴乙丁辛癸位各陳磬一簴共為二十簴其宗廟殿庭郊丘社並同樹建鼓於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為均四廂同作蓋取毛詩傳曰四懸皆同之義古者鎛鐘據儀禮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乃無成曲之理依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聲韻克諧○大唐造蓬萊宫成充庭七十二架武后還東都乃省之皇后庭諸后廟及

郊祭立二十架同舞八佾先聖廟及皇太子朝廟並九架舞六佾懸間設柷敔各一柷於左敔於右錞于撫拍頓相鐃鐸次列於路鼓南舞人列於懸皆登歌二架登於堂上兩楹之前編鐘在東編磬在西登歌工人坐堂上竹人立堂下殿庭加設鼓吹於四隅燕享陳清樂西涼樂架對列於左右廂設舞筵於其間舊皇后庭但設絲管隋大業尚侈始置鐘磬猶不設鎛鐘以鎛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不革開元中大樂曲制凡天子宮

懸太子軒懸之樂鎛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簴宗廟與殿庭同郊丘社稷則二簴而別去編鐘磬各二簴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鎛鐘在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四隅建鼓左柷右敔又設笙竽笛簫篪塤繫於編鐘之下偶歌琴瑟筝筑繫於編磬之下其在殿庭前則加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羽葆之鼓大鼓金錞歌簫笳置於其上焉又設登歌鐘節鼓琴瑟筝筑於堂上笙笳簫篪塤於堂下宫懸登歌工人皆介幘朱連裳革帶

烏皮履鼓人及階下工人皆武弁朱褠衣革帶烏皮履若在殿庭加白練褡襠白布襪鼓吹工人亦如之軒懸之樂去其南面鎛鐘編鐘編磬各三凡九簴設於辰丑申之位三建鼓亦如之餘如宮懸之制凡宮懸軒懸之作奏二舞以為衆樂之容一曰文舞二曰武舞宮懸之舞八佾軒懸之舞六佾文舞之制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纛以引之文舞六十四人供郊廟服委貌冠玄絲布大袖白練領褾白紗中單絳領褾絳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其執纛人衣冠各同文舞謂之九功武舞之制左執干右執鋮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四人執金錞

二人奏之二人執鐃以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武舞六十四人供郊廟平冕餘同文舞若供殿庭服武弁平巾幘金支緋絲布大袖裲襠甲金飾白練褠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布鞾其執旌人衣冠各同當色舞人餘同工人也武舞謂之七德

凡簨簴飾以崇牙旒蘇樹羽宮懸每架則金五博山軒懸則金三博山鼓承以花趺覆以華蓋樂懸橫曰簨竪曰簴飾簨以飛龍飾趺以飛廉鍾簴以鷙獸磬簴以鷙鳥上則樹羽旁懸旒蘇周制也懸以崇牙殷制也飾以博山後代所加也

凡樂器之飾天地之神尚赤宗廟及殿庭尚彩東宮亦用赤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鍾鼓餘與宮懸之制

同凡磬天地之神用石宗廟及殿庭用玉凡有事於天神用雷鼓雷鼗地神用靈鼓靈鼗宗廟及禘社用路鼗路鼓皆建於宮懸之內凡有大燕會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有景雲之舞慶善樂之舞破陣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玆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其十部所用工人樂器在清樂及四方樂篇中每先奏樂三日大樂令宿設懸於庭其日率工人入居次

協律郎舉麾樂作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

通典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六十三 史部

通典卷一百四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樂五

歌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者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說文曰詠歌也從言永聲也爾雅曰徒歌謂謠齊歌也○虞書曰九功惟序九

序惟歌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歌以勸之使致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又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因庶尹允諧故作歌以戒之安不忘危也勅正也奉天命以臨民惟政在順時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乃賡以成其美賡音加孟反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怠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以申戒帝王世紀曰舜恭己無為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爲南音 昔有娀氏二女居九成臺天帝使鷰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視之鷰遺二卵五色北飛不反二女作歌始爲北音夏后孔甲游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㝠迷入人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歸曰以爲我子誰敢殃之後析橑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周昭王南征殞於漢中王右辛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處作歌始爲西音此葢四方之歌也 夏太康失道畋游十旬弗反其弟五人待于洛汭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周

禮春官太師祭祀帥瞽登歌小師掌教絃歌教謂教瞽矇出音絃謂琴瑟歌依詠詩也樂師帥學士而歌徹於有司徹而歌詠也樂記師乙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

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有如此事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注云匏笙也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足舞蹈懽之至也○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謳於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東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謂

其人不去也又過逆旅人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韓娥還復為曼聲長歌衆皆喜躍抃舞不能自禁非向之悲也乃厚賂遣之故雍門之善歌哭即韓娥之遺聲也許慎曰曼聲長聲也○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人皆化齊人綿駒居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其業○漢有虞公善歌能令梁上塵起武帝時李延年善歌為協律都尉○但歌四曲自漢代無絃節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帝

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稱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絶○齊有朱顧仙善聲讀曲齊武朱子尚又善歌二人遂俱蒙厚賚○梁有吴安泰善歌後爲樂令精解聲律初改四曲别江南上雲樂内人王金珠善歌吴聲四曲又製江南歌當時妙絶令斯宣達選樂府少年好手進内習學吴弟安泰之子又善歌次有韓法秀又能妙歌吴聲讀曲等古今獨絶○大唐貞觀中有尚書侯貴和妾名麗音特善唱行天清暢舒雅

含嚼姿態有喉牙吐納之異後改號方等女亦傳其母伎方等卒後有郝三寶亦善歌行天有人引三寶歌之諸女隔簾聽之發聲便笑三寶初不知怒曰亦堪女郎終身倣效何忽嗤笑女曰上客所爲殊有乖越請一聽之始發一聲三寶便拜伏曰眞方等聲也誠遠所不及也

雜歌曲

白雪周曲也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也漢代

謂之三調大唐顯慶二年上以琴中雅樂古人歌之近代以來此聲頓絶令所司臨習舊曲至三年十月太常寺奏按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絃琴曲名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者臣令准敕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敎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辭又樂府奏正曲之後皆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中許敬宗等奏和雪詩十六首以爲送聲各十六節上善之仍

付太常編於樂府○明君漢曲也漢宣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以待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悔焉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晉石崇妓綠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製新歌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土英晉文王諱昭故晉人謂之明君○相和漢舊曲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爲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吳歌雜曲並出江

東晉宋已來稍有增廣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魏晉之代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素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傅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憃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代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兹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鳳將鶵漢代舊歌曲也應璩百一詩云為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鶵然則鳳將鶵其來久矣特由聲曲訛變以至於此矣○碧玉歌者晉汝南王妾名寵好故作歌之○懊憹歌石崇綠珠所作絲布

澀難縫一曲而已及東晉隆安初人間訛謠之曲云春草可攬結女皃可攬擷齊高帝謂之中朝歌○子夜歌者有女子曰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帝太元中瑯琊王軻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此時以前人也○長史變者晉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製○阿子歌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童子輩或歌於道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又呼歡聞否以爲送聲後人演其聲以

爲此二曲宋齊時用莎乙子之語稍訛異也○桃葉歌者是晉王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作歌○前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充所製也○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故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武帝使內直督護丁旿音五收殯殮之逵之妻帝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督護

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歌是宋武帝所製云督護初征時儂亦悪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讀曲歌者宋人爲彭城王義康所製也其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從彭城王義康於章郡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爲文帝所怪徵還義慶大懼伎妾聞烏夜啼聲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窻窻不開烏夜啼夜夜憶郎來今所傳

歌似非義慶本旨辭曰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跡昌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石城樂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名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謡通暢因作此曲云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樓樓中美年少出入見依投○莫愁樂者出於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謡且石城中有忘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襄陽樂者劉道彦爲襄陽太守有善政百姓樂業人户豐贍蠻夷順服悉縁沔而

居由此有襄陽樂歌也隨王誕作襄陽樂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刺史夜聞羣女歌謠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也其歌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堤上諸女兒花艷驚郎目○壽陽樂者南平穆王爲荆河州作也○棲烏夜飛者荆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舉兵發荆州來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以歌云日落西山還去來○三洲歌者諸商客數由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又因三洲曲而作採桑○估

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布衣時常游樊鄧登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昔經樊鄧後假楫梅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敘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啓釋寳月善音律帝使寳月奏之便就勑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梁改其名爲商旅行○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内及長爲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所歡語訛遂成楊叛兒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鑪○襄陽

蹋銅蹄者梁武西下所作也沈約又作其和○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名如古歌辭所謂哀思之音不合中和梁武因之改辭無邪句○常林歡者葢宋梁閒曲宋代荆雍爲南方重鎭皆王子爲之牧江左辭詠莫不稱之以爲樂土故宋隨王誕作襄陽之歌齊武帝追憶樊鄧梁簡文樂府歌云分手桃林岸遂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又曰宜城投音豆酒今行熟停鞕繫馬暫棲宿桃林在漢水上宜城

在荆山北荆州有長林縣江南謂情人爲歡常長聲相近葢樂人誤長爲常○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所造恒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以爲此曲○驍壺者葢是投壺樂也隋煬帝所造以投壺有躍矢爲驍壺是也○汎龍舟煬帝幸江都宮所作又令太樂令白明達造新聲期萬嵗樂藏鈎樂七夕樂相逢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鬬鷄子鬬百草還舊宮

樂掩抑摧藏哀音斷絶

舞

夫樂之在耳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覩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則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内發感物而動不覺手之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虞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樂記孔

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爲樂總干而山立總持干楯山立不動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亂武之治也皆坐蓋以象其人無事且夫武始北出象觀兵孟津時再成而滅商成猶奏也再奏象克殷時三成而南誅紂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有南國疆界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分陝東西而治之也六成復綴以崇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將夾舞者振木鐸以爲節也武舞戰象也四伐者伐四方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　周禮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

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
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四方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
謂雩也暵熱氣也　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
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
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鄭衆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
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
干星辰以人舞元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
爲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　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凡祭

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文舞有持羽籥者所謂籥舞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恒以爲節也賓饗則亦如之○五經通義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舞持朱干玉戚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鉞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舞列也每佾八人每服冕而執戚有俯仰張翕之容行綴長短之制所以受命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肆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

雜舞曲

公莫舞即巾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劒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帝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莫害漢王

也後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按琴操又有公無渡河曲然則其聲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巴渝舞者漢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帝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鬭及定三秦封因爲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帝樂其猛鋭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以爲名故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安臺弩渝行辭本歌曲有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使王粲改創其調晉及江左皆制其辭○槃

舞漢曲至晉加之以杯謂之世寧舞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粲釋云七槃陳於廣庭顔延之云遞間開於槃扇鮑昭云七槃起長袖皆以七槃爲舞也干寶云晉武帝太康中天下爲晉代寧舞矜手以接槃反覆之至危之象言晉代之士苟貪飲食智不及遠　至宋改爲宋世寧至齊改爲齊代昌舞今謂之槃舞舞隷清部樂中○鞞舞未詳所起然漢巳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魏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

西隋段煨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黄門僅以成下國之陋樂焉○明之君漢代鞞曲也梁武帝時改其曲詞以歌君德也○鐸舞漢曲也晉鞞舞歌亦五篇及鐸舞歌一篇幡舞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鞞舞故二八桓玄將即真太樂遣衆伎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增滿八佾相承不復革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詞猶存舞並闕其鞞舞梁謂之鞞扇舞也幡

舞扇舞今並亡○白鳩吳朝拂舞曲也揚泓拂舞序云
自到江南見樂府舞曲或云白鳧鳩云有此來數十年
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隋牛弘請
以鞞鐸巾拂舞陳之殿廷帝從之而去其所持巾拂等
○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沈約云紵本吳地所出
疑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
為紵疑即白緒也梁武帝又令沈約改其辭乃有四時
白紵之歌約集所載是也今中原有白紵曲辭旨與此

全殊○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仙仙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前代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也魏晉已來尤重以舞相屬謝安以屬桓嗣是也近代以來此風絶矣宋孝武帝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鐘石施於廟庭鶴舞馬舞竹書穆天子傳亦有之宋鮑昭又有舞鶴賦此舞或時而有非樂府所統今翔麟鳳苑廏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曲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

通典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六十四 史部

通典卷一百四十六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樂六

清樂

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舊典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於涼州得

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隋平陳後獲之文帝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爲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者而補之以新定呂律更造樂器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先遭梁陳亡亂而所存蓋尠隋室以來日益淪缺○大唐武太后之時猶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有　白雪　公莫　巴渝　明君　明之君　鐸舞　白鳩　白紵　子夜

吳聲四時歌　前溪　阿子歌　團扇歌　懊儂　長史變　督護歌　讀曲歌　烏夜啼　石城　莫愁　襄陽　棲烏夜飛　估客　楊叛　雅歌　驍壺　常林歡　三洲採桑　春江花月夜　玉樹後庭花　堂堂　泛龍舟等共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曲其吳聲四時歌雜歌春江花月夜並未詳所起餘具前歌舞雜曲之篇又七曲有聲無辭　上林　鳳曲　平調　清調　瑟調　平折　命嘯等通前為四十四曲存焉當江南

之時巾舞白紵巴渝等衣服各異梁以前舞人並十二人梁武省之減用八人而已令二人平巾幘緋褶舞四人碧輕紗衣裙襦大袖畫雲鳳之狀漆鬟髻飾以金銅雜花狀如雀釵錦履舞容閑婉曲有姿態沈約宋書惡江左諸曲哇淫至今其聲調猶然觀其政已亂其俗已淫既怨且思矣而從容雅緩猶有古士君子之遺風他樂則莫與爲比樂用　鐘一架　磬一架　琴一　一絃琴一　瑟一　秦琵琶一　臥箜篌一　筑一　箏

一節鼓一　笙二　笛二　簫二　篪二　葉一

歌二　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於管絃者唯　明君　楊叛　驍壺　春歌　秋歌　白雪　堂堂　春江花夜月等共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時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就中訛失與吳音轉遠以為宜取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中有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聲調以失云學於俞才生江都人也自郎子亡後清樂之歌闕焉又闕清樂唯雅歌一曲辭典

而音雅閲舊記其辭信典自周隋以來管絃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唯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琴調蔡邕五弄調謂之九弄雅聲獨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昔唐虞訖三代舞用國子欲其早習於道也樂用瞽師謂其專一也漢魏以來皆以國之賤隸爲之唯雅舞尚選用良家子國家每歲閲司農戸容儀端正者歸太樂與前代樂戸總名音聲人歷代滋多至有萬數

坐立部伎

安樂後周武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代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爲髮畫襖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師子摯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爲衣象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拂爲習弄之狀五師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抃以從之服飾皆作崑崙象○破陣樂大唐所造也太宗爲秦

王時征伐四方人間歌謠有秦王破陣樂之曲及即位貞觀七年製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鸛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戰陳之形令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爲三變每變爲四陣有往來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發揚蹈厲聲韻慨慷和云秦王破陣樂饗宴奏之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邸屢有征伐人間遂有此歌豈意今日登於雅樂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

業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於樂章亦不忘於本也右僕射封德彝進曰陛下以聖武戡難立極安人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實弘濟之盛烈爲將來之壯觀文容習儀豈得爲比太宗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爲過矣其後若殿廷奏天子避位公卿以下坐宴者皆興焉○慶善樂亦大唐造也太宗生於武功慶善宮及既貴宴宮中賦詩被以管絃舞童十六人皆進德冠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

象文教洽而天下安樂也正至饗宴及國有大慶奏於庭先是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高宗時太常博士裴守眞奏議曰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贊九成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饗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並謂守眞議是○大定樂高宗所造出自破陣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綵文甲持槊歌云八紘同軌樂以象平遼東而邊隅大定也○上元樂高宗所造舞八十人衣畫雲水備五色以象元氣故曰上元○聖壽樂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行列必

成字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歲寶祚彌昌○光聖樂高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烏冠五綵畫衣兼以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業所興自安樂以後皆雷大鼓雜以龜茲樂聲振百里並立奏之其大定樂加金鉦唯慶善樂獨用西涼樂最為閑雅其舊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鐘磬以饗郊廟自武太后革命此禮遂廢自安樂部謂之立部伎○讌樂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舊制奏九部樂一讌樂二清商三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

七安國八踈勒九康國至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寮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樂付太常至是增爲十部伎其後分爲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八部一安樂後周平齊所作周代謂之城舞二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亦謂之八紘同軌樂高宗平遼時作也六上元樂高宗所造七聖壽樂武太后所作八光聖樂高宗所造坐部伎有六部一讌樂張文收所作又分爲四部有景雲慶善破陣承天等二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作三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作四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五龍池樂玄宗所作六破陣樂玄宗作生於立部伎也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製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

爲諸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景雲舞八人花錦袍五色綾袴緑雲冠烏皮靴慶善舞四人紫綾大袖絲布袴假髻破陣樂舞四人緋綾袍錦衿褾緋綾袴承天樂舞四人紫袍進德冠並金銅帶樂用 玉磬一架 大方響一架 笛箏一 筑一 臥箜篌一 大箜篌一 小箜篌一 大琵琶一 小琵琶一 大五絃琵琶一 小五絃琵琶一 吹葉一 大笙一 小笙一 大篳篥一 小篳篥一 大簫一 小簫一 正銅鈸一 和銅

鈸一　長笛一　尺八一　短笛一　揩鼓一　連鼓一　鞉鼓二　浮鼓二　歌二按此樂唯景雲舞近存餘並亡○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造也舞十二人畫衣冠也○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造也舞四人畫衣五綵鳳冠○烏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烏象今嶺南有烏似鸜鵒養之久則能言名吉了音料○龍池樂𤣥宗龍潛之時宅於崇慶坊宅南坊

人所居變爲池瞻氣者亦異焉故中宗末年汎舟池内玄宗正位以宅爲宫池水逾大瀰漫數里爲此樂以歌其祥也舞有七十二人冠飾以芙蓉○小破陣樂玄宗所作也生於立部伎破陣樂舞四人金甲冑自長壽樂以下皆用龜兹樂舞人皆著靴唯龍池樂備用雅樂笙磬舞人躡自讌樂並謂之坐伎初太宗貞觀末有裴神符妙解琵琶初唯作勝蠻奴火鳳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悅之高宗之末其伎遂盛流於時矣自武太后中宗之代大增造坐伎諸舞隨亦寖廢

四方樂

周官鞮師掌教鞮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舞之以東夷之舞鞮音妹大饗亦如之旄人掌教夷樂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凡四方之舞以舞仕者屬焉又有鞮鞻氏上音低下音屨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讌亦如之作先王樂貴能包而用之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東夷之樂曰侏離離言陽氣所通萬物離地而生也南蠻之樂曰任任言陽氣用事萬物懷任也西戎之樂曰禁禁言陰氣始通禁止萬物生長北狄之樂曰昧昧言陰氣用事萬物衆形暗昧其聲不正作之四門之外各持其方兵獻

其聲而已自周衰此禮則廢○東夷二國高麗百濟○高麗樂工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黄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鞾五色絛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以絳抹額飾以金璫二人黄裙襦赤黄袴二人赤黄裙襦袴極長其袖烏皮鞾雙雙併立而舞樂用　彈箏一　搊箏一　卧箜篌一　豎箜篌一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義觜笛一　笙一　横笛一　簫一　小篳篥一　大篳篥一　桃皮篳篥一　腰鼓一　齊鼓一　擔鼓一　貝一大

唐武太后時尚二十五曲今唯能一曲衣服亦寖衰敗失其本風○百濟樂中宗之代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為太常卿復奏置之是以音伎多闕舞者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樂之存者箏笛桃皮篳篥箜篌歌○南蠻二國（扶南 天竺）○扶南樂舞二人朝霞衣朝霞行纏赤皮鞋隋代全用天竺樂今其存者有羯鼓都曇鼓毛員鼓簫橫笛篳篥銅鈸貝○天竺樂樂工皁絲布幞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袈裟若今之

僧衣也行纏碧麻鞋樂用羯鼓毛員鼓都曇鼓荅臘鼓橫笛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琵琶銅鈸貝其都曇鼓今亡○西戎五國高昌龜兹疏勒康國安國○高昌樂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皮帶紅抹額樂用荅臘鼓一腰鼓一雞婁鼓一羯鼓一簫一橫笛一篳篥二五絃琵琶二琵琶二銅角一豎箜篌一今亡笙一○龜兹樂二人皁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四人紅抹額緋白袴奴烏皮靴樂用豎箜篌一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笙一　横笛一　簫一　篳篥一
答臘鼓一　腰鼓一　羯鼓一　毛員鼓一今亡　雞婁
鼓一　銅鈸二　貝一○疎勒樂二人皁絲布頭巾白
絲布袍錦衿褾白絲布袴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
皮帶樂用　豎箜篌一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横
笛一　簫一　篳篥一　答臘鼓一　腰鼓一　羯鼓
一　雞婁鼓一○康國樂二人皁絲布頭巾緋絲布袍
錦衿褾舞二人緋襖錦袖綠綾渾襠袴赤皮靴白袴奴

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樂用　笛鼓二　正鼓一
小鼓一　和鼓一　銅鈸二○安國樂二人皁絲布頭
巾錦衿褾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奴赤皮靴樂用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豎箜篌一　簫一　横笛一
大篳篥一　雙篳篥一　正鼓一　銅鈸二　箜篌
一○乞寒者本西國外蕃之樂也神龍二年三月并州
清源縣令呂元泰上疏曰臣謹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
若君能謀事則寒順之何必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

跳躍而索寒也禮記曰立秋之日行夏令則寒暑不節夫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休咎之應君臣之感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景雲二年右拾遺韓朝宗諫曰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髪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濫觸胡俗伏願三思籌其所以至先天二年十月中書令張說諫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㑹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

此況天朝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䙝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揮綸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勅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以久自今以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北狄三國鮮卑吐谷渾郎落○北狄樂皆爲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

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後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眞人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周隋代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自淨皇太子企俞也其餘不可解咸多可汗之詞按今大角即後魏代邏迴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詞北虜之俗皆呼主爲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如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其詞虜音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歌詞似是姚萇時歌其詞華

音與北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俞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皇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大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受於侯將軍貴昌并州人也亦代習北歌貞觀中有詔令貴昌以其聲教樂府元忠之家代相傳如此雖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詞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絲桐唯琴曲有胡笳聲大角金吾所掌○龜兹樂者起自吕光破龜兹因得其聲吕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有唐婆

羅門受龜兹琵琶於商人代傳其業至於孫妙達尤為北齊文宣所重常自擊胡鼓和之周武帝娉突厥女為后西域諸國來媵於是有龜兹至隋有西龜兹齊龜兹五龜兹凡三部開皇中大盛於閭閻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帝大聚長安胡兒鶡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初張重華時天竺重譯致樂伎後其國王子為沙門來遊中土又得傳其方伎宋代得高麗百濟伎魏平馮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師滅齊二國獻其樂合西涼樂凡七部通謂之國伎隋文帝平陳得

清樂及文康禮畢曲而黜百濟至煬帝乃立清樂龜茲西涼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爲九部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傳寫其聲而不列樂部○高昌樂者西魏與高昌通始有昌伎隋文帝開皇六年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官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獻先於前奏之胡夷大驚大唐平高昌盡收其樂又進讌樂而去禮畢曲今著令者唯十部龜茲疏勒安國康國高麗西涼高昌讌樂清樂伎天竺凡十部南蠻北狄國俗

皆隨髮際斷其髮今舞者咸用繩圍首反約髮抄內於繩下○又有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聲與龜兹樂散樂俱爲時重諸樂咸爲之少寢

散樂 隋以前謂之百戲

散樂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後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而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輝耀日光以兩大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行於繩上

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總名百戲○江左猶有高絙紫鹿跂行鱉食齊王捲衣笮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戲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伎○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彞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後復高絙紫鹿又有天台山伎○齊武帝嘗遣主書董仲民按孫興公賦造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省焉○梁又

設跳跉劍擲倒獮猴幢青紫鹿緣高絙變黄龍弄龜等伎陳氏因之○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角牴麒麟鳳凰仙人長虵白象白武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人車高絙百尺長趫幢跳丸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鐘鼓之節○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後周武帝保定初詔罷

元會殿庭百戲宣帝即位鄭譯奏徵齊散樂並會京師爲之蓋秦角觝之流也而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伎常陳於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隋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夸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於華林苑積翠池側帝令宫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事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透而换易千變萬化曠古莫

儔染于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内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赴棚夾路從昏達曙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綵其歌者多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髦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兩京繒錦爲之中虛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啟人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内凡有伎藝無不總萃崇侈器翫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

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絃擫管以上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為常焉○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始於善幻人至中國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大唐高宗惡其驚人勑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極銛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於背下吹篳篥其

腹上曲終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漢代有橦末伎又有盤舞晉代加之以杯謂之杯盤舞梁有長橋伎跳鈴伎擲倒伎跳劒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也梁有獮猴幢伎今有緣竿伎又有獮猴緣竿伎未審何者爲是又有弄椀珠伎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礧子等戲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婆羅維門樂用單篥二

齊鼓一散樂用横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其餘雜戲變態多端皆不足稱也○大面出於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撥頭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也○踏搖娘生於隋末河內有人醜貌而好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美色善自歌乃歌爲怨苦之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妻之

容妻悲訴每搖其身故號踏搖云並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旨也○窟礧子亦曰魁礧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之國亦有之今閭市盛行焉若尋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上太常太常封上請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然所奏部伎並取當時進止無准定

前代雜樂

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蔡邕曰軍樂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凱樂左傳晉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歌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泉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别爲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鐃歌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簿圖唯有騎執菰菰即笳不云鼓吹而漢代有黄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鼓吹長簫短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

又建初錄云務成黄爵元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應是此鼓吹魏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擒每寢夢聞鼓吹有人爲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擒擊杜弢戰歿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謝尚爲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諮事翼以鼓吹賞尚射破便以其副鼓吹給之齊梁至陳

則甚重矣各製曲辭以頌功德焉至隋亡○西涼樂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爲秦漢伎後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魏代至隋咸重之其曲項琵琶豎箜篌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胡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聲調志與書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代豐曲有于闐佛曲工人平上幘緋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闕方

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口袴五綵接袖烏
皮靴其樂器用 鐘一架 磬一架 彈箏一 搊箏
一 臥箜篌一 竪箜篌一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笙一 簫一 大篳篥一 小篳篥一 長笛一
横笛一 腰鼓一 齊鼓一 擔鼓一 貝一 銅鈸
二今亡 禮畢者本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
因假爲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謚以號之謂文康樂
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爲名其曲有散華樂

等隋平陳得之入九部樂器有笙笛簫箎鈴槃鞞要胷鼓等七鐘三懸爲一部工人二十二人今亡

通典卷一百四十六

通典卷一百四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樂七

郊廟宮懸備舞議 魏 宋 梁 大唐

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屬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弘也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

其樂言盡用者謂盡用宮懸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
蓋謂其器之不文不謂庶物當減也禮天子宮懸舞八
佾令祀圜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
奏可肅又議曰說者謂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祀地唯舞
咸池宗廟唯舞八佾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
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
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讌會
比之為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

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厭人心也又周官韎師掌教韎樂（韎音莫拜切）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也又鞮鞻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曰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

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尚書盧毓奏叶律中郎將左延年議按周禮以雲門祀天咸池祀地又今宗廟用宮懸則祀天地宜用宮懸博士趙怡以爲古無四懸自周始耳未有作古樂而用近懸也按今天地之樂懸謂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懸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已侍中繆襲議周存六代

之樂故各有所用今樂制既亡唯承漢氏韶武魏承舜又周爲二王之統故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及二至祀丘澤於祭可兼舞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以兼雲翹祀圓丘以育命祀方澤祀天地宜宮懸如延年議司空衞臻議圓丘宜用大韶樂宜宮懸宗廟之樂

宜用武始咸熙○宋武帝永初始調金石文帝元嘉十八年有司奏二郊宜奏登歌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武孝建二年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按禮祭天地有樂者為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樂於圜丘之上天神皆降作樂於方澤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呂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樂祭地其來尚矣今郊享闕樂竊

以爲疑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於漢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晉氏太始之初傅玄作晉郊廟歌詩三十二篇太康中荀藟受詔成父勗業定金石四懸用之郊廟是則相承郊廟有樂之證也今廟祠登歌雖奏而舞象未陳懼闕備禮方兹禮儀遺逸罔不具舉而况出祇降神輟樂於郊祭昭德報功有闕於廟享謂郊廟宜設備樂於是竟陵王誕等五十一人並同萬

秋議○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懸按周官奏黄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饗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下管鞉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周禮則分樂享祀虞書則止鳴四懸求之於古無宮懸之文按所以不宮懸者事人禮縟音辱數也事神禮簡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衮而至敬不文觀天下

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爲貴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所以交於神也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王肅初不分析此前數旨直言用天子之制若郊廟既均其制二神禮文復何以同今宜祀天地宗廟逐所應須便即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致敬所應施用耳〇大唐麟德二年十月詔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紀功旌德久被樂章今郊祀四懸猶用干戚之舞先朝作樂韞而未伸其郊廟享宴等所奏宮

懸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著履執拂依舊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衣甲持戟其執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數並依八佾仍量加簫笛歌鼓等於懸南列坐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内二色舞者仍依舊别設儀鳳二年十一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據貞觀禮郊享曰文舞奏元和順和永和等樂其舞人著委貌冠服手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人著平冕手執干戚奉麟德二年十月敕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

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并改器服俱以慶善樂不可降
顧破陣樂又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曲依舊迄今
不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詔曰舊文舞武舞既不
可廢并器服總宜依舊若懸作上元舞日依奏神功破
陣樂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並須引出懸外而作
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穩法并錄凱安六變法象
奏聞萬石又與刊正樂官等奏曰謹按凱安舞是貞觀
年中所造武舞準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

之樂即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克靖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獫狁讋伏六變象兵還振旅謹按貞觀禮祭享曰武舞唯作六變亦如周之大武六成樂止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終未止既非師古不可依行其武舞凱安請依古禮及貞觀禮六成樂坐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徧修入雅樂只有兩徧名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五十徧修入雅樂只有一徧名九功上元舞二十徧今入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猶舞未畢今更加破

陣樂慶善樂恐獻酌以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樂慶善樂上元舞三曲並請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冀於事爲便破陣樂有象武事慶善樂有象文事按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韶大夏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先儒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請應用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陣樂次奏功成慶善樂先奉勑於圓丘方澤太廟祠享日則用上元之舞臣據見行禮欲

於天皇酌獻降復位高皇在位尊號天皇以後即作凱安六變樂止其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上元舞三曲待改修訖以次通融作之即得新舊並行前後有序詔從之開元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玄云此無商調者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當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尅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

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即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寔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故禮稱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秖如宮聲為君商聲為臣豈以臣位配金為臣道使為剛乎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又郊廟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協人神按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濩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最

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際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兹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顔脩正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又按周禮奏太蔟歌應鍾以享地祇注云地祇謂神州社稷也太蔟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

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社即乖古法乃下奏太蔟上歌黃鍾但太蔟黃鍾俱是陽律上下歌奏不異乃是陽合於陽非特違其禮經抑亦乖於會合其社壇歌黃鍾請改爲應鍾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合依方色按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玉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變冀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不由此今祭

器茵褥總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乖於方色舞者常持阜飾工人恒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爲不便其工人衣服請各依方色其宗廟黄色仍各以所主色褾袖又以樂治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禮曰以樂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其國子諸生請教而樂經同於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自然風移俗易災害不生其樂經章目雖詳稍乖旨要請委通明博識修撰訖然後頒下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縚令博士韋迴直太樂李尚沖樂正沈元福郊社令陳虔申懷操等詮敘前後

所行用樂章爲五卷以付太常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隋太常舊相傳有燕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恭仁妾趙方等所詮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是緇又令太樂令孫元成更加整比爲七卷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東封太山日所定雅樂其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太山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俎用雍和之樂酌福飲福酒用福和之樂送文迎武用舒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用夾鐘元和之樂禪社首送神用林鐘宮順和之樂享太廟迎神用永和

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代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之舞睿宗大聖真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徹俎用雍和之舞送神用黃鍾宮永和之樂臣以樂章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巡親謁九廟聖情慎禮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月考定音

律請編入史册萬代施行乃下制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爲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然則大咸大韶大頀大夏皆以大字表其樂章今依所請宜曰大唐樂

郊廟不奏樂廟諸室别舞議 宋 大唐

宋顔竣七旬反議曰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援准夫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天德文物之備理固不然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也大司樂職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衆經郊祀有樂未有明證宗廟之禮事炳載籍爰自漢元迄於有晉雖時或更制大抵相因其惟不襲名號而已今樂典淪滅知音代寡改作之事臣聞其語正德大豫禮容具存宜殊其徽號飾而用之以正德爲宣化之舞大豫爲興和之舞庶足以

光表世烈悅彼後昆前漢祖宗廟處所各異王名既革舞號亦殊今七廟合食殿庭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廟有別制後漢東平王蒼已議之矣又王肅韓祇以王者德廣無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絲竹之樂宜備奏宗廟愚謂蒼肅之議合於典禮適於當今左僕射建平王宏又議竣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則易之作樂非爲祭天也按易稱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尚書云肆類于上帝春秋傳曰告

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稱故或謂之昊天或謂之上帝或謂之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數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上帝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既以配天為義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變言上帝耳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天神為五帝後冬至

所祭爲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
應以何時致享記云埽地而祭器用陶匏言明所用質
素無害以樂降神苟萬秋謂郊宜有樂事有典據東平
王蒼以謂前漢諸祖别廟是以祖宗之廟可得各有舞
樂至於祫祭始祖之廟則專用始祖之舞故謂後漢諸
祖共廟同庭雖有祖宗不宜人人别舞此誠一家之意
而未統適時之變也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以異室
存别廟之禮晉氏以來登歌頌美諸室繼作至於祖宗

樂舞何獨不可迭奏茍所詠者殊雖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樂豈復是異廟邪衆議並同○大唐貞觀十四年六月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祕書監顔師古議曰伏惟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崇瓜瓞詩云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智虞夏二代發貞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爲辭太祖景皇帝迹

肇沮漆教漸豳岐胥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言遐遠之期惟天所命長與福祚流於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啓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馭歴揖讓受終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兹多祜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謂終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暉麗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給事中許敬宗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在天式彰於嚴配前聖所履莫大於茲鍾律革音播鏗鏘於享薦羽籥成列申蹈厲於蒸嘗爰制典司加崇稱號循聲覈實敬闡尊名謹備樂章式昭彝範皇祖弘農

府君宣簡公懿王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詔曰可

祭日不宜徧舞六代樂議 梁 陳

梁武帝時太常任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况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

備六代樂帝曰接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蹈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即言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旨矣推檢記載初無宗廟郊禋徧舞之文唯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按所以舞大武大夏者止欲備其文武二舞耳非兼用六代也夏以文受周以武功所以兼之而不用

頀者頀武舞也周監於二代質文乃備納蠻夷樂者此明功德所須蓋止施禘祭不及四時也今四時之祭而不徧舞者何夫祭尚於敬不欲使樂繁禮縟故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彼義反倚乙利反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儒者知子頹宴享猶舞六代不知有司跛倚不敬已大若依肅議用六代樂者郊既有

迎神之樂又有登歌各頌功德徧以六代繼之出入方待樂終然後罷祭者此則乖仲尼韙晏朝之旨若三獻禮畢即便卒事則無勞於徧舞也○陳武帝欲設備樂有司議以梁武帝議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並即注同祠部侍郎姚察乃轉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歎服

舞佾議宋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

舊給伎總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博士傅崇議以爲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以爲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爲一例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其總章舞伎即古之女樂也殿

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一例輒減二人通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

宗廟迎送神樂議　宋　梁

沈約宋書曰東晉及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

或云廟以居神恒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事意以為並乖其義立廟居靈四時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無常何必恒安故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書曰祖考來格漢書安世房中歌曰神來宴娭詩云三后在天又云神保適歸歸於天也此蓋言神有去來則宜有迎神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備迎送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有迎尸送尸今近代雖無尸豈可無迎

送之禮又傅玄有迎神送神歌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梁有司議曰漢禮樂志云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宋孝建則奏肆夏元徽則奏昭夏魏晉無文齊則因宋按周禮尸出入奏昭夏二者尸牲所奏本無迎送之義郊特牲曰殷以樂降神周以鬯降神殷尚質據天而起先聲樂乃灌地周尚文據地而生先灌地乃擊樂以殷而言止施郊壇清廟嚴閟此唯靈宅主安於龕神若是依既無出入何事迎送歌陽而迎

彌非降神之敬儒者云周祀尸出入奏肆夏今無復尸即以迎神尸非神神非尸迴此迎神失之以遠宗廟則應省迎送樂武帝制曰禮云祭之日樂與哀半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尚書有高宗肜日之文詩著絲衣繹賓尸之作故儒者說言今日之祭明日又祭殷曰肜周以為繹肜繹之祭在乎門傍名以為祊此豈不以神靈不測於此庶或遇之殷人求陽周人求陰今已絕灌地之禮宜在求陽之義尸非神神非尸令可得言主非神神非

主以不若爾主雖安於龕室神則無所不之送迎之樂彌會陰陽不測之理前儒之議如似可安今隨人所用

散齋不廢樂議 後漢

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郗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彧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音姬又云君致齋於外夫人

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絶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會宴樂

臨軒拜三公奏樂議晉

晉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引太始閒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而樂止王者諸侯尊卑雖殊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爲嘉禮是以准昔儀注

謂宜作樂令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也又按泰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啟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大會武帝詔曰情懷哀慘每歲正會以四方集故不從心耳此日可不會循如前典無不應會但時有險夷故謂異耳非謂斯時不應會也太常蔡謨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令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

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敘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准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至於隨時之宜或樂制未備非守禮之官所裁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典拜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又言臨軒三公不應有樂禮無其文按衞宏所撰漢儀拜丞相亦無

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揚賓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庭階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庸於樂

三朝行禮樂失制議　晉

晉司律中郎將陳頎云昔者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

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又叔孫通所製漢儀後無別行禮事荀氏云

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食舉樂歌詩十二篇三元肇發羣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别設一樂謂之行禮邪荀譏鹿鳴之失似悟昔謬還製四篇復襲前軌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唯詩雅云武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髣

髴其事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
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復置法酒侍坐殿上
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
鐘鼓而無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郎郭
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
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
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
鄧吴及瓊等食舉之曲與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

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傳玄述具存

三朝不宜奏登歌議

禮記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以相示郊特牲云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太師

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金奏擊拊小師職云大祭祀登歌擊拊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韋為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深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按登歌各頌祖宗之功烈去鐘撤竽以明至德所以傳云其歌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

也檢以經記悉施郊廟耳非元日所宜奏也若三朝大慶百辟具陳升工席殿以歌祖宗君臣相對便應涕淚豈可獻酬舉爵以申歡宴邪若改辭易旨苟會一時則非古人登歌之義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侑皆合鐘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令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則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巴渝舞雜武舞議魏宋

魏文帝黄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武至明帝景初元年尚書奏考按三代禮樂遺典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晉又改魏昭武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武帝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勗所次郭瓊宋識等所造正

德大豫二舞○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正德舞爲前舞大豫舞爲後舞建武二年有司奏宋承晉氏郊廟之樂未有名稱直號前舞後舞有乖古制於是改前舞爲凱容謂之文舞後舞爲宣烈謂之武舞何承天三代樂序云正德大豫二舞蓋出於二容樂然則其聲節有古之遺音焉晉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舞初不言因革昭業等兩舞承天空誤二容竟自無據按正德大豫二舞即出宣武宣文魏大武三舞也何以知之宣武魏昭武

舞也宣文魏文始舞也魏改巴渝爲昭武五行曰大武

令凱容舞則執籥翟此即魏文始舞也宣烈舞有牟弩

有干戚牟弩漢巴渝舞也干戚周武舞也宋代止革其

辭與名不變其舞舞相傳習至今不改瓊識所造正是

雜用二舞以爲大豫耳夷蠻之樂雖陳宗廟不應雜以

周舞也遂皆稱雅正以爲盛德歷代景行所差實遠

皇后樂議 魏 隋

魏文帝黃初二年侍中繆襲奏曰文昭皇后四懸之樂

當銘顯其均族次第依太祖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尚書奏曰禮婦人繼夫之爵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后今雖別廟至於宮懸樂器音均宜如議奏可○隋牛弘修皇后房内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磬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尚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金石弘等采肅統言以取正焉煬帝大業元年祕書監柳顧言增房中樂益其鐘磬奏曰房内樂者主爲王后絃歌諷誦以事君子文王之風由

近及遠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鍾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鍾磬鄭玄曰燕房中樂也以此而論房中之樂非獨絃歌必有鍾磬也請以歌鍾各設二簴土革絲竹並副之女伎隸習朝燕則用之詔曰可

東宮宴會奏金石軒懸及女樂等議梁 大唐

梁武帝天監六年東宮新成皇太子出宮後於崇正殿宴會兼殿中郎司馬褧議謂既於崇正殿宴會太子臨

座其事重宜依禮會奏金石軒懸之樂舊東宮元會儀注宮臣先入入時無樂至上宮客入方奏樂天監中掌賓禮賀瑒議按禮賔入而懸興示易以敬也和易以敬宫人皆然謂不應有異愚以宫人始入便應奏樂制曰宜瑒又議上宫元會奏大壯武舞大觀文舞舊東宫儀注既不奏問樂府有綴是舊儀注闕制曰學者今止充應猶未見其儀更可議曰按禮記云天子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功其治人勞者舞行綴遠其治人逸者舞行

綴短觀其舞知其德以此而求諸侯舞時王之樂可知也況皇儲養德春宫式瞻攸屬謂宜備二舞以宣文武之德焉制曰依議瑒又議上宫元會始作樂先奏相和五引令未審東宫元會同不制曰宜同○大唐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宫臣就率更寺閲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則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强國富秦

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嫉之已久矣良以婦人為樂必務治容哇咬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殿下監撫餘閑宴私多適後庭妓樂古或有之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羣僚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並令禁斷

皇帝幸東宮鼓吹作議　晉

晉武帝時儀曹關皇太子某月某日納妃依禮舊不作樂未審至尊明幸東宮應作鼓吹與不輿曹郎虞龢議

謂輿駕度宫雖爲婚行迹實遊情求治作鼓吹非嫌

國哀廢樂議　遏密不設懸議　晋　大唐

晉有后喪下太常曰朝廷遏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樂博士孔恢議曰素會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爲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廷也於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作○大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詔宜以來年正月二日受朝其

樂懸及享羣臣並停永徽元年正月有司言依禮享祀郊廟並奏宫懸比停教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漢魏祇祔之後庶事如舊國之大禮祠典為先今既逾年理宜從吉若不肄習實慮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大曆十四年十二月禮儀使吏部尚書顔真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甍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樂鄭注云去謂釋下也是知哀重者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遏密懸而

不樂恢以爲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國哀
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
懸如有大臣薨沒則量事輕重懸而不作勑付所司

大喪而弟嗣位未三年廢樂議 晉

晉懷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
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以爲自古帝王相承雖世及
有異而受重同禮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僖
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於受重

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遏密諒闇之事或以縗麻卒禮或以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曰王宴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

大喪在寢梓宮未返廢樂議晉

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爲丞相在建業主簿熊遠議以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崩於虜廷梓宮未返人神同忿兆庶怨嗟公與國同體憂

容未歇如矜黎庶塗炭之困以廢歡悅伎樂之事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大將軍王敦時南閣祭酒范堅白事云伏見每宴會衆樂備奏倡伎兼作愚淺多蔽竊有未安今國恥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敦使州府博議參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取則於朝廷敦從之

皇后崩服未終廢樂議晉

晉符問章皇后雖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當作樂不博士徐虔議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

叔向猶譏之今宜不懸虡又引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子蒙塵攝王不宜作樂但先人血祀不可廢耳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於入廟也謂不宜設樂

太后父喪廢樂議晉

晉征北將軍褚裒薨皇太后之父未葬太后居喪符問皇帝元會當作樂不尚書王彪之議今若鐘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絲竹奚爲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

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宫煥然故以即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爲畢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於斯也縱令咸康末不盡徹樂以爲合禮亦非所以證今明喻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縗服在躬號哭無時鼓鐘歌簫之音實聞於内殿非禮所謂

不舉樂之說令所欲存者輕所爲廢者重畧輕崇重附禮合情敦於體訓於是乎在意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鐘而不作

皇后母喪廢樂議　晉

晉時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表宜廢小會遠言被符冬至後小會廣昌鄉君喪殯日淺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況餘事乎冬至唯宜羣下奉賀而已未宜便小會有詔以遠表議示太常賀循曰咸寧二年武

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今舊事明文卿詳疑處循言臣按禮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今雖降而無服三月之内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如遠所啓咸寧詔書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宜已爲定制誠非羣下所得譏論

公主喪廢樂議晉

晉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未葬符問應作樂不博士荀訥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卒哭不舉樂

公主加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引晉武帝詔

應作樂按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

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

年秋扶風武王薨武皇並舉哀三日而已中興以來更

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

太子所生喪廢樂議　晉

晉惠帝永寧元年冬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大司

馬府參軍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曰母

以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衆子經無明據於義為短今愍懷太子正位東宫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既處其重無緣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大臣喪廢樂議周 晉

禮記檀弓曰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入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夘不樂智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夘也大矣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夘亡王者謂之

疾日不舉樂大臣喪重於疾日○晉賀循議曰上車騎大將軍未葬表不應作鼓吹鼓吹之興雖本為軍之凱樂有金革之音於宫庭發明大節以此為盛與樂實同按禮於貴臣比卒哭不舉樂今車騎未葬不宜作也

忌月不廢樂議 晉

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於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歳益無理據當時從訥所議○大唐武太

后天冊萬歲二年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凱旋欲以十二月詣闕獻俘内史王及善以爲軍將入城例有軍樂今既屬先帝忌月請備而不奏鸞臺侍郎王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

通典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六十六 史部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seal]

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補遂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徧海内强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委政郡

縣緬尋制度可采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輳居三輔陵邑以為强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勲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衆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玄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顯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

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元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實安邊之良算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翦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

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禄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禄秩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破敵戰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十纔一二天寶以後邊帥怙寵便請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臺府别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拔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閒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禄暨天寶末無不罄矣糜耗天下若斯之甚於是驍將鋭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强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禄山稱兵内侮未必素蓄

兇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卑弱而忠韓彭皆强大而悖賈誼覩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慴而不能攺作末大本小終為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錯之名向使制置得其適宜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胷懷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形勢驅之而至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

危之主用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器或未馴其性苟求其用授以銛刃委之專宰利權一去物情隨之噬臍之喻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隂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為龍蛇鳥獸人之聽穎方列軒冕知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皆問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進退之令耳

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鵝鸛之勢隨地形而變陣飈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敵勝負頃刻之間事繁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鋭而争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説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衆也有吮癰之恩投醪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命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况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

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艾梟鳴牙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乘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似昔賢難其道神其事令衆心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為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今輒捃摭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凡兵以奇勝皆因機而發但取事頗相類不必一二

皆同覽之者幸察焉其與孫子義正相叶者即朱書其目頗相類者即與墨書其法制可適於今之用者亦附之於本目之末

第一叙兵　收衆　選擇附　立軍　令制附

論將　搜才附

第二法制附　雜教令附

第三料敵制勝　敵十五形帥十過附　察而後動　驗虛聲知無實　敵降審察

第四間諜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臨敵易

將 軍政不一必敗 軍無政令敗 推誠

示信 示義

第五撫士 明賞罰 賞宴不均致敗 行賞安

衆 分賞取敵 行賞招降 示惠招降

軍師志堅必勝 軍將驕敗 敵屢勝驕不

備可敗 軍行自表異致敗 師行衆悲恐

敗 聲感人附 守則有餘 守拒法附

第六示弱 示怯 示緩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示無備設伏取之
示强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之

第七佯敗引退取之　僞稱敗怠敵取之　引退
設伏取之　聲言退誘敵破之　引退設伏
潛兵襲其營　設伏引敵鬬襲其營　示退
乘懈掩襲　敵退追奔　縱敵退於歸路設
伏取之　兵機務速　掩襲　甘言厚幣乘
懈襲之

第八避銳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堅壁挫銳

不戰挫銳　敵饑以持久弊之　因敵饑乘

其弊而取之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致敵

力疲夾攻敗之　陣久疲致敗　出其不意

擊其不備　攻其不整　先設備而勝

第九以逸待勞　師不襲遠　餌敵取勝　軍勝

虜掠被追襲敗　抽軍　早辭怠敵　稱降

及和因懈敗之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兩

軍相對繼遣軍助即勝　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　我寡敵衆自遠至乗疲敗之　挑戰　敵處高勿攻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離　假託安衆

第十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鄉導　下營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陣附　先據要地及水草　識水泉隔山取水越山度險附　據倉廩

第十一攻其必救　先取根本附　軍師伐國若

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必攻其易　輕易致敗　乘敵亂而取之　分敵勢破之　審敵勢破之附　布陣大勢分易敗　惜軍勢　力少分軍必敗

第十二按地形知勝負　自戰其地則敗　據險隘　塞險則勝否則敗　死地勿攻　總論其地形附　勵士決戰　衆寡勢百相懸勵士攻其師　乘卒初鋭用之　激怒其衆

第十三圍敵勿周　圍師量無外救緩攻取之
攻城戰具附　絕糧道及輜重　火攻　火
兵附　火獸附　火禽附　火盜火弩附
乘風取勝　水攻　水平及水戰具附　敵
半涉水擊必勝　軍行渡水附　禦敵水軍
絕下流敗之
第十四因機設權　多方誤之　先攻其心　奪
敵心計

第十五敵無固志可取之　歸師勿遏　大陣動則亂因乘而敗之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乘勝　乘勢先聲後實　因敵懼遂取之

推人事破災異　散衆　風雲氣候雜占

附

兵一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彼我之情一曰道德化二

曰天惠覆三曰地慈愛四曰將經畧五曰法制作道者令人與上下同意也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故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不佹佹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生蛙人無叛疑心矣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言以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度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敗而況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易見也凡用兵之法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鋭力屈貨

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兵聞拙速雖拙有以速勝未覩巧之久者也言其無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籍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因食於敵還方入國因糧而動兼惜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言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不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得用兵之利也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使利也若秦

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敵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為次全軍為上破軍次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全卒為上破卒次之自一校下至百人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人以下至五人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未戰而敵自屈服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之縻軍縻御也又繫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兵不可以從中御不知軍中之事而欲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

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夫治國尚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不知三軍之權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覆疑矣不得其人之意志知之君既闇於用臣不知權變而謬以為勢位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而任成安君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為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

叙兵

甲兵之用其來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賦夏官司馬掌軍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井田

之制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於是戎馬車徒干戈素具矣術音遂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具軍禮篇歷代皆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眚之（眚猶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

伐之暴內凌外則壇之壇讀為墠謂置之空墠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賢也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治其罪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之犯令凌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謂有禽獸之行此禁暴靖民之大畧也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為霸國更相吞滅以至七雄班孟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故齊愍以技擊强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奮盛起也秦昭以銳士

勝銳勇利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脃則偷可用也偷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鉅大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屬聯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冑兜鍪也冠冑帶劍者冠兜鍪而又帶劍也贏謂擔負也日中而趨百里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竹仲反復方目反如此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衰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阨其使人也

酷烈陿地小也阨固也酷重厚也烈猛威也狃之以賞慶導之以刑罰狃串習也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是為相君長也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代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矜持也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鰓懼貌也軋蹵轢也鰓音先祀反軋音於黠反然則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入王兵之域而未盡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

可以直秦之銳士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老氏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究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絶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

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代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牙爪禽獮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仇敵猋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為下矣（猋音標） 管子曰夫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告軍費）制器（兵器）選士政教（軍中號令）服習（謂使習武藝）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隘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也） 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

而無敵者八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至於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於民無所他往故得民致死四變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

功於上也功厚則禄多故亦自為戰而德於君九變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漢文帝時匈奴屢入寇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音子廉反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候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蘢枝葉蔚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穹崇險隘阻阸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

三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危阪高陵谿谷阻難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獵散反復百里則用騎故步為腹心車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待參合迺行具邊防匈奴篇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岨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具邊防拓跋氏篇

收衆

後漢建安中劉表為荊州牧今江陵郡劉備時在荊州衆力

尚少諸葛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悦可語劉荆州令凡有游户皆使自實因録以益衆可也備言其計故表衆遂强

選擇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兵士將戰身貌尫弱不勝衣甲又戎具所施理須堅勁須簡取强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勝舉衣甲器仗須徹札陷堅須取甲試令斫射然後取中

立軍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人也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百人也五卒為旅五百人也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萬二千象十二月五百象閏也○管子言於齊桓公曰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為之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

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明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乃作内政而寓軍令焉三分齊國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之里以為三軍擇其賢人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寄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

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祭祀同福死喪同卹禍福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

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横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内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

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為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是曰八陳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也一說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列列有頭二列為火十人有長立火子五火為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為官百人立長二官為曲二百人立候二曲為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為校八百人立尉二校為裨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為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也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

人即分為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為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計五十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　弓手四百人　馬軍千人　跳盪五百人　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

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

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左右廂各二軍軍各二千六百人各取戰兵千八百
五十人
戰兵内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馬步通計總當萬四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十人
守輜重諸團三徑一尺寸共知復造幕尺丈巳定且以
二萬人為軍四千人為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

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為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横列十八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其虞候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横列十八口幕四總管有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横列各十八口幕四步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營街各别闊十五步計當百八十步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一取中心竪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十四步並令南北東西

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准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擘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别取六步三尺六寸地併衝塞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賊庭即五步以上下幕准算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即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凡以五十人為隊其隊内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為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為一隊餘又五人押官一人隊

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傔旗二人即充五十至於行立前却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失小隊二人者臨陣日仰押官隊頭便斬不救人陣散計會隊内少者勘不救所由斬

令制附

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傔減大將軍半）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子將八人（奏其分行陳辨金鼓及部署傔各二人）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

倉司騎司胄城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副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六分支甲八分支頭牟四分支戟一分支弩一分支棒三分支弓箭一分支槍一分支排八分支佩刀）纛大將六口中營建出引軍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出前列門鎗二根以豹尾為刃榼（苦盍反）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左右五方旗五口中營建出隨六纛後在營亦於纛後隨方而建嚴警鼓十二面營前左右行隊列各六面在六纛後角十二具於鼓左右各列六具以代金隊旗二百五十口

尚色圖禽獸與本陳同五幅認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諸隊不同各自為誌認出居隊後恐士卒交雜陳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亂大將陳將鼓百二十五面恐設疑警敵用每隊驢六頭幕五口每火鍋一乾糧面袋以皮為之不然馬盂刀子錯子鉗子鑽子藥袋火石袋鹽袋用夾帛解結錐袴奴抹額六帶冒子氊冒子攤子鞦韀鞦莫忽反韀音孔反鋸鑿各二分鐮四分切草刀二分行布槽一分大小瓢二分馬軍鞍韂革帶披氊被馬氊皆二絆挿揵每馬一疋韋皮條各皆三絆揵音健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

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之輔輔周必强輔隙則國必弱

論將

春秋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中軍帥也）趙衰曰郤縠可（衰初危反）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偃之兄也）

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也犨赤周反終勝楚於城濮○戰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孝成王使趙奢之子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而鼓瑟耳此子徒能讀其父奢書傳之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奢子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奢奢曰兵死地也而乃易言之趙若以為將破趙軍者必是兒也及是其母上書具言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

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此兒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且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其母因曰即有不稱妾得無隨罪乎王許諾之遂與秦軍戰死軍敗數十萬衆降秦秦悉坑之○漢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帝以問馮唐安得廉頗李牧為將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

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顔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

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謂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文帝悦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

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漢武帝以李廣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當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取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鐎音譙形如銅鋗鋗音火元反即銚也俗呼銅銚銚音挑幕府省約束文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而無以禁其士卒亦佚樂咸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邉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後漢末曹公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云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

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明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若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權不敢動遥見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朝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

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之幾復獲權（孫臏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惰以致命之兵擊貪惰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同異為之密教即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矣）

搜才附（凡為將統戎在知士之器局當設科目差等優異應機而任以收其效）

選士之科沈謀密略出人者詞辯縱横能移奪人之性情堪辯說者能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偽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堪間諜

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逕路迂直堪鄉導者巧思出入製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彊徹扎戈鋋劒戟便於利用挺身捕虜搴旗斬將堪陷陳者趫捷若飛踰城越塹出入無形堪窺覘者（趫起嬌反　覘甘厭反）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鈎或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要資權譎以取勝耳）罪犯者父子兄弟破執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者故贅壻入

虜欲昭迹揚名者賛音章銳反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六十七 史部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兵二

孫子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幡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用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武法是謂必取文恩武罰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令素

信著者與衆相得也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言恩不可純任還為巳害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鐸金鉦也聽其音聲以為耳候視不相見故為旌旗瞻其指麾以為目候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齊之以法敎使强弱不得相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間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幟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車騎齊轉形圓者出

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則指趣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内明而外暗内治而外渾所以示敵之輕已者也渾胡本反沌陟損反

法制附

太公曰教戰之法必申三伍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陳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絶而解之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絶人馬之力令吏士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

戰教成三軍之衆大戰之法百萬之師故能成大功也又覆軍誡法曰諸軍出行將令百官士卒曰某日出某門吏士不得刈稼穡伐樹木殺六畜掠取財物姦犯人婦女違令者斬又曰凡行軍吏士有死亡者給其喪具使歸而葬此堅軍全國之道也軍人被瘡即給醫藥使謹視之醫不即治視鞭之軍夜驚吏士堅坐陳將持兵無讙譁動搖有起離陳者斬軍門常交戟謹出入者若近敵當譏呵出入者三略曰軍中巫祝不得與軍人卜

筮吉凶為其誤惑軍士也○周末吳王闔廬以孫武為將而謂武曰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武分為二隊以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

又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子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人食不甘味勿斬也武曰臣既已受命而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狥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武使使報吳子曰兵既整齊王試下觀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子曰將軍罷休就

舍寡人不願下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卒以為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晉伐齊阿鄄阿今濟陽郡東阿縣鄄音絹今濮陽郡鄄城縣是也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平仲薦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景公以為將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中所重者以監軍乃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暮時乃至

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也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外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縣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狥三軍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復反所侵之地○吳起教戰法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士

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戰陳三鼓趣食四鼓白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孫臏曰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絶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係纍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為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

離合之兵也○後漢魏武軍令吾將士無張弓弩於軍中其隨大軍行其欲試調弓弩者得張之不得著箭犯者鞭二百沒入吏不得於營中屠殺賣之犯令沒所賣及都督不糾白杖五十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行三里辟矛戟結幡旗止鼓將至營舒幡旗鳴鼓至營訖復結幡旗止鼓違令者髡翦以狗軍行不得所伐田中五果桑柘棘棗○船戰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櫓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船各當其所

幢幡旗鼓各隨將所載船鼓三通鳴大小戰船以次發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後不得易違令者斬○步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悉裝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幡住者結屯住幡後聞急鼓音整陳斥候者視地形廣狹從四角而立表制戰陳之宜諸部曲者各自安部陳兵疎數兵曹舉白不如令者斬兵若欲作陳對敵營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陳臨陳皆無讙譁聽鼓音視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

麾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有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督戰部曲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之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臨戰兵弩不可離陳離陳伍長什長不舉發與同罪無將軍令有妄行陳閒者斬臨戰陳騎皆當在軍兩頭前陷陳騎次之遊騎在後違令髡鞭二百兵進退入陳閒者斬若步騎與賊對陳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鼓音騎特從兩頭進戰視

麾所指聞三金音還此但謂獨進戰時也其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吏士向陳騎馳馬者斬吏士有妄呼大聲者斬追賊不得獨在前在後犯令者罰金四兩士將戰皆不得取牛馬衣物犯令者斬進戰士各隨其號不隨號者雖有功不賞進戰後兵出前前兵在後雖有功不賞臨陳牙門將騎督明受都令諸部曲都督將吏士各戰時校督部曲督住陳後察凡違令畏懦者有急聞雷鼓音絶後六音嚴畢白辨便出卒逃歸斬之一曰家人

弗捕執及不言於吏盡與同罪○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軍將伍旗各准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皁北方水碧東方木合是青為與皁色相亂故改為碧黄中央土土既不動用為四旗之主而大將行動持此黄旗於前立如東西南北有賊各隨方色舉旗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竪即住卧即迴審細看大將軍所舉之旗須依節度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

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别給異色旗擬臨陳之時則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别樣别造令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其旗如兵數校多軍營復衆若以異色認旗遠看難辨即每營各别畫禽獸自為標記亦得不然旗身旗脚但取五方色廻互為之則更易辨唯須營營自别務使指麾分明凡將出師其旌旗切須堅牢若或傾側衆生異議也諸教戰陳每五十人為隊從營纏槍幡至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隊别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

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即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隊定一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絶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絶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刀第三聲絶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絶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目看大總管處大黄旗耳聽鼓聲黄旗向前亞鼓角動齊唱嗚呼嗚呼嗚呼並去聲齊向前至中界一時齊鬬唱殺齊入敵退敗訖可趂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

聞金鉦動即須息叫却行膊上架槍側行廻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聲絶一時捺槍便解幡旗第二聲絶一時舉槍第三聲絶一時簇隊一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即五隊合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其隊法及卷幡舉槍簇隊鬬戰一依前法一看大總管處五旗交即十隊合為一隊即是五百人為一隊法及舉幡舉槍簇隊鬬戰法並依前聽第一聲角絶即散二百五十人為一隊第二聲角絶即散五十人為一隊如此凡三度即教畢諸

十將一時取大將賞罰進止第三角聲絕即從頭卷引還軍一云初出營竪矛戟舒旗旛鳴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結旗旛止鼓角未至營三里復竪矛戟舒旗旛鳴鼓角至營復結旗旛止鼓角臨陳皆無諠譁明聽鼓音謹視旗旛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視所指聞三金音止三金音還又云教戰練兵中間隊須加減審看大總管處白碧兩旗交䟦盪隊戰鋒隊駐隊每色三隊合為一隊添入中隊計會使稀稠均即是一百五十人為隊如不須更合隊便即交戰一准前捺槍解旛如須加兵合隊即看大總管處赤皁兩旗交諸隊各依本色

又三隊合為一隊准前添入中隊使稀稠均即是四百五十人為一隊如須教戰卷幡舉槍簇隊並依前教戰了欲散還營看大總管處兩旗卧即分散却為一百五十人隊各依舊立又兩旗卧即散五十人為一隊還依舊初立聽角聲第一聲絶一時捺槍便解幡第二聲絶一時舉槍第三聲絶一時簇隊聽還營進止如放散更聽一會角聲即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應前進而不進應却退而不退應坐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簇而不簇

應散而不散應捺而不捺應卷而不卷應合隊而不合隊應擘而錯擘入他隊言語讙譁不聞鼓聲旌旗分擾疎密失所並節級科罰其教法各令子總管以下録一本教依兵士教旗法以上並衛公兵法一云凡教旗於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十二面角十二具左右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次之左右牙官駐隊如偃月形為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為左右皆要兵刃

精新甲冑幡幟分為左右廂各以兵馬使長班布其次陳間容陳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迴軍轉陳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奔迸退無趨走孫子所謂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者奇正也以正合以奇勝聽音覩麾乍合乍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合之與離皆不離中央之地左廂陽向而旋右右廂陰向而旋左左右各復本初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

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初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則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務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綵旗十二口各樹於左右廂陳前每旗命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左廂奪右廂右廂奪左廂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一士（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漸至三軍之衆）校獵一人守圍地三尺量

人多少以左右兩將為交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旗為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為圍中騎其步卒槍幡守圍有漏獸坐守圍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斯亦教戰一端也○趙國公王琚教射經上篇曰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垛一膝横順席執弓必中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以弓當左膝前豎按席稍吐下弰向前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

覆其手微拳令指第二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於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即以右手尋箭羽下至闊以頭指第二指節當闊約弦徐徐送之令衆差池如鳳翮使當於心又令當闊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平直然後擡弓離席目睨其的按手頤下引之令滿其持弓手與控指及右膊肘平如水准令其射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畢便引之

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則失威儀而不主皮不得緩緩則力難爲而箭去遲唯善者能之箭與弓把齊爲滿地平之中爲盈貫信美而術難成要令大指知鏃至然後發箭故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矢指不知鏃同於無目試之至也或以目視鏃馬上與暗中則乖此爲無術矣故矢在弓右視在弓左箭發則靡其弰厭其肘仰其腕目以注之手以駐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爲也下篇曰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

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知此五者為上德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恒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為之術成或升其的於高山或致其的於深谷或臾之或擲之使其的縱橫前却所以射禽獸與敵也凡弓惡右傾箭惡其𥚃音儒頣惡傍引頸惡却垂胷惡前凸背惡後偃皆射之骨髓

疾也故身前竦為猛武方騰額前臨為封兒欲闘出弓弰為懷中吐月平箭闊為弦上縣衡此皆有威容之稱也〇又曰凡控弦有二法無名指疊小指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皶弦則致箭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豎即脆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為神而祕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

指亦為妙爾其執弓欲使把前入阬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鏃却其頭指使不得則和美有聲而俊快也射之道備矣○弩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戰用之馬弩中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遲臨敵不過一二發所以戰陳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用於弩也可不雜於短兵當別為隊攢箭注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橫陳復以陳中張陳外射番火輪迴張而復出射而

復入則弩不絶聲敵無薄我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山奪水守隘塞口破驍陷果非弩不克教法令曰張弩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揎手揎音宣屈衫襟左手承橦右手迎上當心看張張有闊狹右髀右膊還復當心安箭高舉肘敵遠擡弩頭敵近平身放敵在左右迴身放敵在高上挈脚放放箭訖唱殺却掣拗唱尾覆弩還著地夫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没時撾鼓千搥撾陟瓜反三百三十三搥為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為一疊角

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畢之每營中兩廂置土馬十二疋大小如常馬具鞍令士卒擐甲冑櫜音高弓矢佩刀劒持矛楯左右上下以便習其事

雜教令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三者威振於敵國一者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如曰盡忠益時輕行重節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惰敗事貪財者雖親必

罰服罪輸情質直敦素者雖重必捨遊辭巧飾虛偽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贊惡無纖而不貶斯乃勵衆勸功之要術昔馬謖軍敗諸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吕蒙先涕而後斬馬逸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屈黄蓋詰問而俱戮故知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如愛勝其威雖多必敗蓋賞罰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繚子曰吴起與秦人戰戰而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乃怒而前獲首而返吴起斬之吏曰此壯士也

不可斬吳子曰雖壯士然不從令者必斬之故須勸之以重賞威之以嚴刑隨時而與之移因機而與之化可謂不濫矣凡人耳目不可以視千里之外因人耳目而視聽之即無善不聞無惡不見故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三者並進則明不可蔽如能賞罰不欺明於察聽則千里之外隱微之事莫不陰變而爲忠信若賞罰直於耳目之前其不聞見者誰肯用命哉故上無疑令則下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由是言之則持軍之急

務莫大於賞罰矣○諸每營病兒各定一官人令檢校煮羮粥養飼及領將行其初得病及病損人每朝通狀報總管令醫人巡營將藥救療如法仰營主共檢校病兒官量病兒氣力能行者給傔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給驢一頭如不能乘騎畜生通前給驢二頭傔二人縛轝將行如棄擲病兒不收拾者不養飼者檢校病兒官及病兒傔人各杖一百未死而埋者斬○諸將士不得倚作主帥及恃已力强欺傲火人全無長幼兼笞撻懦

弱減削糧食衣資并軍器火具恣意令孳勞逸不等○諸應請甲數葉行數於甲襟上抄記其袍秤知斤兩於袍背工具注斤兩并槍量長短尺丈軍司並立為文按如事了却納取按勘數長短斤兩同即納如有欠少隨即科決徵備其軍器常須磨礪修補亦不得毀棄○諸兵士死亡祭埋之禮祭不必備以牲牢埋不必備以棺櫬務令權宜輕重折衷如賊境死者單酌祭酹墓深四尺主將使人臨哭內地非賊庭死者准前祭哭遞送本

貫○諸兵士隨軍被袋上具注衣服物數并衣資弓箭鞍轡器仗並令具題本軍營州縣府衛及已姓名仍令營官視檢押署營司抄取一本立爲文案如有破用隊頭火長須知用處即抄爲文記五日一申報營司如其勘檢衣資與簿不同物有賸數即是偷來並仰當火隊見有他物即須勘當狀送營司其衣資不上文歷縱使道失官不爲理亦不得遞相寄附即是盜來受寄及寄物人並科罪○諸拾得闌遺物當日送納虞候者五分

賞一如緣軍須者不在分賞之限三日内不送納官者後殿見而不收者收而不申軍司者並重罪三日外者斬○諸有人拾得闌物隱不送虞候旁人能紏告者賞物二十段知而不紏告者杖六十其隱物人斬○諸有功合賞不得踰時有罪合罰限三日内○諸軍内不得扇動兵士恐嚇隊伍謬作是非敗損營壘○諸營幕作食事須及早天暗以後即須滅火如夜有文牒須讀及抄寫者須先狀上營主○諸軍内行僞無首從同罪資

財没官官典取兵士十錢以上絹一尺以上重罪盜軍
資雜物并被賊偷賂一錢以上無首從同罪如貨易官
物計滿一疋無首從同罪應減截兵馬糧料一升以上
無首從同罪棄擲軍糧二升以上無首從行盜一疋以
上無首從並同罪○諸軍中有樗蒲博戲賭一錢以上
同坐所賭之物没官○諸營各令作異旗一放馬每隊
作記旗放驢其馬中夾放驢令四面援馬放其驢馬子
並於驢羣四面圍遶驢羣知更牧放狂賊偷馬例須奔

走驢羣在外驅趂稍難以此防閑亦甚允便營別即令別放諸軍不得相交非直發引之時不難忽有不虞追喚亦易○諸行軍立營驢馬各於所營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許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即知驢馬處所諸軍驢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檢校逐水草合羣放牧仍定一虞候果毅專巡諸營水草各令分界牧放不許參雜○諸營除六馱外火別遣買驢一頭有病疹擬用

搬運如病人有偏併其驢先均當隊馱如當隊不足均抽比隊比營比音毗○諸每營折衝果毅先各請馬徧參往來自合乘騎隊馬當直擬防機急官人以下不得乘騎其雜畜除非警急兵士不得輒騎○諸軍馬聚會其數既衆應行六畜並仰明為軍印仍須别為營印防閑失擬憑理認○諸營兵發以後捉得闌遺畜生亦有兵士失却驢馬衣服馱運不能勝舉并仰於捍後虞候處取闌遺畜生馱至前營其六畜却分付虞候不得不經

虞候擅取者及借不送并翦破印及毛尾者斬○諸六畜隨軍如有死者須詣所部官陳牒檢驗是當營六畜驗印記同然後許令剝皮如印不是本營印即是盜他六畜殺○諸將雜畜不得非理誤死損違衝填諸軍内馬畜不得擅借人乘用○諸非圍獵不得乘官馬遊獵若因巡檢便行即聽及迴換軍司六畜并重科○諸應乘官馬事非警急不得輒奔走致馬汗及打脊破以上並衛公軍令具所料罪若臨敵則須重平居則校輕隨時裁定○諸將三日巡本部吏士

營幕閱其食飲麤精均勞逸卹疾苦視醫藥有死即上
陳以禮祭葬優給家室有死於行陳同火收其屍及因
敵傷致斃並本將校具陳其狀亦以禮祭葬弔贈如但
為敵所損即隨輕重優賞○有糺告違敎令者比常賞
倍之○有告得與敵通情者其家妻妾僕馬資產悉以
賞之○有糺告主者欺隱應所給比常賞倍之○搴旗
斬將陷陳摧鋒上賞○破敵所得資物僕馬等並給戰
士每收陳之後裨將虞候輩收斂對總帥均分○與敵

鬬旗頭被傷救得者重賞○漏洩軍事斬之○背軍逃走斬之○後期斬之有故不坐○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革不明斬之○與敵私交通斬之言語書疏並同或說道釋祈禱鬼神陰陽卜筮災祥訛言以動衆心與其人往還言議斬之○無故驚軍叫呼奔走謬言烟塵斬之○凡言覘候或更相推託謬說事宜兼復漏洩者並斬之○吏士所經歷因便侵掠斬之○姦人妻女及將婦女入營斬之○不戰而降敵沒其家○凡有私仇須先言狀令其

避仇若不言因戰陳報復者斬之○布陳旗亂吏士驚惶罪在旗頭斬之○陳定或輒進退或輒先取敵致亂行者前後左右所干之行便斬之○或有弓弩已注矢而迴顧者或干行失位者後行斬前行不動行斬干失之行守圍不固一火及主吏並斬之○遇敵攻圍危急若前後左右部隊不救致陷者全部隊皆斬之○設竒伏掩襲務應機速捷前將先合後將即副進退應接乘者並斬之○為敵所乘失旗鼓節鉞者全隊斬之○戰

敵旗頭被敵殺爭得屍首者免坐不得者一旗皆斬之○凡戰敵失主將隨從者皆斬之○一將禦敵裨將以下不等差主率不齊力同戰更相救助者仗法斬之○吏士雖破敵濫行殺戮發塚墓焚廬室踐稼穡伐樹木者皆斬之○擒獲敵人或有來降者直領見總帥不得訪問敵中事若違因而漏洩者斬之○破敵先虜掠者斬之入敵境同○凡隱欺破虜所收獲及吏士身死有隱欺其資物兼違令不收卹者斬之○違總帥一時之令斬

之○飲宴集聚音樂者違律○軍中奔走車馬違律自陳將軍以下並步大營騎入者同○更鋪失侯犯夜失號止宿他火違律○軍行舍信各以校部前後為次失位及樵蘇取水出表外者違律○凡有見竒異禽獸蟲蛇雜類詭怪之狀或近軍伍或入營壘當時報本將領見總帥輒有傳說者違律○吏士在行營切防為人謟誘如有親故贈遺書信使人往來即領見本將詰辨真偽或射擲遺書獲者不得輒開密封送上總帥而違者違律凡違律詳輕重論罰而為

等差衛公李靖兵法悉已載之於所未盡者故以此具之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

通典卷一百五十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兵三

曰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索其勝負之情索音山格反搜索之義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德智能主君也先考校兩國之君主知誰能也若荀息斷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不能强諫是也天地孰得視兩軍所據知誰能天時地利法令孰行設而不犯犯而必誅發號出令知誰能施行者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誰

兵器强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陣惶惑將不素習臨陣闇變賞罰孰明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吾以此知勝負矣以此上七事斷得情知勝負也知吾卒之可用以擊之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用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知吾卒之可用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頓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兵無選鋒曰北其勢若是必走之兵夫料敵制勝計極險易利害

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也已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為人所擒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為其勝負也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氣勢死生可得而知之角之而知不足有餘之處角量也角量彼我軍馬之則長短可知也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知衆寡之用者勝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强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尅在和不在衆是也上下同欲者勝

言君臣和同勇而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虞待不虞者勝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也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唯時無曰寡人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者是矣此五者知勝之道此上五事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審知彼強弱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已能尅之者勝負各半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外不料敵内不知己用戰必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知地之便知天時孤虛而向背晦暝風雪為之譎詭

料敵制勝

春秋時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蔿曰不可蔿為委反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本言不可以力强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不畜義讓而力戰後終為晉所滅○春秋時秦伯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先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

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支子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又未甞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馬其可也肆暫往而退也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拒兵未致爭

而兩退故日交綏○春秋時晉師伐楚月晦楚晨厭晉軍而陣晉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間古莧反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陣而不整不整列也蠻軍而不陣蠻夷從楚陣者不結陣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為忌在陣而嚻合而加嚻嚻諠譁也陣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鬬心人恤其所底也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尅之終敗楚於鄢陵○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則戰之自毀也故

不明敵人之攻不能加也（未可加兵）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能約誓）不明敵人之將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故百戰百勝也又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吾衆寡彼衆寡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亡之也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宜避之）釋堅而攻毳釋難而攻易夫國搏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宜搏聚也）治世不

在善政（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曲成（在於全大體也）○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勝對曰以治為勝不在眾乎起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為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如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陣雖散成行投之無所往天下莫當又曰凡敵有不卜而與戰有不占而避之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度盛夏炎熱興役無閒行饑驅渴務取於遠師久無糧士眾怨怒妖祥疑惑上

不能止軍資既竭時多霖注欲掠無便師衆不多地土不利人馬疾疫道遠日暮士卒勞倦饑未及食解甲而息將薄吏輕士卒無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類擊而勿疑若土地廣大人衆富盛上愛其下惠施流布賞信刑察發止得時行陣居列任賢使能師徒習教兵甲精鋭四鄰有助大國之援凡如此類憚而避之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漢王在漢中拜韓信為大將軍信因問王曰

今東嚮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大王自料智勇仁彊孰與項王漢王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為人恭謹人有疾病涕泣與之分食至於功當封爵者印刓五丸反弊忍不能與此乃特婦人之仁耳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

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强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章邯司馬欣董翳也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

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定秦滅項項籍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然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

行賞功爵邑重之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王誠能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漢高帝時黥布反帝名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

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耳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其後不為百姓萬世慮也布果出下計上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將兵必不能自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敗死（時劉賈都丹徒）漢終破布○後漢末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

中其不及者安陣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張遼審計立擒賊首亦同料敵之義）○後漢末曹公征荊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兵遂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八十萬當與將軍會獵於長洲之苑將士聞之恐權延見羣下問計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劉表治水軍艨艟鬬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軍水陸俱下此則上江之險與我共之矣

而勢力衆寡愚謂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瑜曰操雖名
漢相其實漢賊將軍神武雄材兼仗父兄遺烈據有江
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
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豈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
之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
與我校勝負於船檝可也今北土既未安加以馬超韓
遂在關西為操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檝與吳越爭衡本
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

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三萬人徑進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但忌二袁吕布劉表與孤耳今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也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曹操者與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蜀大將諸葛亮悉衆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大將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為久駐之本

耕者雜於渭濱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屢使交書又致巾幗音號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王亦屢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持節勒懿及軍吏以下不許出戰姜維謂亮曰辛毗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邪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答曰吴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吴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懿與亮相持百

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懿追馬亮長史楊儀結陳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遽退不敢迫經二日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懿乃追之儀多布鐵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徑進追至赤岸方知審問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孔明料吴不降明矣司馬不料亮死暗矣○陳將吴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

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尅壽陽○西魏遣將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

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始皆戀邑居既遷惡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堅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為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

之材能察敵之彊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守地而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若上驕下怨可離而間營久卒疲可掩而襲昧去迷就士衆猜嫌可振而走重進輕退遇逢險阻可邀而取若敵人旌旗屢動士馬數顧其卒或縱横其吏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獲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而不疑勁風劇寒剖冰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陣而未定合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為天贊我也豈有不勝哉若軍有賢智

而不能用者敗上下不相親而各述己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擊者敗地利不得而卒多戰阨者敗勞逸無别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覘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絶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夫兵者寧十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勝故白起對秦王曰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臣寧伏其重誅而不忍為辱君之將又嚴顏謂張飛曰卿等無狀

侵奪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故二將咸盡其名節就死而不求生者葢知敗衂之耻斯識甚矣又曰凡與敵相逢持軍相守欲知彼筭將揣其謀則如之何對曰士馬驍雄示我以羸弱陣伍齊肅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佯為不敢爭伏奇兵故誘以奔北内實嚴警外為弛慢恣行間諜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念或厚賄以相悦移師則減竈合營則偃旗智足以及謀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擊少必取於晨朝以

寡擊衆必候於日暮如此則兵多詭伏將有深謀理須曲為防慎不可失其規畫故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但敵國無小蜂蠆有毒且鳥窮則啄獸窮猶觸者皆自衛其生命而求免於禍難也若困而不鬬乃智不逮於鳥獸其將能乎必須料敵制勝誠於小利然後可立大功矣或又問曰所謂料敵者何對曰料敵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計始可兵出而決於勝負矣當料彼將吏孰與已和主客孰與已逸排甲孰與

巳堅器械孰與巳利教練孰與巳明地勢孰與巳險城池孰與巳固騎畜孰與巳多糧儲孰與巳廣工巧孰與巳能秣飼孰與巳豐資貨孰與巳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勝哉夫軍無小聽聽必審也戰無小利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亦受之實亦受之巧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之其實而似詐亦受之但當明聽其實參會衆情徐思其驗鍛錬而用不得逆詐自聽挫折愚人之詞又不得聽庸人之説稱敵寡弱輕侮衆心

而不料其實又不得受敵人以小利餌我勇士輒掠財畜獲其首級將闇不斷而重賞之忽敵無備必為所敗揣敵之術亦易知矣若辭怒而不戰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飲者倍程逼迫饑渴兼也夫欲行無窮之勢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畧陳梗槩而已若遇小寇而有不可擊者為其將智而謀深士勇而軍整鋒甲堅鋭而地險騎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則士蓄必死之心將懷擒敵之計此當固而待之未得輕而犯也如逢大敵而必

可鬬也者彼將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馬雖多而衆心不一鋒甲雖廣而衆刃不堅居地無固而糧運不繼卒無攻戰之志旁無軍馬之援此可襲而取之抑又聞之統戎行師攻城野戰當須料敵然後縱兵夫為將能識此之機變知彼之物情亦何慮攻不逮鬬不勝哉衛公兵法悉出

孫子如本已具不復重出

敵十五形帥十過附

敵有十五形可擊新集始至行陣未定未食雖結陣須餽食不順逆風向月

建後至敵後來不得地勢奔走行軍失次用力不齊陳布不均不戒我示弱誘敵不設備勤勞倍道兼行人馬未息衣甲馳路雖陣不堅將離大將已去獨任小吏素不威服長路趨戰爭利日夜不息候濟半渡疾擊不暇貪利求勝不暇盡陣險路泥濘阻狹車馬單行左右難救擾亂行列失叙進退不齊縱不相連橫不相對或坐或立驚怖卒陁相逢都無備擬鼓噪掩擊三軍震懾不定陣數移動人馬數顧帥有十過勇而輕死可暴貪而好利可遺仁而不忍可勞知而心怯可窘信而喜信人可誑廉潔而愛人可侮慢而心緩可襲剛毅自用可誘懦志多疑可惑急而心速可久

孫子曰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

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兩水地也蔣者水草之叢生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翳薈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兵處必覆索之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其所處者居易利也所居利也言敵去我近但遺輕捷我欲使前就之其所處者平利也挑徒弔反衆樹動者來也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衆草多障者疑也結草為障欲使我度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鳥起者伏也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也獸駭者覆也敵廣陣張來覆我故獸驚駭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車來

行疾塵相衝故高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薪採來也塵散行而條達各行所求少而往來者營軍也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為斥候故塵少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其人來使辭卑使間視之敵增備也必進來也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詭詐也來馳驅無所畏是敵欲退者也輕車先居其側者陳也陳兵欲戰也輕車馳車在陳側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有間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自與偏將期也半進半退誘也倚仗而立者饑也倚仗矛戟而立者饑之意汲役先飲者渴也向人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士疲勞也敵人來見我之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鳥集者虛也敵大作營

壘示我而鳥集止其中者虛也夜喧呼者恐也軍士夜喧呼將不勇也相驚無備者恐懼也軍擾者將不重也無威重也旗動者亂也旌旗謬動抵東西傾倚者亂也吏怒者倦也軍吏恚怒將者疲倦也粟馬食肉軍無懸缶不及其舍者窮寇也殺馬食肉不復積蓄無懸簞之食欲死戰窮寇也簞即缶之類也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失其衆也諄諄語貌又不足貌翕翕者不真也其工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入入者與之言安徐之貌也此將失其衆也諄章倫反翕許及反數賞者窘也軍不素敵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窘也渠殞反數罰者困也數行刑罰者敎令廢弛是困窘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行卒暴於士卒而後欲畏已者此將不

精之極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備其伏也此必有間諜也

察而後動

春秋時齊師伐魯敗退魯莊公將逐之曹劌曰未可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而奔也劌居衛反登軾而觀之其旗靡其轍亂曰可逐之○又春秋時秦晉戰於羈馬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事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憖缺也魚覲反晉大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

心不安言肆聲放散失常節也駢蒲田反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逼也晉裨將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果夜遁○春秋時晉師伐齊齊侯畏衆齊師夜遁師曠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及故鳴也班列也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春秋時晉師伐楚將戰楚子登巢車以觀晉軍巢車車上為櫓楚將子重使太宰伯州黎侍於王後州黎晉伯宗子先奔楚也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騁走也曰名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撤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行戶郎反皆乘矣乘承證反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右將帥左軍佐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鬼神也竟敗楚於鄢陵○東晉末宋武帝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玄將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以拒之宋武疑賊有伏兵謂小將劉鍾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指往摸之

撲莫音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宋雍州刺史袁顗舉兵反顗魚起反沿流入鵲尾與官軍相持既久官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顗將劉胡攻之不下遣人傳唱錢溪已平官軍之衆並懼宋將沈攸之曰不可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要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輒動錢溪信尋至果大敗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遂大潰○後魏將司馬楚之討蠕蠕潛遣姦

䚮蠕如兖反䚮丑厭反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䚮賊截之以為驗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〇西魏將韓果性强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為間偵者間古莧反偵丑鄭反果登高視之所疑之處往必有獲〇周武帝帥師攻圍高齊後主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

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齊王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幾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為營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不須張幕可代疑也時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覘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廻軍赴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栢庵為帳幕也不疑軍

退翌日始悟周人設疑齊人不察庵音諳

驗虛聲知無實

後漢末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曹公遣曹洪征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洪曰即飛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反張聲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集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東晉末宋武帝率兵北伐圍南燕慕容超於廣固未下時後秦姚興遣使告宋武云慕容見與鄰好又以窮告急今當

遣鐵騎一萬逕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宋武呼興使答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送來劉穆之聞興使馳入而宋武發遣巳去以興所言并答具語穆之穆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詳云何率爾便答曰未能威敵正促彼怒爾若燕未可拔興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宋武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爾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

伐燕内巳懐懼自强之辭耳輿竟不能出師廣固終拔擒慕容超平齊地

敵降審察

楚漢相持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王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漢將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三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黄屋左纛曰食盡漢

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走○後魏万俟醜奴万音墨俟音其宿勒明達等反叛寇掠涇州魏將崔延伯率衆討之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衆軍將出營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鬬俄而宿勒明達率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逕造某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

乘間得入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二萬人○西魏大將周文征東魏戰於邙山裨將于謹率其麾下偽降立於路左東魏大將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集兵士於後奮擊齊神武軍遂亂以此西魏軍得全而返

通典卷一百五十

通典卷一百五十一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兵四

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反

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為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卻期會使歸相語故曰反間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者也作詐誑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間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為貸免相勅勿泄佯不祕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去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已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已知其實還報故曰生間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為敵用泄我情實

賞莫厚於間厚賞之賴其用事莫密於間間事不密則為已害非聖智不能用間不能得間人之用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用意密而不漏間事未發而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所欲擊之軍城之所欲攻所欲攻之城者人之所欲殺所欲殺之人者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為新舊有急則呼之則不見呵止亦因此知敵之情令吾間必索知之敵間之來間我者因以利導而舍之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導而舍止之可令詭其辭故反間可

得而用也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因是而知之故因間内間可得而使也因反敵間而知敵情因間内間者皆可得使因是而知之故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可得而攻也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返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豈其財故反間不可不厚也反間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侍昔伊呂之在夏殷為殷周反間豈不重之哉故明主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者也

間諜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於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若不

因間諜無由得入楚軍　○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不備鄭鄭襲胡取之此用死間之勢　○戰國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師使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

然使騎劫代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僇音戮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戰國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音寺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具示緩篇此則反用彼間也○戰國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為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趙奢

之子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奢子為將終為秦將白起所敗○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王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以亞父范增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遂出黄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已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滅項

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舉㵐俎而來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去太牢因更以草菜之具使歸具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遺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羽不悟反間而亡○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捲兵與酈生縱酒漢將韓信因

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此偶成韓信用死閒之勢○漢高帝被匈奴單于冒頓圍於白登乃使閒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嚮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後漢西域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赴莎車

大破降之具聲言退誘敵破之篇斯亦同死間之勢○晉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内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内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内間之勢○十六國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

延司馬耿雅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具聲言退誘敵破之篇斯亦同班超破莎車之勢〇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將牛道常扇誘邊人西魏將韋孝寬拒之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遺之於琛營琛得書果疑之道常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沮因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澠音沔〇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

遣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狀以告周文帝○齊斛律光字明月為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今絳郡稷山縣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祖珽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

舌老母不得語令小童歌之於路穆婆提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萱以饒舌斥已也陸令萱即後主乳母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啟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内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大唐衛公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遂不備靖因掩擊破之亦以唐儉為死間之勢○李靖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

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泄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

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夸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慰喻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暮令使獨與巳伴居我遣聰明者潛於複壁中聽所間使既遅違恐彼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計遣使而用之且夫用間以間人人亦

用間以間已彼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為不覺舍其厚利而善啗之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而以為實我即乘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為

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春秋時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境息侯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鬬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音於鬼反○漢武帝患匈奴屢為邊患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

也帝召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日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之後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之政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精兵聚之廣武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悟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固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為效矣竊以勿擊為便○漢元帝時珠

崖儋耳二郡吏數反賈捐之上書請不擊使其畧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秦氏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而天下潰畔賴聖漢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武皇帝以國富人逸攘却匈奴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盜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

不恐悁悁之忿欲敺士衆擠之大海之中悁居縁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自古患之久矣何況乃服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曽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皆可且無以為於是遂罷其郡具邊防南蠻篇

○後漢光武建武中北奴匈衰弱臧宮馬武上書

請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及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帝曰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遠事邉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具邉防匈奴篇○魏將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司馬文王欲遣諸

將輕兵深入招通吳將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

勢基諫曰昔吳將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兵以圍

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蜀將姜維因洮上之利

輕軍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既勝之後必輕敵則

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政設慮

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心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

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昔武皇帝

破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從

之○宋文帝勵精為治俗阜人康元嘉數十年閒比漢之文景自以財殷力盛遂經略中原命王玄謨等大舉北伐遂至後魏太武親率二十萬衆至於瓜步喪師蹙國斯不量力黷武之謂也○陳宣帝即位數年遣吴明徹率師十萬渡江盡克淮南之地息師不二三載更攻後周之彭城大敗於吕梁明徹并將卒並没江左削弱自此之由斯亦不量力而黷武窮兵之累也○後周武帝伐齊軍次并州齊將安德王延宗擁兵四萬出城拒

帝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勝逐北率千餘騎入城東門令諸軍繞城置陳至夜延宗率其衆排車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蹂踐大為延宗所敗死傷略盡齊人欲閉門以闔下積屍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嶮僅乃得出至明率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周武窮兵幾於不濟

臨敵易將

戰國燕昭王使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未下惠王嗣立以騎劫代毅遂為齊將田單所敗得齊

地復歸於齊○秦師伐趙趙王使廉頗禦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惑秦之間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晉鎮南將軍杜元凱都督荆州諸軍事襲吴西陵督張政西陵今夷陵郡大破之政吴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於孫皓元凱欲間吴邊將乃請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晉軍將至使其將帥移易成傾蕩之勢竟殄滅焉皓不悟致敗○後周末隋文帝作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隋文帝遣鄖公韋孝寬

為東道元帥師次沁沁音七鴆反水水漲未得渡長史李詢上密啟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等并受尉遲迥饟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文帝以為憂欲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遣之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奢之子所

以致敗於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文帝大悟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隋文帝悟之而勝

孫子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狥於君命也故曰不從中御

軍政不一必敗

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北地音延聞晉師濟河楚子欲還伍參言於楚子曰參倉含反晉之從

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楚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苦高反）之間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請挑戰不許請名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

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先縠不可（不肯設備）隨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帥將也覆謂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皆敗績（

春秋時吳師伐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將子瑕卒楚師熸（音尖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軍中重主喪亡故其戰人無復氣勢也）吳將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巳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剋其愛雖小必濟（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敵

楚大將死其師熸遠越爲師帥賤多寵政令不一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一於越也遠爲委反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也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先分師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乃揺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吳子從之戰於雞父音甫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因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擊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軍掩餘帥左軍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

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軍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

○後漢末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嶮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伏軍無適音的主一舉可滅為功甚易吾是以喜

軍無政令敗

後魏末原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

州人李賢乃招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勝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殘剝為業夫以覊旅之賊而驅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為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遁走追斬之

推誠

後漢更始初光武為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封

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死由是皆服○東晉末劉道規為荆州刺史桓玄餘黨茍林屯江津桓謙軍枝江二寇交逼以絶都邑之間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懐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軍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西魏將

王羆之守華州也今馮翊郡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名城中軍民謂之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臣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示信

春秋時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

謀閭也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人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背三舍之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政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衆皆悅服

○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諸軍勁卒四十餘萬向劒閣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下者八千

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强多非力所制控權停下兵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乃勑速遣於是去者感悦願留一戰住者憤踊咸思致命臨軍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宣王一戰大尅此之由也

示義

春秋時晉將荀吳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别邑）鼓人或請以城

叛吴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人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適歸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不能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也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人而頓兵何以事君吴曰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也賈

音古賈怠無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剋鼓而返不戮一人○秦末天下兵起范增説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冣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

復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立爲懷王以從民欲○漢楚相持之際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令之舍人畀也以其幼弱故係其父往説羽曰彭越强劫外黄强音其掌反外黃恐故且降大王大王至又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説漢王以義帝死請發喪

漢王從之遂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王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諸侯多從之○晉征南大將軍督荆州諸軍事羊祜至鎮務修德行以懐柔初附慨然有吞吴之心每與吴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吴二兒為俘者

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潘景陳尚來寇祜追斬之而美其死節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雖樂毅諸葛孔明

不能過也抗常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
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
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
東晉末宋武帝為將北伐後秦姚泓以檀道濟為前鋒
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戮為京
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
感悦相率歸之者甚衆○後魏遣將慕容白曜伐宋無
鹽城剋之將盡以其人為軍實副將酈範曰齊四履之

地號為東秦不遠為經畧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人未霑澤連城有懐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人心可懐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軍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為鑒矣若飛書告諭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隋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隋將周法尚討之光仕帥勒勁兵保白石洞法

尚捕得其弟光畧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其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陳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陳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大唐武德中李靖既尅江陵降蕭銑時諸將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所定荆郢

宜弘寛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城聞之莫不爭下

通典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五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兵五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

撫士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

多寒楚子於是廵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緜也言悅以亡寒○又晉聲子詰楚謂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戰國魏以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贏音盈糧與士分勞卒有病疽

者吳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劉項相持之際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隝音島中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大者橫身小者徒屬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

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改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以王者禮葬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島中聞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輙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乏絶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寛緩不苛

士以此愛樂為用○後漢桓帝以段熲為破羌將軍征羌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為死戰○皇甫規延熹中為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疾死者十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魏將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代擅權遂舉兵稱匡輔魏室為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為列

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曰為諸葛公死無恨以至於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横矣戍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其得士心如此○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寶物分賜麾下故每戰敵塲咸得其力○又王思政守頴州郡城東魏師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頴川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任城遂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惟當

効死以謝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明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泗交流無屈撓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

潁川士卒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遂無叛者○後周武帝大舉伐齊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廵陳處分所至輙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北塹列陳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自旦至日中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

纔合齊人便退逐北斬首萬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幷州於是齊衆大潰○大唐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所苦仍勅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疲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為之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廻次栁城招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

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明賞罰

後漢大將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勲勞宜賞則不恡萬金無功蕒施分毫不與

賞宴不均致敗

春秋時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食音嗣）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行賞安衆

漢高帝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帝居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

曹故人及所親愛所誅皆平生讐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言有舊嫌）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三月上置酒封齒為什邡侯因趣丞相亟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趣讀曰促）

分賞取敵

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軍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發使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圍羽垓下

行賞招降

漢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及問豨將皆故賈人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賈音估

示惠招降

春秋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人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人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蜀大將關羽圍魏氏之樊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吳將呂蒙襲之兵到南郡羽下

守將麋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是公事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朝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吳主孫權至羽還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

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會權至羽自

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

軍師志堅必勝

春秋時晉師伐齊陳於鞌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

及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

鼓不息曰余病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

御左輪朱殷烏閑反豈敢言病吾子忍之丘緩曰自始合

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推車張曰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擐甲執兵固即死也即就也擐音患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畢正反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軍齊師敗績○東晉將周訪討江沔間賊杜曾訪有衆八千進至張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

小將趙允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允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戰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鋭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輙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東晉將朱伺善戰人或問之荅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刃耳又問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軍將驕敗

春秋末吳子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強圖之奈何武曰詘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衆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秦末項梁起兵吳中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秦三川守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說

高陵君顯高陵封於曰公將見項梁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其將章邯夜銜枚擊梁大破定陶梁敗而死梁自號武信君○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舉兵拒命遣將略地河南州縣多下之隋文帝遣將于仲文率兵討之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與迥將劉子昂劉裕得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音了隄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

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隋末翟讓李密起兵於河南滎陽郡通守張須陀以兵攻讓讓數為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驕狠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陳以待保為公敗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詐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讓合擊須陀衆大敗之遂斬須陀於陣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春秋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庸楚之小國）楚使廬戢棃侵庸庸逐之囚子揚窻（窻戢棃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將師叔曰不可姑且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敗曰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也輕楚故但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馹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為二隊（隊部也兩道攻矣）楚將子越自石溪子貝（音筠）自仞以伐庸遂滅之

軍行自表異致敗

春秋時狄人伐衛戰於熒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敗遂滅衛○東晉末桓玄簒晉宋武帝起義討之玄敗泝流奔荆州留其將何澹之郭銓郭昶之守湓口宋武將何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旍旗甚盛無忌謂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紀力反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獲

因縱兵乘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因傳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然因乘勝逕進無忌鼓譟赴之澹之遂潰何澹之表而不處何無忌悟而取之○宋晉安王子勛音勳舉兵潯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異若善射者十士相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陳為矢中而死○東魏大將齊神武與西魏大將周文戰邙山時周文見齊

神武出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賀拔勝總之以犯其軍適與齊神武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逐齊神武數十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東魏將高敖曹與侯景等攻魏將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大將周文率衆救之戰於邙山敖曹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陳周人盡銳擊之一軍皆没敖曹輕騎走河陽城仰呼索縣繩又不得拔刀穿門追兵至敖曹奮頭詬曰來吾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

師行衆悲恐敗

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步騎七萬伐後魏戰於參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逸士衆還者十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垂由是自率大衆伐魏至參合陂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却還道卒

聲感人附

夫聲感人享宴將士以激勵於衆酒酣使拔劒起舞作

朋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氣絲竹哀怨之聲不可奏使人悽慘損銳氣挫壯心則難勝敵漢王圍項羽垓下令師人四面楚歌羽衆久苦征戰思歸遂潰晉將劉琨守太原羣胡圍之琨計窘吹笳聲寥亮胡人久倦征戍夜聞遂潰並具先攻其心篇中斯以聲感人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先沿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士練習敵不得勝故以待敵之可勝以此守備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之不可勝在己言守備之固制敵在外可勝在敵守備之固自修理以俟敵之虛解己見敵有闕溺之處然後可勝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若敵眊練

兵事策與道合深為已備者亦不可强勝之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敵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强使為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不可勝者守也形藏也若未見其形彼衆我寡則自守也可勝者攻也敵攻已乃可勝也已見其形彼寡我衆則可攻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邱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又曰城有所不攻固而多糧

守則有餘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将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

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不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

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憊果自解去

守拒法附

城有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衆多糧寡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灌溉可汎邑闕人疲修緝未就凡若此類速從之○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衆多地形阻險所謂無守而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

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狹闊以此為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功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功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夫功之內以城中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老弱為一軍三軍無令相遇壯男壯女則志散而力不專遇老弱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勇人更慮

壯夫不戰○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内井樹牆屋並填除之井有填不盡者投藥毒之木石甎瓦芟芻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其什物五穀糗糒魚鹽布帛醫藥功巧戎具鍛冶秸藁茅荻蘆葦灰沙鐵炭松樺蒿艾脂麻皮氊荆棘笓籬釜鑊盆瓮罌木鍬斧錐鑿刀鋸長斧長刀長錐長鐮長梯短梯大鈎連鎖連枷連棒白棒蘆竹為䅿之順反揷以松樺城上城下咸先蓄積緣人閒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緝抛石大小隨事○壘木長

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城外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城門縣板木為重門○城門扇及樓堠以泥塗厚備火○城門先造連拒馬鎗壯鋭以鏁連之○城内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瓮二十口竈十所○郄敵上建堠樓以版跳出為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城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大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

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率則百里可知○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闇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氊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銳驍

勇簡募或十隊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廵城曉諭激勵赴救○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為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橦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墻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摽音稟拯板舉蒼旗須灰炭稕鐵舉赤旗須檑木樵葦舉黄旗須沙石瓶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鋭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劒舉鷙旗須皮氊麻鍱鍬钁斧鑿舉雙兔

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小丁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為八隊使識文者點檢常旗備擬物為八部城內對敵營自鑿城內為闇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城門先自鑿扇為數十孔出强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轉關橋一梁端著橫檢拔去其檢橋轉關人馬不得過度皆

傾水中○筂音毗籬戰格於女牆上跳出椽出牆三尺著横檢椽安鍣以荆柳編為之長一大闊五尺縣安椽端用遮矢石○布幔複布為之以弱竿縣挂於女牆八尺折抛石之勢則矢石不復及牆○木弩以黄連桑柘為之弓長一大二尺徑七寸兩𥯨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鷰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岐如鷰尾狀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松明以鐵鎖縋下巡城照恐敵人夜中乗城

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縣大燈於城半腹置警犬於城上吠之處即須加備脂油炬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晨夜不得絶明用備非常行鑪鎔鐵汁舁行以灑敵人游火鐵筐盛火加脂蠟鏁縣縋下燒穴中腔城人○灰麸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目因以鐵汁灑之○連梃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釵竿如槍刃為兩岐叉用飛梯及人○鈎竿如鎗兩旁有曲刃可以鈎物○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滅○

天井敵攻城為地道來返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井中加火薫之敵人自焦灼○地聽於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甖用薄皮褁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託甖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鞴袋鼓之又先為桔槔縣鐵鏁長三丈以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城上八隊之間安轉關

小抛二機關大抛一雲梯撞抛等其間先從城身用木出跳為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牆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縣生皮氈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內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奸人放火但令便近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領親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卒驚及雜人城上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

抛打手抛既衆所中必多來者被傷力不齊矣○凡攻城之兵禦捍矢石頭戴氊帽仰視不便袍甲厚重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其帥逼迫人衆煩鬧我作轉關女牆騰出城外以轆轤墜鐵索索頭安鐵鴟脚當聚鬧之處擲下撥人敵若兵衆氣盛將卒有疑即迴易左右前後或替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變改飛書檄必誘我人速封馳送大將每夜廵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僞契廵行所由不覺罰之覺則送使有外

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輙不得問其事由外人輙不得與語○敵若縱火焚樓堞以麤竹長一丈鎪音搜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為袋貯水三四石將筩內於袋內急縛如濺筒令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木合筩漆之而用並小濺筩二十具兼助之門內常以瓮貯水添用○敵若推轒車我作麤鐵鏁并屈桑木為之用索相連轒頭適到速以鏁串轒頭於其傍便處分令壯士牽之翻倒弓弩兩射自然敗走○敵

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濶徑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横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鏁擲下敦訖以轆轤拗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并泥敦著即舉速放火炬灌油燒火○凡敵攻城多背旺相起土為臺我於城内薄築長高於敵臺一丈已上即自然制彼無所施力○又於城上以木為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鈎陌刀錐斧隨要便以為之備若敵攀女牆踊身待其身出十鈎齊搭掣入城中斧刀

助之○城若卑地下敵人壅水灌城速築牆壅諸門及
陷穴處更於城內促圍周帀視水高中而闊築牆牆外
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立後於牆內取土而薄築之精
兵備城不得雜役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為一井井內
潛通引洩漏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檝者載
以弓弩鍬钁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
營決彼隄堰覺即急走城上鼓譟急出兵助之○敵有
驍勇衝門入來門內多穿坑穽又於重牆內卒出其不

意敵必傍走自入穽中○城門外簡擇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即開門驍勇齊擊乗馳逐北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應接易為○敵攻日久衆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衆野無所得糧路又絶兵衆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擁守防我城門我當乗間驍雄四出與城上人應期内外齊攻專精與疲怠者尤絶必須審察賊多偽謀其所穴之孔於城内深門為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入來得三五十人後啓發機關自然先斃○鐵蒺狀如

鐵蒺蔾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陷馬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鉤鏁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横安檢長一丈鋭其端可以塞城中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堞乃建立木為之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内重短為閣道外柱木重長出四尺為女

牆皆泥塗之内七尺又立閣道内柱上布板木為棧立欄杆於栅上縣門壅牆濠塹拒馬守一如城壘法○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絶處置之無山亦於孤逈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準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逕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為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乗屋四壁開覷

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兩張拋石罍木停水瓮乾糧麻緼火鑚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因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子為賊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加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牒○馬鋪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疋與游奕計會有事警急煙塵入境即奕馳報探

○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斷道鑿闊二丈深二尺以細沙

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游奕於軍中選驍果諳山川泉井者充常與烽鋪土河計會交牌日夕邏候邏盧箇反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游奕人知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禄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禄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通典卷一百五十二

通典卷一百五十三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兵六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無常形以詭詐為道若息侯誘楚子謀宋）故能用示之不能用（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若孫臏示弱而制龎涓）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疑設其近誑曜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晋而度夏陽）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

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多設變詐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亂之使彼倉惶離亂而不集聚合於利而動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不合於利而止戰

示弱

春秋時晉聲子謂楚令尹屈建曰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苗賁皇奔晉以為謀主及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時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

顧二穆之兵易以跛反行胡郎反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錡魚騎反君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廉反子反死之鄭叛吳興則苗賁皇之為也○漢初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使人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匿藏徒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見示

也今臣往徒見羸胔老弱胔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讀曰瘠瘠瘦也此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業已行帝怒以為沮吾軍沮謂止壞也材汝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後漢末孫策遣軍攻陳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衆寡不敵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

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陳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賊遂大敗○陳武帝東討杜龕侯安都居守北齊軍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明晨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後周末隋文帝作相之初尉遲迥拒命遣將崔仲文率兵定關東軍次蓼隄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

羸師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廻守將劉子寛棄城遁走

示怯

周初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强則如之何對曰當示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速而赴擾亂失次必離故所入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

便宜署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單于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謂牧為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五萬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

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戰國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龎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皆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蹶猶挫也蹶紀劣反五十里走者半之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龎涓行三日大喜曰我

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并畢正反孫子度其行期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此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龎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軍大亂龎涓乃自刎○隋煬帝大業中彭城賊張大虎宋世模等衆至數萬保縣薄山寇掠徐兖隋將董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

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鋭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為京觀○隋末山賊孟讓衆號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保都梁山以拒之久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為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充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移竈撤幕設方陳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示緩

戰國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狹難救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以遣秦

聞乃卷甲而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兵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閼與圍解○後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鑿塹圍周迴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遥見笑而不出爭利曹公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數月城中餓死過半尚將馬延臨陳降遂克鄴城○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敢有

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静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

潦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

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

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

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

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

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

設雖當促之欲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戰攻但恐賊糧

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安肯束手當示無能為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競發矢石雨下晝夜攻而拔之〇後魏末万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之間宣告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凉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使其大將侯伏侯元進

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為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諸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柵悉降岳聲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棄平亭而走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後漢初岑彭將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

軍中使明早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邱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先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征之弇音甘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

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恟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又令將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

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勒諸將校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勒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若先攻西安定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張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虚實吾深入敵地後無

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衆亡歸劇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春秋時越伐吳吳子禦於笠澤夾水而陳越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吳越春秋曰越伐吳起軍於江南乃具左右軍將有私卒六千人為中

軍日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右軍銜枚沿江五里夜半鳴鼓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來攻我乎因分其軍為二陳拒越越王乃以其中軍銜枚潛涉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敗此與左氏傳同其語小異故附於注末

○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王盛軍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度軍以木為器如罌缻以度軍無船且尚密襲安邑虜魏王豹○漢吳王濞反漢將周亞夫率師禦之壁於下邑吳師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吳果以精兵奔西北不得入乃大敗之亞夫悟之而勝○後漢將吳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悉

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宫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今南平郡即漢江州縣泝江都江而上江都江成都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漢軍至武陽繞出道延岑軍後蜀地震駭○後漢馬援為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

允吾音鉛牙　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呌譟虜遂大潰○後漢末黄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内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顔良攻東郡太

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顔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後漢末曹公擊破馬超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

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竪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後漢末蜀將關羽圍曹

公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曹公遣將徐晃救仁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曹公曰今日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

驅徑入敵圍者也○後漢末田國讓守馬城為鮮卑攻圍之十重國讓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國讓將精鋭自北門出鼓譟而赴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無弓馬步走二十餘里僵屍蔽地○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次於遼水文懿遣將軍畢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阻遼隧以距之圍塹二十餘里宣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鋭赴之乃汎舟潛濟急東北斜趣襄平

行等恐襄平無守夜遁走○魏將郭淮討叛羌其羌師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故城擊大破之○蜀將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十六國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於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仗泝流而上釗先以大

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驍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垂遣追擊之盡擒其衆○東晉末宋武帝遣將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音浮城以備内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

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乃别有函書全封付
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
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
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内水向黄虎衆軍乃
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内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
涪城遣其將侯輝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為城
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
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

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艣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誂仍廻軍以麾南城即時潰散○宋劉道濟為益州刺史刑政失中羣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僞出北門廻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西魏末岷州羌據州城反魏將獨孤信討之信勒兵向萬

年頻三交谷口賊幷力拒守信因危道趨綢松嶺綢直留反賊不虞信兵之至覩風奔潰乗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遲直吏反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襲之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耳○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

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河陽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内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艘以當之祥乃簡精鋭於下流潛度公理率衆拒之祥至溴古闃反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辯士馳説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

示無備設伏取之

後魏將傅永守楚王戍蕭齊將裴叔業來攻永令塡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人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

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逐之○後周韓褒為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先是高齊冦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冦來褒乃不下屬縣民既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鋭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便人耳目以治

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我之清淨待彼之諠譁此治人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重莫大於玄默

示強

春秋時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於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桔胡結反柣徒結反又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門道上市懸門不發效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懸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閑暇故不閑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春秋時楚

大饑戎伐其西南戎山夷也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將伐楚百濮夷也麇居筠反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也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我伐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春秋時晉文公率諸侯伐楚楚將子玉從晉師晉退三舍楚師不止晉師又次於城濮楚師

背鄭(音攜)而舍(鄭陵險阻名)文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莫杯反)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也)公疑焉(疑衆謂己背舊謀新)晉大夫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晉軍七百乘韅(呼見反)靷(與進反)鞅(於兩反)靽(音半五萬二千五百人也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備修)晉侯登有莘(古國名)之墟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蓋以示强)終敗楚師○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

登巫山以觀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物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也）○春秋時晉聲子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

失諸華則析公之為也○漢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中官之幸貴者勒習兵擊匈奴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奴射鵰者也鵰善飛故使善射者射之廣乃遂從百騎以馳三人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遥見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

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大軍○後漢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

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虜遥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朝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虜自此不敢向雲中

○後漢虞詡為武都太守以討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戒不虞而今日

且二百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强弩勿發先用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換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

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
路虜果奔因掩擊大破之○蜀將諸葛亮屯於陽平遣
魏延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
二十萬衆拒亮而與魏延軍錯道逕前當六十里偵昌鄭
反侯白宣王説亮在城中兵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
氣自若勑軍中皆卧旗偃息不得輒出巻幔開四門掃
地却飲酒宣王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
曰司馬懿謂吾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亮所言宣

王後知深以為恨矣○後漢末陳登為廣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理軍營處所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横成行令俱起火互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西晉杜元凱伐吴陳兵於江陵遣牙門管定周旨及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吴郡都督孫歆震恐與吴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

度江也旋皆破之○十六國後趙石勒荆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勒驛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同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焉○十六國前涼張重華以謝艾為軍師將軍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勒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音遥車冠白帢苦洽反鳴鼓而

行秋遥觀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黒矟音朔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乗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縁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乗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伋漁俘斬一萬三千級秋走馬奔大夏也

○東晉末宋武帝為將討海賊孫恩恩在扈瀆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宋武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援

不從是夜宋武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
明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舉旗鳴鼓賊
謂四面有軍乃引退嗣之追奔爲賊所没宋武且戰且
退賊既盛所領死傷且盡宋武慮不免至伏兵處乃止
令左右脱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宋武因
呼更戰氣色甚猛賊良以爲然乃引軍去宋武徐歸然
後散兵稍集○東晉末桓玄篡晉宋武帝起義討玄玄使
將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武帝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

幟玄不之測大懼武帝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譙陳皆殊死戰無不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譙等諸軍一時奔散○蕭齊將馮道根守阜陵初到阜陵理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德浪及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閒且戰又不利因

退走○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静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践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梁雍州刺史嶽陽王蕭詧雖稱藩於西魏而尚有二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

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觀之以為三萬懼而服焉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之

後漢初龐萌董憲反與蘇茂佼彊佼音效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光武時在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日日諸將請進賊亦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

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等到乃率衆軍進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十六國前趙劉曜敗石勒將石季龍於髙𠌫今絳州聞喜縣界遂圍洛陽勒將親救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乗勝兵盛難與争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劒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乗髙𠌫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殆以

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攻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鑾旗親駕必覩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

兵成皐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諸軍至成皐勒見曜無守軍大悦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路出於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人於城西彌悦勒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騎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於陳擒曜以狥於軍

通典卷一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五十四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兵七

孫子曰佯北勿從北奔走也敵方戰形勢未衰便奔走而陣却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陣兵從卒亂所以多為變

佯敗引退取之

春秋時晉楚戰於城濮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陣於莘

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鬬宜申將左鬬勃將右晉裨將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一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者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測巾反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帥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之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春秋時楚將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

鄧將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横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衡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走也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宵夜○戰國秦師伐趙趙以趙奢之子代廉頗為將拒秦將王齕恨勿反於長平秦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軍令軍中有敢洩言武安君將者斬馬服子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刧之趙軍逐勝追

造秦壁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絶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内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時馬服子與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之軍大敗卒二十餘萬人降皆坑之○漢王與諸侯兵共

擊項羽決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當左費將軍當右漢王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信復乘之大敗垓下○後漢初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雖以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

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東魏末齊神武薨子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一一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朗誡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乗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遂大敗之○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木汗

可汗同伐吐谷渾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乃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為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吐谷渾娑周王率衆逆寧寧擊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王先巳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廻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偽稱敗怠敵取之

隋末楊𤣥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元與𤣥感戰兵始會𤣥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𤣥感矣官軍稍怠𤣥感與數千騎乘之元兵於是大潰

引退設伏取之

春秋時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

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殪於計反死也衷竹仲反○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三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返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春秋時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楚地大敗吳師○後漢末荊州牧劉表遣劉

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覩見救至乃退○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將劉演於廩邱晉將郤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於景亭兖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為信然入於空營季龍迴

擊敗之遂陷廩邱○十六國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率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偽退伏以待之興將姚榆生等追伏兵夾擊皆擒之○後魏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掠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强盛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為

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隅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騎馬東出似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東行十餘里依横崗設伏兵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崗東岳乃廻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

步卒萬餘○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二萬來救太宗自率騎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趣武牢四月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千坂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伏李勣程皷金秦叔寶皷五巧反令尉遲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撓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遂引賊以入伏内李勣等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昨旱反斬首數百級

聲言退誘敵破之

後漢西域莎車國王不服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疎勒諸國二萬五千人擊之莎車求救龜茲龜茲王遣將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諸將及于闐疎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此東歸長史亦從此西歸夜半聞鼓聲便發衆皆以為然乃隂緩所擒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龜茲聞之喜使其將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遮于闐王人

定後超客令諸司馬勒兵至鷄鳴馳赴莎車軍營掩覆之胡皆驚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降○十六國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因大泣歎曰死中復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雅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畧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

蕞左外反

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鬬况乾歸而可覩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俟諸軍大集可以一舉滅

之延不從戰敗死之○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李士業於酒泉先攻浩亹音閤亹音門有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太乙為螣蛇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廻師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廻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士業聞而大悦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於懐城遂進克酒泉○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宋武帝為將築城於海鹽賊日來攻城城

內兵力甚弱宋武深獨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宋武所在曰夜已走矣信之乃率衆大上宋武乗其懈怠奮擊大破之○後魏太武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冥宦者趙兒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將士饑渴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是何言歟千日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絶宜分軍隱出

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分騎奮擊邑軍大潰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漢王遣將韓信擊趙趙師拒於井陘信與趙軍戰良久棄旗鼓走趙空壁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騎持漢赤幟從間道依山潛伏候趙壁空馳入乃拔趙幟立漢幟二千趙軍既攻信不克歸營見之遂驚潰走○隋末羣盜起隋將張須陀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萬須陀繞

萬人勢力不敵去賊六七里地立栅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若出營内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皆曰願行於是須陀委栅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於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栅栅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散縱火焚其三十餘栅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却逐

之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設伏引敵鬬襲其營

隋末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都乗其弊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衆遲明度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遽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兩軍以合伏兵於北山中乗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示退乘懈掩襲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懈公乃密遣驍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後魏將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為副師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慕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

旅寇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遂潜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尅○後魏末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弑遂舉兵倡義諸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國魏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可易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

且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西魏末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

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羌之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入吾城且彌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定能制之以此還軍策之上者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垂滅之冦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為比觀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寜豈不能斬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并獲鞏廉王○隋遂州獠反隋將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棄州城走散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

假以官號僞班師自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栅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敵退追奔

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亟紀力反）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戰

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及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兵既不敵彼士亦鋭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内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後周大將晉公護東伐高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為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

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敗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齊人不悟而不追擊耳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戰鋭等隊打賊敗其駐隊隊別量抽驍健二十人逐北其輜重隊遥呌作聲援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趂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

縱賊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高齊將段韶與右丞相斛律光率師伐後周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絶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内外相應渡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破服秦城併加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

以為然遂圖定陽其城主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以觀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其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

孫子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發起討敵

如鷹鷂之所攫撮也必能挫折禽獸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不責於人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衆强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故能擇人而任勢也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迴避也方則止圓則行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由兵勝負之形故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言形勢之相因是以善戰者其勢險險猶疾也其節短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遠擊近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在度內不遠發則中彍張也言形勢之彍如弩之張奔擊

之易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也

然用兵之法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多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迫動則生變化

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示以遠近其道里先敵者至也

故迂其塗示之遠也而誘之以利已外張形勢迴從遠道敵至於應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此先知迂直之計者也

是以軍爭為利眾爭為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失之則危也舉軍而爭利則不及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遠

是故卷甲而趨利則日夜不處行不休息倍道兼行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若慮上二事欲行速疾卷甲束伏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擒也若秦伯擊鄭三帥皆獲是也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而一至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為擒也強弱不復相待率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五十里而爭利則蹷上將軍其法以半至蹷猶挫也前軍之將以為敵所蹷敗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走而趨利三分之二至以是知軍爭之難

兵機務速

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

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説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鋭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官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城城潰生擒布○蜀將諸葛亮伐魏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勸宣王分軍往雍郿音眉為後鎮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

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古攜反）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少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覩塵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宣王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蜀將孟達之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安之紿（音殆）達達得書猶豫不

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搆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

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水柵以自固宣王度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十六國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

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果大敗之○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萬人攻萇將姚當於杏城萇將雷惡地叛應褐飛攻萇將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咸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

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羯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輙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羯飛等以萇兵少盡數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羯飛兵擾亂萇遣將王超等率步騎擊之羯飛衆大潰斬羯飛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東魏荆州刺史辛纂據穰城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纂

迎戰敗退走信令忠為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秉城而入彎弓大呼募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遂斬纂以狥城中懾伏○隋末高祖義師發太原次靈石縣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史裴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屯霍邑屈突通鎮河東二人同心非造次可進欲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

遇小敵便即班師將恐義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爾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赴霍邑遂平老生○大唐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杲其將宋羅睺來拒大破於淺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墌（思歷反 墌乏怒反）以乘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氣阻無敢進戰其驍將渾翰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虚實將夕大軍繼至四

面合圍因縱辯士諭以禍福仁杲遂開門降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以發故克也羅睺恃往前之勝兼復養鋭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吾雖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遠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盡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被追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虚我軍

隨而廹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成算諸君盡不見也○武太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溫為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但宜早度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

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為良算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温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度淮率山東之衆以取洛陽必是無能成事命也可知敬業尋以悔之所以遂敗○衛公李靖兵法曰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名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

雷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吕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决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鋭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之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掩襲

後漢末廬江太守劉勲理皖城今同安郡恃兵强士勇横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缭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且上缭國富廪實吳娃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敝邑躬率士卒以為外援勲然之劉曄諫曰

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内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其在兹乎勲不音低 力為反 從遂大興師伐上繚其廬江果為策所襲勲窮蹙遂奔於曹公○後漢末袁紹將許攸降曹公言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鋭步騎皆用

袁氏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蕘薪所歴道有問者曰何之曰袁公恐曹操掠抄後軍還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絡故敗○後漢末蜀將關侯遣麋芳守南郡侯領兵圍樊吳主遣將呂蒙屯陸口蒙外倍修恩厚與關侯結好侯多留兵備南郡恐蒙有變蒙上疏曰侯討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理病為名侯聞之必徹備徐

以大軍泝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侯易擒耳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侯果稍撤備而悉衆赴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更衣為商人以理征棹達曙兼行過侯所置屯戍輒縛之侯遂失驚師次於南郡襲奪其城侯吏士攻樊城未下聞城已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鬬心稍稍而散侯竟為吳師所擒荆州遂平○東晉末宋武帝秉政劉毅為荆州刺史每多異同之議裕率兵討之遣裨將王鎮惡先

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蕃上先是毅稱病表請從弟兗州刺史蕃為副毅謂為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小將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士（卒之次者）對舸岸上豎六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親將朱顯之

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曰劉兖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至畢後不見蕃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不入又遥見江津船艦已被焚燒煙焰漲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悉被火燒矣行命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大開城東門大城内毅凡有八隊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廻擊射堂前軍攻金城西門

鎮惡入東門便直西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南門毅
金城内東從舊將士猶有六隊千餘人食時就鬬至中
晡西入退散及歸降畧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
城南門及東門金城内亦未信裕自來鎮惡至軍人與
毅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者鎮惡因命鬬
且共語衆並知劉裕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
散潰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暗夜自相傷
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退毅慮南有伏兵三

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城於佛寺自縊死

○大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進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廻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嶺上寛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内吾等輕鋭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

甘言厚幣秉懈襲之

東晉初石勒偽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勒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畜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陷幽州

○梁末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圖逆召高梁太守馮寳寳欲往其妻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為反耳頃者京師危廹羽檄徴兵徧於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訓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追君兵衆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脱於泉願且勿行遣使諭之曰身疾篤請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為君取之如反掌耳寳從之於是洗氏將千人皆蔵短兵步擔雜物唱言琛貨先書報

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冼氏傳啟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出迎冼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冼氏入據其州盡收其衆

通典卷一百五十四

通典卷一百五十五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兵八

孫子曰銳卒勿攻强而避之避其所長也彼府庫充實士卒强盛則當謹避以待其虛欲以弱制强不可支也少而逃之高壁壘勿與戰也彼衆我之師寡不可敵則軍自逃以匿其形不若則能避之引兵備之强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待利而動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為仇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

春秋傳曰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敗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理變者也正正者整齊也堂堂者盛大之貌也正正者孤特之象也言敵前有孤特之兵後有堂堂之陣必有倚伏詐誘之謀當察以待勿輕邀截也此理變詐是故朝氣鋭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鋭氣擊其惰歸此理氣者也避其精鋭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故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尅之

避鋭

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暴冦卒至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起曰暴冦之來必精且强善守勿應潛伏路

傍暮去必醉朝乘重裝驍騎逐擊勢必莫當過我伏內

如雪逢湯○後漢末袁尚據鄴率兵圍擊凡譚於南皮

留蘇油審配守曹公圍鄴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

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

西山來者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音釜水為營夜

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城中崩潰○東晉末宋武帝

伐南燕慕容超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業循多

疑少決每欲以萬全為慮謂道覆曰大軍未至晉吏部

尚書孟昶便覩風自裁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宋武奔還拒守宋武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於是登石頭城以覩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宋武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道覆猶日日欲上循禁之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宋武慮其從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賊遂率衆數萬屯丹陽郡宋武率諸軍馳歸衆慮賊過江咸謂當遥還拒

戰宋武乃先引軍還石頭衆莫之曉是日大熱三軍疲頓既入城解兵息士洗浴飲食久之乃出列陣於南塘參軍褚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賊數千皆長刀矛鋋刀甲耀日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並結陣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吴吴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

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鋭氣始盛且乗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奬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則是平原廣野當恐有猋音標沛交馳之憂今縁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

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甞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破之俄而勢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率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堅壁挫銳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窄其未備軍吏患之裨將范匄音蓋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戶郎反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書曰楚師輕窕土凋反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秦將王翦率兵六十萬擊楚楚王悉國中兵以拒之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

石趫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又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壯士擊大破楚軍鄿南因而滅其國○漢景帝初吳王濞反總兵渡淮與楚王遂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漢大將周亞夫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惡烏路反亞夫於帝帝使人告之救梁亞夫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楚相張尚諫吳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

不敢西即走亞夫軍會下邑吳師欲戰亞夫堅壁不肯戰吳糧絶卒饑數挑戰遂夜奔亞夫壁亞夫終不出軍中夜驚内相攻擾亂至帳下亞夫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士卒多饑死遂以叛散○後漢更始初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鹵與虜同掠奪取之絶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賊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

於蒲陽悉破降之○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蔽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鋭卒趣合榆斷要其歸路儉帥諸軍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十六國前趙劉曜遣將討氐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

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日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自欲降乎遂率勁卒五萬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强人百匪敵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遲直吏反明設覆而出戰擒伊餘於陣盡俘其衆○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已發東下

宋朝惶駭宋相齊高帝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乗我無備夫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休範果敗○

大唐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於折（思歷反）摭（之恕反）城有十餘萬兵鋒甚鋭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鋭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

壁以拒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携其將翟長孫梁胡郎率所部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腹内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宋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鋭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久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復令將

軍麗王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王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時年十七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

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敗之

不戰挫鋭

大唐武徳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師至於清江魁銑遣其將乘勝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鋭難與争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隳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鋭師水戰孝恭果敗奔

於南岸河間違之而敗

敵饑以持久弊之

後漢初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蕃音反去憲所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勅各堅壁以待其弊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

○後漢王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

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吉堯反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後漢末青州黃巾衆百餘萬入兖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難以抄掠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

精銳兵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劉岱違之而敗）○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曹公違之而敗）○隋煬帝征高麗九軍已渡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又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

文德見軍中多饑色欲疲迷衆每鬭便北迷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内逼羣議於是遂進逼平壤城文德偽降迷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文德七戰七北遷延令敵饑疲亦同持久之義○隋末宇文化及弑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兾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於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

矢所中（丁仲反）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智畧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者前後相繼○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虛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絶其糧道其衆遂餒金剛

乃遁

因敵饑乘其獘而取之

漢王以項籍約中分天下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説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不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之不取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從之終滅羽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春秋時齊師伐魯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同乘

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尅之○晉將毋丘儉文欽反司馬景王遣鄧艾督太山軍屯樂嘉欽將攻艾景王銜枚徑造樂嘉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鼓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鋭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鋭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

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矞三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衝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王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

致敵力疲夾攻敗之

後漢初光武遣將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

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
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將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
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諍之霸
曰茂兵精鋭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相恃
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
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
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
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鋭乃開營後出兵精

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十六國前燕慕容儁已尅幽薊至於冀州冉閔帥騎拒之與儁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閔將董閏言於閔曰鮮卑乘勝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閔威名素震燕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敵必出

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勵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必尅閔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鏁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乘駿馬左仗雙刀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萬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里為恪所擒

陣久疲致敗

大唐武徳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徳悉衆來救

太宗頓武牢拒之建德陣於汜音祀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丘以觀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也我按兵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尅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兵士饑倦皆列坐又争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誡之曰賊若不動止宜引歸如其覺動宜引東出士及纔遇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

列隊自武牢城乗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引其陣却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齩音咬金等衆騎纒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表裏俱奮賊徒大潰生擒建德○武太后初徐敬業起兵於揚州武太后令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拒於高郵之下阿谿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怠皆顧瞻陣不能整孝逸遂率衆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燒而退孝逸進擊大破之

孫子曰出其不意攻其空虛之塗也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

出其不意

後漢初光武遣鄧禹西征至河東禹擊更始將王匡禹軍不利戰罷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整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輒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尅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經廣漢德陽亭趣涪音浮出劍閣西

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陣相拒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遂進軍至成都蜀

主劉禪面縛舁櫬詣軍門降○晉將鎮南將軍杜元凱伐吳樂鄉城晉牙門管定周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歆先遣軍出拒晉將王濬於上流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敵不覺直至帳下虜歆於是進逼江陵吳都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晉師攻尅之○晉末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乂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乂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而敗張方率兵入洛陽乂奉惠帝討方於城內方軍遥見乘輿

於是引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方退壁於十二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功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陽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乂師乃出戰遂大敗○西晉末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築隅城重栅以待之就六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

敗又聞其大備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内糧罄絶必敗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老彼師師老自退追而擊之必尅張賓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今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

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王浚指辰而定勒納之即以孔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乗勝追擊枕屍三十餘里獲鎧甲馬五千疋就六眷收其遺衆屯於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并勸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與我

素無怨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浚用矣於是納其質而遣末柸就六眷等引還終獲其用也○東魏西荆州為梁將曹義宗所圍東魏名人赴救慕容儼應募赴之東魏北洧音育太守宋帶劒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巳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劒造次惶恐不知所為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趨潼關

高敖曹圍洛州今上洛郡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掎居綺反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與之相持必得行其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尅尅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差跌徒結反悔無所及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

往不尅賊雖造橋未能徑至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旦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陣未及成列周文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焚輜重棄城而去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周文初與諸將謀咸難之周文乃隱其事佯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尚書直事郎中宇文深對曰竇泰歡之驍將也亟勝而輕敵今者大軍若就蒲坂

則高歡拒守竇泰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泰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泰可擒也既擒竇泰歡勢自阻慈呂反迴軍擊之可以制勝周文喜曰是吾心也君即吾之陳平也

○後周末隋文帝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拒命隋文遣將梁睿討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險為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破之王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惎等以盛兵攻利

州聞梁睿將至甚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趨劍閣一將指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睿遣將分道攻甚自午及申破之甚奔歸於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甚守城而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甚即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斬之〇大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雨甚太宗乃名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音的弓馬是憑今雨彌

時弧矢俱弊突厥人衆如鳥鎩所八反翮我屋宿火食搶槊侈利料我之逸揣敵所勞此而不乘夫復何時令欲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讓退不相救自此以北澗谷深長時有一道貫魚以度因而追之彼十萬騎坑穽中物耳追至黄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解也諸君勿疑於是潛師夜出冒雨而進醜徒震駭因縱反間於突利悅而歸心焉二可汗内離頡利欲戰不可因請和而去○貞觀中蘇定

方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停兵俟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憩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凌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去賀魯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所時賀魯集衆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賀魯脫走投石國定方於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埋瘞骸骨存問疾苦復其産業賀魯所虜掠者悉檢責還之

於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令副將蕭嗣業往石國以追
賀魯遂擒歸於京師○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
圖進取以李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
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
見官軍掩至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孤軍而
至一日數驚四年靖進擊定襄城破之突厥諸部落並
走磧北突利可汗來奔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
帝蕭后送於京師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

謝罪請舉國内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之頡利雖外請朝謁而内懷持疑靖揣知其意是時詔遣鴻臚卿唐儉攝户部尚書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寛乃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非君所及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悦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而行將逼其牙帳七

里虜始覺列兵未及行陣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之城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貞觀中吐谷渾冦邊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等五總管征之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餧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

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

孫子曰攻其無備擊其懈怠不備之處

擊其不備

春秋時衛人燕師伐鄭南燕姞姓姞巨乙反鄭將祭側介反足原繁泄私列反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將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魏將李典與程昱等

以船運軍糧會袁尚遣將高藩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藩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宜亟擊之翌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得通

○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涼秃髮傉(內沃反)檀至顯美徙數千户而還傉檀追及蒙遜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以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為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於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户傉檀懼請

和而歸○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世充守東都欲乘其弊練精勇兵得二萬人馬千餘疋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士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之者即入縱火焚之密軍由是大驚而潰

攻其不整

春秋時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烏宏反宋人既成列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險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宋商之後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陣列天所以佐

宋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也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音苟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胡耇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也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寧可不須鬭也三軍以利用也為利興也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不整陣也儳音讒宋公遵之而敗○後漢末曹公討鮮卑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

擅歷剛平涉鮮卑庭東蹈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登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大敗也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也恃吾有能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

先設備而勝

周末荆人伐陳吴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荆大將子期曰雨十日甲輯兵聚吴人必

至不如備之乃為陣而吳人果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少休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尅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率諸軍在前與賊人隅湖水滿寵謂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為之備諸軍皆驚恐夜半賊人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大破之○晉將羅尚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等潛率步騎三萬襲蜀賊李特營李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

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遂害曾

元張顯等○十六國北燕馮跋據遼東其弟萬泥（蒲撥反）

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弘遣使諭之

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意所在

逼奉主上光踐寶位列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

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為閼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

宜舍兹嫌同扶王室萬泥不從刻期出戰興謂弘曰賊

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不虞弘乃密嚴備仍人

課草十束之火伏兵以待之是夜萬泥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遂平萬泥等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一百五十五

通典卷一百五十六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兵九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有餘力也言已先處形勢之地以待人之來則軍有備士馬閑逸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已方赴利士馬勞倦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言兩軍相遠強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 能使敵自致者利之也誘之以利以近

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理力者也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閑逸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饑虛此理人力者也

以逸待勞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一萬寇西魏襄陽西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克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

軍不閑野戰仲禮迴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漴（漴音崇水流衝曰漴）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及竟陵郡皆降如忠所策○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

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師遠輸遠師遠輸者則百姓貧兵車轉運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近師者貴賣則百姓財竭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買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國家虛也

師不襲遠

春秋時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鄭使告於秦伯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皐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嘆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此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

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為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遂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孫子曰餌兵勿貪以小利來餌己士卒無取也

餌敵取勝

後漢末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為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〇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

坂下使登壘視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晉將劉牢之宋武帝討妖賊孫恩恩敗走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

棄寳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收斂故恩復得逃入海（孫恩用此術獲免）○晉將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十六國南凉禿髮傉檀（傉奴沃反）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因分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

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欵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敦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也列河之衆○隋煬帝征高麗隋將于仲文率衆從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

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廻擊大破之

軍勝虜掠被追襲多敗傉檀以悦聽獲致敗亦貪之累故附餌敵之後

十六國南涼禿髮傉檀伐北涼沮渠蒙遜於姑臧至番禾苕藋徒弔反掠五千餘户其將窟古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户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遊師早度峻嶮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户内攻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遊師必捐

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檀大敗而還

抽軍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兵馬被賊圍遶抽拔須設方計一時齊拔賊即逐背揮戈因此必敗其兵共賊相持事須抽拔者即須隔一隊抽一隊所抽之隊去舊隊百步以下遂便立隊令持戈槍刀棒并弓弩等張施待賊張施了即抽前隊如賊來逼所張弓弩等人便即放箭

奮擊如其賊止不來其所抽隊便過向前百步以下遂便准前立隊張施弓弩等待賊既張施訖准前抽前隊隅次立陣即免被賊奔蹙其被抽之隊不得急走須徐緩而行如賊相逼即須迴拒戰其隊頭押官押後副隊頭引前如有走者仰押官隊頭便斬違失節度者斬全隊

孫子曰卑而驕之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惰歸邀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卜之猶卑靜而下之

卑辭怠敵

戰國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板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間盡散飯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貪而忽畧可貨以賂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擊之秦軍大破○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前趙劉聰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

遣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大唐貞觀初突厥頡利自原州却歸時遣李靖討之頡利計窘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為藩臣太宗遣唐儉安修仁持節出塞以安撫之頡利不肯朝覲謀待草青馬肥將踰沙磧靖與其副將張公謹謀曰制使到彼虜必自寛須率精騎齎二十日糧乗間掩襲諸將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

之靖曰此兵機也督軍疾進奄踰白道過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說不虞官兵之至靖軍奄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言應變出奇無窮竭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後漢初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强弩各傅三矢使銜枚間行傅著純出賊後齊聲呼譟强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宋柳元景為隨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内力少糧仗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内兵少且表

裹合勢於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蕭齊末梁武帝發雍州東下雍州今襄陽郡大軍次江寧梁武使吕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梁武頻於越城吕僧珍猶守白板齊主東昏將李居士密覘知城中衆少率鋭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遥射須至塹裹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

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陴者復踰城而下陴婢
支反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敗○陳將周炅鎮安蘄等
州高齊遣將陸騫以衆二萬出自巴蘄與炅相遇炅留
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鋭由間道邀其後大
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隋漢王諒據并州
反隋將楊素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吕三州並為諒城
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將趙子開擁衆十餘
萬柵絶徑路屯據高壁嶺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

臨之自引兵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獲數萬

兩軍相對繼遣軍助即勝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其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也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以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裨將劉

歆等合戰弇升王宫壞臺觀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宫中之壞臺也東觀記作襄臺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横交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後漢末吕布復從東昏與陳宫將萬餘人來與曹公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命婦人守陴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屯十餘里明日復來曹公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隄步騎並進遂大破之

○大唐武德初王充據東都太宗往征之屯青城宮營壘未立王充率衆二萬自方諸門出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甚懼太宗以精騎陣於北邙登後魏宣武陵以觀賊陣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布陣以當之因戒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馬軍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表裏合勢賊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地既險隘賊多排穳穳鋋也子管反騎戰稍

難太宗親自射之莫不應弦而倒起辰及午賊衆始退因乘之廹於城塹俘斬七千人自是不敢復出

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

東魏大將齊神武大舉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琡曰琡昌六反西賊連年饑饉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衆盡應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

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齊神武進之而敗

我寡敵衆自遠至乘疲敗之

晉司空劉琨守太原遣將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之勢必獲萬全勒曰澹衆大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走乃無暇馬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亡之道

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㳽戰偽收衆而北㳽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㳽兵大敗○梁將陳慶之曹仲宗伐後魏之渦陽（渦孤和反）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諸將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陣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

不意必無敗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慼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搆隙自太原舉兵逼洛陽帝遣將元斌之斛斯椿（丑倫反）鎮武牢遣使告周文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孝武違之而敗）○東魏將齊神

武伐西魏軍至許原西周文帝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渡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令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軍至沙苑子奚反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覘周文軍少競馳而進不為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周文鳴鼓士皆奮起其將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絶其軍為二遂大敗之斬六千餘級臨

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

孫子曰忿速可悔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狷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悔

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人主聚衆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愠恚之故而合戰也

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也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愠怒而鬬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愠可以復喜悅而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言當慎之

故曰明主慎之良

將儆之此安危之道也儆戒也

挑戰

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欲擊何如起曰令賊而勇者將而擊鋭交合而北告而勿罰觀敵進取一來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衆追北旗幟離亂自止自行或縱或横貪利務得凡若此類將令不行○楚漢相持彭越數絶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皐漢欲挑戰慎勿

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度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曹咎自刎於汜水之上○十六國姚襄據黃落前秦苻生遣將苻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晉將桓温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且壓其壘襄必怒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

羌率騎三千軍於襄壘果怒盡鋭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廻騎拒襄俄而黄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宋將沈攸之反自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宋郢州今江夏郡遣人告郢州守將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之世隆

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攸之軍因之敗潰○隋末高祖起兵自太原至霍邑隋將宋老生守城太宗以數騎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怒開門出兵高祖因謂隴西公建成曰汝看兩陣將交引左軍直趨東門命太宗引右軍直趨南門以斷其歸路老生之軍背城而列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咸却太宗自南原遥見塵起知義師退卒二百

騎馳下峻坂殺一賊將遂衝斷其軍出其陣後表裏齊譟隋師大潰遂擒老生而平霍邑

孫子曰凡處軍視生處高（高陽也視謂自前生也處軍當在高）戰降無登（無迎高也降下也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此處山谷之軍也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是為必勝軍無百疾丘陵隄防必處其高陽而右背之（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之職戰之便也）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也（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馳勢不便有殞石之衝也）背丘勿迎也（敵背丘陵

為陣無有後患則當引置平地勿迎而擊也

敵處高勿攻

蜀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故鬬戰之利唯氣與形也○後周遣將討高齊師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韶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便値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陣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

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並即奔遁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離

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荀攸曰繡仰食於劉表久而勢必離今緩之可誘致急之則相救公不從與繡戰表果救之公敗歸曹公違之故敗○曹公既克鄴袁尚袁熙遂奔遼東衆有數千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丸或説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

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果斬送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其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假託安衆

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吼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師禦於殽而敗之聲自柩出故曰君命也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也　○燕將騎刼

代樂毅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單復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又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乎田單乃起返走引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衆心乃安竟破燕軍○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蘄欲收人心謀曰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衆為天下唱宜多

應者（謂首號令）廣以為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勝廣曉其意則為魚書狐鳴以威衆也）勝廣喜念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恠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去聲）曰大楚興陳勝王（間謂竊令人行也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叢謂草木之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因而號令衆遂從之○世說新書曹公軍行失道三軍皆

渴公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皆水出乘及前水○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劉聰將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兇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陽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精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十六國後趙石勒使將麻秋等伐張重華於武威重華將謝艾曰乞假臣兵

七千為殿下吞之重華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十六國後燕慕容寶遣將慕容賀麟率三萬餘人冠新市甲子晦後魏道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賀麟退阻泪水依漸洳澤以自固洳而據反甲戌帝臨其

營戰於義臺焉大破之○東晉末宋武帝討慕容超圍廣固城數月不拔或説裕曰昔石勒將石季龍攻曹嶷瞻氣者以為澠音繩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季龍從之而嶷降慕容恪圍段龕亦如之而段龕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跡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於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大半時有蒼鵞飛入帳坐衆咸驚愕其將胡蕃獨賀曰蒼者胡色也鵞者我也胡虜歸我之徵衆大悦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

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平廣固
○東晉末嶺南賊盧循冠建業宋武帝擊破走至彭蠡
湖乃悉力柵斷尤里大軍至尤里將戰帝所執麾竿折
旛沉水衆並恠懼帝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旛竿亦折
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
禁諸軍乗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
納其降附宥其逼掠遣劉藩孟懷王輕軍追之循收散
卒尚有數千人逕還廣州○梁庾域為華陽太守後魏

軍攻圍南鄭時粮儲寡少人情忷懼（忷許拱反）州有空倉數十所堿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隋末李密據興洛倉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隋將王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通典卷一百五十六

通典卷一百五十七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兵十

孫子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留斥鹹鹵之地水草浸洳為不可處軍也亟紀力反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不得已為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為固守此處斥澤之軍平陸處易軍之利也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戰便此處平陸之軍也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今引兵深入其地與敵行陣相守被敵絶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與戰則不敢以守則不固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入敵地必按地形勢勝便處之必依山陵險阻水草為固謹守關梁隘塞敵若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彼用其士卒若太疾則後不至後不至則行亂而未及陣急擊之以少克衆○太公曰夫出軍征戰安營陣以六為法亦可方六百步亦可六

十步量人地之宜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徙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太歲太陰太陰大將軍凡軍不欲飲死水不欲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死水者不流之水死地者丘墓之間地柱者四下中高地獄者四高中下是也太公曰以步與車馬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強弩長兵處前短兵弱弩居後孫子曰強弱長短雜用更發更止敵人軍馬雖衆而至堅陣疾鬬材士強弩以備前後孫子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武王曰我無丘墓又無險阻敵人之至甚衆以車騎翼我兩傍獵我前

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十行布鐵蒺藜遥見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迎廣以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持行馬進退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直而為屯以強弩備我左右然則命我三軍皆疾戰而必勝也（孫子曰以步兵十人擊之騎一匹）○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路形若轅而又還曲緱氏東南有轘轅道）濫車之水（其水深渺能沉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

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墝埆不可種藝殖謂壤田可播殖者必盡知之凡如此者兵主所當知也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藏謂包蘊如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措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大唐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軍至單于都護府之北際晩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崗將士云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徙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得地利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鄉導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為獸足而印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遥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

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故煙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
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
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豈不得保其全哉必須先覘敵國道路遠近水潦山川谿谷險阨城邑大小溝渠深淺蓄積多少兵草之數豪傑姓名審而知之用兵之要也

下營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陣附

衛公李靖兵法曰諸逢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
兵既有二萬人已分為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
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

虞候軍别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無賊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不得使容一營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花軍出日右虞候引前其營在中營右廂向南左虞候押後在中營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虞候相當狀同丑未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近本軍阜幕得相統攝急緩須有救援若欲得放馬其營幕即狹長阜務取營裏寬廣不使街巷窄

狹如其招隊兵少量抽不戰隊相助如兵有多少准數臨時加減其隊去幕二十步布列使均諸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險兩翅向險如月初生其營相去中間亦令容一營如逼賊庭不得使容一營若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其隊依前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諸道狹不可並行者卽第一戰鋒隊為首其次右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之其次左駐隊次之若道平川闊可得並行者宜作統行

法其統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列齊行後統次之加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為五隊第一隊為戰鋒隊第二第三隊為戰隊第四第五隊為駐隊每隊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為輜重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遥為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此類諸軍當軍折衝果毅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次第戰日有罪須罰

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為省易不然推逐稍難爭競不定○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軍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諸軍相去既遠語聲難徹走馬報又勞煩故建旗幟用為節度其方面旗舉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即住旗臥即迴

審細看大將大將方面旗東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專看方色旗亞處即是其方賊來便須捍禦攻擊具法制篇中　○諸大將置鼓四十面子總管給十面營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纛下晝夜及在道有警急擊之傳響令諸軍嚴警兼用防備賊侵逼如軍行引之時先軍卒逢寇賊先軍即急擊之鼓中腰及後軍聞聲急須向前相救中腰逢賊即須擊鼓前軍聞聲便住後軍聞聲須急向前赴救後頭逢賊即擊鼓前頭中腰聞聲即須住並量抽兵相救如發引稍長鼓聲不徹中腰支料

更須置鼓傳響使前後得聞其諸營自須著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賊犯營即急擊令諸軍有警備○諸行軍立營數則多計或逢泥溺或阻山河同聽角聲俱共齊發路狹難進途飼馬驢應發營第一角聲絶右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絶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絶右虞候即發引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絶右一軍即發引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駕准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

便用騰擊前有賊前頭用後有賊廻捍後如其路更細小即須更加角聲仍令虞候及當營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廻不得停擁過訖以後軍准前排比催廹急過

○諸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為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其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兵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即

令三五騎馬於上立四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准前立
馬四顧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踏行道路修理泥溺橋津
檢行水草左虞候排窄路橋津捍後收拾闌遺排比隊
仗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廻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
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第准前却轉其虞
候軍職掌准初發交換諸軍營各量置虞候子並使排
比依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伍甚易若零疊散
行牽率難就萬一賊至並非所管○諸軍討伐例有數

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為方陣應行之兵分為四分輜重為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為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為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分戰鋒隊與前般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相當又其次一分准上最後一分亦准上初發第一分引戰鋒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後分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橫引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

四行長引其戰鋒即在外便充兩面其後分亦先作四
行其輜重進前戰鋒隊橫列相接便充後面亦易其方
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軍
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尾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引
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
相去兩步下一隊如此行即須相裹若得逢川陸平坦
彌加穩便其戰鋒輜重等隊分布使均諸軍馬既逼賊
庭探候事須明審諸營住及營行前後及左右廂肋上

五里著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發引稍長肋上即便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人每令遥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須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須覓穩處既先知賊來得設機伏整齊部伍前迎出戰其最遠及以次遠人須與好馬乘騎不然被賊捉將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爟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

路左側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到軍其遊
奕馬騎晝日遊奕候視至暮速作食喫訖即移十里外
止宿慮防賊徒暮間見煙火夜深掩襲捉將其賊路左
右草中著人止宿以聽賊徒如覺來報烽烟皆舉烽遞
報軍司知覺十騎以上五十騎以下即放一炬火前烽
應訖即滅火若一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即放兩炬火
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同即放三炬火准
前應滅前烽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即且投山谷

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即須差人急走告知賊路既置爠烽軍内即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急報大總管云某道烟火起大總管當須嚴備收拾畜生遣人遠探每烽令别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衝果毅一人都押○諸軍營將發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去營二三里外當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去擬徹幕處二十步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其步

兵輜重隊二十步引馬軍去步軍二里外行引○諸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並戰鋒隊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發准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各仗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禦捍其馬軍下營訖取總管進止其馬令羣牧放○諸兵馬發引或逆泥溺或阻山河其路有須填補有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於諸軍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將此兵修理橋梁泥濘開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捍後收拾闌遺○諸兵士每

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厠諸行軍出師兵士不得浪費衣資廣為喫用又不得近田苗及城中下營須去城十里外要有市買入城營司判官許差人押領不許輒入城郭必免酗酒鬬打偷盜姦非亦不損暴田苗也○諸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勾當四司官典司兵及左右令分頭廵隊問兵士到否如有卒忽未到即差本隊本火主將畜生及水食却迎取如其地走遠差人捕捉許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頭廵檢驗驢馬羣先有脊破

即令剪毛洗瘡傅藥療救不許連絆如新打破作瘡腫并有擊絆即將所由人領過營主量事決罰司冑及佐下營訖即廵隊檢校兵甲等色如有破壞損汗須即修緝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為按記准法科結司倉及佐捉搦兵士糧食封署點檢勿令廣費○諸軍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并押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五疋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隊前

百步外各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聽子勿合眼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髙要處安置斥候以示動靜○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廵探不得髙聲唱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䇿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會當營界探周而復始擲號錯失便即决罰當軍折衝果毅並押鋪宿盡更廵探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通探都廵○諸軍營常須慮有卒急要設外鋪每夜軍别量抽三五人於當軍前或於軍側三五里外穩便

要害之處安置外鋪仍令各將一兩面鼓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鳴鼓大呌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諸軍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諸晝日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即急擊鼓諸營亦擊鼓相應應訖無賊之營即止唯所犯之營非賊散鼓聲不得輒止○諸軍各著衣甲持仗看大將

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賊來之路裝束兵馬出前布陣諸軍嚴警如須兵救一聽大總管進止不得輒動○諸夜有賊犯軍營被犯之營擊鼓傳警一如晝日非賊去不得輒止仍須盡力禦捍百方防備諸軍擊鼓傳警訖鼓音即止各自防備不得輒動被犯之營賊侵逼急即令告中軍大總管自將兵救餘軍各准常法於營前後出隊布陣以聽進止○諸狂賊夜來犯被犯之營但擊鼓拒戰不得呌喚諸營擊鼓傳警訖鼓音即止當頭著

衣甲防備被犯之營既鼓聲不止大總管自將兵救先與諸將平章兵士或隨身將胡桃鈴為標記不然打鼓從內向外以相救助其被犯之營聞鼓鐸之聲即知大總管兵至其軍內節度大總管臨時改變處分每晨朝即共諸軍將論一日事至暮即共論一夜事若先為久長定法則恐有漏洩狂賊萬一得知翻輸機便其胡桃鈴或鐸之類皆不可先定恐賊知誤人也○諸且以二萬人軍用一萬四千人戰計二百八十隊有賊將出戰布陣先從右虞候軍引

出即次右軍即次前軍即次中軍即次後軍即次左軍即次左虞候除馬軍八十隊其步軍有二百隊其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虞候兩軍各二十八隊共五十六隊其左右廂四軍各二十五隊共一百隊其分人定隊具軍制篇中須先造大隊以三隊合為一隊慮防賊徒併兵衝突其隊居當軍中心安置使均得其大隊一十五隊中軍三隊餘六軍各二隊通五十八隊合有一百七十隊為戰駐等隊隊别通隊及街間空處據地二十步十隊當二百步

以八十五隊為戰隊據地計一千七百步其八十五隊
為駐隊塞空處其馬軍各在當戰隊後駐軍左右下馬
立布陣訖鼓音發其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即發箭弓
手去賊六十步即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内即射手弩手
俱捨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弓弩手先絡膊將刀棒自隨
即與戰鋒隊齊入奮擊其馬軍跳盪奇兵亦不得輒動
若步兵被賊蹙迴其跳盪奇兵馬軍即迎前騰擊步兵
即須却迴整頓緩前若跳盪及奇兵馬軍被賊排退戰

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其賊却退奇兵及馬軍亦不得遠趂審知賊驚怖散亂然後乘馬追趂其駐隊不得輒動前却打賊退敗收軍舉槍卷幡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固無險可恃即軍別量抽一兩隊充駐隊使堅營壘如其輜重牢固不要防守駐隊亦須出戰也○諸逢賊布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為首其次右軍其次前軍其次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軍其次左虞候其諸軍跳盪奇兵馬軍各隨本軍以次行至戰所並於本軍戰鋒隊駐

隊前布列待五方旗節度如戰鋒等隊打賊不入其跳盪奇兵排後即入每入山谷林木蒙密之處幷渡水狹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總須搜踏清静不然兵引過半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其收軍還營却抽左虞候先入即左軍後軍中軍前軍右軍右虞候○諸賊徒恃險因山布陣不得横列兵士分立宜為豎陣其陣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兩駐隊兩邊相翊布列即定諸軍既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看黄旗向

賊亞聞鼓聲發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呌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戰鋒等隊排比迴面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黄旗却立不亞及聞金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准前聽角聲卷幡簇隊一准前如使放散即更聽一會角聲依軍次發引○諸方陣既成逢賊鬬戰或打頭或打尾打頭其陣行行不前進陣既不進自然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間多有斷絶須面别

各定總管都押勾當勿令斷絕○諸軍將戰每營跳盪
隊馬軍隊奇兵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折為五等當軍等
別各令一官押領出戰之時先用某等兵戰鬬如更須
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盡當營輜重隊不得輒用亦各
一官押領使堅壘各令知其部伍不使紛雜自餘節度
一依橫陣○諸每隊布立第一立隊頭居前引戰第二
立執旗一人以次立左傔旗在左次立右傔旗在右次
立其兵分作五行傔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

次立第二行戰鋒八人次立第三行戰鋒九人次立第四行戰鋒十人次立第五行戰鋒十一人次立並横列鼎足分布為隊隊副一人於兵後立執陌刀觀兵士不入者便斬果毅領傔人又居後立督戰觀不入便斬並須先知左肩右膊行立依次○諸每隊戰鋒五十人重行在戰隊前布陣立隊訖聞鼓聲發戰鋒隊即入其兩戰隊亦排後即入若戰隊等隊有人不同入同隊人能斬其首者賞物五十段别隊見不入人能斬其首者准

前賞物唯駐隊人不得輒動凡與敵鬬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即須量抽人下馬當之隊别量抽捉馬人先定名字若臨鬬時捉馬人有前却及應捉撩亂失次第致失鞍馬者斬若其賊退步趂不得過三十步亦不得即乘馬趂審知賊退撩亂驚怖然或騎馬逐北仍與諸隊齊進其折衝果毅當鬬之時雖蹔下馬賊從敗退以後即任騎馬檢校騰逐○諸軍弩手隨多少布列五十人為一隊人持弩一具箭五十隻人各絡膊將陌刀棒一

具各於本軍戰隊前鴈行分立調弩上牙去賊一百五十步内戰齊發弩箭賊若來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從戰鋒等隊過前奮擊違者斬如其共賊相持守捉城邑其弩手等即依弩式看旗發用○諸隊頭共賊相殺左右傔旗急須前進相救若左右傔如被賊纏繞以次行人急須前進相救其進救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參前急須進救其前行人被賊殺後行不救者仰押官及隊副使便斬但有隊被賊纏繞比隊亦須速

救臨陣不救者皆斬凡將須使兵士簡靜處分有序將百萬之衆如領一人每軍定一官知高聲營別有虞候差主帥一人知高聲營四面各差一人知高聲隊別亦定一人知高聲○諸見賊聲高喧鬧者仰押隊官及隊頭便斬押隊官隊頭不斬者即斬押隊官及隊頭諸軍將或在前或在後須傳聲喚隊及人者仰押隊官自傳兵士不得輒傳以上並衛公兵法○凡置營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採牧飲相近地又有八種不

堪安營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獄斥鹵多石少草無水謂之窮極故邑破營謂之虛耗川谷衝口柴草乾深謂之天竈穹崇鍬形四面坳瀉謂之沃燋皆急過勿留亦不得飲死水○凡軍行營壘先使腹心及鄉導前覘丑驗切審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營地壁五軍分數立四表候視然後移營又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旂見溝坑揭去列反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

鼓五數應之仍須數相接立旗鼓令相聞若見渡水踰山深邃林藪精騎驍勇搜索數里無聲四周絶跡高山樹頂令人遠視精兵四向要處防禦然後分兵前後以為鎮拓乃令輜重老少次步後馬切在整肅防敵至人馬無聲不失行列險地狹徑亦以部曲鱗次或須環迴旋轉以後為前以左為右行則魚貫立則鴈行到前止處遊騎精鋭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營一人一步隨師多少咸表十二辰竪六旍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

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旂竪午地白獸旂竪酉地元武旂竪子地青龍旂竪卯地招揺旂竪中央其樵採牧飲不得出表外○一説安營之法與圓陣相倂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為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内八間開三徑十二旗十六鼔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鼔中央大將凡安營之法其道畧同而附於此

先據要地及水草

戰國吳子曰凡行師越境必審地形則知主客之向背

地利若不悉知往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十里内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與音餘)○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為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栒音詢)

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廵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廵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狃忕小利狃忕猶貫習也謂貫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狃復也郭景純曰謂狃忕復為之也狃音女九反忕音逝貫音慣復扶又反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廵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廵軍驚亂奔走追擊

數十里大破之○後漢武都參狼羌為寇殺長吏馬援將四千餘人往擊之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悉降○蜀諸葛亮兵要云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絶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二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諸葛亮

出斜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摇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走之○魏將諸葛誕胡遵等伐吳攻東興吳將諸葛恪率水軍拒之及恪上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劉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逕進時風便奉舉帆二日至遂據涂塘天寒大雪時魏諸將置

酒髙會秦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秦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東晉末宋武帝率師伐南燕慕容超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於臨朐（其俱反）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原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之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退因而大敗○十六國後秦姚興

與前秦苻登相持登自六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以迎登使將尹緯領步卒據廢橋以掠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使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謂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十六國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於敕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

衆多為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廹執奚出降○東
魏將爾神武閒周文至引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
文帝軍至沙苑爾神武閒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
告爾神武軍且至周文部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
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
背水東西為陣合戰大破之○隋文帝初突厥寇蘭州
隋將賀婁子幹率衆拒之至可洛峐古良反山與賊相遇
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敝

縱擊大破之○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行軍下營雖有泉澗而乏水處差人監當勿令濁亂并有踐踏其放牧草亦然

識水泉隔山取水越山渡險

軍行砂磧鹹鹵之中有野馬黄羊蹤尋之有水○烏鳥所集處有水○地生葭葦蘆茭菰蒲之處下有伏泉○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渴烏隔山取水以大竹筩雄雌相接勿令漏洩以麻漆封裹推過山外就水置筩

入水五尺即於箭尾取松樺乾草當箭放火火氣潛通水所即應而上○踰越山阻以絙繫竿頭引挂高處礙固勝人便即令上又增絙次引人又加大絙續更汲上則束馬懸車可以力辦

據倉廪

隋末天下大亂李密起兵於雍丘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密將李勣言於密曰今人多阻饑若據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源武濟河

掩襲即日尅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餘萬人

通典卷一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五十八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兵十一

孫子曰安能動之（攻其所愛）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守歸路攻其君主也）上兵伐謀（敵始有設謀伐之易）其次伐交（不令合）

攻其必救　先取根本附

春秋時楚子圍宋晉侯將救之大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戰國魏趙相攻齊將田忌引兵救趙孫臏（必刃反）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邱員反）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魏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

之直走大梁魏師遂退○漢先零罕幵音汧二種羌解仇合黨為寇漢將趙充國討之守便宜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與罕幵解仇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請先討先零若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猶十數年不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

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陽城時唯有八九千人莽遣將王尋王邑嚴尤討之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軼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則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所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

道或衝輣蒲萌反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光武遂與諸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因前大敗之王邑違先攻宛所以敗也○王莽末王郎起河北鉅鹿郡太守王饒據城光武圍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曰久守王

饒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從之乃留兵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郎數出戰無利城守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為反間門内漢兵遂拔邯鄲郎黨悉平○後漢將軍耿秉與竇固合兵萬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鈔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羊千餘

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降○後漢末袁紹曹公相持於官渡沮（側居反）授說紹可遣蔣奇别為支軍於外以絶曹公之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公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我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用竟為曹公所敗（袁紹違之而敗）○後漢末魏武征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魏武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魏武要擊於内黄

大破之○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云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内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

三戰皆捷○東晉將蘇峻反攻尅石頭城據之晉將陶
侃溫嶠率兵討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
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
攻不便戮賊之術也侃從之夜立壘訖賊見壘大驚賊
攻大業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業步戰不如峻則
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
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東陵侃督
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遂潰○梁司

州刺史陳慶之率衆圍東魏南荆州東魏將堯雄與行臺侯景救之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尅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攻之慶之果棄荆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苟元廣○東魏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斛律羌舉曰宇文黒獺聚凶黨强弱可知若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以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逕趣長安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

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
敗而歸齊神武違之而敗○隋末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
充夜渡陣於洛水之北其時密亦渡洛水陳兵與充相
對東接月城西至石窟密兵多馬騎長槍宜平寬放縱
充兵多戈矛䂍穳宜險隘然南逼洛水北限大山地形
褊促騎不成列充縱䂍穳麾之密軍失利密與數騎登
船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
下密既渡南岸即策馬西上直向充本營左右麾旌相

繼而至充營内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黒石中間四十餘里奔北顛狽大喪師徒密之此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充伏其權奇不復輕出

軍師伐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秦末沛公破南陽郡守宋齮魚綺反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强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

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黎或作遲音犂天未明之頃已圍之事畢方明又言黎黑也亦未明之候也南陽守欲自刎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民庶衆積蓄多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相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強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

閒聲爭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有不下者○蕭齊末梁武帝自襄陽率兵東下至郢州（今江夏郡）攻未拔蕭穎胄在江陵遣衛尉席闡文勞軍因謂梁武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梁武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兵若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扼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

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惟然悟機一鄽生亦足脫拒我師固非三千能下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能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狐城必陷一城既没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夫舉動言靜天步況擁七州之兵以誅羣竪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

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是下計何謂上策及拔鄆城向下城戍無不風靡遂克建業○大唐武徳初宇文化及據聊城淮安王神通進兵躡之祕書丞魏徵謂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華人為其固守若至華即宜攻取但拔華縣聊城益懼因而逼之易同俯拾須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乏用不然兵至華城見無攻具不下如不能尅華而遠追化及恐亦無功則化及非旬月可獲華人阻我糧運化及為之外援恐

非計之善者神通不從軍次莘果不下而退散○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音石賊一軍舟師三萬頓於當塗栅斷江口傍江築城又遣陸軍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栅自固並蓄力養銳以抗大軍諸將皆云二軍並是强兵為不戰之計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若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將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栅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師至

丹陽留停旬月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絶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栅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水陸俱進苦戰破之二軍悉潰走靖遂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餘衆雖多不敢復戰擁兵東走相次擒獲

孫子曰兵之形象水水之行也避高而就下兵之形也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

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勝之若神

進不可禦者衝其虛也衝突其虛空也

必攻其易

春秋時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拒方陣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

從之萃聚集成也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陣法戰於繻葛鄭地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旝古外反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春秋時楚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將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攜離也隨將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

於逑杞隨師敗績少師違之而敗○春秋時吳楚二師陣於柏舉吳子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尅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春秋時晉師伐楚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及戰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楚師宵遁晉師入楚三日館穀○東晉將王敦反兵至石頭城欲攻晉將

劉隗五罪反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其守將周禮少恩兵不為之用必敗禮敗隗自走敦從之禮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後周末隋文帝遣將韋孝寛率兵討尉遲迥於相州軍進至鄴迥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三千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寛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髙熲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衆大敗遂拔鄴城○大

唐太宗嘗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鼔必自指揮習
觀其陣即知强弱常以吾弱對其强以吾强對其弱敵
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
背返擊之無不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深理也

輕易致敗

春秋時鄭公子歸生伐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宋將狂
狡輅吾駕反輅迎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
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反易也○春秋時吳子諸樊伐楚門於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隋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至覆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師我真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之定和既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石之下發矢中

之而斃

乘敵亂而取之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於江陵王不從靖謀致敗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進兵擊之賊大敗又乘勝進入其郛郭攻其水城尅之悉取其舟艤散於江中賊救兵見之謂城已陷莫敢輕進銑內外阻絕城中携貳由是懼而出降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我專一而敵分散也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

以十共其一也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為一也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是為十共擊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者我專為一故衆敵分為十故寡能以衆敵寡者則吾所與戰者約矣言約少而易勝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不知吾所集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與戰者寡矣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不備者無不寡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寡者備人者也敵分散而少者皆先備人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敵所以備已多者由我專而衆故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千里而會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已先至可不往以勞之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趣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數十里之間也故善用兵者辟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夫善戰者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

專則力幷

分敵勢破之

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之故漢王得出走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中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平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將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深壁不與戰（終以此弊楚也）○蜀先主劉備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權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必恐矣數日果有備敗書至（蜀主兵勢分故敗）○梁將王僧辯陳霸先之破侯景也耀軍於張公洲高旗巨艦遏江蔽日乘潮順流景登石頭城而覩之不悅曰彼軍上有如堤之氣不可易也

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强弩攻其前輕鋭蹂其後大陣衝其中景遂大潰棄城而遁○後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原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歳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總為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勢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首救尾無

以制之令若令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脇諸柵公别繞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鋭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守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僕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與賢遇乃棄寧與賢接戰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

審敵勢破之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凡事有形同而勢異者亦有勢同而形别者若順其可則一舉而功濟如從未可則擊動而必敗故孫臏曰計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里而趨利則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半至善動敵者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奇動之以本待之此戰勢之要術也若我士卒已齊法令已行奇正已設置陣已定誓衆已畢上下已怒天時已應地利已據鼓角

已震風勢已順敵人雖衆其奈我哉譬虎之有牙兕之有角身不蔽捍手無寸刃而欲搏之勢不可觸其亦明矣故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厲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役饑渴風波驚擾將吏縱横前營未舍後軍半濟此所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

伏乘勢取之矣是以良將用兵審其機勢而用兵氣仍須鼓而怒之感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鷙鳥之攫猛獸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遠則氣衰而不及近則形見而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整其三軍礪其鋒甲設其奇伏量其形勢遠則力疲而不及近則敵知而不應若不通此機乃智不及於鳥獸亦何能取勝於勍寇乎乃須怒士厲衆使之奮勇故能無强陣於前無堅城於外以弱勝强必因勢也

布陣大勢分易敗

西魏末東魏遣將侯景高敖曹等圍西魏將獨孤信於洛陽東東魏大將斛神武繼後西魏大將周文帝率軍救信進軍至於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晨周文帝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背邙山為陣與諸軍合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周文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虜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

尾懸遠從晨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周文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唐公等為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隋文帝遣將賀若弼伐陳陳後主令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侍中驃騎大將軍蕭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

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視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敗駐之弗止因而大敗

惜軍勢

魏末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軍將曰今圍壘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

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交利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揺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禦兵之要也書奏報聽之壽春竟拔司馬文王與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其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距衆議終至制敵擒寇雖古人所述不足過也

力少分軍必敗

漢高帝末黥布反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楚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别為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大戰布軍敗走○後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

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破隆軍去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廹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

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之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排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

江南漢悉兵逆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畧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尚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十六國前秦苻堅遣將呂光領軍伐龜兹光軍其城南五里為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龜兹王帛純嬰城自守乃傾國財寶請諸國來

救溫宿衛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衆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鎖射不可入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按兵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鎖之法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純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呂光悟之而勝

通典卷一百五十八

通典卷一百五十九

唐　京兆杜佑君卿　纂

兵十二

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故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九地之名凡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入人之地未深意尚未專輕走謂之輕地我得則利

彼得亦利者為爭地（謂山水阸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交地者數道往來交通無可絶）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旁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先至其地交結諸侯之衆為助也）入人之地深倍城邑多難以返者為重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多也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少固也沮洳之地圮音皮美反）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為圍地（所從入阸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為圍地也）疾戰則存不疾則亡者為死地（前有高山後有

大水進不得前退則有阻又糧乏絕故為死地在死地者當及士卒尚飽強志殊死戰故可以俱免也是故散地則無戰士卒顧家不可輕戰輕地則無止志未堅不可遇敵爭地則無攻三道攻當先至得其地者不可攻交地則無相絕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交結於諸侯重地則掠蓄積糧食入深士卒堅固則可掠取財物圮地則行無稽留不可止圍地則謀發奇謀也則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死地則戰殊死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其屬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續以備不虞也爭地吾將趣其後利地在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相及也交地吾將固其結交結諸侯衢地吾

將謹其市衢地四通交易之地市變事之端也方與諸侯結和當謹約使勿殆使諸侯爭之重地吾將繼其食將掠彼也深入當繼糧不可使絕也圮地吾將進其塗疾過去也疾行無留圍地吾將塞其闕以一士心也塞其闕不欲走之意也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之無活必殊死戰○又有通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有遠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居通地先據其地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寧致於人無致於已先據高地分為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糧道也可以往難以返曰掛地掛相掛牽也掛形曰敵無備出而勝

之敵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敵無備而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支形曰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利利我也佯背我去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隘形曰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盈滿也以兵陣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隘形者兩山之間通谷也敵怒勢不得撓我也先居之前必齊阨口陣而守之以出奇也敵即先居此地齊口陣勿從也即半隘陣者從而與敵共爭此地利也）險形曰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居高陽之地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之來擊之則勝）若敵先

居則引而去之勿從也（雖險先據不可致於人也）夫遠形均勢難以挑戰戰而不利（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均等無獨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曰深草蓊穢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阻險者所以止禦車騎也（李靖曰此車騎之敗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衆少可以夜擊敵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是以塗有所不由（扼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為變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由也）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人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為死戰也當利守之以待隙也）地有所不爭也（皆與上同）

曹公曰操所以置華費而得入徐州十四縣縣小地形可爭得而易失則不爭○凡地有絕澗遇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郄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深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為天井深水大澤葭葦蒙龍所隱蔽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陂湖泥濘地形陷者為天陷山澗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或丘陵坑坎地形墝埇為天郄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之背則我凶矣此六者當迎不當背也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高石崇者為山衆樹所聚為林堆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坑塹者為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

按地形知勝負

周書陰符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别徑奇進故三軍同名異用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險絶阻乘敵逺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車之困地容車貫阻出而無返者車之患地左險右易上陵仰坂車之逆地深塹黏土車之勞地隱帶横畝犯歴深澤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月不止泥淖難前車之陷地凡騎以陷敵而不能破敵敵人佯走以步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背踰限長驅不止敵伏我兩傍又絶我

後此騎之困地也往無以返入無以出陷於天井塡於地牢此騎之死地也所由入者隘所由去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少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没地大澗深谷翳穢林草此騎之竭地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戰於兩水之間乘敵過邑是謂表裏相合左有深溝右有坑高下與地平覩之廣易進退相敵此並騎之陷地汙下沮澤進退漸洳者騎之患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務避也○周末吳子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

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而敵盛守修其城壘整其軍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道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問曰爭地敵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騎則如之何武曰爭地

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愼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又問曰交地吾將絶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絶通道固其阨塞若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吾不可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吾不可以往彼可

以求吾分卒匿之守而勿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
隱廬出其不意也又問曰衢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
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
我與敵相當而傍有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傍
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以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
親吾軍士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瞻候我有衆助彼
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又問
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絶塞設欲歸還勢

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切為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塵埃氣揚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又問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

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又問曰吾入圍地前有强敵後有險難敵絶糧道利我走勢敵鼓噪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鬭後拓左右犄角又問曰敵在吾圍

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紛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曰千人操旍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陣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戰國魏武侯問吴起曰有師甚衆據險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不能長久則如之何起曰車騎步徒分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如敵若堅守急行間諜以觀計謀彼聽吾説解軍而去不聽吾説吾軍疾戰勝而勿追不勝疾歸或佯北安行設伏疾鬬一結其後一絶其路兩軍銜枚或左

或右而襲其處吾軍交至必有其利又問曰谿谷險阻與敵相逢彼衆我寡則如之何起曰息而待之持弓滿弩且備且慮亂則擊之勿疑理則退後隨之凡過山谷丘陵亟行勿留髙山深谷卒然遇敵必先鼓譟乗之又問曰左右髙山地甚隘狹卒逢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柰何起曰此為谷戰勇者雖衆勿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刄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退隱四方且拒且去乗勢不臧敵若堅陣行山列營㑹須更圖又問

曰敵近而薄我我無道路我衆甚懼為之奈何對曰為
此之術我衆彼寡參分而裹之彼衆我寡合陣從之又
問曰若暴寇近薄驅我馬牛取我禾稼為之奈何對曰
寇暴之至善守而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
退還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必散雖衆可破也

自戰其地則敗

春秋時鄖人軍於蒲騷音蕭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楚將
屈瑕病之大夫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

邑之至（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其近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從之遂敗鄖師於蒲騷○周末吳子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固守不出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鬬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鬬則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避

險遣輕兵絶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戰必因勢勢者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後魏太武帝親征後燕將慕容德於鄴戰前軍敗績德又欲攻之别駕韓諄進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

不勝衆心不固二不宜動隍池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機也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士衆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别駕之言良平之策也

據險隘

周末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常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

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後漢末曹公使夏侯妙才張郃屯漢中蜀先主進兵漢中次於陽平關南渡沔水沿山稍前於是定軍勢作營妙才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妙才軍斬妙才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據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戰兵士亡者多曹公果引軍退還先主遂有漢中○魏將曹爽之伐蜀司馬

景王同行出駱谷次於興元蜀將王林夜襲景王營堅卧不動林退景王謂諸將曰費禕已據險拒守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紀力反還軍以為後圖爽等引退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東晉末大將宋武帝討南燕慕容超超召羣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果鋭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鋭氣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絶其糧運别勑段暉率兖州之軍縁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

也各命守宰依險自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
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敝中策也縱賊入峴
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户口衆多未可以
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
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强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
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
其將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為便宜出峴
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以為天時不如地利但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晉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兵四萬就段暉等於臨朐戰敗超奔還廣固朱武圍廣固數月而拔齊地悉平矣

塞險則勝否則敗

春秋時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楚左司馬沈尹戌謂楚將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隘烏辠反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車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大夫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

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陣自小别至於大别禹貢漢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則此二别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知吴不可勝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子常違左司馬戍之言故敗

○漢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元帝以後宫良家子王嬙音墻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邉備以休天子人民帝下有司議郎中侯應上言以為不可其畧曰自周秦漢興以來匈奴寇掠甚矣其北邉有陰山東西二千餘里本冒

頓單于依阻其中至孝武帝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少安夫匈奴之情困則畀順强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視通烽火而已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且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城因山巖石木柴殭落谿谷水門卒徒築理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今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

滅絶當更發屯繕理累世之功不可卒復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帝納之具在邊防匈奴篇中○後魏遣將伐後燕慕容寶已平并州潞川頻勝寶在中山引羣臣議之中山尹符謨曰魏軍强盛千里轉鬬乗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拒之中書令眭息為反遂曰魏軍多騎師剽鋭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既罄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

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强寇且又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鋭其鋒不可當宜完守設備待其斁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尅進據博陵魯口諸將覩風奔退郡縣悉降於魏寶違塞險之計故敗○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充於東都王充勢窮竇建德自河北來救諸將及蕭瑀等咸請且退師避之太宗不許曰王充糧盡内外離心我當不

勞攻擊坐收其敝耳建德新破孟海公將驕卒惰今我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恃盛冒險爭鋒吾當攻之必矣賊若不戰旬日之間王充自潰彼敗我振兵足以臨之矣一行兩定在於斯舉若不速進戰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并力將若之何秦府記室薛收進曰王充據東都府庫填積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為我所持建德總十餘萬衆來拒王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速戰若縱其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積以相資給則伊洛間戰

鬬不已大王今欲親率猛鋭先據成臯之險訓兵坐甲
當彼疲敝之衆一戰必尅建德破則王充自下不過數
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蕭瑀等奈何遂請退兵太宗
曰善而從之留齊王元吉圍王充親率三千五百人趨
武牢守之不與戰相持二十餘日五月建德諜伺官軍
芻盡牧馬於河北必將襲武牢太宗聞之遂牧馬千餘
匹於河渚間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陣於汜水
東太宗候其陣久卒饑令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

馳而南上賊陣動因而諸軍奮擊之大潰竟如太宗本策

死地勿攻

周末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厲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為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絶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

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傍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子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谷峻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鬬意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又問曰吾在死地糧道已絶敵伏吾險進退不得則如之何武曰燔吾蓄積盡我餘財激士勵衆使無生慮鼓呼而衝進而勿顧決命爭强死

而須鬬若敵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絶其糧道恐有竒伏隱而不覿使吾弓弩俱守其所○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傳令軍中使發也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而覘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抜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遥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

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軍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泜音遲水上擒趙王歇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拊季武反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十六國後涼呂光遣二子紹纂伐叚業南凉禿髮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覬覦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决戰求生戰

則有太山之安不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
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段業悟而不敗○梁將陳慶之
守濡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千百戰師老氣
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
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靡費糧仗其數極多諸
君並無鬬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
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圍合然後與戰必捷諸
將壯其計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

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吹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矣○後魏末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音桓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以韓陵山爲圓陣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因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南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將楊忠與柱國達奚武據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

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返命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絶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於河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

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若敵人在死地無可依固糧食已盡救兵不至謂之窮寇擊此之法必開其去道勿使有鬬心雖衆可破當精騎分塞要道輕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總論其地形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軍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軍困敗饑飽勞逸地利為寶不其然矣是以彼此俱利

之地則讓而設伏趍其所愛而傍襲之彼此不利之地則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平易之所則率騎而與陣險隘之處則勵步以及徒往易歸難左險右阻洳泇幽穢垣埳溝瀆此車之害地也有入無出長馳廻驅大阜深谷洿泥塹澤此騎之敗地也候視相及限塹分川斯可以縱弓弩聲塵旣接深林盛薄斯可以奮矛鋋蘆葦深草則必用風火蔣蒲翳薈則必率其伏平坦則方布汚斜則圓形左右俱高則張翼後高前下則銳衝

凡戰之道以地形為主虛實為佐變化為輔不可專守險以求勝也仍須節之以金鼓變之以權宜用逸待勞掩遲為疾不明地利其敗不旋踵矣或有進師行軍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右山束馬懸車之逕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巖兵陣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憑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住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知窮力竭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

已知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事至於此可不慎之哉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一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矣

已具前篇吳子孫武問答語中

厲士決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戰者危事亦不必常勝若非激厲無以成功今故附於死地勿攻之後他皆類此也

昔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若今敵人圍我斷後絶糧吾欲徐以為陣以敗為勝奈何太公曰不可此天下之

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可為四衝陣以驍騎驚其君親左軍疾右軍迭前迭後往敵之空吾軍疾擊鼓呼而當又問曰敵踈其陣又遠其後跳我流矢以弱我弓弩勞我士卒為之奈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車騎獵其左右引而分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少擊衆避之於易要之於險避之以晝取之於夜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阨也○戰國秦圍趙邯

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糧肉而人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

千人李同遂與之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會魏信陵君以師來救秦軍遂退○戰國齊上將田單率師將攻狄魯仲連子曰將軍攻狄必不能下矣單曰吾以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車不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尅齊嬰兒謡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單乃懼問魯仲連子對曰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插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志聞言莫不揮泣奮臂

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實足以樂生而惡死此之所以不勝也田單明日結髮厲氣立於矢石之間引枹而鼓之狄人乃下○秦末秦軍攻趙項羽救之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秦將王離九戰絕其甬道大破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皆莫敢縱兵及楚擊秦將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

諸侯軍無不人人惴之睡反恐○後漢將吳漢率兵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來救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明日建茂合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還奔城漢長驅追擊大破之○十六國前秦苻

堅將王猛討前燕慕容暐暐遣將慕容評屯於潞川以拒之猛與評相持遣裨將郭慶之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陳於潞原而誓衆曰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覩評師之衆恐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將軍

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户侯相處羌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不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蚝大吏反）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大敗評衆俘斬五萬○十六國前秦苻健為姚萇所殺苻生率兵伐姚萇皆刻鋒鎧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稍勾刃為方圓大陣知其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

所向無前○東晉末宋武帝作相舉兵伐後秦姚泓以王鎮惡為前鋒軍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鎮惡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耳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踴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隋時突厥入寇隋

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舁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内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突厥達頭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而還者則已如不

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時稱名將

衆寡勢百相懸厲士攻其師

王莽末劉伯升起兵光武守昆陽莽將王尋王邑來討兵號百萬先至昆陽已十萬圍數重時伯升已拔宛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佯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

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勢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

乘卒初銳用之

劉項爭天下之際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思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跂而思歸及其銳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

如決策東向爭權天下漢王從之終滅項籍○後周末隋文帝作相遣將于仲文先以兵定關東破尉遲迥將檀讓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所及也

激怒其衆

春秋時晉侯逆秦師使大夫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秦伯獲晉侯以歸晉曲而怠秦直而怒所以勝也○春秋時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將季梁謂隨侯曰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服也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隨少師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戰於速杞隨師敗

績若用季梁之謀則勝矣　○戰國燕將騎刼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安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戮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塚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遙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皆十倍大敗燕師○後漢度尚為荊州刺史討桂陽賊渠帥卜陽潘鴻等從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

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攻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心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併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代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小小何足介意衆咸憤踊尚乃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

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大破平之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一百五十九

通典卷一百六十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兵十三

孫子曰下政攻城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上汾下温具器械三月而後成修櫓長櫓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謂雲梯浮格衝飛石連弩之屬攻城總名言修此攻具經一時乃成也距闉又三月而後已距闉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為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

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將不勝心之忿而蟻附之則殺士卒三分之一守過二時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而城不拔者此攻城之災言攻趣不拔還為己害故韓非曰夫一戰不勝則禍暨矣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鬬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毀人之國而不久也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故兵不鈍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不與戰敵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故用兵之法什則圍之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

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伍則攻之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與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之又曰兵之情圍則禦禦相持也窮則同心守禦不得已則鬬勢有不得已也言鬬太過戰不可以惡勝走不能脫恐其有降人之心者過則從陷之甚過則計從也圍師必闕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開其一面以示生路此用兵之法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欲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強救在表當堅固守未必鬬也此用兵之法又曰倍則分之已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彼一我二不足為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未可語奇微乎微微至於無形言其微妙所不可見神乎神神至於無

聲故能為變化司命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若天之司命又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也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為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

圍敵勿周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張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後漢妖巫維

泥弟子單臣相聚入原武城刼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明帝時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刼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也帝即敕宮撤圍緩賊衆分散遂斬臣等○後漢末將軍朱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斬之餘賊帥韓忠復據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儁曰兵有形

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降附以勸來耳今海内一統唯黄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覩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

之忠等皆降○後漢末曹公破袁尚拔鄴進圍壺關公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能下其將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開之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將卒自以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曠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曹公從之遂降其城○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其時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於鄴南士馬精强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洹音桓時神武馬不滿二千步卒不至三萬

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為圓陣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自塞其缺士皆必死是以破敵也見死地勿攻篇

圍師量無外救緩攻取之

十六國前燕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尅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成且有强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强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

守之以待其敝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尅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耳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尅廣固○前燕將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事則上下喪氣必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

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圖今圍之窮城樵采路絶内無積蓄外無强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固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斂此為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於晉悉降其衆

攻城戰具附

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繩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凡力有餘者攻先絕諸國之交使無外救糧多而人少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圍而勿攻○以大木為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桄桄相去有三尺勢微曲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以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上建雙䏶䏶間横檢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

為凖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逐便而用其旋風四脚亦可隨事而用謂之拋車○作軸轉車車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鐵鉤繩連車行軸轉引弩弓持滿弦牙上弩為七衢中衢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箭𥷹長三尺圍五寸以鐵葉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隕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

寸下安六脚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内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舁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則用攻其城謂之小頭木驢○於城外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土山即孫子所謂距闉也鑿地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圜而焼之柱折城摧○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止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

孔四面别布車可進退圜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板屋也○以板為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幔逼城堞間使趫捷者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幔○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鏃内簳中射油散處火立然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羣放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

孫子曰彼敵不得至者害之也至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敢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犬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敢過此守之上也故飽能饑之

絕其糧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空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是以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無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芻草之屬

絕糧道及輜重

漢王遣將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與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韓信涉

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野無所虜掠不至十日而韓信之頭可致於戲下不然必為所擒矣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

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進竟破趙軍陳餘違之而敗○漢景帝初吳楚七國反以太尉周亞夫將之亞夫問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而剽輕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糧道絕彼吳必將斃而糧絕矣乃以全強制其疲

極破吳必矣亞夫言於帝許之遂破吳軍○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為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臨沘水潢音黄沘音毗阻兩川間為營絶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享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陣潰遂斬阜賜○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沮授言於紹曰北

兵數重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持宜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曹公軍不利出復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曹公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軍紹為地道欲襲曹公曹公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沮授說紹可遣將別為軍於表以絶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

烏巢去紹軍四十里紹謀士許攸奔曹公攸謂曹公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求索危急之時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而無嚴備可輕兵襲之不慮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乃選精鋭步馬秉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出人負束薪時有問者紿音怠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兵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輜重圍屯燎薪火光亘天地破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甲而遁〇蜀將姜維率衆侵魏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勾安李韶

等守之衆羌胡質任寇逼諸郡魏將陳泰禦之泰謂諸將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或有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堅壘勿與戰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還路維

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十六國前趙劉曜遣將劉允西伐張駿之武威駿遣將辛巖韓璞東拒劉允屯於狄道城韓璞進渡洮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羌之鋭宜速戰以滅之不爾久則生變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日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允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允聞之大悦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糧

廪將懸難以持久今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若敗辛嚴
瑛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
還士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嚴於浚干大敗之瑛軍
遂潰死者三萬餘人○十六國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
掠荆河州而去留將姚豹守城住西臺勒將以驢千頭
運糧以饋姚豹晉將祖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
盡獲之姚豹宵遁○十六國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前
燕慕容暐師至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

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虔瓘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焚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鬬志因而大敗○大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倍道掩之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救其前軍迎擊待封敗之待封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仁貴遂退軍遂大敗郭待封失輜重所以致敗

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風燒之戰之助也]二曰火積[燒其積蓄]三曰火輜[燒其輜重]四曰火庫[當使閒人入敵營燒其兵庫也]五曰火隧[隧墮也以火墮入營中也矢頭之法以鐵籠火著箭頭強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道也]行火必有因[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燒]煙火素具[燒烟具也先具燒燧之屬]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燥者旱也]日者宿在戊箕東壁翼軫也[戊翼叅四宿此宿之日則風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蕭世識曰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吾勘太乙中有飛鳥十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以用火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

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當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所為火可發於外而待於內以時發之發於上風勿攻下風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逆攻之必為所害也晝風久夜風止數當也陽風也晝風則火氣相動也夜風卒至縱火亦當如風之長短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既知起五火五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故以火佐攻者明取勝明也

火攻

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葦葭用絕火勢

蕭世誠曰敵用火勢焚吾門思火滅門敗吾當便積薪助火使火勢盛敵不得入亦拒火之方也

○後漢末漢將皇甫嵩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

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少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後漢末劉表死曹公尅荆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引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曹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

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
各繫火大船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遥
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
上營落頃之熛煙張天（熛音剽火飛也）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
遂敗退○東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逌取數百雞以
長繩連之其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雞飛散火爇羌營
因而奮擊羌將姚襄大敗走之○後周遣將伐高齊齊
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扞禦至西境有栢谷

城者乃絶嶮古城千仞諸將莫敢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積儲皆非窖地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附

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緼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而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攻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穗糧軍營於秸草宿莽之中因風而焚之○火獸以艾熅於問反火置瓢中開四孔繫瓢於野猪麞鹿項上針其尾端向營而縱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上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夜

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火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乘風取勝

後漢楊璇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力强吏人憂愁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音敗）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者即今排袋）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

不得視因以火燒其布索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
弩亂發鉦鼓鳴震羣寇大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郡境
以清○陳武帝有江東梁將王琳率兵東下陳遣大將
侯瑱等拒之瑱等以琳軍威方盛乃引軍入蕪湖避之
是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時將取揚州侯瑱等徐出
蕪湖以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
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兵潰亂透水死者十二
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强水以為衝故强水可以絶而不可以奪水但能絶其敵道分敵軍耳不可以奪敵蓄積及計數也

水攻

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

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濰音維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敗走○後漢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絶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偽立堨堨音堰以為捕魚而潛從

墕下過北賊追之决水已深不得渡時衆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後漢末曹公圍吕布於下邳引沂泗水灌城尅之具兵機務速篇○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為栅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栢拍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大放筏衝突水栅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尅定閩中○陳將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

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栅涯音涯口多聚沙石以竹籠置於木栅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栢拍以臨賊栅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水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大唐武德中劉黒闥據河北背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洺水上流使淺令黒闥得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為神黒闥與二百餘騎奔於突厥悉虜其兵衆河北悉平○武德中李靖隨

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兵者以速為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荆州城下士弘既敗銑衆莫不震讋之涉反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水平及水戰具附

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横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匡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為轉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為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

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缺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則山岡溝澗水源下高深淺可以分寸而度○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檝棹篙櫓帆席絙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

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窻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前後有弩窻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鬬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旛幟金鼓此

戰船也○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鋭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遊艇無女牆舷上置槳音奬床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戰船也

孫子曰敵若絕水必遠水引敵使寬而渡之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半渡勢不并故可敵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視生處高水深亦當處其高前向水後當使高處也無迎水流恐溉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為其水流溉灌人也或投毒藥於上流也此處水上之軍也上而水來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恐半渡水而遂漲上而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上過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為絕軍當待其定也

敵半涉水擊必勝

春秋時晉將陽處父侵蔡處音杵父音甫楚將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處父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陣欲避楚使渡成陣而後戰遲速惟命不然紓我紓緩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避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子上悟之不涉終被讒而誅之彰楚君不明○楚漢相

持項羽自擊漢將彭越於梁地令其將大司馬曹咎守成皐漢將挑楚軍咎渡汜水戰漢將候半涉擊大破之○後漢末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賊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賊棄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敗復大破死者數萬人○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

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敢渡蜀主悟之不敢

○大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來至范陽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鬬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分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破之必矣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均擊之大破

軍行渡水附

軍行遇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栰以木罌渡用木縛

瓮為筏受二石力勝一人瓮間闊五寸底以繩勾聯編槍於其上形長勿方前置拔頭後置稍左右置棹○又用槍桄槍十根為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成一桄皆去鑽刊以束為魚鱗次橫檢而縛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以此為率多少用濟○又用蒲桄以蒲九尺圍顛倒為束十道縛似束槍為桄量長短多少無蒲亦用葦桄量大小以濟人○又用抰絙以善游者繫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橛急定絙使人

抉絙浮渡大軍可為數十道○又用浮囊以渾脱羊皮吹氣令滿繫其孔束於腋下浮渡

禦敵水軍絶下流敗之

梁將趙祖悦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遣將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為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鋭其輻兩兩接對揉人久反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横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没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悦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援軍不能赴救祖悦合軍咸見俘虜○後

周將達奚長儒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勇士七千來為聲援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因擒明徹

通典卷一百六十

通典卷一百六十一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兵十四

孫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言水因地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言其有變化故地有方圓能隨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勝之若神懸權而動量敵動也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五行謂金木水火土四時謂春

夏秋冬言五行更王四時迭用日有短長月有生死兵無成勢盈縮隨敵日月盛衰猶兵之形勢或弱或強也

因機設權

春秋時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也○春秋時楚師伐吳箴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鍼䟃深切○春秋時邾人城翼翼邾邑也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也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也大夫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南山行不欲過武城大夫徐鉏曰

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姑武遂過武城武

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

推而蹷之遂敗邾師○春秋時晉將荀吳敗無終及羣

狄於太原無終山戎也初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以困諸阨又烏阨烏介切

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也請皆卒去馬用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五乘為三五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為步陣也行戶郎切

去車更以五人為五分為三五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

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狄人笑之笑其失常也未陣而薄大敗之○戰國燕師伐齊已下七十餘城圍即墨未下齊將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而燕

七十餘城皆復為齊○後漢初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少出兵所以示弱）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後漢末袁尚擊袁譚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公攻鄴城尚聞鄴急棄平原而救求入城以計事者主簿李孚請行尚曰當何所辦孚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

孚乃自選溫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令釋戎器著平上冠持問事杖投暮直抵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失候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入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縋引之孚得入城中鼓譟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孚計事訖將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幼為不如驅出之省穀配乃夜揀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

孚將所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而歸尚明日曹公聞孚已得去曰果如吾言○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於渭南為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子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須臾成氷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而就○吳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嶮道賊走可

得其馬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蹙擊獲馬三百餘匹方船載還○吳將賀齊討黟音伊歙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人屯林歷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方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嶮賊所不備處以戈拓山為緣道道成夜令人潛上乃多懸布以授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

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嶮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吳師刀劒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之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夫金有刃蟲有毒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不毒之蟲彼必無能為也遂伐木為棓與棒同布陣四面羅列俱鳴鼓角勒兵待曙賊惶遽無依禁術不效遂大破而降之○十六國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間而去留將姚豹守譙城

住西臺東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饑久益懼無復膽氣也○十六國前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冲攻之堅將慕容垂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為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火炬於樹枝上光照數里冲懼退還上明○東晉末大將

宋武帝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謂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贑古暗切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郡諸守相皆委任奔走○東晉

末宋武帝作相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俄青等步騎十萬屯河北帝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遣軍纔過岸即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隊主丁旿音午率七百人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竪一白毦仍吏切羽毛節魏人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宋武先命將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既舉超石馳往赴之

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敵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射叢箭射之魏衆既多弩不能制超石遂行別賫大鎚并千餘張矟乃斷矟長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衆不能當遂奔潰○宋檀祇為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過淮因天夜陰晦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祇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

之傷敗却入祇密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將謂曉於是奔散追討盡獲之○宋將宗慤征林邑圍區粟城林邑王范陽邁遣將范毗沙達率萬餘人來救慤謂諸將曰寇衆我寡難與爭鋒乃分軍為數道偃旗卧鼓慤潛進令曰聽吾鼓譟乃出山路榛深賊了不為備卒見軍至驚懼退走慤乘勝追討敗歸林邑仍攻區粟拔之汎海陵山徑入象浦有大渠南來注浦宋軍阻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

逆阻渠不得渡以具裝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集然後擊慾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厲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疑焉慾以為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皆潰亂慾率兵直渡渠奮擊陽邁遁走其衆奔散遂克林邑○蕭齊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後魏荆河州之太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夜斫營即夜分兵為二

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眾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絢公政等果親領兵來斫眾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絢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覩眾所置之火而爭渡馬水深溺死斬首者千級生擒公政康絢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梁將侯景反兵逼建業眾皆危懼梁將羊侃為守城督因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

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倒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頻攻不捷會侃病死城乃陷○後魏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魏大將長孫稚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為壘勝

負之理久而無决豈才雄相類筭畧抗衡當以河山嶮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勢縱曹操復出亦無所逞竒必須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潼關之賊必覩風而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尅雄曰賊黨薛循義已圍河東薛風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孫珍停師蒲坂又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為疑偘曰孫珍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為人使未可使人一朝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圖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

湄所部之人多在東境循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雄從之令其子彦等領騎與俰於弘農北渡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俰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欵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人遂傳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

一宿之閒火光遍數百里内寶寅將時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佀頗有力○後魏末河北賊葛榮别帥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人屯據薊城魏將侯泉率騎七百討之遂廣張聲勢多設供具親以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泉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泉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

衆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衆内應遂遁走追擒之○葛榮率衆將向洛陽衆號百萬魏將爾朱榮自太原討之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勅軍士各𧫷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乃分命壯勇

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西魏將王羆為華州刺史嘗修城未畢梯在城外齊神武遣將韓軌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知覺比曉軌衆已乗梯入城羆尚卧未起閤外汹汹有聲羆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梃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東魏遣將斛律金寇洛陽師至於河北周文帝患其渡河乃於上流縱火船而下以燒河橋金先

備小艇半盛以水鐵鎖連之一旦絶中流火船至而不前須臾火滅而橋獲全遂進軍洛陽○西魏將韋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及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髙樓孝寛更縛木接之令極髙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髙不得入遂於城南塹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寛復掘長塹截其道仍置戰士屯於塹上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上

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鞴吹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毁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寛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焼布并欲焚樓孝寛復作長鐵鈎利其鋒刃火竿每來以鈎遥割之松麻俱落又於城西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復以油灌柱放火焼之柱折而城並崩壊孝寛又隨壊處竪

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寛咸拒破之城竟以全○西魏末蠕蠕侵魏魏大將元纂禦之蠕蠕遂逃出塞纂令將士于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郅原前後七十戰盡降其衆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遥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為慮乃進軍逼謹謹常乘駿馬一紫騮音小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皆

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追騎賊遂奔走因得入塞○西魏將王思政守頴川城東魏大尉高岳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臥鼓偃旗寂若無人者岳恃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勇騎開門出戰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遥見岳陣不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備營壘又隨地勢髙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𥟖(子算切)因迅風便投

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焼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岳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退思政即命據其兩土山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頽壞岳悉衆苦攻分任迭進一旬之中晝夜不息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又屬大雪平地三尺衆斃於鋒刃及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怪堰成水大至城中水泉湧溢不

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不敢逼城齊文襄乃率步騎十萬來自於堰下督厲士卒增功築堰時盛夏水壯城北面遂壞頃之水便溢滿無措足之地遂被擒文襄義而禮之○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絶人懐危懼敦於是分兵掠抄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内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各持囊遣官司部分各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遂即遣之

瑱等聞之量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敦敦又增
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
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船中逆以鞭之如是
者再三馬即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
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
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
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為士人裝船伏甲士於
中瑱兵人見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

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隋文帝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髙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軍將至可移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住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

金鄉城主徐善净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即尉進迴賞賜將士金鄉人以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净遥見仲文軍且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寛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意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噪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

皆投漆水而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轞送京師河南悉平覔毗羅之衆妻子如呂蒙襲尅南郡恤關羽之衆戚屬同○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濶遠兵不習水以此為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事請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防擬更甚令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以上老馬令秣飼以平陳為名賊必懼而求馬擬戰密勅刺史令私買博大船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然終不為彼用陳主叔寶果

大造船市馬輸船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熲請所愽得船運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魚蓮遨遊為名造船教水戰仍以賀若弼為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也○隋煬帝初漢王諒據并州反代州總管李景為諒將喬鍾馗所圍隋將楊義臣率兵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山谷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馗戰兵初合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馗軍不知所為伏兵發擊之因

而大潰○隋將劉方率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戰不利於是掘小坑以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陳方詐為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大唐貞觀中北狄鐵勒薛延陀發同羅僕骨回紇等衆合二十萬渡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延陀乘之及塞太宗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太宗誡之曰

延陀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先勑思摩燒薙秋草延陀糧餉日盡野無所獲頃者偵人來云其馬畜齧啾林木枝皮畧盡卿等掎角思摩不須前戰候其將退一時奮擊制勝之舉也於是李勣擊延陀之衆破之先是延陀擊突厥沙鉢羅及社爾皆以步兵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則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

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之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陣率長矟數百為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厥突於黑山至朔川謂其下曰兵法尚詐者謂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也前遣副將蕭嗣業運糧被掠兵多餒死所以敗也狡寇狃

怵不可以不備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井觧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賊衆奔潰自是續遣糧運無敢近者

多方誤之

春秋時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員音芸）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

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疲敝於道亟肄以罷之亟音器罷音疲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終於吳師入郢郢楚都也○春秋時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陣於檇李檇將遂切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師所擒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矣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主頭行戶郎切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也臣干旗鼓犯軍令也不敏於軍之行前不敢逃刑將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吳師

○後漢末曹公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與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遂超等走涼州○魏將田國讓率兵擊鮮卑軻比能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抄軍前後斷

截歸路國讓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絶以為尚在行數十里乃知之○魏末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招吳請援司馬景王總兵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兾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廩淮北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寛

必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景王曰誕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為足據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遊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且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水賊水賊破欽等必為我擒矣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内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誕殺欽欽子鴦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巡城而呼景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因令攻而拔之○東晉初

前燕慕容廆胡罪切　封䍐漸廣據棘城晉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隂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鋭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復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

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為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銳士令皝音晃摧鋒於前翰領精騎為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皝翰皆廆之子〇十六國後燕慕容盛據遼東其遼西太守李朗引後魏軍上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

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滅其族遣將李早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早旋師朗既聞其家盡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中路而還謂有内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迎魏師於北平早候知之襲尅令支遣禆將追朗及于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所以追早還者朗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刼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其怠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齊末東昏侯以

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州就行事蕭穎冑以襲襄陽梁武帝時爲雍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叅軍王天獸龎慶國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荆州本畏襄陽又加以唇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邪我總荆州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况以無算之昏主哉我能使山陽至荆州便即授首諸軍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丘梁武復令天獸齎書與穎冑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策曰夫用兵

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迺先遣天獸往州府人皆有書令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獸口具及問天獸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獸是行事心膂聞必謂行事與天獸共隱其事必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頴胄大懼乃斬天獸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頴胄伏

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東魏初齊神武破爾朱兆兆奔保秀容分兵守險出入抄掠每揚聲云欲討之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竇泰率精騎先驅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兆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莫不奪氣因而克之○後周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刼周將陸騰討之獠因山為城攻之不可拔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妓示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

諸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討擊盡破之○後周將周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己奔於陳偽告猛曰法尚步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若叛還欲得軍來必無鬬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為然引軍急進法尚乃佯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鋭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

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船取其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矣○隋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雖集兵彼必不信持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策陳人益弊○隋賀若弼鎮淮南先是弼請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

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遂滅陳○大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陳兵拒之兩陣將交太宗以數騎出謂曰不念昔日香火之言乃來相侵知二可汗外同内異故以此言疑之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慮我無惡意更欲與王固盟約耳於是𢾾軍引却也

孫子曰上兵伐謀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慮其未生善保勝者出於無形也

先攻其心

戰國齊將孫臏謂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為上務先服其心今秦之所恃為心者燕趙之權令說燕趙之君勿虛言空辭必將以實利以回其心所謂攻其心也○漢王既破項羽於垓下羽兵尚衆漢兵圍之而皆為楚歌楚人久苦征戰因敗思鄉遂潰斯亦攻心之機○蜀大將諸

葛孔明率衆定南夷帥孟獲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斯攻心服之具邊防南蠻篇○晉大將司空劉琨守太原羣胡攻圍久未下琨計窘吹笳聲悲寥亮羣胡夜聞之愁思遂潰散斯亦攻心之機也

奪敵心計

後漢初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第一鎮守處也遣軍師皇甫文出謁恂辭理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

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通典卷一百六十一

通典卷一百六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兵十五

孫子曰必生可虜將弱怯則有必生之意可急擊而取之

敵無固志可取之

春秋時晉師伐楚至於邲毗必切楚師出陣楚將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則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可也奪敵戰心先蘇見切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師荀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兩手曰掬中軍裨將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先具舟有必生之意○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先也榮齊大夫也曰師速而疾畧也言欲行畧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

太子抽劒斷鞅乃止於是晉師東侵至濰南及沂齊侯納太子諫遂不敗○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謂王曰困獸猶鬬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又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陣澨音誓○漢將趙充國討先零羌羌久屯聚解弛覘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

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校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百於是破之○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去漢將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矣○晉將劉

毅泝江追桓玄戰於峥嶸洲於時官軍數千玄兵甚盛
而玄懼有敗䘏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官
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隋煬帝征高麗大
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緑水又東濟薩水去高麗平壤
城三十里因山為營高麗國相乙支文德遣使偽降請
述曰遂旋師者奉其主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
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半濟
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

至鴨緑水行四五百里初渡遼水軍三十萬人還至遼東城唯三千七百人耳

孫子曰歸師勿遏若窮寇遠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敢能死戰徐觀其變而勿遠遏截之

歸師勿遏

後漢末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絶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守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縱奇兵步

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爭死地吾是以知勝矣○十六國前秦苻堅自伐晉於壽春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於華澤堅將苻叡以芮反竇衝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驅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復從戰於華澤叡敗績被殺○十六國夏赫連勃勃伐南涼禿髮傉檀大破之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

朗謂曰勃勃天姿雄鷙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温圍北度趣萬解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僴檀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殺傷萬計○十六國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

為弘所敗業歎曰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兵一分一合以敵為變兵法詐詭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為變化之術故其疾如風進退應機其徐如林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侵掠如火猛烈也不動如山守也不信敵之詿惑安固如山難知如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動如雷霆疾速不及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瞑目也指嚮分衆因敵而制勝也旌旗之所指嚮則分離其衆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大陣動則亂因乘而敗之違不動如山之義也

東晉前秦苻堅率兵来伐晉晉將謝石謝玄拒之堅遣其將朱序説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以敵也及其衆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晉將遣使請戰許之堅師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晉將使謂堅將苻融曰若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明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

得過我以鐵騎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於是麾軍却陣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玄以八千精卒渡淝水逼之融馳騎掠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勝追擊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輔少主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從隋文帝遣將韋孝寛討之迥男惇都昆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拒之沁七鴆切與孝寛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寛軍半渡而擊之孝寛因其却乃

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大唐光宅初武太后臨朝稱制徐敬業於揚州起兵以匡復皇家為辭月餘日間致精卒數萬太后遣將軍李孝逸領兵討之敬業率軍拒於下阿谿方成列敬業謂其徒曰自知衣甲非厚者居衆後乃爭退孝逸之師因其動譟而奔擊乃大敗焉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東晉末盧循率衆數萬方艦而下晉相宋武帝率兵拒之出輕利鬬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

於西岸右軍叅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
軍騰踊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宋武自
於中流麾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
火具乃投火焚之煙焰翳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
循等還潯陽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悦
服

乘勝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瞱進説曰明公以步卒

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振天下勢慴内外今舉漢中蜀人覩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度而遲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尅也若少緩之則諸葛亮明於理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為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日蜀降者説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

曹公悔之又問瞻曰今尚可擊否瞻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曹公違之而失○晉鎮南將軍都督荆州杜元凱襲吳樂鄉在今江陵郡松滋縣東六十里虜都督孫歆沅湘以南至於交廣覩風送款時衆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將暑熱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来冬大舉元凱曰昔燕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强齊今王師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也遂指授羣帥直詣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國先議者慙而謝焉○十六國蜀

李特攻晉將張徵徵軍潰特議欲釋徵還涪音浮諸將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減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寛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東晉將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

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金剛遁走太宗追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執馬而諫曰糇糧已竭士卒疲頓願且停營待兵糧咸集而後決戰太宗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得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乘其勢逐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遲留賊必生計此失機之道遂策馬而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饑乏為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

中苦饑此夕唯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恩皆飽而思奮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等當其北翟長孫等當其南親御大軍以臨之諸軍戰小為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衆大潰○武德初太宗征薛仁杲大破之乘勝遂逼折墌城竇抗等苦諫曰賊主猶堅據城雖破其將宗羅睺未可即逼請按兵以候其變太宗曰筭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賊大軍已破餘衆何足為虞

光魁之計盡於此矣遂率衆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
陴者皆亂爭自投而下仁杲窮蹙開門請降

乘勢先聲後實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隂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晉
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
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
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
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齊師夜遁○漢王遣韓信破

陳餘後信購致廣武君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音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强也齊燕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聞善用兵者不以短

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弱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魏都賦曰醳者順時劉逵曰醳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難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因敵懼遂取之

春秋時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稱舍於墓舍墓謂將發冢也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也兇恐懼聲也音吁勇反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晉侯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晉將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餘里縱遣將侯暉譙恍屯平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祗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劉鍾曰不然

前揚聲言大衆由内江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祇可因其兇懼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来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悉為蜀所虜耳從之翼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縱之城守相次尾解

推人事破災異

周武王伐紂師至汜水牛頭山風甚雷疾鼓旗毀折王

之騏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法而愚將拘之若乃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告凶卜筮不吉星變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知乎乃焚龜折蓍援枹而鼓率衆先涉河武王從之

遂滅紂○大唐武德中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陽反遣趙郡王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名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憂懼之深耶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遂盡歡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眾竟平公祏焉

散衆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鍖也示必死鑕之日反鍖竹林反弇傳步詣行在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凡平城陽琅琊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輛皆罷遣歸鄉里齊地悉平○後魏末河北賊葛榮為爾朱榮所擒餘衆悉降魏將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榮乃普告衆聽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時

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受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之機速焉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節制也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民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廻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黑雲出壘赤氣臨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雨之占其來久矣

風雲氣候雜占

語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附於末篇

太公曰凡興軍動衆陳兵天必見其雲氣示之以安危故勝敗可逆知也其軍中有知曉時氣者厚寵之常令清朝若日午察彼軍及我軍上氣色皆須記之若軍上氣不盛加警備守輒勿輕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察氣者軍之大要當令三五人參馬登高若臨下察之進退以氣為候○凡興兵動衆忌大風雷而陰不見日○凡氣初出如甑上氣勃勃上積為霧霧為陰陰氣結為虹霓暈珥之屬如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為災必和雜

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候之期内有風雨災不成或有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黑下黄敵欲来求戰無誠實言及九日内必覺備之吉或日月陰沉無光不雨或十日晝夜不見日月名曰蒙日久陰不雨下謀上也○凡敵上氣黄白潤澤者將有威德或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或敵上氣黑中赤在前者將精悍皆不得擊○凡氣上與天連軍中將賢良○凡氣如龍如虎如火煙之形或如火

光之狀或如山林或如塵埃頭尖而界或氣黑如門上樓皆猛將氣○凡敵上氣青而疎散者將怯弱前大後小將怯不明○凡軍上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或有氣如赤杵在黑雲中皆有伏兵或兩軍相當赤氣在前後左右者有伏兵隨氣所在防之或有雲絞絞綿綿此以車騎為伏兵或有雲如布席之狀此以步卒為伏兵或有雲如山岳在外有伏兵不可不審察也○凡降人之氣如人十十五五皆义手低頭降之象或有氣上黃

下白名曰喜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若風不旁勃旌旗
暈暈順風而揚舉或向敵終日軍行有功勝候也○凡
敵軍上氣如山隄上林木不可與戰在吾軍大勝或如
火光亦大勝或敵上白氣坌沸如樓緣以赤氣者兵勁
不可擊在吾軍必大勝○或敵上氣黄白厚潤而重者
勿與戰○或遥視軍上雲如鬬雞赤白相隨在氣中得
天助不可擊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頭向敵者戰必
勝○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應天之軍不可

擊有赤黄氣干天亦不可攻或有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敵上氣如虎狀其軍不可攻○若逆風来應氣旁勃牙旗折陰不見日旌旗激揚敗候也○若雲氣從敵所来終日不上吾軍不可出出則不利若風氣俱来此為敗候在急也○凡敵上氣色如馬肝如死灰或類偃蓋皆敗徵或黑氣如壞山隳軍上者軍必敗或軍上氣昏發連夜照人則軍士散亂○或軍上有氣五色雜亂東西南北不定

者其軍必敗○或軍上有赤氣炎炎降天將死衆亂○

或軍上有黑氣如牛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

天狗下食血敗軍也○或有雲氣蓋道蒙蔽盡山此敗

候○凡城中有白氣如旗者不可攻○或有黄雲臨城

有大喜慶○或有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攻屠○

或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黄此天鉞也不可伐伐者死○

或城上氣如火烟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

或氣如杵從城中向外者内兵突出主人勝不可攻○

或城上有雲分為兩彗狀者攻不可得○凡攻城圍邑過旬日不雷雨者城有輔助疾去之勿攻也此皆勝氣○凡攻城圍邑赤氣在城上黄氣四面遶之城中有大將死城降○城上有赤氣如飛鳥擊之可敗也○或有氣出入者人欲逃○或有氣如灰氣出入覆其軍上者士多病城屠○或城上無雲氣士卒散○或城營上有赤雲狀如衆人頭下多死喪流血○攻城有白氣繞城而入者急攻可得若有曲蛇從城外入城者三日内城

屠此皆敗氣○敵上有雲如車蓋不可擊若有雲如雙青蛇雲去可擊大勝○伏兵氣如幢節在黑雲中轉高銳不可擊○城營上見有雲如雄雞城必降○邊城雲如蛟龍所見處軍將失魄敵上有雲長如引素如陣前銳或白黑色有謀青色有兵赤色有反黃色急去○敵上有氣如牽牛未可擊有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必有卒兵來至驚恐須臾而去○凡占軍氣與敵相對將當訪軍中善相氣者厚寵之留令清朝若日中時察彼軍及

我軍上氣皆紙筆録記上將軍將軍察之若我軍上氣不善但警備鎮守勿接戰敵在東日出時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每庚子日及辰戌午未登五丈高臺去一里占百人以上便有氣○氣如塵埃前卑後高者將士精鋭不可擊○氣如隄阪前後摩地避之勿擊○見彼軍上氣如塵埃沸粉其色黄白如旗旛暉暉然無風而動將士勇猛不可擊我軍如此亦不用戰○對敵或有氣来甚卑不蔭覆人上下掩搆蓋道者大賊必至

食不及飽嚴侯之○凡雲起旺相者吉囚死者凶有勝無實勝虛高勝下澤勝枯長勝短厚勝薄我軍在西賊軍在東西高東下西厚東薄西澤東枯西長東短則我軍勝也他皆做此兩軍相對遥見軍上有氣紛紛勃勃如烟如塵賊凶敗○軍上下日無氣者其軍必敗○若我軍無氣將脩德撫士衆存問寒暑警誡固守有赤色氣如火從天下入軍軍亂將死有黒氣如牛猪者瓦觧之氣軍必散有白雲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去

及至八九而不斷者賊必至嚴守之○若兩氣蒙圍城有入處者外兵當攻入若有出者内兵當突出凡氣安即軍安也氣動揺則軍不安氣四散去軍破且敗其氣如羣羊擊之必大尅○兩軍相當有氣如飛鳥徘徊在其城上或来而髙者兵鋭不可擊○兩軍相去十里内三里外軍上無氣是死兵擊之必大勝也○兩軍欲戰視彼軍氣氛氲如焚生草之烟者初必精鋭不可當待其氣散擊之必勝其氣黑出如山帶黄是謝氣敵人自

降○軍敗之氣如羣烏亂飛即伐之必大勝○氣乍明乍暗皆有詐謀氣過旬不散城有大輔即去之勿攻○凡敵上氣如雙蛇飛鳥如缺垣如壞屋如人無頭如驚麞如走鹿相逐如雞相向皆為敗軍殺將之氣○敵上氣如囷倉正白見日益明者將士猛鋭不可擊之○敵上氣黑中有赤氣在前精悍不可當○敵上氣如轉蓬者擊之立破○天子雲如千石倉如高樓如城門華蓋或赤黄正四方○遊兵氣如彗雲掃除或數百丈萬萬

無根本○敗軍之氣如破車如人無足無臂○若下輕其將妖怪並作衆口相惑當修德審令繕礪鋒甲勤誠誓士以避天怒然後復擇吉日祭牙旗具太牢之饌震鼓鐸之音誠心啓請以備天門觀其祥應矣○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鞞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持以安衆心乃可用矣雖云用賢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封功賞勞則不禱而福從共苦同甘則犯逆而功就然而臨機制用

亦有此為助焉

通典卷一百六十二

通典卷一百六十三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

前志曰夫人有生萬物之最靈者也然而爪牙不足供其欲趨走不足避其害無毛羽以禦其寒暑必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者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能勝物羣而聚之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

人既羣居不能無喜怒交爭之情乃有刑罰輕重之理興矣刑於百度其最遠乎又曰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又曰鞭扑無弛於家刑罰無廢於國征伐無偃於天下但用之有本末行之有次第爾歷觀前躅善用則治不善用則亂在乎無私絕濫不在乎寬之與峻又病斟酌以意變更屢作令捃摭經史該貫年代若前賢有誤雖後學敢言亦庶幾

成一家之書爾前代搢紳之徒多設三皇之言又不載其刑法故以五帝為首云

第一刑制上

第二刑制中

第三刑制下

第四雜議上

第五雜議下

第六肉刑議　詳讞　決斷　考訊附

第七守正 赦宥 禁屠殺贖生附

第八寬恕 囚繫 舞紊 峻酷 開元格附

刑一

刑制上 黃帝 虞 夏 殷 周 秦 漢 後漢 魏

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聞其制○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刑誤而入刑出黃金以贖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眚過也災害也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也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敬之憂不得其中也 於是流共工於幽洲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 放驩兜於崇山黨於共工故放之崇山崇山南裔 竄三苗於三危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時為諸侯三危西裔 殛鯀於羽山羽山東裔也在海畔按司馬遷曰舜流四凶於四裔以禦魑魅此一明四凶不死也又舜典云流宥五刑者五刑中有死既以流放代死此二明四凶不死也又舜典言舜美臯陶作士曰五流有宅孔安國注云五流有宅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此三明四凶不死也按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彧者謂便殺之所以辨鯀至羽山而自死者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五

流各有所居之地有三等之居大罪
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
惟明克允
言咎繇能明五
刑施之遠近前古五帝之代據左氏載晉叔向所言夏
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所謂九刑以墨一
劓二剕三宮四大辟五又流六贖七鞭八扑九故曰九
刑也三辟者言三王始用五刑之法故謂之三辟也班
固又云五帝畫象而人知禁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
始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故也而孝經
緯亦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黑蒙赭衣中
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若如三家之言則前五
帝皆同畫象不用肉刑其後以為不然何也按舜典云
流宥五刑五刑者以傷刻肌肉亦謂之肉蓋書美大舜
以流放之寬代刀鋸之毒若如三家之言五帝不用五
刑矣則帝舜何得言以流放代之足明帝舜以前行五
刑明矣其後舜又賛美皐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又知
帝舜初立之時暫廢五刑後又用耳且尚書經正聖哲

所傳左氏班書何忽而不據其讖緯之言固不足徵也荀卿曰肉刑者蓋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矣誠哉是言○夏啓即位有扈不道誓衆曰不用命戮於社載社主有奔北者則戮之主前以社主陰陰主殺後又作禹刑○殷作湯刑晉叔向曰夏殷作刑皆叔世也言晚時洎紂無道迺重刑辟有炮烙之刑具峻酷篇○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合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浹旬而斂正月朔日布五刑於天下又懸書重之浹旬十日也又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憲表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又懸其書於象魏布憲則

以旌節出宣令之亦懸書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丁寧焉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新闢土立君之國用輕法為其未習教也二曰刑平國用中典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弒叛逆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無罪謂同國不避者將報之必先言於士無罪也士主獄官也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親緦服以內焚燒也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殺人者踣諸市三日踣謂斃之音妨付反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告而誅之

謂吏人相殺傷見血耳擴獄者距不受也過訟者過止訟者也坐為賊盜者其孥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舂人槀人此二官之役今之奴婢古之罪人其子為之奴罪隸奴也從坐沒入縣官者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也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髡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黥面人無妨禁衛也劓者守關以醜貌遠之也宮者守内人道既絕於事便也刖者守囿驅禽獸無急行髡者守積王之同族不處宮刑是不翦其類也但髡頭而已凡王族皆於隱處罰之故使守積音恣穆王享國百年耄

荒孔安國曰王即位過四十年而耄亂忽荒言百年大其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命吕侯度作刑度時代所宜也訓夏贖刑穆王命吕侯作書訓揚夏禹贖刑之法從輕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多於初制五百章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五及流贖鞭扑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鬼神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怪伎奇

器以盜上心者殺行偽而固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春秋時子產相鄭國鑄刑書（鑄刑法於鼎）晉叔向遺書以非之子產報曰吾以救世弊也（具雜議篇上）○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寧公子三人長武公為太子次德公次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後三父等復共殺出子立武公）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人為什伍而相收司

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

金人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甘龍杜摯極非之具雜議篇上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七百餘人百姓皆苦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大治而大悅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具魏代語中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士卒死者皆戮其屍其後嫪毒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懸首於木上曰梟車裂狥滅其宗輕者為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後又體解荆軻及平六國制曰人藏詩書及偶語棄市禁人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令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城旦四歲刑也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

為威因亡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其後東郡星隕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皇盡誅石旁人胡亥立以趙高為郎中令更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具峻酷篇○漢高帝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故言抵抵至也當也蠲削秦法兆人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三族注已具上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

其首葅其骨肉於市葅為醢也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應劭曰此輕罪不髠其耏鬢曰耐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當從寸故改耏為耐言耐罪以上皆當先請也顏師古曰耐頰傍毛也音而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姦禦止遂令蕭何攈摭秦法攈摭謂收拾攈音九問反摭音之石反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為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文帝二年

制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過誤之言以為妖言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又制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侯內外孫也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已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肉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起行理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鬼薪已具上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為粲皆二歲刑也人年七十已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完之不加肉刑髡鬄剃也若豫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除挾書律挾藏也秦律敢挾書者棄市呂太后初除三族罪文帝制

人有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産坐之及收孥律令宜除之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家罪疑者與人從輕斷之於是刑法大省斷獄四百具寛恕篇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鈦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此當言髡者完之矣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及吏受賕枉法謂曲法而受賂者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命者名也成其罪也

殺人害重受贓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妾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在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具肉刑議篇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斬右趾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笞五百代斬左趾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景帝制

改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理所行所將行謂按察其與下更反飲食計償費勿論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他物論非飲食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令律所謂除名也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無爵罰金二斤没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畀與也以所受臧之臧與捕告者其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今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具寬恕篇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

寡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乳產師侏儒樂師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當鞫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罪死欲腐者許之如腐木不生實矣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又以笞者或至死未畢復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百其定箠令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笞臀先時笞背畢一罪乃得更人更人更易行笞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徵發煩數人窮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

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蕭何本定律九篇叔孫通又加十八篇張湯又撰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撰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以例相比況文書既繁主者不能徧睹或罪同而論異具舜叅篇孝宣制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宣帝患刑法不一

置廷平四人平之具雜議篇成帝鴻嘉初又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耄之人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誹謗詆欺法平帝元始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辟全貞信及耄悼之人人八十曰耄言老昏暗也七歲曰悼言未成人若死亡可哀悼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非

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其當驗者即驗問就其所居而問之定著令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莽敗之夷其三族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具峻酷篇○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為刑法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

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代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便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峻法非明王急

務遂罷之章帝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於令陳寵又代躬為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著於令寵復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鉤猶勘也音工侯反溢出也曰令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

千八百合為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罷（並具寬恕篇）安帝永初中法稍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為尚書畧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西漢文景只除宮刑今復除蠶室刑者是當時雖有文而未悉斷武帝時司馬遷犯法下蠶室則其事矣今申明除之）解贓吏三代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

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存焉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脩不同其議遂止具肉刑議篇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鈦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

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傳習以為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廐户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

篇張湯越宫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决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决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代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

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
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
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
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
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
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
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
相繼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刑制命陳羣劉邵等刪約舊

科旁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畧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刼掠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刼掠律賊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

為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
聞道辭故分為告律囚律有繫囚鞫獄之法興律有上
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繫訊斷獄律
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
所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賕律
盜律又有敎辱强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其律有出賣呈
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擅興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
律有儲峙不辦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

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輙劾以不承用詔書之罪腰斬不宜復為法故復别為之留律秦代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厨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騎令其告反逮驗别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界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黄金為償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

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者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别而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為免坐律諸律令中有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

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各以為律首又改賊律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汚瀦或梟葅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絶惡跡也賊鬭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

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為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鞫之制所以省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此皆魏代所改其大畧如是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頴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

尉何曾乞恩求没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産育則為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有詔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羣

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大密於是命賈充鄭沖荀顗荀
勗羊祜王業杜友杜元凱裴楷周雄郭頎成公綏柳軌
榮邵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
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
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宫違制撰周官
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
七言蠲其苛穢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
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

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為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通典卷一百六十三

通典卷一百六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二

刑制中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晉武帝太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頒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

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畧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赇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於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

訟相趣謂之鬭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倡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强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鬭皆為賊鬭之加兵刃水火中

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逕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謂之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縳守似强盜呵人取財似受贜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治似故縱特質似恐喝如此之比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因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

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疎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閡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强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

惡言為恐喝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贓刼名其財為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贓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
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
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
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
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
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
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
主得喝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贓五疋以上棄市即

燔宮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强取强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界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

時覩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
致之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
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
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
者死之下髠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
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也故為敕慎之經皆擬周易
有變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變
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

之象髡罪者似秋凋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也○東晉元帝為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剏議斷不循法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自軍興以来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

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駮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准以虧舊典也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

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先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宋文帝時蔡廓為侍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義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

無乞鞫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

以為允從之時王弘上疏曰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

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疋常偷至五十疋具寬恕篇劉秀

之為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擬部人殺長吏科議者

謂值赦宜加徒秀之謂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

若值赦但止徒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

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

口令補兵從之謝莊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

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齊武帝令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為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

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為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為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刼四曰賊叛五曰詐偽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户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宫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

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為耐罪言各
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髠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
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
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
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髠鉗五歲刑
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
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
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

子六足罰金八兩者男子四足罰金四兩者男子二足罰金二兩者男子一足罰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論加

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為隔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叅議牒啟然後科行斷食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則古反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尺二寸梢長二尺七寸廉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

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
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
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
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
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靻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
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
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
靻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

詺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産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資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黵面為劫字黵音都感反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謫運謫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

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叅共録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録人之月者與尚書叅共録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少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

百姓有犯則按法具舜象篇○議曰按法用刑誠難差異然酌於人情通於物理衣冠之與黎蒸如草木之有秀茂若戮一士族雖或無冤如摧茂林雜翹秀或覩其疹瘁則多傷惘之懷使人離心皆如崩角若戮一匹庶縱或小屈如斬叢撥蹊荒蕪未覺其彫殘乃鮮嗟嘆之議免俗惶駭不猶愈乎儻謂不然立覩其患武帝深旨未可為允前志著八議之科近法有收贖之制豈比下俚便令同儕往事足徵未可多咎○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

范杲叅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縁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贓驗顯然而不欵伏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為垜高一尺上員劣容因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垜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

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鏁二重其五歲刑下並鏁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唯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鏁亦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拳手至市脫手械及拳手焉拳音拱手曰拳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

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録寃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寃枉○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

平之無繫訊連逮人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及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䴥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稾其錮疾不逮於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

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産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
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
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案奏
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因之大辟皆先
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
牧守之不法於是凶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
閻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
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足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

定十一年誅崔浩具峻酷篇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文成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致酗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程日增置候官伺察諸違犯贓二丈皆斬具峻酷篇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孝文帝除口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櫍砧也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

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刼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為重枷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為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疋義贓二十疋大辟既頒祿制更定義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贓謁之路殆絕帝哀矜庶獄罪人多全命徙邊其後又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親者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

令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階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輿愚謂至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

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於縣男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齊神武秉東魏政還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强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户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户小盜贓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刊定魏

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式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户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鬬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音患）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

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百髡之投於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

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贖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内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上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戸宗室則不注盜不

入奚官不加宫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鏁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桁户郎反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逕二分半小頭逕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逕三分小頭逕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為一負閤局六負為一殿平局八負為一殿繁局十負為一殿加

於殿者復計爲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勑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具舞紊篇）○後周文帝秉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

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户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宫十曰市廛十一曰鬬競十二曰刼盗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毁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偽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

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

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讎者造於法造七報反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鏁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

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蕃服蕃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為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户其為盜賊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

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嵗收絹十
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
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
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章條流苛
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
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
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
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

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户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宣帝虐忍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經聖制具峻酷篇○隋文帝初令高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而蠲除前代

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徒刑五年改為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為負負

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盡除之

訊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勅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録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録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

戸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䟽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奏取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人或有盜一錢亦

死具峻酷篇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勑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為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為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釁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曰諸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參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

求五曰户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
十一曰鬭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廐牧十五
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
内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蓋並輕
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寛其後帝外征四夷
内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繁滋盜賊蜂起更為嚴制

通典卷一百六十四

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三

刑制下 大唐

大唐高祖起義至京師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刼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制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武德七年頒行之至太宗即位制絞刑之屬五

十條免死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駮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太宗遂令刪改之除斷趾法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具寛恕篇又定令千五百九十條為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行之又刪武德貞觀以来勅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為格十八卷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纂録不可悉載取其朝夕要切簡易精詳則臨事不惑耳他皆類此七年十二月詔

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日不須追身高宗永
徽初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定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有
無刪改遂分格為兩部曹司常務為留司格天下所共
者為散頒格四年有司撰律疏三十卷頒天下麟德二
年重定格式行之儀鳳二年又刪輯格式行之及文明
元年四月勅律令格式內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
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庶免遺忘貞觀
二年七月刑部侍郎韓回奏刑部掌律令刑名按覆大
理及諸州應奏之事並無為諸司尋格式文比年諸司

每有予奪悉出檢頭下吏得以生姦法直因之輕重又先有勑當司格令並書廳事之壁此則百司皆合自有程式不惟刑部獨有典章訛弊日深事須改正勑旨宜委諸曹各以本司雜錢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節仍准舊例錄郎官廳壁左右丞勾當事畢日奏其所請諸司於刑部檢事待本司寫格令等了日停　武太后臨朝又令有司刪定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以來垂拱以前詔勑便於時者編為新格二卷太后自制序其二卷之外新編六卷堪為當司行用為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治之才故垂拱格式識者稱

為詳密其律唯改二十四條神龍中又刪定垂拱格及神龍元年以來制勑為散頒格皆七卷又刪補舊式為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龍三年八月勑應酬功賞須依格式格式無文然始比例其制勑不言自今以後及永為常式者不得舉引為例）景雲初又勑刪定格式令太極元年二月奏上名太極格開元初玄宗又令刪定格式令名為開元格又刪定律令名為開元後格至二十五年又令刪緝舊格式律令及勑總七千四百八十條其千三百四條於事非要並刪除之二千一百五十條隨文

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之勅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畧件文節要如後開元十四年九月勅如聞用例破勅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二十五年九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以前制勅不入新格式者望並不在行用○

名例律曰笞刑五自十至五十贖銅從一斤至五斤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其贖銅從六斤至十斤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其贖從二十斤至六十斤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

其贖從八十斤至百斤

〇十惡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偽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蠱毒魘魅六曰大不恭犯廟諱改為恭謂盜大祀神御之物乘輿服御物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誤不牢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供養有缺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殺及罵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謀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受業

師史卒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及作樂釋服從吉改嫁十曰内亂謂姦小功以上親父妾及與和者○八議一曰議親謂皇帝袒免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二曰議故謂故舊三曰議賢謂大德行四曰議能謂有大才藝五曰議功謂有大功勲六曰議貴謂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七曰議勤謂有大勤勞八曰議賓謂承先代之後為國賓者諸八議者犯死皆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裁議者原情議罪稱定刑之律而不正決之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謀反及大逆者皆斬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

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男夫年八十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者並免餘律應緣坐者準此伯叔父母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異即雖謀反辭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斬謂結謀真實而不能為害者若自述休徵假託靈異謬稱兵馬虛說反由傳惑衆人而無真狀可驗者自從妖法父子母女妻妾流三千里資財不在沒限其謀大逆者絞諸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而無狀可尋者流二千里諸謀叛者絞已上道者皆絞謂協同謀計乃坐被驅率

者非餘條被驅率准此妻妾流二千里若率部衆百人以上父母妻妾流三千里所率雖不滿百人以故爲害者以百人以上論害爲有所攻擊擄掠之者即亡命山澤不從追喚者以謀叛論其抗拒將吏者以上道論諸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者皆斬犯姦而姦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謀殺緦麻以上尊長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即尊長謀殺卑幼者各依故殺減二等已傷減一等已殺者依故殺法諸部曲奴婢謀殺主者皆斬謀殺主之

周親及外祖父母者絞已傷者皆斬諸妻妾謀殺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部曲奴婢謀殺舊主者罪亦同故夫謂夫亡改嫁舊主謂主放為良者餘舊條故夫舊主準此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謂非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而故告者下條準此即嫡繼慈母殺其父及所養者殺其本生並聽告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所犯雖不合論告之者猶坐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

等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若告謀反逆叛者各不坐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下條准此○諸告緦麻小功卑幼雖得實杖八十大功以上遞減一等誣告重者周親減所誣罪二等大功減一等小功以下以凡人論即誣告子孫外孫子孫之婦妾及已之妾者各勿論○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缺者徒二年謂可從而違堪供而缺者須祖父母父母告乃坐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叛者皆絞被告者同首法告主之周親及外祖父母者

流大功以下親徒一年誣告重者緦麻加凡人一等小功遞加一等即奴婢訴良妄稱主壓者徒三年部曲減一等○諸同居若大功以下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者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一等若犯謀叛以上不用此律○諸居父母喪生子及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諸放部曲為良已給放書而壓為賤者徒二年若壓為部曲及

放奴婢為良而壓為賤者減一等各還正之○諸同居卑幼私輒用財者一疋笞十十疋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同居應分不均平者計所侵坐贓論減三等○諸居父母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知而共為婚姻者各減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周喪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減二等妾不坐○諸居父母喪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流三千里造意者雖不行仍為首僱人

殺者亦同即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餘條不行皆准此○諸以毒藥藥人及賣者絞謂堪以殺人者雖毒藥可以療病買者將與毒人皆絞賣者不知情不坐即賣買而未用者流三千里脯肉有毒曾經病人有餘者速焚之違者杖九十若故與人食并出賣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絞即人自食致死者從過失殺人法盜而食者不坐○諸有所憎惡而造厭魅及造符書呪詛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論減二等於周親尊長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者各不減以致死者各依本殺法欲病苦人者又減二等即子孫於祖父

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者各不減即於祖父母父母及主直求愛媚而魘呪者流二千里若涉乘輿者皆斬○諸殘害死屍謂焚燒支解之類及棄屍水中者各減鬬殺罪一等緦麻以上尊長不減棄而不失及髠髮若傷者各又減一等即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者各不減皆謂意在於惡者○諸穿地得死人不更埋及於墳墓燻狐狸而燒棺槨者徒二年燒屍者徒三年緦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卑幼各以凡人遞減一等若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墓

燻狐狸者徒二年燒棺槨者流三千里燒屍者絞○諸强盜（謂以威若力而取其財先强後盜先盜後强等若與人藥酒及食使狂亂取財亦是得闌遺之物毆擊財主而不還及竊盜後覺棄財逃走財主追捕因相拒捍如此之類事有因緣者非强盜）不得財徒二年一疋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者絞殺人者斬（殺傷奴婢亦同雖非財主但因盜殺傷者亦是）其持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疋者絞傷人者斬○諸竊盜不得財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諸監臨者（若相主財物而監守自盜亦同）加凡盜二等三

十足絞本條亦有加者累加之○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者流二千里犯流者絞三盜止數赦後為主其餘親屬相盜者不用此律○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得枉法者減二等即同事共與者首則併贓論從者依已分法○諸監臨主守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一疋加一等至三十疋加役流無祿者各減一等枉法者二十疋絞不枉法者四十疋加役流○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之

物一尺笞四十一疋加一等四疋徒一年八疋加一等五十疋流二千里與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論○諸官人因使於使所受送遺及乞取者與監臨同經過處取者減一等（糾彈之官不減）即雖乞取者各與監臨罪同○諸貸所監臨財物者坐贓論（受乞未上亦同餘條取受及相犯者准此）若百日不還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强者各加二等（餘條强者准此）若賣買有賸利者計利以乞取監臨財物論强市者笞五十有利者計利准枉法論

即斷契有數違負不還五十日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即借衣服器玩之屬經三十日不還者坐贓論罪止徒一年○諸監臨之官私役所監臨及借奴婢牛馬駝騾驢車船碾磑邸店之類各計傭賃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即役使非供已者非供已謂流外官及雜任應供官事者計傭坐贓論罪止杖一百其應供已驅使而收傭者罪亦如之供已求輸傭直者不坐若有吉凶借使所監臨者不得過二十人不得過五日其餘親屬雖過限及受遺乞貸皆勿論親屬謂緦麻以上及

大功以上婚姻之屬餘條親屬准此營公廨借使者計傭賃坐贓論減二等即因市易賸利及懸欠者亦如之○諸監臨之官受猪羊供饋謂非生者坐贓論強者依強取監臨財物法○諸率斂所監臨財物饋送人雖不入己以受所監臨財物論○諸監臨家人於所部有受乞借貸役使賣買有賸利之屬各減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與同罪不知情者各減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監臨及家人有犯者各減監臨家人一等○諸去官而受舊官屬士庶饋與若乞

取借貸之屬各減在官時三等謂家口未離本任所者○諸因官挾勢及豪强之人乞索者坐贓論減一等將送者為從親故相與勿論○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若貸之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文記謂取抄署之類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減一等坐之雖貸推同餘條公廨准此即主守私貸無文記者依盜法所貸之人不能備償者徵判署之官下條私借亦准此○諸坐贓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十疋徒一年罪止徒三年謂非監臨主守而因事受財者與者減五等○

諸人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隱而不送官者計合還主之分坐贓論減三等（若得古器形制異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諸鬭毆人者笞四十（謂以手足擊人者）傷及以他物毆人者杖六十（見血為傷）（非手足其餘皆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傷及拔髮方寸以上杖八十若血從耳目及內損吐血者各加二等○諸鬭毆人折齒毀缺耳鼻眇人一目及折人手足指（眇謂虧損其目而猶見物）若破骨及湯火傷人者徒一年折二指二齒以上及髠髮者徒一年半○諸鬭毆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兵刃謂弓

箭刀矟矛矡之屬即毆罪重者若兵刃傷謂金鐵無大小之限堪殺人者及折人肋眇人目墮人胎徒二年墮胎者謂辜限內子死者乃坐諸鬬毆折跌人肢體及瞎其一目徒三年折跌人肢體者謂其骨蹉跌失其常處辜內平復者各減二等餘條損跌平復准此及損二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至篤疾若斷舌及毀敗人陰陽者流三千里○諸鬬毆殺人者絞以刃故殺人者斬雖因鬬而用兵刃殺人者與故殺同謂人以兵刃逼己因用兵刃相殺傷者皆依鬬法餘條用兵刃准此不因鬬故毆傷人者加鬬毆傷人罪一等雖因鬬但絕時而殺傷者

從故殺傷法謂忿競之後各以分散聲不相接去而復來是名絕時○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者二十日以刃傷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毆傷不相須餘毆傷及殺傷各准此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內及雖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以他故謂別增餘患而死者○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為重罪原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一等若先下手重者餘各減二等至死者隨所因為重罪其不同謀者各依所毆傷殺其事不可分者以後下手為重

罪若亂毀傷不知先後輕重者以謀首及初鬭者為重罪餘各減二等○諸毆制使及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吏卒毆本部官長徒三年傷者流二千里折傷者絞折傷謂折齒以上若毆六品以下官長各減二等減罪輕重加凡鬭一等死者斬詈者各減毆罪三等須親自聞之乃成詈即毆佐貳者徒一年傷重者加凡鬭傷一等死者斬○諸造妖書及妖言者絞造謂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說吉凶涉於不順傳用以惑衆者亦如之傳謂傳言用謂用書其不滿衆者流三千里言理無害

者杖一百即私有妖書雖不用徒三年言理無害者杖六十○諸夜無故入人家内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格殺之勿論若知非侵犯而殺傷者減鬬殺傷二等其就拘執而殺傷者以鬬殺傷論至死者加役流○諸盜官文書印者徒二年餘印杖一百謂貪利之而非行用者餘印謂印物及畜産者○諸無官犯罪有官事發流罪以下以贖論謂從流外及庶人而任流内者不以官當除免十惡及五流者不用此律卑官犯罪遷官事發在官犯罪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論餘罪論

如律有官犯罪無官事發有廕犯罪無廕事發無廕犯罪有廕事發並從官廕之法○諸犯私罪以官當徒者私罪謂私自犯及對制詐不以實受贓枉法之類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各加一年當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其有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官同為一官勳官為一官先以高者當若去官未敘准此例次以勳官當行守者各以本品當仍各解見任若有餘罪及更犯者聽以歷任之官當歷任謂降所不至者其流内官而任流外職

犯罪以流內官當及贖徒一年者各解流外任○諸流配人在道敎計行程過限者不得以赦原謂從上道日總計行程有違者有故者不用此律若程內逃亡亦不在免限即逃者身死所隨家口仍准上法聽還○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犯加役流反逆緣坐流及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有官爵者各從官當除免死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緣坐應配沒者不用此律

即有人教令罪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諸犯罪時雖未老疾而事發老疾者依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内老疾者亦如之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諸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轉易得他物及生産蕃育皆為見在已費用者死及配流勿徵別犯流及身死者同餘皆徵之盜者倍備若計傭賃為贓者勿徵諸平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平功傭者計人日為絹三疋牛馬駝騾驢車亦同船及碾磑列店之類亦依犯時價值傭賃雖多

各不得過其本價○諸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正贓猶徵如法其輕罪雖發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即因問所劾之罪而別言餘罪者亦如之即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為首及相告言者各聽如罪人身自首法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本服周親雖捕告俱同自首法其聞首告被追不赴者不得原罪謂止坐不赴者身即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自首贓數不盡者止計不盡之贓科之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減罪二等坐之即亡叛者雖不自

首能還歸本所者亦同其於人損傷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本應過失者聽從本法於物不可陪償本物見在首者聽同免法即事發逃亡雖不得首所犯之罪俱減逃亡之坐若越度關及姦私度亦同姦謂犯良人並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例○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長於法不坐者歸罪於其次尊長為男夫侵損於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即共監臨主守為犯雖造意者仍以監守為首凡人以常從論○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謂非應累者准重條其狀不累輕以加重若重應贖輕罪

應居作官當者居作官當為重以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即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法不等者以重贓併滿輕贓各倍論累謂上累見發之贓倍謂二尺為一尺不等謂以强盜枉法等贓併從竊盜受所監臨之類即監臨主守因事受財而同事共與若一事頻受及於所監守頻盜者累而不倍其一事分為罪二罪法若等則累論罪法不等則以重法併滿輕法罪法等者謂若買易官物計其等准盜論計其利以盜論之類罪法不等者謂若詐請官器仗以亡失併從毀傷以考校不實併從失不實之類累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論其

應除免倍沒備償罪止者各盡本法○諸脫戶者家長徒三年無課役者減二等女戶又減三等（謂戶俱不附貫若不由家長罪其所由即見在使任者雖脫戶及計口多者各從漏口法）脫口及增減年狀（謂老疾中小之類）以免課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其增減等非免課役及漏無課役口者四口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即不滿四口杖六十（部曲奴婢亦同）○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別籍異財不相須下條准此）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及以子孫妄繼人後者徒二年子

孫不坐○諸擅發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二百人加一等千人絞謂無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輒發兵者雖即言上而不待報猶為擅發文書未行即不坐給與者隨所給人數減擅發一等亦謂不先言上待報者告令發遣即坐其寇賊卒來欲有攻襲即城屯反叛若賊有內應急須兵者得便調發雖有所屬比部官司亦得調發給與即言上各謂急須兵不容得先言上者若不即調發及不即給與者准所須人數並與擅發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准發人數減罪一等若有逃亡盜賊權差人夫足以追

捕者不用此律○諸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覆者斬若連接寇賊被遣斥候不覺賊來者徒三年以故致有覆敗亦斬○諸主將以下臨陣先退若寇賊對陣捨仗投軍及棄賊來降而輒殺者斬即違犯軍令軍還以後在律有條者依律斷無條者勿論○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謂非弓箭刀楯短矛者）弩一張加二等甲一領及弩三張流二千里甲三領弩五張絞私造者各加一等（甲謂皮鐵等具裝與甲同即得闌遺過三十日不送

官者同私有法造未成者減二等即私有甲弩非全成者杖一百餘非全成者勿論○諸告人罪非叛以上者皆令三審應受辭牒官司並具曉示并得叛坐之情每審皆別日受辭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別日受辭者聽當日三審官人於審後判記審訖然後付司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切害謂殺人賊盜逃亡與強姦良人及更有急速之類不解書者典為書之前人合禁告人亦禁辯定放之即鄰伍告者有死罪流告人散禁流以下責保參對誣告人者各反坐即糾彈之官挾私彈事不實

亦如之反坐致罪准前人入罪法至死而前人未決者聽減一等其本應加杖及贖者止依杖贖法則誣告官人及有蔭者依常律若告二事以上重事實及數罪等但一事實除其罪重事虛反其所贖即罪至所止者所誣雖多不反坐其告二人以上雖實者多猶以虛者反坐謂告二人以上但一人不實罪雖輕反其坐若上表告人已經聞奏事有不實反坐罪輕者從上書詐不實論○諸誣告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者加所誣罪二等○諸投匿名書告人罪者流二千里謂匿姓名及假人姓名以避已告者棄置懸之俱是得見者皆即焚之若

將送官司者徒一年官司受而為理者加二等被告者不坐輒上聞者徒三年○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為理者以故入人罪論至死者各加役流若事須追究者不用此律(追究謂婚姻良賤赦限外蔽匿應改正徵收及追見贓之類)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獄官酷己者聽之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聽告謀反逆叛子孫不孝及同居之內為人侵犯者餘並不得告官司受而為理者各減所理罪三等○上元元年十二月刑部

奏准名例律法云獄成謂贓狀露驗及尚書省斷訖未奏疏云贓謂所犯之贓見獲本物狀謂殺人之類得狀為驗雖在州縣並為獄成尚書省斷訖未奏者謂刑部覆訖未奏亦為獄成今法官商量若款自承伏已經聞奏及有勑付法刑名更無可移者謂同獄成臣今與法官審加論議仍永為恒式勑旨依二年六月刑部奏謹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勑除削絞死罪准有四刑每有思慮須降死刑不免還斬絞勑律互用法理難

容又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無分析京城知是蠱害決
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兩種法開二
門勅旨斬絞刑宜依格律處分寶應元年九月刑部大
理奏准式制勅處分與一頓杖者決四十至到與一頓
及重杖一頓並決六十無文至死者為准式處分又制
勅或有令決痛杖一頓者式文既不載杖數請准至到
與一頓決六十並不至死勅旨依建中三年八月刑部
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惡逆以上四等罪請准律用刑

其餘各犯別罪應合處斬刑自今以後並請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勅旨依○原夫先王之制刑也本於愛人求理非徒害人作威往古朴淳事簡刑省唐虞及三代刑制其畧可知令主則輕虐后遂重於善也則云罰不及嗣其不善也乃云罪人以族斯則前賢臧否之辨歟秦法苛峻天下潰叛漢祖蠲除約定三章大辟之罪猶誅三族孝文雖罷肉刑新垣亦罹斯酷其後顔異陷反唇棄

市楊惲坐誣譏腰斬泊乎曹馬經綸之際忤者三族皆夷後魏有門房之誅歷代葢治時少罕遇輕刑亂時多常遭重典國家子育萬姓輕簡刑章徵之前代未有其比所以幽陵之盜西軼犬戎之寇東侵京師傾陷皇輿巡狩億兆戮力大憝旋殲自海內興戎今以累紀征繕未滅杼柚屢空烝庶無離怨心者是由刑輕之故或曰荀卿有言代治則刑重代亂則刑輕所以治者乃刑重所以亂者乃刑輕欲求至治必用重典斯乃一端偏見諒非適時通論也

夫刑之輕重利害已粗言之矣夫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謂之君子則曰賢人欲求賢人固不易得矧天下數百千郡縣豈得衆多君子乎佑以為條章繁雜而決斷必不及條章輕簡而決斷或時漏故老氏云其政悶悶其人淳淳（政教寬大悶昧似若不明則人淳淳然而質朴）其政察察其人缺缺（政教苛察人則應之缺缺然而凋弊）又語曰寧失不經仁惻之旨也

通典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六十六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刑四

雜議上虞　周　秦　漢　後漢　晉　東晉

虞書云帝謂臯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是汝之功勉之○周制以

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辟法也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一曰議親之辟若今宗室有罪先請是也二曰議故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三曰議賢若今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賢謂有德行者四曰議能能謂有道藝者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宥之以勸能者五曰議功謂有大勳勞立功者六曰議貴若今吏墨綬者有罪先請是也七曰議勤謂憔悴以事國八曰議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爭財曰訟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禮記曰刑人不在君側公族有死罪即磬於甸人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懸縊殺之曰磬而

無宮刑其刑罪即纖剸亦告於甸人纖讀曰殲殲刺也剸割也宮以刀鋸割刺之告讀曰鞫刑肅而俗弊則人不歸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又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大戴禮曰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筴以人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途不與言也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又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

簋不飭淫亂男女無别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正以呼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捽才忽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東周之季王道寖壞

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鑄刑法於鼎晉叔向非之曰遺其書以非之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顏師古曰虞舜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詰邦國非不預設但不宣露使人知之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閑防也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其從之心也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辟法也為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生詐妄徼幸而成巧則弗可治也）今吾子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以制三辟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也一曰治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取證於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喻微細）亂獄滋豐賄賂並行（滋益也）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弊）○

議曰古來述作鮮克無累或其識未至精或其言未至公觀左氏之紀叔向書也蓋多其義而表其詞孟堅從而善之似不敢異於前志豈其識或未精乎按虞舜立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孔安國注曰陳典刑之義勅天下敬之憂不得其中）又按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懸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旬而斂漢宣帝患決獄失中置廷尉平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者救衰亂之起

也今宜删定律令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後之論者即云上古議事不為刑辟夫有血氣必有爭心羣居勝物之始三皇無為之代既有君長焉則有刑罰焉其俗至淳其事至簡人犯者至少何必先定刑名所以因事立制叔向之言可矣自五帝以降法教益繁虞舜聖哲之君後賢祖述其道刑章輕重亦以素設周氏三典懸諸象魏皆以防民陷令避罪辜是故鄭昌獻疏蓋以發明其義當子產相鄭在東周㝎時王室已卑諸侯力政

區區鄭國介於晉楚法弛民怠政隳俗微觀時之宜設救之術外抗大國内安疲甿仲尼凡事聞死出涕稱之遺愛非盛德歟而叔向乃謂赫胥栗陸御宇之時徒陳閑誼行禮致治之説雖虞夏之盛亦未可在殷周之初固不及研尋反覆斯言諒同玉巵無當矣詳左氏之傳或匪至公晏嬰張趯譏議則别先儒註釋亦巳昌言所紀叔向此書有如曲護晏子也或曰按孔頴達正義云子産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則

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深淺待至臨事議其輕重也按孔議附會叔向言前已論之矣又按左傳晉趙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文公又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且宣子之刑夷之蒐晉國之亂制也又議曰夫經籍指歸誠要疏議固當解釋本文豈可徒為臆說詳左氏載夫子所議

令守晉國舊法范宣子所為非善政也故錄本傳以證之佑誠懵學輒議前賢儻遇精鑒達識庶幾要終原始
幸詳鄙見○秦孝公納衛鞅言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傲於人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

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人立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人安衛鞅曰龍之所言時俗之言也常人安於習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業法古無過循禮不邪衛鞅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

足多孝公竟變法令○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
陳論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
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答曰夫繼
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
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
大逆論從之宣帝自在閭閻知刑法不一於是置廷尉
平秩六百石員四人選于定國為廷尉黃霸等為廷平
獄刑號為平矣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

為治捄衰亂之起也今 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治其末政衰聽倦則廷平招權為亂首矣薛宣為丞相時弟循為臨菑令後母常隨循居官宣迎後母循不遣後母病死循去官持服宣謂循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駮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循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後免丞相加特進久之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

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封列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欽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創為傷之會司隷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欽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衆等議史失衆姓奏曰況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勑承教化而骨肉相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隷舉奏宣而公令明欽迫切宮闕要遮創戮

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鬲與隔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人忿怒爭鬭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横木）居處畜産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浸近也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亦作侵犯也其義兩通長竹兩反）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手傷人為功使人傷人為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駮議曰律曰以刃傷人完為城

且春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詆欺成罪詆毀也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禮而見痏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以杖手毆擊破其皮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之痏痏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罪同毆也痏音紙音鮪痏咸厚善循而數稱宣過惡流聞不可謂直言咸為循而毀宣是不義而不正況以故謀傷咸謀計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趣讀曰促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人爭鬬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

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而人無所措其手足（措置也）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謂尋其本）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誣欺輯（音集）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以受其財）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為完也況身及同謀者皆從此科）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死罪

一等徙燉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鄉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何武議曰令犯法者各以發時律令論之(此其引令條之文也發謂其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記也(記志)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為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解免也)請論廷尉孔光駁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懲創止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

知當罪大逆之法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絶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班固曰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代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率天下犯罪者千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餘從耐罪以上至右趾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今郡國被刑或冤死者多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夫獄刑所以蕃者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

刑言伯夷下禮法以導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言禮制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强擅私為之囊槖言容隱姦邪若囊槖盛物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矣狃詐習也寖漸也狃音女九反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省謂減除之絶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其罪事止聽訟所以為末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諺

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以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故也凡此五疾獄刑之所以蕃也○按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後漢章帝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故招致災旱帝下公卿議陳寵議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蘭射干生月令仲冬芸生荔挺出一陽始生天以為正周以為春正春皆始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為正周以為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

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二月二陽爻生雁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萌芽月令季冬雉雊雞乳至正月陽氣以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為正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統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泉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芽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正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以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體

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殷周歲首皆為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刑獄無留罪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刑獄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明大刑必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齊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定若以行刑不可謂寧靜也議者或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他應不以改律秦

為虐政四時行刑漢興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

立春之月不計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實頗有違帝納之

遂不復改時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人畏法令令憲

律輕薄故姦宄不勝宜增禁科以防其源詔下公卿光

禄勳杜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

則茍免之行興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

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

覽得失故破矩為員斲雕為朴蠲除苛政更立疎綱海内歡忻人懷寛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茹之饋集以成贓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恥家無全行至於法不得禁止為弊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自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常貫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和帝即位尚書張敏上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

也夫死生之决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聞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托義者得減謬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遵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瞻顧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惟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人為非未曉輕侮之法將

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惟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語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害秋一物榮即為異王者體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輕律願陛下留意廣令評議天下幸甚從之○晉惠帝之代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諫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

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然也是以辯方分職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法所加各有常刑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於時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天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

蘭臺主者乃瞻視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斜十五處或是始瓦時斜蓋不足者風起倉卒臺官吏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復興刑獄昔漢時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張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坂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

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年八月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
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
之情理准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
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按
劾難測騷擾驅馳各競負於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
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壖之内火
即巳滅主者便責尚書不即按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
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

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為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尊禮大臣之體臣愚以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准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頗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劉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代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職思其憂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為當而上求盡善

則諸下牽文就義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盡
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
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
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
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
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明其事
理詳匪他求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明者輕重之當
雖不厭情苟入無文則議而行之故其事理也理有窮

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主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出法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為政者因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則因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信

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因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因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為教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人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朴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

適情之所安自托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之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巳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議擬然後情求旁請之跡絶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凖也夫出法權制措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如徵文不允人心

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
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包故諳事識體
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忩曲當之近適
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牵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
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
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
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
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

內所見不同乃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曰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且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議不可二臣以為宜如頌所啟為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議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已立法誠不宜求法外小善也若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

法也按啟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復出法駮按隨以事聞也○東晉成帝時廷尉奏殿中帳施吏邵廣盜官幔二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黄旛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没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官朱映議以為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兒没入既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

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有時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命者豈不擯絶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唯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孰不如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

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興怨讟此為施一恩於
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安帝義熙中劉毅鎮姑熟常
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
法棄市何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
帝乘輿馬者張釋之斷以犯蹕罪止贖金何者明其無
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異制今滿意在射
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誤過傷人三歲流刑況不傷乎

通典卷一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六十七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刑五

雜議下 宋 梁 後魏 大唐

宋前廢帝景平中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符年三歲先得癎病周因其病發掘地埋之為道符姑雙女所告正周棄市刑司空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

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明戮臣以為法律之外故尚弘通物理母之即刑由子伏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罪而在育者匪宜愚謂可特屏之遐裔詔從之文帝元嘉七年剡縣人黄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蓋本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非有分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

無讐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
殺趙當何以處載若父子孫祖互相殘戮俱非先王明
罰皐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
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純臣於國
孝義於家矣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
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固當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
籍親近欲相隨聽之此又大通情理因親以教愛者也
趙既流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

許趙雖內愧終身沈痛没齒孫祖之義自不得絶事理固然也孝武於元嘉中出鎮歴陽沈亮行參征虜將軍事人有盜發塚者有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刼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塚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跡强刼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兇赫者易應潛密者難知且山原為無人之鄉丘壠非常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鄉督實劾名理與刼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

科雖有同符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家無村甲當以比
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内與千里之外便應
同罹其責防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憲宜當其律
愚謂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
及咎孔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
張江陵與妻吳共駡母黄忿恨自縊死遇赦律文子殺
傷毆父母梟首駡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遇
赦免刑補兵江陵駡母母以之自裁重於毆傷若同殺

科則疑重同毆傷及罵制則疑輕准制唯有傷於父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遇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死則理無可宥罪疑惟輕經文之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支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兵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為刼制同籍周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

母存為周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何承天議曰尋劫制同
籍周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
從子今道舉為劫若其叔尚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
其宜也但為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
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為周親令代公隨母補
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
守周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此疑懼非
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吳興武康縣

人王延祖為刼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刼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一人為非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産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際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觧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絶根源也睦既糺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合赦之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朱起彭家飲酒還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

死後刳腹出病死後張手自破視五臟悉縻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事起赦前法不能決按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妻痛遵往言兒識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吏部尚書顧凱之議曰法移露尸猶為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大理為斷謂副不孝張同不道詔如凱之議也○梁武帝天監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

名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啓
按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
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
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
加罪辟詔流於交州○後魏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費
羌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子與張迴為婢迴轉
賣與梁之定而不言狀按律掠人和賣為奴婢者死迴
故買羌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買人

者死謂兩人詐取他財也羌皮賣女告迴稱良張迴利
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各非詐然迴轉賣之日應
有遲疑而決從真賣於情固可處絞刑三公郎中崔鴻
議曰按律賣子一歲刑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賣周
親及妾與子婦者流蓋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又尊卑不
同故殊以死刑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罪應一例明
知是良決便真賣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贖無跡永沈
賤隷按其罪狀與掠無異太保高陽王雍議曰檢迴所

買保證明然處以和掠實為乖當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功者流詳沈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為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分盜人買賣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為准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强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强盜俱得為例而以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姦

盜之本非謂買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僭竊
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
盜理遠故從親疎為差級尊卑為輕重依律諸共犯罪
者皆以發意為首明買賣之先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
羌皮不云賣則廻無買心則羌皮為首廻為從可也且
既一為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為可原轉
鬻為難恕張廻之僭宜鞭一百賣子葬親誠孝可美而
表賞之議未加刑罰之科已及恐非敦風化之謂詔曰

羌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廻雖買之於父母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譴皆不特訊時有宗士元顯富犯罪須鞫宗正約以舊制尚書李平奏以帝宗磐石周布天下其屬籍疎遠廕官卑末無良犯憲理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為定式上詔曰雲來綿遠繁衍代滋植籍宗氏而為不善者良亦多矣先朝既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為暴諸在議請之外可依常法河東郡人李憐坐行毒藥按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

老更無周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及憐母身亡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主簿李陽駁曰按法例律諸犯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周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且李憐既懷酖毒之心母在猶闔門投畀況今已死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不合更延可依處斬流其妻子詔從之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人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惠猛姦亂毆主傷胎遂逃門下

處奏容妃惠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限防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惠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輝者職人賞二階白人聽出身進一階厮役免役奴婢為良按輝無叛逆之罪未可募同反者王者理天下不為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按鬬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

及死律者皆首末判定然後處決且事必因本若以輝
逃避便應懸募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從容妃等罪
止姦私律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
按智壽口訴妹巳適人巳生二女是他家之母他人之
妻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謂在室之
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戮律許周親相隱
況姦私之醜豈得使同氣證之按律姦罪無相緣之坐
不可因失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也右僕射游肇及奏如纂言詔曰輝悖法亂理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冀擒獲容妃惠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智壽慶和初不防禁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豈得同於常人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大理而尚書理本納言所屬弗究悖法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有辜執憲殊乖任寄崔纂可免郎都官尚書悉奪祿一秩○大唐律曰八議具刑制下篇諸疑獄法官執見不

同者得為異議不得過三貞觀十四年尚書左丞韋悰勾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者四十價奏其乾没上令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驚問之伏伽曰只為官木橦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橦賤百姓者無由而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而不知其過上乃悟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遂罷司農罪二十一年刑部奏言准律謀反大逆父子皆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重法制遣百官詳議司議郎

敬播議曰昆弟孔懐人倫雖重比於父子情理有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别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廕唯逮子孫胙土析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霑其廕輒受其辜背理違情恐為太甚必其反兹春令鍾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人逮深文於刑措之日臣將不可物論誰宜詔從之永徽二年七月華州刺史蕭齡之前任廣州都督受左智遠及馮盆妻等金銀奴婢詔付羣臣議奏上怒令於朝堂處置御史大夫唐臨奏曰臣聞國家大

典在於刑賞古先聖王惟刑是恤今天下太平合用堯
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叙勲必須刻削論罪務從
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為身計今議斷之事有輕
有重重者至流死輕者除名以斷之受委大藩贓罰狼
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臣竊以
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務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
法禮王族刑於僻處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
明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議

官必於常法之外議令入重正與堯舜相反不可為萬代法臣既處法官敢不以聞詔遂配流嶺南神龍元年正月趙冬曦上書曰臣聞夫今之律者乃有千餘條近有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生死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賞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為痛哭焉夫立法者貴乎下

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
夫條科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
則暗蹈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則比附
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例格式復更刊
定其科條言罪直書其事無假飾文其以准加減比附
原情復舉輕以明重不應為而為之類皆勿用之使愚
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亦安肯知而故犯哉
茍有犯者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内肅然咸服矣故曰法

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書刑期于無刑誠哉是言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説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尉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伷先不可輕行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悦退而謂説曰何言事之深也説曰宰相者時來則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

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仲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通典卷一百六十七

通典卷一百六十八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刑六

肉刑議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逮繫長安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痛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聯也之欲反雖欲改

過自新其道無繇妾願没入為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人弗犯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左右趾一而姦不止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愚人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刑者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議定律令諸髡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

百具刑制上篇○班固曰善乎孫卿之論曰時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無肉刑治古為上古至治之時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菲草屨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菲扶味反純之允反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以為人或觸罪戾而直輕其刑是殺人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人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以懲其末也懲止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

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古無象刑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遠推治古之聖君但以象刑而天下自理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稱宜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代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周書甫刑之辭也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

天道而作刑虞書益稷曰咎繇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序施用刑法皆明白也又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制是猶以鞿而御駻突鞿羈也以繩縛馬曰鞿駻突惡馬也馬絡頭曰羈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罔謂羅網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

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逸同）吏為姦贓若此之惡髠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數萬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囹圄而姦不塞刑蕃而人愈嫚（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與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然則惟思所以清源正本之意刪定律令纂（音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欲死邪欲腐邪）

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詆毀誣也詆丁禮反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罪之中殷天人之和殷亦中也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矣○後漢獻帝之時天下既亂刑法不足以懲罪於是名儒大才崔實鄭玄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肉刑及曹公下令荀彧博訪百官欲復申之少府孔融議以為古者俗厖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

自取之末代淩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以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必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不為非也適足絶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

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覇
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
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故明德之君遠度
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武秉漢政下令又欲復肉刑御史中丞陳羣深陳
其便相國鍾繇亦賛成之王循等不同其議魏武亦難
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不行至齊王芳正始中征西将
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又議肉刑竟不能決夏侯太初

著論曰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豈自然當有犯何荀班論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殺妖逆也傷人者不改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則無取於肉刑也如亡死刑過制生刑易犯罪次於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與盜吏受贓枉法男女淫亂死者皆復古刑斯罔之於死則陷之肉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邪猶稱以滿堂聚飲而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則一堂為之不樂此亦願理其平

而必以肉刑施之是仁於當殺而忍於斷割懼於易死而安於為暴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邪仲尼曰既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用斷截乎下愚不移以惡自終所謂翦妖也若饑寒流溝壑雖大辟不能制也而況肉刑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終無益矣李勝曰且肉刑之作乃自上古書載五刑有服又曰天討有罪而五刑五用哉割劓之屬也周官之制亦著五刑歷三代經至治周公行之孔子不議也今諸議者惟

以斷截為虐豈不輕於死亡邪云妖逆是翦以除大災此明主治世之不能無也夫殺之與刑皆非天地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用之也傷人者不改則刖劓何以改之何為疾其不改便當陷之於死地乎妖逆者懲之而已豈必除之邪刑一人而戒千萬人何取一人之能改哉盜斷其足滛而宫之雖欲不改復安所施而全其命懲其心何傷於大德今有弱子罪當大辟問其慈父必請其肉刑代之矣慈父猶施之於弱子況君加之百姓哉

且螋蛇螫手則壯士斷其腕系蹄在足則猛獸絶其蹯扶元反言殺戮者之不當也何事於肉刑之間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此時也長城之役死者相繼六經之儒填谷滿坑何恤於鼻之好醜乎此吾子故猶哀刑而不悼死也夏侯答曰聖賢之治世也能使民遷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懲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懲戒則無刻截刻截則不得反善矣李又曰易曰屨校滅趾無咎仲尼解

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滅趾謂去足為小人懲明矣夏侯荅曰暴之取死此自然也傷人不改縱暴滋多殺之可也傷人而能改悔則豈須肉刑而後止哉殺人以除暴自然理也斷截之政末流之所云耳孔少府曰殺人無所斫人有小瘡故刖趾不可以報施而髠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為罰已重不厭衆心也李又曰暴之取死亦有由來非自然也傷人不改亦治道未洽而輕刑不足以大戒若刑之與殺俱非自然

而刑輕於殺何云殘酷哉夫刖趾不可報施誠然髡輸固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為罪已重夷人之面截其手足其以髡輸償之不亦輕乎但慮其重不惟其輕不其偏哉孔氏之論恐未足為雅論也凡往復十六文多不載　丁謐又論曰堯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昔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寇攘矯虔苗民弗用靈惟作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按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兇頑固可知矣湯武之王獨將奚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晉武帝初廷尉劉頌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竊以為議者徇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

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豈況本性姦頑無頼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於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横肆為法若此道不盡善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髠之此以刑生刑也加作一歲此以徒生

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

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道路有今之困瘡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髠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

而殘體為戮終身作戒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已刑者皆非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時務之甚也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代以時險多難因赦解結權而行之又不以寛罪人也而今恒以罪積獄繁

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不見省○東晉元帝即位廷尉衞展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加增大辟今人戶凋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詔內外通議於是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

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為外張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不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猶不

可懲而況於刑然𣅿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
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為改若刑諸市朝朝夕
鑒戒刑者思為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刖之長廢故足懼
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明誡以懲愚其理逺矣
尚書令刁恊等議以今中興祟祚大命惟新誠宜設肉
刑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玩所見而忽異聞或
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
者殺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

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為允尚書周顗等議以為復肉刑以代死是誠帝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竊以為刑罰之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而寛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代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官刑陷罪更衆是為輕其刑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毒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

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困此何
異斷刖常人以為恩仁也恐受刑轉廣而為非者日多
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
源不如殺以制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
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
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
冦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安帝元
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

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代風淳人謹圖象既陳則機心遂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崇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殺不足止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

大辟於肢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時王朗夏侯玄論多與琳合故遂不行

詳讞周 漢 魏 晉

周易噬嗑卦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又賁卦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禮記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變更也周西伯立有明德時諸侯有獄皆請決焉虞芮有爭田者久不能決乃

來求平及入周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皆慚而返兩棄其田周官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者也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入束矢乃理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造音糙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也劑今券書也獄者各取券書入鈞金又三日乃理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三十斤為鈞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中謂罪正所定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寬也人言殺殺之言寬

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割刖也又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
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
耳聽觀其耳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顧視不直則眊凡聽五刑之訟
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意論輕重之序愼
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念也淺深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
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
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也已行故事曰比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
聽之史司寇吏也正如周禮鄉師之屬漢有廷平秦置丞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

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之位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宥寛也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穆王作呂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之辭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弗簡正於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以贖五罰弗服正於五過不服不應罰正於五過從赦免五

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所在五過罪與犯決者同其審察之能使之不行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皇猶況也必盡其辭矣又曰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又曰聽獄之術三理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又曰今之聽人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人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乃刑殺焉○漢高

帝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使有罪不論無罪久繫自今以後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以罪名當報之當為處斷讞亦議也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為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景帝中五年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則讞之也厭服後元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

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理獄官務先寬自此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宣帝置廷平員四人使平刑獄○魏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訴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涕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汝夫不與

人有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色動遂曰汝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殺禮便宜早伏子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人班下天下以為體式○吳孫權太子登出遊時有彈丸

飛過左右往捕得一人挾彈懷丸抗言實不放彈左右
請付法登即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之孫亮出西苑
食生梅使黄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
吏藏吏叩頭亮問吏黄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
敢與黄門不伏侍中刁元張邠啟黄門藏吏辭語不同
請付獄推鞫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必是黄門
所為黄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晉陸雲為浚儀令雲
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

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餘日遣去密令人隨後伺之謂曰不出行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於是一邑稱為神明

決斷漢　後漢

漢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餘萬小婦子年纔數歲頃失其母父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因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

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女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劒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因錄其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吏女性强梁壻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不當以劒與之夫劒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劒當聞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弘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敝女惡壻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大服武又漢時臨淮有一人

持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後人來共庇蔭雨霽當別因共爭鬬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核實良久人莫肯首服宣曰縑值數百錢何足紛紜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操之而縑主稱怨宣曰然固知其當爾也因詰責之具服悉畀本主○後漢鍾離意為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與弟並分居各得田十頃並死歲饑常稍稍以米粟給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並兒長大訟常掾

史議皆曰孫並兒遭饑賴常升合以長成人而更爭訟非順遜也意獨曰常身為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詭貪利忘義並妻子雖以田與常困廹之至非私家也請奪常田畀並妻子衆議為允謝夷吾為荆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遇章帝巡狩幸南陽有詔勅夷吾入傳錄見囚徒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於其中夷吾首錄囚徒有亭長姦部人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為長吏以刼人而得

言和目覩刺史決當云何須史吏吾呵之曰亭長職在禁姦今為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悌免長吏之官理亭長罪帝善之

考訊附大唐

大唐律諸審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拷掠每訊相去二十日若訊未畢更移他司仍須拷鞫者相移他司者連寫本案俱移則通計前訊以充三度即罪重害及疑似處少不必皆須滿三者囚因訊

致死者皆須申牒當處長官與糺彈官對驗○諸拷囚不得過三度類總不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拷滿不承保取放之若拷滿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數過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瘡痛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決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決邂逅致死者勿論仍令長官等勘驗違者杖六十拷決之失立案不立案等○諸拷囚限滿不首反拷告人其被殺盜家人親屬告不反拷被水

火損敗亦同拷滿不首取保並故違者以故失論○諸赦前當罪不斷者若處輕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輕即從輕法其有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常赦所不免謂雖會大赦猶處死及流若除名免所居反移鄉者赦書定罪名合從輕者不得引律比附入重違者各以故失論○諸犯罪在市杖以下市決之應合蔭贖及徒以上送縣其在京市非京兆府並送大理寺駕幸之處亦准此諸決大辟罪在京者行決之司五覆奏在外府刑部三覆奏在京者決前一日二覆奏決日三覆奏在外者初日一覆奏後日再覆奏縱臨時有勅不許覆奏亦准此覆奏若犯惡逆以上

及部曲奴婢殺主者唯一覆奏其京城及駕在所決囚日尚食進蔬食內教坊及太常寺並停音樂○諸決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防援二十人每一囚加五人五品以上聽乘車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皆日未後乃行刑犯惡逆以上不在乘車之限決經宿所司即為埋瘞若有親故亦任已瘞之即囚身在外者奏報之日不得驛馳行下○諸決大辟罪官爵五品以上在京者大理正監在外者上佐監決餘並判官監決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

犯惡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殺主者不拘此令在京決死囚不拘此皆令御史金吾監決若囚有寃枉灼然者停決聞奏○諸囚死無親戚者皆給棺於官地内權殯其棺在京者將作造供在外者用官物給若犯惡逆以上不給官地去京七里外量給一頃以下擬埋諸司死囚隸大理檢校置塼銘於壙内立牓於上書其姓名仍下本屬告家人令取即流移人在路及流所徒在役死者亦准此○諸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濶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三寸以上四寸

以下杻長六寸以上二尺以下濶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以上一斤以下長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鎌長八尺以上丈五尺以下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考訊者亦同笞以下願腿背均受者聽即殿廷決者皆背受

通典卷一百六十八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刑七

守正 周 秦 漢 後漢 隋 大唐

周代晉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陣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僕御曰日君

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死不敢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重請歸死於司寇致死於司寇使戮也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明絳故為

特設禮會○秦商鞅著刑名書大畧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於蒐宮顛頡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之脊人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脊以狥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而況踈遠乎故外不用甲兵於天下內不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漢文帝嘗行中渭橋有一人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蹕過走出乗輿馬驚廷尉張

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賴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我廷尉乃罰金耶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是法不信於民也帝良久曰廷尉當是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釋之奏當棄市帝大怒曰此人無道吾欲族之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承宗廟意也釋之曰議法者以逆順為本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不忍言毀徹故云

取土耳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議曰釋之為理官時無寃人綿歷千祀至今歸美所云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若為之輕重是法不信於民也斯言是矣又云方其時帝使誅之則已斯言非矣王者至尊無畏忌生殺在其口禍福及乎人故易旅卦曰君子以明慎用刑周官司冦察獄至於五聽三訊罪惡著形方刑於市使萬人知罪而與衆棄之天生烝民樹之以君而司牧之當以至公為心至平為治不以喜賞不

以怒罰此先哲王垂範立言重慎之丁寧也猶懼暴君虐后倉卒致怒殺戮過差及於非辜縱釋之一時權對之詞且以解驚躍之忿在孟堅將傳不朽固合刋之為後王法以孝文之寛仁釋之之公正猶發斯言陳於斯主或因之淫刑濫罰引釋之之言為據貽萬姓有崩角之憂俾天下懷思亂之志孫皓隋煬旋即覆亡畧舉一二寧唯害人者矣嗚呼載筆之士可不深戒之哉○後漢光武為蕭王時在河北祭遵為軍市令帝舍中兒犯

法格殺之帝怒收導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之整齊令導奉法不避是敎令也帝乃賞之以爲刺姦將軍乃謂諸將曰當避祭導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等其餘重刑慎法執正御人類如是○光武建武中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家奴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乘宣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爲治天下乎臣請得自

殺即以頸擊楹流血被面帝令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不從帝强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時為吏者趨於法矣○明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帝問郭躬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無斧鉞何得殺人躬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前漢

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為斧鉞有衣之戟曰棨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重死刑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均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

○章帝時侍御史寒朗與三府掾共按楚獄顔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䕶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等四人四人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時帝怒甚吏恐諸所連及一切陷之無敢以情恕者朗試以建等物色問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罪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邪朗曰臣恐海内别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奏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

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爾臣見拷囚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拷一連十拷十連百又陛下問公卿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九族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仰屋竊歎知其多冤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朗出後二日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者千餘人○隋文帝開皇中大理掌囚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寬帝以曠為忠直遣每朝於

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囚徒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閤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馭掌囚使曠觸挂大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謬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觧顔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二金杯酒飲訖并以杯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大唐貞觀初太宗

務止姦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
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
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是為陷之入罪恐非道
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僚曰矩廷折不肯面從天
下何憂不治其年溫州司戶參軍柳雄於隋資妄加階
級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首不首與爾死罪雄固言是
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冑奏
公法止合徒上曰我已與斷當與死罪冑曰陛下既付

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冑言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冑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七年貝州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臣守職憲司不敢奉制九月八日吏部尚書權檢校左武衛大將軍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

尉不覺合罪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大理卿戴胄駁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臣子之於君父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食飲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若録功捨過非憲司所決若當罪據法罰銅未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法也何得以無忌一人國戚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彝執議如初胄又駁之曰校尉緣無忌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其情一也而死生頓殊敢以請乃免校尉死刑其年九月

盛開選舉或有偽為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偽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擬賣獄乎胄曰陛下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十一年五月内上問

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由是失入者各依律文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為官司大理以為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既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

吳法良亦浪入先置鈎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羣斷處斬令仲文稱妖同罪異罰卿作福於下而歸虐於上邪挺拜謝趨退出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日者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為輕朕時怪其所執不為處斷卿今日復為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尚亮黙然就列上因謂之曰爾無恨色而我無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

其仲文宜處於妖言○上元三年九月左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為斫昭陵柏大理奏遂欲破其產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不當死上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又執奏上作色令退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爭罪止棄市魏文帝將徙冀州

士家十萬户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也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具有差等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恒則萬姓何所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下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上意乃解謂仁傑曰既能為

善才正我豈不能為我正天下也○武太后時徐弘敏
字有功延載初為司刑寺丞時魏州人馮敬同告貴鄉
縣尉顏餘慶與博州刺史琅邪王沖同反餘慶博州人沖先
放粟債於貴鄉百姓遣家人斂索託餘慶為徵所得徵
錢沖家人自買弓箭餘慶兼修啓狀於沖直叙寒温并
言債負不可徵得敬同遂以此狀論告武太后令殿中
侍御史來俊臣就推俊臣所推徵債是實其弓箭非餘
慶為市遂奏餘慶與沖同謀反曹斷緣會永昌赦稱其

與虺貞同惡魁首並已伏誅其支黨未發者將從原放遂准律改斷流三千里侍御史魏元忠奏餘慶為沖徵債叶契凶謀又通書啓即非支黨請處斬家口籍没奉勅依有功執奏曰謀反大逆罪極誅夷殄其族未可以謝愆汙其宮寧可以塞責今據餘慶罪狀頗與虺沖交涉為沖理債違勅是情於沖致書往反為驗既屬永昌恩赦在餘慶罪即合原狀據永昌元年赦曰其與虺貞等同惡徒黨魁首既並伏誅其支黨事未發者特赦原

謹詳魁首兩文在制非無所屬尚書曰殲厥渠魁名例律曰造意為首魁即其帥首乃原謀魁帥首謀已露者既並伏法支派黨與未發者特從原宥伏請既標並字足明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發覺即為支黨必餘慶是魁首當時尋已伏誅若從魁首逃亡亦應登時追捕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又異捕亡之流將同魁首結刑何人更為支黨況非常之恩千載罕遇莫大之罪萬死蒙生豈令支黨之人翻同魁首應生之伍更入死條

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德今赦而復罪即不如無赦生而又殺則不如無生竊謂聖朝決不當爾餘慶請當依律斷為支黨處流有功王階具奏太后大怒抗聲謂有功曰若為喚作魁首有功對曰魁是大帥首是原謀太后曰餘慶可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若是魁首𠫊沖敗日並合伏誅今赦後事彰只是支黨太后又謂曰違勑徵債與𠫊沖買弓箭何為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違勑徵債誠如聖旨所買弓箭狀不相關太后又

謂曰二月與沖徵債八月又通書此豈不是同謀有功
又對曰所通之書據狀是寒温其書搜檢不獲餘慶先
經奏訖通書徵債只是支黨太后怒少解乃謂曰卿更
子細勘問是支黨不是支黨奏來當時百僚供奉及仗
衛二三百人莫不股慄而有功神色不變奏對無差人
皆服其膽力直而不撓故左相蘇良嗣男踐言踐忠踐
義推事使金吾將軍丘神勣奏稱請被法絞刑者奉勅
依頃又有勅蘇良嗣往者頻被言告指驗非虛朕以其

年逼桑榆情敦舊履掩其惡迹竟不發揚洎乎歸壤之辰爰備飾終之禮不謂因子重發逆蹤所司執法論科請申毀柩之罰朕念勞志切惟舊情深是於囚殺之科特降非常之霈式延恩於朽骼俾流德於幽魂特免斲棺之刑寛其籍没之典者少卿郭奉一等所奏蘇良嗣作逆先死准勑免斲棺矜其籍没其男踐言等縁坐既在勑無文請准法處絞刑奉依者有功斷執奏曰踐言踐忠良嗣之子縁其父逆合坐絞刑但為勑稱屈法申

恩特降非常之霈又言念勞志切惟舊情深特免斵棺之刑寛其籍沒之典兩節皆具特宇信知恩是非常父免斵棺之刑子無縁坐之死既寛籍沒之典理免收錄其家按名例律因罪人以致罪若罪人遇恩原減亦准罪人原減法又云即縁坐家口雖配沒罪人先死者亦免斵棺為其父逆因父致其絞刑父既得遇殊恩子便不拘常律踐言等並即不合縁坐盡録奏者奉勑踐言等縁坐合死朕好生惡殺不忍加刑宜特免死配流逆

人丘神勣弟神鼎并男晙被奴羊羔告反司刑司直劉志素推案奏稱神鼎身居文職黑襖子即是武夫之衣若不夙懷叛心擬投豫州無故不合輒造文燒却反狀分明請付法者曹斷神鼎處斬家口籍沒者有功批云邱神鼎丘神勣之弟兄先反弟合沒官憑狀以推事跡可驗在於斷結理固難踰羊羔稱投豫州作兩箇皁襖假令是實終在赦前況乃涉虛何以為據往時縱犯今日方告准赦據勑不合推科使人為鼎著皂衣將為叛

逆曹司以燒却文狀處以叛謀切尋此途頗傷苛酷且
衣之五采隨人好尚武夫一着豈限玄黃燒書雖匪赦
前推勘須窮窟穴或言周易或道卜書既云拋着厠中
又云鼎自裂破書既著標便非反書必是反書書論何
事為是薄帳為是讖圖竟不甄明遂無承款即處以斬
乃籍沒其家請更詳審務令允當者劉志素又扤神鼎
反逆夙蘊芭藏非只一途豈惟今日𠙽貞豫州作逆之
歲於時秩滿神泉准其家在西京言旋即合歸舍為與

𪘲貞相應迂水道下嘉州更至荆襄路過淹留遂經一歳當聞豫州起逆星夜即向唐州接荆河界首於懸泉館遂共男晙俱作黒褐襖子擬充戰服即明事相應接及聞貞敗星夜走來神都即將襖子布施天宫寺明知原來所造縁反近以兄勣反彰之後復燒却反逆文書此反不誅誰反合殺况又聖澤哀矜重合來中丞推覆追奴問鼎勘接逾明論其本𢙣幸當萬死徐丞内縱姦匿外詐平反奉勑令推反人得實寧敢隱默者又曹依

前斷者舉申秋官詳議者符下員外鄭思齊判凡斷刑名須得指實滕朧作狀斟酌結刑司刑此申過為非理欲合集議須審議由狀未指歸遣議何事仰尋所推之按取堪憑信之由處分訖申者曹斷又依前者有功又批赦前縱實合免恩後謀狀未分不反何為燒書法家無文臆度使人的知是反鞫按何不具言當時按狀滕朧奏後方便𥈭普薇反畧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王法須平居輕無宜入重恐乖泣辜之惠方虧祝網之慈在

愚所窺請更商度者劉志素又批神鼎謀反與虺族同謀苞藏日深又共逆黨連結有功侮文弄法黨逆不忠批退欲縱反人每事唯希僥倖不尋按狀孟浪即批批即不據科條法外豈得依允惟據志素所批之狀與有功意故縱逆人之平即請申秋官及臺集衆官議奉勑依得春官員外郎楊思雅等一百十七人依志素議以緣坐為允又得夏官尚書楊執柔等百二十二人等議並無反狀准更差明使推准議狀奏請差五品使推事

使杜無二奏無反狀准赦例處分釋放汾州司馬李思順臨川公德懋之子也被韋秀告稱思順共秀竊語云汾州五萬户管十一府多尚宿宵好設齋解大雲經上道理復思順好李三五年少思順恰第三兄弟五箇者監察御史李恒等奏稱據思順潛謀逆節苞藏禍心研覈始引唐興辯占復承齋讖請從極法奉勅依奏者司直裴談斷處斬刑家口籍没者主簿程仁正批合從妖處絞只向韋秀一人道狀當不滿衆合斷三千里者裴

談又判請依前斷録奏者焦元亶判退司寺官却議者有功議曰謀危社稷罪合反條自述休徵坐當妖例反依斬法妖從絞論律著成文犯標定狀狀在事難越狀文存理無棄文若違狀以結刑舍文而斷獄譬乘馬不俟銜勒遏流不用隄防今判官處以反謀司直批從妖說不恥下問竊欲當仁李思順解大雲經韋秀稱共竊語私解明非衆說竊語不合人知虛實唯出秀辭是非更無他證縱解三五年少只是自述休徵既異結謀之

蹤元非背叛之事即從叛逆籍沒其家便是狀外棄文
豈曰文中據狀請依程仁正批妖不滿衆處流三千里
焦元亶判具申秋官請議者右臺中丞李嗣等三十人
議稱請依王行感例流二千里庶存畫一者留守司府
卿丁思言等六十三人議稱依徐有功議者録奏勑思
順志懷姦慝妄説圖讖唯其犯狀合寘嚴刑為其巳死
特免籍沒者縁有功議遂免沒家推事使顧仲琰奏稱
韓純孝受逆賊徐敬業偽官同反其身先死家口合縁

坐奉勅依曹斷家口籍没有功議按賊盗律謀反者處斬者正為身存身亡即無斬法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緣者是緣罪人因者為因他犯非巳所犯例是因緣所緣之人先亡所因之罪合減合減止於徒坐徒坐頻會鴻恩今日却斷没官未知據何條例若情狀難捨勑遣戮屍除非此途理絶言象伏惟逆人徐敬業同柳明肅之輩身先殞没不許推尋未敢比附勑文但欲見其成例勘當尚猶不許家口寧容没官申覆依有功

所議斷放此後援例皆免沒官者三數百家推事使奏
瀛州人李仁恒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
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元淑里正元得户人緣
祖分事因相告言或以反逆相喚或將奔叛相牽反逆
須有同謀奔叛寧無叶契無謀無契口語口陳即以實
論頗亦苛酷槍橳元無影響星文本自參差縱使實有
反言只恨換其宗姓因恨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
非實反賊盜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流三

千里疏云口陳欲反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商度用此當宜如不使推請從鄙見將或未允終須重推錄奏勑依得宗君哲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見流三千里奉勑依會赦免御史郭弘霸奏宕州刺史皇甫懷節為芳州司倉薛璟所告稱共芳州刺史李思徵謀反曹斷處斬籍沒者有功批執曰思徵芳部宣條懷節宕州分竹爰因羌叛奏使討擒暫見思徵屏人共語即疑懷節與徵同謀同

謀須述謀由共語當論語狀語既無狀謀又無由思徵
伏誅一無牽引薛璟陷辟方始言璟元共徵同情懷節
復與徵連結節當共徵私語語狀在璟合知徵在不知
語由徵死誰明反狀有比州刺史奉勑討羌白日入州
官人叅謁暫與思徵相見遂即平章反謀寀獄以情未
聞此理羌走出界無賊可擊所領之兵更留何用為此
放散致將為反節實擬反更須發兵成集之兵何須放
却非誣之狀於此更明懷節據狀無反請差使推鞫無

反為發兵遲斷為官當會赦總免推事左臺監察御史盧倕奏稱告事人問趙推之得欵唐子產與推之手狀遣告長孫仲宣實不知事由者依問唐子產得欵與推之手狀令告仲宣宅中私置爐擬打鎗矟謀反是實其長孫仲宣是子產親舅為子產先與三舅庶幾妾成蹊私通仲宣既知即罵辱子產為此誣告者曹斷准律誣告謀反大逆者斬從者絞又條云放令人告事虛應反坐得實應賞皆以告者為首教令為從推之為首處斬

子產為從處絞推之在禁告密因得引見遂訴枉屈武太后曰趙推之得唐子產手狀即告今子產引虛自是子產之罪何得枉斷殺推之宜令停決正斷奏聞者有功重執曰推之所告反由元於子產處得奉勑勘當具狀是誣付法科繩已斷處斬奏書臨決恩旨遣停聖上為子產引虛則將推之枉死但教令告事律著正文告者為首教者為從若其事虛受責推之合當重科如其反實論功子產纔霑溥賞律開此條本防避罪爭功在

於憲司固當守文奉法奉勑依奏遷有功為侍御史長壽二年有勑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應免死罪者皆限赦後百日内自首如其不首依法科罪者有功以為犯罪未發許首而原豈有未發之罪要令百日自首不首依法科罪深以為不便乃奏曰周易云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寛殊死之罪已發覺者咸赦除之是啓其改過之心通其自新之路何容赦前未發覺之

罪赦後必須令其自首且鬬訟律云以赦前事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若使無人告言所犯終無自發如告赦前之罪准律以罪罪之令赦前之事罪不自首者還依律法論科即國家肆眚之恩徒自頒於天下便是萬萬有罪一罪不霑雖密雲有靄於四郊甘雨莫滋於南畝臣愚竊為陛下不取經圖長久深為未便臣忝當耳目之地謬處駮正之司知無不為正在今日特乞天恩將臣所見付羣官集議商推利害之狀具行藏之理奏聞庶

刑獄不煩人無怨讟太后曰前代帝王可即能達道理自我作古所奏不須有功奏曰陛下聖斷所稱自我作古臣即不敢然臣請付羣臣集議未知許議否太后曰令五品以上議奏時人皆歎其忠諫有功前後執正大獄凡有六七百家以此頻被推彈亦經數四對答並是理直咸得無罪時周唐革命將相陰謀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往往事洩多被論告差使推勘獲日即酬官賞由是告密之輩推覈之徒因相誣搆共行深刻新開總監

之内洛州牧院之中遞成袐獄互為峻網塞户墐牕粗杖大枷追攝掩捉匪朝伊夕炬火圍宅刀棒闌門苦楚掠拷非罪亦承來俊臣既使决雲弘嗣亦手刃張虔勗郭弘霸傳李思徵之首王弘義亦梟毛元素之元朝野屏氣道路以目於斯時也誰敢忠正遂於羣邪之側衆諂之傍孑然介立守法不動抑揚士伍慷慨朝端始卒不渝險易如一於是酷法之吏誣告之人見嫉甚於仇讐矣徐公事跡並潘好禮纂錄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以執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〇論

曰詳覯徐大理之斷獄也自古無有斯人豈張于陳郭之足倫固可畧舉其事且四子之所奏多逢令主西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于定國宣帝時為廷尉東漢陳寵郭躬章帝時為廷尉皆遇仁明之主誠吐至公用能竭節若遇君求治其道易行武太后革命欲令從已作威而作周政寄情而害唐臣徐有功乃於斯時而能定以枉直執法守正活人命者萬計將死復捨忤龍鱗者再三以此而言度越前輩徐大理有功久為法官歷秋官郎中司刑少卿後贈大理卿前後雪寃獄甚多被酷吏薛季昶等奏有功黨援兇逆太后赫怒付法司結刑三經斷死則張于

之輩豈足比其難乎○神龍元年正月韋月將上變告武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大理卿尹思貞以發生之月執奏以為不可行刑竟決杖流嶺南三思令所司因以非法害之思貞又固爭之三年節愍太子之誅武三思事變之後其詿誤者並配流未行有韋氏黨密奏請盡誅之上令鞫斷大理卿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反側之子無由自安遂令依舊斷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勅朝堂杖之

黄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御史司憲清望耳目之官有犯流當即流不可决杖可殺而不可辱也十年八月冀州武强縣令裴景僊犯乞取贓積五千疋事發上大怒令集衆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僊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僊曾祖故司空寂往昔締構首參元勲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僊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絶祀情或可哀願寛屍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

則舊勲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輕重有
條臣下當守枉法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覓為贓數
千疋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
科當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
曲矜僊命射免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
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恒又景僊曾祖寂定為元勲恩倍
恒數若寂勲都棄僊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
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遂決一百流配

赦宥周　漢　後漢　北齊　大唐

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又解卦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周官司寇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宥寬也人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下服宮刖之刑一宥曰

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亡不識謂愚人無識過失謂若律過失殺人不坐死者遺亡若仇讎當報不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又國君過市刑人赦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精察能得其理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劓辟疑赦其罪惟倍倍百為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禮曰疑獄汎問與

衆共之衆疑赦之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漢景帝四年赦有犯死罪欲腐者許之腐者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矣

○後漢光武建武中大司馬吳漢疾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章帝

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及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惟天恩莫不蕩宥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或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諸邊帝善之下詔赦焉安帝永初中尚書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

鼓於閶闔門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大唐令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宫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制放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律曰會赦及降者盜者准枉法猶徵正贓餘贓非見在及收贖之物限内未送者並從赦降原唐武德四年王世充竇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遷配侍書侍御史孫伏伽諫曰今月十三日發雷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除赦之此非直赦其

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以更新何因世充建德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則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罰欲遷配者並請放之則天下幸甚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

不能改過當須慎赦天寶十三載二月赦文左降官承前遭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所未弘通情理之間深可哀恤如有此類宜並放歸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以後編入常式

禁屠殺贖生附 大唐

大唐武太后聖歷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上疏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至天子

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鸞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廚故能
幽明感通人祇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者禁屠宰
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將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
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
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倍生姦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
二不可也加有貧賤之流刲割為事家業倘失性命不
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總絶但益恐嚇惟長姦欺
外有斷屠之名内誠鼓刀者衆勢利倚依請託紛紜三

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奉月令順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盡善禁止屠殺以活飛走亦同赦宥用極生人故附於此下同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乂上疏曰江淮水鄉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物支供易殫費之若小則所濟何成用之倘多

則常支又闕與其拯物豈若愛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治國愛人其福勝彼二年九月勑烏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決三十宜令金吾及州縣市司禁斷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通典卷一百七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八

寛恕 殷 漢 後漢 宋 大唐

湯出野見張網四面者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乃叛桀而歸湯○漢文帝二年制曰今法有

誹謗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人或咒詛上以相約而復相謾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咒詛復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人之愚無知抵死自今有犯此者勿聽治時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秦惡政務在寛厚恥言人過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訐相斥罪也吏安其官人樂其業風流篤厚禁網疎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從輕斷之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謂普天之下重

罪者有刑措之風感齊女子淳于緹縈言除肉刑具肉刑議景帝之初制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孥德侔天地然加笞與重罪無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謂不能自起居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吏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監所行所將行謂按察音下更反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罷磔曰棄市先是諸死刑皆磔於市今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具刑制上篇宣帝制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論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

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元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劉向别録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書故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寛饒等坐刺譏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尚周政乎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亂視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下詔曰

法令者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罪元元之不逮豈中刑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其大辟之罪二百（甫刑即周書呂刑也初為呂侯號曰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附之稍增律條也奇居宜反）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及可蠲除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自有司以

下史家之言也大雅烝人之詩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甫將之國有不善則仲山甫明之也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但鉤摭細微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毛舉言舉毫毛之事塞當也是以大議不立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理道者也塞謂不通班固曰自建武永平人亦新免兵革之禍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吏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十少其八然而未能稱意比崇於古者以其疾未除而刑本不正也○後漢章

帝初尚書陳寵上疏曰今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詆毀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帝納寵言每事務於寛厚其後遂詔有司絶鉆鑽諸慘酷之科（說文曰鉆鐵銸也其炎反銸音陟葉反鑽臏刑謂鑽去臏骨也）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初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王莽篡位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乃收藏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

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寛平也元和三年廷尉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寛平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從輕者四十餘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律令陳寵又代躬廷尉數議疑獄每附經典事從輕恕活者甚衆寵復鉤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鉤猶勘也音工侯反溢出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經禮篇多亡本數未聞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

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合為三千悉删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俾傳之無窮會寵得罪遂罷○宋文帝元嘉中王弘為

衞將軍輔政上疏曰同伍犯法士人不科罪然每詰讁轉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即法廢不行依事糺責則物以為苦謂宜更其制使得憂苦之衷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守偷五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補兵既小寛人命亦足以為懲戒從之

○大唐高祖初至京師革隋峻法約為十二條殺人刼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宰相劉文靜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刪大業苛慘之制五十三條

務存寛簡以便於時及太宗初令公卿更議絞刑之屬
五十條免死唯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尋又
矜其受刑之苦謂蕭瑀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斷人
右趾念其受痛意甚不忍瑀曰古之肉刑乃死刑之外
陛下於死刑之内降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為寛法
上曰朕意以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
可更思之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上疏駁律令
遂令參軍删改之於是與房玄齡等建議以為古肉刑

既廢制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則是為六刑減死意在於寛加刑又殊煩峻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役流三千里居作殿中監盧寛持私藥入尚食厨所司議當重刑上曰止是錯誤不解遂赦之二年三月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間罪亦有情可矜疑容可皆以律斷對曰原情宥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古人云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覆理一

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曰今但選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即姦偽自息上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後大理引囚過次列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演曰如鄭善果官位不卑縱令犯罪不可與諸囚同例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將身過朝堂聽進止又舊條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坐罪死孫配流會有同州人房

强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强當從坐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為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反逆有二一為興師動衆二為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詳議於是玄齡等復定議曰按禮孫為王父尸按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祖孫親重兄弟屬輕應重

反流合輕翻死據理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
弟緣坐俱配役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稍輕
兄弟免死配流為允從之自是比古死罪殆除其半據
隋代舊律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
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苛去慘變重為輕者不可勝
紀又制在京見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從立春至秋分不
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日朔望上下弦二十
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蝕及假日並不得奏決

死刑因大理丞張藴古交州都督盧祖尚並以忤旨被誅斬帝尋追悔遂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即殺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初河内人李好德風疾瞀亂有妖妄之言詔大理丞張藴古按其事藴古奏好德顛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藴古貫屬相州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又盧祖尚固辭交州並處斬既而悔之遂有此制上又曰古之行刑君為徹樂減膳朕廷無恒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即不啖酒肉自今以後令供御官知刑人日勿進酒肉教坊及太常並宜停教曹司斷獄多據律令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

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覆理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宥者宜録狀奏自是全活者甚衆其五覆奏決以前一日一覆奏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而已著之於令四年十一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太宗以暇日觀明堂圖見五藏之系皆附於背乃嘆曰夫箠者刑之最輕者也死者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致死自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即日隨有此制）五年十二月上親録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歸於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下詔悉原之高宗即位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

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人唯二人合死上以囚數全少甚喜也總章二年五月上以常法外先決杖一百者多致殞斃乃下詔曰別令於律外決杖一百者前後總五十九條内有竊盜及蠹害尤甚者今量留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廢武太后長壽三年五月勑貶降官並令於朝堂謝之仍容三五日裝束至任日不得別攝餘州縣官亦不得通計前後勞考開元十年六月勑自今以後准格勑應合決杖人若有

便流移左貶之色杖訖許一月内將息然後發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則臨時發遣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唯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至是有雀巢其樹於是百僚上表賀以爲幾至刑措天寶元年二月勑官吏准律應犯枉法贓十五疋合絞者自今以後特加至二十疋仍即編諸格律著目不刊六載正月勑自今以後所斷斬絞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

論曰聖唐刑名極於輕簡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條入流入徒免死其下遞减唯輕開闢以來未有斯比如罪惡既著制命已行愛惜人命務在哀矜臨於勦絶仍令數覆獲罪自然引分萬姓由是歸仁感茲煦嫗藏於骨髓雖太后革命二紀安禄山傾陷兩京西戎侵軼賊泚竊發皇輿廵狩宇内憂危兆億同心妖氛旋廓刑輕故也國家深仁厚德固可侔於堯舜夏殷以降無足徵矣

囚繫 夏 殷 周

周易旅卦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月令曰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去桎梏○夏桀不循祖法而為虐政名湯囚之夏臺○殷紂立無道囚文王於羑里○周官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反於中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害人為百姓害者寘置也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明刑者

書其罪於大方版著其背任之以事若今罰作也凡囚舍釋也反於中國者舍之還鄉里也出謂逃亡也

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者兩手各一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弊斷也拲音居勇反弊音必勢反

舞文　漢　梁　北齊

漢武帝以張湯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

巧詆（詆誣也）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律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蓋未奏之前口豫言之也）遷御史大夫時大興兵伐匈奴縣官空虛湯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平）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勝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不曉其指用意不同）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所欲陷則予死比（傅讀曰附）議者咸冤傷之杜周

為廷尉其治大抵倣張湯倣依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寃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以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梁武帝敦睦親族優惜朝士有犯罪者皆諷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即按以法其緣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則舉家質作人既窮迫姦宄益深後帝親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

為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久長之計誠能反是天下
幸甚帝鋭意儒雅雖簡刑法自公卿大夫咸不以鞫獄
為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
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
者著十械（任即保）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
同中皇太子在春宫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奉勅
權視京師雜事竊見南北郊壇宫車府太官下省左装
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

等僁目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事為
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
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舞易啓其繭將恐玉科重
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
為永准○北齊武成帝河清中有司奏上齊律其不可
為定法者别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彦
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别條權令與律並
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

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没至於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網紀紊亂卒至於亡

峻酷 殷 秦 漢 梁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三苗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始為截人耳鼻椓竅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殷紂為炮烙之刑膏銅柱加之以炭令有罪者行焉名曰炮烙之刑 又醢九侯脯鄂侯周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後淫亂不止比干死爭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觀之諸侯皆叛○秦孝公納衛

鞅說變法令舍人無驗者罪棄灰於路者刑步過六尺
者罰初令之作也一日臨渭決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具刑制上始皇專任獄吏燕人盧生竊嘆曰帝親幸獄吏樂
以行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
驕下攝伏謾欺以取容始皇聞之怒曰諸生在咸陽者
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
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謫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之三十六年有星墜下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石曰始

皇死而地分帝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其石胡亥以趙高為郎中令更法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胡亥從之羣臣諸公子有罪令高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十二人戮死尸於市六公子戮死於杜財物没入縣官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時山東羣盜大起不能禁胡亥責李斯斯懼乃阿意以書對曰夫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則人不犯故韓子曰慈父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胡亥悦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死尸成積於

市以殺人多者為忠臣丞相去疾及李斯與將軍馮刼諫胡亥以寇盜並起皆苦於轉戍且止阿房作者胡亥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何以在位遂下之吏去疾刼曰將相不辱皆自殺高因譖李斯子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令高按問斯高詐為御史十輩往訊斯斯以實對輒令榜掠斯急上書高令棄之不奏後胡亥使人驗斯斯懼如前使者乃誣伏遂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夷三族○漢義縱河東人也以鷹擊毛鷙為治言如鷹隼之奮

擊毛羽執取飛鳥也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三百餘人縱一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竟坐事誅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強而侵小民者以文內之飾文而入之於罪也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當生者詭殺之詭違正理而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慄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吏

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嚮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竟以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奏報行決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

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顧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言素意不自謂如此）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王溫舒為河內太守先為廣平都尉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設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

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日得可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溫舒竟坐誅尹賞為長安令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為彈丸作赤白黑三色而共探取之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其黨與有為吏及他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城中薄暮塵起剽刼行者死傷横道枹鼓不絶枹擊鼓椎也音孚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深

方各數丈致令辟為郭致謂積累也令辟甋甎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綴令音零辟音避歷反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五人五家為五人五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上蔭下嗣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置放也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

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即華表）楬著其姓名（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楬音竭杙音弋並從木）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發取其尸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莽討敗之夷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燒殺之及天下兵起董忠反莽令剉忠收其家族以醇醯毒藥尺白刃叢棘埋之○梁元帝即位

於江陵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棒殺之事未行而城陷

○後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六月誅司徒崔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崔浩修國史標立石銘刋國記浩本書事備而不典既刋在衢路往來行者以為言事遂聞發浩及祕書郎吏以下數百人盡死浩之將誅也幽縶置之檻内送於平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疎有反其上

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害未有如浩之甚文成帝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人多因酒致酗訟或議王政故一切禁之釀酤飲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内外侯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鎮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所窮理有司苦加訊測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二刑六十二秦州刺史于洛侯為政貪酷殘忍部人王當熾奪人

豚脛纒一具洛侯輒鞭當熾一百截其右腕又王隴容
刺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死罪而已洛侯拔隴容舌
刺其本并刺胷腹二十餘瘡隴容不堪痛苦隨刀戰動
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絶始斬其首支解其體分懸
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嘆愕合州驚震人懷憤怨文王
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糺劾孝文帝詔使者於州常刑
人處宣告兵人斬洛侯以謝百姓○北齊文宣帝自六
年之後遂以功業自矜酷暴昏狂任情喜怒為大鑊長

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臠噉以逞其意時楊遵彥秉政乃命憲司先定死罪囚置於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經三月不殺者皆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名死囚編籧篨為翅令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以為歡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緆杖夾指壓踝又立之燒犂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釭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後周宣帝性殘忍暴虐自在儲貳惡其

叔父齊王憲及王軌宇文孝伯等及即位並先誅戮由是內外不安俱懷危懼其後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戮無度疎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為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否塞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又作礔礰車以威婦人其決人云與杖者即百二十云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名曰天杖帝既酣飲過度有下士楊文祐因歌曰朝亦

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命中士皇甫猛歌猛又諷諫鄭譯又奏之又賜猛杖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内及妃后咸加箠楚上下愁怨○隋文帝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内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汚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令斬之十年尚書右僕

射高熲理書侍御史栁彧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羣生務在去獘而百姓無知犯法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屏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棰楚人三十者皆比常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命殿内去杖欲有決罰各委所由後楚州行叅軍李君才上言帝寵高熲過甚上

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右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殿庭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也開皇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問其事以為主典所竊復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為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後盜邊糧者一斗以上皆死家口沒官十七年詔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

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僭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是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又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盜取一

錢棄市之法帝嘗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帝猜忌愈甚臣僚用法尤峻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臣衣劒之不齊者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為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課麥䴸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師以

私受蕃客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
帝既喜怒不常不復依准科條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
禀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措言素與鴻臚少卿陳延不
平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氈上摴蒲旋以白帝皆
於西市棒殺而搒棰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卿楊遠劉
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隨衙奏獄能希旨帝大悅並遣於
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月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
快則按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言遠又能附楊

素每於塗中接候而以囚名目白之皆隨素所為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塗中呼枉仰天而哭煬帝大業中外征四夷内窮嗜欲兵革歲動賦斂滋繁窮人無告聚為盜賊帝乃更立嚴刑勑天下竊盜以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羣聚攻掠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詔為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羣盜大起縣官人又各擅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梟首之刑或

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臠啖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貝州刺史庫狄士文至州發姦擿隱長吏尺布斗粟之
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士文悉配防嶺南親戚
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
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棰撾盈
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為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
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刺
史羅刹暴司馬蝮虵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士文

竟坐免田式為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樓瞻眺以暢鬱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使奴常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己立即棒殺之或僚吏姦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或未暇省讀先名獄卒殺

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暴刻如此由是除名為百姓王文同為恒山郡守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名而數之令左右刳木為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慴氣及煬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有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収繫獄至河問名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靣於地箠殺之有沙

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結聚惑衆斬之又悉課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數千人復將殺之百姓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其善意馳鏁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大唐武太后臨朝屬徐敬業反越王貞等起兵遂立威刑以服天下將移神器漸引酷吏務令深文長壽年有上書人言嶺表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就按之若得

反狀便行斬決國俊至廣州徧名流人擁之水中以次
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更誣
奏云諸道流人咸有怨恨若不推究為變非遙太后又
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處貞屈貞筠
等分往劒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按鞫流人光業誅
九百餘人德壽誅七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亦有
雜犯及遠年流人枉及禍焉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推
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内新置推事使院時人謂之

新開獄俊臣又與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暐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前後枉遭殺害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羅網善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於甕火四圍繞炙之或絶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

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有制書
寬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自是海
内兇懼道路側目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
李嗣貞以來俊臣等用法嚴酷上疏曰臣聞陳平事漢
祖謀疎楚君臣乃用黄金五萬斤行反間之術項王果
疑臣下陳平反間遂行今告事紛紜虚多實少當有兇
慝焉知必無陳平先疎陛下君臣後謀良善陛下昨語
臣云我比已作此意便是愚臣管測先天而天不違至

如羅織之徒即疎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王制曰凡制刑決獄以成告於正正聽之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臣竊見比日獄官一單車使推訖萬事即定法家隨斷輕重不推有無即時便決不待聞奏此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乎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事非可久物情駭懼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今若假此威權便是窺國家利器也不可不慎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上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倡禍法合誅屠將息姦原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莫以懲刱勸於天下大者流血小禦魑魅今朝廷惶惶莫能自固海內傾聽以驚恐愚臣昧焉竊恐非五帝三王

伐罪弔人之意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因累百千輩大應所告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遂使姦臣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則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咸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伏願念之即天下幸甚京兆府萬年縣主簿徐堅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實情也令著三覆之奏恐致虛枉也比見有勅勘當反逆命使者得實便決殺人命至重不可再生倘萬分之中有

一不實欲訴無路懐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願絶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悦見祥刑之意聖歷元年武太后謂侍臣曰往者來俊臣等推按刑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中間疑有枉濫更遣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虚近日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者然則以前就戮者不有寃濫者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破家者皆是枉酷自

誣而死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
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揺今日
以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者
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太后大悅曰以前宰
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太后頗悟於是監察
御史魏靖上疏曰來俊臣所處極法以其羅織良善臣
聞郭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披遮而遽亡崔獻可臨終
膝拳於頂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滿庭羣妖横

道唯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傳不為虛說伯有晝見
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倘使平反者數人衆共
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
濫於昔時恩渙一流天下幸甚於是制錄來俊臣丘神
勣等所推鞫人身死籍沒者令三司重檢勘有寃濫者
並皆雪免矣中宗神龍元年制以丘神勣來子珣周興
萬國俊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游藝王弘義
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

嘉言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等自垂拱以來多枉濫殺人者所有官爵並令追奪於是天下稱慶

開元格附

周朝酷吏來子珣京兆府萬年縣　萬國俊荊州江陵縣　王弘義冀州　侯思止京兆府　郭霸舒州同安縣　焦仁亶蒲州河東縣　張知默河南府緱氏縣　李敬仁河南府河南縣　唐奉一齊州金節縣　來俊臣周興丘神勣索元禮曹仁悊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

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以上檢州貫未獲及

右二十三人殘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狀尤重身在者宜長流嶺南遠處縱身沒子孫亦不許仕宦

陳嘉言河南府河南縣 魚承曄京兆府櫟陽縣 皇甫文備河南府緱氏縣 傅游藝

右四人殘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狀稍輕身在者宜配嶺南縱身沒子孫亦不許近任

勅依前件

開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

通典卷一百七十

通典卷一百七十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州郡

天下之立國宰物尚矣其畫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道德遠覃四夷從化即人爲治不求其欲斯蓋羈縻而已寧論封域之廣狹乎堯舜地不過數千里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曁聲教五帝之至德也武丁成王東則

江南西氏羌南荆蠻北朔方三代之大仁也秦氏削平六國南取百越北却匈奴築塞河外地廣而亡逮戰國之酷暴也漢武滅朝鮮閩越開西南夷通西域逐北狄天下騷然人不聊生追悔前失引咎自責下詔哀痛息戍輪臺既危復安幸能覺悟也隋煬逐吐谷渾開通西域招來突厥征伐高麗身弑祀絶近代殷鑒也夫天生烝人樹君司牧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患在德不廣不患功不廣秦漢之後以重斂爲國富卒衆

爲兵强拓境爲業大遠貢爲德盛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用生人膏血易不殖土田小則天下怨咨羣盜蜂起大則殞命殲族遺惡萬代不亦謬哉則五帝三王可以師範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纖介畢書樹石無漏動盈百軸豈所謂撮機要者乎如誕而不經偏記雜說何暇編舉謂辛氏三秦記常璩華陽國志羅含湘中記盛弘之荆州記之類皆自述鄉國靈怪人賢物盛參以他書則多紕謬既非通論不暇取之矣或覽之者不責其略焉

第一序目上 凡郡府三百二十九
第二序目下
第三古雍州上 今置郡府二十四
第四古雍州下 今置郡府十八
第五古梁州上 今置郡府二十六
第六古梁州下 今置郡府三十七
第七古荆河豫州 今置郡府十八
第八古冀州上 今置郡府二十二

第九古冀州下今置郡府十九

第十古兗州今置郡府十

古青州今置郡府七

古徐州今置郡府五

第十一古揚州上今置郡府十二

第十二古揚州下今置郡府二十七

第十三古荆州今置郡府三十三

第十四古南越今置郡府七十一

州郡一

序目上　上古　唐虞　三代　秦　漢　後漢　幷三國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昔黃帝方制天下立爲萬國易稱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葢舉其大數及少皞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矣若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雍荆豫梁徐兾青兗揚○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還爲九州如舊制也舜攝帝位分爲十二州雍荆豫梁兾幽幷青營徐兗揚故虞書云肇有十

二州也○夏氏革命又爲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并殷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爲九州分統天下（冀荆豫雍揚兖徐幽營營則禹貢青州也）載祀六百及乎周初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爲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衛畿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藩畿（荒服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即九畿也各相去五百里爲限也）至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其後諸侯相并

有千二百國及平王東遷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征伐更相吞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國知土地所在三十一國不知其處也蠻夷戎狄不在其數逮乎下分地理上配天象所定躔次總標十三及周之末唯有七國秦昭王時西周盡獻其地邑三十六口三萬受獻而歸其人至莊襄王滅東西周王國七城而已○秦制天下爲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漢興以秦地太大更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宇彌廣改雍曰涼梁曰益

又置徐州復禹舊號南置交阯（初爲交阯後爲交州）北有朔方（初爲朔方後爲并州）凡爲十三州部刺史（司隸并荊兗揚荊河冀幽青徐益交涼）而不常所理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焉與秦四十合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此漢之極盛也○後漢光武以官多役煩乃并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今府）豫治譙（今鄼縣）兗治昌邑（今魯郡金鄉縣）徐治郯（郯音談今臨淮郡下邳縣）

青治臨淄今北海郡縣涼治隴今天水郡隴城縣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鄗河各反今趙郡高邑縣幽治薊今范陽郡揚治歷陽今郡縣益治雒今永昌郡荆治漢壽今武陵郡武陵縣交治廣信今蒼梧郡蒼梧縣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焉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桓帝永興初有鄉三千六百八十二亭萬二千四百二十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西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亦如前漢○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河兖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分涼州置秦州理上邽今天水郡揚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荆治襄陽今郡涼治武威今郡餘並因

前代有郡國六十八東自廣陵文帝黃初六年親征幸廣陵故城及旋師留張遼屯江都齊王嘉平後屬吳即今郡壽春毌丘儉諸葛誕皆鎮之合肥明帝青龍元年滿寵於合肥西北三十里築新城吳軍頻攻不拔即今廬江郡故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之也沔口建安十五年文聘為江夏太守鎮焉其後吳軍頻攻不拔青龍後屬吳即今漢陽縣西陽黃初中滿寵令將守之今齊安郡襄陽建安二十四年徐晃守之蜀將關羽攻不下重兵以備吳江淮之間除鎮兵處更無人居青龍之中孫權遣數千家佃於江北為滿寵破之西自隴西今郡是南安今隴西郡隴西縣齊王嘉平五年蜀將姜維來伐攻隴西南安皆不尅祁山明帝太和二年蜀將諸葛亮攻祁山城不拔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里漢陽

明帝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來伐遣兵備於此即今天水郡陳倉建安二十四年因蜀將破夏侯妙才於漢中遂令張郃守陳倉太和二年諸葛亮以數萬人攻陳倉將軍郝昭以千人守二十餘日不拔在今縣東三十里故城是攻郿又不尅在今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並今扶風郡重兵以備蜀○蜀主全制巴蜀置益治成都今郡梁治漢中今郡二州有郡二十二以漢中建安末破魏將夏侯妙才後遂有漢川以魏延鎮守後蔣琬姜維相繼鎮於此即今郡地興勢後主延熙七年將軍王平守之魏大將軍曹爽攻不尅今洋川郡興道縣也白帝先主章武元年屯之遂為重鎮後主建興十五年吳將全琮來攻不尅即今雲安郡並為重鎮○吳主北據江南盡海置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廣孫權置治番禺今南海郡荆治南郡今江陵

郡
郢治江夏即今郡 揚治建業今丹陽郡江寧縣 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自孫權黃武初破蜀先主後得之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來伐守將吳彥請增兵皓不從今巴東郡 西陵建安二十四年因蜀將關羽北討魏將于禁等於襄陽陸遜為宜都守鎮此黃武初蜀先主來伐遜大破之後步闡陸抗並鎮焉即今夷陵郡 樂鄉吳孫皓建衡三年陸抗所築樂鄉城後朱然修之戍焉晉王濬攻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以城降在今江陵郡松滋縣東 南郡自建安末尅關羽後蜀將糜芳來降遂得之孫皓鳳凰元年將張咸任延並守之晉軍平吳當陽侯杜元凱趨於此即今江陵郡 巴丘建安十九年魯肅孫皓寶鼎元年萬彧並鎮守即今巴陵郡 夏口建安十三年孫權征黃祖尅之後遂置兵鎮孫皓天紀元年孫慎守之及晉平吳將軍胡奮趨於此即今江夏郡 武昌孫權甘露

元年城武昌陸遜諸葛恪滕胤鎮守及晉平吳將軍王戎趨於此即今江夏郡是皖城建安十九年孫權尅之權赤烏四年諸葛恪屯此今同安郡皖音患牛渚圻孫皓天紀末何植鎮守晉平吳大將王渾趨於此即今宣城郡當塗縣采石也濡須塢建安十七年築後曹公頻來攻不尅在今歷陽縣西南百八十里並爲重鎮其後得沔口孫權嘉禾後陸遜諸葛瑾屯守邾城赤烏四年陸遜常以三萬兵戍之今齊安郡東西界臨江與江夏郡武昌相對廣陵孫亮建興三年衛尉馮朝城廣陵自三國鼎立更相侵伐互有勝負疆境之守彼此不常纔得遽失則不暇存也今略紀其久經屯鎮及要害之地焉其守將亦略紀其知名者餘不可徧舉他亦倣此

○晉武帝太康元年

平吳分爲十九州部置司州治洛陽今河南府兗治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是荆河治項今淮陽郡項城是冀治房子今趙郡縣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荆初治襄陽後治江陵今郡揚初治壽春後治建業凉治武威分三輔爲雍治京兆今府分隴山之西爲秦治上邽今天水郡縣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爲梁治南鄭今漢中郡縣分雲南爲寧治雲南今郡幽治涿今范陽郡范陽縣分遼東爲平治昌黎今安東府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分合浦之北爲廣治番禺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二凡州百五十

有六縣千一百有九以爲冠帶之國盡秦漢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丘建武初逖北鎮守雍丘今陳留郡縣逖死北境漸慼大興四年逖死於是荆河自淮北今汝南汝陰南陽等郡以北青兖四州今東萊東牟高密北海淄川濟南等郡地及徐州之半今彭城瑯琊等郡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戴若思鎮守之淮陰劉隗鎮守即今山陽郡縣壽陽祖約鎮守後又陷於石勒季龍死後復之即今壽春郡地泗口劉遐鎮守即今臨淮郡宿遷縣界角城安帝義熙中置亦在宿遷縣界爲重鎮成帝時鄮守將退屯襄陽咸陽初魏誘屯鄮爲劉曜將黃秀所逼而退守襄陽後亦陷石勒尋復之

庾翼朱序皆鎮於此又爲苻堅將苻丕所陷尋又復之即今郡穆帝時平蜀漢永和三年桓溫西討擒李勢復梁益之地梁州則漢川益則蜀川是又遣軍西入關至灞上十年桓溫討苻健於今京兆府萬年縣白鹿原戰敗再北伐一至洛陽永和十二年溫討慕容儁破其將姚襄於伊水時襄已降一至枋頭廢帝太和三年桓又討慕容暐敗還今汲郡衛縣界枋音方所得郡縣軍旋又失洎苻堅東平慕容暐太和五年西南陷蜀漢西北尅姑臧孝武太和五年張天錫敗今武威郡是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爲堅有及堅敗太和八年再復梁益九年將郭寶平梁州蜀郡太守任權斬苻堅益州刺史李平益州平青徐兗荊河之地其後青兗陷

於慕容德安帝國諱攺馬崇安三年德據之殺幽州刺史辟閭渾時鎮守廣固即今北海郡也荆河司陷於姚興崇安三年以彭城爲北境藩捍朱序鎮守後益梁又陷於譙縱義熙初陷每因劉石苻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於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今江陵郡松滋縣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其刺史所治皆置州兵雖有不經攻圍互是重鎮他皆類此義熙以後又復青兖司荆河梁益之地而政移於宋矣○宋武北平廣固晉安帝義熙六年平慕容超得青州之地廣固即今北海西定梁益九年朱齡石平譙縱又尅長安十三年親征平姚泓盡得

河南之地長安尋爲赫連勃勃所陷至廢帝滎陽王景平中武牢以西復陷於後魏今大較以孝武大明爲正凡二十有二州揚治建業南徐治京口（今丹陽郡丹徒縣）徐治彭城南兖治廣陵兖治瑕（今魯郡縣）南荆河治歷陽荆河治汝南（今汝南郡汝陽縣）江治潯陽（今郡縣）青治臨淄（初治歷城今濟南郡縣後治廣固後又移治臨淄即今縣是）冀治歷城司治義陽（今郡）荆治南郡郢治江夏（今郡）湘治臨湘（今長沙郡）雍治襄陽梁治南鄭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今蜀郡）寧治建寧（今雲南郡）廣治南海交治龍

編越治臨鄣今合浦郡自東晉成帝時中原流民多南渡遂於江淮之間僑立州郡以撫其民中間併省廢置離合非一不能詳誌焉今紀其所治經久者他皆類此郡凡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初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尅魏碻磝滑臺武牢洛陽四城碻磝即今濟陽郡城滑臺今靈昌郡城武牢今汜水縣洛陽今洛陽城碻口交反磝音敖故其後又失又分軍北伐西軍尅弘農開方二城並今弘農郡以東攻滑臺不尅而平碻磝守之尋皆敗退元嘉二十七年王玄謨於滑臺敗歸時柳元景拔弘農開方及玄謨敗亦棄而退於是後魏主太武總師經彭城臨江屯於瓜步今廣

陵郡六合縣東退攻盱眙不拔而旋臧質守之魏師攻圍三旬不拔今淮陽郡縣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荆河州西境悉陷没太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引魏軍自是沈文秀東陽城崔道固歷城並爲魏將慕容白曜所陷安都以彭城常珍奇以懸瓠並降魏懸瓠今汝南郡城則長淮爲北境僑徐兗於淮南淮陰立兗州鍾離立徐州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今東海郡東海縣贛古淡反其後十餘年而宋亡然初强盛也南鄭襄陽懸瓠元嘉二十六年後魏主太武率兵攻圍汝南太守陳憲等拒四十餘日魏人積屍與城齊不拔而退彭城歷城東陽廢帝景平初筑薆鎮守後魏攻圍數旬不尅即今北海郡治東城皆爲宋氏藩

捍○齊氏淮北之地所以全少青州治朐山今東海郡朐音衢冀治渦口今臨淮郡漣水縣荆河治壽春荆河州自東晉以後或治淮南或治淮北不恒其所今舉其要害之地北兖治淮陰北徐治鍾離今郡又置巴東治巴今雲安郡其餘州郡悉因宋代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九十有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其後頻爲後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沔北諸郡相繼敗沒今南陽郡地又遣軍北伐敗於馬圈退屯盆城魏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時陳顯達攻圍四十餘日不拔魏援師至敗還在今南陽郡界又失壽春永元二年荆河州刺史裴叔業以城叛入魏後三年齊亡

齊氏七主凡二十四年內難繁興不遑外略及東昏暴虐北境彌蹙也始全盛也南鄭明帝建武二年後魏大將元英來伐梁州刺史蕭懿守拒攻圍百餘日不下樊城今襄陽郡安養縣建武中後魏主孝文率兵十萬數旬攻圍將曾武拒不下襄陽義陽壽春高帝又建鎮謂垣崇祖曰兵衝要地切備魏師俄而魏將王肅以師二十萬至敗而歸淮陽角城明帝初後魏南侵以李安仁戍之漣口朐山為重鎮〇梁氏州郡多沿舊制天監中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百有七郡縣亦稱於此自侯景逆亂建康傾陷墳籍散逸不可得而詳焉初武帝受禪數年即失

漢川及淮西之地天監三年梁州刺史夏侯道遷以本部叛降後魏自劍閣以北並陷沒又魏將元英破將軍馬仙埤於義陽失地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於淮南淮北互有勝負自天監四年以後將張惠紹尅魏宿遷城韋叡尅合肥裴邃尅翟丘城朐山城尋皆敗唯合肥獨存雖得懸瓠彭城俄而又失天監六年魏軍主白早生荊河州刺史胡遜以懸瓠普通六年徐州刺史元法興以彭城並內屬無何悉復於魏又尅壽春普通七年將夏侯亶元植等尅之獲魏揚州刺史李憲自齊東昏永元二年陷後魏至是凡二十七年南朝始復中大通初大舉北伐淮北城鎮相次尅平直至洛陽暫爲梁有中大通元年魏將爾朱榮害胡太后及少主魏朝大亂遣將陳慶之率軍送元顥爲魏主入河

陽六旬五日爾朱榮來攻慶之渡河守北中府城數日顒敗慶之亦奔退所得之地尋亦失之中府地即今河陽北城是其後又復漢中大同中將蘭欽尅之自天監二年失漢川凡經四十三年却復至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於西魏太清初侯景以十三州來降旋爲東魏將慕容紹宗所敗二年景舉兵反圍建康陷之及景平後元帝承聖初齊將辛術南伐盡復淮南江北之地得傳國璽反於齊三年西魏將達奚武陷漢川尉遲迥陷蜀川其漢川經九年復失大抵雍州今襄州下溠音槎戍漢東郡秦陽縣東南夏口白苟堆大同中東魏靜帝遣將堯雄爲南境守將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請備之在今汝南郡真陽縣硤石城今汝陰郡下蔡

縣合州肥即合鍾離將康絢鎮守之淮陰朐山爲重鎮天監三年角城戍主柴慶宗以角城十年東莞太守劉晰以朐山並降入魏○陳氏比於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爲境文帝天嘉初湘川之地爲周軍所陷二年侯瑱尅平之湘川今澧陽武陵長沙衡陽等郡之地有州四十有二地轉狹而州益多歷後州郡又數倍多於前代故不可詳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有八宣帝太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將吳明徹於壽春城斬高齊將王琳更經略淮北大破齊軍於呂梁及旋師屬高齊國亡又總軍北伐至呂梁周軍來拒又大破之自太建五年北

伐七年破齊軍九年又破周將梁士彥悉得梁淮北城鎮下邳朐山旋爲周軍所敗悉虜其衆時梁士彥守彭城明徹來攻未下十年周將王軌來伐明徹退師全軍沒於清口自是江北之地盡沒於周又以長江爲界十二年周大將司馬消難以淮西地來降又遣將周羅睺攻尅新野尋並失之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後主禎明三年戚欣守之今夷陵郡宜都縣界荊門將仲肅據之亦宜都界安蜀城將顧覺鎮之亦夷陵郡縣公安將陳紀鎮之今江陵郡縣巴陵以下並風靡退敗信州道大總管清河公楊素自峽中舟師東下東方守將相繼而破信州即今雲安郡也隋軍自采石隋將韓擒虎襲陷之京口賀若弼襲陷之渡江而平之○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

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中山（今博陵郡唐昌縣）遂有河北之地於是遷都平城（今雲中郡）慕容氏喪敗遣將南略地至於滑臺許昌（今潁川郡）彭城明元帝泰常中始於滑臺許昌置兵鎮守（道武天興中長孫肥等尅滑臺許昌尋不能守至是始有之）太武帝時又得蒲坂（今河東郡）長安統萬（始光中遣軍伐赫連昌尅蒲坂及長安又尅統萬後遂滅赫連統萬即赫連所都今朔方郡是）神䴥中宋師來伐碻磝（今濟陽郡城）滑臺武牢（今河南府汜水縣是）戍將皆不守尋並復之（神䴥三年宋將到彥之王仲德等陷滑臺武牢洛陽遣安頡叔孫建等擊敗走之）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臧（三年東伐

馮弘五年西伐沮渠茂虔並滅之於是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懸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鎮守將多有敗沒太平真君十一年因宋將王玄謨來侵魏碻磝城戍將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而走宋師至滑臺敗帝乘勝至江上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爲魏有時因宋晉安王子勛之亂遣將慕容白曜略地破宋將沈文秀畢衆敬薛安都崔道固常珍奇遂有其地孝文遷都洛陽太和十九年徙都頻歲親征皆渡淮泗二十年屯八公山二一年屯新野及樊城十宣武初又得壽春景明初齊將裴叔業以壽春來降後至明帝孝昌二年又陷入梁續收漢川至

於劍閣兼得淮西之地正始初梁將夏侯道遷以漢中降又元英破梁將馬仙琕於義陽遂有其地莊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永安初因爾朱榮害胡太后少帝之亂梁將陳慶之送元顥爲魏主爾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三四年後分爲東西魏矣皆權臣擅命具周齊事中自永安末年爾朱世隆稱兵入洛圖籍散亡不可詳記今按舊史管州百十有一郡五百十有九縣千三百五十有二按魏收史所載州郡是東魏靜帝武定中其時洛陽以西及關中梁益之地悉屬西魏收猶總而編之自太武以後漸更強盛東征西伐尅定中原屬宋明以後及於齊梁國

土漸蹙自守不暇雖時有侵掠而退不旋踵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利進取不常所守也○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靜帝天平四年三道伐西魏齊神武自總大衆至蒲津竇泰自風陵濟河至潼關高敖曹入武關陷上洛以泰軍敗沒並旋師風陵在潼關北岸相對西魏乘勝攻陷陝州周文帝率李弼等東征下陝州擒刺史李祥伯即今陝郡神武西至沙苑其年冬大敗而歸今馮翊郡界西軍又乘勝襲陷洛陽西魏將獨孤如願據金墉明年西師又至於河陰今洛陽縣北時拒守河陽城潘相樂守北城即據此高永樂守南城即今城後周文帝親征不尅西師敗歸元象元年周文帝親征敗還如願亦

棄金墉遁走神武遂毀其城其後神武攻圍西魏王壁不尅興元四年西魏將王思政守之今絳郡稷山縣西師來伐至於邙山武定初周文帝親征神武禦之敗殺周將王雄後神武又圍王壁不尅武定四年西魏將韋孝寛守之文襄遣將圍潁川拔之自武定五年冬攻圍至明年六月城陷於是河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今平陽郡悉入西魏文宣之代命將略地南際於江矣天保二年屬侯景亂梁遣辛術南討遂得傳國璽又過江得梁夏口後二國通和旋師矣武成河清中築戍於軹關河清二年遣斛律光築之今河南府濟源界其年周軍至洛陽敗還晉公護統軍將楊標等至軹關敗走後主武平中

陳軍來侵盡失淮南之地武平五年以後陳將吳明徹頻歲來侵淮南城鎮皆不守諸將累敗周師攻拔河陰大城周武親征有疾班師幼主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今平陽郡因之國滅齊都於鄴即今郡縣自東西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有州九十有七郡百六十縣三百六十有五文宣天保七年已併省州三郡百五十三縣五百八十九鎮二戍二十六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略舉齊神武周文帝統師親征諸將攻戰則不復紀自文宣之後纔守境而已大抵西則

姚襄城今文城郡西城則姚襄所築西臨黃河控帶龍門之險周齊交爭之地後主武平二年大將斛律光破周兵於城遂立鎮焉洪洞今平陽郡縣北故城四固垂復控據要險崇化末周師既剋晉州其城主張元靜以城降周晉州武平關三關並今絳郡正平縣界栢崖城侯景所築今河清縣西軹關河陽南則武牢陸子章增築城守洛陽北荆州今陸渾縣東北故城是孔城防今伊闕縣東南故城是汝南郡今臨汝郡梁縣南魯城今汝南郡魯山縣東北置兵以防周寇自洛陽之南襄城汝陰汝南以北皆齊有及陳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要害未遑制置也○周文帝西魏大統中東魏師至蒲津文帝大統二年齊神武親征至蒲津以竇泰死退軍文帝東

征尅陝州兼得宜陽郡邵郡邵郡今絳郡垣縣宜陽郡今福昌郡東師又
至沙苑其年冬齊神武親征大敗走後文帝東征至河陰先勝後敗
大統四年殺魏將高敖曹築城於玉壁大統八年將王思政築之齊神武攻圍不尅至十二年韋
孝寬守之齊神武又攻圍六旬不尅文帝又至邙山先勝後敗大統九年得梁
雍州十六年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舉州內附廢帝初尅平漢中自梁侯景逆亂遣將
達奚武尅之也又遣軍平蜀將尉遲迥尅之文帝西征至姑臧後又平
江陵齊王廓後元初于謹平之殺梁元帝自是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
蜀南至於江矣明帝武成二年將賀若敦尅陳湘川之地三年失之今澧陽武陵長沙衡陽等

地是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於高齊至武帝建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城尋又東征破齊師於晉州城下（建德五年攻拔晉州使梁士彥守之齊後主來攻三旬餘不拔六年又破齊後主軍）乘勝平齊後遣軍破陳軍於呂梁（將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悉虜其衆也）其東南之境盡於長沙通計州二百十有一郡五百八縣千二十有四當全盛戰爭之際則玉壁（初王思政守後韋孝寬守東師攻不拔遂置勳州）邵郡齊子嶺（今王屋縣東二十里周齊分界處）通洛防（故函關城武帝保定中改名在今新安縣東）黃櫨三城（今永寧縣西北）宜陽郡陝州主劃

今長水郡西北二十五里三荆将獨孤信略定北荆州今即伊陽縣來荆州後改曰淮州今淮安郡荆州今南陽郡三鵶鎮今汝州魯山縣西南名平高城置兵以備東軍○隋文帝開皇三年遷都大興城即今城遂廢諸郡以州治人自三代以前爲九州兩漢加置十三州晉宋之後分析漸多至於魏齊後周雖割據鼎立天下分裂其於州郡乃倍兩漢之地隋氏以官繁人弊遂廢五百餘郡而以州治人名則因循職事同於郡守無復刺舉之任自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户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大業初移洛陽城即今城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三年改州爲郡乃置司隷刺史分部巡察本史不分别所領諸郡五年平

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隋氏西境唯得今燉煌郡以東且子余反北至五原即今九原郡按隋氏北境唯至於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通典卷一百七十一

通典卷一百七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州郡二

序目下大唐

大唐武德初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其邊鎮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領軍戎至七年改總管府為都督府自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貞觀初并省州縣始於山

河形便分爲十道一曰關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東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隴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劒南道十曰嶺南道旣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高宗平高麗百濟得海東數千餘里旋爲新羅靺鞨所侵失之又開四鎮即西境拓數千里于闐疎勒龜兹焉耆諸國矣景雲二年又分置二十四都督府分統諸州時議以權重不便尋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分爲十

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京畿（理西京城內）都畿（理東都）關內（多以京官遙領）河南（理陳留郡）河東（理河東郡）河北（理魏郡）隴右（理西平郡）山南東（理襄陽郡）山南西（理漢中郡）劒南（理蜀郡）淮南（理廣陵郡）江南東（理吳郡）江南西（理豫章郡）黔中（理黔中郡）嶺南（理南海郡）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節度使十經略守捉使三）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疋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疋段軍倉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十萬（開元天寶每歲邊用不過二百萬）鎮西節度使（理安西二萬四千人馬二千七百疋）寧西域統龜茲國焉耆國

在理所東八百里于闐國在理所西南二千里疏勒國在理所西二千餘里北庭節度使理北庭都護府管兵二萬人馬五千疋衣賜四千八十疋段防制突騎施堅昆斬啜西北去突騎施三千餘里北去堅昆七千里東北去斬啜千七百里管瀚海軍北庭都護府城內開元中置管兵七千五百人馬二千四百疋建康軍張掖郡西二百里嗣聖初王孝傑置管兵五千三百人馬五百疋東去理所七百里寧寇軍張掖郡東北千餘里天寶二年置管兵千七百人馬百疋西去理所千餘里玉門軍酒泉郡西二百餘里武德中楊恭又置管兵五千二百人馬六百疋東去理所千二百里墨離軍晉昌郡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馬四百疋東去理所千四百里豆盧軍燉煌郡城內管兵四千三百人馬四百疋去理所七千里新泉軍會寧郡西北三百里大足初郭

元振置管兵千人西去理所四百里**張掖郡守捉**東去理所五百里管兵六千三百人馬千疋**烏城守捉**武威郡南二百里管兵五百人**交城守捉**武威郡西二百里管兵千人**白亭守捉**武威郡西城五百里管兵千七百人**朔方節度使**理靈武郡管兵六萬四千七百人馬萬四千三百疋衣賜二百萬疋段**捍禦北狄統經略軍**靈武郡城內管兵三萬七百人馬三千疋**豐安軍**靈武郡西黃河外百八十餘里萬歲通天初置管兵八千人馬千三百疋**定遠城**靈武郡東北二百里黃河外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馬三千疋**西城**九原郡北黃河外八千里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疋西南去理所千餘里**安北都護府**亦曰中受降城景龍中韓公張仁愿於黃河北岸置管兵六千人馬二千疋南去理所千三百餘里**東**

城榆林郡東北二百里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疋西南去理所千六百餘里振武軍單于都護府城內天寶中王忠嗣置管兵九千人馬千六百疋西去理所千七百餘里河東節度使理太原府管兵五萬五千人馬萬四千疋衣賜百二十六萬疋段軍糧五十萬石犄角朔方統天兵軍太原府城內聖歷二年置管兵二萬人馬五千五百疋雲中郡守捉東南去單于府二百七十里調露中裴行儉破突厥置管兵七千七百人馬千二百疋東南去理所八百里大同軍鴈門郡北三百里調露中突厥南侵裴行儉開置管兵九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疋南去理所八百餘里橫野軍安邊郡東北百四十里開元中河東公張嘉貞移置管兵七千八百人馬千八百疋西南去理所九百里定襄郡去理所百八十里管兵三千人鴈門郡去理所五百里管兵

四千人**樓煩郡**東南去理所二百五十里管兵三千人**岢嵐軍**樓煩郡北百里長安中李迥秀置管兵千人東南去理所二百五十里岢姑我反**范陽節度使**理范陽郡管兵九萬一千人馬六千五百疋衣賜八十萬疋段軍糧五十萬石**制臨奚契丹統經略軍**范陽郡城內管兵三萬人馬五千四百疋**威武軍**密雲郡城內萬歲通天二年置管兵萬人馬三百疋西南去理所二百里**清夷軍**嬀川郡城內垂拱中刺史鄭崇述置管兵萬人馬三百疋南去理所二百十里**靜塞軍**漁陽郡城內管兵萬一千人馬五百疋南去理所二百里**恒陽軍**常山郡城東開元中置管兵六千五百人**北平軍**博陵郡西開元中置管兵六千人**高陽軍**上谷郡城內管兵六千人**唐興軍**文安郡城內管兵六千人**橫海軍**景城郡城西南管兵六千人**平盧節度**

使理柳城郡管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疋衣糧數失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軍柳城郡城內開元初置管兵萬六千人馬四千二百疋盧龍軍北平郡城內管兵萬人馬五百匹東去理所七百里渝關守捉柳城郡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千人馬百疋去理所二百二十里安東都護府西去柳城郡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馬七百疋隴右節度使理西平郡管兵七萬五千人馬萬六百疋衣賜二百五十萬疋段以備西戎統臨洮軍開元中移就節度衙管兵萬五千人馬八千四百疋河源軍西平郡西百二十里儀鳳二年李乙夫置管兵萬四千人馬六百五十疋白水軍西平郡西北二百三十里開元五年郭知運置管兵四千人馬五百疋安人軍西平郡星宿川西開元七年置管兵萬人馬三百五十疋振武軍西平

郡西三百里開元中信安郡王禕置兵千人

威戎軍 西平郡西北三百十里臣亡父先臣希望開元二十六年置管兵千人馬五十疋

綏和守捉 西平郡西二百三十里開元二年郭知運置管兵千人

合川郡界守捉 西平郡南百八十里貞觀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

莫門軍 臨洮郡城內儀鳳二年置管兵五千五百人馬二百疋

寧塞軍 寧塞郡城內臣亡父先臣希望開元二十六年置管兵五百人馬五十疋

積石軍 寧塞西百八十里儀鳳二年置管兵七千人馬一百疋

鎮西軍 安鄉郡城內臣亡父先臣希望開元二十六年置管兵萬三千人馬三百疋

平夷守捉 安鄉郡城西南四十里開元二年郭知運置管兵三千人

劒南節度使 理蜀郡管兵三萬九百人馬二千疋衣賜八十萬疋段軍糧七十萬石

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

蜀郡城內管兵萬四千人馬千八百疋 臨翼郡 通化郡北百四十里管兵五百人 通化郡 維川郡東二百七十里管兵三百人 維川郡 通化郡西二百七十里管兵五百人 天寶軍 平戎城東八十里在維川郡東開元二十八年章仇兼瓊置兵千人 蓬山郡 維川郡北管兵五百人 交川郡 臨翼郡北百里管兵二千八百人 平戎城 恭化郡南八十里開元二十八年章仇兼瓊開置管兵一千人去蜀郡八百里 廬山郡 臨卭郡西二百里管兵四百人 江源郡 貞觀二十一年裴行方置管兵五百人 洪源郡 開元三年陸象先置管兵千人 昆明軍 越巂郡南開元中移置管兵五千二百人馬二百疋 寧遠軍 越巂郡西昆明縣南開元中置管兵五百人 雲南軍 管兵二千三百人 澄川守捉 雲南郡東六百里管兵二千人 南江郡 瀘川郡西二百五十

里管兵二千人歸誠郡靜川郡東南管兵四百人嶺南五府經略使理南海郡管兵萬五千四百人輕稅當道自給綏靜夷獠統經略軍南海郡城內管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邕平郡城內管兵二千人桂管經略使始平郡管兵千人容管經略使普寧郡管兵千一百人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管兵四千二百人邕管經略使朗寧郡管兵千一百人又有經略守捉使三以防海寇長樂郡經略使管兵千五百人東萊郡守捉管兵千人東牟郡守捉管兵千人天寶初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大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羈縻州郡不在其中折衝府五百九十三鎮二

百四戍三百九十三關二十七驛千三百八十八寺五千一百八十五觀一千八百五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漢之東境有樂浪郡西境有燉煌郡今東極安東府則漢遼東郡也其漢之玄菟樂浪二郡並在遼東郡之東今悉為東夷之地矣今西極安西府其伊吾交河北庭安西則漢代戎胡所據皆未得而詳

九州之區域在昔顓頊及於陶唐分而為九其制最大顓頊置九州堯時洪水分絕使禹理水還為九州舜分為十二州夏殷周並為九州則不同禹貢按周之本制起於顓頊辨其疆界始於禹貢今分別地理故以為首

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黑水出今張掖郡西河則龍門之河今京兆華陰馮翊扶風汧陽新平安定彭原安化平涼靈武五原寧朔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九原榆林安北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臨洮和政寧塞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燉煌等郡地

荆河州西南至荆山北距河荆山在今襄陽郡南其北境至於河今河南府陜郡之南境弘農臨汝滎陽陳留睢陽濟陰譙郡潁川淮陽汝陰汝南淮安襄陽武當漢東等郡地

冀州唐虞之都以餘州所至則是其境西境雍州南境荆河州東境兗州皆以河為界河自今文城絳郡西龍門南流至華陰東過今汲郡黎陽縣東大岯山又東入於海今河内汲郡鄴郡廣平鉅鹿信都趙郡常山博陵河間文安饒陽上谷范陽順義歸化歸德嬀川漁陽密雲北平柳城河東絳郡陜郡之北境平陽高平上黨樂平陽城大寧文城西河太原昌化樓煩鴈門定襄安邊馬邑

雲中單于等郡地

兖州舊爲濟河之間

孔安國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顏師古云導沇流而為濟截河又爲滎澤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南菏即菏澤過菏澤又與汶水會北折而東入海也按沇水出今河南府王屋縣山東流濟源縣而名濟水滎澤在今滎陽郡滎澤縣也定陶今濟陰郡也菏澤在今魯郡縣汶水今魯郡萊蕪縣然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於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諸家所說地理者皆云今清河郡禹貢冀州之域又按禹貢云洛汭自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而入海

河自周定王五年徙流禹之所道漸以堙塞至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灌其

郡決處遂大不可復補魏都則今陳留郡漢武元封三年春河又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頓丘即今縣也渤海郡即今景城郡地其下決於瓠子東南通於淮泗瓠子在今濮陽縣西界時丞相田蚡食邑鄃鄃在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鄃即今平原郡平原縣也有以知自周及秦至漢其河已在今魏郡平原之境又王莽時司空掾王横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自周時所徙宜今却徙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西山則太行恒山也又按滏水在今清河郡經城縣界大陸澤在今鉅鹿趙郡饒陽郡界則王横之言與禹符矣其今清河郡在滏水東則兖州舊城内已具注清

河郡篇也今靈昌濮陽濟陽東郡清河魏郡博平東平平原樂安景城等郡地史記漢書皆以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釃二渠以引河北過洚水大陸入渤海孟康注云釃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一則漯川也貝丘今清河郡西漯川在汲郡東一里又臣瓚注引禹貢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壺口雷首入于海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時河移東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按此則子長孟堅之誤矣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鉤盤九曰鬲津其徒駭鬲津鉤盤胡蘇四河並在今景城郡界馬頰覆釜二河並在今平原郡界其太史簡潔三河未詳處所

青州東北據海西距岱岱泰山也在今魯郡界自泰山之東至於海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高密安東等郡即其地

徐州東據海北至岱南及淮自泰山之南淮之北

海之西也今彭城臨淮魯郡東海琅琊等郡地是

梁州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華山之南今華陰之西南黑水出張掖郡南流入海即巴蜀之地皆是也今上洛漢中洋川安康房陵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岳盛山雲安犍為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南溪河池武都同谷順政懷道同昌陰平江油交川合川益昌普安巴西梓潼遂寧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邛盧山通化越巂雲南洪源等郡地

揚州北據淮東南距海此自淮之東南距於海閬中以來地今廣陵淮陰鍾離壽春永陽歷陽廬江同安蘄春弋陽宣城丹陽晉陵吳郡吳興餘杭新定新安會稽餘姚臨海縉雲永嘉東陽信安鄱陽潯陽之東境章郡臨川廬陵宜春南康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潮陽等郡地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於海並是禹貢揚州之地按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

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荊州豈有舍荊而屬揚斯不然矣此則近史之誤也則嶺南之地非九州之境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荊山在今襄陽郡界南至今衡陽郡桂嶺之北皆是也今江陵夷陵巴東竟陵富水安陸齊安漢陽江夏義陽潯陽之西境長沙巴陵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連山邵陽武陵澧陽黔中寧夷涪川盧溪盧陽靈溪潭陽清江播川義泉夜郎龍溪溱溪等郡地其雍州西境流沙之西荊州南境五嶺之南所置郡縣並非九州封域之內也○議曰堯使鯀理水功不成復使禹理之又舉舜歷試禹因理水遂別九州故尚書云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

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孔安國注云堯錫玄
圭以明之又舜自登庸二十年始居攝位肇十有二州
注云肇始也禹理水之後舜始置十二州分兾州爲并
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其後八年堯崩舜咨四岳曰有
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舉禹爲司空
舜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注云四岳同辭曰禹理洪水
有成功言可用故舜然其所舉稱其前功以命之懋勉
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則禹之績本在堯代舜未居攝

以前也而史記云堯崩後舜以禹爲司空命平水土以開九州又按自鯀理水績用不成後至堯崩凡二十八載洪水爲害下民昏墊豈有年踰二紀方使伯禹理之漢書亦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絶爲十二州禹理水更制九州則九州在十二州之後乃與舜典乖互不同馬季長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則十二州在九州之後也與孔注符矣若稽其證據乃子長孟堅之誤矣

凡國之分野上配天象始於周季定其十二其地可辨漢史曰秦地東井輿鬼之分野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嶲益州皆宜屬焉今京兆馮翊上洛華陰之西境弘農之南境扶風新平安定彭原靈武五原寧朔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昌化之北境西河之西境新秦朔方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寧塞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燉煌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岳盛山雲安犍爲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南溪武都河池同谷順政和政陰平油

江益昌普安巴西梓潼遂寧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邛盧山洪源越巂雲南涪川播川義泉夜郎溱溪等郡地

魏地觜觿參之分野觿音許隨反得漢之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内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名陵㶏強㶏於勤反水名新汲西華長平頳川之舞陽郾許陽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野今馮翊之南境華陰之東境弘農之北境河東平陽文城太寧昌化之南境絳郡陝郡之北境河内之西境河南府之北境榮陽之東境淮陽之北境汝南之北境陳留及靈昌之西境皆是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得漢之南陽及頳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頳陰長社陽翟郟城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

宜陽皆韓分野今郟鄏之河南地河南之西境南境東境滎陽臨汝潁川之西境淮安漢東義陽之西境南陽武當等是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得漢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野按周之封域其西得今河南洛陽偃師東至緱氏鞏縣南得伊闕北至於河當戰國之時其境最狹東西南北才百餘里趙地昴畢之分野得漢之信都真定常山中山涿郡之高陽鄚州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皆趙分野今鄴郡清河信都廣平鉅鹿趙郡長山博陵河間文安饒

陽博平之北境京城之北境高平上黨樂平陽城榆林九原安北太原定襄雲中單于鴈門之西境樓煩之南境西河之東境燕地尾箕之分野得漢之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谷代郡鴈門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野樂浪玄菟亦宜屬焉今上谷范陽順義歸化歸德嬀川漁陽密雲北平柳城安東馬邑安邊鴈門之東境接樓煩之北是也樂浪玄菟今為東夷所據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得漢之東郡汲郡之黎陽河内之野王朝歌皆衛之分野今靈昌汲郡魏郡濮陽之西北境濟陽之西北境博平之西南境河内之東境皆是宋地房心之分野得漢

之沛梁楚山陽濟隂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野今睢陽譙郡濟陰彭城東平魯郡之西境濮陽之東南境臨淮之西境皆是齊地虛危之分野得漢之淄川東萊瑯琊高密膠東泰山城陽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濟南平原皆齊分野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高密瑯琊之北境魯郡之北境濟陽之東南樂安平原景城之南境博平之東境皆是魯地奎婁之分野得漢之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野今魯之東南境東海瑯琊之南境臨淮之東境皆是楚地翼軫之分野得漢之南郡江夏零陵桂

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郡盡楚分野今汝陰汝南之南境淮陽之南境漢中洋川安康房陵巴東夷陵襄陽竟陵富水義陽之東境安陸齊安漢陽蘄春弋陽江夏巴陵長沙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連山邵陽始安之北境始興武陵澧陽黔中寧夷盧溪盧陽靈溪潭陽清江等郡皆是

吳地斗之分野得漢之會稽九江丹陽章郡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野今廣陵淮陰臨淮永陽歷陽廬江同安宣城丹陽晉陵吳郡吳興餘杭新定新安會稽餘姚臨海縉雲永嘉東陽信安鄱陽潯陽章郡宜春廬陵南康臨川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皆是

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得漢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野今潮陽南海義寧海豐恩平南陵招義臨賀高要潯江感

義臨江扶南晉康臨封開陽高涼始安之南境平樂蒙山正平開江連城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南潘懷澤寧仁定川新興普寧陵水南昌寧越寧浦橫山修德龍池安南九真武峩龍水忻城福祿文陽安樂日南承化銅陵永定玉山合浦海康蒼梧懷德臨潭樂古溫水湯泉等郡其餘土境非諸國分野之內也○議曰按左傳周敬王魯哀公之時吳為越所滅其後六十九年至威烈王始命韓趙魏為諸侯後十七年安王之時三國共滅晉而分其地後五十六年顯王之時而越為楚所滅又按所列諸國分野具於班固漢書及皇甫謐帝王代紀下分區域上配星

躔固合同時不應前後當吳之末亡天下列國尚有數十其時韓趙魏三卿又未為諸侯晉國猶在豈分其土地自吳滅至分晉凡八十六年時既不同若為分配又按諸國地分略考所在封疆詳辨隸屬甚為乖互不審二子依據漢書又云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野夏少康庶子封於會稽後二十餘代至勾踐滅吳稱伯後六代而亡後十代至閩君搖漢復立為越王都東甌則今永嘉郡也是時秦南海尉趙佗

亦稱王五嶺之南皆佗所有也又按越之本封在於會稽至勾踐强盛有江淮之地天子致胙號稱霸王正當戰國之時凡得百四十二歳後至秦漢方有閩揺雖虚引其歴代興亡而地分星躔皆不相渉及趙佗奄有時代全乖未知取舍何所凖的凡爲著述誠要審詳者也但編舊文不加考覈遞相因襲是誤後學秖恐本將諸國上配天文既多舛謬或無憑據然已載前史歴代所傳今且依其本書别其境土葢備一家之學示無闕也

其諸郡歷代所屬則各具正於本篇有覽之者當以見察

凡郡之土宇秦氏分制罷侯置守列爲四十其境可知

内史雍州之域今京兆華陰馮翊扶風汧陽新平及梁州之域上雒郡皆是　北地雍州之域今安定彭原安化平凉靈武五原寧朔等郡地　隴西雍州之域今天水隴西會寧安鄉和政及梁州之域河池郡地皆是　上郡雍州之域今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等郡皆是　九原雍州之域今九原安北皆是　三川荆河州之域今河南府陝郡之河南地弘農臨汝滎陽陳留及冀州之域河内汲郡皆是　碭郡荆河州之域今睢陽譙郡濟陰及兖州之域東平郡地是　潁川荆河州之域今潁川

淮陽汝南等郡地是南陽荆河州之域今南陽淮安漢東武當及荆州之域義陽郡地邯鄲冀州之域今廣平鄴郡信都之西南境鉅鹿之南境上谷冀州之域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嬀川順義歸化歸德博陵之東境饒陽之北境及兖州之域景城之北境皆是鉅鹿冀州之域今常山趙郡之東北境博陵之西境鉅鹿之北境饒陽之南境兼兖州之域今清河景城之南境是漁陽冀州之域今漁陽密雲郡地皆是右北平冀州之域今北平郡之西境遼西冀州之域今柳城及北平之東境皆是遼東青州之域今安東府是河東冀州之域今河東絳郡陝郡之北境平陽太寧文城等郡是上黨冀州之域今上黨高平樂平陽城等郡是太原冀州之域今太原西河昌化定襄鴈門之南境樓煩等郡是代郡冀州之域今安邊馬邑之北境是鴈門冀州之域今鴈門郡之北境馬邑之

南境是

雲中冀州之域今雲中單于府及雍州之域榆林郡是

東郡兗州之域今靈昌濮陽濟陽魏郡博平及冀州之域汲郡之東南境

齊郡兗州之域今平原樂安及青州之域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郡是

薛郡徐州之域今魯郡東海郡是

瑯琊青州之域今高密及徐州之域瑯琊郡地皆是

泗水徐州之域今彭城臨淮郡地

漢中梁州之域今漢中洋川安康房陵郡地皆是

巴郡梁州之域今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盛山雲安及安岳郡之東境皆是

蜀郡梁州之域今巴西普安梓潼遂寧益昌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卭廬山郡地是

九江揚州之域今廣陵淮陰鍾離壽春永陽歷陽廬江同安蘄春弋陽鄱陽章郡臨川廬陵南康宜春潯陽是

章郡揚州之域今宣城新安新定及丹陽郡西境兼吳興郡之西境皆是

會稽揚州之域今晉陵吳

郡餘杭會稽餘姚東陽信安縉雲臨海永嘉及丹陽郡之東境兼吳興郡之東境皆是

閩中揚州之域今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郡地皆是

南郡荆州之域今江陵清江巴東竟陵富水安陸齊安漢陽江夏及荆河之域襄陽郡地皆是

長沙荆州之域今長沙巴陵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連山邵陽郡地皆是

黔中荆州之域今武陵澧陽黔中寧夷盧溪盧陽靈溪潭陽郡地是

南海南越之地今南海始興義寧海豐恩平南陵臨賀高要感義晉康臨封開陽高凉連城新興銅陵懷德及揚州之域今潮陽郡皆是

桂林南越之域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蒼梧潯江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懷澤寧仁合浦橫山修德龍池永定郡地皆是

象郡南越之域今招義南潘普寧陵水南昌定川寧越安南武峩龍水忻城九真福禄文陽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樂海康溫水湯泉郡皆是

其餘郡府自漢已

後歴代開拓四夷之地今隴右道武威張掖西平寧塞酒泉晉昌燉煌伊吾交河北庭安西武都臨洮懐道合川山南西道順政劒南道犍為陽安安岳之西境仁壽通義和義資陽南溪同昌陰平油江交川通化臨翼江源歸誠靜川蓬山恭化維川雲山越嶲雲南洪源黔中道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嶺南道臨潭扶南正平樂古珠崖昌化延德瓊山萬安郡地皆是爰自漢代至於有隋或郡國參置或年代短促州部無恒增省而衆離合不一疆理難詳○大唐因循舊制一爲郡縣又分天下爲十五部京畿京兆華陰扶風馮翊新平上洛安康郡是都畿河南陜郡滎陽臨汝河内等郡地是關内安定彭原汧陽中部洛交朔方安化靈武榆林延安上郡咸寧銀川九原會寧五原新秦寧朔單于

安北等郡地是

河南　陳留睢陽靈昌潁川譙郡濮陽濟陽北海淮陽汝南東平淄川濟南魯郡彭城臨淮汝陰濟陰瑯琊高密東海東萊東牟郡是

河東　太原上黨河東絳郡平陽西河弘農高平太寧昌化文城陽城定襄樂平鴈門樓煩安邊雲中馬邑郡

河北　范陽魏郡汲郡鄴郡廣平清河信都平原饒陽河間景城常山博陵趙郡鉅鹿博平文安上谷樂安北平密雲嬀川漁陽柳城歸德順義歸化安東郡

隴右　武威天水安西北庭交河晉昌西平隴西燉煌酒泉金城安鄉同谷和政武都臨洮懷道寧塞合川張掖伊吾郡

山南東　江陵襄陽南陽淮安武當房陵漢東竟陵富水巴東夷陵雲安南賓武陵澧陽南浦郡是

山南西　漢中通川巴川清化洋川順政河池益昌咸安盛山始寧南平符陽潾山等郡地

劍南　蜀郡唐安濛陽德陽通義梓潼巴西普安閬中資陽臨邛通化交川越巂南溪遂寧仁壽犍爲盧山瀘川陽安

安岳洪源陰平同昌油江臨巢歸誠江源靜川恭化維川和義雲山蓬山雲南郡

淮南

廣陵安陸弋陽義陽廬江蘄春同安永陽鍾離壽春齊安淮陰漢陽歷陽郡

江南東

丹陽晉陵吳郡餘杭會稽餘姚臨海縉雲永嘉東陽新定新安信安長樂清源建安臨汀漳浦潮陽郡是

江南西

宣城章郡鄱陽長沙桂陽南康零陵臨川廬陵潯陽江夏江華衡陽宜春巴陵邵陽郡

黔中

黔中盧溪盧陽清江江陵潭陽龍標南川義泉靈溪寧夷涪川溱溪播川夜郎郡

嶺南

南海始安安南武峩龍水忻城福祿文陽普寧朗寧始興義寧臨賀連山高要晉康平樂新興南潘陵水高涼延德海康臨江潯江蒙山開江修德龍池臨封南陵招義日南定川懷德安城寧越賀水寧浦橫山象郡開陽感義平琴鬱林合浦安樂溫水連城玉山南昌寧仁懷澤龍城銅陵永定思平融水昌化湯泉珠崖九真承化常林正平瓊山臨潭扶南海康蒼梧蕩安樂古

等郡今辨禹貢九州并南越之地歷代郡國析於其中其有本非州之區域則以隣接附入云爾

雍州伊吾交河北庭安西梁州

臨翼歸誠靜川恭化維川雲山蓬山

通典卷一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七十三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三

古雍州上今置郡府二十四縣百三十一

京兆雍二十三縣萬年　長安　鄠　藍田　咸陽　醴泉　三原　雲陽　涇陽　櫟陽　高陵　渭南　昭應　金城　富平　武功　宜壽　好畤　美原　同官　奉天　華原　奉先

華陰華 三縣 鄭 華陰 下邽

馮翊同 七縣 馮翊 朝邑 白水 澄城 韓城 郃陽 河西

扶風岐 九縣 雍 扶風 郿 岐山 陳倉 麟遊 岐陽 虢 普潤

汧陽隴 五縣 汧源 汧陽 吳山 華亭 南田

新平邠 四縣 新平 三水 永壽 宜祿

安定涇 五縣 安定 陰盤 臨涇 良原 靈臺

彭原寧 六縣 定安 羅川 彭原 襄樂 定平 豐義

安化慶 十縣 安化 樂蟠 合水 馬嶺 方渠 同川 洛源 延慶 華池 懷

安

平涼原五縣高平　平涼　蕭關　百泉　他樓

靈武靈六縣廻樂　靈武　懷遠　温池　安靜　鳴沙

五原鹽二縣五原　白池

寧朔宥三縣延恩　歸仁　懷德

洛交鄜五縣洛交　洛川　三川　直羅　甘泉

中部坊三縣中部　鄜城　宜君

延安延九縣膚施　延安　延川　延水　延昌　敷政　臨真　金明　豐林

咸寧丹五縣 義川 雲巖 門山 汾川 咸寧

上郡綏五縣 龍泉 城平 綏德 延福 大斌

銀川銀四縣 榆林 撫寧 真鄉 開光

新秦麟三縣 新秦 連谷 銀城

朔方夏四縣 朔方 寧朔 長澤 德靜

九原豐三縣 九原 永豐 豐安

榆林勝二縣 榆林 河濱

安北府

古雍州

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即龍門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黑水出今張掖郡鷄山南流至今燉煌郡經三危山過今南溪郡而入南海弱水既西弱水今張掖郡張掖縣界理使西流至合黎合黎亦張掖郡界中涇屬渭汭涇水出今平涼郡高平縣渭水出今隴西郡渭源縣屬連也水北曰汭言理涇入於渭經秦川而入河也在今新平郡宜祿縣水經云汭水經宜祿一名宜祿川水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漆沮之水今京兆府華原富平界亦曰洛水灃水出今長安縣之南山言漆沮既從入渭灃水亦來同也荆岐既旅荆山在今富平縣岐山在今扶風郡岐山縣荆山在岐東言二山理畢可旅祭終南惇物至于鳥鼠終南惇物二山皆在

今長安及武功二縣鳥鼠山在今隴西郡首陽山西南言自終南西出至於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也今武威郡姑臧縣即豬野澤**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危山名言可居也三苗本有苗氏之族今長沙衡陽間是徙居於此分而為三故言三苗皆大得其次敘也三危山在今燉煌郡縣界**厥土黄壤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龍門山在今絳郡龍門界皆河水所經**會于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曰雍州**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所所雍閉**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嶽**即吳嶽在今汧陽郡吳山縣**藪曰弦蒲**在汧陽郡汧陽縣**川曰涇汭**汭在豳地

詩大雅公劉之篇曰汭鞫之即寖曰渭洛洛即漆沮其利玉石人三男二女畜宜馬牛穀宜黍稷兼得禹貢梁州之地矣周自武王克殷都於酆鎬則雍州為王畿酆邑在灃水鎬京在灃水之東並在今長安縣界及平王東遷雒邑以岐酆之地賜秦襄公乃為秦地矣至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故謂之秦川亦曰關中地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弘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今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千餘里其在天文東井輿鬼則秦之分野漢之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安定天水隴西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其分地今京兆扶風馮翊華陰之西境汧陽新平安定彭原安化

盧武五原寧朔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和政寧塞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燉煌等郡兼得魏趙之交漢之高陵以東今馮翊之南境華陰之東境也宜屬魏漢之雲中五原之境今榆林九原安北屬趙始皇置四十郡此為內史今京兆華陰馮翊扶風汧陽新平等郡是上郡今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等郡地北地今安定彭原安化平涼盧武五原寧朔等郡地九原今九原安北地是隴西今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等郡地是及雲中之西南境今榆林郡其餘郡縣自漢以後歷代開置其伊吾以西並雍州之封域外羌胡地也臨洮武威張掖西平寧塞酒泉晉昌燉煌古雍州域內地而非秦所置郡之境也伊吾交河北庭安西則雍州域外秦滅

項籍分秦地為三國曰雍以章邯為王都雍丘今京兆府金城縣塞以司馬欣為王都櫟陽即今縣翟以董翳為王都高奴今延安郡金明縣謂之三秦漢武帝置十三州以其地西偏為涼州領郡十今上郡以北朔方九原榆林新秦銀川之地屬并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又置司隸領三輔為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後漢時司隸涼州並如前代州理於隴今天水郡隴城縣魏分河西為涼州分隴右為秦州三輔仍舊屬司隸改京兆尹為守馮翊扶風各除左右晉置雍州領郡國七理京兆涼州領郡國八理武威今郡秦州領郡六理上邽今天水郡愍帝之後劉聰石勒苻堅姚萇相繼據之及

姚泓為宋武帝所滅後屬赫連勃勃其州縣之名不可得而紀也後魏以其地置北秦雍南秦三州雍州理京兆即長安北秦州理天水今郡上邽縣南秦州理洛谷城今天水郡伏羌郡頗得古雍州之地迨西魏以後及於周氏分裂制置其名甚多不可悉數隋氏置司隷刺史分部廵察而不詳所統餘州皆然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京畿京兆府華陰馮翊扶風新平等郡關内道安定彭原汧陽中部洛交安化靈武榆林延安上郡咸寧銀川平原九原會寧五原新秦朔方安北等郡隴右道武威天水安西北庭交河晉昌西平隴西燉煌酒泉金城安鄉寧塞臨洮和政張掖伊吾等郡

京兆府東至華陰郡百八十里南至洋川郡六百二十里西至扶風郡三百十七里北至中部郡三百十二里東南到上洛郡三百里西南到洋川郡六百里西北到新平郡三百十里東北到馮翊郡二百七十里去東京八百三十里府東西三百二十里户三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十口九十二萬三十一

今之雍州理長安萬年二縣周之舊都平王東遷而屬秦始皇以爲内史地漢高祖初屬塞國後更爲渭南郡尋罷復爲内史武帝分爲右内史秦於右北分涇水置鄭渠灌田四萬餘頃漢置白渠灌四千五百餘頃後更分京兆尹領縣十二後漢因之領縣十魏改尹爲守後改爲秦國後復爲京兆國晉爲京兆郡兼置雍州

領郡國七理於此後魏亦然後周復爲京兆尹隋初置雍州煬帝改爲京兆郡大唐初復爲雍州開元三年改爲京兆府凡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至於我唐並爲帝都周謂幽王以上漢謂西漢晉愍帝亦暫都於此凡四年後魏孝武帝自洛陽來都之是爲西魏凡四主得二十二年而禪後周其間王莽更始劉曜苻堅姚萇亦都於此前趙劉曜爲石勒所滅前秦苻堅爲姚萇所滅後秦姚泓為晉將劉裕所滅今號西京漢高帝自櫟陽徙都長安至惠帝方發人徒築城今西北古城是也至隋文帝開皇三年移築新都號曰大興今城是也武德以來稱京城開元元年十二月稱西京領縣二十三

萬年漢有萬年屬左馮翊今在櫟陽東北二十

五里櫟陽故城是至後周始於長安城中置萬年縣隋改爲大興縣武德初復舊有白鹿原亦謂之上霸陵也有軹道秦子嬰降處有少陵原則漢宣許后陵霸水滻水則荊溪獨柳水下流也渭水御宿川漢武帝遊觀嘗宿此川故名之漢南陵縣城在今縣東南二十四里又有漢杜城則周之杜伯國地更始墓在今縣東北長樂本滻乃隋文帝更名

長安 漢高帝置周文王作酆今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是也武王理鎬今昆明池北鎬陂是也有阿房宫終南山龍首山細柳原周亞夫所屯處坤元錄云漢長樂宫在縣北故城中又有渭水豐水鎬水又有定昆池大唐神龍中安樂公主恃寵請昆明池中宗不與主發怒自以家財別穿池號曰定昆池

鄠 夏有扈國亦謂之觀扈至秦改為鄠姚察訓纂云户扈鄠三字一也殷有崇國皆在此界有甘亭啟戰處

藍田 秦舊縣出美玉後周閔帝置藍田郡武帝省郡玉之美者曰球次曰藍蓋以縣出玉故名之藍田有

關秦嶢關也秦嶺在此界

咸陽 周文王葬畢周公墓在西北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今縣東十五里有故咸陽城秦所都也漢渭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即秦之杜郵白起死於此也有長陵城漢高帝長陵因以名縣漢武帝作長安城西門曰便橋與門相對因號便門橋今名便橋在縣東南

醴泉 漢谷口縣地故城在今縣北西魏置寧夷郡後周改為秦郡有九嵕山隋改為醴泉縣有蘇武墓

三原 漢池陽縣地苻堅於嶻嶭山北置三原護軍後魏罷護軍置三原縣嶻才薛反嶭五結反

雲陽 漢舊縣亦美陽縣地有故雲陽宮即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宮也晉書云即本匈奴鑄金人祭天所謂之休屠金人有鄭國渠大白渠

涇陽 本秦舊縣地胎王弟封涇陽君即此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也後漢及晉池陽縣北地有長平坂涇水大白渠中白渠南白渠

櫟陽 秦舊縣地秦獻公自雍徙居漢高元年封司馬欣屬左馮翊又

曰萬年縣高帝置按高帝葬太上皇於萬年陵仍分置萬年縣爲陵邑二縣故櫟陽城亦云萬年城後魏孝文帝分萬年置彰縣宣武帝又分為廣陽縣周明帝二年省萬年入廣陽高陵二縣更於長安城中置萬年縣仍移廣陽縣入舊萬年縣城即今縣是有沮水

高陵 漢舊縣屬左馮翊左輔都尉之理魏文帝黃初元年改為高陵縣屬京兆自此以前其縣在今縣西南一里高陵故城是也後魏移居今所有後秦姚萇墓

渭南 本漢新豐縣地蓋苻姚時所置漢初有渭南縣蓋取以為名有西魏武帝陵

昭應 本周驪戎國春秋晉獻公伐驪戎杜注在京兆新豐縣秦滅以為邑漢高帝四年置屬京兆尹以太上皇思彭城之豐縣乃築此城徙豐人以實之名新豐武太后改曰慶山後置會昌郡於驪山下遂廢新豐併入焉改爲昭應漢王與項羽會於鴻門在此縣界有温泉其院宇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列樹松柏千餘株後漢馮衍墓在新豐縣南

四里周幽王陵秦始皇陵漢成帝昌陵有戲水亭即周幽王之死處也

金城 周曰犬丘秦曰廢丘項羽封章邯為王都於此漢高帝改名槐里武帝又割置茂陵縣有武帝茂陵昭帝又割其地置平陵縣有昭帝平陵魏改為始平開元中改為金城有馬嵬故城孫景安征塗記云馬嵬所築不知何代人姚萇時扶風丁馴以數千人保馬嵬即此也

富平 本漢舊縣後漢移富平縣於今彭原郡界富平故城是也晉又移北地郡之富平縣於今西南懷德城後周改為中華郡武太后天授二年屬宜州有荊山沮漆水西有魏文帝陵後周武帝陵

武功 本漢舊縣周后稷封於斄即此斄音台又漢美陽縣晉屬始平郡後周屬扶風郡後魏又為美陽縣故城在今縣北七里又於美陽置武功郡後周武帝省武功郡及美陽縣按自此以前其地北屬斄斄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二里其年又置武功縣屬扶風郡即今縣是隋恭帝義寧元年為稷州尋廢之復故武

后天授二年屬稷州尋復故有斜谷水出衙領山北流而至郿入渭又有敦物山

宜壽 漢盩厔縣武帝置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因山水之曲故以名之後周武帝從鄠縣西北移於今所置周南郡又割雍州之終南郡於此置恒州領周南郡後廢恒州三年移盩厔縣於此大唐天寶中改為宜壽漢長楊宮五柞宮並在此有駱谷關

好畤 本漢舊縣因古好畤祠為名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奧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焉好畤縣城在縣南十三里隋太子莊陵城

美原 本漢頻陽縣故城今在縣南三里在頻水之陽秦厲公置今縣是高宗分富平縣置有平陽山

同官 本漢祋祤縣晉為頻陽縣苻堅於祋祤城東北銅官川置銅官護軍後魏太武帝罷護軍置銅官縣屬北地郡後周武帝自銅官故城移於今所後魏以前作銅官隋以後作同官祋音丁活反祤音詡

奉天 緣皇家陵寢武太后分醴泉縣置

華原 後魏置北雍州西魏

改為宜州又置北地郡尋改為通川郡武德初復置宜州郡罷奉先開元初改同州蒲城縣置

華陰郡東至弘農郡二百三十五里南至武當山澗阻遠無路取西京路一千一百十九里西至京兆府百八十里北至咸寧郡三百三十里東南到上洛郡二百里隔華山西南到洋川山澗阻遠無路取京路八百十里西北到中部郡二百二十里東北到馮翊郡七十八里去西京百八十里去東京六百七十里戶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四口二十萬八千三百

華州今理鄭縣周為畿內之國鄭桓公始封之邑其地一名咸林國語曰鄭桓公為周司徒采地咸林春秋時為晉地左傳曰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南及華山戰國為秦魏二國之境今華陰郡界有古長城則秦之分境西

嶽華山在焉秦爲內史地漢屬京兆尹後漢爲京兆弘農二郡魏晉皆因之後魏置華山郡後又於華山郡北置東雍州西魏改東雍州爲華州今馮翊郡隋初郡廢而華州如故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屬京兆馮翊郡大唐復置華州垂拱元年改爲泰州尋復舊或爲華陰郡領縣三

鄭有少華山漢舊縣

華陰故魏之陰晉秦曰寧秦漢曰華陰武太后改曰仙掌太華山在南有潼關左傳所謂桃林塞是也本名衝關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東故以為名按秦函谷關在漢弘農郡弘農縣即今陝郡靈寶縣界武帝元鼎三年徙於新安縣界至後漢獻帝初平二年董卓脅帝西幸出函谷關自此

以前其關並在新安其後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馬超於潼關即是中間徙於今所國之巨防不為細事史官闕載斯亦失之華嶽南北廟其栢樹二千餘株後周文帝所植有後漢太尉楊震及苻堅秦丞相王猛墓今潼關西道北行楊震碑見存周文帝破東魏軍殺大將竇泰於此其潼谷關者因水立稱故潘岳西征賦云溯黄巻以濟潼隋大業七年移於南北鎮城間坑獸檻谷置去舊關四里餘至大唐天授二年移向北近河為路玄宗開元十二年於華州嶽祠南之通衢立碑御製其文及御書舊路在嶽北因是移於嶽南漢船司空故縣在今縣理東北五十里是

下邽 秦漢舊縣取邽戎之人而來為此縣又有漢蓮勺縣故城在東北

馮翊郡 東至河東郡八十一里南至華陰郡下邽縣八十九里西至京兆府二百七十里北至中部郡鄜城縣二百四十二里東南到華陰郡華陰縣東北界七十三里西南到京兆府二百七十里西北到京

兆府同官縣九十五里東北到絳郡龍門縣界百六十六里去西京二百七十里去東京六百二十里户五萬八千五百六十一口三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十

同州今理馮翊縣春秋時屬秦戰國時秦魏二國之境漢史曰自高陵以東皆魏分始皇平天下爲内史地項羽分爲塞國漢高帝初置河上郡後復爲内史景帝時爲左内史武帝改爲左馮翊後漢因之魏除左字但爲馮翊郡晉因之後魏亦然兼置華州西魏改華州爲同州以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言二水至斯同流入渭以城居其地故曰同州而馮翊郡如故隋初郡廢煬帝初

州廢復置馮翊郡大唐爲同州或爲馮翊郡領縣七

馮翊古芮國漢臨晉縣地有沙苑北齊神武為後周文帝所敗處有洛水商原商原所謂商顏朝邑古大荔戎國漢臨晉縣故城在西南有蒲津關河橋秦后子奔晉造舟於河通秦晉之道有長春宫後周武帝置有苦泉其水醎苦羊飲之而肥美今泉側豐羊牧白水秦文公分清水為白水即此漢彭衙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左傳云秦晉戰於彭衙即此也亦漢粟邑縣地後魏置今縣澄城漢之徵縣有神坑在今縣西三十里漢武帝時莊熊羆上言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於是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按坑即龍首渠之尾也後魏置澄城縣徵澄音相近故名秦王官城在今縣西北是韓城古韓國謂之少梁漢為夏陽縣有梁山禹貢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是也有韓原即左傳秦晉戰於韓原是也有龍門山即禹導河至於龍門

是也魚集龍門上即為龍皆在此龍門城在縣東**郃陽**北極嶮峻又有龍門關後周分為郃陽及今縣漢舊縣在今郃水之陽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郃之陽有郤首水覊馬城郤晋姑反**河西**武德三年置有劉仲城漢高帝兄封於此有長城魏惠王所築以備秦姚武壁伏陸壁並在縣西北皆嶮固

扶風郡東至京兆府三百十七里南至漢中郡六百七十里西至汧陽郡百五十九里北至安定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京兆府界百七十五里西南到河池郡四百里西北到安定郡三百里東北到新平郡百六十二里去西京三百七十里去東京千一百七十里戶五萬七千七十口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七十

岐州今理雍縣**春秋以來為秦都**秦德公元年初居雍至獻公始徙櫟陽**始皇**

平天下為內史地漢高初屬雍國後分為中地郡復為

内史武帝分雍爲右内史後置主爵中尉後更名都尉又改爲右扶風魏除右字但爲扶風郡亦爲重鎮曹公使張郃屯陳倉建興中諸葛亮攻陳倉及郿皆不尅晉因之後魏置平秦郡兼置岐州後魏亦有扶風郡好畤始平美陽槐里盩厔五縣非今郡地西魏改平秦爲岐陽郡隋初郡廢置岐州煬帝初州廢置扶風郡大唐爲岐州或爲扶風郡領縣九

雍漢舊縣汧水所經有岐陽宮秦回中宮在縣理西漢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燒回中宮候騎至雍即此扶風後周置燕州郿漢舊縣秦寧公徙居平陽即此斜水自北入渭董卓郿塢在此高原七丈號曰萬歲塢有太白山終南山東積石原西鎮石原五丈原岐山

漢雍縣地有岐山周文王徙於岐即此縣陳倉漢舊縣
也五將山苻堅為姚萇將吳忠所執於此魏為重
鎮明帝太和二年蜀將諸葛亮攻圍郝昭守之不拔周
於此置顯州有汧水大散關寶鷄祠舊關故城在縣南
麟遊隋置鳳栖郡尋改為麟遊郡武德元年廢郡置
麟州有九成宮即隋仁壽宮隋文帝崩於此岐
陽漢杜陽縣虢古虢國魏之西虢有磻磯太公釣魚於此普潤隋太業初置
汧陽郡東至扶風郡百五十九里南至河池郡四百三
十里西至天水郡二百里北至安定郡百六十
五里東南到扶風郡百六十五里西南到天水郡百
十里西北到平原郡界百八十里東北到安定郡百
六十里去西京四百六十五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二
十五里戶二萬二千八百六十八口一萬七千三百
九
十

隴州今理汧源縣春秋秦國之地始皇屬內史漢屬右扶風後漢魏晉屬扶風郡西魏置隴東郡兼置東秦州後改爲隴州因山為名隋初郡廢而隴州如故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入扶風郡大唐復置隴州或爲汧陽郡領縣五

汧源漢汧源縣故城在今縣南有弦蒲藪汧水汧山隴山一曰隴坻漢隴關王莽命右關將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今名汧陽漢隃麋縣地後魏置汧陽郡吳山漢汧縣地有大震關在縣西吳嶽後魏孝文於此置華亭有汭水職方曰其川涇汭南田隋故安夷關長蛇縣在今縣西

新平郡東至中部郡三百二十五里南至京兆府二百八十二里西至安定郡百九十里北至彭原郡

百四十二里東南到京兆府三百十里西南到扶風郡百六十里西北到安定郡百九十里東北到中部郡三百十五里去西京二百八十里去東京千一百三十里户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口十二萬一千五百六十

邠州今理新平縣古豳國昔公劉居豳即其地也豳故栒邑是秦始皇屬內史漢爲右扶風安定北地三郡地後漢末置新平郡兼舊安定爲二郡地魏晉亦同西魏置豳州後周及隋皆因之煬帝初州廢以其地爲安定北地二郡大唐復置豳州開元十三年改豳爲邠其後或爲新平

郡領縣四

新平漢漆縣苻堅墓在此三水漢舊縣地西魏置恒州亦漢栒邑縣地故城在今縣東北永壽武德三年置姚興將齊難故城在縣西其南西北三面嶮絶又有南豳故城後魏末置在縣北其東西南三面嶮絶又有後魏莫營間在縣西南宜禄漢鶉觚縣地後魏置有汭水水經云東經宜禄川一名宜禄川水

安定郡東至彭原郡一百七十里南至扶風郡二百六十里西至平凉郡百八十五里北至安化郡三百二十里東南到新平郡一百九十里西南到汧陽郡百六十里西北到平凉郡二百八十五里東北到彭原郡百八十里去西京四百八十七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八十里戶三萬五百五十五口十七萬五千五百六十

涇州今理安定縣春秋秦地始皇時屬北地郡武帝分置安定郡後漢徙其人以避羌寇郡寄在美陽今京兆武功縣界美陽故城是也順帝移於此魏晉亦爲安定郡後魏太武帝置涇州葢以涇水爲名隋爲安定郡大唐爲涇州或爲安定郡領縣五

安定漢舊縣又漢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縣南又有漢烏氏故城在東　陰盤漢舊縣後魏兼置平涼郡天寶初改爲潘原　臨涇漢舊縣有後魏故朝那城　良原漢三水縣之地隋置今縣　靈臺後魏置鶉觚縣天寶中改此

彭原郡東至中部郡一百二十五里南至新平郡百四十二里西至安定郡百七十里北至安化郡百

二十七里東南到上郡三百三十里西南到安定郡百八十里西北到安定郡臨涇縣二百三十里東北到洛交郡直羅縣三百八十里去西京四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二十里戸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八口二十萬六千三百九十

寧州今理定安縣夏之季公劉之邑春秋時戎地即義渠戎國戰國時屬秦始皇初爲北地郡漢爲北地上二郡地後漢屬北地安定二郡地魏晉未詳按晉史云自愍帝時其地没於劉聰郡縣之名不得知也他皆類此後魏獻文帝置華州孝文改爲班州後改爲邠州又改爲豳州西魏改爲寧州立嘉名也後周分置趙興

郡隋煬帝初改寧州爲豳州尋廢豳州改趙興郡爲北地郡大唐復置寧州或爲彭原郡領縣六

定安漢泥陽縣地有洛水一名馬嶺川

羅川漢陽周縣令縣城是後魏爲顯州隋改爲羅州天寶初改爲真寧有橋山黃帝冢處

彭原漢曰彭陽縣亦後漢富平縣地西魏置蔚州後置雲州隋曰彭原縣隋天固堡在縣南極峻絕

襄樂漢襄洛縣地後魏改洛爲樂即今縣西城

定平漢泥陽縣

豐義武德二年置本漢彭陽縣也

安化郡東至洛交郡三百九十里南至彭原郡五百三十里西至平涼郡三百七十里北至五原郡五百五十里東南到洛交郡三百九十里西南到安定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靈武郡六百四十里東北到

延安郡四百五十里去西京五百六十里去東京一千四百里户二萬四千三百九十口一十萬七千四百六十

慶州今理安化縣 周之先不窋所居春秋時義渠戎之地秦滅之始皇以屬北地郡二漢因之西魏置朔州後周廢隋文帝置慶州煬帝初置弘化郡大唐復爲慶州或爲安化郡領縣十 安化漢郁郅縣地今名尉李城在樂白馬兩川交口亦曰不窋城 蟠漢略畔道地在夷白道故城在今縣北 合水 馬嶺漢舊牧地川形似馬嶺也漢靈州縣故城在嶺北 方渠漢舊縣 同川武德年置 洛源漢歸德縣地後漢岑彭所封也有山在西北

隋置洛水所出 延慶 華池西魏屬蔚州 懷安隋柳谷城武德六年置縣

平涼郡東至安定郡二百八十里南至天水郡五百里西至會寧郡四百里北至寧武郡三百六十里東南到安定郡三百八十里西南到天水郡四百七十里西北到靈武郡五百六十里東北到安化郡四百四十里去西京八百一十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四十里户七千五百八十口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二

原州今理高平縣 春秋時屬秦始皇屬北地郡漢屬安定郡後漢因之晉屬新平郡後魏太武帝置高平鎮後爲太平郡兼置原州後置總管府隋初郡廢而原州如故煬帝初州廢置平涼郡大唐爲原州或爲平涼郡領縣五

高平漢高平縣有笄頭山語訛亦曰汧屯山涇水所出一名崆峒山隗嚻使將王猛塞雞頭道即此也又有遠義山有木峽關

平涼漢朝那縣地有可藍山漢涇陽縣故城今縣南

蕭關漢朝那縣地古蕭關也漢文時匈奴入關即此也瓦亭關隗嚻使將牛邯守處

百泉漢朝那縣地後魏置今縣有彈箏峽在郡東南

他樓漢高平縣地貞觀六年置今縣

靈武郡東至五原郡三百里南至彭原郡三百里西至闕里北至闕里東南到安化郡六百四十里西南到豐安軍百八十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九原郡三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里戶萬二千九十口五萬三千七百

靈州今理迴樂縣春秋時秦地始皇屬北地郡二漢皆因之

晉亦同後魏太武帝平赫連昌置薄骨律鎮在河渚上舊是赫連果地至明帝置靈州初在河北後於果園所築城以爲州今郡是也後周又置普樂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靈武郡大唐爲靈州或爲靈武郡領縣六

迴樂 漢富平縣故城在今縣西南

靈武 漢舊縣亦漢富平縣後魏薄骨律鎮時分河流爲河渠溉田人大獲其利後周置歷城縣後魏平三齊後徙歷下人於此遂有歷城之名後周以爲郡武德五年置縣

懷遠 亦漢富平縣地後置六鎮三戍在此縣界北隋大業長城在此縣界河外

溫池 亦富平縣地舊曰弘靜分置今縣後魏薄骨律鎮倉城在此

安靜 舊曰弘靜有賀蘭山樓樹山空青山

鳴沙 後周置會

州隋置

環州

五原郡東至上郡六百八十里南至安化郡五百五十里西至會寧郡八百里北至寧朔郡一百四十里東南到延安郡五百三十里西南到平涼郡七百里西北到靈武郡三百里東北到朔方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五十里去東京二千一十里户三千五百六十口一萬八千二

鹽州今理五原縣春秋戎狄之地秦漢屬北地郡漢有五原縣城在今榆林郡界後魏置大興郡西魏改爲五原郡兼置西安州後改爲鹽州以近鹽池爲名隋初廢煬帝初置鹽川郡大唐爲鹽州或爲五原郡領縣二

五原漢馬嶺縣地貞觀二年置縣

白池

寧朔郡東至朔方郡二百一十里南至五原郡一百四十里西至靈武郡三百二十里北至安北都護府八百里東南到朔方郡長澤縣二百九十里西南到朔方監一百三十里西北到定遠軍城三百一十里東北到朔方郡四百一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東京一千九百九十里戸七千五百九十口三萬四千三百二十

宥州今理延恩縣前代土地與五原郡同所謂六胡州也大唐開元二十六年置宥州蓋以康待賓反於此亦既尅獲赦其餘黨遂置此州以寛宥爲名也後爲寧朔郡領縣三　延恩　歸仁　懷德

洛交郡東至咸寧郡一百八十里南至中部郡一百四十里西至安化郡三百九十里北至延安郡一百五十里東南到中部郡二百十里西南到平涼郡三百八十里西北到平涼郡三百八十里東北到延安郡百二十一里去西京四百四十里去東京九百一十里户二萬一千九百七十口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

鄜州今理洛交縣春秋白翟之地秦屬上郡漢屬上郡左馮翊之地後漢屬上郡魏武帝省焉暨晉陷於戎狄後魏置東秦州後爲北華州後周改爲敷州隋煬帝初改爲鄜城郡尋改爲上郡大唐爲鄜州或爲洛交郡領縣五

洛交漢雕陰縣地隋置今縣洛川漢鄜縣地隋置今縣三川漢翟道縣地苻堅於長原置長城縣後魏改焉直羅漢雕陰縣地武德三年置縣甘泉

中部郡東至咸寧郡二百六十里南至馮翊郡三百十里西至彭原郡二百二十里北至洛交郡百四十里東南到馮翊郡二百七十里西南到新平郡三百十里西北到安化郡三百里東北到咸寧郡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三百十里去東京九百三十里戶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口十萬八千四百三十

坊州今理中部縣歷代與洛交郡同後周時元皇帝放牧數州於今州界置馬坊大唐因舊迹武德二年以鄜州南故城舊馬坊置坊州姚萇置杏城鎮在今郡西本置州因馬坊爲名或爲中部

郡領縣三　中部漢翟道縣地隋置內部郡　鄜城漢鄜縣地古長城在縣東　宜君

延安郡東至太寧郡三百九十里南至洛交郡五百一十里西至安化郡四百五十里北至朔方郡三百八十里東南到文城郡二百九十里西南到洛交郡百三十里西北到朔方郡長驛百七十里東北到上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六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二十里户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口九萬三千四百

延州今理膚施縣春秋白翟之地秦屬上郡項羽三分秦地以董翳為翟王都高奴即此地也漢初屬翟國尋屬上郡亦朔方郡之南境後漢亦屬上郡後魏置東夏州後

又改爲延州（以界內延水爲名）隋文帝廢煬帝復置延安郡大唐爲延州或爲延安郡領縣九

膚施（漢舊縣）延安（漢膚施縣地隋置縣）延川（漢臨河縣地西魏置文安縣隋改之）延水 延昌 敷政 臨真（漢高奴縣地後魏置今縣）金明（漢高奴縣董翳所都有清水後魏置廣樂縣隋改今縣）豐林（漢臨河縣地武德二年置今縣）

咸寧郡 東至文城郡一百七十里南至馮翊郡五百二十里西至洛交郡一百八十里北至延安郡三百里東南到馮翊郡韓城界百三十里西南到中部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延安郡臨真縣界八十里東北到延安郡延水縣界一百五十里去西京五百七十里去東京九百二十里戶一萬四千七百八十四

口八萬四千

六百七十

丹州今理義川縣春秋白翟之地戰國屬秦二漢屬上郡西魏分置汾州後改丹州兼置義川郡後周因之隋初郡廢而丹州如故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入延安郡大唐分置丹州或為咸寧郡領縣五

義川後魏置　雲巖後魏置　門山後周置地有門山　汾川後魏置　咸寧後魏置

上郡東至昌化郡三百三十里南至延安郡三百五十里西至朔方郡四百里北至銀川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太寧郡石樓縣西北黃河為界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延安郡三百三十里西北到銀川郡二百四

十里東北到銀川郡界二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二十里去東京一千四百二十里戶一萬五百五口八萬四千六百三十

綏州今理龍泉縣春秋白翟之地戰國時屬秦爲上郡漢初屬翟國後改上郡後漢因之西魏置安寧郡兼置綏州隋初郡廢而綏州如故煬帝初改爲上州尋廢州置雕陰郡取漢雕陰縣地為名雕山在其西南大唐復爲綏州或爲上郡郡城貞觀初築實中西面甚嶮領縣五

龍泉漢膚施縣地漢上郡故城在縣東南後魏置上縣有踈屬山無定河　城平漢膚施縣地後魏置此　綏德後魏置　延福隋置縣城三面因崖甚嶮　大

斌

銀川郡東至昌化孟津河中流爲界二百里南至上郡一百六十里西至朔方郡二百里北至榆林栢珍驛二百三十里東南到上郡二百四十里西南到上郡交土堆七十五里西北到朔方郡界二百三十里東北到榆林郡界三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三十里去東京一千五百四十里户七千二百六十四口四萬二千七十六

銀州今理榆林縣春秋白翟之地戰國時屬秦後屬上郡兩漢屬西河郡苻秦有驄馬城即今郡是也後周置真鄉開光二郡兼置銀州隋初二郡並廢而銀州如故煬帝

初州廢以其地併入雕陰郡大唐復分置銀州或為銀川郡領縣四　榆林漢圁陰縣地以其在圁水之陰隋置今縣圁音銀　撫寧後魏置　真鄉　開光後周於此置開光郡貞觀二年平梁師都置縣焉

新秦郡東至樓煩郡三百二十里南至銀川郡三百里西至朔方郡五百里北至榆林郡三百九十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三十里去東京千八百四十里戶千七百五十四口七千四百二十

麟州今理新秦縣　隋以來銀勝二州地昔漢武徙貧人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蓋其地也大唐天寶元年置

新秦郡或爲麟州領縣三

新秦

連谷漢圁陰縣地貞觀八年置

銀城漢圁陰縣地漢稒陽塞在此稒音固漢光祿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山即令縣北所謂光祿塞後魏置石城縣後改之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此史記云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備胡韋昭云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孰是

朔方郡東至銀川郡二百里南至延安郡三百八十里西至五原郡三百里北至延安郡八百里東南到上郡四百里西南到安化郡五百九十里西北到九原郡八百九十里東北到榆林郡九百里去西京一千一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八十里戶七千五百十六口四萬二千四百十七

夏州今理朔方縣戰國時屬秦為上郡地後匈奴並有之漢武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後漢因之晉亦為朔方郡晉亂後夏赫連勃勃建都於此勃勃於朔方黑水城之南營建都號曰統萬城今郡城是至赫連定為後魏所滅後魏置夏州西魏置弘化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朔方郡大唐為夏州或為朔方郡領縣四

朔方漢舊縣　寧朔漢朔方縣地後周置此　長澤漢三封縣後魏置今縣　德靜漢朔方縣地隋置今縣

九原郡東至安北都護府三百五十里南至靈武郡朔方縣無路所至西至黃河百三十里北至黃河

四十里東南到朔方郡九十里西南到靈武郡九十里西北到受降城八十里東北到黄河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六十里去東京三千四十里户一千七百三十九口九千一百四十

豐州今理九原縣　春秋戎狄之地戰國時屬趙秦爲九原郡漢屬五原郡漢五原郡城在今榆林郡界　後漢因之後漢末及魏晉爲匈奴所没遂爲荒棄隋文帝置豐州因鎮立名　煬帝初州廢置五原郡大唐爲豐州或爲九原郡漢武帝元朔二年車騎將軍衛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地又按史記云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傍隂山下至高闕合在隂山之西則與漢

書符矣其河自九原東流千里在京師直北漢史即云北河西乃西河之側者領縣三

九原

漢舊縣隋初置今縣永豐

豐安

榆林郡東至河四十里去馬邑四百二十里南至新秦郡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安北府一百五十里北至黃河五里去受降城八里去單于百二十里東南到合浦關去樓煩二百三十里西南到朔方郡九百里西北到黃河二十里去紇那山一百二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一千九百四十里去東京一千九百里戶三千七百九十口一萬八千七百九十

勝州今理榆林縣春秋戎狄之地戰國屬趙至秦始皇伐趙取雲中是秦屬雲中九原二郡地二漢為雲中五原郡地所謂榆溪

塞（今郡南界史記云秦卻匈奴樹榆爲塞）隋初置勝州煬帝初州廢置榆林郡大唐爲勝州或爲榆林郡領縣二

榆林（漢沙南縣地有故雲中城拂雲堆金河紫塞河自馬邑郡善陽縣界流入有榆林關今縣西有漢五原城）

河濱（漢河南縣地貞觀三年置東臨河岸爲名）

安北府（東至榆林郡三百五十里南至朔方郡八百里西至九原郡三百五十里北至回紇界七百里東南到榆林郡連谷縣四百里西南到九原郡界一百二十里西北到西城界一百二十里東北到東城界一百二十里去西京二千里去東京二千二百里戶一千七百七十五口二萬一千）

安北都護府戰國時屬趙後屬秦（按史記蒙恬傳云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

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陰山逶迤而北則秦氏得今安北之地而漢史云主父偃上書曰蒙恬攻胡却地千里終不踰河而北未詳兩史何為不同然疑史記為實逶音威迤音移

大唐分豐勝二州界置瀚海郡都護府總章中改為安北大都護府有陰山呼延渠

通典卷一百七十三

通典卷一百七十四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四

古雍州下 今置郡府十八縣五十一

天水 秦 五縣 上邽 成紀 隴城 清水 伏羌

隴西 渭 四縣 襄武 隴西 渭源 鄣

金城 蘭 三縣 五泉 狄道 廣武

會寧 會 二縣 會寧 烏蘭

安鄉 河 三縣 枹罕 大夏 鳳林

臨洮 洮 一縣 臨潭

和政 岷 三縣 溢樂 祐川 和政

寧塞 廓 三縣 廣威 達化 米川

西平 鄯 三縣 湟水 龍支 鄯城

武威 涼 五縣 姑臧 神烏 番禾 昌松 嘉麟

張掖 甘 二縣 張掖 刪丹

酒泉 肅 三縣 酒泉 福祿 玉門

晉昌 瓜 二縣 晉昌 常樂

燉煌 沙 二縣 燉煌 壽昌

伊吾 伊 二縣 伊吾 納職

交河 西 五縣 高昌 交河 柳中 蒲昌 天山

北庭 庭 三縣 金滿 蒲類 輪臺

安西府

天水郡 東至汧陽郡三百里南至同谷郡四百三十里西至隴西郡三百里北至平涼郡五百里東南

到河池郡五百三十里西南到同谷郡三百里西北到平凉郡四百七十五里東北到會寧郡五百一十里去西京八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里户一萬五千六十五口十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五

秦州今理上邽縣古西戎之地秦國始封之邑周孝王封為附庸今郡有秦亭秦谷是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救周有功始賜邽鄜之地列為諸侯也邽音岐春秋時屬秦秦平天下是為隴西郡漢武分隴西置天水郡王莽末隗囂據其地初據平襄後保冀縣後漢建武中平之更名天水為漢陽郡郡有大坂名曰隴坻亦曰隴山三秦記曰其坂九迴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見秦川肝腸斷絶坻都禮反

兼置凉州領郡十理於此魏亦為重鎮明帝時蜀將諸葛亮至南安漢陽皆應亮晉分為天水及武陽二郡兼置秦州領郡六理於此後魏為畧陽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天水郡大唐為秦州或為天水郡領縣五

上邽有朱圉山俗名曰白巖山漢舊縣古邽戎邑又有漢西城縣城一名始昌在今縣西南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今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中江又有葭谷白水蜀將姜維為魏將鄧艾破於此籍水一名洋水今名嚁水

成紀漢舊縣古帝庖犧生於此又有漢明親縣故城在今縣東南

隴城漢畧陽道故城在今縣西北河陽縣故城亦在縣西北瓦亭山在今縣東北二百餘里隗囂將牛邯守處其山亦在今平涼郡界有街亭泉蜀將馬謖為魏將張郃所敗處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謖所七反

清水秦仲始所封地小隴山漢置縣伏羌本冀戎地秦漢冀縣又有漢平襄縣故城在今縣南又有落門谷水在今縣西武德三年置今縣

隴西郡東至天水郡三百里南至同谷郡四百三十六里西至和政郡三百里北至金城郡四百里東南到天水郡三百四十五里西南到和政郡二百五十四里西北到金城郡四百五里東北到天水郡三百九十六里去西京千一百五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一十三里户六千一百三十五口三萬三千一百七

渭州今理襄武縣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即其地也鳥鼠同穴山在今渭源縣渭水所出也今謂之青雀山春秋為羌戎之居秦置隴西郡以居隴坻之西為名二漢因之靈帝分立南安郡魏置

鎮守在此鄧艾曰蜀師來而爲一我分爲四謂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四處齊王嘉平五年蜀將姜維圍南安襄武皆不克晉爲南安隴西二郡地後魏爲隴西郡兼置渭州後周爲南安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置隴西郡大唐爲渭州或爲隴西郡領縣四

襄武漢舊縣有五谿聚隴西漢獂道地晉立南安郡於此後周置南安郡隋廢郡改為縣東南有落門水出焉獂音原渭源漢首陽縣後魏改之有鳥鼠山渭水所出障後漢置兼有武陽水

金城郡東至會寧郡四百二十里南至隴西郡四百里西至西平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威郡五百七十里東南到隴西郡四百五里西南到安鄉郡三百里西北到武威郡五百四十里東北到會寧郡四百

二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四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九十五里户四千四百八十九口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六

蘭州今理五泉縣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郡地後漢魏晉因之魏以爲重鎮蜀將姜維攻狄道不克前涼張寔置廣武郡張駿又分置武始郡西秦乞伏國仁都苑川南涼禿髮烏孤都廣武皆此地也苑川在今五泉縣至乞伏慕末為赫連定所滅廣武即今廣武縣至禿髮耨檀為乞伏熾盤所滅也後魏後周並屬武始郡隋初郡廢置蘭州葢取蘭皐山為名煬帝初州廢置金城郡大

唐因之領縣三

五泉漢金城縣地漢榆中縣故城在今縣東後漢時羌亂隃麋相曹鳳上言西羌為寇自建武以來以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北阻大河因以為固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美强大常雄諸種又有故苑川城及故長城隃音俞

狄道秦漢魏舊縣有白石山

廣武前涼置廣武郡隋罷之為縣有琵琶山漢浩亹縣故城亦在西南浩音閤亹音門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耳又有漢允吾縣故城亦在西南允音沿

會寧郡東至平涼郡四百里南至金城郡四百二十里西至武威郡六百里北至靈武郡六百里東南到平涼郡四百里西南到金城郡四百二十里西北到武威郡六百五十里東北到靈武郡六百里去西京一千三百七十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七十里

户四千四百二十八口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一

會州今理會寧縣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安定二郡地後漢屬金城武威二郡西魏置會州後周廢隋屬平涼郡大唐平李軌後置會州或為會寧郡領縣二

會寧漢枝陽縣烏蘭漢祖厲縣地後周置烏蘭關武德末置縣

安鄉郡東至金城郡三百里南至臨洮郡三百一十七里西至寧塞郡三百九十里北至西平郡三百里東南到金城郡狄道縣一百四十八里西南到臨洮郡三百一十七里西北到西平郡龍支縣一百八十六里東北到金城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七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七十五里户五千七百九十二口三萬一千三百

河州今理枹罕縣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郡後漢屬隴西郡漢末宋建據焉稱河首平漢王曹公遣夏侯妙才討平之晉惠帝時屬晉興郡前秦苻堅置河州西秦乞伏乾歸又據於此後魏亦爲河州後周置枹罕郡隋初郡廢置河州煬帝初州廢復置枹罕郡大唐爲河州或爲安鄉郡領縣三

枹罕故羌侯邑漢為枹罕縣也枹音浮本枹鼓字 大夏漢舊縣 鳳林有鳳林關

臨洮郡東至和政郡一百七十六里南至合川郡一百七十九里西至野更無郡縣北至安鄉郡三百

一十七里東南到合川郡一百八十里西南到吐谷渾界闕西北到一千戍旭界一百六十里東北到安鄉郡三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六里去東京二千三百九十八里戶二千七百七十六口一萬四千九百二十四

洮州今理臨潭縣秦漢以來為諸戎之地後為吐谷渾所據至後周武帝逐吐谷渾得其地置洮陽郡尋立為洮州隋初郡廢而洮州如故煬帝初廢置臨洮郡郡城本名洮陽城臨洮水甚牢險大唐為洮州或為臨洮郡領縣一

臨潭有洮水源出西傾山在郡西南吐谷渾界桓水所出

和政郡東至隴西郡三百里南至懷道郡二百五十里西至臨洮郡一百七十六里北至金城郡狄道縣五百三十四里東南到懷道郡良恭縣一百一十三里西南到臨洮郡臨潭縣一百七十九里西北到安鄉郡大夏縣三百六十三里東北到隴西郡三百五十四里去西京一千三百七十八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二十里戶四千五百一十口二萬六千六百一十四

岷州今理溢樂縣春秋及七國時並屬秦蒙恬築長城之所起也屬隴西郡長城在今郡西二十里崆峒山自山傍洮而東即秦之臨洮境在此矣秦二漢及晉並屬隴西郡西魏置岷州及同和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臨洮郡大唐復置岷州或為和政

郡領縣三　溢樂（有岷山崆峒山）　祐川　和政（後漢索西故城在今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後漢明帝時金城隴西羌反於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車騎將軍馬防設奇兵破之因築此城也）

寧塞郡（東至西平郡龍支縣二百九十里南至宣威守捉使二百九里西至積石軍一百八十里北至西平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安鄉郡三百九十里西南到積石軍一百六十一里西北到西平郡鄯城縣二百八十里東北到西平郡龍支縣三百九十四里去西京二千三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七十三里户四千一百七十口二萬九千七百二十三）

廓州（今理廣威縣）古西羌地後漢延熹中諸羌與澆河大豪

寇張掖段熲斬澆河大帥於其地遂定西羌是也漢末屬西平郡前涼以其地爲湟河郡後魏屬鄯州後周武帝逐吐谷渾又得地置洮河郡兼置廓州以領之隋初廢煬帝初州廢置澆河郡大唐復爲廓州或爲寧塞郡

領縣三

廣威（後魏石城縣開元初改焉有拔延山隋煬帝征吐谷渾經此山）

達化（後周置賀蘭山澆河城即晉時吐谷渾王阿豺所築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又有洪濟鎮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築在縣西二百七十里是）

米川（貞觀初置兼置米州十年罷州縣仍舊）

西平郡（東至金城郡廣武縣一百一十三里南至寧塞郡一百八十里西至綏戎硤舊吐谷渾界一十

里北至武威郡昌松縣南界一百四十二里東南到安西郡鳳林縣故城二百八十里西南到寧塞郡廣城縣故城吐谷渾界三百一十三里西北到木昆山舊吐谷渾界一百九十五里東北到金城郡廣武縣故長城界二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九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七百四十九里戶五千七百九十四口二萬八千六十九

鄯州今理湟水縣古西羌所居謂之湟中地漢時霍去病破匈奴逐諸羌及渡河湟築令居塞即其地屬金城郡令音零後漢建安中置西平郡晉因之永嘉後禿髮烏孤初稱西平王其弟利鹿孤復都西平即此地也後魏置鄯

州後周置樂都郡隋初郡廢置鄯州煬帝初州廢置西平郡大唐因之領縣三

湟水後魏置西都縣隋改焉湟中月支胡所居即在此有湟水一名湟河亦名樂都水漢破羌縣故城在今縣西有浩亹河在縣西北自吐蕃界流來

龍支漢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縣後魏改焉積石山在今縣南即尚書禹貢云導河積石

鄯城漢西平郡故城在西

武威郡東至會寧郡六百里南至西平郡浩亹河二百六十里西至張掖郡五百里北至突厥界安蓋泉五百八十里東南到金城郡五百四十里西南到張掖郡張掖縣界陳北烽二百七十里西北到張掖郡六百里東北到會寧郡烏蘭縣界白鹿烽三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二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七十里

户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口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

凉州今理姑臧縣周時爲狄地秦與匈奴既失甘泉甘泉在今雲陽縣又使休屠渾邪王居其地此河西五郡皆是不止於武威也休音許虬反屠音除漢武帝開之置武威郡漢武初開置張掖酒泉燉煌武威金城謂之河西五郡地勢西北邪出南隔西羌通西域於時號爲斷匈奴右臂後漢魏晉皆因之魏晉並置涼州領郡八理於此前涼張軌後涼呂光並據之至張天錫爲苻堅所滅至呂崇譔爲姚興所滅北涼沮渠蒙遜亦遷都於此至沮渠茂虔爲後魏所滅後魏亦爲武威郡隋煬帝初復置大唐初李軌攺焉據

之及剋平置涼州或為武威郡領縣五

姑臧 漢舊縣河西舊事曰昔匈奴故蓋藏城也後人音訛名姑臧又有漢鸇陰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因水為名有猪野澤古休屠城

神烏 漢鸞烏縣

番禾 漢舊縣後魏增置張掖郡天寶中改為天寶

昌松 漢蒼松縣呂光改為昌松漢允街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城允音沿街亭故城沮渠蒙遜所築地勢險隘

嘉麟

張掖郡 東至武威郡五百里南至雪山以南吐谷渾分界二百三十里西至酒泉縣四百二十里北傍張掖河屈曲過同城鎮至峽口烽總三千七十八里東南到武威郡六百里西南到酒泉郡福祿縣界赤柳澗三百三十里西北到酒泉郡福祿縣咸池烽東張掖河三百五里東北到武威郡番禾縣石硤烽三

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三百一十里户六千六百三十九口二萬三千三百四

甘州今理張掖縣禹貢曰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即此地也今黎水弱水並在張掖縣界其北又有居延澤即古流沙地又黑水之所出焉黑水出張掖縣雞山春秋及秦並爲狄地漢初爲匈奴所居武帝開之置張掖郡後漢魏晉並同沮渠蒙遜始都於此號為北涼西魏置西涼州尋改爲甘州因州東甘峻山為名後周置張掖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置大唐爲甘州或爲張掖郡領縣二

張掖隋舊縣漢表是縣故城在今縣西北又曰昭武縣漢張掖郡城亦在西北又有

漢居延縣城今在縣東北即本匈奴中地名也亦曰居延塞祁連山居延海弱水合黎水遮虜障漢將路博德之所築也又有甘峻山臨松山後魏臨松郡在此吐蕃贊府即其郡丞

删丹 後漢舊縣有焉支山匈奴初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又漢日勒縣故城在東南

酒泉郡

東至張掖郡四百二十里南至吐蕃界二百里西至晉昌郡五百二十六里北至廻紇界伏洛泉三百里東南到張掖郡界赤柳澗二百里西南到晉昌郡界安樂烽三百四十里西北到晉昌郡三百四十里東北到張掖郡鹹池烽二百三十里去西京二千九百六十八里去東京三千七百八十里戶二千一十六口七千九百一十二

肅州（今理酒泉縣）舊月支地後匈奴居焉漢武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其味如酒）後漢魏晉皆因之西涼武昭王遷都於此（至李歆為沮渠蒙遜所滅）後魏亦為酒泉郡隋初廢置肅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入張掖郡大唐復置肅州或為酒泉郡領縣三

酒泉（漢福禄縣地古長城漢遮虜障也今縣隋置有九龍山崑崙山在縣西南體如崑崙故名之周穆王見王母於此山漢平帝時金城塞外羌獻魚鹽之地遂得西王母石室以為西海郡後為吐谷渾之國也隋破吐谷渾又於其地置西海郡即漢舊常置郡之地今郡直北一千二百里也）

福禄（崆峒山舊樂涫縣武德二年改之涫音官）

玉門（漢舊縣

晉昌郡東至酒泉郡五百二十六里南至新鄉鎮一百八十里西至燉煌郡二百八十里北至豹門守捉四百五十里東南到酒泉郡界三百四十里西南到燉煌郡一百六十里西北到伊吾郡界五百里東北到酒泉郡界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三千三百八十四里去東京四千三百六里戶一千一百六十七口三千八百六十四

瓜州今理晉昌縣古西戎地戰國時爲月支所居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以後爲燉煌郡地後漢魏晉皆因之後魏屬常樂會稽二郡後周屬會稽郡苻堅徙江漢之人萬餘戶於燉煌中州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涼武昭王遂以南人置會稽郡以中州人置廣夏郡後周因舊名置晉昌郡

隋廢之以屬燉煌郡大唐置瓜州古瓜州說見燉煌郡或為晉昌郡領縣二　晉昌漢冥安縣地武德四年改置今縣北有伊吾故城白水有崑崙障漢宜禾所居故城在縣界後魏明帝正光中置會稽郡於此　常樂漢廣至縣地故城在東武德五年置

燉煌郡東至晉昌郡二百八十里南至故南口烽二百五十里烽以南吐谷渾界西至壽昌廢縣中界五十里以破若亭為界北至故鹹泉戍三百三十六里與伊吾郡分界東南到晉昌郡界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廢壽昌縣界三百九十里西北到河蒼烽二百四十二里與廢壽昌縣分界東北到伊吾郡界三百八十六里去西京三千七百五十九里去東京四千六百九里户六千三百九十五口三萬二千二百三

沙州今理燉煌縣昔舜流三苗於三危即其地也其後子孫爲羌戎代有其地古謂之瓜州其地多生美瓜故曰瓜州至今猶出大瓜瓜長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左傳所說允姓之戎居於瓜州是也戎子名駒支也亦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又黑水之所經焉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秦及漢初爲月支匈奴之境武帝開其地後分酒泉置燉煌郡燉大煌盛也後漢魏晉皆因之涼武昭王始都於此後魏後周並爲燉煌郡隋初廢置瓜州煬帝初廢州復置燉煌郡大唐爲沙州或爲燉煌郡領縣

二

燉煌 漢舊縣三危山在東南山有三峯有鳴沙山渥洼水漢武帝元鼎中南陽新野人暴利長遭刑屯田於此水邊見羣野馬來飲中有奇名羌作土人持勒靽立後馬靽習久之利長因代土人收得馬以獻帝欲神異之云從水中出於是作天馬之歌也

壽昌 漢龍勒縣地陽關居玉門關之南玉門故關漢置也二關之西三百餘里有蒲昌海一名鹽澤廣袤三四百里則葱嶺于闐兩河之所注

伊吾郡 東至晉昌郡界六百四十里南至燉煌郡界七百四十里西至交河郡七百五十里北至伊吾郡界三百里北賊界東南到燉煌郡磧無行路馬道到晉昌郡界不知遠近西南到燉煌郡磧無路馬道西北到折羅漫山一百四十六里其山北有大川連大磧入金山哥羅祿住處東北到折羅漫山二百四十里其山川北有大川入迴紇界馬行三十日無里數去西京四千八百里去東京五千六百五十里戶

二千二百三十七口
八千七百五十六

伊州今理伊吾縣在燉煌北大磧之外爲戎狄之地非九州之限後漢明帝始征取伊吾廬地即此也爾後多爲屯田兵鎮之所未爲郡縣後魏始置伊吾郡後又爲戎胡所據至大唐貞觀初内附乃置伊州或爲伊吾郡領縣二

伊吾漢置伊吾屯田後魏爲縣有天山匈奴過之皆下馬拜一名雪山 納職貞觀四年置伊吾匈奴中地名在此縣界後漢破匈奴呼衍王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今伊吾故地是

交河郡東至伊吾郡七百五十里南至三百五十里過荒山千餘里至吐蕃西至焉耆守單七百一十

里北至北庭都護府四百五十里東南到燉煌郡千一百里西南到焉耆七百十里西北到北庭輪臺縣五百四十里東北到伊吾郡八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三百六十五里去東京六千二百一十五里戶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三

口五萬三百一十四

西州（今理高昌縣）漢時車師前王之庭漢元帝所置戊已校尉故地因與師西討軍中羸憊者留居之地形高敞遂名高昌壘有八城本中國人也前涼張駿置高昌郡其後魏有之後又屬蠕蠕（而兗反）其後麴嘉稱王於此數代至大唐貞觀十四年討平之以其地為西州（本高昌國界東西八

百里南北五百里墾田九百頃置都督府後改爲金山都護府或爲交河郡領縣五

高昌

交河貞觀中置交河水流出縣地天山一名祁連山今名折羅漫山

柳中漢舊地名與交河同置

蒲昌與交河同置東南有舊蒲類海今名婆悉海

天山與交河同置

北庭府東至伊吾郡界六百八十里南至交河郡界四百五十里西至突騎施三千六百八十里北至堅昆七千里東南到伊吾郡界六百八十里西南到焉耆鎮守軍八百七十里西北到突騎施三千一百八十里東北到迴紇界一千七百里去西京六千一百三十里去東京六千八百七十六里戶二千三百九十八口九千七百一十五

庭州今理金滿縣在流沙之西北前漢烏孫之舊壤後漢車師後王之地歷代爲胡虜所居大唐貞觀中征高昌於時西突厥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既平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後置北庭都護府領縣三

金滿　蒲類蒲類海一名婆悉海有天山自伊吾郡界入　輪臺其三縣並貞觀中平高昌後同置

安西府東至焉耆鎮守軍八百里去交河郡七百里南至吐蕃界八百里西至踈勒鎮守捉軍三千里去葱嶺七百里北至突騎施界鷹娑川一千里東南到吐蕃界屯城八百六十里西南到于闐二十里西

北到疎勒一千里東北到北庭府二千里去西京七千六百里去東京八千三百三十里戶一萬二千一百六口六萬三千一百六十八

安西都護府本龜茲國也大唐顯慶中置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茲城東接焉耆西連疎勒西去葱嶺七百里南隣吐蕃北拒突厥

風俗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言其高陸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四塞爲固被山帶河秦氏資之遂平海內漢初高

帝納婁敬說而都焉田肯賀帝曰理秦甚善秦形勝之國懸隔千里所謂天府故曰秦得百二焉其下兵諸侯猶居高屋建瓴水也又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及豪族名家於關中强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則遷户立縣率以爲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朝京輔稱爲難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陽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節自東漢魏晉羌氐屢擾旋則苻姚迭據五涼更亂三百餘祀戰爭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穰其餘郡縣習俗如舊

議曰按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云云按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贍解釋固應精當訪求

久之方得又其經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前漢狄縣安帝更名又云荷水過湖陸則前漢湖陵縣章帝更名又云汾水過河東郡永安則前漢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詳水經所作殊為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疎畧亦多迂怪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記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

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記山經釋法明國諱改焉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葱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東燉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

承注記不絶大磧距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篡集者不詳斯甚又按禹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人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不惡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固無禹理水之功自葱嶺之北其本記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爲準的班固云言九州者尚書近之矣誠爲愜當其漢書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葱嶺一源出

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云比禹記山經猶挍附近終是紕繆按此宜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按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記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説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衆雖多不相統一未爲强國漢家或未

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又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於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典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

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佑以水經僻書代人多不之覩或有好事者於諸書中見有引處謂其審正此殊未之精也不揆淺昧考諸家之説辯千古訛舛是故曲折言之又按禹本記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詳其恢怪不經疑夫子删詩書以後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若古周書吳越春秋越絶書諸緯書之流是矣而後代纂錄者務廣異聞如范曄敘蠻夷廩君盤瓠之類

是也輒以愚管所窺宜皆不足爲據然去聖久逺雜説紛紜非夫宣尼復生重爲删革則何由詳正縱有精鑒達識之士抗辯古釋令之論或未能振頽波遏横流矣而撰水經者亦同蔚宗之旨趣以冀來哲之見知也

或曰昔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强國令萬方財力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城陷數百内有兵革未寧年將三紀豈制置異術而古今殊時者乎答曰按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即一頃也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

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畒百畒給一夫矣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兵强國富職此之由其後仕宦之途猥多道釋之教漸起浮華浸盛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爲農無十人習戰其餘皆務他業以今推古損益可知又秦開鄭渠溉田四萬頃漢開白渠復溉田四千五百餘頃關中沃衍實在於斯聖

唐永徽中兩渠所溉唯萬許頃洎大歴初又減至六千二百餘頃比於漢代減三萬八九千頃每畝所減石餘即僅校四五百萬石矣地利損耗既如此人力散分又如彼欲求強富其可得乎昔漢文之時長安之北七百里外即匈奴之地控弦數十萬騎侵掠未嘗暫寧計其舉國人衆不過漢一大郡晁錯請備障塞北邊由是獲安今自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才十餘州地已數十萬家吐蕃雖強陷覆河隴竊料全國尚

未敢焉况緜力薄才食鮮藝拙比之華人殊不侔矣徒以令峻而衆心齊一馬多而競逐莫及誠能復兩渠之饒究浮食之弊恤農夫誘其歸趣撫戰士勵其勲伐行晁錯之策擇險要之地繕完城壘用我所長漸開屯田更蓄財力將冀收復河隴豈唯自守而已哉加以幅幀萬里之所資宣布皇王之大政則何嚮不濟何爲不成者乎或又曰關中寓内西偏天下勞於轉輸洛陽宮室正在土中周漢以還多爲帝宅皇輿廵幸之處則是國

都何必重難遷移𡨋邇勍寇擇才留鎮以息人勤自然無虞孰不慶幸答曰古今既異形勢亦殊當周之興也雖定鄏郟鄗而王在鎬京幽王之亂平王東徙始則晉鄭夾輔終乃齊晉主盟咸率諸侯共尊王室猶有請隧之僭中肩之師東漢再興巨寇皆殄魏晉以降理少亂多今咸秦陵廟在焉勝兵計數十萬海内財力雲奔風趨儻議遷都得非蹙國斯乃示弱天下何以統臨四方洛陽地瘠凋弊尤甚萬乘所止千官畢臻樵牧難資稾

秸難贍又無百二之固慮啟姦宄之心豈得捨安而就
危棄大而從小也漢高初平項羽將宅洛師婁敬請居
關中張良贊成其計田肯稱賀方策備存武德中突厥
牙帳在於河曲數十萬騎將過原州時以傷夷未平財
力且乏百辟卿士震恐皆請遷都山南太宗獻計固爭
方止永安宗社實賴聖謨議者又曰洛陽四戰之地既
將不可蒲坂虞舜舊國表裏山河江陵亦嘗設都控壓
吳蜀遠道避寉寧不堪居荅曰蒲坂土瘠人貧困竭甚

於洛邑江陵本非要害梁主數歲國亡夫臨制萬國尤借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爲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於兹若居之則勢大而威遠捨之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揺矣非止於危亂者哉誠繫興衰何可輕議

通典卷一百七十四

通典卷一百七十五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州郡五

古梁州上 今置郡府三十六縣一百三十六

漢中 梁六縣 南鄭　褒城　城固　金牛　西　三泉

洋川 洋五縣 西鄉　興道　黄金　洋源　華陽

上洛 商五縣 上洛　上津　商洛　豐陽　洛南

安康　金　六縣　西城　平利　石泉　安康　洵陽　淯陽

房陵　房　四縣　房陵　竹山　永清　上庸

通川　通　七縣　通川　三岡　石鼓　宣漢　新寧　永穆　東鄉

潾山　渠　四縣　流江　潾水　潾山　渠江

南平　渝　四縣　巴　江津　南平　萬壽

涪陵　涪　四縣　涪陵　武龍　樂温　賓化

南川　南　二縣　南川　三溪

瀘川　瀘　六縣　瀘川　富義　江安　綿水　涇南　合江

清化巴 十縣 化城 清化 曾口 始寧 其章 歸仁 恩陽 盤道 七盤 大
年

始寧壁 四縣 諾水 廣納 白石 東巴

咸安蓬 七縣 大寅 儀隴 伏虞 咸安 大竹 良山 宕渠

符陽集 三縣 難江 符陽 地平

巴川合 六縣 石鏡 漢初 銅梁 赤水 巴川 新明

南賓忠 五縣 臨江 豐都 墊江 南賓 桂溪

南浦萬 三縣 南浦 梁山 武寧

閬中 閬 九縣 閬中 蒼溪 晉安 西水 奉國 南部 新井 新政 岐坪

南充 果 六縣 南充 西充 相如 流溪 岳池 朗池

安岳 普 六縣 安岳 安居 普康 樂至 崇龕 普慈

盛山 開 三縣 盛山 萬歲 新浦

雲安 夔 四縣 奉節 雲安 巫山 大昌

犍為 嘉 八縣 龍游 玉津 夾江 峩眉 犍為 平羌 羅目 綏山

陽安 簡 三縣 陽安 金水 平泉

仁壽 陵 六縣 仁壽 唐福 貴平 井研 始建 籍

古梁州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以為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也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孔安國注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鄭玄云按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此云經三危彼云其出明其乖戾又按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山之所在即今中國無之矣又按鄺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為至僰道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為實錄至於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是年代久遠遂至埋沒無以詳焉滇音顛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山在今通化郡汶山縣嶓山在今漢中郡金牛縣也言水已去二山之土皆可種藝沱潛二水理從故道也沱水在今濛陽郡唐昌縣潛水未詳

蔡

蒙旅平和夷底績蔡蒙二山名旅陳也旅平言已平理而陳祭也和夷地名亦已致功可耕稼也蒙山在盧山郡蔡山未詳厥土青黎色青而細疏也自漢川已下諸郡皆其封域舜置十二牧梁州其一也以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曰梁州周禮以梁州併雍州梁州當夏殷之間為蠻夷之國所謂巴賨彭濮之人也或曰蜀之先帝嚳封其支庶於蜀其後稱王長曰蠶叢次曰伯雍次曰魚凫周末秦惠王使司馬錯伐蜀有其地於天文兼參之宿亦秦之分野漢之巴蜀廣漢犍為武都牂牁越嶲等郡今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岳盛山雲安犍為陽安仁壽通

義和義資陽南溪武都河池同谷順政陰平油江益昌普安巴西梓潼遂寧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卭盧山通化臨翼越嶲雲南等郡皆是漢之弘農郡西南境今上洛郡又得楚之交漢之漢中今漢中洋川安康房陵等郡並宜屬楚秦平天下置郡為漢中今漢中洋川安康房陵等郡地也巴今通川瀼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浦閬中南充盛山雲安安岳之東境皆是蜀今巴西普安梓潼遂寧益昌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卭盧山等郡地並是隴西郡之南境今河池郡内史之南境今上洛郡其餘土境自漢以後歷代開拓氐羌戎夷之地今犍為陽安安岳之西境仁壽通義和義資陽皆故夜郎侯國南溪僰侯國並漢武帝開之置犍為郡今武都同谷順政懷道同昌陰平油江交川合川通化臨翼江源歸誠靜川蓬山

恭化維川雲山越巂雲南洪源等郡即漢以後所開拓也漢武帝置十三州此為益州領郡八益之為言隘也言其地隘險亦曰疆壤益大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恐請吏入朝遂置益州越巂等郡王莽末公孫述據有其地後漢建武中平之置益州領郡九屬國三理雒今德陽郡縣至獻帝末劉備復據其地魏末平之遂分置梁益二州晉初因之益領郡八理成都梁領郡八理南鄭後又分益州南境置寧州領郡四理雲南即今郡惠帝以後李特據之至穆帝時平之其後沒於苻堅後又復其地安帝時譙縱據之後又收復宋梁益寧

三州並因前代梁領郡二十益領郡二十九寧領郡十五更置秦州領郡十四理南鄭齊及梁初多因之梁武帝天監三年刺史夏侯道遷以所部叛降後魏南至劍閣悉失之後魏得漢中亦曰梁州西魏亦因之復入於梁西魏大統十二年為梁將蘭欽所陷梁滅再復其地將達奚武平漢川尉遲迥平蜀川自西魏以後所置州郡割裂無常不可詳記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山南西道漢中通川巴川清化洋川順政河池益昌咸安盛山始寧南平符陽涪山等郡山南東道房陵南賓巴東竟陵蜀郡唐安濛陽德陽通義南浦雲安劍南道梓潼巴西普安閬中資陽臨邛通化交川越巂南溪遂寧仁壽犍為盧山瀘川陽安安岳江源陰平同昌油江臨翼歸誠洪源靜川恭化

維川和義雲山蓬山雲安南充等郡無分入京畿上洛安康隴右道同谷武都懷道合川及黔中道涪陵南川

漢中郡東至洋川郡二百二十里南至符陽郡三百里西至益昌郡五百里北至扶風郡六百七十里東南到洋川郡三百九十里西南到益昌郡五百里西北到順政郡二百八十里東北到洋川郡興道縣界八十六里去西京取駝谷路六百五十二里斜谷路九百三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去東京取駝谷路一千五百八十里取斜谷一千七百八十九里驛路二千七十八里戶三萬五千一百六十八口十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九

今之梁州理南鄭縣春秋至戰國並楚地秦置漢中郡二漢

因之漢高帝始封之地後漢末張魯據其地改漢中為漢寧魏武征漢中走張魯復曰漢中郡後劉備破魏將夏侯妙才遂有其地以為重鎮先主以魏延後主以蔣琬姜維相繼屯守後關魏將鍾會理兵關中維表請分將護陽平關口後主不從魏末平蜀又置梁州領郡八晉宋齊梁皆為梁州理於此晉初領郡八後領郡二十宋齊梁因之宋以後更置秦州亦理於此領郡十四漢中常以巴蜀扞蔽故劉備初得漢中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是以巴蜀有難漢中輒沒自公孫述劉備李雄譙縱擾蜀漢中皆為所陷氐虜隣接常為威禦之鎮蕭齊明帝初後魏大將元英率

兵十萬通斜谷圍南鄭刺史蕭懿守拒百餘日不拔而退後魏亦置梁州梁天監三年夏侯道遷以州郡入魏大同初復之元帝末又陷於西魏及漢中郡西魏因之後周改曰漢川郡隋初郡廢而梁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漢川郡大唐為梁州開元十三年改為褒州或為漢中郡領縣六

南鄭漢舊縣有梁山漢水黃牛山古白雲縣漢漢中郡故城在縣東北

褒城漢褒中縣有褒水褒谷又有漢陽平關在縣西北即蜀先主破魏軍殺大將夏侯妙才於此地有甘泉關隋置之

城固漢舊縣有黑水

金牛漢葭萌縣地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顏師古云漢上曰沔今縣南有故白水關即漢李固解印綬處

西後魏置嶓冢縣隋為西縣故西樂城在縣西南諸葛

亮所立甚險固關城俗名張魯城在縣西四十里隋置關在縣西南今名百牢關諸葛亮墓在縣東南

泉

洋川郡東至安康郡五百里南至始寧郡六百一十五里西至漢中郡二百二十里北至京兆府六百二十一里東南到通川郡宣漢縣界三百三十一里西南到符陽郡四百里西北到漢中郡三百九十里東北到安康郡安康縣界二百五十一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五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五十里戶二萬三千八百四十九口八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洋州今理西鄉縣春秋戰國皆楚地秦屬漢中郡二漢因之

三國時蜀之重鎮後主劉禪延熙中遣將軍王平守興勢魏將曹爽攻圍不剋即今興道縣

晉宋齊梁亦屬漢中郡西魏後周並為洋州因水為名及洋川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漢川郡今漢中郡大唐復置洋州或為洋川郡領縣五

西鄉漢成固縣地有洋水漢班超封定遠侯故城在今南晉置西鄉縣

興道漢成固縣地今縣城即後魏儻城郡因自然隴勢形似盆緣外限內有大谷為盤道上數里及門漢龍亭縣東明月池在其側後魏置興勢縣貞觀初改

黃金漢安陽縣故黃金城在縣西北八十里張魯所築南接漢川北枕古道險固之極西魏置今縣

洋源漢成固縣地武德初置縣

華陽天寶中改為真符

上洛郡東至南陽郡六百四十里南至安康郡七百二十里西至安康郡七百二十里北至弘農郡四

百里東南到武當郡豐利縣六百六十里西南到安康郡七百二十里西北到華陰郡三百里東北到弘農郡四百里去西京三百里去東京八十六里戸八千六百三十口五萬三千七百

商州今理上洛縣古商國也春秋時其地屬晉所謂晉陰戰國屬秦即衛鞅所封商邑也秦平天下屬內史地漢屬弘農郡後漢屬京兆尹晉初為京兆南部後置上洛郡後魏因之西魏又置洛州後周改為商州隋煬帝復置上洛郡大唐為商州或為上洛郡領縣五

上洛漢舊縣有秦嶺山熊耳山洛水丹水有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隱其地險阻王莽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荆

楚繞霤者言四面塞阨屈曲水回繞而霤即今七盤十二繞

上津 漢長利縣宋置北上洛郡梁改為南洛州西魏又改為上州隋廢有天柱山

商洛 古商邑禼所封也括地志云商於中蓋今南陽郡界所謂商於也亦漢商縣地有武關

豐陽 漢商縣地衛鞅封在此

洛南 漢上洛縣地西晉拒陽郡有玄扈山有冢嶺山洛水所出

安康郡 東至武當郡七百二十里南至雲安郡九百五十四里西至洋川郡五百里北至京兆府界五百六十六里東南到房陵郡五百四十七里西南到通川郡一千一百里西北到京兆府長安縣界五百九十里東北到上洛郡七百二十里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東京一千九百五十六里戶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六口七萬七千七百二十三

金州今理西城縣虞舜嘗居之謂之嬀墟帝王世紀謂之姚墟本曰嬀汭戰國時屬楚秦屬漢中郡兩漢因之魏以漢中遺人在東垂者置魏興郡即其地也晉宋齊皆因之梁尋改為南梁州西魏改置東梁州後因其地出金改為金州隋初因之煬帝初改置西城郡大唐為金州或為安康郡郡臨漢江領縣六

西城漢舊縣有嬀墟晉吉挹為梁州督為苻堅所攻於縣南九里峻山築壘三年不下

石泉齊置晉昌郡於此

安康漢安陽縣晉改安康縣

洵陽漢舊縣有洵水馬跡山

淯陽西魏置淯陽郡後曰黃土因山為名也淯音育

平利漢西城縣地武德中置縣

房陵郡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南至巴東郡五百里西至安康郡五百四十九里北至武當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襄陽郡界四百九十里西南到安康郡界五百七十八里西北到房陵郡界五百四十七里東北到襄陽郡界一百七十八里去西京一千三百里東去東京一千一百八十五里戶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一口六萬八百七十九

房州今理房陵縣古麇庸二國之地麇音君春秋楚子敗麇師於防渚即此也戰國時楚地秦滅趙徙趙王遷於此其地四塞險固及平天下屬漢中郡兩漢因之魏文帝置新城郡蜀將孟達降魏為新城守後叛歸蜀司馬宣王

討平之晋宋齊為新城上庸二郡地梁末置岐州西魏置光遷國後周國廢置遷州隋煬帝初置房陵郡大唐武德初於竹山縣置房州貞觀十年移於今所或為房陵郡領縣四

房陵漢初曰防陵後改曰房陵縣有房山筑水

竹山古庸國漢上庸縣有白馬塞山孟達嘗登之嘆曰此金城千里

永清漢房陵縣地後周為縣

上庸漢上庸縣地

通川郡東至盛山郡三百里南至南浦郡四百里西至潾山郡六百里北至洋川郡七百九十六里東南到盛山郡三百里西南到潾山郡六百里西北到清化郡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安康郡一千一百里去西京西取益昌郡驛路二千五百里東取洋川郡駱谷路約有一千五百七十六里去東京取盛山郡下

水經三峡出江陵襄陽南陽臨汝等郡至東京水陸相承二千八百七十五里戶四千四百六十一口十一萬七千二百六十七

通州今理通川縣春秋戰國時並屬巴國秦屬巴郡二漢因之晉屬巴西郡宋齊為巴渠郡梁於此兼置萬州以州內地萬餘頃因為名及東關郡西魏改為通州以居四達之路故改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置通川郡大唐因之領縣七

通川漢宕渠縣之地後漢分置宣漢縣隋改之　三岡　石鼓西魏屬遷州後周置臨清郡　宣漢西魏置并州及永昌郡　新寧　永穆梁置永康縣隋改之　東鄉西魏置石州後周置三巴郡

潾山郡東至南浦郡四百五十里南至巴川郡新明縣界百七十里西至南充郡二百八十里北至通川郡六百里東南到涪陵郡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南充郡岳池縣界一百二十九里西北到咸安郡一百里東北到通川郡六百里去西京三千二百七十七里去東京三千一百九十里戶五千六百七十六口一萬五千三百

渠州今理流江縣宋齊以上與通州同梁置梁州後魏置流江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宕渠郡大唐為渠州或為潾山郡城臨渠口領縣四

流江漢宕渠縣故城在今縣東北俗號車騎城是也今縣後周置潾水梁置縣及潾州後魏改為潾山郡潾山梁置潾水所出渠江

南平郡東至涪陵郡四百六十里南至南川郡二百六十里西至巴川郡二百里北至潾山郡四百四十里東南到巴川郡二百九十三里西南到瀘川郡七百五十里西北到潾山郡潾水縣二百里東北到涪陵郡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三千二百三十七里去東京三千四百四十里戶七千三百九十五口二萬八千九十八

渝州今理巴縣古巴國左傳曰巴師侵鄾注云巴國今江州縣也其爵曰子謂之三巴三巴記曰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故謂三巴秦惠王虜巴王而取其地秦漢並屬巴郡晉亦屬巴郡宋齊因之梁於此置楚州隋初改為渝州因渝水為名煬帝初州廢置巴郡大唐為渝

州或為南平郡領縣四

巴漢江州縣故城在今縣西有塗山又有明月峽共山上石壁有圓孔形如滿月故以為名江津 南平貞觀中置霸州無置此縣後州廢萬壽武德二年置縣

涪陵郡東至南賓郡三百五十里南至黔中郡三百六十里西至南平郡四百六十里北至南賓郡三百九十六里東南到黔中郡三百六十里西南到南平郡二百七十里西北到溱山郡二百七十里東北到南賓郡三百五十里去西京三千三百五十七里去東京三千八百九十里戶九千四百五口四萬四千七百三十三

涪州今理涪陵縣涪音符亦巴國之境秦二漢巴郡之鄙也蜀置

涪陵郡晉因之宋齊亦同隋初屬渝州煬帝廢渝州屬巴郡大唐為涪州或為涪陵郡領縣四

涪陵漢舊縣後漢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黃石即此今謂之橫石灘　武龍本漢涪陵枳二縣地唐置武龍縣因山為名　樂溫唐置有溫山大江容溪　賓化唐置有汝清山

南川郡東至南平郡界一十里南至溱溪郡界五十里西至南平郡界三百六十里北至南平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溱溪郡界三百五十里西南到溱溪郡界七十里西北到南平郡二百六十里東北到南平郡五十七里去西京三千九百五里去東京三千六百里戶二千四百七十七口一萬三百七十五

南州今理南川縣亦巴國之地秦漢巴郡之境大唐武德三

年開南蠻置僰州四年又改為南州或為南川郡領縣

二　南川漢枳縣唐改置南川縣　三溪

瀘川郡東至南平郡七百五十里南至都寧郡五百二十七里西至南溪郡三百五十里北至巴川郡五百九十里東南到巴川郡五百九十里西南到南溪郡南溪縣一百九十七里西北到和義郡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南平郡七百五十里去西京三千二百八十四里去東京四千一百九十六里戶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九口五萬八千一百九十七

瀘州今理瀘川縣　古巴子之國秦屬巴郡漢屬犍為郡後漢因之晉為江陽郡宋齊因之梁置瀘州隋初郡廢煬帝

初置瀘川郡大唐為瀘州或為瀘川郡領縣六 瀘川本漢江陽縣 富義有富義鹽井因為名 江安漢江陽縣地晉置漢安縣隋改為今縣 綿水晉置 涇南貞觀中置 合江漢符縣後周改曰合江有安樂溪

清化郡東至始寧郡一百五十里南至咸安郡二百一十里西至閬中郡二百八十里北至符陽郡二百里東南到通川郡四百五十里西南到咸安郡二百二十里西北到益昌郡三百三十九里東北到符陽郡一百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三百一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八十二里戶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口八萬六千六

巴州今理化城縣 古巴國也秦二漢屬巴郡晉宋之間為夷

獠所據不置郡縣宋末於嶺之南置歸化郡即今郡是也齊因之梁置歸化木蘭二郡後魏得其地置大谷郡隋初郡廢置巴州煬帝初州廢置清化郡大唐因之領縣十

化城漢宕渠縣地後漢置漢昌縣梁曰大谷後周改之 清化漢葭萌縣地有清水 梁置伏強縣隋改之 曾口漢宕渠縣地梁置 今縣有木蘭山 始寧梁置 其章漢宕渠縣地梁置今縣 歸仁漢宕渠縣地梁置平州隋改為縣 恩陽漢閬中縣地隋置 今縣有陽山清水 盤道有龍腹山梁置難江縣後魏改之 七盤 大牟有大牟山武德元年置縣

始寧郡東至通川郡一百六十二里南至郡內廣納縣六十里西至清化郡一百五十里北至符陽郡

符陽縣界一十里東南到廣納縣東北界八十里西南到咸安郡五百六十里西北到符陽郡五百里東北到郡内白石縣一百里去西京二千八十二里去東京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戸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口五萬三千六百六十五

壁州今理諾水縣歷代與清化郡同大唐武德八年分巴州始寧縣之東境置壁州或為始寧郡領縣四

諾水後魏置

廣納武德初置歌籟山在縣東七十里上有城極嶮峻

白石

東巴

咸安郡東至通川郡四百四十里南至潾山郡九十里西至閬中郡三百里北至清化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盛山郡六百八十里西南到南充郡二百八十里西北到益昌郡五百五十二里東北到始寧郡

三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一百五里戶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二口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三

蓬州今理大寅縣古巴國之地秦二漢屬巴郡晉屬巴西郡宋末屬歸化郡梁置伏虞郡後周置蓬州因山為名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清化宕渠巴西三郡大唐復置蓬州或為咸安郡領縣七

大寅漢閬中縣地有蓬山梁置縣　儀隴漢閬中縣地梁置今縣城在崇城山上馮嶮為理即梁崇城郡城也　伏虞　咸安梁置綏安縣隋改之　大竹　良山　宕渠漢舊縣梁置景陽郡

符陽郡東至始寧郡三百六十里南至清化郡二百里西至益昌郡三百里北至漢中郡三百里東南到始寧郡五百里西南到清化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益昌郡界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洋川郡四百里去西京取郡北巴路至漢中郡郭下過南鄭縣取斜谷路一千四百二十里去東京取郡内地平縣至益昌郡驛路二千六百里戶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口六千八百一十二

集州今理難江縣秦屬巴郡二漢屬廣漢巴二郡地晉屬巴西郡梁置東巴州後改為集州後周無置平桑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漢川清化二郡大唐置集州或為符陽郡領縣三

難江漢宕渠縣地後周置縣有巴嶺難江　符陽

後魏置縣有符水

地平漢葭萌縣地武德初置縣葢取天成地平之義

巴川郡東至南平郡二百里南至瀘川郡界六百六十里西至遂寧郡三百八十里北至南充郡四百四十里東南到南平郡二百里西南到瀘川郡五百九十里西北到安岳郡六百六十里東北到遂寧郡三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八百四十三里去東京三千六百四十二里戶三萬七千一百二十二口九萬二百八十

合州今理石鏡縣秦二漢屬巴郡宋置東宕渠郡西魏置合州涪漢二水合流處因為名後周為宕渠郡隋初郡廢改合州為涪州煬帝初州廢置涪陵郡大唐為合州或為巴川郡郡城

臨江領縣六

石鏡秦漢墊江縣地有青石山漢時巴蜀爭界久不決一朝密霧石裂自上及下直如引繩遂分郡界至今猶以為界焉漢初梁置新興郡

銅梁因山為名蜀都賦曰外負銅梁

赤水隋置因山為名

巴川

新明

南賓郡東至南浦郡水路二百六十里南至黔中郡六百五十里西至涪陵郡三百五十里北至潾山郡五百一十四里東南到南浦郡界四百五十六里西南到黔中郡水路六百六十里西北到潾山郡四百三十三里東北到南浦郡三百九十里去西京三千八百八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七百三十七里戶六千五百五十九口四萬一百三

忠州今理臨江縣秦二漢之巴郡地晉宋皆因之梁置臨江

郡後周無置臨州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巴東郡大唐置忠州或為南賓郡郡城臨江領縣五臨江漢舊縣有彭溪豐都漢枳縣地墊江漢舊縣南賓漢臨江縣地武德初置今縣桂溪

南浦郡東至雲安郡二百九十八里南至清江郡六百八十三里西至潾山郡四百五十里北至盛山郡二百三十二里東南到雲安郡二百九十七里西南到南賓郡界九十六里西北到通川郡四百一里東北到盧溪盛山兩郡界一百七里去西京二千七百四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三百三十里戶五千一百七十七口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二

萬州今理南浦縣秦二漢巴郡之地晉屬巴東郡宋及齊皆

因之後周置安鄉郡後改為萬川郡無置南州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巴東郡大唐武德初置浦州後改為萬州或為南浦郡領縣三

南浦漢朐䏰縣地朐音蠢䏰如尹反

梁山有高梁山後周置縣

武寧漢臨江縣地後周初置原陽縣又改為武寧縣

閬中郡東至咸安郡三百里南至南充郡三百里西至普安郡三百里北至益昌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南充郡三百六十里西南到梓潼郡三百一十五里西北到普安郡二百里東北到清化郡二百八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一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七百六十里戶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口十一萬七百二十七

閬州今理閬中縣秦二漢屬巴郡晉為巴郡宋齊因之居蜀

漢之半又當東道衝要梁置北巴州及北巴郡西魏平蜀置崇州及盤龍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巴西郡大唐為崇州先天中改為閬州或為閬中郡今郡城即古閬中城名曰髙城前臨閬水却據連岡領縣九

閬中漢舊縣有靈山天柱山　蒼溪　晉安　西水梁置有掌天山　奉國梁置白馬義陽二郡後魏為縣　南部漢充國縣地後周置縣　新井　新政　岐坪

南充郡東至潾山郡二百八十里南至巴川郡四百四十里西至梓潼郡三百五十里北至閬中郡三百里東南到潾山郡二百八十六里西南到遂寧郡一百七十五里西北到梓潼郡二百六十五里東北

到咸安郡二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五十八里去東京三千四百二十里戶三萬五千四百四十一口六萬八千六百七十二

果州（今理南充縣）亦巴子國地秦二漢並屬巴郡晉為巴西郡宋齊因之隋併其地入巴西郡（今閬中縣）大唐初屬崇州武德四年分置果州（因山為名）或為南充郡領縣六

南充　西充（武德中置）　相如（梁置梓潼郡有司馬相如故宅因以為名）　流溪　岳池　朗池（宋南宕渠郡在此置有漢司馬相如琴臺）

安岳郡（東至巴川郡六百六十里南至資陽郡三百七十八里西至陽安郡一百八十里北至遂寧郡

一百六十里東南到巴川郡六百六十里西南到資陽郡三百四十八里西北到梓潼郡三百四十八里東北到遂寧郡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三里戶二萬一千五百四十九口五萬五千一百六十九

普州（今理安岳縣）秦時巴郡之西境及夜郎國之地漢犍為巴郡之境（巴郡秦置犍為漢闕）李雄之亂為羌夷所據梁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隋煬帝初州廢以地入資陽郡大唐復置普州或為安岳郡（郡城因山為阯四面嶮固）領縣六

安岳（後周置）

安居（後周曰柔剛縣因山為名）

普康

樂至（武德中置縣西有樂至地）

崇龕

普

慈

盛山郡東至雲安郡四百六十五里南至南浦郡二百四十二里西至通川郡三百里北至通川郡四百九十里東南到南浦郡二百三十里西南到南浦郡梁山縣一百五十三里西北到通川郡石鼓縣一百二十八里東北到雲安郡界二百八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二十七里去東京從郡水路至江陵郡一千四百六十八里從江陵郡水陸相承至京二千六百七十九里戶五千六百四十四口三萬一百二十五

開州今理盛山縣秦二漢屬巴郡晉宋以來並屬巴東郡後周為同安郡隋廢之以屬巴東郡大唐置開州或為盛山郡領縣三

盛山漢朐䏰縣地蜀先主置漢豐縣 萬歲宋武帝置巴渠縣後周武

帝改之新浦宋武帝置後周置同安郡

雲安郡東至巴東郡三百三十三里南至清江郡五百里西至南浦郡二百九十八里北至通川郡一百三十六里東南到巴東郡三百三十里西南到盛山郡二百八里西北到南浦郡一百九十七里東北到巴東郡三百三十二里去西京二千四百四十二里去東京二千一百七十五里戶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六口六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䕫州今理奉節縣春秋時為魚國後屬楚秦二漢屬巴郡三國時為蜀重鎮先主自為吳將陸遜敗於夷陵退屯白帝改為永安其後吳將全琮來襲不剋晉宋齊並屬巴東郡齊無置巴州領郡置於此梁置信州隋

亦為巴東郡大唐武德三年避皇外祖諱獨孤信也改信州為夔州其後或為雲安郡郡城臨江領縣四

奉節漢魚復縣地又有魚復縣故城在北赤甲城是也即楚之江關有白帝城及諸葛亮八陣圖聚石焉

雲安漢朐䏰縣地今縣西萬戶故城是下濕各高五尺多朐䏰蟲故名

巫山楚置巫山郡秦昭王三十年伐楚取黔中巫郡是也漢為巫縣故城在今縣北有巫山及高都山即楚詞所謂巫山之陽高丘之岨也晉置建平郡於此

大昌晉武帝太康初置

揵為郡東至和義郡三百一十里南至南溪郡界嶺峻嶮不知里數西至通義郡洪雅縣界九十里北至通義郡一百三十九里東南到南溪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越嶲郡生蠻界五百九十里西北到通義

郡洪雅縣界一百六十里東北到仁壽郡一百九十里去西京二千七百三十里去東京水陸相承四千七百七里戶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二口九萬九千四百九十

嘉州今理龍游縣故夜郎國漢武開之置犍為郡後漢晉宋齊皆因之西魏置眉州後周改為青州尋又改為嘉州并置平羌郡隋煬帝置眉山郡大唐為嘉州或為犍為郡領縣八

龍游漢曰青衣道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 玉津漢南安縣 夾江 峩眉有峩眉山 犍為 平羌 羅目 綏山漢武陽縣故城在今縣東

陽安郡東至安岳郡一百八十里南至資陽郡二百里西至蜀郡一百七十里北至梓潼郡一百五十

五里東南到資陽郡二百二十里西南到仁壽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五十里東北到梓潼郡一百八十五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九里去東京三千三百六十六里戶二萬二千一百一十九口一十萬九千六百九

簡州（今理陽安縣）漢屬犍為廣漢二郡地後漢及晉皆因之宋齊為蜀廣漢二郡地西魏於此置資州後周明帝移資州於資陽縣隋置簡州（州境有賴簡池故名）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蜀大唐復置簡州或為陽安郡領縣三

陽安（漢牛鞞縣地鞞音必美反後魏置縣）金水（漢新都縣地西魏置金水郡有銅官山漢文帝以賜鄧通鑄錢）平

泉

仁壽郡東至資陽郡二百三十五里南至和義郡三百六十里西至通義郡八十里北至蜀郡二百里東南到和義郡三百二十里西南到犍為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通義郡一百里東北到陽安郡一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四百八十里戶二萬九千九百二十四口八萬九千一百九十六

陵州今理仁壽縣二漢屬犍為蜀二郡地晉因之宋齊屬犍為寧蜀二郡地梁置懷仁郡西魏置陵州因陵井為名隋置崇山郡大唐為陵州或為仁壽郡領縣六

仁壽西魏定蜀

於此置普寧縣隋開皇中改之

唐福

貴平漢廣都縣地後周置令縣有貴平山因以為名

井研漢武陽縣地

始建亦漢武陽縣地

籍梁席郡也

通典卷一百七十五

通典卷一百七十六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州郡六

古梁州下 今置郡府三十七縣一百六十

通義眉五縣 通義 彭山 洪雅 青神 丹稜

和義榮六縣 旭川 和義 威遠 公井 應靈 資官

資陽資八縣 盤石 月山 資陽 銀山 内江 清溪 丹山 龍水

南溪 戎 五縣 南溪 義賓 僰道 開邊 歸順

河池 鳳 四縣 梁泉 兩當 河池 黄花

武都 武 三縣 將利 覆津 盤堤

同谷 成 三縣 上禄 長道 同谷

順政 興 三縣 順政 長舉 鳴水

懷道 宕 二縣 懷道 良恭

同昌 扶 四縣 同昌 帖夷 尚安 鉗川

陰平 文 二縣 曲水 長松

油江龍二縣油江 清川

交川松三縣嘉誠 交川 平康

合川疊二縣合川 常芬

益昌利六縣綿谷 允山 嘉川 葭萌 景谷 益昌

普安劒八縣普安 劒門 武連 臨津 陰平 永歸 梓潼 黃安

巴西綿九縣巴西 龍安 涪城 神泉 昌明 西昌 魏城 鹽泉 羅江

梓潼梓八縣郪 玄武 射洪 銅山 通泉 永泰 鹽亭 飛烏

遂寧遂五縣方義 長江 蓬溪 青石 遂寧

蜀郡 益 十縣 成都 蜀 郫 新都 温江 新繁 雙流 廣都 犀浦 靈池

德陽 漢 五縣 雒 什邡 綿竹 德陽 金堂

濛陽 彭 四縣 九隴 導江 濛陽 唐昌

唐安 蜀 四縣 晉原 青城 新津 唐安

臨邛 邛 七縣 臨邛 安仁 大邑 依政 蒲江 臨溪 火井

盧山 雅 五縣 嚴道 百丈 盧山 榮經 漢源

通化 茂 四縣 汶山 石泉 汶川 通化

臨翼 翼 四縣 衛山 鷄川 翼水 昭德

江源 當 三縣 通軌 和利 谷和

歸誠 悉 二縣 左封 歸誠

靜川 靜 二縣 悉唐 靜川

蓬山 柘 二縣 柘 喬珠

恭化 恭 三縣 和集 博恭 烈山

維川 維 三縣 薛城 定廣 小封

雲山 奉 一縣 定廉

越巂 巂 七縣 越巂 昆明 蘇祁 邛部 會川 臺登 西瀘

雲南姚三縣姚城　長明　瀘南

洪源黎三縣洪源　飛越　通望

通義郡東至仁壽郡八十里南至犍為郡一百三十里西至臨邛郡二百里北至唐安郡二百里東南到仁壽郡百里西南到盧山郡三百九十里西北到臨邛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仁壽郡籍縣百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五十里去東京三千二百八十里戶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口一十七萬五千四百

眉州今理通義縣漢屬犍為郡地後漢及晉皆因之宋齊亦然梁置齊通郡及青州西魏改青州為眉州因峩嵋山為名隋煬帝以其地入眉山郡大唐復置眉州或為通義郡領

縣五 通義 彭山漢武陽縣地有彭亡聚即岑彭死處 洪雅 青神縣在青衣江西後周置郡 丹稜

和義郡東至巴西郡四百九十里南至犍為郡三百里西至南溪郡四百里北至仁壽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瀘川郡四百一十里西南到犍為郡六百十里西北到仁壽郡三百三十里東北到資陽郡界二百一十九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七百四十里戶五千一百九十口一萬六千四百九十

榮州今理旭川縣漢屬犍為郡後漢晉宋皆因之齊置南安郡隋屬資陽郡大唐置榮州因榮德山為名或為和義郡領縣

六　旭川漢南安縣地隋置大牢縣貞觀初改之　威遠　公井　應靈

資官　和義隋置

資陽郡東至巴川郡五百六十五里南至和義郡一百六十里西至仁壽郡二百三十里北至安岳郡三百七十里東南到和義郡界一百四十里西南到仁壽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陽安郡界二百二十里東北到安岳郡安岳縣三百三十里去西京二千六百六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一十一里戸二萬八千五百一十四口九萬六千六百六十二

資州今理盤石縣　漢屬犍為郡後漢晉宋齊並同西魏置資州州城今在西北陽安縣界　後周置資中郡隋煬帝初置資陽郡大

唐為資州或為資陽郡領縣八 盤石 資陽有天合山 內江 丹山 龍水 月山 銀山 清溪並漢資中縣地

南溪郡東至瀘川郡三百五十里南至南溪郡胡門生獠界三百二十里西至犍為郡玉津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和義郡二百八十一里東南到瀘川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羈縻協州四百一十里西北到犍為郡龍游縣三百五十里東北到和義郡旭川縣四百里去西京三千四百四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里

戶四千三十九口一萬三千七百七十

戎州今理僰道縣 故僰侯國漢屬犍為郡後漢晉宋齊皆因之梁置六同郡及戎州隋置犍為郡大唐為戎州或為

南溪郡領縣五

南溪有青衣水又黑水自北南流經於此　義賓　僰道秦時破滇通五尺道漢開蜀故徼使唐蒙發蜀卒理道自僰道抵牂牁即此　開邊　歸順貞觀中獠歸復因置縣並漢僰道縣地

河池郡東至扶風郡四百里南至漢中郡三百九十五里西至同谷郡四百五十里北至汧陽郡四百三十里東南到漢中郡褒城界二百七十里西南到順政郡長舉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天水郡上邽縣五百三十二里東北到扶風郡陳倉縣界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五百九十里去東京一千四百五十三里戶五千七百七十口二萬五千五百二十

鳳州今理梁泉縣　春秋氐羌之所居秦屬隴西郡兩漢屬武

都郡晉因之惠帝時沒於楊茂搜後魏置固道郡兼置南岐州後周廢郡置鳳州隋煬帝初廢州置河池郡大唐為鳳州或為河池郡領縣四

梁泉漢故道縣地後魏置今縣　兩當漢故道縣地後魏置兩當郡　河池漢舊縣一名仇池因山水為名　黃花有黃花川為名

武都郡東至同谷郡三百三十里南至陰平郡二百五十里西至懷道郡二百七十里北至同谷郡四百二十里東南到陰平郡曲水縣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同昌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懷道郡良恭縣二百六十里東北到同谷郡同谷縣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五十里戶二千九百三十口一萬四千八百五十

武州今理將利縣古白馬氏之國西戎之别種也天池大澤在其西漢武帝置武都郡後漢因之蜀後主時得之建興七年為諸葛亮所定晉為武都郡後沒於楊茂搜後魏亦為武都郡西魏置武州後周亦為武都郡隋初郡廢煬帝又置武都郡大唐為武州或為武都郡領縣三

將利　覆津後魏置武衛郡仍置覆津縣　盤堤漢河池縣地後魏置縣

同谷郡東至河池郡四百五十里南至武都郡三百三十里西至懷道郡五百八十里北至天水郡四百三十里東南到順政郡三百四十里西南到武都郡三百四十里西北到隴西郡三百八十里東北到

天水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三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里户四千七百二十二口一萬九千六百九十

成州今理上禄縣 古白馬氐國二漢屬武都郡晉置仇池郡後沒於楊茂搜等後魏又曰武都郡兼置南秦州西魏改為成州隋初郡廢煬帝初置漢陽郡大唐為成州或為同谷郡領縣三

上禄 漢舊縣有仇池山晉永嘉末為楊茂搜所據其土地百頃四方壁立峭絕險固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在於上立宮室囷倉皆為板屋土牆所理處名洛谷

長道 漢上禄縣地有祁山上有城極高嚴因其山九州之名阻蜀後主建興六年諸葛亮攻魏軍不拔

同谷 漢下辨縣舊名武街城

順政郡東至漢中郡二百四十里南至益昌郡五百四十九里西至同谷郡三百四十里北至河池郡三百五十里東南到漢中郡南鄭縣二百八十七里西南到武都郡覆津縣界二百里西北到同谷郡三百四十里東北到河池郡河池縣界一百五十里去西京九百三十五里去東京一千七百十里戶一千九百七十九口一萬九百六十五

興州今理順政縣戰國時為白馬氏之東境二漢屬武都郡晉惠帝時亦為楊茂搜所據其後為梁所破置武興蕃王國後魏置東益州西魏改為興州兼置順政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大唐為興州或為順政郡領縣三

順政 漢沮縣地後魏置畧陽縣沔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有小丙山有穴方員二尺餘有水潛流穴口面丙因以為名左思蜀都賦所謂嘉魚出於丙穴 長舉 西魏置槃頭郡有通溪 鳴水 西魏置落叢郡

懷道郡 東至武都郡二百七十里南至同昌郡四百一十里西至合川郡二百四十里北至和政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缺 里西南到缺 里西北到和政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同谷郡上禄縣三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七十里去東京二千二百八十里戶一千二百六十口七千四十

宕州 今理懷道縣 宕達浪反 秦漢以來為諸羌之地後魏始封為蕃國後周置宕昌國武帝置宕州隋置宕昌郡大唐為

宕州或為懷道郡領縣二　懷道後周置　良恭亦周置陽宕縣隋改之

同昌郡東至武都郡三百二十里南至油江郡六百里西至交川郡三百三十里北至懷道郡四百一十里東南到陰平郡一百六十里西南到交川郡三百里西北到故芳州三百二十里東北到武都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六百一十里去東京二千四百里戸二千三百二十口一萬三千七百七

扶州今理同昌縣　歷代西戎之地西魏逐吐谷渾於此置鄧州及鄧寧郡隋初改曰扶州又改曰同昌郡大唐因之或為同昌郡領縣四　同昌　帖夷　尚安有黑水東南流入白

水
鉗川

陰平郡東至益昌郡四百九十里南至油江郡五百二十里西至同昌郡一百六十里北至武都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益昌郡四百九十里西南到同昌郡同昌縣三百一十里西北到同昌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武都盤堤一百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九十里戶一千六百七十口八萬四千八十五

文州今理曲水縣古氐羌之境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廣漢郡後漢因之蜀亦得之後主建興七年諸葛亮定之其後鍾會伐蜀姜維表請備陰平橋頭後主不從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逕油江出

綿竹以滅蜀即此是也晉置陰平郡永嘉末没於楊茂搜西魏平定始置文州及盧北郡隋廢爲縣併屬武都郡大唐復置文州或爲陰平郡領縣二　曲水　長松

油江郡東至益昌郡四百里南至巴西郡三百五十里西至交川郡三百三十里北至陰平郡三百三十里東南到普安郡二百九十里西南到通化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同昌郡六百里東北到益昌郡四百里去西京二千一百六十里去東京三千一十五里户九百二十口五千二百

龍州今理江油縣　漢及魏爲無人之境晉得之屬陰平郡宋齊皆因之後魏置油江郡西魏置龍州隋初郡廢煬帝

初州廢置平武郡大唐為龍州或為油江郡領縣二

油江有石門山與氐分界蜀都賦曰緣以劒閣阻以石門是也鄧艾伐蜀自陰平至油江即此清川

交川郡東至同昌郡三百三十里南至臨翼郡一百八十里西至缺里北至吐蕃界九十里東南到通化郡三百里西南到江源郡三百里西北到吐蕃界五十里東北到同昌郡三百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五十里去東京三千五十里戶一千五十口五千六百五十

松州今理嘉誠縣歷代諸羌之域晉屬汶山郡宋齊亦得之後為西魏後周所有隋屬汶山同昌二郡大唐武德元年置松州或為交川郡領縣三

嘉誠有甘松嶺江水所發之源交

川　平康

合川郡東至懷道郡二百四十里南至吐蕃界三十里西至吐蕃界九十里北至臨洮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同昌郡三百四十里西南到吐蕃界七十里西北到吐蕃界七十里東北到利政郡四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六十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六十里戸一千三百一十口七千四百一十五

疊州今理合川縣歷代羌戎之境後周逐諸戎而有其地置五香郡後置疊州隋屬同昌郡大唐為疊州或為合川郡領縣二　合川　常芬

益昌郡東至符陽郡三百里南至閬中郡二百八十里西至油江郡四百里北至漢中郡四百三十里

東南到閬中郡三百十里西南到普安郡三百里西北到陰平郡四百九十里東北到漢中郡五百里去西京一千三百四十里去東京二千一百九十里戶一萬三千九百一十口四萬四千六百

利州今理綿谷縣春秋戰國時為蜀侯國自益昌之西南至蜀川悉為蜀侯國之地此蓋蜀之北境秦滅蜀其地入蜀郡二漢屬廣漢郡蜀先主分屬梓潼郡晉屬晉壽郡宋齊因之後魏立益州世號為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尋改為利州後周亦為晉壽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義城郡大唐為利州或為益昌郡領縣六

綿谷漢葭萌縣地東晉置興安縣隋改之　嘉川漢葭

萌縣地宋置興安縣後魏改之**葭萌**漢舊縣地後魏置新巴郡**景谷**漢白水縣地宋曰平興縣隋改之**益昌**古劒閣道秦使司馬錯代蜀所由謂之石牛道漢葭萌縣地**允山**

普安郡東至益昌郡二百里南至梓潼郡三百六十里西至巴西郡二百里北至益昌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閬中郡三百里西南到巴西郡二百八十里西北到油江郡二百九十里東北到益昌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六百六十里去東京二千六百十里戶二萬二千六百七十口九萬一千六百八十

劍州今理普安縣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後漢因之晉屬梓潼郡宋齊亦然梁置南梁州後改為安州西魏改為始州兼置普安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大唐為始州後

改為劍州或為普安郡領縣八 普安漢梓潼縣地 武連宋置武功縣後魏改之 陰平宋置陰平郡魏置龍州隋廢 梓潼西魏置潼川郡隋為梓潼縣有五婦山拔蛇山 黃安舊曰華陽 劍門有梁山亦曰大劍山有姜維拒鍾會故壘大劍水有劍閣即張載作銘所 臨津 永歸

巴西郡東至普安郡二百里南至梓潼郡一百三十里西至通化郡四百里北至油江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梓潼郡一百三十里西南到德陽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油江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普安郡二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五十里戶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口一十六萬八千

綿州今理巴西縣 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蓋涪水之所經焉

晉屬梓潼郡宋齊亦屬梓潼郡西魏兼置潼州隋初郡廢改潼州為綿州煬帝初州廢置金山郡大唐為綿州或為巴西郡今郡城即漢涪城縣東也在成都東北之要蜀時大將常鎮之領縣九

巴西　涪城東晉兼置始平郡隋改之昔後漢吳漢入蜀其裨將臧宮拔涪城斬公孫㤚即此

昌明有廉水讓水　魏城　羅江　龍安松嶺關在縣西北百七十里　神泉

西昌　鹽泉

梓潼郡東至南充郡二百五十里南至安岳郡三百四十里西至德陽郡二百二十里北至普安郡三百六十里東南到遂寧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陽安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巴西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

閬中郡三百一十五里去西京二千九十里去東京二千九百三十里戶五萬五千五百口二十萬三千一十

梓州今理郪縣秦屬蜀郡二漢屬廣漢巴西二郡地晉宋齊並屬廣漢郡梁末置新州西魏兼置昌城郡隋初郡廢改新州為梓州煬帝初州廢置新城郡大唐為梓州或為梓潼郡郡城左帶涪水右挾中江居水陸之衝要領縣八

郪漢舊縣故城在西南　射洪　通泉漢廣漢縣地　鹽亭　飛烏因山為名　玄武晉五城縣　銅山

永泰漢充國縣

遂寧郡東至南充郡一百七十里南至巴川郡三百八十里西至安岳郡一百六十里北至梓潼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巴川郡三百八十里西南到安岳郡一百四十里西北到梓潼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南充郡一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三十里去東京三千一百六十里戶三萬四千一百八十二口九萬六千八百六十五

遂州今理方義縣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後漢及晉並同宋為遂寧郡齊梁置東遂寧郡後周置遂州及興西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遂寧郡大唐為遂州或為遂寧郡領縣五

方義漢廣漢縣地　長江　蓬溪　青石晉宋曰晉興後魏曰始興

隋改之遂寧

蜀郡東至陽安郡七十里南至仁壽郡二百里西至濛陽郡導江縣界七十里北至德陽郡一百里東南到陽安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唐安郡一百二十里西北到濛陽郡九隴縣界七十里東北到德陽郡一百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七十二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一十里戶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一十二口八十五萬八千三十一

益州今理成都蜀二縣秦置蜀郡兩漢因之王莽末公孫述後漢末劉備西晉末李特東晉末譙縱並都於此公孫述為後漢吳漢平之蜀後主劉禪為魏將鄧艾平之李特為晉將桓溫平之譙縱為朱齡石平之簡文時為苻堅所沒尋

復初晉武帝改為成都國尋亦復舊宋齊並為蜀郡自魏晉宋齊梁皆為益州晉初領郡八東晉領郡二十九宋齊梁並同皆理於此梁置始康郡西魏廢之後周置蜀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置大唐為益州或為蜀郡武擔山在郡西古蜀王妃死使五丁就武都擔土於此壘遂為名領縣十

成都漢舊縣有錦城錦江萬里橋亦曰市橋在縣西南盤古祠　蜀貞元中割成都縣置　郫漢舊縣故城在今縣北郫音皮禹貢江沱在其西　新都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　溫江　新繁有繁江　雙流漢廣都縣　廣都漢舊縣地　犀浦　靈池

德陽郡東至梓潼郡二百二十里南至蜀郡一百里西至濛陽郡七十里北至巴西郡百八十里東南

到陽安郡金水縣界六十里西南到蜀郡一百里西北到濛陽郡九隴縣界六十里東北到巴西郡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里去東京三千一百一十里戶六萬一千三百七十口三十六萬四千二百

漢州今理雒縣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後漢因之而兼置益州領郡國十二理於此晉置新都郡宋齊為廣漢郡隋併入蜀郡大唐因之垂拱二年分雒縣置漢州或為德陽郡益州有三蜀廣漢是其一領縣五

雒漢舊縣西北有白馬羌又有隴故城在今縣南又有嚴君平卜臺

什邡漢什邡縣雍齒所封綿竹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又舊置晉熙郡紫巖山綿水所出德陽魏將鄧艾破蜀將諸葛瞻於此因為京觀金堂

濛陽郡東至德陽郡七十里南至蜀郡一百五里西至通化郡三百七十里北至德陽郡什邡縣六十里東南到蜀郡新繁縣三十里西南到廣安郡青城縣七十里西北到通化郡汶川縣二百七十里東北到德陽郡什邡縣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三十里去東京三千一百六十里戶五萬五千八百一十六口三十一萬八千五百一十八

彭州今理九隴縣　秦二漢屬蜀郡晉以後為蜀遂寧二郡地梁置東益州後周廢州置九隴郡隋初郡廢後置濛州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蜀郡大唐因之垂拱二年分九隴縣置彭州或為濛陽郡領縣四

九隴漢新繁縣有白鹿山　導

江有汶山有玉壘山灌口山西有天彭闕兩石對立如闕秦以李冰為蜀守冰壅江作堋以灌田人大獲其利有蠶崖關灌口鎮堋補恒反濛陽在濛江北唐昌有九隴山其山連岫盤紆凡有九隴禹貢云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沱水在此

唐安郡東至蜀郡一百里南至臨邛郡一百一十里西至青城山八十里吐蕃界不通北至濛陽郡導江縣界四十五里東南到通義郡二百里西南到臨邛郡一百里西北到濛陽郡一百里東北到蜀郡一百里去西京二千四百八十里去東京三千一百七十里戶五萬五千二百九十口三十四萬三千一百

蜀州今理晉原縣秦二漢屬蜀郡晉初因之後置晉原郡宋齊屬晉康郡後周廢之隋屬蜀郡大唐初因之垂拱二

年分晉原縣置蜀州或為唐安郡領縣四

晉原有鶴鳴山

漢張道士隱處

青城蕭齊置齊基郡後周改之有青城山

新津後周置犍為郡

唐安

臨邛郡東至唐安郡一百一十里南至通義郡二百里西至夷界一百三十里以山為界以西無郡縣相接亦無道路北至唐安郡一百一十里東南到通義郡一百六十里西南到盧山郡一百里東北到唐安郡百里西北到夷界一百二十里以山為界險阻更無郡縣去西京二千五百一十五里去東京三千三百七十里戶三萬八千八十五口一十八萬八百七十五

邛州今理臨邛縣秦漢並屬蜀郡南有邛來山後漢及晉皆因之宋齊並屬晉康郡西魏置邛州後周置臨邛郡隋廢為

縣併入臨邛縣大唐復置邛州或為臨邛郡領縣七

臨邛漢舊縣有火井　安仁　大邑　依政　蒲江西魏置蒲原郡　臨溪

火井

盧山郡東至臨邛郡二百里南至郡內嚴道縣界一百五里西至覊縻羅巖州界三百八十里北至臨邛郡安仁縣二百七十里東南到通義郡三百四十里西南到洪源郡二百里西北到吐蕃野城界五百七十里東北到臨邛郡二百里去西京二千七百二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五十里戶九千四百八十口四萬七千八百三十

雅州今理嚴道縣秦漢屬蜀郡晉初屬漢嘉郡永嘉後李雄

之時此地蕪廢西魏置蒙山郡隋初郡廢置雅州煬帝初州廢置臨邛郡大唐為雅州或為盧山郡領縣五

嚴道漢舊縣有蒙山禹貢云蔡蒙旅平謂此也　百丈有邛來山本名邛旅邛水所出又有九折坂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此而迴　盧山有靈山關外即夷獠界　榮經　漢源

通化郡東至巴西郡四百里南至濛陽郡三百七十里西至維川郡二百二十里北至臨翼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德陽郡綿竹當郡汶山二縣界馬鞍山二十里西南到羈縻塗州三百七十里西北到臨翼郡二百里東北到巴西郡龍安石泉二縣界松嶺關一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七百一十四里去東京三千三百六十里東北取臨翼交川兩郡去東京三千五百六十四里南取蜀路去東京三千五百五十里

東北取臨翼交川兩郡去東京三千一百一十里戶二千四百八十五口一萬三千二百

茂州今理汶山縣禹貢岷山導江發跡於此本冉駹國駹莫江反漢武帝開其地屬蜀郡後漢因之晉屬汶川郡宋齊皆因之梁置繩州後周改為汶山郡隋初改汶州曰蜀州尋改為會州煬帝初州廢置汶山郡大唐初為南會州後改為茂州或為通化郡領縣四

汶山有岷山 石泉漢岷山縣 汶川漢廣柔縣故城在西故桃關公私經過唯此路繩橋 通化

臨翼郡東至通化郡石泉縣八十里南至通化郡一百二十里西至歸誠郡一百九十里北至交川郡

一百八十里東南到通化郡二百里西南到歸誠郡一百五十里西北到通化郡利溪山為界八十里東北到交川郡交川縣八十里去西京二千四百二十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七十里戶一千八百三十四口九千一百九十

翼州今理衛山縣二漢屬蜀郡齊梁以上與茂州同後周屬清江郡隋廢之以其地入汶山郡大唐為翼州或為臨翼郡領縣四

衛山

雞川

翼水漢蠶陵縣故城在今縣西有蠶陵山因以為名

昭德

江源郡東至臨翼郡二百七十里南至臨翼郡翼水縣八十里西至缺里北至缺

里東南到歸誠郡界三十里西南到静川歸誠二郡兩界西北到故通軌縣鎮二百里以西即是生羌東北到交川郡三百里去西京三千一百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戶一千九百一十口一萬四百

當州今理通軌縣歷代諸羌地後周置覃州並覃川郡隋廢其地入汶山郡大唐貞觀中置當州或為江源郡領縣三

通軌　和利　谷和

歸誠郡東至臨翼郡一百九十里南至臨翼郡二百五十里西至静川郡六十里北至静川郡八十里東南到栖鷄川界一百里西南到臨翼郡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江源郡缺東北到臨翼

郡一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九百六十四里去東京三千七百六十里戶八百七十八口三千八百六十

悉州今理左封縣大唐顯慶中割當州置悉州或為歸誠郡

領縣二　左封　歸誠

靜川郡東至歸誠郡界六十里南至維川郡界一百三十里西至平戎城一百里北至江源郡界六十里東南到臨翼郡嶺巖鎮一百四十里西南到恭化郡界六十里西北到蓬山郡界三十五里東北到江源郡六十里去西京三千二十里去東京四千二十里戶一千六百一十五口七千六百一十

靜州今理悉唐縣土地與當州同大唐置靜州或為靜川郡

領縣二　悉唐　靜川

蓬山郡 東至靜川郡三十里南至維川郡三百里西至郡內長硐鎮九十里北至恭化郡栢嶺鎮八十里東南到靜川郡界缺西南到缺里西北到缺東北到缺去西京三千五百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一百二十

栢州今理栢縣 **土地與當州同大唐置栢州或為蓬山郡領**

縣二 栢 喬珠

恭化郡 東至蓬山郡界三十五里南至維川郡二百三十里西至缺里北至吐蕃白崖鎮七十里東南到通化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平戎城一百一十里西北到栢嶺鎮四十里東北到靜川郡界缺里去西京三千一百二十里去東京三千九百五十里戶一千三百九十二口四千

一百四十五

恭州今理和集縣北接吐蕃土地與當州同大唐置恭州或為恭化郡領縣三　和集　博恭　烈山

維川郡東至羈縻塗州二百三十里南至江源郡界二百六十里西至歸誠郡二百五十里北至臨翼郡界九十里東南到吐蕃界一百六十里西南到白狗嶺六十二里西北到羅厥橋一百三十里東北到通化郡二百二十里東取蜀郡去西京二千七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六十里戶二千六百口三千九百

維州今理薛城縣古羌夷地昔姜維北討汶山叛羌即其地

也隋置薛城戍大唐武德初於姜維故城置維州或為

維川郡領縣三　薛城　定廣　小封

雲山郡東至維川郡風流嶺四十里南至吐蕃野城八十里西至天寶軍一百三十里北至莫博大嶺七十里東南到缺　里西南到缺里西北到缺　里東北到缺　里去西京二千八百里去東京三千六百里戶三百七十二口一千六百五十二

奉州今理定廉縣蠻夷之地南接吐蕃大唐開置奉州或為

雲山郡領縣一　定廉

越巂郡東至千費生蠻二百三十里南至雲南郡界五百六十里西至磨迷生蠻六百六十里北至缺　里東南到缺　里西南到缺　里西北到缺　里東北到缺　里去西京三千五百七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一十里戶四萬三千五百三十二口一十五萬七千六十

巂州今理越巂縣故邛都國謂之西南夷史記曰滇之君長十數邛都最大漢武開之置越巂郡有巂水越水焉後漢晉宋皆因之齊謂之獠郡謂之越巂獠郡後周置嚴州隋改曰西寧州後又為巂州煬帝改為越巂郡大唐置巂州或為越巂郡領

縣七　越巂漢邛都縣　昆明漢定筰縣　蘇祁漢舊縣　邛部漢闌縣有巂山　會川有瀘水諸葛亮五月渡瀘即此　臺登漢舊縣有繩水　西瀘

雲南郡東至缺里西至缺里南至缺里北至缺里東南到缺里西南到缺里西北到缺里東北到缺里去西京四千九百里去東京缺里戶三千七百口

姚州今理姚城縣　故滇王國漢武開之置益州郡有滇池澤焉後漢分其地置永昌郡蜀置雲南郡劉禪置　晉因之兼

置寧州領郡四理於此宋齊因之領郡十五亦理於此並為建寧郡大唐麟德元年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其人多姚姓武太后神功二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表請廢州隸巂府具在邊防南蠻上篇中或為雲南郡領縣三姚城長明瀘南

洪源郡東去一里即至高山萬重更無郡縣南至越巂郡六百一十里西至郡界廓清鎮百六十里北至盧山郡二百四十里東南到衆蠻部落二百里西南去郡一里高山萬重西北去郡五里高山萬重東北去郡二里高山萬重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五里去東京三千七百五十里戶六千八百五十口一萬七千

黎州今理洪源縣 漢沉黎郡之地宋齊以來並為沉黎郡後周置黎州隋置登州煬帝初廢併其地入臨邛郡大唐復置黎州或為洪源郡領縣三 洪源 飛越 通望

風俗

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周初從武王勝殷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是也 東遷之後楚子強大而役屬之暨於戰國又為秦有資其財力國以豐贍漢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建立學校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焉土肥沃無凶歲山

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公孫述劉備李雄譙縱迭據之皆因中原多事故一方之寄非親賢勿居

通典卷一百七十六

通典卷一百七十七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州郡七

古荆河州今置郡府十八縣一百三十六

河南府洛二十六縣 河南 洛陽 汜水 告成 登封 緱氏 密 温 伊闕 伊陽 壽安 福昌 永寧 澠池 王屋 河陽 新安 鞏 偃師 陸渾 陽翟 濟源 潁陽 河陰 河清 長水

陝陝五縣陝　硤石　平陸　芮城　靈寶

弘農虢六縣弘農　閿鄉　湖城　盧氏　玉城　朱陽

臨汝汝七縣梁　郟城　葉　魯山　龍興　臨汝　襄城

滎陽鄭七縣管城　滎陽　中牟　新鄭　滎澤　陽武　原武

陳留汴六縣開封　浚儀　陳留　雍邱　封邱　尉氏

睢陽宋十縣宋城　襄邑　楚邱　柘城　虞城　寧陵　單父　穀熟　下邑　碭山

譙郡亳八縣譙　臨渙　永城　酇　真源　鹿邑　城父　蒙城

濟陰 曹 六縣 濟陰 乘氏 成武 寃句 考城 南華

潁川 許 六縣 長社 扶溝 鄢陵 長葛 臨潁 許昌

淮陽 陳 六縣 宛丘 溵水 項城 南頓 西華 太康

汝陰 潁 四縣 汝陰 下蔡 潁上 沈丘

汝南 荆河 十一縣 汝陽 上蔡 平輿 郾城 西平 吳房 朗山 真陽 新息 褒信 新蔡

淮安 唐 七縣 比陽 慈丘 方城 湖陽 平氏 桐栢 泌陽

南陽 鄧 七縣 穰 南陽 向城 内鄉 菊潭 新野 臨湍

武當三縣均　武當　鄖鄉　豐利

襄陽七縣襄　襄陽　臨漢　穀城　宜城　義清　樂鄉　南漳

漢東四縣隨　隨　棗陽　唐城　光化

古荆河州

禹貢曰荆河之州西南至荆山今襄陽郡南漳縣界北距河也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出今河南府伊闕縣陸渾山洛出今上洛郡洛南縣冢嶺山瀍出今河南縣穀城山澗出澠池縣山四水皆入河滎波既豬滎本沇水溢出在今滎陽郡滎澤縣也波亦水名言其水並以過聚矣一說謂滎水之波也今沇水不過河道荷澤被孟豬荷澤在今魯郡方與縣孟豬亦澤名

在今睢陽郡虞城縣即孟潴澤也言荷澤水衍溢則使被及孟潴不常入也道音導荷音柯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地即壤下地即墳壚壚謂土之剛黑者墳扶粉反壚音盧浮于洛入于河因洛入河舜為十二牧之一周禮職方河南曰荊河州其山曰華即今華陰郡山也連延東出故屬荊河州藪曰圃田在今滎陽郡中牟縣川曰滎雒滎即滎澤洛即洛川今福昌縣界浸曰波溠出黃山在今漢東郡棗陽縣界東北又云波水出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在今臨汝郡魯山縣西北溠音莊亞反其利麻漆絲枲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也謂之擾者言人所馴養也穀宜五種黍稷稻菽麥荊河州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也又云逸者

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其在天官柳七星張則周之分野漢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其分也今河南府之河南雒陽偃師東至緱氏鞏縣南得伊闕地北至於河房心則宋之分野漢之沛梁濟陰皆其分也今睢陽譙郡濟陰地也觜觿參則魏之分野漢之高陵以東及陳留汝南之名陵㶏强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其分也今弘農郡之北境滎陽之東北境潁川之東境淮陽之北境汝南之北境并陳留郡地也角亢氐則韓之分野漢之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兼得新安宜陽皆其分也今陝郡之河南地河南府之西境南境東境滎陽臨汝潁川之西境漢東淮安南陽武當等郡也兼得秦楚之交

漢之弘農故關以西今弘農郡之南境宜屬秦漢之汝南今汝陰汝南之南境淮陽之南境漢之南郡北境今襄陽郡地並宜屬楚也秦分天下置郡為三川今河南府陝郡之河南地弘農臨汝滎陽陳留等郡地是也碭今睢陽譙郡濟陰等郡地是也潁川今潁川淮陽汝陰汝南等郡地是也南陽郡之東境北境今漢東淮安南陽武當等郡地是也南郡之北境今襄陽郡漢武置十三州此為荊河州領郡國五其今河南府陝郡弘農之地則屬司隸陳留濟陰之地則屬兗州也後漢為司隸理洛陽荊河州理於譙領郡國六譙今譙郡是也魏亦同理汝南安城今汝南吳房縣也晉分置司州領郡十一理洛陽及荊河州領郡國十理梁國項今淮陽郡項城縣也永嘉之亂荊河州沒於劉

石苻姚宋初有其南境置荊河州領郡十理汝南郡即今郡宋文帝永嘉中全盛得之後失後魏以後分裂不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都畿河南府陜郡臨汝滎陽等郡河南道陳留睢陽濟陰譙郡潁川淮陽汝陰汝南等郡兼分入山東南道淮安南陽襄陽漢東武當及河東道弘農

河南府東至滎陽郡二百一十里南至臨汝郡一百八十里西至陜郡三百三十里北至高平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潁川郡三百二十里西南到弘農郡四百六十五里西北到絳郡五百里東北到河內郡一百四十里去西京八百五十里戶一十九萬三千四百八十口百一十五萬七百八十

洛州凡河北諸縣並冀州之域餘則荊河州之域今理河南洛陽二縣蓋周之舊都昔

武王克殷定鼎於郟鄏至成王營成周卜澗水東瀍水西而宅洛邑是為王城郟鄏陌名漢孔安國云王城今河南城周靈王時穀雒鬬毀王宮則左傳齊莊公遣師城郟是也在今城之西按此穀水本澗水自後遂更名矣經今城之苑中入於洛又於瀍水東卜亦吉遷殷頑人居之孔安國云將定下都遷殷人故并卜之也平王因犬戎之亂自酆鎬東遷而居王城則東周之始王也至敬王與王子朝爭立出奔晉定公使魏舒率諸侯之大夫會於狄泉以其地本成周之城而居敬王按在今洛陽之城東三十餘里故城是則周之下都也有狄泉在城中然而成周是王城下都之總號故左氏傳曰

萇弘云西王天棄之東王必大克時子朝居王城故曰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至考王封其弟桓公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至孫惠公乃封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按此時又別稱東周也王赧立赧尼板反東西周分理又徙都西周則王城也初平王時雒邑與宗周宗周鎬京也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長短相復為千里後為諸侯所侵比周之亡七城而已河南洛陽新城平陰偃師鞏緱氏也按七邑之境西自今河南洛陽南自伊闕緱氏東得鞏縣北至於河秦平天下置三川郡漢高帝置河南郡領縣二十二後漢改為河南尹領縣二十兼置司隸領郡

七理於此魏晉郡因之兼置司州領縣十一理於此後魏孝文自代徙都之亦為河南尹至東西魏分有其地北齊為洛州石季龍已為洛州至齊又改名焉齊滅屬後周當東西魏及齊周之時二境交爭攻戰邉鎮俱在於此隋初為洛州煬帝之初移都創制復曰荆河州尋改為河南郡置尹大唐平偽鄭王充置洛州開元元年改為河南府凡周漢魏晉後魏隋至於我唐並為帝都周謂平王以下漢謂後漢晉謂西晉也今號為東京後改號東都按故都城自周氏至隋大業以前常為都邑今都城即隋煬帝大業元年所築領縣二十六河南古郟

鄏地也是為王城又一云郟山名鄏邑名在縣西南也後漢為河南縣有闕塞山俗曰龍門有穀城山瀍水所出金谷梓澤並在東北其古穀城在縣西北北齊常山王演築川以拒周師又築孝水戍在縣西北其天津橋中橋石脚並長壽中中書侍郎李昭德造

洛陽古成周之地亦謂之周南漢為縣魚豢曰漢火德火忌水光武去洛字水而加佳馬有邙山東北有盟津本孟地名都道所輳古今以為津武王會八百諸侯同於此盟故曰盟津後漢明帝陵在西北章帝陵在東南漢平陰縣城在縣北五十里白社里在故城建春門東其金墉城在故城西北角魏明帝築也

汜水古東虢國為鄭滅之鄭為制邑左傳曰制巖邑也有故虎牢城昔周穆王獲虎命畜之故曰虎牢漢謂之成皐縣後漢置成皐關宋毛德祖戍虎牢後魏晝夜攻圍二百日方破其側有廣武城東魏武定中將陸子章又增築虎牢城後魏孝文帝置東中郎將府於此城中

告成漢陽

城縣有箕山頳水測影臺漢輪氏縣故城在西南有鬼谷即鬼谷先生所居在今縣北武太后封中岳故改曰告成

登封 漢崇高縣大唐永嵗中置嵩陽縣武太后改為登封縣有中岳嵩高山其神祠後魏移於岳東南山下有少室山崿嶺故關五渡水

緱氏 古滑國漢舊縣有緱氏山軒轅坂縣西南公路澗上有袁術固四周絕澗甚險俗云光禄澗栢谷塢在縣東北

密 古密國亦古鄶國左傳魯僖公六年圍新密是也漢舊縣地有洧水鄶水鄶古外反

溫 蘇忿生所封春秋王畿內之邑也

伊闕 有陸渾山伊水所出漢新城縣地陸渾山在西南

伊陽 後周置兵於此備齊

壽安 有九曲城所謂九河也高齊置孔城防以備周在今縣東南又有後漢八關城在縣東北函谷關都尉所理

福昌 後漢宜陽縣故韓城在今縣東劉盆子降光武處魏尚書僕射杜君畿幽州刺史杜君恕墓並在今縣北縣城即魏之一金墉城東南北三面峭絕

天險後周重兵於此以備高齊有金門山其竹可為律管

永寧

有三崤山蹇叔哭其子曰崤有二陵焉即其所也在今縣西北又有回溪即馮異敗處在今縣東北俗名回坑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自漢以前春秋時道皆由此縣鄺道元注水經云漢建安間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附側路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修復舊路括地志云按文王所避風雨即東垣山也俗亦號為文王山有夏后臯墓北可十里許其山南臨河陰漢末以来移道更於嶺岑山南其山在夏后墓正南可五里公更開北道即復春秋時路後周之初更復南移隋煬帝大業三年廢武德初又通此道貞觀十四年又廢其道西入縣界又東分為二道東南入福昌縣界北道東入澠池縣界又有熊耳山劉盆子積甲之所又穀水所出後周置黄櫨同軌永昌三城以備齊也櫨音盧

澠池

有古東西俱利二城即秦昭王與趙惠文王會處蓋

云秦趙俱利也又有千秋亭晉潘岳於此喪子有澗水也

王屋 古名公之邑北齊置懷州今縣東二十里齊子嶺周齊分境處後周置王屋郡有王屋山沇水所出

河陽 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謂之陶河瀦魏尚書僕射杜君畿試船沉沒之所其地亦周蘇忿生之邑浮橋即晉當陽侯杜元凱所立後魏莊帝時梁將陳慶之來伐赴洛陽渡河守北中府城即此孝文太和中築之齊神武使潘樂鎮於此又使高永樂守南城以備西魏並今城也其中潬城本東魏所築仍置河陽關今縣西南十三里古遮馬隄即後魏爾朱榮殺朝士千三百餘人於此潬徒旱反

新安 縣東北一里有漢故函谷關其秦關在今靈寶縣漢武帝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人上書乞東關以家財給其調度乃徙於新安後周改故函谷關城為通洛防以備齊郭緣生述征記云新安縣漢之函谷關也今猶謂之新關項羽坑秦卒於新安城南即斯地魏明

帝景初元年河南尹盧延上言成皋函谷二里六十步宜卻函谷關於崤下弘農太守杜恕議以東徙潼關著郡下省函谷關徙蒯關盧氏縣下正始元年弘農太守孟康上言移函谷關再號大崤關又為金關地理志云今按此關正始元年廢也

鞏 春秋時鞏國戰國時有東西周此即東周所居漢為縣也故小平縣城在縣西北有津曰小平縣北又有五社渡一名五渡津

偃師 帝嚳所都亦古亳邑也商有三亳成湯居西亳此即一也至盤庚又自河北徙理於此亳商家從此而改國號曰殷有首陽山有尸鄉周武王伐紂迴師息戎遂名偃師馬漢為縣晉當陽侯杜元凱墓在西北天寶七載四月河南尹韋濟奏於偃師縣東山下開驛路通孝義橋廢北坡義堂路也

陸渾 故蠻國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於此即蠻戎為一名耳有三塗山在縣西即左傳云三塗之險也北齊立北荊州在東北故城是也

陽翟 禹所都也有禹山有鈞臺左傳云夏啓有鈞臺

之饗是也亦春秋鄭之櫟邑有濟源邑周大夫蘇忿生原
荆山亦漢潁川郡地有陽關聚邑故城在今縣西
北漢軹縣地故城在今縣東南高齊拒周使斛律光築
關於此沇水自王屋山項崖下澄停不流至縣西二里
平地潛源重發名濟水東流經温縣入河尚書云濟水
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是也按後漢郡國志云
因王莽末旱此渠枯涸濟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
南而水經是和帝以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陽武封丘
究句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尚書禹貢舊道斯不詳
之甚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序及注解並大紕謬
已具雍州之潁陽漢輪氏縣地後魏改
域西平郡篇曰臨武大唐復改之河陰三皇山亦
上有三城即是劉項相持處也開元二十三年分汜水
滎澤武陟三縣地於輪場東置以便運漕即裴侍中耀
卿立其汴渠在縣南二百五十步坤元録云亦名莨蕩
渠今名通濟渠首受黄河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

礫溪口是也水經云河水又東過滎陽北莨蕩渠出馬酈道元注云大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後漢書云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明帝永平中乃令王景理渠堤坤元錄又云自宋武北征之後復皆湮塞隋煬帝大業元年更令開導名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煬帝巡幸每泛舟而往江都焉其交廣荆益楊越等州運漕商旅往來不絶其汴口堰在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文帝開皇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汴也敎音敖鄗日交反莨音浪

河清 南臨黄河左傳云晉陰即此漢為縣栢崖故城在縣西即東魏將侯景築其倉咸亨中考功郎中王本立置也

長水 漢盧氏縣地後魏置南陜縣隋曰長渾國家改焉土剗在縣西北二十五里蓋古關之塞垣後周以為鎮防剗楚板反

陜郡 東至河南府三百三十里南至河南府長水縣界五十里西至弘農郡湖城縣界八十里北至絳郡

二百二十里東南到河南府永寧縣界九十里西南到弘農郡一百里西北到河東郡二百里東北到絳郡二百二十里去西京五百五十里去東京三百三十里戶三萬六百八十口十六萬八千一百八十

陝州凡河北諸州縣並冀州之域餘則荆河州之域今理陝縣周公名公分陝之所公羊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名公主之春秋虢國之地所謂北虢也虢仲國今平陸縣戰國時屬韓秦屬三川郡漢屬弘農郡後漢因之後魏置陝州及恒農郡後周又置陝州及崤郡置兵於此備齊隋文帝時郡廢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屬河南郡後置弘農宮大唐復為陝州武德元年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長孫操自陝州東引水

入城以代井給百姓賴之武為陝郡領縣五

陝又故虢國城在今縣東今郡西四十五里有曹陽澗曹公改為好陽澗北大陽橋貞觀中丘行恭造

硤石縣西有莘原左傳云神降於莘即此有底柱山大唐貞觀中太宗巡幸命魏徵勒銘見存

平陸漢大陽縣有傳巖穴有閑原即虞芮之人讓畔處吳山即騏驥垂耳駕鹽車之所顛軨阪軨音令

芮城古芮國城在其西芮國本在今馮翊郡馮翊縣界魯桓三年芮伯萬為母姜氏所逐居於魏即此具左傳注亦古魏國為晉所滅

靈寶秦桃林縣漢弘農縣地故秦函谷關在縣西南十二里漢武遷於新安大唐又置桃林縣開元末其地得天寶靈符因改元兼改縣東北有桑田亭左傳號公敗戎於桑田即此也

弘農郡東至河南府四百六十里南至南陽郡七百里西至華陰郡二百三十里北至絳郡三百四十

里東南到臨汝郡五百一十里西南到上洛郡四百里西北到河東郡一百七十里東北到陝郡一百里去西京四百一十里去東京四百六十五里戶萬七千七百四十五口八萬二千九百一十五

虢州今理弘農縣春秋時虢國地北虢今陝郡平陸縣東虢在今滎陽縣西虢在今扶風郡縣也晉滅虢其地屬晉戰國時屬秦魏二國之境後屬三川郡漢武置弘農郡後漢因之魏改為恒農避獻帝諱晉復為弘農郡後魏置西恒農郡後周廢之隋煬帝又置弘農郡恭帝時改為鳳林郡大唐武德元年改為鼎州八年廢鼎州置虢州其後或為弘農郡領縣六

弘農

秦桃林縣地漢弘農縣黃巷陌在縣西北二十里餘潘岳西征賦云愬黃巷以濟潼曹公故壘與韓遂相拒亦在此

湖城故曰胡漢武更為湖縣有荊山出美玉黃帝鑄鼎於荊山其下曰鼎湖即此也

盧氏漢舊縣有熊耳山尚書云導洛自熊耳即此山

玉城

朱陽有湖

閿鄉漢以湖閿鄉為庾園

臨汝郡東至潁川郡一百八十里南至南陽郡四百九十里西至河南府伊闕縣又北至府一百八十里北至河南府登封縣一百一十里東南到淮安郡四百二十里西南到弘農郡七百里西北到河南府伊闕縣界八十里東北到河南府陽翟縣一百七十里去西京九百八十里去東京一百五十里戶六萬四千八百九十口二十七萬六千八百七十九

汝州今理梁縣在周為王畿春秋時戎蠻子之邑亦楚鄭二

國之境七國時屬韓秦屬三川郡漢屬河南潁川二郡地後漢因之魏晉屬河南舞陽二郡地後魏屬汝北郡後周屬南襄城郡隋初置伊州煬帝初改為汝州後廢州以其地分屬襄城潁川二郡大唐為汝州或為臨汝郡漢廣成苑在今縣西領縣七

梁漢舊縣戰國時謂之南梁以別大梁少梁也又有霍陽山即左傳哀公四年楚為一昔之期而襲梁及霍也有蠻中聚即戎蠻子國在今縣西南俗謂之麻城又漢光武封姬常為周承休公故城在今縣東又有陽人聚故城在今縣西秦滅東周徙其君於陽人聚即此地也又孫堅大破董卓軍之所又有漢霍陽縣因山為名俗謂之張侯城亦在今郡之西南亦名王塢城亦名高齊汝北

郡以備周寇也

葉　古應國也漢父城縣地又本楚地楚葉公邑也有方城山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也又有昆陽城在今縣北二十五里即光武破王尋之所有古墓在東俗云王喬墓也

魯山　漢魯陽縣今有魯陽關古遶角城在縣東南有漢犨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後周置三鵶鎮在縣西南一十九里亦名平高城以禦齊高齊則於縣東北一十七里置魯城以禦周

龍興

臨汝

襄城　漢舊縣楚靈王所築又有古不羹城在縣西南羹音郎

郟城　漢郟縣舊曰龍山

滎陽郡　東至陳留郡一百四十四里南至潁川郡二百八十里西至河南府二百七十里北至河內郡獲嘉縣界黃河中流九十六里東南到陳留郡尉氏縣一百三十二里西南到河南府密縣一百七里西北到河內郡一百五十六里東北到靈昌郡二百八十四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五里去東京二百六十里

户七萬四千八百九十口
四十三萬四千三百六十

鄭州今理管城縣 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周初封管叔於此又曰虢鄶之地鄭武公與平王東遷武公滅兩國而遷都焉後鄭為韓所滅韓又徙都之其東境屬魏秦屬三川郡漢屬河南郡後漢因之分置滎陽郡宋亦然後魏為東恒農郡東魏置廣武郡後周置滎州後改為鄭州隋置管州煬帝初復為鄭州尋廢州置滎陽郡大唐因之領縣七

管城 古周初管國故邲城在縣南左傳晉楚戰處僕射陂後魏孝文賜李

沖因為名也泌毗必反

滎陽 故虢國所謂東虢也秦置敖倉又有鴻溝在縣西即楚漢分境之所又有京水索水楚漢戰於京索間是也京故鄭邑在縣東左傳所謂京城太叔者也

中牟 漢舊縣有圃田澤荊河州藪也趙獻侯自耿徙此又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即此也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是為官渡城即曹公袁紹相持之所

新鄭 漢舊縣春秋時鄭國至韓哀侯滅鄭自平陽徙都之有溱洧二水祝融之墟黃帝都於有熊亦在此也本鄶國之地

滎澤 禹貢濟水溢為滎即此今濟水不復入滎也有敖山其地險固故王宮城在今縣西北一十五里即左傳云晉文公勝楚後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今故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是也按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四月晉侯敗楚師於城濮五月盟諸侯於踐土公朝於王所注云踐土鄭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陽武 漢舊縣有博浪沙地名即張良擊秦皇之所

原武 漢舊縣故城在

今縣西漢卷縣故城在縣東

陳留郡東至睢陽郡三百里南至汝南郡五百里西至滎陽郡一百四十里北至靈昌郡二百二十里東南到睢陽郡三百一十八里西南到潁川郡二百三十里西北到靈昌郡胙城縣八十里東北到濟陰郡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四十里去東京四百里戶一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口五十二萬九千三百五十五

汴州今理開封浚儀二縣春秋時鄭地戰國時爲魏都魏惠王自安邑徙居大梁即今浚儀縣也張儀說魏哀王曰魏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秦屬三川郡鄲生說漢王曰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漢置陳留郡後漢因之晉改爲陳留國

東魏置梁州及陳留開封二郡北齊廢開封郡併入陳留郡後周改梁州為汴州隋廢陳留郡煬帝初又廢州分其地入滎陽梁頴川濟陰等四郡大唐復置汴州或為陳留郡今郡西古城戰國時魏惠王所築也秦始皇二十三年攻魏引河水灌城而拔之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黄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宕渠也浪宕與莨蕩同領縣六

開封有蓬池亦曰逢澤故衛國之匡地東門侯嬴所處

浚儀漢開封縣故城在南有蔡水

陳留有莘城國語謂之莘墟陳留本鄭邑後為陳所併故曰陳留漢高帝於此兵敗母時兵死後招魂葬號昭靈后其處曰小黄園漢亦曰小黄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又有漢東昏縣故城亦在東北俗曰緍者誤

雍丘古杞國漢

圉縣故城在東南又有漢外黃縣故城在今縣東春秋時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即此東晉初祖逖鎮於此武德中置杞州也

封丘古封國漢舊縣有黃池乃吳王夫差會諸侯之所

尉氏漢舊縣

睢陽郡東至彭城郡西界二百一十里南至譙郡一百三十里西至陳留郡三百里北至濟陰郡一百六十一里東南到譙郡酇縣一百八十里西南到淮陽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濟陰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魯郡四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四十里去東京七百八十里戶一十二萬一千一百七十口八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

宋州今理宋城縣

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丘也周武王克殷以封微子啟是為宋國戰國時齊楚魏三分其地秦置

碭郡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陽郡領縣十

宋城　宋國都此有孟豬澤有漢梁孝王兎園平臺鴈鶩池漢睢陽縣在此春秋時隕石五見存瀔堤即梁孝王開道也瀔音蓼

襄邑　春秋時襄牛地宋襄公所葬漢為縣也

楚丘　古之戎州已氏之邑蓋昆吾之後別在戎翟中周衰時入居中國已是戎君之姓漢曰已氏縣也

柘城

虞城　孟豬澤即禹貢所謂盟諸也盟音孟又舜後所封之邑有綸城即少康邑漢虞縣也

寧陵　古葛伯國亦魏信陵君邑

單父　古魯邑漢舊縣也又漢西防故城在今縣北

穀熟　漢舊縣即殷之南亳湯所都也

下邑　秦漢舊縣

碭山　漢麻鄉故城在縣之西北

譙郡東至彭城郡五百里南至汝陰郡二百五十里西至淮陽郡二百里北至淮陽郡一百四十里東南到汝陰郡五百九十里西南到淮陽郡二百九十里西北到淮陽郡三百二十里東北到南城郡五百里去西京一千七百四十里去東京八百九十八里戶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口六十五萬五千二百

亳州今理譙縣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即其地也其後改為譙春秋時為陳國之譙邑戰國時屬宋秦屬碭郡漢屬沛郡後漢為沛國兼置荊河州領縣六理於此魏置譙郡晉因之後置南兗州後周改為亳州兼置陳留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譙郡大唐為亳州或為譙郡領縣

八

譙有渦水魏黄初中文帝自譙循渦入淮有古焦城渦音戈

臨渙漢銍縣有嵇山嵇康因而改姓有渙水銍銍陟栗反

永城有碭山漢高帝隱於芒碭山澤間即此地漢芒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有漢太丘縣故城在西北

鄼漢舊縣又有漢建平縣故城在今縣西北一名馬須城鄼音才何反

真源古之苦縣老子生於此

鹿邑漢鄲縣地

城父春秋時陳國之夷邑左傳楚靈王敗於乾谿即此有肥水泡漢水

蒙城漢山桑縣後魏置渦州及渦陽縣東魏置蒙郡後曰山桑又有漢垂惠聚在縣西北

濟陰郡東至魯郡三百二十里南至睢陽郡一百六十里西至陳留郡二百里北至濮陽郡一百七十里東南到睢陽郡一百六十里西南到陳留郡二百四十里西北到靈昌郡二百五里東北到濟陽郡四百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七十里去東京六百五十里户十萬一千二百九十口六十萬六千二百五十

曹州今理濟陰縣 昔唐堯所居州界有堯塚 在周爲曹國之地周武王弟曹叔振鐸所封地昔湯伐桀桀敗走三朡三朡國名湯又伐之俘厥寶玉在此也朡音宗 戰國時屬宋秦屬碭郡漢改爲梁國景帝分梁爲濟陰國宣帝更名定陶後爲濟陰郡後漢因之晉爲濟陽郡後魏置沛郡及西兖州後周改西兖爲曹州隋爲濟陰郡大唐復爲曹州或爲濟陰郡領縣六

濟陰古三朡亭在縣東北有曹南山有氾水即漢高帝即位之地氾音泛取泛愛之義漢濟陰郡城今縣是也亦漢定陶縣地朡與㚇同荷澤在今縣城東北九十里

成武漢舊縣隋置戴州故定陶城東北

冤句有漆園莊周爲吏之所漢濟陽

縣故城在今縣西南後漢光武生於此有古煮棗城句俱巨反

考城有北亳成湯都也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北即北亳也亦曰景亳亦古戴國也又有北郜城左傳云取郜大鼎即此

南華漢離狐縣地天寶初改焉

乘氏古曰乘丘漢句陽故城在今縣北左傳盟句瀆之丘是也

潁川郡東至淮陽郡二百八十里南至汝南郡三百二十里西至東京三百三十里北至滎陽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淮陽郡三百里西南到臨汝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東京三百二十里東北到陳留郡三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二十里去東京三百三十里戶八萬六千四十口五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

許州今理長社縣春秋許國七國時為韓魏二國之境秦為潁川郡漢高帝為韓國尋復故後漢因之獻帝暫都之

魏文帝受禪於此及晉並為頴川郡後魏亦同為頴川郡西魏初得之後入東魏西魏將王思政鎮守東魏軍圍之二百日城陷即今長葛縣界故長社城也改為鄭州後周改曰許州隋復為頴川郡大唐為許州或為頴川郡領縣六

長社漢舊縣其社中樹暴長故曰長社有高陽里郡城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

鄢陵漢舊縣春秋鄭伯克叚於鄢即此也

長葛

臨頴後漢舊縣

許昌漢許縣獻帝都於此魏文改曰許昌在今縣南三十里許昌故城是

扶溝漢新汲縣故城在西故周城在縣西南周廻有水勢甚固故為名

淮陽郡東至譙郡二百里南至汝南郡平輿縣二百五里西至頴川郡二百八十里北至陳留郡雍丘

縣二百二十里東南到汝陰郡二百里西南到汝南郡界二百六十里西北到陳留郡二百三十里東北到睢陽郡三百八十一里去西京一千五百一十四里去東京七百里戶六萬二千七百一十九口二十五萬四千九百五十

陳州（今理宛丘縣）昔庖犧氏所都曰太昊之墟周初封舜後嬀滿於此以備三恪為陳國楚滅為縣楚頃襄王自郢徙於此戰國時為楚魏二國之境秦屬潁川郡漢汝南郡淮陽國之地後漢亦同晉為汝南郡梁國二境地兼置荊河州（領郡國十理於此）後魏置陳郡又置北揚州（理於此）北

齊改北揚州為信州（以百姓守信不附侯景故曰信州）隋置陳州煬帝初州廢置淮陽郡大唐為陳州或為淮陽郡領縣六

宛丘（周時陳都宛丘有古固陵城項羽南走固陵即此也漢淮陽郡故城在今縣西南有百尺堰東門池）

項城（古項子國漢西華縣後曰項城）

南頓（舊置南頓郡地）

西華（漢長平縣）

太康（漢陽夏縣又有扶樂故城在北）

溵水

汝陰郡（東至壽春郡二百五十里南至弋陽郡三百八十五里西至汝南郡四百里北至譙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壽春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汝南郡褒信縣二百二十里西北到淮陽郡三百里東北到彭城蘄縣四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八百里去東京九百九十里戶二萬九千三十七口一十八萬九千四

百
七

潁州（今理汝陰縣）春秋時胡子國也戰國時屬楚秦為潁川郡地兩漢為汝南郡地魏置汝陰郡（司馬宣王使鄧艾屯田於此）後廢晉武帝復置汝陰郡後魏置潁川郡隋復為汝陰郡大唐為潁州或為汝陰郡領縣四

汝陰（漢舊縣有寢丘史記曰蒙恬伐寢徐廣又曰固始寢丘也按固始今弋陽郡縣亦漢寢丘地也又有漢細陽故城在西北）下蔡（古蔡國又吳州來之邑也左傳曰蔡成公自上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梁大同中於硤石山築城拒東魏即今縣城也）潁上（漢置慎縣地故城在今縣西北又有故甘城梁置下蔡郡有關吳魏以來關防津濟之所）沈

丘隋置沈州神龍初分汝陰縣置此縣魏王凌欲興兵討司馬宣王宣王覺自往襲凌懼面縛丘頭因曰武丘即此

汝南郡東至汝陰郡四百里南至義陽郡二百六十里西至淮安郡二百七十里北至潁川郡長社縣三百二十里東南到弋陽郡淮水中流為界二百里西南到淮安郡桐栢縣界一百八十里西北到臨汝郡襄城縣二百八十一里東北到淮陽郡一百八十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四十五里去東京六百七十里

戶七萬六千三百六十口四十四萬六十九

今荆河州今理汝陽縣春秋時沈蔡二國之地戰國時為楚魏二國之境秦屬潁川郡漢高帝置汝南郡後漢因之

魏晉亦曰汝南郡宋初因之兼置荆河州領郡十理於此以為重鎮常珍奇守之元嘉二十六年後魏主太武率兵攻圍汝南太守陳憲守拒四十餘日魏人積屍與城齊不拔而退後魏置荆河州理於此東魏置行臺後周置總管府後改曰舒州尋復曰荆河州其後改洛州為荆河州以此為溱州尋改曰蔡州後置汝南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汝南郡大唐為荆河州或為汝南郡郡城即懸瓠城形若垂瓠故城取名焉領縣十一

汝陽漢北宜春縣故城在今縣西南又漢平輿縣故城在今縣東汝水南北又有漢安城縣故城在東南有二龍鄉月旦里鴻郄陂在縣東

上蔡古蔡國蔡叔之

始封地也漢舊縣平輿古沈子國今沈亭是也漢舊縣郾城漢舊縣又有古名陵城在今縣東即齊桓公盟會所又有堂谿蘇秦曰韓之劒戟出堂谿又有漢定陵故城在縣西北又有漢西平縣城在今縣南古征羌城在東南西平古柏子國也漢舊縣吳房漢舊縣古房子國漢安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朗山有朗陵山漢朗陵縣在今縣西南有道城即道國也春秋云江黃道柏國真陽漢慎陽縣又漢新陽縣故城在西南梁白狗城戍城在此後魏將堯雄曰梁之北面重鎮也新息古息國漢舊縣也又有漢安陽縣故城即春秋時江國也褒信漢鄎縣也新蔡古呂國後蔡侯自下蔡徙都於此故曰新蔡漢鮦陽縣故城在北又有葛陂俗云後漢費長房投竹化成龍處亦後漢舊陵縣也鮦直瀧反

淮安郡東至汝南郡二百七十里南至漢東郡四百里西至南陽郡三百二十里北至臨汝郡四百二

十里東南到義陽郡二百六十里西南到襄陽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臨汝郡魯山縣四百四十里東北到汝南郡吳房縣三百一十九里去西京一千四百八十里去東京六百四十里戶四萬一千七百五十口一十六萬三千四百九十

唐州今理比陽縣 春秋楚地戰國時屬韓秦漢並南陽郡地後漢亦然晉屬南陽國後魏置東荊州西魏改為淮州為重鎮置兵以備東魏隋改為顯州煬帝改為淮安郡大唐為唐州或為淮安郡領縣七

比陽 漢舊縣後魏置殷州及陽城郡方城山自比陽相比連百里號曰方城馬城陂在縣北溉田萬頃

慈丘 後魏置江夏郡

方城 漢堵陽縣西魏

置襄邑郡有方城山一名黃成山

湖陽 古之蓼國前漢湖陽縣後漢棘陽縣故城在今縣北古謝國也在棘水之陽有唐子山又曰西唐山漢高鳳隱處

平氏 漢舊縣

桐柏 因山為名淮水所出梁置華州及上川郡大木山祖逖為荊河郡州刺史藏家焉於此山

泌陽 漢舞陰縣故城在今縣北有泌水在縣南後漢光武初起兵破王莽將甄阜梁丘賜之處泌音秘

南陽郡 東至淮安郡三百二十里南至襄陽郡一百八十里西至上洛郡六百四十八里北至臨汝郡四百九十里東南到淮安郡四百一十里西南到武當郡三百四十里西北到弘農郡七百里東北到淮安郡四百五十里去西京九百二十里去東京六百七十里戶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口一十六萬六百七十

鄧州今理穰縣本夏禹之國春秋時申伯鄧侯二國之地戰國屬韓後沒於秦封魏冉為穰侯尋而屬楚始皇平天下置南陽郡兩漢因之晉為南陽國及順陽義陽二郡之境宋齊並為南陽郡後魏置荆州西魏為重鎮置兵以備齊隋初改為鄧州煬帝初為南陽淯陽二郡地大唐為鄧州或為南陽郡領縣七

穰漢順陽故城在今縣西亦後漢穰縣地後魏馬圈鎮在縣北蕭齊大將陳顯達攻圍四十餘日不下敗歸亦漢涅陽縣地又有六門堰鉗盧陂並漢名信臣所築溉田三萬頃又有漢朝陽縣故城在今縣東南今謂之朝城涅怒結反

南陽古申國漢置宛縣縣南三

十七里有小長安又漢杜衍縣在今縣西又有後漢清陽縣故城在清水之陽

向城 漢西鄂縣故城今縣南有魯陽關及魯陽山及青山漢張衡墓亦在縣南崔瑗作碑見在北重山在縣北即是三鵶之第一又北分嶺山嶺北即三鵶之二鵶也其第三鵶入臨汝郡魯山縣界

內鄉 於中即此地本楚之丹邑有丹水淅水舊置淅郡即漢淅縣楚之白羽也又有漢丹水縣故城在今縣西南檢地志云戰國張儀所言商於地按荊州圖則云今縣東七里於村蓋昔所言商於地也

菊潭 有菊水傍水居人飲此水多壽也

新野 漢舊縣武曰棘陽縣有樊陂在西南有光武臺鄧晨宅

臨湍 漢冠軍縣霍去病所封有湍水

武當郡 東至南陽郡二百四十里南至房陵郡二百六十八里西至康安郡七百里北至南陽郡內鄉縣二百六十里東南到襄陽郡界三百七十里西南到房陵郡三百六十里西北到上洛郡上津縣石丹

山界三百里東北到南陽郡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九百二十里去東京九百一十里戶九千二百口四萬六千二百九十

均州（今理武當縣）戰國時屬韓秦屬南陽郡漢為南陽漢中二郡地後漢因之魏屬南鄉郡晉宋並屬順陽郡後置武當郡齊於此僑立始平郡尋改為齊興郡梁置興州後周改為豐州隋初郡廢改為均州煬帝初州廢改為淅陽郡（今郡城即後漢延岑築據之）大唐為均州或為武當郡領縣三

武當（漢舊縣有古塞城在縣北戰國時楚築以備秦所據之山高峻險峭今名大塞山又有武

當山鄖鄉漢錫縣也古麋國地春秋時楚潘崇伐麋至於錫穴即此也西晉改為鄖鄉鄖音云豐利漢長利縣地

襄陽郡東至漢東郡三百五十里南至江陵郡四百七十里西至房陵郡四百九十里北至南陵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富水郡三百十六里西南到夷陵郡五百七十里西北到武當郡三百七十里東北到淮安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千一百八十里去東京八百五十里戶四萬六千五十六口二十三萬一千四百

襄陽今理襄陽安養二縣禹貢荊河州之南境南漳一縣則荊州之域餘並荊河州之域春秋以來楚地秦南郡之北界二漢屬南郡南陽二

郡地至獻帝時魏武始置襄陽郡亦為重鎮蜀將關羽攻沒于禁等十軍兵勢甚盛徐晃屯守不下曹公謂晃曰全襄陽子之功也後孫權帥兵向西時曹仁鎮之司馬宣王言於魏文王曰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地不可失也晉初因之兼置荊州理於此平吳後理江陵東晉僑置雍州時以雍州既沒流人聚此魏該朱序皆鎮焉宋文帝割荊州置雍州領郡十七理於此襄陽去江陵步道五百勢同脣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自東晉庾翼為荊州刺史將謀北伐遂鎮襄陽田土肥良桑梓遍野常為大鎮北接宛洛跨對楚沔為鄢郢北門部領蠻左齊梁並因之亦為

重鎮後梁蕭詧附庸於西魏而都於此西魏改曰襄州隋復為襄陽郡大唐因之領縣七

襄陽 漢中盧縣也蓋駱越人徙於此在襄水之陽又有漢水及峴山又有馬鞍山昔晉劉弘山簡九日宴處

臨漢 漢樊縣也西魏置河南郡有古樊城及宛水又有鄧城鄧音憂即古鄧子國也蕭齊明帝建武中將曹武鎮守後魏主孝文帝率兵十萬攻圍樊城不下舊名安養天寶中改焉

穀城 春秋時穀國也有陰縣城亦在北又有漢故鄼城在縣東北漢之鄼縣也蕭何所封說文云鄼音贊鄼縣在南陽酇在河反縣在沛郡按班固泗水亭高祖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酇又江統徂淮賦云戾酇城而倚軒實蕭公之故國謂何封沛縣之酇明矣近代戴規辯字與姚察訓纂傍將衆說俱因此論規即斷云何封沛之酇夫人封南陽之鄼臣瓚及文穎等

注皆據茂陵書蕭何所封在南陽按茂陵書在武帝崩日去何不遠指事為親且地理志以酇為侯國鄼則不言又何本傳子祿薨無子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酇侯尋筑陽距酇三十餘里若唯夫人封酇則小子延獨繼其母予謂不然也鮑至南雍州記云城內見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為城隍神遠近而推茂陵書亦可依矣

宜城 楚之鄢都謂之郢有蠻水漢黎丘城在縣北又漢宜城縣在今縣南其地出有美酒舊名率道天寶中改焉

義清 春秋廬戎國泰山都縣故城在今縣之東南

樂鄉 春秋若國之地有若鄉若水中城山在縣西南山有城壘極嶮峻

南漳 漢臨沮縣有荊山禹貢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即此山下和得玉之處有地名柤中吳朱然屯處

漢東郡 東至安陸郡一百五十里南至富水郡四百六十里西至襄陽郡一百五十里北至淮安郡四

百里東南到安陸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富水郡四百六十里西北到淮安郡四百三十里東北到襄陽郡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里去東京一千八十里户二萬二千七百五十口一十萬三千七百十

隨州光化郡在今郡東南三十餘里則荆州之域餘則荆河州之域今理隨縣春秋隨侯之國左傳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其後屬韓秦二漢並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宋齊因之西魏置幷州後改曰隨州隋分其地置漢東舂陵二郡大唐併為隨州或為漢東郡領縣四

隨漢舊縣後漢初平林兵起在縣東北地名也梁置曲陽郡東北有三鍾山

棗陽後漢蔡陽縣光武舊宅在今縣南二里有白水焉又有漢舂陵故城在今縣東

漢元帝時自零陵泠道縣徙於此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後魏置南荆州隋置舂陵郡城有漢衰鄉故城在東北梁下溠戍在縣東南百有餘里後魏宣武正光初南伐破之置鎮梁又破鎮置郡溠側駕反

唐城 後魏曰厥西置義陽郡後曰肆州或曰唐州

光化 自漢至宋為隨縣地蕭齊為安化縣西魏文帝改焉

風俗

荆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纖嗇韓國分野亦有險阻 蘇秦謂韓宣王曰韓北有鞏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鞏成臯則今鞏縣汜水也宜陽商阪即今福昌山及商山也宛穰今南陽界陘山今密縣山 自東漢魏晉宅於洛陽永嘉以後戰爭不息元魏徙居纔過三

紀自西晉永嘉五年劉曜陷洛陽執懷帝至後魏太和十九年經百八十七年遷都至永熙三年又經三十九年分為東西魏矣逮乎二魏爰及齊周河洛汝潁迭為攻守夫土中風雨所交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輸使萬國之享獻不恃隘害務修德刑則卜代之期可延久也

通典卷一百七十七

通典卷一百七十八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八

古冀州上今置郡府二十二縣一百二十七

河内懐五縣河内 脩武 獲嘉 武德 武陟

汲郡衛五縣汲 衛 新鄉 共城 黎陽

鄴郡相十一縣安陽 堯城 洹水 滏陽 内黄 鄴 林慮 臨河 湯陰

成安　臨漳

廣平洺十縣永年　雞澤　曲周　清漳　邯鄲　臨洺　武安　洺水　肥鄉　平恩

鉅鹿邢九縣龍崗　南和　平鄉　鉅鹿　沙河　任　内丘　青山　堯山

信都兾九縣信都　南宫　堂陽　武强　下博　棗强　衡水　阜城　武邑

趙郡趙九縣平棘　元氏　昭慶　欒城　贊皇　高邑　柏鄉　臨城　寧晉

常山鎮九縣真定　鹿泉　井陘　靈壽　稾城　九門　石邑　房山　行唐

博陵定十一縣安喜　北平　鼓城　常陽　新樂　義豐　望都　無極　唐昌

陘邑　深澤

河間瀛六縣　河間　博野　東城　樂壽　高陽　平舒

文安莫六縣　鄚　清苑　任邱　文安　長豐　唐興

饒陽深四縣　饒陽　安平　鹿城　陸澤

上谷易八縣　易　遂城　淶水　容城　滿城　五廻　樓亭　板城

范陽幽十一縣　薊　歸義　范陽　安次　固安　昌平　潞　永清　良鄉　武

清　廣寧

順義順一縣　賓義

歸化州置分順一縣懷柔

歸德燕一縣遼西

媯川媯二縣懷戎　媯川

漁陽薊三縣漁陽　三河　玉田

密雲檀二縣密雲　燕樂

北平平三縣盧龍　石城　馬城

柳城營一縣柳城

古冀州

禹貢曰冀州既載載始也冀州堯都故禹理水自此而始也以唐虞之都不言封略餘州所至即是其境矣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壺口山在今文城郡吉昌縣太岳在今平陽郡霍邑縣即霍山也雷首在今河東郡河東縣此山凡有八名即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猪山獨山等名是也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太原今太原府岳陽即霍山也亦曰太岳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地名今河內郡也底致也績功也衡漳謂漳水橫流而入河在今廣平郡西北肥鄉縣界也厥土惟白壤柔土曰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二水名也恒水出恒山在今博陵郡恒陽縣界衛水在今常山郡靈壽縣西山所出大陸澤鄭玄云在鉅鹿北言水從故道可以耕作今趙郡象城縣界島夷皮服海曲曰島居島夷而衣其皮夾右碣石

入于河碣石海邊山名在今北平郡盧龍縣地言禹夾行此山之右入河逆上也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並置牧周禮職方曰河內曰冀州山曰霍藪曰楊紆爾雅云秦有楊紆而此以為冀州藪未詳其義及所在也川曰漳浸曰汾潞漳水出今上黨郡長子縣界汾水出今樓煩郡靜樂縣山潞水出今密雲郡密雲縣也其利松栢人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其在天官昴畢則趙之分野漢之趙國信都真定常山中山涿郡之高陽鄚州鄉廣平鉅鹿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

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皆其分也今鄴郡廣平鉅鹿信都趙郡常山博陵河閒文安饒陽高平上黨樂平陽城太原定襄雲中單于鴈門之西南境樓煩之南境西河之東境皆是也

尾箕

則燕之分野

漢之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谷代郡鴈門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其分也今上谷范陽順義歸化歸德嬀川漁陽密雲北平柳城馬邑安邊鴈門之東北境樓煩之北境皆是也

兼得秦魏衛之交

漢之西河今昌化之北境西河之西境宜屬秦漢之高陵以東盡河內今河東平陽文城太寧昌化之南境絳郡陝郡之河北地河內之西境並宜屬魏漢之河南野王朝歌今河內之東境汲郡皆宜屬衛矣

秦平天下置郡為鉅鹿

今常山信都趙郡之東北境博陵郡之西境鉅鹿之北境饒陽之南境兼兗州之域景城之南境皆是也

邯鄲

今廣平鄴郡鉅鹿之南境趙郡之西南境皆是也上谷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嬀川歸化順義歸德饒陽之北境趙博陵之東境及兖州之域景城之北境皆是也漁陽今漁陽密雲郡地皆是也右北平今北平郡遼西今柳城及北平郡之東境皆是也河東今河東絳郡陝郡之北境平陽太寧文城等郡皆是也上黨今上黨高平樂平陽城等郡皆是也太原今太原西河昌化定襄及鴈門之南境樓煩等郡地皆是也代郡今安邊及馬邑之北境皆是也鴈門今馬邑之南境鴈門之北境皆是也雲中今雲中單于府是也及三川郡之北境今河內郡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領郡國九幽州領郡國十并州領郡九古冀州西境則屬司隸今河東絳郡平陽河內汲郡後漢並因前代為冀州理於鄗鄗今趙郡高邑縣袁紹曹公

理鄴鄴今郡縣鄗呼各反幽州理薊今范陽郡縣幷州理晉陽今太原府魏並因之晉置冀州領郡國十三理房子今趙郡縣幽州領郡國七理涿今范陽郡是也幷州領郡國六惠帝之後其地淪沒於劉元海石勒慕容儁又為苻堅所陷堅敗慕容垂據之後屬後魏自此分割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北道范陽汲郡鄴郡廣平饒陽河間常山博陵信都趙郡鉅鹿文安上谷北平密雲嬀川漁陽柳城歸德順義歸化等郡河東道河東絳郡北平平陽太原上黨西河高平太寧昌化文城陽城定襄樂平鴈門樓煩安邊雲中馬邑等郡兼分入都畿河內郡關內道單于

河内郡東至汲郡二百六十里南至河南府濟陰縣七十三里北至高平郡一百四十里東南到滎陽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河南府一百四十里西北到河南府界一百七十里東北到汲縣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九百九十里去東京一百四十里戸五萬四千一百口三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

懐州今理河内縣禹貢覃懐之地禹貢曰覃懐底績太行山在焉周為畿内及衛邘雍三國邘音于春秋時又屬晉左傳襄王賜文公陽樊隰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注云晉山之南河之北故曰南陽也又云武王克商蘇忿生以温為司寇其田

有隤懷是也隤徒回反戰國時為魏衛二國之境秦始皇滅衛其君角徙居野王阻共山保之胡亥廢角為庶人以其地屬三川郡項羽立司馬卬為殷王王河内漢高帝初為殷國尋更名河内郡後漢因之晉為河内汲二郡地後魏置懷州兼置河内郡隋初郡廢而懷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河内郡大唐因之亦為東畿内之郡領縣五

河内漢野王縣有沁水自河南府濟源界流入 脩武本殷寗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寗故曰脩武有古南陽城漢山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北有濁漉城漢獻帝為山陽公居於此矣 獲

嘉漢武幸緱氏至汲縣之新中鄉得南越相呂嘉首因立獲嘉縣後周置脩武郡隋置殷州是也武德周司寇蘇忿生之邑東魏置武德郡漢射犬故城在今城北又有漢平皋縣故城在今縣西武陟漢懐縣地故城在今縣西

汲郡東至靈昌郡一百一十里南至靈昌郡酸棗縣七十五里西至河內郡二百六里北至鄴郡一百九十里東南到靈昌郡一百三十里西南到河內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高平郡陵山縣四十里東北到鄴郡臨河縣一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九十里去東京三百九十里戶四萬六千九百八十口二十萬七千九百八十九

衛州今理汲縣殷之舊都周既滅殷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

君居河淇之間故商墟也其後衛為翟人所滅齊桓更封衛於河南楚丘而河內殷墟復屬於晉戰國時屬衛秦并天下為東郡三川二郡之地二漢為河內魏二郡地魏置朝歌郡晉改置汲郡後魏亦為汲郡東魏置義州後周為衛州又分置脩武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為汲河內二郡地大唐為汲郡領縣五

汲漢舊縣牧野之地即紂都近郊三十里即此也衛漢朝歌縣古殷朝歌城在今縣西紂都有鹿臺謂之殷墟上宮臺詩曰要我乎上宮即此也今縣西北有黑山蘇門山孫登隱處淇水出共山東至今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漢建安中

曹公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為枋頭晉大將軍桓溫為慕容暐將慕容垂所敗於枋頭即此也枋音方淇音其

新鄉 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

共城 古共伯國故城在縣東漢共縣

黎陽 漢舊縣魏置黎州及黎陽有白馬津即鄴生所云杜白馬之津是也後魏改為黎陽津又有枉人山古凡伯國在北有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揖云成皋山是大伾山謬也

鄴郡 東至魏郡二百十里南至汲郡一百九十里西至上黨郡三百里北至廣平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汲郡黎陽縣一百六十里西南到高平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上黨郡黎城縣三百里東北到廣平郡肥鄉縣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二十五里去東京五百六十里戶十萬九千四百五十口五十九萬

相州（今理安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後屬趙秦兼天下為邯鄲郡地漢為魏郡後漢因之魏武王建都於此（魏氏都在鄴縣）晉亦為魏郡後趙石季龍前燕慕容儁並都之（皆都於鄴冉閔為慕容儁所滅慕容暐為苻堅所滅）後魏道武置相州取河亶甲居相之義東魏靜帝初遷都於此改置魏尹及置司州牧北齊又都焉改為清都郡置尹（後周武帝平高緯也）後周置相州及魏郡（自故鄴移治安陽城）隋初

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魏郡自北齊之滅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移實郡郭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為訴訟也大唐為相州或為鄴郡領縣十一

安陽漢魏郡城在今縣東北有韓陵山即高歡破爾朱兆之所又有丹藍嵯山

堯城有丹朱陵又有羑陽聚故城在今縣東左傳云晉荀盈卒於戲陽注云內黃縣戲陽城戲與羑同許宜反

洹水有洹水音恒

滏陽有漳河滏水隋置慈州滏音父

內黃漢舊縣有繁河漢繁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北

鄴後漢末冀州刺史嘗理於此有魏武帝文帝甄后等三陵臺東魏北齊皆都於此後周置相州後徙相州於安陽山漳水在縣西晉史曰石勒諸將佐議欲都於鄴將攻三臺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於是進據襄國

林慮漢為隆慮後漢避殤帝諱改為臨慮

臨河有王莽河古淇河河及顓頊陵在焉

湯陰古羑里城紂拘周文王之所漢蕩陰縣蕩音湯成安漢斥丘縣故城在東南地斥鹵故名焉

臨漳

廣平郡東至清河郡臨清縣一百二十里南至鄴郡一百八十里西至上黨郡涉縣界二百五十里北至鉅鹿郡南和縣五十里東南到魏郡魏縣界九十里西南到鄴郡滏陽縣界七十里西北到鉅鹿郡沙河縣界六十里東北到清河郡宋城縣一百一十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八十里去東京七百六十里戶八萬九千二百九十口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

洺州今理永年縣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衡漳在今郡南肥鄉縣界春秋時赤狄之地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即此其後屬晉七國時趙所

都秦幷天下屬邯鄲郡漢初置廣平國武帝改為平干國宣帝復為廣平國後漢光武省廣平入鉅鹿郡後為魏郡之西部魏改為廣平郡晉因之後魏為廣平郡後周置洺州隋煬帝初置武安郡大唐初劉黑闥都之尅平置洺州或為廣平郡領縣十

永年漢曲梁縣也又漢廣平縣故城在今縣北隋以煬帝諱改曰永年

鷄澤有沙河

曲周漢舊縣故城在今縣西南紂鉅橋倉亦在於此

清漳南近漳水

邯鄲戰國時趙國所都自敬侯始都之有叢臺洪波臺亦漢舊縣邯山名鄲盡也漢趙王如意溫明殿在此焉

臨洺漢易陽縣北齊置襄郡

武安漢舊縣有武安城趙奢與秦軍

戰鼓譟武安屋瓦皆震即此也洺水有衡漳瀆或云禹貢曰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即此也肥鄉漢列人縣故城在今縣東北有漳水平恩漢舊縣

鉅鹿郡東至清河郡二百三十里南至廣平郡臨洺縣六十五里西至樂平郡縣二百四十里北至趙郡一百七十里東南到廣平郡曲周縣一百十里西南到廣平郡武安縣一百二十里西北到太原郡樂平縣五十里東北到信都郡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六百七十里去東京八百五十里戶六萬七千六百六十口四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

邢州今理龍崗縣古祖乙遷於邢即此地亦邢國也春秋時衛侯滅邢魯僖公時晉伐衛取邢其地遂屬晉七國時

屬趙秦為鉅鹿邯鄲二郡地項羽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居信都更名信都曰襄國即其地也漢屬鉅鹿常山二郡及趙廣平二國地後漢因之晉為鉅鹿趙二國石勒都於此張賓進說曰襄國因山憑險形勝之國可都之後魏為鉅鹿郡隋置邢州煬帝初置襄國郡大唐為邢州或為鉅鹿郡領縣九

龍岡秦為信都縣項羽改為襄國漢至隋始改為龍崗夷儀嶺在縣北百五十里左傳云邢遷於夷儀即此　南和漢舊縣後周置南和郡　平鄉亦漢舊縣地或云秦置鉅鹿郡於此即古大鹿之野有沙丘之臺紂所築即始皇死處　鉅鹿漢南欒縣地漢鉅鹿今平鄉縣也　沙河漢襄國縣

地隋置

任縣漢張縣地　內丘漢曰中丘隋以國諱改之　青山隋置　堯山

信都郡東至平原郡二百十里南至清河郡一百三十里西至趙郡一百六十里北至河間郡二百三十里東南到博平郡三百里西南到鉅鹿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饒陽郡百三十里東北到景城郡三百五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一百里戶十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口八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

今之冀州理信都縣　古冀兗二州之域禹導河自大伾山北過洚水至于大陸按地理志洚水南自清河郡經城縣界入當郡南宮縣界又東北入信都縣界水經云洚故瀆又東北經辟陽亭北又經信都城東散入澤渚按辟陽亭在今郡理東南三十五里今縣乃漢信都國城則郡理東入兗州之域

郡理西入冀州之域焉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為鉅鹿郡地漢高帝置為信都郡景帝改為廣川國宣帝復為信都國後漢明帝更名樂成國安帝更名安平國漢末無置冀州領郡國九理於此晉亦然後魏為長樂郡無置冀州北齊後周皆因之隋初郡廢而冀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信都郡大唐為冀州龍朔二年改為魏州咸亨三年復舊或為信都郡郡今理即漢信都國城領縣九

信都漢舊縣禹導河北過洚水即此亦曰枯洚渠西南自南宫縣界入漢昌城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有漢扶柳縣故城在今縣西

南

宮漢舊縣漢呂后封張敖子偃為南宮侯即此滏水故瀆南自清河郡經城縣界入堂陽縣漢舊縣在堂水之陽武強漢武隧縣下博漢舊縣棗強漢舊縣又有漢廣川縣故城在今縣東北衡水有衡漳故瀆阜城漢舊縣武邑漢舊縣滏水西南自衡水縣界而東北經縣城西北

趙郡東至信都郡一百六十里南至鉅鹿郡一百七十九里西至太原府五百五十九里北至常山郡一百里東南到信都隅河相去一百六十五里西北到常山郡一百七十里西南到鉅鹿郡一百九十五里東北到博陵郡三百十七里去西京一千八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十里戸六萬一千一百六十三口三十七萬四千七百十二

趙州今理平棘縣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為邯鄲鉅鹿

二郡地後漢屬常山國鉅鹿郡地無置冀州領郡國九理鄗今高邑縣是晉為趙國亦置冀州領郡國十三理房子今縣後魏為趙郡明帝兼置殷州北齊改殷州為趙州郡仍舊隋改置欒州煬帝改為趙州尋復為趙郡大唐為趙州或為趙郡領縣九

平棘漢南平棘縣故城在今縣南又有漢宋子縣故城在今縣北有槐水　元氏漢舊縣漢常山郡故城在今縣西後漢光武征彭寵陰后生明帝於此　昭慶漢廣阿縣後魏置殷州及高齊鉅鹿郡後改為南趙郡隋為大陸縣有大陸澤舊是象城天寶中改焉　欒城漢之關縣地　贊皇有贊皇山　高邑漢之鄗縣光武即位更名高邑鄗音呼各反　柏鄉漢鄗縣地漢光武即位壇在此

漢南緜縣故城在今縣東北 臨城 漢舊縣也有泜水舊是房子天寶中改焉 寧晉 漢慶陶縣

常山郡 東至博陵郡一百二十四里南至趙郡一百里西至太原府五百一十六里北至安邊郡四百九十里東南到博陵郡鼓城縣一百九十里西北到鴈門郡五百四十里西南到太原府樂平縣三百二十里東北到博陵郡一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一百三十里戶五萬三千五百十口三十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七

鎮州 今理真定縣 春秋時鮮虞國之地 左傳曰晉荀吳以上軍伐鮮虞注云中山新市縣也 戰國時屬趙 趙之東恒邑也 秦屬鉅鹿郡漢高帝置恒山郡後避文帝諱改曰常山郡亦屬真定國後漢屬常山

國晉復為常山郡後魏因之後周置恒州領常山郡隋初廢煬帝初州廢復置常山郡大唐乾元年復為恒州或為常山郡天寶十五載改為平山郡元和十五年改為鎮州領縣九

真定漢中山國之東垣邑亦漢舊縣漢新市縣故城在東北也

鹿泉井陘口在此今謂之土門漢韓信破趙軍殺陳餘於此

井陘漢舊縣古井陘武德初置井州今縣城實中甚固

靈壽本中山國之都也漢舊縣故城在今西北衡水在今西山東北入滹沱河滹音乎沱音陁

槀城後周置鉅鹿郡隋置廉州漢槀縣故城在今縣西壘故肥子國漢以為縣亦在今縣西南

九門漢舊縣

石邑漢舊縣井陘山甚險固故李左車說陳餘曰井陘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請守之

不從故城在今縣西北俗謂之人文城有畢山畢音蔽今名抱犢山西面危絶山頂有二泉後魏葛榮亂百姓抱犢上山因名焉 房山 漢蒲吾縣後漢房山縣在西北俗名曰王母山上有西王母祠 行唐 漢舊縣游水所出

博陵郡 東至河間府二百八里南至趙郡三百一十七里西至常山郡一百二十四里北至安邊郡四百九十里東南到饒陽郡一百七十里西南到常山郡一百二十里西北到常山郡行唐縣七十里東北到文安郡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里去東京一千二百里戶七萬六千六百口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六

定州 今理安喜縣 帝堯始封唐國之地戰國初為中山國後

為魏所并後又屬趙秦為上谷鉅鹿二郡之地漢高帝置中山郡（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景帝改為中山國後漢因之晉亦不改後燕慕容垂移都於此（都中山置中山郡至慕容寶為後魏所陷）北岳常山在焉後魏為中山郡兼置安州道武帝改為定州後周置總管府領鮮虞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博陵郡後改為高陽郡大唐為定州或為博陵郡領縣十一

安喜（古中山鮮虞地漢盧奴縣有盧水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名焉）

北平（秦曲逆縣漢為蒲陰縣蒲水所出在今縣西北）

鼓城（春秋鼓子國也漢臨平縣故城在東南又有漢下曲陽縣在西）

常

陽漢上曲陽縣也常山在縣北一百四十里常水所出新樂春秋時鮮虞國漢新市縣地蓋堯帝始封之唐國也義豐漢安國縣又有漢解瀆亭在今縣東北望都漢舊縣堯始封於此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有中人亭左人亭即今縣地也倒馬故關在縣西北極險要也無極漢舊縣唐昌漢苦陘縣又有中山故城在縣東北有漢石臼河又西北有故關邑城即漢關縣深澤漢南深澤縣陘邑

河間郡東至景城郡二百里南至信都郡二百三十里西至博陵郡二百八里北至文安郡一百八里東南到景城郡弓高縣一百四十七里西南到饒陽郡一百五十里西北到上谷郡二百十里東北到景城郡魯城縣二百五十七里去西京二千二百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四十里戶九萬五千二百四十口

六十四萬二千五百二十二

瀛州今理河間縣春秋時屬晉七國時屬趙秦上谷郡之地漢屬涿郡後為河間國後漢及晉因之後魏為河間郡孝文帝分置瀛州隋初州廢煬帝初州廢河間郡置瀛州復置河間郡大唐因之領縣六

河間漢州鄉縣後漢改武垣縣漢武帝得鈎弋夫人於此博野漢博陵郡後徙安平又有漢蠡吾縣故城在今縣西蠡音禮束城漢舊縣後魏置東州樂壽漢曰樂城縣故城在今縣西北漢又曰中水縣居兩河之間故曰中水高陽漢舊縣後置高陽郡有易水平舒晉置章武郡

文安郡（東至　里南至河間郡一百八里西至上谷郡露山一百七十里北至范陽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景城郡二百六十里西南到博陵郡二百五十里西北到上谷郡一百八十五里東北到北平郡八百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一十里去東京一千四百四十四里戶五萬五百十口三十二萬六千四百五十）

莫州（今理鄚縣）其地歷代所屬與瀛州同大唐景雲二年分瀛州置鄚州開元十年改鄚為莫其後或為文安郡領縣六

鄚（漢舊縣）清苑（漢樂鄉縣漢高帝過趙封樂毅之後樂巨叔於此）任丘（有狐狸淀淀堂練反）文安（漢舊縣故城在東北）長豐　唐興

饒陽郡東至景城郡三百十五里南至魏郡五百里西至常山郡百八十里北至上谷郡三百里東南到信都郡一百三十里西南到趙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博陵郡一百七十里東北到河間郡一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五十里戸四萬八千八百五十八口三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

一

深州今理饒陽縣 戰國時屬趙秦為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為涿郡地後漢屬安平國桓帝以後為博陵郡晉為博陵國後魏為博陵郡北齊亦同隋初郡廢置深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分入博陵河間二郡大唐復置深州或為

饒陽郡領縣四　饒陽漢舊縣有燕蔞亭在此又有古博陵城饒陽城滹沱河舊在縣南即光武所渡魏武王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所以在今縣北蔞力俱反安平漢舊縣鹿城漢貫縣城在西南又有漢鄡城在東衡漳水今名衡水亦名苦水西南自趙郡寧晉縣界流入貫音時夜反鄡音苦堯反陸澤禹貢大陸澤在此

上谷郡東至范陽郡二百一十四里南至文安郡一百八十里西至安邊郡飛狐縣一百四十里北至媯川郡懷戎縣南界廢固城鎮東南到文安郡一百八十里西南到博陵郡北平縣一百四十里西北到安邊郡二百二十里東北到范陽郡良鄉縣界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九十七里去東京一千四百六十二里戶四萬四千九百十二口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七

易州今理易縣春秋至戰國屬燕秦置上谷郡晉書曰在谷之上頭故曰上谷漢屬涿郡後漢因之晉為范陽國後魏亦為上谷郡隋初置昌黎郡後無置易州煬帝初州廢置上谷郡大唐因之領縣八

易漢故安縣故城在今縣南有淶易二水有燕臺昭王求仙處又有漢范陽縣故城在縣東南　遂城古遂武也秦築長城之所起　淶水漢之遒縣遒即由反　容城漢舊縣　滿城　五迴　樓亭　坂城

范陽郡東至漁陽郡二百十里南至文安郡二百八十里西至上谷郡一百十四里北至嬀川郡二百十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歸化郡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三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八十里戶七萬九百六口三十九萬五百八十五

幽州(今理薊縣)古之幽州蓋舜分冀州為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為號(幽州因幽都山以為名也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列北荒矣)昔顓頊都於帝丘其地北至幽陵即此殷復省幽州入冀州周禮職方曰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山在遼東今於柳城郡東置祠遥禮)藪曰貕養(貕養澤在今東萊郡昌陽縣界)川曰河泲(河在滄州無棣縣界舊泲合在今北海郡博昌縣界今無泲即濟水)浸曰菑時(菑在今淄川郡淄川)

縣界時在今北海郡臨淄縣界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馬牛羊豕）穀宜三種（黍稷稻）初武王定殷封召公奭於燕及秦滅燕以其地為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帝分上谷郡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此為幽州（領郡國十）其後開東邊置玄菟樂浪等郡亦皆屬焉（玄菟樂浪等郡並今遼水之東宜在禹貢青州之地）後改燕國曰廣陽郡後漢置幽州並因前代（理於薊縣）晉亦置幽州（領郡國七理於涿今范陽郡）晉亂陷於石勒慕容儁苻堅後入於魏其後分割不可詳也今之幽州（謂范陽郡）古

涿鹿也應劭曰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是也即燕國之都焉謂之渤碣之間亦一都會也薊縣燕之所都渤即渤海碣碣石也秦為上谷郡之地漢高帝分置燕國後又分燕置涿郡及廣陽國有獨鹿鳴澤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於此後漢為涿廣陽二郡地魏更名范陽郡晉為燕范陽二國兼置幽州領郡國七理於此慕容儁嘗都之後魏置幽州北齊置東北道行臺後周置燕范陽二郡隋初並廢煬帝初併置涿郡大唐為幽州或為范陽郡領縣十一

薊燕國都碣石宮漢為薊縣舊置燕都有桑乾水慕容儁都於此　歸義

漢易縣也公孫瓚於此築城名曰易京後漢史曰瓚修營壘樓觀臨易河通遼海以鐵為門乃曰兵法云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足以待天下之變為袁紹所破後石季龍征慕容儁迴惡其固而毀之在今縣南十八里又有巨馬水

范陽　漢涿縣在范水之陽漢涿郡故城亦在此又有漢廣陽國城亦在西南有督亢陂溉田膏腴荆軻獻圖於秦即此

安次　漢舊縣

固安　漢方城縣也

昌平　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古居庸關在縣西北齊改為納疑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是其一也舊置東燕州

潞　漢舊縣有潞河漢平谷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有漢安樂縣故城在西北

永清　舊會昌縣天寶中改焉

良鄉　漢舊縣

武清

廣寧

順義郡　置在范陽郡內去西京及四至八到並與范陽郡同戶五千七百一十八口一萬八千百五十

順州理賓義縣在范陽郡城大唐天寶初置尋又改爲順義

歸化二郡領縣一　賓義

歸化郡東至漁陽郡二百十五里南至范陽郡八十里西至嬀川郡二百里北至密雲郡七十里東南到漁陽郡二百十里西南到范陽郡八十里西北到里東北到密雲郡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五十里戶八百七十七口三千三百六十九

順州之北境理懷柔縣天寶初置歸化郡與順義郡同領縣一　懷柔

歸德郡東至密雲郡八十里南至范陽郡九十里西至范陽郡昌平縣五十里北至山五里東南到後

魏靡易京城四十里西南到芹城五里西北到乾河山五里東北到宋城鎮二十五里去西京二千一百六十三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七十六里戸二千二百四十六口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一

燕州秦上谷郡地歷代土地與范陽郡同隋文帝時粟末靺鞨有厥稽部渠長率數千人舉部落内附處之柳城燕郡之北煬帝為置遼西郡以取秦漢遼西之名也統遼西懷遠壚河三縣大唐為燕州或為歸德郡領縣一

遼西

嬀川郡東至密雲郡二百十里南至范陽郡二百里西至安邊郡二百二十九里北至張説新築長城

九十里東南到范陽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安邊郡北四百四十里西北到新長城為界三百八十里東北到長城界七十八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九百里戶二千三百九十口一萬五百四十

媯州今理懷戎縣春秋戰國並屬燕秦為上谷郡地二漢因之晉屬廣甯郡後魏孝明帝廢北齊置北燕郡隋屬涿郡大唐武德七年討平高開道後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改為媯州其後或為媯川郡領縣二

懷戎漢潘縣地漢上谷郡城在此有涿鹿山及蚩尤城阪泉地及涿水㶟頡山涿泉鳴鷄山本名磨笄山趙襄子滅代其姊磨笄自殺因為名代人憐之立祠有羣鷄鳴於祠上故名鳴鷄山史記云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遼陽即此漢武破匈奴

取河南地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與胡韋昭云在上谷晉太康地志又云在五原塞之北疑太康志誤

嬀川

漁陽郡東至北平郡三百里南至三會海口一百八十里西至范陽郡二百十里北至慶長城塞二百三十五里東南到北平郡石城縣一百八十五里西南到范陽郡安次縣界一百二十五里西北到密雲郡二百一十七里東北到北平郡石城縣界磨盧龍戍二百里去西京二千八百二十里去東京二千二十里戶四千二百二十九口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七

薊州今理漁陽縣戰國時屬燕秦置漁陽郡二漢因之隋文帝徙玄州於此并立總管府煬帝初廢置漁陽郡大唐

屬幽州開元十八年析幽州置薊州或為漁陽郡領縣三

漁陽漢舊縣有鮑丘水又名潞水古北戎無終子國也一名山戎凡三名七國時屬燕燕後漢為右北平郡 三河 玉田

密雲郡東至漁陽郡二百十七里南至范陽郡潞縣界五十五里西至范陽郡昌平縣界一百三十里北至長城四十五里東南到范陽郡三河縣七十五里西南到范陽郡昌平縣七十里西北到長濃水鎮四十五里東北到長城障塞一百十里去西京二千六百八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四十五里戶六千一百三十八口三萬一千六百三十七

檀州今理密雲縣春秋及戰國並為燕地秦漢並屬漁陽郡

後魏置密雲郡兼置安州後周改安州為玄州隋徙玄州於漁陽今漁陽郡尋復於今郡置檀州煬帝初置安樂郡大唐為檀州或為密雲郡領縣二

密雲有潞水自塞外流入燕樂後魏置廣陽郡有長城

北平郡東至柳城郡七百里南至海一百里西至漁陽百八十里西南到馬城縣一百八十里西北到石城縣一百四十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去西京四千郡三百里北至塞百八十里東南到臨榆關一三百二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二十里戶三千三十一口一萬三千七百七十

平州今理盧龍縣殷時孤竹國春秋山戎肥子二國地也今盧

龍縣有古孤竹城伯夷叔齊之國也戰國時屬燕秦為右北平及遼西二郡之境二漢因之晉屬遼西郡後魏亦曰遼西郡隋初置平州煬帝初州廢復置北平郡大唐因之領縣三

盧龍漢肥如縣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晉太康地志同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此碣石也漢遼西郡故城在今郡東又有漢令支縣城臨閭關今名臨榆關在縣城東一百八十里盧龍塞在城西北二百里

石城漢舊縣

馬城

柳城郡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二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契丹衙

帳四百里去西京三千里去東京四千一百一十里戶八百七十四口三千

營州今理柳城縣殷時為孤竹國地漢徒河縣之青山在郡城東百九十里棘城即顓頊之墟在郡城東南百七十里春秋時地屬山戎戰國時屬燕秦并天下屬遼西郡二漢及晉皆因之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乃營制宮廟改柳城為龍城遂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宮皝時有黑龍白龍各一鬬於龍山皝率屬僚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戲解角而去皝大悅號和龍宮後燕慕容寶北燕馮跋相繼都之至慕容雲為馮跋所滅至馮弘為後魏所滅也後魏置營州後周武

帝平齊其地猶為高寶寧所據隋文帝時討平寶寧復以其地為營州煬帝初州廢置遼西郡大唐復為營州或為柳城郡領縣一

柳城有龍山鮮卑山在縣東南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亦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里未詳孰是青山石門山白狼山白狼水又有漢扶黎縣故城在東南其龍山即慕容皝祭龍所也有饒樂水漢故徒河縣城和龍城室韋靺鞨諸部並在東北遠者六千里近者二千餘里西北與奚接北與契丹相接

通典卷一百七十八

通典卷一百七十九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州郡九

古冀州下今置郡府十九縣一百三

河東蒲八縣河東 桑泉 猗氏 安邑 解 虞鄉 寶鼎 永樂

絳郡絳十一縣正平 曲沃 翼城 絳 聞喜 垣 夏 龍門 稷山 萬泉 太平

平陽晉九縣臨汾 襄陵 霍邑 冀氏 汾西 洪洞 神山 趙城 岳陽

高平澤六縣晉城 陵川 沁水 端氏 高平 陽城

上黨潞十縣上黨 長子 潞城 壺關 銅鞮 武鄉 屯留 黎城 涉 襄垣

樂平儀四縣遼山 榆社 和順 平城

陽城沁三縣沁源 和川 綿上

太寧隰六縣隰川 太寧 石樓 永和 温泉 蒲

文城慈五縣吉昌 仵城 文城 呂香 昌寧

西河汾五縣隰城 介休 靈石 孝義 平遥

太原并十三縣太原 晉陽 文水 陽曲 樂平 清源 太谷 祁 榆次
盂 壽陽 廣陽 交城

昌化石五縣離石 定胡 平夷 臨泉 方山

樓煩嵐四縣宜芳 合河 靜樂 嵐谷

鴈門代五縣鴈門 五臺 繁畤 崞 唐林

定襄忻二縣秀容 定襄

安邊蔚三縣靈丘 飛狐 安邊

馬邑朔二縣善陽 馬邑

雲中雲一縣雲中

單于府一縣金河

河東郡東至絳郡三百七十里南至弘農郡一百七十里西至馮翊郡八十里北至絳郡二百七十里東南到陝郡二百九十里西南到華陰郡一百五十里西北到馮翊郡韓城縣一百四十里東北到絳郡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三百六十里去東京五百四十里戶七萬二百七口四十六萬一千八十

蒲州今理河東郡唐虞所都蒲坂也春秋時地屬魏及晉獻公滅魏以其地封大夫畢萬畢萬畢公高之後魏犨祖父也畢萬之後十代至文侯列為諸侯與韓趙三分晉地屬魏至惠王

以安邑近秦乃徙都大梁秦兼天下置河東郡歷兩漢不改博物志云有山澤近鹽沃土之人不才漢興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代皆衰絕也魏晉亦然後魏亦為河東郡兼置雍州及屬秦州後周改為蒲州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仍舊時揚州功曹參軍麗正殿學士韓覃上疏曰臣聞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起土功無聚大衆昔魯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誡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人盛農之時愚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衆多費耗用度尚以為損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者國之股肱郡

也勁銳强兵盡出於是其地隘狹令又置都使十萬之戶將安投乎且陋西都而幸東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都國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悅在遊幸之麗不顧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帶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言息事德陽之殿趙主採績咸之諫止造鄴都之宮臣愚誠願下明詔罷中都則福履無疆天下幸甚六月三日詔停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河東漢蒲坂縣春秋秦晉戰於河曲即其地也有蒲津關後魏大統四年造浮橋九年築城為防大唐開元十二年河兩岸開東西門各造鐵牛四其牛下並鐵柱連腹入地丈餘并前後鐵柱十六嬀汭水今有舜廟在焉其廟周宇文護所造又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也有風陵堆與潼關相對

桑泉有三疑山漢解縣故城今縣東南

猗氏漢舊縣猗頓所居古郇國也有古令狐城左傳云晉文公從秦返國

濟河圖今狐即此安邑堯舜舊都今縣西有鳴條陌湯與桀戰於此漢舊縣解隋曰虞鄉武德元年改之虞鄉漢解縣也後於虞鄉城置解縣更於解西五十里別置虞鄉縣寶鼎漢汾陰縣有后土祠湯廟永樂武德二年分芮城縣置

絳郡東至高平郡四百五十里南至陝郡二百二十里西至馮翊郡四百十里北至文城郡二百七十里東南到河南府五百里西南到河東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文城郡三百里東北到平陽縣郡百四十里去西京五百二十里去東京六百三十里戶八萬二千二百口五十一萬七千三百十

絳州今理正平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韓魏趙滅晉其地屬魏秦屬河東郡秦末其地屬魏豹

漢定魏地還屬河東郡後漢因之魏晉屬河東平陽二郡地後魏置東雍州其龍門萬泉即屬泰州西魏後周以為重鎮後周改曰絳州兼置正平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絳郡大唐為絳州或為絳郡領縣十一

正平漢臨汾縣地有汾澮二水有高齊故武平關在今縣西三十里故家雀闕在縣南七里並是鎮處

曲沃漢絳縣地春秋時晉曲沃地臺駘祠在此

翼城古晉之翼邑漢絳縣地

絳春秋時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漢聞喜縣地

聞喜亦故曲沃地漢左邑縣之桐鄉也漢武行幸至此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楊柳可為箭高侯源在縣北即十六國劉曜破石勒將石季龍處也

垣漢舊縣東北有王屋山沇水所出有古阜

落城西魏於此置卲郡以備東魏

夏漢安邑縣地蓋以夏禹所都為名夏都安邑城在今縣北十五里

龍門古耿國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鱉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漢皮氏縣故城在今縣南今縣則後魏秦州所理

稷山漢聞喜縣地後魏龍關郡後周勳州故城在今縣西南十二里即王思政所築玉壁城為周氏重鎮齊神武再攻圍皆不剋

萬泉漢汾陰縣

太平漢臨汾縣

平陽郡東至上黨郡三百九十里南至絳郡百四十里西至文城郡二百十五里北至西河郡三百九十里東南到高平郡四百十里西南到文城郡二百十里西北到太寧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陽城郡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七百五十里去東京七百二十里戶六萬四千八百口四十二萬一千八百八十

晉州今理臨汾縣

古堯舜之都所謂平陽也春秋時屬晉戰

國時屬魏秦為河東郡地二漢因之魏分置平陽郡晉因之劉元海稱漢僭位建都於此後魏為平陽郡兼置唐州後改為晉州後置總管府東魏北齊皆為重鎮隋初改平陽為平河郡尋廢煬帝初置臨汾郡大唐為晉州或為平陽郡領縣九

臨汾漢平陽縣有姑射山又有故堯城縣

襄陵漢舊縣有趙襄子墓又有晉襄公之陵因以為名後魏擒赫連昌又分此縣置擒昌縣

霍邑漢彘縣隋置今縣周厲王無道周人流王於彘即此地有霍山即職方冀州之鎮一名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

冀氏漢猗縣地後魏置冀氏縣猗音居義反

汾西後魏置汾西郡

洪洞春秋楊國晉滅之為楊邑漢為

楊縣地故洪洞城在今縣北東魏北齊鎮也四顧重複控處要險神山武德二年置浮山縣後改焉

趙城古造父邑岳陽漢穀遠縣地隋改之有千畝原左傳曰晉侯千畝之戰即此

高平郡東至汲郡四十里南至河南郡二百四十里西至絳郡二百五十里北至上黨郡一百九十里東南到河內郡武德縣二百里西南到河南郡二百八十里西北到平陽郡四百十里東北到鄴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四十里去東京六百六十里戶二萬七千五十口十四萬三千七百

澤州今理晉城縣春秋時屬晉戰國屬韓其後屬趙至秦破趙於長平坑卒四十餘萬即此地也秦平天下為上黨郡地漢屬河東上黨二郡地後漢因之魏晉亦同後魏

以其地置建州及高都長平安平三郡北齊亦為建州及置平陽高都二郡後周併二郡為高平郡隋初郡廢置澤州因濩澤水為名煬帝初州廢置長平郡大唐為澤州或為高平郡領縣六

晉城漢曰高都縣隋曰丹川有天井關在南太行山上關前有天井泉三所

陵川漢泫氏縣地隋開皇中置泫胡畎反

沁水後魏泰寧郡

端氏七國時韓魏趙分晉封晉君於端氏漢為縣故城在今縣西

高平漢泫氏縣西北有泫谷水故為名有頭顱山秦白起坑趙卒築臺於壘中因山為臺故光狼城白起築

陽城漢曰濩澤縣也有𡺈嶢山濩澤水析城山禹貢所謂砥柱析城也

上黨郡東至鄴郡三百里南至高平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平陽郡三百九十里北至樂平郡四百七十里東南到鄴郡林慮縣界一百四十里西南到陽城郡沁源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太原府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廣平郡武安縣界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東京四百六十里戶六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口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六十

潞州今理上黨縣春秋時初為黎國後狄人奪其地左傳曰晉伯宗數狄罪曰奪黎氏地也赤狄潞子嬰兒為晉所滅其地盡屬焉戰國初為韓之別都以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秦置上黨郡漢亦為上黨郡魏及晉不改後魏亦為上黨郡後周置

潞州隋置韓州煬帝初復置上黨郡大唐為潞州或為上黨郡領縣十

上黨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為壺關縣　長子漢舊縣漳水所出周史辛甲所封地左傳曰晉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即此　潞城春秋潞子國漢舊縣　壺關古黎國地有羊腸坂王莽命左威將軍王嘉曰羊頭之阸北當燕趙後魏移壺關縣於此有壺山　銅鞮水名漢縣春秋晉國銅鞮邑羊舌赤為邑大夫有關與故城漢韓信擒代相夏說於此　武鄉漢垣縣地　屯留漢舊縣又漢徐吾故城今縣西北有鹿濆山絳水所出　黎城漢潞縣地隋改置之因縣東故黎城為名有壺口故關　涉漢舊縣有清漳水　襄垣漢舊縣

樂平郡東至廣平郡三百六十里南至上黨郡四百七十里西至太原府三百四十里北至太原府樂

平縣二百六十里東南到上黨郡九十里西南到上黨郡一百里西北到太原府三百四十里東北到鉅鹿郡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三百九十里去東京七百九十里戶九千五百六十口五萬二百九十六

儀州（令理遼山縣）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初屬韓後屬趙秦為上黨郡二漢因之晉為樂平郡後魏為遼陽郡隋屬太原郡大唐武德三年分并州之地置遼州八年改為箕州先天元年改為儀州或為樂平郡領縣四

遼山（漢垣縣地晉為遼陽縣隋置今縣北有鬼谷）

榆社（漢垣縣地晉於此置武鄉縣石勒是此縣人有石勒漚麻池）

和順（漢沾縣地即韓之關與邑）

平城（漢垣縣地）

陽城郡東至上黨郡銅鞮縣七十里南至平陽郡冀氏縣一百五十里西至平陽郡二百五十里北至西河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上黨郡屯留縣一百四十里西南到平陽郡二百五十里西北到西河郡二百八十里東北到上黨郡界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七十里去東京六百四十里戶六千一百六十六口三萬三千三百九十

沁州今理沁源縣春秋時屬晉後屬韓又屬趙秦二漢為上黨郡地魏晉亦同後魏屬義寧郡隋初置沁州煬帝初州廢復為沁源縣屬上黨郡大唐復置沁州或為陽城郡領縣三

沁源漢穀遠縣後魏改為沁源有沁水　和川　綿上

太寧郡東至平陽郡二百五十里南至文城郡二百里西至延安郡三百九十里北至昌化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平陽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文城郡二百里西北到黄河為界一百八十里東北到西河郡二百六十十里去西京九百十里去東京八百八十里戸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口十三萬四千四百四十

隰州今理隰川縣春秋時晉之蒲城也七國時屬魏秦二漢為河東郡地魏晉屬平陽郡後魏北齊為汾州後周置汾州及龍泉郡隋初郡廢後復置西汾州尋又改為隰州煬帝初州廢置龍泉郡大唐為隰州或為太寧郡領縣六

隰川漢蒲子縣春秋時蒲城晉重耳所居　太寧漢北屈縣地　石樓有石樓山

漢吐軍縣後魏吐京郡 永和 漢狐讘縣後周臨河郡讘章涉反 溫泉 蒲 漢蒲子縣地

文城郡 東至平陽郡二百十里南至絳郡二百七十里西至咸寧郡一百七十里北至太寧郡二百里東南到絳郡三百里西南到馮翊郡韓城縣百七十里西北到延安郡二百九十里東北到西河郡五百里去西京七百二十里去東京六百九十里戶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口六萬六千三十

慈州 今理吉昌縣 春秋時晉之屈邑 獻公子夷吾所居 禹貢壺口之山在焉戰國時為魏地秦二漢屬河東郡魏晉屬平陽郡東魏置定陽郡及南汾州北齊改南汾州為西汾州後周改為汾州隋初郡廢置耿州 居耿吉城 後復為汾州煬

帝初州廢置文城郡大唐為慈州或為文城郡領縣五

吉昌 漢北屈縣左傳曰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有壺口山故姚襄城在縣西即姚襄所築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之險周齊交爭之處

仵城 漢北屈縣地後魏仵城郡

文城 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龍門之上古龍門禹所鑿漢北屈縣

呂香 漢臨汾縣地

昌寧 漢臨汾縣地後魏內陽郡

西河郡 東至上黨郡四百四十里南至平陽郡三百九十里西至昌化郡一百六十里北至太原府二百里東南到陽城郡二百八十里西南到太寧郡二百六十五里西北到樓煩郡中間有界相隅山谷險臨東北到太寧郡二百里去西京一千二百六里去東京九百三十里戶五萬八千五十口三十二萬六千二百八十

汾州今理隰城縣春秋時晉地六國時屬趙秦屬太原郡二漢屬太原西河二郡地魏因之晉屬太原郡西河國地後魏又為西河郡兼置汾州北齊置南朔州後周改曰介州隋置西河郡大唐為汾州或為西河郡領縣五

隰城漢茲氏縣今有美稷鄉即漢美稷縣地又有漢京陵縣即晉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之所　介休有綿上山介之推祠漢舊縣也昭餘祁俗名即城泊職方并州之藪　靈石有介山漢介休縣地今縣東南有高壁嶺雀鼠谷汾水關皆險固之處　孝義漢中陽縣　平遥

太原府東至趙郡五百五十里南至上黨郡四百五十里西至昌化郡三百九十里北至定襄郡一百

八十里東南到樂平郡三百四十里西南到西河郡二百里西北到樓煩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鴈門郡五百里去西京一千三百里去東京八百八十五里戶十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口七十六萬八千四百六十四

幷州今理晉陽太原二縣古之幷州蓋舜分冀州為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地在兩谷之間故為幷州亦曰在衛水常水之間常水在今博陵郡衛水在今常山郡註已具上卷周禮職方曰正北曰幷州其山曰恒嶽曰昭餘祁常山在今博陵常陽縣界昭餘祁在今西河郡介休縣界川曰虖池嘔夷虖池發源在今鴈門郡繁時縣界嘔夷在今安邊郡靈丘縣界虖音

呼池音馳霈曰淶易淶水在今安邊郡飛狐縣界易水發源在今上谷郡易縣界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牛馬羊犬豕穀宜五種秦并天下為太原郡漢武帝置十三州此為并州領郡九無得雍州之域今上郡以北朔方九原榆林新秦銀川之地後漢並因之理於晉陽今府靈帝時羌胡大擾定襄雲中等郡並流徙分散獻帝時省入冀州魏文帝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並棄之今鴈門郡及以北之地悉棄之至晉亦置并州領郡國六理晉陽惠帝時并州之地盡為劉元海所有其後劉曜徙都長安自平陽今平陽郡以東地盡入石勒

及苻堅姚興赫連勃勃並於河東郡置并州姚興又分河東為并冀二州及後魏以後分拆不可詳也今之并州為太原府古唐國也昔帝堯為唐侯所封之國按今博陵郡界有堯城為堯始封之國當是徙於此也後遷平陽及夏禹所都之地禹都或為今太原或在今平陽或在今河東郡安邑亦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或在今河南府陽翟也子臺駘之所居焉左傳云帝遷高辛氏子實沈於大夏主參金天氏之裔曰允格臺駘以處太原注云大夏太原晉陽縣也周成王又封弟太叔虞於此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為晉星是也叔虞子爕改為晉侯唐有晉水故改為晉中國曰太原

夷狄曰太鹵〈晉荀吳敗狄於太鹵即太原晉陽縣也〉晉太鹵太原大夏夏靈晉陽六名其實一也春秋時為晉國後為趙邑〈智伯與韓魏圍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城不沒者三版〉晉滅屬趙秦置太原郡二漢因之兼置并州〈領郡九理於此曹公圍袁尚於鄴時袁紹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牽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速迎尚并力觀變幹不能用之〉魏改為太原國并州仍舊晉因之〈領郡國六理於此〉後魏為太原郡兼置并州北齊後周皆因之隋初廢郡置并州又改為太原郡大唐為并州高祖匡隋室起義兵於長壽元年置北都後復為

并州開元十一年改為太原府天寶元年加號為北京

領縣十三

太原漢晉陽縣地隋文帝移晉陽縣於州城中舊晉陽置今縣有晉水

晉陽隋文帝新移有龍山蒙山

文水漢大陵縣有沁水文水

陽曲漢狼孟縣故城在縣東北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漢陽曲縣今定襄郡定襄縣是也後漢移置今縣有乾燭谷即羊腸坂也

樂平舊樂平郡隋置遼州

清源漢榆次縣地隋於古梗陽城置今縣有清源水

太谷縣西有太谷漢陽邑縣地

祁漢舊縣晉大夫祁奚之邑晉滅祁氏分為七縣以賈辛為祁大夫後漢忠烈溫序墓在西北

榆次春秋晉魏榆地石言於此漢舊縣

盂漢舊縣有虖池水自鴈門郡界來

壽陽晉舊縣

廣陽漢上艾縣後漢改曰石艾國家又改之縣東有故關甚險固

交城有羊腸山隋煬帝改為深谷嶺

昌化郡東至西河郡一百六十里南至太寧郡二百五十里西至上黨郡二百二十里北至樓煩郡二百三十里東南到太寧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太寧郡石樓縣一百五十里西北到樓煩郡二百三十里東北到太原府三百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三十里去東京一千一百十里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口六萬四千三百四十

石州令理離石縣　戰國初趙之離石邑後為秦魏二國之境秦本紀云秦昭王伐趙取離石是也秦為太原郡地二漢屬西河郡南單于庭即左國城晉屬西河國劉元海起事於此後石勒置永石郡北齊置懷政郡後改為離石郡兼置西汾州

後周改西汾為石州隋初郡廢而石州如故煬帝初州廢置石郡大唐為石州或為昌化郡領縣五

離石（漢舊縣後漢南單于庭左國城在此有離石水一名赤洪水高歡大破爾朱兆於赤洪嶺蓋近此）定胡（漢離石縣地後周置定胡郡在今縣西隋置孟門關其地險固）平夷　臨泉　方山（有赤洪水源東流入離石縣界）

樓煩郡東至定襄郡界二百四十里南至昌化郡二百三十里西至榆林郡界一百八十里北至馬邑郡三百里東南到太原府二百五十里西南到銀川郡三百里西北到榆林郡九十里東北到鴈門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四百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二十里戶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口七萬二千二百六十

嵐州今理宜芳縣　春秋晉國之分晉滅之後為胡地有樓煩王居焉其後趙武靈王破樓煩而取其地其後北境屬燕秦二漢為太原郡地晉末陷於劉元海後魏末於其地置嵐州隋煬帝置樓煩郡大唐為嵐州或為樓煩郡

領縣四

宜芳有古秀容城即漢汾陽縣屬太原郡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　合河漢汾陽縣地北齊置蔚汾縣合河關在北　靜樂漢汾陽縣地有隋煬帝汾陽宫有管涔山劉曜敗處汾水所出　嵐谷

鴈門郡東至安邊郡二百六十里南至太原府五百里西至樓煩郡一百六十里北至馬邑郡一百四

十里東南到常山郡五百四十里西南到定襄郡二百五十里西北到馬邑郡二百二十里東北到安邊郡界三百十里去西京一千六百四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二十里戶二萬二千二十口十萬一千四百五十

代州（今理鴈門縣）古唐國之地春秋晉國之分及三卿分晉其地屬趙（趙襄子殺代王而取其地）趙武靈王破樓煩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後北境屬燕秦為太原鴈門二郡之境漢因之後漢及晉亦同後魏置梁城繁時二郡後周置肆州隋文帝改為代州煬帝初州廢置鴈門郡大唐為代州或

為鴈門郡今郡城後魏所置郡南三十里有東陘關甚險固領縣五

鴈門漢廣武縣故城在西南又有故平縣後漢末平城縣也有夏屋山趙襄子會代王因殺之於此有句注山一名西陘山也

五臺漢慮虒縣隋改盧夷縣為五臺有五臺山慮音盧虒音夷

繁畤漢舊縣有虖池河源出縣東南派阜山

崞漢舊縣又有漢樓煩郡故城在今縣東東魏置代州崞音郭

唐林

定襄郡東至鴈門郡界九十里南至太原府一百八十里西至樓煩郡二百四十里北至鴈門郡五臺縣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太原郡界一百二十里西南到太原府及樓煩郡一百二十里西北到樓煩郡一百二十里東北到鴈門郡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八十里去東京一千六十里戶一萬五千三十八口七萬七千九百三十

忻州今理秀容縣戰國時屬趙秦為太原郡地二漢因之後魏置肆州後周徙肆州於鴈門郡隋初置新興郡及雲州後改新興郡為忻州因忻口為名煬帝初廢雲州及忻州以其地屬樓煩定襄二郡大唐復分置忻州或為定襄郡漢有定襄郡在今馬邑郡地領縣二

秀容漢汾陽縣有嵐水　定襄漢陽曲縣有石嶺關甚險固

安邊郡東至上谷郡三百二十里南至常山郡四百里西至鴈門郡二百六十里北至蕃境無郡縣東南到博陵郡四百九十里西南到鴈門郡三百一十里西北到馬邑郡四百六里東北到嬀川郡四百四

十里去西京九百里去東京一千五百里戶四千六百一十口一萬八千二百

蔚州今理靈丘縣周禮并州川曰嘔夷浸曰淶易嘔夷水在靈丘縣界淶水在飛狐縣界戰國初屬趙後又屬燕秦漢晉屬代郡後魏置懷荒御夷二鎮東魏置北靈丘郡後周置蔚州隋置上谷郡大唐置蔚州或為安邊郡領縣三

靈丘漢舊縣有趙武靈王陵　飛狐漢廣昌縣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道通媯川郡懷戎縣又有磨笄山與媯川郡山相連隋置今縣　安邊

馬邑郡東至安邊郡四百六十里南至鴈門郡一百四十里西至樓煩郡三百四十里北至單于府二

百五十里東南到鴈門郡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樓煩郡三百里西北到單于府三百五十里東北到故雲州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四十里戶六千三百口二萬五千八百

朔州令理善陽縣 戰國屬燕秦屬代鴈門二郡地漢為定襄鴈門二郡地後漢屬雲中鴈門二郡漢末因亂又置新興郡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以西盡雲中鴈門之間遂空建安中魏武王集荒郡之人立新興郡晉懷帝時劉琨表以鮮卑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徙馬邑即其地也其後稱魏建都於今郡北無置懷朔鎮及遷洛後遂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葛榮之亂又廢北

齊復置朔州隋初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置代郡尋屬

馬邑郡後魏初雲中在今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齊置朔州在故都西南新城一名平城也後移於馬邑即今郡城也大唐初為朔州或為馬邑郡領縣二

善陽有秦馬邑城武州塞即此地亦漢定襄縣地後魏桑乾郡北齊廣安郡有紫河發源於此

馬邑

雲中郡東至桑乾郡督屯一百五十里南至鴈門郡界一百六十里西至東夾谷五十里北至長城蕃界三百里東南到榆林郡四百里西南到神堆柵九十里西北到却蕃柵一百六十里東北到陽阿谷蕃界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四十里戶三千一百六十口七千九百三十

雲州今理雲中縣戰國屬趙秦置雲中郡二漢因之晉屬新

興郡後魏道武帝自雲中徙都平城即此雲中今馬邑郡北平城即今郡隋雲內縣常安鎮也置代尹自天興元年都平城至孝文帝太和十九年遷洛陽後改代尹為萬年尹隋初屬馬邑郡大唐置雲州或為雲中郡領縣一

雲中漢舊縣隋曰雲內縣白登山白登臺漢高帝初被匈奴圍於此有故高柳城參合陂後魏盛樂縣亦在今郡界單于臺在今縣西北百餘里漢孝武元封元年勒兵十八萬騎出長城北登單于臺

單于府東至十里西至南至榆林郡一百二十里北至里東南到馬邑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西北到里東北到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里戶二千一百二十口一萬三千

單于大都護府戰國屬趙秦漢雲中郡地大唐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又移瀚海都護府於磧北瀚海都護舊曰燕然都護二府以磧為界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　金河有長城有金河上城紫河及象水又南流入河李陵臺王昭君墓

風俗

冀州堯都所在疆域尤廣梁州境宇雖遐遠而雜以夷獠中夏唯冀州最大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太行恒山之東而鄴郡高齊國都

浮巧成俗自北齊之滅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伎巧商販及樂戶移實郡郭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訐訟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魏豐樂侯杜君畿為河東守開置學官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自後河東特多儒者閭井之間習於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韓信謂陳豨曰代天下精兵處也後漢末天下擾亂高幹為并州刺史牽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强胡可以守也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資焉

通典卷一百七十九

通典卷一百八十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州郡十

古兖州今置郡府十縣七十一

靈昌滑七縣 白馬 衛南 酸棗 匡城 胙城 靈昌 韋城

濮陽濮五縣 鄄城 雷澤 臨濮 范 濮陽

濟陽濟五縣 盧 平陰 陽穀 東阿 長清

魏郡魏十縣貴鄉　元城　館陶　臨黃　莘　魏　頓丘　昌樂　朝城　冠氏

博平博六縣聊城　博平　高唐　清平　堂邑　武水

東平鄆五縣須昌　鉅野　壽張　鄆城　宿城

平原德七縣安德　安陵　平原　蓨　平昌　將陵　長河

樂安棣五縣厭次　商河　陽信　渤海　蒲臺

景城滄十二縣清池　長蘆　樂陵　鹽山　景城　弓高　饒安　南皮　東光　臨津　魯城　無棣

清河貝九縣清河　清陽　武城　漳南　臨清　經城　夏津　宋城　歷亭

古兗州

禹貢曰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水西北距河也濟水及河已具注序目九河既道河水分為九各從其道也九河已具注序目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澤名在今濮陽郡雷澤縣言此澤還復其故而雍沮二水會同其中也沮音千餘反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也其草繇其木條繇悅茂也條條暢也繇音遙浮于濟漯達于河浮以舟渡也濟水已具注序目漯水在漢水之東郡東武陽縣今魏郡莘縣有東武陽城無此水矣因水入水曰達漯音他合反浮于汶達于濟汶水出今魯郡萊蕪縣界言渡水西達于濟舜置十二牧兗其一也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兗州其山岱泰山今魯郡界

藪曰大野（一名鉅野澤在今東平郡鉅野縣）川曰河泲浸曰盧濰（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濰水在今高密郡莒縣與禹貢不同濰音維）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六擾六畜）穀宜四種（黍稷稻麥）蓋以兗水為名又兗之為言端也信也端言陽精端端故其氣纖殺也其在天文營室東壁則衛之分野（漢之東郡及魏郡之黎陽皆其分野今靈昌濮陽之西北境濟陽之西北境博平之西南境皆是）兼得魏宋齊趙之交（漢之酸棗縣今靈昌之西境宜屬魏漢之東平及東郡之西昌壽張今東平及濮陽之東南境皆宜屬宋漢之泰山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平原今濟陽之東南境平原樂平景城之南境博平之東境皆宜屬齊漢之信都清河渤海郡南至浮水今

清河博平之北境景城之北境皆宜屬趙秦平天下置郡此為東郡（今靈昌濮陽濟陽魏郡博平皆是）碭郡之東北境（今東平郡）齊郡之北境（今平原樂安郡）鉅鹿上谷二郡之東境（今清河景城郡是）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兗州（領郡國八）後漢並因前代（理昌邑今魯郡金鄉縣是）魏晉亦置兗州（領郡國八理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永嘉之後陷於石勒宋武平河南又得其地置兗州（領郡六初理滑臺後理瑕丘滑臺今靈昌郡瑕丘今魯郡縣自二漢以後立兗州非悉是古州疆域所領郡國東境兼入青州之地西境則入荊河州之地）宋末其地入後魏自後分割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南道（靈昌

濮陽濟陽東平等郡皆是也河北道清河魏郡博平平原樂安景城等郡是也

靈昌郡東至濮陽郡二百二十里南至陳留郡二百二十里西至汲郡一百一十里北至汲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濟陽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滎陽郡二百八十里西北到汲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鄴郡二百一十里去西京一千三百六十里去東京五百二十六里戶六萬八千三百八十口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七十

滑州今理白馬縣其地古豕韋氏之國豕韋氏彭姓之國祝融之後陸終第三子白翦封於彭春秋時屬衛戰國亦屬衛其西境屬魏秦二漢置東郡晉為陳留濮陽二國宋武平河南置兗州以為

邊鎮領郡六理於此自晉末武帝作相平慕容超之後盡得河南之北境鎮守在此後屬後魏亦為東郡其城古滑臺城甚固宋文帝遣將王玄謨攻圍之二百餘日不拔隋初置杞州後為滑州又改為兖州尋廢兖州置東郡大唐復為滑州或為靈昌郡領縣七

白馬漢舊縣也春秋時衛國曹邑左傳云狄滅衛衛人立戴公以廬於曹即此至文公遷於楚丘又遷於帝丘有瓠子堤黎陽津一名白馬津酈生云守白馬之津是也

酸棗秦拔魏置縣漢因以其地多酸棗因以為名縣東北有延津袁紹渡處津南立壁以拒曹公紹將淳于瓊宿烏巢在縣東為曹公所襲破之于此

胙城漢南燕縣古南燕國姞姓後曰東燕左傳曰蔣胙邢茅注云東燕西南有胙亭姞其訖反胙音祚

靈昌漢南燕縣

韋城古豕韋國

衛南

衛文公自曹邑遷楚丘即此城

匡城　漢長垣縣古匡邑故城在今縣南匡人圍孔子及春秋會於匡即此是也又有漢長羅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古蒲邑在北界子路為之宰

濮陽郡　東至東平郡一百八十里南至濟陰郡一百七十里西至靈昌郡二百二十里北至魏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魯郡三百六十里西南到陳留郡三百一十里西北到鄴郡三百三十里東北到濟陽郡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八十里去東京七百三十五里戶五萬七千五百口三十九萬二千六百二十

濮州　今理鄄城縣鄄音絹　顓頊及昆吾氏之墟也故謂之帝丘　今濮陽縣也昆吾氏當夏后氏之代　春秋及戰國初為衛國之都　春秋經曰衛遷於帝

丘後為宋所侵盡亡其邑獨有濮陽秦滅濮陽置東郡二漢屬東郡濟陰二郡地晉分置濟陽郡濮陽國兼置兗州領郡國八理於此後魏為濮陽郡後周因之隋文帝初郡廢後置濮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分入東郡東平濟北三郡大唐復置濮州或為濮陽郡領縣五

鄄城漢舊縣也魏陳王植初封鄄城侯於此地

雷澤漢成陽縣郭緣生述征記曰堯冢在縣東南有雷夏澤又漢廩丘縣故城在今縣北亦古郕伯國也

臨濮有清丘左傳宋人晉人盟於清丘是也

范漢舊縣春秋時晉大夫士會之邑

濮陽漢舊縣即昆吾之墟亦曰帝丘衛自楚丘遷於此城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寒泉

在縣東南有古浚城漢武帝塞河瓠子口沈白馬玉璧將軍以下皆負薪在今縣西

濟陽郡東至魯郡三百八十里南至東平郡一百二十里西至博平郡五十里北至博平郡七十里東南到魯郡三百里西南到濮陽郡二百四十里西北到博平郡五十四里東北到博平郡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八百二十里去東京九百八十里戶三萬八千五百一十口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七十

濟州今理盧縣戰國初齊衛之境秦屬東郡漢末屬東郡泰山二郡地後漢屬東郡及濟北國晉為濟北國宋為濟北郡後魏因之隋初置濟州煬帝初復為濟北郡大唐武德四年平王充改為濟州或為濟陽郡今郡理即古碻磝城沈約

宋書作敲蹹字碻磝津有城故以為名郭緣生述征記云即漢茌平縣也水經注云宋元嘉七年到彥之北征抚之後失至二十七年以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平碻磝守之後魏書太常八年於此立濟州中城其外城正光中刺史刁宣所築後周武帝築第二城即碻磝故城也碻苦高反磝音敖茌音助淄反

領縣五

盧 漢舊縣有長城東至海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也漢臨邑縣故城在今縣東即馬防城也有盧水

平陰 漢肥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左傳齊晉戰鞍城亦在縣東故長城首起縣北又有巫山一名孝堂山即郭巨葬母之所

陽穀 漢順昌縣地

東阿 春秋時齊之柯邑漢舊縣也又有漢穀城縣故城在東有魚山一名吾山漢武瓠子歌曰吾山平鉅野溢謂此山有穀城山張良葬黃石

長清 漢盧縣地春秋時齊之地石窌邑窌音力又反

魏郡東至博平郡武水縣一百三十里南至濮陽郡一百六十里西至鄴郡二百里北至清河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濮陽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鄴郡内黄縣界九十里西北到廣平郡平恩縣界九十里東北到闕　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六十里去東京七百五十里戶十四萬九千七百二十口六十萬八千五百

魏州今理貴鄉元城二縣夏觀扈之國春秋晉地戰國時屬魏秦屬東郡二漢屬魏東二郡地二漢魏晉之魏郡皆今鄴郡地魏分置陽平郡晉因之宋文帝置東陽平郡後魏因之後周置魏州隋改為武陽郡大唐武德四年討平竇建德改置魏

州龍朔二年改為冀州改冀州為魏州仍置大都督府其魏貝博棣滄德六州並隸焉尋復舊開元二十八年九月刺史盧暉移通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州城西都注魏橋夾州製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或為魏郡領縣十

貴鄉漢元城縣地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

元城漢舊縣有沙麓山又有馬陵即孫臏折樹殺龐涓之處麓音鹿臏毗忍反

館陶漢舊縣

臨黃漢觀縣地有新臺衛宣公作新臺於河上是也

莘漢東武陽故城在今縣南又有陽平縣隋新置莘州也

魏漢舊縣有白溝水煬帝引通濟渠亦名御河

頓丘漢舊縣在今縣北陰安城是也鮒鰅山顓頊葬其陽九嬪葬其陰今名廣陽山有秋山帝嚳葬處鮒音附鰅音顒

昌樂漢舊縣

朝城

冠氏

博平郡東至濟南郡二百九十里南至濟陽郡七十里西至魏郡冠氏縣八十里北至清河郡百三十里東南到濟陽郡五十里西南到魏郡冠氏縣八十六里西北到清河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平原郡界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九百三十里戶五萬一千二百口四十七萬六百五十

博州今理聊城縣 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地也戰國時為衛齊趙三國之交秦屬東郡漢為東郡平原清河三郡境後漢屬東郡平原二郡地晉屬平原國宋分置魏郡後魏因之其後置南冀州隋初廢後置博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屬武陽郡大唐復置博州或為博平郡領縣六

聊城漢舊縣有臺城又有漢茌平縣故城在今縣東博平齊之博陵邑也有攝城漢博平縣故城在今縣東界也高唐漢舊縣有鳥犢河清平漢清陽縣隋置今縣堂邑漢舊縣武水漢陽平縣地隋改今縣

東平郡東至魯郡二百里南至濟陰郡三百五十里西至濮陽郡一百八十里北至濟陽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魯郡一百九十里西南到濟陰郡四百里西北到濟陽郡東阿縣四十里東北到濟陽郡平陰縣界五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六十里去東京九百一十里戶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口一十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一

鄆州今理須昌縣春秋時為魯之附庸須句國也左傳云伐邾取須句

是戰國時屬宋秦屬碭郡漢屬東郡東平國地後為東也平國晉宋後魏並因之後周宣帝置魯州尋廢隋文帝置鄆州煬帝初為東平郡州理須句縣古大唐為鄆州或為東平郡領縣五

須昌古須昌國有梁山漢無鹽縣故城在今縣東又有漢東平國故城並在今縣東直郈鄉亭左傳云季郈之雞鬬即此鉅野有大野澤一名鉅野澤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春秋云西狩獲麟亦在此地壽張漢壽良縣光武叔父名良故改之有梁山漢梁王武北獵梁山有牛足出背上鄆城左傳云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還待於鄆注云鄆城也宿城

平原郡東至樂安郡二百四十里南至博平郡二百六十里西至信都郡二百一十里北至景城郡二

百三十里東南到濟南郡二百三十里西南到清河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信都郡三百三十里東北到景城郡二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八十二里去東京一千一百三十八里戶七萬八千二百七十口六十萬七千五百三十

德州今理安德縣春秋及戰國皆屬齊秦置齊郡漢高帝分置平原郡後漢因之晉為平原國宋為平原郡後魏後周並為平原郡隋初廢後置德州煬帝初復為平原郡大唐武德四年平竇建德復置德州其後或為平原郡

領縣七 安德漢舊縣又有漢鬲縣故城在西北又有漢重平縣故城亦在西北古馬頰覆鬴

二河在此安陵漢循陵縣地平原漢舊縣又有漢鄃縣故城在令縣西南蓨漢條縣周亞夫封為條侯又有漢觀津縣故城在令縣東北蓨音條平昌漢舊縣將陵漢安德縣地長河舊云廣川縣

樂安郡東至海二百二十里南至淄川郡二百一十里西至平原郡二百四十里北至景城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北海郡三百一十里西南到濟南郡二百四十里西北到景城郡二百三十里東北到海百九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一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七十里戶三萬九千一百五十口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

棣州今理厭次縣春秋戰國屬齊秦為齊郡之地漢屬平原

渤海千乘三郡地後漢為平原郡樂安國地晉為樂安樂陵二國地宋為樂陵郡後魏又為樂陵樂安二郡地隋屬渤海郡大唐武德四年又分置棣州或為樂安郡

領縣五

厭次（漢舊縣又為富平縣）　商河（漢朸縣朸音力商音滴）　陽信（漢舊縣）

渤海　蒲臺（漢漯沃縣）

景城郡（東至海一百八十里南至平原郡二百三十里西至河間郡一百二十里北至范陽郡五百七十里東南到樂安郡二百三十里西南到信都郡三百五十里西北到文安郡二百六十里東北到北平郡五百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一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八十里戶十一萬八千六百七十八口七十萬三

千三百

滄州（今理清池縣）春秋戰國時為齊趙二國之境秦鉅鹿上谷二郡地漢高帝置渤海郡後漢因之晉亦然宋文帝置樂陵郡孝武分置渤海郡後魏因之太武帝初改渤海郡為滄水郡孝文帝時復舊至孝明帝分瀛冀二州置滄州及浮陽樂陵安德三郡隋初郡廢後以其地置棣州煬帝改為滄州尋為渤海郡大唐為滄州或為景城郡領縣十二

清池（漢浮陽縣地在浮水之陽）　長蘆（漢參戶縣地）　樂陵

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又曰重合縣古鈎盤河在縣東南**鹽山**春秋時齊無棣邑漢高城縣故城在南**景城**漢舊縣**弓高**漢舊縣**饒安**漢安童縣故馬津河在北**南皮**漢舊縣章武有北皮亭故曰南皮**東光**漢舊縣古胡蘇河在北**臨津****魯城**漢章武縣**無棣**古齊境北至無棣在此漢陽信縣地隋文帝置縣取縣南無棣溝為名永徽元年薛大鼎為刺史其溝隋末填廢鼎奏開之外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檝利直達滄海魚鹽至向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澤滂被周禮曰川曰河謂此縣界

清河郡

東至博平郡一百三十里南至魏郡二百一十里西至鉅鹿郡二百四十里北至信都郡一百三十里東南到博平郡一百三十里西南到廣平郡曲周縣一百三十里西北到信都郡九十里東北到

平原郡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八百一十里去東京九百九十里戶十一萬六千一百三十口八十三萬二千五百

貝州今理清河縣兖冀二州之域河自大伾山北過絳水至于大陸按檢地志云枯絳渠在經城縣界北入信都郡界又按經城縣在郡理西北五十四里今郡理乃在絳水之東古兖州之域其在絳水之西諸縣是古冀州之域即此地界也春秋時屬齊其後屬晉七國時屬趙秦為鉅鹿郡漢分置清河郡後漢為清河國晉因之後魏北齊並為清河郡後周因之兼置貝州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清河郡而州廢大唐為貝州或為清河

郡領縣九

清河漢舊縣後漢桓帝改為甘陵縣故城在今縣西北　清陽漢曰貝丘縣應劭曰齊侯田於貝丘即此梁劉昭又云在北海郡博昌縣西未知孰是亦漢清陽縣　武城漢曰東武城縣七國時趙封平原君勝於此蓋定襄有武城同屬趙故此加東界也　漳南漢東陽縣有後魏故索盧城　臨清漢清泉縣　經城漢經縣也有枯絳渠北入信都郡南宮縣界　夏津　宋城漢廣宗縣也漢界橋在今縣東袁紹破公孫瓚在此地也　歷亭漢東陽縣

風俗

兗州舊疆界於河濟地非險固風雜數國衛魏宋齊趙五國之地

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學及西晉之末

為戰爭之地三百年間傷夷經甚自宇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古青州今置郡府七縣三十二

北海青七縣益都 北海 臨淄 壽光 千乘 博昌 臨朐

濟南齊八縣歷城 臨濟 章邱 豐齊 禹城 臨邑 全節 亭山

淄川淄五縣淄川 長山 高苑 鄒平 濟陽

高密密四縣諸城 莒 高密 安丘

東萊萊四縣掖 膠水 即墨 昌陽

東牟登四縣 蓬萊 文登 黄 牟平

安東府

古青州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孔安國以為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北則青州之界東跨海矣其界蓋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也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嵎夷地名即暘谷所在也畧言用功少也濰淄二水名皆復古道濰水出今高密郡莒縣濰山淄水今淄川縣厥土白墳海瀕廣潟瀕水涯也潟鹵鹹之地瀕音頻又音賓潟音昔萊夷作牧萊山之夷地宜畜牧今東萊郡舜分青州為營州皆置牧鄭玄云舜以青

州越海分置營州其遼東之地安東府宜禹貢青州之域也周以徐州合青州其土益大周之青州兼有徐兗二州之分周禮職方曰正東曰青州其山曰沂藪曰孟豬沂山在今瑯琊郡沂水縣即沂水所出也孟豬澤名今睢陽郡宋城縣即盟豬屬禹貢荆河州與職方山藪不同也川曰淮泗浸曰沂沭沭水出東海郡沭陽縣沭音述其利蒲魚民二男二女畜宜雞狗穀宜稻麥蓋以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曰青州在天官虛危則齊之分野漢之淄川東萊瑯琊高密膠東濟南皆具分也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等郡地是瑯琊之東境今高密郡地也遼東今安東府秦亂項羽宰

割天下以其地為國曰膠東以田市為王理即墨今東萊郡縣齊以田都為王理臨淄今北海郡縣地也濟北以田安為王理博陽謂之三齊漢武置十三州此亦為青州領郡國有六後漢因之領郡國五理臨淄今北海郡縣是也魏晉亦因之領郡國六晉又置平州領郡國五理昌黎今安東府也懷帝末没於石勒慕容皝及慕容恪滅冉閔剋青州至苻氏平燕復有其地及苻氏敗後刺史苻朗以州降晉晉以為幽州以辟閭渾為刺史鎮廣固安帝時平州又陷於慕容垂其青州又為慕容德所據復改為青州慕容超移青州於東萊後為劉裕所剋復

置青州時以羊穆之為刺史鎮廣固平州自慕容垂後又沒於馮跋旋為後魏所有其青州宋分為青冀二州青領郡九理臨淄冀領郡九理歷城今濟南郡縣後入後魏其後分析不可具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南道北海濟南淄川東萊高密河北道今安東府

北海郡東至東萊郡界二百一十六里南至高密郡三百四十五里西至淄川郡一百二十里北至樂安郡界二百四十八里東南到樂安郡三百一十九里西南到淄川郡一百里西北到樂平郡三百一十九里東北到海一百八十八里去西京二千四百六十里去東京一千六百七十里戶六萬九千七百四十五口四十二萬一千二百

今之青州（理在益都縣）少皡之代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仕側反）湯末有逢公伯陵（逢音蒲江反）殷末有蒲姑氏皆為諸侯國於此地周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是為齊國所謂營丘後徙都臨淄亦其地（今臨淄縣）秦屬齊郡漢置北海郡晉為北海樂安二國之地兼置青州（領郡國五理於此）永嘉末陷於石勒（冉閔亂段龕據之慕容恪攻圍數月而剋）其後南燕慕容德建都於此（慕容德初議所都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千里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所營山川險峻足為帝王之都從之至慕容

(超宋武帝来伐超固守攻圍七月而拔之)宋置青州(領郡九理於此)後入後魏又置青州(宋將沈文秀為青州刺史守東陽城為後魏將慕容白曜攻圍三年無救而陷)後周置齊郡隋文帝初郡廢煬帝初州廢置北海郡大唐為青州或為北海郡領縣七

益都(晉廣固城在縣西四里晉時曹嶷所築有大澗甚廣因曰廣固城側有五龍口宋武帝圍慕容超塞之城中人多病遂下之檢地志云東陽城即郡理東城是也晉時城宋將竺夔守之後魏攻圍數月不拔)

北海(漢平壽縣也後漢北海國在此齊置北海)

臨淄(齊國都也臨淄一名營丘為海岱之間一都會也項羽封田都為齊王於此漢舊縣後為營陵縣有葵丘連稱所戍牛山康浪水甯戚所歌有時水也)

壽光(漢舊縣也有淄澠二水古紀國城在縣西南亦有寒浞國又漢

劇縣故城在縣南

千乘漢舊縣有鹽官後漢置樂安郡有柏寢臺齊景公與晏子遊處

博昌漢舊縣又有漢安樂國故城在今縣南周禮川曰沛為此縣界也有貝中聚按後漢書郡劉昭注云左傳齊侯田於貝丘杜氏注今博昌南有貝丘是也而後漢應劭注漢書云清河郡貝丘縣即齊侯田於此在今清河郡貝丘縣未知孰是

臨朐有伯氏駢邑古東陽城一名凡城左傳云晏弱城東陽以逼萊齊境上邑漢都昌縣故城在東北朐音衢

濟南郡東至淄川郡二百里南至魯郡三百三十四里西至博平郡二百九十八里北至樂安郡三百五十三里東南到魯郡四百四十五里西南到濟陽郡三百六十六里西北到平原郡二百四十五里東北到樂安郡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八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四十五里戶六萬二千四百三十七

口三十五萬八千八十

齊州今理歷城縣春秋戰國並屬齊秦屬齊郡漢韓信伐齊至歷下即其地也文帝分置濟南國景帝改為濟南郡後漢晉因之宋亦為濟南郡兼置冀州領郡九理於此後魏改為齊州兼置濟南郡後周亦有濟南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齊州大唐復為齊州或為臨淄郡後改為濟南郡

領縣八

歷城漢舊縣有華不注山左傳云晉師逐齊侯三周華不注其山直上如笋 臨濟漢朝陽縣 章丘漢陽丘縣地有東陵山盜跖死處 豐齊漢茌縣天寶初改 禹城漢高

唐縣故城在西漢祝阿縣天寶初改春秋時亦曰祝阿猶古東柯後為東阿臨邑漢濟陰縣故城在西

全節春秋時譚國城在縣西南漢臺縣故城在今縣北則漢以來平陵縣也貞觀中都督齊王據州反土

人李君求據縣不從因改名全節亭山漢平陵縣地

淄川郡東至北海郡一百八十里南至魯郡三百七十里西至濟南郡二百里北至缺里

東南到瑯琊郡五百五十里西南到濟南郡二百里西北到缺里東北到北海郡二百里

去西京二千三百五里去東京一千四百四十六里戶四萬二千八百八口二十四萬一千三百

淄州今理淄川縣禹貢曰濰淄既道即其地也春秋戰國皆

齊地秦屬齊郡漢屬濟南樂安二國之地又置淄川國

晉屬樂安國後魏置東清河郡北齊廢之隋置淄州煬帝初併其地入齊郡大唐復置淄州或為淄川郡領縣五

淄川漢般陽縣隋改淄川縣有淄水漢萊蕪縣故城在東南漢淄川國亦在此古齊長城　長山漢於陵縣即陳仲子隱處又漢濟南郡故城在今縣西北縣有長白山因以為名　高苑漢舊縣千乘國故城在今縣北又有被陽故城在西南被音皮　鄒平　濟陽

高密郡東至東萊郡三百七十里南至東海郡四百七十二里西至瑯琊郡三百七十里北至北海郡三百四十五里東南到海一百八十里西南到瑯琊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北海郡三百三十二里東北到東萊郡膠水縣界一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八百六十九里戶二萬六千九百八

十口十三萬二千三百二十四

密州令理諸城縣戰國屬齊秦屬瑯琊郡漢屬瑯琊郡高密國成陽國地後漢屬瑯琊郡北海國地晉屬城陽郡後魏復置高密郡後置膠州隋初為密州以密水為名煬帝改為高密郡大唐因之領縣四

諸城漢東武縣樂府有東武吟又漢諸城故縣在今縣西南古齊長城東南自上大朱山起盡州南界二百五十里又有漢黔陬縣故城在東北瑯琊山秦始皇章齊遂登瑯琊累臺山上

莒古莒國戰國時燕將樂毅破齊獨莒不下漢海曲縣故城在今縣東王莽末赤眉賊之始呂母起此赤眉樊崇謝祿等將兵十餘萬圍莒數月不能下又有姑幕縣故城在今縣東

北則古蒲姑氏之國漢向縣故城在今縣南濰水源出縣東北濰山也

高密漢高密郡古夷安故城則今縣外城夷澤灌田萬頃

安丘漢舊縣有渠丘亭古昌安故城即今縣外城古淳于城在今縣東北漢故平昌縣城在縣南

東萊郡東至東牟郡四百里南至高密郡三百六十里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到海二百五十里西南到北海郡界二十九里西北到海二十一里東北到東牟郡四百里去西京二千七百六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五十三里戶二萬六千九百四十六口十五萬八千三百三

萊州今理掖縣春秋萊子國也禹貢曰萊夷作牧是也齊侯遷萊子于郳五奚反在齊國之東故曰東萊戰國屬齊秦屬齊郡兩

漢為東萊郡晉為東萊國宋為東萊郡後魏復為東萊郡後置光州隋改為萊州煬帝改為東萊郡大唐為萊州或為東萊郡領縣四

掖漢舊縣掖水名又有漢曲城縣故城在東北有三山史記封禪書云祠三山為陰主有萬里沙漢武帝元封元年旱禱之

膠水漢膠東國地

即墨漢舊縣又有漢不其縣故城在今縣西有樂毅城又有沽水左傳云沽尤以東即此也今縣東南有大勞山小勞山燕樂毅破齊田單守不下又有漢壯武縣故城在其西也

昌陽漢舊縣有貕養津周禮曰幽州其藪貕養又有漢挺縣故城在其西北也

東牟郡東至文登縣東海四百九十里南至東萊郡昌陽縣二百一十里西至海四里北至海三里東

南到文登縣東海四百六十里西南到東萊郡四百里西北到海四里東北到海五里去西京三千一百二十五里去東京三千三百七十里戶二萬一百八十五口十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二

登州（今理蓬萊縣）春秋牟子國也戰國屬齊秦屬齊郡漢以下並屬東萊郡大唐武太后分萊州置登州或為東牟郡領縣四

蓬萊（漢黃縣地武帝於此望海中蓬萊山因築城以為名唐神龍初置蓬萊縣）文登（漢腄縣北有文登山又有之罘山秦有萊山始皇立頌之所有始皇石橋罘音扶）黃（漢舊縣）牟平（漢舊縣）

安東府（東至越喜部落二千五百里南至柳城郡界九十里西至契丹界八十里北至渤海一千九百

五十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契丹衙帳一千里東北到契丹界八十
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二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
四十里戸　　口

安東大都護府舜分青州為營州置牧宜遼水之東是也已具注序篇春秋及戰國並屬燕秦二漢曰遼東郡東通樂浪樂浪本朝鮮國漢武帝元封三年朝鮮人斬其王而降以其地為樂浪玄菟等郡後又置帶方郡並在遼水之東晉因之兼置平州領郡國五理於此自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之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為平州後還合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校尉居襄平晉咸寧二年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

州以慕容廆為刺史遂屬永嘉之亂為衆所推及其孫僞移都於薊其後慕容垂子寶又遷於和龍後魏時高麗國都其地大唐總章元年李勣平高麗得城百七十六分其地為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用其酋渠為都督刺史縣令上元二年徙遼東故城儀鳳二年又徙新城聖歷元年更名安東都護府神龍元年復故名開元二年徙於平州天寶二年又徙於遼西故郡城至德後廢領羈縻州十四

風俗

青州古齊號稱强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管仲謂楚師曰我齊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在今瑯琊郡沂水縣界無棣今景城郡縣又燕王謂蘇秦曰吾聞齊地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巨防可以為塞今濟陽郡盧縣界有防門山又有長地東至海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而興霸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豈因輕重而為弊乎固知導人之方先務惟以誠信漢高帝詈婁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又汲黯斥公孫弘云齊人多詐也逮於漢氏封立近戚漢初田肯說高帝曰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險北有勃海之利隔懸千里齊得十二焉

故號東西秦非親子弟勿王武帝臨極儒雅盛興晉惠之後淪没僭僞慕容建國二代而亡今古風俗頗革亦有文學大唐初立都督府乃命親王鎮之漢氏之制信可取也

古徐州 今置郡府五縣三十三

彭城 徐 七縣 彭城 沛 滕 蕭 豐 符離 蘄

臨淮 泗 六縣 臨淮 宿遷 下邳 漣水 虹 徐城

魯郡 兗 十一縣 瑕邱 金鄉 任城 鄒 曲阜 泗水 乾封 方與 中都 龔邱 萊蕪

東海海四縣 朐山 東海 沭陽 懷仁

瑯琊沂五縣 臨沂 沂水 承 費 新太

古徐州

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淮沂其乂蒙羽其藝淮沂二水已理蒙羽二山皆可種藝蒙山在瑯琊郡費縣羽山在東海郡朐山縣淮水出今淮安郡桐柏山沂水出瑯瑯郡沂水縣是也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埴黏土也漸包言相漸及包褁而生羽畎夏翟嶧陽孤桐羽畎羽山之谷也出夏翟翟雉之羽可為旌旄者也嶧山之陽有特生之桐可中琴瑟嶧山在今魯郡鄒縣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渡二水而入於河也

亦舜十二牧之一周併徐州屬青州今分入兗州之域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為名在天文奎婁則魯之分野漢之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其分也今魯郡之東南境及瑯琊之南境東海臨淮之北境皆其地慮音閭兼得宋齊吳之交漢之楚國山陽今彭城及魯郡之西境皆宜屬宋漢之瑯琊泰山今瑯琊之北境魯郡之北境皆宜屬齊漢臨淮之南境宜屬吳也秦平天下置郡此為泗水今臨淮彭城郡是也瑯琊之西境今瑯瑯郡薛郡今魯東海等郡漢又加置東海郡漢武帝置十三州還以其地為徐州領郡國四後漢並因前代理於郯今臨淮郡下邳縣魏晉亦曰徐

州領郡國七理彭城今郡自元帝渡江徐州所得唯半而已徐並沒於石氏宋初因之領郡十三理彭城明帝初地入於後魏其後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南道彭城臨淮魯郡東海瑯琊郡

彭城郡東至臨淮郡三百七十里南至淮水中流四百四十一里與壽春郡壽春縣為界西至譙郡五百里北至魯郡三百四十里東南到臨淮郡三百六十里西南到譙郡五百里西北到魯郡三百六十里東北到瑯琊郡三百五十四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九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五十七里戶六萬六百七十口四十五萬六百七十七

今之徐州理彭城縣古大彭之國春秋戰國為宋地春秋經曰圍宋

彭城即本宋邑後屬楚謂之西楚項羽建都於此秦屬泗水郡漢為楚國沛郡地後漢及晉並為彭城國晉立徐州以為重鎮領郡國七理於此也宋因之領郡十二理同又為彭城沛二郡地文帝元嘉中王玄謨上表曰彭城南届大淮左右清汴表裏京甸捍接邊境城隍峻整襟衛周固又自淮以西襄陽以北經塗三千達於濟岱六州之人三十萬户常得全安實由此鎮後魏大將尉元上表曰彭城宋之要藩南師來侵莫不因之以陵諸夏輿地記云郡城由來非攻所能拔言其險固也後魏得之置徐州兼立東南道行臺後周立總管府大將王軌破陳軍於吕梁擒吳明徹悉降其衆也隋改彭城郡大唐為徐州或為彭城郡領縣

七

彭城古大彭國有候水一名汴水自蕭縣界來有項羽戲馬臺宋武又戲馬焉 沛漢舊縣即廣戚故城有沛宮漢高帝置酒之所有泗水亭又有漢留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微山微子葬處 蘄秦舊縣陳涉起蘄即此地有蘄水蘄音其 滕古小邾國漢蕃縣又邾國之濫邑故城在今縣東南即漢昌慮縣也左傳邾庶其以濫來奔即此地又有漢薛縣故城在今縣東 蕭古蕭國漢舊縣又有漢扶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北 豐漢高帝所生邑亦舊縣 符離秦漢舊縣又有秦相縣故城在今縣西北項羽破漢軍於靈壁東睢水為之不流即此縣界也

臨淮郡東至淮陰郡一百九十里南至淮一里與淮陰郡盱眙縣分界西至鍾離郡二百十里北至東海郡五百四十里東南到淮陰郡盱眙縣淮水中流為界西南到鍾離郡二百二十里西北到瑯琊郡六

百七里東北到東海郡界海口四百四十里去西京二千三百八十八里去東京一千五百四十五里戶三萬九千四百四口二十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泗州（今理臨淮縣）古徐國地春秋為魯國之地戰國魯宋楚三國之境秦屬泗水郡漢屬臨淮東海沛三郡地後漢以其地合於下邳國兼置徐州（領郡國四理於此）宋為南彭城下邳二郡地後魏亦為下邳郡兼置南徐州東魏改為東楚州後周改為泗州隋改為下邳郡大唐為泗州或為臨淮郡領縣六

臨淮（新置）

宿遷（春秋時鍾吾子國東晉置宿遷郡明帝太

寧中兗州刺史劉遐自彭城退屯泗口即此安帝義熙中置城在今縣東南臨泗水南近淮水自後常為重鎮

又有漢僮縣故城在西南秦下相城在縣西北項羽即下相人

下邳夏時邳國韓信為楚王都下邳即今縣城漢臨淮郡在此又有漢武原故縣城在今縣北又有漢淮陵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又漢郯縣故城在其北

連水漢厹猶縣魏曰海安郡蕭齊嘗置冀州寄理於此以為邊鎮厹音仇

虹漢夏丘縣故城即今縣城也

徐城古徐子國漢以為縣有徐君墓季札掛劍處

魯郡東至瑯琊郡三百八十二里南至彭城郡三百九十六里西至東平郡二百里北至濟陽郡三百里東南到彭城郡三百六十四里西南到睢陽郡四百一十七里西北到東平郡一百九十里東北到濟南郡三百五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五十八里去東京一千一百六十里戶八萬五千三百四十八五口五十

三萬三千八
百一十四

兖州今理瑕丘縣始禹導兖水而為濟截河南渡東流與荷澤汶水會又北東入於海兖州在濟河之間因濟水發源為名今郡理乃北境也至周置兖州始兼得今郡之地而濟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於海則河南之地無濟水矣自後所立皆集舊名兼有濟南濟北濟陽濟陰郡國蓋建置之際未之審詳古少皞之墟也禹貢徐兖二州之域任城龔丘縣即兖州界餘並徐州域春秋及戰國並魯國亦邾國之境邾國黃帝之後陸終之子曹姓所封也今鄒縣也今黃州亦邾國之地陸終之後所封蓋陸終有六子各為國也任國太皞之後風姓今任城是也後亦為宋齊所侵東嶽泰山在焉秦為薛郡漢高后更為魯郡及

泰山山陽郡地後漢為任城國山陽泰山郡地兼置兖州領郡國八理於此晉改為魯郡宋為泰山高平魯三郡地及兖州領郡六理於此後魏亦為魯郡北齊改為任城郡隋初置兖州煬帝改為魯郡大唐初偽魯徐圓朗都之剋平復改為兖州後為魯郡領縣十一

瑕丘漢舊縣東北有檀鄉又有漢樊縣故地在今縣西南

金鄉漢東緡縣左傳云齊侯伐宋圍緡即此地又有漢昌邑縣故城也

任城古任國漢為縣又有漢亢父縣故城在今縣南

鄒故邾國城在縣東南周迴十四里上冠危峯下屬巖壑窮險固之勝景有鄒山嶧山漢舊縣地又曰南平陽縣

曲阜故魯國都也有阜委曲長七八里故曰曲阜孔

子廟舊宅並在城中背洙面泗有孔子墓有矍相之圃東北又有漢魯恭王殿階猶存有沂水漢魯縣也

泗水漢卞縣地亦泗水國也又有漢汶陽縣故城在今縣東南有尼丘山洙泗水又有漢梁父縣故城在北有泮水也

乾封有泰山

方與漢舊縣

中都古中都城也

龔丘漢曰寧陽縣桃鄉縣故城在東北也

萊蕪漢舊縣地汶水所出而流出沛

東海郡東至東海縣水路十九里南至臨淮郡五百四十里西至臨淮郡下邳縣五百五里北至高密郡四百七十二里東南到臨淮郡漣水縣二百五十七里西南到沭陽縣百六十三里西北到瑯琊郡二百三十二里東北到東海縣界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八十七里去東京一千七百六十九里戶二萬七千五百三十二口十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四

海州今理朐山縣春秋及戰國為魯之東境後屬秦為薛郡地後分薛郡為郯郡漢改郯為東海郡後漢及晉因而不改宋亦然兼僑立青冀二州梁置南北二青州後入後魏東魏改為海州隋改為東海郡大唐為海州或為東海郡領縣四

朐山有羽山殛鯀處東北有瑯琊山漢朐縣故城在今縣西南秦始皇立石以為東闕門即此地蕭齊置青州於此

東海田横所保鬱洲亦曰郁洲漢贛榆縣也宋明帝太始以後青冀二州僑立於此後東魏於此置臨海鎮贛音古濫反

沭陽漢厚丘縣地梁置潼陽郡有沭水沭音述

懷仁東魏置義塘郡有夾山即夾谷齊魯會處

瑯琊郡東至東海郡二百三十五里南至臨淮郡六百里西至魯郡三百八十二里北至北海郡四百五十一里東南到東海郡二百三十二里西南到彭城郡三百五十四里西北到淄川郡五百三十里東北到高密郡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五十一里去東京一千四百三十五里戸三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口十八萬五千三百八十四

沂州今理臨沂縣春秋時齊魯二國之地戰國屬齊魯二國之境秦瑯琊郡漢為東海瑯琊二郡地後置瑯琊國魏晉亦置瑯琊國宋為瑯琊郡齊不得其地後魏置北徐州後周改為沂州隋復為瑯琊郡大唐為沂州或為瑯

瑯郡領縣五

臨沂漢即丘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左傳云祝丘是也又有漢開陽縣及襄賁縣故城在今縣南賁音肥

沂水有穆陵山沂山沂水所出左傳曰南至於穆陵漢陽都縣故城在今縣南縣北界有大峴即齊地南面險固處晉安帝時宋武帝伐慕容超超大將公孫五樓請據大峴山超不從故敗

承漢蘭陵縣故城在今縣東是也

費古魯費邑後為季氏邑有蒙山又有東蒙山在蒙山之東故名馬又有顓臾城又有漢南武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又有古武城子游為宰即此

新太漢蒙陽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堂阜在縣東

風俗

徐方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自五胡亂華天下分裂

分居二境尤被傷殘彭城要害藩捍南國必争之地常置重兵數百年中無復講誦況今去聖久遠人情遷蕩大抵徐兖其俗畧同

通典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八十一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十一

古揚州上 今置郡府十二縣五十九

廣陵揚七縣 江都 江陽 海陵 高郵 六合 揚子 天長

淮陰楚五縣 山陽 鹽城 盱眙 淮陰 安宜

鍾離濠三縣 鍾離 定遠 招義

壽春壽五縣壽春　安豐　霍丘　盛唐　霍山

永陽滁三縣清流　全椒　永陽

歷陽和三縣歷陽　烏江　含山

廬江廬五縣合肥　慎　巢　廬江　舒城

同安舒五縣懷寧　宿松　望江　太湖　桐城

蘄春蘄四縣蘄春　黄梅　蘄水　廣濟

弋陽光五縣定城　光山　固始　仙居　殷城

宣城宣十縣宣城　當塗　涇　溧水　溧陽　南陵　綏安　寧國　太平　青陽

秋浦池四縣分宣州置郡青陽秋浦至德石埭

古揚州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北據淮東南距海舊曰南距海今改為東南具注序目篇彭蠡既瀦陽鳥攸居彭蠡澤名今在潯陽郡彭澤縣水所停曰瀦陽鳥隨陽之鳥也言彭蠡之水既見蓄聚則陽鳥所共居之陽鳥鴻鴈之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震澤吳南太湖名今吳興郡界底致也篠蕩既敷篠箭竹蕩大竹也敷謂布地而生草夭木喬夭盛貌喬高也夭於驕反厥土塗泥地卑濕鳥夷卉服海曲謂之島夷海中之夷卉服絺葛屬卉許貴反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上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

自淮入泗舜置十二牧揚州其一周禮職方曰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今在會稽郡山陰縣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川水之通流者也五湖在吳郡吳興晉陵三郡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鳥孔雀翡翠之屬獸犀象之屬穀宜稻揚州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在於天官斗則吳之分野漢之會稽九江丹陽章郡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其分也今廣陵淮陰鍾離壽春永陽歷陽廬江同安宣城丹陽晉陵吳郡吳興餘杭新定新安會稽餘姚臨海縉雲永嘉東陽信安鄱陽潯陽章郡臨川廬陵宜春南康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等郡也按吳國之分雖强盛之時殊不全得揚州之地今配星次

且約漢書其歷代所屬則各具於諸郡兼得楚及南越之交漢之江夏汝南地今蘄春
弋陽宜屬楚漢之南海之地今潮陽宜屬越之地亦古流服之國春秋時屬吳
越二國越滅吳盡并其地戰國時屬楚秦并天下置郡
此為九江今廣陵淮陰鍾離壽春永陽歷陽廬江同安蘄春弋陽鄱陽章郡臨川廬陵南康宜春等
郡是鄣今宣城新安新定丹陽郡之西境及吳興郡之西境皆是會稽今丹陽郡之東境晉陵吳郡餘
杭會稽餘姚東陽信安縉雲臨海永嘉吳興郡之東境皆是閩中今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等郡皆
是南海郡之東境今潮陽郡是漢改九江曰淮南國及封皇
子長為淮南王封劉濞為吳王二國盡得揚州之地武

帝置十三州此為揚州領郡六後漢因之理歷陽漢末移理壽春劉繇又移理曲阿歷陽壽春並今郡縣曲阿今丹陽郡丹陽縣濞足備反三國時淮南屬魏而江南屬吳也魏晉亦置揚州理壽春平吳領郡十八理建業今丹陽郡江寧縣元帝渡江揚州遂為王畿領江東浙江地宋孝武分浙江東為東揚州後罷揚州以其地為王畿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尋復舊領郡十八理建康即建業順帝改刺史曰牧又分置南兗州領郡九理廣陵南徐州領郡十七理京口今丹陽郡南荊河州領郡十三理歷陽江州領郡九理潯陽齊並因前代唯徙置荊河州領郡理壽春北兗州

領郡七理淮陰今郡北徐州領郡五理鍾離今郡梁陳分裂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淮南道廣陵盧江蘄春同安永陽鍾離壽春淮陰歷陽弋陽江南道丹陽晉陵吳郡餘杭會稽餘姚東陽新定信安吳興縉雲臨海永嘉新安長樂清源建安臨汀漳浦潮陽江南西道宣城章郡鄱陽南康臨川盧陵潯陽宜春

廣陵郡東至海五百六十里南至丹陽六十三里西至永陽三百里北至淮陽三百里東南到海四百六里無郡縣西南到歷陽三百六十里西北到淮陰郡盱眙縣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淮陰郡鹽城縣三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十五百六十七里去東京千七百四十九里戶七萬三千三百八十一口四十六萬九千五百九十四

今之揚州（今理江都江陽二縣）春秋時屬吳故左傳云吳城邗溝（邗音寒）以通江淮是也吳滅屬越越滅屬楚秦滅楚屬九江郡漢為廣陵國後屬荆國後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國武帝更名廣陵國後漢為廣陵郡魏為重鎮（文帝黄初六年征吳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見江濤歎曰天所以限南北也使張遼乗舟與曹休至海陵是歲遠巡於江都）後屬吳（孫亮建興二年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晉亦為廣陵郡東晉末以廣陵控接三齊故青兖二州刺史皆鎮於此宋亦置廣陵郡文帝兼置南兖州（領郡九理於此）齊並因之梁亦曰南兖州

北齊改為東廣州復曰南兗州後周改為吳州隋初為揚州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又為江都郡後帝徙都而喪國焉煬帝制江都太守秩與京尹同大唐初為兗州後改為邗州後又改為揚州為大都督府其後或為廣陵郡領縣七

江都秦廣陵縣 江陽高齊曰廣陵隋改之 海陵漢舊縣 高郵漢舊縣 六合楚棠邑伍尚為棠邑大夫即此也漢曰棠邑縣晉安帝置秦郡北齊置秦州後周改為方州有瓜步山石梁溪 揚子 天長梁於石梁置涇州

淮陰郡東至海二百一十五里南至廣陵郡三百里西至臨淮郡一百九十里北至臨淮郡漣水縣淮

水七十五里東南到廣陵郡海陵縣八十五里西南到鍾離招義縣四百二十里西北到臨淮郡二百六十三里東北到淮口入海水路一百七十九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一里去東京千六百六十里戶二萬六千一百一十八口一十四萬二千九十

楚州今理山陽縣春秋時屬吳吳將伐齊自廣陵掘江通淮即此也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下邳國晉屬臨淮廣陵二郡地東晉為重鎮元帝以劉隗屯守隗午最反穆帝時中郎將荀羨北征詩云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豐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

運漕無地屯兵乃營立城池焉安帝時立山陽郡宋因之齊時扼清泗臨淮守險有平陽石鼈田稻豐饒其後僑立兗州齊郡因以兗州為重鎮梁初得之後入後魏隋初廢山陽郡後置楚州煬帝初州廢并入江都郡大唐武德四年為東楚八年改為楚州或為淮陰郡領縣五

山陽 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或云漢吳王濞反於廣陵山陽王率衆於此拒之因以山陽為名

鹽城 漢鹽瀆縣晉安帝更名為鹽城

盱眙 秦東陽縣城在縣東陳嬰為東陽令史即此項羽立楚懷王都盱眙至漢以為縣晉安帝時立盱眙郡有都梁山宋文帝時後魏太武帝南侵臧質守盱眙魏師有

數十萬衆攻圍三旬不拔而退即今縣城淮陰安宜漢平安縣地魏鄧艾築石鼈城在今縣西八十里以營田也

鍾離郡東至淮陰郡四百二十里南至廬江郡三百三十里西至彭城郡界九十五里北至臨淮郡二百二十里東南到永陽郡二百二十六里西南到壽春郡二百二十里西北到彭城郡四百五十八里東北到臨淮郡二百一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五十里去東京千三百一十三里戶二萬五百五十三口十三萬八千三百六十一

濠州今理鍾離縣春秋末鍾離子之國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即其地也今鍾離縣西百里有塗山是也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太康地記云塗山古當塗

國應劭曰禹所娶會塗山侯國即此也舊有當塗縣晉安帝立馬頭郡北齊因之隋改為塗山縣今廢魯成公時叔孫僑如會吳於鍾離昭公時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吳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楚平王時吳之邊邑卑梁女子與楚邊邑鍾離小僮爭桑兩家交怒相攻遂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恐而城郢則鍾離互為吳楚之邊邑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因之晉初屬淮南郡後僑置徐州

安帝時置鍾離郡宋齊因之兼置徐州領郡理於此亦為重鎮明帝時頻為後魏攻圍徐州刺史蕭惠休蕭坦守不下而退梁因之北齊改鍾離郡為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為名也煬帝復置鍾離郡大唐武德八年為濠州或為鍾離郡領縣三

鍾離漢舊縣縣東四里有古鍾離城即魯昭公四年楚城鍾離至二十四年為吳所滅是也又縣東一里有廢小東城漢書云秦始皇二年築之以鎮濠口又郡東有公路城即袁術所築有梁荆山堰城在郡城西百一十二里梁武帝天監十三年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武帝遂發徐揚人率二十萬戸取五丁以築之令太子右衛率康絢護堰之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

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依峯以築土合脊於中流至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輙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龍能乘風雨決壞崖峯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鏵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井榦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合是冬又寒甚淮泗盡凍死亡者十七八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濶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尺高三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並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於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綯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而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移頓於八公山北南居人散就岡壠至秋八月淮水暴長堰果悉壞決奔流於海有濠水即莊惠觀魚之處濠音同

定遠 漢曲陽縣在淮曲之陽故名之其故城在今縣西又有秦漢東城縣在今

縣東南逐項羽之處梁置臨淮郡有古陰陵城即項羽奔至陰陵失道之所王莽改為陽陵

招義 漢淮陵縣地宋僑置濟陰郡於是

壽春郡 東至鍾離郡二百二十里南至同安郡八百里西至汝陰郡二百五十八里北至汝陰郡下蔡縣三百九里東南到盧江郡三百里西南到弋陽郡四百六十三里西北到汝陰郡二百五十八里東北到鍾離郡二百二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一十九里去東京千三百九十里戶二萬九千七百十七口十五萬三千一百九十二

壽州 今理壽春縣 戰國時楚地秦兵擊楚楚考烈王東徙都壽春命曰郢即此地也 今郡羅城即考烈王所築今郡子城即宋武帝所築 秦滅

楚虜王負芻其地為九江郡江自廬江分為九道後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即此也漢高帝更名淮南國武帝復為九江郡後漢因之兼置揚州領郡六理於此袁術為曹公所擊敗奔九江後遂僭號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魏曰淮南郡仍舊揚州為重鎮毋丘儉諸葛誕為刺史皆鎮於此三國時江淮為戰爭之地其間數百里無復人居晉平吳其人各還本故復立為淮南郡兼置揚州領郡十八理於此其後中原亂胡寇屢南侵又以蘇峻祖約之亂淮南人渡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當塗逡遒等縣逡七循反遒音秋東晉亦為重鎮明帝時祖約屯守後陷石勒季龍死後復理之

今郡西十五里即謝玄破苻融之處晉伏滔云彼壽春者南引汝潁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西接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有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田萬頃舒吳之貢利盡蠻越也

宋屬淮南郡（初晉元帝永昌中荆河州刺史祖約鎮於此後或理江北或理江南無定所也至宋義熙十二年劉義慶又鎮此以撫邊荒捍禦疆埸）齊因之兼置荆河州（領郡理於此）為重鎮（齊高帝初遣垣崇祖鎮壽陽謂之曰我新有天下後魏必送劉昶為辭壽春賊之所衝深為之備俄而魏大將軍王肅送劉昶兵二十萬掩至而敗還）後魏曰揚州（蕭齊東昏永元初守將裴叔業以城叛降後魏）梁置南荆河州（武帝普通七年克之擒魏後將李憲尋改為南荆河州）周曰揚州隋文帝改曰壽州煬帝初復為郡大唐為壽

州或為壽春郡領縣五

壽春 漢舊縣東晉以鄭皇后諱改壽春為壽陽宜春曰宜陽富春曰富陽凡名春悉改之今縣東四十餘里宋殷琰築四壘於此此郡在齊梁間有淮南梁郡北譙汝陰等郡隋初

安豐 春秋時六國皋繇所封葬於此廢有八公山

有漢六安郡故城在南梁置陳留安豐二郡有芍陂楚孫叔敖所起崔實月令曰叔敖作期思陂即此後漢王景為廬江太守重修之境內豐給其陂徑百里灌田萬頃齊梁時立屯田無復輸運芍音鵲

霍丘 漢松滋縣梁置安豐郡即今縣城魏毋丘儉敗安豐津都尉部人斬之即城北津是也

盛唐 漢霍山縣天寶中改為晉永和中謝尚鎮馬頭城即今縣

霍山 天寶中割盛唐縣置漢灊縣是也北也

永陽郡 東至廣陵郡三百里南至歷陽郡一百九十八里西至鍾離郡二百六十里北至廬江郡一百

六十二里東南到歴陽郡烏江縣一百六十一里西南到廬江郡慎縣界一百六十二里西北到鍾離郡二百二十六里東北到淮陰郡盱眙縣二百四十四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六十四里去東京千五百八十七里戶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一口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七

滁州今理清流縣　戰國時屬楚秦及二漢九江郡之地晉屬淮南郡宋屬新昌郡齊置南譙郡梁屬南譙州梁末屬北齊兼置新昌郡又徙南譙州於新昌即今郡是也隋初廢新昌郡改南譙為滁州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江都郡大唐復置滁州或為永陽郡領縣三　清流漢全椒縣

地舊曰頓丘隋改名全椒漢舊縣梁置北譙郡北齊改為臨滁郡後周復曰北譙隋為滁縣大業初為全椒有漢阜陵縣故城在今縣之南也永陽

歷陽郡東至宣城郡二百五十六里南至宣城郡二百五十六里西至盧江郡二百九十五里北至永陽郡一百九十八里東南到宣城郡二百五十六里西南到盧江郡三百八十五里西北到盧江郡三百二十三里東北到廣陵郡三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千六百五十二里去東京千八百一十里戶二萬二千一百三十二口十一萬六千一十六

和州今理歷陽縣戰國時楚地秦屬九江郡二漢因之漢末兼置揚州領郡六自壽春徙理於此吳為重鎮建安十七年築濡須塢周呂皆為守將二

十一年曹公自來攻圍吳黃武二年魏軍又攻不拔晉為淮南郡地東晉為歷陽郡宋因之兼置南荊河州領郡十三理於此齊梁並因之梁末屬北齊置和州及歷陽郡隋煬帝初州廢而歷陽郡如故大唐復為和州或為歷陽郡領縣三

歷陽漢舊縣後漢揚州刺史所理西南百八十里有濡須水孫權築塢於此以拒曹公

烏江本烏江亭漢東城縣也梁置江都郡北齊改為密江郡陳改為臨江郡後周改為烏江郡隋為烏江縣

含山

廬江郡東至歷陽郡二百九十五里南至同安郡四百里西至壽春郡界二百一十五里北至鍾離郡三百三十里東南到抽口三百八十四里西南到同安郡四百七十六里西北到壽春郡三百里東北到

永陽郡全椒縣一百四十五里去西京二千三百八十七里去東京千五百六十九里戶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九口十七萬七千九百三十四

廬州今理合肥縣古廬子國也春秋舒國之地昔成湯放桀周尚伯命巢左傳曰自廬以徃又云徐人取舒今舒城縣即舒國也皆此地也戰國屬楚地秦屬九江郡漢為九江廬江二郡後漢亦然魏為重鎮建安二十年張遼守之吳主孫權率十萬衆攻圍遼以八百人破之明帝時以滿寵都督揚州諸軍鎮於此滿寵上表言合肥縣西北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名新城吳主孫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而退後諸

葛恪圍新城亦不剋晉為淮南廬江二郡地梁置汝陰郡及南荆河州尋改為合州為重鎮隋初改為廬江州煬帝初州廢置廬江郡大唐為廬州或為廬江郡領縣五

合肥漢舊縣故城在北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水合故曰合肥有濡須水梁曰汝陰縣北齊分置北陳郡古巢湖在今縣東南

慎漢逡遒縣故城在東南魏置平梁郡

巢漢居巢縣也古巢伯之國湯放桀於南巢即此也曹公末年使夏侯惇屯於此楚范增墓在縣東

廬江梁置相州漢龍舒縣故城在西故漢廬江郡亦在此

舒城古舒國也

同安郡東至宣城郡八百五十里南至潯陽郡五百七十二里西至蘄春郡四百里北至廬江郡四百

里東南到潯陽郡五百七十二里西南到蘄春郡三百七十二里西北到壽春郡八百里東北到廬江郡四百七十六里去西京二千八百六十一里去東京千八百九十三里戶三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口十六萬一千四十

舒州（今理懷寧縣）古皖國也（春秋時有皖國史記皖夏姓皐繇之後皖音患）亦舒國之地（舒國說見廬江郡）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廬江郡獻帝時吳克皖城遂為重鎮（赤烏四年諸葛恪屯之）晉安帝置晉熙郡宋齊皆因之梁置荆河州後改為晉州北齊改曰江州陳又曰晉州隋初曰熙州煬帝置同安郡大唐

為舒州或為同安郡領縣五　懷寧漢皖縣有灊山一名天柱山有皖水灊音潛　宿松漢皖縣地梁置高塘有雷水江水自鄂陵分為九派會於此縣界洲上三百餘里合流謂之九江口東得武林洲即桑落洲之下尾　望江漢皖縣地晉大雷戍在此陳置大雷郡　太湖漢皖縣地隋曰晉熙　桐城

蘄春郡東至同安郡四百里南至江夏郡永興縣界四百二十里西至齊安郡二百三十里北至壽春郡霍丘縣界四百五十里東南到潯陽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江夏郡五百里西北到弋陽郡殷城縣界三百九十五里東北到同安郡三百七十二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六十里去東京千八百二十四里戶二萬五千六百二十口一十七萬一百九十八

蘄州今理蘄春縣春秋以來皆楚地秦屬九江郡二漢屬江夏郡吴為蘄春郡晉省屬弋陽郡北齊置羅州後周改曰蘄州隋煬帝初州廢置蘄春郡大唐復為蘄州或為蘄春郡領縣四

蘄春漢舊縣北齊置齊昌郡 黄梅漢蘄春縣地有黄梅山宋置南新蔡郡隋以為黄梅縣 蘄水有蘄水也 廣濟蔡山出大龜尚書云九江納錫大龜即此

弋陽郡東至壽春郡霍山縣界二百一十里南至齊安郡三百五十里西至義陽郡二百二十里北至汝南郡褒信縣淮水中流分界六十七里東南到壽春郡霍丘縣界三百二十八里西南到齊安郡三百五十里西北到義陽郡二百四十七里東北到壽春郡四百六十三里去西京一千八百六十五里去東

京九百七十五里戶三萬七百七十口一十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九

光州今理定城縣春秋時黃國也亦弦國之地魯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在弋陽軑縣軑徒計反秦屬九江郡二漢屬汝南江夏二郡魏分置弋陽郡晉齊皆因之梁末置光州後魏置弋陽郡北齊為南郢州後周為淮南郡隋煬帝初為弋陽郡大唐為光州或為弋陽郡領縣五

定城春秋黃國也漢弋陽縣故城在今縣西

光山春秋弦國之地漢西陽縣也晉為光城縣

固始春秋時寢縣寢或為沈楚封孫叔敖之子在此南叔敖祠北齊置北建州尋廢州置新蔡郡後周置澮州

仙居漢軑縣也今縣北四十里有古軑縣城今

縣東有弦亭殷城漢期思縣地梁以項城為殷城鎮以統流人大蘇山在今縣東南四十里出石斛

宣城郡東至吳興郡三百八十七里南至新安郡三百八十三里西至廬江郡六百四十三里北至丹陽郡四百五十里東南到餘杭郡四百九十六里西南到潯陽郡一千八里西北到歷陽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晉陵郡五百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六里去東京二千四百二十里戶十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五口八十七萬九千四百四十四

宣州今理宣城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越滅屬楚秦屬障郡二漢為丹陽郡吳為重鎮孫皓時以何植為牛渚督晉師來伐遣王渾向牛渚晉武帝分置宣城郡丹陽郡移於建康是也宋齊梁陳皆因之陳以

為重鎮隋平陳郡廢置宣州煬帝改為宣城郡大唐為宣州或為宣城郡領縣十　宣城漢宛陵縣有敬亭山　當塗有蕪湖牛渚磯亦謂之采石險固可守處姑熟浦漢蕪湖縣故城在今縣東南隋平陳韓擒虎襲陷之遂滅陳今縣城即晉姑熟城也又子湖故城在縣南　涇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南有涇水陵陽山　溧水水名　溧陽漢舊縣伍子胥奔吳乞食即此有溧水也　南陵漢宣城縣故城在東又有漢當塗縣故城在東南梁置南陵郡陳置北江州有鵲洲有戰鳥圻孤在江中本名孤圻昔晉桓溫舉兵東下住此圻中宵鳥驚溫謂官軍圍之既而定羣鳥驚噪俗因曰戰鳥有鵲洲左傳云昭公五年楚敗吳於鵲岸即此也　綏安梁末置大梁郡又改為陳留郡有漢廣德故城　寧國　太平　青陽

秋浦郡東至闕 南至闕 西至闕 北至闕 東南到闕 西南到闕 西北到闕 東北到闕 去西京闕 去東京闕 戶一萬九千闕 口八萬九千九百七十七

池州今理秋浦縣分宣州置 歷代土地與宣州同領縣四 青陽 秋浦 至德 石埭

通典卷一百八十一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

唐 京兆杜佑君卿 纂

州郡十二

古揚州下 今置郡府二十七縣一百三十七

丹陽 潤 六縣 丹徒 丹陽 句容 江寧 延陵 金壇

晉陵 常 五縣 晉陵 武進 江陰 義興 無錫

吳郡 蘇 七縣 吳 長洲 常熟 崑山 華亭 嘉興 海鹽

吳興　湖　五縣　烏程　武康　安吉　德清　長城

餘杭　杭　九縣　錢塘　富陽　臨安　於潛　唐山　紫溪　鹽官　新城　餘杭

新定　睦　六縣　建德　壽昌　桐廬　分水　遂安　還淳

新安　歙　四縣　歙　休寧　黟　婺源

會稽　越　六縣　會稽　山隂　剡　蕭山　餘姚　諸暨

餘姚　明　四縣　鄮　奉化　慈溪　翁山

臨海　台　六縣　臨海　始豐　樂安　寧海　黄巖　象山

縉雲　處　五縣　蒼　松陽　縉雲　遂昌　青田

永嘉温四縣永嘉　橫陽　安固　樂城
東陽婺六縣金華　蘭溪　義烏　永康　武義　東陽
信安衢六縣信安　玉山　須江　龍丘　常山　盈川
鄱陽饒五縣鄱陽　餘干　樂平　浮梁　弋陽
潯陽江三縣潯陽　彭澤　都昌
章郡洪六縣南昌　建昌　高安　豐城　新吳　武寧
臨川撫四縣臨川　南城　崇仁　南豐
廬陵吉五縣廬陵　泰和　安福　新淦　永新

宜春　袁　三縣　宜春　萍鄉　新喻

南康　虔　六縣　贛　雩都　虔化　大庾　信豐　南康　近置安遠

建安　建　六縣　建安　浦城　建陽　邵武　將樂　沙

長樂　福　八縣　閩　候官　福唐　長樂　連江　長溪　古田　尤溪

清源　泉　四縣　晉江　南安　莆田　仙遊

漳浦　漳　三縣　漳浦　龍溪　龍巖

臨汀　汀　二縣　長汀　寧化

潮陽　潮　三縣　海陽　潮陽　程鄉

丹陽郡東至晉陵郡一百六十五里南至宣城郡四百五十里西至廣陵郡六合縣四百五十三里北至廣陵郡六十三里東南到晉陵郡一百九十六里西南到宣城郡界四百五十里西北到廣陵郡六十三里東北到廣陵郡界四十五里去西京二千六百四十三里去東京一千七百九十八里戶十萬三千三百六十四口六十八萬七千三百

潤州今理丹徒縣春秋時屬吳戰國屬越後屬楚秦為會稽鄣二郡之境自句容以西屬鄣郡以東屬會稽郡漢初為荊國荊王劉賈墓在今郡城內吳王濞反濞披義反後屬江都國武帝分屬丹陽會稽二郡地後漢為丹陽吳二郡之地吳主孫權初鎮丹徒謂

之京城後都於秣陵改為建業至孫皓為晉將王濬所滅晉平吳為毗陵丹陽二郡地兼置揚州領郡十八理於建業即江寧縣元帝渡江都建業改丹陽太守為丹陽尹爾雅曰絶高為京其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境似河内郡内鎮優重宋置南東海郡及南徐州領縣十七理於此而揚州如舊齊梁以後並因之以至於陳京口常為重鎮隋大將賀若弼自廣陵來襲隔之遂滅陳隋平陳郡廢於石頭城置蔣州又廢南徐州為延陵鎮後又分置潤州於鎮城州東有潤浦煬帝初州廢延陵曲阿句容等縣悉屬江都郡而

江寧縣則屬丹陽郡城池大唐初輔公祏據之剋平合舊丹陽南徐之地併為潤州或為丹陽郡領縣六

丹徒古朱方後名谷陽春秋時齊慶封奔吳與之朱方即此也秦時有瞻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使赭衣徒三十人鑿南坑以敗其勢故云丹徒吳嘉禾三年改丹徒曰武進晉太康三年復曰丹徒隋曰延陵有句驪山黃鶴山北固山京峴山亦曰京口譙山戍

丹陽古雲陽也秦始皇改曰曲阿漢因之漢丹陽郡所領丹陽縣非今縣也梁改為蘭陵郡大唐天寶初改為丹陽有練湖亦曰後湖

句容漢舊縣有茅山一名句容山言山形如句字之曲縣名取其義有下蜀戍

江寧本名金陵秦始皇改為秣陵漢丹陽縣在此建安十六年吳改為建業晉武平吳還為秣陵又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改臨江為江寧三年分秣陵水北立建業避愍帝諱改為建康後又分

置同夏縣隋平陳併三縣置江寧縣又置蔣州後廢大唐初復為蔣州尋廢為江寧縣有鍾山蔣山石頭城玄武湖石頭鎮

延陵晉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立之有季札廟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今晉陵縣是又非隋之延陵今丹徒縣即其地

金壇有長塘湖

晉陵郡東至吳郡二百里南至吳興郡三百三十二里西至丹陽郡一百八十里北至廣陵郡三百四十八里東南到吳郡二百里西南到宣城郡五百里西北到丹陽郡一百九十六里東北到吳郡屈曲三百六十一里去西京二千八百三十三里去東京一千九百八十三里戶十萬二千三百一十九口六十五萬一千七百三十八

常州今理晉陵武進二縣春秋時吳地戰國時屬越後屬楚秦漢

會稽郡之地後漢順帝以後屬吳郡吳分吳郡無錫以西為屯田置典農校尉晉武帝省校尉以屬毗陵郡其後東海王越嫡子毗封於毗陵元帝以毗諱改為晉陵郡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陵郡置常州【或曰常州置於常熟縣故以為名】煬帝初州廢又置毗陵郡大唐為常州或為晉陵郡

領縣五

武進【晉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即今縣是】

晉陵【本名延陵漢改曰毗陵後與郡俱改為晉陵季札所居也北浦在東北入於海季札墓在今縣北七十里中浦之西】

義興【漢陽羨縣故城在南晉以周玘行義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羨并長城之北鄉為義興郡以表玘功隋平陳廢郡為義

興縣有太湖滆湖洮湖荆溪周處斬蛟於此有君山車山國山滆音核**無錫**漢舊縣史記曰太伯始居吳即此地也亦楚春申君之邑有九龍山**江陰**晉曰既陽有芙蓉湖一名上湖

吳郡東至海三百六里南至吳興郡三百一十里西至晉陵郡義興縣界一百三十三里北至晉陵郡二百里東南到東海針山四百五里西南到吳興郡二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晉陵郡一百九十五里東北到常熟縣界三百二十九里去西京三千九百九十九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二十一里戶七萬六千一百四十七口六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三

蘇州今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之都也**自闔閭以後並都於此**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昔吳伐越越子禦之於檇李**檇音醉**則**

今嘉興縣之地檇李城在今嘉興縣南三十七里戰國時屬越後屬楚秦置會稽郡項羽初起殺會稽太守殷通即此漢亦為會稽郡後順帝分置吳郡晉宋亦為吳郡與吳興丹陽為三吳齊因之陳置吳州隋平陳改曰蘇州因姑蘇山為名煬帝初復曰吳州尋為吳郡大唐為蘇州或為吳郡領縣七

吳漢舊縣有太湖洞庭山左傳吳師伐越敗之於夫椒即太湖中椒山有松江太伯祠後漢桓帝時太守麋豹所建後至晉內史虞潭改理馬閭閭墓即虎丘寺要離墓在今縣西梁鴻墓在要離墓之北長洲有吳之長洲苑因以為名常熟漢吳縣司監都尉署吳平割屬既陽縣晉立南沙縣隋改為常熟縣

嘉興春秋時地名長水秦為由拳縣漢因之吳時有嘉禾生改為嘉禾縣後以孫皓父名和又改為嘉興

海鹽本名武原鄉秦以為海鹽縣

華亭天寶中置地有華亭谷因以為名吳陸機陸雲宅即此

崑山漢婁縣地本因吳之婁門為名

吳興郡東至吳郡三百一十里南至餘杭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宣城郡三百八十七里北至吳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餘杭郡鹽官縣界一百七十二里西南到宣城郡界二百六十里西北到晉陵郡三百三十二里東北到吳郡二百二十二里去西京三千三百四十一里去東京二千二十四里戶六萬八千五百八十一口四十六萬二千四百七十九

湖州今理烏程縣春秋時屬吳吳滅屬越越滅屬楚兼得古

之防風國焉史記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汪罔氏即防風國罔音忙秦為會稽鄣二郡之境漢亦同後漢屬吳郡吳分吳丹陽二郡置吳興郡晉宋陳因之梁末改為震州後復為吳興郡隋平陳郡廢後置湖州其名震州湖州皆因州東有太湖一名震澤故也震澤亦名具區澤煬帝初廢湖州分其地入餘杭及吳二郡大唐復置湖州或為吳興郡領縣五

烏程秦漢舊縣隋廢郡并東遷縣入焉南有衡山左傳云吳伐越至於衡山是也

武康古防風國輿地志云漢烏程縣之餘不鄉地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吳乃改會稽之餘暨為永興分餘不為永安以協謠言晉以平

陽已有永安縣故改此永安為武康有前溪封山禺山青山

安吉

故鄣縣地吳興記曰漢張角之亂此郡獨守險阻固漢朝嘉之故靈帝分縣南鄉置安吉縣

德清

舊名臨溪有吳光山餘不溪孔愉放龜於此

長城

有卞山若溪吳王闔閭使弟夫槩居此築城狹而長晉武帝置縣因以為名西八十里鄣郡故城即秦鄣郡縣城也今號為府頭是也

餘杭郡

東至吳郡三百九十里南至會稽郡一百三十里西至新安郡四百十六里北至吳興郡百九十里東南到樂思山至會稽郡總一百七十二里西南到新定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宣城郡四百九十六里東北到吳郡三百六十九里去西京三千五百五十六里去東京二千七百一十七里戶八萬六千四百五十四口五十七萬八千九十五

杭州（今理錢塘縣）春秋越國之西境（越國西北至語兒在今吳郡嘉興縣南與吳分界）後屬楚（按周顯王四十六年楚威王伐越破之殺其王無疆盡取其地至於浙江之北）秦漢並屬會稽郡後漢順帝以後屬吳郡晉屬吳興吳二郡地宋齊梁因之陳以為錢塘郡隋平陳置杭州煬帝初州廢置餘杭郡大唐為杭州或為餘杭郡領縣九

錢塘（漢舊縣錢塘郡記云昔郡功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譎不復取皆棄土石而去塘以之遂成有石膏山藥用為最）富陽（漢曰富春吳置東安郡晉孝武改曰富陽西有孫洲）臨安（吳置臨水縣晉武更名）於潛（漢舊縣有天目山桐溪）唐

山　紫溪　鹽官　新城浙江西南名曰桐溪吳立為新城　餘杭

新定郡東至餘杭郡三百十五里南至東陽郡一百五十五里西至新安郡三百七十三里北至餘杭郡界二百七十五里東南到東陽郡一百八十里西南到信安郡三百一十里西北到新安郡三百七十里東北到餘杭郡三百十五里去西京三千六百五十九里去東京三千里戶五萬四千七百四十口三十六萬二千三百八十九

睦州今理建德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又屬楚秦為鄣郡地漢為丹陽郡地後漢以後並屬吳郡梁陳為新安郡隋平陳廢郡後置睦州以俗阜人和內外輯睦為義煬帝置遂安郡有仙

壇山

大唐置睦州或為新定郡領縣六　建德漢富春縣地有七里瀨　壽昌漢富春縣地　桐廬漢富春縣地有嚴子陵釣臺　分水　遂安漢舊置新定縣晉太康新改　還淳

新安郡東至餘杭郡四百七十九里南至新定郡遂安縣二百四十六里西至宣城郡秋浦縣四百九十六里北至宣城郡涇縣界二百九十三里東南到新定郡三百七十里西南到鄱陽郡百九十五里西北到宣城郡涇縣界二百八十五里東北到宣城郡三百八十三里去西京三千六百六十七里去東京二千八百四十六里戶三萬九千七百五十七口二十六萬四千三十二

歙州今理歙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後又屬楚秦屬鄣郡二

漢屬丹陽郡吳孫權分丹陽立新都郡晉平吳改曰新安宋齊並因之隋平陳置歙州煬帝初州廢置新安郡大唐為歙州或為新安郡領縣四

歙漢舊縣 休寧晉海寧縣 隋改名 黟漢舊縣林歷山四面險峻吳時山越所保賀齊破於此黟音伊 婺源

會稽郡東至海四百九十八里南至東陽郡四百八十里西至餘杭郡一百三十里北至海四十里東南到臨海郡五百里西南到東陽郡四百八十里西北到餘杭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浙江海際三百九十八里去西京三千七百二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七十里戶八萬八千三百三十七口五十二萬九千六百七十四

越州今理會稽山陰二縣春秋時越國之都至周顯王時為楚所破其浙江南之地越猶保之而臣服於楚秦屬會稽郡漢因之後漢順帝徙置會稽郡時陽羨人周喜上書分浙江以西為吴郡以東為會稽郡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太守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如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以無凶年其堤塘周廻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餘頃會稽記云創湖之始多淹塚宅有千餘人怨訴臻故被刑於市及遣使按履總不見人籍皆是先死亡者晉為會稽國宋為會稽郡嘗置東揚州理於此尋罷州齊因之梁又加置東揚州隋平陳改東揚州為吴州置總管

府煬帝初府廢置越州尋復為會稽郡大唐為越州或為會稽郡領縣六

會稽 漢舊縣禹葬會稽即此地也有會稽山禹穴鏡湖若耶溪雷門

山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是也蘭亭王羲之曲水序於此作

剡 漢舊縣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嵊州六年廢有天姥山剡溪嵊時證反

蕭山 國家初置永興縣後改焉

餘姚 漢舊縣又有漢上虞縣故城在西有四明山

諸暨 漢舊縣越王允常居

餘姚郡東至海中黃公山水行二百八十里南至臨海郡寧海縣水行一百八十里西至會稽郡餘姚縣水行一百八十里北至會稽郡餘姚縣界海際水行一百八十里東南到海中鋸門山四百里與臨海郡象山縣分界西南到睦昭嶺一百七十里與會稽郡剡縣分界西北到會稽郡界一百七十里東北到

大海泆口七十里江海際泆往海行七百五十里至海中檢山去西京四千一百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五十里戶四萬一千六百三十口十七萬七千五百六十

明州今理鄮縣本會稽郡之鄮縣鄮莫侯反大唐開元中分置明州或為餘姚郡以境內四明山為名領縣四

鄮漢句章縣西鄞縣故城在今縣東南越王句踐平吳徙夫差於甬東韋昭曰即句章東泆口外洲鄞音銀亦漢鄮縣地

奉化　慈溪　翁山

臨海郡東至海際一百八十里南至永嘉郡五百里西至縉雲郡四百里北至會稽郡五百里東南到大海二百九十三里西南到括蒼山足七十里極大山西北到東陽郡六百一十二里東北到當郡象山

縣東鋸門山四百六十里極大海去西京四千三百四十六里去東京三千三百二十里戶五萬五千六百五十八口三十二萬四千七百六十一

台州今理臨海縣春秋及戰國時屬越秦漢屬會稽郡亦東甌之境武帝時閩越圍東甌徙國於江淮之間其地屬會稽郡東部都尉理於此後漢亦屬會稽郡吳置臨海郡晉宋齊梁皆因之隋平陳郡廢屬永嘉郡大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海州五年改為台州因天台山為名或為臨海郡領縣六

臨海漢回浦縣地後為章安縣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始豐吳初置始平縣

晉太康元年更名始豐有天台山

樂安晉永和三年分始平南鄉置

寧海晉置

黃巖

象山

縉雲郡東至臨海郡四百里南無處可至西至北至東陽郡二百五十八里東南到永嘉郡三百里西南到西北到信安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臨海郡去西京四千三百里去東京三千五百里戶四萬二千二百口二十五萬二千

處州今理蒼縣春秋戰國時並屬越秦漢屬會稽郡亦甌越之地晉分置永嘉郡宋齊因之隋平陳改為處州後煬帝初復置永嘉郡大唐改為處州或為縉雲郡因山為名領

縣五　蒼有蒼山惡溪石門山瀑布水　松陽吳舊縣　縉雲有縉雲山　遂昌
青田

永嘉郡東至大海八十六里南至長樂郡水陸相乘千五百二十里西至縉雲郡二百六十七里北至臨海郡五百里東南到橫陽縣界將軍嶺去縣二百十五里西南到建安郡界桐檐山去橫陽縣三百五十里西北到縉雲郡三百里東北到臨海郡泛海行三百里去西京四千七百三十七里去東京三千九百三十七里戶四萬二千二十八口二十萬五千三百十

溫州今理永嘉縣　春秋戰國時並屬越秦二漢為會稽郡之東境晉為臨海郡地明帝分屬永嘉郡宋以後因之隋

平陳廢永嘉郡煬帝初又屬永嘉郡大唐前上元二年分置温州或為永嘉郡領縣四

永嘉漢治縣地後漢改為章安後又以章安東甌鄉為永寧縣初漢惠帝立越東海王搖於東甌即此隋改名

橫陽舊曰始陽

安固吳曰羅陽後曰安陽晉改名

樂城晉武帝置

東陽郡東至會稽郡四百八十里南至縉雲郡三百五十八里西至信安郡一百九十二里北至新定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臨海郡六百一十二里西南到縉雲郡松陽縣界一百五十五里西北到新定郡一百八十里東北到會稽郡四百八十里去西京三千九百五十里去東京三千三十五里戶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三口七十萬七千四百二十七

婺州今理金華縣春秋戰國時並越地秦屬會稽郡二漢置會稽西部都尉理於此吳置東陽郡晉宋齊皆因之梁陳置金華郡隋平陳置婺州以當天文婺女之分為名也煬帝初州廢置東陽郡大唐為婺州或為東陽郡領縣六

金華漢烏傷縣地後漢末分為長山縣有長山金華山龍山赤松澗　義烏漢烏傷縣　永康漢烏傷縣地　武義吳赤烏八年置武義縣　東陽有東陽山　蘭溪

信安郡東至東陽郡一百九十二里南至縉雲郡三百五十六里西至鄱陽郡九百九十二里北至新定郡三百一十里東南到縉雲郡一百六十六里西南到建安郡千一百里西北到鄱陽郡界二百一十

九里東北到新定郡三百一十里去西京三千八百四里去東京二千九百九十里戶六萬七千三百二十九口四十二萬九千一百六十二

衢州今理信安縣本婺州地大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分置衢州州西有三衢山七年平輔公祏廢之垂拱二年復置衢州或為信安郡領縣六

信安漢太末縣地後漢末分置新安縣晉改名石橋山晉王質爛柯處有泉嶺山在縣南二百里漢朱買臣云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即今建安郡北界也　須江江郎山發地如笋有三峰　龍丘秦漢太末縣也　常山　盈川　玉山有玉山嶺

鄱陽郡東至信安郡九百九十二里南至臨川郡四百里北至潯陽郡三百七十四里東南到信安郡須江縣青草洲七百八十五里西南到章郡章縣城子橋二十里西至章郡擔石湖中流為界一百七十

中百六十里西北到潯陽郡三百七十四里東北到新安郡七百九十九里去西京三千二百六十三里去東京二千四百一十三里户四萬三千一百四十九口二十三萬九千三百八十八

饒州今理鄱陽縣春秋時楚之東境後屬吴楚昭王時吴伐楚取番是也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吴主孫權分置鄱陽郡初理鄱陽縣後徙理吴芮故城晉宋齊因之梁置吴州陳廢隋置饒州以其産物豐饒煬帝初置鄱陽郡大唐復

為饒州或為鄱陽郡領縣五　鄱陽晉鄱縣有番江又有漢鄱陽縣故城在

餘干漢餘汗縣汗音干越王句踐之西界所謂干越也　樂平吳舊樂安縣　浮梁

弋陽吳舊葛陽縣隋改為弋陽有弋水

潯陽郡東至宣城郡一千八里南至章郡三百二十五里西至江夏郡五百九十三里北至蘄春郡五百九十三里東南到鄱陽郡三百七十四里西南到江夏郡六百里西北到蘄春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同安郡五百七十二里去西京二千九百四十八里去東京二千一百九十七里戶二萬六千五十八口一十四萬八千九百二十七

江州今理潯陽縣　禹貢荆揚二州之境禹貢揚州曰彭蠡既

潴荊州曰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郡之東南五十二里九江在郡之西北今九江郡在郡鎮之北彭蠡在其東也江水西自江夏郡永興縣流入尚書禹貢曰九江孔殷孔安國注云江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按張須九江圖云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於鄂陵終會於江口一云白烏江二云白蚌江三云烏土江四云嘉靡江五云畎江六云三里江七云菌洲江八云沙堤江九云廩江潯陽記云九江在潯陽郡北五里名曰烏江遠則百餘里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合流則彭蠡以東為揚州九江以西為荊州春秋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廬江章二郡地晉初屬廬江武昌二郡後割荊揚二州而置江州初理章郡後理

於此

後又置潯陽郡宋齊亦為潯陽郡皆置江州領郡九理於此

中流襟帶常為重鎮隋置九江郡大唐改為江州或為潯陽郡領縣三

潯陽潯水名也漢舊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此隋改為彭蠡縣又改為湓城縣有湓水浪井彭蠡湖匡廬山今縣南楚城驛即舊柴桑縣也又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王莽改為蒲亭今驛前有敷淺原在西數十里有傅陽山宋武帝大破盧循於左里即彭蠡湖口也

彭澤漢舊縣梁置太原郡領晉陽等四縣隋並廢之置龍城縣尋即改為彭澤有馬當山楊葉洲

都昌漢彭澤縣地有石壁有桑落洲晉將劉毅為盧循所敗之處

章郡東至信安郡界一千四里南至盧陵郡五百三十里西至長沙郡一千二百里北至宣城郡七百里

東南到臨川郡二百里西南到宜春郡五百二十五里西北到潯陽郡三百三十五里東北到鄱陽郡四百四十里去西京三千九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二百十一里戶五萬五千七百一十七口三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

洪州今理南昌縣春秋戰國時並屬楚秦屬九江郡漢改九江郡為淮南國漢高祖分淮南國置章郡今南康廬陵宜春鄱陽潯陽臨川章郡地盡屬漢章郡吳芮為長沙王兼得其地後漢亦為章郡晉因之東晉嘗置江州理於此宋齊以後並為章郡隋平陳廢郡置洪州煬帝初廢州置章郡大唐為洪州或為章郡領

縣六 南昌漢舊縣隋改為章縣有鍾陵龍沙 高安漢建成縣 豐城漢南昌縣吳分置富城縣晉太康元年改為豐城晉張華於此得古劍 新吳漢靈帝置 武寧吳置新安縣晉更名寧縣今曰武寧 建昌漢曰海昏昌邑王廢後遷於此故城見在有楊柳津止遼津後漢艾縣也

臨川郡東至鄱陽郡餘干縣三百二十里南至南康郡一千二十里西至廬陵郡五百二十五里北至章郡二百四十里東南到建安郡八百三十七里西南到廬陵郡五百二十五里西北到章郡二百四十里東北到鄱陽郡四百二十里去西京三千三百一十二里去東京二千五百三十里戶二萬八千五百七口一十七萬一千九百二十

撫州今理臨川縣 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吳

分置臨川郡晉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平陳置撫州煬帝時州廢置臨川郡大唐為撫州或為臨川郡領縣四

臨川後漢臨汝縣隋改為臨川 南城漢舊縣有五章山 崇仁梁置巴山郡 南豐

廬陵郡東至臨川郡五百二十五里南至南昌郡四百二十四里西至桂陽郡一千二百五十里北至章郡五百三十里東南無路可到西南到衡陽郡九百里西北到宜春郡三百一十里東北到臨川郡五百二十五里去西京三千六百三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四十三里戶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口二十二萬九千七百九十五

吉州今理廬陵縣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孫

策分置廬陵郡晉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平陳置吉州煬帝初州廢置廬陵郡大唐為吉州或為廬陵郡領縣五

廬陵漢舊縣有吉陽水 泰和舊東昌西昌二縣地 安福吳置安城郡在此隋廢郡改為安福 新淦漢舊縣淦沽濫反 永新

宜春郡東至章郡水路七百四十里南至廬陵郡三百一十里西至長沙郡五百二十六里北至章郡五百二十五里東南到廬陵郡二百一十一里西南到長沙郡界二百三十里西北到長沙郡五百二十六里東北到章郡五百二十五里去西京三千五百八十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六十八里戶二萬九千三百九十一口十五萬三千八百二

袁州今理宜春縣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吳分置安成郡晉宋齊以下皆因之隋平陳置袁州煬帝初州廢置宜春郡大唐為袁州或為宜春郡領縣三

宜春漢舊縣晉改曰宜陽隋復舊　萍鄉漢宜春縣地萍蒲丁反　新喻漢宜春縣地

南康郡東至建安郡隔絶黄土嶺一千八百二十里南至南海郡隔越參溪嶺一千五百里西至桂陽郡一千一十三里北至廬陵郡四百二十里東南到潮陽郡界一千五百六十五里西南到始興郡隔大庾嶺七百里西北到桂陽郡一千四十四里東北到臨川郡一千一十里去西京四千二百十六里去東京三千四百里戸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二口二十萬七千九百九十二

虔州今理贛縣贛沽濫反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吳屬廬陵郡及晉平吳置南康郡宋為南康國齊梁陳皆為南康郡隋平陳置虔州煬帝初州廢置南康郡大唐為虔州或為南康郡領縣六

贛漢舊縣有章水貢水合流故曰贛

雩都漢舊縣地

虔化漢贛縣地皆漢閩越反漢使諸將屯梅嶺即今縣界

大庾有大庾嶺一名塞上嶺即五嶺之一漢時呂嘉反漢軍伐之監軍姓庾城於此故謂之大庾嶺劉嗣之南康記云昔漢楊僕討呂嘉出章郡下橫浦即今縣西南故橫浦廢關見在此

信豐

南康漢舊南野縣

建安郡東至縉雲郡九百七十六里南至長樂郡七百二十里西至臨川郡八百三十七里北至信安

郡千一百里東南到長樂郡七百二十里西南到臨川郡二千四百里西北到鄱陽郡二千三十里東北到信安郡一千一百里去西京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去東京四千一百二十五里戸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九口十四萬二千一百六十四

建州今理建安縣本閩越地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後漢因之吳分置建安郡晉宋齊梁並因之陳屬閩州後又屬豐州隋平陳屬泉州煬帝初屬閩州尋置建安郡而屬焉大唐武德四年置建州以建溪為名或為建安郡

領縣六　建安漢治縣地吳置建安縣有武夷山　浦城　建陽　邵武

將樂 沙

長樂郡東至山六十六里外至海南至海二百里西至山八十里山外虔州雩都縣界北至山四十里山外至永嘉郡界東南水路到海一百六十四里西南到清源郡五百里西北到建安郡界七百二十里東北到永嘉郡水路千四百七十八里去西京五千七百三十三里去東京四千九百三十三里戶二萬九千五百二十七口二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七

福州今理閩縣亦閩越地秦為閩中郡漢高帝立無諸為閩越王都於此及武帝時閩越反滅之徙其人於江淮間盡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為治縣地蓋以越王治鑄

為名屬會稽郡又名其地為東冶縣後漢改為候官都尉屬會稽郡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此為南部都尉東部今臨海郡是也晉置晉安郡宋齊因之陳置閩州後又改為豐州隋平陳改為泉州煬帝初州廢復改為建安郡大唐初為建州後此置泉州移建州於建安縣置後此復為閩州移泉州於晉江縣於開元十三年改為福州或為長樂郡領縣八

閩閩越王無諸都東冶即此漢東冶縣後改曰東候官　候官　福唐　長樂　連江　長溪　古田　尤溪

清源郡東至海一百二十里南至海一百八十里西至綿田村二百八十五里北至仙遊縣一百五十里東南到海四十里西南到漳浦郡六百里西北到皁洋村一百里東北到長樂郡五百里去西京六千三百一十六里去東京五千四百十三里戶二萬四千五百八十六口一十五萬四千九

泉州今理晉江縣秦漢土地與長樂郡同晉為晉安郡宋齊以後因之自隋以來屬泉州大唐神龍以後始移置泉州於此或為清源郡領縣四 晉江 南安吳置晉安縣晉置晉安郡在此 莆田莆音蒲 仙遊

漳浦郡東至大海一百五十里南至大海一百六十里西至潮陽郡五百六十里北至建安郡二千四

百里東南到黄如江一百里西南到懷恩郡界一百里西北到石埭溪一百五十里東北到清源郡六百里去西京七千三百一十三里去東京六千五百一十里戸二千六百三十三口六千五百三十六

漳州今理漳浦縣　歷代土地與長樂郡同大唐分其地置漳州或為漳浦郡領縣三　漳浦　龍溪　龍巖

臨汀郡東至清源郡龍溪縣一千四百五十里南至潮陽郡程鄉縣界一千里西至南康郡雩都縣九百里北至臨川郡南豐縣一千六百里東南到漳浦郡㢘懐恩縣界一千五百里西南到潮陽郡程鄉縣界八百里西北到臨川郡南豐縣一千六百里東北到長樂郡一千三百六十里去西京六千四百七十三里去東京五千三百七十里戸五千三百三十口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五

汀州（今理長汀縣）歷代土地與長樂郡同大唐開元二十六年分置汀州或為臨汀郡領縣二 長汀 寧化

潮陽郡（東至大海一百二十七里南至大海八十五里西至海豐郡海豐縣五百七十里北至南康郡一千五百六十七里東南到大海六十九里西南到潮陽郡二百七十里西北到郡內程鄉縣五百七十五里東北到漳浦郡五百六十里去西京七千六百六十七里去東京六千七百七十五里戶一萬三百二十四口五萬一千六百七十四）

潮州（今理海陽縣）亦古閩越地秦屬南海郡秦末屬尉佗漢初屬南越後亦屬南海郡後漢因之晉置東官郡又分

置義安郡宋齊因之梁置東揚州後改為瀛州及陳而廢隋平陳置潮州煬帝初置義安郡大唐復為潮州或為潮陽郡漢揭陽縣地領縣三　海陽　潮陽　程鄉

風俗

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内分崩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吳晉宋齊梁陳皆緣江淮要害之地置兵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漢武帝時東越王數反朱買臣上言曰故東越王居

泉山之上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

通典卷一百八十三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州郡十三

古荆州 今置郡府三十三縣一百三十一

江陵 荆 七縣 江陵 枝江 松滋 當陽 公安 長林 石首

夷陵 峡 五縣 夷陵 宜都 遠安 長陽 巴山

巴東 歸 三縣 秭歸 巴東 興山

竟陵 復 三縣 監利 沔陽 竟陵

富水 郢 三縣 長壽 京山 富水

安陸 安 六縣 安陸 孝昌 吉陽 應山 應城 雲夢

齊安 黄 三縣 黄岡 黄陂 麻城

漢陽 沔 二縣 漢陽 汉川

江夏 鄂 五縣 江夏 永興 武昌 蒲圻 唐年

義陽 申 三縣 義陽 羅山 鍾山

長沙 潭 六縣 長沙 醴陵 衡山 湘鄉 益陽 瀏陽

巴陵岳五縣巴陵 沅江 湘陰 華容 昌江

衡陽衡六縣衡陽 湘潭 耒陽 攸 常寧 茶陵

零陵永三縣零陵 湘源 祁陽

江華道四縣營道 延唐 江華 永明

桂陽郴八縣郴 高亭 藍山 義昌 資興 義章 高平 臨武

連山連三縣桂陽 陽山 連山

邵陽邵二縣邵陽 武岡

武陵朗二縣武陵 龍陽

澧陽澧四縣澧陽　慈利　石門　安鄉

黔中黔六縣彭水　黔江　洪杜　洋水　信寧　都濡

寧夷思四縣務川　寧夷　思印　思王

盧溪辰五縣沅陵　溆浦　辰溪　盧溪　麻陽

盧陽錦五縣盧陽　洛浦　招喻　常豐　渭陽

靈溪溪二縣大鄉　三亭

潭陽巫三縣龍標　朗溪　潭陽

清江施二縣清江　建始

涪川費四縣涪川 多田 扶陽 城樂

夜郎珍四縣營德 夜郎 麗皐 樂源

播川播四縣播川 遵義 芙蓉 瑯川

義泉夷五縣綏陽 義泉 都上 洋川 宜林

龍標業二縣峩山 渭溪

溱溪溱二縣營懿 扶歡

古荆州

禹貢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荆山在今襄陽郡南漳縣衡

山在今衡陽郡湘潭縣江漢朝宗於海江漢二水歸入於海九江孔殷孔甚也殷中也言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今潯陽郡西北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沱潛二水名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雲夢澤名也在今安陸郡言二水既從其道則雲夢之土可為耕作畎畝之治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逾越也言渡四水而越洛乃至南河也南河即在冀州南舜置十二牧荊州其一周禮職方曰正南曰荊州爾雅曰漢南曰荊州其山曰衡藪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湛衡山在湘南雲夢在華容潁水出陽城乾山宜屬荊河州在此非也湛未詳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揚州同荊強也言其氣

躁强亦言荆驁也或取名於荆山焉盖蠻夷之國槃瓠之種昔高辛氏有畜犬曰槃瓠帝妻以少女其子孫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詩人所謂蠻荆也夏商以来最為邊患周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故詩曰蠻方来威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春秋至戰國時並為楚地其在天文翼軫則楚之分野漢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皆其分也今夷陵巴東江陵竟陵富水義陽之東境安陸齊安漢陽江夏巴陵長沙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連山邵陽武陵澧陽黔中寧夷盧溪盧陽靈溪潭陽清江等郡地是也兼得韓秦之交漢之南陽之地今宜陽之西境宜屬韓漢牂牁之地今播川義泉涪川夜郎溱溪宜屬秦秦平天下置郡此為南郡今江陵夷陵巴東竟陵富水安陸齊安漢

陽江夏清江等郡地皆是黔中今武陵澧陽黔中寧夷盧溪盧陽靈溪潭陽等郡地皆是也漢改秦黔中郡為武陵郡即今武陵郡是長沙今長沙巴陵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連山邵陽等郡是南陽之東境今義陽漢東等郡是漢武置十三州此為荊州領郡國八其五溪中地歸漢以後歷代開拓今播川涪川夜郎義泉龍溪溱溪等郡地後漢並因之荊州初理武陵郡漢壽縣今武陵郡武陵縣地後理南郡今江陵郡是漢末曹公赤壁敗後遂與吳蜀三分其地北境屬魏西境屬蜀東境南境屬吳及劉備歿後所分之地悉復屬吳而荊州南北雙立魏荊州理宛今南陽郡吳荊州理江陵今郡也晉亦置荊州領郡十九初理襄陽平吳理南郡今江陵郡王敦為刺史

理武昌今江夏郡縣也其後遷徙無常處自王抗以後復理江陵不復移改宋分置荆州領郡十二理南郡司州領郡四理義陽今郡郢州領郡六理南郡雍州領郡十理襄陽今郡地刺史所理則在古荆河州境其統領郡縣則古荆州之境湘州領郡十一理長沙今郡齊並因之州境之內含帶蠻蜑音但土地遼落稱為殷曠江左大鎮莫過荆揚故謂荆州為陝西也以比周召分陝之義其後割裂不可詳也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山南東道江陵竟陵富水夷陵巴東武陵澧陽等郡地是也江南西道長沙零陵桂陽江夏江華衡陽巴陵邵陽是也黔中道黔中盧溪盧陽寧夷清江潭陽龍溪義泉靈溪涪川溱溪播川夜郎兼分入淮南道安陸

義陽及嶺南道連山

江陵郡東至竟陵郡四百八十里南至澧陽郡三百里西至夷陵郡三百四十里北至襄陽郡四百五十里東南到巴陵郡五百七十五里西南到夷陵郡遠安縣界二百六十五里西北到澧陽郡三百五里東北到富水郡二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三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一十二里戶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口一十三萬七千五十四

今之荊州理於江陵縣春秋以來楚國之都謂之郢都西通巫巴東接雲夢亦一都會也秦置南郡漢高帝改為臨江郡景帝改為臨江國後復故後漢因之其地居洛陽

正南章帝徙鉅鹿王恭為江陵王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為安陸王蜀先主得之以糜芳為南郡太守後屬吳糜芳以郡降吳關羽因此遂敗常為重鎮吳師當陽侯杜元凱向江陵斬其督伍延晉平吳置南郡及荊州領郡十九理於此東晉以為重鎮桓冲屯上明使劉波守江陵宋齊並因之宋領郡十二齊領郡十梁元帝都之為西魏所陷大將于謹平之還後梁居之為藩國又置江陵總管府隋并梁置江陵總管府如故後改為荊州煬帝初復為南郡大唐為荊州或為江陵郡領縣七

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郢城有枝回洲有夏水口左傳所云沈尹戌

奔命於夏汭也有荒谷即莫敖所縊荒谷西北有野父城又有紀南城楚渚宮漢津鄉故城在今縣東也

枝江 古之羅國漢舊縣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亦曰丹陽其舊丹陽在今巴東郡

松滋 東晉孝武時荊州刺史桓沖以苻堅強盛自襄陽退屯之上疏曰孱陵縣界地名上明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地北枕大江西接三峽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遂為重鎮今縣西有廢上明城即沖所築亦漢高城縣地有巴山其樂鄉城即吳陸抗所築

當陽 漢舊縣又漢臨沮侯國故城在今縣北有綠林山王莽末賊所起有漳沮二水左傳曰楚文王師於漳澨即此也澨音筮

公安 漢作唐縣故城在西亦二漢孱陵縣地後漢末劉備為荊州牧鎮油口即此馬頭故城在今縣西北陸抗所屯以禦羊祜陳亦為重鎮及隋軍來伐遣將陳紀守之

長林 有章山及雲夢澤郭璞曰雲夢澤湖丘是

石首 武德四年置有石首山因以為名即漢華容縣

夷陵郡東至江陵郡三百四十里南至江陵郡水路二百三十七里西至巴陵郡一百九十里北至襄陽郡五百七十里東南到江陵郡界四百四十一里西南到清江郡九百里西北到巴東郡界二百三十里東北到江陵郡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四十里戸七千三百一十七口十萬二千六百六十八

峽州今理夷陵縣春秋戰國時並楚地秦將白起攻楚燒夷陵即其地也秦二漢並為南郡地魏武平荆州置臨江郡後劉備改為宜都郡吳改夷陵為西陵常為重鎮陸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若失之非損一郡則荆州可憂也晉宋齊並為宜都郡梁

改置宜州西魏改曰拓州後周改為峽州陳嘗得之為重鎮隋開皇中伐陳陳人守荊門狼尾灘並宜都縣界安蜀城夷陵縣界也大唐為峽州或為夷陵郡郡城即陸抗攻步闡拒晉師之壘以扼三峽之口故為峽州西通蜀江領縣五

夷陵漢舊縣也吳之西陵有黃牛山高崖間有石色如人牽牛人黑牛黃故名之湍險紆迴行者歌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有夷陵山故城在西北今縣西有溫泉

宜都漢夷道縣故城在今縣西有荊門山後漢岑彭破田戎於此公孫述又遣將任滿拒吳漢師作浮橋處在今縣西北五十里水經云江水東楚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山在南上合下開若門虎牙山在北石壁危江間有白文類牙故以為名也荊門虎牙二山即楚之西塞狼尾灘

遠安漢臨沮縣長

陽漢很山縣孟康云很音恒出藥草古直城在今縣西北五十四里四面險絕有林木池水巴山古捍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為名武樂中山有石穴即廩君拂劒處又有夷水即廩君乘土船所也

巴東郡東至夷陵郡一百九十里南至清江郡五百五十里西至雲安郡三百三十二里北至房陵郡五百里東南到夷陵郡界一百二十二里西南到雲安郡三百三十二里西北到雲安郡界一百三十六里東北到夷陵郡界三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二千二百六十八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三十二里戶四千三百六十四口二萬一千五百三十四

歸州今理秭歸縣歷代土地與雲安郡同唯秦時屬南郡二

漢為南郡吳置建平郡以為重鎮其地險固孫皓末晉將王濬自蜀沿流伐吳吳之守將吾彥表謂皓曰請建平增兵若建平不下晉師終不敢過皓不從即秭歸縣界秭音姊晉亦為建平郡宋齊皆因之隋屬巴東郡大唐武德二年分夔州秭歸巴東二縣置歸州或云因歸國為名後為巴東郡古夔子國城在郡東二十里領縣三

秭歸漢舊縣屈原此地人既被流放忽然暫歸其姊亦來因名其地為姊歸空舲峽山昔周成王封楚熊繹初都丹陽今東南故城是也後移枝江亦曰丹陽後又移都郢在江陵後又移都壽春亦曰郢吳置建平郡在此太清鎮在縣東南八十五里吳置以備蜀居三峽要衝塞山巒之路冦掠之道

巴東漢巫縣地有石門山陸遜追劉備處

興山初吳主孫休置後廢武德中又

分秭歸置漢王
嬙即此縣人

竟陵郡東至漢陽郡五百里南至巴陵郡五百五十里西至江陵郡四百八十里北至富水郡四百里東南到大江水中流為界七百四十里西南到赤崖港界三百五十七里西北到乞火山界三百五十四里東北到安陸郡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九十里去東京一千五百一十八里户七千六百九十口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九

復州今理沔陽縣 自春秋以来為楚地秦屬南郡二漢屬南郡江夏二郡地晉分置竟陵郡宋齊因之後周以其地置郢復二州隋煬帝初州廢於舊郢州置竟陵郡今富水郡

地於舊復州置沔陽郡大唐改為復州或為竟陵郡領縣三

監利漢華容縣乾溪水涌出春秋時楚章華臺在城內陶朱公塚在華容縣西碑見在又有荊臺是也

沔陽漢雲杜縣故城在縣西北又有石城在縣東南三百里有夏水沔水晉鎮南將軍杜元凱為荊州刺史開陽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

竟陵漢舊縣又有漢鄀縣故城在今縣東

富水郡東至安陸郡三百二十九里南至竟陵郡四百里西至江陵郡二百八十里北至襄陽郡三百一十六里東南到竟陵郡界百五十六里西南到江陵郡界八十里西北到襄陽郡界三百一十六里東北到漢東郡四百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三十五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九里戶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口五萬

五百九十

郢州今理長壽縣　歷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夏郡晉宋以來為竟陵郡地梁南司北新二州之境西魏分屬安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隋煬帝初州廢置竟陵安陸二郡大唐併二郡為溫州後為郢州或為富水郡領縣三

長壽漢竟陵縣故城在今縣南晉宋以來為長壽縣　京山晉宋以來曰新陽梁置新州西魏置溫州　富水後漢新市縣故城在今縣東北

安陸郡東至齊安郡三百一十二里南至漢陽郡三百一十里西至富水郡三百二十九里北至義陽

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漢陽郡三百一十里西南到竟陵郡三百四十里西北到漢東郡一百五十五里東北到弋陽郡四百五十三里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九十九里戶二萬一千八百三十五口一十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九

安州今理安陸縣春秋䢵子之國䢵或作鄖䢵鄖溳皆音云雲夢之澤在焉後楚滅䢵封鬬辛為鄖公即其地也秦屬南郡二漢屬江夏郡晉初亦屬江夏郡後分置安陸郡宋齊因之梁置南司州西魏置安州總管府後周置溳州及安陸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為安陸郡大唐為安州或為安陸

郡郡城臨涓水領縣六

安陸漢舊縣有涓水亦謂之涓口有橫山即古陪尾山也雲夢澤在焉

吉陽梁置汝南郡

應山梁置應州及縣北有石龍山

應城宋置古蒲騷城在此騷音蕭

雲夢漢江夏郡故城在今縣東南

孝昌西魏置岳州及岳山郡

齊安郡東至蘄春郡二百三十里南至江夏郡二百八十五里西至安陸郡三百十二里北至弋陽郡三百五十里東南到潯陽郡五百五十七里西南到漢陽郡二百三十五里西北到義陽郡五百六十里東北到壽春郡五百八十四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五十五里去東京一千四百七十里戶一萬四千七百八十七口八萬四千一百八十二

黃州今理黃岡縣春秋時邾國之地今郡東南百二十里臨江與武昌相對有邾城

史記曰黃帝之末孫有陸終者産六子第五别為曹姓歷代不絶至武王伐紂之後封其裔子挾於邾為諸侯即此也後為黃國之境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二漢為江夏郡魏亦為重鎮魏文帝黃初中吳揚聲欲獵江北荆河州刺史滿寵度必襲西陽而為之備孫權聞之而退吳後得邾城孫權亦為中使陸遜攻邾常以三萬兵守之晉為西陽國宋為西陽郡齊又分置齊安郡北齊置衡州領齊安一郡陳廢衡州後周又置衡州及黃州隋初改衡州為黃州煬帝初州廢置永安郡大唐為黃州或為齊安郡領縣三

黃岡漢西陽縣地齊曰南安北齊置巴州後周置弋州

黃陂北齊置南

司州後置黄州武湖在縣東宋謝晦為檀道濟所攻敗走被武湖戍主執之即此

麻城

漢陽郡

（東至江夏大江中界三里南至竟陵郡八百里西至竟陵郡五百里北至齊安郡二百三十五里東南到江夏郡七十里西南到竟陵水路七百里西北到安陸郡三百一十里東北到江夏郡界七里去西京二千三百八十四里去東京一千五百二十九里戶六千二百五十二口三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沔州

（今理漢陽縣）春秋鄖國之地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二漢屬江夏郡魏初有之為重鎮（曹公定荊州後以文聘為江夏太守守沔口上石梵吳軍來攻不尅）後屬吳亦為重鎮（孫權嘉禾中陸遜屯江夏沔口）晉宋以來並屬江夏郡後周置復州隋煬帝初改為沔州尋改為

沔陽郡則通有今竟陵之地大唐武德中討平朱粲析為沔州或為漢陽郡領縣二

漢陽漢安陸縣地隋初置漢津縣後改為漢陽有漢水一名沔水又有沌水灄水魯山沌音屯灄音攝

汊川漢安陸縣地後魏為汊川郡後廢郡為縣也

汊音义

江夏郡東至潯陽郡六百里南至巴陵郡七百里西至漢陽郡渡江二里北至齊安郡二百三十五里東南到章郡一千九百三十八里西南到漢陽界七里西北到漢陽北界渡江四里東北到蘄春郡五百里去西京二千三百四十六里去東京一千五百三十里戸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七口十一萬三千

鄂州今理江夏縣

自春秋以來皆屬楚有江漢二水在州西合秦

屬南郡漢高祖置江夏郡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入江故曰江夏

後漢因之荊州牧劉表將黃祖守在此按吳志孫策表曰臣到沙羨縣祖屯處破之吳分江夏孫權初城江夏更置武昌郡孫權嘗都之孫皓又徙都之常為重鎮孫權甘露初城武昌陸遜諸葛恪滕牧皆屯焉及晉伐吳使王戎襲武昌胡奮襲江夏歷代亦為兵衝其地亦曰夏口東晉孝武時桓石仁屯守亦曰魯口以對魯山岸為名也晉宋並為江夏武昌二郡宋兼置郢州領郡六理於此齊因之亦為重鎮劉懷珍言於高帝曰夏口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遂令柳崇鎮兵其後梁武帝自襄陽起兵東下攻圍二百餘日方降梁末北齊得之遣慕容儼守陳霸先

將侯瑱攻圍六月餘不下後梁分置北新州尋分北新三國和通乃歸梁瑱他典反置土富徊泉濠五州隋平陳改置鄂州煬帝初州廢置江夏郡大唐武德中平蕭銑改為鄂州或為江夏郡領縣五

江夏漢以來沙羨縣也晉武改為沙陽東晉永僑置汝南郡此為汝南縣有黄鶴山興漢鄂縣武昌故東鄂也孫權改為武昌遂建都於此東晉時謝尚庾翼並屯守於此有樊山謝朓詩曰樊山開廣宴即此有崢嶸洲晉將劉毅破桓玄處蒲圻漢沙羨縣地後置沙州後漢建安中吴主孫權破曹公軍於赤壁即今縣界並具巴陵郡篇目唐年

義陽郡東至弋陽郡二百二十里南至安陸郡二百五十七里西至淮安郡三百五十七里北至汝南

郡二百六十八里東南到弋陽郡二百四十七里西南到漢東郡二百四十四里西北到淮安郡二百一十六里東北到弋陽郡二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九十六里去東京九百四十二里户二萬五千六百三十口一十三萬九千六百二十九

申州今理義陽縣春秋時申國之地或曰申國在今南陽郡南陽縣其後屬楚秦屬南陽郡二漢為南陽江夏二郡魏分南陽置義陽郡晉宋並因之宋又置司州領郡四理於此齊並因之有三關之隘今義陽縣界有故平靖關其武陽黄峴二關在安陸郡應山縣界也北接陳汝控帶許洛宋齊以来常為邊鎮梁曰北司州後復置司州

梁天監二年為魏將元英所陷後魏改為郢州後周改為申州隋煬帝改為義州尋為義陽郡大唐為申州或為義陽郡領縣三

義陽漢平氏縣有溮水溮音師羅山漢郢縣鍾山漢郢縣地齊置齊安郡又有漢鍾武故城在今縣西南石城山在今縣東南春秋之九塞此即一也晉於山上置義陽郡城

長沙郡東至章郡一千二百二里南至衡陽郡四百五十里西至盧溪郡一千一百二十五里北至巴陵水路五百五十里東南到宜春屈曲五百二十六里西南到邵陽郡五百三十四里西北到武陵郡四百里東北到巴陵郡七百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十九里去東京二千四百里户三萬二千二百二十六口一十四萬六千六百

潭州今理長沙縣　古三苗國之地自春秋以來為黔中地楚國之南境秦為長沙郡有萬里沙祠故曰長沙　漢為長沙國初封番君吳芮為長沙王都於此　及景帝封子發又為長沙王諸王朝宴帝令起舞長沙王但張袖而已帝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以廻旋帝悅增以桂陽武陵二郡後漢復為長沙郡晉因之宋長沙國兼置湘州領郡十理於此齊因之又為長沙郡夫湘川之奥人豐土闢南通嶺嶠脣齒荆雍亦為重鎮梁陳以來皆因而不改隋平陳置潭州取昭潭為名　煬帝初州廢置長沙郡大唐為潭州或為

長沙郡領縣六

長沙古青陽地秦始皇時荆王獻青陽以西即此也漢改為臨湘縣有湘水賈誼宅井仍存　衡山漢湘南縣後置衡陽郡　湘鄉漢湘南縣之湘鄉也長沙王子昌封湘鄉侯　益陽漢舊縣在益水之陽故城在今縣東　瀏陽漢舊縣瀏音劉　醴陵後漢舊縣有漉水又名淥水出縣東漉山

巴陵郡東至江夏郡七百里南至長沙郡五百五十里西至醴陽郡四百八里北至竟陵郡五百五十里東南到章郡一千八百五十六里西南到武陵郡六百里西北到江陵郡五百七十五里東北到江夏郡七百里去西京二千一百四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一十六里户一萬一千六百七十六口四萬七千三十二

岳州今理巴陵縣古蒼梧之野蒼梧野不止於此郡界側近之地皆是亦三苗國之地亦古麋子國春秋文公十年楚子伐麋即此地也凡今長沙衡陽諸郡皆古三苗之地青草洞庭湖在焉二湖相連青草在南洞庭在北春秋戰國時並屬楚亦古羅國之地楚辭之言汨羅是也羅縣北有汨水汨音覓秦屬長沙郡二漢皆因之吳因之為重鎮建安中孫權使魯肅孫皓時滕牧萬彧皆屯於此晉因之東晉亦為重鎮使陶侃鎮守此宋分置巴陵郡齊因之梁置巴州湘東王遣陸法和等據赤亭擒侯景將任約於此今郡西華容界有赤亭城是也城近赤亭湖因以為名隋平陳改為岳

州煬帝初改為羅州尋為巴陵郡郡人董景珍等以羅縣令蕭銑為主起兵於此大唐武德四年平蕭銑復為岳州或為巴陵郡領縣五

巴陵漢下雋縣地雋音徂兗反古巴丘也有君山洞庭湖巴丘湖青草湖檢地志云巴丘湖中有曹田洲即曹公為孫權所敗燒船處在今縣南四十里又云今鄂州之蒲圻縣有赤壁山即曹公敗處按三國志云劉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琮降曹公備遂南走曹公恐備先據江陵將精騎急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與數十騎走斜趨漢津濟沔到夏口曹公進軍江陵得劉琮水軍船步數十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遂至赤壁孫權遣周瑜水軍數萬與備併力逆之曹公泊江北岸瑜部將黃蓋詐降戰艦數千艘因風放火曹公大敗從華容道步歸退保南郡備瑜等復敗之曹公留曹仁

守江陵城自經北歸而漢陽郡圖經云赤壁一名烏林郡西北二百二十里在汉川縣西八十里跨汉南北此大誤也曹公既從江陵水軍沿流已至巴丘則今巴陵郡赤壁只在巴陵郡之下軍敗方還南郡劉備周瑜水軍追躡並是大江之中與汉川西殊為乖角今據檢地志為是當在巴陵江夏二郡界其漢陽郡圖經及流俗悉皆訛謬所以備錄國志以為證據爾

沅江 漢益陽縣地因以沅水為名梁置重華縣隋廢之又有重華城亦謂之虞舜古城

湘陰 本羅子國秦為羅縣梁置岳陽郡隋置玉州有玉笥山湘水又有地名黃陵即舜二妃所葬之地縣北有汨水即屈原懷沙自沉之處俗謂之羅江又有屈原塚今有石碑文曰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其餘字滅矣漢羅縣故城在今縣東北

華容 漢孱陵縣也隋置此縣古華容在竟陵郡

昌江

衡陽郡東至廬陵郡九百里南至零陵郡五百八十里西至邵陽郡三百里北至長沙郡四百五十里東南到桂陽郡三百里西南到零陵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長沙郡湘潭縣五百八十里東北到廬陵郡九百里去西京三千一百里去東京二千七百六十八里戶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口一十九萬七千五百三十

衡州今理衡陽縣春秋以來屬楚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桂陽郡地後漢屬長沙桂陽二郡地吳以其地置衡陽湘東二郡晉因之宋為衡陽國及湘東郡齊以下皆因之齊常改衡陽國為郡隋平陳省湘東衡陽二郡置衡州煬帝初

州廢置衡山郡大唐為衡州或為衡陽郡領縣六 衡陽漢酃縣地有酃水湖釀酒醇美所謂酃酒晉武帝平吳始薦酃酒於太廟謂此有蒸水酃音靈 湘潭有南岳衡山漢陽山縣 耒陽漢舊縣有耒水 攸 常寧 茶陵漢舊縣茶弋奢反

零陵郡東至江華郡三百里南至平樂郡六百三十九里西至邵陽郡武岡縣界二百二十里北至衡陽郡五百八十里東南到江華郡三百里西南到始安郡五百五十里西北到邵陽郡三百一十里東北到衡陽郡五百七十里去西京三千二百七十四里去東京三千五十五里戶二萬九千一十三口一十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七

永州今理零陵縣 春秋楚國之南境秦屬長沙郡漢武帝置

零陵郡後漢及晉皆因之宋為零陵國齊為零陵郡梁陳皆然隋平陳郡廢置永州煬帝初州廢置零陵郡大唐為永州或為零陵郡領縣三 零陵漢泉陵縣故城在今縣北 湘源漢洮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北 祁陽漢泉陵縣地吳置今縣

江華郡東至桂陽郡六百里南至臨賀郡四百里西至平樂郡四百里北至零陵郡三百里東南到桂陽郡六百里西南到永山險峻無路西北到零陵郡三百里東北到始安郡五百里去西京三千九百三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八十里戶二萬七千四百四十二口一十六萬三千二百

道州今理營道縣 舜封象有鼻國即此也春秋時楚地秦屬

長沙郡漢初屬長沙國後屬零陵郡後漢魏及晉皆因之宋齊為營陽郡梁改營陽為永陽郡隋平陳郡廢悉併其地置永州煬帝初州廢併屬零陵郡大唐既平蕭銑復割其地置營州武德五年改為南營州貞觀八年改為道州或為江華郡漢都龐嶺今謂之永明有吡渚嶺今謂之白芒即五嶺之二也

領縣四

營道漢舊縣有營山因以為名

延唐漢泠道縣屬零陵郡有舂陵鄉元帝徙於南陽郡蔡陽縣國初置唐興縣有九疑山其山九谿皆相似故名之舜所葬

江華

永明有永明嶺

桂陽郡東至廬陵郡一千二百五十里南至始興郡五百里西至江華郡六百里北至衡陽郡三百里東南到南康郡千一十里西南到連山郡三百九十里西北到衡陽郡二百里東北到廬陵郡界五百一十里去西京三千三百里去東京三千五十七里户二萬七千九百九十口一十七萬四千一百三十

郴州今理郴縣春秋戰國時皆楚地秦屬長沙郡項羽徙義帝於長沙都郴即此地也漢初以其地為桂陽郡即長沙之南境後漢晉宋齊皆因之陳以其地為桂陽盧陽二郡隋平陳廢二郡置郴州煬帝初州廢復置桂陽郡大唐為郴州或為桂陽郡有騎田嶺今謂之臘嶺即五嶺之一領縣八

郴漢舊縣

高亭 藍山 義昌 資興 義章縣北臨漳水亦漢郴縣地高平

臨武有武溪漢舊縣

連山郡東至桂陽郡高平縣二百一十里南至南海郡九百里西至臨賀郡二百六十九里北至桂陽郡藍山縣二百五里東南到始興郡五百一十里西南到臨封郡六百三十里西北到江華郡五百七十里東北到桂陽郡三百九十二里去西京三千八百五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八十九里戶一萬一千一百八十口五萬六百二十九

連州今理桂陽縣 春秋時楚地秦屬長沙郡之南境二漢屬桂陽郡吳屬始興郡晉因之宋明帝置宋安郡後省宋

安屬廣興郡宋改始興為廣興今始興郡也齊復屬始興郡梁又分為陽山郡陳郡廢煬帝初置熙平郡大唐改為連州或為連山郡領縣三

桂陽漢舊縣在桂水之陽前有洭水有乳穴三十二桂嶺貞女硤有湟水漢伏波將軍路博德討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即此也洭音匡湟音皇

陽山有乳穴十九

連山

郡陽郡東至衡陽郡三百里南至零陵郡三百里西至盧溪郡八百里北至長沙郡二百四十里東南到零陵郡三百十七里西南到潭陽郡屈曲一千八百六十里西北到盧溪郡八百里東北到長沙郡五百三十四里去西京二千八百八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六十七里户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口八萬九千一百五十四

邵州今理邵陽縣春秋戰國時皆屬楚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零陵郡地後漢屬長沙零陵二郡地吳置邵陵郡分零陵北部都尉置晉因之宋齊邵陵郡梁陳亦然隋平陳廢邵陵郡併入長沙郡大唐復分置邵州或為邵陽郡領縣二

邵陽漢昭陽縣　武岡漢都梁縣之地漢夫夷縣故城在東北

武陵郡東至巴陵郡六百里南至長沙郡界一百一十里西至盧溪郡四百六十五里北至澧陽郡百八十里東南到長沙郡四百里西南到盧溪郡沅陵縣三百九十六里西北到澧陽郡石門縣界一百里東北至安鄉縣界一百二十八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一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五十八里戶七千七百

二十二口三萬九千一十七

朗州今理武陵縣春秋戰國時皆屬楚地秦昭王置黔中郡漢高更名武陵郡後漢魏至晉皆因之晉趙欽問潘京云貴州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郡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移東出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武陵記桃花源即此地也宋齊亦曰武陵郡梁置武州後改曰沅州隋平陳改為朗州煬帝初州廢置武陵郡大唐為朗州或為武陵郡領縣二

武陵漢臨沅漢壽二縣地有沅水至長沙入洞庭湖有純紀陂今名白馬陂隋開皇中刺史喬難陀修其利不減鄭白二渠

龍陽吳時置沅水入龍陽

界歷九洲洲長二十餘里即李衡種甘橘所

澧陽郡東至巴陵郡二百里南至武陵郡一百八十里西至黔中郡二千里北至江陵郡二百里東南到武陵郡龍陽縣界四百五十五里西南到盧溪郡一千三十八里西北到夷陵郡二百五十九里東北到江陵郡公安縣五百七十五里去西京二千四里去東京一千五百一十八里戶一萬六千一百九十口八萬二千二百四十六

澧州今理澧陽縣春秋時楚地秦屬黔中郡二漢屬武陵郡𤣥置荆州領郡八理於此吳分置天門郡晉宋齊皆因之隋平陳置松州尋改為澧州煬帝初為澧陽郡大唐為澧州

或為澧陽郡領縣四 澧陽漢零陽縣地有澧水有慈崇山即放驩兜之所 利漢零陽縣地 石門漢零陽縣地吳時置石門郡有漊水 安鄉漢孱陵縣地亦後漢漢壽縣地

南朝置義陽郡

黔中郡東至澧陽郡二千里南至義泉郡六百里西至涪陵郡三百六十里北至南賔郡六百五十里東南到寧夷郡三百一十里西南到義泉郡三百五十里西北到涪陵郡三百六十里東北到清江郡五百五十里去西京三千五百六十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七十里户四萬一百八十五口二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七

黔州今理彭水縣 古蠻夷之國春秋戰國皆楚地秦惠王欲

楚黔中地以武關外地易之即此是也通謂之五溪五溪謂酉辰巫武陵等五溪也古老相傳云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各為一溪之長一說云五溪蠻皆盤瓠子孫自為統長非巴子也秦屬黔中郡漢屬武陵郡後漢因之晉宋齊亦然後周武帝時蠻帥以其地歸附遂置奉州後改為黔州隋初亦置黔州煬帝初為黔安郡大唐復為黔州或為黔中郡領縣六 彭水漢酉陽縣黔江 洪杜 洋水 信寧 都濡

寧夷郡東至靈溪郡三百里南至涪川郡五百里西至義泉郡六百里北至黔中郡二百八十七里東

南到盧溪郡一千六百里西南到義泉郡五百四十里西北到黔中郡三百里東北到黔中郡黔江縣一百九十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九十三里户一千五百二十八口八千一百

思州今理務川縣歷代土地與黔中郡同隋屬清江郡大唐武德元年以地當牂牁之衝要遂置務州貞觀八年改為思州或為寧夷郡領縣四

務川漢西陽縣地寧夷思印思印水名思王

盧溪郡東至武陵郡四百六十五里南至潭陽郡五百四十八里西至盧陽郡六百七十里北至靈溪郡三百六十八里東南到邵陽郡八百里西南到盧陽郡水路三百六十八里西北到靈溪郡大鄉縣界

一百九十里東北到武陵郡界沅水路三百一十九里去西京三千五百二十八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九十里戸四千一百五十口二萬七千二百七十

辰州今理沅陵縣　古蠻夷之國春秋楚國之境秦屬黔中郡漢屬長沙武陵二郡地後漢發南郡人入武谿擊諸蠻不尅後馬援至臨沅擊破諸蠻此其地也後亦屬武陵郡晉宋齊並為武陵郡地隋分置辰州煬帝初為沅陵郡大唐為辰州或為盧溪郡領縣五　沅陵漢下雋縣也有壺頭山在東武陵記云神仙多遊集焉後漢馬援軍渡處雋音徂兗反　溆浦漢義陵縣　辰溪漢曰辰陽

縣即武溪之一　盧溪有武溪水縣西有武山武陵記云高可萬仞上有石窟有一石如狗形云是槃瓠漢沅陵縣地也　麻陽

盧陽郡東至盧溪郡六百七十里南至龍溪郡渭陽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渭陽縣界百五十里北至當郡招諭縣界五十里東南到潭陽郡三百里西南到當郡渭陽水路一百五十里西北到當郡常豐縣水路二百里東北到盧溪郡麻陽縣界水路三百里去西京三千五百里去東京三千三百里戶三千一百三十口一萬四千六百九十

錦州今理盧陽縣歷代土地與辰州同大唐為錦州或為盧陽郡領縣五　盧陽　洛浦　招喻　常豐　渭陽

靈溪郡東至盧溪郡三百六十八里南至盧陽郡五百六十里西至寧夷郡三百里北至澧陽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盧溪郡沅陵縣界一百七十里西南到當郡三亭縣界二百里西北到盧溪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澧陽郡慈利縣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八百九十三里去東京二千六百九十六里户二千六十七口一萬三千五百八十四

溪州今理大鄉縣

歷代土地與辰州同大唐為溪州或為靈溪郡領縣二

大鄉漢沅陵零陽二縣地梁置今縣

三亭漢零陽縣地貞觀初置今縣

潭陽郡東至盧溪郡五百三十八里南至邵陽郡一千一百四十四里西至樂古郡二千一百一十七

里北至盧溪郡九百里東南到辰溪縣一百七十三里西南到沅沅口入武陵郡八百里西北到沅巫溪入盧溪郡九百里東北到邵陽郡一千八百六十里去西京三千一百五十八里去東京三千八百三十三里戶五千三百六十一口二萬一千八百二十六

巫州今理龍標縣古蠻夷之境楚國黔中之地秦屬黔中郡二漢屬武陵郡在巫水之陽隋屬沅陵郡大唐為巫州天授中以巫山不在州界遂改為沅州開元十二年復為巫州或為潭陽郡領縣三龍標漢巫陽縣朗溪漢鐔城縣地有沅溪水潭陽

清江郡東至夷陵郡九百里南至黔中郡七百里西至寧浦郡六百八十里北至雲安郡五百里東南到夷陵郡界三百里西南到黔中郡界五百八十里西北到雲安郡三百五十里東北到巴東郡五百里去西京二千七百九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一十里戸三千八百二十五口二萬五千三百八十

施州今理清江縣春秋巴國之境七國時楚國巫郡之地秦屬南郡二漢因之後周置亭州及業州隋煬帝初併置庸州尋廢置清江郡大唐為施州或為清江郡領縣二

清江漢巫縣地今縣西有都亭夷水所出一名清江廩君乘土船於此　建始漢巫縣地

涪川郡東至安南猻界二百三十五里南至寧夷郡思王縣界二十七里西至當郡城樂縣界二百四

十里北至寧夷郡五百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四千三百里去東京三千五百里戶二千口一萬一千三百

費州今理涪川縣古蠻夷之國漢屬牂牁郡山川險阻為俚獠所居多不賓附至後周始置為費州因水為名大唐初屬務州貞觀初復置費州或為涪川郡領縣四　涪川　多田　扶陽在扶水北　城樂

夜郎郡東無路南至闕里北至闕里西至闕里東南到闕

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四千四百五

十里去東京四千九百六十里戶二千闕六百口一萬二千

珍州今理營德縣古蠻夷之地大唐貞觀七年置珍州或為

夜郎郡領縣四　營德　夜郎　麗皐　樂源

播川郡東至義泉郡三百里南至闕里西至闕里北至闕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四千四百里去東京四千九十里戶四千七百口二萬四千

播州今理播川縣古蠻夷之域黔中郡地夜郎國之東南隅

也漢屬牂牁其後無聞大唐置播州或為播川郡領縣

四 播川 遵義 芙蓉 瑯川

義泉郡東至寧夷郡六百里南至涪川郡五百二十三里西至播川郡三百里北至黔中郡六百里東南到夷陵郡五百八十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寧夷郡闕里去西京四千三百八十七里去東京三千九百七十五里戶千二百二十七口六千三百五十二

夷州今理綏陽縣徼外蠻夷之地漢屬牂牁郡歷代恃險不聞臣附隋煬帝時始屬明陽郡大唐武德中屬義州貞觀中開南蠻地置夷州與費州同置或為義泉郡領縣五

綏陽 義泉 都上 洋川 宜林

龍標郡東至潭陽郡七百里南至羈縻充州梓潼縣界四百里西至涪川郡五百里北至盧溪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潭陽郡界五百九十里西南到充州梓潼縣界四百里西北到盧溪郡界一百八十里東北到涪川郡多田縣界五百三十里去西京四千一百九十七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戶一千四百二十三口七千四百

業州今理峩山縣古蠻夷之地大唐置業州或為龍標郡領

縣二 峩山 渭溪

溱溪郡東至闕 里南至闕
里西至闕 里北至闕
里東南到闕 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到

闕　里去西京三千四百八十里去東京四千二百里户二千一百口九千二百

溱州今理營懿縣古蠻夷之地大唐置溱州或為溱溪郡領縣二　營懿　扶歡

風俗

荆楚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獠率多勁悍南朝鼎立皆為重鎮然兵强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晉王敦陶侃桓温桓玄宋謝晦南郡王義宣袁顗沈攸之桂陽王休範齊陳顯達梁武帝陳王琳華皎皆自上流擁兵東下是以上游之寄必詳擇其人焉

通典卷一百八十三

通典卷一百八十四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州郡十四

古南越今置郡府七十一計縣二百九十四

南海廣十二縣南海　番禺　增城　浛洭　東莞　清遠　懐集　湞陽　永固　化蒙　寶安　四會

始興韶六縣始興　曲江　仁化　湞昌　翁源　樂昌

義寧 岡 二縣 新會 義寧

海豐 循 六縣 歸善 海豐 興寧 博羅 河源 雷鄉

恩平 恩 三縣 恩平 陽江 杜陵

南陵 春 二縣 陽春 羅水

臨賀 賀 六縣 臨賀 桂嶺 馮乘 蕩山 富川 封陽

高要 端 二縣 高要 平興

感義 藤 三縣 鐔津 感義 安昌

晉康 康 四縣 端溪 晉康 悅城 都城

臨封封二縣封川　開建

開陽瀧五縣瀧水　開陽　建水　永寧　正義

高涼高三縣良德　電白　保定

連城義三縣岑溪　永業　連城

新興新三縣新興　永順　索盧

銅陵勤二縣富林　銅陵

懷德竇四縣信義　懷德　潭峩　特亮

始安桂十縣臨桂　靈川　陽朔　荔浦　建陵　永豐　永福　理定　全義　純化

平樂昭三縣平樂 永平 恭城

蒙山蒙三縣立山 純義 東區

開江富三縣龍平 開江 思勤

蒼梧梧三縣蒼梧 戎城 孟陵

潯江潯三縣桂平 宣化 大賓

臨江龔六縣平南 寧風 武林 隋建 大同 陽川

鬱林鬱林五縣石南 鬱林 興業 興德 潭栗

平琴平琴四縣容山 懷義 福陽 古符

安城賓 三縣 嶺方 瑯琊 保城

賀水澄 四縣 上林 止戈 無虞 賀水

常林繡 三縣 常林 阿林 羅繡

象郡象 三縣 武化 陽壽 武仙

龍城柳 五縣 馬平 龍城 洛封 洛容 象

融水融 三縣 融水 黃水 武陵

朗寧邕 七縣 宣化 朗寧 思龍 如和 武緣 封陵 晉興

懷澤貴 四縣 鬱平 懷澤 義山 潮水

寧仁黨四縣善勞　撫安　善文　寧仁

寧浦橫三縣寧浦　淳風　樂山

橫山田五縣都救　惠佳　武龍　橫山　如賴

修德嚴三縣來賔　修德　歸化

龍池山二縣龍池　盆山

永定巒三縣永定　武羅　靈竹

招義羅五縣石城　吳川　南河　招義　零緑

南潘潘三縣茂名　南巴　潘水

普寧容六縣北流 欣道 普寧 陵城 渭龍 羅竇

陵水辯三縣石龍 陵羅 龍化

南昌白五縣博白 建寧 周羅 龍豪 南昌

定川牢三縣南流 定川 宕川

寧越欽五縣欽江 靈山 遵化 内亭 保京

安南安南七縣宋平 武平 朱鳶 平道 龍編 太平 交趾

武峩武峩五縣如馬 武勞 武緣 梁山 武峩

龍水粤四縣龍水 崖山 東璽 天河

忻城之一縣忻城

九真愛六縣九真　安順　崇平　日南　無編　軍寧

福祿福祿二縣柔遠　唐林

文陽長四縣銅蔡　長山　其常　文陽

日南驩四縣九德　越裳　懷驩　浦陽

承化峯五縣嘉寧　承化　新昌　嵩山　珠綠

玉山陸三縣烏雷　寧海　華清

合浦廉四縣合浦　封山　蔡龍　大廉

安樂巖 四縣 常樂 思封 高城 石巖

海康雷 三縣 海康 遂溪 徐聞

温水思 四縣 義石 温水 陸川 扶桑

湯泉湯 三縣 湯泉 緑水 羅韶

臨潭瀼 四縣 臨江 波零 鵠山 弘遠

扶南龍 七縣 武勒 武禮 羅龍 扶南 龍賴 武觀 武江

正平環 八縣 正平 福零 龍源 饒勉 思恩 武名 歌良 蒙都

樂古古 三縣 樂古 古書 樂興

珠崖四縣崖城 舍城 澄邁 文昌 臨高

昌化五縣儋 義倫 昌化 感恩 洛陽 富羅

延德五縣振 寧遠 延德 吉陽 臨川 落屯

瓊山五縣瓊 瓊山 曾口 容瓊 樂會 顔羅

萬安四縣萬安 萬安 陵水 富雲 博遼

古南越

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或云南越之君亦夏禹之後按甌越閩越禹後少康之庶子所封之地即南越非其種也故輿

地志云東南有二越其義詳矣或曰自交趾至於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故不得盡云少康之後

古謂之雕題謂雕題刻其額也禮記王制曰南方曰雕題非禹貢九州之域

又非周禮職方之限晉書隋書竝謂交廣之地為禹貢揚州之域今稽其封畧考其鎮數則禹貢職方皆不及此故列於九州之外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謂漢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其分也今南海義寧海豐恩平南陵招義臨賀高要潯江感義臨江扶南晉康臨封開陽高涼始安之南境平樂蒙山正平開江連城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南潘懷澤寧仁新興普寧陵水南昌寧越定川寧浦横山修德龍池安南武峩龍水忻城九真福禄文陽日南承化銅陵永定玉山合浦安樂海康蒼梧懷德臨潭樂古温水湯泉等郡是也兼得楚之交

漢零陵桂陽今始安之北境及始興皆宜屬楚秦始皇畧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塞上嶺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嶺是騎田嶺二也今桂陽郡臘嶺是都龐嶺三也今江華郡永明嶺是甿渚嶺四也亦江華界白芒嶺是越城嶺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臨源嶺是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也後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郡此為南海今南海始興義寧海豐恩平南陵臨賀高要感義晉康臨封開陽高凉連城新興銅陵懷德等郡是桂林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潯江蒼梧臨江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懷澤寧浦橫山修德龍池永定等郡是也象今招義南潘普寧陵水南昌定川寧越安南武峩龍水忻城九真福禄文陽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樂海康溫水湯泉等郡是置南海

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者也任囂病且死召趙佗謂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可以為國遂以趙佗為南海尉秦末趙佗遂王其地漢因封之佗後數代其相呂嘉反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討平之分秦南海桂林象郡置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并舊九郡是元封初又遣軍自合浦徐聞入南海至大洲方千里畧得之置儋耳珠崖二郡至元帝時以其數反罷棄之後漢置交趾刺史領七郡其餘土宇自漢以後歴代開拓今臨潭扶南正平樂古珠崖昌化延德瓊山萬安等郡是後漢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妹徵貳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

之自立為交趾帝使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至獻帝乃立為交州領郡七時張津為交趾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上表請立為州置牧初理龍編縣即今安南府是也乃置交州牧徙理蒼梧廣信縣即今郡蒼梧縣也建安十六年又徙理南海番禺縣即今郡縣也尋又移理龍編其邊州詔使持節給鼓吹以重威鎮加九錫六佾之舞漢末其地並屬吳仍分為廣州領郡三理番禺後蜀以建寧太守遥領交州晉平蜀亦然及平吳仍舊交廣二州並因前代交領郡七廣領郡六宋分為廣州領郡十七理番禺交州領郡五理龍編越州領郡三理臨漳今合浦郡齊並因之廣州領郡二十三交州領

郡九越州領郡十二梁陳以来廢置混雜不能悉舉大唐分為十五部此為嶺南道所領郡盡得古南越之地並如其目不復重出也

南海郡東至海豐郡四百里南至恩平郡五百里西至高要郡二百四十里北至始興郡八百里東南到恩平郡四百里西南到高要郡界二百三十里西北到連山郡九百里東北到海豐郡界三百五十里去西京五千四百四十七里去東京四千九百里戶五萬八千八百四十口二十萬一千五百

廣州今理南海番禺二縣秦置南海郡二漢因之兼置交州領郡七後漢州理於此吳因之分置廣州領郡三理於此孫休以交州土壤太遠乃徙交州治龍編分交州置廣州領郡十理於此晉宋齊皆

因之晉領郡六宋領郡十七齊領郡三十三皆理於此也梁陳並置都督府隋平陳置總管府後又置番州煬帝初復置南海郡大唐改為廣州或為南海郡領縣十二 南海有玉山菖蒲澗天井門俗云越王井也石門水一名貪泉即吳隱之所酌賦詩處 番禺秦漢舊縣有禺山尉佗葬於此 增城漢番禺縣地吳置東莞郡於此有增江 浛洭漢舊縣也浛音含洭音匡 東莞 清遠漢中宿縣地縣北隕山尉佗於此山上立萬人城湞陽硤在縣南 懷集漢四會縣地 湞陽漢舊縣湞音貞 永固 化蒙 寶安 四會漢舊縣宋置綏遠郡於此

始興郡東至南康郡界七百里南至南海郡八百里西至桂陽郡五百里北至仁化縣三百二十里重

山無路東南到南海郡界七百里西南到桂陽郡獅子岡界四百二十里西北到南陵郡界二百二十里東北到仁化縣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四千九百三十二里去東京四千二百四十二里戶二萬四千二百口一十六萬八千七十

韶州（今理曲江縣）春秋戰國時皆屬楚地秦屬南海郡二漢屬桂陽郡吳分置始興郡晉因之宋改為廣興郡齊又為始興郡隋平陳廢始興郡併其地屬南海郡大唐置韶州或為始興郡領縣六

始興（梁置安遠縣） 曲江（有玉山漢舊縣） 仁化 湞昌 翁源（陳清遠縣） 樂昌

義寧郡東無路南至闕里西至闕里北至闕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六千三百五里去東京闕里戶五千六百五十口數無

岡州今理新會縣秦二漢並屬南海郡地東晉末分置新會郡宋齊梁陳並因之隋平陳郡廢置封州後又改為亢州後又改為岡州煬帝初州廢并入南海郡大唐復為岡州或為義寧郡領縣二

新會有桂山山出翡翠孔雀玄猿　義寧漢番禺縣地宋置

海豐郡東至潮陽郡五百一十七里南至南海郡四百里西至南海郡增城縣界闕里北至南康郡隅山嶺一千六百五十里東南到潮陽郡界八百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南海郡增城縣界百五十七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五千六百里去東京四千八百里戶九千五百二十口數無

循州今理歸善縣秦二漢南海郡地晉亦然宋屬南海東莞永平三郡地齊因之隋平陳置循州煬帝初州廢置龍川郡大唐復為循州或為海豐郡領縣六

歸善秦漢龍川縣地有羅浮二山　海豐漢舊縣　興寧漢龍川縣地　博羅漢舊縣　河源　雷

鄉

恩平郡東至闕　里南至闕　里西至闕　里北至闕　里東南到闕　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到闕　里去西京六千五百里去東京五千六百里戶九千口數無

恩州今理恩平縣秦屬南海郡二漢為合浦郡地大唐貞觀中置恩州或為恩平郡領縣三　恩平　陽江　杜陵

南陵郡東至南海郡六百四十二里南至恩平郡九十三里西至高涼郡三百三十里北至銅陵郡百二十三里東南到恩平郡百三十里西南到高涼郡三百三十里西北到開陽郡界闕　里東北到

新興郡二百六里去西京五千六百四十里去東京五千四百五十里戶七百四十口二千八百

春州今理陽春縣 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地隋屬高涼郡大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春州或為南陵郡領縣二

陽春漢高涼縣地 羅水天寶後置

臨賀郡東至連山郡二百六十里南至臨封郡三百六十六里西至蒼梧郡山嶺重疊不知里數北至江華郡四百里東南到南海郡八百七十六里西南到蒼梧郡四百二十二里西北到開江郡三百二十里東北到零陵郡山嶺無里數去西京闕里去東京闕里戶闕

口數

無

賀州今理臨賀縣　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吳分置臨賀郡晉因之宋文帝改為臨慶郡齊復為臨賀郡陳因之隋平陳置賀州因賀水為名　煬帝初廢為縣屬始安熙平二郡大唐復置賀州或為臨賀郡領縣六

臨賀漢舊縣有賀水　桂嶺漢臨賀縣地　馮乘漢舊縣　蕩山　富川漢舊縣　封陽漢舊縣

高要郡東至南海郡二百四十里南至新興郡一百四十里西至晉康郡一百六十里北至南海郡清遠縣一百二十四里東南到南海郡二百里西南到晉康郡一百三十里西北到新興郡一百二十四里東北到南海郡一百二十里去西京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去東京四千六百一十三里戶九千五百五十

三口一萬一百二十

端州今理高要縣　秦屬南海郡兩漢並屬蒼梧郡晉亦然宋齊並屬南海郡陳置高要郡隋平陳郡廢置端州煬帝初州廢置信安郡大唐為端州或為高要郡領縣二

高要漢舊縣　平興漢高要縣地

感義郡東至連城郡二百五十里南至連城郡二百里西至臨江郡百四十九里北至蒼梧郡九十七里東南到蒼梧郡一百九十八里西南到臨江郡百四十九里西北到普寧郡二百五十一里東北到蒼梧郡一百九十八里去西京五千五百九十六里去東京五千二百里戶三千九百八十口一萬二千四

百

藤州今理鐔津縣秦屬南海郡二漢並屬蒼梧郡晉屬永平郡隋平陳置藤州煬帝初州廢後置永平郡大唐復為藤州或為感義郡領縣三

鐔津有漳江漢猛陵縣地　感義　安昌

晉康郡東至高要郡百六十里南至開陽郡二百三十里西至臨封郡百三十里北至臨封郡百三十里東南到新興郡二百七十里西南到蒼梧郡二百八十四里西北到臨封郡百三十里東北到南海郡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七百五十里去東京五千一百五十里戶五千一百口一萬七千二百一十

康州（今理端溪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晉分置晉康郡宋齊以下因之隋平陳廢晉康并入信安郡（今高要郡也）大唐復為康州或為晉康郡領縣四

端溪（漢舊縣） 晉康 悅城 都城（漢端溪縣地）

臨封郡（東至晉康郡百三十里南至晉康郡百三十里西至蒼梧郡八十里北至臨賀郡三百六十六里東南到晉康郡百三十里西南到晉康郡界百三十里西北到蒼梧郡五十五里東北到南海郡九十五里去西京四千八百八十里去東京四千五百一十里戶三千九百十口八千九百二十）

封州（今理封川縣）晉以前土地與晉康郡同梁置梁信郡無

置成州隋平陳廢梁信郡改成州為封州煬帝初州廢為封川縣屬蒼梧郡大唐復置封州或為臨封郡領縣二

封川　開建漢封陽縣地

開陽郡東至晉康郡三百三十里南至南陵郡三百八十六里西至高涼郡百八十里北至連城郡二百七十七里東南到銅陵郡二百六十里西南到懷德郡百八十里西北到思麻嶺四十七里東北到晉康郡二百三十里去西京六千一百二里去東京五千四百里戶七百六十口一千八百三十

瀧州今理瀧水縣瀧數江反秦二漢土地與晉康郡同梁置瀧州隋煬帝初廢瀧州置永熙郡大唐復置瀧州或為開陽

郡領縣五　瀧水漢端溪縣地　開陽　建水　永寧　正義

高涼郡東至南陵郡三百三十里南至南潘郡九十里西至闕里北至開陽郡三百五十里東南到南潘郡九十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懷德郡九十二里東北到開陽郡界三百五十里去西京六千六百六十二里去東京五千五百二十里戶五千八百五十口一萬八千一百四十

高州今理良德縣　秦以前土地與晉康郡同二漢屬合浦郡吳置高涼郡晉因之初吳又立高興郡晉亦有之其後悉併於高涼郡齊亦為高涼郡梁兼置高州隋平陳郡

廢而高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屬高凉永熙二郡地大唐復為高州或為高凉郡領縣三　良德　電白梁置電白郡

保定舊保安縣後改為保定

連城郡東至蒼梧郡嶂嶺一百七十里南至懐德郡三百三十里西至普寧郡九十里北至感義郡三百里東南到懐德郡一百七十六里西南到普寧郡二百里西北到感義郡二百里東北到開陽郡二百九十里去西京闕里去東京闕里戶闕口

義州今理岑溪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大唐武德四年置南義州貞觀元年廢以其地屬南建州二年復置

義州其後或為連城郡領縣三 岑溪 永業 連城

漢端溪縣地

新興郡東至南海郡義寧縣界四十二里南至恩平郡界八十二里西至晉康郡二百七十二里北至高要郡一百四十里東南到南海郡三十四里西南到銅陵郡一百七十里西北到晉康郡二百七十二里東北到高要郡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五十三里去東京五千里戶四千五十口九萬一百五十

新州今理新興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晉分置新寧郡宋齊因之梁置新州隋屬信安郡大唐亦為新州或為新興郡領縣三 新興 永順 索盧

銅陵郡東至新興郡百七十五里南至銅陵縣八十五里西至開陽郡二百六十里北至晉康郡界五十里東南到新興郡三十五里西南到南海郡六百三十五里西北到晉康郡二百七十三里東北到新興郡百七十五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九十里去東京五千三百六十里戶六百八十二口一千九百三十三

勤州今理富林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隋屬信安郡

大唐置勤州或為銅陵郡領縣二　富林　銅陵

懷德郡東至開陽郡百八十里南至南潘郡百五十里西至普寧郡二百里北至連城郡二百三十里東南到高凉郡九十二里西南到溫水郡百九十里西北到連城郡百七十六里東北到開陽郡一百八

十里去西京六千一百二里去東京五千四百里戶一千三百九十口七千三百三十

賓州今理信義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隋屬永熙郡大唐武德五年置南扶州貞觀八年改為賓州或為懷德郡領縣四　信義　懷德　潭栽　特亮並漢端溪縣地

始安郡東至江華郡五百里南至平樂郡二百一十里西至融水郡四百九十三里北至邵陽郡六百八十五里東南到臨賀郡五百三十里西南到龍城郡八百里西北到潭溪郡界百五十里東北到零陵郡五百五十里去西京四千七百六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十里戶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口七萬一千一十八

桂州今理臨桂縣戰國時楚國及越之交秦為桂林郡地二漢屬零陵蒼梧二郡吳分置始安郡晉因之宋改始安為始建國齊復為始安郡梁置桂州隋平陳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復置始安郡大唐為桂州或為始安郡有越城嶺今謂之臨源嶺即五嶺之一領縣十

臨桂漢始安縣有灕水一名桂江又有荔水亦曰荔江其源多桂不生雜樹　靈川　陽朔　荔浦漢舊縣　建陵　永豐　永福漢始安縣地　理定漢始安縣地隋曰興安近改　全義　純化

平樂郡東至臨賀郡界百五十四里南至開江郡百六十六里西至始安郡二百二十里北至零陵郡

六百三十九里東南到開江郡界六十二里西南到始安郡界一百里西北到始安郡二百里東北到江華郡四百里去西京四千四百三十里去東京四千二百一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四口二萬一千四百一十九

昭州今理平樂縣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晉因之宋屬始建國齊屬始安郡隋亦然大唐武德四年置樂州貞觀八年改為昭州取昭潭為名長沙郡本潭州亦取昭潭為名則彼此皆有昭潭郡地有昭罔潭只在江中蓋因罔為名或為平樂郡領縣三

平樂

永平

恭城有目巖山其巖如人目瞳子黑白分明有榮山山多乳穴

蒙山郡東至開江郡九十七里南至始安郡二百四十九里西至始安郡建陵縣九十里北至始安郡荔浦縣四十里東南到廢博勞縣界九十二里西南到象郡百七十六里西北到始安郡五十里東北到開江郡界三十六里去西京水陸五千一百里去東京四千七百里戶一千一百一十六口五千九百三十三

蒙州今理立山縣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隋為蒙縣屬始安郡大唐置蒙州或為蒙山郡郡東有蒙山下有水名蒙水山下有居人亦皆姓蒙領縣三

立山　純義　東區音歐並漢荔浦縣地

開江郡東至臨賀郡三百二十里南至蒼梧郡二百二十八里西至蒙山郡九十七里北至平樂郡百

六十六里東南到蒼梧郡頓嶺九十里西南到臨江郡古槎山百五十里西北到始安郡大陣山八十里東北到臨賀郡北都洞二百里去西京五千一百三十里去東京四千八百五十里戶一千四百六十口八千五百八十

富州（今理龍平縣）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地梁為開江武成二郡地陳置靜州改開江武成二郡為逍遥郡隋平陳並廢為縣屬始安郡大唐又置靜州貞觀八年改為富州（因富水為名）或為開江郡領縣三

龍平　開江　思勤（並漢臨賀縣地）

蒼梧郡東至臨封郡八十里南至闕　　里西至感義郡百九十里北至開江郡界闕里東南到臨封郡五十五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開江郡六十里東北到臨賀郡四百十里去西京五千五百里去東京五千百里戶一千一百口六千三百七十

梧州今理蒼梧縣秦屬桂林郡二漢為蒼梧郡兼置交州領郡七理於此晉以後並因之梁屬成州隋平陳改為封州煬帝初州廢屬蒼梧永平二郡地大唐為梧州或為蒼梧郡

領縣三　蒼梧漢廣信縣城即此也　戎城　孟陵漢猛陵縣

潯江郡東至臨江郡百三十里南至常林郡二百五十里西至懷澤郡百五十里北至蒙山郡三百六

十里東南到常林郡界百二十里西南到鬱林郡界二百三十里西北到象郡二百六十里東北到臨江郡界百二十里去西京三千九百六十里去東京五千七百里戶一千九百三十口六千八百三十

潯州今理桂平縣秦屬桂林郡二漢以後并屬鬱林郡隋屬永平鬱林二郡地大唐置潯州或為潯江郡領縣三

桂平漢布山縣地　宣化漢阿林縣地　大賓漢布山縣地

臨江郡東至感義郡百四十九里南至常林郡九十五里西至潯江郡百三十里北至蒙山郡二百四十九里東南到感義郡界八十三里西南到潯江郡闕里西北到蒙山郡八十四里東北到開江郡闕里去西京五千七百三十一里去東京五千三百六十一里戶五千口二萬一千

龔州（今理平南縣）秦屬桂林郡二漢屬蒼梧鬱林二郡地晉因之大唐置龔州或為臨江郡領縣六 平南 武林（漢猛陵縣地） 隋建（漢猛陵縣地） 大同（漢布山縣地） 陽川 寧風

鬱林郡（東至平琴郡九十里南至定川郡一百一十里西至安城郡百一十六里北至懷澤郡百五十里東南到定川郡百一十里西南到安城郡百一十里西北到懷澤郡百五十里東北到寧仁郡七十五里去西京五千五百七里去東京五千一百六十八里戶九千一百二十口九萬六百九十）

鬱林州（今理石南縣）秦屬桂林郡漢改為鬱林郡後漢亦同梁置定州後改為南定州隋平陳改為尹州煬帝初為

鬱州尋改為鬱林郡大唐改為鬱林州或為鬱林郡領縣五　石南（陳置石南郡於此）　鬱林　興業　興德　潭栗

平琴郡（東至寧仁郡二十二里南至定川郡一百里西至鬱林郡九十里北至常林郡九十二里東南到定川郡百一十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懷澤郡百五十里東北到寧仁郡闕　里去西京六千四百八十里去東京五千八百三十里戶七百四十口三千九百九十）

平琴州（今理容山縣）舊鬱林郡地大唐置平琴州或為平琴郡領縣四　容山　懷義　福陽　古符

安城郡（東至懷澤郡界九十七里南至定川郡二百五十里西至賀水郡百六十五里北至象郡界百

二十里東南到懷澤郡百七十里西南到朗寧郡二百五十七里西北到賀水郡百二十里東北到象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四千五百里去東京四千一百里戶一千三百六十口八千五百八十

賓州今理嶺方縣 秦屬桂林郡二漢為鬱林郡晉宋齊因之隋屬鬱林郡大唐置賓州或為安城郡領縣三 嶺方漢舊縣 瑯琊 保城梁置安城縣於此後改為保城

賀水郡東至安城郡百六十五里南至朗寧郡三百里西至樂古郡五百七十九里北至修德郡四百三十五里東南到安城郡百二十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四千六百里去東京四千三百里戶一千八百口二千三百二十

澄州今理上林縣土地與賓州同大唐置澄州或為賀水郡

領縣四 上林漢嶺方縣地 止戈漢嶺方縣地 無虞漢嶺方縣地 賀水漢潭中縣地

常林郡東至闕里南至寧仁郡五十里西至懷澤郡百里北至懷澤郡百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常林縣闕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六千二百里去東京五千四百里

戶一千七百二十口一萬二百三十

繡州今理常林縣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晉以後因之

隋屬鬱林郡大唐平蕭銑置繡州或為常林郡領縣三

常林　阿林漢舊縣　羅繡

象郡東至蒙山郡百七十六里南至懷澤郡二百里西至龍城郡二百里北至始安郡四百七十里東南到潯江郡三百六十里西南到修德郡三百九十里西北到龍城郡二百里東北到龍城郡界二百二十里去西京四千九百八十九里去東京四千六百八十里戶二千九百七十口一萬八千九十

象州今理武化縣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地吳又分置桂林郡晉宋齊因之隋平陳置象州因象山為名煬帝廢入始安郡大唐復置象州或為象郡秦之象郡今合浦郡是也非今象郡領縣三　武化　陽壽　武仙並漢中溜縣地

龍城郡東至始安郡四百七里南至歸化縣百二十里西至龍水郡二百九里北至融水郡三十里東南到象郡二百里西南到龍水郡百八十里西北到修德郡二百四十里東北到始安郡八百里去西京五千四百七十里去東京五千六百里

戶一千四百四十口五萬三百五十

柳州今理馬平縣秦土地與象郡同晉以後屬桂林郡隋屬始安郡大唐平蕭銑置昆州貞觀八年改為柳州或為龍城郡領縣五

馬平　龍城　洛封　洛容　象並漢潭中縣地

融水郡東至始安郡四百九十三里南至龍城郡三十里西至武陵山二百里北至潭陽郡三百八十

五里東南到寧越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羈縻左州
五百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安城郡二
百五十里去西京五千二百七十里去東京四
千四百七十里戶一千二百三十口七千五百

融州（今理融水縣）土地與龍城郡同大唐置融州或為融水
郡領縣三　融水　黃水　武陵

朗寧郡東至永定郡三百里南至臨潭郡二百八十二
里西至橫山郡六百四十二里北至賀水郡三
百里東南到寧越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羈縻左州
五百里西北到思恩州四百九十里東北到安城郡
二百五十七里去西京五千六百里去東京五千
三百二十七里戶二千八百九十口七千三百

邕州（今理宣化縣）秦屬桂林郡二漢以後屬鬱林郡大唐武

德四年置南晉州貞觀五年改爲邕州或爲朗寧郡領縣七　宣化漢嶺方縣地　朗寧　思龍　如和　武緣漢嶺方縣地　封陵　晉興

懷澤郡東至常林郡一百里南至鬱林郡百五十里西至寧浦郡二百里北至象郡三百里東南到鬱林郡百五十里西南到安城郡九十四里西北到安城郡百七十里東北到潯江郡百五十里去西京五千三百八十里去東京五千一百二十里戸三千二十六口九千三百

貴州今理鬱平縣　古西甌駱越之地秦屬桂林郡從謫人居之自漢以下與鬱林郡同大唐置貴州或爲懷澤郡領

縣四　鬱平　懷澤　義山　潮水漢廣鬱縣地

寧仁郡東至常林郡八十里南至定川郡百里西至平琴郡二十二里北至常林郡五十里東南到普寧郡百五十里西南到平琴郡五十五里西北到常林郡百里東北到常林郡三十五里去西京六千四百三十八里去東京五千七百里戶一千三百口六千二百二十

黨州今理善勞縣秦桂林郡地大唐置黨州或為寧仁郡領縣四　善勞　撫安　善文　寧仁

寧浦郡東至懷澤郡二百里南至寧越郡三百五十里西至永定郡百五十里北至安城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樂山郡百七十里西南到寧越郡百四十五里西北到永定郡百五十七里東北到當郡寧浦

縣百五十五里去西京五千五百三十五里去東京四千七百里戶一千九百二十口八千三百四十

橫州今理寧浦縣秦桂林郡二漢鬱林合浦二郡地吳置寧浦郡晉因之宋齊不改梁又置簡陽郡隋平陳二郡並廢置簡州後又為緣州煬帝廢州屬鬱林郡大唐割為橫州或為寧浦郡領縣三

寧浦漢廣鬱縣地

淳風漢高梁縣地

樂山漢高梁縣地

橫山郡東至闕里南至闕里西至闕里北至闕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闕里以上疆境與朗寧郡同去西京五千二百里去東京四千八百六十里戶四千一百

六十口一萬七百二十

田州今理都救縣土地與朗寧郡同大唐為田州或為横山郡領縣五　都救　惠佳　武龍　横山　如頼

修德郡東至象郡陽壽縣百三十里南至象郡武化縣百一十里西至懷澤郡九十三里北至歸化郡百五十里東南到象郡界百八十里西南到懷澤郡百三十里西北到賀水郡八十五里東北到龍城郡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二十七里去東京四千八百九十三里户一千八百一十口七千五十

嚴州今理来賓縣秦桂林郡地大唐乾封三年置嚴州或為修德郡領縣三　来賓　修德　歸化

龍池郡東至闕里南至闕里西至闕里北至闕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五千八百里去東京四千三百里戶一千三百口五千二百

山州今理龍池縣土地與白州同大唐為山州或為龍池郡

領縣二 龍池 盆山

永定郡東至寧浦郡百五十里南至寧浦郡百四十里西至朗寧郡三百里北至安城郡二百五十五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五千三百里去東京四千九百里戶七百七十口三千八百

巒州今理永定縣秦屬象郡大唐置淳州天寶元年改為永定郡乾元元年復為淳州永貞元年改為巒州領縣三

永定　武羅　靈竹

招義郡東至當郡吳川縣大海一百六十里南至海康郡二百五十里西至合浦郡二百五十里北至陵水郡百五十里東南到海康郡一百七里西南到零緑縣百二十里至大海西北到南昌郡二百三十里東北到陵水郡百五十里去西京七千四百十五里去東京五千七百五里戸一千二百六十八口九千四百一十

羅州今理石城縣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地宋屬髙凉郡

齊因之梁陳置羅州因宋羅縣為名及高興郡隋平陳郡廢羅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并其地入高凉郡大唐為羅州或為招義郡領縣五 石城 吴川 南河 招義 零綠

南潘郡東至高凉郡九十里南至大海百五十六里西至陵水郡百二十二里北至懐德郡百五十里東南到大海百六十里西南到陵水郡百里西北到高凉郡九十里東北到温水郡百十五里去西京七千百八十七里去東京六千三百八十九里户二千九百五十口八千九百六十

潘州今理茂名縣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大唐武德四年

置南宕州宕徒浪反八年改為潘州或為南潘郡領縣三

茂名 南巴 潘水

普寧郡東至感義郡二百五十九里南至懐德郡二百里西至温水郡九十五里北至臨江郡百九十里東南到感義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寧仁郡百五十里西北到隋建縣三百六十里東北到連城郡百里去西京五千九百十里去東京五千四百八十里户四千九十口一萬七千八十

容州今理北流縣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隋為合浦永平二郡地大唐平蕭銑後置銅州貞觀八年改銅州為容州州有容山或為普寧郡州南去三十餘里有兩石相對狀如闗門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闗漢

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遲路由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往交趾皆由於此關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云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 領縣六 北流 普寧 陵城 渭龍

羅竇 欣道

陵水郡東至南海郡千一百四十四里南至招義郡界五十五里西至南昌郡二百三十里北至温水郡三百八十二里東南到南潘郡四十里西南到招義郡百五十里西北到南昌郡三百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五千七百十八里去東京五千三百七十里戶一千六百二十口五千三百二十

辯州今理石龍縣 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大唐置辯州或為陵水郡領縣三 石龍 陵羅 龍化並漢高梁縣地

南昌郡東至陵水郡三百里南至招義郡三百二十里西至朗平山八十里北至定川郡百里東南到招義郡二百二十里西南到合浦郡二百里西北到定川郡七十五里東北到溫水郡二百里去西京六千二百七十五里去東京五千九百一十九里戶二千五百二十口九千四百九十

白州今理博白縣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隋屬合浦郡大唐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為白州或為南昌郡領縣五　博白　建寧　周羅　龍豪　南昌並漢南浦縣地

定川郡東至普寧郡百二十五里南至南昌郡百里西至鬱林郡百一十里北至寧仁郡百里東南到南昌郡闕　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鬱林郡一百里東北到闕　里去西

京六十一百五里去東京五千八百三十六里戶一千六百四十口一萬一千七百五十

牢州今理南流縣 秦屬象郡地二漢屬日南郡吳省晉平吳復置宋分置南流郡齊梁曰定川郡隋屬合浦郡大唐置義州後改為智州又改為牢州或為定川郡領縣三

南流 定川 宕川

寧越郡東至樂安郡四百里南至大海二百五十里西至臨潭郡六百三十里北至寧浦郡三百五十里東南到合浦郡七百里西南到玉山郡六百里西北到朗寧郡三百五十里東北到懷澤郡四百六十里去西京五千二百五十里去東京四千二百里戶二千三百四十口一萬四千四十

欽州今理欽江縣晉以前與白州同宋齊以來置宋壽郡梁又置安州隋平陳郡廢而安州如故後改安州為欽州煬帝初州廢置寧越郡大唐為欽州或為寧越郡領縣五

欽江　靈山　遵化　内亭　保京並漢合浦縣地

安南都護府東至朱鳶縣界水路五百里至朱鳶縣界阿勞江口水路百四十九里西至九真郡界水路四百一十六里北至武平縣界江源二百五十里東南到朱鳶縣界五百里西南到文陽郡水路一百五十里西北到承化郡嘉寧縣江鎮一百五十里東北到交趾縣十里去西京七千二百五十三里去東京七千二百二十五里戶二萬四千七百三十口九萬九千六百六十

安南府今理宋平縣秦屬象郡漢交趾日南二郡界今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趾則交故名交趾後漢因之兼置交州領郡七理於此晉宋齊並因之晉領郡七宋領郡五齊領郡九皆理於此宋又置宋平郡齊因之亦為交趾郡地梁陳因之隋平陳郡廢置交州煬帝初州廢置交趾郡大唐為交州後改曰安南都護府領縣七

宋平宋置宋平郡在此　朱鳶吳軍晉縣地舊置武平郡鳶以專反　龍編漢舊縣　太平　交趾漢龍編縣地　武平吳舊縣　平道齊置昌國縣

武峩郡東至闕里西至闕里南至闕里北至闕

里東南到闕　　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東北到
闕　里去西京七千三百里去東京
六千八百里戶一千八百五十口五千三百二十

武峩州今理武峩縣土地與安南府同大唐置武峩州或為
武峩郡領縣五　如馬　武勞　武緣　梁山　武峩

龍水郡東至闕　里南至闕
里西至闕　里北至闕
里東南到闕　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到
闕　去西京闕　里去東京
闕　里戶一千二百二十口三千二百三十

粵州今理龍水縣土地與安南府同大唐為粵州或為龍水

郡領縣四 龍水 崖山 東壘 天河

忻城郡東至闕 里南至闕 里西至闕 里北至闕 里東南到闕 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到 闕 里去西京闕 去 東京闕 里戶一千二百口五千三百

芝州今理忻城縣土地與安南府同大唐為芝州或為忻城

郡領縣一 忻城

九真郡東至安南府闕 里南至日南郡界闕 里西至闕 里北至闕 里東南到闕 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

到闕　里去西京八千八百里去東京八千一百里戶四萬七百口一十三萬五千三十

愛州今理九真縣秦象郡地漢武置九真郡後漢同晉亦屬九真郡宋齊因之梁置愛州隋為九真郡大唐為愛州或為九真郡領縣六　九真　安順　崇平　日南並漢居風縣地　無編漢舊縣又有漢西縣故城在今縣東　軍寧

福禄郡東至闕　里南至闕　里西至闕北至闕　里東南到闕　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到闕　里去西京闕　里去東京闕　里戶闕　口闕

福禄州（今理安遠縣）土地與九真郡同大唐為福禄州或為福禄郡領縣二　柔遠　唐林

文陽郡（東至闕里南至闕里西至闕里北至闕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闕里去東京闕里戶六百三十口三千四十）

長州（今理文陽縣）土地與九真郡同大唐為長州或為文陽郡領縣四　銅蔡　長山　其常　文陽

日南郡（東至福禄郡界一百里南至羅伏郡界一百五十里西至環王國界八百里北至九真郡界六

百里東南到海百五十里西南到當郡界四百里西北到靈跂江四百七十里東北到陵水郡五百里去西京陸路一萬二千四百五十里水路一萬七千里去東京陸路一萬五百九十五里水路一萬七千二百二十里戶九千六百二十九口五萬三千八百一十八

驩州今理九德縣古越裳氏國重九譯者也秦屬象郡二漢屬九真郡吳分置九德郡晉宋齊因之隋置驩州後為日南郡大唐為驩州或為日南郡領縣四　九德晉舊縣　越裳吳舊縣　懷驩音歡　浦陽晉舊縣

承化郡東至闕　里南至闕　里西至闕　里北至闕

里東南到安南府闕 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到
闕
里去西京七千七百十里去東京
里戶一千九百二十口五千一百一
十

峯州（今理嘉寧縣）古文朗國（有文朗水）亦陸梁地秦屬象郡二漢屬交阯郡吳分置新興郡晉武改為新昌郡宋齊因之陳兼置興州隋平陳郡廢改為峯州煬帝初州廢併入交阯郡大唐復置峯州或為承化郡領縣五

嘉寧 承化 新昌（並漢麊泠縣地麊音糜） 嵩山 珠綠

玉山郡東至合浦郡界三百里南至大海不知里數西至文陽郡三百七十里北至恩平郡七百五十里東南到海不知里數西南到當郡寧海縣二百四十里西北到蘇茂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寧越郡六百里去西京七千二十里去東京六千二百四十里户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一十

陸州今理烏雷縣秦象郡地漢以來屬交趾郡梁分置黄州及寧海郡隋平陳郡廢改黄州為玉州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寧越郡大唐復置玉州上元二年改為陸州州界有陸水或為玉山郡領縣三　烏雷　寧海　華清

合浦郡東至南昌郡二百里南至招義郡三百五十里西至寧越郡五百里北至懐澤郡一百里東南

到南昌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招義郡五百七十里西北到安南都護府一千里東北到寧越郡七百里去西京六千五百四十里去東京五千八百三十里戶三千一十一口一萬三千二十

廉州今理合浦縣秦象郡地漢置合浦郡後漢同吳改為珠官晉又為合浦郡宋因之兼置臨鄣郡及越州領郡三理於此時西江都護陳伯紹請置遂以為刺史始立州鎮穿山為城門威服俚獠齊又因之煬帝改為祿州尋改為合州又廢州置合浦郡大唐置廉州州界有瘴江或為合浦郡領縣四　合浦　封山　蔡龍　大廉並漢合浦縣

安樂郡東至闕　里南至闕　里西至闕　里北至闕　里東南到闕　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到闕　里去西京闕　里去東京闕　里戶一千一百一十口五千一百三十

嚴州今理安樂縣土地與合浦郡同大唐為嚴州或為安樂郡領縣四　常樂　思封　高城　石巖

海康郡東至大海二十里南至珠崖郡四百三十里西至大海二百里北至招義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大海一十五里西南到大海一百里西北到招義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招義郡界二百五十里去西

京六千五百一十里去東京五千九百三十里戶四千三百三十口二萬五百七十

雷州今理海康縣秦象郡地二漢以後並屬合浦郡地梁分置合州大同末以合肥為合州以此為南合州隋平陳又為合州煬帝初州廢以屬合浦郡大唐置雷州或為海康郡領縣三　海康　遂溪　徐聞

溫水郡東至連城郡一百九十里南至陵水郡三百里西至南昌郡二百里北至普寧郡一百十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五里去東京五千里戶三千一百八十口一萬二百二十

禺州今理峩石縣秦屬象郡大唐置宕州後改為東峩州又改為禺州或為溫水郡領縣四 峩石 溫水 陸川

扶桑

湯泉郡東至闕 里南至闕 里西至闕 里北至闕 里東南到闕 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到闕 里去西京六千八百三十里去東京六千四百四十里戶一千三百口五千二百二十

湯州今理湯泉縣秦屬象郡大唐置湯州或為湯泉郡領縣三 湯泉 淥水 羅韶

臨潭郡東至寧越郡六百三十里南至闕里西至闕里北至闕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闕里去東京闕里戶一千六百六十口五千三百三十

瀼州今理臨江縣瀼而章反隋大將軍劉方始開此路置鎮守尋廢不通大唐貞觀中清平公李弘節尋劉方故道開置瀼州以達交趾今州在鬱林之西南交趾之東北州界有瀼水其後或為臨潭郡領縣四

臨江　波零　鵠山

弘遠

扶南郡東至闕里西至闕里南至闕里北至闕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闕里去東京闕里戶三千六百六十口一萬二百

籠州今理武勒縣大唐使清平公李弘節招降置籠州或為扶南郡領縣七　武勒　武禮　羅龍　扶南　龍賴　武觀　武江

正平郡東至闕里西至闕里南至闕里北至闕

里東南到闕　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到
闕　里去西京闕　里去東京
闕　里戶闕　口闕

環州今理正平縣大唐李弘節招降置環州或為正平郡領縣八　正平　福零　龍源　饒勉　思恩　武名　歌良　蒙都

樂古郡東至闕　里南至闕
里西至闕　里北至闕
里東南到闕　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到
闕　里去西京六千七百里去
東京六千三百里戶二百六十口一千三百

古州今理樂古縣土地與臨潭郡同大唐置古州或為樂古郡領縣三　樂古　古書　樂興

珠崖郡東至闕里南至闕里西至闕里北至闕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闕里去西京七千四百里去東京六千七百里戶二千五百口一萬二千

崖州今理舍城縣海中之洲其洲方千里漢武置珠崖儋耳二郡昭帝省儋耳并珠崖元帝又罷珠崖郡以其阻絕數反故罷棄之與今海康郡徐聞縣對自徐聞徑度便風揚

帆一日一夕即至梁置崖州隋置珠崖郡大唐為崖州或為珠崖郡領縣四　舍城　澄邁　文昌　臨高

昌化郡（東至延德郡四百里南至闕　　里西至闕　　里北至闕　里東南到闕　　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到闕　闕　　里去西京七千四百四十二里去東京　里戶一千三百九十口七千三百）

儋州（今理義倫縣）土地與珠崖郡同漢置儋耳郡大唐置儋州或為昌化郡領縣五　義倫（漢儋耳縣城即此）　昌化　感恩　洛陽　富羅（隋毗善縣武德五年改置）

延德郡東至萬安郡百六十里南至大海七里西至昌化郡四百二十里北至瓊山郡四百五十里東南到大海二十七里西南到大海十里西北到延德縣九十里東北到瓊山郡四百五十里去西京八千六百六十里去東京七千七百九十七里戶八百一十五口二千八百二十

振州今理寧遠縣土地與珠崖郡同隋置臨振郡大唐置振州或為延德郡領縣五 寧遠 延德 吉陽 臨川 落屯

瓊山郡東至闕里南至延德郡四百五十里西至闕里北至闕里東南到闕里西南到闕里西北到闕里東北到

闕　里去西京六千八百里去東京七千二百里戶六百四十口一千六百八十

瓊州今理瓊山縣土地與珠崖郡同大唐割崖州置瓊州或為瓊山郡領縣五　瓊山　曾口　容瓊　樂會　顏羅

萬安郡東至闕　里南至闕　里西至延德郡界闕　里北至闕　里東南到闕　里西南到闕　里西北到闕　里東北到闕　里去西京八千六百里去東京七千七百九十里戶七百二十口一千六百

萬安州今理萬安縣土地與珠崖郡同大唐置萬安州或為

萬安郡領縣四　萬安　陵水　富雲　博遼

風俗

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為雄父子别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者其富豪並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又多搆讐怨欲相攻伐則鳴此鼓至者如雲有鼓者號為都老羣情推服本之舊事尉佗於漢則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故俚人呼其所尊為長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云　珠崖環海尤難賓服是以漢室嘗罷棄之漢元帝時珠崖數反賈捐之上書言不可煩中國師徒請罷棄之帝從之　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輕悍

易興迷節自尉佗徼側之後無代不有擾亂故蕭齊志云憑恃遠險隐伏巖障恣行寇盜畧無編户

爰自前代及於國朝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也

通典卷一百八十四

通典卷一百八十五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

覆載之内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李淳風云談天者八家其三家甘氏石氏渾天之類以度數推之則華夏居天地之中也又歷代史倭國一名日本在中國直東扶桑國復在倭國之東約去中國三萬里蓋近於日出處貞觀中骨利幹國獻馬使云其國在京師西北二萬餘里夜短晝長從天色暝時煮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於日入處今崖州直南水行便風十餘日到赤

土國其國到五月亭午物影却在南一日三食飯皆旋炊不然逡巡過時即便臭敗熱氣特甚蓋去日較近其地漸遠轉寒蓋去日稍遠則洛陽洛城縣土圭居覆載之中明矣唯釋氏一家論天地日月恠誕不可知也

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篤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賞在於斯三代以前

天下列國更相征伐未嘗暫寧陪臣制諸侯諸侯陵天子人斃鋒鏑月耗歲殲自秦氏罷侯置守兩漢及有隋大唐户口皆多於周室之前矣夫天生蒸民而樹君司牧語治道者固當以既庶而安為本也

昔賢有

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誠謂削厚為薄散醇為醨又曰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交不爭自求自足蓋疾時澆巧羨往昔敦淳務以激勵勉其慕向也然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質少事信固可羨而鄙風弊俗或亦有之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上古中華亦穴居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今室韋國及黔中羈縻東諸夷及附國皆巢居穴處諸夷狄處巢穴者非少畧舉一二有葬無封樹焉上古中華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代聖王易之以棺槨今靺鞨國父母死棄之中野以哺

貂琉球國死無棺槨草裹尸以親土而葬上不起墳諸夷狄之殯葬或以火焚或棄水中潭衡洲人蛋取死者骨小函子盛置山巖石間大抵習俗既殊其法各異不可遍舉矣

有手團食焉殷周之時中華人尚以手團食故禮記云共飯不澤手葢弊俗漸改仍未盡耳今五嶺以南人庶皆手團食

有祭立尸焉三代以前中華人祭必立尸自秦漢則廢按後魏文成帝拓跋濬時高允獻書曰祭尸久廢今風俗父母亡殁取其狀貌類者以為尸而祭焉宴好如夫妻事之如父母敗損風化黷亂情理又周隋蠻夷傳巴梁間風俗每春秋祭祀鄉里有美鬢面人迭迎為尸以祭之今郡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為尸之遺法

聊陳一二不能遍舉夏商以前臣不諱君名子不諱父名自有周方諱耳今夷狄則皆無諱如此之類甚衆不可殫論

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

舊風詁訓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内踈而不戚来則禦之去則備之前代達識之士亦已言之詳矣歷代覲兵黷武討伐戎夷爰自嬴秦禍患代有始皇恃百勝之兵威既平六國終以事胡為弊漢武資文景之積蓄務恢封畧天下危若綴旒王莽獲元始之全實志滅匈奴海内遂至潰叛隋煬帝承開皇之殷盛三駕遼左萬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難知足非易唯後漢光武深達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臧宫馬武請殄匈奴

帝報曰捨近而圖逺勞而無功捨逺而謀近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徳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於戲持盈知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國之要道歟宋文元嘉中比西漢文景分命諸將經畧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師因而國蹙身弑陳宣令主吳明徹侵吕梁二十萬卒悉為周師所虜由是力殫財竭旋為隋氏削平是皆昧持盈不能知足故也我國家開元天寳之際宇内謐如邉將邀寵競圖勲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没於異域數十萬人天寳中哥舒翰尅吐蕃青海青海中

有島置二萬人戍之旋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沒安祿山討奚契丹於天門嶺十萬衆盡沒高仙芝伐石國於怛邏斯川七萬衆盡沒楊國忠討蠻閤羅鳳十餘萬衆全沒 向無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豈可量耶前事之元龜足為殷監者矣

第一東夷上

序略　朝鮮　濊音穢　馬韓　辰韓　弁辰　百濟　新羅　倭　夫餘　蝦夷

第二東夷下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勿吉又曰靺鞨

扶桑　女國　文身　大漢　琉球　閩越

第三南蠻上

序略　槃瓠種　廩君種　板楯蠻　南平

蠻　東謝　西趙　牂牁　充州　獠　夜

郎　滇音顛　邛都　筰都筰才各反　冉駹

附國　哀牢　僬僥　撣國　西爨　昆

彌　尾濮　木綿濮　文面濮　折腰濮

赤口濮　黑僰濮　松外諸蠻

第四南蠻下

嶺南序略 附蠻獠　海南序略　黄支　哥羅

林邑　扶南　頓遜　毗騫　干陁利

狼牙脩　婆利　槃槃　赤土　真臘　羅

刹　投和　丹丹　邊斗　杜薄　薄刺

敎梵　火山　無論　婆登　烏篤　陁洹

訶陵　多蔑　多摩長　哥羅舍分

第五西戎一

序略　羌無弋　湟中月氏胡　氐　葱茈

羌

第六西戎二

吐谷渾　乙弗敵　宕昌　鄧至　党項

白蘭　吐蕃　大羊同　悉立　章求拔

泥婆羅

第七西戎三

西戎總序 樓蘭 且末 扞彌 車師 高昌

附 龜茲

第八西戎四

焉耆 于闐 疎勒 烏孫 姑墨 溫宿

烏秅 難兜 大宛 莎車 罽賓 烏

弋山離 條支 安息 大夏 大月氏

小月氏

第九西戎五

康居 漕國 何國 史國並附見 奄蔡

滑國 𡁠噠 挹怛國 天竺 車離

師子 髙附 大秦 小人 軒渠 三童

澤散 驢分 堅昆 呼得 丁令 短

人 波斯 悅般 伏盧尼 朱俱波 渴

槃陁 粟弋 阿鉤羌 副貨 疊伏羅

賒彌 石國 女國 吐火羅 劫國 陁

羅伊羅 越底延 大食

第十北狄一
序略　匈奴上
第十一北狄二
匈奴下　南匈奴
第十二北狄三
烏桓　鮮卑　軻比能　宇文莫槐　徒河
段務勿塵附　慕容氏　拓跋氏　蠕蠕
第十三北狄四

高車　稽胡　突厥上

第十四北狄五

突厥中

第十五北狄六

突厥下　鐵勒　薛延陁　僕骨　同羅

都波　拔野古　多濫葛　斛薛　阿跋

契苾羽　鞠國　俞枍　大漢　白霫先立反

第十六北狄七

庫莫奚　契丹　室韋　地豆于　烏落侯
驅度寐　霫　拔悉彌　流鬼　迴紇
骨利幹　結骨　駮馬　鬼國　鹽漠念

邊防一

東夷上

序略

東夷白虎通云夷者蹲也言無禮儀或云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禦有九種曰畎夷方夷干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

夷率皆土著（遲畧反）喜飲酒（喜許利反）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盖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其後至后發即位賔於王門獻其樂舞桀為暴虐諸夷内侵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弊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初封商太師國於朝鮮（太師為周陳洪範其地今安東府之東悉為東夷所據）時管蔡畔周乃招

誘淮夷作亂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夷僭號穆王命楚滅之徐偃王也至楚靈王會申亦来同盟後越遷瑯琊邀陵暴諸夏侵滅小國秦并天下其淮泗夷皆散為人戸其朝鮮歴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浪等郡至後漢末為公孫康所有魏晉又得其地其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也百濟新羅魏晉以後分三韓地新羅又在百濟之東南倭又在東南倭烏和反隔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

後漢百濟新羅自魏歷代並朝貢不絶而百濟大唐顯慶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時甚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周齊漸強盛隋文帝時寇盜遼西漢王諒帥兵討之至遼水遭癘疫而返煬帝三度親征初渡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玄感反奔退又往將遼淶郡屬天下賊起及饑饉旋師貞觀中太宗又親征渡遼破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李勣遂滅其國

古之肅慎宜即魏時挹婁自周初貢楛矢石砮（楛音戶）至魏常道鄉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季龍時始皆獻之後魏以後曰勿吉國今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夷書文並同華夏其閩越之地秦平天下以為郡及秦亂其帥又自稱王於故地武帝元封初楊僕滅其國遷其人於江淮虛其地自後雖人庶復集遂為郡縣矣

朝鮮

朝鮮（晉張華曰朝鮮有泉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汕所晏反）周封

殷之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無門戸之閉而人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代至戰國時朝鮮侯準亦僭稱王始全燕時嘗略屬焉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秦遼東郡今安東府之東地及秦亂中國人往避地者數萬口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浿音滂拜反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魋杜回反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擊破朝鮮王準居秦故空地上下障後稍役屬真蕃朝鮮諸夷

及故燕齊亾命者王之都王險在浿水之東會孝惠髙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地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亾人滋多武帝元封三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之朝鮮人相與殺王右渠來降遂以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音郎玄菟四郡今悉為東夷之地昭帝時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自内屬以後風俗稍薄法禁亦寖多

至於六十餘條

濊

濊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盧溪反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後漢光武建武六年悉封其渠帥為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自漢以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户其耆舊自謂與高麗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謹愿少嗜慾有廉恥男女衣皆着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

分不得輒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諱疾病死亾即棄舊宅更作新居知種麻養蠶綿布曉候星宿先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為寶又祭虎以為神其邑落有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也其海出斑魚皮漢時嘗獻之魏齊王正始六年不耐濊侯等舉邑降四時詣樂浪帶方二郡朝謁並今東夷之地有軍征賦調如中華

人馬

馬韓

馬韓後漢時通焉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五十有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或云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

其種為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又出長尾鷄其尾皆長五尺餘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草屋土室形如塚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少綱紀國邑雖有王師不能相制御其葬有棺無槨不知騎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不貴金寶錦罽唯重瓔珠以綴衣為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挽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

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嚾呼為健嚾音喚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鬬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晝夜酒會羣聚歌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為節十月農工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地號為天君又立蘇塗蘇塗有似浮屠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全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衣有上無下畧如裸勢養牛豕乘船

往来貨市韓中

辰韓

辰韓者老自言秦之亾人避苦役来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栅其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其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襲辰韓不得自立為王明其為流移之人故也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諸小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

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其俗男女有别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鼓琴瑟其瑟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厭其頭欲其匾故辰韓人皆匾頭匾音扁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風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户西初朝鮮王凖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凖後滅絶馬韓人復立為辰王後漢光武建武中韓人廉斯人蘇馬諟等詣樂浪貢獻諟音是帝封蘇馬諟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獻帝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有鹽縣屯有有鹽並漢遼東屬縣今並為東夷地以

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魏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為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晉武帝咸寧中馬韓王來朝自是無聞三韓蓋為百濟新羅所吞并

百濟

百濟即後漢末夫餘王尉仇台之後後魏時百濟王上表云臣與高麗先出夫餘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晉時句麗既畧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今柳城北平之間自晉以後吞并諸國據有馬韓故地其國東西四百里南北九百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千餘里西限大海處小國之南國西南海中有三島出黃漆樹似小棕樹而大六月取汁漆器物若黃金其光奪目自晉代受蕃爵自置百濟郡義

熙中以百濟王夫餘腆（陀典反）為使持節百濟諸軍事宋齊並遣使朝貢授官封其人土著地多下濕率皆山居其都理建居拔城　王號於羅瑕百姓呼為鞬吉支（鞬音乾）夏言並王也　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率一品達率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柰率六品以上冠飾銀花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皁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

品皆白帶統兵以達率德率扞率為之人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衣服男子畧同於高麗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為敬婦人衣似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為飾出嫁者乃分為兩道焉兵有弓箭刀矟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為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有投壺摴蒱等雜戲然尤尚弈棊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士賦稅以布絹麻米等婚娶之禮畧同華俗父

母及夫死者三年持服餘親則葬訖除之氣候溫暖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餚饌樂器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云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又每祭歲四祠其先祖仇台之廟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劦音夾解氏真氏國氏木氏苩音白氏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後魏孝文遣衆征破之後其王牟大為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隋文開皇初其王夫餘昌遣使貢方物拜帶方郡公百濟王〇大唐武德貞

觀中頻遣使朝貢顯慶五年遣蘇定方討平之舊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至是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仍以其酋渠為都督府刺史其舊地沒於新羅城傍餘衆後漸寡弱散投突厥及靺鞨其王夫餘崇竟不敢還舊國土地盡沒於新羅靺鞨夫餘氏君長遂絶

新羅

新羅國魏時新盧國焉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

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初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亦在高句麗東南兼有漢時樂浪郡之地東濵大海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苻堅時其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其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荅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今焉得全梁武帝普通二

年王姓慕名秦始使人隨百濟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啄呼織反）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果菜鳥獸物產畧與華同至隋文帝時遣使來貢其王姓金名真平（隋東蕃風俗記云金姓相承三十餘葉）文帝拜為樂浪郡公新羅王（其王至今亦姓金按梁史云其王姓慕未詳中間易姓之由）其先附屬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强盛因襲加羅任那諸國滅之（並三韓之地）其西北界犬牙

出高麗百濟之間官有十六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河尺干次河尺干次乙吉次沙咄干咄都骨反次及伏干次大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次次大烏次小烏次達位外有郡縣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郎佐反俱有屯營風俗刑政衣服畧與高麗百濟同〇大唐貞觀二十二年其王金春秋來朝拜為特進請改章服以從華制

倭

倭自後漢通焉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光武中元二年倭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宣王之平公孫氏也倭女王

始遣大夫詣京都貢獻魏以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齊王正始中卑彌呼死立其宗女臺與為王魏畧云倭人自謂太伯之後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晉武帝太始初遣使重譯入貢宋武帝永初二年倭王讚修貢職至曾孫武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於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宗天極道逕百濟裝船理舫

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虔劉不已每致稽遲臣欲練甲理兵摧此强敵尅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詔除武使持節安東大將軍倭王其王理邪馬臺國（或云邪摩堆）去遼東萬二千里在百濟新羅東南其國界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大較在會稽閩川之東亦與朱崖儋耳相近其國土俗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出銅有丹土氣温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有薑桂橘

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出罴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虵吞此獸虵皮堅不可斫其上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之虵則死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自謂大伯之後衣皆橫幅結束相連無縫女人披髪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著之並以丹朱塗其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别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唯嗜酒多壽考國多女大人

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婬不妬又俗不盜竊少爭訟其婚嫁不娶同姓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肉親賓就屍歌舞為樂有棺無槨封土作塚舉大事灼骨以卜用決吉凶其行来渡海詣中國常使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途吉利則共顧其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

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戸置一伊尼翼如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畧與華仝樂有五弦琴笛好棊博握槊摴蒱之戲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鷄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

禮者勿復以聞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渡百濟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崖自竹斯以東皆附庸於倭清將至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設宴享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其國跣足以幅布蔽其前後椎髻無冠帶隋煬帝時始賜衣冠並以綵錦為冠飾裳皆施撰

音譔綴以金玉衣服之制頗同新羅○大唐貞觀五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絶又千餘里至侏儒國人長三四尺自侏儒東南行船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倭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故以為稱武太后長安二年遣其大臣朝臣真人貢方物真人者猶中國地官尚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首冠進德冠其頂有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為

腰帶容止溫雅朝廷異之拜為司膳員外郎天寶末衛尉少卿朝衡即其國人

夫餘

夫餘國後漢通焉初北夷索離國王按後漢魏二史皆云夫餘國在高句麗北又索後魏及隋史高句麗在夫餘國南而隋史云百濟出於夫餘夫餘出於高句麗國王子東明之後也又謂索離國即高麗國乃夫餘國當在句麗之南矣若詳考諸家所出疑索離在夫餘之北别置一國然未詳孰是有子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而欲殺之東明奔走南渡掩淲水因至夫餘而王之順帝永和初其王始

来朝帝作黄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夫餘本屬玄菟至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其王始死子尉仇台立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强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至孫位居嗣立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將兵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頎音其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自後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先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及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得玉匣一具晉時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以為寳耆老

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
城葢本濊貊之地其國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
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可方二千
里有户八萬土宜五穀不生五果有宫室倉庫牢獄多
山陵廣澤其人性强勇謹厚不寇抄以六畜名官有馬
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
户皆為奴僕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數千家小者數百
家會同拜爵揖讓升降有似中國以臘月祭天譯人傳

辭皆跪手據地竊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竊一責十二男女媱婦人妬皆殺之兄死妻嫂與北狄同俗出名馬赤玉貂豽美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家家自有鎧仗作城柵皆圓有似牢獄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道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蹏以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但擔糧食(音嗣)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其居喪曰男女不婚娶婦人着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髣髴)至大

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廆呼罪反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武帝以何龕爲護東夷校尉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索見人還復舊國龕遣督郵賈沉以兵送之爾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夫餘之口自後無聞

蝦夷

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挿箭於首令人戴之而立四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大唐顯慶

四年十月隨倭國使人入朝

通典卷一百八十五

通典卷一百八十六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二

東夷下

高句麗

高句麗後漢朝貢云本出於夫餘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妻為日所照遂有孕而生及長名曰朱

蒙俗言善射也國人欲殺之朱蒙棄夫餘東南走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句麗以高為氏及漢武滅朝鮮以高句麗為縣屬玄菟郡賜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遂名此城為幘溝漊幘溝漊者句麗名城也王莽時發句麗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皆亡出塞為寇盜莽更名高句麗王為下句麗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光武建武八年遣使朝貢帝復其王號其國在遼東

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以夫餘別種而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絶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優台使者皁衣先人其俗人皆淨潔自憙邑落男女每夜羣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靈星以

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禭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着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着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婚娶之禮略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賣婢俗甚恥之父母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兄弟則服以三月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矟矛鋋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横吹簫鼓之屬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其馬皆小便

登山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畜有牛豕豕多白色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鬬好寇抄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水而居漢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之別種依小水作居因名之為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至其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和帝時頻掠遼東玄菟等郡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先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安帝從之明年宮子遂成還漢生口詣玄

莬降詔曰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鬬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疋小口半之自爾率服東陲少事其後王伯固死有二子長曰拔奇小曰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共立伊夷模為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獻帝建安中拔奇怨為兄而不得立與消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公孫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丸都山下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古鄒加駮位居是也伊

夷模死子位宮立以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及長大果𣧑虐（𣧑音凶）令王生亦能視句麗呼相似為位似其祖故名之為位宮宮有勇力便鞍馬魏齊王正始三年位宮寇西安平（在遼東）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之戰於沸流位宮敗走儉追至賴峴縣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六年毋丘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王頎追之過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至位

宮五葉孫釗晉康帝建元初慕容皝音晃率兵伐之大敗單馬奔走皝乘勝追至丸都焚其宮室掠男女五萬餘口以歸釗後為百濟所殺其後慕容寶以句麗王安為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略有遼東郡至孫高璉東晉安帝義熙中遣長史高翼獻赭白馬以璉為營州諸軍事高麗王樂浪郡公宋元嘉中又獻馬八百疋自東晉宋至於齊梁後魏後周其主皆受南北兩朝封爵分遣貢使初後魏時置諸國

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南齊武帝永明中高麗使至服窮袴折風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即古弁之遺像也自東晉以後其王所居平壤城即漢樂浪郡王險城自為慕容皝來伐後徙國内城移都此城亦曰長安城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在遼東南千餘里城内唯積倉儲器械寇賊至方入同守王別為宅於其側其外有國内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焉其地後漢時方二千里至魏南北漸狹纔千餘里至隋漸大東

西六千里其國中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玉篇字統字林自璉七葉至元隋文帝時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隋遣漢王諒總兵討之次遼水大遭疾疫又乏糧元復惶懼遣使請罪遂班師至煬帝徵元入朝不至大業七年帝親征元師度遼水東城分道出師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之又勑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

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食盡師老輸糧不繼諸軍敗績還者千人而已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列邏而已還九年帝復親征乃勑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玄感之黨亡入高麗具知事實悉銳兵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絶軍多失期少至遼水又屬饑饉六軍遞相掠奪復多疾疫自黄龍以東骸骨相屬止泊之處軍人皆積屍以禦風雨

死者十有八九高麗亦困弊於守禦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旋師仍徵元入朝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不克行○大唐武德四年遣使朝貢其國建官有九等其一曰吐捽昨沒反舊名大對盧總知國事次曰太大兄次鬱折之悅反華言主簿次太大夫使者次皁衣頭大兄東夷相傳所謂皂衣先人者也以前五官掌機密謀政事徵發兵馬選授官爵次大使者次大兄次收位使者次上位使者次

小兄次諸兄次過節次不過節次先人又有狀古鄒加
掌賔客比鴻臚卿以大夫使者為之又有國子博士大
學博士舍人通事典書客皆以小兄以上為之又其諸
大城置傉薩（內屋反）比都督諸城置處閭近支比刺史亦
謂之道使其武官曰大模達比衛將軍以皂衣頭大兄
以上為之次末客比中郎將以大兄以上為之其次領
千人以下各有差等又其國有五部皆貴人之族也一
曰內部即後漢時桂婁部也二曰北部即絶奴部也三

曰東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即消奴部也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於此山今驗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遺址猶存（按尚書云夾右碣石入於河右碣石即河赴海處在今北平郡南二十餘里則高麗中為左碣石）又平壤城東北有魯陽山魯城在其上西南二十里有葦山南臨浿水其大遼水源出靺鞨國西南山南流至安市小遼水源出遼山西南流與大梁水會大梁水在國西出塞外西南流注小遼水馬訾（則移反）水一名鴨綠水水源出東北

靺鞨白山水色似鴨頭故俗名之去遼東五百里經國
內城南又西與一水合即鹽難水也二水合流西南至
安平城入海高麗之中此水最大波瀾清澈所經津濟
皆貯大船其國恃此爲天塹水濶三百步在平壤城西
北四百五十里遼水東南四百八十里漢樂浪玄菟郡之地自後漢及
魏爲公孫氏所據至淵滅西晉永嘉以後復陷入高麗其
不耐屯有帶方安市平郭安平居龍文城皆漢二郡諸
縣則朝鮮濊貊沃沮之地又遣使請道教詔沈叔安將天尊像并道
士至其國講五千文開釋玄宗自是始崇重之化行於

國有蹹釋典其後東部大人蓋蘇文弑其王高武其王元在位十八年高武即元異母弟立其姪藏為主自為莫離支此官總選兵猶吏部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遂專國命蘇文鬚面甚偉形體魁傑衣服冠履皆飾以金綵身佩五刀常挑臂高步意氣豪逸左右莫敢仰視常令武官貴人俯伏於地登背上下馬七年二月遣使内附受正朔請頒歷許之八年三月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

物不欲驕貴但據有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詔述朕此懷也裴矩温彦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為太師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許以不臣若以高麗抗禮四夷必當輕漢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於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藩服乃止貞觀十八年二月太宗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夫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殺君虐下取之為易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兵若度遼事須

魁掟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薛延陀犯邊必欲追擊但為魏徵苦諫遂止向若討伐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邊境無事至十一月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自萊州泛海趣平壤又以特進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趣遼東兩軍合勢三十日征遼東之兵集於幽州十九年太宗親征渡遼四月李勣攻拔葢年城獲口二萬以其城置葢州勣又

攻遼東城拔之以其城為遼州六月攻拔白巖城以其城為巖州遂引軍次安市城進兵以攻之會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高惠真率靺鞨之衆十五萬來援於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為陣上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夜召文武躬自指揮是夜有流星墜賊營中明日及戰大破之延壽惠真率三萬六千八百人來降上以酋首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三萬人悉放還平壤城靺鞨三千人并坑之獲馬五萬疋牛五萬

頭甲一萬領因名所幸山為駐驆山命許敬宗為文勒石以紀其迹遂移軍於安市城南久不尅九月遂班師先遣遼葢二州户口渡遼乃召兵馬歷於城下而旋城主升城拜辭太宗嘉其堅守賜縑百疋以勵事君者二十一年李勣復大破高麗於南蘇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黄嵓二水皆由膝以下勣怪二水狹淺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數里合而南流即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得也旋師之後更議再行二十二年司空房玄齡

病亟乃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不
庭方為國害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若不言
可謂銜恨入地遂封表切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
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服自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
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
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
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陁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
義請置州縣沙漠之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

沙吐渾首竄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此聖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偷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兼衆美而有之靡不畢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是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蓋謂此也老子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濶畧若必欲絶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决死囚必命三覆進素食停音樂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遝城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婦慈母覩轊音衛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

實天下之究痛也伏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戒以保萬代巍巍之名許高麗自新罷應募之限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謹罄殘魂餘息結草之誠儻蒙録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葢蘇文死其子男生嗣立為其弟男建所逐使其子獻誠詣闕高宗總章元年遣司空李勣伐高麗破其都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并男建等平其國下城百七十户六十九萬七千二年移高麗户二萬八千三百配江淮嶺南山南京西

咸亨元年四月其餘類有酋長鉗牟岑者率衆叛立高

藏外孫安舜爲王令左衛大將軍高侃討平之其後餘

衆不能自保散投新羅靺鞨舊國土盡入於靺鞨高氏

君長遂絶武太后聖歷二年鸞臺侍郎平章事狄仁傑

上表請捐安東復其君長曰臣聞先王疆理天下皆是

封域之内制井田出兵賦其有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

君弔其人存其社稷不奪其財非欲土地之廣非貪玉

帛之貨至漢孝武籍四帝之資儲於是定朝鮮討西域

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皆空賊盜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萬計於是榷酤市利算及舟車籠天下貨財而財用益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然而漢室中分蓋由此起豈不戒哉人有四支者所以捍頭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也然以蝮蛇在手既以斷節全身狼戾一隅亦宜棄之存國漢元帝罷珠崖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即止是為愛人今以海中分為兩運風波漂蕩没溺至多准兵

計糧猶苦不足且中國之與蕃夷天文自隔遼東所守
已是石田靺鞨遐方更為雞肋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國
恐非通典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
臣請罷薛訥廢安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為其主願陛下
興存亡繼絶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堯舜遠矣

東沃沮

東沃沮後漢通焉初武帝滅朝鮮時以其地為玄菟郡
後為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麗西北至光武以其渠帥

為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為侯國後漢末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其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其國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蓋音合東濵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戸五千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無大君主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强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麗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為戸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

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形随死者為數又有瓦鑼（鎗也音歷）置米其中編懸之於椁戸邊國小廹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之（大加句麗官號所謂有馬牛羊狗加其所部有大小）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發其美女以為婢妾焉魏齊王正始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宫奔沃沮遂進師擊沃沮邑落皆破之宫又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

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夏月常在山巖深穴中為守備冬月氷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毋丘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討宫盡其東界耆老言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東到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衣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中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

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城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

挹婁魏時通焉云即古肅慎之國也周武王及成王時皆貢楛矢石砮（楛音戶）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能致也常道鄉公景元末來貢獻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其國在不咸山北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濵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袤莫候反）土地多山險

車馬不通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牛馬麻布出赤玉好貂所謂挹婁貂是也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大家接至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圜之而居無文墨以言語為約坐則箕踞以足挾肉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溫煖土無鹽鉄燒木作灰灌之取汁而食俗皆編髮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

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郊野交木作小椁殺猪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女不哭泣有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其人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隣國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便乘船好寇盜

隣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至晉元帝初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卧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焉

勿吉又曰靺鞨

勿吉後魏通焉在高句麗北亦古肅愼國地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凡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二曰汨咄都勿反部在粟末之北三曰安車骨部在汨咄東

北四曰拂涅音皇部在汩咄東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各數千而黑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長二寸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拂瞞莫干反咄東夷中為強國諸國皆患之其國有大水濶三里餘名速末水其地卑下濕築堤鑿穴以居室形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豬無羊嚼

米醞酒飲能致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衣猪皮其裘頭插虎豹尾善射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塚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屍餌貂貂食其肉則多得之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為不潔孝文延興中其王遣乙力支朝獻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溯（溯音素）難河西上至大瀰（瀰音麗）河沉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乙力支還從其來道取得本乘船達其國焉隋文帝初靺鞨國有使來獻謂即勿吉也（勿吉與靺鞨音相近）西北

與契丹接每相刼掠與中華懸隔唯粟末白山為近煬

帝初其渠帥突地稽率其部來降居之柳城遼東之役

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

城今郡地大唐聖化遠被靺鞨國頻使貢獻詳考傳記挹

婁勿吉靺鞨俱肅慎之後裔

扶桑

扶桑南齊時聞焉廢帝永元初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

荆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

其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為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第三者為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已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鹿車國人養鹿如牛以乳為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萄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

市無租估其婚姻法大抵與中國仝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經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罽賓國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始通佛法像教

女國

女國慧深云在扶桑東千餘里其人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姙娠六七

月産子女人胷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梁武帝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女則如中國人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犬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

文身

文身梁時聞焉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

其額上有三文文大直者貴文小曲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

大漢

大漢梁時聞焉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仝而言語異

琉球

琉球自隋聞焉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閩川之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十六間彫禽刻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紛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頭後盤繞婦人以羅紋白布為

帽織鬬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織藤為笠飾以毛羽兵有刀矟弓箭劍鈹之屬編紵為甲或以熊豹之皮王乘木獸令人舉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瘡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鬬死者共聚而食之食皆用手無賦斂有事則均稅俗無文字視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

胡人縱年老髮多不白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婦人產乳必食子衣以木槽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釀米麴為酒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仝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人皆和音頗哀怨其死者氣將絶舉於庭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有熊羆豺狼尤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

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濶數寸而墾之土宜播種樹木有同於江表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祀以酒殽鬬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煬帝大業初海師何蠻等云每春秋二時天清氣靜東望依稀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得何蠻遂與俱往因到琉球國言不相通掠一人并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

自義安（今潮陽郡）浮海擊之至琉球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琉球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毀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而還

閩越

閩越王無諸（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故字從門虫）及越東海王揺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今閩州盡是也）及諸侯叛秦無諸及揺率越

人佐漢擊項籍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治（今長樂郡地）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揺功多乃立揺爲東海王都東甌（今永嘉郡）時俗號爲東甌王至孝景三年吴王濞反吴破東甌受漢之購殺吴王吴王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武帝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遂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仍率其衆四萬餘人處江淮之間至六年閩越

擊南越上遣大行王恢出章郡今章郡臨川南康廬陵等郡地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今吳郡餘杭會稽餘姚東陽臨海永嘉信安縉雲等郡地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殺王郢使人謝罪天子詔罷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子繇君繇邑號丑不同謀焉乃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將軍

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令潮陽郡以海風波為辭不行持兩端
是時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帝以士卒勞倦不許
罷兵令諸校留屯章郡梅嶺令南康郡虔化縣界待命六年秋餘
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遣兵入梅嶺殺漢
校尉帝遣横海將軍韓說自句章令餘姚郡浮海從東方往
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元封元年
冬咸入東越繇王居股殺餘善降於是天子曰東越陿
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徙其人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即今閩川地也謂封餘善為東越王遂謂之東越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一百八十六

通典卷一百八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三

南蠻上

序畧

南蠻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邉患曁於周代黨衆彌盛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至

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莫敖不設備故敗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楚師後振遂屬於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今長沙衡陽等郡地秦昭王使將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今武陵澧陽及黔中五溪諸郡地漢興以後時有寇盜其西南諸夷夜郎之屬悉平定置郡縣今夜郎播州犍為即古夜郎地公孫述時夜郎大姓為漢保境後漢初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建武中武陵蠻帥單程今武陵澧陽黔中寧夷瀘溪等郡即漢武陵郡大寇郡縣漢將劉尚戰敗數歲方平順帝時武陵太

守增其租賦蠻又舉種反殺鄉吏東晉時沔中蠻因劉石亂後漸徙於陸渾以南偏滿山谷宋齊以後荊雍二州（荊州今江陵郡　雍州今襄陽郡）各置校尉以撫寧之郡蠻酋帥互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末暴患滋甚僭稱侯王屯據峽路斷絶行旅周武帝遣陸騰大破之其獠初因蜀李勢亂後自蜀漢山谷出侵擾郡縣至梁時州郡每歲伐獠以自利及後周平梁益（梁漢川　益蜀川）自爾遂同華人矣以其黔中東謝西趙自古不臣中國大唐貞觀以後置羈縻州

領之

盤瓠種

盤瓠種昔帝嚳時患犬戎入寇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盤瓠遂銜其將軍首而至乃以女配之按范曄後漢書蠻夷傳皆怪誕不經大抵諸家所序四夷亦多此類未詳其本出且因而商畧之曄云高辛氏募能得犬戎之將軍頭者購黄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按黄金周以前為斤秦以二十兩為鎰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漢分人又周末始有將軍之官其吴姓宜自周命氏曄皆以為高辛之代何不詳之甚又按宋史曄被收後於獄中與諸甥姪書自序云六夷諸序論筆勢

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按班賈序事豈復語怪而曄紕繆若此又何不減不愧之有乎盤瓠得女負走入南山在國之南即五溪之中山止石穴中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衣裳斑蘭語言侏離其後滋蔓號曰蠻夷有邑君長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姎徒說文曰姎女人自稱姎我也烏郎反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長沙黔中五溪蠻皆是也一辰溪二酉溪三巫溪四武溪五沅溪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郡今武陵澧

陽黔中寧夷瀘溪瀘陽靈溪潭陽郡地皆是也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謂賨布說文曰賨南蠻賦才冬反雖時為寇盜而郡國討平之後

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今江陵巴東夷陵長沙今長沙衡陽巴陵郡武陵今澧陽武陵黔中郡地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溪擊之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經靈溪長沙巴陵郡入洞庭通江也武溪在今瀘溪郡靈溪縣尚輕敵深入悉為所沒又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至臨沅今武陵郡武陵縣即漢臨沅縣也擊破之單程等饑困乞降會援病卒

謁者宗均爲置吏以司之羣蠻遂平歷章和安順四朝累反叛攻刼州郡討平之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漊水出今澧陽郡縣漊音婁）果爭布非舊約遂殺鄉吏

舉種反自後至桓靈二帝又屢反叛攻劫州郡討破之蜀先主章武初吳將李異屯巫秭歸（今巴東郡縣秭音子）先主遣將軍吴班攻破之於是武陵五溪蠻夷相率響應（今黔中道謂之五谿）

廩君種

廩君種不知何代初巴氏樊氏瞫（音審）氏相氏鄭氏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在今夷陵郡巴山縣）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共立巴

氏子務相是爲廩君從夷水下至鹽陽按今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鹽水其源出清江郡清江縣西都亭山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巴梁閒諸巴皆是也即巴漢之地按范曄後漢史云四姓之子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務相乃獨中之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誥朝即化爲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居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故以人祠焉是皆怪誕以此不取戰國時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爲蠻夷君長其

人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人戶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說文曰幏布南郡蠻夷布也幏音公亞反毛詩四鍭既均儀禮鍭矢一乘鄭玄曰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三十鍭百二十也鍭音侯漢興南郡太守靳強奏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南郡奏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潳音屠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漢之江夏郡今竟陵富水安陸齊安漢陽江夏蘄春郡地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漢之巫縣今雲安郡巫山縣也以郡收稅不均反叛發荆

州諸郡兵今江陵夷陵澧陽武陵長沙衡陽等郡地也討破之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漢廬江即今郡地

板楯蠻

板楯蠻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於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閬中夷今閬中郡縣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一户免其一頃田之租稅

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賧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賧蠻夷贖罪貨也賧徒濫反）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漢高帝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關中秦川地）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口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賨謂之賨人焉代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舞（喜虛記反）高帝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代代服從至後

漢以後郡守常率以征伐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蠻叛今通川滐山南平涪陵南川清化雲安始寧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岳盛山等郡地則巴川之地是也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即漢川諸郡今漢中安康洋川房陵郡地是也靈帝乃問益州計吏方畧漢中計吏程苞對曰板楯七姓以射殺白虎立功先代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戰昔安帝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至桓帝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緄古本反亦倚板楯以

成其功近益州郡縣亂今漢川蜀川郡縣地太守李顒之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但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遣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及漢末天下亂自巴西之宕渠今符陽郡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號為楊車巴魏武克漢中李特祖將五百家歸之魏武又遷於

畧陽北復號之為巴氏畧陽今天水郡隴城縣蜀後主劉禪建興十一年涪陵屬國人夷反今涪陵郡地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其沔中蠻至晉時劉石亂後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宋時荆州置南蠻校尉今江陵郡巴東夷陵雲安等郡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今襄陽南陽郡地如蠻人順附者一户輸穀數斛其餘無事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羣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户口

不可知也文帝元嘉中天門今澧陽郡地漊中令宋矯之傜賦過重蠻不堪命蠻田向求等爲寇破漊中虜掠百姓及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莫不順服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道產亡後蠻又反叛孝武帝出爲雍州時巴東今巴東郡建平今巴郡宜都今夷陵郡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人户流散百不存一孝武即位後大明中西陽蠻今弋陽郡皆反叛沈慶之率江雍荆河州諸軍討破之江今潯陽鄱陽章郡臨川廬陵等郡地雍已具上荆河今廬江同安郡地明帝順帝時尤甚雖遣

攻討終不能禁荊州爲之虛弊齊高帝時武陵酉溪蠻田思飄武帝永明初黔陽蠻田豆渠（武陵黔陽皆今五溪中地）湘川蠻陳雙李答並寇掠州郡討平之（湘川今長沙衡陽地）其後雍司州蠻（司州今義陽弋陽郡）與後魏通助荒人桓天生侵擾齊境六年除田駟路爲試守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驢王爲試守宜人左郡太守田何代爲試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蠻帥（並漢沔間蠻也其左郡亦茲地焉郢州今江夏漢陽郡地）後魏孝文太和中襄陽蠻酋雷婆思率户千餘内徙求居太和川詔給廩食

後開南陽全有沔北之地今武當南陽漢東等郡蠻人安堵不為寇賊宣武帝景明初大陽蠻酋田育丘等共二萬八千戶叛齊附魏詔置四郡十八縣魯陽蠻今臨汝郡魯山縣地魯北鷰等聚衆萬餘攻逼潁陽詔遣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斬級數千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六鎮今單于府馬邑郡界所在追討比及於河殺之皆盡梁武帝遣兵沿沔破掠諸蠻又遣蔡令孫等三將步騎五千侵南荊之西沿漢上下今襄陽郡之上武當郡以東地破掠諸蠻後魏遣蠻帥

桓叔率蠻夏二萬餘人擊之斬令孫等俘虜二千餘人其後因六鎮秦今天水郡地隴今汧陽郡地所在反叛荆今南陽淮安郡郢今汝南義陽郡地蠻大擾動斷三鵶路今南陽郡向城縣北至臨汝郡至於襄城今臨汝郡縣汝水處處抄刼百姓多被其害自後魏與宋齊梁之時淮汝江漢間諸蠻渠帥互有所屬皆授封爵焉及魏末爲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大者萬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

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唐州今淮安郡）自號荊河州伯遣王雄討平之後周明帝時蠻帥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反攻陷白帝（今雲安郡）武帝天和初詔開府陸騰討斬之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為京觀後蠻蜑見者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信州舊理白帝騰更於蜀先主故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今雲安巴東二郡界）並是硤中要險於是築城置防以為襟

帶焉按後漢書其在黔中五溪長沙間則爲盤瓠之後其在硤中巴梁間則爲廩君之後其後種落繁盛侵擾州郡或移徙交雜亦不可得詳別焉

南平蠻

南平蠻北與涪州接部落四千餘户山有毒草及沙蝨蝮蛇人並樓居登梯而上號爲干欄其人美髮爲椎髻土多女少男爲婚之法女氏必先貨求男族貧人無以嫁女多賣與富人爲婢俗皆婦人執役其王姓朱氏號爲劍荔王○大唐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以其地隸渝州

東謝

東謝渠帥姓謝氏南蠻别種在黔中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字刻木為約巢居刀劒不離其身冠熊皮披猛獸革酋長名元深代襲其一族不育女云高姓不可下嫁○大唐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旄頭以金絡額身披毛帔韋皮行縢而著履貞觀中開其地為應州隷黔州都督府今黔中郡所管羈縻州

西趙

西趙蠻在東謝之南並南蠻別種其界東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深阻莫知里數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風俗與東謝同趙氏代為酋長有萬餘户自古不臣中國○大唐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朝州以首領趙唐為刺史

牂牁

牂牁渠帥姓謝氏舊臣中國代為本土牧守隋末大亂遂絶○大唐貞觀中酋遣使修職貢勝兵戰士數萬於

是列其地為牂州今黔中郡羈縻州

充州

充州牂牁别部與牂牁隣境勝兵二萬今黔中郡羈縻州亦貢觀中朝貢列其地為充州

獠

獠盖蠻之别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於邛笮川谷之間所在皆有此自漢中西南及越巂以東皆有之笮才各反俗多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

阿謩阿叚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干欄大小隨其家之口數往往推一酋帥為主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黨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仇怨不敢遠行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遞相劫掠不避親戚賣如

猪狗而已亡失兒女一哭便止被賣者號叫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隷不敢更稱良矣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羣聚鼓之以為音節為絈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性尤畏鬼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爆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俗尚淫祀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為鼉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蜀本無獠

李勢時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潼（今蜀川之内）布在山谷十餘萬落攻破郡縣為益州大患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夾山傍谷與人參居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為匪人至梁武帝梁益二州（今漢川蜀川郡縣地）歲歲伐獠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為利後魏宣武帝正始初將夏侯道遷舉漢中附魏宣武帝遣尚書邢巒為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在今清化郡）

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帥嚴始欣為刺史又立隆城鎮隆城所管獠二十萬户所謂北獠也歲輸租布魏明帝孝昌初據城叛入梁益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斬之後梁州為梁氏所陷今漢中郡自此又屬梁矣後周武帝平梁達奚武平之益尉遲迥平之令所在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壓獠焉復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為貨公卿達於人庶之家有獠口

者多矣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掊懷也

夜郎

夜郎國今夜郎播州犍為郡即其國漢時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在蜀郡徼外東接交趾西隣滇國今雲南郡滇國其國隣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戰國時楚頃襄王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為牂牁牂牁繫船杙也番禺即今南海郡城南江杙音弋其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產又

無桑蠶故最貧鉤町有桄榔木可以為麵百姓資之鉤町漢以為縣屬牂牁郡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武帝時唐蒙上書曰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不意此制南越奇兵也乃拜蒙為郎中遂見夜郎侯蒙厚賜諭以威德夜郎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今犍為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皆其地發巴巴郡今通川等十五郡地已具上注蜀卒蜀郡今蜀郡濛陽唐安臨邛盧山等郡亦曰蜀川理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今越巂郡地帝

使相如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郡當是時巴蜀四郡漢中廣漢巴郡今漢川巴川蜀川地也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罷音疲離遭也死者甚衆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言其不便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爲害通西南夷大爲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即天竺也可數千

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令王然於閒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為昆明所閉昆明在今越巂郡西南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夷兵且蘭君小邑乃與其衆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之遂平南夷為牂牁郡今涪川夜郎義泉郡地夜郎侯始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為夜郎王昭帝始元中牂牁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並音伴談指同並後皆為縣屬漢牂牁郡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兵擊牂牁大破之後姑繒葉榆人

復反鉤町侯亡波率其人擊之有功漢立亡波爲鉤町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漏卧侯邑名後爲縣屬漢牂牁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匡和解蠻夷王侯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選耎怯懦不前之意選息兖反耎人兖反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曠空也一時三月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

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言起狂悖之心而殺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之將賁育之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智勇俱亡所設施屯田備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國家加誅陰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先調穀積要害處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人聖王不以勞中國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人絶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

不可聰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絶之及已成形然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為牂牁太守立至牂牁廼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興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衆皆釋兵降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邑反立又擊平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番禺江今

南海郡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學成還鄉里教授自是南域始有學

馬珍官至荆州刺史後漢書云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剖之得一男兒養之及長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中置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按范曄所撰乃引華陽國志又按漢書其夜郎侯降封王不言殺之至成帝時猶謂之夜郎王曄焉得云竹王被殺後封其子為侯與班史全乖反用華陽國志為怪誕也大抵范曄著述多稱詭異若無他書何以辯正則因習纂録不復刊革云

滇

滇者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靡莫西南徼外蠻也滇音

顛始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蹻即莊王之苗裔居略反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巴國今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是其地也黔即黔中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在今雲南郡其澤在西北水源深廣末更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池旁之地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西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為其長帥也按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時使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衆王滇後十餘歲秦滅之又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地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即蹻也若莊蹻自威王時將兵略地屬秦隔巫黔中郡道塞

不還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謬誤班生因習便書范曄所記詳考為正又按莊蹻王滇後十五年頃襄王卒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幽王立十年王負芻立五年五年而楚滅後十五年而秦亡凡七十年何故云蹻之王滇後十餘歲而秦亡斯又未之詳也至武帝時滇王有衆數萬人元封二年發巴蜀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今雲南郡賜滇王王印長復其人武帝割牂牁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為侯蠻夷盡反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

取足於人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吏遣寧始將軍廉丹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蜀犍爲吏人十萬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不能尅而還公孫述據益土文齊爲太守亦固守拒述後漢初遣使朝謁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葉榆梇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漢姑復縣屬越嶲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地並在今越嶲雲南郡地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人及朱提夷擊之尚軍遂渡瀘水入益州郡界瀘水一名若水旄牛徼外經朱

提至僰道入江在今越嶲郡南特有瘴氣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斬棟蠶帥凡首虜萬餘人諸夷悉平至蜀後主建興二年諸葛孔明率衆南征四郡平之改益州郡為建寧分建寧永昌今雲南郡地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亮至南中所戰皆捷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不知虛實故敗定易勝耳亮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即留兵兵留即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

也今吾欲使汝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相安故耳

邛都

邛都漢時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今越巂郡本其地自夜郎滇邛都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知耕田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葉榆澤名名為巂昆明巂即今越巂郡昆明又在西南諸爨所居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辮髮隨畜遷徙無常武帝開以為邛都縣屬越巂郡無幾而地陷為汙澤因名為邛池南人以為邛河其人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

越巂水伐平之巂水源出今越巂郡西南巂山下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遊蕩而喜謳歌畧與牂牁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牧根太守姓名調邛人長貴以為軍候更始二年長貴攻殺枚根自立為邛穀王至光武因就封之授越巂太守印綬後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巂長貴聞之即聚兵欲襲尚尚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安帝時永昌益州蜀郡夷並今雲南郡皆叛衆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益州刺史張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葉榆

破之渠帥三十六種皆来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筰都

筰都者漢時自越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徙漢為縣屬蜀郡筰都最大武帝開以為筰都縣其人被髮左袵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汶山夷在蜀郡西北即冉駹也今通化郡元鼎六年以為沉黎郡今洪源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部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旄牛青衣並今蜀郡

之西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慷慨有大畧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代不至正朔所不加白狼槃木唐菆等菆阻留反百有餘國户百三十餘萬舉種奉貢稱為臣僕和帝永光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十七萬户口内屬安帝永和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汙衍種反叛攻蠶陵城蠶陵漢縣今臨翼郡地在蜀郡之西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汙音烏衍呼五反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舉土内屬後旄牛令姓田名也

夷叛攻零關零關道屬漢越巂郡即今郡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縣四如太守

冉駹

冉駹漢時自筰以北君長十數冉駹最大其俗土著或隨畜遷徙在蜀西武帝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今蜀郡西北通化郡地至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土氣多寒雖在盛夏冰猶不釋皆依山居

止累石為室髙者至十餘丈為卭籠今彼土夷人呼為彫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犝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毦犝徒冬反毦音二出名馬有羺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黄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為徼外後漢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蜀後主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

附國

附國隋代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自相率領不能統一土俗與附國言語少殊其人並無姓氏其地南北八百里東西四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讐故叠石爲礫而居以避其患其礫（與巢字同）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有二萬餘家弓長六尺以竹爲弦妻其羣母及嫂兒弟死

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於高牀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寃殺鬼其俗以皮為帽形圓如鉢或戴冪䍦衣多毛毼裘（毼胡割反）全剥牛脚皮為韡項繫鐵釧王與酋帥金飾首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煬帝大業四年其王遣子弟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嘉良有水濶

六七十丈附國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党項及諸羌按其地接汶山故爲附焉

哀牢

哀牢後漢時通焉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男子後沉木化爲龍出水因舐其男之背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曰九隆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

衣皆著尾九隆代代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絶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甞交通中國光武建武中其王賢栗等遂率種人户二千七百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内屬帝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来朝貢明帝永平中哀牢王栁貊遣子率種人内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人户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四南去洛陽七千里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今雲南越巂之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後漢六縣謂不韋巂唐北蘇楪榆耶龍雲南並今雲南越巂之西

合為永昌郡即今雲南郡始通博南山渡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儋丁甘反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人庶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染綵文繡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也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毦取毦淹績緝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二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

金銀光珠博物志曰光珠則江珠琥珀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山海經云猩猩知人名據華陽國志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罽荀卿子曰猩猩能言笑淮南萬畢術曰婦終知來猩猩知往注云並神獸也後魏酈元注水經云武平郡封溪縣有獸名猩猩猨形人面身毛黃姿顏端正善學人語聞者無不酸楚太原王綱著傳云阮研曾使封溪見邑人說猩猩好酒及屩里人置之山谷常行路數百為羣見酒物等知人設張取之此獸甚靈先知其人祖父姓名而詈曰奴欲殺我捨爾去也既去復還因相呼曰試共嘗酒及飲乃甘其味逮半醉皆擒之無遺逸遂置檻中隨其所欲飼之將烹索其肥者乃自推擇泣而遣之又禮記曰猩猩能言廣志云猩猩唯聞其啼不聞其言出交阯郡封溪縣按前代永昌郡即今之雲南郡武平郡即今之安南府並封畧之內古謂其靈

而智不因人教而解人語殊為珍異秦漢以降天下一家即嶺南獻能言鳥及馴象西域獻汗血馬皆載之史傳以為奇物復廣異聞聲教遠覃如越裳白雉之類故彰示後代則猩猩不劣於鳥象何為獨無獻乎獲之以充口實則致之固難也王莽置漢孺子於四壁中禁人與語及長不能名六畜猩猩若非靈異自解人語即須因敎方成又不可容易而為庖膳也是知諸家所說不加考覈遞相祖述耳佑以為廣志尤足徵矣血染朱罽偏問胡商元無此事故詳而疏之

永昌太守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人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歳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為常賦夷俗安之○大唐麟德元年五月於昆明之梇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鎮守武太后神功

二年閏十月蜀州刺史張柬之表曰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本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内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稅其鹽布氊罽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進貢歲時不闕及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夷蠻肝腦塗地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

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蓋漢得其利人且怨歌今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帥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鎮守臣竊以亮之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置官既無安邉静寇之心又無諸葛且縱且擒之術唯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剝貪婪劫掠以積為常扇動酋渠遂成朋黨提挈子弟嘯引兇愚今見散在彼州専以掠奪為業姚州本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

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又使將軍李義總往征郎將劉惠在戰陣死其州遂廢即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之言遂驗垂拱四年南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勞擾蜀川及置州後録事叅軍李稜爲蠻所殺延載年中司馬成琛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於今不息伏乞省罷姚州使隷巂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國悉廢瀘北置關百姓

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疏奏不納

焦僥

焦僥國後漢時通焉明帝永平中西南夷焦僥貢獻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焦僥種夷陸賴等三千餘口舉種内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

撣國

撣音擅國後漢時通焉和帝永元中其國王雍由調遣譯

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安帝永寧初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廷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

西爨

西爨者南寧之渠帥㲼時通焉自云本河東安邑人七葉祖事晉為南寧太守屬中原亂遂王蠻夷㲼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徵詣荆州有爨瓚者遂據南寧之

地延袤二千餘里俗多華人震歆統其衆○大唐武德初拜歆子孔達爲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屍歸葬本鄉段綸又遣俞大施至南寧諭之由是部落歸款三年七月遣使来貢方物

昆彌

昆彌國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爲界即葉榆河其俗與突厥略同相傳云與匈奴本是兄弟國也漢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部其後復絶諸葛亮定南中亦

所不至○大唐武德四年巂州治中吉弘使南寧至其國諭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貢貞觀十九年四月右武侯將軍梁建方討蠻降其部落七十二戸十萬九千三百

尾濮

尾濮漢魏以後在興古郡今雲南郡地西南千五百里徼外其人有尾長三四寸欲坐輙先穿地為穴以安其尾尾折便死居木上食人俗又噉其老者唯識母而不識父俗有賔客殺老以供廚故賔婚有日老者必泣其地有

稷及陸稲多鹽井饒犀象有弓矢革鎧以赤猱猴皮垂錫珠翡翠爲冠幘按木濮即尾濮也又扶南土俗傳云拘利東有蒲羅中人人皆有尾長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並西南蒲羅蓋尾濮之地云

木綿濮

木綿濮有木綿樹多葉又生房甚繁房中綿如蠶所作其大如捲音峯

文面濮

文面濮其俗劖面而以青畫之劖音讒

折腰濮

折腰濮其俗生子皆折其腰

赤口濮

赤口濮在永昌南其俗折其齒劖其脣使赤又露身無衣服

黑僰濮

黑僰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苦其衣服婦人以一幅布為裙或以貫頭丈夫以縠皮為衣其境出白蹄牛犀

象琥珀金桐華布又諸濮之域皆出楛矢爾雅曰南至於濮鉛周書王會卜人丹砂注云卜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今按卜人蓋濮人也按諸濮與哀牢地相接故附之

松外諸蠻

松外諸蠻大唐貞觀末為寇遣兵從西洱河討之洱音貳其西洱河從巂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為名家各據山川不相役屬自云其先本漢人

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鋋言語雖小訛舛大略與中夏同有文字頗解陰陽歴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莊蹻之餘種也其土有稻麥粟豆種穫亦與中夏同而以十二月為歳首菜則葱韭蒜菁果則桃梅李柰有絲麻女工蠶織之事出絁絹絲布幅廣七寸以下早蠶以正月生二月熟畜有牛馬豬羊雞犬飯用竹箸摶之而噉羮用象杯形若雞彝有船無車男子以氊皮為帔女子絁布為裙衫仍披氊皮之帔頭髻有髮一盤而成形如髽阻爪

反

男女皆跣至於死喪哭泣棺槨襲斂無不畢備三年之内穿地爲坎殯於舍側上作小屋三年而後出而葬之鑫蚌封棺令其耐濕父母死皆斬衰布衣遠者至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然後即吉其被人殺者喪主以麻結髮而黑其面衣裳不緝唯服内不廢婚嫁娶妻不避同姓其俗有盜竊殺人淫穢之事酋長即立一長木爲擊鼓警衆共會其下强盜者衆共殺之若賊家富强但燒其屋宅奪其田業而已

通典卷一百八十七

通典卷一百八十八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四

南蠻下

嶺南序略蠻獠附

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以前是為荒服秦平天下開置南海等三郡秦亂趙佗據有其地傳五代九十三歲

至漢武建元中伏波将軍路博德滅之分為儋耳等九郡其珠崖郡在海洲上大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中納賈捐之議罷之後漢光武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反略有六十餘城伏波将軍馬援討平之桓靈以後蠻獠又據象郡象林縣遂為林邑國矣其餘郡縣歷代雖有反亂州郡兵旋平定之極南之人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題額也雕謂刻其肌肉用青涅之也交趾謂足大趾開闊並立相交）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輙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

憙而賞其父娶妻妾美皆讓其兄烏滸人是也烏滸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之北朗寧郡營○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天下和平越裳以重譯而獻白雉周德既衰於是稍絶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始皇平天下開嶺外置南海今南海始興義寧海豐恩平南陵臨賀高要感義晉康臨封開陽高梁連城新興銅陵懷德潮陽等郡地皆是桂林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蒼梧潯江臨江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懷澤寧仁寧浦橫山修德龍池永定等郡地皆是象郡今招義南潛普寧陵水南昌定川寧越安南武峩龍池忻城九真福禄文陽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樂海康温水湯泉等郡皆是至胡亥時南海尉

任囂病且死召南海龍川令真定人趙佗語曰漢真定今常山郡漢龍川今海豐郡中國擾亂未知所安番禺今南海郡負山嶮阻南北東西數千里可以為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被加也囂死佗即絶秦所開新道聚兵自守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漢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遣陸賈立佗為南越王高后時佗乃自稱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今長沙衡陽等郡以兵威財物賂遺閩

越（即今閩川等郡）西甌駱越役屬焉（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耳今南海郡西南懷澤）東西萬餘里南北數千里及孝文帝初立鎮撫天下乃為佗親塜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名其從昆季尊官厚賜寵之詔陸賈使往諭之賈至南越王上書謝願為藩臣奉職貢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無得擅興兵相攻擊今東越擅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遣兩将往討閩越淮

南王上書諫曰夫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人也（越人劗髮古翦字也劗與翦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强不能服威不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不足以煩中國也（地不可居而人不可牧養）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甸服主理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封外千里之外侯候也為王者斥候）侯衛賓服（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見於王侯衛二服同為賓也）蠻夷要服（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者要言以文德要束之耳）戎狄荒服（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遠近之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

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竹叢也竹小曰篁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之間而數百里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不可盡載於圖著張許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今自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

地且越人愚戇輕薄（戇陟降反）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今發兵行數千里負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嶺（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拕舟而入水（拕曳也音佗）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接刃死傷者必衆矣且越人寡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能堪）南方暑濕近夏癉熱（癉黄病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蠚蟲（蠚毒也音壑）疾疫皆作

兵未血刃而病死十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舉謂總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王而殺之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人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謂省問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此必委質為藩臣代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音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

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罷音疲糧食乏絶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紝女今反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生人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號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育之使元元之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代傳之子孫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間讀曰閑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閑暇之虞而煩汗馬之勞乎帝不從兵未逾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

於是罷兵後至孫興立其母太后本中國人勸王及幸臣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其相呂嘉不欲遂反攻殺太后盡殺漢使者立胡長男建德為王發兵守要害處於是令越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自桂陽下匯水（今連山郡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湟匯音會）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章郡下橫浦（今南康郡大康縣西南）故歸義越侯二人（故越人降為侯）為戈船下瀨將軍（瀨水流沙上也伍子胥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出零陵（今郡）或下灕

水（今桂水）或抵蒼梧（今郡）使馳義侯（越人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今南海郡北）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喻）樓船力攻

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遲明（遲支二反）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越中所置郎）得呂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以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並今郡地惟交趾則今安南也）置交趾刺史領之自佗王後凡五代九十三歲而亡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今珠崖等郡地）其渠帥貴長耳皆穿珠而

緦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合率萬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拜豹為珠崖太守即就也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親侮故率數歲一反至元帝時珠崖數反賈誼孫捐之上書請勿擊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即理之不欲與者不彊理

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虚内務欲廣地不慮其害而天下潰畔賴聖漢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不受其令四方無来獻至孝武皇帝

以國富人逸攘郤匈奴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更移營塞制南海以為九郡則天下斷獄萬數人賦數百造鹽鐵搉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涓涓之忿欲毆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服其南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

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
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
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人譬猶魚鱉何足貪
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不一年兵出不踰千
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
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
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
禹貢所及春秋所理皆可且無以為至初元三年遂罷

之凡立郡六十五歲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項上）以布貫頭而着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交趾九真（交趾九真並今之地）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儀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麊音麋今承化郡地）嫁為朱䳒人妻素負其雄勇（漢朱䳒今安南府縣）交趾太守

蘇定以法糾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凡畧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阯剌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今長沙衡陽郡地）桂陽（今桂陽連山郡地）零陵（今零陵江華郡地）蒼梧（今蒙江蒼梧潯山開江郡地）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嶺表悉平章帝元和初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蠻夷別號）邑豪獻生犀白雉永光中日南

象林（在日南郡界今林邑國）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順帝永和二年日南象林邑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州郡并力討之不利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太尉司馬司空大將軍）問其方略皆議遣荆（今南陽江陵江夏安陸義陽長沙衡陽等郡地）揚（今淮南廣陵等郡江南丹陽等郡江西章郡等地）兖（今陳留許昌東平濟陽濟陰等郡地）荆河（今潁川汝南淮陽睢陽汝陰等郡）四萬兵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駮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結不散而復擾動

必更生患又兖州荆河之人遠赴萬里詔書廹促必致叛亡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廪五升古升小故曰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人猶尚不堪何況以四州之卒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来尚可尹来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

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往止交趾府下時刺史理廣信令蒼梧郡蒼梧縣令日南兵單無榖守則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人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令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有能反間致投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文帝就加魏尚為雲中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令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於是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喬良至單

車入賊地設方畧招以威信嶺外復平其後屢為反叛州郡兵討降之至靈帝建寧三年鬱林今郡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然自漢以後列置州縣獠俗難理率數歲一亂終不足為大患（大歷中循州刺史哥舒晃據廣州反詔户部尚書路冀公嗣恭討之晃率其徒拒守凡三歲而滅）

海南序畧

海南諸國漢時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五三百里五三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舶

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書雖言里數又非定實也其西與諸胡國接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徳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吴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葢尠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踰於前代大唐貞觀以後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於梁隋焉其無異

聞亦不復更記

黄支

黄支國漢時通焉在南海日南之南三萬里俗畧與珠崖相類自武帝以来皆獻見有明珠玉璧琉璃奇石異物大珠至圍二寸以下而至圓者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哥羅

哥羅國漢時聞焉在槃槃東南亦曰哥羅富沙羅國云其王姓矢利婆羅名米失鉢羅其理城累石為之城有

樓闕門有禁衛宫室覆之以草國有二十四州而無縣庭列儀仗有纛以孔雀羽餙馬兵器有弓箭刀矟皮甲征伐皆乘象一隊有象百頭每象有百人衛之象鞍有鈎攔其中有四人一人執矟一人執弓矢一人執殳一人執刀賦税人出銀一銖國無蠶絲麻紵唯出古貝布畜有牛少馬其俗非有官者不得上髪裹頭又嫁娶初問婚惟以檳榔為禮多者至二百盤成婚之時唯以黄金為財多者至二百兩婦人嫁訖則從夫姓音樂有琵

琵琶橫笛銅鈸鐵鼓簧吹蠡擊鼓死亡則焚屍盛以金甖沉之大海

林邑

林邑國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爲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在交趾南海行三千里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其南水步道二千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柱處馬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處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爲流寓號曰馬流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林邑國記馬援樹兩

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境又云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岩東臨大海屈璆道里記又云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焉　後漢末大亂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縣令自號為王子孫相承吳時通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代立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沉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鵞毳抽以績紡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也沉木香土人破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

曰沉香次不沉者曰棧香也又出猩猩獸爾雅云肉之美者猩猩之脣多琥珀松脂淪入地千歲為茯苓又千歲為琥珀又云楓脂為之琥珀在地其上及旁不生草木深者或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焉初如桃膠凝成乃堅其金寶物產大抵與交趾同以塼為城蜃灰塗之居處為閣名曰干闌皆開北戶以向日或東西無定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地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

官曰弗羅次曰阿倫如牧宰之差也書樹葉為紙施椰葉為席男女皆以横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鐶貴者著草履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諸國皆然也其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加瓔珞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林邑浦外有不勞山罪人亦送此山令其自死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貴男而賤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人性凶悍果於戰鬬

有弓箭刀矟以竹為弩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節戎其人深目高鼻髪拳色黑婦人椎髻四時暄暖無霜雪王死七日而葬有官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轝至水次積薪焚之收餘骨王則入金甖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人皆奉釋法文字同於天竺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象大十圍至晉武帝太康中

又來貢獻成帝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簒位奴文昔嘗北至洛陽商賈因教王作宮室兵車器械王愛信之使為將乃譖王諸子或徙或奔及王死無嗣遂自立為王乃攻旁國并之有衆四五萬至穆帝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今郡地遂據其地告交州刺史朱蕃交州今安南府以求日南北鄙今郡地橫山為界初徼外諸國常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由是諸國怨憤且林邑少田故貪日南之地

文又襲九真（今郡地）害士庶十八九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九真太守灌邃率兵討佛走之邃追至林邑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自北影之南故開北户以向日此大較也佛乃請降其後頻寇日南九德之郡（今安南日南郡界）殺傷甚多交州遂至虛弱至佛曾孫文敵後為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為王死子陽邁立死其子咄復名曰陽邁（初其父陽邁母始產夢人以金藉之夷人謂金為陽邁故為名至咄慕父業又名焉）宋文帝元嘉中侵暴

日南九德諸郡宋九德郡今安南日南郡界宋使振武將軍宗元幹討之匏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其後累代自宋齊梁陳皆遣使朝貢隋文帝既平陳後遣大將軍劉方率步騎萬餘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象而戰方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率衆而陣方偽北走梵志逐之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大破之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

之蓋有其國十八葉矣方既平其國班師故地遂空梵志收拾遺人別建國邑至大唐貞觀中其王范頭利死卒國人共立頭利女為王諸葛地者頭利之姑子女王獨在國中不寧大臣可倫翁定乃立地為王妻之以女主其國乃定諸葛地自立後遣使可倫因地盤獻火珠形如水精日正午時以珠承影取艾衣之火見云得之於羅刹國今之環王國主即梵志之後在日南郡西陸行二十餘日方至

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其境廣袤三千餘里國俗本躶文身被髪躶郎果反不制衣裳其先有女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潰來伐柳葉降之遂以為妻惡其躶露形體乃穿疊布貫其首理其國子孫相傳至王混盤況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略以兵威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蔓死國亂大將范尋自立為王是吳

晉時也土地坳下而平博氣候風俗物產大較與林邑同有城邑宮室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為城海邊生大若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國人亦為閣居為船八九丈廣纔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人皆醜黑拳髮躶身跣行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出金鋼可以刻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人沒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鎚之而不傷鐵乃自損以羖羊角扣之漼然冰泮

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類胡吳時遣康泰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𧙘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内男子著横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為之貧者以布又有老鵰入海為珉可以裁作馬勒謂之珂西晋太始太康中皆遣使貢獻東晋時有竺旃檀稱王亦遣使其後王姓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令其國

人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居喪則削除鬚髮人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宋齊梁並獻方物隋時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崐崘無姓氏乃崑崙之訛隋代遣使貢獻大唐武德後亦頻來貢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其國在扶南之西在參半之西南男女生皆

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巖嶮故人莫至與尒

半國相接

頓遜

頓遜國梁時聞焉一曰典遜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王並羈屬扶南北去扶南可三千餘里其國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賈人多至其國市焉所以然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涯岸船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種不有又

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酒甕中數日成酒出藿香插枝便生葉如都梁以裛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貨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為粉以傅身焉其俗又多鳥葬將死親賓歌舞於郭外有鳥如鵝口鸚䳇而紅色飛来萬許家人避之鳥食肉盡乃去燒其骨沉海以為上行人也必生天鳥若廻翔不食其人乃自悲復以為已有穢更就火葬以為次行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鳥食以為下行也

毗騫

毗騫國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尺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其王神聖知將來事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國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神鬼其子孫死如常人又傳扶南東界即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

里有燃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為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有垢汙則投火復更精潔

干陀利

干陀利國梁時通焉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出斑布古貝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武帝天監中遣使貢方物

狼牙修

狼牙修國梁時通焉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其土氣物產與扶南畧同偏多棧沉婆律等香其俗男女皆袒而披髪以吉貝布為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為絡帶金鐶貫耳女子則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塼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旛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武帝天監中遣使獻方物其使云立國以來四百餘年

婆利

婆利國梁時通焉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國乃至其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坩火談反貝羅初採之柔軟刻削為物暴乾之遂堅硬有鳥名舍利鮮人語其國人皆黑色穿耳附璫披吉貝如帊及為都漫王乃用斑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寳之飾帶金裝劒坐金

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寳之飾或持白㲲拂及孔雀王出以象駕輿施羽葢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國人善投輪刃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逺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畧同俗類真臘物産同於林邑王姓嬌陳如自古未通中國武帝天監中来貢隋大業中又遣使貢獻其王姓刹利耶伽大唐貞觀中又遣使朝貢

槃槃

槃槃國梁時通焉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其王曰楊粟翨音趐粟翨父曰楊德武以上無得而紀百姓多緣水而居國無城皆豎木為柵王坐金龍牀每坐諸大人皆兩手交抱肩而跽暨几反又其國多婆羅門自天竺來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敦郎索濫次曰崑崙帝也次曰崑崙敦和胡卧反次曰崑崙敦帝索甘且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為古龍者其在外城者曰那延猶中夏刺史縣

今其矢多以石為鏃稍則以鐵為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讀佛經皆食肉而不飲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食酒肉讀阿修羅王經其國不甚重之俗皆呼僧為比丘呼道士為貪隋大業中亦遣使朝貢

赤土

赤土國隋時通焉扶南之別種也亘崖州之南渡海水行便風十餘日經鷄籠島至其國所都土色多赤以為號東波羅剎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

數千里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寒不知有國近遠居僧
祇城亦曰師子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王宮諸屋
悉是重閣北面而坐三重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
寶瓔珞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
懸一金光焰遠視如項後其官薩陀伽羅一人陀拏拏女
除反達乂三人迦利家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
掌刑法每城置那耶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穿耳剪
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

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
恣意華靡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冬夏常溫雨多霽
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稌（音荼）白豆黒麻自餘物産多同於
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戲有雙六鷄卜冬至之
日影直在下夏至日影在南戸皆北向煬帝時募能通
絶域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正等應
召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
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

馬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見狼牙修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月餘至其國都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至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入宴王前設兩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鱉猪瑇瑁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及還遣那耶迦隨駿貢方物既入海見緑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並音蒲浪反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黄氣腥舟行十日不絶

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趾六年却還到中國焉

真臘

真臘國隋時通焉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王姓刹利自其祖漸以强盛至其王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大業中遣使朝貢居於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大堂是其王聽政之所大城

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坐五香七寶牀施寶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鈿為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於赤土有五大臣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輙於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繞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洹二國戰爭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

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飲食多酥酪沙糖秔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羮與飯相和手擩而食之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十尺有浮湖魚其形似𩷕觜如鸚鵡有

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覩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猪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年王别殺人以夜祠禱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神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立像於館大唐武徳六年遣使獻方物

羅刹

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髪黒身獣牙鷹爪時

與林邑人作市輙以夜晝日則掩其面隋煬帝大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赤土國至羅刹

投和

投和國隋時聞焉在海南大洲中真臘之南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至其國王姓投和羅名脯邪乞遥理數城覆屋以瓦並為閣而居屋壁皆以彩畫之城内皆王宫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之士百餘人每臨朝則衣朝霞冠金冠耳掛金環頸掛金涎衣涎叙連反足履寶裝

皮履官屬有朝請將軍總知國政又有叅軍功曹主薄城局金威將軍贊理贊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縣州有叅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局其爲長官初至各選官僚助理政事刑法盜賊重者死輕者穿耳及鼻并鑚鬢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供奉無多少之限多以農商爲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匹又無鞍轡唯以繩穿頰爲之節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甖盛之沉於水中若

父母之喪則截髮為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訊其耆老云王無姓名齊杖摩其屋以草覆之王所坐塔圓似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東向大唐貞觀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榼苦盍反金鎖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

丹丹

丹丹國隋時聞焉在多羅磨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今延德郡

珠崖同島山上王姓刹利利名尸陵伽理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座並以婆羅門為之王每以香粉塗身冠通天冠掛雜寶瓔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屨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蠡擊鼓兼有幡旗其刑法盜賊無多少皆殺之土出金銀白檀蘇方木檳榔其穀唯稻畜有沙牛羖羊猪鷄鵝鴨麞鹿鳥有越鳥孔雀果蓏力果反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蓮菜有葱蒜蔓青

邊斗

邊斗國一云班斗都昆國一云都軍拘利國一云九離比嵩國並隋時聞馬扶南度金隣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國其農作與金隣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藿香及流黃其藿香樹生千歳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敗唯中節堅固芬香獨存取以為香

杜薄

杜薄國隋時聞馬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海渡數十日而

至其國人貌白皙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疊華布出金銀鐵以金為錢出鷄舌香可含以香不入衣服鷄舌其為木也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至故未有識其樹者華熟自零隨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薄剌

薄剌國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睛赤男女並無衣服

敎梵

敎梵洲抱朴子云敎梵洲在南海中薫緑水膠所出膠如楓脂所以不可多得者止患狤猵上音吉下音屈獸啖人此獸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唯從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廣一寸許青毛長三四分許其無毛處則如韋囊人張捕得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薪盡而此獸不焦須以大杖打之皮不傷而骨碎都盡乃死耳

火山

火山國隋時聞焉去諸薄東五千里國中皆有火雖雨不熄中山有白鼠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復潔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燃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為

火浣布

無論

無論國隋時聞焉在扶南西二千餘里其國大道左右夾種枇杷樹及諸華果行其下常有重陰十里一亭亭皆有井食麥飯飲蒲桃酒如膠若飲即以水和之味甚甘美

婆登

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

北隣大海風俗與訶陵同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書於
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支然後加
以婆律膏及檀沉龍腦等香積薪以燔之大唐貞觀二
十一年遣使朝貢

烏篤

烏篤國在中天竺南一名烏伏那地方五千餘里百姓
殷實人性愞弱頗詭詐尤工禁術篤信佛法文字禮儀
畧同天竺自古不通中國大唐貞觀中其王達摩因陀

訶斯遣使獻龍腦香

陀洹

陀洹國在墮和羅西北大唐貞觀中遣使獻鸚䳇毛羽皓素頭上有紅色數十莖與翅齊

訶陵

訶陵國去真臘之南大唐貞觀中遣使獻金花等物王之所居竪木為城造大屋重閣覆以椶櫚所座牀悉以象牙為之食以手撮之撮古患反又以椰樹花為酒飲之亦

醉有山穴每涌而出鹽國人取之以食其國別有毒人與常人同止宿則令身上生瘡與之交合便即致死若涎液霑著草木即枯其人身死不爛不臭

多蔑

多蔑國大唐貞觀中通焉在南海邊界周廻可一月行南阻大海西俱游國北波刺國東陁洹國戶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城郭宮殿樓櫓並用瓦木以十二月為歲首其物產有金銀銅鐵象牙犀角朝霞朝雲

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衣服百姓二十而税一五穀蔬菜與中國不殊

多摩長

多摩長國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羊支跋北與訶陵等國接其國界東西可一月行南北可二十五日行其王之先龍子也名骨利骨利得大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即以為妻其王尸羅劬庸伊説即其後也大唐顯慶中遣使貢獻其俗無姓

王居以柵為城以板為屋坐獅子座東向衣物與林邑同勝兵二萬餘人無馬有弓刀甲矟婚姻無同姓之别其食器有銅鐵金銀所食尚酥乳酪沙糖石蜜其家畜有羖羊水牛野獸有麞鹿等死亡無喪服之制以火焚其屍其音樂略同天竺有波那婆宅護遮菴磨石榴等果多甘蔗從其國經薩盧都思訶盧君那盧林邑等國達於交州

哥羅舍分

哥羅舍分在南海之南其國地接墮和羅國勝兵二萬人其王滿越伽摩大唐顯慶五年遣使朝貢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一百八十八

通典卷一百八十九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邊防五

西戎一

序略

西羌本出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今長沙衡陽零陵江華等郡地及舜徙之三危三危山今在燉煌郡燉煌縣界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

也今金城會寧安鄉西平等郡之西南地濱於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接漢河關縣屬金城郡則今安鄉郡也其賜支在其西又按風俗通云羌者其先本戎賤主牧羊故羌字從羊至於河首縣地千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産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妻後母納嫠嫂嫠音離如北狄之俗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廣志云羌與北狄同其人魯鈍饒妻妾多子姓一人生子數十或至百人嫁女得高貲者聘至百犢女披大華氊以為盛服一狗皮直數十四自古不立君臣無相統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

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掠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甚耐寒苦同之禽獸昔夏啓之子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立乃征畎夷即犬戎也夷者四蕃之總號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泄啓八代孫帝芒之子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邠今新平郡岐今扶風郡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戎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克之武丁高宗易曰高宗伐鬼方也後漢史西羌傳云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

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言因高宗討伐然後氐羌朝享按商頌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言殷道衰荆楚背叛高宗能出兵伐之美其功也又曰惟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言成湯之時遠夷西方氐羌之國皆來朝見汝居中國之南方乃背叛乎此責之之辭非謂高宗時氐羌也時高宗亦伐荆楚蔚宗不詳誤引此詩以附合也又按竹書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後漢章帝紀有司述明帝功德又云克伐鬼方開通西域則鬼方疑是西羌也或云鬼陰類鬼方即北方斯乃臆斷諸家因謂之北狄誤矣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在今好畤縣西北而避於岐下在今扶風郡界及王季遂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曰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

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髳音矛會於牧野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及宣王立召秦莊公興兵伐破之其後侵盜不已至幽王昏虐西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酈山今京兆府界周乃東遷洛邑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至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貆邽冀之戎狄貆並今隴西郡邽冀並今天水郡貆音桓邽音珪涇北有義渠之戎今安化郡地洛川有大荔之戎今洛交中部郡

地渭南有驪戎今昭應縣伊洛間有楊拒泉皐之戎頴洛以西有蠻氏之戎今頴川郡地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後晉滅驪戎今昭應縣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襄王時秦晉自瓜州今燉煌晉昌郡地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允姓之戎遷於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即瓜州也至襄王時魯僖公之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本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從之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焉水口曰汭今京兆府北新平彭原之間一云汭在新平宜祿縣亦有宜祿水東至轘轅今河南府陽翟縣界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河南山北自今上洛郡以東至陸渾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

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其後陰戎之種遂以滋廣與晉伐周左傳魯昭公九年晉大夫梁丙牽陰戎以伐潁顛周邑陰戎即陸渾戎也景王使詹桓伯責晉平公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後陸渾戎叛晉晉荀吳滅之後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北戎韓魏後稍并伊洛諸戎滅之其遺脫者皆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最為強盛屢為秦患及昭王起兵滅之始置隴西

今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河池和政等郡地北地今安定彭原安化平源靈武寧朔及五原等郡地上郡焉今上郡洛交銀川新秦朔方中部延安咸寧等郡地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蕃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時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為酋豪始皇兵務東向故得繁息秦平天下蒙恬西逐諸羌出塞漢初尚微弱景帝時研種求徙於狄道安故今金城郡地武帝又西逐渡河湟初開河西置四郡今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等郡地其後先零種圍枹罕今安鄉郡縣零音憐枹音俘漢兵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至宣帝代又寇金城今金城會寧西平安鄉等郡地趙

充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後漢光武建武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於三輔(今京兆馮翊扶風汧陽等郡地)和帝以後又反叛豪滇零稱天子南入益州(今漢川漢中等郡地)東犯魏趙(今趙魏鄴等郡地)寇及雍城(今河內郡北故城也)十餘年然後破散順帝永和中又叛漢將馬賢戰歿後段熲窮討及靈帝末方始平定自光武以後匈奴少事唯西羌屢梗焉魏晉二代時亂關隴不至大傷害永嘉以後吐谷渾與焉本遼東鮮

單晉時數百戶西附於陰山屬晉亂遂吞并諸羌而有其地至其孫葉延遂為強國後魏末其主夸呂自號可汗建官多效中國洎隋煬帝遣觀王雄大破之其主伏允遠遯收其地列置郡縣鎮戍後轉衰弱大唐初吐蕃始興焉其帥後魏末自臨松郡丞故其主有贊府之號後魏臨松郡今張掖郡張掖縣高宗時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將軍薛仁貴等大敗於大非川儀鳳中工部尚書劉審禮又率兵十八萬敗歿於青海調露中中書令李敬玄又大敗

於大非川武太后如意初王孝傑方大破之始復龜茲等鎮萬歲通天初又寇梁州都督許欽明戰歿因贊府殺其名將諸欽陵之後累破敗遂劣於曩時矣

羌無弋

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劒何戎之别種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藏於巖穴中得免與劓女遇合於野女耻其狀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三河間即黃河析支河湟中河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

南諸羌共畏事之推以為豪以射獵為事爰劒教之田畜種人依之者益衆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劒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劒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今欲復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衆種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諸羌絶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别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氂牛種越嶲羌是也今越嶲地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今梓潼遂寧以西德陽郡地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今武都郡忍及弟

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研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秦始皇時兵務東向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畧地西逐諸戎北卻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至漢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今天水隴西等郡地）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並今隴西金城安鄉臨洮等郡）及武帝征伐四夷又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在今西平郡西北）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燉煌）

並今郡通道玉門隔絶羌胡於是鄣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紫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今金城郡地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將兵討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之左右今酒泉郡之北千餘里鹽池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諸羌又相解仇寇攻金城帝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討之充國欲以屯田於臨羌東至浩亹浩亹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浩音閤亹音門臨羌縣在西平郡界

務威信招降罕开及刼掠者觧散虜謀乃擊之开音牽時

已發諸郡兵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請即擊之

天子下書令充國博議往返者三四遂兩從其志武賢

出擊羌降破數千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

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

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湟饑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脱與

煎鞏黄羝並是羌種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初置金城屬國以

處降羌從爰劒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

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自元帝以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末豪滇良內侵（燒當玄孫）及後漢初遂寇金城隴西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平原郡之西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皆有降羌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請依舊制益州部（今漢川巴蜀川即當時益州是）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今范陽上谷安邊及漁陽北平即當時幽州）置領烏桓校尉

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部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及邯卒而職省建武十一年先零種寇臨洮(今和政郡地)隴西(今隴西及金城郡南境地是)太守馬援破降之後徙置天水(今郡地)隴西扶風三郡(今扶風汧陽新平等郡地皆是)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後徙大小榆中(榆中在今金城西平等郡之間)由是始強至其子滇吾永平初漢遣中郎

将實固等擊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而滇吾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章帝時馬防等討破之於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乃築索西城今和政郡界是自後或降或叛少有寧歲和帝時迷吾子迷唐復将兵向塞金城守侯霸及諸郡率師破之羌衆折傷種人瓦解迷唐遂孤弱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即析支河依發羌居明年安定降羌燒何種脇諸種數百人反叛安定郡今安定平源會寧郡東境是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

縣名在今汧陽郡界隃音俞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種存種存別種羌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濵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諸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漢武帝逐諸羌置西海郡在今酒泉郡北千二百里欲復

之立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絶狂狡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一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即龍支今西平郡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也分流左右在今寧塞郡增逢留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四十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郡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十滇吾曾孫麻奴初隨父東號降居安定

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愁怨及安帝永初九年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别種歸滇滇濠滇零與種羌大為寇掠滇奴感反征西校尉任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地在今天水郡尚軍大敗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叅狼上郡西河今西河銀川昌化郡諸雜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諸郡屯兵救之三輔三輔即今京兆扶風馮翊也今京兆扶風汧陽馮翊等郡地衆

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今西平郡湟水縣界鍾羌又沒臨洮今和政郡和政縣界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今扶風郡縣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至四年大將軍鄧隲議欲棄涼州虞詡曰不可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衆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聚席卷而東

雖虎賁為卒白起太公為將亦恐不足禦當今之計者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誠能如此則可無患於是四府皆從詡議時漢中太守鄭勤戰死羌勢轉盛遂徙金城郡居襄武漢金城郡理元居縣地今郡廣武縣漢襄武縣屬隴西縣地即今隴西郡縣是也羌眾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今魏鄴等郡地趙國今趙郡地常山今郡地中山今博陵郡地繕作塢

堠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漢隴西郡理狄道縣地即今金城郡縣安定徙美陽漢安定郡理臨涇縣地在今郡縣也漢美陽縣屬右扶風地在今京兆府三原縣上郡徙衙漢上郡理膚施縣地在今上郡龍泉縣漢衙縣屬左馮翊地今是白水縣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撤屋室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蹴刼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滇零死子零昌立元初元年遣兵屯河內今郡地

通谷衝要三十五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進兵寇雍城今河內郡地遣任尚為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懷縣今河內郡武陟縣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從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尅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走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

若罷諸郡兵令出錢數十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人之虜首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抄擊斬首數百級明年秋漢又築馮翊北界今馮翊之北洛文以南堠塢五百所自後頻破之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益州今洋州漢中等郡之地無復寇警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帑地朗反延及內郡邊人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

虛耗并州部領上郡朔方五原西河太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上黨等郡今上郡中部延安咸寧洛交銀川新秦朔方九原榆林西河昌化太原樓煩鴈門定襄安邊馬邑雲中上黨樂平等郡地也按秦地除三輔屬司隷外並屬涼州自後隴西上郡武威張掖仍寇盜不息上郡今上郡中部延安咸寧等郡地武威張掖並今郡地順帝永建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人利漢上郡龜茲縣有鹽池在今上郡銀川之間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水舂即水碓也河漕通船運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

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朔方即今郡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元元被灾衆羌内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之人今言復三郡者當為隴西理襄武捍蔽京師尚遠不要更移餘三郡須復本處是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園陵也單外謂無守固而公卿容頭過身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

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寧朔等郡地常儲穀粟令周數年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並前為十部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漢南部都尉在隴西郡臨洮縣今和政縣永和中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畧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

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涷傅難種羌等遂反叛金城與西塞及湟中（今西平郡西地）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於是拜馬賢為征西將軍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討之又於扶風漢陽隴道（扶風今汧陽扶風新平等郡地也漢陽隴道並今天水郡地）作塢壁三百所置屯田以保聚百姓賢軍大敗賢及二子皆戰歿於是東西羌遂大會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北地又燒園陵掠關中殺長吏武威太守趙冲追

擊冲雖戰歿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自永和羌

叛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廪私自潤

入（牢價直）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

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延熹二年燒當八種

寇隴右以段熲為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二千人擊

破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刀折矢盡且鬬且

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山在

今西平安鄉郡界）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並受降各萬餘

人會段熲坐事徵還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張奐雖累破之而寇害不已復遣段熲擊之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於是弭定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既降又叛帝以問熲對曰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頸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今榆林郡即漢雲中

五原郡也漢陽今天水郡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疹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兵萬人車三千兩三冬兩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帝許之靈帝建寧初熲與先零諸種戰斬首八千餘級熲復追之且破

且追士皆重趼既到涇陽今彭原郡彭原縣地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果慮輕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曰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思為永寧之筭而張奐說虜强難破宜用招降云臣用兵連年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

沒縣邑剽掠人物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自動兵衆和
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今金城會寧平涼等郡之地非為深險
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按兵駐軍二年不能平
寇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
徙居內地當煎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
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
瘡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
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

根不使能植本計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周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内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頻遂進營逼諸羌大敗之於瓦亭山今在平涼郡蕭關縣是也羌衆潰遂東奔復聚射虎谷仍分守諸谷上下門又先令千餘人於西縣今天水郡上邽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然後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畜産諸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八百

十戰斬二萬八千六百餘級牛馬羊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將士死者四百餘人自爰劒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賜支即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叅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絶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大凡順帝時勝兵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絶遠未常往來氂牛

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知也

湟中月氏胡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氏音支）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冒頓（冒音墨）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漢將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今西平郡地）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首施猶言首尾也）其從漢兵戰鬭隨勢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畧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其

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户在張掖號曰義從胡後漢靈帝中平初與北宫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今天水郡之西北地范曄論曰羌戎之患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故永初中羣種蠭起遂解仇嫌結盟詛陸梁三輔建號稱制東侵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

涼之士捋衝殘弊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茍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迴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䊕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隲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絲

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毀頓受事專掌軍任蒙没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藉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

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痾於心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畧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禦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忽經世之遠畧豈夫識微者之為乎

氏

氐者西戎之別種在冉駹東北（今通化郡地之東北）廣漢之西（今梓潼遂寧德陽郡地之北也）君長數十而白馬最大漢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為武都郡（今武都同谷郡地）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今同谷郡）或在汧隴左右（在今天水汧陽郡地）其種非一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稱蚺氐（蚺而占反）此蓋中國人卽其服色而名之也土地險阻有麻田出漆蜜銅鐵椒蠟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同谷郡上祿縣）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

自守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其衣服尚青俗能織布善田種畜羊豕牛馬驢騾婚姻備六禮知書疏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元封三年氐人反遣兵討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初氐人復叛遣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大常徒討破之至後漢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攻殺武都太守氐人豪齊鍾留為種類所

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其後亦時寇盜郡縣不足爲大患魏武之初諸氐戎或叛或伏乃令夏侯妙才討之因徙武都之種於秦川以禦蜀晉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因擒氐帥齊萬年華陰令江統深唯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曰春秋之義内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絶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險阻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其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雖聖賢之代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懐也當其强也以殷之高宗武丁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漢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宣帝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蕭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不牧夷

狄也唯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携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羌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瞞莫干反）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

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開榆中之地秦滅義渠之種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戍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横暴然一切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酆鎬之舊也及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

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調發羌氐以為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没將守屠城破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屍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今濟源縣侵及河內今郡地乃建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卒於孟津今河陽縣拒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尅之此所以為害尤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御之者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疹篤難療瘡大遲愈之

故哉自此之後餘燼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忸忲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代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令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代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

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彼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生其姦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輙為横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未能定徙馮翊今郡地北地今彭原郡新平今郡安定今郡

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今郡）始平（今金城武功縣地）京兆之氐（今京兆府地）出還隴右著陰平（今郡地）武都（武都今郡地）之界廪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代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遠絶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廣大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

區別要塞易守之固得其成功者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冀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誠宜鎮之以安悅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瘁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羌戎猾夏擅相署號攻城野

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扶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業者不易事安居者無遷意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户皆為讐故可遐遷遠

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明而成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萬餘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遷之必須口實若有窮之䊪粒不繼者故當仰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賊

盜之源除朝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費而遺累代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本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代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代之後亦輙叛戾故何熙梁慬戎車屢征中平中靈帝時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

南單于也由是以扶羅羌渠子也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代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於扶羅之弟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太原西河平陽上黨樂平今郡地新興今雲中定襄郡地咸熙之際以一部太極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猛即元海之叔父右賢王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反攻城邑誅殺長吏於穀遠即今金城郡大康縣今五郡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

壄之慮則并州之城可為寒心也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部落百數子孫孳息今已千計數代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患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也未及十年而

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於是戎狄迭據中原其爲戰國者百三十六載而劉元海爲之禍首初後漢建安中氐酋楊勝爲部落大帥勝子駒勇健多計畧始據仇池於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其地東接秦嶺西接宕昌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至岐州三百里戶本有十萬漸漸分減焉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氐主千萬孫飛龍漸強盛晉武帝時平西將軍還居畧陽楊氏與胡氐同出畧陽畧陽地今天水郡隴城縣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爲子晉惠

帝元康初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還保百頃自號右賢王關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自茂搜至姪曾孫纂皆降附於晉受官爵苻堅遣將楊安苻雅等討纂克之徙其人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初茂搜孫宋奴二子佛奴佛狗奔苻堅以女妻佛奴子定以為尚書領軍將軍及堅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將家奔隴右徙理歷城歷城今在同谷郡西十里去仇池九十里也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夏人得千餘家進平天水畧陽郡天水畧陽並今天水郡地遂有秦州

之地今天水隴西同谷武都隂平郡地後與乞伏乾歸戰定軍敗見殺佛狗子盛先襲位分諸四山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至子難當時宋梁州刺史理漢中甄法護刑政不理難當舉兵襲梁州法護委鎮奔洋州今洋川郡難當遂有漢中之地宋文帝元嘉十年難當自為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置百官後傾國南寇規有蜀土不克乃還宋文帝遣龍驤将軍裴方明等討難當方明等至漢中長驅而進直到武興攻下辯今同谷郡同谷縣取白水克仇池難當於

是將妻子奔後魏難當從弟文度自立為武都王後魏遣將皮歡憙破殺之弟文弘自為武都王至孫紹先為後魏將邢巒傳豎眼所破滅以其國為武興鎮（今順政郡）後改鎮為東益州後唐永為刺史氐人反攻圍州城永殁氐遂削平城堞因此復為氐地西魏文帝大統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大皇遣侯莫陳順等討破之周文帝於武興又置東益州以紹先子辟邪為刺史辟邪據州反吐羅協與趙昶討平之

葱茈羌

燉煌西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婼而遮反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茈茈音紫羌白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黄牛羌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並魏時聞焉

通典卷一百八十九

通典卷一百九十

唐 京兆杜佑君卿 纂

邊防六

西戎二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徒何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胡罪反代統部落别為慕容氏

渾廆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鬬相傷廆怒遣使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凡弟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令馬鬬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鬬鬬在於馬而怒於人耶乖别甚易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今朔方之北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而後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甘松山在今合川郡境內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郡之地其地四時常有冰雪唯六七

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迴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自吐谷渾至葉延曾孫視羆皆有才畧知古今司馬博士皆用儒生至其子阿豺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阿豺

兼并羌氐號為强國遣使詣宋朝獻阿豺死弟慕瓚立瓚音壞遣軍擊乞伏戎蔓敗之戎音戎東奔隴右慕瓚據有其地其時赫連定據長安為後魏主所攻敗擁秦雍户口十餘萬西次罕幵慕瓚拒擊大破之生擒定送於魏後弟慕延立魏太武帝遣軍擊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南依罽賓七年乃還舊土慕延死阿豺兄樹落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至玄孫夸呂立自號為可汗理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地方

數千里其西北諸雜種謂之阿貲虜貲即移反其南界隴涸

城去成都千餘里大城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

在澆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理其主理慕賀川西

有黃沙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雖有城

郭不居而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之號

其主椎直追反髻以皂為帽其妻衣織成裙披錦袍辮髻

於後首戴金花丈夫衣服畧同於華夏多以冪羅為冠

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為貴兵器有弓刀

甲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父兄亡妻後母及嫂等與北狄俗同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後周明帝武成初夸呂寇涼州詔賀蘭祥率兵討破之又攻拔其洮陽泥和二城置洮州（今臨洮郡地）而還武帝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為扶州（今同昌郡地）二年復遣皇太子征之軍度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隋開皇中夸呂侵弘州（在今安化郡馬嶺縣界）遣上柱國元諧擊之賊悉發國中

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諧頻擊破之夸呂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夸呂在位且百年死以後還以慕容為姓其子伏允立煬帝初伏允遣子順來朝帝令鐵勒襲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今西平郡）帝復令觀王雄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十萬餘口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

徙居之（其地在今西平郡之西張掖酒泉郡之北隋氏置西海且末河源等郡）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大業末天下大亂伏允及順復其故地大唐貞觀中李靖侯君集破滅之伏允遠遁為左右所殺其子大寧王順歸降於是重建其國封順為西平郡王仍加越（巨屈反）胡呂烏甘豆可汗之號旋又為其下所殺十年立順子諾曷鉢為河源郡王主其國自爾衰弱而吐蕃強盛高宗時為其破滅諾曷鉢以餘衆復來降（中閒叛去）於靈州之境置

安樂州以諾曷鉢爲刺史其故地並没於吐蕃後又封渠帥慕容宣超爲青海王武太后朝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渾狀曰臣昨見唐休璟張錫等衆議商量其吐谷渾部落或擬移就秦今天水郡隴今汧陽郡或欲移近豐今九原郡靈今靈武郡責令漸去邊隅使居内地用爲防閑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爲並是偏見之一端未爲長久之深册若近秦隴則與監牧雜居如在豐靈復與默啜甫邇必以慮其翻覆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變其本性至如

舭爾乙句貴往年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居靈州用為愜便及其逃叛之日穿監牧掠馬羣所在傷夷大損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明驗矣往者素和貴雖背
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走其於中國無所損傷但是失少許吐渾耳豈與句貴之為害同日而語哉今吐谷渾之降者非驅略而來皆是渴慕聖化衝鋒突刃棄吐蕃而至者也臣謂宜當循其情以為制勿驚擾之使其情地稍安則其係戀心亦日厚當涼州降者今武威郡則宜於

涼州左側安置之當甘州今張掖郡肅州降者今酒泉郡則宜於甘肅左側安置之當瓜州今晉昌郡沙州降者今燉煌郡則宜於瓜沙左側安置之但吐渾所降之處皆是其舊居之地斯輩既投此地實有戀本之情若因其所投之地而便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磔裂之則其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而不擾於人可謂善奪戎狄之權矣何要纂聚一處如一國使情通意合如一家脫有異志則一時盡去傷害州縣為患滋深何如分置諸州使每州皆得吐

渾使役欲有他懐必不能逺相連結總去臣愚輙以為勝冊如允臣此見其所置之處仍請簡取當處强明官人於當處鎮遏之則小小為非亦可杜絶兼每使逹蕃情識利害者共宣超兄弟一人歲往廵按以撫護之無使侵削其生業日就樂戀自亦深矣如此臣實為覊縻戎狄之良冊設使後有去就不過邉州失少許吐渾終無傷於中國今此輩心悠揚而無主未知所安在早定安置之計無令驚擾速生邉患

乙弗敵

乙弗敵後魏聞焉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其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與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黒西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土特多狼

宕昌

宕昌羌後魏時興焉亦三苗之胄與先零燒當罕开諸部姓别自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

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無法令又無傜賦唯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來往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俗有烝報無文字但取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俗重虎皮以之送死有梁勤者代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仇池山在今同谷郡上禄縣席水在今天水上邽縣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至其孫彌忽始遣使於後魏太武帝拜為

宕昌王七葉孫彌秦皆受南北兩朝封爵（宋齊梁及魏並各羈縻之）後見兩魏分隔永熙末種人企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今郡地）後企定弟彌定寇石門戍周武帝天和初詔大將軍田弘討平之以其地為宕州（今懷道郡）

鄧至

鄧至羌之别種也後魏時輿馬有像舒理者代為白水酋帥因地名為種號鄧至王其地自干亭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今懷道郡之南通北郡之北交川臨冀同昌郡之地也）風

土習俗與宕昌同自舒理至十代孫舒彭附於後魏孝文帝封甘松縣子鄧至王後數代西魏恭帝初其主擔衎因亂來奔周文帝遣兵送還自後無聞

党項

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别種魏晉以降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強南雜舂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别自為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

氏費聽氏徃利氏頗超氏野律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
氏而拓拔最為強族俗皆土著有棟宇織氂牛及羊毛
覆之俗尚武無法令賦役其人多壽年至百五六十歲
不事生產好為竊盜常相陵刦尤重復讐讐人未得必
蓬頭垢靣跣足蔬食要斬讐人而後復常男女並衣裘
褐仍被大氊不知耕稼土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以氂牛
馬驢羊豕為食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麥於他
界醞以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婬穢烝

報諸夷中最為甚然不婚同姓少死者則仰天云枉而悲哭焚之名為火葬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大唐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府鄭元璹遣使招諭其酋長細封步頼舉部内附亦自入朝列其地為軌州拜步頼為刺史其後諸部相次内附列其地為岷奉巖遠四州各拜首領為刺史

白蘭

白蘭羌之别種周時興焉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利摸

徒南界郡鄂風俗物產與宕昌同周武帝保定元年朝獻使至

吐蕃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傉檀為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為臨松郡丞今張掖郡張掖縣界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強大遂改姓為窣蘇骨反教野故其人至今號其主曰贊府

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提悉補野因以為姓（窣敦野與悉補野言訛其實一也或云本姓弃蘇農也）其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界其國風雨雷雹每隔日有之盛夏節氣如中國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有冷瘴令人氣急不甚為害其俗重漢繒而貴瑟瑟男女用為首飾其君長或在跋布川或居邏娑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氊帳張大拂廬其下可容數百人兵衛極嚴而衙府甚狹俗養

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爲褐而衣焉不食驢馬肉以麥爲麪人死殺牛馬以殉取牛馬積累於墓上其墓正方累石爲之狀若平頭屋其臣與君自爲友號曰共命人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縱酒葬日於脚下針血盡乃死便以殉葬又有親信人用刀當腦縫鋸亦有將四尺木大如指刺兩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設官父死子代絶嗣即近親襲焉非其種類輒不相服其官章飾有五等一謂瑟瑟二謂金三謂金

飾銀上四謂銀五謂熟銅各以方圓三十褐上裝之安膊前以辨貴賤法令嚴肅兵器有弓刀楯矟甲胄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人馬俱披鍱子甲其制甚精周體皆遍唯開兩眼非勁弓利刃之所能傷也其戰必下馬列行而陣死則遞收之終不肯退槍細而長於中國者弓矢弱而甲堅人皆用劒不戰亦負劒而行其驛以鐵箭為契其箭長七寸若急驛膊前加著一銀鶻有草名速古芒葉長二寸狀若斜蒿有鼠尾長於常鼠其國禁

殺者加其罪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蠻與蠻西二河合流而東號為漾鼻水又東南出會川為瀘水焉自赤嶺至邏娑川絶無大樹木唯有楊柳人以為資置大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為約徵兵用金箭寇至舉燧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用羊狗獼猴三年一大盟用人馬牛驢以麥熟為歲首其國都號為邏娑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強且久也重壯賤老母拜於子重兵死惡疾

終以累代戰沒者為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贊雄霸西域隋開皇中其主論贊率弄贊都牂牁西疋播城已五十年矣國界西南與婆羅門接自大唐初已有勝兵數十萬號為強國男女皆辮髮氈裘以赭塗面無器物以手捧酒而飲之屈木令圓以皮作底就中而食俗多金及小馬尭項白蘭諸部及吐谷渾西域諸國咸畏懼之至其主弃蘇農贊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於吐蕃贊

普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贊普親迎於河源見王人執子壻禮甚謹覩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媿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後代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當高宗初封賓王蘇農死其子早卒以孫代立號乞黎拔布幼小大相祿東贊攝知國事總章中以兵臨吐谷渾吐谷渾告急咸亨中高宗令將軍薛仁貴郭待封等率衆十餘萬伐之至大非川為大論欽陵

所敗因遂滅吐谷渾欽陵姓薛氏其父禄東賛頗曉兵術吐蕃賛府以國事委之講兵訓師雅有節制吐蕃之并兼諸羌雄霸西土東賛有力焉有子五人及東賛死欽陵兄弟復專其國上元中寇鄯廓等州儀鳳三年遣工部尚書劉審禮為洮河軍總管率兵十八萬以討之戰於青海軍敗没於陣調露二年中書令李敬玄戰於大非川又敗績續遣黑齒常之襲擊破之武太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兹于闐踈勒碎

葉四鎮至萬歲通天初又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陵兄弟皆有才略欽陵多居中諸弟分領方面諸蕃憚之二年吐蕃大論欽陵遣使請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縣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與陵遇陵曰大國久不許陵和陵久不遣蕃使以久無報命故去秋有甘涼之抄斯實陵罪今欲和好能無懼乎振乃謂曰論先考東贊以宏才大略服事先朝結好通親荷禁承寵本期傳之永代垂於無窮論不慕守舊恩中致猜阻無故自絕日尋

干戈屢犯我河湟頻擾我邊鄙且父通之子絶之豈為孝乎父事之子叛之豈為忠乎然論之英聲籍甚遐外各自為主奚為懼乎陵曰如所來言陵無憂矣今天恩既許和好其兩國戍守咸請罷置以便萬姓各守本境靡有交爭豈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或時附蕃或時歸漢斯皆類多翻覆伏乞聖恩含弘拔去鎮守分離屬國各建侯王使其國君人自為守既不欵漢又不屬蕃豈不人免憂虞荒陬幸甚振曰十姓四鎮本

將鎮靜戎落以撫寧西土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令奚疑而有憂虞乎論曰使人此詞誠為實論然緣邊守將多好功名見利而動罕守誠信此蕃國之所為深憂也振曰十姓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為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弱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疑陵貪冒無厭謬陳利害窺竊諸部以為漢邊患耶陵雖識不逮遠請為使人明之陵若愛漢土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邇

漢邊其去中州葢三四千里必有窺羨何不爭利於此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磧漠廣莽殊異中國安有爭地於萬里外而能為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然也但中州人士深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為漢并雖大海之外窮塞之表靡不磨滅矣今吐蕃塊然獨在者非漢不貪其土地不愛其臣僕實陵兄弟小心謹密得保守之耳而十姓中五咄六部諸落僻近安西是與吐蕃頗為遼遠俟斤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磧騎士

騰突旬日即可以蹂踐蕃庭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
隅且烏海黃河關源阻深風土疫癘縱有謀夫猛將亦
不能為蕃患矣故陵無敢謬求西邊沙路坦達東漫故
縱羸兵庸將亦易以為蕃患故陵有此請實非欲侵漁
諸部以生心於漢邊陵若實有謀漢之懷有伺隙之意
則甘涼右地暨於積石此道綿細幾二千里其廣者不
過二三百里狹者纔百里陵若遣兵或出張掖或出玉
門使大國春不遑種秋無所穫五六歲中或可斷漢右

界矣又何以為棄所易而窺所難乎此足明陵心矣往者高宗以劉審禮有青海之役乃使黄仁素賈守義來和陵之上下將士咸無猜忌故邊守不戒嚴和事曾未畢以為好功名人崔知辯從五俟斤路乘我間隙瘡痍我衆驅掠牛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危慄和事矣今之此求但懼好功名者之吞噬冀此為翰屏以虞之實非有他懐焉振曰兹事漫汗體大非末吏所能明論當發使奉章以聞取裁於聖主陵乃命郎宗乞思若

為使振曰今遣使之後國不可更犯漢邊且蕃使前後入朝不時遣者良以使去之後兵仍犯漢故朝廷躊躕曰是紿（徒改反）我也以為偵諜不以為使人遂遷延無報今若踵前陵塞是故陷所去人使孰謂請和也陵俛首踧踖久之曰陵與國人咸恨崔知辯之前事故嘗有此舉以虞好功者之來侵比實以選練騎士三萬分路出師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安可相違即罷兵散卒遂指天為信斯具之表矣振與思若至時朝廷以

四鎮十姓事欲罷則有所顧欲拒則有所難沉吟久之莫之能決振為役夏奉戎竭内事外非計之得乃獻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奄有天下囿圍八荒而萬機百揆之中最難消息唯吐蕃與默啜受命是將不利於中國若圖之不審則害亦隨之如防害有方則利亦隨之今欽陵所論唯分裂十姓地界抽去四鎮兵防此是欽陵切論者若以為可允則當分明斷決之若以為不可允則當設册以羈縻之終不可直拒絶以阻

其意使輿邊患也臣竊料此事關隴動靜之機豈可輕舉措哉使彼既和未絶則其惡亦不得頓生請借人事為比設如人家遭盜一則攻其内室一則寇其外落主人必不先於外寇而憂在内室矣何則以内患近而外患遠也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内患者甘凉瓜肅是復關隴之人事屯田向三十年臣料其力用久竭弊矣脱一朝甘凉有不虞此中豈堪廣調發耶臣實病之不知朝廷以為何如夫善為國者當先料内以敵外不

貪外以害內今議事者捨近患而靡恤務遠患而是貪臣愚駑罔識厥策必以四鎮殷重事不可依何不言事以答之如欽陵云四鎮諸部與蕃界接懼漢侵近蘭金城鄯今西平郡郡北為漢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所要者今宜報陵云國家非恡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尾分蕃國之力使不得并兵東侵今若頓委之於蕃恐蕃力強易為東擾必實無東意則宜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當以與蕃如此足塞陵口而和事未全

絶如後小有乖則曲在彼兼西邊諸國欵附歲久論其情義豈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遥有分裂亦恐傷諸國之意非制馭之筭待籌損益知其利便續以有報如此則亦和未為絶更使彼蕃懸情上國是亦誘人之方伏願省擇使無遺筭以惠百姓也其後贊府年長忌欽陵乃與首領論巖等密圖之言將獵名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自帥衆討欽陵欽陵自殺其親信左右同日自殺者百餘人其弟贊婆先

在東境率千餘人來降授右衛大將軍乞梨拔布神龍
初死其子立乞梨弩悉籠時年七歲祖母祿没氏攝位
至中宗神龍三年四月以所養嗣雍王守禮女封金城
公主出降吐蕃贊普景龍四年正月幸始平縣送金城
公主以左驍衛大將軍楊矩為使二月改始平縣為金
城縣又改其地為鳳臺鄉愴别里天寶十四年死其子
立號乞梨悉籠納贊

大羊同

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餘里勝兵八九萬人其人辮髮氊裘畜牧為業地多風雪氷厚丈餘所出物産頗同蕃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抉於穴反去其腦實以珠玉剖其五臓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為殉卜以吉辰藏諸巖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牸牛羊馬以充祭祀葬畢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大唐貞觀十五年遣使來朝

悉立

悉立在吐蕃西南户五萬有城邑村落依溪澗丈夫以繒綵纏頭衣氈褐婦人辮髮著短裙以烝報為俗畜多水牛羖羊雞豕穀宜秔稻麦豆饒甘蔗諸果死葬於中野不為封樹喪制以黑為衣一年就吉刑有刖劓黥事吐蕃自古未通中國○大唐貞觀二十年遣使貢方物

章求拔

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種也在悉立西南居四山

之內近代移出山西接東天竺遂改衣服變西羌之俗其地延袤八百里勝兵二千餘人居無城郭好為寇掠商旅患之聞悉立入朝亦遣使朝貢

泥婆羅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眉齊穿耳璫楦竹筩緩至肩者以為姣麗食用手其器皆用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為錢面文為人背文為馬其牛鼻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數日盥漱以板為屋壁皆雕畫俗重博

戲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歷術事五天神鐫石為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着眞珠諸寶耳垂金鈎玉鐺佩寶裝仗突坐獅子座常散花燃香大臣及左右並坐於地有阿耆婆瀰池周迴二千餘步以物投之即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唐永徽二年遣使朝貢

通典卷一百九十

通典卷一百九十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七

西戎三

西戎總序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

漢阸以玉門陽關(二關並在今燉煌郡)西則限以葱嶺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烏孫異故皆役屬匈奴西邊日逐王領西域賦稅取足焉其南山東出金城(今金城會寧安鄉西平等郡即漢金城郡地)與漢南山屬焉(屬聯也)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循河曰波彼義反史記曰波山通道)至莎車為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氏音支)自車師前王庭(今交河郡)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自張騫開西域之迹其後霍

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令音鈴縣名今西平郡之西北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四郡地並今郡據兩關焉自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東自燉煌西至鹽澤即蒲昌海在今交河北庭界中往往起亭障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二三十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輪臺渠犁

地名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田一歲有積穀募人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累重謂妻子家屬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帝深陳既往之悔乃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人賦三十助邊用每口取三十錢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也危須尉犂樓蘭六國皆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

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糧食至多壯士自載不足以竟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歸塗而尚苦乏食不終師旅之事強者盡食畜産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廝留言是前後雜厠不相及逮廝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乞若馬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乞若猶言乞汝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

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乃者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為文學者皆言祥善而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理星占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得也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卦諸將貳師冣吉卜遣諸將內於卦中貳師最得吉故朕親發貳師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言死及被虜掠並自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

起亭隧（隧依深險之處開行道）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人也朕不忍聞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搜索者恐其或私賫文書）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鄣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辛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為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鄣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既不上文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書及生口或虜得時匈奴之人言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脩馬復令（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反）以補缺無乏武備而已郡

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偕與上計者同來赴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也昭帝時乃用桑弘羊前議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由此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

屯田於比胥鞬披莎車之地鞬居言反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都護理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四十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理焉至元帝復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己焉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凡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禄伯長千長都尉且子餘反渠當户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

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與相報不督録總領也至王莽時四邊擾亂與中國遂絶並復役屬匈奴前往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從玉門關出西經婼羌婼而遮反轉西越葱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并廻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兹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横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皆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兹新道至後漢永平

中匈奴脅服諸國共寇河西郡縣今武威張掖等郡之地城門晝閉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今伊吾縣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復置都護戊已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已校尉章帝不欲疲弊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已校尉不復遣都護復罷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使尉閻盤

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濵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代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及超被徵以任尚為都護尚謂超曰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寛小過

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安帝初西域背叛如超所誡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由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燉煌太守曹崇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羈縻而已其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

之寇莫甚北虜高祖窘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武臣浮河絶漠窮破虜庭遂開西河四郡以隔絶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跡遠藏由此觀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區區東向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以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不得不救則

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絶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爲燉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太后又名班起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開通西域諸論者以爲奪匈奴庫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位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强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郡城門晝閉明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

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絶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忿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兹徑路南強鄯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長樂衛尉譚顯等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

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以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朝反覆班將軍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右臂哉為置校尉以扞北撫西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苦恐河西城門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

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朝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布威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

拒絕勢必北屬東虜并力以寇并凉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於是從忠勇議乃以勇為西域長史將五百人西屯柳中今交河郡縣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復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以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抄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矣爰自魏

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四國焉至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還且言其地為三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始墨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三域之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岀西域更為四道自玉門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西千三百里至伽部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葱嶺西南千三百里至波路為

一道焉於是貢獻者十有六國孝文延興中尚書奏以燉煌一鎮界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給事中韓秀曰此蹙境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鄰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闚路若從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三千里捨遠就近防制有闕一朝廢置是啓戎心則夷狄

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侵竊凉土邊役繁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焉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隷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賔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獅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皆啗以厚利令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

通車師後部金蒲城今北庭府縣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

內地故漢戊已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

萄其北及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帝與匈奴爭車師伊

吾以制西域至隋有商胡雜居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

人甚驕悍厥田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屬天下亂又

臣突厥○大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遂舉其屬七城

來降因列其地為西伊州同於編戶至武太后如意初

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

四鎮自是諸國朝貢倂於前代矣神龍以後黑衣大食强盛漸并諸國至於西海分兵鎮守焉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今之所纂其小國無異聞者則不暇録焉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諸僧遊歷傳記如法明遊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歴諸國傳道安西域志惟佛國記曇勇外國傳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翻經法師外國傳之類皆盛論釋氏詭異竒迹參以他書則紕謬故多畧焉

樓蘭

樓蘭在婼羌西北漢時通焉王理扜泥城去陽關千六

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北去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至山國千三百餘里（此國山居故名山國）西北至車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寄田仰穀傍國國多出葭葦檉柳胡桐白草（白草牛馬所嗜也胡桐似桐蟲食其樹而沫下流出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人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與婼羌同初漢武帝因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每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漢將趙破奴率屬國騎（謂諸外國屬漢者）

及郡兵擊之虜樓蘭王遂破姑師於是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漢後貳師將軍擊大宛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於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樓蘭王死後王立樓蘭國最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道負米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懲艾不便與漢通艾讀曰乂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漢使昭帝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

王懸首北闕下乃立其弟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拒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且此余反）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畧與漢同自後無聞至後魏太武時其國為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而

且末役屬之西魏大統八年其王允鄯來率衆内附

且末

且末國漢時通焉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里户二百三十西北至都護理所二千二百里北接尉犁丁零東與白提西接波斯精絶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蒲萄諸果人皆剪髮着氊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染盤梁武帝普通五年遣使貢獻謂之末國梁史云即且末其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

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欲至老駝先知即鳴而聚立埋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以致危斃

扜彌

扜彌漢時通焉王理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三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五百里南與疎勒東北與龜兹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四百里後漢改其國曰拘彌居寧彌城亦曰寧彌城國順帝永建中為于闐

王放前破殺其王興陽嘉初燉煌太守徐由遣疎勒發兵擊破于闐遂更立拘彌王靈帝熹平中又為于闐所破殺掠殆盡衆纔千口

車師(高昌附)

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曰前部理交河城(今交河郡)水分流繞城下故為號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南至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理於此去燉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

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後王國理務塗谷即今蒲城今北庭府蒲類縣也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户六百西南至都護理所一千二百三十餘里北與匈奴地接初漢武帝征和四年中遣重合侯馬通將諸國之兵共圍車師焉車師王乃降服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及其王烏貴與匈奴結親遂教之遮漢道通烏孫者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共擊車師攻

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北石城中未得會吉食盡歸渠犁田秋收後更往攻石城王乃輕騎奔烏孫烏吉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匈奴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我國不可不爭也遣騎來擊吉吉將田士卒保車師城匈奴圍城數日乃解吉上書車師去渠犁千餘里間以山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於是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人令

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絶亦安樂親漢其後置戊已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即今交河郡漢取之以置校尉平帝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已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音鉤以道通當為拄置心不便也拄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已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禹反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其後舉國降匈奴盡舉一國之衆是時王莽易匈奴單于璽單于恚怒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

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西域因絶至後漢和帝元光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慴之涉反前後王各遣子入侍其後屢叛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其後王軍大破斬之桓帝永興初後部王阿羅多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人叛阿羅多詣漢降阿羅多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漢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阿羅多復從匈奴中來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為王將卑君還燉煌以後

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戶之數至魏帝時賜其王一多離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及晉以交河城為高昌郡蓋因其地高敞人庶昌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張兵西討師旅頓敝者因住焉有漢時高昌壘故也軌呂光沮渠蒙遜在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焉後魏太武時其前部王為沮渠無諱所攻遣使上表云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在焉耆東界幸垂賑救魏使撫慰開焉耆倉給之文成帝末其地又為蠕蠕所并立闞伯周為王高昌稱王自此始闞始滅反孝文太和五年高車主阿

伏至羅殺闞王以燉煌人張孟明為高昌王太和二年孟明為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顧禮麴嘉為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内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為王高昌麴嘉字靈鳳金城郡榆中人（今郡地）既立為王會焉耆為嚈噠所破衆不能自立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為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為國人所服其都城周迴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内有城十八置四十六鎮官有令尹有交河

公田北公皆其王子也餘官多同中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太子及二公隨狀斷平章錄紀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朝集於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為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女人畧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矟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詩賦稅則計田輸銀無者輸麻布

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其人面貌類高麗辮髮施之於背女子頭髮辮而垂其地高燥多石磧氣候温暖與益州相似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為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又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名為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為布交市用焉其國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

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一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
徑欲往者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糞為驗路中
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
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孝明帝正光中嘉遣使求借五
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及隋文帝開皇
中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嘉孫伯雅立其
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
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大業五年伯雅來

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歸蕃○至大唐武徳中遣使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牽馬銜燭云本生拂菻國其後不供職貢貞觀四年其王文泰來朝伯雅子後與西突厥連結諸國朝貢者皆路出高昌文泰稍擁絶之至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脫畧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於天雉竄於蒿猫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明年當發兵以擊汝國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

君集平高昌國下其郡三縣五城三十二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七百三十四馬千三百疋太宗以其地為西州以交河城為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北城為柳中縣東鎮城為蒲昌縣高昌城為高昌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為影響至是懼而来降以其地為庭州并置蒲類縣每歲調内地更發千人鎮遏焉黄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華夏而後戎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

伐至境而止始皇逺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亂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蔔於安息而海内空竭生人物故所以租至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年凶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請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悦海内乂康向使不然生靈盡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今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

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必能擾於邊城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内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豈能得高昌一人升粟而及事乎終須起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已腹

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此之謂也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衆尋為可汗吐渾隨崩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而立之徵給首領兼還本國負戴漢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代矣不從

龜茲

龜茲一曰丘茲又曰屈茨漢時通焉王理延城今名伊邏盧城都白山之南二百里隋西域圖云白山一名阿羯山常有火及煙即是出硇砂之處東去長安七千五百里戶七千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杅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俗有城郭東至都護理所烏壘城四百里烏壘戶百十與都護同理其南三百里至渠犁渠犁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東北與尉犁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昭帝田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東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據

漢書則黄河也其真黄河也見雍州西平郡篇○大唐貞觀二十三年將軍阿史那社爾伐龜兹虜其王如歸立嗣子素稽為王今安西都府所理則龜兹城也今王則震之後也今并有漢時姑墨温宿尉頭三國之地

通典卷一百九十一

通典卷一百九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八

西戎四

焉耆

焉耆漢時通焉王理員渠城員於君反在白山之南七十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西南至都護理所四百里

南去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今郡九百里西去龜兹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魚鹽蒲葦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後漢明帝永平末有户萬五千與龜兹共攻没都護陳睦至和帝永光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之殺其王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王至安帝時西域背叛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之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獪胡之女獪古邁反

姙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甞為竉玆王白山所辱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𤋮歸本國為王會有膽氣籌畧遂霸西域葱嶺以東莫不率服其俗丈夫剪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兵有弓刀甲矟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俗事天神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駞馬牛羊養蠶不以為絲唯取綿纊俗尚蒲萄酒兼爱音樂其後張駿

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經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軍次其國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谷名遮留殆將有伏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擊敗之進據尉犁熙降於宣呂光僭位熙遣子入侍至魏時遣成周公萬度歸討之其王尸鳩畢那衆大潰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部諸戎皆降服焉耆為國斗絶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詭譎難名之物槖駝

馬牛雜畜巨萬焉至後周武帝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又隋煬帝大業中其王龍突騎遣使貢方物○大唐貞觀六年正月又遣使貢方物今其王龍姓即突騎之後盡并有漢時尉犂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

于闐

于闐漢時通焉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七百里戶三萬二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南與

婼羌接北與姑墨接東北去龜兹千四百里東至鄯善千五百里西通皮山國四百里去東朱俱波國千里西北至疏勒國千五百里其國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即蒲昌海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焉名首拔河亦名樹拔河或云即黄河也北海七百里入計戍水一名計首水即葱嶺南河同入鹽澤或云阿耨達即崑崙山耨内屋反風俗物產與龜兹畧同後漢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闐徙其主俞林為驪歸王以莎車將軍居德為于闐王明帝永平中居德死後于闐將休

莫霸自立為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強盛從精絕西北至疎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由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為大魏後魏梁後周隋大唐貞觀中並遣使通焉今王姓尉遲其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俗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老子至此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言我暫遊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為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寺焉其王錦帽金裝冠妻戴金花其王髪不令人見俗云若見髪年必儉其地多水潦砂石氣候溫土良沃宜稻麥多蒲萄有水出玉曰玉

河國人善鑄銅罏其居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菻蔬與中國多同菻刀果反王所居加以朱畫其人恭敬相見則跪其跪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為筆札以玉為印國人得書先戴於首而後開封自高昌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惟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自漢孝武帝至今中國詔令書冊符節悉得傳以相付敬而存焉今并有漢戎盧杅彌渠勒皮山精絕五國之地

踈勒

疏勒漢時通焉王理疎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千五百都白山南百餘里東至都尉理所二千二百里南有河西帶葱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所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撥汗國撥汗一名判汗千里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南去莎車五六百里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隋史云東北去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在于闐國北千五百里土多稻粟蔴麥銅鐵綿錦雌黄後漢明帝永平中龜茲王建攻殺疎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為疎勒王

漢遣班超刼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疎勒王忠後叛反超擊斬之耿恭為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金滿城為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疎勒城中之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冠向井拜拔刀刺山飛泉湧出賊遂退安帝元初中疎勒王安國死舅臣盤立為王漸以強盛戶至二萬一千順帝永建二年遣使奉獻至靈帝建寧初為季父和得所殺自立為王其後連相殺害漢不能復禁至後魏孝文末貢獻隋煬帝大業中又通焉其王手

足皆六指產子非六則不育王戴金獅子冠○唐貞觀中朝貢今其國王姓裴并有漢時莎車捐毒休循三國之地侍子常在京師杜環經行記云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疏勒二千餘里西去本國千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大唐天寶十年嫁和義公主於此國土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又有野鼠遍於山谷土宜蒲萄醃羅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鞾婦人不飾金粉以青黛塗眼而已醃音諳

烏孫

烏孫者漢時通焉大昆彌理赤谷城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

（人青眼赤鬚髮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其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三萬東至都護理所千七百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平多雨寒山多松樠（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樹殖也）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昆莫昆彌皆王號也故烏孫國有塞

種大月氏種焉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燉煌間今烏孫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以制匈奴武帝即位令騫賫金幣往昆莫昆莫於是始獻馬願尚公主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公主別理宮室而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以述意天子聞而憐之昆莫死孫岑陬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之岑陬死季父

子翁歸靡立號肥王復尚解憂公主宣帝初公主及昆彌翁歸靡上書言匈奴連歳侵擊欲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本始三年漢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遣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昆彌將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蠡王庭谷音鹿蠡音黎獲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宣帝時都護鄭吉請分烏孫為大昆彌後毀會宗為都尉時烏孫兵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

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上乃召陳湯問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敵今烏孫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發城郭燉煌歷時而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烏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至言已解會宗招還亡畔安定歸靡死烏孫貴人共立岑

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復尚解憂生一男鴟靡王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城中困急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翖（音翕）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王自為昆彌宣帝詔立

肥王之子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元貴靡後孫雌栗靡立國亂段會宗立其季父伊秩靡為大昆彌哀帝元壽二年伊秩靡與匈奴單于（烏珠留名囊如牙斯呼韓邪之子）並入朝漢以為榮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其後無聞至後魏時亦朝貢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

姑墨

姑墨漢時通焉王理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户三千

五百東至都護理所二千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界接烏孫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里王莽時其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至後魏時役屬龜茲

溫宿

溫宿漢時通焉王理溫宿城今京兆府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溫宿國人令居此守牧因名也去長安八千三百餘里戶二千二百東至都護理所二千三百餘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餘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通姑

墨東二百餘里至後魏時亦役屬龜兹

烏秅

烏秅上一加反下直加反漢時通焉王理烏秅城去長安萬里戶五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九百北與子合蒲犂西與難兜接山居石田間有白草累石為室人接手自高山下溪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猨飲出小步馬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蹀足所謂百步千跡有驢無牛西有懸度山石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渡去陽關五千九百里去都護理所五千里其國後魏又通謂之於摩國

難兜

難兜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一百里戶五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西南至罽賔三百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屠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萄果有銀鐵銅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賔

大宛

大宛漢時通焉王理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戶六萬東至都護理所四千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

里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人嗜酒馬嗜苜蓿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大宛國中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為天馬子）始張騫為武帝言之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絶遠大兵不能至遂殺漢使於是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擊宛期至貳師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郁城不

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尅使遮玉門不許入貳師因留屯燉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焉牛十萬馬三萬驢槖駝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延休屠今武威張掖郡界以衛酒泉貳師至宛宛人斬王毋寡首獻馬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為王約歲獻馬二匹遂採蒲萄苜蓿種而歸貳師再行往返凡四歲自宛以西至安息雖頗異言然大同自

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鬚髯善賈其俗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無絲漆不知鑄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兵器漢使沿其國及亡卒降其國者皆敎之至後漢明帝時宛又獻汗血馬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孝文太和三年並遣使獻馬及隋時蘇對沙那國即漢大宛也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黄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别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又云王姓蘇色匿字底失槃陁積代承襲不絶按今王即底失槃陁之後也

莎車

莎車漢時通焉王理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里戸二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西至疎勒五百里西南至蒲犂七百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莎車王呼屠徵殺漢使者約諸國叛漢會衛候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似龍帝甚說下議封奉世少府蕭

望之以奉世擅制發諸國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授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元帝時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叛而奉世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冊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

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多於邊境居安慮危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録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願下有司議帝以先帝時不復録後漢荀悦論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録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毁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有罰可也矯小而

功大有賞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制宜也至王莽時亂匈奴畧有西域唯莎車不附屬後漢光武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其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康死弟賢代立賢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為拘彌西夜王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諸國號賢為單于賢後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嬀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為塞王鞬檢言反塞蘇得反賢又

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其烏壘大宛于闐姑墨子合等國悉被賢攻易其王莎車相且運等且子餘反下同患賢驕暴容諫反城降于闐反音番于闐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乃輕騎出廣德遂執賢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章帝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破之由是遂降漢○班固論曰孝武之代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

氏單于失援自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因文景玄默養人五代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象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蒟（音矩）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権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人力屈財貨竭（屈其物反）因之以凶年羣盜並起至於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

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絶外内也書云西戎即序禹貢之辭序次也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盛德咸樂内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

置質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冝羈縻不絶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兹

罽賔

罽賔在懸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戸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千八百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里東南至難兠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

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脩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顔師古曰即釋種也罽賓地平温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櫰音懷槐之種葉大而黑種五穀蒲萄諸果糞理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理宮室織罽刺文繡好理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市有肆如中國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錢面作騎馬形後面作人面目也今所呼幕皮謂其平而無文也出犎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犎牛項上高起大狗如驢赤色珠璣珊瑚

琥珀璧琉璃琉璃青色如玉魏畧大秦國出赤白赤黄青縹綠紺紅紫十種琉璃孟康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之尤虛脆不貞實非其物也他畜與諸國同自漢武帝時始通其王自以絶遠兵不至雖遣使貢獻屢殺漢使至成帝時又遣使者奉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慝音若頰反今懸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嚮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

今遣使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朝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懸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廩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強漢之節餒山谷之間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

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險阻危阸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乆長之計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賔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自後無聞焉至後魏始通之都善見城至隋帝時謂之漕國在葱嶺之西南

隋史曰即漢時罽賔國

其王姓昭武康國之宗族勝兵萬餘人國

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祀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為屋以銀為地祠前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犎牛金銀鑌（音賓）鐵氍毹（始盧反）硃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刦國六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隋帝大業中遣使來貢物○大唐貞觀十一年其國遣使又號罽賓獻俱物頭花丹紫相間其香遠聞

烏弋山離

烏弋山離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户口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樸桃西與犁靬條支接犁靬即大秦也犁讀與驪同靬巨連反行可百餘日乃到條支魏時其國名排持

條支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在山之上周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

北三面路絶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熱下濕田宜稻出犎牛孔雀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挑拔獅子犀牛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拔獅子似大蟲正黄有顛耏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亦謂之狻猊拔音步葛反耏亦頰旁毛也髯音而占反耏音而其錢獨文為人幕為騎馬絶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烏弋山南道極矣轉北而東

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雨亦有三歲者英聞而止

安息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兜城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

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大爵大爵頸長鷹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地方數千里最大諸國地臨媯水今謂烏滸河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今西方胡書皆橫行不直下革謂皮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騎迎於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王都數千里行北過數十城人戶相屬屬連也因發使隨漢使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至後漢章帝時理和犢城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自

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罽賓國從罽賓南行渡河又西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至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其王理蔚搜城遣使貢獻至隋帝大業五年安息國遣使朝貢（隋史云即漢時安息國）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流水宮殿皆為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尺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為異也

大夏

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共稟漢使者同受節度大夏人多可萬餘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接身毒國皆屬大月氏

大月氏

大月氏漢時通焉理藍氏城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

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康居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里土地氣候物類風俗錢貨與安息同出封駝（脊上高起）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恃強輕匈奴本居燉煌祁連間（祁連在今張掖郡之西北）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於大夏分

其國五部翖侯後百餘歲貴霜翖(古翕字)侯兵就却攻滅四翖侯自立為王因號貴霜王又滅僕達罽賓悉有其國復滅天竺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云至後魏代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弗敵沙在藍氏城東)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太武時其國人商販到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

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澈觀者驚以為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玄中記瑪瑙出大月氏又有牛名為日及今日取其肉明日瘡愈宋膺異物志云大月氏國有牛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

小月氏

小月氏理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蠕蠕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後魏史云去漢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並今

郡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錢銀為貨隨畜牧移徙亦

類北狄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一百九十二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唐 京兆杜佑君卿 纂

邊防九

西戎五

康居

康居國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接王理樂越匿地卑闐城亦居蘇薤城去長安萬二千

三百里不屬都護戸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五千五百里與大月氏同俗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駒羈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依其險阻以自保固其後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絶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令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絶勿復使不通使於其國燉煌酒泉二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槖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

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以此聲名為重終羈縻而未絕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并非所詳也至晉武帝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至後魏太武大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者舌後魏史云即漢康居國也至隋時謂之康國大業中遣使朝貢其王姓溫月氏人也隋史云即漢康居之後自漢以來相承不絕舊居祁連山昭武城自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此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米國史國漕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

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禄廸城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皁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為强國西域諸國多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商賈諸夷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為胡書氣候温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犎牛黄金硇砂甘松香阿薩那香枇杷麖皮㲣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置千

石者連年不敗○韋節西蕃記云康國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為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並服新衣剪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别有二百餘戸專知

喪事別築一院其院内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黄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為金桃杜環經行記云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末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拔諳國事者本出於此

漕國附

漕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

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闊丈五尺高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足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何國 附

何國隋時亦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族類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力甚反）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

王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風俗與康國同東去漕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及大唐武徳貞觀中皆遣使來貢

史國附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南十里亦舊康居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支庶也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三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里大業中始通

中國後漸强盛乃創建乞史城為數十里郭邑二萬家

○大唐貞觀中遣使來貢自漕國何國史國皆在漢之康居故地遂便附之焉

奄蔡

奄蔡漢時通馬西與大秦接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土氣温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楨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時曰粟特國一名温那沙後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代矣周

武帝時亦遣使來貢

滑國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貢黄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强大征其旁國波斯渴槃䫋賔龜兹踈勒姑墨于闐等國焉其獸有師子兩脚駝野驢有角人

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為帶女人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氈屋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使國中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譯然後通至後魏時謂之滑匜

嚈噠

嚈噠國或云高車之别種或云大月氏之種類其源出於塞北自金山至後魏文成帝時已八九十年矣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一千里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部衆可十萬依隨水草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為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塜内又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西域康

居于闐踈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餘所皆役屬之號為大國每遣使朝貢孝明帝熙平中遣伏子統宋雲使西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今舉其畧云

挹怛同

挹怛同至隋時又謂挹怛國焉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六萬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强領其國俗同吐火羅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按劉璠梁典滑國姓嚈噠後裔以姓為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其本源或云車師之種或云高車之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又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抄其後重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今考其風俗物產及諸家所說而編之

天竺

天竺後漢通焉即前漢時身毒國初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陁或云婆羅門在蔥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為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

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間國並有王漢時又有捐毒國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去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故塞種也顏師古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則天竺也塞種即釋種也蓋語音有輕重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扶南傳云舍衛國隷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柰國亦名皮波羅柰斯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柰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

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天竺屬國都臨恒河一名迦毗黎河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俗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桓帝延熹二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時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至轉盛其國人土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人弱於月氏魏晉代絕不復通梁武帝天監初其王長史竺羅貢獻後魏宣武帝時南天竺國遣使獻駿馬云

其國出師子貂豹𤟤（胡昆反）槖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瑇瑁金銅鐵鉛錫金縷織成金罽白疊毾㲪（毾音塔㲪音登）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為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音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為螺髻於頂餘髮

蒻之使短丈夫蒻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於鬭戰有弓箭甲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歷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隋煬帝志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為恨○大唐武德中其東西南北四天竺悉為中天竺所并貞觀十五年其王姓乞利咥（丑栗反）名尸羅逸多或云姓剎利利氏遣使奉表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奉使天竺會尸羅逸多死

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乃發兵拒玄策遁抵於吐蕃之西南以書徵鄰國之兵吐蕃發精鋭千二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來赴玄策與其副蔣師仁率二國之兵進至茶鎛（音博）和羅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獲其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萬三千人牛馬三萬餘疋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遂俘阿羅那順以還（晉宋時浮圖經云臨倪國其王生浮圖太子也父曰屑頭耶母曰莫耶浮圖身服色黄髮青如

青絲始莫耶夢白象始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髻
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
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館受大月氏使王
伊存口授浮圖經國曰復豆者其人也伊蒲塞桑門伯
開疏間白間比丘桑門皆弟子號也浮圖所載與中國
老子經相出入蓋昔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
胡為浮圖徒屬弟子號各有二十九不能計載故畧之
諸家紀天竺國事多録諸僧法明道安之流傳記疑皆
怪誕不經不復悉纂
也已具序畧註中

車離

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
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

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東西南北方數千里人皆長八尺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師子

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不見其形但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

大國能馴養神師子遂以為名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畫維摩詰並玉像時人謂為三絶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時咸歎惜之建康即今丹陽郡江寧縣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羅訶黎耶亦使使貢獻杜環記師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即南天竺也國之北人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獠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儋耳布褁腰

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内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强則得之弱則失之後漢書云先未嘗屬月氏前漢書以為五翕侯數誤矣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翕許及反

大秦

大秦一名犂鞬鞬居言反一云前漢時犂鞬國也後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宫室皆以水

精為柱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西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王城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髦頭而衣文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一如中州地多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輙為所食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輙廢而更立受放者無怨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

中國人也土有駭雞犀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欲啄米至輒驚去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土多金銀奇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龜白馬朱髦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廣雅云車渠石似玉瑪瑙廣雅云瑪瑙石似玉賨出西海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賨藏宗反獷古猛反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院之恐為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絶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絶逐水草無羣又有木難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

也土人珍之曹子建記云珊瑚間木難有幻人能頟上為炎爐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毦亂出前漢武帝時遣使至安息安息獻犂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鬚長四尺五寸旛音煩毦人志反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細布作氍毹毾㲪罽帳之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為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胡交市於海中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船載鐵網令水工没先入視之可下

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苗坼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黄色支格交錯髙極三四尺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後没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於舶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塗經大海使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隱之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

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入也外國圖云從隅巨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丈五六尺杜環經行記云拂菻國有苫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去摩隣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飡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烝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

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大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

身緗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鳯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睛珠或有四舌者能為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王死則更鑄以上三國與大秦隣接故附之

澤散

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理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馬

堅昆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

呼得

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水草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丁令

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

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理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犂國自北之南又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聲音似鴈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突厥本末記云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按此亦在西北即魏畧云短人國是也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隋史云蘇藺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

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并布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内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内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嚌才割反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其刑法重罪懸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

之賦稅準地輸銀錢事火神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諸
夷之中最為醜穢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理服城外有
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
別以六月為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
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畧同唯無稻及黍土出
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多良犬有大
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
有大鳥卵眞珠頗梨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鍮

石金鋼火齊銅錫鑌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毾㲪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麖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緑雌黄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孝明帝時及西魏末並貢方物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隋大業中亦遣使來貢○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又獻活褥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杜環記云自被大食滅至天寳末已百餘年矣

悅般

悅般後魏時通焉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兹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似高車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黄也太武眞君

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漓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太武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馬理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

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之漢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疏勒九百里東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疏勒國人魏畧西戎傳曰西夜并屬疏勒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

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疎勒○大唐武徳以後亦頻遣使朝貢

渴槃陁

渴槃陁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陁國亦名渴羅陁國理葱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疎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疎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户二千餘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

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為名今按懸度葱嶺迤邐相屬鄯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所經即懸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向罽賓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疎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乃枯歇故可行也其葱嶺俗號極嶷山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

甲矟弓刀矟音朔國法殺人刼賊者死餘徵罰其税雜輸之服飾婚姻同疎勒王坐金牀死者埋殯七日爲孝太武帝大延三年來朝獻於後不絶

粟弋

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好馬牛羊蒲萄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至太武帝時遣使來朝獻

阿鉤羌

阿鉤羌後魏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

副貨

副貨後魏通焉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百里宜五穀蒲萄唯有駝騾國王有黃金殿下有金駝七頭

各髙三尺孝文帝時其王遣使朝貢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彊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獻方物

賒彌

賒彌後魏時聞焉在波斯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鏁而度下不見

底後魏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千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至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於床上巡遶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

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鏺音撥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隋大業五年大唐貞觀八年並遣使朝貢

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敦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轉墮者莫知所在敦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

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
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閒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
甲冑專相虜掠以為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恒羅斯
石國人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
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
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糜酒醋乳

女國

女國隋時通焉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國王王姓
蘇毗女王之夫號為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
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
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理國政其俗

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内或數度變改之男子皆被髮婦人辮髮而縈之其王死若無女嗣位國人乃調斂金錢得數百萬還於死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地五男三女貴女子賤丈夫婦人為吏職男子為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為家長有數夫焉生子皆從母姓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砂麝香䍧（里之反）牛駿馬蜀馬尤多鹽常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

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貴人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内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納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開皇中遣使來貢

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即嬀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

與他人結為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畧同城北有頗黎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産名駒皆汗血馬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大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為駝鳥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

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䤈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大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鏁頗黎水精盃各一頗黎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陁羅伊羅

陁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荼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理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戸數萬有弓矢刀稍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

庶人翦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為髻衣裙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温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鍮石訶黎勒石蜜麖皮細疊

大食

大食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為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波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向無敵兵衆有四十二

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
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夫鼻大而長瘦黑
多鬚鬢似婆羅門女人端麗亦有文學與波斯不同出
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惟食駝
象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麪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常
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
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
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

即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杜環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瓌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為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寛葬唯從儉郛郭之內里閈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為廬舍有似中國寶轝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鉢蓋不可數算粳米白麪不異中華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

匝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査塞荃蒲孔反一名莫蘆芨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隱呂禮又以槖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産也腹肚小脚腕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峰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温土地無氷雪人多瘧痢一年之内十中五死今呑滅四五十國皆為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馬又云朱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朱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為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溉灌一州其土沃饒其人淨潔墻宇高厚市鄽平正水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值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標遏白黄李

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飡一顆輙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青蘿蔔長葱顆葱芸薹胡荽葛藍單達茴香英薤瓠蘆尤多蒲萄又有黄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為歲每歲以畫缸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苦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為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糴此糶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寛大有似儒服其苦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

○魏徵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絶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

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狥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煬帝規模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郡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繼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也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

北狄一

序畧

北狄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也詩毛氏傳曰狄逺也其人以畜牧為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為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

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竒畜則槖駞驢鸁駃騠騊駼驒騱槖駞言能負槖囊而馱物也鸁驢種而馬生之也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騊駼野馬類也生北海驒騱駏驉類也駞徒河反駃音决騠音提騊音陶駼音圖驒音顛又云驒騱野馬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玁狁懿王時德衰侵暴及涇陽地今安定平涼郡地並涇水之陽玁音險狁音允人被其苦至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為中興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

文公乃興師攘卻居於西河圁洛之間今洛之上郡銀川之地圁音銀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今郡則樓煩故地燕北有東胡山戎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今鴈門郡泊於戰國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按漢武帝元朔二年遣衛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

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今九原郡之西北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郤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在今嬀川郡之北襄平卽遼東所理今安東府置上谷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嬀川等郡漁陽今漁陽密雲郡右北平今北平郡遼西遼東郡以距胡今安東府地匈奴之先夏氏之後殷代奔北夷至七國時國漸強盛以為隣敵及秦始皇平天下北郤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陰山今安北府北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曰正北匈奴以槖駝白玉為獻當時猶微也及秦亂劉項

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今洛交安化郡地至冒頓匈奴益强盛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為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今雲中郡東南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今平凉郡蕭關縣燒回中宮今扶風郡界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從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開河西置

酒泉等郡今郡以隔絶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今嬀川郡以西至燉煌今郡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單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十萬十道竝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

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欵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今榆林郡單于府地)後又移居美稷(今西河郡)臧宮等上書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今太原西河昌化郡之間)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奴動靜

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强盛光武納班彪
冊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為曹公所滅自桓
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
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
能破之比能自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
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
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䴥中强盛又盡有匈奴故
地其主社崘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

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强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猶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畧分為二國大邏便之後為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方郡勝州今榆林郡朔州今馬邑郡夏州今朔方郡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湊

又更強盛控弦百萬勢凌中夏大唐武德中寇原州今平涼郡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今靈武郡總管張寶相擒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為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為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定今博陵郡趙今趙郡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

盛衰可畧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為大患者則不暇錄焉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今柳城郡自稱為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黄麞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没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為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上

匈奴先祖夏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輙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為怯雖趙兵亦以為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用賞賜願得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彀者十萬彀張也音

（工豆反張弓弩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來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胡也襜處廉反襤魯甘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衆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有罪謫合徙者令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今九原郡）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繕補）起臨

洮至遼東萬餘里（秦之臨洮在和政郡和政縣即長城之所起）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徙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今安化延安平凉郡之地）後為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侵疑今朔方新秦等郡之地）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膚施今延安郡膚施縣）是時漢方與

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尚久遠也)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按後漢史南單于比姓虛連鞮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攣力全反 鞮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撐大庚反)匈奴謂天為撐犂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谷音鹿 蠡盧兮反)左右大將左

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直當也其下並同今嬀川郡之東接穢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今上郡洛交延安咸寧郡之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今雲中單于安邊郡之北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

谷蠡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裨頻移反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且子餘反今沮渠姓蓋本因此官也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蹛者繞也言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蹛音帶其刑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軋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坐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晉張華曰匈奴名塚曰豆落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趨讀曰趣趣嚮也善為誘兵以包敵包裹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轝死者盡得其家財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今馬邑郡地匈

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今太原府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在今雲中郡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信義說

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立為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人地肥饒

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敬議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來往侵盜代地今安邊及馬邑郡之北境是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昏也閼於焉反氏音支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

寖漸也迺為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問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絶傷痍者甫起甫始也而噲欲揺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横行是面謾也謾欺誑也音曼又音莫干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

謝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之事而寇盜不已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文帝前六年復遣宗人女翁主妻老上單于為閼氏冒頓子名稽粥也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也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姓中行名說行音胡郎反說讀為悅說不欲行漢强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

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去棄也以視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音直用反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

產甚多遂至彭陽今彭原郡彭原縣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今扶風郡

甘泉漢甘泉宮在今雲陽縣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等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内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產甚衆雲中遼東最甚帝又遺單于書復約和親事帝苦匈奴為患數聞趙將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為郎中署長為郎署中最長帝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

將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都甘反）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

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悦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

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騎之士）時賈誼論邊事曰天下之勢方倒懸顧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但倒懸而已也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茍舟車之所達人跡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静辟如伏虎見便必

動將何時已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計此三十萬餘口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乃敢歲言侵盜慮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能為此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居之可也令中國日理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窳變皆屬之窳音庾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收天下之兵帝之威德而內行

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不大興不足以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西臨重困則難為工矣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雲中今單于府榆林郡之地）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是時匈奴强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

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敺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

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浸也漸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鋋鐵把短兵鋋市連反）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

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

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射之官）騶發（騶謂矢之善者也）矢道同的（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笥（以木皮為鎧）木薦（以木板為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給為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强為弱在俛仰之間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

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衡横）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楊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所以衛邊塞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

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讀曰耐下同楊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僨仆也僨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贅之說反賈音古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不順

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等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猛火曰烈取以喻耳故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

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令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等郡之地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

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藺石雷石可投人也渠荅鐵蔾也雷力内反）復為一城其内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調謂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度千家以上也調音徒弔反）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人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

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謂其等級同於列卿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寇驅掠漢人及畜産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胡得漢人官為備價贖之耳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時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遠音于萬反漢兵亦

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人不足為强自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殆以為不如和親於是上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

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鴈門馬邑豪聶翁壹馬邑今郡朔州也姓聶名壹翁老人之稱也奸闌出物不受禁固謂之闌也與匈奴交易私出塞交市也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三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皆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為擊之便韓安國又曰不然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

服色非威不能制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牧之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悍勇也亟急也）至如炎飈（必遥反）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令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今扶風郡縣）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闢地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今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地）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

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未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理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音縱行則迫力橫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虜獲也意者有他言巧可以上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

未見深入之利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非强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乘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乃以

十萬騎入武州塞今在馬邑郡界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逗猶行避也軍法逗遛畏懦者腰斬逗音豆撓女巧反自是後匈奴絶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言縣斗辟西近胡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有造陽地辟讀曰僻在今嬀川郡懷戎縣北其後伊穉斜單于時軍臣之弟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今張掖郡界攻祁連山今交河郡界一名天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音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漢元狩二年）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今武威之西諸郡）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今新秦郡）西减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今北平郡）定襄（今馬邑郡）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疋（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非公家之限）糧重不與馬（負載糧食者重直用反）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絶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徙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北至窴顔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因以名城窴徒千反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令音零下同在今西平郡往往通

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言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萬數（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餘萬疋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久不北擊胡後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見示）既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單于（伊穉耶之子）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

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貊朝鮮以為郡濊與穢同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並今安東府之東而西置酒泉郡今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靁為塞眩靁地名在烏孫北眩音縣靁音雷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漢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匈奴復讇以甘言讇古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

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紿詐也徒改反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於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特但也殊無意入漢數使竒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浞士角反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菑人主父偃臨菑今北海郡縣上書諫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絶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闢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按史記蒙恬傳云渡河據陰山而偃云不能踰河而北未詳何為不同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萊黃腄古東萊腄音瑞今文登郡文登縣琅琊今琅琊郡負海之郡今景城郡轉輸北河朔方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曰鍾計百九十二石而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高皇帝定天下閩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

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今九原郡地）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朐（盧朐山名光祿塞今新秦郡銀城縣之北）至且鞮侯單于（且子餘反鞮丁兮反烏維之弟兒單于之叔）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且鞮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大人行也（大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漢

使騎都尉李陵將部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今張掖郡境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狐鹿姑單于且鞮侯之子立六年侵盜上谷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坐江充誣陷衛太子相連聞之憂懼軍大亂敗貳師降

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自貳師没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而武帝崩漢兵自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孕重懷妊者也墮墮落也殰敗也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殰音讀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及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鬭尚德義崇禮讓以懷遠無示奢侈安人而已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奮病則

鳥折辟鋒鋭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此秦之所以失人之心實社稷也實音殞夫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脩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脩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為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為暴害滋甚

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厲將卒奮擊誅滅功勲粲然著於海内藏於記府何論亡十獲一乎夫君子所慮衆人疑焉故常人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固有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覩也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強衍行為寇則句注之内驚動今在鴈門郡一名西陘山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今郡隔絶羌胡瓜分其

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為内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濵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阸殽塞而亡於諸侯晉有太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脇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亳薄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

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絶淮山與齊晉爭强也越國乘其疲擊其虚使吳任用子胥脩德無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爲藩臣何謀之敢慮也夫匈奴之車器無銀黄絲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裙褘曲襟之制覩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宫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制纎纊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短戟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

城池因水草為倉庫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自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畧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驗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非一朝耳大夫詞屈不能對壺衍鞮單于既立（孤鹿姑之子）諷謂漢使者言欲和親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為匈奴所遮忠

戰死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復希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烏孫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

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産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輒當（當者報其直）滋欲嚮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一

北狄二

匈奴下

握衍朐鞮單于烏羅單于耳孫也名屠耆堂暴虐國中不附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

禪幕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衆降匈奴及左地貴人共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𤝗山諫反爲呼韓邪單于虛閭權渠壺衍鞮之弟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爲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其後呼韓邪單于凡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諸單于尋罷唯呼韓郅支二單于在東邊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遂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

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婁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呼韓邪單于自款五原塞(款叩也)願朝甘露三年正月(會正月朔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衞)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在今三原縣)

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不令拜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徐自為所築者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西北又轉邊穀米糒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

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叛臣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也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於無窮萬代之長策也天子采之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破堅昆北降丁令音陵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韓邪強盛北庭人衆稍稍

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强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即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支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居建昭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即康居誅郅支即就湯為人沉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登覽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

畫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驅帥之令隨從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陳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為六

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賫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甘延壽陳湯殺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為湯等矯制興師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漸不可開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

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陷康居屠五重城搴翕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蠻夷慴伏莫不震懼呼韓邪見郅支之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立千里之功建萬代之安功臣之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人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

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其行諱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復音扶目反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强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

懸通籍除過勿理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帝下詔赦之乃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為關內侯郅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於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壻）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嬙音牆）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保守也自請守之令無冦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

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狄抄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隐從塞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

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覆）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令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屯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

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子女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争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相欺侮也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

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蠻夷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名雕陶莫臯纍力追反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今河東郡河東縣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

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諼詐詞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使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他如竟寧時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株絫之弟名囊知牙斯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

故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一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之戰鬬而後捷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謂精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與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始皇之

强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廼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其堅固如石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順辭以荅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艾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覇上以備之數月廼罷暨孝武即位設馬邑

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邀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名至本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

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携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專制（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其兩反）何者外國天性忿鷙（鷙狠）形容魁健（魁大）負力怙氣（怙恃）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惡謂威也）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

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在蜀徼外籍蕩姐之場羌屬也籍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絕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以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拒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

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

踰白龍堆而冠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受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寤而許之加賜錦繡繒帛各有差他如河平時至平帝幼弱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莽以太后臨朝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因使使者以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

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加賜焉及王莽簒位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陳饒等六人多齎金帛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單于以多得賂遺乃從之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許因寇掠其人民重以印文改易釁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舉其一國之人皆亡降也）單于受

之但欽上書言匈奴寇擊諸國莽於是大怒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帥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

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螫式亦反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

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虚不能奉軍糧内調調發也徒弔反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

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物故謂死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鍑釜之大口者音富飡精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

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烏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咸又請和親遣人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歙歙昭君兄子莽遣歙弟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

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寳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見漢謚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至呼都而尸單于烏累之弟名輿侵入北邊尤甚由是壞敗○班固論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

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尅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强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兾以救安邊境至孝惠髙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

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郡謂漢之隴西今隴西及金城安鄉郡之南境漢之天水今天水郡漢之安定今保定平凉郡地漢之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寧朔等郡地漢之上郡今咸寧上郡延安等郡地漢之西河今銀川西河昌化等郡地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謂勸諭獨可

說以厚利（說音悅）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沒溺）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展轉謂移動其心）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

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今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音傲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襲重也重疊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

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
阸鉅依反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
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
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
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絶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
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
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
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

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昧貪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媮音偷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内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也制外内謂五服之差遠

近異制也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異域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絶外內也是故聖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知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

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南匈奴

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者（烏珠留之子名比）初季父呼都而尸單于時以為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兵（薁音於六反鞬音九言反）後漢光武建武初彭寵反叛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今榆林九原即漢之五原郡地）光武方內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

九年遣吴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漢常山關在代郡今安邊馬邑郡即漢代郡漢居庸關在今嬀川郡懷戎縣）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今上黨高平長平陽城郡地）扶風（今扶風汧陽新平）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今博陵郡）殺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

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今銀川新秦昌化西河之西境地）求内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甞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欵五原塞（今九原郡）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

國珍寳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郎將段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伏拜郴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歳盡輙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還賞單于以下王侯甚厚歳以為常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敗之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漢屬國都尉所理今西河郡隰城縣有美稷鄉蓋其地也）使中郎將段郴擁護之仍悉復緣邊八

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今郡地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皇太子明帝也言曰南單于親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

然之時北虜衰弱臧宮與馬武上書曰令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將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西河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

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故多忠臣勞故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民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無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范曄曰光武審黄石存苞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匃

奴之使其意防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點于之陣乎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覊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示曉告以前代呼韓邪郅支行事

呼韓單于稱臣受賜郅支單于背德被誅帝從之明帝永平中胡邪尸逐侯鞮單于立醢落之子名長時北匈奴猶盛數冠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帝冀其交通不復為冠乃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叛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知之乃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其秋北虜果遣二千騎覘侯朔方作馬革船欲渡迎南部叛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冠鈔邊郡焚燒城邑殺掠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

患之十六年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虜聞漢兵來悉渡漠去時北虜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章帝元和中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胃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時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匈奴休蘭尸逐鞮單于（胡邪之子名屯屠河）將討并北庭會帝崩竇太后臨朝

單于上言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臣與王侯新降渠帥議方畧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幷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請漢兵併力以屯要害從之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渡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斬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虜單于將輕騎數十遁走是時南部連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

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數千人止蒲類海今北庭府界遣使欵塞大將軍竇憲以塞北地空憲欲結恩北虜乃上書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立於除

鞬以增國費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昔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濵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禄勲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即和帝也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來四十餘

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朝廷不從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劍羽蓋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

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叛還北帝遂遣任尚追斬之破滅其衆至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北之國衆自立單于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不許後微至滅無聞安帝延光三年烏稽侯尸逐鞮單于立胡邪之子名拔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黎陽即今汲郡黎陽縣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順帝永建中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烏揩侯之子名休利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冦西河圍美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冦叛自知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内給外非國之利竊見渡遼將軍馬續素有權謀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

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宜務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寇掠幽（令范陽上谷漁陽郡）并（令太原西河榆林朔方郡）涼（令靈武安化平原金城郡地）冀等州（冀令常山博陵鉅鹿趙郡地）呼蘭若尸逐

就單于兠樓除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遣中郎將護送南庭建康初中郎將馬寔進擊餘黨匈奴烏桓十七餘萬口皆詣寔降桓帝延熹初伊陵尸逐就單于立（名居車兒）諸部並叛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悉降靈帝光和五年右部醯落與休屠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羌渠初單于呼徵為中郎將張修所殺遂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立為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

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今河內鄴汲等郡時人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獻帝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廚泉立為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

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以其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為寇始分其衆為五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居於太原故茲氏縣（今西河郡隰城縣）右部居祁縣（今縣）中部居太陵縣（今文水）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晉武帝初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今平陽郡）西河（今西河昌化郡）太原（今府地）新興（今定襄雲

中郡上黨今郡樂平諸郡今樂平郡太原府之間靡不有焉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今彭原郡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並今郡盡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

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竝來降帝竝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冠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香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跋大樓種雍屈種真掛種力羯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官號

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王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為太子得居之其三姓有呼延氏卜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又有左日逐出為輔相則有左沮渠右沮渠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慕氏勃氏皆勇健好反叛蟶呼丁反惠帝元康末魏武所分左部都尉左賢王劉元海漢初高帝以宮女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子孫遂冒姓劉氏為首叛亂竊大號據神器自是戎狄迭有中夏矣元海父豹即單于扶羅子左賢王也○范曄論曰自漢興匈奴強盛為患窮力殫財冠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畧相當

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單于保塞稱藩故曰邊衛罷關徼之警息民兵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狄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內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為捍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讐釁既深互伺便

隙至於陷漬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為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懾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狠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竝恩兩護以私己福棄

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爲疢毒胡可殫言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謂劉海等及托跋氏並都中國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九十六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二

北狄三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冐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

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讐報故也（以已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其有勇健能理決鬬訟者推為大人無代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為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送馬牛羊以為聘幣壻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計謀從用婦人唯鬬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

對倨蹲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勾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也簂字或為幗婦人首飾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簂古陌反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氀毼氀毼罽也氀力于反毼胡達反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糵米常仰中國有病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卧上或隨病痛處以刀決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

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幷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猶付託也屬之欲反累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䰟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為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服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

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今嬀川范陽以東至安東是漢五郡也為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强盛至後漢建武中抄擊匈奴轉北徙千里漢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旦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

復侵掠居人臣愚以為宜復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在今嬀川郡懷戎縣西北俗名西土敦城）至桓帝末或降或叛靈帝初烏桓漸盛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今柳城郡）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七笑反）王右北平（今北平郡）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熹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中山今博陵郡）叛入丘力居衆中自稱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

帥冦掠幽冀青今北海濟南平原樂安郡地徐四州今彭城琅邪郡地五年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而烏桓轉盛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冒頓以雄北方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授以單于印綬建安十二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獲首虜二

十餘萬人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為齊人西晉王浚為幽川牧有烏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儁時有烏桓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敦並其別種然而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柳城郡界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饒樂水上今在柳城郡界然後配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代謂角端弓者也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角大

出西方前漢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又豽貙子皮毛柔軟豽音女滑反貙音胡昆反豽貙並鼠屬豽雌屬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賁為王於是鮮卑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

單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寗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質館以受降質也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邊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尅獲而不補所費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歠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今馬邑郡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

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為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凉三州緣邊諸郡無歳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北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

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强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夫邊陲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蚧音介搔新到反埤蒼曰瘭者必燒反杜氏注左傳曰疽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異域而可服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别内外異殊俗也苟無戲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要荒之外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

而方令本朝為之旰食乎夫邨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子容反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

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至晉猶有數百户和平中魁頭與從父弟騫曼俱檀石槐之孫爭國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弱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强盛至明帝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步度根竟為比能所殺

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畔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旌麾以鼓節為進退比能衆遂强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

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更盛焉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為東部大人晉史謂之鮮卑後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單于之遠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子孫逃漠北鮮卑奉以為主今考諸家所説其鮮卑之別部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

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後姪孫莫廆立廆胡罪反部衆强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為天所相俗謂天曰宇故自號宇文至孫乞得龜為慕容廆所敗滅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為慕容皝所敗殺皝徙其部衆五萬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徒河段務勿塵附

徒河段日陸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

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含出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禄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将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强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勿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眷立勿塵之子與弟匹磾都泥反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襄國為勒所破擒末

波而捨之就陸眷送攝軍而還不復報歸於遼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為主後為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欝蘭奔石季龍以所畧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冉閔之亂叚龕（欝蘭之子龕音堪）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恪帥衆伐龕於廣固（今北海郡城）執龕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史云有熊氏之苗裔因山為號魏初渠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今柳城郡之地時燕代多冠步揺冠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揺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至孫涉歸魏封為鮮卑單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二人長曰吐谷渾西遷河湟之間今安鄉郡西平縣地次曰廆有命世才

畧晉太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青山（今柳城郡界）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廆自稱鮮畀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甚衆乃立郡統之兾州人為兾陽郡荆河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徵辟儒生以為叅佐而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至皝嗣（廆之子）雄毅多權畧日以强盛遂自稱燕王遣使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僞暐即其子孫

也（其後國號燕出晉史載記）

拓跋氏

拓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後魏史云出自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亦因鮮卑山以為號宋齊二史又云漢降將李陵之後）或云黃帝之苗裔以黃帝土德謂土為拓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勲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裔孫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其後至詰汾嘗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

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明日請還期明年復會於此及期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是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立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子禄官立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之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在今馬邑郡）兄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亦在今馬邑郡）使猗㐌弟猗盧統之後晉封為代王置官屬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

擊匈奴烏桓諸郡自杏城以北八十里今中部郡之西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長城原在今洛交郡三川縣姪孫什翼犍始建年號分置百官至其孫涉珪即後魏道武帝也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勑朝臣博議何承天論曰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冊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畧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侔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魏掊合肥退保新城合肥今廬江郡新城在縣西三十里吳城江陵移入南岸濡須之戍家亭㵪溪濡須在今歷陽郡西南百八十里㵪溪在其東三十里

及襄陽之屯民居星散晉宣王謂宜徙沔南以實水北曹爽不用果亡沮中沮中即今襄陽南沮水左右地此皆前代之殷監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牧畜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禦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雖時有通否而勢有强弱保人全境不出此塗約而言之大段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耦車牛四曰計丁課仗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容儀以燎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

露宿莽寢實惟其性焱騎蟻聚輕兵烏集踐蹂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畧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奔馳起役赴機必遲散金開賞費損必大換土官戍怨曠必繁孰若因人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捍衛之實其為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人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三萬家此寇之資也悉可內徙青州人（宋青州今北海郡）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兗州冀州（宋兗州今魯郡瑕丘縣冀州今濟南郡歷陽縣）移泰山以南

至下邳今臨淮郡縣是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今琅邪承縣界北阨大峴今琅邪郡沂水縣北四塞之内其險足固人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虞之時憙生恣怨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歌忭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峘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毀猶可修理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帥丁夫四歸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

二千其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
二千足抗羣虜二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飭戎械計千
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絫合鉤連以衞其
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趣險賊所不能干既以族居易
可檢御號令先明人知夙戒有急徵召信宿可聚四曰
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
自有仗素所服習銛利由已還保輸之武庫（銛胥廉反）出行
請以自衞弓簳利鐵人不辦得者官以給之數年之內

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内兵農竝備
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俗任其勇怯山陵
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
申作刺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吳鋭師遠屯清濟功費既
重嗟苦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理
齊寄令於人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其
志業非苟任强實由有數梁用武卒其邦日減齊用技
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兹制漸弛蒐田雖復先王之禮

理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人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冀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敎之失也今移人實內浚理城隍族居聚處村里比次課其騎射通其風俗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捷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宦途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義因事著晝戰見貌足以相識夜戰聞聲足以相救斯教戰之一

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以古城荒毁難可復修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居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則增之其有毁缺權時柵斷足禦彼輕兵防過遊騎假以旬時漸就完立車牛之賦課役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人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民兼扞城之用千室之窂總倍旅之兵萬户之都具全軍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

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任理應消壞謂宜明申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敢挾藏者以軍法理之又界上嚴立闗候杜廢間溪成保之境諸所課仗竝加彫鐫别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檢於事為常此亦禦敵之要也文帝不能用

蠕蠕

蠕蠕而兖反姓郁久閭拓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掠騎

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為氏焉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代王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隋史亦曰茹茹又六代孫社崙兇狡甚有權畧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幷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落水始立軍法千人為一軍軍

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强盡為社崙所并號為强盛其西則焉耆之北東則朝鮮故地之西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可汗之號始於此丘豆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後又頻擾北邊後魏神䴥二年夏四月太武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社崙從父之弟震怖將

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跡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帝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有餘萬至孫吐賀真太武又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矣獻文帝皇興中其主予成吐賀真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

曰臣聞北方俗悍難以力制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産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

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

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元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勑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

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禮撫巡北蕃以跋野罝鎮居南與六鎮不齊更立三戍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

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配奴予成弟之子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強盛配奴死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候侯力發率衆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婆羅門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婆羅門為主會婆羅門為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今武威郡於

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録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絶域感化來歸阿那瓌委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後漢時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為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寛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

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强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絶如縷而令高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鬭此兩敵即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壓令蠕蠕内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若存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内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毁轍固不可尋蠕

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内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俟令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弱唯以掠盜為資凌奪為業而河西捍禦强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陲則四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高車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於

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為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良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尅勵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

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就敵西北之虜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脫先據西海奪其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陲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

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為州軍討擒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可汗遣其長子請尚魏公主出帝又自納阿那瓌女為后阿那瓌請以其孫女妻齊獻武王子長廣公湛阿那瓌有愛女又請配齊獻王自此塞外無塵矣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為強盛不復稱臣魏

汝陽王暹之為秦州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瓌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瓌又嘗因到洛陽心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王者遂有侍中黃門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轉自驕大每與魏書隣敵亢禮及齊受東魏禪後阿那瓌為突厥所破自殺太子菴羅辰（菴烏含反）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後背叛文宣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主是時又累為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

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强又藉西魏和好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係請盡殺以甘心周文帝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為奴隸

乾隆御覽之寶

通典卷一百九十六

通典卷一百九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三

北狄四

高車

高車葢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勑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焉其語畧與匈奴同而時有少異

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枇氏斛氏奇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為狼妻而産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嗥本無都統大帥督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

難翁然相依鬬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媟嬻（媟音泄嬻音瀆）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為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即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揀取良馬俗不潔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於來秋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帀乃止持

一束柳枝回曲豎之以乳酪灌馬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所交反）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劍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帀男女無大小皆集會之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産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强大常與蠕蠕為敵亦每侵盜於魏魏道武渡弱水西至鹿渾海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又大破之又自

骹髯水西北徇畧其部破其雜種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車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巳尼陂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髙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六曰達薄于氏七曰阿崘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

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主豆崘犯塞其酋阿伏至羅率所部之衆西叛阿伏至羅死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詔曰蠕蠕嚈噠與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今交河郡犄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路絶姦勢亦沮於鄉彼蕃便有所益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令羣小擁塞王人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敗明帝初彌俄突又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

靜帝時為兄子比適所殺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後魏封為高車王肆州刺史死於鄴至隋有突越失國即後魏之高車國矣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晉時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離石今昌化郡安定以東今安定郡是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服及死亡殯葬

與中夏畧同婦人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又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其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齊人山谷阻深者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為寇亂至後魏明帝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今縣界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後為齊神武所滅後周明帝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延州今延安郡率其種人附於齊氏并與其部劉桑德共為影響周柱國豆盧寧

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今平陽郡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沒鐸為主號聖武皇帝後齊王憲為行軍元帥討破之自是寇盜頗息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凉今平凉郡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且渠氏且渠牧犍都姑臧謂之北凉為魏所滅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

厥因以為號焉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為隣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十歲以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於兒處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外托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

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並愚痴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别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六設衆奉為主號為突厥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一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後魏末其酋帥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乃求婚於蠕蠕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

曰爾是我鍜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後魏太武帝時蠕蠕主社崙已自號可汗突厥又因之）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為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領兵者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鬚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為英賀弗肥麤者謂三大羅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

麤短體貌似之故以為號此官特貴惟其子弟為之又謂老為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為賀蘭故賀蘭蘇尼闕蘇尼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為珂羅便故有珂羅啜官甚髙耆年者為之謂髮為索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州郡官也謂酒為匐你熱汗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次謂肉為安禪故有安禪具泥掌家事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隣可汗鄰狼名也取其貪殺為稱亦有可汗位在葉護下或有居家大姓相呼為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為

遺言屋可汗也木杆可汗土門之子名俟斤一名燕尹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而多智西破蠕蠕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馬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舁之以氊隨日轉九廻每一廻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絶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

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襲馬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輒為寇抄其刑法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鬬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損折支體者輸馬盜者

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剺面且哭（剺理之反）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華葉茂然後始坎而瘞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是日男女咸盛服飾會於瘞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處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又於都斤西五百里

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為敦登疑棃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為記男子好摴蒱女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俟斤既盛使於西魏請誅蠕蠕主（事見蠕蠕篇）後周武帝納其女為后至他鉢可汗（木杆之弟）以攝圖為爾伏可汗（乙息記可汗之子也乙息記將攝國而立俟斤俟斤即木杆可汗也）統其東面又以其弟但褥可汗子為步離可汗居西方（爾伏與步離皆小可汗褥內沃反）控弦十萬數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仍歲給繒綵十萬段突厥在

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他鉢益驕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患貧也後攝圖立為大可汗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理都斤山以他鉢之子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木杆之子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你俱可汗子各承父後你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以為阿波可汗還鎮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婚於木杆也突厥錦衣肉食在長安者且以萬數至隋初並遣

之突厥大怨侯斤賀敦周越王之女千金公主聞周滅故悉衆為寇控弦三十萬入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並今郡）六畜咸盡隋文帝以河間王弘高熲虞慶則出塞擊之沙鉢略敗走時虜饑甚不得食於是粉骨為糧又多災死者極衆而沙鉢略襲擊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畧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達頭即西突厥步迦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與沙鉢略相攻於是分為東西部（自此分為二國焉）迭相侵掠沙鉢略

因擊阿波為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妻子隋遣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可汗臣攝圖言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地過萬里士馬億數常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之與大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歸心有道永為藩附謹遣男臣窟舍真奉表以聞後卒帝為廢朝三日後葉護

可汗（沙鉢畧之弟）西征阿波生擒之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高頬進曰骨肉相殘敎之蠧也宜存養以示寛大帝曰善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沙鉢畧之子名雍虞閭）後與西面泥利可汗連結（阿波可汗既為處羅侯可汗所擒其國乃立鞅素特勒之子）時突利可汗居北方（沙鉢畧之弟處羅侯之子名染干）遣使求婚開皇中帝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北狄故特厚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

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絶數為邊患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入蔚州今安邊郡染干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為意利珍豆啟人可汗華言智意健也於朔州今馬邑郡築大利城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之甚衆雍虞閭又擊之帝復令入塞遂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今朔方榆林郡發役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為啟人畜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擊雍虞閭頻破之雍

虞閭旋為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並奚霫五部內徙霫先立反啓人遂有其衆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啓人來朝帝大悅詔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二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帝親巡雲中泝金河在今榆林郡界而東北幸啓人所居在今馬邑郡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及始畢可汗染干之子名咄吉也立因事怨恨不朝十一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今鴈門郡

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引去及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甚衆又更强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今定襄郡)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義太原劉文静聘其國引以為援始畢遣特勒康利獻馬千匹會於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高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使骨

咄禄特勒來朝賜宴於太極殿奏九部樂錫賚甚厚二年春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四月援馬邑賊帥劉武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又遣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毗質反)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始畢之弟)又以隋義成公主為妻使人入朝告喪高祖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遣内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

三萬段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於竇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至於牙所立政道為隋主其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百官居於定襄城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至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為頡利可汗啟人第三子又

納隋義成公主為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為突利可汗按始畢父啟人可汗染干本突利可汗今更稱突利葢襲其先號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為之罷朝一日遣百官就館弔其使咄苾初為莫賀設牙直五原之北時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睺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於我頡利竝從之因發突厥兵及

長遜之衆竝會於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强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春李大恩奏言突厥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兵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於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

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黒闥合軍進圍之大恩敗績沒於陣六月劉黒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於幷州太宗帥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幷州又分其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頓兵於豳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乗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

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决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惟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命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馬其叔姪内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於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

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於幷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於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亥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誚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竝親從我賜爾金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强盛我當

先戮汝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縶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留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於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門虜必大掠强弱之勢在

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曜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剋與和則必固制服北狄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下不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為

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凶虜一敗或當懼而修徳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金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兹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貞觀元年隂山以北薛延陁迴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

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陁自稱可汗於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委任諸胡疎遠族類兼以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携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漠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

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竝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竝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其將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於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内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地斥土界至於大漠頡利乘千

里馬獨騎奔於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於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麞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灞水之東贈歸義王諡曰荒其舊臣胡禄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

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岑文本制頡利及渾邪之碑以紀之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之嫡子頡利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為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頡利嗣立以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等竝來歸附頡利怒其失衆遣北征薛延陁又喪師旅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

德時深自結託太宗亦以恩義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突利拒之不與尋為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實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州都督府仍拜為順州都督遣率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啓人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竪立遂至强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為隋家

之患自爾之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畧盡既事窮後乃投我我今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正為啟人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國法齊整所部如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為之舉哀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為碑文其子賀邏鶻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宫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

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邏鶻流於嶺表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陁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惟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用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之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

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其費未悟其益也然河西人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戶口失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若更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誠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固臣而不内隋室早得伊吾今伊吾郡兼統鄯善且末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内致外竟無所益遠尋秦漢近覩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曰臣附遠在蕃磧人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

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
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内地去京不遠
雖則寛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馬
五匹袍一領酋帥悉受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
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衆益多非國之利也時降
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師者近萬家詔議安邊
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强擾亂中國為蘩日久今天實
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

之兗徐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虛矣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河南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禦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負之心若遣向徐兗則乖物性非含蓄之道祕書監魏徵奏言北狄自古至今未得如斯之破敗也且其代寇中國百姓怨讎若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本土此突厥降人非我族類

强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本情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為郡縣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間孳息日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彦博又曰天子於物也如天地覆載有歸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若不加憐念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遺居河南初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恵終無背叛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

分居近郡平吳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必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彦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敎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援之䕶之收居內地我指麾之敎之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人選其酋首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竟用其計於朔方之地幽州至靈州置順化四州都督

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自結社率之反太宗始患之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代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武德初數來朝貢封為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

國惟思摩隨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使統頡利舊部落居於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匹錫其土南至於大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陁為種落初集憚薛延陁不肯出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陁璽書曰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竝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孳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間即欲遣突厥

渡河復其國土我册爾延陁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境若其踰越故相抄掠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册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竝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為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陁聞思摩渡

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先蓄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使勑止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衆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於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

通典卷一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九十八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四

北狄五

突厥中

突厥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為大可汗

遇薛延陁為可汗車鼻不能當率所部歸於延陁為人勇烈有謀畧頗為衆所附延陁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於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葛邏禄北有結骨皆附隷之遣其子沙鉢羅特勒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遣使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衛郎將高偘潛引回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禄泥熟闕俟利發反拔塞匐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來

降永徽元年偘軍次阿息山車鼻聞之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偘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於京師乃獻於社廟又獻於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於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子羯漫陁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既敗之後突厥盡為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

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崿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酋為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吐利等首領三十餘人並從至嶽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以來二十餘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内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奉職二部落相率反叛立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

衆討之反為溫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令禮部尚書裴

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大都督周道務等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溫大破之泥熟匐為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還永崇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令裴行儉率師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於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啜伏

念既破骨咄禄鳩集亡散入總材山聚為羣盜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立為可汗以其弟默啜為設咄悉匐為葉護其所因温彦博議處河南諸部落分為六州後漸滋繁至阿史那元珍習中國風俗知邊塞虛實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事為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禄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禄骨咄禄得之甚喜立為阿波大達干令專統兵馬事進寇蔚州都

督崔智辯擊之反為所殺文明元年入寇朔州殺掠吏人垂拱二年骨咄禄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總管與副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禄又寇昌平令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其年八月寇朔州復以常之為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千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壁又率精兵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為骨

咄禄所敗全軍盡沒寶璧輕騎遁歸初寶璧見常之破賊遽表請窮其餘黨武太后令常之與寶璧計議遥為聲援寶璧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為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武太后大怒因改骨咄禄為不卒禄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咄禄天授中卒默啜者骨咄禄之弟也骨咄禄死時其子尚幼默啜遂簒其位自立為可汗長壽三年

率衆寇靈州殺掠吏人武太后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為代朔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馬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冊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畔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為國討擊契丹許之默啜遂攻契丹部衆大潰盡俘其家口默啜自此兵衆漸盛武太后尋遣使冊立默啜

為特進頡跌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歷元年默啜表請與武太后為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户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户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大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璹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户數千帳并種子四萬餘石農器三千事以上與之默啜浸強由此也其年武太

后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為妃遣右
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大齎金帛送赴虜
廷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
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積代以來降附李家
聞李家天子種末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
收延秀等拘之别所偽號知微為可汗與之率衆十餘
萬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玉鈐衛將
軍慕容玄崱以兵五千人降虜進寇嬀檀等州武太后

令司農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為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為後援默啜又出恒州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長少皆殺之武太后大怒又改默啜號為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抗節不從遂遇害武太后乃立廬陵王

為皇太子令統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
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
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
重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
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骨咄祿子默
矩為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匐俱為小
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
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

諸監馬萬餘匹長安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干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武太后令太子男恩平王重俊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匹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武太后讌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並會馬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令內外各進破突厥之策

右補闕盧俌上疏曰遠荒之地凶悖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降自三代無聞上策昔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勲勒燕山則萬里折衝在乎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悅禮樂敦詩書晉臣元凱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不可以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師敗棄軍古有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

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成紀録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傅之儔傍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又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杕杜十

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而善之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上以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候氷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娑葛仁愿乗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絶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為中

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遥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初羣議不同睿宗竟從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於城下軍皆股慄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壅門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思歸之心其後常元楷為朔方總管始築壅門

默啜西擊娑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為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衆默

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壻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於城下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為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匹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咄禄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壻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思太等各率其衆相繼來降前後總萬

餘帳令居其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郡公跌跌思太為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壻阿史得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領阿思布等戰於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思布率衆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於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逆率頡質畧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入蕃使郝靈佺

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禄之子闕特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其諸弟并親信畧盡立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毗伽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為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為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欵塞突騎施蘇禄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攜貳乃召默啜時衙官暾欲谷為謀主初默啜下衙官盡為闕特勒所殺暾欲谷以女為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部落及復用年

已七十餘蕃人甚敬服之俄而降戶阿悉爛跌跌思太等復自河曲叛歸初降戶南至單于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廵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不設備與降戶戰於青岡嶺大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訥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為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黒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

師斬之以狥小殺既得降户謀欲南入為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得閒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户寡少不及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强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為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强

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計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暾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晙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晙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王晙兵馬不

來拔悉密獨至即擊取之勢易為也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晙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暾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兵卒擊拔悉密之衆盡為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暾欲谷回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為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暾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領軍

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敬述下兵至那契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揎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墮弓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凉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黙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為子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上將東廵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

愛人衆為之用闕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暾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扈從即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為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勒暾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為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

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亦實羞見諸蕃振許為奏請小殺乃遣大臣阿史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廵發都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兎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傍射獲之頡利發便下馬捧兎舞蹈曰聖人神武超絶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自是嘗令突厥入仗馳射

起居舍人呂向上疏曰臣聞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夫突厥者正同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以武義臨之文德來之既慴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許其從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覩神藝之一發恩義俱極誠無踰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

同獲獸之樂是屑畧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胸豁達與物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慓倘此等各懐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蹕稍冒清塵即殪元方卬墟幽土單于為醢穹廬為洿何塞過責特願勿復親近使知分限行不失常歸於得所此謂迴兩曜之鑒祛九宇之憂孰不幸甚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東封迴駕設讌厚賜而遣竟不許其和親自後滅絶無聞

通典卷一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九十九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十五

北狄六

突厥下

西突厥大邏便（木杆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畧可汗有隙因分為二（大邏便即阿波可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

至霤肴海南至踈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馬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玆及西域諸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畢葛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勤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為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闔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大邏便既為處羅便可汗所擒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至其

子達漫號泥撅處羅可汗即大邏便之種落與北突厥處羅可汗號同非一人也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而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隋開皇末婆實與向氏詣長安處羅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一居龜玆北其地名應娑每五月八月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名處羅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

酋長射匱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強大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達頭舊為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畧有隙遂分為別部因東可汗雍虞閭死後自立為步迦可汗達頭死後其孫射匱微弱不得為可汗）代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隷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

因謂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反路經處羅處羅
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之大喜興兵襲之
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於高昌東保
特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
左右往曉諭之遂入朝詔留其纍弱萬餘口令其弟闕
達設牧畜會寧郡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特勒大
奈入朝仍從煬帝征高麗賜號為曷薩那可汗遇江都
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大唐已革命歸京師

封歸義郡王俄貢大珠於高祖上勞之曰珠信為寶王但赤心珠無所用不受自處羅朝隋後射匱遂有其地處羅既先與始畢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使請殺之高祖不許羣臣諫曰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失一國也後必為患遲廻久之不得已乃引曷薩那可汗於內殿與縱酒既而送至中書門下省縱北突厥使殺之太宗即位令以禮改葬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遣使內屬厚加撫慰尋為

李軌所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
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後分其部
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
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
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禄大夫及定
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
討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
女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

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薩那之朝隋也為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射匱為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於龜兹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

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徳彛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

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為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疋時統葉護自負其強無恩於國部落咸怨葛羅禄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賀咄俟屈利毗可汗初統葉護令伯父分統突厥種類為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

畢部共推泥熟莫賀設為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咥利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為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莫賀咄大敗遁於金山尋為咄陸可汗所害國人

乃奉肆葉護為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薛延陁逆擊之反為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無統馭之畧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撥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羣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熟而陰欲圖之泥熟遂適焉耆其後沒卑達干與突厥弩失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熟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其父莫賀設本隷統葉護武德

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為兄弟既被推為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寺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為吞河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其弟同俄設立是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咥徒結反）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疋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又分十箭為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為五

咄陸部落置五大啜管一箭右廂號為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陸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以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咥利失既不為衆所歸部衆攜貳為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咥利失以左右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咥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耆其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以咥利失為小可汗統吐屯

為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為其俟斤所破咥利失復得其故地咢失畢處月處密等竝歸咥利失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可汗與咥利失中分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咥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烏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駮馬結骨火燖觸木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咥利失為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咥利失窮蹙奔於鏃汗而死咢失畢部落酋帥迎咥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

勒而立之是為乙毗畧沙鉢羅葉護可汗乙毗可汗既立建庭於睢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為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勞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師冊授焉賜以鼓纛於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陸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吐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為所殺咄陸可汗

既并其國弩失畢諸姓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孝恪又擊走之孝恪乘勝進據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以泥熟啜自擅取而斬之以徇尋為泥熟啜部將胡祿屋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屈利啜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

齎璽書立莫賀咄乙毗可汗之子是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立乃發弩失畢兵就白水擊咄陸大敗之咄陸自知不為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為咄陸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宗許之令割龜兹于闐疎勒朱俱波葱嶺等五國以充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為其所併○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勒之子也阿史那步真既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為葉護以繼步真居

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姑蘇葛邏祿畢失五姓之衆其後咄陸西走吐火羅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貞觀二十三年乃率其部落内屬詔居庭州尋授左驍衛將軍瑶池都督永徽二年與其子咥運率衆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部建牙於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失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啜弩失畢有五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竝羈屬賀魯其咄陸有五啜一曰處月木昆律啜二曰胡祿

屋闕啜賀魯以女妻之三曰攝舍提暾啜四曰突騎賀羅陀啜五曰鼠泥陀處半啜弩失畢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結闕俟斤最為强盛二曰哥舒闕俟斤三曰拔塞幹暾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泥熟俟斤五曰哥舒處半俟斤

西域諸國亦多附隷焉賀魯尋立咥運為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又進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囬紇兵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九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四年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與五弩失畢請擊賀魯破其牙帳斬首千餘級顯慶二年遣左屯衛將軍

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閏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持節為安撫大使定方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祿屋闕啜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嗣業總管任雅相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其大首領護都嗒（吐答反）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嗣業至千泉賀魯建牙之處彌射進軍伊麗水處密處月部

落率衆來降彌射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栅拒戰彌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葉水大破之賀魯與咥運欲投鼠耨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饑乏城主伊涅達干詐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反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耨設乃以賀魯之屬俘至京師令獻於昭陵及太社高宗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胡國皆分置州府西盡於波斯竝隷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

卒詔葬於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阿史那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點密為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立為可汗號彌射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與族兄步真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等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為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遁去步真復擕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左武衛大將軍及討賀魯乃冊立

彌射為興昔亡可汗兼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陸部落步真授繼往絶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失畢部落因令與盧永慶等准其部落大小職位高下節級授刺史以下官龍朔中又令彌射步真俱率所部從𩣡於畢反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龜兹步真常欲并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射境内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噍類今宜先舉

事則可克捷乃偽稱有勅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物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咸言彌射非反為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武太后臨朝以十姓無主數年部落多散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右豹韜衛翊府中郎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子斛瑟羅為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押五弩失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右衛大將軍如意

元年為來俊臣誣構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為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於長安○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右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絶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為步利設垂拱初授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絶可

汗抑五弩失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
忠事主可汗仍兼濛池都護尋卒子懷道神龍中累授
右屯衛大將軍光禄卿轉太僕兼濛池十姓可汗自垂
拱以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黙啜侵掠死散殆盡乃隨
斛瑟羅纔六七萬人徙居内地西突厥阿史那氏於是
遂絶○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别種也初隷在斛
瑟羅下號為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衆背
之尤能撫邺其部落由是為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

部督二十員各統兵戈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為隣西與諸胡國相接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竝為烏質勒所幷及卒其長子娑葛代統其衆詔使立娑葛為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

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為娑
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陥火燒等城遣使上
表欲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
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討娑葛默啜乃留遮
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娑葛擒之與娑葛俱殺
之默啜兵還娑葛下部將蘇禄鳩集餘衆自立為可汗
○蘇禄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
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

制授蘇禄為左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畧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冊立為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為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為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千疋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節度使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寒雪盡死蘇禄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暹入為相趙頤貞代為安西都護城守久之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竝為蘇禄所掠而去安

西僅全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禄使至京師
上御丹鳳樓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同宴
與蘇禄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
不宜居上蘇禄使曰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中
書門下及百僚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
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蘇禄性尤清儉每戰伐
有功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為其
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之

蘇禄既以三國女為可敦又分立數子為葉護費用漸廣先既不為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為强盛百姓又分為黄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禄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禄之子吐火仙為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干自相攻擊莫賀達干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破都摩度

之衆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懐道之子昕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許曰討平蘇禄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為主則國家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二十七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蕚樓以宴之仍命將吐火仙獻於太廟俄又黄姓黒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

山谷往往不絶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野古覆羅竝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陁咥勒兒十盤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巀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阿嵯蘇拔也末渴達等三萬餘兵傍嶷海東西蘇路羯三索咽蔑促薛忽等諸姓咽因結反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

阿蘭北振九離伏嗢昏等嗢烏沒反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

波等雖姓氏各别總謂為鐵勒竝有君長屬東西兩突

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兇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掠

為生近西邉者頗為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國有東

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

魏末河西竝云有勑勒部鐵勒蓋言訛也隋大業元年

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其稅歛又猜忌薛延陁

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

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眞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陁内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處羅既敗莫何始大焉甚得衆心為隣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就便妻家待産乳男女然後歸此其異也

薛延陁

薛延陁鐵勒之别部也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刺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降陁葢其後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陁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為强

族初蠕蠕之滅也並屬於突厥而部落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於始畢在貪汗山者西屬於葉護其主夷男於大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為毗伽可汗居大漠北俱淪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陁大敗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陁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禮會延陁先無府藏調歛其國且行萬里既

涉沙磧無水草而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既而聘羊馬損耗將半於是反其使者羣臣或云許公主以妻延陁邉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强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强而北狄弱漢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陁所以扶服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為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可數

萬足制延陁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陁為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令以女妻之大國子壻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延陀等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謂養獸自噬也今不許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陁必矣既而李思摩數侵掠之延陁復使突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虜已出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優詔答而止焉

僕骨

僕骨鐵勒之别部習俗與突厥畧同在多濫東境勝兵萬餘與同羅宿敦隣好最居北偏先臣於頡利苦頡利亂政後附薛延陁○大唐貞觀中遣使朝貢及延陁之滅也其大酋婆匐俟利發歌藍伏延詣闕内附

同羅

同羅者鐵勒之别部也在薛延陁之北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畧同初臣突厥苦頡利之

政亂太宗時其酋俟利發時健啜遣使內附中間無間
洎天寳初其酋帥阿布思以萬餘帳來降處之朔方河
南之地給其廩食每歲仍費繒絮數十萬段其河曲郡
縣倉廩為之空虛至十年背叛刼掠諸姓部落遂還漠
北尋為回紇所破黨衆離散阿布思後奔葛羅祿北庭
節度程千里購之以獻戮於京師

都波

都波者鐵勒別種南去回紇十三日行分為三部自相

統攝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為糧兼捕魚射獵為食而衣貂鹿之皮貧者緝鳥羽以為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為聘禮死亡以木櫃盛尸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畧與突厥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盜倍徵其贓○大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拔野古

拔野古者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餘其地

豐草盛人皆殷富其酋俟利發屈利失貞觀二十一年
舉其部來降其地東北千有餘里曰康干河有松木入
水三年乃化爲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干
石其松爲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着木脚氷上逐鹿以
耕種射獵爲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
稍别

多濫葛

多濫葛在薛延陁東界居近同羅水勝兵萬人自古未

通中國其大酋俟斤多濫葛共率所部朝見

斛薛

斛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七千

阿跌

阿跌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訶咥部是也遷徙無常所

契苾羽

契苾羽在多濫葛南兩姓合居勝兵三千

鞠國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至其國有樹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人衣鹿皮食地苔其國俗聚木為屋尊卑共居其中

俞折

俞折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風

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多貂鼠

大漠

大漠國在鞠國北饒牛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共大漠相接

白霫

白霫在拔野古東勝兵三千人其渠帥各率所部歸附列地為州即其酋長為刺史自鞠國以下諸國竝貞觀二十一年通

通典卷一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二百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六

北狄七

庫莫奚

庫莫奚聞於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别種也初為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地在今柳城郡之

北其俗甚不潔而善於射獵好為寇抄後魏之初頻為寇盜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强盛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一名如洛瓌水蓋饒樂之訛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其俗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其後款附至隋代號曰奚突厥稱蕃人後亦遣使入朝奚部落並在今柳城郡東北二千餘里○大唐開元五年二月奚首領李大酺入朝

封從外甥女辛氏為固安公主以妻之八年大酺殺死
共立其弟魯蘇為主詔仍以固安公主為妻時魯蘇牙
官塞默羯謀害魯蘇翻歸突厥公主密知之遂設宴誘
執而殺之上嘉其功賞賜累萬公主嫡母妬主榮寵乃
上書主是庶女此實欺罔稱嫡請更以所生女嫁與魯
蘇上怒令與魯蘇離婚又封成安公主女韋氏為東光
公主以妻魯蘇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并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俗頗與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後魏初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和龍今柳城郡多為寇盜魏太武帝真君以來歲貢名馬於是東北羣狄悉萬丹部阿

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黎部吐六于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密雲今郡）其後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末有別部落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情悉令給糧還本部勅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廻紇臨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亦鮮卑故地分為十部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隨水草畜牧○大唐貞觀二

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罷護東夷校尉官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窟哥曾孫松漠都督（覊縻松漠都護府屬今柳城郡）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殺都督趙文翽舉兵反陷營州（今柳城）自號可汗命左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將軍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硤

石黄麞谷官軍敗績元遇仁節沒於賊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攻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州屬縣今河間郡又遣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硤石官軍又大敗孝傑沒於陣宏暉棄甲而遁又命河内王武懿宗為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徳為副沙吒忠義為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之萬榮為其家奴所殺其黨遂潰開元五年十一月封宗室女為永樂公主出降契丹

松漠王李失活十年閏五月勑餘姚公主女慕容氏封為燕郡公主出降松漠郡王李漠鬱于

室韋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馬並在鞣鞨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畧可汗常以吐屯潘垤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在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啜水蓋犢子

山其山周迴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為二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籧篨為室如突厥氈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為栰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寢則屈木為室以籧篨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為席編木藉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言語

與靺鞨同婚姻之家二家相許壻輙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為聘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為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麞鹿射獵為務鑿氷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

衆多於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逕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竝遣使朝獻○大唐所聞有九部焉屢有朝貢所謂嶺西室韋北室韋黄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納婆萵室韋達末室韋駱駝室韋竝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八百里

地豆于

地豆于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唯食肉酪後魏孝文帝延興二年遣使朝貢

烏落侯

烏落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于之北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為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

射樂有胡空侯木槽革面而九絃其國西北有完水東流合於難水東入於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大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爲鄰風俗與靺鞨同

驅度寐

驅度寐隋時聞馬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髪皆裹頭居土窟中唯有豬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臥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別數乘大船至北室韋抄掠無甲冑以石為矢鏃

霫

霫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為鄰理黄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畧同亦臣於頡利其

渠帥號為俟斤○大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拔悉彌

拔悉彌一名弊剌國隋時聞馬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二千餘其人雄健能射獵國多雪恒以木為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着雪而滑如着屧屐縳之足下（屧先叶反 屐巨戟反）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剌地而走如船馬上阪即手持之而登

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為舍丈夫剪髮樺皮為帽

流鬼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深數尺兩邉斜竪木構為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為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

長七尺施鰵其上以踐層氷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僚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名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為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蜯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未嘗通聘

迴紇

迴紇在薛延陁北境居延娑陵水去長安萬六千九百里勝兵五萬人先屬突厥初有時健俟斤死子菩薩立

○大唐貞觀初與薛延陁俱叛突厥頡利可汗侵其北邉頡利遣騎討之戰於天山大破之俘其部衆迴紇由是率其衆附於薛延陁號為活頡利發仍遣使朝貢其地沙鹵有大羊而足長五寸及薛延陁之敗其大酋胡禄俟利發吐迷度率其部詣闕請同編户自突厥衰滅

其國漸盛國主亦號可汗開元十五年使大臣梅禄啜來朝獻名馬馬按諸家叙突厥事以梅禄為突厥官號尚謂突厥見存乃未之詳耳

骨利幹

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北二俟斤同居勝兵四千五百人草多百合地出名馬頭類槖駝筋骨麤壯好者日行數百里其北又距大海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日入出之所○大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獻駿馬十匹

結骨

結骨在迴紇西北三千里勝兵八萬其國南阻貪漫山多林木夏沮洳（沮咨據反　洳人庶反）冬積雪往來險阻有水從迴紇北流踰山逕其人竝依山而居身悉長大赤色朱髮緑睛有黑髮者以為不祥人皆勁勇鄰國憚之丈夫健者悉黥手以為異婦人嫁訖自耳以下至項亦黥之其人服飾以貂豽（女滑反）食用手其俗大率與突厥同婚姻無財聘性多淫佚與外人通者不忌男女雜處每一姓

或千口五百口共一屋一床一被若死唯哭三聲不勞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為墳墓以木為室覆以木皮土宜粟麥穄豆之屬無果菜有馬出貂天每雨鐵收而用之號曰迦沙以為刀劍甚銛利其國獵獸皆乘木升降山隥追赴若飛自古未通中國◯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君長遂身入朝

駮馬

駮馬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

乃至馬有兵三萬人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俟斤統領與突厥不殊有弓箭刀矟傍排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每冬積雪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至暖消逐陽坡（浦波反）以馬及人挽犂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等肉充食以其皮為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為盤盌隨水草居止累木如井欄樺皮蓋以為屋土牀草蓐如氈而寢處之草盡即移居無定所馬色竝駮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

取其乳酪充飡而已與結骨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語不相通○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突厥謂駮馬為曷剌亦名曷剌國）

鬼國

鬼國在駮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夜遊晝隱身著渾剝鹿皮衣眼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土無米粟噉鹿豕及蛇駮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騎施三十日行至

鹽漠念

鹽漠念咄陸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擔部落其駁馬鹽漠念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多松樺樹每年税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大唐貞觀中户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百二十餘萬口時諸蕃君長詣闕稽顙請太宗為天可汗制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諸蕃咸稱萬歳是後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

詔冊立其後嗣焉臨統四夷自此始也○傅奕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其酋劉元海覆西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氏沮渠氏李氏石氏慕容氏佛氏秃髮氏拓拔氏宇文氏高氏苻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衽遞據中壤衣冠殄盡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詫丑亞反曰當剉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羌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國之人衆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强華人衆而弱也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

人不願留者聽去或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羌分散各還本部部至數萬故苻姚代興鮮卑既入中國而蠕蠕據其土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饑求糧於魏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既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聘蠕蠕女為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為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疋周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在長安者恒數千人可汗驕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於突厥遇

其喪務面如其國臣其為夷狄所屈辱也如是天冊萬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誡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辮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

則備邉長而徵質短般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懐經逺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恵主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逺策徒好慕化之虚名縦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若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鑑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隐者也竊唯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竝叨殊奬或執戟丹墀冊名戎秩或曵裾庠序髙步學門服胡𧞤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申覿朝章知經國之

要竄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横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茍悦於當時而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駕克

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鮮卑不遷則慕容無中原之僭也又按漢史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以使胡人得法況得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為大史公書有戰國縱横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

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

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師則輕

於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

曩時冒頓之强盛乘中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

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

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

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氈罽美

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

者為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為少居内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悦漢而漢亦悦之一朝背誕四方響應遂鄙單于之號而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内徙止當刼邉人繒絲麴糵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為其用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磾盡節以臣愚見國家方傳無窮之祚

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
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
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絶必若先在中國者亦
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邉邑無事矣劉起居貺武
指曰自昔廷議者推高於嚴尤班固嚴尤議曰御匈奴
自古無得上策者周時玁狁内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
譬蚊寅螫人驅之而已是為中策漢武輕齎深入連兵
三十年中國罷耗匈奴亦衂是為下策秦築長城勤於

轉輸疆境完而中國竭是為無策自古無得其上策者也其班固曰言匈奴者大要歸於兩科縉紳則守和親介胄則言征伐漢興以來有修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尅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畜之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天下新定故從其言賂遺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加驕寇盜不止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賂千金無益之明驗也仲舒欲復守舊文厚結以財質愛子邊境不選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

弩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人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不窺不亦過乎王莽時單于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昔者聖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外而不內疎而不親攻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慕義則接之以禮讓使曲在彼蓋聖王禦蠻夷之常道

也貺以嚴亢之議辨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為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為之勞師其降也不為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勳俾其欲為寇而不能顧臣妾而不得斯禦戎之上策禁暴之良莫患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貺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令朔塞之工多古

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壍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脩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搗壁未遑閑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十里之地役三十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

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旣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父爭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人告趙王反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公主不能止趙王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邪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耳且冒頓手刃頭曼

躬射其母而葅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感哉然則高祖知和親之不能久安而為之者天下初定苟紓歲月之禍以息兆人之勤耳而天姿豁達不矜智能沉謀內斷衆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踈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縻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為下策可矣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於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入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啟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

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漢之君臣常莫之恥東漢至曹馬招來羌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于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于朝牧馬之童秉羊之隸齎毳毦之資邀綾紈之利者相錯于路九州五服耒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于三千里之中散于數萬里之外人焉得

不勞國馬得不貿胡夷歲驕華夏日熾當其强也又竭
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强則内
攻嗚呼中國為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
哉為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
以餌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于我危亡移於彼無納
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為而棄同即異與頑用嚚
覡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為不能臣妾
也聖王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

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氏得下策者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睨故曰嚴尤之議辯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非以施而不報乎夫奇貨內來則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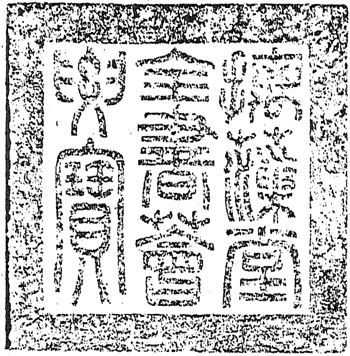
贄幣不通哉獲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貢不過楛矢獸皮不為贄幣不為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太官之八珍六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猶餧豺狼以食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繢而得毛革討貿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

武採之以為鼓吹東漢魏晉樂則長笛箜篌食則羌炙貊炙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强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貺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盡者也四夷之猾夏尚矣明達之士論備邊之要無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比來犯罪死囚

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吏卒無一罪戾委之
鋒刃實為寃酷薛補闕上書諫諸蕃侍子久在京師恐
其知邊塞盈虛險易悦華夏服翫聲色或窺圖籍兼達
古今如有劉元海之徒終成大憝劉起居武指云秦逐
戎狄出塞限隔華夷是為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篤論言
詳理切度越前古斯仰歎不暇豈敢繁述耳

通典卷二百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錄監生臣毛大瀛